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 儒藏

史部  
第四十八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十二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 目錄

清儒碑傳集一（卷一至卷六九） 楊世文 郭齊校點 李文澤 審稿 ..... 一





# 清儒碑傳集

楊世文選輯



《清儒碑傳集》一百七十七卷，楊世文選輯，楊世文、郭齊校點。

清代儒學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明清之際的社會激烈動蕩，思想家經歷了明王朝的衰敗與滅亡，從亡國之痛中重新評價儒學和理學，提出不少新論說，學術界一時呈現諸家爭鳴的活躍局面。從清初到康熙、雍正時期，平定了各地反叛武裝，爲了鞏固中央集權統治，程朱理學再次作爲官方學術而被提倡。但清代理學家多承宋明緒餘，殊少新創。清初科舉考試，仍沿明制，以四書五經爲考試內容，以程朱等理學家之疏解爲標準。康熙帝頒布「聖諭十六條」，貫穿着理學家的社會政治觀點，明確規定「黜異端以崇正學（理學）」，並且包含着「教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等倫常觀。雍正帝又據此補充發揮，號爲「聖諭廣訓」，「意取顯明，語多質樸（雍正帝序）。全國各地鄉村，定期宣講，力求普及於「群黎百姓」，家喻戶曉，以維持封建的統治秩序。以「君臣、父子、夫婦」爲核心的倫常觀，逐漸成爲普及全民的意識形態，影響深遠。程朱理學在清代雖爲官方哲學和全社會的統治思想，但在學術研究領域，與宋學對立的漢學，却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蔚爲顯學。

清代漢學，主要是指以考訂辨釋經書本義爲指歸的古文經學。廣義的漢學，則包括了經史、音韻、文字、訓詁、金石等等領域中的考據之學。漢學注重實證，因而又被稱爲樸學。清代漢學自清初顧炎武開其端，中經閻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闡，至乾隆、嘉慶時期，惠棟、戴震、錢大昕發揚光大，迄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達到極盛。乾嘉漢學主要分爲吳、皖二派：吳派創自惠周惕，以惠棟爲代表，皖派創自江水，以戴震爲代表。乾嘉漢學家繼承古代經學家考據訓詁的方法，加以條理發展，治學以解經爲主，以漢儒經注爲宗，學風樸實、嚴謹，不尚空談。古音學是乾嘉漢學研究的主要對象，通過古字古音以通古訓，通古訓然後明經義，是其共同的學術主張。

清代中後期，沉寂千餘年的今文經學再次興起。今文經學在漢代曾盛極一時，魏晉以後，即已衰絕。乾隆時又開始受到學者的注意，至嘉慶時竟然蔚爲新興的學派，對思想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因爲嘉慶以後，以治古文經爲特徵的漢學漸趨衰落，而議政革新之風日漸興起，今文公羊學既可以在經學領域開闢學術研究的新境，又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成爲托古改制的工具。今文經學於是又受到人們的重視而得以復蘇。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等開風氣於前，中經龔自珍、魏源等人的發展，到晚清有康有爲、梁啟超諸人出，以公羊學爲變法張本。隨着變法的失敗，傳統儒學也退出了歷史舞臺。

清代儒學尤其是經學極爲繁榮，浙、吳、皖、閩、粵、湘之區，儒學之盛，比迹鄰魯。大凡讀書講學之人，皆以著述爲能，作者衆多，留傳下來的經學著作也極爲繁多。因此清代儒學人物碑傳數量龐大，收不勝收。清代碑傳，有錢儀吉所輯《碑傳集》、繆荃孫所輯《續碑傳集》、閔爾昌所輯《碑傳集補編》、汪兆鏞《碑傳集三編》、錢仲聯《廣碑傳集》。此外卞孝萱編有《辛亥人物碑傳集》、《民國人物碑傳集》，也涉及到清人。收錄的清代數千人碑傳，史料價值與《清史列傳》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是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基本史料。這些《碑傳集》多從各種文集中採錄，基本上沒有刪改，保持了原貌。且有些碑傳還有編者的考訂、案語，對於研究傳主的生平學術有重要價值。由於清代儒學人物衆多，本次編纂《清儒碑傳集》即綜合上述各種《碑傳集》以及清人別集和其他文獻中的相關材料，側重收集名儒碑傳，凡錄傳主近一千一百人，分卷一百七十有七。



清儒碑傳集目錄

卷一

錢謙益 孫奇逢

卷二

沈國模 華允誼 盧世淮 劉光昱

呂崇烈

卷三

賈開宗 吳穎 郭充 朱澤澣

卷四

王猷定 高珩 張果中 陳澎 沈昀

李士瓚 趙忠濟 陳其慈 刁包

惲日初 程可順 程鵬舉

卷五

嚴衍 李允楨 芮長恤 王掄春

梁天爵 席本久 徐致公 劉龍光

卷六

陳確 胡統虞 傅山 薛鎔 劉翼明

卷七

梁以樟 劉子壯 馮溥 吳偉業

蔡覺春 徐鄰唐 寶可權 米璫

卷八

楊光先

卷九

黃宗羲

卷十

潘惟相 潘林 潘醇德 潘中吉 汪璲

黃澂之 顧培 高愈 金采 朱朝瑛

張璫 周亮工

卷十一

姜晉珪 沈進 蔣薰 洪德常 陳應鳳

徐柏齡 徐石麒 李明性 錢澄之

卷十二





陸世儀 張履祥 張嘉玲 姚夏

張爾岐

卷十三

顧炎武 黃宗炎 俞汝言 邱維屏

陳瑚

卷十四

魏象樞

卷十五

魏裔介

卷十六

于成龍

卷十七

陸求可 嚴繩孫 曹爾堪 劉士壯

趙瑗 王大經 楊无咎 胡禹冀 費密

徐枋 鄭元慶 任珥 王崇簡

卷十八

蔡啟傳 姚士升 侯方域 袁賦誠

彭瓏

卷十九

申涵光 劉原淥 應搗謙 王夫之

沈達 毛騏 魏祥 魏世傑

卷二十

尤侗 張潛 周箕

卷二十一

陸世楷 焦賁亨 任源祥 吳慎 馬驢

封濬 曹本榮 李文允 李因篤

彭士望 臺瞻斗

卷二十二

毛奇齡

卷二十三

張沐 劉惠恒 汪琬 駱鍾麟 李兆元

卷二十四



魏禧 侯泓 倪燦 唐夢賚 沈珩	孫學稼	卷二十五	湯斌	卷二十六	黃虞稷 姜宸英 李容	卷二十七	朱用純 李經世 田蘭芳 閔麟嗣	卷二十八	周起渭 耿介 張貞生 朱彝尊	趙士麟 范明徵	卷二十九	呂留良 許友 彭通 吳雯 張森	李之鉉 關中十三儒 關中六儒	卷三十	王錫闡 龔鼎孳 馬負圖 杜俊彥
李騰蛟 王餘佑 謝文潯 邨成 黃晉良	卷三十一	王士祿 施閏章	卷三十二	陸隴其	卷三十三	徐乾學	卷三十四	蔣伊 郝浴 文點 溫樹洸 張英	范必英 柴紹炳 陸元輔	卷三十五	唐甄 沈士則 姚宏任 吳兆騫 吳農祥	凌嘉印 徐世沐 張鵬翼 萬斯大	卷三十六	胡渭	卷三十七



梅文鼎	卷三十八	崔蔚林	陳錫嘏	錢埰	吳苑	李良年	冉覲祖	邵長蘅	陸紹琦	卷三十九	王士禎	王式金	顏元	卷四十	熊賜履	卷四十一	閻若璩	卷四十二	萬斯同	卷四十三	李天馥	吳之騷	沈雍	卷四十四	徐元文	倪我端	劉宗泗	潘凱										
譚吉璉	錢民	卷四十五	鄭慶元	沈炳震	顧昌祚	顏光猷	顏光敏	卷四十六	李光地	卷四十七	喬萊	歸允肅	顧圖河	查嗣璫	陳思相	陳詵	韓莢	彭定求	王式丹	卷四十八	王鴻緒	王原祁	王耒	耿惇	潘耒	卷四十九	朱昆田	華學泉	王莘	王源	劉獻廷	蔡廷治	卷五十	錢樞	鄭珙	徐林鴻	王又旦	趙申喬



余鉦 刁再濂 王揆

卷五十一

邵廷采 蔡志奇 蔡璧 傅上襄 查慎行

卷五十二

嚴虞惇 方舟 張大受 張金友

陳鶴齡 陸肯堂

卷五十三

惠周惕 惠士奇

卷五十四

臧琳 沈涵 宮友鹿

卷五十五

張伯行<sub>一</sub>

卷五十六

張伯行<sub>二</sub>

卷五十七

陳夢雷 馮景 戴名世

卷五十八

寶克勤 郝林 勞史

卷五十九

張芝玉 納蘭性德 陳汝咸 李塉

卷六十

張克嶷 張雲章 張鵬翮 顧天錫 朱書

呂謙恒 郭彭齡 汪份 黃越 宋至

卷六十一

王心敬 王沛愼 范毓麟 邵齊燾

汪士鋐 李寅 高不騫

卷六十二

楊名時

卷六十三

程巖 陳熊 王士芳 顧鼇 強嶽立

向濬 陸奎勳

卷六十四

何焯 陳景雲 李法 趙執信

卷六十五

魏方泰 劉蔭樞 吳啓昆 胡德邁

左臣黃 陳鶴齡 黃大年 董允霽

董允霽 柴梓庭 馮茗園 姚世鈺

李鍾倫

卷六十六

朱軾 俞廷棟 王符 劉青霞 王承烈

卷六十七

陳鵬年 陸師

卷六十八

錢王炯 張錫聰 王步青 梁文濂

刁顯祖 黃叔琳

卷六十九

王懋竑

卷七十

方苞 陳儀 沈德潛 李國碩 杜詔  
沈近思

卷七十一

李紱 韋前謨 謝晉 方世舉 吳焯

卷七十二

范璨 張庚 吳直 蔡世遠 王兆符

張廷玉 張朝晉 崔渭源 楊椿

卷七十三

江永 鄭江 王恕

卷七十四

陳祖范 李鍾儔 朱元文 王蘭生

王士毅 韓騏 李澄中 陳鏐 沈之亮

徐本 李世賁 沈彤

卷七十五

任蘭枝 孫嘉淦

卷七十六





儒藏

清儒碑傳集 目錄

呂法曾 童能靈 陳維崧 喬世臣

蔡瓏 徐士林 李鍇

卷七十七

邱象升 滕綱 吳廷華 沈起元 茅星來

卷七十八

尹會一 盧見曾 程廷祚 汪紱 任瑗

卷七十九

崔紀 汪楷 王安國 陳宏謀 方天游

夏力恕 許遂 車騰芳 韓海 曹愐

鍾獅 勞孝興 蘇珥

卷八十

任應烈 王爾達 王峻 鍾琬 沈執中

杭世駿 李學裕 方澤 湯自銘

錢桂發

卷八十一

邱仰文 惠棟 陳倓

卷八十二

雷鉉

卷八十三

王廷詔 劉大櫟 陳履平 黃永年

吳玉搢 法坤宏 閻循觀 韓夢周

卷八十四

沈昌宇 沈大成 周振采 李觀瀛

蔣元 任思謙 吳元音 鄧元昌

吳穎芳

卷八十五

梁詩正 張大受 沈濤 張鵬翀

馬翮飛 李文淵 黃樹穀 周澧 葛德潤

盧明楷 秦蕙田 沈廷芳

卷八十六

齊召南

卷八十七

徐以烜 彭啓豐

卷八十八

姚範 李繩 沈淑 宋弼 嚴璲

全祖望 陸秉笏

卷八十九

陳黃中 牛運震 趙曦明 張大烈

顧鎮 孫景烈 王榮緒 栗爾寬

李道南 喬椿齡

卷九十

陳道 楊芳 喬履信 涂瑞

卷九十一

邵嗣宗 吳兆松 莊有恭 陶兆磨

倪承寬 萬光泰 秦大士

卷九十二

袁枚 王元啓 褚寅亮 曾受一

賈田祖

卷九十三

朱仕琇 李世傑 顧光 莊映

卷九十四

盧文弨 程晉芳 莊存與 葉均 曹錫寶

路學宏 佟圖轄布 康紹衣 樂廷鈐

卷九十五

姜國霖 張符驤 沈祖惠

卷九十六

江聲 陸燿 伊朝棟

卷九十七

戴震一

卷九十八

戴震二

卷九十九

汪肇龍 梁同書 鄧夢琴 李封

卷一百



閻循觀 蔣士銓 余昭 何逢禧

卷一百一

紀昀 王昶

卷一百二

王鳴盛 汪梧鳳 袁知 錢大昕

汪輝祖 余元遴 洪騰蛟 余蕭客

卷一百三

楊履基 劉林青 邵陞陞 顧成志

奚賓 汪廷璵 曹孝如 謝墉 汪元份

梁國治 林明倫

卷一百四

戴祖啓 邵齊熊 王杰 孔繼涑 汪縉

朱棻元 阮葵生 馮廷丞 臧繼宏

鮑廷博 韓夢周

卷一百五

畢沅

卷一百六

朱筠

卷一百七

胡匡衷 楊安辨 李集 朱珪

卷一百八

金榜 孫永清 李岐生 張德巽 羅有高

卷一百九

鄭環 李文藻 蘇淳 黃堂 葉佩蓀

曹仁虎 魯九皋 沈業富 王鳴韶

卷一百十

陳守詒 許祖京 嚴長明 江沅

卷一百十一

周永年 段玉裁 桂馥 姚鼐 王元文

錢塘

卷一百十二

徐天柱 嚴樹萼 薛起鳳 戴殿江



謝啓昆 陳初哲 丁杰 費振勳

孔繼涵 汪藹

卷一百十三

孫志祖 王琨 王聘珍 秦恩復 倪爲賢

任大椿 章學誠 高金成

楊際昌 龐毅 朱紱

卷一百十四

董誥 錢澧 錢坫 鄒炳泰 彭績

高蘿簪 鮑志道

卷一百十五

崔述 李惇 劉大紳 馮敏昌 陳昌齊

吳槐炳 汪龍

卷一百十六

戚學標 邵晉涵 胡亦常 莊有可

卷一百十七

王念孫

卷一百十八

汪中

卷一百十九

洪亮吉

卷一百二十

武億 汪德鉞 秦承業

卷一百二十一

戴均元 彭希韓 顧春生 陳鶴書

阮湖 梁上國 莊關和 倪模

卷一百二十二

莊述祖 胡秉虔 劉台拱

卷一百二十三

孔廣森 汪學金 黃景仁 張宗泰

翟灝 謝震

卷一百二十四

劉台斗 吳熊光 史祐 龍翔 葉廷甲



錢楷 曾燠

卷一百二十五

羅修源 江德量 辛紹業 薛傳源

朱瑋 陳廷桂 汪兆虹 楊新甲 周系英

卷一百二十六

章宗源 唐仲冕 趙紹祖 孫星衍

楊芳燦

卷一百二十七

王芑孫 朱彬 戚人鏡 凌廷堪

郝懿行 張士元 陳鶴

卷一百二十八

朱箕 王國瑞 鄭兼才 徐養原

姚文田 王曇 夏鑾

卷一百二十九

張惠言 江藩 孫原湘 鈕樹玉

寶玉璠 李賡芸 迺朗 陳鱣 王家相

吳士模 王甌 江有誥 錢林

卷一百三十

李文耕 戴清 嚴可均 顧鳳毛 焦循

莫儔 阮元

卷一百三十一

鮑桂星 汪光燾 王引之 歐陽輅

姚學塽 許宗彥

卷一百三十二

臧庸 陳希曾 魯嗣光 孔昭孔

彭兆蓀 朱珔 周中孚 李銳

卷一百三十三

汪萊 辛從益 顧廣圻 丁履恒 張杓

周爲漢

卷一百三十四

黃乙生 李兆洛 趙坦 李黼 黃承吉

金鶚

卷一百三十五

陳壽祺

卷一百三十六

李鍾泗 呂飛鵬 董桂新 陸繼輅

迮鶴壽 鄧顯鵠 端木國瑚 金式玉

齊彥槐

卷一百三十七

林伯桐 俞正燮 汪家禧 凌曙

梁章鉅 吳德旋

卷一百三十八

劉逢祿

卷一百三十九

沈欽韓 洪飴孫 莊綬甲 何治運

張楚生 臧禮堂 段載錫 强琳

卷一百四十

佟景文 何秋濤 顧錫祉 錢綺 季錫疇

王振聲 李可玖 馬釗 顧瑞清

袁燾 胡承珙 王汝謙 王植

姚椿 周儀暉 沈復粲 鄧顯鶴

卷一百四十一

唐鑑 錢侗 王萱齡 項霽 項傳霖

陳逢衡 包世臣 張維屏 杜煦 陳沆

彭昱堯 俞正禧 湯治名 董士錫

管同 陳揆 雷學淇 張鑑 張穆

劉燦 張海珊 謝金鑾

卷一百四十二

沈豫 馬瑞辰 胡培翬 周濟 錢儀吉

卷一百四十三

江承之 李貽德 苗夔 包世榮 王筠

劉開 潘德輿

卷一百四十四

賀長齡 梅曾亮 張聰咸 王瑩 陳奐





朱駿聲

卷一百四十五

李惺 張金吾 方申 臧壽恭 薛傳均

黃式三 劉文淇 胡紹勳 徐松

卷一百四十六

沈寶麟 孫經世 陳廷颺 凌介禧

方履錢 翁心存 姚配中 徐有壬

劉宅俊

卷一百四十七

譚大勳 紀慶曾 張澍 朱振采 劉淳

黃穆之 陳瑒 錢師康 莊爾保

奚疑 龐大堃 徐寶善 丁善慶

季錫疇 毛嶽生 董祐誠 宗稷辰

卷一百四十八

田寶臣 吳廷棟 丁晏 魏源 汪穀

卷一百四十九

梅植之 柳興恩 張安保 蔣湘南

何慶元 凌堃 劉寶楠 汪文臺

吳式芬 沈垚 侯康 侯度 張際亮

徐堂 何若瑤

卷一百五十

池生春 李棠階 張履 吳鋌 黃汝成

王柏心 曾釗 任雲倬 朱緒曾

卷一百五十一

何紹基 王約 朱道文 林天齡 吳嵩梁

朱琦 鄭璜 錢泰吉 許瀚 邵懿辰

許樾 陳潮 蘇惇元

卷一百五十二

呂緝熙 鄭獻甫 湯鵬 朱琦 魯一同

汪士鐸 湯球

卷一百五十三

羅汝懷 倭仁 鄒漢勳 楊翰

卷一百五十四

譚瑩 吳敏樹 王軒 鄭珍 董兆熊

羅澤南 朱次琦 萬斛泉 張文虎

陳喬樞 馮桂芬

卷一百五十五

蘇源生 史夢蘭 程鴻詔 潘諮 陳澧

伊樂堯 陳立 向師棟 高心夔

莫友芝

卷一百五十六

吳懷珍 龔襄 楊象濟 楊傳第 莊棫

魏錫曾 王詒壽 王麟書 孔繼籙

沈用熙 楊榮緒 張承華 鄧瑤 葉名澧

卷一百五十七

曾國藩

卷一百五十八

高均儒 張岳駿 陳壽熊 薛壽 陳介祺

劉熙載 徐子苓 戴鈞衡 周壽昌

卷一百五十九

徐時棟 高學治 龍啓瑞 孫衣言

成孺 劉傳瑩 孫鏘鳴 劉毓崧 蔣春霖

鍾文烝 李祖望 薛時雨

卷一百六十

方宗誠 郭嵩燾 鄒伯奇 孫鼎臣

王家璧 李文田 趙聖傳 程慶餘

魯賁 勞檢 勞權 勞格 魏秀仁

卷一百六十一

張裕釗 侯棣 俞樾 李元度

卷一百六十二

戴高 宋澤 王灝 劉庠 胡澍 孫樹

周星譽 姚燮 董沛 張之洞

卷一百六十三

王棻 唐仁壽 黃以周 汪琰 譚獻



蔣豫 方恡 謝維藩 周學汝 桂文燦

翁同龢 潘祖蔭 李慈銘

卷一百六十四

王星誠 龍起濤 丁丙 莊士敏 吳大澂

陸心源 費延釐 閻淑震 姚詒

卷一百六十五

沈景修 劉壽曾 丁立幹 戴望 傅誠

周思誠 胡錫燕 蘇求敬 鄭作相

程貞 馬起升 陳宗誼 陳作霖 汪宗沂

卷一百六十六

黎庶昌 王用誥 沈家本 王錫祺

張亨嘉 賀濤 張仁黼 孟憲春

謝山壽 王景

卷一百六十七

朱鳳儀 鄧繹 胡培系 王先謙 朱孔

彰 李詳 劉光蕢 繆荃孫

卷一百六十八

王懿榮 丁以此 朱一新 方守彝

陶方琦 周家祿 孫詒讓

卷一百六十九

王頌蔚 劉嶽雲 蕭穆 葉昌熾 陳冕

范當世 皮錫瑞 鄭杲

卷一百七十

周錫恩 嚴復 朱啓運 陳玉澍 文廷式

辜鴻銘 王舟瑤 黃方慶 陳憲居

卷一百七十一

廖平

卷一百七十二

康有爲一

卷一百七十三

康有爲二

卷一百七十四

康有爲三

卷一百七十五

康有爲四

卷一百七十六

汪康年 江標 吳汝綸 吳汝純 劉元亮

陳慶年 徐仁鑄 葉德輝 宋恕 汪兆鏞

卷一百七十七

譚嗣同 羅振玉 沈鵬 丁惠康 劉貞吉

劉師蒼 林旭 王國維 劉師培



清儒碑傳集卷一

錢謙益 孫奇逢

錢牧齋傳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萬歷三十八年進士第三。授編修。尋丁父憂。天啓元年補原官。主浙江鄉試。遷左中允。初謙益登第時黨論方起與同年生韓敬不相能至是敬以行人考察罷家居令人詭稱謙益門客徧授關節於士之有文者榜發有錢千秋者得所授俚俗詩七字分置七義結尾爲給事中顧其仁所摘謙益亦自檢舉法司成千秋謙益坐奪俸因移病歸四年起爲左諭德進少詹事。觀忠賢羅織東林諸人謙益以黨魁削籍歸。崇禎元年召爲詹事轉禮部右侍郎。十一月大學士劉鴻訓罷詔會推時禮部尚書溫體仁以望輕不與侍郎周延儒方以召對稱旨謙益慮其先已也力尼之二人皆銜刺骨體仁遂借浙閩舊事訐謙益不當與閣臣選帝見會推無延儒名已不能無疑及體仁疏入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於文華殿命

體仁謙益皆入。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已也及廷辨體仁氣遽厲言如湧泉而謙益辭頗屈時助體仁者止一延儒廷臣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帝怒下允儒獄并切責諸大臣即日罷謙益官命議罪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皆坐黨謙益降謫千秋獄上謙益坐杖論贖竟廢不用而延儒體仁遂相繼入閣矣家居九年體仁讐之不釋奸民張漢儒者揣知其指遂訐謙益及瞿式耜家居不法事體仁擬旨逮二人下刑部獄嚴訊謙益危甚求解於司禮監曹化淳漢儒偵知之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於是漢儒及其黨陳履謙王璠俱立枷死體仁遂去位謙益式耜得放還十七年四月京師陷報至謙益赴南京與諸大臣議立君謙益欲立潞王議未定而鳳督馬士英及劉澤清諸將擁福王至福王立士英與阮大鍼用事謙益懼不見容遂附二人得爲禮部尚



清儒碑傳集

卷一

書。又上疏頌士英，且為大鉞訟寃修好。然二人終疑之。狂僧大悲獄起，大鉞欲假以盡誅清流，造為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謙益亦列焉。士英不欲與大獄，戮大悲而止。順治二年五月，王師定江南，謙益入朝，以禮部右侍郎管秘書院學士事，尋以老病乞歸。四年，復以江陰黃毓祺事牽連下獄，事白得釋。康熙三年，年八十三卒。謙益顛頓仕途，立朝不滿五載，當時忌者謂其標榜黨人，把持朝局。然以文章擅天下，又與楊李、文黃諸正人友善，雖見廢而名不衰。惜乎縈情利祿，溺志聲色，不克保其晚節。其於書、經、史、百家，下及稗官釋典，無所不讀，盡能驅使。詩宗少陵，出入韓、白、義山、蘇、陸、元、虞諸家。文法韓、歐，下逮金華、震川，旁及六朝、初唐，才力富健，兼綜衆長。嘗論有宋淳熙以後以腐爛為理學，其失也陋；有明弘正以後以剽賊為古學，其失也俗。於李、何、王、李之模擬，鍾、譚之詭僻，排擊不休。至李東陽之詩，歸有光之文，則力推奉焉。海內以其言為質的，厥後攻之者雖多，然才思之

雄亦無有能及之者。家有絳雲樓，藏書甚富。晚歲里居，以明史自任，屬索未就，一夕悉燼於火。乃歸心佛乘，以自遣云。所著初學集一百卷，有學集五十卷，列朝詩集一百卷，開國羣雄事略三十卷，楞嚴金剛心經蒙鈔共十四卷，並行於世。

王峻撰 《王良齋文集》卷三



僉院竟擬贓二萬科都五千嚴期追掠公深念南來者未必卽至且科  
 都介節家無以應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贓炎蒸策蹇奔走數百  
 里外嘆數百餘金齎送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矣科都既斃僉院之追  
 比倍嚴公與鹿太公計僉院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  
 禾賴之利又督學畿輔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十三場子粒畝捐  
 錢一文可得數十萬緡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可得數百金  
 於是輸者雲集數日之內義湊數百甫送至而僉院亦斃杖下越一年  
 周文選又逮其友朱祖文先攜其手書至云某以迂愚拙直罹此嚴旨  
 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宜歡喜願受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  
 力遣之歸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吾兄爲之覆庇知不須多囑也  
 時伯順已從關門入里與公計護完天北行復偕力匾畫得數百餘金  
 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下諸君子之不免於死虐饒方張凡素與往來  
 者皆健戶逖跡無復過而問之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  
 亦卒未之及也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蓋公與鹿太公張果  
 中也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與魏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以時餽傾結士  
 大夫一時附其門者恐後恆欲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饒名馬公曰  
 家貧不能芻蕘復致芻秣之需公曰孱弱病軀不勝騎乘辭婉而確卒  
 不受邑元儒劉靜修墓在溝市里荆榛樵牧公過而傷之偕同人建祠  
 暨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公舉邑前賢李伸張紹烈配嚮祠中請於邑  
 令鄉之人得免其徭役孫樞輔公督師榆關鹿公與茅元儀參贊師中  
 樞輔數向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爲推轂令元儀來商謂先以職方題授  
 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從樞輔二君之才二君之志也某既無其才又  
 無其志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公甯無  
 一言教我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  
 於外者君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儒有一見才之心便  
 不能容人人能有爲我用者乎元儀佩服其言後祖帥以疑懼東奔中  
 外驚駭元儀鼓勵大帥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其事元儀嘗自謂可不自  
 孫公之教而樞輔公序公家乘亦云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飲譟歸  
 功於張仲孝友啟泰實爲余孝友之張仲也公爲當世所引重如此唐  
 午御史黃宗昌薦公與伯順可當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辭朝野重  
 之稱曰徵君甲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赴歲丙子大兵薄畿  
 輔逼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鄉黨入城鄰邑戚友奔集依公者數十

百家。時秋霖，土壤傾圯，西北隅尤甚。公獨領西北一面，未築而兵突至，卽窺其圯者，公隨禦隨築，移時而城成，調和官紳，以濟同舟，倡勸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鄰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嗣南大司馬范景文以軍務聘公，俱辭不赴。時天下多事，鋒鏑時傳，人無安枕。戊寅冬，有兵革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紳士依之者愈眾。公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誓神告眾，暇則講禮興學，誦詩讀書，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觀，簡而可守。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揖讓禮樂，遠邇皆服其德化。至壬午迄甲申，避地者三有掃盟餘話。引田子春避地無終山，掃地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峯書院記其始末。伯順講學江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問業。伯順沒，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村，發明大旨，寓定興之百樓者六，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產而隨在能安，一囊貯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鼎革後，嘗病瘡瘍，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讚賢薦，兵部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赴。因田廬充采地，移家於衛。蘇門泉之爲宋邵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尚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墜田畝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憚也。中州直指藩臬諸臺使者，嘗過夏峯，修式廬之禮。公田家雞黍，惓惓以民彝爲念。嘗云：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至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至者，卿貳韋布，不作岐觀，卽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瑕瑜爲公咎其隘者，公曰：與人爲善，論其現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公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矣，較七十而密，九十歲矣，較八十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此是聖學實境。公一堂藹然一身粹然，當八十六歲之辰，子孫門人正爲公稱觴，公冢孫自容城抱其元孫亦至，五世遶膝，內外百人遠近咸以爲異。至天性

孝友兄若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爲涕零當兩先人忌辰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生平尤篤友誼故人子孫饑寒顛沛不能自存者見之惻然推解無倦而成人之美終人之節風化所關自任甚力如割股孝子趙廷桂爲助其婚娶割耳節婦孫光祚妻李氏貧得其養死葬以禮邑紳陳可成乏血脣倡議立嗣贖金經理其家諸如此事難以悉舉自之衛後有日譜卷帙浩繁宗傳外所著有四書近指二十卷孔學使刻於大梁余爲之序四禮酌一卷李居易刻於密縣張元樞刻答問於覃懷魏一鼈常大忠刻答問文集於上谷余爲之序公沒後趙刺史刻書經近指於潞陽取節錄六卷孝友堂家乘八卷舊刻於上谷讀易大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畿輔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錄歲寒居全集尙未授梓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終於夏峯享年九十有二前數日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有考終錄載記甚詳沒後官吏紳士以迄窮鄉老幼殘疾貧窶之人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干餘里皆服心喪治葬事冬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合詞請於學使者祀於百泉書院客城紳士請祀鄉賢子六人立雅奏雅望雅博雅韻雅尙雅女二一適賈爾霖以節孝著一適楊士宏丙子死定興之難率旨建坊旌表孫十二人濶淦潛洄浩溥沐浴浴漢湛源曾孫十三人用柔用霖用恆用楨用梓用樟用樸用幹用柱用柟用楷用棟用榘元孫一人熠

魏子曰論人者當觀其忠孝大節讀書其一事也假令實行不孚於鄉邦不超於斯世而日取道德之言以自飾甯足見信於海內之賢人長者乎徵君弱冠廬墓固已有王偉元之風聲馳遠邇矣及左魏諸君子被黨錮之禍一時知交削跡遠逝奉頭鼠竄惟恐蔓引波連徵君爲之求援於樞輔贖金於矜民雖未能出之死地然當逆璫遠泣御前之時其勢較亦稍衰減矣烏知非忱於王庭之揚也然害卒不及可謂善全其用者已累經徵辟終不肯就以孫樞輔之賢至契好友而不能屈蓋有嚴子陵邵堯夫之高致焉其德純故不求世知其道隆故不爲時用易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徵君之謂也世徒見徵君乙丙之閒急於友難以節俠目之又見其講學於百泉之上以爲追慕姚許見其接引公卿大夫監田夫野老油油然無倦色謂其和而不流此詎足以盡知徵君耶二氏之流斷臂然指觀觀長生終淪幻妄徵君不離人倫日用壽幾期頤子孫三十餘人和氣盈庭雖稟氣之異哉亦有以善其浩

然者在也。若其著述宏備，兼總條貫，又出之緒餘而足矣。說者謂容城有三異人，言靜修、椒山與徵君也。百世而下，猶將聞風而起，思親炙之。恐後者歟。余與徵君筆札往來，雅相善也。而終未之得見。今為之傳紀其實，以俟後之君子。

又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表

鍾象樞

康熙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徵君前明舉人孫鍾元先生卒。其年冬十月，葬於輝縣夏峯之東原。又八年，蔚州魏象樞表其墓曰：先生諱奇逢，字啟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鄉薦，官河東鹽運司運判。父丕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曆庚子科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為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村，先生家北城，相去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濂雅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為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屑訓詁章句也。性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喪葬一準古禮。借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焉。家故貧，養殯常不給，有巨室以金粟餽者，婉卻之。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嘗言從憂患，抑鬱中默識心性，原本生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啟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為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楨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為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中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楨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尚慙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即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為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遶御牀而泣，乃馳詔止之。時左誣賊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皆清白吏，無以應，而忠毅舊為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嘗督學畿內，門下士甚眾。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義，獨助輸者雲集。甫就而三君子相繼撓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俟散。當是時，選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戚故交，鍵戶謝絕。先生慷慨急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郎，與其事。先生知時不可為，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

臺諫交章，推舉堅辭不就。崇禎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率宗族閭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已陷，寇氛漸逼，都城擗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雙峯，嫺嫺門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暇則講詩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簡而可行。干戈搶攘之際，絃歌俎豆遠近服其德教。盜賊聞而屏跡，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公餘祐及巡按御史薦剡上。先生堅臥不應。蘇門為康節舊齋讀書之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眾。先生涵養日遠，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見情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即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鄰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耕者廢耒。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為十一子，別為諸儒考附之。蓋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慎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言平生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余昔奉母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聞當馳書請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答，千里如侍几席。今典型既遠，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注之，請謹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富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已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其子孫名次列在志銘者不具述。

又孫徵君年譜序

方苞

容城孫徵君既歿之三十有九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為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眾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膏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未盡也。蓋人之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皆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散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





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慄慄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其後屢聚鄉兵。以保州郡。旣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中機辟。迹其生平。貼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又孫徵君傳方苞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強以仕年十七舉萬曆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立名義者多附焉及天啟初逆閹魏忠賢得政叨讒者爭出其門而目東林諸君子爲黨由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次第死廠獄禍及親黨而奇逢獨與定興鹿正新城張果中傾身爲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方是時孫承宗以樞輔經略薊遼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奇逢密上書樞輔樞輔以軍事疏請入見忠賢大懼繞御牀而泣以嚴旨過樞輔於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臺垣及巡撫交薦屢徵不起樞輔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元儀先之奇逢亦不應也其後畿內盜賊數駭容城危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教條部署守禦而弦歌不輟國朝定鼎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移居新安旣而渡河止蘇門百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奇逢始與鹿善繼講學以象山陽明爲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治身務自刻砥執親之喪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

重奇逢質行無不陰爲之地者鼎革後諸公必欲強起奇逢部郎平涼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樂處隱就閒何故必令與吾儕一轍乎居夏峯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祠保定與孫文正承宗鹿忠節普繼並祀學宮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峯先生

贊曰先兄百川聞之夏峯之學者徵君嘗語人曰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可以犯死者數矣而終不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徵君論學之書甚具其質行學者譜焉茲故不論而獨著其學學大者方高陽孫少師以軍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眾皆惜之而少師再用再黜訖無成功易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者其殆庶幾耶

以上並見《碑傳集》卷一二七



徵君孫鍾元先生傳

邵廷采

先生名奇達，字沐泰，號鍾元。直隸保定容城人。萬曆三十八年庚子，年十七，魁鄉薦。友定與鹿忠節公善，繼兩家相去十里，風雪暑雨，過從討論，漁洛證本六經，不為詞章訓詁漸溺。居父母喪，兄弟結廬塚旁六年，巡按御史上其事，旌焉。家貧，餽餽。一日與忠節講學，向脯，蒼頭始持豆麪作羹，泊如也。天啓中，魏忠賢用事，黨禍大作，故人在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先後被逮。時忠節贊大學士高陽孫承宗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孫公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楨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為行哭于燕市曰：諸君今不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北地在獄，何中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今左魏之品可方北地，非次楨敢望。達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尚慚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孫公覽書即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為申救。忠賢聞，謂與晉陽之甲懼，夜遶御床而泣，詔止之。時光斗誣賊二萬，魏周皆數千，酷追無以應。光斗故為三輔屯田使，督學畿內，有遺愛，多門下生。先生因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偕行義助，垂集，三人相繼拷死。當是時，京城衢巷皆邏役，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故鉅穴，先生殊

慷慨，靡顧身家，經紀喪殮，楊亦率弗之及。孫公高其才義，欲表除職方郎，與共事。先生知時不可為，自陳願老。公車臺諫交章推舉，並辭不就。崇禎九年，容城被圍，率宗人鄉戶并力守禦，城賴以完。優詔褒嘉。南兵部尚書范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秦晉已陷，季自成將逼都城，先生携家避居易州五公山，新茅雙峰，姻宗門士依以保者數百家。飭軍實，申期約，餘暇講詩習禮，修喪昏冠祭儀節，四面援環，獨山中弦歌俎豆，思教澤洽，寇賊莫敢犯。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馬順治初，祭酒薛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你祐及巡按交薦，堅卧不應。樂縣門泉石幽勝，遂移家築魚山堂，翫玩易象。子孫勤穡給食，門人負簣來者，隨其所詣，傾懷提告，人無長少貴賤，咸接以誠。道行于鄉，耕夫牧人亦知崇教，釀成花放，鄰村爭遣車驢相迎，兒童歡喜曰：我先生也。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士大夫弔哭屬路，耕市哀廢。督學檄府縣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峰皆立專祠。子孫塲塔數十人，俱遵教誨，進士楊崇舉有成度。孫淦，壬戌進士。門人最著者，睢州湯斌。先生學以慎獨為宗，子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言生平年愈進，功愈寡，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後生非務躬行，惟勝口說，徒增藩籬，于道無補，多為世之紛曉爭朱王者下礙也。著



理學宗傳一書、表周元公以下十一子、附諸儒考、悉出獨見。海內稱孫徵君、或稱夏峰先生。

論曰、丁未、余年二十、從角聲苑解齋上人為禪生。二十二、遇遠道人于石門、令觀安身立命之宗、後遂喜讀龍谿語錄及張子韶論語頌諸書。洎癸丑、客嘉興、侍施約菴先生、為言河北孫徵君當代真儒、欲遣兒輩負笈往事、因出徵君語錄、始識儒佛之分。伏而讀之、大約言朱子之後流為支離、故陽明當集之以虛。陽明之後流為佛老、在今日當集之以實。損益盈虛、此理具易象中。北方學者謂其調和朱陸、頗不然之。然觀徵君之立身、始終一轍、世亂不污、世清不激、豈依阿同俗、修託名行之士所能哉。及屢徵不起、山居講學、追跡王氏河汾、其風流漸被遠矣。竊怪學人營論陽明、千傳合、吾乃薄名節而非東林、謂鄒馮兩先生詒世道屬於乎、其自顧何如也。彭方濂修撰輯湯潛庵語類一編、其中扶掖文成不遺餘力、益得于徵君之渾居多云。

清儒碑傳集卷二

沈國模 華允誼 盧世淮 劉光昱 呂崇烈

沈先生國模傳 國模字子敬 嘉興人 少孤 母氏教之 讀書 年十歲 能誦 經史 及 諸子 書 沈求如名國模 浙江餘姚諸生也 早歲棄舉業 以明道為己任 嘗入嵯 見周海門論學有省 既與飛山劉子會 講證人社 歸而闢姚江書院 與 管震標史子虛史子復講明良知之學 崇禎末屏居石浪 明亡聞劉子 不食死哭之慟 已而令門人重修書院 講學益勤 我 朝順治十三年卒于石浪年八十二 初山陰祁忠敏與求如善 忠敏以 御史按江東 一日杖舄巨怒 數人會求如至 欣然以告 求如字祁曰世 增亦會聞曾子云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忠敏後嘗語人 吾每處 囚必念求如 忍倉卒喜怒過差 負此友也 震標名宗聖 餘姚人 為人孝 友忠亮 瀟氣自克 一言一動必準于禮 鄉人多化之 少保孫鎮始與震 標為文字交 既從震標聞聖學 語震標曰 向嗜讀左國秦漢百家書 先 生為我洗盡矣 祁忠敏薦于朝 詔徵不起 崇禎十四年卒 年六十四 子 虛名孝威 亦餘姚人 宋太傅浩之後也 求如卒 繼主姚江書院 嘗曰 良 知非致不真 又曰 空談易對境難 居處恭 執事敬 與人忠 精察力行之 其庶乎 家貧 日食一粥 泊如也 由是醇潔之士多歸之 然子虛之學以 悟為則 時崑山葛瑞五參學有得 通書子虛子虛復之曰 人生唯此一 事 足下既于此地 有省 良可慶幸 深望百尺竿頭 再圖進步 否則滿絲 一縷 亦能絆人也 順治十六年卒 年七十八 弟子復名孝復 志行淵密 和而有守 崇禎十七年卒 求如有弟子王金如者 名朝式 山陰人 嘗與 劉子證人社 劉主誠意而金如篤守致知 曰 學不從良知入 必有誠非 所誠之蔽 由是會者往往持異同 凡從劉學者 多以禪排沈史 唯劉子 亦不釋然也 嘗致書金如 其略曰 僕生也晚 不及事前輩 老師大儒 幸 私淑諸人于吾鄉 得陶先生學有淵源 充養自得 每與講席 積痼頓開 退而惘然 失所懷也 其若求如之斬截 震標之篤實 子虛之明快 皆 僕自付以為不可及者 不問其為儒與禪也 至足下志願之大 骨力之 堅至之以不止 成就正未可量 亦不暇遑問其為儒與禪也 然而世人 悠悠不能無疑 曰 諸君子言禪言行禪律 何以道學為 諸君子 自信愈堅 世人之疑之愈益甚 今將永拒人于流俗 不得一聞聖人之 道是亦諸君子之過也 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又曰 魯人獵較 孔 子亦獵較 諸君子而誠畏天命 憫人窮 有薄濟一世之願 盡一世之人

納之大道 闡陽明之室 接孔孟之傳 則心迹去就之際 宜必有以自處 矣 若止就一身衡量 諸君子既已自信矣 亦安往而不可乎 然僕有以 知足下之必為彼而不為此也 陶先生者 名夷齡 與劉子講學陽明祠 其學亦出入儒釋間云 崇禎十年浙中饑 金如入嵯 賑粟所活甚眾 與 同門蘇禹民 鄭莫維 並為求如立書院 置田以來 學者見流賊方熾 將 走四方 求奇傑 謀時難 無何疾卒 年三十八 自沈史既沒 書院輟講 者 竟十年 而縣人韓仁父繼之 仁父名孔當 亦求如弟子 為學兼綜諸儒 以名教經世 兢兢儒佛之辨 居貧未嘗向人稱貸 每言立身須自節用 始出陸梭山居家制用篇授學者 曰 能倣此 亦自足用 何更外求為 臨 講必默對良久 始發語 問者輒內愧 沾汗退而相語曰 比從韓先生來 不覺自失 疾亟謂門人曰 吾于文成宗旨 覺有新得 簡點形迹 終無受 用識之時 又有邵子唯者 名曾 可為人孝友 登弟少頗愛書畫 一日讀 孟子曰 伯夷聖之清者也 遂渙然釋去 姚江書院初立 里人多以為笑 子唯厲色曰 不如是便虛度此生 遂同儕請業者 競相買雞子 唯獨默 然竟日 初以主敬為學 後專提致知 嘗曰 吾乃今知之 不可以已 日 月有明 容光必照 不爾日用跬步 鮮不實質矣 師事子虛甚謹 晨走十 餘里叩牀下省疾 不食而反 如是月餘 亦病 同儕推其篤實 順治十六 年卒 年五十一 韓邵既歿 姚江學者日衰矣

華允誼傳

華先生允誼傳 華允誼字子敬 嘉興人 少孤 母氏教之 讀書 年十歲 能誦 經史 及 諸子 書 華集嘗食尋羅禍 而東林遂與故國相終始 沿及 本朝時 移物改而故國遺老 流風餘韻 尚不絕如線 時則有後菴華先 生 以聚難之思 抱脊令之痛 深藏密處 與道為體 隱然稱東南巨儒 年 八十四乃卒 嗚呼 若先生者 其可為碩果不食之君子矣 先生姓華氏 諱允誼 字汝正 號龍超 晚更自號後菴 裔出南齊孝子之後 曾祖舜欽 公任端川守 祖啟直 四川參政 父復旦 邑諸生 明贈吏部員外郎 生三 子 長為庚子科舉人 實應縣教諭 燕超先生允誼 季為庚戌進士 吏部 郎鳳超先生允誼 先生其仲也 先生生而岐嶷 不與凡兒伍 年十九補 邑諸生 尋出食餼 六踐場屋 不利 遂不復事科舉 業 然以明經老學 者不敢以字稱 因其號稱之 龍超先生云 先生兄弟早登忠憲之門 復 從昆陵錢啟新先生受易說 忠憲教子靜坐 中觀 未發本體 而啟新先 生之易 直提人象 故先生於學 專用力澄心 默坐 體會 人生而靜之初



而密求之日用踐履間期與之凝合而無間歲丙辰伯兄燕超延認巷先生講學於家認巷者先生族叔也當是時東林之學絕出四方海內望以為標準先生與認巷輩赴東林講會退則以所聞於忠憲者淑其鄉人子弟先生所居鷺湖之地翕然興起絃歌衍衍若鄰焉當忠憲之被召北上也鳳超先生實從行而先生佐吳觀華先生主東林講會泊黨禍起忠憲沈淵縋騎往來若織先生憂危惕息若蹈虎尾莊烈帝登極大怒就戮眾正獲伸而鳳超先生上書直攻奸相莊烈帝震怒禍且不測先生入奉太夫人婉婉愉言歡笑迨事已然後跪謝告實太夫人以大盡終先生以養老疽發於脅脅間治喪一遵古禮未嘗以衰病減厥戚甲申北都告變乙酉大清兵渡江先生兄弟正衣冠以待盡已而各避兵鳳超先生以不難髮被難從孫當濂亦從死先生痛憤不欲生匿跡湖濱誓不與世接門生故人罕得見面又十餘年而卒實順治辛丑九月之廿有四日也嗚呼以用世之學遭時不造其始也目擊黃門北寺之慘其繼也躬履天崩地坼之交而先生於危難中攝心練性無不可為學問印證者即其麻衣繩履彷彿山澤間無非大易所謂乾之惕乾之戒而絕非世之遺民遺老放浪以為高論者謂啟新先生歿而東林之遺老零落盡矣嗚呼悲夫乾隆三年戊午先生之曾孫某持先生門人嚴毅所撰志屬余作傳余小子無似夙仰先生之明德不敢辭因擬志中所書而敘列之如此

論曰余母家為鷺湖華氏余外王父苑遊公常從學於鳳超先生舅氏常為余言先生之羣從子姓始先生遺教終日整身端坐肩背不傾側不旁視卅角時心嚮往之今年老乃獲為先生作傳而舅氏無在者蓋距先生之世已百年矣先生尤工古文辭豐約中度鐵莊先生嘗稱之然先生以道顯故其文不著於世云

盧先生世淮傳 田英  
盧世淮字德水一字紫房晚稱南村病叟涑水人明初徙德州左衛曾祖宗哲官翰林檢討累遷光祿卿祖茂父永錫太學生明啟禎之際文士侈譚子史之學標榜聲譽流為鈞黨公為人簡易佚蕩高自位置恥矜慎伎以邀名當世讀書尚志馳騁百家為文章不屑雷同筆飛動無餽餽僻怪之習尋登進士第除戶部主事未幾省母歸復強起補禮

部改監察御史領汎舟之役值久旱河竭盜賊充斥公疏數十上翠中潛弊皆報可役甫竣竟移疾去當是時國事日非東西交訌公俛仰與懷如抱隱憂悲天憫人往往發之於詩遊於酒人日沈飲自放而已甲申已後每握衣循髮歌泣無聊掃除墓地有沈淵荷鍤之意本朝拜原官徵詣京師以病廢解癸巳卒於家年六十六公貌奇古身長七尺鬚數莖長尺餘土木形骸掀髯雄辨舌本風生如枚生七發間出雅辭語人一與公涉鼻間栩栩皆以為盧公愛已願為之死屏居尊水園中杜亭臺扇齋匿峰菴清軒十餘間茅屋耳堆書數千卷塞破戶外几案排連筆研置數處蠟燭縱橫公脫帽帶簪立而讀之讀竟轉立它處再讀它書雜誦長吟戊夜不休亟呼酒二奴子取燠瓢貯酸酒大容十升昇以進之公又手繼飲微醉則假寐鼻息雷鳴少頃輒醒復讀書如故奴子垂頭而睡弗問也合祀唐之子美宋之五耶故以杜名亭公自謂於子美詩四十餘讀余來卻掃益有餘力選摘分帙名為胥鈔子美別李八秘書云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余與子美操觚充胥史而已校之隸人伐木信行修水筒張望補畦豎子摘蒼耳宗文樹雞欄占數鵝鴨頗策微勳倘藉手以見子美想裂餅給酒在所不靳又云子美詩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木葉盡脫石氣自青第人之才識有偏全子美之詩從奔走一世中轉寥寂耳五耶隱居十五年不出戶庭桑下受風高人冷語公之合祀蓋因以自喻云飲酒不論賢愚貴賤汎濫酬酢老兵可呼憂側可眠食豕如食人以爲輕世肆志非也五十後亦每病酒大半佗係沈湎之狀莫自擺落酒居十之半耳曾句人作生志其詞略云淮生平得志於酒一尊陶然百慮俱淡相期終此身而不必名後世生老病死聽之而已性好書般弄涉獵聊復自娛問以經濟沈沈墮雲霧進之窮理盡性益復茫然矣或有舉五柳先生所稱無懷葛天民以相擬者遠巡未敢承也嗚呼公之晚號南村意可知矣靖節作自祭文公自作一棺古怨古歎留連三歎浸假以死爲愉以神爲馬亦道遙長往已耳昔揚子雲撫離騷而反之嘗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投汨羅以沒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公之於靖節亦猶是也公性過人億事屢中如甲申春日夫豈預知義旗西指蕩滌羣兇乎身託

照朝與仲長子光瘡瘕相對以泉石病廢終公實幸矣公之論詩也既得其解復神明其意嘗歷舉以語人曰從唐代別起只以詩論不必立



樂府名色。又五柳先生云。清諸結心曲。詩之佳者。可曰清。又王右丞自稱詞客。畫師。山中人。輞川之勝。金谷。平泉。遜其清遠。絕然養花一味。禪悅。藝苑中僅見者。又世多以韋柳配陶。夫韋與陶差近。柳則從謝靈運來。雜之以吳均。何遜。其情處獨闕。禪理。子厚自云。惜無協律者。對渺絃。吾詩所得深矣。又論詩者。長舌為斧。斲破珊瑚。君子有憂之。又作詩與論詩。作畫與論畫。總昧其胸。次何如。天下事求之胸。次足矣。又明詩當以高青邱為大宗。又作詩。唯推襟送抱。望古遙集。凡山川草木風雨寒暑。龍蛇虎豹。霹靂戰鬪。天吳紫鳳。出沒變幻。或登高送遠。獨坐彈琴。古月新霜。雪痕花影。以至綠鬢白足。絕塞空閨。秋墳鬼唱。可愕可娛。可憐可詫之事。悉囊於詩。而和之以天倪。夙饒勝具。青瑛布襪。與來獨往。則純於詩矣。公之論詩。如此。故公之為詩也。徜徉自適。抽繹吟情。結撰入微。達人禪理。奇思硬語。駢出橫陳。不讀公詩。不知古今之大天地之純。大槩公詩有句無篇。吾政恐公以篇幅見長耳。閒有摘頌放之句相管轄。以為口實者。夏后之璜。不無徑寸之考。固不傷其為天球宏璧也。余選公詩。合諸體。不踰百篇。直使天清木響。水落石出。未敢謂陶謝不枝梧。風雅共推激也。公之遺書。余僅得離騷。南華。讀本脫跡猶新。余於齋中。設位以俎豆。公投弓而泣。踞石而吟。鍾期滿志於高山。成連移情於大海。則余之願也。夫公所著有尊水園集。又杜詩。胥鈔讀杜微言。錢版行世。卒之日。其子孝餘。以公書千百本。納之古朴長寬之棺中。閩人黃開學。景昉。作公傳。

（清儒碑傳集）卷二

### 業師劉伯陽先生墓表

於乎先生蓋古之遺民也。為人謹廉朴厚。讀書無所遇齟齬。固窮然多藝能。取自資藉。閩章七歲從受業。先生善講解。工書法。督以孝經小學。未嘗嬉言笑。居六歲。閩章能屬文。始自辭去。初娶王氏。繼孫氏。各生一女。年六十三生萬。歷己丑四月十八日。以順治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日卒。先生父諱尚安。字寧我。與先大父同事講學。吾父吾仲父嘗從受易。竇而篤義。鄰人告飢。減炊而餉之。生四子。其長則先生。事親孝。交友信。與兄弟族黨和以讓。其弟三人。白。旦。盼。皆有材業。或娶或未娶。皆先歿。而四人者皆無子。一時閩里親舊皆詫嘆。為出涕。天邪。人邪。以善世其家。固如是邪。初閩章官刑部主事。將行。先生來屬曰。吾旦暮且死。未舉親之喪。子它日念我。恐不待得一棺地瘞我。父母足矣。閩章泣不能語。逾數歲。閩章在官家。叔父以先生之喪并其考妣葬湖北大家山。先塋之左。歲時附祀。且勒銘示後人。先生姓劉。字伯

陽行鼎三其諱曰光昱。以窮老布衣時人罕知者。閔章哀無以報先生。又系之碑陰曰。

父以繁蘭則燔其根。高高者天有號不聞。生惟我祖考。歿以毘其墳。我祀則從饗。以永世世。夫烏知誰之子孫。

施閔章撰 《學餘堂文集》卷三

禮部左侍郎兼秘書院侍讀學士呂公神道碑

禮部左侍郎兼秘書院侍讀學士安邑呂公既卒之三年宣城施閔章寓書其家求得其誌狀。則已訖葬事矣。閔章列在弟子。于是考德撰詞。碑其墓曰。公諱崇烈字伯承。世居安邑之運城。遠祖有諱完者。廬墓馴狼。邑志稱孝。曾大父德。大父萬里。父國祚。皆蓄德不仕。以發于公。卒皆以公貴。累贈顯胄。公在明末登癸未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會甲申國變。賊中偽太師牛金星知公名。遣人物色。不屈。適歸。及

國朝殲賊。平中原。徵用耆舊。郡縣敦促公強起。除翰林弘文院檢討。與纂譯書史。賜白金。是時開門顧俊一歲。

再行。順治丙戌春。分校禮闈。秋。又貳翰林弘文院檢討。張公端典試江南。並以得士著。三遷至秘書院侍讀學士。為史局纂修副總裁。賜綵幣。以恩加一級。贈三世如其官。辛卯。頒

詔廣東。就加禮部右侍郎兼秘書院侍讀。既歸。

天子以為勞。賜善馬。轉禮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會旱求直言。公疏稱用賢可以弭災。

上特勅同內大臣賑視畿甸。得便宜言事。公所舉刺數人。皆稱其可否。

天子嘉納。而公引年乞骸骨。甚力得。

優旨致仕。來傳歸。十年而公卒。年七十有二。公為人質古。少從曹公善繼講學。步趨守寸尺。侍御李公曰。宣闢弘運書院。禮致曹先生。公曰。從與遊。又從入都。詣首善書院。聞諸鉅公耆宿之說。輒以程朱學為己任。是時天啓間。魏閣用事。毀天下書院。公頗其齋曰慶見。講論不輟。故學者稱公為見齋先生。其官京師。敕門者毋拒客。



客無少長疏戚容接竊然。于以私則搢手不應其人。慚汗。又好語之曰。窮達分定。即營營無銖黍益也。閏章以丙戌鄉舉。受公知。暨官刑部尚書郎。數就請業。公曰。子文與道近。不患不名世。獨願子為顏曾耳。其期待如此。分主貢舉。必先集家人誓而後入。莫敢私纖芥。有使命。則戒毋擾驛。毋納餽。嶺南之役歸。橐中惟端硯數方而已。拯人急。即不問有無。家居坐卧一草堂。視聽侍御史。長吏有至者。講學外無他語。咨以事利病。即侃侃言之。不諱。為文章。不事浮藻。必歸于道德。指授來學。反覆勤懇。山以右縉紳後起之賢者。強半出其門。公請告出都時。諸弟子泣拜道左。謝曰。吾老矣。諸君惟努力行道。毋徒念老夫。至今思之。未嘗不流涕也。生平用靜儉。為養生。既病。却醫藥。笑曰。吾壽近孔子矣。復何求。卒之日。為康熙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端拱而逝。於予。公厯官卿侍。未老拂衣。口無華言。家無長物。束身篤謹。與物仁慈。昌其道以熏乎人。殆庶幾與河汾子比德矣。公始從曹先

生學。及其歿也。哀之如父母。已又請祀于弘運書院。祭必齋戒。今宜奉公入祀其側。所謂崇往以勸來也。公始艱于嗣。晚舉一子曰坪。以廕當得官京曹。余見之都下。秀挺有父風。三女皆嫁名族。其在運城。嘗建郭南名賢祠。廣書院。田租避鹹水鑿泉井。以甦暵者。行事多類此。不勝書。銘曰。

滔滔下土。罕道是處。猗惟詰人。蹈墨履繩。樂羣斯恕。守身斯固。沉靜寡言。峙岳涵淵。論文得士。受寵

天子。濟錫累遷。公不色喜。嗟公並仕。委曲艱難。既顯勇退。名跡以完。鳴條之區。伊蒲之側。獨奮以興。羣歸厥德。閔予薄植。公勗孔多。道遠棄予。有淚滂沱。歿不及誄。葬不與會。銜哀勒銘。敢告來世。

施國章撰 《學餘堂文集》卷一八





清儒碑傳集卷三

賈開宗 吳穎 郭充 朱澤澣

賈靜子墓誌銘

徐作肅

余友靜子年六十七而卒。卒之百六十一日而葬。其未卒也。嘗欲自誌其墓而未果。疾且革。諭其子發秀曰。約我生所志者三。始富貴。中功名。終道德。而皆未有成。今不能自述。必求徐子銘之。發秀來致命。嗚呼。靜子其可哀也哉。靜子先余生二十有一年。余晚交靜子。計二十年。予知取友時。靜子有聲。亦且二十餘年。而顧未接靜子也。余從吳伯裔。伯胤。侯方域。家兄作霖。方崇爲清真逸宕之文。而靜子尙揣摩趨稍異。卽所謂時志富貴者也。靜子年十五。誦時義千篇。已而耽李贄書。焚所誦文。不以儒自命。及出而試。以第一補諸生。孫傳庭。丘兆麟。重期許之。而久困易習。予所見則固其壯之爲矣。靜子既數奇。屬天下多事。家喪破。思得一効。去依淮藩劉澤清。又往來大司馬史公。司法軍。多所計畫。久之。勸清連三藩。通左良玉。以圖恢復。清不聽。王師入淮。清浮海去。辭清歸。而靜子已老矣。方域之避亂歸。以順治乙酉。靜子之歸。以順治丙戌。曷之所稱伯裔諸子。俱死於賊。而靜子學益醇。大肆力於紫陽。濂洛。予與二子乃議論。觸詠不少聞。方域旣天。而靜子亦老死貧賤。嗚呼。我聞靜子少年負其雄

才。謂公卿<sup>①</sup>不難得。不問家人生事。破產葬其妻。恥緇墨。效阮籍大醉六十日。又於上元。服危衣。倒跨蹇驢於市。不自羈束。唯有司氏張燈結彩。製銀瓢容酒數斗。約勝者取瓢去。靜子百里趨觀。登臺一舉。浮滿而持之去。一時意氣。嘗不屑有諸生餽。而卒於墮跌。晚纔一明經。流離江左。歸始實之。方域嘗曰。大槩其學行。恢奇滂濫。以轍迹求之。不可得。或者位置靜子。亦宜然耶。予綜其生平。其言論浩渺。而人則長者。卽稠人小子。無不可與談。諧笑飲。而當大事則斬然。其於書無所不讀。亦終身不倦。其爲詩文。初尙僻異。而終出入廬陵。眉山。北地。婁江。其於仙釋。自謂各得其旨。而究當以儒歸之。靜子姓賈氏。諱開宗。別號野鹿居士。卒於順治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葬則康熙元年四月六日也。墓在城西。今古寺祖塋之次。先世太原人。明初始徙商丘。高祖以上皆不仕。曾祖鎮。贈涑水令。祖待價。戶部主事。父希生。鄭州訓導。娶周氏。早卒。繼孫氏。亦前二十年卒。靜子自爲誌。次劉氏。孫生二男子。二女子。德秀。城破亡。發秀。庠生。娶明指揮使趙復初女。女適庠生田國實。子作治。一許舉人宋名揚子瓊。俱殉難。劉生一女。適庠生張蘊理。子子雍。孫女一。許庠生宋燭子坤。凡所著書若干卷。將與同學侯方岳。徐鄰唐。宋肇。其門人吳淇。宋旡。宋炯。次而存之。銘曰。

胡際之薄。而蓄之厚。去來俱幻。亦何云有。嗟嗟靜子。悟孰與偶。其借於斯。以慰吾友。

賈生傳

賈生名開宗、商丘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為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已、誚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即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間讀書爲文詞、干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塋其妻。陳轅爲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儼縣官。賈生日、我當不日爲卿相、何至謀升斗。却不就。日共罷人張渭等約汗漫遊、傲阮嗣宗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老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卧窘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活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商丘、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謁、爲計貲財、復田舍。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奏除翰林院

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澤清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鳬餘、不信天上有奎宿。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騁于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晚於正天下以純儒稱之。既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部、君德、相術三篇。走泰岱觀日出處、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象、占緯、兵食、國籍各有論說。大槩其學術行業、恢奇濳濫、適於致用。然欲以報述求之、又不得也。常與侯方鎮、方域爲忘形之友、張渭、徐隣唐、吳伯裔、伯胤、徐作霖、作肅、宋華爲文酒之友、張嗣、沈譽、釋頂日、乘澗爲方外之友。又自稱爲野鹿居士。

侯方域曰、以余觀賈生、所謂羊質善變、每變必趨上者耶。抑依隱曼世、所稱大人先生者歟。少年類郭野俠、而後乃大雅卓爾。嗚乎、彼終身守一衆矣、倘非其與道屈伸、亦焉能知之哉。

侯方域撰《壯悔堂文集》卷五



潮州知府吳君穎墓誌銘 趙開章

故潮州知府吳君穎卒數年將葬於某山之阡使來徵銘余嘗官比部爲同舍郎初見不煦煦久而逾篤知其君子人也君諱穎字見末別號蕭雪順治壬辰擢進士高第授刑部主事歷遷郎中會帝求直言詔許七品以上官得無隱君疏言刑獄至重律無正條者毋得刻深以意傳法其初詞既具毋復株引滋它蔓

帝頗采用其言命恤刑福建凡五月不刑一人曰吾以恤來也爰書末減者千餘人御史李某以多失出疏論覆視無它得不坐出知潮州潮西山曰五指石者故賊賊置兵三千更戍民苦爲兵役且奪廬舍君請減其半又畫策別建營房民始有甯宇潮屬邑皆駐兵而兵餉輸府以給府蓋利其羨也君請令餉就縣支不復輸府兵皆稱便聞以農隙修學宮及饒平壩韓文公祠月朔課諸生拔其高等士多藉成就君秉性和平而勇於爲善嘗視推官獄案固爭出死罪三人會歲凶請免大城所屯糧宿通數百石持之力失司計者懼是年癸卯從內大臣及督撫中丞巡視海上中寒疾投劾自免適舉計吏典遂註病歸逾十六年卒於康熙戊午二月六日年七十九矣君初爲諸生治經藝好奇見黜於學使葉氏葉閩人也君使閩葉氏子有懼心願遇之加厚人以爲長者少與同邑陳公名夏友善及通籍陳已當國君視之如布衣時所與論詩推高濂邢昺孟貞江甯顧夢游與治最舊皆窮交及在比部號多詩人君最爲老宿當其援翰命篇清眞澹逸視它人所爲工者不顧也然亦絕口譏訶晚築西嘯草堂日有詠課一時碑版撰記多出其手有蕓蕓堂集深詩選等書百餘卷行世未刻者尙十餘種其先家吳中由楓村徙深陽爲處士治之三傳爲奉政大夫士衡又五傳爲君考贈朝議大夫心齋君配曰虞恭人先七年卒有子四人嘉稷邑庠生嘉穗恩貢生並考職將授官嘉稷例監生大臨已酉武舉人女二一適史棟次適狄翼經並文學孫曾男女三十餘人可謂蕃已銘曰

（續傳集）卷九

前刑科給事中郭先生充傳 黎士宏

古人無祿爲立傳者自陶淵明爲五柳先生傳王無功爲東臯子傳柳仲塗爲補亡先生傳神明逸爲退士傳彼數君子皆飭身厲行高自標

置然亦自傷其名之不立世亦無能名之乃卒自立傳以庶幾於不朽也惟司馬君實爲范景仁立傳在景仁退居京洛時則余之傳給諫先生也有辭先生郭姓世居隴西名充號損庵初名九圍以他嫌改今名登崇禎癸酉鄉書丁丑成進士其舉主則海內所稱前詹事漳浦黃君道周也初謁選入得太原府推官太原山右都倉推官又專爲撫按寄耳目職七品權與大吏等公量情守法度不市煦煦恩亦不急赫赫名凡待獄者謂得郭使君一鞠雖死無恨滿考以廉卓徵詣闕下時秦晉楚豫盜賊充斥思宗憂勞求治歲壬午十一月十四日夜特開德政殿召對公等宰相東首立公匍匐階下口奏數千言盡當時要害至尊廟燭停筆親錄所語示諸宰相即日傳旨拜刑科給事中公感激上知期以一身報國涿州舊相賂他姓賄產爲怨家所託當軸以舊相改爲曲諱公慷慨上書云輩數之下豪貴敢橫行如此小民安所託足請論如法汴梁流賊陷後開封推官黃君澍得旨改御史又將敘功公力爭之謂論功當必有益於土地人民今汴梁安在河南北土民父子兄弟夫婦殺戮漂沒者幾千萬誠不知澍功在何等戶部籌餉計無出大司農倪公元璐請開例捐輸給制誥公疏言朝廷所以激厲臣子惟此名器二字人子有恩數官而不能一與者一旦得輸金錢走捷徑邀取其榮乃甚於鬻爵賣官請速罷無貽後世譏黃與公爲同年生倪公位望重一時又公宿昔所秉爲師資者舉措失當立行封駁其不肯援黨類交遊以傷國體者盡如此天子知公忠旋被事救催督江南漕運事竣報命論列大計凡數十疏其開或報或不報而甲申三月十九日流賊遂陷都拷索士夫貨財血肉狼籍都市上惟公以廉潔素貧得免問有說公脫難姑就僞職者公曰爲兩親故不克死又敢以身爲市乎跟隨開道步走五十八日始抵里門幸二尊人無恙抱頭盡哭遂絕意人事大清定鼎起舊舊巡按御史魏公瑄何公承都成特疏以公名上謂公先朝舊臣不宜使老林下請以原官召公奉徵書就道卒以親老辭歸節次奉兩尊人諱今徇祥里巷幾三十年日與一二窮交倚梧論舊手一編課諸兒子守遺經完租稅不足與人爭仕進曲沃某君爲公理太原所爲脫之死籍者已致大官來鎮撫關中思有以報公數折東迎公卒不往公起家寒生無中人產入仕不名一錢理刑言路皆熱官側足舉手便爲人榮辱重輕而公終不敢任喜怒樹黨援毛舉細過斷斷人傳名高其殆古所稱中立不倚之君子與年七十有八纔如四五十

歲人。余曰：從欲會言論，攷古今是非得失，錯錯然口畫指數，雅不喜雜學。家言平生未嘗一試其術。有子曰：賈曰：應曰：序能文節禮，世其家。余有子曰：文遠曰：翰遠從余，宜西來，厚公以爲可教，亦與諸公子講弟兄交。今余以母老致政，將別公而南，特援引司馬公、范公之義，爲公立傳，將持歸以示東南人士。知余八年塞上，得日少奉教，有碩德溫文如公家父子者，此行不爲虛往，豈祇爲公推重已也。康熙戊午八月初一日。

（神儒集卷二五）

朱先生澤溪行狀 王徵傳

先生諱澤溪，字湘洵，別號止泉，姓朱氏，揚州寶應人。前明有凌谿先生諱應登，射陵先生諱曰藩，俱以文學有盛名。先生之七世祖六世祖也。曾祖諱爾遠，邑諸生，封中書舍人。祖諱克簡，順治丁亥進士，仕雲南道御史。父諱約，康熙壬子副榜，仕晉州牧。先生晉州公之次子也。生而端慤，爲兒童不好嬉戲，言動如成人。既長，遊鄉校，習舉子業，而志意高遠，脩然有出塵之趣。嘗侍祖御史公庭側，得性理全書觀之，心悅神怡。景仰聖賢，撫膺歎慕，不能自已。偶於書肆購得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喜甚，即尋其次序，小學四書、孝經、易、書、詩、三禮、春秋、經傳，計年熟讀，旁及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大學衍義、周程張朱、暨明儒文集，無不一一研究。窮日繼夜，雖遭水旱貧窘，以逮婚喪酬應擾攘之中，自立課程，不暫輟。又侍父晉州公，山左費縣署中，費有故家，高某藏書極多，先生盡借觀之。二十一史依次閱畢，其於兩漢三國唐宋五代中賢人君子嘉言善行，與經制典則之要，皆手錄之，積久成帙。嘗究心天文之學，聞海陵泗源陳公厚耀精天文，往請問焉。得渾天圖以歸，自製之中夜起，觀推測，盡識其故。又聚歷代輿圖，攷知寰宇分合，按之禹貢九州，凡險夷因革要害之處，罔不瞭如指掌。至於黃河之自源達流而入於海，歷代遷徙與或潰或塞之利弊，又其精詳無遺者也。蓋先生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強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恨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嘗朱子者，陸象山倡于前，王陽明繼于後，因有謂朱子爲道問學，陸象山王陽明爲尊德性，分門裂戶，勢同水火，以是蓄疑于中，久而莫釋。然後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書，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

未融徹，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久、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註解，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義理大槩，規模于胸中，而日用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做工夫，自一身之中，以至人倫事物之故，即于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真知同，誠有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于此，融治于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梗槩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然，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即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持于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憤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遂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先生既得朱子之學脈，涵養玩索之功，日嚴日密，始者涵養猶須著力，久而益熟，覺四德端緒昭著分明。始者玩索猶費思慮，久而益微，覺經史旨趣觸類貫通，存心窮理只是一事。窮即窮其所存之理，日益昭明，存其所窮之理，日益安固，蓋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自四十以後，又二十餘年，其積累沈深，造詣峻絕，至於如此。嗚呼！朱子之學，其密切要妙之旨，當時及門如陳北溪、黃勉齋、蔡西山、九峰諸先生親承指授，守之無訛。迨其後傳之愈久，而愈失其真。前明惟薛文清胡敬齋兩先生實紹其統，而教不大行。自王陽明惟尊陸象山倡良知之說，輒敢目朱子爲支離晦盲，否塞百有餘年，雖其後生徒潰敗，破決藩籬，賴東林諸賢以及近世大儒開邪術道之力，大聲疾呼，而於朱子密切要妙之旨，剖析未精。先生生數百年後，獨從遺編探其微旨，以體諸身，以存諸心，雖以布衣終老，不獲顯於時，而闢室屋漏，篤實自修，不求聞達之志，擬之蔡





西山九峰兩先生以及胡敬齋先生蓋先後相望如同一轍云先生誨人必由其誠有來學者誘掖鼓厲至於再三晚年來學益眾終日答問盡善不已嘗語學者曰士之專務讀書而不知存養者固有入耳出口買櫝還珠之弊若專務存養而不於經史千條萬緒中貫穿會通亦祇為釋老之清淨非儒者正宗吾願自今學者取四書五經及周程張朱書熟讀詳玩躬體心會如是數年自見得從古聖賢相傳的緒非他說所能惑也其論存心有曰人之有身各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生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心所謂仁也其截然斷制者則為義其肅然恭敬者則為禮其惺然分辨者則為智仁義禮智粹然至善渾具於心是即未發之中中庸所謂容敬別博淵泉者正形容其妙及其既發亦只此四者當愛而愛當斷而斷當恭而恭當辨而辨由內形外肫誠懇摯雖尋常小事皆此本領流露蓋所謂體用一原者可見于此而其喫緊著力唯在於敬之一字靜時能敬則四德之根發榮滋長體段呈露動時能敬則四德之萌直達流行節目分明此朱子發揮敬字最為聖學存心之要若陽明之存心首言無善無惡當其未發已翦伐至善根源既同釋氏之斷滅逮其應事祇欲隨緣應付又類老氏之無為內外判隔體用乖違以視朱子之學不猶莠之與苗鄭聲之與雅樂耶其論讀書有曰書者聖賢義理充塞於中而形於言詞以覺後世者也後之讀者當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優柔壓飭真見書中所言皆吾心固有之理非從外索者久之此心栽培深遠擴充光明遂覺吾之心與聖賢之心默相契合渾然無復古今之閒如此方為實得不然考索文義講求訓詁乃誇多鬬靡之習宜為彼之講本心者所嗤也至論讀書次第曰讀書之序先小學以立為人之基次近思錄以識性命梗概學問實功於是進以大學語孟中庸章句集註或問然後以識性命梗概詩書易春秋句字字之味之凡先儒發明處看得通透融釋使四書五經之精蘊洞然於方寸由是而讀史可知古今治亂安危之故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因以應事可知義利公私之辨成敗得失之由如持權衡以度輕重長短不爽銖黍矣先生雖不見用于世而用世之具無不殫悉當以為朱子之學有本有末必本末交盡方合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故朱子文集語類所載內任外任經世大業一一推求他如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溫公李忠定張宣公黃文肅真文忠集實德實事接續探討覺其措置有揆諸三代之遺意通之當今而咸宜者顧蘊蓄

于中無所施設而條目森森略見于友朋問答閒真可坐而直起而行也先生道益高譽益遠方玩其所樂於猷猷中杜門輟晦不冀人知而令聞遠著賢公卿大夫往往慕仰之雍正六年秋吾邑艾堂劉公師恕總督直隸時奉世宗憲皇帝詔舉所知一人擬首薦先生將繕疏以進先具書幣遺其弟造先生之廬請焉先生即日反其幣作書書懇辭乃免是時江南監司及郡守聞先生名知不可強致書于邑令學博進見時屬轉達景慕之意邑令有造門請謁者先生以諸生不敢抗禮辭再三至然後見之先生平生居坐臥聽事東一小室四壁書盈架中僅容膝每日未明即起肅容端坐辨色時展卷莊誦事至斯應已復故日尺無事閉關靜坐既暮挑燈伏案從容賦咏率至夜分陶然就寢雖祁寒盛暑未嘗一日之閒也先生事親盡孝太夫人李宜入早卒奉事晉州公日久晉州公居官力為善政署以內事委先生主之剔弊除奸凡幕賓城獲莫不嚴憚及晉州公致仕歸先生隨伯兄承贊朝夕無違色晉州公捐館時先生五十有四哀毀骨立未葬前不脫衰經既葬祇率几筵殷奠時享號慕三年不娶家祠祭祀一遵朱子家禮酌獻拜跪雖老病不少怠每逢先人忌辰變服茹素哀痛如初喪焉持躬莊敬齋肅私居燕處與大庭廣眾無所異克己寡欲於世味芬華澹然一無所嗜居常清苦簡默布衣蔬食終日處之泊如也事有宜躬親者不辭瑣細雖勿促繁雜之中精神閒泰綽然有餘裕待家人品節均壹而無纖細之思纏綿無已守量入為出之規豐凶有所制臨財慎取予稍涉非義不敢以自處亦不敢以處人親賢樂善殷勤如就芝蘭嫉惡甚嚴雖一飯未嘗假借處鄉黨如戚無倫親疏厚薄各稱其宜而一歸於誠信或振匱恤乏饋遺稠疊未嘗為人道說有以事來謀者從容商榷必竭慮傾懷無不盡其謀身居草萊志在天下四方傳聞歲豐人阜不勝欣然倘有水旱之災流離之苦輒憂形於色心胸恢擴每當天高氣爽風清月白之候吟自適渾渾乎不知內之為內而外之為外者先生自辛亥春有脾疾飲食減損骨象清癯日未明輒起溫習經書如初有勸先生宜少輟者先生曰吾之讀書適意怡情無勞于心猶飲食之不能離也持守之功益加強固謂其子曰聖賢工夫正于困苦時驗之若稍放倒便自墮落豈可不懼至冬飲食更減寤寐益清每日三鼓寢五鼓即起天明後盥沐觀書竟日不怠壬子六月骨愈瘦神愈旺每日讀易日昃後坐小院納涼手



持邵子擊壤集吟哦往復充然自得旬日外月色轉佳每夜玩樂不忍就寢時歲傳日趨侍十三日夜講乾坤二卦十四日夜講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語意懇惻娓娓不倦十六日早起如平常讀易至益卦謂其子曰益象言遷善改過此工夫無時可已直到會子易贊亦祇是此念到此時猶是會子為學進益處也晨會後散步庭中俄頃吐作遂不粒食而病革矣十七日清晨傳至榻前先生曰死生一致因吟邵子詩云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生固在天地間死亦在天地間無有兩般又曰吾之學遠不逮古人然朱子一脈微有窺焉所遺文稿吾生平心力在此汝與吾子收拾存之是所望也十八日早喬公省齋謹同其弟德園潔來視先生曰相別不遠年來所商亦詳且盡但願努力經書培養一心令此理親切端的實有諸己方不辜負此生耳某此時病甚苦想古人如文忠楊忠愍在獄中受苦百倍而心不少亂吾輩安常處順偶遇病困便不能耐豈不慙對古人乎死生平常事時至則行無所戀也因吟詩數首明吟味數過門人戚友更進疊至先生一酬答皆諄諄以讀書力學為屬語不及他十九日質明先生手自診脈命家人速備喪具強起端坐屬其子以守身力學且曰居喪之禮以哀戚為主又必整齊嚴肅不獨浮屠異教理不可用即鼓吹酒饌一切喧雜煩鬧之事俱宜屏絕親朋相愛者只自撰詩文備酒果告我靈前而已少頃語箴傳曰吾此刻心無他念只炯炯者還之造化耳朱子論會子易贊云空洞中惟餘此念信不我欺未幾氣漸微復就枕耳素重聽至此忽聽家人哭泣聲細甚且隔房舍先生聞之已不能言猶強曰須至靜適家君與家叔父抑夫公至先生猶舉手作別家君曰先生全受全歸毫無遺憾先生領之眾君與家叔父甫出先生恬然逝矣距生于康熙丙午三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七明年三月甲申葬于城北松原莊之兆先生配李孺人六合少司寇諱敬孫女增廣生恩廕七品京職諱之實女孺人勤儉和淑善持家政閨門之內統紀肅然子一人光進女一人適箴傳孫男允忱女一人俱幼先生于無極二五乾父坤母之原昭著方寸其視天地變化萬物發育與自己心胷總此生理彌縫充滿無少間隙存主之功日自廣大而自視欲然覺道理無窮時時提撕時時玩習直至屬續之朝此志不懈記曰倪焉日有草草薨而後已先生真無愧焉所著有詩文語錄雜著若干卷平生誦讀經書有所得隨筆記之皆切于身心者若干卷曰學旨朱子文集大全潛心熟玩攻證未

子之學其早年中年晚年所以屢造益深疑而悟而精進之故先後次第昭然可據遂輯朱子聖學考略一編積十年而始成如朱子詩人編三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凡若干卷皆窮理精微之蘊也其論治道謂善民必在守令善士必重儒官而總率之則在監司輯前代循良治蹟曰吏治集覽輯前代教學善政曰師表集覽輯大臣撫綏之善道曰保釐集覽皆有以見先生之志焉先生既逝遠近之人無不識與不識莫不景仰先生之教育不為不久知先生之言行不為不詳侍先生二十餘年蒙先生之教育不為不久知先生之言行不為不詳大懼闕軼放失無以發揚其萬一為罪茲大用是不揣謏陋輒舉先生學脈淵源之自并生平行誼論說之大略具條件如右敢請于當世立言之君子賜以碑銘傳記表章德他日汗青采錄或入于道學或入于儒林惟太史氏簡擇焉

《碑傳集》卷二九

## 朱澤溼傳

朱澤潤字湘洵號止泉揚州寶應人。生而端慤，弱不好弄。康熙初年補諸生。初從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即尋其次序刻苦誦習，講求經世之學。凡邊防、水利、農田、社倉、學校諸法，考核精詳。學歷算於泰州陳厚樸，盡傳其法。蓋先生早年之學，專務該博。於道學源流未得要領，繼念朱子之學上紹孔孟周程後儒或議其殉外，因專心朱子語類文集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及讀中和舊說片與湖南諸公答張敬夫諸書始知朱子之學先從發處察識自己丑以後深透未發之旨，故涵養工夫日益加密。其先後次序昭然可考。

其所以朱子未發而發以貫通乎已主敬實用力則

之者自喻其微然杜漸之意不自有所在特以爲極力用功後一審焉

取定朱子言粉紘之心存若更不爲所惑是晚間明無以分明明朱陸之合

一原故與陸王兩家併學乃自爲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

發原與陸王兩家併學乃自爲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

綏有言之切又且益增其見文義之精朱子涵

是合蓋朱子有一程二朱之未信不肯收辨之以爲精朱子涵

是合蓋朱子有一程二朱之未信不肯收辨之以爲精朱子涵

者求所謂中者一言延之之言章也以爲承龜山伊川授受也凡言觀

如信指發爲自然觀惟其辨之思以用功於一義達之而未嘗不以

程子敢以爲是安其故少於通一辨論之餘疑而悟而反復自

己求之必會而通之因其所以指已之段功之未嘗已而不可集

體乃用進也恬心無失乃所以指已之段功之未嘗已而不可集

向來致知則心之去病智可以解而人有定歸格致之功多矣南

又必臨之知則心之去病智可以解而人有定歸格致之功多矣南

愈精本願之憂如坐而忘之此則往無象矣胡氏之友所防

則一觀功則伯周叔年仕立行日有之夫支離之年亦有不

茲有力答呂伯周叔年仕立行日有之夫支離之年亦有不

國有所致友朋而略於學而住己之義由中自見之失亦有

而有靜者一易者難朱面事自理四十一後者難許多義工而偏漸於充漸大

而動不常合一易者難朱面事自理四十一後者難許多義工而偏漸於充漸大

[illegible]





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攪拏。非所以爲學。先生深服其言。迨及晚年。悉以主敬標宗旨。謂敬之一字。行住坐臥。不可頃刻離。因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嘗謂居敬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體。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即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憤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是豈朱子所謂居敬窮理哉。蓋先生學深養遠。於朱陸學派之同異。辨析尤精。嘗講學錫山。通書閣中。以闡明朱子之學。教人以誠。終日講論。聲不絕。講學之餘。不求人知。時同里劉艾堂總督直隸。擬特疏薦之。辭不就。尋卒於家。年六十。有七學者。稱爲止泉先生。所著之文。多發明朱子一家之學。若朱子答黃直卿書。讀朱子文。目錄。允夫。遺書。以及。坤復。乾。四卦。主靜。說。仁。說。書。後。川。先生。集。說。羅。序。及。答。王。陽。明。書。後。其。學。山。居。講。義。後。陳。安。者。有文集八卷。別有朱子聖學考略十卷。朱子誨人編三學辨。先儒開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吏治集覽。師表集覽。各若干卷。乾隆口年。從祀東林道南祠。高。斌。贊。云。謂。從。未。發。實。功。錄。而。深。美。道。東。林。極。爲。顧。侯。齋。所。器。先生既歿。光進力守家學。與同里喬。謹。講。論。切。劇。淮南學者奉爲宗盟。以喪母致毀卒。而淮南講學之風衰。

劉光漢曰。中國古昔。以陰陽二字。表示對待之名詞。而周子通書。復言動則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陽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爲動靜互相循環之說。然觀周易言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中庸言未發爲中。發皆中節。是靜爲動根。動原於靜。蓋靜以聚衆理。動以應萬事。效實原於儲能。固人心同然之理也。自周子始標主靜之說。洛學閩學皆從之。由是以靜制動。飾孟子不動心之說。以標無思無慮之宗。以靜爲本體。以動爲役物。以動心與放心並論。故陽明提倡良知。亦以捍格外物爲格物。夫所以捍格外物者。即慮外物之足動己心耳。此仍沿主靜之舊說者也。若白沙諸儒。又以勿忘勿助爲本。然東林學術。亦守陽明之說。而飾以朱子之書。厥後顧高道胤世傳其說。遂蔓延淮南。止泉先生殆亦治東林之學派者與。觀先生之學。首從主靜入門。繼言動靜互相循環。復舍主靜。崇主敬。其學術遷變。略與紫陽相符。惟紫陽首崇問學。而先生則頗尙空言。揆其派別。近陸遠朱。乃所著諸書。又深闢陸王之學。夫先生謂敬貫動靜。其說即出於陽明。陽明之言曰。敬畏之存。無間於動靜。非其證歟。故知先生之學。非盡導源於紫陽。然辨析理欲。頗多心理之精言。則又後儒所奉爲標準者也。故詮其遺事。以彰吾郡學術之盛云。

劉師培撰《左龔外集》

校記

①公鄉：當爲「公卿」之誤。

②滋它蔓：「它」字疑衍。

③不通：當爲「不動」之誤。

清儒碑傳集卷四

王猷定 高珩 張果中 陳澎 沈昀 李士璜 趙忠濟  
陳其愚 刁包 憚日初 程可順 程鵬舉

王君猷定傳 猷定字龍谷 號龍谷 江陰人 家學淵源 爲文猖狂恣睢 隨筆所如 無不深合 理道 性倜儻 酷嗜兩漢 八家之文 有四照堂集若干卷 讀者不知其爲 今人 古人也 性黜帖括 惟以古人爲事 以故不得中甲乙科 而以明經 老于一身長八尺 貌魁梧 意氣豁如 胸中無城府 見同人雖傾蓋如 娶議論風發 談天下事如觀手中菴 摩羅果 纖細舉似不失毛髮 于一 王父希烈中嘉靖己丑進士 官庶吉士 歷任禮部侍郎 父時際中萬曆 辛丑進士 令崑山 以清正擢侍御史 直聲滿天下 見嫉於時 外轉兵備 道副使 巡海於浙 崔魏用事 削籍歸 烈皇帝御極 起太僕寺少卿 與會 稽劉念臺同講學 爲莫逆交 于一爲太僕公仲子 以穎悟見鍾愛 出入 必隨 太僕公與客講 其知之學 于一咸侍側 則能執筆記其語 及長 一 日十行 下無書不讀 其力於文章 與于一幽獨倡和 風雨鏖戰 于一學 文人博通六經 大肆其力 於文章 與于一幽獨倡和 風雨鏖戰 于一學 成行 尊爲時祭酒 雖曰自致 其妻豫貞 實左右之也 太僕沒 豫貞亦捐 闕問 于一既服闋 弗樂於家 輒徙維揚 居之甲申之變 史公倡大義 表 迎福藩於留都 又草檄徵四方忠義 節之士情文動一時 皆于一爲之謀 也 宏光之世 文恥耶署武 鄙參遊 袁公繼成爲公 兒女嫻於時奉命江 楚 特疏薦公可大用 於朝 又以書起于一 于一方堅臥爲書累千言 復 哀公道不樂仕進 意及玄纁 到門竟不赴 今其書載集中 及兩京陷 沒 人士沮喪 遂絕意人 開世日以詩文相娛樂 又天資善書 臨池之技 可 以龍飛 而遠近之慕 于一者 筆禿可數十輩 計也 自念中年鼓盆 嗣 續不振 娶真州倪氏女 教以伯鸞孟光之義 倪名媛 聞其指亦相與甘 貧 守道焉 生二子 二女 皆有法 于一有潔癖 一匙一瓊 非手滌不入 口所愛 博山焦尾 宿寐懷抱中 拂拭未嘗假僕婢 客揚十餘載 所交客 滿 寰區 而梁公逸史 蓬菴 最其所善 時或飲酒 涕泗併下 其亦所 深 也 歲辛丑 游武林 武林當軸 莫不虛左 事之 按察使東魯宋公 堯 尤爲知己 晨夕出入 不限時刻 已而宋公以他事被逮 賓客散亡 惟于 一周旋 患難中 亡何 遘疾不起 遂卒於杭 友人陸麗京 贈金殮之 卒之

前幾日 索筆研寄余以詩 其序云 智度韓八使君 逢余西湖旬日 別去 不及一其杯酒 中懷耿耿 作此奉寄 吳山纓握手 忽別淚潸然 戎馬關 河路 鄉陵雨雪天 貧囊分故友 綵筆傳神仙 可歎離君後 偏逢載酒船 書成以付宛平丁 嘗于令收遞 于一卒 嘗于後 此詩於其冊中 後八年 已西 余聞行回 晤嘗于吳山 出其詩 兼告以客死狀 謀余爲立傳 余哭 之失聲 近聞其妻子已扶柩歸南昌 卽葬其所可知也 于一名猷定 號 軫石 與余交近二十年 無所不合 余不爲之傳而誰傳

（清儒碑傳集卷四）

紫霞先生高珩傳 珩字季子 號紫霞 江陰人 家學淵源 爲文猖狂恣睢 隨筆所如 無不深合 理道 性倜儻 酷嗜兩漢 八家之文 有四照堂集若干卷 讀者不知其爲 今人 古人也 性黜帖括 惟以古人爲事 以故不得中甲乙科 而以明經 老于一身長八尺 貌魁梧 意氣豁如 胸中無城府 見同人雖傾蓋如 娶議論風發 談天下事如觀手中菴 摩羅果 纖細舉似不失毛髮 于一 王父希烈中嘉靖己丑進士 官庶吉士 歷任禮部侍郎 父時際中萬曆 辛丑進士 令崑山 以清正擢侍御史 直聲滿天下 見嫉於時 外轉兵備 道副使 巡海於浙 崔魏用事 削籍歸 烈皇帝御極 起太僕寺少卿 與會 稽劉念臺同講學 爲莫逆交 于一爲太僕公仲子 以穎悟見鍾愛 出入 必隨 太僕公與客講 其知之學 于一咸侍側 則能執筆記其語 及長 一 日十行 下無書不讀 其力於文章 與于一幽獨倡和 風雨鏖戰 于一學 文人博通六經 大肆其力 於文章 與于一幽獨倡和 風雨鏖戰 于一學 成行 尊爲時祭酒 雖曰自致 其妻豫貞 實左右之也 太僕沒 豫貞亦捐 闕問 于一既服闋 弗樂於家 輒徙維揚 居之甲申之變 史公倡大義 表 迎福藩於留都 又草檄徵四方忠義 節之士情文動一時 皆于一爲之謀 也 宏光之世 文恥耶署武 鄙參遊 袁公繼成爲公 兒女嫻於時奉命江 楚 特疏薦公可大用 於朝 又以書起于一 于一方堅臥爲書累千言 復 哀公道不樂仕進 意及玄纁 到門竟不赴 今其書載集中 及兩京陷 沒 人士沮喪 遂絕意人 開世日以詩文相娛樂 又天資善書 臨池之技 可 以龍飛 而遠近之慕 于一者 筆禿可數十輩 計也 自念中年鼓盆 嗣 續不振 娶真州倪氏女 教以伯鸞孟光之義 倪名媛 聞其指亦相與甘 貧 守道焉 生二子 二女 皆有法 于一有潔癖 一匙一瓊 非手滌不入 口所愛 博山焦尾 宿寐懷抱中 拂拭未嘗假僕婢 客揚十餘載 所交客 滿 寰區 而梁公逸史 蓬菴 最其所善 時或飲酒 涕泗併下 其亦所 深 也 歲辛丑 游武林 武林當軸 莫不虛左 事之 按察使東魯宋公 堯 尤爲知己 晨夕出入 不限時刻 已而宋公以他事被逮 賓客散亡 惟于 一周旋 患難中 亡何 遘疾不起 遂卒於杭 友人陸麗京 贈金殮之 卒之

今上問其才名 召詢國家大計 先生娓娓對推獎 人材甚悉 命賦詩 立 就 講書 陳乾卦 大意 歸卽具疏謝病 與黃冠老衲遊 雖賓從雜沓 蒲團 趺坐 若聞不聞也 然嗜讀書 凡海內名山所藏及文人所著 人開未經見 者 購求務得之 居恒手不釋卷 暇卽命蕭山陳水曲步展殆遍 周櫟園 云 遇濃陰茂樹 卽繫驢而臥 其實事也 航于吟咏 意有所會 洋洋灑灑 數十 首 不命題 亦不脫 燕閑 命小胥抄錄 卽誤亦不訂證 曰 千秋後 亦未 必有知其說者 詞伯司選事者 來徵詩 往往笑不應 然其所爲 理學訓 世之書 雖先王未之過也 嘗驚一別業 花木池亭 甚盛 既得 值戚友知 其疎于財 稱貸略盡 其復某友札云 通財朋友之高義 而亦不可以過 通 向者貧兒暴富 今已暴貧矣 其任真高致如此

（清儒碑傳集卷四）

張果中傳 果中字子度 新城之白溝河人 父早沒 事母至孝 舉茂才 識大義 受 業於奉常鹿善繼 心師孝廉孫奇逢 航僻有古烈丈夫風 初受知魏大 中 嗣左光斗典提學 使者拔高等 以故愈有聲賢豪間 方左魏之被逮 也 魏子學 洪左弟光明 皆主於奉常 封君鹿正 家果中左右之 左魏既



擬賊果中同鹿正孫奇逢疎金納贖備極辛苦時正在江村奇逢往北城果中住白溝河白溝爲通衢東南入都必經之地凡樓左魏子弟安行囊慷慨力任所願金必親齎焉有逆瑣親信人李朝欽者比鄰鹿封君輩語傳播長安中貴指目之并及果中禍且不測果中恬如也踰年周順昌逮至其友朱祖文攜順昌札求援於善繼奇逢而果中奔走周旋一如左魏不少懈同時急三氏難爲其子弟友人地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與有許顯達又有容城貢士王拱極者典贊珥助光斗爲比期迫裏金走送二百四十里一日即抵都出門時客滿座妻子不知所往皆與果中友善云魏璫僇士大夫不二十年而明亡果中亦摧挫老矣隨孫奇逢隱蘇門往來百泉山水間訪邵許遺跡所居數椽不蔽風雨頽然老儒而已奇逢接濂洛之傳稱徵君先生果中卒無知者獨河南右布政鉅鹿人楊思聖訪其廬卒年七十一子三人有遺詩一卷茅元儀立范陽烈士傳刁包立白溝逸民傳葬蘇門之夏峯

（附錄）卷二七

陳彬傳

孝廉姓陳氏名彬字半千直隸安州人性倜儻負不羈才少好浮屠說嘗與僧達如往來不數月盡殫其蘊既而覺其誤遂謝去不復與通聞容城孫徵君講學蘇門往從之遊徵君深引重之一時居門下者皆莫能先值明季之亂盜賊繼起崇禎十七年春有賊自山東掠婦女百數十人流入州境州民驚潰而婦女往往從賊中逃出賊亦多有徑棄之去者流離相屬於路君悉收養於州城朝陽觀中給以飲食問其里居姓氏多充州士夫家及事定悉遣人送歸其里又遍收途次棄兒令家人飼養之全活者甚眾避地完縣高士趙受繩稔其貧以金饒之君謝不受曰辱君誼良厚然於義無所處非敢安也時際喪亂有人攜金二十鎰倉皇置君寓中以去君爲緘藏之逾年事平訪其人與之取視其故所封識猶完好如初友人張聚五嘗假舍於君及君他出輒私謂之而取其直君知之不問曰朋友之誼固然此幾幾者何較焉遊大名有州人史姓者以事繫於官君察其無辜爲一言于太守因得解史謝去後一日攜其女至欲以爲君媵妾而遂巡未敢言微語以逆君意君正色曰吾所以急汝難者以汝貧深冤而力不能自達故不惜援手以拯汝豈其有利之心耶且使心於利則亦無恤於汝矣因一言之德利其子女以爲報汝其以我爲何如人疾驅之去順治庚子舉順天鄉試

刻苦力行年既耄而學不倦於宋元以來諸儒先書靡不淹貫陽明傳習錄及鹿忠節公學樂大旨等篇則尤其所得力焉年七十五以疾卒於家子鶴齡博學志行能世其業

（附錄）卷二七

沈先生的墓銘 全祖望 沈先生諱蘭先字甸華其後更名昀字朗思浙之仁和人也曾祖某父某世爲學官弟子年十六受知於提學黎元寬時戴山劉忠正公講學越中先生渡江往聽講向來杭士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以詞章之業爲尚先生亦與焉至是始爲正學而應先生潛齋和之甲申之變年二十七即棄諸生其學以誠敬爲本刻苦清厲以自守推而至於事物之繁天地古今之變則以通於世用者爲主其言無一不切於人心力排佛老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問四方之士有賢者即書其姓名置來袋中冀得一見之然不肯妄交於取與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每連日絕粒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餽米數斗先生不受其人固請則固辭時先生餓甚宛轉辭謝益困遂仆於地其人皇駭而去先生良久始甦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子耳嘗展戴山墓徒步來往西陵自是里中子弟習知先生清節亦有好事者求爲繼粟繼肉之舉而莫敢前以先生必不受也潛齋歎曰生平於辭受一節自謂不苟然以視沈先生猶愧之以末世喪禮不講重輯士喪禮說薈萃先儒之旨定其可行者授弟子陸寅又葺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綱言行錄居求編疏通簡要不涉殘明講學習氣哉山身後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先生曰道在躬行但勝口說非師門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事何如先生曰心中並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夜半卒年六十三無以爲斂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出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禮以玷先生也潛齋之徒姚生敬恆趨前問曰如某可以斂先生乎潛齋曰子篤行乃沈先生夙所許殆可也于是姚生遂斂先生而葬之于湖上之某原子二殺中純中皆承家學惟先生與潛齋皆以潛心篤行師表人倫乃其風節尤爲殊絕顧世或有知潛齋者而先生沈其更甚百年以來求其遺書竟不可得萬編修九沙謂子曰沈先生墓上之石未立杭人知學者少斯吾子之責也子乃据所聞於前輩者爲詮次而系之銘曰

（附錄）卷二七

三年會薇餓死不悔胡奴之米庵之戶外戴山高弟心傳同婉千秋宰木庇茲書帶



儒藏

李逸史士瑣傳 李容

李逸史名士瑣字文伯同州人幼嗜學善屬文弱冠入庠即知名於時試輒居首以積廩貢妻妾邱園不求仕進博綜典籍殫心著述號玉山逸史天性孝友父疽發於背不能臥起逸史晝夜掖侍衣不解帶者月餘口吮疽毒而愈母疾亦然迨父母以天年終喪葬一遵文公家禮教有二弟士琦士球咸列籍膠庠為人與物無競橫逆之來通避不校庚辰奇荒以應聘入幕之金糴粟活其威脅數家前後州守聞名優禮乘閒默施陰德雪冤救患推賢揚善初未嘗令其人知一宦家友因兵馬紛騷遺銀五十兩逸史拾而訪還見知於張太僕忠烈公暨司寇李公張獎勵甚至李造廬躬訪居恆力行善事檢身禁密朔望焚香矢神自記功過凡不敢記者即不敢為嘗題應聯云戴履七旬寒影總由天地照省修三紀朴心常告鬼神知以為道在是矣及晤余談學不覺爽然自失深悟從前逐日筆記為義讓退而肅贊執弟子禮問道於余觀余所著學體直指本體喜躍如狂自謂曠若發覆自是凝神內照教本澄源杜門簡出日閱先儒語錄年垂九旬手不釋卷燈下楷書細字錄其會心者成冊籍以自警神旺氣充無異少壯州守朱公表其閭曰關中文獻蘭公四舉鄉飲大賓所著有文學正譜二卷羣書舉要二卷孝經要義二卷四書要諦四卷小學約言一卷理學宗旨二卷王陳宗言二卷詩餘小譜一卷問疑錄一卷玉山前後集十卷

土室病夫曰余宴息一室未嘗他往康熙戊申蒲城王省庵同州白伯如王思若竟兩一馬立若張敦庵馬仲足諸翁偕逸史迎余論學諸翁年皆倍余逸史亦躋古稀首先忘年折節北面於余長跪請教事余甚謹即此一念虛心過余遠甚則逸史實余心師而余豈足以師逸史乎既而諸翁相繼彫謝余拊時懷舊每竊悼歎幸逸史以名德享上壽歸然如魯靈光訂道印心郵筒往還弗絕顧天各一方晤言無從故為傳以寄余思云

趙先生忠濟傳 王崇鼎

先生姓趙諱忠濟字濟卿別號岐甯世居邑之鬼山先生資稟粹美濟厚坦白學宗姚江以致良知為主而善氣薰人不言而飲人以和仁者之氣居多事親至孝尊人嚴急少不當意對客手批其頰先生不動神色執事彌恪時或子杖而跪受之必得其歡心乃已處兄弟友愛推

有濟無愛喜與其教弟子不為課程約束非唯口授而身率之無俟鞭策使人登堂樂從而自不能已讀書不屑屑於箋註涵泳於字句之外得古人不言之隱作文不尚雕琢切事中理暢所欲言故其文每為人傳誦先生不色喜其文愈工其遇愈窮人皆為之不平而先生淡如也計炳前後在先生之門未嘗見先生輕議一人輕絕一人又不曾因人之譽而喜因人之毀而愠因情之厚薄學之異同而分愛惡諸生請益無虛日莫不因端開譬扶其障而各如其意之所欲得即勞苦倦極而未嘗有厭棄之意其於及門情義關切姝姝然如慈母之於愛子故凡四方之士見先生之文而喜聞其名而震既與之遊不見可畏而樂久與之居而終有所不能去也先生教人獨揭良知之旨接引之心甚堅曰教人非止成物乃成己事儒學可不講便同自棄甲寅之亂人有流離之患猶與韓國輔先生講學不輟其言有曰求性命不出盡倫物倫物懇切處即性命透徹處倫物恰好處即性命精微處倫物常盡自謙處即性命純亦不已處此學明而平日浮泛之言盡滌而反諸切實平易當下便可著腳從善信以及聖神只此一係鞭做去其理則先聖後聖所不易其心則天地鬼神所同契其事則愚夫愚婦所共能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不外此先生年少縱酒不羈自從頻齋陳先生遊有以親性命之真遂束身規矩以道自任頻齋先生之學得之陳春洲先生春洲先生得之杜見山先生見山先生得之盧一松先生盧一松先生親受業於陽明夫子之門人也代主永康五峯講席至先生而復講學於法界洪閣先生歿而會亦廢

陳先生其慈傳 王崇鼎

先生諱其慈字生南別號頻齋弱冠為儒弟子業於飲其族兄春洲方講良知之學弗喜也年四十矣一旦悔其所為齋戒越宿執贊春洲之門春洲大喜曰吾道幸有傳人矣從茲納身規矩斤斤不踰尺寸事親孝丁內外親泣血絕水漿春洲以滅性戒之少進飲食足迹不入內者六年遇父母諱祭必哽咽凡高曾忌祭必練衣素食期功之喪必斷酒肉御燕會春洲卒喪之如已親伯仲白首友愛無間其所講學永康則五峯東陽則法界隨地舉會接引後學惻款詳密至性豁露無有知愚莫不感動其言曰戒慎恐懼如人之津液有之覺味平淡一刻無之則腸燥焦枯矣或問朱陸異同曰且莫問朱陸異同但問此心誠偽子若



辨必為聖人之志，身體而力行之。朱陸異同，可不辨而解。或疑良知未足盡事物之變，曰：致良知，非不博學慎思明辨也。學問思辨，非良知不可耳。不然，舍繩墨而度長短，離規矩而揣方員，窮理格物，止益之障耳。理無窮，事無窮，工夫無窮，一致良知，無不併包貫徹。故曰：一以貫之。或曰：致良知，恐落虛空。曰：萬物皆備於我，致良知，即致萬物皆備之良知也。或曰：靜中觀未發氣象，須是閒時用功否？曰：未發氣象，即良知也。良知時時發而時時未發，發也，靜觀謂於心體至靜中觀之耳。非以無事為靜也。動亦觀，靜亦觀，即所謂天之明命也。又曰：致良知，與情識異。以良知應物，如日麗天，萬類昭彰，以情識用，如燈光螢火，所照者寡。或問：志欲成天下事，而才不副，奈何？曰：量才而為，竭才而止。知人善任，天下之事與天下之人成之如此，則人之有才，皆我才也。大都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為本，刻苦厲行，齊得喪，忘物我，一死生，雖其行義達道，吾不及知。至於千駟萬鍾，不易其守，則有可得而想見者。先生居文溪，明亡，即乘舉子業，樵汲耕耘，自食其力。敝袍草履，不異常人。身經喪亂，攜妻子東西走，擔負圖書及祖父神主，頃刻不離。鎮帥梁以勳，賊駐師文溪，苦役鄉民，先生與焉。見其儀觀不凡，問其名，曰：陳先生學道人也。延而賓之。門人數十人，傳其學者為吾師。趙岐甫先生忠濟，慈溪韓霖，永康王同應。

（陳龍正傳卷二）

刁先生包傳，字子升，直隸祁州人。明天啟中舉鄉試，再試禮部不售，遂謝公車。鍵關讀書，一意聖賢之學。嘗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妄念，言無妄發，事無妄為，居常恂恂然，見義輒奮發。流賊掠畿西至祁，蒙吉散家財，糾眾千餘，守且戰，城得不破。時有二瑞督兵事，有探卒報賊勢張甚，二瑞怒，謂其或厭，欲斬之。蒙吉厲聲爭之曰：必欲殺彼，請先殺刁包。二瑞氣索而止。已而相語曰：使若居官者，其不為楊左乎？賊退，流民載路，設屋數區，養之，有疾傷者，予之藥。山東婦女被難者七十餘人，不能歸，蒙吉命其僕六人護而歸之。其行爲六人者，八拜六人者，皆感泣。歷六府盡歸，感帝崩，設主，服衰服，朝夕哭。已而被僞命，趣之起七發書，拒之。幾及禍，會聞敗，乃免。初，聞容城孫啟泰講良知之學，心向之。既讀梁穀高子遺書，乃大喜曰：不讀此書，幾虛過一生。遂為主奉之。自檢或有過差，或工夫稍懈，即誚主前，長跪自訟。每晨起，誦易一周，輒垂簾靜坐，以爲常。居父喪，哀毀月餘，鬚髮盡白。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內寢。及母卒，號慟嘔血，數升，遂病，不數月而卒。將卒時，蕭衣冠，起坐，命子謙告辭先人及高子主，問以生產，不答。徐曰：吾胸中無一事行矣。遂逝。年六十七。學者私謚曰文孝先生。

（陳龍正傳卷二）

文孝先生小傳

先生姓刁氏，諱基命，以進宣廟諱，易曰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士，保定府祁州人。父諱克俊，字翼庭，學者所稱貞惠先生者也。先生年二十有五，舉天啟丁卯鄉試，既再詣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不事以斯文爲己任。於城隅開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履，常滿戶外。甲申聞變，爲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僞命敦趣之，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聞敗得解，人。

國朝遂不仕，日取五經、四子及宋元以來諸儒先生書，反復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四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子梁溪高忠憲公遺書尤篤好之，曰：吾尊之若天地也，親之若父母也，敬之若神明也。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晨詣悔謝，某不肖，某愧吾父吾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以自克如此。年六十有六，以居母憂毀悴竟卒。同



清儒碑傳集

卷四

孫勳撰

《稿伯齋文稿》卷三

郡五公山人爲之私諡議曰學宗程朱屹砥狂瀾斯文正統星炳千古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先生有焉冥鴻雲漢不字貞操貞惠潛德皎然有光諡法秉德不曰曰孝先生有焉宜諡曰文孝初貞惠先生明德立教邦人德之爲建報德祠至是以先生主從焉又一年江南學人高世泰輩聞先生歿相與請於當事以爲先生平生私淑忠憲迎入東林道南祠與忠憲同享事在康熙九年春正月常山張起鴻嘗爲之傳甚詳備語多不載其贊曰文孝以魁岸聞說顏蒼頭顧圖可竟尺耳大髮長兒時有相之者曰鳳目獅鼻山頂虎背亭亭嶽峙非凡相也以今言之信矣述其生平毀者什一服者什九以予觀之堅心士隱剛在名山可謂泰山巖巖氣象者也嘗過先生墓爲詩弔之道學於今第一人全于辨道見其眞能分王陸爲旁派應是程朱有後身上谷名山巖巖玖祁陽新塚臥麒麟愧無當日延陵劍寂寞低回感己辰後學孫勳曰予讀先生書于言行之間蓋致致意焉有味哉其言之也先生孫曰承祖者于與遊保州之學舍因得先生書讀之承祖兄繼祖弟顯祖皆循循脩飾庶幾能世其家學者于於潛室剞記得先生爲學旨要焉吾師乎吾師乎不讀此幾虛一生先生以謂高子也于於先生亦云

惲先生曰初傳子格附五見逸先生姓惲氏諱曰初字仲升號遜菴又號黍菴世爲武進人邑諸生中崇禎癸酉副榜祖紹芳嘉靖丁未進士歷官福建參議以文學著名字弟滿家學多風流儒雅至先生進而益上幼孤卒屬益甚遊庠後與蘇州楊廷樞錢禧等共結文社文法素淡制藝亦力追王唐不逐時好尤喜讀宋儒書時商所學於同里張清惠公璋清惠係前輩爲孫文介高弟以畏友目先生不敢以遠尊自處人兩賢之客游京師適清惠爲副憲而總憲則山陰劉念臺也清惠促其執贊先生從之念臺告以慎獨由是體驗一切先生自命有經世才雖困頓諸生嘗以天下爲己任會邊事孔亟應詔上守禦十策不報遂浩然而歸以家事屬長子楨楷三千卷竟出避地天台山中楨楷二子隨侍兩京繼陷魯王監國紹興吏部侍郎姜垓薦其忠孝夙成尤嫻輜略急宜破格擢用以圖恢復魯王遣使敦聘固辭不出尋避地福州福州破旋走廣州廣州復破乃遁爲僧法名明發遂流寓福之建陽聊以託足非其初志也既而金壇王祁聚眾復建甯諸義兵多響應耆老數百人登門固請曰先生不出赤子皆魚爛矣先生不得已出山時長子楨楷適來省親楨楷最勇令其執兵王祁咸來問計曰建甯乃入閩門戶建甯守則諸郡安如磐石否則通省皆不能保然不得仙霞嶺建甯終不可守也欲取仙霞嶺宜先取浦城衆曰善楨楷遂與副將謝雲南先至浦城師出失利兩人皆死同里高才生徐雲以戰功授御史連復數郡氣甚銳先生遣雲夜襲浦城親督後軍從之忽雷雨大作人馬陷泥淖中鞭策不進至城下已黎明軍饑甚先生謂天色如此兵家所忌不如暫退雲不從全軍覆沒先生以後勁獲免未幾大清總督陳錦及戴罪舊督張存仁侍郎李率率統兵六萬自仙霞嶺圍建甯不期王遣督師兵部尚書楊重熙來援先生上書論進取機宜謂目前急務莫如先取浦城浦城復則據仙霞嶺斷其餉道彼來爭則伏山谷中邀之彼固建甯自若則俟其餒精兵進擊諸將自內出破之必矣重熙不能從建甯遂陷殺傷甚眾王祁力戰死楨楷在祁所皆被擄先生收殘卒走廣信尋入封禁山與將軍姚志卓等合居數月檣告乏勢益弱乃喟然歎曰臣力已竭天意難回徒毒百姓何益諸君宜散子亦從此逝矣乃作歸計每思世受國恩欲圖報而百無就緒鬱鬱不樂又思故宮禾黍萬念盡灰惟祖先一脈時繫心曲楨楷戰死恒

格復被擄無人承祀因乘閒訪二子消息行至杭州忽遇格妻馬蘭  
從總督陳錦遊山知錦已撫爲子怛怛心動欲脫之歸而苦無善策聞  
錦雅重靈隱寺僧巨德因勾爲僧後錦死先生遂攜格還恒與格自黃  
華山相失格到處尋訪杳無蹤跡後竟不知所終積有遺腹子煜尋卒  
先生歸後杜門著書兼以課子爲務人有以制藝請業者亦欣然就之  
而課子獨舍是具其有深意居久之兵部侍郎張煌言與延平王成功率  
兵入江敗走或云其弟鴻翼先生門人從師府縣將收捕聞者股栗  
先生嘯謂自若恆以毒藥置牀頭曰吾命當死終不出此門也既而事  
解亦不色喜常州知府略鍾麟慶求見不納罷任復來始與一見叩中  
庸要領大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聞大儒緒論前潮廣提學僉事高世  
泰忠憲從子也重葺東林書院約同志行忠憲復七規春秋仲丁以釋  
菜禮祀先儒祭畢誦詩習禮先生隨人啟沃後學多心曠神怡即老師  
夙儒亦無不敬推服也論學重知行並進以格物爲先而防檢精密  
大旨不離慎獨與劉孝子約刪定念臺諸遺書復編粹言曰劉子節要  
時念臺弟子實繁有徒而後恆求深流弊不少惟先生踐履篤實出處  
皎然與錢塘沈蘭先何華西安葉靜遠敦良桐鄉張考夫履祥並稱劉  
氏功臣云先生及門林立如董珙陶自悅楊宗發楊昌言龔士薦蔣金  
式最知名說者謂先生抱負不凡及門罕能領受而得其緒餘亦各有  
所成就矣所著中庸問答論語解見則堂語錄不遠堂詩文集若干  
卷藏於家易學尤精注七卦而病劇神明不亂卒年七十八時康熙  
十七年戊午也後祀道南祠格字壽平一字正叔又號白雲外史南田  
草衣後以字行初被擄下獄甚苦時作畫以消遣會陳錦妻欲置首飾  
令人先覓形模多不當意或有言格能畫者特釋之出見其丰神秀朗  
進退從容喜出望外遂畜爲子亂定歸里日稟庭訓詩文楷法皆工尤  
精繪事山水花卉兼擅所長時常與王翬亦工山水格見其筆墨不欲  
與之爭名遂讓其獨步可謂虛衷善下已與人交外和內介人鮮測其  
涯溪蓋屋李徵君容負盛名與略鍾麟有舊來常講學從者如市而無  
行者遂借以行私容初到時格亦隨父郊迎後友人楊文官拉其再謁  
堅持不可移書于餘言論之實其酬酢紛紜獨不報謁乃父知其道爲  
的然也其嚴毅如此事親孝家貧賣畫以養先意承志歷久不衰後先  
生十二年卒年五十八子念祖字帖瞻今累代單傳不絕如縷云

（清儒集）卷二七

又遷巷先生家傳 傳 先生諱日初字仲升號選菴祖紹芳福建布政司左參議父應侯國子  
監生先生由武進縣學生入國子監中崇禎六年副榜貢生遂入留京  
師十六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先生知時事不可爲乃歸攜書三千  
卷隱天台山中三年而兩京亡唐王聿鍵入福州自立而魯王以海亦  
稱監國于紹興更部侍郎姜垓薦先生知兵魯王遣使聘先生先生意  
以監國爲不然而固辭不起  
大清兵下浙避走福州福州破走廣州廣州復破爲浮圖名明雲已復  
至建甯之建陽是時大兵席卷浙閩粵三省唐王與弟聿錫被執死魯  
王亦敗走海外湖廣何騰蛟江西楊廷麟等皆前破滅而明遺臣民擁  
殘族倔強走拒遙奉永明王由榔金壇人王所聚眾入建甯屬縣多  
應于是建陽士民數百人噪于先生之門固請先生不得已至建甯見  
王祈非初志也先生曰建甯入閩門戶建甯守則諸郡安然不得仙霞  
嶺建甯終不守也欲取仙霞嶺宜先取浦城時先生長子楨自常州至  
與副將謝南雲先趨浦城失利皆死而御史徐雲兵連入數州縣甚銳  
先生說令夜襲浦城自督後軍繼進會大雷雨人馬衝泥淖行不能速  
將至城下已黎明軍遂潰  
大清總督陳錦張存仁侍郎李率泰統兵六萬來圍建甯永明王使兵  
部尙書楊重熙赴援先生復上書重熙請徑取浦城斷仙霞嶺餉道俟  
殺亂選精卒南下與圍中諸將夾擊之重熙至邵武不能進建甯遂破  
王祈力戰死先生收散卒走廣信尋入封禁山中糧乏勢益窮嗚呼曰  
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如何救正然莊烈帝列社稷普天率土皆齒腐  
心小臣愚妄謂即此可延天命今適至于此徒毒百姓何益遂散眾獨  
行歸常州久之張煌言與鄭成功圍江甯敗走訛傳煌言弟鴻翼先生  
門人從師匿縣官將收捕先生色如常曰吾當死久矣既而事解卒年  
七十八康熙十七年也先生少時與楊廷樞錢禧交爲文章繼屢于百  
氏無所不窺尤喜宋儒書時商業于同里張璠後會稽劉念臺先生宗  
周爲左都御史璠副之因介先生師宗周學由是益進先生既不得已  
歸常州仍服浮圖服而言學者多宗之無錫高世泰忠憲公攀龍從子  
也重葺東林書院先生與同志習禮其間知常州府駱鍾麟屢求見不  
納去官後與一見言中庸要領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聞大儒緒論也  
先生次子楨幼子格避兵時常從後于建甯被略桓不知所終格自有



傳  
論曰先生以高才為世家子宜任天下事然前既卷懷不用矣區區建  
甯不足當天下千一顧欲藉烏合之眾陸梁進退與天命爭衡先生之  
知豈出此抑謂據阨死拒割裂畸餘可稍延明朔然大國鴻覆欲遺一  
隅何可得也豈忠與知不並行歟抑出處成敗要由運算有不自主者  
歟說者斥先生既改服復為儒官則一端之論也已

（清儒傳集卷二十七）

程氏兩學博傳劉自潔

程可順 鵬舉

程可順字孝先鵬舉字亮四孟縣人兩程夫子後也始祖自嵩縣遷  
於孟遂家焉孝先生有勇力喜讀書畫則會集諸友學射挽弓三石餘  
夜則焚膏繼晷三更不眠聞鈴聲或謂之曰君讀書不可及矣古者射  
以觀德乃以力勝耶答曰天下將亂以為備耳天崇所不盜起國練  
義勇率眾宿濠下手持孝經一冊聲朗朗然賊怪之無敢窺者時都國  
多逃竄惟其里安堵如故以明經為咸陽訓導教諸弟子不為舉子業  
惟於月吉令各述所事及所酬接檢點其言行常謂人曰凡學者所以  
學為忠與孝也此一句終身受用不盡雖蠱篆刻雖巧奪天孫何益  
乎自榜其堂曰退思蓋此意也生平負義慷慨事親以孝聞年七十一  
歿邑令旌其門著有退思堂集三卷行世亮四精岐伯術病垂死者應  
手而愈常曰使千百人委我以生活計皆手自調治當使時相不問牛  
喘其自信如此以明經為夏邑訓導康熙四十八年歲大饑歸德守陳  
堯策委以賑荒事且命曰疾起之不則填溝壑矣徐對曰計某所履地  
八百餘家緩至十日後未為晚也守愕然又對曰期五日計某所履地  
應曰諾乃晝夜行泥淖中親為察其虛實謂守曰可矣先是守以糧若  
干付亮四訝其多至是僅計若干守不喻也令下親為持斗斛貧者人  
二醵歎聲如雷富戶無敢盜邀者他邑或倍之猶未均也四十九年大  
疫請於守得若干緡又自捐三百餘金修合藥餌親歷鄉邑散給之  
疫息是歲大稔守大奇之曰全活者奚止千百人耶他邑皆患苦是獨  
無恙不問牛喘其言信然矣又請於守創修東門外石路高五尺長二  
百丈督修聖廟捐俸栽樹百餘株尋陞上蔡教諭守令交薦之以老病  
辭著有萱堂集夢餘草行世生平篤恩義事親孝母韓氏年九十九邑  
人歌曰河陽縣河陽縣程公孝母幾百年五世同居真稀罕年七十九  
以壽終生子四人瑗恩垣坦長有父風克述祖德季為伊川先生博士  
邑人稱程氏者必先學博父子以程氏兩夫子後亦號為程氏兩學博  
云

（清儒傳集卷二十七）

校記

- ①六十有六：彭紹升撰《刁先生包傳》作「六十七」。
- ②謝南雲：湯修業撰《惲先生日初傳》作「謝雲南」。



清儒碑傳集卷五

嚴衍 李允楨 芮長恤 王掄春

梁天爵 席本久 徐致公 劉龍光

嚴先生行傳

嚴先生行字永思嘉定人。明萬歷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龔方中友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寢食。又以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它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攷。通鑑之所載如此。它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謬舛。則以已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

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使學者欲攷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淳薄。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爲師。行無平奇。濟物者爲尚。蓋其自序如此。又謂周社雖滅。秦命未膺。昭襄雖強。不當遽以紀年。朱梁石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報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爲附載。此又取紫陽綱目之義。以彌縫本書之闕者也。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以爲迂。唯黃淳耀歎以爲絕倫。而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攷訂遺漏。先生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爲之序。且撻通鑑遺失若干事。謂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宋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閭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元武門。所謂南北兩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爲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拔

舒、憲亡走，其軍士帛意斬憲而降，封帛意爲漁浦侯。通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爲無尾。禿髮傳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義熙十年已預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八月，而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爲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頊與張易之、張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而通鑑於是年三月便書頊與二張同爲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寧我校尉張璠固守大城。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攷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此二事本是一人之事，但載記作張璠，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先書張璠，後書常據，而又譌常爲掌，名與姓俱歧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而通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晉隨，而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晉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相歧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軌遣庶弟建武將軍

幼稚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歿之，而通鑑謂冲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攷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尹冲之歿，則宋、魏史有同辭，奈何因模而併誣冲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溫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故睿宗卽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削去稱疾不朝四字，攷云懼而從之，何其冤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爲失次。梁大寶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子支顛倒，且有一月而再書丙午者，是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爲愈矣。其譏胡注之誤，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既少，通鑑譌作醒治，而注卽云醒而治事之日。



少是不致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潛，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謬守國爲宋國，而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致北齊書也。周宣帝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篡事，胡謨以事由烏丸軌爲句。宇文孝伯屬下讀，因注云：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先生與允厚於史學，皆實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黃。其所辯正，皆確乎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雖附綱目以傳，轉爲本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耳。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三八

李工部修菴傳

李君修菴，諱允楨，字貞甫。其先自江西贛縣徙山東之德州。數傳至逢時，嘉靖中爲御史，官至山西左布政使。二子：長洪洞，知縣汝材；次舉人汝棟。汝棟以哭父卒，是生煥。煥生嗣美，君之父也。君生而篤孝，祖患痺症，轉側需人，左右多不稱意，得君乃安。力學工文章，中崇禎癸酉鄉試，丁內外艱，哀毀骨立，遺田千畝，悉推與其弟。順治元年，起家知故城，地常舟車之衝，軍興郵傳驛騷，君一切按符以給，貴客不得苛取，有強直聲。邑丁舊二萬餘，兵疫死徙過半，額征不減。君編審得見丁七千有奇，具牒乞除舊額，會調知豐縣，吏胥遷延爲姦，君鎖閉一室，集衆焚舊冊於廷，晝夜治文書，竟得請而後行。民去重累，豐俗喜告訏。豪民與姦吏通，囊橐有睚眦，輒控上官，使所厚吏下其事，逮繫株連，事卽白，輒破數家產。君廉得其情，甫視事，有姦民通詞，監司吏持符來索人，君持不發，吏出不遜語，君怒，杖之堂下，立見監司言狀，請自今越訴者，盡予縣鞠。監司素重君，立發十數事按治，具得誣罔，杖殺劉某等數人。縣中帖息。初到官，庫吏陳設有金銀物，君愕然曰：此何爲者？對曰：庫中例有羨餘。君怒曰：庫中秋毫皆官物，若奈何！以此侮我，杖而斥之。終君之任，不支一錢，吏無敢乾沒者。有富民某甲挑其



僚婿某乙之妻乙造門嘗之甲因賂盜引乙乙不勝拷掠自誣服君至錄囚見一囚瘠甚手足俱被創心疑之暮微行見獄門半閉有二人切切闇中語君曰此必有異搜獄得外人詰之則曰某有親在獄來饋食耳命呼囚來則畫所見瘠而創者問之曰彼誠親也但嘗挑吾妻吾嘗之絕不相往來是安肯食我君聞成案見他盜賊甚多乙獨有布一疋欺曰知此布是誰物而可據以殺人乎鞠甲具服搆盜誣引并賄獄吏斃乙闇中語者憫新令覆讞趣斃之也因釋乙而論甲及吏如法有發婦富而子幼其夫之兄欲嫁之而不可乃謀於其黨使一人踰垣入掩獲之言於縣其人自承與婦姦婦號慟言爲伯氏所在垣外卽伯氏家也君繫踰垣者遣婦與伯氏歸遲十餘日不訊令吏給繫者曰彼婦與伯氏分財相睦矣且獨坐汝比訊呼伯氏至案前語良久引去呼其人前叱之曰爾罪應死知之乎頃某言踰垣婦叫呼因捉獲是強姦律應斬趣下重囚獄其人惶急曰本無姦渠令某賄我爲之今乃陷我死令逮某至一訊而伏三人者俱論坐有兄弟爭田者直在弟而官常直其兄弟不服數訟不休君判田與弟而切責之曰奈何訟兄兄曰我亦久悔欲歸田與弟臨訟畏曲故不敢耳

弟曰向因不直故訟今直矣願以田與兄相持慟哭卽爲兄弟如初河決徐州縣當致柳萬束期以五日吏請貴里甲辦輸君曰是必擾民且懼後期嘗見某所有柳林數頃伐之可立辦也官僦牛車送之四日而畢事民寂不知錫缺令國子生吳某作亂引賊破城君攝令勦賊出不意夜掩擊賊走之撫安居民自吳某外無所問全活若干家數日濟寧軍至聲言且屠城中盡哭君曰無怖吾當自往卽具牛酒迎數十里外犒師言賊遁已久可不煩兵卽有事攝令者當之兵竟不至自礪破後民動相告以反君一不聽有言某監生盛作兵弩將以某日舉事君馳往視其家見積錢甚多兵刃數事皆缺鈍君曰是無反形若輩無妄言旣而言者不止君召某諭之曰汝以多藏見憎若去將不免可去爲兵官自全其人竟以軍功顯其保全善良多此類也遷南城兵馬司指揮擢工部營繕司主事新作端門君督琉璃廠造作有勞晉一官有文綺名馬之賜九年抽分清江浦督造船船政百弊所叢君銳意剔除侵漁破冒之奸無所容工匠衛軍咸便安之關無無名之征隱漏者補稅而已不取罰錢向之猾吏身無完衣在官三年凡所興革皆爲後法著潛使五集數十卷歲饑出穀數千石爲

窮賑民，民立碑頌之。既事，有羨金數千，悉表上諸朝。歷虞衡屯田二司，以郎中遷廣西左江道僉事，舟行至岳州而病，致仕家居。又五年而卒。君天姿英敏，應機立決，丰裁峻厲，人不可干以私，而用心樂易，表裏洞然，不爲崖異之行。所至有惠愛，人皆久而思之。始公之去豐，夜渡河，遇劫賊，君大聲曰：「我豐縣官也。」賊競言：「此清官，勿犯。」遂解去。江行過小孤，大風，君聯舟如磨旋，君出立船上，祝曰：「李某生平作吏，無私神其鑒之，不然者，舟速覆。」祝畢，天清風順，瞬息百里。寓岳陽樓數月，忽夢中聞人言：「宜速去，質明而行。」其夕樓燬於火。州人至今傳以爲異。君卒若干年，有司祠之學宮。子三人：長浹，內城知縣；次壽，翰林院編修。

贊曰：余久客淮陰，往來徐沛，見權關使者及諸守令，率齷齪鮮能以風節自樹，而後乃今知修菴君之賢。君去今僅三十年，跡其行事，已爲古人。悲夫！吏治之日下也，世言廉吏多矯飾，若君之治行，至於格凶暴、通神明，非至誠而能然哉！余於編修爲後輩，得悉君之生平，採其大者著之，竊傳異日，傳循吏者庶有徵焉。

潘耒撰 《遂初堂文集》卷一八

芮巖尹先生傳

芮先生本名城，字巖尹。明末以諸生肄業南京國子監。明亡，棄諸生，更名長恤，字蒿子，閉戶絕交游，數十年不入城市，遂終於家。先生穎悟過人，讀書過目不忘，稍長於學，無所不窺。是時姚江之學盛行，先生獨以朱子爲宗，篤信深造，雖不與世儒辯得失，然籀籒峻固，圭角分明，粹然一軌於正。既遜迹不出，躬耕讀書，不廢著述，然未嘗以示人。鄉人有請見者，擇而後進之。語學及農，則答語，他事皆不對。有宦而歸者，雖至戚舊友，皆拒不見。先生歿後，遺書稍稍傳鈔。余所見者，周易大彖傳解、大學講義、中庸講義、綱目分注拾遺、道光中舊刊行、遭亂板燬。匏瓜錄及文集皆未刊。又有禮記通議、論語通議、四詩正言、春秋思問，求之未見。鄉人傳先生事多異，幾類矯激好奇者之所爲，以先生書考之，知傳者失其真，故皆不述。

外史氏曰：先生之學行，蓋亭林、楊園之流。然二公雖持高節，猶與海內賢士大夫往來著述傳播，至今赫然。先生銷聲匿蹟，惟恐人知其真，介殆過二公。自吾鄉人而外，鮮有能舉其名氏者。沒已二百年，鄉里老儒聞風興起，上溯洛閩，讀書砥行，足爲後進矜式者，恆不乏人，其澤亦長矣。嗚呼！使先生不遭世變，出所學以誨斯人，



其所被當何如哉。

強汝詢撰《求益齋文集》卷七

清故文學元邁王君墓誌銘

吾邑有高才生王之垣。以文藝有聲庠序間數年。前葬其本生父文學元邁。來乞余銘。余未有以應也。今年冬。王君之壻顧雲如走數千里來京師。爲之垣申前請。顧與余中表戚之垣。又素遊吾門。王君行。又應銘也。其何辭。君諱掄春。字元之。改字元邁。曾祖瀛洲君一恭。自太倉州徙崑山。爲縣人。祖集虛。名周緒。考仲翔。名雲鸞。王氏故有東王。西王。君曾祖以上居太倉。累世貴顯。蓋東王也。縣中之王。從太倉分支爲西王。科第烏繹。與太倉埒。惟君一支三世爲諸生。未有仕者。及君爲諸生。當有明末造。未久棄去。人訝之。君笑曰。非公等所知也。君母弟二人。季弟振春。早卒。仲弟捷春。出後叔父霖。環考仲翔君歿。君悉推產與弟。弟善病。罄其產。又以所居宅讓與之。及弟卒。人莫肯爲之後者。君歎曰。家貧。衆所棄。吾弟其爲若敖氏鬼乎。令仲子之坦嗣之。爲之經紀其喪。作嗣議一篇。以明重宗祀。不計實而存名之意。比君卒。其宗老增城君誄之曰。迄于仲氏。讓生之死。方讓以產。又讓以子。嗚呼。古者立後之法。惟重爲大宗。蓋以奉宗廟之祭也。



藏



其他旁支庶姓絕續無所繫死則附祭于昭穆亦未嘗乏祀。自世以遺產爲意幾于人人有後至有爭立並建者是則貧而莫肯爲後亦君子之所撫然心傷矣。君讓產于出後之弟又推其子以後之敦本厚施是不足以風世砥俗乎。增城君名瑞國奉常麟洲之孫仕增城令于君爲近屬亦所稱東王者也。配沈氏有賢德君生于明萬曆辛丑歿于皇清壬子享年七十有二。舉鄉飲大賓。沈生于萬曆戊申歿于康熙庚戌享年六十有三。子二曰生曰之垣。廩膳生即後捷春者也。女六俱適士族雲如其一也。孫男女十二人長孫鉉學生蓋自君高祖副使公而後六世爲諸生矣。康熙庚申年十月其子奉君夫婦之柩合葬于露區沉翔圩之新阡。後七年邑人徐始爲之誌且銘銘曰：鐘鼓樂鸛車馬載鼙不如深林以趨以棲獨行取隱逸耶百世之後于吾文乎是稽。

徐乾學撰 《惜園文集》卷二九

明經梁君墓志銘

君諱天爵字世臣別號水鳧江西泰和人也。泰和之世族梁氏最舊其家柳溪里始自南唐徵仕郎勝用數傳而多顯者。明洪武間處士廷秀以博學徵不起。子潛洪武丙子舉人官侍讀學士父子並有集行世。學士子二果永樂丁酉舉人。梁正統丙辰進士浙江左布政使。果生廣昌知縣榮榮生新寧知縣鑒並起明經。鑒之子滂萬曆丙子舉人知零陵縣是爲君祖。自學士以下五世皆祿仕。君考諱維楨以文學終君第四子也。九歲能屬文補諸生輒受廩才峰嶽嶽屈其輩行而爲人孝謹日出其文娛父父爲喜加餐。一日父寢疾朝夕露禱請以身代父聞之呼執其手曰兒何爲者吾家世業自我中墜兒努力振前緒吾目瞑矣。君跪而泣不能語。父喪後十餘年追念其語未嘗不發憤流涕。然數奇凡九試棘闈數中副榜卒不得舉。吉州兵亂君奉母逃深山亡何母又病卒君一慟仆地已遂輟舉子業曰吾曩者亡須



喪忘此重父命為母養也。今二親不待，吾復何求。會學使者檄就歲薦，當入貢于大廷，亦謝不往。是時君二子弓治方受句讀，已見穎特，而吉安郡邑為前賢講學之地，餘風所被，士之賢者猶能厲廉恥，敦實學，不苟仕進。用是率二子下帷山莊，日課以小學諸書，徐及帖括，指授並有繩尺。嘗歎曰：讀書吾事也，窮達命矣。康熙己酉秋，冢君弓獲舉鄉試，君誠之曰：吾父志差小慰，孺子好自愛，毋以一科名辱我先人。君狀貌魁梧雄偉，推獎才俊，喜赴人緩急。家所藏書數千卷，信筆丹黃，間為人竊去，笑而不問。獨嗜飲，可盡一斗，客至則高歌拍浮，不知萬物之何有也。歲己未，弓成進士，選充翰林院庶吉士。君聞之喜曰：是當還我先學士公舊物。親交爭持羊酒賀，飲益豪，日強飢亡恙。九月八日，忽端坐以卒，年七十有八。始弓之將試禮部也，以君春秋既高，不忍違左右，君命酒過夜半，笑曰：若以乃翁老邪？余飲量不減疇昔，壽當未艾。明旦遂促之就道。弓入都，猶心悼不自釋。及

出問至，弓慟曰：傷哉！吾父乃故以雙鑠示我，益哭踊屢絕而復甦。於乎！君可謂有子矣。君生明萬曆壬寅八月八日，娶陳孺人，有淑德，生二子，弓既顯于朝，次治並勵學行。孫男六人，孫女三人。弓始為諸生時，予分守湖西，試其文第一，目以國士。至是泣拜而請曰：先君子墓石非先生莫為銘。余不忍固辭，乃銘曰：

聖賢以孝天畀其造，于後有耀，勿躍以潛。乃全其天，委形若仙。學士之系，紹維苗裔。實張厥世，龍山鬱蒼。宅此幽房，百葉斯臧。

施國章撰 《學餘堂文集》卷一九

### 鄉飲賓席翁墓誌銘

予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事趨謁席太翁仲遠。翁之季子婦，予外妹也。是時翁年七十餘矣，長身飄鬚，衣冠甚偉，其輩行既尊於予，年齒且高，頗具賓主禮甚恭，拱揖進退如少壯者。酒次，叙說山中諸佚事，首末纚纚可聽，予心知其長者也。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

歿其家將禪矣。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園。中間樹木蒼秀。亭榭潔雅。又各於其菊。穿池時蔬。備極幽人逸趣。微但保家之主。庶幾能亢其宗者也。然則翁之所詒遠矣。翁諱本久。仲遠字也。先世有仕唐至武衛將軍者。始家東山。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樊瑞。國學生。以善封殖起家。翁少為青浦諸生。所至偕諸名士。日夜以問學相鏖。礪。故其所得醇深。而於應舉之文最工。然數不利於場屋。中歲始自喟曰。命也。文其如命何。盡屏棄所業。翛然不以名第介意。數延故舊。賦詩飲酒為樂。竟用是老焉。暇則簾閣據几。手繕寫諸大儒語錄。至數十卷。又嘗訓釋孝經。而尤研精覃思於易。其論乾之九三曰。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為人之龍也。怠心一萌。龍德乃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乃自號惕菴。其為學根柢如此。予惟自明萬曆以來。山中高賢者。推許氏。翁氏兩姓為甲。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結納四方賢士大夫。非

僅纖嗇擁財自衛者也。故凡春秋佳日。遠近籃輿畫舫。畢集其門。一時名卿士大夫如華亭董尚書。玄宰。陳徵君。仲醇。嘉定李進士長衡。太倉張內翰。天如。儀部受先之屬。類推翁許為湖山主人。一切管絃歌舞之娛。牲牢酒醴供張之盛。所費殆將不貲。絕無分毫顧惜。雖古諸侯所謂賓至如歸者。弗是過也。翁許衰而席氏遂興。予雖晚進。幸而得一從游。益有往者流風遺韻在焉。逮翁歿。而山中承平故事。邈然不可復覩矣。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能無為之追慨乎哉。公雅性儉樸。自奉無重綺兼肉。惟用以施予不倦。當順治之初。臨清賈店所有盡亡於兵火。而翁施予如故。每念族女多嫠而貧者。買田若干畝。歲計所入。贍給之。曰。吾以勸貞節也。元配姜賢而無子。嘗出匿中金為翁買兩妾。及冢子甫生。翁即擇對庀妝具嫁遣之。其最後買者。侍翁彌年。既嫁猶處子也。由是里黨翕然推服。至於賑饑。糴糴。治道。梁葺。學舍。衆所夸說義舉者。在翁視為固然。雖更僕握算。不能以

悉數也。有司聞之，遂延翁鄉飲，邑人無老幼咸謂不忝云。享年八十。娶姜氏，享年六十。側室沈氏，善事其適，且嚴於御下，與適姜並以賢著。皆先翁卒。子男子二，曰士琨、曰士璵，皆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子女子三，曰諸生嚴某，曰徐某，曰諸生蔡某，其壻也。皆沈出。孫男十，孫女七，曾孫男十三，曾孫女十一。始翁壯歲，猶未有丈夫子，自謂不宜子矣。至是中外子姓將踰五伯指，其在提抱者弗論也。歲時奉觴上壽，綵衣朱鳥，交錯滿前，有不能偏認者。洪範五福，翁實兼之，此長者之效也。兩君免喪之次年，葬翁夫婦於卜家山新阡，以沈孺人祔，是為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某日。銘曰：

汪琬撰 《堯峰文鈔》卷一五

廣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桂平道徐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六年三月，貴陽徐寧菴先生卒於江寧之寓舍。訃至吳門，門人沈某、汪某既各為位以哭。其年九月，將卜葬蔡家山之先塋，諸門人前期會葬江寧，孤時成拜且泣曰：「襄事有日矣，維是墓隧之石既具，而其辭未立，其何以不朽先君而釋諸孤之罪戾於無窮乎？」既又告琬曰：「吾子尤以文學為先君所知，是吾子之責也。」琬固讓不獲，始敢序先生族里、官次、治行之實為誌，而繼之以銘。先生諱某，字致公，寧菴其別號也。先世居彭城，明初有從征貴州者，以軍功世授千夫長，遂家焉。曾祖迪吉祖講，平原學教諭。考鄉伯，累官四川布政使司右參議。先生少聰穎，參議公用御史巡按山西歸，陳其車服器玩於庭，直可千金，召先生視之，曰：「此稽古之效也。孺子欲之乎？」先生稍一寓目，若不屑意也。參議公益奇愛先生，稍長，閉戶力學，博知古今，不專尚經生業。參議



公為御史時，始挈家僑於南京，即今之江寧府也。公間一歸視其家，先生必侍側，凡議論聞見，得諸家庭尤多。江寧宿儒前進，皆折輩行與交。前明崇禎中，舉貴州鄉試，踰十五年，舉順治己丑進士，選內翰林庶吉士，授祕書院檢討。充乙未會試同考官，出為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遷廣西左叅政，分守桂平道。未之任，而河南巡按御史以私憾銜先生，遂為所中，至落職而歸。河與巡撫者爭，上疏直其冤，甫得白。會江南奏銷案起，以非辜被株累者凡數萬人，先生與焉，於是不復言出矣。先生任翰林，數論事，且請譯大學衍義進講。

天子器而重之，欲試以吏事，適有內外參用之

旨，遂擢先生治河。是時文學侍從之臣出為外僚如先生比者，未久輒復召用，至卿貳貴顯，而先生竟不復召。是後

世祖晏駕，遂坎壈以終。此可為先生惜者也。當先生之治河也，河決方急，悉屏去騶從，或乘小舸，或策單騎，日

夜奔走數十百里，往來護視，雖大風疾雨不少止。有勞先生者，先生慨然曰：職分宜然，吾敢愛一軀使吾民飄流蕩析乎？為人敏決，所持策多出他人上。每秋冬之間，下令開濬某所，修築某所，衆初不喻也。既而卒賴以無敗事，於是始大服。守職公廉，不肖以一錢入私橐。先是，河工歲費至白金累數十萬，民間供役率騷然煩怨，先生嚴於估計，調發一切諸宿弊悉格不行。雖豪猾吏亦相顧縮手，不敢為欺。所上奏銷冊歲不過數千金。間興大工，亦減舊費什之八九，而功力確固，倍於往時。吏民赴役無敢後期者。上官始猶以儒者易先生，既旁晚其所為，遂相倚如左右手。蓋無不歎先生之才之足恃，而知其學之通於世用也。故既中巡按御史譴，卒相與力爭而白之。先生性醇謹，與人交無疾言遽色。晚歲益務為沉深，人莫能闕其際。家居十餘年，未嘗以事干謁有司。官於江寧者幾莫識先生面。素食補衣，怡然自適也。享年六十有七。配劉孺人。子男三人，長時成，江寧附學

生次時亮時敏。孫女二人皆幼。先生始宦京師。與同年曹厚菴先生友善。所以切劘底厲甚至。其學研極性命而尤詳求經世有用之術。琬初第時。謁先生於邸舍。請問為學之要。先生曰。昔孔子於易乾卦。即發明誠之一言。以是傳諸曾子。則曰誠意。曾子傳諸子思。以訖孟子。則又皆曰誠身。誠其可終身行者乎。又問求誠從何始。先生曰。先儒有言。自不妄語始。琬至今誦之。不敢忘。然則充先生之學。使得與曹先生皆大顯於

朝。左推右挽。其勲業規模當何如也。顧曹先生既蚤歿。而先生亦位與學不副。不能大究其所施設。其見諸官政者。塵塵緒餘而已。如琬所叙是也。此非先生之不幸。而實可為

國家惜者也。琬廁門牆之末二十餘年矣。氣昏質鶩。既不足以盡達先生之蘊。雖數用文字見役於人。然筆力衰薄。又不足以發幽闡微。而暴揚先生所學於當世。宜其執筆逡巡而有愧心也夫。乃作銘曰。

誠以持己。誠以事君。先生之學。先儒是遵。宜公與卿。而卒不振。德則多有。惟命之屯。大江之潄。牛首之側。土厚水深。龜卜墨食。永藏於茲。不崩不蝕。俾而子孫世逢其吉。

施國章撰 《學餘堂文集》卷二二

### 孝子長洲劉君墓誌銘

君諱龍光。字菴蕭。遠祖曰德基。自汴從宋高宗南渡。官黃州統領。居建康。其後曰順之。仕元為平江路榷茶提舉。遂家焉。曰政中。明建文元年鄉試第一。方公孝孺之所拔也。金川門之變。痛哭不食死。追謚靖節先生。嗣子曰鉉。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卒謚文恭。其曰璫者。君之曾祖也。祖曰衡。父曰廷諤。以宜黃縣丞遷益王府長史。遭亂。挈家人避兵白石嶺下。依其友姚肅甫以居。尋卒。君初以省試還里。兵後不知父母存歿。日夕涕泣。家故貧。徒步至建昌。訪益府故舊無存者。禱于張令公祠。夜宿廡下。夢神告曰。寄居石潒。覺而詢之。土人蔑有知其處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五



者。君持零丁帖彷徨道左。有一尼謂曰。是在閩粵之交。官路方構。兵道梗塞。由僻徑以往。七日可達。君如其言。越藤峽。通仙嶺。一綫天。皆崇山邃谷。潛狙虡虎所出入。未度白石嶺。路尤險惡。嶺萬仞。蟻旋而上下。臨絕壑。又萬仞。得微徑。棘荆蔽之。血漬足踝。力盡乃登。俯視山下。有村。村中板屋三楹。流泉泱泱鳴石上。君心動。以為石涖也。叩其戶。則母管孺人出焉。喜劇而哭。問父所在。則亡踰年矣。又大哭。問殯何地。則在板屋中。又哭。村民聞哭。皆來觀。曰。吾鄉宋時有孝子王龍山者。於此見其母。故堡以見母名。今子復見母此地。是亦孝子矣。於是君謀歸喪。肅甫首以白金為助。村氓咸樂用力。藤束其棺。以百夫舁之。踰嶺而下。遂浮江以達於里。監察御史李森先巡按江南。欲聞之于

朝。君曰。常事耳。不可乃止。君歸十年。母卒。喪葬盡禮。平居好讀書。研精小學。旁通醫術。以及風角。地辰。截玉。遁甲之說。靡不考索。康熙十一年元日。筮得大過之蹇。數

曰。過涉滅頂。吾其不免乎。是年十一月果卒。年六十有四。娶沈氏。繼娶吳氏。子男二人。椿齡。石齡。女一人。壻俞同珩。孫男女各一人。石齡與子善。君之葬也。來請銘。銘曰。孝之至。通神明。身雖隱。名則光。吾友其子。銘其藏。卜茲幽宅。斯永臧。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四

清儒碑傳集卷六

陳確 胡統虞 傅山 薛鎔 劉翼明

陳先生確墓誌銘 黃宗羲

先師藏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抵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庶幾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乾初深痛樂記人生而解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語謂從懸空卜度至於心行路絕自是禪門種草宋人指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為本體同一窠臼必欲求此本體於父母未生之前而過此以往即屬氣質則工夫俱無著落當知學者時時存養此心即時時本體用事不須別求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即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功至是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繼之即孟子子擴充盡才之功成之而後知性無不善也非是原始無性至成之而始足耳又云性之善不可見分見于氣情才故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後儒言既發謂之情才出於氣有善有不善者非也又云人心本無所謂天理人欲恰好處即天理其主於無欲者非也乾初論學雖不合於諸儒顧未嘗背師門之旨先師亦謂之疑團而已其論大學以後來改本牽合不歸於一非其本文而疑之即同門之方斷斷為難而乾初執說愈堅無不怪之者此非創自乾初也慈湖亦謂大學非聖經亦有言大學層累非聖人一貫之學雖未必皆為定論然吾人為學工夫自有得力意見無不偏至惟其悟入無有不可奚必抱此齟齬不合者自窒其靈明乎是書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取復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夫更改之與廢置相去亦不甚相遠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為海甯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

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錙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慨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為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為姑息屠橫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策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為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禾女一人孫二人克豐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藁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議導水入海而反填淤唯我戴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為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饌彼書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沈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不能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碑陰卷二七）

內翰林秘書院學士降補侍讀學士胡先生統虞墓誌銘 宋瑤

順治壬辰冬吾師此菴先生卒於京師旅櫬廣陵者九載始克歸葬武陵又六年是為康熙己酉先生之子觀徵等顧余而泣曰先君子葬未幾有銘將有待也惟先君子能知子非子也孰知先君子者嗚呼余曷敢為先生銘然先生之視小子殆也既有國士之目而先生以明善誠身教天下之學者學者宗之如夜行之有燭也惜乎道高見忌卒為當塗所排擠以死亦斯道之不幸也後死者其曷敢以不文辭謹按先生姓胡氏其先世為姑孰人明初九世祖德孚公從軍於楚遂家武陵德孚公生輻輻生彥晴彥晴生文進文進生瓚瓚生鑾邑庠生鑾生宗源宗



源生應斗曰紹龍翁者先生父也先生既貴贈其祖考爲通奉大夫秘書院學士母蔣氏爲太夫人先生在娠時外大父仰溪公夢兩神人明妝翬翟冠帔如后妃擁樹一嬰兒旌幢羽葆笳鼓前導直達太夫人寢室既驚寤而先生啼聲聞戶外通奉公以爲神所祐允因字之曰允七歲從塾師受書一寓目不忘伯父元龍公拊之曰孺子能誦詩乎卽吟伊川考亭二絕句翁大喜語塾師曰此兒必能繼統程朱遂名之曰統虞字孝緒云甫成童下筆萬言旁及孫吳穰苴火攻車戰之法迺至神仙方技丹砂水銀之術莫不貫穿精微蓄撮成書年十八通奉公卒先生樂毀柴立杖而後起以形家言人人殊取其書讀之鉤深抉隱至捐瘵食則又躡躅走數千里遇公卿貴人冢墓攷其吉凶興廢之由無不驗曰吾知所以葬吾親矣今城北石公橋有阜巋然佳哉氣鬱蔥郭璞書所謂金星貫珠者先生所自卜地也先生少從事於二氏之學妙解禪理釋門老宿咸愧謝焉既讀象山姚江兩先生書豁然大悟遂以斯道爲己任癸酉鄉試出林可任先生之門林公于理學尤邃讀先生漏菴諸刻爲拊手下拜猶馬南郡之得鄭康成也於是益自刻勵有契於明善誠身之旨改漏菴曰此菴門人從學者日益進海內稱此菴先生癸未登進士第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踰年甲申京師失守先生徒跣走林公所約以俱死時都下訛傳莊烈帝以千騎出齊化門去林公信之曰主上蒙塵吾儕敢不奔問官守遂祝髮冀從間道以出亡何賊下令大索百官先生被執不少屈因囚土神祠中雉經者再主僧救之復甦賊聞大怒以兵守之未幾

王師大破之於關門賊倉皇宵遁得無死乃變姓名爲醫固安市中會

有

詔以原官赴闕邑令物色得之弓旌到門敦迫就道先生以母老固請南還大學士范公一見異之曰胡君今之許衡也烏容辭拜國史院檢討丙戌會試充同考試官八月再科舉充順天正主考所得士皆一時之選丁亥超拜國子監祭酒時方草昧未遑俎豆絃誦之事先生創立規條百端釐舉作明善四禁以勵諸生每月三講學于彝倫堂環橋門而聽者日昃忘劬雖八旗胄子亦循循誘掖片長必錄不率教者夏楚無少貸由是教化大行多士咸傾心焉戊子湖南平太夫人就養京師乃具板輿象服郊迎百里滿漢弟子數千百人伏謁道左自郭外至于邸第觀者闐咽咨嗟咸以爲榮是年秋主京闈者爲先生所取士某而

先生長子觀徵當就試入闈之前造膝而前請曰大兄高才弟子敢不留意先生正色拒之曰吾子豈苟進者勿多言其人大慚而去已而觀徵竟不第先生之正誼明道不欺屋漏皆此類也已丑纂修太宗文皇帝實錄先生爲副總裁拜秘書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講學萬壽宮少宰高公中孚少司農戴公巖舉遺其子恆懋王綸問業後皆進士高第於是吳就恆自太谷至孫光燾自餘姚至其餘擔簦負笈自遠而來者無虛日然執政之側目從此始矣先是御史張烜疏奏執政陰事坐誹謗論死而張公與先生同巷居或謂之曰御史之疏實出胡公手於是邏者四出先生幾不免然自御史見法之後搢紳至相戒勿敢過爛麵街蓋指先生所居巷也壬辰會試以先生爲大主考大名成公青壇副之故事南宮典試必用大學士學士之主會試自先生始先生感激異數自爲誓詞以告上帝用黃紙書同考姓名味爽朱衣盛服與成公跪于前次則編修檢討次則諸給事中又次則諸部尚書郎雁鵠行跪于後酌酒再拜而焚之或有見其半行者曰今茲之役所不獎拔單寒而務周旋要人子者神明殛之于是諸公悚惕一秉至公榜放諸貴人子弟多下第儀古案喬萊墓表云要人子弟十八人皆被黜落由是怨恨刺骨謗議橫生以首題專主用人不合朱注儀古案首題君有大道二句劾且有再行會試之議已而

勅部科磨勘會元程可則等凡若干名削去中式而先生下考功議吏部希執政旨初擬降八級調外疏入止鐫三級留用而成公僅奪一官方事之殷也先生嘿無一語或曰用人之說載在四書大全公何不于政事堂爭之先生笑曰吾明不愧君父幽不愧鬼神何辨爲故進呈試錄序中但負慙自咎而已朝論翕然以爲得大臣體四月降補秘書院侍讀學士先生有舊疾五月忽復作病稍閒則與門人子弟講濂洛性命之旨易簣之前一夕猶遣子視太夫人眠食將殮得遺書于枕畔封緘宛然觀徵等發視之但以長辭太夫人膝下目且不瞑爲憾餘無私焉計聞都人士巷哭士大夫弔者莫不流涕甲乙兩榜館閣成均以及四方從學居門下者要經會哭服心喪者過半卒之日囊無一金惟圖書數千卷棺舍含襚諸門人爲之經紀乃得成喪禮焉先生沒後六年而丁酉科場之獄興世祖章皇帝赫然震怒立實考官舉子于重典語廷臣曰朕之此舉正所以重科目也嗚呼義理之辨判于敬肆之間而已自先生以守道不



阿得罪鈞軸而廉恥退讓之道置不復講于是關節賄賂習為當然甚且父兄以教其子弟然自以為撻徑非大聖人乾綱獨斷則世道人心幾何而不漸滅無餘也向使先生之教得行於朝廷之上明善則知君父之難欺誠身則知髮膚之可愛何至躬膺大僇膏斧鉞而投魘魅之域哉嗚呼先生往矣曩所排擠而下之石者或盤水加劒或置死窮荒（案：二語蓋指陳公也）而先生之人品學術卓然在周程張朱之間假令先生而在今日未有不柄用者惜乎兩楹早奠不得一施其蘊吾故曰斯道之不幸也先生孝友本於天性兄孝升公以文無害為黔中幕僚先生送之赴官後已責事之彌恭書至必拜而後啟弟新虞善病而羸先生為親調藥欬

覃恩賜廕輒先以予之外雖捐介而中實坦平弟子侍側終日不見喜愠之色宏獎後進惟恐不及有過失必裁之使改乃已丙戌之役余小子受知最深猶憶京兆唱名時偕諸舉子謁先生于函席先生曰諸君且勿下拜吾欲先見宋生因戒閣者曰宋生來雖風雨必納也顧余蹇達多難摧頽遲暮弗克勉進修如游蔡諸子光師門而續墜緒茲以請子之請不辭固陋而為之銘泰山梁木之悲蓋不能不歎歎而三嘆也悲夫先生生于萬曆甲辰正月十日卒于順治壬辰十一月廿八日享年四十有九元配姜氏誥封夫人男三人長觀微拔貢監生次泰徵官監生次獻徵國子監廩生女四人長適文學王廷鼎次適文學毛汝瑚三適文學陳箕康四適吏部文選司主事善化黃鈞孫男四人期義邑庠生期信期謙期誠所著語錄若干卷明善堂集若干卷行于世康熙癸卯三月葬于武陵進溪村上橋之歐家冲銘曰

微言既絕吾道直楊墨之說紛縱橫滔滔江漢東南傾誰其障之周與程考亭逝矣狂瀾崩夫子將起為干城倉皇不死徒榮薪盡火滅心屏營坐談皐比走諸生手挽濠沚義輪升辟雍鐘鼓方鏗鐃闕廟振驚來西京彼婦之口秉國成以謂為濁涇水清斧柯相尋傷蘭蕕道遙曳杖泣兩楹招魂不來為列星戰戰衡嶽同晶瑩衣冠劒履埋幽局為千百世留典型

傳先生山傳 劉錫欽

先生姓傅氏名山又名真山字青主又字僑山山西陽曲人明諸生與

孫傳庭同學勝國末學使者以廉直忤當事被逮繫獄先生詣闕訟冤事白義聲動天下歸謝人事坐一室左右圖書徜徉其中終年不出亦不事生產家素饒以此中落四方賢士大夫足相錯於其門或遺之錢則拂然怒必力絕之雖疏水不繼而嘯咏自如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詞大臣連章薦辭不就當事必欲致之檄邑長踵門促上道不得已行比廷試有日稱病臥牀蓐不與試例不授官然上特重先生命賜秩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與內閣中書以歸自大中丞以下咸造廬請謁握手言歡而先生自稱曰民冬夏著一布衣帽以氈或曰君非舍人乎不應也好為詩歌行世者特其一二尚有數十卷藏於家善丹青蕭散多古意書法宗王右軍得其神似趙秋谷推為當代第一時人寶貴得片紙爭相購先生亦自愛惜不易為人寫不得已多為狂草非所好也惟太原段帖乃其得意之筆母喪哀官致贈作數行謝貴者喜曰此一字千金也吾求之三年矣其寶重如此性厭粉華交徧天下而避居僻壤時與村農野叟登東阜坐樹下話桑麻或有疾病稍出其技輒應手效一婦妬疑夫外遇忽患腹痛展轉地上其夫求先生令持飯瓦缶置婦榻前搗千杵服之立止一老人痰湧喉間氣不得出入其家具棺待殮先生診之曰不死令搗蒜汁灌之吐痰數升而甦凡言病遇先生無不瘳用藥不依方書多意為之每以一二味取驗有苦勞瘵者教之胎息不三月而愈年八十餘卒無能傳其術至今晉人稱先生皆曰仙醫子壽髦亦精書法

九塊子曰余嘗令晉陽見先生碑版好為佛語而故老往往述先生高風流連不能去諸懷後至陽曲游南十方院尤多遺蹟士人云先生終歲臥此讀佛書嗚呼其信然耶抑有所託而逃耶

（碑傳集卷二五）

父陽曲傅先生事略 全祖望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宅亦曰石道人又字喬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先生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即成誦顧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為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有少與時媿要提學袁公繼成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同學曹公良直等詣闕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吳公



姓亦直袁竟得雪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爲作傳以爲裴瑜魏劭復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翌然即疏劾首輔宜興及駱錦衣善性直聲大振先生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爲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撫晉時寇已亟講學於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我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而其仰視天俛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閒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閒諸仁義事實蓋道之即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者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鸞強躍駿之骨而以估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真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真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軀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易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駙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宜拙無巧宜醜毋媚宜支離毋輕滑宜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爲先生非止言書也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其子曰眉字壽髦能書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上訪先生既見問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敘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慚於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稱老藥禪眉乃自稱曰小藥禪或出遊眉與子共輓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暨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子杖故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嘗批歐公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

書也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時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辭有司不可先生稱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既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峰雖皆未豫試然人望也於是亦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爲我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益都令其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泫泫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蔚州進曰止止是即謝矣次日還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既而又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眉詩名我詩集同邑人張君刻之宜興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嗜奇如此惟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子則以爲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跡而向非其真性所在卓爾堪曰青主蓋時時懷習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爲先生之所唾但所媿者未免爲江南之文爾

薛銘傳 附錄 二五

薛銘字子變一字依南福州福清人明季侯官貢生崇禎末年流寇起山海交訌銘以重名屢卻徵辟及大清興抱道守節嘗覽宋陳亮感龍伯康輩際亂無稽欲築建炎紹興異聞以補所闕慨然有志於與善表微喜綜述忠孝節義舊聞其爲文清幽道勁善敘事推尊道德經甚至其辭曰道德經大易後一書也陰陽變化剛柔屈伸其道博大難名分取之無盡盡取之無盡蓋百家眾技所以爲源流也其大者修身道性以伯以王小者爲刑名養生符呪



清談兵家之秘計學士之文章分源別流千條萬緒莫可究極其仰而取給也若萬物之取於天地而莫知所然自百家紛出而與儒為難儒乃峻維而拒之謂彼皆源於道德之意遂并取老氏之書而斥之此何異跡之徒竊吾道以為盜而論者遂并斥先聖之道亦可謂不知道者也老氏之書為百家用者十二三耳為吾儒用者十之八九其靜以待動也虛以應物也廉儉以持躬寬厚以養德也隨事從時先期制亂此皆儒者所必需其謂有異者絕仁棄義絕聖棄智以期於無為耳此又不可不辨也夫天下豈有舍仁義聖智而能無為者哉老氏則既言之矣曰三寶一曰慈者非仁乎二曰不貴難得之貨非義乎三曰聖人為腹不為目非聖乎曰用其光復其明非智乎彼見夫小仁小義小聖小智之足以誤天下故究而言之必絕仁棄義絕聖棄智而後可以治天下去仁義聖智之名而用仁義聖智之實此所謂大仁大義大聖大智而歸之無名之樸者也然儒者之書為中人設法故云為多而神化少老氏之書為賢智者加鞭故云為少而神化多要之修身達變盡人合天歸一而已矣其大旨與明太祖論所謂老子法天正己動以時而舉合宜者相近有南窗草存六卷南窗草又存十卷存存草十卷草腴二卷筠陽詩集二卷簿書十卷禮經微解十卷先儒語錄鈔十卷

（碑傳集）卷三六

李澄中

劉廣文翼明墓表 李澄中  
亡友劉子羽以康熙戊辰十二月卒於家越己巳春二月十九日其從弟粹明書來始悉其病革時日既為位哭之已念其平生相知未有如子之深者貌諸孤不知狀其行事子復隱忍不言百世後誰復知吾子羽哉時子羽業已葬欲誌墓不可乃撫其大節而為之表君姓劉氏諱翼明字子羽世居諸城瑯琊山下先世多隱於農至父元化以崇禎辛酉科舉人授高陵知縣劉氏始以文學顯高陵公放逸居官不嗜一錢既罷歸栽雙杉種數萬竿竹與諸子姪人酒一壺菜一器日陶然竹中醉臥矣故人子問有饒遺盡付酒家媼故其家日益貧公有子四人子羽其仲也少工詩喜交天下士膠東王爾聞其賢亟以詩來相倡和子羽心知之靡聞也爾負才氣概不樂接見鄉里兒偶相接率奴畜之不則張目叱去故鄉里兒患益甚乘亂劫殺之爾無子其族人無可圖報復者子羽乃走東萊控之臺使者盡取其仇責於法東萊人士爭識之而子羽則避跡瑯琊山下戊戌春始與余訂交海上後見薛臣所為

八才紀容圖謂子貌似于鱗因登瑯琊見懷有山如華不注人念李于鱗之句明年高陵公歿遺命羸葬子羽不忍從期異日自羸葬以慰厥考心每為子言輒泣下周櫟園先生觀察青州時以書招之曰慎勿學安期生合則留不合則去也子羽竟不往辛亥歲即墨知縣周斯盛中危法下膠州獄從獄吏得子羽所選王爾詩大嗟賞已悉其為爾復仇狀謂子羽歿已久此古人不可復得後在東武席上有僮僕翁長五尺餘蒼髯鬚鬢沒齒頰頰者則詩人劉子羽故在也乃一笑稱莫逆交子羽為人坦易多所玩弄近於不恭者之所為至於事關大義則增繳雷迅而激烈於嬉笑之中雖利害不能奪甲子五月病軀死甲子者乃驢然而起是年冬授利津訓導利津人皆愛慕之戊辰春辭官歸卒時年八十二命三日後葬子羽六人哀哀某其嗟乎自朋友道喪死生易心不行路視之者何人乎而報仇雪恥子羽之所為是難能也至老親羸葬一語從之不忍違復不能不得已嘆之沒齒必薄葬其身而後即於安誰識其中心之篤摯者歟近世風俗衰薄士大夫不以務本為重後生小子往往取有行誼之人而嘲笑之以妄肆其詆毀此人心世道之憂也子羽自戊戌與子羽以詩文相砥礪又生在同里三十餘年閱尺素往來無虛日其不相見者宦遊十許年耳故知之無不盡為舉其大者使天下後世知其梗概焉其所為詩多至數千首卓然有可傳者無力剗剗藏於家

（碑傳集）卷三八



清儒碑傳集卷七

梁以樟 劉子壯 馮溥 吳偉業  
蔡覺春 徐鄰唐 寶可權 米璵

梁鶴林先生墓表

宛平梁鶴林先生年五十有八卒於寶應葬北郭五里之  
舊藏溝其門人王源表其墓曰先生年五十登攝山望拜  
孝陵賦詩哭遺命葬攝山上先生魂魄應在彼今葬此非  
先生志也能不悲乎先生姓梁氏諱以樟字公秋別號鶴  
林其先世保定之清苑人後徙京師撫治鄆陽會都御史  
懸黎公次子也生於萬曆戊申六月十一日兄仲木公以  
構弟折木公以桂並知名時號三梁而先生尤朗拔負異  
才八歲讀書家塾中值壁裂作裂壁歌首句云壁裂裂龍  
驚出懸黎公大奇之十六歲補弟子員受知左忠毅公光  
斗崇禎己卯舉於鄉領薦第一庚辰成進士授河南太康  
知縣當是時中原盜起十餘年所在荼毒督撫莫能辦率  
倡撫議苟且倖無事盜且服且叛而河南比年大旱蝗人  
相食民益起為盜盜益熾會都御史史公可法謂先生曰  
盤根錯節可別利器吾子行矣初先生為諸生時日討論  
經世略後懸黎公以鄭撫勤王先生兄弟以介馬從燭軍  
務庚辰臘傳後天子命試騎射進士皆書生夙不習相顧  
慚笑先生獨挽弓插羽躍馬馳矢三發的皆應弦破觀者  
色然駭稱異及知太康境內賊凡三十六篇集紳士議剿  
撫或默或言撫先生不應歸與仲木公謀曰陳奇瑜熊文  
燦皆以撫誤國故賊至此縣雖小陷覆轍可乎仲木公曰  
不能剿而言撫猶不能戰而議和也剿之便於是練鄉勇  
脩城堡嚴保甲募死士入賊伺賊所出入常夜半馳風雪

中帥健兒密搗賊壘賊驚伏禽其渠帥焚其巢以歸半載  
境內賊悉平嗚呼賊初起甚微使州縣盡能殺賊如先生  
大吏一意主剿或出奇兵決勝或扼險制其死撲滅之甚  
易何至燎原不可救致甲申三月之禍哉先生威名日振  
督撫上首功壬午調商邱是時閩賊屢犯開封周王傾左  
藏勦兵民死守不能破乃東攻歸德先生莅任未百日嬰  
城血戰三日夜城陷孺人張氏率家人三十口自焚死先  
生被重創仆亂屍中死復甦商民救之出奔淮上時史公  
總督漕運為之請仲木公亦脫身賊中會先生於淮上癸  
未識請室冬陝督孫公傳庭戰歿賊長驅入西安全陝悉  
陷甲申春賊渡河東犯寧武太原京師震動時先生已將  
釋出獄聞之大驚曰事急矣乃從獄中上疏請皇太子撫  
軍南京輔以重臣假便宜從事係人心倡召豪傑義旅大  
起勤王兵自強擇宗室賢才分建要地而重督撫權行方  
鎮遺意合力拒賊疏凡三四干言執政見之訝曰免死足  
矣又自貽戚耶尼弗使得行後月餘甫出獄都城陷天子  
徇社稷死先生於是與仲木公脫身開道南走當是時南  
都聞京師變大臣議所立鳳陽總督侍郎馬士英貪福王  
閻弱欲立之兵部尚書史公可法執不可而誠意伯劉孔  
昭太監韓贊周與士英合謀迎福王即位於南京先生自  
德州臨清南奔時各郡邑建義文武吏豪傑莫不與歃血  
盟鼓舞忠義人皆感憤流涕受約待命渡淮見史公方以  
開部督師淮上因建議山東河北為江南藩蔽若無山東  
河北是無中原江北無中原江北區區江南豈能自守今  
宜於河南北山東設三大鎮做唐節度使宋經制招討使  
之制以大臣文武兼資者為之寬其文法使自為戰守而



開部大治兵居重馭之。又言北方人心向順宜及時撫爲我用。否則忠者不能支。黠者反戈相向矣。前後奏記百數十。而士英專政。貨鬻官爵。用逆黨阮大鍼爲兵部尚書。競立門戶。斥忠諫。君臣日夜酣樂。而左良玉高傑劉澤清等各擁兵跋扈。其能制。史公太息謂先生曰。君言良是。但朝廷置疆場於度外。凡奏請不以時裁決。相齟齬。坐失事機。某唯以身殉國而已。因相向流涕。先生知事不可爲。憤鬱成疾。辭去。乙酉。史公仍舉先生以兵部職方司主事。經理開歸。未幾。揚州破。史公死。南都相繼潰。先生遂與仲木公遁跡寶應之葭湖。先生風格整秀。目有芒。聲朗朗如鳴鍾。悲悟絕人。隱居益讀書。究心理學。著書多先儒所未發。而性喜酒。尚義。慷慨有幽燕烈士風。酒酣論古伯王豪傑奇謀偉績。或及中原殺賊。兩京軼事。悲歌仰天。嗚咽。或月夜登高痛哭。嗚呼。先生之志可悲矣。仲木公豪邁。與先生友愛最篤。戊戌卒。無子。先生哭幾絕。期猶悲哀。後以析木公子熙爲之嗣。而勅子變一。著母得私。析木公以己丑進士知江西饒州府。庚子亦卒於官。先生故多病。連喪兄弟。過痛日劇。乙巳七月十五日卒。卒之時。端坐如平常。作論學數百言。放筆就枕而逝。所著詩古文有練要堂文集。印否集。源兄潔與源集。其理學經濟諸書及詩古文合爲一編。曰梁鶴林先生全書。藏於家。嗚呼。源兄弟受業先生。潔猶得先生之學萬一。源僅十餘歲。莫能窺其微。及先生歿五年已酉。乃就所聞見。而再拜流涕以書其墓之石。

王源撰《居業堂文集》卷一八

梁知縣以樟傳考梁以樟字公狄。大興人。崇禎己卯。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商邱知縣。流賊陷商邱。傳以樟死。以樟不死。被逮下獄。京師陷。以樟走江淮。聞閣部史可法延致幕下。王師下揚州。可法死。以樟隱寶應。當是時。國家初定鼎燕京。數召用。勝國諸臣。以樟年纔三十七。才名傾海內。姊夫王文貞父子官津要。頻致書勸駕。不應。買免避田數十畝。棲適于蒼涼煙水之鄉。由少壯及老。以死。嘗自比宋之謝皋羽。鄭所南。亦無媿也。已。鄉人王世德者。舊金吾也。攜二子來。就以樟隱。四方之士若閻孝廉。兩梅。王處士猷。定。崔處士干。城。僧松隱。頻過。忍冬。軒。暨劉處士純。學。家。劇。飲。慷慨。激昂。繼以涕泣。寶邑則嚴事。喬御史。然不得數見。與張孝廉。班。孫。茂。才。爾。靜。講。習。問。學。晚。年。偕。喬。處。士。出。塵。陳。貢。士。鉅。朱。上。舍。克。生。劉。司。務。中。柱。迨。世。德。父。子。結。文。字。飲。觴。政。皆。剔。抉。經。史。旁。及。律。官。野。乘。可。記。而。傳。也。世。德。子。長。潔。次。源。皆。博。學。善。屬。文。以。樟。所。著。詩。文。理。學。諸。書。皆。手。鈔。彙。集。獲。免。散。佚。忍。冬。軒。者。以。樟。寓。齋。也。

《碑傳集》卷二三

劉修撰子壯傳金德嘉劉修撰稚川先生。黃岡人也。諱子壯。字克猷。其先江西清江人。遷黃岡。國風鎮。四世而生贈公。贈公二丈夫子。伯克章。先生其次也。贈公暨太孺人蚤卒。先生鞠於季父。髫齡穎慧。讀書一目數行。下屬文。奇肆甚。弱冠登崇禎十三年賢書。洲居有文昌閣。先生下帷其中。博綜六經。左氏公穀。史漢。暨唐宋大家書。戶外事不聞也。順治六年。成進士。廷對策萬言。其略曰。陛下統一海內。子惠元元。隆祀典。以達孝。廣試額。以求賢。罷嚴衛。以寧人。去宦寺。以謹始。近且勤召對。以開言路。弛養馬挾書之禁。寬隱匿連坐之條。亦既湛恩汪濊。寓內擢風矣。然猶發德音。下明詔。廣覽兼聽。取法上古。此三公九卿之任。非臣草茅新進所能及也。然臣愚述所聞誦所學。竊以爲二帝三王治本於道。道本於心。故講學爲明心之要。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請經筵講讀。致知而力行之。以敬爲正心之。功。以誠爲復性之道。以仁爲成己成物之全。復古者。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取內外章奏。面相商訂。諫官仍得于仗下封駁。上下情通。滿漢道合。宰輔不僭。以奉行爲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爲能。其中心隱微。皆可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由是蠲荒賦。以裕邦本。并屯衛。以杜隱占。清

釀成之源。弭禍亂之萌。以消寇盜。立滿洲學。設教習。以同風俗。敷文治。斯享國億萬年。而臣民咸獲厚載。無疆之福者。將在此乎。

天子覽之大悅。於是臚傳第一。授國史院修撰。如經筵滿洲學教習。屯衛諸大政。悉著令甲。次第舉行之。八年。分校南宮。得二十有二人。皆天下知名士。尋請告旋里。明年疾卒。享年四十四。元配張先卒。繼曹侍讀學士曹公本榮姑也。子孫茂甫。二齡。先生天性孝友。諸父伯兄沒。弟姪五六人。孤弱拊而訓之。婚娶成禮。雖亂離不苟也。常過崑山。令雅與厚善。願以千金為壽。有小吏獲罪。急請救。用將嫁女。質數十金。前先生。先生聞而止之。吏恐解脫不力。因諭之曰。毋恐。不費爾一縑也。入白。令不可則曰。第貲吏罪。即拜賜千金矣。令不得已從之。吏得脫。而女婿以全。然終不以告人也。邑子某遭兵亂。妻被掠至京。為貨百金贖歸。後生數子。戶口大蕃息。南歸抵家。垂索蕭蕭。如布衣諸生時。性端莊。嚴恪。不問米鹽凌雜。而覃精論著。制舉文。湛深經術。門人陸進士鳴時。刻以行世。至今傳誦之。初。肄業文昌閣。省身惟謹。旦晝所為。夜必焚香。以告蓋數十年。如一日云。曹夫人拊孫茂。成立。今安陸府學訓導孫永錫。純錫。且繩繩矣。

金子曰。余讀稚川先生對策。竊謂經術爛然矣。迺歷觀先生生平。抑何恂恂篤行君子也。名冠當時。慶流後裔。有以也夫。

（附傳集）卷四三

文華殿大學士馮文毅公溥事實 並傳錄

公字孔博。別字易齋。青州益都人。順治丙戌會試中式。丁亥進士。仕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康熙三十年卒。年八十三。父孝豐公士衡卒時。太夫人適重疾。方愈。聞變。一慟亦卒。兩喪相踵。祇六日。先生哭晝夜不止。亦氣絕。如屬纊。然醫者云。是哭泣傷藏耳。五氣結。轉匪藥可療。俟其偃蹇。一二日當醒也。已而果然。年奇齡。

康熙丙午時。四大臣欲省差。大臣二員。設立衙門。于督撫之旁。以廉督撫。吏部滿尚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免。議設衙門。於各省東西。一切書役。刑隸人員。聽其招募。頒與敕印等項。先生執不可。謂創造衙門。費將不貲。內之傷度。支外之勞民。力毀房壞屋。勢必不免。且國家設立督撫。皆係重臣。今又不信。復遣兩大臣。實逼處此。東西相望。而稽察之甚無謂也。夫權太重。則勢相軋。勢相軋。則當之者碎。保無下屬仰承。左右譏訾。為民害者。時太必免。蒙古人性暴無禮。聞見先生語。則大恚。瞋目起立。

張率向先生。先生徐應曰。難助何足安尊舉哉。夫爾我等也。既係公議。汝必不容吾兩議。何耶。且議之可否。自有。

聖裁。豈爾我所得而專主之。堅執不可。疏遂上。

上是先生議。其事得止。時上。御史掌院事。先生首具王言。不宜反汗一疏。謂當慎重于未。

旨之先。不當更移于已奉。

旨之後。以是時盛京缺工部侍郎。多規避。已會推奉。

旨。不旬日。而三易其人。故首及之。上。

時有紅本。已發科鈔。輔政大臣龍拜。取回改批。溥奏言。本章既經批紅。發鈔。不便更改。龍拜欲罪溥。

上特旨。嘉獎。溥所言是。

諭輔政大臣。此後當益加詳慎。批發。又言。藩王將軍。督撫提鎮。購買馬匹。以資戰守。事屬相同。今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續順公沈永忠。獨購馬戶部。請免其所買馬匹之稅。臣思若許。恐恩免稅。似應一例遵行。若。

國課所關。可喜等不應獨邀異數。且恐有匪人。借買馬之名。漏稅作弊。請照順治十六年定例。概行收稅。以昭畫一。皆下部議行。史。

時逃入法最嚴。先生疏根本之計。終及逃入。大略謂。初年所逃。皆係八旗戰爭所得之人。故禁之當嚴。今天下承平日久。或係投充。或係新買。或係入官。似此等人。即在地方有司。尚難稽察。愚民無知。鮮有不為其所欺者。此非敢于抗。

朝廷之法也。臣以為。若逃者係舊人。則當用舊法。若係新人。亦當稍示寬典。使督捕詳議。分別以為定例。此亦本治之一端也。又嘗因遵。

諭陳言。請寬刑稅。如曰。省刑者。非謂其犯罪而姑寬之也。古者罪人不孥。今一事而連數人。或數十人。此等人。非其本身犯罪。而連累終亦必省釋。但其候審之勞。盤費之苦。至有本犯尚未完結。而牽連者先朝露矣。且問官貪懦。不即審結。多有遲至二三年。或七八年者。縱或未死。而拋家失業。妻離子散。可矜孰甚。乞。

皇上。敕部嚴禁。諸凡案件。除叛逆外。不得牽累多人。其無益證佐。槩免提究。有寬限者。即治督撫以才力不及之罪。則刑可省矣。且薄稅者。非謂其應納而姑免之也。古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在上徵收之。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七

六九

急也。今者正月即開徵矣。慶酬未已。追呼已至。舊逋未償。新貸又起。而  
有司之不肖者。更設重刑以懲之。臣前有緩徵一疏。部覆未準。乞  
皇上再行酌議。夏稅定于六月。秋稅定于十月。上緩國脈。下寬民命。則  
稅已薄矣。清

魏敏果公言。康熙壬子。子患怔忡之證。正調理間。大學士馮公博一疏  
為薦舉賢才等事。內稱魏象樞清能矯俗。才堪任事。用之於內。必能為  
朝廷振飭紀綱。用之於外。必能為朝廷愛養百姓等語。部議奉  
旨。魏象樞著來京引見。維時同列薦章者為兵部主事成性。性江南人  
也。為余已丑分校所得房首。理學清品。孤介澹逸。先奉  
旨。以科員用。師弟同膺盛典。一時傳為美談。閏七月。引見。八月。補授貴  
州道監察御史。偶於朝班見馮公。曰。某與先生雖同榜成進士。然素無  
深交。乃何以見知于先生。而辱薦章耶。先生曰。公居諫垣。赫赫有直諫  
聲。此人所共知也。若余之知公。則更有在。憶余為祭酒時。每值丁祭。凡  
不與陪祀各官。例于前一日。鳴拜。公每期必至。敬慎成禮。一日大雨如  
注。泥深三尺。同事者曰。此番必無一人來矣。言未畢。而公至。肅然瞻拜  
而去。此外果無一人。余益起敬。而深信之知為至誠君子。即此一節。他  
事可類推矣。太夫人在堂。未敢有違大孝。今服闋。應  
召而來。此後皆報  
君之曰。公其勉旃。余聞公言。感愧交集。古云。觀人於其所忽。其先生之  
謂乎。寒松

乞休歸行。陳五事。言願  
皇上無費財。無遠出。勿輕遣官。勿輕勦臺灣。勿增關稅鹽課。俱報聞。清

吳先生偉業行狀。附  
先生諱偉業。字駿公。姓吳氏。吳為崑山名族。五世祖禮部主事諱凱。高  
祖河南參政諱愈。父子皆八十。有重德。其行事載吳中先賢傳中。曾祖  
鴻臚序班諱南。自禮部公以下三世皆葬於崑。祖贈嘉議大夫少詹事  
諱議。始遷太倉。父封嘉議大夫少詹事諱現。以經行崇祀鄉賢祠。母朱  
太淑人。姓先生時。夢朱衣人送鄧以讚會元坊至。先生有異質。少多  
病。輒廢讀。而才學輒自進。迨為文。下筆頃刻數千言。時經生家崇尚俗  
學。先生獨好三史。西銘張公溥見而歎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因留受  
業。相率為通經博古之學。年二十。補諸生。未踰年。中崇禎庚午舉人。辛

未會試第一。殿試第二。西銘公鄉會皆同榜。文風為之不變。時有攻辛  
未座主宜與相者。借先生為射的。莊烈帝御批其卷。有正大博雅。足式  
詭靡之語。言者乃止。授翰林院編修。先生尚未授室。給假歸娶。當世榮  
之。乙亥。入朝充纂修官。值烏程柄國。先生與同年楊公廷麟輩挺立無  
所附。烏程去武陵。斬水相繼入相。先生皆與之忤。先是。吾吳有奸民張  
漢儒。陸文聲之事。烏程實陰主之。欲刺刃東南諸君子。先生以復社著  
名為世所指目。淄川傅烏程衣鉢先生。首疏攻之。直聲動朝右。丙子。主湖  
廣鄉試。所拔多知名士。戊寅三月二十四日。召對。先生進。端本澄源之  
論。欲重其責。於大臣而廣其才。於庶寮。乃昌言曰。家臣職司九品。若家  
臣所舉不當。何以責之臺省。輔臣任寄權衡。若輔臣所用不賢。何以責  
之卿寺。言極剴切。上為之動容。已與楊公士聰謀。劾史塗。塗去而陰毒  
遂中於先生。已卯。銜命封延津。孟津兩王於禹州。塗謀以成。御史勇事  
牽連坐先生。會塗死。事寢。陞南京國子監司業。甫三日。而漳浦黃公道  
周論武陵奪情。拜杖信至。先生遣太學生涂仲吉入都具稟。塗上書  
為漳浦訟冤。干上怒。嚴旨責問。主使先生幾不免。庚辰。晉中允。論德。癸  
未。晉庶子。甲申之變。先生里居。拳髯無從。號痛欲自縊。為家人所覺。朱  
太淑人抱持泣曰。兒死。其如老人何。乙酉。南中召拜。少詹事。加一級。越  
兩月。先生知天下事不可為。又與馬阮不合。遂拂衣歸里。一意奉父母。  
歎。易世後。杜門不通請謁。每東南獄起。常懼收者在門。如是者十年。  
本朝  
世祖章皇帝素聞其名。會薦剡。交上有司敦逼。先生抗辭再四。二親流  
涕。辦嚴攝使就道。難傷老人意。乃扶病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國子監祭  
酒。精銳銷爽。輒被病。弗能眠。事間一歲。奉嗣母之喪。南還。  
上親賜丸藥。撫慰甚至。先生乃再退。而堅臥。謂人曰。我得見老親。死無  
恨矣。未幾。朱太淑人沒。先生哀毀骨立。復以奏銷事。幾至破家。先生怡  
然安之。嘉議公八十而逝。有幼女。先生為嫁。蓋先生天性孝友。初登第  
後。嘉議公勅理家事。歲輒計口授食。蕭然不異布衣時。俸入即上之嘉  
議公。未嘗有私畜也。後析產與二弟。均其豐。齋舉無間言。先生性愛山  
水。游嘗經月忘反。所居乃故銓部王公士驤之資園。先生拓而大之。壘  
石鑿池。灌花時。藥翳然有林泉之勝。與士友觴咏其間。終日無倦色。其  
風度冲曠。簡遠。令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不事矯飾。煦如陽春。生平  
規言矩行。尺寸無所踰越。每以獎進人材為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怠。



喜扶植善類。或罹无妄。識與不識。輒爲營救。士林咸樂歸之。而於遺民舊老高蹈岩壑者尤維持贍護之。惟恐不急也。先生之學博極羣書。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典故與夫著作原委旁引曲證洞若指掌多先儒之所未發。詩文炳耀鏗錙其詞條氣格皆足以追配古人。而虛懷推分不務標榜。尤人所難。□□□□□□□□□□□□□□□□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集於庭。麾之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遐方絕域亦皆知所寶愛。雅善書尺牘便面人爭藏弄以爲榮。所著梅村集四十卷春秋地理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綴冠紀略十二卷又樂府雜劇三卷。先生生於明萬曆己酉五月二十日卒於今康熙辛亥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寢門之哭學士大夫輒失聲曰先生亡矣一代文章盡矣。原配郝氏封淑人先公十五年卒。

先生初未有子年五十後連舉三子。嚶嚶尙齠齔有成人之志。側室宋氏出也女九人淑人出者四浦氏出三朱氏出二先生屬疾時作令書乃自敘事略曰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爲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欲以僧喪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銘於人又勅三子若能效陳鄭累世同居之義吾死且瞑目嗚呼先生之心事可悲也已

是歲正月旦先生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數人來迎先生書期曰示之故豫知時日竟不爽斯亦異哉湄之先子與南郭西銘兩張公爲同社社中惟先生最年少湄又從先生游者垂二十年而受先生之教爲深先生素羸弱善病輒自言不久少壯登朝數忤權貴獎護忠直不惜以身殉之旣而陵谷質遷同事諸君子皆不免於難以死而先生優游晚節乃死人以爲幸然非先生所死之本懷也先生閱歷仕途雖未嘗有差跌而其危疑適會禍亂薦臻若天廣而無以覆地厚而無以載居恆苦忽忽不樂拂鬱成疾以死是諸君子處其易而先生處其難千載而下考先生之本末其猶將歛歔煩醒執簡流涕而悲不能自已也所謂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湄與修郡邑志於先生例當有傳先生之從子曉以事狀屬湄用敢摭摭遺佚附綴家乘之末立言君子尙有采於此云謹狀

吳偉業傳

吳偉業字駿公太倉人先世皆以科第文行著聞母姪時夢  
朱衣人送鄧以讚會元額至遂生偉業幼有異質篤好史漢  
張溥見而奇之遂爲弟子崇禎四年會試第一懷宗批其卷  
曰正大博雅足式詭靡殿試第二授翰林編修給假歸娶時  
有姦民首告復社事當軸陰主之欲盡傾東南名士偉業疏  
論無少避九年充湖廣鄉試主考官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會  
黃道周論楊嗣昌奪情廷杖偉業具橐餗遣太學生涂仲吉  
入都訟寃旨嚴詰主使幾不免十三年晉中允諭德八年轉  
庶子未幾擢少詹事甫兩月謝歸國初總督馬國柱疏薦  
授秘書院侍講奉勅纂修孝經演義陞祭酒丁嗣母憂  
聖祖親賜九藥撫慰甚至旋以江南奏銷議處適遂初志焉  
所居梅村名曰鹿樵精舍本王士驥賣園花木翳然因取以  
自號居十餘年卒年六十三初偉業及第年甚少才名燭然  
海內爭慕其風采及爲諭德侍太子及定王讀書甲申之變  
太子爲李自成挾去不知所終故有詩云我是淮王舊雞犬  
不隨仙去落人間又遺命題墓前石曰詩人吳偉業之墓其  
寄托如此長洲尤侗贈以詞云江山如夢眼前誰是舊京人  
物又云椽燭衣香少年情事頭白今成雪偉業讀之泣下爲  
文瑰偉宏富詩尤擅勝取明季遺事用王楊元白體詠之蒼  
涼悽麗曲折詳盡咸有黍離麥秀之感稱爲絕調晚年著春  
秋氏族地理二志支分派別証以史記漢書及後碑記之文  
蓋不欲以詩人終也兩書皆未刻藏於家子暉康熙戊辰年  
進士官至給事中亦工詩孫遵彥由舉人歷任福建四川知  
縣有能吏名



蔡先生覺春徐先生鄉唐傳劉棟

商邱塾師之以嚴名者曰運寶徐先生執經而待嘗數十人嘗自卯  
 訖迄於壯追隨彌久而不肯去不勝其繩約者亦往往不能終歲月子  
 三人最幼者鄉唐字運黃晚年別號我庵世所稱我庵先生者也先生  
 穎敏非兩兄比而父教益嚴於兩兄兩兄進而質所習可以無誦誦退  
 者至先生必予之杖或跪焉子師上虞先生齋舉以訓子曰以通黃之  
 才之美非人不堪之勤苦未必有今日之成就況不遇黃若者願可優  
 游望逸獲哉上虞先生姓蔡氏諱覺春字繡石家故貧生八歲即端  
 拱矩步來問業於徐先生先生目之曰童子整方如是可進也已而家  
 益不給將廢學先生勉之卒業十餘年不責脯脩之奉崇禎己卯上虞  
 先生試鄉闈已中式主司曰宿儒哉雖然老矣不若淬少年之鋒別求  
 於房得劉汝松卷曰此真風流年少也置先生於副車僅與明經之選  
 是時先生年三十而劉汝松者睢州人乃幡然六十餘矣我庵先生少  
 上虞一載同几席學同傳尚書業才名同噪於時每小試同擢揚而實  
 興去輒同歸不第李自成決黃河沒汴  
 興朝初開貢舉院於蘇門我庵先生嘗濟河無舟夜躡荒灘上既渡惡  
 風濤之險遂絕意應舉業以年資貢於禮部亦不赴反而求所以為聖  
 賢之道上虞先生戲之曰聖賢乃閉門為之哉我將試於天下矣順治  
 己亥出就上虞縣知縣改字完冲然人但稱其官曰上虞先生云我庵  
 先生曰繡石不量時而進必敗未二年上虞先生果以不能曲事上官  
 罷又六年始得還里貧益加於未官時我庵先生亦戲之曰天下殊誤  
 人自是兩先生以口語跡遂疎我庵短於視步開闢聲辨人然其老  
 也猶能為蠅頭書伏几濡墨無虛日性介特不喜接見富貴人即素所  
 與遊者有富貴人在召之必不往闕然修窮理治心之學惡為詞章上  
 虞先生曰自古有無文之聖賢乎亦暢其性情之蘊耳矣喜為詩有以  
 文請輒應漸醫於目久之遂盲童蒙來求者摸索授以書以文藝質則  
 命兒執筆誦聽之曰丹則丹曰塗則塗形神儼於我庵而我庵乃先卒  
 年六十九又四年上虞先生卒  
 劉棟曰子年十八從上虞先生學然後知書有句讀字有點畫文有理  
 脈而進退周旋應對有儀度如發幽室之藟而獲觀日星之光久之益  
 聞聖賢大義不徒作文字用凡六年而先生官上虞去因上虞故識我  
 庵先生也我庵先生與子交益親不肯當北面時時過從論為學之方

非他人所與聞戒勿以文人舉其業而子獨鈍愧莫副也其後我庵先  
 生道益廣睢州田蘭芳來執弟子禮事之而上虞先生罷歸及門士有  
 不登堂一顧者兩先生少篤兄弟之歡而末路分鑑至死不能合由今  
 論定人亦未嘗不兩稱之而猶惜上虞之遇也

（碑傳集卷三六）

又徐運黃先生傳蔡覺春

先生諱鄉唐字運黃其初金陵人也大父來為歸德廣文因籍商邱父  
 運寶先生為諸生師方嚴特立問業者凜肅聽受久之而彌親不肯去  
 田不足百畝有弟產且盡輒分與之年方健喪耦終不復娶先生其少  
 子也七歲就塾聞說書側聽之輒能解其後文藻日發試輒冠軍饒滿  
 貫於禮部不肯赴為文奇崛駘蕩神明於法度之中侯子朝宗以文雄  
 伯中州不輕許可人獨折節於先生邀之與靜子恭士來玉牧仲為六  
 子社先生博綜百氏手未嘗釋卷尤好繕寫經傳古文辭針鉞細楷無  
 一筆苟晚年尤研心理學於太極圖西銘正蒙皇極經世及諸先儒語  
 錄潛究奧旨有希賢接統之志薄技華摘藻之技絕手不為有志者爭  
 從之執經問學太守閔公開之延主范文正公講院每闢發古聖賢旨  
 趣詳悉廣衍貫穿古人而皆切中於學者身心日用得所依據焉自建  
 德鄭玄嶽先生為太守興學造士以來人文之盛未之有也先生性剛  
 正清介不合時俗一切干謁裹足不與即郡邑歲時宴聚亦不輕往恬  
 淡自守蕭然寡營治家嚴肅有鳴鳴之風而與一二知交盡歡浮白又  
 未嘗不謔易和樂也年六十九卒

（碑傳集卷三六）

汾州府推官寶府君可權行狀蕭家芝

河內東北偏古丹林之曲保聚鼎峙相距一牛鳴地寶府君雲明妻子  
 健合暨余與家弟樹百在焉四人者童年交好聯翩登第自謂一時盛  
 事裏子探竹得桐城令未綰墨綬輒厭棄人閒墓有宿草余以西曹被  
 譴家弟亦自農部歸來寶府君方授汾州司理未幾亦投劾解組然自  
 顧身名嶮然無憾且朝夕過從以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傲睨當世貴顯  
 謂百年已分可長其相保今府君復溘然長逝矣嗟乎人生盛衰存亡  
 如迴風轉燭詎堪追憶徐陳應劉之痛不自知其涕泗交流也府君兩  
 郎君屬余為狀余追維交誼惟府君知余亦惟余知府君其何忍以不  
 文辭府君之先為山西澤州寶莊人其遠祖名宗者始遷於懷歷十世



而生春榮春榮生待贈公三經府君其家子也府君兒時遇羣兒嬉戲輒踈屑袖手作壁上觀其王父器異之曰是兒非鄉校俚儒可教以免園冊者成童後以屬先大人使問業焉府君衣冠偉岸擬而後言翔而後趨余初疑爲僞作久之乃知磊砢自異蓋性生也府君自繫鉛外家苦次閒百務廢弛家日益貧欲落業而謀買其母夫人疑之以問於先大人先大人曰賣子天下才奈何欲效賈豎子所爲乎趣使就試果拔童子第一人旋食餼先大人乃命余兄弟與府君及妻子健合剋日論文名曰嶽社其意欲四子者交相剗切今日服奇嗜古異日服官視事嶽嶽不羣勿隨時俗爲波靡云爾值滄桑之變韋構匠野牧馬羣嘶婦女竄伏林莽閒多遭詆辱府君呼閤族婦女羣聚一室乃躬與族子數輩仗劍杜門厲聲謂進卒曰嗚好頭頸當試此利匕首卒亦無敢犯者問族婦女賴以保全府君斷決不撓皆此類也乙酉秋闕余兄弟先府君著鞭府君益自刻勵杜門卻跡雖余兄弟屏棄家僮徒步造訪未嘗不戒門以絕也家人或相勸勞曰徐之何迺自苦如是府君笑不應攻苦如故丙戌與妻子同薦於鄉又與妻子同成己丑進士丙申筮仕汾州司理汾故膏腴府君顧獨以淡泊自矢其監司利富翁懷璧屬府君以事中傷之府君力請無罪監司初不懌其後符牒往返十七次棘棘不阿監司亦爲色喜曰眞理官也行部沁州州牧伴爲視寢宸金十鑑祕置床褥間府君檢還牧牧大慚謝然亦不以此販鬻清操敗人名檢丁酉秋闕校士府君與焉時典試濫觴鎖闥之後外論謹譁或謂某某旦晚將爲新貴人聞中不知也適有屬員爲某居閒密請於府君府君厲色吐止之事遂寢府君所得士六人皆單寒名宿今學士陳公子端其一也彼中直指使者性嚴刻藩臬而下動遭嫚罵獨屏左右與府君移時密語歡若平生直指事竣寓書於余曰寶司理所謂鐵中錚錚惜無逢世之術恐終罹雉羅耳已而永甯州牧陟西安太守大吏利其美遷欲挾其陰事大嚙之嗾府君爲介紹府君曰我豈爲人作牙僧乎卒不應遂以此去官比歸里築室於清溪綠竹之間一盂一盤率諸孫舞綵於母夫人膝下承顏無閒先人遺業屋數閒田數十畝盡以畀阿弟母夫人益歡族人易其老有狎侮之者置若罔聞及其人家難突起府君盡力爲之祝網卒免於難人皆稱長者府君過余手剪園蔬余過府君樵蘇不糞非棗栗弄孫卽劇談說鬼囊橐蕭然相顧而笑曰聖賢不

以是罪余朋友不以是棄予其於獄社之義何如哉同郡有位九列者其驕盈色態稍稍侵人卽相戒僕子永不登門投刺故汾守郎公與府君素友善及晉秩中州方伯視事牛載未嘗遣一介候起居郎公向守令數數問府君田園幾許舉止康強何似府君乃一班荆道故焉府君恬靜不競又有如此者府君諱可權雲明其字生於某年月日終於某年月日其同年友蕭子某爲紀其世次爵里生平梗概以俟燕許手筆爲發其潛德而銘諸幽室焉謹狀

又汾州府推官竇公墓誌銘

天子思以廉隅風厲天下。一時朝著翕然從欲。於是始有君子小人之目。皆知較邪正而別黑白矣。顧外則督撫大吏。其人雖多賢者。而其不肖者亦盤互錯廁於其間。貪恠之風猶未衰止也。嗚乎。士君子讀書服官。未始不欲以功名自見。而或見訕於上官。進不得行。其所志退而泯焉。以終老者。可勝道哉。況又有耆儒長德。奮立崛起。守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而不肯詭隨以就功名者也。公釋褐爲汾州推官。大吏疾其剛直。以事中公罷官去。始公之在汾州也。搜剔大奸。鏘解重獄。侃侃自持。有不可犯之色。雖責育不能過其勇。而誠信樂易。推赤心待吏民。所至廚傳蕭然。不知有官。汾州人稱曰寶佛。行部沁州。沁州守懷金十鎰。夜視寢潛置牀下。公察知。夜深召守來檢還。守大慙謝。公亦不使人知。曰。畏人知我清也。汾寢以大治。而上官愈益不悅。汾有富賈人監司某。陰以事欲致其賂。否則坐以法。公曰。此人無罪。符牒往復。至十六七。卒格不行。巡按御史某性素剛。好嫚罵人。藩臬以下動遭詬斥。獨知重公。最後公屬官有升秩者。大吏謂其美遷也。挾其陰事。諷以貨賄。公執不可。遂以此投劾去。脂車之日。摒擋篋笥。無長物。典敝衣。裹糗糧。以歸。汾州人念公貧。競獻錢帛。公悉慰而卻之。自汾晉至銅鞮。山南數百里。執香華夾道兩旁。呼號之聲殷地。公去後。汾人勒碑石道上。父老至今過其下。時時墮淚云。當

世廟時。主威不測。賊吏觸法。縲紲繫閣下。天子親臨問。伏事立置重典。不少貸。亦稍稍知屏斂矣。壬人猶罔上行私。而使正人君子鬱抑困蹇。不獲自盡。其才如此。余是以觀公之軼事。流連感歎而不能已也。公歸後。築一室於溪流篁竹之間。飲水食蔬。率



儒藏

諸子稚戲娛母太夫人側。先人做廬薈田盡以昇其弟母太夫人益歡。蓋自公歸養親垂二十餘年。回視一時與公為難者。或身為僇人。為世所指目。或聲塵絕滅。而無聞焉。果孰為得失哉。公為諸生時。與同郡兩蕭君某。某君某講學論文。結懃社丹林之曲。至是妻君已歿。兩蕭君亦宦遊不得志。而歸三人者。屢夕相過。從酒酣道故。公曰。世與我違。吾甯樂而忘憂焉。高居天下之中。於五嶽為尊。士生其間。多忠信魁奇之人。取義於嶽。殆謂是與。或曰。今日服奇嗜古。異時當官臨事。嶽嶽懷方。勿隨時俗為波靡云爾。然則公所自命。蓋可知已。公先世為沁水人。上世祖始遷於懷。歷十世生春榮。春榮生三經。公考也。公諱可。權字雲明。兒時遇羣兒戲。則疎肩袖手危坐旁觀。稍長。衣冠偉岸。擬而後言。翔而後趨。磊砢自異。蓋性生也。丙戌秋。再舉鄉試。薦賢書。已丑登進士第。公樂道好修。務為經術實學。以天下之重自任。一仕輒不利。卒擯棄以老。則豈獨公之不幸也哉。公以康熙十七年閏三月初五日卒。年六十有九。娶尚孺人。繼賀孺人。又繼趙孺人。男子子三人。旭。晚。煥。女子子二人。將葬。晚來請銘。念受知於公。不敢辭。乃受狀而詮。次公生平節概如此。銘曰。

（碑傳集）卷九

書太守米公聰育賢館志後杜宗甫  
米使君聰字三岳順天人原籍隸陝西之安化順治十六年既平滇簡守順甯蓋當干戈甫定  
聖天子念切邊疆用以為天末保障者也夫順甯自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改土設流諸事草創雖賴余李二公極力圖治漸有規模奈節遭兵火凋殘日甚父老兒童引領望治若非賢大夫本經濟才出治此邦安望男耕女織戶誦家絃休養於烽烟初息之日哉今距公去順甯百碑舊牘散見於深山野寺與夫耆儒宿學家藏片紙皆歷歷可誦也郡之有賢館創自公傳有館志兵燹後故帙無存乾隆己卯夏太守劉公自大梁來甫下車即於行篋內出育賢館志以示諸生併索此地之收

存者皆茫無以應宗甫歸而搜諸蠹簡中得一編宛如延津雙龍之合。師所為與賢造士計者已不遺餘力矣。又當時士民記公德政碑即暇無所代載在館志臚列善政多端其足以入人深而感人切者與今日故老傳聞約略指陳情詞彷彿相同。向僅得諸空談茲乃見其實績可為百年來一大快事。按取無為蜀中名孝廉官部郎勝國末放浪遠游棄一官如敝屣非公之政事文章致其心悅誠服固不能下榻以屈其就。又肯以閒雲野鶴之身為人作稱功頌德之詞耶。是則公之大有造於此邦者固可於取無之撰記而得其詳而取無之必無溢美於公者。即可以取無之品望而昭其信愛以館志碑記列諸新志藝文凡我清門人士取而讀之亦可感公遺愛於世遠年湮之後矣。

（碑傳集）卷八九

# 清儒碑傳集卷八

楊光先

故前欽天監監正楊公光先別傳明史文苑公光先

楊光先字長公，江南歙縣人，尚書凝裔孫。世襲新安衛中所副千戶，讓職與弟光弼子身入都。康熙志山陽武舉陳啟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應兵科左給事中。劉宗周、詹爾選等先後論之，光先許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然啟新在事，所條奏率無關大計。明史溫體仁當國既久，劾王聿鍵、勳臣如撫甯侯朱國弼、布衣如何儒顯、楊光先等，亦皆論之。光先至輿轎待命，帝皆不省，愈以為孤立，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明史溫光先被杖，請成遠左。徽州府志及王癸未冬，烈皇御經筵，求文武材，襄城伯李國楨以光先對。上曰：「是昇櫬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之。襄城遣人迎，未至而明已亡。王錄序始入國朝，順治十七年，抗疏斥西洋教之非，以西人耶穌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所造時憲書其面上不當用。上傳批依西洋新法五字等語，具呈禮部，不惟及黃伯祿譯正教奉旨，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叩闕進所著摘謬論一篇，摘湯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一篇，摘湯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會同確議。四年三月壬寅，議政王等逐款鞫問所摘十謬，楊光先、湯若望各言己是，麻法深微，難以分別。但歷代舊法每日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改為九十六刻。又康熙三年立春日候氣先期起管，湯若

望謬奏候至其時春氣已應，又二十八宿次序分定已久，湯若望私將參考二宿改調前後，又私將四條中刪去紫炁。又湯若望進二百年麻，夫天祐皇上，麻祥無疆，而湯若望止進二百年麻，俱大不合。其選擇榮親王葬期，湯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擬欽天監監正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五品掣盡正楊宏量、麻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等皆凌遲處死。已故劉有慶子劉必遠、賈良琦子賈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寶、湯若望義子潘繼孝俱斬立決。得旨：湯若望係掌印之官，於選擇事情不加詳慎，輒爾准行，本當依擬處死，但念專司天文，選擇非其所習，且效力多年，又復衰老，著免死。杜如預、楊宏量本當依擬處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風水皆伊等看定，曾經效力，亦著免死。湯若望等並其干連人等應得何罪，仍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再加詳議，分明確議具奏。東華錄夏四月己未，議政王等遵旨再議，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潘繼孝及案內干連人犯等俱責打流徙，餘俱照前議。得旨：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俱著即處斬，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責打流徙，俱著免。伊等既免，其湯若望義子潘繼孝及杜如預、楊宏量干連族人責打流徙，亦著俱免。餘依議。東華錄光先疏言：湯若望之麻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謬，特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阮元時人傳：徽州府志：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閣辭職。疏凡五上，不准辭。輯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為上下卷，名曰不得已。時人傳府志云：凡九叩，闕十三疏，辭弗允。五年二月丁巳，欽天監監



正楊光先奏、今候氣之法久失其傳。十二月中氣不應、乞准臣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與之制器測候、並敕禮部採取宜陽金門山竹管、上黨羊頭山柰黍、河內葭莩、備從之。東華七年、詔求直言、光先條陳十款、悉見采納。內逃一人、一款得免。十家連坐之例。東華冬十月戊子、禮部以江南取到元郭守敬儀器、請旨定奪、得旨、楊光先奏稱所用律管、葭莩、柰黍已經取到、照尺寸、方位、候過二年未見效驗。案候氣之法、自北齊信都方取有效驗之後、經千二百餘年、俱失其傳。爾部議交與楊光先令訪求博學有心計之人、應將一千二百餘年失傳之處能行修正之人、可得與否、及楊光先能修正與否、俱詳問再議具奏。東華十一月丙辰、禮部遵旨議覆候氣之事、據欽天監監正楊光先奏稱、律管尺寸雖載在司馬遷史記、而用法失傳。今博訪能候氣之人、尙在未得。臣身染風疾、不能管理。查楊光先職司監正、候氣之事不當推諉、仍令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以求候氣之法。從之。東華十二月庚寅、治理麻法南懷仁劾奏、欽天監副吳明烜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曆內、康熙八年閏十二月應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兩春分、兩秋分種種差誤。得旨、麻法關係重大、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確議具奏。東華八年春正月庚申、議政王等會議、南懷仁奏吳明烜推算麻日差錯之處、奉旨、差大學士圖海等同欽天監監正馬祐測驗、立春、雨水、太陰、火星、木星與南懷仁所指逐款皆符。吳明烜所稱逐款不合、應將康熙九年一應麻日交與南懷仁推算。得旨、楊光先前告湯若望時、議政王大臣會議、以楊光先何處爲是、據議准行、湯若望何處爲非、輒議停止。及當日議停、

今日議復之故、不向馬祐、楊光先、吳明烜、南懷仁問明詳奏、乃草率議覆不合、著再行確議。東華二月庚午、議政王等遵旨會議、前命大臣二十員赴觀象臺測驗南懷仁所言逐款皆符。吳明烜所言逐款皆錯、問監正馬祐、監副宜塔喇、胡振鉞、李光顯、亦言南懷仁麻皆合天象、竊思百刻麻日、雖歷代行之已久、但南懷仁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應將九十六刻麻日推行。又南懷仁言羅喉計都月孛星係推算麻日所用、故開載其紫炁星無象、推算麻日並無用處、故不開載。自康熙九年始、將紫炁星不必造入七政麻日內。又言、候氣係自古以來之例、推算麻法亦無用處、嗣後亦應停止。楊光先職司監正、麻日差錯、不能修理。左祖吳明烜、妄以九十六刻推算謂西洋之法、必不可用、應革職、交刑部從重議罪。得旨、楊光先革職、從寬免交刑部。餘依議。東華三月庚戌、授西洋人南懷仁爲欽天監監副。先是、欽天監官案古法推算康熙八年麻、以十二月置閏、至是南懷仁言雨水爲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卽爲康熙九年之正月、不當置閏。置閏當在明年二月。上命禮部詳詢欽天監官、多直南懷仁、乃罷康熙八年十二月閏。移置康熙九年二月。其節氣占候悉從南懷仁之言。東華八月辛未、康熙親王傑書等議覆、南懷仁、李光宏等呈告楊光先依附龍拜、捏詞陷人、將歷代所用之洪範五行稱爲滅絕經、致李祖白等各官正法。且推麻候氣茫然不知、解送儀器、虛糜錢糧、輕改神明、將吉凶顛倒、妄生事端、殃及無辜、援引吳明烜、誣奏授官、捏造無影之事、誣告湯若望謀叛、情罪重大、應擬斬、妻孥流徙甯古塔。至供奉天主、係沿伊國舊習、並無爲惡實蹟、湯

若望復通徽教師之名、照伊原品賜卹、還給建堂基地。許繼曾等復職、伊等聚會、散給天學傳禁及銅像等物、仍行禁止。西洋人乘安黨等該督撫驛送來京、李祖白等照原官恩卹、流徙子弟取回、有職者復職。李光宏、黃昌、司爾珪、潘盡孝、原降革之職、仍行給還。得旨、楊光先理應論死、念其年老、姑從寬免、妻子亦免流徙。乘安黨等二十五人不必取來京城。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隸各省復立堂入教、仍著嚴行曉諭禁止。餘依議。東華光先邀蒙恩免、黃伯謙、謝放歸、卒於途。徵附志。又時人傳、欽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被殺、蓋為西人毒死。又黃伯謙、譯正、敬奉、發、出、京、回、家、元和錢綱曰、楊公於康熙初入京、告西洋人以天主邪教、煽惑中國、必為大患、明見在二百年之先、實為本朝第一有識有膽人、其書亦為第一有關名教、有功聖教、有濟民生之書。當時邪不敢正、賢審明白、黜湯若望諸人之官、殺監官之附教者五人、禁中國習天主教、可謂重見天日矣。乃西洋人財可通神、盤踞不去、徧斯漢人之有力者、暫授楊公為監正、必欲伺其隙隙、置之死地。楊公明燭其謀、五疏力辭、又條上六畏、二羞之疏、情詞剴切。部議陰受指使、始終不淮、不得已就職。不久、即以置閭錯誤、坐論大辟。蒙恩旨赦歸、中途為西洋人毒死、而後西法復行、牢不可拔。蓋楊公死於未授職之前、則無以摘其誤謬、而西術不能復興、即與亦終不能固。故設此陷、以洩其憤、而害其奸。邪謀之深毒、不可畏哉。然而天主教之不敢公然大行、中國之民不至公然習天主教而盡為無父無君之禽獸者、皆楊公之力也。已就

蕭穆撰《敬孚類稿》卷一〇

故前欽天監監正歙縣楊公神道表  
穆恭撰

世宗憲皇帝所錄 庭訓格言中有 訓曰、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今凡八算之法、累輯成書、條分縷析、後之學此者、視此甚易、誰知朕當日苦心研究之難也。穆既知聖祖仁皇帝之精算術、實由於此、因想楊公之為人。今年夏、晤歙縣老友李君宗煥、談及楊公當日情事、因託遣人於歙縣楊氏代求楊公所著之書、旋於楊公族裔孫 孝廉家得之。穆既得所錄副本、因念楊公之墓年久不免荒蕪、復託李君他日會同孝廉商為修理、因略敘其生平事蹟、他日表於其阡。公姓楊氏、諱光先、字長公、徽州歙縣人也。其 世祖諱凝、字彥謚、明宣德五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調南京刑部尚書。嘗自敘前後戰功、乞世廕、子塤遂得新安衛副千戶、子孫遂世襲焉。傳 世王公、乃讓職與弟光弼、子身入京師、時為崇禎十年也。時有山陽武舉人陳啟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奉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歷兵科左給事中。劉公宗周、詹公爾選等先後論之、公復劾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復經御史王公聚奎、倫公之楨、給事中姜公琛先後劾其溺職及請託受賕、還鄉騎橫、併不





忠不孝、大奸大詐狀、乃削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啟新竟逃去、不知所之。又中樞殿大學士溫體仁當國既久、劾者尤多、公復論之、至輿機待命、帝皆不省、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而公卒以此造成遼左。然體仁亦旋以黨與奸狀為帝所悟、放歸。十六年冬、烈皇御經筵、求文武材、襄城伯李國楨以公對、上曰：是昇櫬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之。襄城遣人迎、未至而明已亡。先是、崇禎元二年間、莊烈帝以欽天監推算不合、天行日食失驗、欲罪臺官。時禮部尙書徐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當食不食、守敬且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麻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等推算麻法、徐光啟為監督。三年五月、又徵日耳曼人湯若望、意大理人羅雅谷、襄授製器、演算諸法。入國朝、順治元年夏、湯若望具疏、將本年八月朔日食、明年正月望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所見、虧蝕分秒、並起復方位圖象與各省所見不同之數、繕冊進呈。秋七月、復將所製渾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鏡遠鏡各一具、併輿地屏圖一幅、進呈、旋補授欽天監監正。自是十餘年、屢加恩擢用。十七年、公入京抗疏、以西人耶蘇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所造時憲書、其面上不當用。上傳批依西洋新法五字、具呈禮部、不准。是年、復召比利時人南懷仁來京、纂修麻法。康熙三年七月、公復叩闕進所著摘謬論一篇、摘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一篇、摘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會議。四年三四月、議政王等通款鞫問及遵旨再議。湯若望等奉旨、僅得罷職、旋以病死。聖祖特授公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公以但知推步之理、不

知推步之數、叩闕辭職、疏凡五上、不准。乃輯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為上下卷、名曰不得已。七年、詔求直言、公條陳十款、多見采納。內逃一人一款、得免十家連坐之例、實自公發之。入年春二月、為治理麻法南懷仁所劾、麻日差錯、得旨革職、旋蒙恩放歸、卒於途。公歿後、西人以重價購其書、悉為焚燬、欲滅其迹。新城王文簡公士禎所撰池北偶談、會記此書事實、西人復以計劃去此條、且有改為詆毀此書者、以故公此書及生平事實、後人罕有知者。嘉慶間、吳門黃主事丕烈、曾得此書、嘉定錢少詹事大昕、儀徵阮相國元先後評跋。阮公復見初印本池北偶談、併采公所著日食天象驗篇為傳、人傳、且推摘謬十論、幾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則固明於推步者所不能廢。錢公雖以公於步算非專家、亦深惜公無有力者助之、故終為彼所誣。其詆耶蘇異教、禁人傳習、為大、有功名教。近吳門葉君廷珪、嘗稱公少年已氣節、就如此、乃越三十年、時移世易、而剛直之性不渝、可謂豪傑之士。其書雖為西人計、然迄今仍有傳本、而姓氏亦稱道弗衰、蓋其精誠固結、自有不可磨滅者在云云。皆能知公之深。穆乃恭記。庭訓格言一則、並綜明史、姜垓、溫體仁等傳及東華錄、康熙朝徽州府志、近世名人著述之可傳信者、彙括以表公、併鄉之後進者詳焉。

楊光先傳 孫星衍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明時為新安所千戶，崇禎十年勅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啟新，昇棺自隨，廷杖謫戍遼西。國朝順治三年，光先上言：時憲書面不宜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久之又告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為閏七月，附呈摘謬十論，及闢邪三論。先是，西洋人有利瑪竇者，與其徒湯若望等，自明萬曆時奉為天主教，以誑誘人，謂耶穌生于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歲，以罪磔死，其時有日食地震之異。光先斥之，比于漢之黃巾，明之白蓮教，謂邪蘇死為謀逆，不應行教于中國。且其死既言在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考漢史是時無日食地震之異，皆妄言惑眾之甚者。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又以天主教所授江廣圖書金牌續袋等呈控禮部。敕下吏禮二部會鞠。是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會湯若望推初虧在申初一刻，強食甚在申初二刻半，復圓在酉初三刻，食虧在南。光先推初虧在未正三刻，食甚在申正一刻，會虧在北，與若望異。候之如光先言，若望竟不驗。由是罷黜若望等。四年，授光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叩閣辭職，疏五上不許。自輯前後所撰書狀論疏為上下卷，名不得已錄傳聞。西洋人以重價購殿之云。其斥地圓之說，謂其違方圓動靜之義，若浮于虛空，則人物不成，安立若有安著，則下土為地，覆壓矣。其斥星圖移宮之謬，以為若望移寅宮之箕三度入丑宮之初，因將恆星俱移十餘度，他宮猶不為，獨獨未鬼宿移入午宮四五度，又斥其一月三節氣及二分長短，及更換寅參二宿之謬，皆以為不合古法。西洋人既聞光先之說，後又遁其辭，以言天云。舊史氏曰：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西法誤會大戴禮四角不揜之言，而創地圓之說，誤會諸子九天及楚詞圓則九重之言，而創宗動天之說，誤會歲差之言，而疑恆星有古今之差，變古日月徑千里，月來會日之言，而云日體大于地，地影蔽日，故日食又以私意移北辰東移，使其國土漸入離方，皆非先王之法言。聖人所不論，實則推步日月五星之法，不繫于此，必欲談天窮所不可知，甯信各緯書及張衡虞喜諸人有本之言矣。光先之折西法，未申日食虧南之謬，徒以推步知之。按五經異義，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上則其食虧于下，是時日食在下，舖合之經義，自應虧在北也。光先文不甚雅馴，而善誇之節，有可取。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西人以此敘迹，光先之功固亦偉哉。

# 清儒碑傳集卷九

## 黃宗羲

###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黃公卒。其子百家爲之行略、以求埏道之文於門生鄭高州梁、而不果作。既又屬之朱檢討彝尊、亦未就。迄今四十餘年、無墓碑。然予讀行略中、固嗟嘆多未盡者。蓋當時尚不免有所嫌諱也。公之理學、文章、

聖祖仁皇帝知之、固當炳炳百世。特是公生平事實甚繁、世之稱之者、不過曰始爲黨錮、後爲遺逸、而中間陵谷崎嶇、起軍乞師、從亡諸大案、有爲史氏所不詳者。今已再易世、又幸逢

聖天子蕩然盡除文字之忌、使不亟爲表章、且日就湮晦。乃因公孫千人之請、據撫公遺書、參以行略、爲文一通、使歸勒之麗牲之石、并以爲上史局之張本。公之卒也、及門私謚之曰文孝。予謂私謚非古、乃溫公所不欲加之橫渠者、恐非公意、故弗稱。而公所歷踐明之旨、則不必隱。近觀明史、於乙酉後諸臣、未嘗不援炎興之例大書也。公諱宗羲、字太冲、海內稱爲梨洲先生、浙江紹

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太夫人姚氏。其王父以上世系詳見忠端公墓銘中。公垂髫讀書、即不瑣守章句。年十四、補諸生、隨學京邸。忠端公課以舉業、公弗甚留意也。每夜分秉燭觀書、不及經藝。忠端公爲楊左同志、逆奄勢日張、諸公所夕過從、屏左右論時事、或密封急至。獨公侍側、益得盡知朝局、清流濁流之分。忠端公死、詔獄門戶、跪跪而公奉養王父以孝聞。夜讀書畢、嗚嗚然哭、顧不令太夫人知也。莊烈即位、公年十九、補長維、草疏入京、頌寬。至則逆奄已殲、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子。公既謝恩、即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忠端之削籍、由欽程奉奄旨論劾、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得旨、刑部作逮究問。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維維顯純流血蔽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公謂顯純與奄構難、思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皇后之外親。卒論二人斬。行略誤以爲論二人。妻子流徙。公又殿應元胸、拔其鬚、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主前。又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共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時欽程已入逆黨。六月、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其印信空本、令李永



清儒碑傳集

卷九

貞填之故墨在硃上。又陰致三千金於公，求弗質。公卽奏之，謂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復於對簿時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確由永貞填寫空本，故永貞論死而實未滅。獄竟，偕同難諸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莊烈知而歎曰：忠臣孤子，甚則朕懷。既歸，治忠端公葬事畢，肆力於學。忠端公之被逮也，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遡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經。既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於書無所不窺者。憤科舉之學錮人，生平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抄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口氏。第年搜討，游展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羅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爲常。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蕺山，忠端公遺命令公從之游。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氏夷齡爲之魁，傳其學者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威、王朝式輩，鼓動狂瀾，翕然從之。姚江之緒，至是大壞。忠介憂之，未有以爲計也。公之及門，年尚少，奮然起曰：是何言與？乃約吳越中高材生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推其說，惡言不及於耳。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

公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莫如公者。蕺山之學，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烈公兼及象數，當是時，擬之程邵兩家。公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其所窮，律歷諸家相疏證，亦多不謀而合。一時老宿聞公名者，競延致之，相折衷。經學則何太僕、天玉、史學則口侍郎、口口，莫不傾筐倒庋而返。因建續抄堂於南雷，思承東發之緒。閣學文文肅公嘗見公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公孩未亦曰：是真古文種子也。有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竝負異才。公自教之，不數年，皆大有聲。於是儒林有東湖三黃之目。方奄黨之錮也，東林桴鼓復盛，慈谿馮都御史元龍兄弟，浙東領袖也。月旦之評，待公而定。而踰時中官復用事，於是逆案中人彈冠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陽羨出山已，特起馬士英爲鳳督，以爲援。阮大鍼之漸，卽東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閑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厄之，乃以大鍼觀望南中，作南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寧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公之孫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居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鍼恨之刺骨。戊



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鑑實主之。說者謂莊烈帝十七年中善政莫大於堅持逆案之定力。而太學清議亦足以寒奸人之膽。使人主聞之其防閑愈固。則是揭之功不爲不鉅。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公以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一日遊市中。聞鐸聲曰。非吉聲也。遽南下。已而大兵果入口。甲申難作。大鉞驟起南中。遂案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禍作。公里中有奄黨。首糾劉忠介公。并及其三大弟子。則祁都御史彪佳。章給事正宸與公也。祁章尚列名仕籍。而公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挂於彈事。聞者駭之。繼而里中奄黨徐大化。姦官光祿丞者。復疏糾。遂與果竝逮。太夫人歎曰。章妻涉母。乃萃吾一身耶。貞慧亦逮至。鑊論死。壽民應箕。士柱亡命。而桐城左氏兄弟入寧南軍。晉陽之甲。雖良玉自爲避流賊計。然大鉞以爲揭中人所爲也。公等惴惴不保。駕帖尚未出而大兵至。得免南中歸命。公踉蹌歸浙東。則劉公已死節。門弟子多殉之者。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公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公請援李泌客從之義。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尋以柯公夏卿與孫公等交舉薦。改監察

御史。仍兼職方。方王跋扈。諸亂兵因之。總兵陳梧白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王職方正中方行縣事。集民兵擊殺之。亂兵大噪。有欲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公曰。借戩亂以濟其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卽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是之。尋以公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其當殺。熊公汝霖恐其挾國安以爲患也。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也。宜使其立功自贖耳。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熊公謝焉。又遣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諸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蓋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卽不發一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爲。又曰。崇明江海之門戶。曷以兵擾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而不能用。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營大震。廷議欲封以伯。公言於孫公嘉績曰。如此則益橫矣。何以待後。請署爲將軍。從之。公當搶攘之際。持議獄。悍帥亦懾於義。不敢有加。自公力陳西渡之策。惟熊公嘗再以所部西行。攻下海鹽。軍弱不能前進而返。至是孫公嘉績以所部火攻營卒盡付公。公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



從子也。其人以忠義自奮，公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故孫熊、錢沈諸督師皆不得支餉，而正中與公二營獨不乏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走公營，異於牀下，公呼其兵責而定之。因為繼佐治舟，使同西行，遂渡海，割潭山烽火逼潮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而尚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等皆來會師。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軍容甚整，直抵乍浦。公約崇德義士孫夷等為內應，會大兵已集，嚴不得前。於是復議再舉，而江上已潰。按是役也，正中實以敗歸，公為正中墓，公遽歸，入四明表，不無溢美。予攷正之不敢失其實也。公遽歸，入四明山，結寨自固，餘兵願從者尚五百餘人。公駐軍杖錫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為扈從計。戒部下善與山民相結，部下不能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潛焚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公無所歸，於是桃江跡捕之，檄累下，公以子弟走入剡中。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爵，公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其乃心王室，亦莫如翊。諸營支臣輒自稱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稱都督，其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稱，使之總臨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為然，定西侯張名振弗善也。俄而大

兵圍健跳，城中危甚，置靴刀以待命。蕩湖掠至，得免。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如熊公汝霖以非命死，劉公中藻以失援死，錢公肅樂以憂死。公既失兵，日與尚書吳公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已。公之從亡也，太夫人尚居故里，而中朝

詔下，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公聞而歎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吾不能為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間行歸家。公之歸也，吳公掉三板船送之二十里外，鳴咽滿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洲，復召公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公為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是馮公第二公既自桑海中來，杜門匿景，東遷西徙，靡次乞師事。公既自桑海中來，杜門匿景，東遷西徙，靡有寧居。而是時大帥治潮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即行剷除。公於海上位在列卿，江湖俠客多來投止，而馮侍郎京第等結寨杜壘，即公舊部，風波震撼，齟齬日至。當事以馮王二侍郎與公名並懸象魏，又有上變於大帥者，以公為首，而公猶挾帛書欲招發中鎮將以南援。時方搜勦沿海諸寨之竊伏與海上相首尾者，山寨諸公相繼死。公弟宗炎首以馮侍郎交通有狀被縛，刑

有日矣。公潛至，以計脫之。辛卯夏秋之交，公遣間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甲午，定西侯間使至，被執于天台，又連捕公。丙申，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公爲首。其得以不死者，皆有天幸，而公不爲之備也。熊公汝霖夫人將逮入燕，公爲調護而脫之。其後海氛漸滅，公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于是始畢力於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公嘗自謂受業戴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尚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蓋公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問學者既多，丁未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戴山之緒。已而東之鄞，西之海寧，皆請主講。大江南北從者駢集，守令亦或與會。已而撫軍張公以下皆請公開講，公不得已應之，而非其志也。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

所未有也。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鵠先以詩寄公，從與就道。公次其韻，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葉公商於公門人陳庶常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爲墨山、九靈之殺身也。而葉公已面奏。

御前，錫嘏聞之大驚，再往辭。葉公乃止。未幾，又有詔以葉公與同院學士徐公元文監脩明史。徐公以爲公非能召使就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與化李公口同徵，詔督撫以禮敦遣。公以母既耄，期已亦老病爲辭。葉公知必不可致，因請詔下浙中督撫抄公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徐公延公子百家參史局，又徵鄞萬處士斯同，萬明經言同脩皆公門人也。公以書荅徐公，戲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是時聖祖仁皇帝純心正學，表章儒術，不遺餘力，大臣亦多躬行君子，廟堂之上，鐘呂相宣，顧皆以不能致公爲恨。左都御史魏公象樞曰：吾生平願見而不得者三人，夏峯、梨洲、二曲也。工部尚書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刑部侍郎鄭公重曰：今南望有姚江，西望有二曲，足以昭道術之盛。兵



部侍郎許公三禮前知海寧、從受三易洞璣、及官京師、尚歲貽書問學。庚午、刑部尚書徐公乾學因待直、

上訪及遺獻、復以公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奏薦、老不能來、此外更無其倫。

上曰、可召之京、朕不授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對以篤老、恐無來意。

上因歎得人之難如此。嗚呼、公爲勝國遺臣、蓋瀕九死之餘、乃卒以大儒耆年、受知當寧、又終保完節、不可謂非貞元之運護之矣。公於戊辰冬、已自營生殯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公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公自以身遭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公雖年逾八十、著書不輟。乙亥之秋、寢疾數日而歿。遺命一被一褥、卽以所服角巾、深衣殮。得年八十有六、遂不棺而葬。妻葉氏、封淑人、廣西按察使憲祖女也。三子、長百藥、娶李氏、繼娶柳氏。次正誼、娶孫氏、閩部忠襄公嘉績孫女、戶部尚書廷齡女。繼虞氏。次百家、聘王氏、侍郎翊女。未笄殉節。娶孫氏。百藥、正誼皆先公卒。女三、長適朱朴、次適劉忠介公孫茂林。忠端被逮、出介送之、豫訂爲姻者也。次適朱沆。孫男六、千人其季也。孫女四、公所著有明儒

學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數也。經術則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以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內編、以其顯背於易、而擬作者爲外編。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戴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史學則公嘗欲重脩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明山樂紀一卷、海外勸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歷學則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箴箴、嘗言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回歷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圖要義諸書、共若干卷。行略尚有元珠密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以爲不傳之秘、而不知公實開之。文集則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

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中神絃曲一卷。後又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畱書一卷、則佐王之略、崑山顧先生炎武見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思舊錄二卷、追遡山陽舊侶、而其中多正史之文。公又選明三百年之文、爲明文案、其後廣之爲明文海、其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與十朝國史多彈駁、泰正者、而別屬李隱君、鄴嗣爲明詩案、隱君之書未成而卒。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苑門戶。於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尚未成編而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其餘四明山誌、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逸詩、姚江文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諸書、共若干卷。公之論文、以爲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發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埽盡近人規撫字句之陋。故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之文、以其所處之地同也。公雖不赴徵書、

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以太祖實奉韓氏者也。歷志出於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衆、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之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之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鄤杖母之非真、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誣。至於死忠之籍、尤多確核。如奄難則丁乾學以腐死、甲申則陳純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楊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資筆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証。蓋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向著述、強半登於班史。如三統歷入歷志、鴻範傳入五行志、七略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亦爲范史所祖述。而公于二千年後起而繼之。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素重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祇吾鄉周囊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亦好佛、公爲之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猶不肯少寬焉。初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妓侑。公曰、朝宗之尊人尚書尚在獄中、



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朝宗賦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矣。時皆歎爲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復豫其中。公曰：姚孝錫嘗仕金，遣山終置之南冠之例，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公之論人嚴而未嘗不恕也。紹興知府李鐸以鄉飲大賓，請公曰：吾辭。

聖天子之召，以老病也，貪其養而爲實可哉。卒辭之。公晚年益好聚書，所抄自鄧之天一閣、范氏欽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講者，則曰：諸公愛民，燕職卽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耕讀自給。乾隆丙辰，千人來京師，詣及先澤，爲悵然久之。今大理寺卿休寧汪公澹，鄭高州門生也，督學浙中，爲置祀田，以守其墓。高州之子性又立祠於家，春秋仲丁祭以少牢，而葺其遺書於祠中。因屬予曰：先人既沒，知黃氏之學者吾子而已。予乃爲之銘曰：

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爲甘陵之黨籍、匡海之孤臣。寒芒熠燿，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

公有日本乞師紀，但載馮侍郎奉使始末，而于已無

豫諸家亦未有言公會東行者。乃避地賦，則有曰：歷長埭與薩斯瑪兮，方粉飾夫隆平。招商人以書船兮，叱昱緣於東京。予既惡其汰侈兮，日者亦言帝殺犬青龍。返旆而西行兮，胡爲乎泥中。則是公嘗偕馮以行，而後諱之。顧略見其事於賦，予以問公孫千人，亦愕然不知也。事經百年，始攷得之。

全祖望撰《鮑塘亭集》卷二



遺獻黃文孝先生傳

邵廷采

先生諱宗義字太冲號梨洲忠端公尊素長子也。忠端公五子仲宗炎字晦木叔宗會字澤望並有情才著述東林前輩文辭之而先生最晚沒學問淵海名冠海內發明義山劉子誠意慎獨之說東南學者推為劉門董常黃幹少補仁和學諸生而忠端公以勅魏忠賢客氏死詔獄莊烈皇帝登極誅忠賢收捕奄黨先生年十九袖長雄草流入京頌冤得賜登祭贈官錄後再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二人受忠賢指論公而為大理考問公者許顯仁也五月會審顯仁自訴考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先生對簿顯仁與魏忠賢謀反引高煦宸濠親王殺社例以難顯仁血流被體卒論立決妻子流三千里又與夏之令子光山夏承周宗建子吳江周廷祚共簽所顯仁顏添葉文仲登時斃六月會審李實李永貞劉若愚三奄中府實辨原疏不自已出忠賢取空本令永貞填寫故墨在硃上屬先生所親行賄三千金先生疏首執對墨在硃上賄成也復用雖一實當是時先生義勇勃發自分一死衛仇人胸賴天子仁明念忠臣遺孤子不加罪會審之日觀者無不裂眦變容當是時姚江黃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還里四方名士無不停舟黃竹浦願交孝子者弘光朝阮大鍼起用欲盡殺天下清流先生

及于禍浙河監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陞御史左副都御史事敗遺民亡命者多赴先生先生瞿然曰有老母在且先人不可無後乃以俠名江湖耶遂奉太夫人姚避居山中大落義山書深研默究以為世知飛山之忠清節義而已未知其學也其學則集有宋以後諸儒大成聖人復起其之易也于是作劉子行狀要其指歸之精微有四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木之培必于其本省察即存養中切實工夫今專以存養屬靜安得不流而為禪省察屬動安得不流而為偽又于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為哉者而說之安得不流而為雜一曰意為心之所存非所發傳曰知惡具如好色指所存言也如意為心所發孰為其所存者乎豈有所發先所存者乎心無體以意為體意無體以知為體知無體以物為體物無用以知為用知無用以意為用工夫結在主意中離却意根更無格致可言一曰已發未發以內外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喜怒哀樂即仁義禮智四德非七情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謂之喜仁也元也春也油然而暢謂之樂禮也亨也夏也肅然而斂謂之怒義也利也秋也愀然岑寂而止謂之哀智也冬也是四氣所以循環不窮者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為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和性之德也人有無七情之



時、未有無四德之時。存發止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一曰太極為萬物之總名。易盡一奇、太極之象、因而偶之、陰陽之象、太極即在兩儀、四象、八卦中。理因形氣而立、其要歸之慎獨。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是為太虛。一故生靈、一生覺。一有主、是曰意。寂然不動之處、唯此不慮而知之靈體、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見聞情識紛起、雜而非獨、慎之無及矣。可知獨即意、一非念也。氣即理、非理生氣也。謂理生氣、與佛者有物先天地之說何別也。武進惲日初仲升氏編劉子御要、握先生手曰、今日窺先師堂室者、唯吾此子。議論不可以不一、但于意非所發、宜稍融之。先生不答。其為學不多一家、苦身焦思、自謂以魯得。年二十二、讀二十一史、日限升鉛一本、家仇黨禍、舟車茅店之內、手不去編。寒夜抄書、必達雞鳴、晷則穴帳通光、以避蚊蚋。早受先公命、就贅戴山、然竟索頑世一十七載、詩文盟會、交遊聲氣去其半。及戴山夢奠、攜筮避世、匿影憂謫、海濱山陬、饑寒顛踣而後乃一意于師門之學。然碑版記述、天官星曆、句股壬遁風所精、兼未能棄也。自言生平所不作者、祝嘏使柩之文、人亦莫敢強。康熙丁未、復舉郡城證人書院講會。戊申、舉比鄞城、謂學問必以六經根底、于是甬上遂有講經會。先後主海寧、紹興講席、而所就經術湛深、士以甬上為最。雖時文淺說、亦知崇

本、戴山先生倡明之功大焉。己未、庚申、累以博學宏詞特舉遺獻、為固辭老病、有司承詔、取所論著、資神明史者、繕寫、宣付史館。是時先生年八十矣。歲戊辰、自為生壙于先公墓畔、諭以死後次日、昇致石牀、一褥、一被、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七上、諸鼓吹、巫覡、銘旌、紙錢、紙幡、縣去不用。作梨洲末命一篇。子百家私與宗叔道傳謀、曰、請命皆可遵、獨不用棺槨一事奈何。先生聞之、曰、噫、以父之身、不能行之子耶。作葬制或問。或問送死者、棺周于身、槨周于棺、古今通義也。今子易棺以石牀、易槨以石穴、可乎。曰、何為其不可也。余覽西京雜記、所發之塚、多不用棺、石牀之上、藉以雲母。趙岐教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使下、訖使掩。陳希夷令門人鑿張趙谷、置屍于中、人入視其顱骨、重于常人、尚有異香。古之人行此者多矣。問者曰、為其子者從之與。曰、奚為其不從也。孝子者、于親平日之言、無有不從、至于屬纊之後、世俗謂之遺囑、禮家謂之顧命、親之所言、從此不得聞矣。無論馬醫、賈睦之子、不敢不奉以終身、不必孝子、于此而不從、則平日之為逆子無疑矣。楊王孫裸葬、而子從之。古今未有議其子之不孝者、是從之為是也。問者曰、子以從親為孝、則古今無諫子矣。曰、聖人之為棺槨、以樂天下之人、其有不欲樂者、自創



為法亦聖人之所不棄也。必以去棺槨為非禮，則趙岐之注不當列于諸經，希夷之圖書不當傳于後世矣。使為子者而欲諱之，則是自賢以蓋父也。問者曰：諱之不可，父死之後陰行古制，使其父不背于聖人，不亦可乎？曰：慈是何言也。孝子之居喪，必誠必信，誠信貫于幽明，故來格來享，欺偽難于其間，精氣隔絕，宗廟之饋食，松楸之霜露，其為無祀之鬼矣。孟子之理，匡章以其不欺元父也。父有不善，尚不敢欺父，之不循流俗，何不善之有。顧使其形骸不能自主，則棺槨同于敝屣，人亦何樂乎有子也。百家遵末命，塋化安山，用鄭寒鄉先生文立石，棒土塞墳門焉。其卒以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年八十六。所著孟子師說、明儒學案、明文彙、事案、明文海、南雷文定、吾悔集、蜀山集、南雷詩曆、待訪錄、宋史補遺、冬青引、西臺恸哭記、注行朝錄、海外恸哭記、汰存錄、思舊錄、今水經、四明山志、台宕記遊、匡廬行腳錄、姚江文畧、姚江逸詩、姚江瑣事、黃氏家譜、喪服制、春秋日食曆、授時曆故、大統曆假如、回、曆假如、丙洋新法假如、律呂新義、氣運算法、納甲納音等，皆有成書，不下百種。納置墳中石几上，門人流傳鈔錄，徧行京國，私謚文孝先生。先是，忠端家難，封太僕卿，經吳公在室，先生承養祖父，具給鮮奇。後數匪事，冒暑重跡，道諸壁，幄美積婦，直二百金。四弟幼孤，身自有

教，迄于成立。崇禎庚辰，充解南糧，連歲奇授，家人環向而泣，走黃蠟告糴，值遇禁嚴，謀于王我雲、倪鴻寶、初世培三君子，其事得集。順治庚寅，晦未以連染被執，將罹大辟，先生赤足行米雪中，十指皆血，求救于馮君道濬，得胡珠百顆獻之大帥，乃得釋。丙申，墓祭戴家山，闔門為山寇所縛，又求救于沈李二君，乃得放歸。凡所遭逢，皆人所不能堪者。叔徐素子木正亦敦志節，潛居注易，終身冠髮不改。一門群從能行古人之道，浙東黃氏，他姓罕比焉。論曰：余同里親炙黃先生，見其貌古而口微吃，不能出辭。及夫意思泉湧，若決河東注，頃刻累百千言，續屬不絕，著述文章，大者羽翼經傳，細逮九流百氏，靡不通貫。嘗示余堯坤鑒度象數等書，望而不取，即蓋弘覽博物，多得之黃漳溪，而理學宗戴山，以故雖而不越。其為人有奇氣，所交遊勇俠劍客，遺連貞元，未伸幽憤，始終無忘先公詔獄之痛，大肆其力于典墳。洎乎髦年，而智益明，神益強，系際辟微，這不為名所累，屹然一代學者宗師，所謂不得于彼，必有得于此者與。至全歸，不用棺槨，雖非聖人中制，然灑然超俗，何必同方，而議者謂其毀滅喪紀，過矣。故具載其或問一篇，附楊王孫書之後焉。

《思復堂文集》卷三

黃宗義傳 錢寶甫

黃宗義字太冲餘姚人通志父尊素明御史尊素與楊鍾左光斗昕夕過從宗義得盡知朝局清濁之分年十四補諸生尊素死於獄宗義養其祖以孝聞夜讀書畢鳴嗚然哭明莊烈帝即位宗義年十九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誅與奄黨曹欽程等對簿袖鐵椎許顯純流血復偕同難子弟哭祭於詔獄中門拔崔應元之鬚歸祭其父戊寅宜興陳貞慧等作南都防亂揭天啟被難諸家子弟推宗義爲首甲申江南奄黨糾劉宗周并及宗義

大清兵至得免宗周死節宗義隨孫嘉績熊汝霖諸軍於江上授職方尋以薦改監察御史江上潰入四明山復入剡中己丑赴海上明魯王以爲左僉都御史從亡有年及海氛漸滅乃奉母返里門畢力於著述

詔徵博學鴻儒掌翰林院學士葉方藹欲薦宗義宗義辭庚申都御史徐元文監修明史薦宗義復以母老已病辭乃

詔取所著書閣史事者宜付史館通志宗義雖病史局大案必咨之庚午

上訪及遺獻刑部尚書徐乾學復舉宗義上曰可召之來朕不授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乾學對以篤老恐無來

上因歎得人之難如此通志紹興府知府李鐸以鄉飲大賓請宗義

宗義遺書曰宗義蒙聖天子特旨詔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宗

義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詔以行者也若召之役則避勞而不往召爲賓則食養而飲會衍衍是

爲不忠卒辭之南甯宗義之學出於戴山戴山學問誠意慎獨之說通

密平實文辭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

從事於游談故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爲迂儒必兼讀史

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通所著易學象數

論六卷宗義謂聖人以象數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

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偽象者四納甲

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謂遁甲太乙六壬世

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法證太乙以吳

越春秋占法國語伶州鳩之對證六王以訂數學其持論皆有依據

陳氏授書隨筆一卷因問若璣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法一卷辨

術璞所言之誤律品新義二卷當取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

與四清聲試之自廣其說者也孟子師說二卷以其師劉宗周於論語

大學中庸皆有成書獨闕孟子乃述其所聞闡發良知之旨推究事理

不爲空疎無用之談亦不盡主姚江之說文集則有南雷文案吾悔撰

杖蜀山諸集及詩集後又分爲南雷文定晚年爲文約彙輯今其存南

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敘述明代講學諸

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閱明人文集二千餘家

典章人物一代淵藪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

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史學則欲輯宋史未就僅存叢目

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其明史有三例一國史取詳

年月二野史取當是非三家史備官爵世系明史稿出於萬斯同斯同

之學出於宗義也詳宗義見又有宏光紀年紹武事紀四明山志各

海外痛哭記日本乞師記舟山典廢記定州紀亂賜姓本末汰存錄各

一卷又明夷待訪錄一卷皆經世大政願災武序行之今其存八

後梅文鼎本周醇言天文世爲不傳之秘而不知宗義實開之晚年

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合之明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宗義

受業戴山時頗爲氣節一流人所得尚淺慮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

中室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益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云乙亥

年八十六卒遺命不爲棺槨



儒藏

清儒碑傳集卷十

潘惟相 潘林 潘醇德 潘中吉 汪璣 黃激之

顧培 高愈 金采 朱朝瑛 張璠 周亮工

潘氏四學博合傳 潘維奎

潘惟相

潘氏先世為齊人前明遷河西諱惟誠者官鎮番游擊死土寇之難執干戈衛社稷邑人哀之立祠祀焉後裔卜居武威遂為武威人弟惟相

國朝由貢生官直隸廣平知縣是為廣平公公初司鐸邵陽課士有方

擢宰廣平以德化民愛之時直隸各郡縣被寇蹂躪丁戶逃亡

田之沃者輒為豪猾所占而賦役則里甲包賠公廉其費乃與民約出

田契驗所有履畝量之遂收前明契給新契契外不得侵尺寸田田或

無主則仿古計口授田之法民已逃散而歸酌其食指授之田而田浮

授田若干畝聽民出賃易牛種不期年民皆復業鄭先生長年訓勉牽

知縣廣平民至今猶稱其田為潘公田云長年武威人嘉慶間官廣平縣

潘林

廣平公於挹奎為遠族今明經綢苞其裔也吾之族與吾高祖齒而官

學博者則秦州公公諱林字蔚之乾隆初貢生仕秦州為訓導易直子

諒官秦州凡二十年歷攝秦安清水禮徵各縣儒學教士愛之如父兄

而公亦諄諄教不倦也始公從張觀察昭美學張既仕於粵東寄書有

云學問無自滿而可以加進者若參之以浮躁之氣加以懈怠之志

斯猶決流者愈趨愈下無足重矣又書云吾儒須敦敦實實學而切究

更要於六經諸史沃其根柢淹貫通曉與夫唐宋大家文講明而切究

之下筆方有實據又書云詩言冬之夜夏之日蓋就其長至者言之也

然孰有長於吾黨之交情者乎數年來海濱索處簿書之暇亦嘗較士

而有成恆少以名讀書不如從實讀書以口耳讀書不如從心地讀書

此種工夫全在靜中理會不可以人事參也公佩是言終其身故於學

粹然有所得挹奎敬述之以見先正師友以學問相切劘如此

秦州公先由鎮番遷武威為武威人而吾自九代祖諱一鳳以降凡七

傳皆籍鎮番為文學六代祖贈教諭公諱雲起因諸父諱治世者攝涼

州總兵家偕至武威家焉然已為武威人而應試仍籍鎮番其在武威  
應試蓋自吾父始也以故吾叔曾祖南夏公為鎮番貢生吾伯祖即  
公為鎮番舉人南夏公諱醇德字懋修官南夏縣教諭毅然以師道自  
任不妄有所取於生徒尤不能迎合上意以勢見誦本郡經歷某因監  
修渠工誤捕諸生諸生大譁公以士不可辱爭且不已同城自觀察  
以下為之緩頰經某詣明倫堂謝過且為諸生謝爭乃息而其人士  
以公千城學校伐石紀其事及公歿生徒相向而哭若喪所親公為人  
方嚴文章有法則不苟作既不利制科構精舍於宅之南偏左右圖書  
朝夕誦詠尤慎擇交生平稱其逆者惟詩人秦安胡鈞同里劉統

潘中吉

即墨公諱中吉字藹如號戊齋乾隆甲子舉人年甫三十除河縣教諭  
遷慶陽教授奉先曾祖司馬公諱去官服闋選登昌教授公為學博  
郡邑凡三士論翕然稱賢而於河縣課訓尤勤河人至今德之官聲昌  
時由舉人行取知縣籤掣即選知縣天下久治山東尤稱殷富民或  
習於逸豫朝夕朋飲甚至聚賭以相歡樂公既蒞任謂民習不可不變  
且酌酒賭博訟爭之端甚多至聚賭之數也為銅牌二鐫文其上曰酌  
昔擊獲酌酒者釋放賭博者擊獲賭博者釋放民如有犯則懸銅牌胸  
前飭其訪有再犯者則更替之以此互相創懲積習為之頓改乾隆庚  
子春

高宗南巡經山東公承辦郊子花園行宮於常所供張外未嘗增損

以耗民財上官復派協濟軍興集驛馬半棚公謂是將重勞吾民也捐

俸供之無何而縣有冤獄已解勘咨刑部矣公訪之得實將平反或以

被吏議沮公曰惜一七品官與殺一無辜孰重卒請更正公為人豪

爽詩古文兼習之其於四書制義思論英偉在黃蘗生陳臥子之閒牛

木齋先生運震激賞焉終身以不成就士為憾著有堅屋集歿後散軼

今所存者棧道雜詩一卷戊子齋制義一卷藏於家始公需次都門滿洲

瑛實見公奇之以為貌似韓子瑛實嗜古精鑒賞嘗見昌黎畫像故云

宰即瑛時邑人郭尚書瑛之孫名瑛者守甘肅西甯坐屬官冒賑將籍

其家公以尚書居官廉明後人不宜罹慘禍多方調護之其家賴以不

毀後郭瑛降知縣宰張掖公之喪歸自卽墨瑛來會葬涕出不已哭蓋

感公之德而人亦以是稱公長者公歿於乾隆壬寅越三十九年吾父

官城固教諭於是吾家由廣平公至吾父凡官學博者五代



前文學汪先生璉傳 璉字文儀 號默庵 新安之金城人 其先世出唐開國  
文學汪先生璉 璉字文儀 號默庵 新安之金城人 其先世出唐開國  
公鐵佛代有聞人 恩傳至文學生而穎悟 十齡通五經諸史 而文章宗  
仰昌黎 然不屑事俗 儒章句 于韓文尤倦倦 於原道年十六 即潛心性  
理 諸書從所好也 性孝友 事其尊人 惟晦公色養備至 守身寡過 貽親  
令名 賓筵之御 榮于諸贈 丁內外艱 哀毀骨立 行道傷之 以仲弟天憂  
勞成咯血 證越四十餘年 復為其季歿 兩發舊疾 人歎以為真中更喪  
亂兼治生以贍俯仰 而絃誦弗衰 游楚傲居 漢陰因入籍楚庫 雖文名  
日噪 淡如也 惟力于躬行 一言一動 必秉成法 平生不妄交游 所師友  
者 錫山高 某旃先生及紫陽吳微仲 鴻川汪惕若 吳趨徐侯齋 數君子  
而已 故高奇詩有云 遊吳握手皆奇士 還里論心有碩儒 蓋紀實也 所  
著有讀易質疑二十卷 凡八易種 而研究愈精 漢川熊敬修先生稱之  
曰 足下辨志既勤 衛道復力 立言端以洛閭為宗 而其才又足以發明  
之 故詞旨明晰 發前人所未發 誠大有功于四聖矣 其見嘉許如此 又  
有語 餘漫錄文集 悠然草詩集 儀典堂文集 大學章句釋義 周易補註  
便讀月課問答 各如千卷 其他校錄評選前輩著作 甚夥 或梓或未皆  
可以傳世 不朽者 年七十四而卒 疾革之前 數日 仍手答吳門蔡九霞  
先生 論格物致知之義 數千百言 則生平之所養可知也已 有子曰 鈞  
食餽於庠 能世其家學  
贊曰 予少與鄰石同庠 得拜先生於漢上 儀範肅然 望如山嶽 及聆其  
警欬 談論則累日 坐春風中 不忍去也 尤善言易 與予反覆于吉凶消  
長進退存亡之道 不啻三致意焉 後予作令信安 猶寓書敦勉 進予以  
古之循吏 意氣可謂勤懇矣 今先生既歿 其言立凡所論著 皆大有補  
于先儒 嘉惠來學 蓋彬彬質有其文 不徒稱獨行君子云

（附錄）卷三

黃先生澂之傳 陳庚辰

黃澂之建陽人 初名師先 字師先 晚易今名 改字波民 澂之初以布衣  
為史可法幕府上客 可法以大學士督師維揚 奏授以官 可法殉國 遂  
行 遜以老 時之稱澂之者 謂其才略王景略 節義謝皋羽 而詩筆妍麗  
不類其為人 其為名流 推重如此 新城王貽上嘗傳其小桃源山居一  
詩 小桃源為武夷最勝處 詳其詩語 澂之蓋嘗以黃冠歸故鄉 其後出  
遊大江南北 康熙丁未 郡人葉矯然遇之京口 僧寮三伏中 為矯然揮

汗賦五律於便面 意氣不少衰 後二十年 矯然至延令放生菴 見其壁  
上詩 詢主僧 云 化去五年 第老無子 沒於維揚 同人醵金以殯 矯然求  
其全稿 未得 錄所見詩以歸 其詩妍麗 中正復沖遠 有王孟風 致無窮  
愁 拂鬱之音 足以見所養矣 遺民詩 感舊集 皆以澂之為福州人 豈其  
先本由三山徙建耶 至矯然詩 話謂其工文與畫 而尤長於詩 方之陳  
白雲 則非足以盡先生者  
論曰 世傳史督師報我攝政睿忠親王書 為閩士所屬筆 波民先生豈  
即其人歟 先生節義誠足頌 泉羽而其才略舒卷 以時譬之神龍 見  
首不見尾 則有非景略所敢望者 獨惜其爵里行業之概 莫能詳也 維  
揚人能殯先生 而吾鄉無能表章先生者 亦鄉部之恥也 有心者旁求  
之 維揚其軼事遺文 尚或有可得者歟 先生小桃源詩 足以想見其為  
人 別綴於後 武陵之別調 固啼髮之遺音矣 其詩曰 枘鑿方知入世非  
幽尋勝踐豈全違 琴清夜月留僧宿 酒熟春山待客歸 自製竹皮籠 短  
髮新裁荷葉理 初衣平生羞乞陶奴米 橡實寒泉可療饑

（附錄）卷三

顧先生培傳 彭紹升

顧鳴滋名培 江南無錫人 少善病 母憂其不壽 命棄舉子業 習長生家  
言 事導引 頗得其術 年二十五 從宜興湯之錡問學 幡然悔曰 道在人  
倫 庶物而已 乃吾向者之自私自甚哉 之錡歎有弟子曰 金敬鳴 滋築  
其學山居 以延散農夕講 習遵高子靜坐法 以整齊嚴肅為入德之方  
默識未發之中 久之遂篤信性善之旨 動靜語默 無非學矣 晚歲四方  
來學者 日眾 春秋大會山居 行復七規 有請益者 教以默識其大原 實  
體諸倫物 七日期畢 釋奠于先師 習禮歌詩 歲以為常 張清恪撫吳時  
詣東林講學 顧疑靜坐之說 鳴滋往復千言 暢高子之旨 其言甚辯 清  
恪不能難也 年七十九卒

（附錄）卷三

高先生愈傳 彭紹升

高紫超名愈 江南無錫人 忠憲公之兄孫也 十歲讀忠憲遺書 即有向  
學之志 既壯 補諸生 平居不事帖括 日誦遺經 及先儒語錄 謹言行 嚴  
取舍之辨 嘗曰 士求自立 須自不忘溝壑 始事親孝 父晉侯嗜酒 食必  
具酒肉 出就人飲 每遣童往候 而已屏立路旁 俟與主人別 則趨而掖  
以歸 以為常 先後居父母喪 不飲酒 食肉 不內寢 有兩兄皆前歿 撫其



清儒碑傳集

卷一〇

九三

孤男女為之昏嫁。初有田數十畝。所入錢輒隨手盡。晚年遂大困。嘗餓粥七日矣。方擊其子登城上。眺望充然樂也。儀封張清恪為巡撫。檄有司延紫超主東林講會。紫超以瘍疾不行。有司饋之人。獲不受。平居體安氣和。雖子弟未嘗訶譏。終日凝坐。不欠伸。當暑不裸跣。與人會不越簋下箸。有忿爭者。至紫超前。輒愧悔。縣中人好以道學相詆。獨于紫超。愈曰。君子。君子云。年七十八卒。嘗注周禮及朱子小學。乾隆中督學尹公以小學取士。頒行其書。

（清儒碑傳集卷一〇）

又紫超高先生傳 顧棟高

先生姓高氏。諱愈。字紫超。忠憲公諱攀龍之兄孫也。父諱某。先生資稟異凡。兒五歲。聞兩先生讀書之聲。即率衣入塾。授書成誦。十歲讀忠憲公遺書。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年及壯。補弟子員。旋食餼。輒歷其曹。而先生居恆絕不作帖括文字。日從事聖賢遺經。及程朱性理諸書。五十外。足不踏省門。閤然以明經老里中。士大夫至。不敢以二字稱。咸稱之曰先生云。先生心定氣和。充養有道。內行純備。其自處極潔。一毫不以取于人。及與之居。退然而溫。以和雖庸小豎。莫不自謂先生親已也。先生父晉侯。公性素豪於飲。先生事之。委曲承順。會必具酒肉。及與人飲。先生遺僮使往候。已屏伏路側。俟與主人拱揖別。則趨迎扶攜以歸。數十年不易。母歿泣血三年。不飲酒。食肉。內寢晉侯公年八十九。以終。先生年五十餘矣。執禮一如喪母時。先生兩兄皆早世。伯兄子若而邀遠。出數年不還。先生裹糧走數百里。訪得之。天寒雨雪。兄子單衣。慄甚。出衣履服之。載以歸。方謀為授室。忽又出求之。不獲。先生乃析產為之。授仲兄子。令主其祀。嫁伯兄女。撫仲兄二子如子。婚娶之費。一皆出先生。時先生饋饗不踰數十畝。藉脯脩以養。恆閱無儲。先生夷然不以屑意也。歲己未。早庚申大水。水流空中。數尺餘。先生姊妹攜男女來會。先生皮版為高閣。令諸人坐其上。雜豆為飯。共食之。歡然而樂。先生教人不為嚴厲。務以身化。雖子弟未嘗有疾言遽色。人有忿爭者。至先生前。自慙汗愧。屈而先生與語。若惟恐傷之。某嘗從先生遊。見先生坐講經義。娓娓不倦。至食時。則為置食。閒雜以酒。敬雖盡歡。未嘗有諠笑聲。終日不欠伸。跛倚。即當空乏時。情坐相對。和氣溢眉宇。退而猶有餘味也。先生既不問家有所得。親故有遇者。見先生貌益充。嗚呼。先生之所養。子登城眺望。若有所得。親故有遇者。見先生貌益充。嗚呼。先生之所養。

可知。儀封張大中丞撫吳。檄無錫縣延先生主東林講會。先生方病瘍。不時往。邑令餽以參餌。謝不受。先生為學。不尚議論。惟致力於謹言慎行。飭躬踐履。聞晉舉孟子志士。不忘在講塾。為訓。謂食士自立。必從此始。故其生平。自少至老。守此不易。邑人有以學道相笑侮者。至先生獨無訾。嘗咸呼曰君子。君子云。享年七十有八卒。先生和易。中有嚴命。信道甚篤。家不用祈禱。治喪不作浮屠佛事。子痘瀕於危。家人咸請禳於神。卒不往。竟亦無恙。完養極密。盛暑不裸體。既足與人會。不越簋下箸。終日宴然坐一室。於經書無所不窺。尤深於春秋周禮儀禮。周禮稿凡數十易。今有周禮註及小學纂註。字母諸書。藏於家。雍正癸丑四月下浣。受業門生顧棟高百拜謹撰。

（清儒碑傳集卷一〇）

金聖歎先生傳

廖燕

先生金姓采名苦采字吳縣諸生也。為人倜儻高奇，俯視一切。好飲酒，善衡文，評書，議論皆前人所未發。時有以講學聞者，先生輒起而排之。于所居寶華堂設高座，召徒講經，經名聖自覺，三昧稿本自攜，自閱，祕不示人。每座開講，聲音宏亮，顧盼偉然。凡一切經史子集，箋疏訓詁，與夫釋道內外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蠻之所紀載，無不供其齒頰，縱橫顛倒，一以貫之。毫無剩義。座下緇白四眾，頂禮膜拜，歎未曾有。先生則撫掌自豪。雖向時講學者聞之，攢眉活歎，不顧也。生平與王弼山交最善。弼山固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與先生曰：君以此權子母，母後仍歸我。子則為君助燈火可乎？先生應諾。甫越月，已揮霍殆盡。乃語弼山曰：此物留君家，適增守財奴名。吾已為君遣之矣。弼山一笑置之。鼎革後，絕意仕進，更名人瑞，字聖歎，除朋從談笑外，惟兀坐寶華堂中，讀書著述為務。或問聖歎二字何義，先生曰：論語有兩喟然歎曰：在顏淵為數聖，在與點則為聖。歎予其為點之流亞歟。所評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以次序定為六才子書，俱別出手眼。尤喜講易，乾坤兩卦多至十萬餘言。其餘評論尚多。若行世者，獨西廂、水滸、唐詩、制義、唱經堂雜評諸刻本。傳先生解杜詩時，自言有人從夢中語云：諸詩皆可說，惟不可說古詩十九首。先生遂以為戒。後因醉縱談，青河畔草一章，未幾遂罹慘禍。臨刑歎曰：所願最是快事，不意于無意中得之。先生歿，效先生所評書如長洲毛序始徐而菴武進吳見思、許庶菴為最著。至今學者稱焉。

（碑傳集補）卷四四

朱先生朝瑛墓誌銘

黃宗炎

漳漿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歷三乘易卦為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昭合。詩與春秋，遇為父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啼落草，至於易歷，諸子無復著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算，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為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為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為得之。又謂鄭詩不待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騷虞為節，樂官備也。諸侯以狸首為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為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芣為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藻蕩蕩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尚書之非偽，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皋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甘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為今文為古文也。謂春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即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為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為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為繁聲慢調，大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漿。漳漿嘗謂先生曰：康流沈靜淵，釐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闕奧，舍皆取其宮中，何必棄人之室乎？自漳漿懸記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疊菴、海甯之園花里人。曾祖侍御某，祖紹舉，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榮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愠之色。酬對甚簡，相



《神傳集》卷二三〇

張璠傳朱四輔  
張璠字耀仲州志  
永明知縣曉孫也崇禎十六年舉人十七年下第後不復赴公車幅巾野服幕管幼安陶元亮之為人最  
後有仇璠者攻璠璠不得已會試至京師同試者以為疑問曰  
先生出處何如璠出憶梅詩相示有十年留得冰心在一任寒  
風徹夜吹之句果以墨塗卷而歸終身不仕是時邑之號逸民  
者諸生中四人王巖劉心學喬邁朱四輔未為諸生一人朱宣  
流寓則清苑梁以樟宛平王世德  
之又不明言其姓名  
名高本志云雲錦父安子官與居是以早卜宅在  
生名高本志云雲錦父安子官與居是以早卜宅在  
施光祖梁如聳孫世勳輩亦邑中高士璠友以樟  
以節義相切劘講求躬行之學璠貽書以樟自訟  
以樟答書曰讀手教自訟知靜中澄鍊反觀得力深服省克之  
嚴入道之勇足下天姿性力精神氣量是我以上人且能忍辱  
負重喫虧耐煩拖泥帶水為人救濟僕慕而不能及然受虧正  
在此性命根柢未嘗鍛鍊源頭不清沙土攪和粘帶包裹廼伏  
播弄縱弛之習天性之良夾雜而出未易淨盡卽或參求理道  
研澄學問祇供客子之用為支排搪抵之具自己不得真實受  
用久久走透滲漏日浸月淫漸至身心剝蝕性命潰決不可收  
拾非獨為足下言僕自四十以後時時內省搜剔病根覺有生  
以來氣質偏重結成積習每讀聖賢書見其刺著己病輒面赭



惶汗、清夜淚流十餘年來、日夕皇皇如救火追捕、自忙自緊、誠非得已。今何忍於同條性命之人、相爲隱忍、足下當以石蓮先生收斂枯槁爲對症藥。吾人平日世緣深重、精神意氣都向外浮、如黃河濁流、翻翻浪湧、未得暫時寧止。澄淳自炤、必至收斂枯槁、而後徹底澄清。天根乃見、方可以言不遠之復。念菴先生廷謫歸田、袖米蕭寺、石蓮洞中、收攝保聚、澄鍊淘汰二十年、心融理徹、洞見太虛。此收斂枯槁四字、卽孔之默識、顏之如愚、不止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也。今於日用酬應中、濃醲處實能淡、忙熱處實能冷、便安處實能堅苦、剝心屏息、刻爲芟蕪、件件刊除、而時時剝落、銷歸淨盡、便是千聖覲面時也。瑋答書曰：僕二十年結習沈痾、賴明眼洞入骨髓、苦心憐憫、對症立方、刺穴剝根、全力揀正、足下於僕厚矣。至矣。執書反復、憤發悚懼、半生攬攘、在人情世故中、譬如力作人終日爲人搬柴運水、全不關自己受用、而勞筋苦骨、剩下一身病痛、賫與俱歿。言至此、欲不痛悔、切責心膽墮地、胡可得也。僕不敢作瞞昧漢、每自簡默、所云夾雜包裹、猶是寬假愛護、只當奮欲客氣、褊心俗腸、消煞不得、明明自知、而降心伏意、平日所聞義理、作主不來、然則今日之學、斷以樸實收斂、鍛鍊洗剔、倒身力踐、忍痛著力、爲出死入生一路。若復搪抵支排、富病說痊、在夢說覺、實是世閒絕滅廉恥人。康維寶其刻厲如此。瑋既卒、國朝刑部主事汪懋麟爲七哀詩弔之、其辭曰：青松垂巖阿、白石藏洞底、松枯石亦爛、傷哉哲人死。哲人良爲誰、白田張仲子。豐頤挾廣顙、雙炯炯視如、何奇偉、人物化隨逝水、緬昔遭輻軻、埋照讀經史、冰霜二十載、宛然陶栗里、名教久淪喪、大道逢數否、賴爾陽明徒、獨暢性命

旨著書惜未成宗傳竟已矣盜跖常壽考短命悲顏氏問天天不言淚落悲風起白尺著嘉庵集嚴別有傳心學邁見前四輔字監師少負異才涉獵羣書諳經濟之學有用世志至是棄諸生交海內悲歌慷慨之士平南王尙可喜聞其名延致幕下久之知尙之信必叛辭歸人服其智宣字元膺原名克宣以從兄克簡貴易今名父迫之就試碎硯遞去宣孤僻嫉俗罕與人交惟傾慕班以詩文相質證班亦深推許之酒酣則仰天長號以樟曰甚愧此一小書生著運甓集以樟字公狄崇禎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太康知縣王賊定境內賊三十六窟以樟撫練土兵伺賊所出入設伏掩襲大小百十餘戰殲除殆盡王賊定明年調商邱二月李自成犯歸德以樟與推官王世琇同知顏則孔經歷徐一源教諭夏世英里居周士樸等誓眾堅守賊攻圍七日總督侯恂家商邱其子方夏率家眾斬關出傷守者眾遂亂賊乘之入以樟妻張氏積薪樓下集婦女其上俱令就縊謂子變曰汝父城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賴屬乳媪匿民家自縊死家人舉火諸屍俱燼明史及子女俱從死此傳知愛宋死王世琇傳云以樟妻九

列女傳合今從之過典以樟中賊刃久而復甦竟獲免王又

事傳被逮下獄上書請太子撫軍南畿繫屬天下人心

擇宗室賢才分建要地招徠山東河北河南諸處保皆自固之

兵重督撫之權倣方鎮遺意執政尼不行王京師陷以樟

走江淮聞部史可法延致幕下南都諸臣棄中原於草

莽以樟議曰若無河北山東是無江北無江北區區江南豈足

自保今當於山東設大鎮經理山東及北直之河閒天津等於





河南設大鎮經理河南、做唐節度使、宋經制招討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材者爲之、而武臣爲總鎮、一切便宜行事、於江南漕糧中爲各鎮厚集兵餉、以蘇息北方殘黎、於濟寧、歸德爲行在、以備巡幸、示天下一刻不忘中原、議上可法不報。王師下揚州、可法死之、以樟隱寶應、是時國家初定鼎燕京、數召用勝國諸臣、以樟年纔三十七、才名傾海內、姊夫王鐸父子官津要、頻致書勸駕、不應、買田兔避數十畝、棲遁烟水之鄉、由壯及老、以死、嘗自比謝舉羽、鄭所南、洵無愧也、以樟與璫及孫爾靜講習問學、四方之士若沛閣爾梅、南昌王猷定、崔千城、僧松隱、頻過以樟、及劉純學、家劇飲、慷慨激昂、繼以涕泣、晚年偕喬出塵、陳鉅、朱克生、劉中柱、迨世德父子、結文字、飲觴政、皆挾別經史、旁及稗官、野乘、可記而傳也、著詩文、理學諸書、

世德字克以樟兄以相、字仲木、亦終於寶應。世德字克承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崇禎末、天下大亂、人主孤立於上、朝臣持門戶、競爲朋黨、不復以國事爲意、世德曰、今天下大弊四、戡亂保邦、須經濟才、制科以虛文取之、所取非所用、弊一、廷臣日以門戶相傾軋、弊二、右文左武、刀筆吏持將帥短長、弊三、三營官軍詭計靡餉者十八九、倉卒有變、不知何以待之、弊四、李自成陷京師、妻魏氏率諸婦女赴井死、世德閉道奔淮南、僑居寶應、與以樟卜鄰、偕隱、作崇禎遺錄一卷、自序畧曰、先帝仁儉英敏、每召對大臣、諮詢天下大計、非慚汗不能對、卽老生常談、閒有忠鯁、又迂疎不識時務、先帝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暇、使君臣一德、將相協恭、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身殉社稷、而失身不肖之徒、肆爲誹謗、或曰

寵田妃、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聖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己誤國之罪、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用是切齒腐心、懼實錄無存、錄所見聞野史之謬者、正之、遺者補之、庶流言邪說不得肆其誣譏、國朝修明史、有司錄其副上史館。王士正錫命字蒼、救貢生、遭亂隱居寶應之蘆村、刻厲堅苦、督子力耕、與大興劉文昭、長水吳鉏及干城以樟等相友善。或放舟湖中、相持慟哭、見者駭愕、不知所謂、親戚罹難、無歸者、分宅授餐、數十年如一日、卒後返葬於儀真、

歸老益貧、常三旬九食、忍飢講易、無憂悴之色、生平不趨榮利、不安交遊、惟與弟懋功閉門著書、年九十一、卒、有椒馨草堂學、易小刻、並易經纂注若干卷、爾靜、邑諸生、鉅、國朝貢生、克生、國子監生、中柱、真定府知府、出塵、見後陶徵傳、廷頌、字欽哉、縣學生、未老棄去、放浪泉石、閒、翛然自遠、墓林和靖爲人、自號梅逋、藝梅數十本、雜以桐桂松杉、畜一鶴、馴甚、讀書飲酒、對賓客、入市井、皆與鶴俱、從以樟遊、相倡和、盈百餘篇、在湄字九起、工詩畫、爲人澹蕩、閉影蒼蒼、茫中、以葭名其園、以樟賦詩褒美、比於古不臣不友之士、光祖字昌之、如聳字叔鸞、兩人者、孤澹自喜、栖短垣、敗屋、草樹茂密、布袍禿袖、過市上、顧髮半覆、行歌嗚嗚、世勳字東山、亦食貧有高致、以樟贈光祖詩曰、海風吹南雲、日夕涇西樹、此際無時移、託根亦有素、江邊桑葉落、孤雲自來去、柴門閉涇流、歲月不得渡、城府異喧寂、心境契幽懷、老屋壓短垣、溪蕖塞行處、秋蘭閒蘼蕪、流水周堂步、採稻足朝食、灌蔬供野饌、君平下肆簾、一日

百錢足。開門數見雁。春磔理諸積。塙東杞菊籬。環堵風雨注。長歌出林樾。屢空不我顧。蒼然老布衲。蕭灑遺百慮。六十仍黑頭。遜肥氣轉裕。揮斥八極外。乾坤莽回互。又贈如贊詩曰。棕櫚覆荒廬。涇流無冬春。孤雲宿簷杪。逸風落山榛。城隅古路壞。流水漸菰葦。負薪行歌歸。挈瓶汲水濱。呼兒具梨栗。耦婦借辟紉。洋洋涇流水。聊以樂飢貧。牀頭老素書。猶記義軒民。窮年閉戶。誰復測昏晨。大道在胸臆。嘯噓潛彌綸。唐 班昭世勳詩曰陶唐戴黃屋。蕭蕭懷頽濱。鯨鯢段干木。立市而駭人。齊物有至道。傲傲喪天真。蚤望東山巔。闊步企後塵。恥被狂生舉。奇節常閒閒。俯仰肆論列。問學準周秦。歌聲出金石。陋巷迴朱輪。迹素心自閒。逍遙頭上巾。意氣不可合。况能知其貧。長松昂絕嶼。芳蘭雜蔓茵。扶持豈地力。賴以全其身。俗情見紛錯。所貴與道親。平生幸努力。何復生歡噴。唐 班昭世勳詩曰

（碑傳集補）卷三六

名宦戶部右侍郎周公亮工傳林休康熙三十有五年夏四月。閩八郡士大夫詣當事諸有司。請崇祀故戶部右侍郎。櫟園周公於郡學宮之名宦祠。僉報可。以七月二十五日。奉主行事。蓋距公蒞閩時已四十有九年。距公歿亦二十五年矣。適公子在後遊閩。謂茲舉於國典。家乘均有光。宜大書以傳於後。且屬信文之。信生晚。不及見公。又愧學淺。名微。何足以傳公於不朽。固辭不獲。乃以嚮所聞諸父老耆。拾公全聞之大畧。務質核。俾傳名宦者采焉。公諱亮。工字元亮。先世有仕江西者。因家金谿。後遷江甯。其自江甯再遷河南。則自公大父始也。故公遂為祥符人。以先世之常居櫟下也。自號為櫟園。公為人警敏。負奇氣。於古今之書。無不讀。於遠近知名之士。無不交。自為諸生。聲譽已著。及舉崇禎庚辰進士。授離縣令。堅城守。殺賊才。望益大。重擢監察御史。方入都。而逆闖陷京師。明亡。公遂歸江甯養親。不復有宦情矣。順治二年。王師南下。特徵君以原官招撫兩淮。尋授兩淮鹽運使。改鹽法道。三年。擢布政司參政。淮揚海防兵備。道政績皆可書。四年。陞福建按察使。六年。以按察使署理兵備。海防督學三遺事。冬。入覲。轉福建右布政使。七年。還閩。以右布政使署建南道事。八年。署左布政使。九年。署漳南道。十年。署興南道。陞左布政使。公前後在閩。凡八年。所歷監司。任始徧皆從草昧荆棘中。以扶士氣。拯民瘼。為己任。故功德之在人者。深其初。按察也未入境。而民亂。公從杉關入。據光澤城。守破土寇李鳳毛。念邵郡去會城數百里。又東與建甯鄰。倘閩上游不靖。則頑民叛將。勢相連。合將與江右南昌應。患大未可圖也。乃即邵郡治。治事。率家人戍兵百餘。備戰守。以計誅叛將熊再法。秦登虎等三千人。凡在郡經理七閱月。閩西境以安。而福州自戊子兵荒。流孳載道。羣盜滿山。公爬梳喫味。逐假令。鉏豪強。撫逃亡。閩民始依公為命。大寮位公上者。亦不得不倚公如左右手。故委公署道員者七。公靖大亂者六。如永安之招曾省也。建甯之誅陳和尚也。延平之勦吳養娘邵武之縛耿虎也。而守清漳保泉州。活十四寨功最鉅。公功益顯。忌公者亦益多。十年。上擢公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即疏言閩事。首論除降寇鄭芝龍。又陳用兵機宜六事。世祖皇帝深嘉納。而公禍基此矣。尋陞戶部總督。錢法右侍郎。先是芝



龍既降其子成功猶據廈門屠漳州刺殺總督日以降愚我冀緩援兵  
朝廷亦竊察芝龍以南安伯奉朝請公之以中丞入也極陳其逆狀  
世祖密下公疏於部遂執芝龍下獄芝龍知公發其事乃大恨揮金謀  
報公適督閩者方修怨憾公一二巨帥向與公齟齬者爭相媒孽飛章  
上告公遂聽勘再入閩當是時為公訟冤者眾人情洶洶適成功以舟  
師數萬突至運趨福州倉卒城守無備勢在呼吸巡撫宜公承貴知公  
為人心所屬又長於殺賊乃便宜出公藉公率士民分守時賊焚掠四  
郊火光照耀城中且數日屢攻城不克乃剋期至急攻西南隅鉦鼓  
聲殷地公坐射烏樓盡以平日所善諸文士為部曲指揮守禦復親發  
大砲擊賊賊其渠帥是日微公城幾陷賊更大治攻具乘雨夜潛師內  
薄登公百方禦之士民皆踴躍殺賊無算賊知為公也氣奪遁去巡撫  
乃疏公全城功舉朝為動色然向獄終未解也及按察程公之璿至乃  
亟別公冤狀上請有旨并逮訊所牽引及千人閩民罷市號冤不可得焚香祝送出關千里  
不絕久之

延事漸白會

世祖實天

今上即位推原

先帝意出公而芝龍遂論決矣已錄守閩功補公僉事青州海防道再  
遷江南江安督糧道未幾投劾歸遂致公好讀書善為文章雖千厥固  
圖未嘗一日廢吟詠其獎引後進如不及博物好古其天性也惜乎已  
試輒蹶於平日抱負十未能展二三然其治閩之久功德昭然人知其  
功在於守城殺賊而不知其中朝殺賊之功為尤大此真無愧於開國  
之名臣宜乎閩民愈久而思不忘也公所著書百餘卷晚年盡焚之其  
前行世者不可得而掩也

（清儒集）卷一〇

又周櫟園先生傳

周亮丁字元亮籍江甯遷汴為祥符人以先世居櫟下又號櫟園海內  
稱為櫟園先生亮工行甚收備善讀書與篇隱帙無不津逮崇禎庚辰  
進士守土有能聲而以福建全城功為大時  
國朝闢嶠甫定山海輿壤酒多伏戎大帥慮泉州十四寨居民從逆將  
帥師夷其地亮工時官布政爭之力且以其家百口保無他帥感其言

直從之閩人為建報恩祠刻石射鳥詩話二樓以紀活命事亮工工古  
文詞根柢深一稟秦漢風骨而獨闢性靈未嘗章櫟字範索之象貌  
也性嗜士類尤為親念故當明季汴城遭寇亮工官山東舊鄉遺黎渡  
河而北亮工遺弟亮節收錄存邸振以模構屏風所活又及仕至工部  
侍郎所著有賴古堂集并雜著數十種行於世子在後延尤有學  
魯曾規曰世之學者誦先生文悅之知兩活命事余特揚之其他不  
具述聞先生死之日或夢金甲神鼓吹翟葆曲旃與迎之去汴進士  
劉慎云

（清儒集）卷一〇

又賴古堂詩鈔小傳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又別自號櫟園學者稱之曰櫟下先生先世  
自金陵徙居撫州之櫟下數傳復徙大梁考其世唯櫟下居最久取以  
自號志不忘也少好學能文章弱冠從海內諸名士游聲稱藉甚崇禎  
庚辰成進士授淮陰以守城功擢御史十日而京師陷問道歸里門明  
年王師下江南遂以御史招撫授鹽法道遷閩臬踰年陞右轄尋轉左  
時山海崎嶇無尺寸乾淨土公至創以雕勦收餘燼而煦哺之使反側  
子自安平李鳳毛之亂解清漳之圍見者皆驚為神施鬼設不知皆從  
書卷中體驗古人成局而變化出之者也既以御史臺徵上章言閩事

報可又密有所建白頗摘扶用事者駁擢少司農而聞者咋舌曰禍始  
此矣已而督臣果飛章誣劾奉  
詔赴閩時有司已鍛鍊具獄比到吏民守府訟冤者以千百計按察  
司與五司司理會鞠得其冤狀與平反無軍不敢任請廷質

詔建法司復訊仍以辟上秋有

詔朝審獄之日忽大風從西北起吹爰書入雲端移時乃下於是羣公  
卿揚言曰天意如此獄可疑適緣

大行遺詔遂未竟朝審案援赦論釋尋出為青州海防道轉江安糧道  
再被論事白而卒生平喜為詩宗仰少陵然機杼必自己出不屑為公

家言劇錄前濯而歸之平喜為詩宗仰少陵然機杼必自己出不屑為公

下健卒猗猗立呼聲如沸手摹據地願伍伯乞紙筆作送客游大梁

二十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獄成奏上人謂且不測公赫蹙細

書與所親曰今日當得

旨東衣待之所謂時至則行也又一札云今日尚不得

旨又活一日屬友人為作又活一日印章即此而論較子瞻獄中夢遶

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其度越古人何等哉當公之被逮

入都也百姓皆炷香號哭追送數千里謂公活我顧奈何反以閩事累

公語悲痛不可聽詳閩人高兆四泣記中其時連染者近千人考治榜

掠瘐死無算猶數百人從公對簿輿大呼白公忠直無罪情詞慷慨卒

無一言撓敗吁難已某閩人也先祖二銘公辱公文章道義之交嘗枉駕三造敝廬聞里傳爲佳話緒公遺集益不禁廢書而三歎也

（碑傳集卷一）

又江南樞密參議道前戶部右侍郎樸園周公墓誌銘 姜宸英

公諱亮字元亮別號樸園祥符人先世有諱匡者仕宋知江西撫州軍事因家焉其後三徙定居樸園至公祖贈鴻臚寺序班庭槐游大梁而樂之復占籍開封鴻臚生子文煒即公父國子監生任諸賢簿公中明崇禎十三年進士授維令是時維被敵圍入公以一書生乘障親集鏃其身城以不陷事聞行取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京師破順治二年

詔起公以御史招撫兩淮改兩淮鹽法道陞海防兵備道遷福建按察使踰年陞布政司右布政尋轉左首尾在閩八年其以按察駐節邵武也邵武在萬山中嘯聚彌山谷城外烽火燭天公權宜治軍事募敢死士日開門轉戰谷間多所擒獲夜則獨坐樓上仰天長嘯賦詩高詠衛士擊刁斗聲中夜與相聞事少間建詩話樓祀宋嚴滄浪其上召邑諸生能詩者日與倡和境內益安爲右藩時屢奉檄應署建南汀南漳泉諸道皆數反側地人所顧却不敢就獨單車往來鋒鏑中百方經畧所至輒見紀故自

內召出境及被劾還質實竟傳遂復入都百姓皆扶老攜幼頂香迎道左爭奏酒食勸盡觴號哭聲竟數百里聞詩人高兆作四泣詩紀其事初公以左副都御史徵上章言閩事報可又密有所建白頗摘扶用事者驅擢戶部右侍郎而閩者昨舌曰禍始此矣未幾督臣果飛章劾奏詔赴閩勘比到前督臣已罷去按察使與五司理會鞠得其冤狀列狀上中丞時久旱廣具雨大瀝民爲作歌曰東卷雨云復逮下刑部訊秋朝審可疑故事獄上可疑者報聞即釋而是時適傳

恩赦凡已論囚繫獄等公反以赦例當隨輩徙塞外待春發遣緣大行遺詔免尋以僉事出任青州海防道公生平喜爲詩凡按部所過山川風俗及臨陳對敵呼吸生死居閒召客燕飲談笑吹彈六博掄袂獻笑無不以詩爲遊戲心營口授史不給書而頌繫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卒猙獰立銀鑪繫繫呼聲聲如佛手拳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遊大梁詩二十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素與黃山吳生善吳從公獄中久其爲北雪詩序畧日記初冬余與生夜坐

爲詩漏下數十刻嗚嗚吟不止或至心傷則相對泣嘗對卧薄板上忽聯句或兩人擁敗絮從口吻中濕筆露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止其高致如此按青逾年遷參議江南督糧道復遭劾解職歸事解尋卒公材器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疾握鉞拘文吏當大疑難判斷生殺神氣安閒無不迎刃解者自茲仕即在兵間尋擢臺職益欲以意氣自奮不幸遭亂歸才爲時需十年之間晉歷卿貳然時時與世牴牾庚戌再被論忽夜起傍徨取火盡燒其生平所著述百餘卷曰使吾終身顛踣而不偶者此物也辛亥冬某遇公西陵佛寺留飲拊几太息謂余曰吾與子相見知無幾今我年六十子歸爲我作想老堂酌酒歌而已想老堂者公所居著書處也余渡江詩不果作然竊歎公之才其軀何歷落而老且衰於此視其中默默如不自聊將遂已也循公之迹者公之志則古之大人君子其身尊名立人望之若不可及而當其壯年逾邁僂仰身世出處盛衰之故其皆有不自得者乎則夫世之辭富貴而就貧賤甯獨善其身以置生民之休戚理亂於不顧至於老死而不悔者彼亦誠有所激也嗚呼可以知公矣公好獎與後進嘗置一簿坐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諸所嘗經過雖深山穴處中物色無不到見少年能文士簡辭雙韻立爲延譽或數屏車騎過之老生貧交相依如兄弟其爲文及詩機杼必自己出語矜矜不蹈襲前人一字劇鉅前濯而歸之大雅尤嗜繪事及古篆籀法每天明盥漱出外舍從容談說古人圖史書畫方名彝器皆條分節解盡其指趣客退則手一卷燈熒熒然至夜分歸寢以爲常元配馮淑人生子五在浚國學生考充官學教習在延庠生在建在都在青皆國學生孫男女四人卒年六十有一將以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碑傳集卷一）

又贈周樸園先生序 陳維崧

樸園先生頌繫之五年天子憐其冤事大白於是先生既脫獄南還至揚州揚人士識與不識





聞先生至無不大喜爭持牛酒賀陳生維崧適遊揚亦欲一見先生私輒自計曰維崧江表鄙人耳家貧拙於衣食奔走江淮間未獲以文章末技奏於先生今來廣陵又多與博徒賣漿者游雖欲見先生恐未有路也獨居深念不能自決者累日如皋冒君辟疆余父執也一日自外至語維崧曰櫟園先生知陳生亟欲一相見子無悞陳生聞是言竊自喜曰夕謁先生則先生已枉車騎跡陳生於市中以故左日已晡復上謁先生則揖陳生入置酒食陳生攝衣就坐醉則歌先生所為詩先生擊唾壺和之一座盡驚先生起謂維崧曰老臣獲戾六年於茲矣六年以來關木索嬰金鐵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卒隸則涕洟息自分旦夕就湯鑊以快舞文者意覆盆之中甯知復有今日與諸君相勞苦乎賴國家大恩卒賜前澤第念頻年對簿株連瓜蔓何止千人為老臣拷掠垂斃者百數十人矣為老臣斃三木下者十餘人矣有司白臣冤道死者一人瘐死二人餘皆瀕死數矣卒無有一人誣服者他變姓名微服為樂臣素饒計又不知幾何家焉嗟夫何以致此夙夜自思惟是結髮為吏實未嘗有所恨以至斯也一客起曰誠如公言蓋公所至多善政吏民戴之閩人士至作四泣圖此皆地遠不遑論論吾所及見者公備兵揚州江南甫定告密繁興猶憶一日有急裝自北來以馬箠叩營門叩已據地坐諸將愕倉卒不知所出公直前上謁急裝者熟視久徐曰彼鉢鉢而白何為者公嚶嚶曰君貴人吾亦貴人有事當告我急裝者探腰下一出一牘背耳語良久則泰州某縣奴董宦室者反詞也公厲聲曰若誠反當族然安知非奸民構姑詞之第君馬勞不宜復有所乘坐休之命驛騎及吾廐馬以去急裝者越日偵騎至某縣奴所言果妄事乃解其好全活人類如此又一客曰當公治兵時而江南撫軍某者性險鷲尤嗜殺人一日漏下二鼓公寢門闔矣諸將譁云撫軍趨議事且言速駕車以來不及則單騎來又不及步來人聲鼎沸一市人盡驚往來轅門問公佯卧不起敕諸騎士前後植檠戟笳鼓大作列炬如白晝然後起又徐徐行撫軍坐堂上公至撫軍志良久語曰吏報城外某處有賊巢吾待公至將盡撲殺之公奈何來嫻嫻者公曰以吾料之必無是撫軍怫然曰觀察能以百口保鳳輩乎公應曰諾撫軍沮則令諸持長鉞者退公曰適倉卒未尊食煩公為某置食食訖徐徐出呼騎士轅門外譙讓之曰夥頤撫軍趨吾會食向者驚呼奚為梓其髮徧

答之一市人始知嚮所傳聞實謬悉散去城外亦卒無有所謂賊是日也微公事幾殆客言未竟更難述先生數十事皆倉卒間載定大難恩澤及人者階下人聞之躡足語至有泣者最後一客年七十餘狀微僂齒缺落且盡述公解任維揚日揚城十萬戶砌城留遮道泣聯袂成帷天日為之黯既已就道哭聲撼天地城闕崩摧語絮絮不可竟陳生離席伏奉卮酒先生前曰吾向在如皋冒君辟疆受先生知最深談先生事最悉今又聽客所言昔李廣為將殺降卒乃自剄于公治獄平恕後乃克昌今先生陰德奚啻于公疇昔之事吾固知其往而必返也豈惟復返自此以後無疆之慶即以此卜之矣座客孝威鄧氏墨倩程氏曰今年先生正五十揚人士思有以觴之即以子言為先生壽可乎先生大笑為陳生盡一觴



清儒碑傳集卷十一

姜晉珪 沈進 蔣薰 洪德常 陳應鳳

徐柏齡 徐石麒 李明性 錢澄之

孝潔姜先生墓誌銘

慈谿姜君宸英詩文傾折海內士、

天子知其姓字、然屢赴鄉試、不見錄也。既而用薦入史館、支正七品俸、纂修明史、又分撰一統志、月給餐錢、衣儒生衣、雜坐公卿之次、會

覃恩、敕授文林郎、贈考妣如其階。歲在己巳冬、刑部尚書總裁官崑山徐公乾學告歸、

詔許以書局自隨。公上言引君自助、於是君將還葬其考孝潔先生于夏家畧華盆山之陽、妣孫孺人祔焉、持狀請葬、尊誌其墓。誌曰、先生諱晉珪、字桐侯、別字卓菴。先世自蜀遷于越、居嵎縣、再徙餘姚、復徙慈谿。曾祖國華、丁士美榜進士、累官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階朝列大夫、贈太僕寺少卿。祖應麟、中先文恪公榜進士、以戶

科給事中抗疏爭鄭貴妃冊封、謫典史、後歷太僕寺少卿、階中憲大夫、贈太常寺卿。父司簡、官戶部司務。母向孺人、妻孫孺人。先生少補儒學生員、貢於鄉、年三十七不復應舉、研精理學、工詩、兼通六書、辨其源流、又嫻經世之略。性至孝、友愛諸弟、與人交愷易、然取與必以義、雖勢力不能奪也。太常公以廉節自勵、遺產僅百畝、司務君兄弟分受之、先生弟弟又三分之一、力不能給饘粥、兵後家計益窘、無以為親養、乃游學、北至燕趙、東浮洛、西游秦蜀、東修所入、歸以養父母。孫孺人曲成其孝、一味不以自甘、必先進舅姑、曉問寢安否、庭闈燕衍靡以異。先生在家也、先生既遠親舍、歲時恒望鄉遙拜、發為歌詩、多幽憂悱惻之言、音甚酸楚。今所傳泛鳧吟、臺是已。迨向孺人歿、先生適在旅次、訃至、嘔血數升、遂中失血症、服除、將之瑞州、道出常山、疾發、卒於草坪旅舍。時康熙十一年五月日也。年六十三。宸英扶其柩歸、先生之執友張能信、林三錫等交泣下、僉曰、君之事親可謂



孝矣。君之高蹈可謂潔矣。遂諡曰孝潔先生。先生歿後七年。孫孺人亦卒。孺人國子監生之蒞之女。朝列大夫知德州事森之孫。贈朝列大夫某之曾孫。子男二人。宸英。宸芝。女一人。嫁儒學生員凌珫。孫男三人。女六人。嗚呼。自先王制產之法廢。士之貧者無以養其親。於是陟岵。鳴羽。北山。蓼莪。四月之詩作焉。雖不能養與祭。君子必以孝子目之。蓋惜其遇而憫其志之不得已也。先生之孝。終食不遺其親。顧以貧故。適四方。資僚友縞紵之貽。以供菽水。是亦潔白之養矣。子職未盡者。孫孺人以婦道成之。宸英又克繼其志。然則先生可無憾於泉下。而因行受名。庶幾克副其實者乎。於其葬也。宜銘。銘曰。學焉而弗措也。才焉而不過也。勞人之賦也。孺子之慕也。有賢妻為之助也。有令子為之嗣。存故反也。子未服官而贈及其親。遭遇之異數也。考卜于原。有免者。檀有苑者。粉。葬先生於是。嬪也。祔此幽宅。既安斯蕃。衍而孫子。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六

### 文學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進。字山子。初名馭。補學官弟子。更焉。先世有仕元官。提舉諱福一者。自湖州徙嘉興。居城南放鶴湖。其子晶。一避楊完者兵。始遷梅會里。曾祖考木。祖考文輝。考福基。世有隱德。君年十七。工時文。要非所好。既交予。日以詩篇酬和。鄉人目曰朱沈。錢塘陸圻過予書屋。遇君。將揖。問何人。予稱字以對。圻大聲曰。得非梅花高館落。春草斷垣生之沈山子乎。曰。是也。遂留飲盡歡而散。未幾。予南度庾嶺。君乃結同里周貧賦古今詩。合成一帙。鄉人復以周沈目之。貧好周人急。獨君一介弗取。惟招之飲不拒。然坐有惡客。聞惡言。憤不能平。張目變色。使酒面詆。諶勿顧也。平居不憂貧。見貧貧則憂之。語人曰。谷風之詩。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夫人受恩于人。本無可怨。思之思之。而怨生焉。祇見其小而已。或曰。君蓋有感于中言之。君為文。先民是則。故每試不利。同學故人有以舉子業致位通顯者。雖遺君書。置勿報。一旦

訪予京師、數過予旅話、俄而騎驢一頭、蹙蹙返歸、自號知退叟。所居藍村、力圃屋三楹、主人毀其一、力不能補、因曰半巢居。教子翼讀書、手自抄錄、陶然自樂也。所著有文言會粹、行國錄、東園詩、藍村豪半巢居、退叟行吟、力圃蕭閒詞、袁溪文集共三十餘卷。君晚適館于桐鄉汪氏、並坐飲、當杯入手、無疾一笑而逝。年六十有四。先娶朱氏、再娶章氏、繼又娶鄭氏。海鹽人有儉德、事必先為之備。君沒後、持門戶一十五年、畢君未竟之志、葬其舅姑、課子娶婦、嫁女皆以禮。卒年六十有六。子男一人、翼也、居喪盡哀、甘露降于壘廬。藤蔓者三人、稱其孝。女四人、一嫁陳丹腹、一嫁李某、一嫁繆啓武、一嫁朱丕猷。子從孫也。孫男三人、女一人。年月日、翼奉二人、匱葬生字圩之盛家橋。銘曰：曾經取人、必也狂狷。有所不為、斯擇之善。思我故人、庶幾可入作者之林、獨行之傳者乎。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四

知伏羌縣事蔣君墓誌銘

文林郎、知伏羌縣事蔣君之墓、秀水朱彝尊因其子之請、誌其墓曰：君杭州海寧人、早慧、十齡赴童子試、未冠補學官弟子。崇禎九年舉鄉試、出建昌新城黃公端伯之門。三試禮部不利、歸闢一畝園于南村、蓋無意于仕矣。吏部按籍授經、雲儒學教諭。縣經亂、無學舍、乃僦居樊氏宅。宅故延平訓導、阜所遺有天際樓、羣山羅列案前。阜詩所云烏柏蔭我牆、白茅覆我屋者也。君乃講學會文、拔麻成璋、鄭載颺于諸生中、後先取科第。有李華者、獲罪知縣事汪宗魯、欲申上官黜之、君請于汪、不聽。淚成行下。汪問故、君曰：華孝子也。曩遇寇伏草中、其父負大母逃、寇將殺母、父請代、華乃躍出、求代父死。寇並釋之。願明府毋黜華以教孝。汪為感動、裂其牘。君性耽山水、涉惡溪、梯陽谷、周覽桃花之隘、芙蓉之嶂、縣境諸山、旁及于天台、孤嶼。迨遷知伏羌縣、考稽禹迹、積石朱圉、所至題名于壁。逾年落職歸、自稱南村退叟、布衣席



帽、徒步瓜塍麥隴間、終年不入城府、日以詩文自課、合少壯所作、多至萬篇、手自汰除、猶存五千餘首。其言曰：作詩大義以言志為本。六朝詩不必學漢、唐不必學六朝、宋不必學唐、元不必學宋、今人亦何必宋元是學乎？君之歌鹿鳴也、一榜詩人最盛、仕而達者曹公溶、鑒躬、王公庭言遠、而鄧有萬泰、履安、周齊魯、唯一、杭有徐之瑞、蘭生、未有巢鳴、盛端明。君既退歸、諸君酬酢靡間。又與曹、王兩公居相近、琴歌酒坐、應和不乏。特不與馳騁浮名者相接、故其詩文不甚傳于時、第取自怡悅而已。君年八十有四而卒。娶姜氏、子男二人、名世、歲貢生。名表、國子監生。女五人、壻褚蔚文、殷光遠、吳源達、周文焜、沈朝英、孫男六人、女三人。葬其縣其原。銘曰：學焉而為經師、仕焉而稱循吏、文達夫辭、詩言其志。嗚呼先生、惟不務名而名自至。吾言不誣、信于百世。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七五

誥贈朝議大夫禮部郎中加一級崇祀鄉賢洪公傳

贈公先生諱德常、字常伯、徽之歙縣人。唐宣歙觀察黜陟使經綸公之後也。自宋而明、世有顯人。曾祖金竺、舉孝子、祀於鄉。父武卿、贈承德郎。先生少補博士弟子、才冠其同學。是時當明末、天下士大夫窟穴八股、摘經擬題、為富貴捷徑、有目涉經史、古文者、相戒為不急務、讀不終帙、輒棄去、而實學益衰。先生喟曰：此碌碌者足為吾業乎？文不秦漢、學不程朱、而自號學者、雖聲聞無益也。於是做朱子西山讀書分年法、自十三經下逮國策、史記、漢書、盡以歲月、務強記之。久之、胸中汨汨然不可禦矣。嘗遊西湖、刻其制舉業行世、一時名人為之瞻黃貞父、韓求仲諸公皆亟推之。先生自負益奇、務古學益力。嘗病汎覽寡要、輯左策史漢約選一編、以為古文所自出。年既三十、研心六籍、取有宋諸儒之說及明薛文清、馮恭定諸書、旁攷折衷、謂大易後發明性道莫先中

庸著中庸要領。又時與同學汪月嶠諸耆舊數會于紫陽。一遵白鹿洞規。而要歸於存誠寡過。其言曰。孔顏克己復禮為仁。又曰。約之以禮。禮愈嚴則仁益篤。書四勿。歲於座右。且輯有周程張朱五先生學約。知行合一錄。養正格言。變化氣質論。益歎夫末學之無成。一惑于師心冥悟。而或致越閑。一牽于講習訓詁。而無所渙然自得。其弊始於蒙養不正。而浸淫決裂以遠也。先生之論學如此。方七八歲喪母。哀慟如成人。長奉父承德公命。就試揚州。聞父病。冒風浪遄歸。舟幾覆而免。居父喪。廬墓骨立。謹事繼母。兄弟友愛。時有雙竹連生。馴鳥就食。掌中說者以為和氣所致云。讀書每至夜分。體稍憊。或止之。嘆曰。一息尚存。吾寧已諸。既而疾大作。配許太君。羹股進。少瘳。又二年。遂不起。卒年三十有九。平生著述多賸稿殘編。零落筭篋。知者惜之。其為人樂易。能循謹。卿之父老子弟。莫不斂手嘉服。以為仁人君子也。子琮。順治壬辰進士。累官禮部郎中。贈先生如其官。琮督學

陝西。刻先生左策史漢約選。頒示諸士。秦中人皆知洪氏家學。仲子珣。以明經司訓武進縣學。餘子諸孫皆克世其業。康熙丙辰。以公名德夙著。推祀鄉賢。事見侍讀學士沈公行狀。戶部尚書梁公誌其墓。而余次為傳。以附梁沈二公之後。論曰。歛洪氏蓋世有令德云。余數至郡。其父老語及贈公。皆亟推曰。長者而撰次其行事。則所輯諸書多歸本於道德。惜其早逝不仕。其書不大行於世也。不有令子。孰揭而張之。嗟乎。世之家修躬行。而名湮沒不傳者。豈少哉。吾聞歛為程朱三夫子系所自出。謂之東南鄒魯。數年前。余猶及與紫陽之會。一聞緒論。益紫陽氏之風澤遠矣。後之君子。其相承不絕。有以夫。

施閏章撰 《學餘堂文集》卷一七

陳季子墓志銘

君諱應鳳。字季子。明禮部尚書靖獻公迪八世孫。監察御史公希美第四子也。尚書公抗節殉建文難。族殲殆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一

一〇七

盡餘一人謫戍登州。其他或易姓竄亡。洪熙中禁網解。始有還宣城者。七傳至御史公。彈擊有聲。陳氏再顯。君早孤。嗜學。六經子史。諸書手自纂錄。年十九。補邑博士。弟子員。時郡司理黃公。尊素風。矩甚峻。不妄許可。君謁以文。甚見器。一時州縣良有司。多禮重之。而絕無干請。監察御史進公。按部至。君獨請修靖獻公祠。詞氣激昂。引大義相震動。當事為之改容。益其與人多和易。而遇事敢言。雖王公大人。不為挫。于利所應有。畧不為校。人告之以急。未嘗不應。以是見稱於人。年四十五卒。君之配為布政使懿陽蔡公女。生子四。曰鈺。曰鉉。曰正。自曰錦。鈺才而未達。自傷無以顯親。來乞銘。其詞曰。大忠之裔。厥緒不墜。其昌爾世世。

施閏章撰 《學餘堂文集》卷一九

### 徐先生墓誌銘

崇禎三年。秋。漳浦黃公道周來興。浙江鄉試。榜既放。以力學勗門弟子。久之。公以言事獲罪。出至杭州。愛大滌山。治精舍。著書。門弟子皆從講學。甲申以後。忠節則慈溪劉振之。而強錢塘姚奇胤有僕。經術則海寧朱朝瑛。美之。仁和孟應春。長民。餘姚何瑞圖。義兆。書法則嘉興汪挺。無上。而徐先生柏齡。節之以詩畫。頡頏其間。黃公贈以五言曰。節之貽我詩。十章大清脫。其賞譽若是。先生五試禮部不利。署永嘉縣儒學教諭。歲乙酉。兵部尚書張公國維督師于浙。黃公乞其師誅馬士英阮大鍼。以謝天下。計不就。先生遇之金華。相對泣下。會南京破。黃公旋死于難。先生自甌閩道入閩。一官轉徙。出入江海中。尋匿羅陽之天闕山。亂定始歸里。或勸先生仍與計吏偕。先生笑不應也。先生於學務博。經史之外。旁及三乘九籀。以及方書。命訣。穴法。靡不研究。黃公戒之曰。神仙我道之僕隸。釋典大學之灰塵。先生乃反約焉。迨身罹禍難。衝波潮。蹈鋒刃。幸而獲免。乃復參禪家宗旨。

深自晦迹。蓋憂患之餘。有託然矣。徐氏之先太宰諱德夫。從宋高宗南渡。傳至志善。明洪武中舉賢良方正。其裔孫曰廷瑞者。先生曾祖考也。曰修職郎恭城丞需者。祖考也。曰歲貢生弘源者。考也。曰處士弘澤者。本身考也。配潘氏。先生卒時年七十有三。子三人。燦心。某。孫男六人。女二人。自處士以詩畫名萬歷中。與李少卿日華。陳徵士繼儒聲相埒。傳有竹浪齋集。先生繼之。至燦心三世皆善詩畫。論者以為難。先生之墓也。燦心來乞銘。嗚呼。士君子生革命之時。守硜硜之義。流離困阨。其官閥行事不多表見。則惟鄉黨後死者知之。然語焉而終不詳也。宋文信公死柴市。當時守義不為元屈者。皆其弟子賓客。作史者諱不書。儒生懷古遠。輯舊聞為遺民錄。猶憾其湮沒不傳者多也。黃公殉國與信公無異。而先生實出其門。秉師之訓。終始不渝其節。安知後之論世者不於國史之外錄及遺民。則先生其一矣。是不可以無銘。銘曰。仕有版官無解。守師傳。遊靡悔。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七四

徐石麒傳

徐石麒字又陵。自號坦庵。其先世為浙鄞人。明初遷揚州。父心釋。傳王心齋之學。以不忘不欺為旨。石麒生當明季。幼承父學。及明亡。身隱北湖。精研名理。誓居不應試。以著述自娛。嘗著枕函待問編五卷。論治論學。崇尚心得。不事勦襲。嘗謂告子以食色論性。食色之性。人與禽獸同。惟仁義之性。人所獨具。然食色不待教而知。故謂之性。仁義必教而後知。故不可謂之性。性之說多出于此又如父子之間。惟慈與孝。慈實天生之。而孝則待聖人之教。夫婦之間。惟情與義。情實天生之。而義則賴聖人之教。又謂聖人不能使人心無欲。惟須安排得法。不使害理。如食色人所同欲。同而不為之別。則貪者日相奪。淫者日相侵。將不得各遂其欲。故聖人之禮法。所以因性而遂生別。因論性之說。推及修身應世之方。謂人未服中和之教。鮮不以氣為志。今之所謂狂者。妄也。所謂猖者。戾也。所謂中行。者。猶也。聖人以力謀食。凡耕漁屠牧。無不可託以養身。然自食其力。無事苟求。今人以耕漁屠牧為恥。而衣食之計。以心謀。不肯自養其力。或反出于苟求。其以隱士名者。於世治無所設施。于世亂無所補救。惟就泉石之樂。以傲王侯。是為天下之惰夫。雖廉靜自好。猶恐不為聖賢所許。若議論糾紛。以盜虛聲。則名教之罪人也。其辨論學術與論性之旨相表裏。嘗叙論九流得失。以為莊周之說。有性而無教。荀卿之說。有教而無性。又謂立言當因其時。以察其事。與情。更因論學。推及于論政。謂開創之君。必有過人之才。無過人之才。不足以奔走天下豪傑。亡國之君。亦必有過人之才。無過人之才。不足以塞抑天下之豪傑。人臣事君。當安社稷。利生民。使僅知恭慎。無益于社稷生民。乃古人之謂佞。且能廉。僅完己身之名。能死。僅盡己身之節。能去者。僅一通世之人。



無去聲。去聲三十者，泰卦分也。十三元韻，歷考宋人皆以前半  
原元等字入先韻，似有確見。庚青真文自是兩韻，中州中原皆  
不通押。侵覃鹽咸閉口音，不得與真寒先通。梅回杯酪等字不  
與齊微同用，人知之。悔每對退亦不可與尾味通用，人輒不察。  
由作詩者皆用平韻，上去不常用，不免以土音混入耳。其所作  
詩文有松芝集十卷，倦飛集四卷，三憶艸一卷，白石篇一卷。所  
著之詞有癡吟四卷，孤聲四卷，旦謠一卷。兼工度曲，入白石甫  
關漢卿之室。郭士環謂其感憤之懷，寄之詩賦滑稽之致，寄之  
南北劇。後徽人凌廷堪于詞曲之學，造其微，最稱石麒，謂其合  
于元人本色。其散曲有黍香集三卷，雜劇有大轉輪、拈花笑、買  
花錢、九奇逢、珊瑚鞭、辟寒釵、胭脂虎、范蠡浮西施諸種。又有彩  
鸞集，設爲男女贈答，而絡以詩餘，爲傳奇之變格。以上各書，江  
都焦循均見之。尚有談經笥八卷，禽愧錄五卷，天籟譜  
二卷，並論音通言一卷，亦謂餘之流，關引於如鑑三卷，吉凶影  
響錄五卷，並論音文字戲十卷，宮闈粧飾五卷，指水遺編六卷，唾  
餘辭佳二集各一卷，此二卷均詞均湮佚失傳。蓋明清之交，吾鄉著  
述之富，未有過石麒者。然石麒窮窮不自足，沈譴寡言，門無雜  
賓，不與市人相見。築亭書堂于湖濱，極園亭之勝，四壁圖書，終  
日靜坐，作湖居好十詞以見致。所作賀新涼一詞，寄意尤深。其詞曰：恐是愁來路，借銀山、白鷺一雙，補聯秋樹。六折山橋，三  
遠那桃花，幾去也，登得開闢無敵。煙火不留，林外黑，但蒼蘆、白  
石那堪黃。歸去也，登得開闢無敵。煙火不留，林外黑，但蒼蘆、白  
未曾重數。車馬欲通芳，神侶偏訪。終南舊主，收正殿，恐驚鶴、誤  
不著胡麻，流水堪更一竿，垂向無其風概略可想見。時王玉藻  
名處，深信道有人住。萬言良深。以故同隱湖中，湖民罕知其賢，而石麒獨與交。高暉、陳卓均以  
世家子出仕，而石麒獨退隱。及王貽上司理揚州，招致境中名  
士高人，吳嘉紀、雷士俊、邵潛均詣其門，而石麒獨不往。時兄子  
元美、女元璫皆工詩詞，石麒間與倡和，以供笑樂。始與羅然倩

劉子祉陳聖茹吳蘭次宗鶴同交。劉陳兵死，與然偕把酒話舊，淒然淚生。歌唐多令以寄慨。後蘭次仕至湖州守，以書招石麒。石麒作浣溪沙答之，有杖履逍遙懶出山句。竟以康熙十口年口月卒于家。年口十有口。里人范空敘其文。江都焦循曰：石麒蓋隱于詞曲者。其推論經史，探論道德，豈屯田夢窗之流。論者以爲知言。子三元聲、元佑、元吉，均知名。而女元瑞才尤高，能傳石麒詞律之學。

劉光漢曰：石麒力斥隱士，目爲天下之情夫，而其身亦以隱佚終。且避世若惟恐不深，得毋行與言違乎？不知石麒所斥之隱，乃隱而盜虛聲者也，不必隱而隱，故爲情夫。若石麒之隱，乃不得已而隱，隱而猶有餘痛者也。以石麒殫精物理，使出其學以媚時，亦足與李光地諸人相勦，乃竟棄利若浼，遁世無悶，不欲以所學媚異姓，即不屑以所處盜虛聲。此則古之所謂義人也。且石麒學窮天人，不以所學自矜，於家國之誼尤篤，則大學推論齊家治國，必探本于格物致知者，非無故矣。使遺著未湮，雖擬以黃齋，不是過也。

劉師培撰（左倉外集）

李孝慈先生傳

孝慈先生者，姓李氏，名明性，字洞初，別號晦夫。蠡之西曹家，其村人也。隱居，儒行純篤，潛學沈毅。與容城孫徵君奇逢同隱。徵君講學河北，四方士歸者數千人。先生閉戶謝交游，不求聞達，人無知者。事親孝，每日雞鳴趨堂下，四拜。然後升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進。疾侍湯藥，潔拂則臉，夜不寐，聞輟轉或寤噫咳，則問睡苦若何，何思食飲矣。雖百數十無不應。比三月如一日。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差。親歿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父，兄嘗怒而詈，舉履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弟罪也。」兄胡爲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先生方面，髯鬚鬚端，朴氣靜謐，不嬉，祭必齊必虔，盛暑衣冠必整，讀書無膏火，則然條香映而讀。學宗孔孟，不以朱陸爲門戶。負經世志，嘗謂子培曰：「吾少思作親民官，農時布衣羸馬，一二平頭白隨，踏行阡陌，誦勸警惰，與父老量晴雨，教子弟以孝弟忠信，訟立讞決，諭以和以忍，訪抱道高士而造其廬，酌壺觴，商政治，歸而庭署蕭然，高歌虞夏，噫，此吾志也。」今已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先生力弱冠，與鄉人習射禦，常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遂隱足迹，不履市閭，被紫棉布袍，絨巾，夏葛冠，六合，方領博袂，蹣蹣然偶出，則觀者如堵。教人先行後文藝，關佛敎曰：「佛言其非人道也，而人佞之何也？僧尼往往望而卻辟，凡除髮，窮指爪，必貯之曰：『父母遺體，敢棄諸？』然御物無忤，雜席衆不驚。生平無疾容暴語。王養粹者，與先生同學，嘗患瘰，先生規之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此疾胡爲致哉？其德性純粹如此。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置侯比偶，目光箕張，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傍，酌酒祀之。嘗曰：「文武缺一，非道也。治天下可徒尚



文乎。聞字內當昇平，則歡動須臾。年六十九而卒。孫徵君門人王餘佑哭之曰：忠孝遺老盡矣。餘佑與博野顏元俱篤學高隱，乃議曰：謚法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同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先生兼之，行見中外曰慈。先生有焉。於是其私謚曰孝慈先生。子堪，字剛主，世其學，復受業顏先生之門。其學以實脩用世為務。燕趙士多宗之，與世之滕口說者異云。

王源曰：北方學者多聞晦寡交游，著述亦不傳於天下。以子所聞，孫徵君而外，不過山右傅青主、關中李中孚數先生而已。既與李剛主、張文升訂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顏習齋諸君子，而讀剛主所為孝慈先生狀，其貞脩篤行，更為諸君子所推服。然則燕趙之士之持高節、抱經世大略、負絕學、不愧通儒、而名不出鄉里者，固多也。豈遂湮沒而無傳乎？予見問寡陋，不能博訪而悉傳之惜哉。

賈太史克勤亦為孝慈先生立傳，中一語云：先生念聖學以教為懷，願其壽曰主一。詳獨過欲之也。晚年有五子皆類世之表，舉於外者，人固不得而詳之也。晚年有五子皆類訓以正學。又云：家素饒，桑棗變後，貧食且養，細於用。至難堪，乃引人未嘗遺貧字，持節益嚴，視天下不義之富貴，若將棄焉。又云：疾革時，曰：吾心湛然，一無動也。屏婦女勿近，願謂子堪行屬，其心息向存，不肯少。屏歸者，歟。與此編作皆實筆也。同里晚學閻中寬謹識。

王源撰《居業堂文集》卷四

### 田閒先生墓表

先生姓錢氏，諱澄之，字飲光，苞大父行也。苞未冠，先君子攜持應試於皖，反過樅陽，宿家僕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先君子驚問曰：聞君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觀所祈嚮，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荅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為不甯者久之。因從先生過陳山人觀，隨信宿其石巖。自是先生遊吳越，必維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語，連夕乃去。先生生明季世，弱冠時有御史某，逆聞餘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扳車而攬其帷，眾莫知所為。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搜，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委脫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為病顛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當是時，幾社復社始興，比郡中主壇坫與相望者，宣城則沈眉生，池陽則吳次尾，吾邑則先生與吾宗塗山及密之職之。而先生與陳臥子、夏彝仲交最善，遂為雲龍社，以聯吳淞，翼接武於東林。先生形貌偉然，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閒，治諸經，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所著田閒詩學、田閒易學、莊屈合詁及文集行於世。先君子聞居，每好言諸前輩志節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見惟先生及黃岡二杜公耳。杜公流寓



金陵朝夕至吾家自爲兒童捧盤盂以待漱滌卽教以屏俗學專治經書古文與先生所勛不約而同。爾時雖心慕焉而未之能篤信也。及先兄翻然有志於斯而諸公皆歿每恨獨學無所取衷而先兄復中道而棄余。每思父兄長老之言未嘗不自疚夙心之負也。二杜公之歿也苞皆有述焉而先生之世嗣遠隔舊鄉平生潛德隱行無從而得之而今不肖之軀亦老死無日矣乃姑志其大略俾兄子道希以告於先生之墓力能鐫之必終碣焉。乾隆二年十有二月望前五日後學方苞表。杜生著略每言自楊左儒三烈士聲震海內一時才士爭思奮死以立名義因道義先生爲所摧挫巡按其終事也余以巡按終不作難爲疑杜先生亦未知其詳爾則之白麓先生云御史移文咨革督學難之日必欲甘心焉則入告具言其所以乃止。因歎諸生無禮而遂按不放自治督學畏清議以忤同官一代風教所積於斯可見然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而子產以爲師管仲立噴室之議則其氣象不可復見矣。白麓賦之以詩名吾鄉孝謹寬厚其言信而有徵故并記之。

清儒碑傳集卷十二

陸世儀 張履祥 張嘉玲 姚夏 張爾岐

陸先生世儀傳 全祖望

理學心學之分爲二也其諸鄧潛谷之不一根乎夫理與心豈可歧而言乎是亦何妄如之當明之初宗朱者蓋十八宗陸者蓋十二弓治相傳各守其說而門戶不甚張也敬軒出而有薛學康齋出傳之敬齋而有胡學是許平仲以後之一盛也白沙出而有陳學陽明出而有王學是陳靜明趙寶峰以後之一盛也未幾王學不脛而走不特薛胡二家爲其所折而陳學亦被掩波靡至於海門王學之靡已甚敬齋出於甘泉之後從而非之而陳學始爲薛胡二家聲援東林顧高二公出復理格物之緒言以救王學之偏則薛胡二家之又一盛也哉山出於敬齋之後力主慎獨以救王學之偏則陳氏之又一盛也是時晉楚之從幾交相見要之溯其淵源而折衷之則白沙未始不出於康齋而陽明亦未嘗竟見斥於涇陽也是乃朱子去短集長之旨也耳食之徒動詆陳王爲異學若與鳴昔之詆薛胡爲俗學者相報復亦不知諸儒之醇駁何在故言之皆無分寸梓亭陸先生不喜陳王之學者也顧能洞見其得失之故而平心以論之苟非其深造自得安能若是先生之論白沙曰世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會點之流其意一主於灑脫曠閑以爲受用不屑苦思力索故其平日亦多賦詩寫字以自遣便與禪思相近或強問其心傳則答之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言未嘗有得於禪也是故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中庸有之矣然不言戒懼慎獨而惟詠歌舞韶以養之則近於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意矣不言觀聞見顯而惟端倪之是求則近於莫度金針之意矣其言卷氣則以勿忘勿助爲要夫養氣必先集義所謂必有事焉也白沙但以勿忘勿助爲要失卻最上一層矣然白沙本與敬齋俱學於吳氏皆以居敬爲主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則終身無所轉移是以有狂狷之分也其實白沙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豪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率略放達爲自然非也其論陽明曰陽明之學原自窮理讀書中來不然龍場一悟安得六經皆渙泊但其言朱子格物之非謂嘗以庭前竹子試之七日而病是則禪家參竹篋之法元非朱子

格物之說陽明自誤會耳蓋陽明少時嘗從事於禪宗而正學工夫尙寡初官京師雖與甘泉講道非有深造居南中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過高遠爲致良知之說自樹一幟是後畢生執筆筆旅之中雖到處講學然終屬聰明用事而少時之熱處難忘亦不免逗漏出來是則陽明之定論也要之致良知固可入聖然切莫打破敬字乃是壞良知也其致之亦豈能廢窮理讀書然陽明之意主於簡易直捷以救支離之失故聰明者喜從之而一聞簡易直捷之說則每厭窮理讀書之繁動云一切放下直下承當心粗膽大祇爲斷送一敬字不知卽此簡易直捷之一念便已放鬆腳根也故陽明在聖門狂者之流門人味其苦心以負之耳其論整菴曰陽明講學在正德甲戌乙亥之間整菴因知記一書作於嘉靖戊子己丑之際整菴自謂年垂四十始志學正陽明講學之時也其後致良知之說遍天下而整菴之書始出然則非陽明講學則整菴將以善人終其身而是書且不作朋友切磋之功其可少哉整菴四十志道年踰八十而卒四十餘年體認深切故其造詣精粹然其論理氣也不識理先於氣之旨而反以朱子爲猶隔一膜則是其未達也陽明工夫不及整菴十分之五整菴才氣不及陽明十分之五於處體認天理卽所謂隨事精察也而陽明以爲求之於外此是陽明之誤也然讀甘泉之集未見其體認得力處也而門戶之盛則實始於甘泉前此儒者大都貴過於文行過於言其氣象相似敬軒而後如二泉如盧齋涇野莊渠無不然者甘泉始有書院生徒之盛游談奔走廢棄詩書遂開陽明一派東林繼統欲挾其弊而終不能不循書院生徒之習以致買禍此有明一代學術升降之關莊渠之學粹矣而不聞其替人者以不立門戶耳然以視夫書院生徒之盛而反以敗壞其師傳則不若務其實不務其名者之勝也故觀於方山之不肯附於講學可以見當時講學之風之曰下矣其論陽明弟子曰姚江弟子吾必以緒山爲巨擘其序傳習錄曰吾師以致知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嘿悟不取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今師亡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日以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而多言有以病之耶此蓋爲龍谿而發而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緒山當日雖以天泉之會歷於龍溪然不負陽明者緒山也終背陽明之教者龍溪也又嘗謂學者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群之大賢國手無科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二

方而沾沾語人曰舍此更無科無方無樂也近之談宗旨者皆海上方也凡先生思辨錄所述上自周漢諸儒以迄於今仰而象緯律歷下而禮樂政事異同旁及異端其所疏證剖晰蓋數百萬言無不粹且醇子不能盡舉也其最足以分諸家紛爭之說而百世俟之而不易者在論明儒顧明史儒林傳中未嘗採也予故撮其大略於此篇桴亭先生姓陸氏諱世儀字道威明南直隸蘇州府太倉人也少嘗從事於養生之說而喜之有所得矣既而翻然曰是其於思慮動作皆有禁甚者涕唾言笑皆有禁凡皆以私惜此精神也如此則一廢人耳縱長年何用乃亟棄之作格致編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爲入德之門及讀薛敬軒語錄云敬天當自敬心始歎曰先得吾心哉自言於性學久而始融初見大意於丙子丁丑閒而了然於丙午丁未後蓋三折肱矣世之略見者恐言之太易也初四明錢忠介公牧太倉一見即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善張受先謂之曰講學諸公寥寥矣哉山其今日之碩果乎易與我往叩之先生擔簦從之受先不果而止終身以爲恨因與同志之士陳言夏反覆致精流寇之患日甚先生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貢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即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呼應今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實封疆也時不能用國亡嘗上書南都不用又嘗參入軍事既解壘池寬可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桴亭之名以此風波既定至四明哭忠介歸家始應諸生之請庚子講於東林已而講於毗陵復歸講於里中當事者累欲薦之力辭不出諸生嘗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不逮者知者是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故未可以槩而論之及其至也眞知卽是行眞行始是知又未可以歧而言之聞者無不歎服浙之西安葉靜遠戴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先生喜曰證人尙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子惟國初儒者曰孫夏峯曰黃梨州曰李二曲最有名而桴亭先生少知者及讀其書而歎其學之遠也乃仿溫公所作文中子傳之例采其粹言爲傳一篇以爲他日國史底本

《儒林傳》卷二十七

又陸桴亭先生小傳 湯簡業  
先生名世儀字道威太倉諸生才名早著復社鼎革後高尚其志與同里陳言夏瑚王石隱育輩講求實學有司聞其名爭式廬焉會先曾伯祖紫庭公館太倉州學持刺往訪相得甚歡歸告諸同志罔不景仰而紫庭公之師馬一庵負國求道多年狂喜益至遂介紫庭公過婁江問學語多契合窮論三晝夜不倦彼此俱恨相見之晚越十年一庵復偕桴亭廬日初蔡仲全所性等延請來常盤桓幾及二載此康熙乙巳丙午閒事也時去勝國未遠諸遺民私淑涇陽景逸猶有先哲餘風而後進亦多英俊聞先生來踴躍興起造請無虛日先生隨人指點多所啟發江西提學楊兆魯罷任里居其子世求富而好禮頗窮象緯亦喜從先生游先生將歸延之家下榻萬卷樓晨夕晤對時有賢正信稱翻善圖說理氣發明天文雜著三吳水利志桴亭詩文集及編輯歷代詩鑑等書不可勝紀爲世求開雕者十之二三後萬卷樓火板盡燬今所行者惟儀封張清恪重刻思辨錄輯要而已先生天挺人豪才大心細十五學擊劍二十參性命三十道術大成其學無所不窺歸於經世雖伏處草茅而情殷匡濟斟酌古今鑒然可見諸行事馬一庵序其書稱爲命世通儒信篤論也  
湯簡業曰子成童時聞族譜見名人贈答詩文始知先生姓氏後讀思辨錄歎其廣大精微無美不備  
國朝諸儒似未有過之者而議兩廡俎豆者獨不及豈尙有待耶聞馬一庵家傳及紫庭公遺集知其曾來常講學于吾鄉卓有關係姑據所聞僭爲小傳如此惜乎文獻彫殘無從索其行狀而詳考尙不足以盡先生也

《儒林傳》卷二十七

張楊園先生傳

先生姓張氏諱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人也。所居名楊園故學者稱爲楊園先生。生明萬厯中年十五補邑諸生。少讀陽明龍溪之書則慨然有志於學。先是東林甚熾高顧諸公各標宗旨講學名觝排王氏實出入於良知之說。其後念臺劉公設教山陰以慎獨主靜爲宗先生聞而往師之。年三十餘屏居教授益刻勤於學夜不就枕者十餘年。旣而悟師說之非乃力闢王氏壹心於程朱操行粹然於交友盡規延掖後進殫心與力。所著備忘初學備忘等書平易篤實論者謂直接薛胡之傳以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嘗評王氏傳習錄以爲讀其書使人長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又曰一部傳習錄吝驕二字足以蔽之。同時平湖陸清獻以閑聖道自任斷斷辨王學之非與先生家比壤而竟世弗相見。先生沒後清獻始得見所著備忘書歎爲篤實正大足砭俗學之弊云。先生少壯有大志晚乃避世畏聲利若浼所教授皆童蒙以舉業請質者輒謝弗納其韜匿如此。論曰楊園先生將葬祖而櫬室爲盜所焚長女適非人

爲所毒殺其所遭視生人特異。老年妾生二子迨歿後相繼以夭而訖無主後又神道之不可究測也。然宋元以來率以近代儒者附食於孔氏之庭如先生殆毫髮無愧而後之王者所必取也。然則天所以賦之亦優矣。道光十有八年春三月仁和後學邵懿辰謹撰。

邵懿辰撰《半巖廬遺集》



張先生履祥傳

先生諱履祥字考夫居桐鄉之楊園故學者稱楊園先生以萬曆三十九年生天啟五年入邑庠崇禎甲申春至戴山師事念臺劉公夏聞京師三月十七日之變縞素不食攜書篋步歸楊園時先生年三十有四矣九歲喪父擗踊祖括如成人十八歲喪王父二十一歲喪母治喪一遵文公家禮家故貧以授徒爲業躬自力農桑與其兄同居至老無間言自少用心于小學近思錄經史諸書往見念臺自謂有所得念臺大節彪炳其學於程朱有出入先生初宗之既而恪守程朱輯劉子粹言於師門有補救之力念臺之子伯繩纂輯先生遺書亦多折衷于先生時黃太冲方以紹述戴山鼓動天下先生曰此名士非儒者也先生隱約間修不標門戶嗚呼其所見者遠矣先生同志友始則顏士鳳繼則凌淪安何商隱晚則張佩蓊佩蓊執弟子禮先生曰某自授徒外未嘗敢以講學爲人師也年六十有四卒是爲康熙十三年晚得子先生卒後亦亡

論曰楊園先生接薛胡之學脈契濂洛之心傳實先陸清獻公而真知允蹈者也然陸公未獲與先生相往復先生歿乃見其所著備忘錄等編而心折焉先生之書未嘗流布厥後海昌蜀山草堂已刊板旋燬于火嗚呼是後起者之責也夫

書張先生嘉玲事

張士元

余所居西南數里明末有張佩璉先生名嘉玲師桐鄉張楊園先生之學居家造次不違禮一日赴鄉試見士入闈者必先露索二人夾持之驚曰國家取士上爲公輔下爲百司不加徵聘而自往就試已卑矣乃防其懷挾書策如防盜賊耶吾不能受此辱遂去終身不應試夫三代選士造士之法沿及漢時猶有鄉里推舉者已乃加之考試亦至公之道不可易之制也從而搜索之則爲法始密其令蓋自唐已行之時禮部侍郎李揆以主司索書隄防太峻因謂藝不至者雖居文史之圃亦不能工爲辭乃於試日陳五經諸史於牀聽貢士尋檢此矯枉過正者也然搜索雖密而懷挾之弊仍不能絕則惟有教之以自重而已觀佩璉之事有可風者故書之

楊園先生年譜附錄丁子復

姚夏字大也石門人幼受業楊園先生後客驅四方所著年譜皆追憶而得故紀年多外然得據以考證者賴有此其他行誼著述采錄未獲陳梓字俯恭又字古銘一作古民號一齋先世餘姚人僑寓秀水漢院鎮再世矣弱冠偕兄樸謁姚蟄庵先生蟄庵名珣楊園先生高弟教以正學歸讀孟子陳代章遂絕意進取以閑邪崇正爲己任舉博學鴻詞孝廉方正不就清苦嚴毅篤學不懈著四書質疑志仁困知記疑重輯楊園年譜詩文集後歸老故鄉乾隆二十四年卒于餘姚之筠谷年七十有七

蔣元字大始平湖乍浦人諸生讀近思錄有得悉發先儒微蘊析同異一折衷于朱子篤信楊園先生謂程朱之學不被良知剝盡者賴此一陽之復陸清獻繼之顯于世吾黨私淑舍楊園其誰與歸著古文載道編喪祭雜說廣人譜救荒書戰國策編年毛西河集糾繆叢桂堂雜說詩文集晚困甚所居僅蔽風雨嘯歌自適無戚戚容非中有所得豈能然哉卒年六十餘

錢穀字廣伯號綠窗海甯盧仲里人幼不喜舉子業政藏書得楊園集讀之迷服膺焉性通敏凡傳注講文疑義一經尋索必得其解爲周松齋盧抱經錢竹汀諸公所推許楊園墓荒蕪已久扁舟往拜爰除荆榛就墓傍居人屬爲防護歛歛而去姚陳兩家所著年譜辨證爲多惜年未四十而卒有雜著數種詩文集若干卷

李汝龍字海門嘉興梅會里人諸生幼篤內行能爲古文辭經史瀏覽即得大意專心濂洛之學日有課程嚴自刻厲子復與同硯席者三年以兄事之時年少氣盛謂前修階級可層累而進後子復爲饒所驅兄亦爲二豎所苦纏綿藥裏年未四十而卒墓有宿草悲思何極著有楊園年譜發明寸碧山堂詩文集

陳璋字奉義號半圭海昌人諸生幼孤奉母孝讀書必手自鈔錄盛暑祁寒不離硯席明季諸老述作編纂幾數十百卷與錢廣伯訪求楊園先生遺文佚事參互考訂不遺餘力所訂年譜及楊園未刻葉十二卷以副本見貽未幾寓館火其手錄本皆爲祝融收去兩書幸存當次第以付剞劂著述甚富未及編定而卒嗟乎自半圭沒而能道楊園先生者益寥寥矣聞其孤能讀父書力學有後我爲半圭幸矣





清文齋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二

一一七

徐根字虞風海鹽人諸生與陳一齋遊得聞楊國先生之風志  
行修飭動必以禮一齋沒後遺文散落手為繕輯成編他若凌淪安  
沈誠菴王曉菴諸先生遺集皆有手錄本子皆諸生確守遺訓不替舊

子復弱冠之年與蔣錢李陳四君及海鹽吳榕園應和交頗聞先儒之  
學後讀楊國先生集益嚮往之顧詞章汨于中饑驅迫于外人各一方  
無幾相見志不堅確挾持又少忽忽與初心相違者可勝言哉蔣丈年  
最尊餘俱相若自三十年來相繼殂謝今存者榕園與子復二人而已  
回憶切刷砥厲時覺心形交失未嘗不顛而汗浹背也今檢行篋  
得蔣丈所著楊國先生年譜校定廣伯半圭所著補訂并取姚氏原本  
陳氏重輯本參考得失刪冗補漏為楊國先生年譜合訂質諸榕園以  
定去取用付剞劂使人知先生一言一動舉足為法由此而求全集讀  
之絕學庶不終泯且大始三君精心搜討亦不至為蠹魚咬盡而姚陳  
兩先生一親炙一私淑其淵源皆可而考并各略述行誼以附于後  
徐李兩君子年譜皆有著錄因亦著其梗槩諸君苟得及先生之門其  
造就當不止此乃保殘守闕于正學荒蕪而後用心亦甚苦哉

以上文並見(清儒碑傳集)卷二七

張處士爾岐墓表

聖朝天地之德之大物物涵煦以生長成遂其間之以處士自見者類  
如江南之顧絳山西之傅山康熙已未以博學宏詞薦而一辭一不至  
靡靡率曲之木實霑雨露以遂其山澤之生山東濟陽張爾岐蓋其間  
然者矣爾岐諱字稷若號蒿菴以明諸生入  
本朝順治庚寅當貢太學以病不行其病既困乃口授墓誌生於萬曆  
壬子七月二十二日歿於康熙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其所著儀禮鄭  
註句讀十七卷顧氏謂使朱子見之必不僞謝監獄之稱許至今江浙  
間為儀禮之學者稱蒿菴張先生先生之學深於漢儒之經而不沿訓  
詁運于宋儒之理而不襲語錄其答論學書云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  
天下不必多所著述當以篤志力行為先蓋聞然君子之自得者也惜  
其學辨五篇僅存辨志一篇然已足以見其學之正其所為文處士前  
川府君墓表將仕佐郎龍溪府君墓表亡室朱氏權厝志雙字必謹而  
皆得於經之意夫南豐之作開朱子先其亦何必不近之矣前川府君  
其祖也諱蘭龍溪府君考也諱行素為石首驛丞曾祖諱信其遠祖諱

大倫明初徙自東強其子孝寬諸生孫瑞源曾孫昭木元孫本碩來孫  
克敬克明克敬今轉徙山海關外以備耕克明為農於濟陽年過三十  
而未娶嗚呼崇正己卯以石首之罹兵難也欲蹈水死欲著道士服入  
山以有母之侍養也自抑自制而不敢遂蒿菴者自題其居者也蓋其  
母三十四年龍溪墓表云康熙壬子郭孺人以正月十三日歿及門艾  
尚書諷之仕卒以病自廢教授其鄉里守其道立其言蓋後其母六年  
以歿嗚呼是則可謂處士也已其他所著易經說略八卷詩經說略五  
卷夏小正註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蒿菴集三卷蒿菴問  
語二卷濟陽縣志九卷吳氏儀禮註訂誤一卷春秋傳義未成山東按  
察使陸燿既立蒿菴書院於濟南而復屬載文以表諸墓嗚呼濟陽人  
士縣城南二十里荒草寒流杈枒古樹者

又張蒿菴處士傳

蒿菴處士姓張氏爾岐名字稷若濟南濟陽人考行素官石首驛丞謁  
選時有勸之過權門者謝弗應時人高之處士性至孝志節烈好讀書  
日與諸弟講究十三經蘊奧開有進以究心時藝便可捷徑終南者處  
士終不肯少易會石首公罹兵難處士憤憤欲投水死弗得又欲棄家  
入山以母郭孺人在不果值當貢太學堅以病辭神形勿勿日淹寢於  
蓬蒿敗屋之中無人問意處士身愈困學愈篤凡天人性命之學無不  
畢究時邑有先生著論論天頗有怨尤句因著天道論上下篇以發其  
義又痛世俗喪葬以浮靡故多不合禮者後篤終論二篇十三經惟儀  
禮聲牙誠有如昌黎所謂苦其難讀者處士以周孔手澤不可失墜取  
鄭註而句讀之其十七卷所著有夏小正註一卷弟子職註一卷蒿菴  
集三卷蒿菴問語二卷濟陽縣志九卷易經說略八卷詩經說略五卷老  
子說略二卷藏家塾處士為人和內剛非義不能奪篤守紫陽家法  
及病猶著春秋傳議不輟將易簣遂口授墓誌而逝處士樹石首公終  
身不服紵啖肥娛音樂有子孝寬諸生能文藝清謹克其家  
李煥章曰申徒負石投河志微而傷不計夫敗手敗足之意也處士欲  
自死欲黃冠蓋孝而殉其親者也以其母故不果著述自適亦聊以云  
託耳其所履處血漬班班無日不屬石首也誰謂處士死三十年後哉  
又張爾岐傳

張爾岐字稷若濟南濟陽人明諸生也爾岐生丁明之末造患學者之





至其子孫則天之氣與其父母之氣相為多少也。父母而賢而氣適少，天不能以多與也。父母而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得蕃焉。適其清得賢焉，且得福壽焉。氣之所乘之勢如此也。為善為惡，人見之氣之多寡，人不知之矣。執所見疑所不見，不固與然則惡人之子孫遂吉者蓋希矣。是非天之抑制之以然與。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猶濁律之不能為清聲也。其用天之氣，如烈火化物，費者實甚，將其身之不康，子孫遂吉，又安可幾也。而至衰亂之際，則反天之氣，倍且而鄉，莫若羣汲之井，清者不給，其時之人道不立，又日以其昏戾姪僻之氣，擾汨散謫之結，為客氣為孽，字飛流為震為蠱，為水旱為疾疫蝗螟，眩害人物，天之常然之性，鬱而不通，惡者騰客氣而游相輔而恣，其時所為禁奸防民之具，適足以制善人。賢人君子，惴惴然比集求自善，潔身而止，無由張布。聖人經法，破決陰邪，則富厚榮利殖，子孫博碩滋衍，不惡者之歸孰歸哉。至其勢之極，不可益，則天之常然之性，于是復伸，善與惡受消息焉。氣之所至，曲折之勢，如斯也。是亦從乎國之興替為興替者也。無可疑也。曰：善惡之氣之行，以勢有如是，惡者其知所恃矣。曰：否。善惡之事，不一身止也，是且被之人，不一人止也，是且被之人，被以善而不喜，被以惡而不怒，人情乎勢也。積已之善惡而成之者也。積人之善惡而成之者也。善惡之勢，成人喜人之勢，亦成勢而成之者也。自防之勢，皆怒者可藉之勢也。其不以此事應以它事應，不以此時應以它時應，需其成耳。故善之勢，失受制于惡，惡之勢，成終制于善。善可使極惡不可使極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勢既成之說也。奈之何可不一于善也。是故古之善人，嚴思慮，推嗜欲，以杜費，攷得失，慎言動，以利用親君子，附眾人以增烈，正基緒，教子孫以永世，動而得吉，人以為天之報善人者如是也。不知善人之積，以自全者如是也。人之求天道者，則積不至其分，而責其應，積不至其分，而責其應，是朝播種而夕詣穫，際限霜之時，而求嘉禾也，不可得矣。然則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勸天地，論語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之，數說者，非天之衡人，至切之說與。曰：非其裏也。人之不可絕于天也，猶草木不可絕于地也。根荄不闢，非地故奪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末在人，其本在天。振其末，即動其本，為善為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又曰：天道終古于君子，而世人終古疑天道，則何也。以故分不可得而明也。雖有上智，必不能知天所予之故分矣。後之子之，不得而

知也。奪之不得而知也，而或子或奪，必有不如其故分者，可以意決也。其卒歸于居易俟命，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交以自威，而以日用飲食為奉天達天之實。其言穿洞理要切深解，人心遊幸迷繆虛妄之結，使循于正，反求諸身，復人道之常，其于天人之際，可謂精白矣。其居屋不修治，藜藿塞途，蔬菓養母，集其弟四人講說三代古文于母前，愉愉如也。聲華不出州里，而戶外錯長者履跡。是時崑山顧炎武以博洽名天下，持崖岸，不肯假借，人人得偶語為大幸。游濟南，偶于官所聞人談儀禮，駐聽之，則指畫古宮制，朝聘大享表次，著位士喪禮內外男女賓主東面南面，南北面哭泣，問之次，東面階登降，送迎之節，又說鄉射大射，鄉飲酒燕禮，歌樂飲饌之算，纒纒數千言，條理純貫，井井不闕，不虛銜口，飽飢而辭，問不順比，則大驚問，館人曰：彼何者。館人曰：是故鄉里句讀師張生也。厥明，炎武戒僮僕肅名刺，修古相見禮，相與論議甚歡，恨相見晚，定交。既別，去相存問甚殷。炎武以爾岐師法程朱好言性命，天人之際，致書規勉，謂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聖門下學之功，惟博學，然常然之性，則自為竭絕之道也。夫子所云動天，所云獲罪，言人與天之以氣相屬也。故善惡之自論者，吾達夫天之實也。至于善惡既形，于天善惡之被于人者，吾與人相連而達夫天之實也。至于善惡既形，積而成勢，勢之既成，禍福歸之，則皆善惡者之自致如此耳。然其積之未至，勢之未成，亦必有受損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見，小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恆有，人之所以終疑天道也。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曰：伯夷之賢，賢于餓比干之仁，仁于死，惜伯夷比干而以餓與死者，疑天道是惜其賢與仁也。伯夷而千鍾比干而荷存，何為惜之矣。因勢以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道者之與于惡也。其下篇大略以為：以天道為必不可知者，彼其初固未始不妄意其可知者也。以為為可知而責之責之不應，以為為不可知而問之責慈于父，必無孝子，責禮于君，必無忠臣，責福應于天道，必無良士，責天之過竺者，責己之過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為，已足矣，無非矣。天之列我何等也。豈人之得之曰：彼何長于我而得之，我何不遽得也。于人之失之曰：是于法宜失身，履憂危焉，則又訝其何以並及也。有一得則曰：天道有一失則曰：無天道，百年之內，不能得有得而無失，故疑為有疑為無，反覆不能自決也。志行已有恥，二大端而已。心性天命，于學者本務無涉焉。爾岐復書其略曰：伏承德音，訓厲諄切，為惠甚大。所論博學，行己二事，誠學

鵠也。爾岐老矣，博學已無及，竊願屈其恥，以終餘年耳。性天之說，孔子固不嘗言，然與門弟子敦復詳說者，何一非性天之顯設。微著者與，誠於博學有恥，踐履淵密，自當因標見本，合微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是故靡口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而識，侈于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已，勇探力索于旦暮不可也，未始不可優柔漸積以俟開寤。如謂于學者本務初不相涉，是將徧窮天下之理而反遺其一身之理，知有未至，其行果能盡善乎。其生平論學大旨如此。爾岐幼莊飭廉隅，畫然行素，難其偶曰：是非庸子之儀匹也。吾見其器矣。聞朱氏子賢，委禽焉。行素死，家中落，朱氏婉婉從姑，執婦道周謹，勤操作以左衣食，鷄初鳴則燒鑪滌湯，撤爾岐起曰：忘先大人之教乎。爾岐爲之嘸立，謝曰：不敢。

聖清之設科也，有司以爾岐名宿，竊爾岐名試籍中。爾岐聞之，竊語朱氏曰：予食貧苦卿久矣，秋試且有以報卿。朱氏曰：嘻，君忘先大人堂上老姑乎。妾何故乃苦貧，其君實苦貧，辭甚厲，色甚悲。爾岐謝曰：有貴人知予名，私辟之，未之許也。用規卿之志，卿能爾，吾又何憾矣。爾岐因是益自閤一意治古文，造儀禮，鄭註句讀十卷，易說略八卷，詩說略五卷。老子說略二卷，夏小正一卷，弟子職一卷，詩說略二卷，爾岐因是話二卷，濟陽縣志九卷。晚歲好春秋，造春秋傳義，未成而卒。羅有高曰：余過濟南，濟南人爲余言，張爾岐曉天文推步，能前知，異之爲神人。及余從益都李生游，讀爾岐文集，攷其行事，規規矩矩，有道誦儒也。故撮取其論學之要著于篇。

又爾岐遺事

爾岐張先生生於萬曆壬子，其遺父石首公之難在崇禎己卯，即欲入山以母老不果，癸未食餼於庠。入國朝順治庚寅，當貢入太學，以母老不行。及門艾尚書諷之仕，不出。題其室曰：爾岐義取夢我之詩，又自號汗漫，亦可以想見其志矣。與兩弟析產，自擇其最下者以仲弟殘疾，代爲任職役終身。季爾崇亦通經史，有二難之目。康熙丁巳小除日，其鄰人在歷山遇先生於道，言笑如平生。及歸，先生已先一日逝矣。聞先生傍通王通之法，布磚於庭，之四隅，夜有偷兒入，盤旋不能去，旦而釋之。又善風角，然平居與人言，絕口不言術數。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先生之學，由禮而入，觀其中庸論藝也，而通乎命矣。自陽明之

學行，其流弊未免蹈於空虛，而矯之者又或過乎正。觀與亭林論學書，蓋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且出處之際，中正和平，卓然大儒也。爾岐集附李繼菴所爲傳，而意猶未盡，故摭其遺事以補之，使後人有所攷焉。

（附錄卷三〇）



清儒碑傳集卷十三

顧炎武 黃宗炎 俞汝言 邱維屏 陳瑚

顧先生炎武神道表 全祖望

顧氏世爲江東四姓之一。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於吳。遂爲崑山縣之花浦村人。其達者始自明正德間。曰工部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濤。及刑科給事中濟。刑科生兵部侍郎章。給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芳。贊善生官廩生同應。同應之仲子曰絳。即先生也。紹芳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先生爲之後。先生字曰甯人。乙酉改名炎武。亦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生。少落落有大志。不與人苟同。耿介絕俗。其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里中歸莊相善。其遊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其時四國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致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障無不了。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華域志。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予觀宋乾道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若薛良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於見。若陳同甫。則皆欺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學。皆未甚粹。未有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見之施行。又一稟於王道。而不少參以功利之說者也。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才老而下。靡如也。則有曰音學五書。性喜金石之文。到處即蒐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即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蓋先生書尙多。

予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初太安人王氏之守節也。養先生於襁褓中。太安人最孝。嘗斷指以療君姑之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哉。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則死之。於是先生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鄉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公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而太安人遂不食卒。遺言後人莫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欲與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尙未葬。不果。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稟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厭庸庸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眾者。行偽而堅。今之疑眾者。行偽而脆。了不足恃。既抱故國之戚。焦原毒浪。日無寧晷。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遊京口。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癸巳。再謁。是冬。又謁而圖焉。次年。遂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先生日出遊。家中落。飯投里裏。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禽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增復投里裏。以千金賄太守。求殺先生。不繫訟曹。而即繫之奴之家。危甚。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於口口者。口口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口口之援。乃私自書一刺以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謁於通衢。以自白。口口亦笑曰。甯人之下也。曲周路舍人澤博者。故相文貞公振飛子也。僑居洞庭之東山。議兵備使者。乃爲懇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於是先生活。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憩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外以觀大東。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既而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直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以入關中。直至榆林。是年。浙中史稱作。先生之故人吳潘二子死之。先生又幸而脫甲辰。四謁思陵。事畢。墾田於鴈門之北。五臺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以其地極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自以爲得。乃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爲先生所作。首之。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先





生在京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訟，繫半年。富平李因篤自京師爲告，急於有力者，親至歷下，解之獄，始白。復入京師，五謁思陵，自是還往河北。諸邊塞者幾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初，先生過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轅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先生置五十畝田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蒹葭而甘之，曰：「咬此久，不肉不君可也。」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問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方大學士孝威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爲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孝威懼而止。戊午，大科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待薦之，貽書葉學士切菴，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蓋亦龜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講學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則已甚矣。」又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其論爲學，則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鷁之不暇，何問其餘？導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飢，不欲久留，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先生既賈用世之譽，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試之，壘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即饒足。徐尚書乾學兄弟，甥也，當其未遇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貴，爲東南人士宗。四方從之者如雲，累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爲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壟。且天仍夢夢，世尚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安人卒於崑山，寄詩挽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無子。徐尚書爲立從孫洪慎，以承其祀。年六十九。門人奉喪歸葬崑山之千塹。高弟吳江潘來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而日知錄最盛傳。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少，且有不知而妄爲立傳者，以先生爲長洲人，可哂也。徐尚書之冢孫頤，持節粵中，數千里貽書，以表見屬。予沈吟久之，及讀王高士不菴之言曰：『甯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銘曰：

先生兀兀，佐王之學。雲雷經綸，以屯被縛。渺然高風，寥天一鶴。重泉拜母，庶無愧作。

又顧甯人小傳李光地

顧炎武字甯人，吳之長洲人。自幼博涉強識，好爲寬計辨論之學。十三經諸史，旁及子集、神野、列代名人著述，微文碎義，無不考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舊址，有古碑版遺蹟，必披藁菅，拭斑駁，讀之，手錄其要以歸。十餘歲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於六書音義尤獨得。余始官庶吉士，會相遇爲半日話。時余於音學無曉也，甯人舉大指示之曰：「古者同文聲與形應，凡字旁從某，音必從某，後世不悟音義，反謂古書爲叶，皆非也。」唐韻承江左末流，部居悉舛，分合之閒，紛不可治。今當以詩易周秦之文爲正，質驗字旁分者，并之合者，離之，使古書無二音，然後得復其舊。予聞言，猶未省了。家居數載，追尋言緒，未達者自以意爲之說。又七年，復來京師，則甯人歿矣。聞其書已成，亟求觀之，所意者幸不謬。然甯人之學，於是始窺其備。蓋平上去三聲雖有差互，猶得類從，入聲則雜亂尤甚。如人經荒涼者，不第鄉貫不可復追，姓氏族系皆不自別矣。有顧氏之書，然後三代之文可讀，雅頌之音各得，其所語聲形者，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書既刻，厚自寶祕，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向有日知錄數十卷，識大小，覆同異，辨是非，亦有補於學者。其徒潘耒刻自閩中，衛先生爾錫言其地理書用心尤多，然未見也。孤僻負氣，譏訶古今，人必刺切，徑情傷物，以是吳人皆之。然近代博雅淹洽，未見其比。

### 顧亭林傳

顧炎武字寧人，初名絳，崑山人，贊善紹芳孫。諸生同應仲子，出後從叔同吉。生稟異質，自幼篤志古學，九經諸史皆能背誦。年十四，為諸生，入復社，有名明季。屢試不遇，見時多故，遂棄去舉業，屏居山中，講求經世之學，取家藏經史，累朝實錄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奏疏，文集，徧閱之，有得即錄，積四十餘帙，名曰天下郡國利病書。後以貢薦授兵部司務，再薦職方主事，皆不就。明亡後，絕意仕進，北游齊魯燕趙，西入關中，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古今治亂之迹，證以金石碑碣，自是聞見益廣，凡所論述，皆上下古今，貫穿精核，卓然成一家言，當代咸推為通儒。性耿介絕俗，少與同邑歸莊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嗣母王未嫁守節，及聞國變，不食而卒，臨終誡炎武以世食明祿，毋仕二姓。炎武奉母教，厲節終身。每念故國舊君，發為

詩歌，悲壯激烈，展謁諸陵，至於再三。晚寓關中。庚申元日，作一對曰：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其老而彌篤如此。卒年七十。無子，學者稱亭林先生。所著書共數十種：日知錄三十二卷，積三十餘年而成，於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誤謬，最有補於學術世道者。於六書音義尤有獨得，撰古音表三卷，易音三卷，詩本音十卷，唐韻正二十卷，音論三卷，統名音學五書。大學士李光地以為自漢晉以來所未有。二書皆久行於世。又文集六卷，詩集五卷，并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吳才老韻補正，昌平山水記等諸雜著，皆門人潘耒梓行。其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肇域記一百卷及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宅京記等書又百餘卷，並藏其甥徐乾學家，今多散佚。

王峻撰《王良齋文集》卷三



鷓鴣先生神道表

姚江黃忠端公有子五，其受業蕺山劉忠正公之門者三。伯子卽梨洲先生，其仲則所謂鷓鴣先生者也。叔子曰石田先生。梨洲學最巨，先生稍好奇，而石田尤狷，天下以三黃子稱之。鷓鴣先生諱宗炎，字晦木，一字立齋，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其學術大畧與伯子等，而弄岸幾有過之。己卯秋試不售，與叔子約以閉關盡讀天下之書而後出而問世。書江之役，先生兄弟盡帥家丁荷戈前驅，婦女執爨以餉之，步迎監國於蒿壩。伯子西下海昌，先生留窰山以治輜重，所謂世忠營者也。事敗，先生狂走，尋入四明山之道岩，參馮侍郎京第軍事，奔走諸寨間。庚寅，侍郎軍殲，先生亦被縛。侍郎之嫂，先生妻母也，匿於其家，又跡得之，待死牢戶中。伯子東至鄞，謀以計活之。故人馮道濟尚書，鄞仙子也，慨然獨任其責。高旦中等爲書策，而方僧木欲挺身爲請之幕府。道濟曰：姑徐之，定無死法。及行刑之日，旁晚始出，潛載死囚隨之。旣至法場，忽滅火，暗中有突出負先生去者，不知何許人也。及火至，以囚代之。真行十里，始息肩，忽入一室，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負之者卽戶部子斯程也。鄞之諸遺民畢至，爲先生解縛，置酒慰驚魂。先生陶然

而醉。隔岸聞絃管聲，棹小舟往聽之，尋自取而調之曰：廣陵散幸無恙哉。未幾，侍郎故部復合，先生復與共事。慈湖寨主沈爾緒又寄帑焉。伯叔二子交阻之不得，丙申，再遭名捕，伯子嘆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救之而免。於是盡喪其資，提藥籠遊於海昌、石門之間，以自給。不足，則以古篆爲人鐫花乳印石。又不足，則以李思訓、趙伯駒二家畫法爲人作畫。又不足，則爲人製硯。其賈值皆有定，世所傳賣藝文者是也。其詞多玩世。然王寅高元發之難，浙東震動，先生所以營護之者不遺餘力，不以前事怵。蓋其好奇如此。先生兄弟於象緯、律呂、軌革、王遁之學皆有密授，旣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其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卽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北也？山能灑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爲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盪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爲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濕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爲



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濁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爲離，塞坤之中畫以爲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填離之法，追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爲乾，如所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爲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於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而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震、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強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人之易而上之乎？其辨橫圖曰：八卦既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卽成六畫，得八卦卽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者？四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體也。兩間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典

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爲焦、京而未逮者也。其辨圓圖曰：邵子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爲已生之卦，數往順天左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知來逆天右旋。聖人立說分卦背馳，數當以自一而下爲順，今反以四三二一爲順，以自八而上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逆。又曰：易數由逆成，若逆知四時之謂，然則震、巽、兌、乾無當於易，是冗員也。易道非專爲歷法而設，歷法亦本無取乎卦氣。至日閉關，偶舉象之一節耳。今必以六十四卦配入二十四氣，則亦須一氣得二卦，有奇而後適均也。乃自冬至之後，闕頤屯、益、震至臨凡十七卦，始得二陽，已是卯半，爲春分矣。又闕損、節、中孚至泰凡八卦，始得三陽，已是巳初，爲立夏矣。從此闕大畜、需、小畜而爲大壯之四陽，是巳半，爲小滿矣。乃闕大有卽爲五陽之六，是午初之芒種，卽比連爲六陽之乾，是午半之夏至。六陰亦然，何其不均也。邵子蓋欲取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之義，以震巽居中，震順天左行，自復至乾三十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遇復而息。夫兩間氣運循環，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卽其去而來，已豫徵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卽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疆別界如此。其辨方圖曰：方圖之說曰：天地定位，否

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蓋所謂十六事者但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稍比諸圖可觀然何不確守乾坤一再三索之序而演之爲勝也且以西北置乾東南置坤又與先天卦位故武不同何也其辨皇極經世曰邵子所云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電性情形體艸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臭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皇帝王霸易詩書春秋似校說卦爲詳然不知愈詳而挂漏疏罔愈甚其辨太極圖說曰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者也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牝之門即太極圖之第五層也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即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三層曰五氣朝元即太極圖之第三層也其第四層曰取坎填離即太極圖之第二層也第五層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即太極圖之第一層也方士之秘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爲宗靜篤爲用今方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圖窮其本而返之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者矣但遂以爲易之太極則不可也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其出自大賢不敢立異卽言之嘽嘽莫敢盡也至先生而悉排之

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奪也先生酷嗜古玩癸未遊於金陵一日買漢唐銅印數百市肆爲之一空亂後散失殆盡猶餘端石紅雲研一宣銅乳鑑一其後又得黃玉笛一然終以貧不守歎曰奪我希世珍天真扼我然入其室陶尊瓦缶皆有古色已而窮益甚守之益堅嘗緇澹歸通行堂集笑曰甚矣此老之耄也不爲雪菴之徒而甘自墮落於沿門託鉢之堂頭又盡書之於集以當供狀以貽不朽之辱門人有問學者曰諸君但收拾聰明歸之有用一路足矣嘗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託情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不然憂生嗟老戚戚寡歡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生平作詩幾萬首沉寃淒結令人不能終卷晚更頽唐大似誠齋性極僻雖伯子時有不滿其意者嘗曰束髮交賢豪長者不爲不多下及屠狗之徒亦或瀝心血相示雖然但有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爲知我耳先生雖好奇字然其論小學謂楊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三致意於六書會通乃歎其奇而不詭於法也生於萬歷四十四年某月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某月日前孺人徐氏後孺人馮氏子二葬於





儒藏

化安山先兆旁。先生憂患學易一書。其目曰周易象詞十九卷。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自故居被火不存。并六書會通及二晦山栖諸集俱亡。從孫千人以予銘其大父梨洲先生之墓。爲能盡其平生之志。請更表先生之墓。惟是遺書既不可見。而耆老凋喪。亦更無人能言其奇節。乃畧具本末。而詳載其論易諸篇之幸。而未泯者。以付于人。使勒之墓上。或曰。先生晚年嘗作一石函。錮其所著述於中。懸之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而今其子亦卒。莫知所在。非火也。予因令千人禱於先生之靈。以求之。嗚呼。先生好奇。其獨不能使遺書復出。以慰子耶。其銘曰。

逃劍鉞以亡命兮。保黃箭之餘生。啖野葛幾一尺兮。猶能據臯比以鏗鏗。我過剡上兮。如聞黃王笛之哀鳴。嗟石函其竟安往兮。徒使人惆悵而屏營。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卷一三

處士俞君汝言墓表 魏禧  
歲已未之七月。嘉興俞君石吉年六十有六。以病卒。其十二月。君子炳奉君葬於慶豐橋之左。明年。予客吳門。炳以通家子。奉狀來乞表。君墓門。往予客嘉興。曹侍郎所。君曰。日過從相與博論古今。治亂人物。甚合予。嘗訪友數十里。百里。君未嘗不偕。時君方授徒朱氏。蓋輟講誦而從予。者旬有餘日。君性剛。臧否人。一出于直道。不避嫌怨。予嘗謂君子脫遭時遇主。冠柱後惠文。不足道也。別十年。而君死矣。知已之感。人才衰謝之怒。怒焉有傷于予心。今其子請表君墓。何辭。君諱汝言。俞氏先世失其譜。九世祖諱安。曾祖諱誠。祖諱慎。父諱瑞徵。生君于海鹽之千城。行二。君生四歲。而背父。十一歲。背母。從兄從嘉興府。孤苦力學。年十九。補秀水諸生。試輒冠一軍。雖制舉業。而好古學。航航以古人自期。于書無所不讀。名動四方。事有疑難。不能決者。人恆取決于君。他日利害。畢如君指。人故服君。經世才。不獨以文學也。君家貧。嘗無隔宿。春而浩然自得。有族父富。無子。序當立君。族入冀其產者。欲爭立君。即謝去。知舊仕宦者。君不通干謁。或禮請賓之。開一筵。君乃資以游燕。趙韓魏宋衛閩粵之鄉。越雲中。鴈門。故所搜羅載籍益富。讀所不見書。歸而閉戶著述。漸川集十卷。先儒語要六卷。京房易圖晉軍將佐表。禮服沿革。漢宮差次考。宋元舉要。歷紀年同聲錄。崇禎大臣年表。卿貳表。明世家考。寇變略。弁州三述。補品級廣考。西平縣志。嵩山志。謚法考。補雙湖錄。本草摘要。晚又以春秋四傳互有異同。皆各據所見。非聖人本旨。乃廣搜百家書。晝夜討論。擇其確當者。以釋經義。著春秋平義十二卷。四傳糾正一卷。君坐是兩目失明。然猶令人口誦諸書。君口授所見。使筆記之。遂病篤。以至死。嗚呼。惜哉。君貌肥短。簡率。不修威儀。予嘗與君言。文言之傳後世者。中必有物。結聚沈錮。而不可解。如牛之有黃。凡大言小言。觸處並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君領之曰。然。然。他日偶閱一名士文。以示君曰。何如。君覽未竟。鼓掌大笑。而旋曰。此文無黃。予亦相與笑而罷。其天眞爛漫如此。君娶范氏。生子一。兩女。一繼室顧氏。范氏孫男四人。

《清儒集》卷一三六

邱維屏傳

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人。禧之姊之婿也。祖一鵬，萬曆丙子舉人，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廉聞天下。父如榮，子諒，好學，先徵君與爲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啜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辨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鄰家，久不至，使人囑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一言也。爲人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爲吾黨所推。司馬子長歐陽永叔而下，庶幾焉。性靜默，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爲村老，嘗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曰：「夜言娓娓不倦，至爭辨事理，輒高聲氣，通面發赤，領下筋暴起如箸。」嘗與子爭辨時文體制，盡善及繼統者，必爲之子。至座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軒睡者悉驚寤，不爲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官貴人與田父牧子無異。所居室如斗大，牀竈雞彘雜陳，衣冠敝不能易。然人嘗迎至精舍居之，衣以裘緞，直著不辭，蓋視之與陋室敝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應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君以翰林院出知韓城，傲僻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著易數書，偶乏紙，即用牌票紙背書之。翟君悉以錦軸裝潢其草稿，敬事如師。禮而暴亦爲少霽。青州宰相欲邀一見，邦士卒不見也。所著易數說，易數歷書高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爲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既脫稿，隨手散漫，或爲鼠嚼去，或人傳覽相失去，亦不自惜也。予嘗謂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爲世所不可少人，邦士自然爲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爲定論。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公峒會奇賞其文，再試皆第一。饒甲申後，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士矣。易堂彭士望曰：「邱邦士乃棄會元，邦士年六十餘，尚健，嘗自河東一日往還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口講，日夜不輟業。已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蘭一疋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蘭出，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余方就醫泰和，未歸。

魏禧曰：邦士易堂之一禧，少蓋從邦士學古文也。廣東陳恭尹爲彭士望言：「吾游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橫勒丹壁，蓋不得其解云。」

（陳先生傳）卷三六

陳先生瑒傳

陳先生瑒，字言真，號確庵，太倉人。本姓張，先世爲陳，後遂姓陳。父朝典，達於經學，教家有法。先生九歲通四書五經，爲制義。邑人江用世奇之，聘與子弟同學。年十二，母喪哀毀。十五與同志陸桴亭、世儀、盛寒溪、敬亭、家兩入憂天下多故，乃講求天文地理、兵農禮樂之書，旁及奇門、六壬之術。時復彎弓橫槊，弄刀舞劍，將以爲用世具也。崇禎丁丑年二十五，始與桴亭、寒溪、樂園約爲聖賢之學，讀書有得，卽爲日記。戊寅成講學全規，規分八則：曰考德、曰課業、曰講論、曰記誦、曰經義、曰治事、曰問答、曰游咏。會分四事：曰旬會、曰季會、曰時會、曰歲會。丁卯講學於淮雲寺，又得錢蕃侯、夏玉汝、江升士、王長源、曹尊素諸人踰年成淮雲問答兩編。辛巳以條議上當事，議會者五，議兵者八，議信者六。又上救荒定議，大率本社倉常平法而變通之，謂社倉之弊在出易入難，常平之弊在糴多米少，乃議發錢於民，糶粟於舖，更立法以防其濫與漏。議甚切實，而不果行。壬午舉鄉薦，癸未會試策中規，切時政，過黃陶庵、京邸，感憤時事不可爲，撫膺長號。陶庵曰：「試若不售，受國恩淺，猶是草野一介耳。」則臥伏于荒江寂寞之濱，著書傳道，以畢餘生。亦中道也。既而陶庵捷先生下第，甲申草遂僧徒，極言佛之害，僧首見之，歎服。撤壇去時，吳地三江涇塞，著開江書三篇，上之巡撫，不能用。聞京師陷，痛哭焚衣冠。南都監國作條議十，一定大勢，謂封鎖將以期恢復，二擇督撫，謂去牽制以馭內外，三重守令，謂重事權以收效用，四慎詔令，謂陳仁義以鼓士心，五清賦役，謂去積弊以舒民力，六安漕卒，謂散糧艘以弭亂源，七輯禁旅，謂選精壯以分營陣，八厚官俸，謂損無益之費以增有名之祿，九恤邊帥，謂選精壯以分營陣，八厚官俸，謂損無益之費以增有名之祿，十不討則服，不除上下，墨經從戎也。又著續條議五，一建都於鳳泗承天，以備巡幸，二誅諸將，不順者以除內憂，三劉河福山，設重鎮以防後戶，四誅逃歸，從逆諸臣，以正國法，五急討李賊，以伸大義。議成，不果上。丁繼母憂，南都諸臣有聘先生者，卻之。順治乙酉六月，大兵渡江，率父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三

遷徙無常。丙戌移居任陽秋遷蔚村在崑城東北三十里水道紆折有  
 潭七十二陳頑潭其宅址也有田數畝躬自荷鋤父亦安之丁亥復與  
 諸子講學做呂氏鄉約朱子白鹿洞規溫公真率會遺意著蓮社約法  
 教以人倫相戒以不妄言不許私不謀利不作無益會人則同屬同志  
 會舉則論道景物燕享過從會品則有便設特設非常設又以端心術  
 廣氣類崇儉素均勞逸為蔚村講規以孝弟力田行善為蔚村三約又  
 有五柳堂學規曰德行曰經學曰治事曰文藝其小學之規曰習禮曰  
 受書曰作課曰講書曰歌詩蓋先生知道不行而隨處為世道人心之  
 計故立教周詳如此又以朝廷文勝斯弊故斟酌周禮及明會典損文  
 就質成典禮會通十卷又為治綱二卷故周禮文體而自為疏義于其  
 下起於建都邑封諸侯設郡縣極于限田制祿巡狩祭祀學校兵刑觀  
 天下之全局而為此書駁駁乎有三代遺意焉己丑饑創周急法錄同  
 人之作成頌潭詩話虞山毛子晉聘為子弟師先生恐缺侍養乃奉父  
 移居隱湖館毛氏者六年庚寅自隱湖歸築村堤有築堤書一卷冬以  
 漕兌弊十二條上督兌吳公壬辰成聖學入門書曰大學日程以格致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平為六大目曰小學日程以入孝出弟謹行信  
 言親愛學文為六大目每日紀敬忘分數善過細目於其下而附以內  
 訓曰程德言容功為四大目癸巳成小學三字經養蒙故事乙未  
 詔徵隱逸州守白公林九以先生名上檄下辭以疾致書于白公略曰  
 家君將及八旬經年高枕朝夕侍側即已仕者猶當陳情乞養豈有違  
 親遠遊之義如不念垂白強顏應命何以為人執事若不收回成命某  
 即當削髮入山矣況所欲有甚於生萬一急不擇音得毋為執事仁政  
 累乎白公乃寢戊戌州守李公錦愛來訪不答寄詩六章為謝大率以  
 恤下省刑知人稱職諷之鼎革後諸賢不遇者皆紀以傳係以詩名離  
 憂集己亥築壘蟻橋徑轉門人小傳詩歌為從遊集庚子訪徐昭法于  
 鄧尉弔顧荀州于五雲洞弔楊維斗于珍珠鴈入維揚弔史忠靖公哭  
 鄭天玉至昭陽訪李映壁及高士陸元圃宗子發李謙吉夏過如皋訪  
 冒辟疆吳白耳諸人冬至楚中學使王長源慕長源為刊行大小學日  
 程社學條規及儒門五戒五戒者逆淫貪偽薄也明年歸康熙壬寅秋  
 父卒冬葬父後雖遷徙客遊而歲時常廬于墓丁未徙居婁之西郊戊  
 申成周易傳義合闢辛亥移家海濱朱氏壬子哭桴亭于其家乙卯十  
 月二十日卒於蔚村距生萬歷癸丑十一月朔年六十三門人私謚安

道先生丙辰葬於太倉雙鳳鄉康熙十六年崇祀鄉賢娶孫氏子五遜  
 邀隆興遇以避亂寄隆吳氏寄與陸氏所著又有西湖約言菊窗隨筆  
 九諦訓解天文書辨疑俱亡其日記有經義錄治事錄求道錄其詩有  
 十一集及古文彙時文集亦多散佚所傳講義六篇感尤痛切云  
 王壘曰講學之徒不務躬行徒侈口耳之傳陋矣或有謹身寡過斤斤  
 自守篤時拘隘天下亦奚賴焉今觀先生條議及治綱諸作其於經世  
 何如也假使見用於時其建立必有大過人者乃流離遷徙不應微碎  
 以逸民終其風節又何如也然草野之中讀書談道本其心身理學  
 力行而發之為著述化及當時興起後世其為功于名教大矣故理學  
 經濟氣節文章先生可謂兼之然考其得力尤在大學日程學先生者  
 其必自此書始哉

（清儒碑傳集卷一三七）

清儒碑傳集卷十四

魏象樞

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魏敏果公事狀

公諱象樞，字環樞。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初，從軍北行，以武功顯，授明威將軍，隨代王之國大同家焉。其子孫遷于蔚州。數傳至公。曾祖諱宦，祖諱九經，考諱卿，官新城主簿。兩世並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妣李太夫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崇禎十五年，薦鄉薦。明年入京會試，聞大父有疾，不及試而歸。流賊陷山西，卿士大夫多汙偽命，公奉母匿山洞中，以免。我朝順治三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刑科給事中。公性骨鯁，敢言事，尤注意于當世人才賢不肖，治術得失，民生休戚，故其所陳說，未末瞭然，是是非非，必盡意乃止。在刑科時，上疏言督撫按聽用之官，舍太雜，道府州縣之胥隸，太濫，宜加裁汰。報可。五年，轉工科右給事中，劾安徽巡撫王懷徇庇受賄事。

詔降懷三級用。七年，轉刑科左給事中。八年，

世祖親政，上疏言

聖政日新，聰明日進，啟沃之責，端賴輔臣。

聖躬宜慎起居，不當輕出，閒有臨幸，輔臣宜隨侍法從，因事內規，以盡保傅之責。要請妙選儒臣，置諸左右，備顧問，注起居報聞。又因災變陳言，話僭用事大臣益切，下部院科道議

左給事例，不與議，公固以請，許之。公與諸大臣抗辯是非，無少訓，在廷者多側目。公獨大學士范文肅公心識之，曰：「直哉，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其後遇有構公者，輒于眾中剖析之，卒得白。自文肅去位，而公亦不能安其職矣。時有司有以私徵坐舉者，公上疏極陳其弊，請飭州縣各依易知單造格限冊，注明人戶姓名、糧銀款目，及蠲徵實數，呈大吏覈驗印發開徵。又請定藩司會計之法，立內外官治事之限，皆報可。九年，轉吏科都給事中。十年大計，上疏言言官糾拾之例，宜復雖失實，不當反坐。下部議，著為令。時言官吳拜、吳達以言事得罪，公疏言：

皇上以開言路為心，向來言有可行者，未嘗不采其言。言有不可行者，亦未嘗輕棄其人。所慮滿漢諸臣大作敢言之氣，近日乃有一言不當，問擬大辟者，誠恐言路諸臣明知言者得罪，不言者無辜，以惴惴畏辜之心，結成鬱鬱緘口之象，亦言路之大可憂也。夫人臣之舉，莫大于懷偏私、內賄賂。若一言不當，遂擬重辟，何以處貪賊壞法、挾怨報仇者？臣謂失言之舉，莫過溺職。宜下吏部以考功之法處之，貪賊壞法、挾怨報仇，是為不法，乃下刑部以司寇之法舉之。如是，則法紀當職業明矣。

詔下部知之。因奏白順治四年糾拾被譴吏科給事中劉捷冤得

旨復職。是年，九卿科道會議總兵官任珍落職，怨望舉大學

士陳名夏等漢官二十八人別爲一議。章下所司科臣坐徇黨擬流有

旨但子降罰。留原任。公供職如故。明年大學士甯完我疏列陳名夏罪狀。辭連公。初公誤劾司官錢受祉。擅委中軍部議降級。名夏票改罰奉。至是謂公與名夏子婦家牛射斗爲姻親。名夏用是黨護。及逮問公。實不識射斗。遂免議。旋有

旨以名夏父子濟惡。言官不先事奏發。六科之長皆鐫秩一級。降公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丞。十六年以母老乞歸。康熙十一年母憂服除。用大學士馮文毅薦。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滿歲晉四品京秩。仍掌御史。屢有陳奏。請申督撫互糾之令。以懲貪。旌廉吏以善治。停止月開征以蘇民困。修禮書以一風俗。加奉祿以厚廉恥。下部議。頗見施行。尋遷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遷順天府尹。四月轉大理寺卿。七月擢戶部右侍郎。十二月轉左侍郎。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一確審賈直以清浮冒。一嚴嚴關稅以防侵漁。一慎用藩司以清錢糧。聖祖然其言。十七年授左都御史。上疏言

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

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

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厲名節。

詔以其言宣示中外。公自初爲言官。卽以進賢退不肖自任。及後再起。益擢用。自任亦益力。順治中御史郝浴巡按四川。

疏劾吳三桂驕橫狀。三桂奏辯。浴坐舉流盛京。及三桂反。公三疏白其冤。奉以原官召。嘉定知縣陸隴其治行第一。以盜案註誤。公復三疏薦之。仍起知靈壽縣。會

詔舉博學鴻儒。公以畢振姬。湯斌等五人應。先後所薦王天鑑。宋文運。高珩。達哈塔。蕭維豫。張沐。于成龍等。並有名蹟。海內推爲知人。其掌都察時。劾鎮江知府劉鼎。絳州知州曹廷俞貪酷。奏學道賢者勞之辨。邵嘉參劣者虛元培。程汝璞。詔用其言。或遷或斥。大小之吏肅然驚動矣。會磨勘順天鄉試卷。陳科場八弊。請設內簾監試御史以重關防。又陳學政六弊。請據爲三年考覈之實。下廷議。並著爲令。明年春二月內殿奏對畢。

聖祖賜御書。又特書清慎勤三字以賜。

諭曰。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故以賜爾。頃之。遷刑部尚書。公言。臣忝任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爲郎故事。辭新命。仍見所領職。冀得拾遺補闕。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其年七月。京師地震。時大學士索額圖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廷臣莫敢言。公奏言。地臣道也。臣失職則地反常。臣總憲綱。咎實在臣。願賜罷席。

聖祖立召見。公伏地流涕。言時政闕失。乃索額圖明珠挾私市權所致。乞重譴二人。以消天變。

聖祖尋下詔切責諸臣。令勉圖省改。二人皆惕息。十九年。仍授刑部尚書。公在職持守不撓。嘗言刑所以遏惡也。惡者衰。





善者遂矣。執法以縱姦，善者奚勸焉。書曰：茲用不犯于有司，待吾有不可犯之法耳。

命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輔，還報稱

旨。二十三年，以病乞休，許之。比行，命三入朝，賜

御書寒松堂額及古北口詩一卷，寵其歸。二十五年，卒於家。年七十一。自公密奏索明二人，明年秋索額圖致政。二十七年春，明珠為僉都御史郭琇所劾，去政府。至四十五年春，聖祖始以公面對語諭羣臣，二人之卒見屏者，公最先有以發之也。公平生好讀先儒書，其于義理之學鑽研不倦。與蘇門孫鍾元、二曲李中孚及湯陸諸公俱通書論學，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數十卷。居官廉，餽遺無敢及門。其以薦起也，度在外無以自給，不欲出。有李恆岳者，其妻兄弟也，謂曰：子在京師，日費幾何？曰：日得一金足矣。恆岳曰：然則吾能任之，子果出而有濟于世，吾何愛焉。公遂行。終公在官，無內顧憂者，恆岳力也。比歸老，門庭蕭然，獨增書數百卷而已。公之卒也。

賜祭葬如禮，諡敬果。雍正八年，入賢貞祠。

聖祖敕諭：寒松堂集、年譜、文編、詩集、國朝集、陸清獻年譜、聖祖未刻集。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二二

刑部尚書敬果魏公象樞墓誌銘 陳廷敬  
國朝以理學名儒為時用，有清節直聲，謀議勢烈聞天下，則刑部尚書致仕魏公自公卿大夫以至窮閭委巷，有識之士莫不樂道其行事而慨然歎慕其為人。蓋公之學用於時，而天下信之久矣。若夫朝廷之知公與公之受知於朝廷，

君臣遭遇之隆，俾得以行其所學，世之人容有不得盡知者焉。今欲誌公而傳之，無已，亦第舉其世之所能知者，而於其所不能知者，則俟之百世以後之知公者而已。此亦公之意也。公起家

先朝為名諫議，其始彈擊封疆大吏中外憚之。由刑科給事中轉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

世廟初親萬幾，公言慎起居，盡啟沃，責備時宰，人為公危。上曰：給事中言是，因災異言天變，為人言事，所致語多忤權貴者。

詔廷臣集議，左給事中故事不與議，公則抗疏請與議。議時面折諸貴人，無所阿諛，由是眾皆側目矣。遷吏科都給事中，掌大計，戒僚吏絕賂賂，日夜宿省中，邸寓則令兵馬司傳檄關防，於是言四事，其一事

上尤嘉允，謂言官糾拾例當復，雖失實不當反坐得。比年糾拾反坐言官壞吏治塞言路，其已之，所糾拾與麗八法同科，

令勅。又言言官得罪，宜治以考功法，不可置重典。在諫垣前後疏凡三十餘上，其大要崇治本，別人才，修實政，通民隱，皆關時大政。於是忌者思有以中之而未得其牙蘗也。會故相溧陽得罪，遂藉是以傾公。

上察其誣，釋勿坐。然方其時，倚重言官比事未發，不糾舉謂何？於是則空垣皆鑄級而黜之。公坐是黜為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丞，尋乞養。母太夫人以去，講學讀書修身教家，以化其鄉人。居十年，太夫人歿，喪葬悉準古禮，當是時

今天子銳意堯舜三代之治，政具畢張，進賢退不肖，思得學問經術有名跡可用佐國家興理平者。於是相國益都馮公首薦公。

上召公以病辭。再召趙朝授貴州道御史。公初進見，退而喜曰：聖主在上，以宏太平無疆之業，實惟其時矣。一切小功近利姑且補苴



之論非所以告

君也。乃言教化爲王道所先。滿漢臣僚宜敦家教。以廣盛化。言督撫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責成。互糾並請。慎重督撫之選。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言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不當內陞。言制祿所以養廉。今爵俸例太嚴。密請紀過以示罰。增秩以示恩。言朝儀祀事。貴肅言戒淫巧。以正人心。言輯禮書以勵天下。前後所言。

上多褒納。比一年。陞京卿。留管御史事。未幾。遷左僉都御史。是時方急。滇事。用兵。公所。言戰守機宜。有密奏。輒削其稟。累遷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戶部左右侍郎。措兵食。察帑藏。公經營。盡爲多。益公十九。在言官。言官有章疏。故其議論風采。在人耳目。間恆易有所警立。六曹卿貳。以循分盡職爲賢。而已。其可傳于世者。當少。公則不然。至是。又上三疏。言事。曰。確估。值以杜浮冒。曰。核關課以防侵漁。曰。簡藩司以清賦稅。皆命確議。以聞。公在戶部。稍久。聲績益著。左都御史缺。上特簡任公。公則首請申明憲綱。其言曰。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撫忍肥家。悞國。以屬官之奇貪爲一已之奇貨。耶。臣願諸臣。

國家培元氣爲

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勵名節列十事以上

俞旨嘉焉。次言吏治漸壞。公道宜彰。今貪官廉官參處同例。盡職溺職保薦無分。豈稱賞罰至意。舉清廉知縣陸龍其。効知州曹廷俞。最貪宜斥。既又舉督學道公明者二人。貪墨者二人。廉者或復其官。或不次用貪者。悉置諸法。其時爲吏者肅然知警動矣。爲左都御史。九月。遷刑部尚書。上言。

主上宵旰憂勤。臣不敢計身家。恤嫌怨。奉

陛下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臣忝風紀之司。職多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爲郎。故事得拾遺補闕。辭新命而就見。所領職。

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一日。拜三疏。言撫臣溺職。司官不法等事。疏甫入。而地震。公言。地臣道。臣失職。則地反常。臣總風憲。咎實

在臣。是日獨被

召對近

御座前。語移時。或至泣下。其言祕不傳。公既於言無所不盡。尤留意人才。所薦引皆蒙擢用。至是。又列薦侍郎以下十人。尋復申刑部之

命始去言路。然公始終以言表著者如此。其爲司寇持法不撓。嘗曰。法

天子寬之。則爲施仁。刑官市恩。則爲散法。至遇

上所矜宥。則又未嘗不對僚屬感頌德意。宛轉以求其法之可生也。康

熙甲子春。以病乞歸。

上溫旨慰留。八月。再乞歸。降

旨。稱其實心任事。令以原官致仕。馳驛回籍。

恩禮有加焉。蓋公之進退不違乎禮。而其所建白施設。彰彰如是。可謂

能行其所學者矣。夫公之所以能致此者。本

主上知公。公受知之深故也。不然。公抱其學。修其身。施於家而已矣。化

其鄉人而已矣。其所建白施設。豈能彰彰如此之盛哉。又豈能進退不

違乎禮如此哉。是以記公之事。而推本於

君臣遭遇之隆。以見

君之得臣。臣之得行其所學。非偶然也。戊午鄉試。

特命公磨勘順天試卷。與公偕命者。兵部侍郎孫公光祀及余。余時爲

翰林學士。從公後。公則相率宿禮闈。如鎖廳校士。竭日夜力。繼晷焚膏。

覃思品隲。蓋是科黜者三人。其臨事精審有力。皆此類也。大臣巡察畿

輔則

特簡命公。與偕行者。吏部侍郎科爾坤公。兩人同心諮訪。誅劾奸慝。稱

使命焉。奏事殿廷。

命侍臣傳諭。居官勤慎。每當敷奏。剴切詳明。不負職任。

賜御書唐詩一卷。清慎勤恪。物大字各一幅。廷臣間賜貂朝衣於公。則

諭以今年暫著。來年別製更賜。公臥疾數日。朝

上見之。命近侍問公飲食如何。他日

賜養膏一器。人獲二斤。自餘恩意。與羣臣同者。不書。書公之特被者如

此則

上之於公。爲何如也。公之歸也。陛辭

上曰。比行。當三入朝。入則賜大內珍饌。

命內侍視公所食。幾何。再入則

賜茶。三入則

賜御筆題寒松堂額。古北口詩一卷。以榮其行。去國之日。朝士大夫祖

餞國門之外。道旁觀者相與感歎。以爲

一三三

君臣相遇近古未有所謂進退以禮者不其然與公歸而張額于堂藏書于閣更有書數百卷無長物顧瞻而樂之笑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貽子孫足矣公歸三年而卒康熙丁卯七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七十有

上聞悼惜

勅所司給祭葬如禮諡曰敏果蓋此皆公事之可記世之所知其所不能知雖余亦不得記焉公諱象樞字環溪號庸齋以

賜額故晚而稱松老人蔚州人也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中從軍北渡河以武功顯世授明威將軍隨侍代王之國大同襲指揮有遷蔚州者數傳至儒官公諱官有德行隱居不仕王父諱九經考諱卿孝義聞鄉國為新城主簿兩世皆以公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劉氏妣蔣氏李氏皆贈夫人李夫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聰穎英異稍長孝弟忠信出天性壬午以春秋舉于鄉癸未上公車比入試矣聞王父病急馳歸時流賊披猖所至以官職浼人士公奉母居山洞中賊慕公名大索不得我

朝丙戌首設科舉進士選庶吉士歷今官公娶李氏太學生名經權女封夫人男三人學誠王戊進士內閣試辦事中書舍人學謙學誼俱庠生幼某嗣公兄某為後女三人一適天城參將劉君三汲子鄭平縣丞天賜一適大同府中路通判李君潛子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恆煥一適陝西平涼府通判姚君永康子之模孫一人吉祥公將葬學誠以狀來乞銘以余公之鄉人也謂稔知公嗚呼余何以銘公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書不讀讀有所得未嘗不見之行而尤遠於宋儒之書故所得于理學者為尤深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若干卷公嘗謂余曰昔孔子沒羣弟子各以其學傳四方自子夏教授于西河之上彬彬乎文學之風晉有人哉薛公文清以來曹公真子而後斯道將猶未絕也子得無意于斯乎余愧公言而莫之能學也余又烏乎銘公既不得辭則排纂公事而繫以銘銘曰

斯文未墜誰與作者四祀孔明河東磊砢參井之墟有爛其書于代有光豈適鄉閭惟蔚州公翼翼崇崇敬我桑梓惠我頤養開來繼往為天下宗相彼洛閩誦言滿家千祿則已吐棄如遺公喟然云豈謂是耶其辭金履其道瓦礫或飾其貌或騰其說公探密微者而彌樂公有令聞流于海邦公有偉行勒之鐘鐺銘公宜此永藏幽宮

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諡敏果魏公神道碑 徐乾學  
刑部尚書魏敏果公之葬在某原有司以天子命襄其事於是

諭祭有碑而太宰澤州陳公為之誌銘康熙二十八年夏五月崑山徐乾學復刻其墓碑曰蔚州魏氏其先鳳陽人明永樂初從軍有功以明威將軍隨代王之國大同世襲大同衛指揮使其後支子遷蔚州累代隱居行義有諱宦者為儒官尤為鄉里所推公之祖考諱九經考諱卿為新城主簿皆贈如公官祖妣劉氏妣蔣氏李氏皆贈夫人公李出也公諱象樞字環溪又號庸齋少讀書日誦數千言嚴重無子弟之過王千舉於鄉偕計吏入都既至聞新城病奔歸遂遭大故時寇氛方熾士大夫為所得輒被汙公艱難喪紀奉母嚴山谷得免世祖皇帝龍興遠水入關定鼎丙戌開科公中進士選庶吉士館試賦詩有云上溯羲與軒而及旌洛澤慷慨天人期區區非所畫館師重之明年改授刑部給事中尋轉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世祖皇帝初親政公所條奏彈劾凡二十餘上最後請聖躬慎起居一疏詞通輔臣大略言

聖政維新機務孔多中外相望治平非同昔日如

皇上近巡京畿輔臣當陪侍法從以盡啟沃之忠儻遠有所幸亦宜諫止

變與以副保傅之責人謂公獲罪且不測卒奉

俞旨又因災變陳言則謂天地之變乃人事反常所致語侵權貴尤亟

下部院科道議之左給事例不與議公固以請許之公與諸臣抗爭是

非在廷為之側目卒無以折公也已丑分校禮闈陞吏科都給事中會

大計鎮廳閣冊令兵馬司晝夜巡徼一時陳陳夜上四疏皆言計典其

一以為糾拾之舊制當復而言官不宜反坐疏下所司確議遂著為令

又言官進言不第第宜以考功法處分不可加以罪譴闕敢言之氣

督撫會推宜核事是勿徇虛名又陳四款以佐

聖主勤民大政詳陳民命民情民食民困之大端皆

報可會澤陽得罪坐言官不先事發六科之長皆斥公隨例降補詹事

府主簿累陞光祿寺丞已亥得請終養家居講求理學以躬行踐履深

造自得為宗丁李夫人憂喪葬悉準古禮王子服除益都馮公方入閣

特疏薦公清能矯俗才堪辦事。  
上即召公以疾辭再

召乃趨朝有

旨以御史用。八月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滿歲內陞京卿仍管御史事。公方嚴爲中外所憚。四方餽遺無至門者。公自

先朝告歸十餘年。起自田間。入見

今上。出謂所知曰。堯舜繼世。臣敢不盡其愚忠。其所言大要以爲方今

俗尚奢靡。人鮮廉讓。是政治之所宜先。要以制度數核名寔。杜欺罔。定

民志。盡臣職。

上皆以公言爲是。是歲冬十二月。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拜順天府府尹。四月。除大理寺卿。七月。陞戶部右侍郎。十一月。轉左侍郎。一歲五遷。在戶部。方西南用兵。有籌餉三疏。其略以爲杜浮冒。防侵漁。清賦稅。生財足食。之正經也。

上因命公同侍郎班公迪清查部庫。八閱月而事竣。

上嘉悅之。戊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公曰。憲府任重。非僅言責。勉爲

皇上風勵百司。使大法小廉。足我願矣。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言

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

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

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勵名節。

特旨謂切中時弊。立見施行。舉廉介知縣陸龍其。復其官。劾貪酷知州曹廷俞。置諸法。中外肅然。九月。與侍郎孫公光祀學士。陳公廷敬磨勘順天試卷。因條陳科場八弊。嚴立關防之法。復條學政十弊。舉學臣賢者勞之。辨邵嘉參劣者。盧元培程汝璞。士論快之。己未春二月。內殿奏對畢。

上命翰林張英。高士奇。捧

御書唐詩一卷。清慎勤恪。物大字各一幅。賜公曰。

上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奏事則切詳明。不負職掌。故有此賜。他日

賜紫貂披領。

上諭公今年暫著明年別製。爲卿換之。公掌憲未滿歲。有刑部尚書之

命。上疏言。當貪風日長。吏治不清。大吏因循。小民困苦之際。仰見

皇上宵旰焦勞於上。臣不計身家。不避嫌怨。奉

朝廷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內而科道。外而督撫。參劾之疏。屢達

御覽。已有澄清之機。臣職風紀。夙夜兢兢。不敢自安。昔漢臣汲黯白請

爲中郎。補過拾遺。臣亦請辭司寇。留御史臺。

上可其奏。遂加刑部尚書。留任總憲。於是方上疏糾參司官劉源溺職。

撫臣某。即日京師地大震。公與副都御史施公維翰入奏曰。地道臣也。

臣失其職。地爲之不甯。臣不能肅風紀以修職業。請先罪臣。以回天變。

上即召公入內殿。公伏地涕泣。請屏左右。語移時。是時用事大臣爲之

股票然。公之語近侍。皆莫得聞。施公迎于後左門。見公淚流頰未乾也。

是日公與施宿署中。語施云。今民生困苦已極。而大臣之家日益富饒。

皆地方官吏詭媚上司。賄削百姓。督撫司道轉餽送在京大臣。以天地

有限物力。民生易竭。脂膏盡歸貪吏私囊。小民愁苦之氣上干天和。致

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泉涌之異。又會推選擇。徇私不公。行間將帥。復

無紀律。蠲免錢糧。災黎不沾恩惠。刑官濫獄。豪右罔利。等威蕩然。賢賤

倒置。皆爲可憂。施公曰。公何不極言之。公曰。

聖明燭照。何待吾言。吾儕負

國萬死不足塞辜。明日

上以六條宣廷臣集議。大略如公指。於是朝士或謂出於公造膝所請。

公之誼友與子弟究不知公所陳何語也。公常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

君。和。中。丞。治。起。於。徒。所。公。所。舉。也。其。道。

論。舉。廉。一。疏。舉。待。郎。以。下。有。清。望。者。十。八。

上次第皆用之。庚申。復補刑部尚書。公持論以爲司寇執法之官。書言

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又言茲用不犯於有司。犯者固不可以宥。而法固

不可以缺也。論者乃惟以縱姦爲寬大。非所敢知。若乃法外之矜全。乃

主上如天之德。亦非臣下之所可市恩也。公立心仁恕。獨當官而行其

言之嚴正如此。辛酉。扈從謁

孝陵。一慟幾絕。賦詩志哀。明年。奉

命同少宰科公爾坤巡察畿輔。公以

特典。祇畏夙夜。單騎案行。墨吏豪家。聞風斂戢。爲除泰甚者。若而人。還

報甚當。

上意。公老年馳驅。登頓所至。案牘填委。積勞成疾。一日。

上見其羸瘦。垂問。

賜以養膏一器。人侵二斤。公通感激疾甚。欲引去。而口不忍言也。甲子

春奏事。



乾清門，量路於地，扶歸，即日疏乞骸骨。

上慰留，乃復力疾視事。子弟勸歸，舍少休，公曰：「吾就逸一日，罪人待讞者增一日苦矣。」八月，具疏再請。

上惜其去，以詞甚迫，許之，令馳驛還里。

諭以三觀乃行，始入。

賜以御廚珍饈，令內臣視公食多少，再入。

賜茶，再入。

賜御筆，寒松堂匾額。古北口詩，公歸，因自號寒松老人云。去國之日，公卿祖餞，相與感歎，以為公清勁之節，始終不撓，固不愧斯稱而

天子之知公，亦可謂至矣。公官至尚書門庭蕭寂，度閣有書數百卷，無異秀才時，所增惟

綸誥宸章及諫草一囊而已。歸後四年，乃卒於家。丁卯七月晦日也，壽七十有一。

天子覽遺疏，為之震悼，典禮有加。

親定謚曰敏果。生平所著書甚多，晚皆刪去，存十之三。合以奏議若干卷，名曰寒松堂全集。元配李氏，封夫人。側室劉氏、樊氏，子四人，學誠、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內閣辦事中書舍人。學謙、學謐，邑諸生。學訥，尚幼。女

三人。銘曰：

嗚呼魏公，躬行君子。

本朝以來，謬謬一士。彼其嘯嘯，所謂一死。公之盡言，亦少懲矣。寔惟中孚，非以掠美。公忤於人，人諒公只。寒松晚節，徜徉田里。秀才家風，尚書門第。非余頌公，公自云爾。

（碑陰題）

校記

①卿：疑作「鄉」。



魏裔介

墓誌銘 徐乾學

年入贊機政嘗請告遷葬事竣趨還朝十年以疾乞歸

時

椎牛裹糒首先歸命此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屢奉

詔陳言謂時事升平臣不聊生山左舊在才竊韓因以燠風江石勞

未有能得其要領宜召對羣臣虛心諮訪仍令史官託注以才救時之

悅公在吏垣

失而已。

皇上愛且如子。各施力宜仰體。  
聖意。易下以恩。波雅又兼豈無  
主心。而分兮鳥獸。宜明焉也。詩  
明義。

救死徒言最悚切會有

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厲心故刎頸血裾焚身湛族博慨

從容不必一致。要皆乾坤之正氣。與日月爭光。乞宣付史館。顯加褒錄。於是諸臣先後得旌錄於祭議。

世祖敬天恤民。每遇水旱饑饉。

諭羣臣條奏興革事宜。直言無隱。公時復在工垣。言天下大利害。咸中窾要。會歲荒流民載道。出帑金二十四萬兩。分命大臣十六員賑濟。畿輔全活數十萬人。皆自公發之。在兵垣。綜覈軍政。所議拔後皆為大將。

奉

詔令內外大小臣工。精思職守。公陳用兵大勢。言往事誠無及矣。今者劉文秀復起於川南。孫可望竊據于貴竹。李定國伺隙于西粵。張名振流氛於海島。連年征討。尚通天誅。為目前進取之計。蜀為滇黔之門戶。蜀既守而滇黔之勢。盛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粵西稍弱。昨歲桂林之役。未之大創。必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宜令藩鎮更番迭出。相機戰守。擾其耕牧。則賊勢自潰。此三方者。攻瑕宜先。粵西粵西潰則可望膽落。滇黔亦當瓦解。乃若鯨波未息。則嚴設斥堠。絕其覬覦。大修戰艦。諸路并力。合剿勿使事久變生。其後諸路進兵。卒如公言。又請錄用建言得罪諸臣。請做唐李吉甫元和國計簿。令度支歲計出入盈縮進呈。

御覽。請增官吏祿俸。請禁金玉錦繡。浮屠塔廟。一切侈靡。蠹耗之事。請立勸農官。請自今罪人勿發甯古塔冰雪昏霧之地。請遣大臣督視河工。言皆剴至。公為副憲。方議吏員納銀事例。公言此衰世苟且之政也。今縱不能加小吏工食。奈何著為令甲。以資得官使銓政由此而壞。其領御史臺也。凡以舉舊典。通壅滯。核姦弊。勵臣節。善風俗。清學校。與夫田賦財用。兵制屯政。關國計民生之大者。無不條分縷析。指次如掌。遇日食。陳言經傳。月食者。日光過望。遙拜。月光是為陽勝陰也。日食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為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為垢陰微。而即抗陽。其變非細。於五月望後月食。為日月交食。月食至既。亦屬災變。此在漢唐令主。尚能恐懼修省。況敬天勤民。慎德緩刑。如我皇上。修教之實。可弗講乎。願舉兩漢日食詔書。及光武時。大中大夫鄭興所云。國無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願廣開言路。停罷土木。寬守令考成。參罰釋解。寬滯矜恤。錄寡孤獨。酌復五品以下官俸。并令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撤還旗下戍兵。省數百萬供億之費。待歲稔財充。決意大舉。春月侍經筵。聽

講漢文帝春和之詔。公因舉仁政所先四事。即日以聞。雲南平。請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氓。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恤投誠文武。以來膚敏之彥。寬一切禁網。以安溪壖之蠻。其因事納忠。多此類。京師人生女多棄不舉。公請嚴禁惡俗。

世祖宣示講筵。命閣臣紀其事。正陽門外菜園居民稠密。為前朝嘉蔬園地。所司檄歸之官。公過其地。百姓遮道訴。公入言于上。立以子民。公嘗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遍及窮簷。今當獎進直言。激發唯諾。共尙寬大平易之術。勿為刻薄瑣碎之計。

有

旨令對狀。終以其言直不問。

世祖嘗召至中和殿。論之曰。朕擢用卿。非有人薦達。公稽首謝曰。敢不竭孤忠。以報知遇。南苑閱武。每賜宴行宮。應制賦詩。

天顏喜甚。一日侍坐。問民間收穫。公曰。畿內百姓困苦。豐年所收。僅供官稅。

上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後悔。是時恩資豐貂名馬金幣之屬甚多。

世祖幸南苑。別殿夜半。聞明孝宗實錄。有召對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事。心喜曰。朕所用何遽不若大夏。珊明日宣與定。尙書梁公與公詣

行幄。備顧問。其蒙恩眷如此。今

天子冲齡踐阼。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公疏爭之。力中

旨。停罷雲南初定。戍兵未還。公請罷雲南大兵。兼宜亟防荆襄要害。以

杜亂萌。後滇南變亂。人謂公為先見。公在政府。張弛寬猛。調劑異同。密

勿從容。協和寮案。單辭片語。紛挐抉策。彗星見。尙書與公請赦輔臣曰。古有之乎。公條舉故事。以對。且曰。

世祖皇帝亦行之。輔臣歎服。

皇上親政深感。兩朝恩遇。夙夜匪懈。終以直道忌者。取亟請回籍養病。上以其懇切。不強留也。公服官日夕讀書。與中輒攜一卷。及奉身而退。優游林泉。紬繹經史百家之書。拳拳服膺。於窮理盡性之義。有所深省。



《碑傳集》卷一

獨得而不以告人其見於所著書及語錄有約言錄內外篇聖學知統  
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致知格物解二卷晚歲又著論性書二卷所纂  
書有重訂周程張朱正脈薛文清讀書錄纂要其經學則有易經大全  
纂要四書精義彙解惺心篇捷解孝經注義其史學則貫穿全史上下  
數千年成敗得失錄其要而論斷之以附左氏外傳之例曰經世編凡  
七十二卷生平賦詩數千首有嶼舫詩集嶼舫近州爲文六千餘首有  
兼濟堂集京邸集崑林小品崑林論鈔林下集二集共五十餘卷其他  
著述尙夥又著希賢錄一書分五門二十五目以括格致誠正修齊治  
平之要詩以陶韋爲宗文出入於昌黎盧陵其於科舉之文亦必規先  
正大家而尤惡近日之雷同勦襲浮蔓支離故庚戌南宮之試公爲主  
司文體爲之一變云公孝行純篤與人交質直無城府久要不忘尤善  
獎掖後進急人之難周人之急不啻飲食嗜欲懸車十六年課督農桑  
循行阡陌混迹於田野老人不知其爲舊相也嘗自作贊生平櫟桑  
留侯二疏及裴晉公白樂天之爲人其出處亦略相類云公生於萬曆  
之丙辰卒於康熙之丙寅享年七十有一元配內邱韓氏繼室高邑袁  
氏俱贈一品夫人續靈壽傅氏子三人勲公弟裔愨之子也始生之日  
公以父命命側室蔡子之以應仕至建昌府知府嘉字候補國子監典  
簿荔彤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人皆適名族孫男二人世晉世賁孫  
女六人勲等以己巳年四月葬公於某處之某原以某夫人附銘曰  
從盈必大始封天啟參國趙魏蕃昌施祉高平鄭國頻復其始縣延蘊  
崇篤生夫子翊我興運官用備起道宏言傳匡輔鄉理移病致位弗俟  
年歲星終踰四徇徇間里急流勇退自贊云爾稽古典學著厥統系壽  
考彌性曠予仰止赤志商封銘藏美委宅兆食墨固安歸體利其後人  
綏福百祀

儀吉案歸愚文鈔有魏母王太夫人墓誌云雍正三年太傅公繼  
配誥封一品夫人王太夫人卒距太傅公薨三十有九年又云  
歸太傅公爲繼室時太傅公任給諫時也又云方太夫人之來歸  
也原配袁太夫人既卒遺子若女云云與此誌不同蓋後人誤述  
也論後漢于危顧天子諱公之忠卒直公而斥正宗

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魏公傳

公姓魏氏名裔介字石生柏鄉人性沈默寡言笑順治三  
年成進士由庶常改給諫歷工科吏科居憂起補兵科當  
是時天下初定公忼慨敢言事首請舉經筵以隆治本  
又應詔言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閥請召對羣臣  
虛心咨訪仍令史官記注十年正月

世祖臨朝定一月三朝之制又言逃人宜寬蠲賦宜信會  
幾輔水陳狀

世祖爲立發帑金二十四萬又言用兵當先蜀次粵西則  
滇黔自然瓦解其後三路進兵如公策

世祖知公可大用擢太常少卿遷左副都御史召至中  
和殿面諭曰朕知卿用卿非由薦舉時順治十二年也公

感激益發抒所欲言十四年進左都御史因日食陳六事  
一前洗敢言之臣二罷土木之工三寬催科以優循吏四

督撫奉行恩詔不可稽遲五酌增五品以下官俸六減南  
方戍兵歲省供億百萬乃可俟時大舉皆得旨允行俄

以公罪革官仍視事如故明年春侍講筵請法天以行  
仁政恤災獨掩骼骸課農桑其因事納忠皆此類也明年

恩詔還職以建言多裨國是特加太子太保先是公策  
海寇情勢籌控禦方畧至是鄭華突犯鎮江遂請設水師

鎮京口至今爲定制又明年

世祖下詔罪已并令羣臣自陳公慨然痛自陳劾落太保  
直糾首輔劉正宗

世祖震怒又以公不早言竝下獄然卒直公出之時方大

早出之日甘霖沛焉。十八年、

聖祖卽位、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公力爭得免。康熙元年言雲南戍兵宜撤、獨荆襄控制滇黔川粵、宜選大將宿重兵以杜亂萌。及吳逆作亂、人服其先見。自入諫垣至

是先後二百餘疏、內贊政典、外籌軍務、皆中機要。

兩聖人或行或不卽行、要未嘗有知而不言者。號稱敢言第一。二年攷績、復加太子太保、晉吏部尙書、補內秘書院大學士、贊機政。九年、典會試、得人最盛。十年、以疾告。

優詔許之明年、

世祖實錄成、加太子太傅。公既歸、益務讀書、所著集百餘卷。益閑居十六年、乃卒、壽七十有一。

任啓運撰 《清芬樓遺稿》卷四

清儒碑傳集卷十六

于成龍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于公成龍墓誌銘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於官卒之日金陵人為之巷哭相率煇香燈祭於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如喪其親訃聞於朝天子大震悼給與恩卹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柩歸里門卜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謁銘於予予以謂公之清德令望即海內孰不知之而予又辱公肺腑交與聞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予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山西永甯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即嘖笑不苟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喫辛苦諸人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為學務敦實行不屑屑於詞章之末常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趨之順治丙申公年四十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盡行於市人頗為公難其行公曰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耶遂跨蹇驢從二僮僕之任至則滿目荒烟野狼嗥而己公坐臥一茅廬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帝猿饑嘯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屨出郭省農事衙烟獨瘴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獲難推轂之子且漸知所禮義矣報最遷西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羅城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失逆叛亂賊逼荆岳國家以江漢為嚴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新麻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為內變人心皇皇莫知所出公曰黃為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左臂也無東山則無黃無黃則無襄漢即江以北危矣天下事向可問哉於是躬擐甲冑鼓率義勇直搗賊巢比至公挺身對壘礮火燎熾不為動士卒爭先血戰陣斬士榮等降其餘賊眾東山以平以功陞監司駐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月遂晉本省左轉時閩海方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日會計八郡正供及江浙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以濟饋餉仍爬梳弊比劍稽出納剔革飛龍破冒邪塾諸弊盡斤羨餘若干兩還民間官吏不得

名一錢軍民用是兩便而公自茹淡素如空門老衲即親友贈遺惟獨果蒲葵而已僚屬為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布衣蔬食纔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事者亦不知饋遺交際欲何為計俸入自給有餘要錢何用聞者歎服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天子固久知公見公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二字特晉內臺副憲巡撫畿輔畿輔固帝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黠者假投充侵奪民田勢豪恣為囊橐以取奸利所在盜賊縱橫充斥白晝殺人莫可窮詰而八旗莊頭尤多不受理即民閒有訟莊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莫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莊頭者屯莊之頭目也公曰我奉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佃伯哉若雖悍獨不畏三尺耶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源鋤豪強嚴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行惟謹公仍不時單騎行旅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違立置之法無所假貸自是人人惴惴無敢有干公令者而盜以息民以安淳泔易水之開洋洋乎頌聲作矣天子聞之咨嗟歎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卿者而用之爾甯憂百姓哉庚申春二月召至行在所溫綸慰慰錫予便蕃御製詩篇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滇寇平四方底定天子念吏治為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羣吏公聞命感激涕零曰君恩至此難為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八代之餘習尚浮靡奸弊牢不可破今天子命我必思所以易之而南中人聞公簡命則亦駭汗股栗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矣吾儕向如此裝飾耶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號公者也無何金陵圍城盡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騁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臥不能出戶者長于朱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遊樂之地一旦聞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鳥獸竄蓋公未入境而江淮間已大改觀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略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禁苞苴革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閒兩江數千里蓋駭駭乎不直道在人爾彼嗷嗷者惡足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





命公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所。偶患嘔吐不食數日而卒。時康熙甲子四月十八日也。公之清操矯行不可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睹記者數事述之。黃州有巨盜一夥。漏網且數載矣。百方緝之不可得。公察知其窟穴所在。則常匿聚深山古廟中。乃密帶捕役若干名伏廟側。身易丐者衣。往來廟前。羣盜見而餉之。公故稱病進臥廟內。已語盜渠。願入其夥。渠壯其膂力而許之。變姓名曰楊二。以公繫因綽號楊二鬍子。與羣盜雜處者旬餘。盡得其平時所為行劫狀。公度再不可久。遂如廁而出。密召所伏捕役入廟。盡縛之。盜覓楊二鬍子不得。則意公且遁矣。捕役械諸盜至公治所。盜問役曰。挈我者何官也。役曰。青天于二府。及進見。則廟中行乞人夥。楊二鬍子也。盜始知為公所策。叩頭服罪。無異詞。公乃下堂。親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詫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我而飲我。胡為者。公笑曰。汝等自作不善。罹於法網。我不能代為之寬。念廟中一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識故人意。爾言已復笑。既乃又泣。即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獄已成矣。第不忍見汝曹之羣。即於戮且以株連我良善為也。命昇棺若干具。至並活埋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處盜處。於是楚人咸服公之神。羣呼公為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還。閩泉也。頗行僅襖被一襲。朝衣一襲。爾公趣僕人買羅縠數石。舁上船。舟人曰。是賤物。烏用多為。公曰。我沿途供饌也。載之且可以壓船。既登舟。日啖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已。其赴任江甯也。僱驢車一輛。與幼子其乘之。各袖制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公在制府兩載餘。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飯。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為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荷後槐樹葉。啖之。樹為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疏苧布為帳。不能避蚊。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脫。亦不敢揮箠。冬則皆衣褐。或棉絮襖。無裘也。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步。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在。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公者。即皆指目以為公。兒女牀第間語。亦不敢高聲。曰。于總督得無聞之。夢中醉中喃喃囈語。亦或大呼于青天于青天云。而公之歿也。子以一瓣香哭公於喪次。仰瞻几筵。惟青燈布幔。冷落茱萸而已。問其篋笥。則敝衣破褲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卓絕類如此。嗚呼。予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為刻覈。以納於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往往難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略無矯飾刻厲之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

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歎公為真不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為不誣也。公倅黃時。予即耳公名。屢為言於朝士。故公亦以予為知己。初至金陵。即乘輿與過于廬。坐雙梧下。握手款語。論及地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難行為憂。予曰。公而亦慮此也。大丈夫勦得透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也。愚意亦如此。嗣是公餘常枉過于。而予則常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興甚素。頗有請告之志。一日。訪于於清涼精舍。相對款款者久之。其中隱然若重有憂者。予屬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公應之曰。唯唯。相與抗手而別。然公歿後。公友人鄭君某為予言。公近有所忤於時貴。時貴實陰中之公。懼為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以歿實無他病也。江甯郡丞朱君某亦云。予聞之太息。泣下。以謂公之情忠復上而猶迴迴。次且有如此。自餘有志者。又焉望其能特立而不懼也耶。然觀

上之遇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

主知者。良有素而聖明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聞之也。嗚乎。公亦可以自慰於九原矣。公生於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子。廷翼。貢生。廷勸。廷元。並諸生。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世。易名曰清端。於法皆宜。銘銘曰。嗚呼噫嘻。為施中之芝。為竊中之騏。之益裝。繼之益馳。物理既如斯。天道其易知。嗚呼噫嘻。廉吏不可為也。而可為。如或疑之。請視茲辭。

（附錄卷六五）

父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清端于公傳 陳廷敬

公諱成龍。字北溟。永甯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宏治朝。官至大中丞。父時煊。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疆里中築堡于公先塋傍。形家者言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常築矣。堡成。卒無害。公生而才智絕人。中崇正己卯副榜。入國朝。仕為羅城令。羅城秦桂林地。故多瘴癘。又獠獠頑黠。不可治。仕或自罷去。公喟然曰。荒僻皆吾民土。惟國家所使。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且羅城可遂無官耶。單裝徑往。羅城無城郭。廬室居人數家。公廨在叢篁深箐中。拔草木入。得微徑。插籬棘為門。隔虎嘯猿擲。白晝行庭中。陽陽穿壤壁去。公即庭中累土為几。案其傍置饌。一盞一盂。炊烟併日。召



吏民來前從容問所苦喻以急公敬上之義申令行事吏民皆為言  
嚶與之語心耳遠絕公解析譬曉神色愷易良久皆欣然拱聽既去則  
據案讀書以數錢黃惡酒獨酌醉則隱几而臥或竟日不冠履既數月  
吏民樂公坦懷益樂就當是時西粵數叛服羅城民皆竄山谷而猶獠  
與大姓相仇殺民既失業則阻險為盜他令或飾威利民益疑畏不  
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拊循殘氓誠意憐惻感人人皆自至以田賦親  
輸公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甯酒  
亦不買耶公感其意為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  
問地方利害悉得其要為編置保甲約束獠民盜皆屏跡先是鄰縣般  
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為常至是鼓勒鄉勇將進搗其巢獠大震懼自  
誓不敢犯界上歸所掠人畜夫然後民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矣每  
春時命兩獠昇竹兜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知公來  
皆率婦孺環公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嘉其勤而獲者  
愧其惰者荒蕪者民大勤悔種穗被野牛羊滿山公以其暇日增陴浚  
隍招民入居新築室者公手書題額或門聯以示獎異立學宮教民其  
中能讀書應舉者免徭役民俗輯和獨數大姓者負勢不為下其人皆  
號總戎侯伯嘗指揮長吏恣為殘虐公曰此曹向皆倚恃搖撞盜賊為  
之爪牙一逆其心則立致亂變是故他令多匿意阿忍之今吾威令已  
行民服禮教此曹可令終不悛耶會一大姓執其僮子公屬致之死公  
訊當與杖視之已杖矣因怒謂爾既歸之官則有朝廷法在何得先自  
擅刑藐官蔑法乎叱之跪將杖下之獄大姓大恐叩頭謝死罪移時始  
得免公乃為陳順逆禍福之理遂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以公事  
至者望羅門股栗項縮無復跳踉桀驁于公庭之上者矣三年政成臺  
罷者教粵中令以羅城為法公乃牒上寬征徭疏疏引諸利弊所宜興  
旋亦皆死羅人憐公每晨夕視問安否開敘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我  
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  
汝父母一如我受也眾快快持去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奔譁庭  
中言阿耶人來好將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我家六  
千里單人攜貲過為累耳應使去眾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丙午秋試  
辦事外廉公布袍數浣破被如鐵一蒼頭從眾廉官皆美服盛飾儼從  
姣好公衣敝垢藍樓諸吏人皆指目擲掄之大吏夙聞公名指衣敝垢

藍樓者曰必羅城令也諸吏人皆相顧愕眙於是大吏委公以試事使  
專督之事無不精當者因與極論時事所宜及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  
跡公掀髯抵掌詞氣激昂語有倫要大吏甚器重之交章舉公卓異在  
羅城七年遷知合州公復牒十事上幕府皆為公行之去羅城羅人遮  
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眇者獨留不去公  
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棄中貲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  
其意因不遣去會霍雨黃盡賴其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糧遺  
黎百餘人正賦十四兩而供役繁重不支官有騶從之費公盡除習弊  
畜一羸馬以家僕自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脂膏竭矣無憐而問者顧  
乃欲漁吾魚吾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因極陳荒殘疾困狀郡守  
笑謝為裁革十餘事公念合州民多流亡往往時新歸流戶便即力役而  
案籍復三年而後同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為己有而復無征發倉卒  
之憂遠近悅起旬月之間戶以千計未幾用前卑卑異遷黃州同知分鎮  
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地多汊湖幽壑盜所窟巢時急盜案官文法頗  
繁長吏至諱忌不欲聞盜盜反持長吏所忌白晝行劫莫敢何問公捕  
得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皆巨盜彼恃捕後上解則奉制官吏短  
往往得脫今以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為盜者吾將賞之否則盡吾法  
諸父老願以身保者二人立命銀鑰斷首繫七賊即諸父老前為坑坑  
之盜自是驚匿管草笠蓬驢微行村堡以周訪山川要害閭里之情偽  
實大盜責以捕盜自贖捕得無脫者四方來謁者無賈賤皆接以恩  
禮延問利病咨訪人物是以所與舉悉中人情黃州境壤蒸熱土瘠  
苦惡衣疏食以圖民之急巡撫張朝珍雅重之特以卓異聞會滇逆亂  
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之策公對以安人心莫先停徵求時朝珍草疏  
欲奏公意與合以故凡兵事皆倚公以辦公悉意籌畫羽書交馳師旅  
雲集軍資億萬皆咄嗟而具悉少憑依禁旅罔敢指問公立置之法白  
大將軍申明軍令甲士十餘萬擁公忿譁公不為動詞警理解神色抗  
厲知公不可奪皆徐斂去或謀得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指藏器仗為證  
朝珍欲發兵捕而召公公言自烽警以來武黃諸巨家多盡室避兵良  
子湖中家人藏兵械以備他盜耳若遽加兵人人恐矣跡之果無他公  
之鎮定知大體多此類也用卓異還知建甯朝珍奏改武昌時逆賊陷

岳州長沙我師進剿取道蒲圻朝珍檄公往造軍所渡橋賊鋒迫近蒲圻人驚潰城郭為墟公入城嚴斥候賊逃兵招集居人城以不墮通我師岳長之徑旬日成橋山水暴漲橋復壞公以此去職會東山亂作朝珍謂公極知君勞苦然非公莫可辦賊公曰國恩至重公知遇最深敢辭艱乎但黃州東連廬皖北接光固據三省形勝控制七十二寨其人剽悍善鬪阻險跳梁難以猝勝若公見委須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肯任事吾無憂矣朝珍一以聽君需兵幾何公曰賊眾我寡兵多適資亂以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遂嚴裝以行初東山之亂也妖人黃金龍詭言得天書寶劍來往與甯山中煽惑愚民匿跡黃麻劉君手家君手點猶多智數收召亡命亦數能禽獲盜賊守令多其能每撫而用之公鎮岐時君手亦嘗居門下後得演逆偽制遂與金龍潛結河南江西諸渠魁私立將帥眾號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有人欲發之君手恐事泄遂以五月望反於曹家河黃守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與福寺麻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白果約日進攻君手夜遣七騎斬黃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勢甚張而諸盜所在益蜂起公行次陽邏偵知君手雖反以眾未合猶豫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果距賊十里止宿榜示勸從者自首免罪誣陷者即赴訴過三日以從賊論於是投訴者日千計公皆有之賊勢大孤君手及其黨素服公恩信聞公來皆莫有圖志欲即降恐見誅惟擁眾自固公度君手倉卒反其眾未聚可就撫若旬日黨合則難圖矣遂命白果鄉約一人持檄往布太守來待以不死之意度已至賊所公則獨騎一黑驢一蓋一鐙與二人徑趨賊寨未至二里許命鳴鑼前進者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不虞公自來倉皇匿後山令數百鳥鎗弩矢夾道伏望見公皆燃火控弦向公公不顧直前賊亦卒不敢發至寨門門開公入舍下驟即廳中坐眾賊環列其點者率眾羅拜公問老奴安在老奴君手也以舊居廳下故易暱之眾云暫出頃可至矣又詢灼問今歲山中雨暘禾稼若何若良民何作賊取屠戮耶時酷熱若父母妻支榻何所得無苦乎眾皆泣公曰熱甚須少憩令賊為脫鞵取水飲或謾罵君手老奴何為久不出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手初意公必以兵來且懼見拍故深自匿及見公推誠無猜趨出叩頭訴所以激變故公為開陳利害順逆許以招撫約日而還至日盡降其眾數千人黃麻

數縣皆解嚴朝珍上其事於朝再命公知武昌朝珍檄公留麻城公親歷村落度地形所宜分立區保籍其區之有勇力若火藥兵械者為烟民以懲者長之曰遇警而集踪跡疑者區長白逐之容隱者同罪於是前與君手金龍潛結為賊者皆隸烟民樂為用秋七月經畫有緒行還武昌當是時金龍留君手所君手既無所用金龍因縱之逃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次岐亭移檄東西區長得二千人率門下諸生數人督兵進討駐望花山君申初謂公已還武昌今忽聞以兵來大驚退保山寨公策賊新反未獲食少利速戰而我兵驟集攻之不如困之乃分軍軍其三面度賊走必徑黃岡馬鞍山故不守而陰伏兵嶮嶮開君申金龍果糧絕夜走馬鞍山遇伏盡禽公坐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劒叱之術不得施遂斬其首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寮屬曰人謂我不應用醉漢今定何如公酒無量嘗為簾官與大吏抵掌論事時觴公飲輒數十巨觥露憤擅袖配顏瞋目而語吏人皆竊笑公酒狂及往東山或以為言故朝珍云然也疏聞晉級八月調守黃州時荆岳兵事急公外輸供億內靖奸宄郡壤以甯十月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甯斬州戒嚴又演逆密布偽制書湖北地復大亂陳鼎業台逃兵掠馬反陽邏何士榮反永甯鄉劉啟業反石陂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吸各擁眾數千人號稱十萬遙連湖口南州諸賊約以七月上旬取黃州遂及武昌漢陽高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門皆閉城內寂無人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黃州餘吏民才數百人至不能備開析議者欲奔黃州退保麻城公曰黃州為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與甯蘆阜後壓天堂金剛諸寨實東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荆岳有狼顧之虞七郡成瓦解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不能去此然吾坐困以待不若相機進剿猶可僥倖以圖存賊勢雖眾皆取士榮進止若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各區鄉勇又分守山隘令逃民不得入合賊別遣黃岡令李經政攻鼎業禽其父子陽邏平十一月二日率諸生及吏卒二十二人前進時千夫長百夫長李茂昇羅登雲吳之蘭以所部來會各區長顧公檄皆感憤躍泣屬鄉勇以同仇之義漸次輻輳得二千人於是立什伍標旗幟號令明整卒如素習部署甫定謀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公遣登雲偕武舉張尙聖以偏師往偵自率大隊遂發七日尙聖等遇賊前鋒與戰賊小卻公疾馳抵尙聖營眾見公來歡譟請賞公無以應





惟用言語意氣拊循慰勞。取感泣氣益增。下春鄉勇大集。有眾五千人。屯箔金寨下。與賊對壘。八日黎明。士榮賊數萬。自牧馬厓分東西兩路。夾攻我師。賊皆手揮紅雜色旗。照耀山野。公著舊絨衣。匹馬仗劍。當營門立。見東路賊少。命登雲梯。率千人襲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向聖攻右。之蘭攻左。公衝其中。堅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賊益急。礮火如爆。豆著處皆穿。左右勸公益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我軍見之。蘭死。又被傷者眾。少卻。而箔金寨後民素為賊誘。見我軍卻。鼓譟譁。袖出小紅旗相摩。公見勢益急。鞭馬徑前。迴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發一矢。斃其大旗。我軍少進。茂昇馬被創倒。茂昇步射。般二人鎗洞衷甲。乘他馬以進。短兵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向聖自右山繞出。賊後我軍急擊。盡奪其旗。賊遂大敗。士榮手長矛殿後。左臂斷。猶力戰。陷泥中。遂被禽。登雲擊賊東。亦追奔數十里。是役也。斬賊數千。山谷填溢。溪水盡赤。獲軍資器械無算。檻送士榮於朝。珍公得賊名籍。立焚之。眾心以安。乘勝進至呂王城。茂昇等欲少息。公曰。白水石陂諸賊。本以士榮為盟主。今士榮既禽。諸賊膽落。掩甲疾趨。將自崩解矣。所謂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若淹留晷刻。賊據險致死矣。時諸將才。炊公命盡覆其釜。以進。據鞍草檄。有能禽賊來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不死。舊從而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者。即從賊。概不追問。身無鄉勇印號。家藏兵仗。即良民。亦誅死。於是眾賊聞士榮禽。既大悔懼。及得檄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師至白水。賊八世庸等尚有親兵數百人。欲保什子寨。公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君等。十一日。軍定惠寺。遣追盡禽之。而石陂等賊亦皆平。公駐黃市。撫賊軍民。東山大定。散各路鄉勇。歸農。勒石黃市。旗亭。班師而還。自出軍至是。僅二十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粒米。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摧鋒陷堅。而奏膚功。此近世所希有也。當此時。荆門岳湖。烽火相望。對壘連疆。耕戎交跡。內患既消。邊圉孔固。公之功在天下。而不在一隅矣。十四年春。湖南兵久不解。公于征敵轉輸。重紆民力。而行閒所需。物用器什。文檄橫飛。旁千絡繹。公皆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省民費以千萬計。嚴飭屬邑。禁焚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饋遺。以其隙招致文學之士。講論經學。與起廢墜。人若無兵。秋大饑。發廩賑卹。廣募輪積。嚴冬。冒雪計口受賑。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浮臻。訛言復起。公謂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與為鎮靜。修治赤壁亭榭。日與文武寮吏。歡咏飲射。其閒。士民相與慶。

曰。我公如此。吾屬何憂。又以秘計禽諸奸細。撫定兇黨。流費頓息。會丁機母李夫人憂。士民數萬人。伏撫軍轅門。號咷請留。制撫亦心知公不可去。疏請奪情。公勉起視事。十六年。制撫以蕪州上接荆武。下臨潯。南連大冶。與國東鄰。宿松太湖。水陸要區。奏復江防。道以公為之。三奏而報可。公規復沿江墩戍。繕治戰艦。練習水師。計禽偽官渠盜。江境肅然。十七年。遷福建按察使。士民請留。不得。朝珍曰。公去。失吾所憑。公條便宜十餘事。乘五兩小舟。蕭然去。楚。去之日。斬黃及旁郡人沿岸遮送。至九江者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視。十八年春。抵閩。時耿精忠亂。新定海寇。犯漳泉四郡。連歲用兵。徵役煩苦。又數起大獄。謂民命所關。每一卷牘。輒重辟者。輒至數百人。獄皆已具。公視之。怛然。會滿漢大臣覆錄。公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王釋不問。或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狀。侃侃面折。不為屈指。庭下婦人孺子曰。此曹皆何辜。乃搜斧鑕。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緘阿從事。王久聞公名。至是愈益傾折。每疑案。于公專訊。議決明允。所生全以千計。其久繫得白。貧不能歸者。皆給資遣還。淹滯為之一空。逆亂時多。略浙東。江右子女。及後投誠。沒為奴婢。老弱轉棄溝中。僵尸相屬。公設法勸募。贖之。歸籍。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積數千。百人。計滿一舟。則給口食。歸其父母。親戚。公退食。羣兒皆環繞膝前。爭索果餌。喧譁以為笑。樂初占匿者。猶未及。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資民力。至夫月計數萬。公白王。軍人芻牧。本有常役。今民困方殷。矧忍橫派。悉索耶。力爭請免。或謂非所職。何自苦為。公曰。設兵以為民。無民設兵何為。調停者。復議改折。公爭之益力。王卒是公言。向所科坐夫數萬。一日盡皆罷去。民既樂公。德愛而凡軍中所需。乃益趨事恐後。八都正供。及江浙協餉。不下數百萬。皆司庫收。公大書揭庭中。命皆應時收。正供外。不增銖黍。即令原解。官役計項支撥。略無虧累。署中新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一食。隨征滿漢大臣。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臥內。或繞署閒行。曲房阿閣。無不應覽。凡案牘。蛛絲鼠跡。一竹筴貯。朝服一釜。備炊爨。文卷書冊。數十束。此外都無一物。咸歎曰。于公清苦。天下第一也。外番貢船。或有所獻。公悉屏斥。或呈樣香一。輒即持還去。貢使皆嚙指作禮。謂譯使曰。天朝洪福。我儲寶未見此清官也。將軍制撫。交章論薦。舉卓異。十九年。

春開府畿內去闕亦如前去楚時也駐節上谷郡邑吏望風爭自濯磨求稱公意會早步禱時雨大沛禾麥重岐三穗民號曰于公穗立保甲中約束緝盜懲豪強政大修舉所條上利病興除前後數十事皆朝上夕

報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督理

孝昭皇后梓宮前詣山陵過闕請陞見

上久知公清忠著有勳勞而魏公象樞又嘗侍薦公眷倚特甚至是聞公入見命侍衛持席於午門中傳

諭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坐公拜謝坐少頃入見

賜坐賜茶問勦撫東山時事溫語移時賜食於御書房賜內帑金一千兩天閑馬一匹既數日

上御製詩一章及御書手卷命閣臣宣賜

山陵還過闕賜鞍馬一匹馬

上所乘也蓋自是隆禮異恩不可殫紀惟

上知公之深故尤重之如此是年冬請歸葬母夫人得

前旨數日

命總督江南江西單騎孤裝如赴羅城時方公之節制兩江也初被命

卽已廉得陋習數十事比至則揭之通衢數剪除豪吏大猾隱蠹舊弊

神明洞察如親至目觀墨吏日數十驚出見白髯偉軀長者輒落謂

爲公微行公亦數微行以實之檄郡邑條具便宜皆爲興舉郡邑吏無

不戢愛趨令南中風俗素侈麗厚自奉美服游治聞公來公私皆爭衣

布褐布褐價騰貴而賤綺縠文繡公知人心漸卽于善遂專用德化誨

導之凡文議愛書皆手自批勘第其甲乙以示褒貶自雞鳴至夜分不

休寢食爲廢或勸之少息輒曰吾非不知食少事繁養生所忌第吾受

國厚恩兩江官吏多至千百何可盡劾耶所以爲此者冀其見聞知警

歸於廉慎吾雖盡瘁國家所得不已多乎性善飲至是累月不一醉嘗

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遂笑而起視事達旦時上下貶遷都絕端

午日造視察吏無敢以黍角諸節物相饋者童孺攜金錢過市門交易

而退無敢欺吏民安恬有歌笑而無管絃有醉飽而無羞錯商旅輻輳

關市流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讀之垂涕者公之清嚴忠直勤勞國

家利濟民生者大較如此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還護理安徽江蘇兩巡撫印四月十八日晨起視事未出戶疾

作召諸司語不及家事端坐而逝至夜漏四十刻坐不欹倚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將軍都統寶吏來至寢室皆見牀頭徹笥中惟綈袍一襲轉帶二事堂後瓦釜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無不慟哭失聲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錢日至者數萬人下至菜傭負販色目番僧亦伏地哭盡哀公鞠獄多所平反銜恩者皆設位于家至是皆奉以

來輓歸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水聲如不聞公之得

吏民之心江南人謂數百年來無能如此者士民立祠于清涼山如黃

州之赤壁云訃聞于朝

天子震悼祭卹有加已而

上東巡還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敘官方首重廉吏其治行

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褒揚故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操守端嚴

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訪吏治博採輿評咸稱居官清正爲今古第

一廉吏應加褒卹爲內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卹具聞於是集議加

太子太保諡清端廢一子入監讀書蓋

上於公禮意盛隆初終罔替由公以來士之以風節著者皆知慕倣公

則豈獨公之爲幸也與公剛介沈毅疆力多智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

臨事決機應變無方蓋其誠與才合識與力并故所至能集大勳而著

令名焉初東山亂時劉君孚爲通逃主黨羽甚眾公欲用其力而實患

之會黃金龍就食公亟典衣分俸得百金賞之眾皆不平謂君孚匿金

龍何反被賞公曰金龍之禽實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其黨各稍稍散去

又見君孚果得百金不讓於是益疑君孚實賣金龍其黨各稍稍散去

而公又因以縱間離其親屬君孚計益窮遂鬱鬱以死其坑七盜也其

魁初以盜降爲游徼每進見公輒賜酒肉慰勞之曰吾深知汝能汝爲

我盡心禽盜吾實罪旌汝一日又見賜之酒問羣盜數名魁唯唯不盡

言因復飲之竟醉矣出公微服伺之魁意得甚與其徒大飲肆中出囊

中籍歷指其名列其勤惰校拙公悉暗聽之明日召魁盛賜之酒食遂

益歡恃無所忌復大醉放意盡言諸盜狀公曰吾聞汝囊中有籍可取

視否匿不肯出按得之大小盜名皆具公因謂若此行不可立於人世

矣宜速歸曰小人從公復何歸公曰汝歸黃壤耳乃惶懼言死自其分

幸與毋訣不許取篋中俸金一兩俾寄其母立斃之公自得其籍按以

緝盜無不得者公嘗曰人命至重上天好生自非精察確訊若冤殺一

人便應以命償之故多徒步獨行或策蹇疾驅雖田夫旅人中偵聽野





籬邨店樵牧童叟之語。以是疑情細事無不如犀燃燭照。遣使往察事。人亦不敢欺也。而往往疑額哀矜多所減省。一日捕一盜盜殺其公。曰吾知汝已改行矣。汝傳語若黨改行與否。官必知之。貴誅隨之矣。賜以酒食放歸。一竊者公訊之曰汝竊也。未至死。汝所知某某皆巨盜。罪應死。然能自新。吾亦赦之。今釋汝歸。語若輩。羣盜聞之。皆大畏。斂跡。一營弁餽餉軍前。其弟無賴子也。久客歸。而是夜盡失其餉。遂執弟歸之。官弟不勝拷掠。因誣服。株引平日交游市井惡少十餘人。問其賊皆云。用已盡。獄具公適以江防來謁。巡撫偶舉此事。公曰無賊則案終疑。且數千金何得遽盡乎。巡撫曰吾固疑之。今以屬君。公承命秘其事。不發。越二日引眾囚至。略訊即釋去。復巡撫曰江夏盜案無一人實者。問囚安在。公曰盡釋之矣。巡撫大驚。公曰囚被刑已極。若再訊即恐立斃。誠不忍其無罪就死。且上諭須得真盜。留此屬何所用之。巡撫問真盜安在。公指撫軍帳下一校曰盜主家也。縛以付公。公曰眾盜數日可盡致也。既數日果皆就縛。賊在校家封識如故。巡撫問公何術能爾。公笑謝而已。他如此類。皆神變不可測。聞囚數十人當斬。公察知其枉。白王。王下其事。獄詞六七返不決。公度此終不得即脫。即取囚出。坐之階下。與飲食去桎梏。凡囚臨刑給食脫械。眾囚謂即死。皆相對啼呼。忽聞傳語冤已白。令歸復業。乃驚喜不自持。狂叫叩頭出血。時滿漢吏方有事至。公署亦感激涕泣。自是羅織之風少衰。當事聞囚已盡釋。亦無以奪之也。公之緝盜。惟善用。人所畜游微及降盜。恆撫以恩威。四方有盜。此數人皆得來先白。公帶閒繫一布夾袋。得盜名。即投其中。自刺盜偷兒踪跡畢具。探袋中名。句捕無不得。開府時袋已破。左右請去之。公曰此袋昔貯盜。今以貯酷吏。未可去也。公自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術。不知皆古人成法。第因時宜行以誠心求耳。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式臨。或曰天鑒在茲。蓋往往夢寐與神明通。故其斷獄制事。亦若有神相之者。公既苦節。好施與。每聽斷時。民有當償人錢物。力不能。則倒囊代之。償歲饑。得俸多少。悉施予。不顧已罄矣。惟一驢。公所出入騎者。鬻之得十金。施一刻而盡。公曰食粗糲。年飢更甚。舉家食粥。以少米爲之。繼以黍炒糠。令微焦。屑之粥。垂熟。入糠屑其中。客至亦出此粥。勸令依此法爲食。冀得存餘。蓄以濟飢者。客皆不能堪。爲公強食之。有舊梁子不下咽。公謂之曰貧苦士之常。富貴人之幸。今民不飽糠粃。而汝忍獨飫肥甘乎。若不節食及人。吾罰汝賑飢矣。時人謠曰。要得清廉分數足。

惟學于公食糠粥。公在岐亭。公子來省。及行書中。惟一醃鴨。割其半與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謠。先是公每晨市豆腐二觔許。故又謠曰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歸。割半鴨。半鴨于公。過夜錢五釐。酒價何處拈。蓋公飲酒每夜以半壺爲準。楚酒半壺。價五釐。故云爾。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髯髯。精神炯炯。四映。平居與人交。不擇貴賤。談話終日。略不拘忌。及當大事。若羣議會。有所可否。雖王公大人。不爲少貶。性極慈易。而御物整嚴。賓客故人。有時過存。蔬食菜羹。言娓娓不倦。或當歡笑。一語涉私。卽正色斥詰。諸吏望公威。若負霜雪。及論說籌諮。輒籌商確。務盡事理。以是雖見嚴憚。愈益親樂之。其喜怒哀樂。本乎天性。得乎學力。如此。公嘗語人曰。人當惜福。爲子孫留餘地。布衣蔬飯。享受無窮。膏粱綺縠。實不解有何可戀。凡公話言。文字。單詞。斷紙。皆可以感人心。輒習俗。不悉載。載其與友人荆雪濤書。書言羅城事。略曰。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獍狴狼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鬪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李蕭條。次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所。其人抗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尚可自給。勸之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也。俯首不答。王亦默知其意。揮淚別去。抵舍別母及妻兒。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大兒廷翼爲諸生。已久。猶謹朴如處子。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復回顧。此時壯氣直可吞搖。而餐烟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顛連扶掖。陸行至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病之人。至是猶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病幾危。苦孽未盡。不速死。及柳州稍瘳。尚不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接壤。連界行至沙鰲。遇鄉老細詢之。乃知對山。卽是羅城。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繞山都如營壘。陣場。瘴雲慘淡。苦霧悽迷。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漢壽亭侯廟。支牀周桓侯背後。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廷。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開一門入。亦屋三間。內扉支扉穿漏。四無牆壁。鬱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





珍奏改武昌檄造軍所渡橋于蒲圻賊鋒迫入城守而橋以山水暴漲  
圯罷職會東山寇作朝珍復委除賊成龍曰黃州界三省控七十二寨  
其人剽悍阻險難猝勝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問需兵幾何成龍曰前守  
蒲圻數人與俱足矣先是妖人黃金龍亡匿劉君孚家君孚得吳三桂  
劄書與金龍潛結賊渠周鐵爪等期七月並起會麻城人欲因以陷其  
縣家事泄君孚恐遂於五月反于曹家河成龍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  
反眾未合遂趨白果未至賊寨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誣  
陷者赴訴不按捕投訴日千人皆育之賊勢孤欲即降恐見誅成龍知  
其情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騾一人張蓋一人鳴鑼前導未至二  
里許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匿後山夾道伏鳥鎗弩數百人  
成龍鞭騾直前入抵賊舍坐廳中賊環列點者因相率羅拜成龍問老  
奴安在君孚嘗隸岐亭役故呼以暱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遂曰汝  
等皆良民何作賊自取屠戮父母妻子藏匿賊皆泣成龍曰熱甚須少  
憩遂熟睡移時痛曰客至何乃不設酒脯君孚初懼見給及是出叩頭  
自訴許招撫而還如期盡降其眾數千人以功復官留麻城經畫行村  
野分立區保擇謹厚者為區長還武昌聞金龍逃合紙棚河賊鄉君申  
則移檄區長徵得二千人進駐望花山度賊食少彼利速戰緩以困之  
必自潰分三路守象鼻山大崎山及布袋山以賊走必經黃岡伏兵馬  
羣山險隘聞君申金龍糧絕夜遁走遇伏盡擒成龍走必經黃岡伏兵馬  
晉級改知黃州府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甯吳三桂密布劄書陽邏陳  
鼎業合逃兵掠馬永甯鄉何士榮石陂劉啟業白水販周鐵爪鮑世  
庸各擁眾數千為亂逼趨黃州是時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議  
者欲退保麻城成龍曰黃州為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  
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控制險阻前倚甯廬阜後壓天堂金剛  
諸寨雖祇一郡實江南關鍵不可棄之去然徒坐困莫若相機進剿賊  
雖眾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集各區鄉勇有  
眾二千人別遣黃岡縣知縣李經政擒鼎業謀報士榮已據黃土均分  
眾以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尚聖領之往遇賊前鋒戰少利成龍疾馳抵  
尚聖營鄉勇大集共得五千人營宿金寨下與賊對壘上榮數萬人自  
牧馬崖分東西兩路來攻東路賊少以登雲領千人禦之而成龍率千  
總李茂昇當其西向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戰始合之蘭中鎗死賊  
關益急成龍鞭馬徑前回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奮而進發

矢折賊大旗軍隨進茂昇馬被鎗棄馬射殺二人換馬進戰復手刃數  
人而向聖自右山繞出賊後相與合擊賊大敗士榮左臂斷就擒得賊  
名籍焚之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乘勝至呂王城據羣草檄諭  
賊聞士榮被擒又知毀其名籍各解散至白水販鐵爪世庸等欲保什  
子寨成龍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追擒之又分眾平石陂賊自  
進剿至此纔二十有四日東山亂定此康熙十三年冬也十五年水旱  
沱臻謠言復起成龍以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乃治赤壁亭榭與文武  
官寮飲射歌詠其間而密得暗奸流費頓息歷官江防道福建按察布  
政使直隸巡撫江南江西總督卒年六十有八贈太子太保諡清端廕  
一子入太學其遷按察使也時耿精忠初平罹重辟者眾成龍已具成龍  
力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於親王釋不問成龍清嚴忠直  
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於廉慎及卒將軍部統察屬來至寢室見  
周身布被一箇中袍一襲帶二事堂後米籃鹽豉數盃而已平時心  
憚成龍者俱感動流涕士民立祠于清涼山

（清儒碑傳集卷六五）

又附請于清端入三立祠呈詞 范 鼎

呈為  
本朝第一鄉賢懇祈轉申上臺確採輿論俯察行實近考康熙二十一  
年事例准入太原三立祠以光祀典事查得太原三立祠之設肇自故  
明山西巡撫魏見泉先生成于山西督學道袁臨侯先生共得七十一  
人各有所傳名實相副朝聖交孚後世允無異議未及數十年竄入名  
籍增續之失實止存名宦二人另錄鄉賢二人于七十一人外其補四  
人鼎按此四人者名宦如蔡忠襄鄉賢如幸文敬後世允無異議至于  
名宦若桂鄉賢若白或遠而不及考或考而不及詳自有公論不敢置  
喙茲因  
本朝兵部尚書總督兩江于公諱成龍諡清端者原係崇禎己卯副榜  
貢士念乃父龍溪公年高不仕其孝既加人一等順治十八年父歿服  
闋乃赴部選其身不仕二主既加人一等選得廣西羅城縣令羅城猶  
獫狁處邑無城郭下車之初城內居民六家廨宇大堂編棘為門公夜  
宿關帝廟安牀周倉背後相隨四僕亡三逃一枕刀一口隱几而臥  
則誘兩猱昇一竹兜巡行田野勸民耕種徵賦收租與民親兌力行保  
甲臨臨歿時應試者免其役築室者獎以扁投誠大姓爵列侯伯向多



負固如黃姓者擅刑家儼經公審理黃姓畏服未及三年縣治既成城隍云理學宮漸修本省鄉試聘入外簡公獨衣被藍縷隻身徒行撫軍金公藩司金公一見與語大悅交薦卓異尋以俸滿陞四川合州撫軍仍令條陳十餘事次第舉行居羅七年其善政大略有如此者去羅之日羅人送至三四百里窺公清風兩袖明月一般不能赴合令一眇者素善星卜偕公而往以其技藝佐公資斧乃得赴合則一州三縣入額正供一十四兩公招集流亡不旬月得七百戶設法安插會詔採楠木撫軍張公委公稽閱公單騎入山省費無算頃以羅城卓異陞湖廣黃州同知其治合善政大略無異于治羅有如此者黃州同知分鎮岐亭岐在郡極西地逼湖遠積盜山沒公得渠魁湯卷九人術馭恩結紿得情實然後正法羣盜屏息其詰奸究大略有如此者既而攝武昌補武昌吳逆之羽翼成蒲圻之浮橋水漲橋壞隨以身殉沈水不死革職不恤其致身大略有如此者革職之後黃州蠢動撫軍張公仍援公往禦命以便宜行事慷慨任之數日內兵不血刃而數千大慙泣涕革心其誠能感人之大略有如此者撫軍嘉其績上其事于朝還公武昌太守吳逆未戢紛紛渠魁若黃金龍若何士榮若周鐵爪其勦撫者撫十一月初二日出兵二十五日班師鄉勇凱歌以寡制眾其善師善陣大略有如此者武昌甫定為之禁火耗杜私派嚴誣告絕餽送招致文學之士敦詩說禮明年飢設法全活數萬人自食糠粥高人魯展聞風越七十里來嘗于公粥其救荒恤災之大略有如此者繼母李夫人卒制府蔡公等公疏奪情頃陞江防道

上特簡八閩臬司爾時耿逆新服府從多有公開釋無辜俾宅爾宅老羸黃口之不能歸者養之署中計滿一舟授之乾餼復其原籍其老老幼幼之大略有如此者爰陞藩司會禁旅未旋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收稅兌餉一絲不染自矢一聯于藩司紫薇堂曰累萬盈千盡是朝廷正賦倘有侵欺誰替你披枷帶鎖一絲半粒無非百姓脂膏不加軫惜怎饒得男盜女娼其履乎羶途而終不能污其操守大略有如此者在則親王將軍誠服之制府姚公撫軍吳公等誠服之在內則大司寇魏公等誠服之前後疏薦

上特簡巡撫畿甸彈劾權要激揚羣吏最著者申飭保甲不拾前人唾餘心裁十二款續增五款滿漢雜處之地捆載者千里不持寸鐵條陳利弊疏數十上朝入而夕

報可陞見賜坐賜茶賜銀千兩馬兩正賜御製五言律手卷是秋駕幸雄縣賜魚賜免賜鹿賜上親服銀鼠掛其明良喜起之遇大略有如此者忠盡之餘復我孝思請葬繼母而歸不數日有兩江總督之命聞命起程行李蕭然宛然當年初至羅城行徑入其境輒為微行以察下情關防清嚴難以筆述五日佳節並無敢瓜棕相過存者特薦江防道孔公通州守于公鎮江守高公揚州守崔公薦則真廉劾則真貪吏治丕變嚴飭學政十款相兩江時勢另立保甲法三十八款念奢靡之散製節儉歌一百二句痛強暴之橫製忍字歌一百六十句惡私派之濫初指五十九款繼指二十款坊刻肆傳家絃戶誦其移風易俗之大略有如此者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端坐而逝其面如生同城將軍寮屬偕入寢室牀頭散笥綈袍一襲韉帶二具盒內米數斗鹽二器四壁蕭然無異寒士將軍寮屬相哭失聲其節操至死不變之大略有如此者

今上聞訃惻念殊深賜諡賜葬賜祭詔從其優明年二月十五日御製碑文御筆貞珉俾立墓上若夫江南一十四郡邑之神衿請祀名宦也永甯等州縣紳衿之請建特祀也尤直道之難掩懿好之不容已者也其沒世而名稱益甚大略有如此者鼎生也晚其於公生平未謀一面未通一字僅從拙選晉人晉文晉詩晉語內拾其大略未免掛一漏萬聊以兩言蔽之曰若于公者有陽城白東谷之經濟而猶限于資格有絳州辛文敬之學術而非託之空言幸遇老父母獎進廉節嘉予善類懇祈轉申河東道督學道平陽府正堂採與論而察行實據康熙二十一年劉訓夫公祖附入白東谷辛文敬之例准入三立祠中並立一傳刻板續後以垂永久有光祀典上呈

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于  
清端公事狀

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先世有諱坦者明宏治中官  
至都御史父諱時煥鴻臚寺序班里中稱長者公生而莊毅  
不苟頤笑及壯鬚髯若神忼慨喜立事能辛苦才智絕人好  
讀書而不喜章句曰學者要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何用呻吟  
佔畢爲崇禎末舉副貢生以父老不仕

國朝順治十八年父憂服闋始謁選吏部得廣西羅城知縣  
臨行語其友曰我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  
心四字而已羅城盛瘴癘獠獠雜居好殺難治時初入版籍  
官舍止茅屋數間蒿莽蔚然吏民烏言呶呶公與居日狎指  
事設辭漸開解乃編保甲禁民不得帶刀劍盜殺人獲獲者  
立斬以徇先是鄰徭歲犯界掠人畜無算至是集鄉兵聯部  
伍開道將進攻鄰徭大懼盡還所掠誓不敢再犯眾以靖勸  
民力作方春命兩徭昇行田閒憩樹下父老環集相勞苦如  
家人察其勤者旌之其怠而荒者羣詈之暇輒增陴浚隍招  
集流散定昏喪之制修學宮教之讀書三年恩信大行民恥  
犯法上官廉其狀飭粵中令以羅城爲法公乃上書請寬徭  
賦疏鹽引並論合省諸利弊立因革者巡撫金公光祖條列  
以

聞且以卓異薦康熙六年以邊奉推升四川合州州領三縣  
居民僅百餘徭役繇重府帖下取魚公曰民窮極矣顧安所

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而劇論民間困苦狀知府慚爲裁革  
十餘事招民墾荒除其力役數月閒流入歸附者千戶以前  
薦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岐亭故多盜公降其渠彭百齡等  
置左右每盜發遣捕斬得盜皆遠竄歲饑竭囊中金以施不  
足賣所乘騾得金十餘兩施一日而盡乃集岐亭富人勸之  
輸爭出粟以應民賴以活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絕火耗嚴保  
甲所至有聲巡撫張公朝珍以卓異薦會吳三桂反雲南進  
陷湖南諸州縣十三年春檄公攝武昌張公問禦寇之策公  
言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徵張公已草疏欲上得公言益自喜  
凡兵事皆倚以辦或謀武昌大姓與賊通私藏兵器且謀反  
張公欲發兵捕之公言諸大姓皆良愿洩無反謀藏兵以備  
盜耳迹之果然還知建寧張公奏改武昌時賊陷岳州長沙  
我師道蒲圻公所督造橋被水沒去免官而黃州妖人黃金  
龍作亂麻城人劉君孚結黨應之五月反于曹家河擁眾數  
千敗黃州官兵張公度非公莫能辦賊欲以委之公曰黃州  
賊負險善鬪難猝勝公誠欲見委者須以便宜行事方敢受  
命張公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能任事吾何憂勦撫一聽君問  
需兵幾何公言兵不足用得所習數人足矣遂行劉君孚者  
故衙胥桀黠能捕盜公前在岐亭嘗撫而用之至是偵君孚  
雖反眾未合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果距賊寨十里止宿榜示  
士民脅從者許自首過三日不出以從賊論于是投諱者千  
計賊素憚公及是勢益孤保寨莫敢出公命白果鄉約持一





諭帖先自跨驢二人從執葢鳴金趨賊寨。君孚蒼黃走匿。羣賊穀弩然火鎗夾道。公直前抵賊舍。升堂坐。賊眾愕。羅拜。公謂曰。若良民。何作賊。自取族滅。寧父母妻子。匿何所得。毋苦邪。眾色動。乃令賊脫袴。取水飲。酣臥。解髻若雷。有頃寤。漫罵曰。君孚老奴。何不出。敢慢客邪。君孚初度。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紿。故淡自匿。及是。則公推誠無它意。遂趨出。叩頭自譴。公為陳說利害。令就撫。約日而還。及期。盡降其眾數千。張公聞于

朝。還公職。復知武昌。仍兩麻城以安眾。公親歷卹堡。度形勢。立區保。擇謹厚者為區長。置煙民。籍其有勇力畜兵械者。區長統之。有急則集以聽命。于是往時賊黨皆充煙民。為官用。君孚既降。金龍走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集煙民二千。以門下諸生統之。進駐望華山。度賊糧少。分兵屯守要害。為久困計。而伏兵馬鞍山。賊果以糧盡。夜走馬鞍山。伏發。盡擒之。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劒叱之。遂斬以徇。遷知黃州。其年冬。江西賊犯湖口。略興寧。蘄州戒嚴。東山賊何士榮受吳三桂偽摺。合眾數萬。將取黃州。州吏民才數百人。眾議退保麻城。公曰。黃為湖北七府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于此。去此不守。則荆岳絕援。七府瓦解。吾當以死守之。雖然。不戰不可守也。于是集諸區煙民。檄召所屬文武。各以其眾會。得眾五千。營箔金寨下。衝賊壘。明日。賊眾數萬。自牧馬崖分東西兩路夾攻我師。公見東路

賊少。命把總羅登雲率千人禦之。而自當其西。分其軍為三。武舉人張尚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已攻其中。戰甫合。之蘭中鎗死。眾少卻。礮火如雨至。或勸公少避。公曰。吾今日死此矣。敢言退者斬。策馬直前。顧千總李茂昇曰。我亦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從之。發一矢。翦賊大旗。我軍少進。茂昇戰益力。斃數人。而尚聖兵自右山繞出。賊後。賊驚亂。我軍急乘之。賊大潰。士榮斷一臂。陷淖中。遂擒之。而登雲東路兵亦追賊數十里。乘勝逐北。東山遂平。十四年秋。大饑。發倉賑。明年丁繼母憂。士民乞留公者數萬人。大吏疏請奪情。報可。十六年。督撫以蘄州湖北要害。奏復防江道。以授公。明年。遷福建按察司使。十八年春。抵福州。時寇亂初定。民以通海見告者數千百人。獄成當重辟。公白康親王言。諸案所連引半平民。當省釋。獲錄。時諸大吏或齟齬。公指庭前婦稚曰。此曹豈能反。皇天在上。獨不為方寸地邪。王久聞公名。至是益重公。悉從其請。凡有疑獄。輒委公專決。全活甚眾。諸所省釋。貧不能歸者。悉資遣之。當耿精忠反時。多掠浙東。江西子女及是盡沒官為奴婢。公醵金贖之。令歸鄉里。其小弱者養之衙內。度滿一舟。則給口食。訪其父母還之。遷布政司使。時大軍久駐。日用鋤夫數萬。民苦之。公請于康親王。一日盡罷去。在官薪米常不給。客至入臥內。惟一竹筒貯朝服文書數十束而已。將軍督撫交章論薦。十九年春。奉命巡撫直隸。既至。立保甲。卹驛遞。抑豪強。除劇盜。禁屬官飽

獻及私加火耗。

聖祖知公久嘗試詞臣理學真偽論

諭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真

理學矣。至是公所奏請輒見施行。十月奏宣府所屬東西二

城與懷安蔚州二衛有水衝沙壓地一千八百頃請豁除賦

額下部議如所請。是歲宣府饑東西二城人有餓殍者公聞

立發倉米察貧民人給二斗疏聞有

旨加賑二十年春公以

孝昭皇后喪詣山陵過

闕請見

聖祖命侍衛布集午門外

命少坐既見

問撫勦東山事慰勞有加

賜食

賜金千兩

賜御用鞍馬

賜詩會宣府存饑

詔免新舊租稅

命員外郎葉倫偕公往發帑以賑勸輸二萬餘石活饑民十

餘萬戶又以真定屬獲鹿井陘諸縣被旱災請緩征房稅霸

州被水有旨酌捐正賦公請全捐本年錢糧俱

報可。其年冬請歸葬母。

詔假三月。明年春。頒行。特疏薦知州于成龍。州判衛既齊。知縣邵嗣堯。孫宏業。並下部注冊。旋擢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未幾江寧知府故。

命卽以成龍補之。江寧人聞公將至。一日盡易布衣。士大夫減驛從。昏嫁無敢用音樂。民間大猾多挈妻子竄。既至。飭屬吏痛革故習。各條便立以上爲罷行之。公自爲州縣。數微行。遇有疑獄及諸盜案。輒蹤迹得之。至是吏民日驚。見頤而白髯者輒心戰。數月。聞道不拾遺。外戶不閉。年饑。公屑糠雜米爲粥。與童僕共之。屬吏至。亦以是進。謂曰。如法行之。可得甯餘以賑也。公與人無城府。然持是非甚力。雖親故莫敢干以私。每僇曰。上帝臨汝。又曰。天監在茲。當大利害。未嘗少挫。與屬吏言。委曲盡事理。批勘文書。率嘗至夜分。曰。吾安得人人面誠之。盡吾誠焉。冀有所勸也。二十二年冬。副都御史馬世濟督造江南漕船。還奏公年衰。爲中軍田萬侯所欺蔽。請察治。疏下。公回奏。公引咎乞加處分。

詔降五級。畱任。謫萬侯官。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攝安徽。江蘇兩巡撫事。四月。屢起視事。未出戶。疾作。召諸屬吏與設。端坐而逝。至夜。齋坐不飲。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公歷官未嘗以家口自隨。至是江寧知府于成龍經紀其喪。民間罷市。會哭者日數萬人。及喪歸。送者追至二十里。皆伏地哭失聲。有



旨復所降級于祭葬諡曰清端已而南巡復下

詔發公生平偶爲廉吏弟一加太子太保蔭一子入監讀書雍正十年入賢良祠公薨後二十餘年吳人蔡方炳輯公充告爲政書附錄諸前輩所紀述載公治行甚具於公之治盜也尤詳予謂公操執似海忠介智略似王文成行成于獨不言而人自化用能保

聖天子始終之恩立百爾在官之準永斯人沒世之慕區區發姦禁暴豈足以見公之度量哉于是比公行事標其節目著于篇俾後之慕公者知所則效焉

彭紹升撰《二林居集》卷一四

于清端公政書午亭文編南酌文庫

光祿大夫總督江南江西文武事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諡清端于公祠堂碑

國家監古王官之伯出大臣以總一方兩江地襟帶東南賦煩積重又間苦兵革休息長養董統齊壹以紓顧憂恒難慎其人康熙二十年我永寧于公以幾內巡撫特簡來節制其地公素以清望著威名至是操益厲襍被單車布衣蔬食吏懾望風民悅載路視事二年條教大行絕苟苴止僭濫清獄訟肅軍伍除積莠安愚良有不便之者流言布聞不恤也以暇興庠序習禮讓數開書院講學其間俗方彬彬焉天不憖遺奪我壽考在厥服天子敕功閔勞葬贈有加親製祭文書以賜其家維時兩江數千里百萬生齒保抱携持燭香望爰哀音相屬不絕而我蘇之民彫剝之餘視他郡爲劇幸枉席于公尤不勝嬰兒中路之悲摧號殞慕久益不忘則相率爲祠以祀公子來丕作地翦其隙材庇其度工一其力勞歌不興歡成若靈旗轟麾幢飛揚肘蠻父老子弟雜有進疏惟序維時而屬其鄉人韓葵文其麗牲之石茲旅進拜謁而言曰公之勞於外也久公之福于民甚溥嘗試言其大者從兩蒼頭招子遺之民俾有政有居公之爲政于羅城也民罹賊慘脫之水火大工大役身服其勞而民不擾公之爲政于台州也削平巨盜



韓英撰 《有懷堂文稿》卷一四

以固嚴疆公之爲政于黃也會計數百萬之餉不乏軍興而身不名一錢公之爲政于閩也申保甲以清盜藪鋤彊禦以甦民困尤推薦屬吏今左都御史于公府尹衛公兩公起而活民又無算公之爲政於畿輔八州也繼自今孰不俎豆公我邦之民即時思召伯之棠嘗墮岷山之淚顧安得而私公焉雖然方公在時中外罔有大小遠邇屋漏衾影莫不有公或相恐曰得毋公來乎或又曰將毋不來所不到之地猶若或臨之也況其在宇下者匹夫匹婦又公平日之所惻然今者黃童白叟雜然而祈賽於一堂固公之家人父子爾庶或享之亦神之志也夫焚旣退而書之石復詩以繫之以當迎享送神之曲容歌而薦之其辭曰

帝勤南服寄公安危公獻其身有勞有施維卒不渝孰磷與緇王言如綽表以素絲滔滔江流曷云其逝蕭蕭柳荒參差哀咽不言不辭靈往勿亟勿捐我玦或遺我袂吳儂望思廟河之濟弗敢弘殺取庇風雨匪緼匪堅裁去鳥鼠妥公平生蕭然環堵嘉薦普淖榮醑在堂胼胝我餘不遐降嘗有苦有薇以芼以湘侑公平生唐園滿腸我社于斯我臘于斯天子有命公實來尸曷間存歿神無不之千秋茲土食無我違

江寧初建兩江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副都御史于清端公祠碑

古者祀典之設所以崇德報恩故屬在群神凡爲民人之所佑庇邦土之所憑依高閭大庭肅肅膺靈所在多有而循吏之德澤翔洽風節著明者往往歿後之事儼若與明神等亦曰聖賢素傑生也不偶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明爲人而幽爲神固理之必然者也維故兩江總制于清端公稟聰明正直之資行潔已惠民之政因爲 聖天子所倚毗而秉節於金陵也時則湖湘未靖師旅騷騷生民顛頓極矣爲大吏者猶以腴削爲能要結爲固激揚倒置綱紀凌遲公出而清苦刻厲躬行至誠以動人遂使貪墨餘風翕然丕變其清宵白晝鑒之以天日質之以衆影燭奸於微恤苦於隱者莫不目攝而心服氣悚而情移也及夫盡瘁告覺諸司臨哭見其空齋敝帳篋無十金金陵之民呼號哀慟填闔塞路此時既悲公之不能復生而猶冀公之神不遠舍我民而靳其休庇也於是謀所以祀公者謂公生前曾夢入天妃宮而瞻謁焉庶其神之陟降尚非訥悅而難憑遠遠而莫測乎因即宮之列者矣夫水府之神功德參乎天地天妃之號精爽翕霍狀象彷彿崇奉而嚴事之者森然布列於寢區若公持身之廉則如水德之清惠民之溥則如水功之潤當其感於夢也一若宣聖有真楹之徵傳相有騎箕之驗機之先見昭昭在人耳目間也繫此江淮河海巨浸滌洞之墟明昭上帝將藉公之浩氣充塞於以默相而莫定之則鯨鯢之浪可平蛟螭之

窟可靜也。澤國之安瀾漸奏，畝田之膏澤長流也。從此永賴公之賜，而慰斯民之謳歌，思慕於無窮，可以知陰陽之運，可以通幽明之故，豈曰禮疑於黷也哉！昔公在位時，定求方繫官於朝，未及一見公，而聞風仰止，什伯恒情。既與公之冢孫今中丞君遇於成均，心喜世澤之未有艾焉。中丞君來撫我吳，方欲約述公之廉聲仁問，以茲祠建立既久，維麗牲之碑尚闕，乃屬為之詞。竊媿文之弗稱，而獲附名於頌揚前賢之列，實所深願，謹為敘其大略，作迎饗送神之歌，俾春秋祀時，用助士民將享之忱，而望公之昭格於上下云。其辭曰：

江森森兮天濛濛，樹榦楠兮環瑤宮。民所思兮清端公，靈之棲兮萃渙於其中。載雲旗兮乘回風，馮夷擊鼓兮來相從。渠盛子潔堂笙管兮和雍，願公如生兮呼吸與通。莫民居子軫民窮，相陰隲兮以仰酬。夫昊穹瞻望旁皇兮，神聽維聰。

彭定求撰《南陽文稿》卷五

蘇州府學于清端公祠碑

康熙四十有五年，吳中士民合詞請於蘇州府，申藩臬二司，以達督撫學三院曰：維前兩江總制于清端公之秉憲也，以廉為我。朝督撫大臣之冠，勵一介不取之節，守四知自省之義，飭吏治，恤民情，苞苴既除，疾苦畢達，軍戰於伍，士養於庠，農恬於野，一時遐邇嚮風，頌聲大作，咸曰：包孝肅，趙清獻再出也。我蘇雖去金陵較遠，而翹首跂足，如日在森然轅戟之下。嘗遇公巡歷海鹽，襁被輕攜，蓬舟徑渡，郵傳間絕，不覺有按部之役，士民伏謁道旁，條列地方事宜，輒為溫顏采訪，得其實者即與施行。公謂吳俗饒而鮮樸，親製忍字歌，頒行

勸諭，大旨以息爭止訟為全生保家之道，言言剴摯而周詳，可以家諭戶曉，不啻若道鐸之徇於路焉。故公薨之後，民間悲慕詎吟，境內相望，吾蘇既立祠於城中通闊坊久矣，第以逼近梵宇，規模狹隘，其於報德告虔之制弗稱，應易地而更新之。謹按前巡撫睢州湯公得民心為最甚，而祠在蘇州府學，春秋侑享，典禮綦隆。若公之清德實先湯公而著聞於時，莫若兩祠並建，則儀刑昭揭，相得益彰，益可以範世濯俗，俾吾民受其休庇者實深且遠。牒既上，三院下其議於所司，得允士民之請，眾遂踴躍趨事，度地於湯公祠之右，棟梁輒暨，贊助駢集。前後堂廡凡若干楹，周以緯垣，兩祠合為一門，以入。高明爽塏，儼乎神明所棲。越十二月，既望，厥工告成，涓吉升主以祭，士民胥大和會，笙歌奏，牲醴陳，咸曰：是舉也，以崇邦憲，至順也，以樹官箴，至明也，以愜民望，至公也。乃屬定求敘建祠之始末，而為文以識。定求曾紀公祠之在金陵者有二，若吾郡尸祝之忱如是，何能不又為之述。乃對眾而申質之曰：學宮從祀之典，由來重矣，凡吏有賢績於地方，則稱名宦，而合為之祠，其尤粹者，間有專祠，以別於嚴雜他附之所。郡學中惟唐之韋刺史、宋之范文正、胡安定三祠鼎峙，已爾歷數百年，始得一湯公為之繼，茲復嬈之以公，而眾議無不翕從者，蓋深信公之廉出之以至誠，而不等於立名之矯行，之以至正，而不流於制行之偏，自其起家儒素，歷民社，締封疆，從未嘗一日攜家入署，公爾忘私，皎然獨拔於流俗，令行於光天化日之中，而恩及於窮簷蔀屋之際，節著於茹檠飲冰之素，而愛篤於報春弛瑟之餘，非夫謹身慎獨，存理遏欲，





者孰能與於此。古之大臣必有千駟弗受萬鍾不易之操而後能以匹夫匹婦莫不得所爲已任。此聖門之學所以莫先於義利之辨也。伏觀今上獎廉異數至於公而褒揚軫恤宸章光耀蔑以加矣。曩者御試詞臣於西苑之豐澤園作理學真偽論諸臣呈卷後上特諭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某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即理學之真者也。煌煌聖訓聞者莫不動容悚息。則今日祀公於學宮正所以對揚天子之明命而匡維世道於不墜固非泛泛紀循良託遺愛者所可援此以論也。惟湯公以理學而顯於廉惟公以廉而合於理學名實同揆幽明允協可與先聖先賢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有弗信矣乎。衆於是謂是言也可以俟後人知所考焉。因勒諸石而凡士民之捐助者皆以姓名列於碑陰云。

彭定求撰《南畝文稿》卷五

江寧重建于清端公祠碑

故兩江總制于清端公之薨於位也一時金陵士民悲哀思慕若失怙恃既建公祠於天妃宮內用協公之夢兆歲時估享固有不度越十年所後總制傅公亦薨於位時有爲之立祠者因追思清端公之舊澤也尤深相率言曰向者祀公於天妃宮內地猶弗專未足以伸昭報之誠維聚寶門外長干里之雨花臺枕崇岡臨廣陌拱列峯之明秀帶巨瀆之澄泓古名臣廟宇聳立於茲者甚著今爲公建專祠莫如斯土爲宜於是士民踴躍趨事不移時而潰於成軒楹之麗壯儀像之輝煌堂哉皇哉此以見公感人之誠及人之久有出於自然而不可強致者矣。今夫崇坊典室土木繁興率皆上焉千

舉下焉貢諛之所爲適足以供指斥者之口生而侈然歿而寂然且欲其速毀爲快也安望其成之一而再耶又安望其年往風微而思益未艾耶若公之獨得民心也蓋自我朝之督撫大臣其廉節表著固莫有先焉者也廉者臣道之根柢也周官六計獎郡吏統善能敬正法辦而皆冠之以廉非廉則六者無從出焉而大臣能廉其功自百倍於小臣之廉以其風厲者多感孚者速故能統馭封疆而致頌德懷恩之盛視夫置塚配社樹碑立廟於一鄉一邑之間者其規模之廣狹制度之詳簡有不可等量而齊觀者矣。恭惟皇上巡幸金陵臨軒清問親見民間頌公廉節家戶戶祝近今罕有於是錫寵綸綍上謚晉以孤卿之爵延以胄子之官炳炳麟麟遐邇通中外喁喁悅服曰聖天子旌廉令典度越前代萬萬也宜乎是祠復興日新月盛而致四方和會之衆也。古大臣之歿而見思風流最深且長者莫如諸葛武侯之於蜀所在各求立廟羊太傅之於襄陽人見岷山之碑而爲之墮淚今公較之曾無少異雖百世以下猶將過其地述其遺事而感動興起於不能自己官常於是乎則倣邦本於是乎維持豈淺眇哉公之家孫今中丞君時方任監司於省城適觀是祠之成會即遷擢去未及徵文以勒諸石茲乃并屬定求識之用以昭示來者永永無極義故不得復辭銘曰

於鏐我皇眷顧南疆蓋臣應運挈領維綱滔滔狂瀾樹諸隄防清以表德端以型方公儀是繫叔教是埒靡室靡家民乃胥悅挽澆維淳救文維質躋世唐虞風軌可聞誰嗣聞歌傷如之何罷春輟耒盈江之沱青丘鬱鬱丹楹我我弘模再

立礪山帶河。綿綿奕世。裡祀匪懈。非私於公。樂只是戴。來瞻來依。神其如在。凡厥有官。視斯遺愛。

彭定求撰《南酌文稿》卷五

校記

①幾：當作「畿」。

清儒碑傳集卷十七

陸求可 嚴繩孫 曹爾堪 劉士壯 趙瑗  
王大經 楊无咎 胡禹翼 費密 徐枋  
鄭元慶 任珙 王崇簡

奉政大夫提督福建學政按察司僉事山陽陸

公墓誌銘

公姓陸氏。淮安山陽人。諱求可。字咸一。別字密菴。又字月湄。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妣某氏。順治五年。以禮記舉江南鄉試。後七年。登史大成榜。

賜進士出身。明年。除知裕州。三載報最。入為刑部員外郎。歷郎中。以按察司僉事提督福建學政。任滿稱職。應遷布政司參議。需次還。年六十有三。康熙十八年七月。以疾卒。兩遇覃恩。初授奉直大夫。再授奉政大夫。配某氏。其官某子。其官某孫。其官某曾孫。封宜人。後公十六年卒。又四年。與公合葬于某原。公于事親。主愛敬其身。謂身誠而事親之道可盡。身也者。父母之身。子孫所從出也。能受敬

其身。而後能勤學。能勤學。而後所交皆敬身之士矣。于擇交。謂朋友之義。貴恕以處之。不當自居于薄。夫牆薄則壞。繒薄則裂。器薄則毀。酒薄則酸。未有薄而可久者。于居官。謂君子所養。要令暴慢之氣不設于身體。必操切擊斷之意少。而平易中和之政多。理為事之本。事為理之用。臨事不為私意所動。所藉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學然矣。于學術。以主敬為先務。而本乎治心。言必述六經。多師以為師。而所宗者朱子。餘錄其長。去其蔽。上自象山。下至陽明。諸弟子。未嘗槩事排擊。持論甚平。要其大旨。在熟善天下。故施之于政。而政舉。觀之于文。而文化成。自裕州以後。恤郵丁。減鹽引。闢污萊。清冤獄。正文體。絕請託。端士習。修祀典。力行教化。孜孜不少倦。蓋儒者講學之效。見諸行事者。公有焉。公著密菴詩集十卷。文彙一十六卷。詞選六卷。語錄四卷。子五。男三人。志謹。歲貢生。候選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亦歲貢生。女二人。孫男六人。女七人。公之葬也。未刻銘于幽宅。志



謹請于鼎尊，遂為文誌公墓。錢之丙舍之壁。銘曰：

舜跖之分，差以毫釐。有恒斯善，惟聖是歸。苟或舍旃，取徑則岐。平旦之氣，反覆牾之。陷于禽獸，其幾孔危。公列以圖，善利從違。性根于心，四端匪昧。若火始然，若泉始濡。由茲生色，睟面盎背。苟或不然，形體交頽。曷不由聖，混濁是汰。公列以圖，所養者大。世之學者，執一不通。伸宋抑漢，伐異黨同。公探理窟，六經是宗。濬源濬洛，達之湖江。人善我取，人惡罔攻。一話一言，振惑發蒙。豈惟空言，施諸實用。有鑑畢照，有慮必中。簡彼征徭，迨其疾痛。嚴乃不苛，寬以毋縱。君子所莅，式歌且誦。洎乎歸田，著錄彌衆。既稱循吏，亦曰真儒。實也久充，名亦不虛。有子有孫，克守其初。并此吉壤，樹以枌榆。既安既固，慶則有餘。我銘公藏，勿固勿諛。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七五

承德郎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嚴君墓誌銘

康熙十有七年春

天子法古制科取士

詔在廷諸臣暨外督撫大吏各舉博學之彥，毋論已仕未仕，徵詣

闕，月給太倉祿米。明年三月朔

召試太和殿廷，發題賦序詩各一首，學士院散官紙，光祿布席

賜譙體仁閣下。於是無錫嚴君成省耕一詩而退，賦序置不作也。

天子擢五十人纂修明史，部議分資格，進士出身者以館職用，餘給待詔銜，俟史成日授官。

詔下，五十人齊入翰苑，布衣與選者四人，除檢討富平李君因篤、吳江潘君耒，其二子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為

天子所簡尤異數云。未幾李君疏請歸田養母得旨去。三布衣者騎驢入史局卯入申出監修總裁交引相助。越二年、

上命添設日講官知起居注八員則三布衣悉與焉。是秋予奉

命典江南鄉試君亦主考山西。比還歲更始正月幾望天子以逆藩悉定置酒

乾清宮飲讌近臣

賜坐殿上樂作羣臣以次奉觴上壽依漢元封柏梁臺故事

上親賦昇平嘉讌詩首倡麗日和風被萬方之句君與潘君同九十人繼和

御製序文勒諸石。二月潘君分校禮闈卷三布衣先後均有得士之目而館閣應奉文字院長不輕假人恒屬三布衣起草未幾予與潘君俱罷歸而君尋遷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教授承德郎時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順天武闈鄉試事竣君乃請假

天子許焉。當君未仕愛縣西洋溪丘壑竹樹之勝思買墓田丙舍終老。溪有橋曰蕩蕩因自號蕩蕩漁人。時山陰吳公廷祚方知縣事許助草堂之資會應

召不果既出都遂浮舟度嶺訪吳公於肇慶采硯而還。自是杜門不出築堂曰雨青草堂亭曰佚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宴坐一室以為常。君為文無定格不屑蹈襲前人適如其意而止。詩篇冲融恬易鮮矯激之言慢詞小令雅而不艷所著秋水集雜文七卷詩八卷詞二卷嘗屬予序之。少工書法入晉唐人之室兼善繪事山水人物花木蟲魚靡不肖。尤精畫鳳翔舞竦峙五光射目觀者歎息以為古畫手所無。晚歲曾一修縣志叙族譜有以詩文圖畫請者縣不應暇輒掃地焚香而已。君年六十有一返里居以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卒享年八十。先世自餘姚遷無錫之嚴埭曾祖朔贈通議大夫南





京通政司通政。祖考一鵬，萬曆丁丑進士，累官刑部左侍郎，贈尚書。考紹宗，縣學生，以君貴。

贈如君官。君諱繩孫，字孫友，娶王氏，中憲大夫知福州

府事。開之女，封安人。子三：沆、曾、瑒。沆，曾、溶、曾。孫六人，

曾孫五人。其卜兆也，在縣西蕭家灣。銘曰：

君之通籍也。

天語諄諄，謂史局不可無此人。君之請假也，行將發軔，敕錄所撰詞以進，蓋受

主知者深矣。瀟瀟之橋，洋洋之潯，秋水時至，比於君心。陸羽王紱庶嗣其音。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六

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公顧菴墓誌銘

曹氏自華亭徙嘉善，世顯儒術。六傳至豹，明知某縣。八傳統，兵部郎中。並起家明進士，有聲弘治、隆慶間。至君考諱勲，崇禎戊辰舉會試第一，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世所謂峨雪先生者也。有子五人，君為長，復官。

本朝翰林院侍講學士，父子以文名天下，士論榮之。君諱爾堪，字子顧，別號顧菴。十歲能屬文，十二善詩詞。時人擬之聖童。順治丙戌，舉浙江鄉試。壬辰登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為文敏給博麗，兼長衆體。閣試兩稱最，同館皆遜服之。乙未春分校禮闈，得士二十二人，如陳尚書數永、胡學士簡敬，皆有聞當世。是時世祖章皇帝力崇文治，數召試諸詞臣，品目甲乙。君扈從瀛臺南苑。

上霽顏顧問，嘗受詔與吳學士偉業等同注唐詩，書成稱旨。時被褒嘉，中外驚傳其語。無何，以侍郎公憂歸。服

除補舊秩。俄遷侍讀。陞侍講學士。故事。翰林官皆積歲待遷。君半歲遷至再。殆殊遇也。

章皇帝升遐。

今上登極。遇

國恩。追贈其兩世。君益勤厥職。坐族子通賦。累奪級南歸。適僮奴與縣卒角。誤觸尉怒。尉膚慙長吏。語過激。事聞。坐謫。當徙關外。先是。君不交公府。當事吏多不悅。又自恃無罪。不詣吏求解。故卒坐法。實非其罪也。一時朝士親交。惜君者。爭助私錢。用營建。例得贖。無出塞。自是簪冠芒屨。北抵秦晉。南沙荆楚。中歷嵩洛。海岱之間。銘記詞賦。動盈卷帙。辛亥春。嘗一過京師。諸公卿欲為白。復其官。齟齬不果行。君亦掉頭興盡曰。六十老人。豈復夢金馬門哉。然酒酣雄辯。四座盡傾。縱筆為詩歌。益復顛倒。嘯呼累日夜不倦。君淹博多識。掌故又強記。所過山川阨塞。無不指畫形勢。士大夫一與之游。積久不忘。無貴賤。具能識其姓氏。爵里家世。無毫髮誤。即虞世南

之稱行秘書。李守素之號人物志。亡以過之。今國家方開史局。使出其記問。資纂修。豈不一代盛事。而惜乎其不獲遇也。生右文之代。膺

天子特達之知。而細故蹉跎。卒弃置以死。豈非命哉。君居親喪。瘠毀。推所有讓諸弟。所留舊物。惟一几一榻。仲氏爾坊賢而早世。手鞠其數歲。孤鑑倫成進士。今官庶常。父事之惟謹。訃至。余往弔其邸。相抱而哭。蓋余亦少孤。倚先叔父成立。故相視尤哀。逾年得葬日。二子鑑平。鑑章書來。屬庶常君請銘。且謂先學士數稱公文章。意益有屬於乎。余何足以當君萬一哉。初。君客都下。余以事適至。與沈宋王陳諸公為文字交甚。惟君會必有詩。詩必數首。新城王侍讀士禎于時。嘗最為八家詩。刻之吳中。他所著有南溪文集二十卷。詞畧二卷。行世。其編輯未竟者。尚數十卷。藏於家。君生明萬曆四十五年丁巳七月二日。元配恭人吳。惠而孝。儉而知禮。族黨稱為女宗。先十年卒。君義不更娶。今合葬於某山之原。長子



儒藏

鑑平康熙壬子順天鄉試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鑑章杭州府學生入國子監今改知縣候選。女四人一適己丑進士河南汝南道副使孫君潔初子候選知縣復煒一適前丁丑進士吏部文選司郎中錢君仲殷子文學煜一適己丑進士通政司左參議柯君岸初子候補中書舍人崇稷一許字太學生錢君德興子煒孫男五人孫女十一人嫁娶不勝書。君享年六十三以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卒。銘曰

爛朝霞其東出兮驅使文字。肆陽春之惠風兮鼓吹氣類。既乘雲而上征兮曰掌帝制。羌頓轡于林皋兮雖躑躅兮不憔悴。賦遠遊于九州兮曾不可乎一世。拾騷歌以為銘兮益悲其中路而失志。

施閏章撰 《學餘堂文集》卷一九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劉太翁墓誌銘

太翁姓劉氏士壯名也。稱公字也。石菴其別號也。先世恭龍氏之裔。徙著寶應。自宋南渡後始也。縣學生諱承宗者考也。廩例太學生諱廷祚者王考也。縣學生諱本者大王考也。儒學訓導翁所候選者也。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以子貴所貤封者也。壽六十有一。前明崇禎改元四月三日。今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廿有三日。翁生卒之年月若日也。太孺人喬氏其室也。曰國翼曰壬戌科進士。由庶吉士累官刑科掌印給事中。國黻曰丁卯科鄉進士。國康曰諸生。國藻為世父後者。翁之三男子也。曰諸生張麗微。張易抒。喬崇醇者。翁之三女子之夫也。翁自幼穎敏。閱書一過即成誦。嘗治春秋。研深索隱。所撰錄盈尺。同學者莫能與抗。雖老師宿儒亦皆驚歎。以為國器也。在諸生中數十年。文詞典麗。學術醇深。議論與博。銳欲以功名自奮。輒為學使者所知。拔置高等。然訖困於場屋。晚而以歲貢應補師儒之官。非其志也。雅



負至性、室無一金之儲、而奉養母夫人備極豐腆。有三兄一弟俱早世、仲兄之子亦如之。於是廣陵大水、邑中士庶瀕於饑寒、俱不能自存、而翁顧獨力送往事居、支撐門戶、撫育孤嫠、絕未嘗告倦也。為人恬靜寡欲、凡榮名寵利、世所羣趨爭鶩者、悉無求其間。尤喜周人之急、嘗捐高燥地一區為義冢、又嘗慮鄰田乏水、為廢腴產、濬渠以利之、畧無纖毫顧惜。故閩郡滋呼翁長者也。晚既受貤封之

命、然平居不衣章服、不乘軒、不張蓋、老屋數椽、衣敝飯糲如故。間屣步馮一童子出游、初不以貴人自命。邑中不相識者亦不知其為貴人也。為人謙謹樂易、見僂從衣好衣者、怒曰、汝衣若此、勢且忤我宗黨鄰里、必累老夫。詣門謝過矣、急命褫之、亦不譴責也。最後叔子舉於鄉、賀者填里閭、翁獨瞿然曰、吾寒門、得此過望、非力為善事、將何以堪。爾曹其勉之。翁之家訓類如此。故給事君號名諫官、自叔子以下亦蔚有聲譽、推為邑中巨室。

眾皆曰、此太翁種德績學之報也。先是、邑中有御史喬先生聖任、素稱東林巨儒、擅知人之鑒、方為愛女擇對、翁尚童丱、喬先生見而異之、許適以女。翁之考遜謝、謂吾寡人、兒不敢與女公子為偶。喬先生不之聽、所許即太孺人是也。久而翁坎坷不偶、先生又慨然語其子侍讀公曰、劉氏名長者累世矣、穉公且好學能文、顧終不得一第、諸昆季又不祿、困極而亨、將在其子、吾欲以女孫許國、獻為重姻。故給事君復娶於喬、不數年而喬先生言果驗。當翁晚節、給事君既大亢其宗、子姓滿前、又率斌斌文雅、謹守翁家法、劉氏之興信乎其未艾也。二十八年春、翁葬有日矣、給事君郵所撰事畧介其外舅侍讀君以書請銘。予聞之曰、先人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今挾給事君所撰、類皆質而不誣、可謂善稱太翁之美者也。乃作銘曰、

維鈞金刀、威於豐沛。其別綿延、爰及千祀。翁之鼻祖、南徙射陵。奕世載德、猶不能興。翁也繼之、文行尤偉。儒素

之稱。溢於井里。食報其子。顯名

王廷。

天子汝嘉。教子有成。乃下

綸音。賜之章服。翁受是賜。老益自勗。生榮歿哀。餘慶繩繩。爾熾爾昌。後人其承之。

汪琬撰 《堯峰文鈔》卷一七

趙處士墓表

處士姓趙氏。諱瑗。字臨若。其先江南山陽人也。明洪武時。以軍功顯。高祖清。始遷浙江之瀝海所。地介會稽上虞二縣。家世儒書。處士生萬歷末年。弱冠騰文譽。崇禎之季。山賊海寇疊起。田宅蕩然。鼎革後。聚教蒙童於墟里閒。及老。獨身行遊。有子廢學。以醫方流寓秦安州。處士倦游。乃就養焉。學佛者古翁。淮安通州人也。開圃泰山之麓。名曰石堂。與其儕二人及州之老生四人遊。聞處士至。願相與爲友。暇則聚石堂課灌漑。時瓜蔬終日危坐。講誦經史。野人樵牧過者。望見皆肅恭。四方耆舊多傾嚮焉。而處士居常忽忽。念墳墓懼松楸毀傷。其子方促促治饗殮。終不得返先人居。年七十有八。竟死。俗下葬州西南三十里天平山。妻徐氏。久病祖塋。不敢遷葬。禮也。處士學識過人。能辨賢姦。知事勢數變。以後之利害。久皆徵驗。而未嘗爲書。先卒之二年。疾篤。作遺訓以示子孫。皆家人語也。閒爲詩歌。不以示人。惟手錄春秋內外傳。史記。漢書。及唐宋八家文。各數百篇。授其孫國麟。曰。北方艱購書。守此文義。可粗明。慎行其身。毋忘





清儒

瀝海而已。其後國麟舉於鄉，及將仕，再歸瀝海展墓，以甯其祖妣。雍正六年，擢福建布政使，至京師，與余造次相遇於鄭御史宅，述祖德，請撰外碑。國麟與余會試同榜，至是始覲面，而其學行治法在聞見中，爲可計數人，遂不辭而爲之表，且系以辭曰：

國麟與余相見年近五十矣。起縣令，至監司，而言語氣象尚似講學於深山野外者。叩其師友淵源所漸，泫然曰：「吾祖至岱之歲，麟始生，家窘空，保抱攜持數歲，卽隨臥起，授章句，未嘗有師也。苞少從先君子後，見三楚吳越耆儒多抱獨以銷其聲，又其次乃好議論，著氣節，爲文章，尙矣哉！其風教之所積乎。」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三

王先生 大經傳

王先生大經字倫表，江南東臺人。幼育於楊，冒其姓，長而歸宗。明季嘗應童子試，其後授徒養親，不復出。康熙閒，巡鹽御史魏雙鳳見先生文，曰：「當世軼才也。」薦之朝，辭不起會。

詔舉博學宏詞科，太僕卿郝浴將薦先生，先生力辭，乃已。嘗爲許由巢父論曰：「天下何爲而亂也？王子曰：亂生於求，求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強者求之以兵戈，弱者求之以色笑，人求之以智力，詐僞物求之以爪牙角毒，於是有敗倫壞紀，寡廉鮮恥，傷類圯族，剝膚橫噬，伏屍流血之事，而天下乃馴至于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也，其爲道孜孜皇皇，已饑已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利，驚聲華者，必藉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騁其求。天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並世而處，有堯舜而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天下安然各得其所，欲各遂其所求，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無所欲，一無所求，使天下之貪者廉，躁者靜，競者讓，澹焉各懷一無欲，無求之意，以去泰去甚，而天下之亂又以治。然則堯舜、巢、

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孔子之贊堯舜也，曰巍巍不與，曰蕩蕩無名。彼堯舜者，絕不以天下介其中，而不翦不斷，監門臣虜，堯舜之心，曠然一巢，許之心也。其所異者，特用耳。雖然，堯舜以有用爲用，而許由巢父以無用爲用，終不可謂堯舜有巢，許之心，而巢，許遂無堯舜之用也。是故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嗟乎，大庭栗陸之世，其民沕沕穆穆，老死不相往來，人人皆許由，巢父也。自世道漸降，大樸漸漓，而嗜欲日開，營求日甚，膺時邁會者，乘便邀利，而無真事功。授徒講學者，希榮稽古，而無真學術。砥飭高行者，世味實深，而無真名節。則皆巢，許之臯人也。不觀南陽之臥龍乎？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方其躬耕隴畝，若將終身，及應聘而出，卒能輔昭烈，定漢室，稱王佐才，繼而託孤寄命，鞠躬盡瘁，推古今臣節第一。嗚呼，孔明天下奇才，吾不難其才，而難其用才之心。然則孔明者有巢，許之心，而出爲堯舜之用者也。使無其心，縱有才，亦不可用。國家尙何賴有才臣哉？故吾謂學堯舜者，必先自學巢，許始。先生所著有周易釋箋、毛詩備攷、三禮折衷、四書逢源錄、史論、字書正譌、醫

學集要諸書，皆佚。惟文集八卷存。又嘗輯泰州中十場志十卷，重修靖江縣志十八卷。年七十二卒。

錢儀吉撰《衍石齋記事稿》卷六

### 楊易亭傳

楊无咎字震百，一字易亭。父廷樞，死國難，时无咎年甫十二，痛未從死，杜門隱居，歷八十年如一日。與澗上徐枋、崑山朱用純稱吳中三高士。三人皆以先人死忠，以名節相砥礪者也。先是，无咎嗣叔父廷植後，及執廷樞喪，泣血三年，或疑非降服之禮。无咎曰：先人大故，非尋常人之喪其親者比。禮以義起，予天下之鮮民，雖終身喪可也。當廷樞被難日，賴門人吳江廷紹原力得收殮，後歲時家祀必以紹原配享。徐枋臨歿，以孤孫相託，无咎不避嫌怨，卒保其孤。家貧，藜藿不充，廷樞門生故舊遍海內，或登華要，无咎義不往。閒有以書幣招者，亦謝不應也。所著談經錄，辨析經傳譌謬，多前人所未發。其補正三易卦位圖說，獨探千古不傳之秘。詩文稿有楊仲子三百篇及小宛集。年八十九卒。學者私謚正孝先生。

王峻撰《王艮齋文集》卷三

教授胡君墓誌銘

君諱禹翼字載川太平府儒學教授。自余有知識見朋齒中背面皆稱胡先生。嘗至姑孰憩君亭館。君適他出。往來嬉遊者皆曰胡公賢者也。雖兒童女婦亦然。夫天下之最難賡者人情而細人又甚焉。而君之所得於眾人者如此異矣。余遊四方未得時見君曾以事接談。嬉無甚異人。厥後亡兄百川授經姑孰。踰年歸曰胡公賢者也。口未嘗言學而叩以六經子史輿蹟眾人所難明者能記辯之。因就習於君者而考其行乃知君自成童以後。踴勉於人道六十餘年未嘗有出入也。君以順治乙酉舉於鄉。至康熙乙酉始自姑孰告歸。重見鄉後進之歌鹿鳴者人爭羨之以謂前輩登科後甲子復一周者獨嘉靖中石城許公而君即許公彌甥也。君之生也未嘗有疾病憂患終日照熙踰八十食飲行步如平時。君生於明天啟丙寅余每見與君同時人其形貌辭氣必篤於後生。遭遇多坦夷康樂。蓋方是時明運雖衰而太祖立國之規模遠迹三代其教化之通乎陰陽而凝聚於萬物者厚矣。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君先世蘇州人洪武初遷金陵世多潛德。考諱某妣某氏。兄弟六人君伯也。壽八十有二卒以大清康熙丁亥十二月。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謂俗蓋陵而遇君則甚平。謂天不可知而賦君者獨貞。先民有聞於君猶徵。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費舍人別傳

費密字此度新繁人。其先出自漢諫議大夫詩後自健爲來徙新繁。曾祖彥明。萬曆中年九十餘爲壽官。祖嘉誥大竹縣訓導。父經庭雲南昆明縣知縣。密年九歲遭母喪哀毀如成人。年十四父病醫嘗冀甘苦可知生死密嘗而苦父病果起未幾遭國變流賊張獻忠犯蜀密上書巡按御史劉之勃陳戰守之策不省已而全蜀皆陷密展轉窮山中避寇數年。會有人傳其父漢中消息聞之痛哭遂去家人漢經歷蠻峒中奉父自漢歸蜀。至建昌衛爲囚者蠻所得爲其力作月餘。父市牛釜布田器賂蠻人始脫歸。時永歷二年戊子歲也。爲國朝順治五年西南尙奉明朝。廣元伯楊展聞密名遣使致聘。密乃說展曰賊亂數年民無食今非屯田無以救蜀民且兵不能自立展納其言命子總兵官環偕密始屯田於榮經瓦屋山之楊村以次舉其法行諸州縣。呂大器督師叙州署密中書舍人其明年展爲降將武大定袁輅所殺密與環整師爲復仇計嘗與賊戰躬自擐甲左手爲刃所傷時環營於峨眉裨將有與花溪民毆爭者稱言花溪居民下石擊吾營勢且反以激怒環環欲引兵誅之密力爭曰花溪吾民也方與賊戰而殺吾民彼變從賊是益賊也環乃止全活者數百家。後密還成都省墓至新津爲武大定兵所掠知密嘗參展軍事欲殺之以計得免。密嘆曰既不能報國又不能庇親及身不如舍而他去遂奉父由成都北行入秦中居於沔縣有總兵官聞其賢以千金聘密却不受遂攜家東下出沔漢至維揚定居焉。時密年三十四矣。初密父遷於經學嘗著毛詩廣義



雅倫諸書、以漢儒注說爲宗。密繼傳父業、又博證諸學士大夫、與王復禮、毛牲、固若環交好。北游往衡、輝謁孫奇逢於蘇門山、高其行、自稱弟子。至保定見顏元、李塨、大說之、歸而杜門鄉居三十年、著書甚多。密謂宋人以周程接孔孟、盡黜二千餘年儒者爲未聞道、乃上稽古經、正史、旁及羣書、作中傳正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原流、爲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自子夏始。又作宏道書十卷、曰統典論、曰輔弼錄、論明大統、必歸帝王、不得以儒生干之也。曰道傳述、明七子及漢唐諸儒功不可沒也。曰古經旨論、曰原教、明聖道具於經、無所謂不傳之秘也。曰聖門育材論、明聖人取人甚寬、不可舉一廢百也。曰祀先聖禮樂舊制議、曰先師舊制議、曰七十子封爵舊制議、曰七十子爲後議、曰從祀舊制議、明漢唐以來學制不可廢、先儒不可黜、七十子、漢唐過薄、而宋儒過厚也。曰聖門言道述、曰先儒言道述、明聖人授受有舊章、不可雜、不可改易也。曰吾道述、明聖教不同於二氏也。是謂宏道書。又有古今篤論四卷、朝野諍論四卷、中旨定錄四卷、中旨辯錄四卷、中旨申惑四卷、皆申明宏道書之旨。又有尙書說一卷、周官注論一卷、二南偶說一卷、中庸大學駁議一卷、四禮補篇十卷、史記箋十卷、古史正十卷、歷代貢舉合議二卷、奢亂紀略一卷、蠶此遺錄二卷、荒書四卷、二氏論一卷、費氏家訓四卷、長沙發揮二卷、王氏疹論一卷、金匱本草六卷、集四十卷。密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年七十七。門人私謚曰中文先生。弟子休賓、蔡治田、金皆知名。子錫琮、錫璜、孫冕、孟軒、溧四人、皆世其學。

戴望撰 《讀唐書遺集》文卷一

徐侯齋傳

徐枋字昭法、號侯齋、長洲人、少詹事沂長子。少有才名、年二十一舉崇禎壬午鄉試。南都失守、沂將殉國、枋日夜號泣欲從死。沂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長爲農夫、以沒世可也。乃奉父命、拮据營葬、遁跡不出。初居鄧尉山中、後隱靈巖之上、沙土舍數椽、讀書其中、布衣草履、終身不入城市。家貧、常賣畫自給、雖藜藿不繼、而莫能強以一錢之餽。平日往來同志數人外、雖至戚罕得見面。時以枋與宣城沈壽民、嘉興巢鳴盛爲海內三遺民。川湖總督蔡毓榮慕其名、具書致名藥、厚幣託幕下友馮羽道意、謝不受。遺書馮生、略曰、僕年二十四守先人沒世之言、長往避世。今已五十一矣、親知故舊都謝往還、絕問遺、顧敢與當世之公侯卿相通交際邪。且當世之公侯卿相亦安用此衰悴廢民爲也。幸爲我善辭、以安我素、拜賜多矣。睢陽湯斌撫吳、尤欽其節、嘗屏騶從、兩詣山中訪之、卒不得見、歎息而去。所著居易堂集二十卷、文辭健拔、大抵主於



藏齋

扶世教、植綱常、無一諛墓應酬之作。又有二十一  
史文彙、通鑑記事類聚、讀史稗語、讀史雜鈔、建元  
同文錄、管見等書。山水宗董巨、間法兒黃、當其得  
意、自謂前無古人。書善行草、俱爲世所重。康熙甲  
戌年七十三卒。

王峻撰 《王良齋文集》卷三

補錄鄭芷畦窆石志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孝廉丁君小正手一紙語  
方綱曰、吾鄉芷畦鄭先輩歿、無知之者。今於敗麓中得  
鄭全謝山所爲芷畦窆石志、蠹蝕十三四矣。謝山集又  
無刻本。吾子倘哀其無傳、爲錄此殘作而補綴其事乎。  
方綱按其志曰、予少得見芷畦於萬編修九沙坐上、其  
後見蕭山毛西河集、盛稱其治經、又見秀水朱竹垞爲  
作石柱記箋序、兼知其博物、益思見之。而芷畦以貧故  
遊幕府、家居之日少。其後病風而歸、不復出門、而予奔  
走南北、卒不能遂請益之志。未幾而芷畦死矣。又曰、從  
其族孫振詮求其遺書、知其子先亡、寡婦弱孫、甚可念。  
踰三年、始得其禮記集注、蓋以續衛正叔之作也。四禮  
參同、則纂楊信齋之緒者也。湖錄、則若中文獻之職志  
也。又曰、中州張清恪雅重芷畦、欲薦之而未得。又曰、芷  
畦著行水金鑑、爲河道傳君開雕、顧罕知其出芷畦也。  
芷畦諱元慶、湖之歸安人。蓋殘藁之可讀者止此。於是  
丁君涕泫泫下曰、嗟乎、士之顯晦、命也。吾芷畦之書、既  
不具見矣、而其事又不詳、是惡足以傳之。明日、丁君復  
聚其所錄湖州府志諸條、示曰、鄭元慶字子餘、府學  
生。航典籍、早歲刻廿一史約編、既以體例未善悔之、乃



遊四方以擴其聞見。歸益肆力著述。會郡守候官陳君屬其修府志。乃紬舊聞。博稽掌故。箋釋顏魯公石柱記刻之。又挾鉛槧。遍涉七州縣。訪其故家文獻。駁難辨正。無寒暑間。志藁出。毛西河、朱竹垞、潘稼堂諸先生皆稱之。會陳守罷去。後數守欲付梓。皆未果。芷畦歎曰。數十年心力。藁凡七易。經數賢守垂刻而不就。豈湖郡文獻終湮沒耶。於是改稱湖錄。不名志。積其藁而藏之。晚年託迹幕府。研窮經學。於易、禮尤邃。所著有周易集說、詩序傳異同、禮記集說參同、官禮經典參同、家禮經典參同、喪服古今異同考、春王正月考、海運議、湖錄、石柱記箋釋、小谷口蒼叢、小谷口其自號也。其著書處名魚計亭云。方綱因與丁君共檢諸先生集。若毛西河釋二辨文、援芷畦喪禮經典參同疑士禮喪服記一條、又若胡東樵禹貢錐指、震澤底定句下、援芷畦辨湖漢南潯等二條。西河有湖志序。竹垞有贈鄭秀才詩。芷畦亦可以不朽矣。丁君猶以爲未足。又考得其年譜。大略曰。康熙二十九年庚午。芷畦秋試後。出遊四方。三十一年壬申。歸自燕。扁戶讀書者二年。三十三年甲戌。館湖濱徐氏。撰廿一史約編。其明年乙亥。始從事於府志。四十年辛巳秋。石柱記箋釋成。冬遊孟城。明年春遊淮安。四十三

年甲申。府志初藁成。至其生卒歲月。亦未能詳也。石柱記五卷。今已行世。又所著今水學、兩河薛鏡、七省漕程諸書。見行水金鑑中。其禮記集說參同八十卷。湖錄一百二十卷。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而他書卷數亦未詳也。方綱按西河客杭在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竹垞贈詩在四十六年丁亥。其曰近得茗溪集。期君讀草堂。謂南宋劉一止集也。蓋芷畦考求鄉前哲之著述。與一時名輩上下其議論。歷年久而用力勤。此皆於他集互見中可推證。而況其書有補於經學者乎。方綱重感丁君之意。爲補書於定志。以俟他日訪其書而讀之。

翁方綱撰 《復初齋文集》卷一四

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任君墓誌銘

君諱珙字少玉別字希菴姓任氏其先家大梁宋世有知高密縣事者留居焉名其里曰梁尹社曾祖某山西太原府通判祖某縣儒學生員考某贈承德郎監察御史妣鹿安人君中順治十四年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聞父疾亟歸父沒治喪盡禮十八年服除補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知汾州石樓縣事六年多惠政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京倉長蘆鹽法回掌京畿道事京師坊市賈人多以私錢牟重息有印子墜子轉子之日貧民稱貸者不勝其苦君告示禁之廣西亂初定錢糧帶徵未完逃亡者相逐君疏請蠲之又言桃源以北河無支流祠堂邸家諸湖舊以潄水今多淤塞宜乘水患未至挑濬庶河流不致潰決又言滇黔既平各營鎮冗兵議裁裁之不得其道則為患日深宜消其迹于無形不可使曠久生姦究之念論者皆服君之遠見也君善書朝回輒摹仿晉唐人書法語人曰吾以收其放心

爾其巡視長蘆都人士賦驄馬行送之君獨賞予作既還朝以所購懷素草書千文趙孟頫時苗留犢圖屬予審定跋其尾其冬盜入予室竊之以去君聞之勿恚也遇予慈仁寺謂曰物之得失亦有定數是卷流傳數百年藏者豈吾一人哉因請更跋他卷蓋其達觀如是君以明崇禎五年六月日生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娶閻氏贈安人繼娶丁氏封安人子男三人筠歲貢生塤縣學生坪康熙二十年舉人知名于時女三人壻某某君之歸喪也偕來凶服立于門請銘君墓及葬乃為銘曰

生乎齊而視雉乎齊鄉黨以為光榮也守其官而遽卒于官親懿之所屏營也城曰介根水曰濰膠卜茲幽宅千齡不朝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五



儒藏

王文貞公傳

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隸河間之任丘。曾祖龍遷居都下。祖鏗、父愛、本生父爵、皆仕明。以世德顯。公生而穎異、少爲諸生、有聲。左公光斗督學順天、得公文、以公輔期之。公于書無所不窺、尤究極六經、以爲士君子欲進斯世于三代之盛、必以經術爲本。嘗論春秋志在尊王、而以夏時冠正月、豈爲下不倍之義乎。孔子所書之春、卽周之春正月、卽周之正月。又云、詩之正變以聲不以體。宮、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變也。一時宿儒翕然宗之。丁卯舉于鄉、癸未登進士第。明年、闖寇陷京師、遂盡室南奔。皇清定鼎、始間道歸里。會世祖遴選文學侍從之臣、首擢公庶常、分校丙戌會試。陞秘書院檢討、歷侍讀、國子監祭酒、弘文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以疾告歸。時有薦公可大用者、特旨起補原官。尋陞國史院學士。先是、公長子今相國亦爲弘文院學士。世祖顧笑曰、父子同官、固爲盛事。然令肩隨以侍班、可乎。特晉公吏部侍郎、不

數月、拜禮部尚書。又明年、加太子太傅。而相國復以考績加禮部尚書。公顧以盛滿爲憂、因夙疾屢疏乞罷、皆不允。已而世祖升遐、公日夕治行喪。及今上登極、禮勞劇、疾益甚、再疏請告、得允。越三載、遂引年致仕。公歷官殫心職掌、所言皆洞中窺要。其在翰林日、有旨察明季殉難諸臣、公疏在內大學士范景文、在外巡撫蔡懋德等、宜褒揚以作忠義之氣。時喪亂後、聞見失實、公疏出、遂爲定論。及官宗伯、奉詔議祫祭禮、言人人殊。公言、肇、興、景、顯及太祖宜南向、太宗宜東向、出入証據、多宋儒司馬光諸人所未發。又議大享殿合祀禮、公言、本朝所封啓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岳壇。時議者謂北岳恒山當移祀渾源州、不應立廟曲陽。公謂趙宋時北岳不在境內、以真定在汴京之北、故移置曲陽。考漢書地理志、所謂曲陽者有三、惟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恒山北谷。今之曲陽距恒山絕遠、議者言是。又謂創業守成、難易正等、如商中宗、高宗、



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皆宜祀歷代帝王廟。其議論精卓不磨類若此。公雖歸老于家、凡朝廷有大政、士大夫疑不能決者、皆就公取正焉。年七十七、以壽終。竊嘗慨漢高以馬上得天、下承秦火之後、禮崩樂壞、而當時爛禮制者僅一叔孫通、故儀文章創、不足爲萬世法。仰惟我世祖膺烈弘謨、混一區宇、卽超然遠覽前世興衰治亂之由、起弊維風、整肅百度、制作之隆、上軼往古、固由聰明天亶、亦賴大臣如公等贊襄惟幄、以開文明之化。嗚呼盛矣。今上繼承大業、特簡令子以名家碩德之裔、由大司馬入典機務而相國當河海清晏、聖德日新、相與輔弼、皇途益取庭訓而光大之、後先濟美、宣力兩朝、攷諸史冊、可方公之先世王公祐及其子旦。然公以盛德享大年、躋髦期、則尤不易。逮遺命吾儒以理爲主、不得隨俗作佛事。及公歿、朝廷遣使唁問、賜祭葬如禮、禮臣請易名文貞、制曰可。及入祀鄉賢、特命諸王大僚而下酌酒以奠澤宮之旁、冠

蓋柳比、父老聚觀、嘆息以爲希觀。六子、長卽保和殿大學士熙。次樞、桃源知縣。次然、建昌知縣。次照、工部虞衡司郎中。次燕、戶部山東司員外。次默、國子監學正。孫克善、刑部山西司郎中。克昌、陝西司員外、俱相國子。餘皆績學厲行、振振未艾。所著有青箱諸集、文在廬陵、南豐間、而詩格直追初盛唐人。平生薦拔士、知名者甚衆。

毛際可曰、余嘗執經于王浴青先生。先生文貞公猶子也、故得其行事尤詳。使公得居鼎鉉、調繫之位、必卓然有以自見、乃急流勇退、若以讓之後人而已。不與焉。語曰、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諒哉。

毛際可撰《安序堂文鈔》卷二

清儒碑傳集卷十八

蔡啓傳 姚士升 侯方域 袁賦誠 彭龍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蔡公啟傳墓誌銘

德清崑陽蔡先生以請官受知  
今上學醇行端天下皆謂其職宜願恬進勇退引疾乞歸歸七年而  
歿中朝士大夫咸惜其未訖于用執經受業於門者悼喪其碩師無所  
歸以貧故葬緩又五年孤芳醇等相地上食來告葬問銘於門人韓英  
英辱先生知深又同為講官朝夕奉教知先生行誼為痛哭而受命不  
敢辭先生諱啟傳字石公號崑陽世居洛陽有仕宋為秘書郎者諱某  
從駕南渡始家德清十餘傳為玉泉公諱某明宏治丙辰進士官御史  
歷任大理寺丞高祖諱某鴻臚寺丞曾祖諱某贈將樂知縣祖諱某萬  
歷丁酉舉人官至武庫司郎中父諱奕琛萬曆丙辰進士以水部曹歷  
陞吏部侍郎子五人先生長也當侍郎貴盛時先生為諸生卑躬守約  
飯無鑿御衣無紉綺惟攻苦讀書明理道為事如單寒士會侍郎中蜚  
語幾不測先生亟走京師願上章請代尋侍郎得薄謫乃已順治甲午  
當鄉試侍郎有疾先生願毋行強而後行即聞疾少加輒馳還如是者  
再是年舉於鄉尋居侍郎喪極哀盡禮一於誠敬後五上春官不第家  
益落然母胡太安人在堂奉養極歡太安人亦忘其貧也庚戌舉進士  
廷對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  
召對弘德殿賦詩稱  
旨未幾為日講官會設起居注即兼其職先是一甲授職在館預教習  
無即授講官者蓋異數也壬子主考順天與今刑部尚書徐公同蒞事  
竭誠盡慎無毫髮私念多士雷同勦說文體日腐壞務得魁壘奇拔之  
士以風海內復古學故榜發得人甚盛數科後以科名著者不絕相望  
然猶羅吏議先生則引咎去曰養親吾志也歸亡何而太安人以疾不  
起銜哀慎終一如侍郎喪時丙辰服闋復官赴京尚未補也掌院學士  
引見適講官缺員即  
命以原官充亦特恩無故事也丁巳陞右春坊贊善會有足疾曰臣當  
陳力力之不勝職其可居且講幄何地可一日曠員則堅辭以去先生  
兩為講官當  
聖天子好學日新又新需用儒臣之時先生感奮竭其素所蓄積撰進

講章皆精深當

上意今所頒行四書解義出其手者發明為多嘗為

上講洪範五行傳於天人和同之際開陳往復以感切

聖聽其在位未久然其有儒者氣象已若此若使須之以歲月而益出

其危言議論則伊川龜山考亭侍讀說書之流風餘韻猶可以復尋而

為後生末學之所觀法亦政無已也先生既不出藥爐茶竈以圖書自

娛間葺先世園亭疊石蒔花習靜其中四壁蕭然諸子至不能析產然

一無求謁於人友愛諸弟晚而益篤戚黨之貧者周之如不有其己也

其子弟之可造者必誘掖之如出諸己也交友以敬待下以寬跡不到

公府而有公事必直言其便否以利其鄉人太安人之將葬也啟侍郎

之封而合之得水乃謀遷焉與葬師登陟視地可否筮龜未協憂悲成

疾遂至大故康熙癸亥四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五配陳氏敕封安

人父前常州知府諱瑄子四人芳醇邑增廣生丙吉華太學生會辰邑

庠生女一人適太學生張獻采芳醇等居憂既舉祖父母之喪而合窆

焉用成先志已乃於今年戊辰九月日葬先生武康縣鳳凰山之原銘

曰維皇建事遜志多聞先生應期山川出雲臣學何學抱其遺文朝夕承

辟仁義是陳

帝曰汝嘉爾左右史千秋玉宇其直如矢俾贊承華元良匡倚何介如

石弗壯于趾以愧人臣弗職其思量力而退乃分之宜書策琴瑟在湖

之濱中外傾屬曷不慕遠人之云亡於德則壽以全其歸以毅其後若

蠶者封有墮者阜曰千萬年茲惟其守

又蔡崑陽先生傳 傳傳  
蔡崑陽先生諱啟傳字石公浙江德清人也宋靖康間有秘書郎源者  
從洛陽南遷始家於德清累世以仕宦顯至先生之父諱奕琛者萬曆  
丙辰進士以水部曹荐至吏部侍郎  
本朝定鼎仍以侍郎致仕先生生為華胄顧性喜淡泊有大志屏去一  
切服玩方啟頑時吳興鼎族皆居鉤軸樞要間諸公子翩翩各飾園榭  
舟車歌舞文酒有烏衣裙履五陵裘馬之風往來過從照耀耳目先生  
獨被服如布素而又豐頤廣額丰姿玉立在羣公子中獨有鸞停鶴立  
之象當時人即以公輔期之不謂先生之晚而始遇也幼隨侍郎任在





都門受業手不離簡編口不絕吟哦其攻苦異常兒年十六侍郎為順  
天大京兆典司諸進士夏先生後在後堂窺見旌幟樂導從劉公理順  
白中階入居正席坐心驚之以為士當如是矣後返里侍郎為語所  
中先生學一蒼頭走冰雪中驚沙撲面狀無人色侍郎幾不復識驚問  
曰兒胡為至先生曰將上書闕下請以身代已而事解侍郎解組里居  
築園於居第之前種花疊石以娛晚節先生晝則婉容愉色視膳勉食  
夜則篝燈揣摩常至丙夜甲午秋七月將入省就試適侍郎有疾先生  
戀戀子舍不欲一踏省門侍郎勉之乃治裝然試前猶時時往返視侍  
郎疾及登賢書旋丁侍郎艱哀毀骨立人稱至孝是時家已中落母胡  
太夫人在堂先生不欲以貧傷親志同配陳安人奉事之彌豐且敬至  
中幫廁踰之類手自澣濯戒侍者弗令太安人知之上春官凡五舉皆  
不得意家益貧至己酉公車囊中金止數錢抵維揚不成行賴同年生  
強之而行庚戌捷南宮大廷對策振筆萬言日中就  
天子親擢為第一於是旌幟鼓樂導從至京兆府一如劉公時先生語  
人曰我豈以科名為重哉心念劉公當高山仰止之耳蓋其立志之卓  
越已如此是年江洲大水方在館職擬拜疏為民請命以例阻乃上書  
大司農得以改折  
召對弘德殿賦詩稱  
旨遂為講官職兼起居注故事凡一甲在館教習無即授講官者此出  
異數蓋自先生始也王子主順天鄉試與崑山徐健菴先生同事力以  
復古學挽時趨為事得人最盛所收皆振奇卓異之士為時名臣者肩  
輦相望然以小過掛吏議歸里朝夕奉養太夫人輕軒版輿時時遊於  
侍郎所築園蓋世之養志者莫先生若也亡何太夫人以疾終哀毀盡  
禮一如居侍郎喪時丙辰服闋赴京方引見適講員有缺  
上即命以原官充之蓋未及補官亦異數也則  
上之知先生者深矣丁巳陟右春坊右贊善甘盤舊學方擬爰立而竟  
以病歸時倬亦奉母家居每從先生遊即語倬曰吾淡泊之志始終不  
渝又性樂山水賦詩博奕清簾簾簾竟日忘疲至於長安之車塵馬跡  
人世之連雲甲第炫服姬妾漿酒藪肉雅非吾好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泰階平而玉燭和有諸公之黼黻足以稱盛正不妨留吾  
一二人於水邊林下為盛世點綴逸事不亦可乎癸亥將合葬太夫人  
於侍郎啟所封壽穴視之得水憂悲勞瘁遂得末疾以終蓋年六十有

五也  
朝廷方待先生將大用而先生竟稱完人謝世去矣於學無所不窺尤  
精於天人理數之間嘗著洪範五行傳為講官時陳之工書法得顏魯  
公遺意凡所讀書俱以小楷抄錄為詩喜王孟二家不事駢麗問亦喜  
為小詞所著有游燕草存園集兄弟五人皆極友愛咸黨之貧者時周  
之子弟之佳者必誘掖之居恆絕竿牘然事關地方利弊者必造公庭  
力言之訓子嚴嚴子四人芳醇丙吉華會辰口增一人張獻采俱能文  
章克承家學倬既出先生之門又同里居故知之真且悉不敢為諛辭  
謹記其大槩以俟異日琬琰之錄云

（清儒碑傳集卷四）

姚先生士升行狀 簡方慶

先生諱士升字子上一字綬園湖廣江陵人父五徵公績學不仕先生  
生而穎異于書無所不讀少時即以忠孝自許鄉里號神童年十二補  
博士弟子由郡縣至學使者三試皆冠軍年十三舉于鄉以文過奇置  
乙榜壬午中鄉試第八會闕賊倡亂荆襄之民靡然從之先生以道梗  
不得赴公車退而隱居于海子莊是時閭閻已燬據秦隴跨有洛陽北  
窺井陘南吞江漢矣所至輒搜羅人望以資其羽翼而士之頑鈍無恥  
銳意功名者亦往往樂為之用先生慮不獲免厚自晦匿而賊臣張某  
乃迫致之先生延頸就戮義不少屈賊固欲以威脅先生冀一旦改節  
乃不即害而羈縻之而先生得以乘間竊出避地于沔陽蓋其出入白  
刃中流離道路無時不左右五徵公以卒免于大難也  
本朝定鼎井里粗安先生色養怡怡有若將終焉之志甲午繼丁內外  
艱哀毀骨立幾至滅性服闋有司敦迫無已勉赴公車戊戌試春官以  
周易魁進士殿試第二甲于例應得部曹會科臣有外補之請竟得  
俞旨改授廣東瓊州府推官南蒞任適遇瓊郡大饑刺史以憂去無主  
之者瓊民皇皇其勢不可以終日先生曰是獨非吾職也夫凡署中雜  
器物悉罄米以賑饑民又詳請上官蠲俸資供饘粥費壯羸婦孺皆有  
辨別俾無擾亂顛仆之苦凡三閱月而瓊民始得就麥蓋全活者以數  
萬計其後瓊兵缺餉不逞之徒乘之作亂糾合所屬三州之兵同日皆  
叛先生密計擒獲叛首張騰鳳等數十人悉斬之諭令各兵歸伍瓊賴  
以復定先生以文臣立軍功當受上賞而一人之功不能掩眾罪終格  
于

上聞會科臣王公命岳齋詔在廣復命日抗疏言之。

世祖皇帝大悅將以不次擢用且命按覆實蹟事未竟而行取之例適停不獲內召特加一級癸卯五月瓊山土寇聚眾數千四出剽掠勢甚甚先生挺身招諭深入賊巢賊人素服先生剛正名節相與聽命旬日皆解散上官嘉先生屢建奇功考滿一等未及召部已接傳例陞江南江甯府管糧同知丙午秋蒞任會南省賓興先生分校毛詩得人爲最江甯地處衝煩一切詔使往來大兵大役苟有差遺惟管糧最聞且忙無所解談先生不避勞劇戴星出入公事畢辦上官交口稱之丁未夏推官奉裁漕糧歸管糧而管糧始有職掌臬司承審欽部案散寄各屬而管糧始有案牘先生既任事督運最勤軍民之閒調劑各當至于獄訟惟以絕私謁得人情爲務江甯之人苟有冤抑奔控各憲者惟願一見姚青天則雖死不恨自丁未至戊申昇年閒不獨江甯也舉江南之人苟有冤抑奔控各憲者亦願一見江甯之姚青天則雖死不恨嗚呼詎知尸而祝之者竟不保其生耶戊申秋微患腹疾會淮揚賑濟撫軍微取効用先生力疾而往撫軍諭之歸至季冬各屬漕事急緩又力疾而起將以次按行屬邑而力不逮遂至于大故嗚呼先生力持風節居官廉介不以家累自隨屬纊之夕二子皆不在側肱其棄不滿十金醫舍蕭然見者皆爲流涕至其經濟大略具有文武才行于廣南者略見一二及在江甯聲望益起旦夕任天下事而天不假以年未克厥用悲夫先生生于明萬曆戊午年四月十九日卒于

（附錄）卷八

侯方域傳 碑長葛

侯方域字朝宗南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閒官戶部尙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大鍼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鍼愧且悲然無可如何訥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

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惜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鍼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笑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它奴謂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怒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誓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枋用與大鍼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僞爲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視然一語不合輒吐出肝肺鬱之不容口振友之厄能不悅千金然亦喜晤毗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刺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劄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倚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還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眾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訖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棄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鍼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又遺棄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

（附錄）卷三六

奉訓大夫雲南楚雄府通判袁公賦誠墓誌銘 田蘭芳

公姓袁氏諱賦誠字與參世隹陽衛百戶祖可立前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兵部尙書父樞以戶部正郎權衡關僉謂才可禦亂特授本省布政司參政分守大梁道母任淑人公生有異徵十三鳥程潘昭度按士歸德愛公文拔置膠庠十四賓興于鄉十八隸于三十人壬午州陷于寇時公年二十六隨父于蘇踰明年爲甲申貢于廷乙酉考授融縣知縣未任豫王下金陵改任吳縣教諭丁外艱扶輿還里戊子服闋己丑補確山教諭亂後邑無絃誦聲公至出己貲葺學舍日夕與諸生講貫其中文學由是興起甲午升山西沁源縣知縣縣在萬山中田疇不可耕墾于沁者尤善漬戶多流亡於是積遺莫辦公爲招輯流移使復其所



清儒碑傳集

卷一八

一七九

（清儒碑傳集）卷九〇

更請丈踏久荒田地除其虛額歲減無慮二千金窮民為之少蘇縣境北際界平兩山對峙疊嶂復崖莽為盜藪土人李虎等潛踞其中時出侵掠公密請巡撫奏發太原滿兵公為之導入東山鷓鴣溝追剿四十餘日數十年地方隱憂一朝蕩定公之力也己亥奉命變賣王產初兩山流移與土著爭田不勝遂獻之晉王而歲輸其租名雖王產實與各藩自置有殊公歷陳開荒投獻之由且言兩山用兵之後村落成墟雖西山有數家存皆朝不保夕無力承買急之恐生他變屢請必報罷而後已沁民尤以為德公在沁七年一切服食器用供應大兵代完道賦皆取給於家先業幾為之盡庚子陞廣西新甯州知州當孫李焚掠之餘城中止存衙舍終日行不見一人虎豹蟲蛇雜居之公嘗有詩曰牆頭虎過風腥入屋裏蛇行穴亂穿蓋可想其荒寂之繁矣未幾以給由單過限降一級去辛亥補雲南楚雄府通判雲南距家萬里然郡土平曠土人多知讀書公顧而樂之久之署定邊事縣賦不滿千訟者稀少獮獮則冬夏披羊皮耕田語音雖不相通而畏官懼刑有太古風公尤謂與已相宜甫代還承檄入覲至都而吳逆之變作吏部請雲貴觀員改補奉

旨在京支俸俟蕩平復任四月雲貴總督請黔黔朝觀官俱赴荆州軍前所開地方擇便隨宜委用乙卯赴荆是歲以隨判員多題請別補于時也初娶李氏貴州都勻府知府夢星公女次女次劉側室康氏適劉子二女三康氏盧氏子各一龜山遠定女長適州庠生楊端次適太學生貢賢三適王成進士兵科掌印給事王紳皆先公卒公卒時止一孫未久亦殤今乃以其弟賦謚孫景朱為山後嗚呼亦可悲也公早失恃事繼母劉淑人如己母家居之日每晨盥漱畢必登堂揖問夜安否立而待命命之坐則坐與之言愉色承之語竟揖而退夕亦如之終身如一日視其弟尤友愛公善弈未嘗一當弟或問之曰弈有爭道焉性惡凌雜晚年多病出入愈簡數月座無一客以己已十一月葬祖塋右方其弟賦謚來請銘故敘而銘之銘曰

腴于家瘠于官人以為難公則安篤于親閑于禮公視若常人則儉有善宜樂無兒何悲人亦有後家聲用隳嚙昔公降夢來告淑儋耳海康坡遊未足

彭璫記 江藩

彭璫字雲客號一庵蘇州衛籍早歲補庠生有文名順治初結慎交社始則宋穎實弟兄三人及尤侗汪琬吳敬生七人而已後遠近聞風入社者不可勝紀年近四十貢入成均廷試以知縣用不就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十六年成進士選惠州長甯縣縣城在山中僅五里前假令貪而酷民甚苦璫至去苛政與民休息自書楹柱云厥田下惟願減賦輕徭沈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居庶幾飲冰茹藥偕百姓以長甯數月後訟簡民安訟庭稀稀鞭朴聲以廉直忤知府又與前假令有隙乃合謀誣陷遂罷官歸初璫好佛又喜道家言至六十餘得梁谿高顯二家書讀之始潛心儒術一以主敬律身嘗謂其子定求曰吾始泛濫涉獵好語渾同所謂騎牆耳甯有當乎學至窮神達化而終歸于一矩故知居境窮理之功不可須臾懈也何敢曠逸之耽馳騁之役乎于是悉屏平生所玩物器所居曰志矩齋端坐其中陳四子書五經及宋儒諸書尋繹點注夜以繼日自稱信好老人集諸生課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弟子著錄者百餘人或曰公何自苦曰吾不忍使後生之無聞也

湯文正知璫學嘗稱之

聖祖前文正卒璫為之出涕曰不復見正人矣吳民立文正祠歲時伏臘必至其祠瞻拜盡禮卒年七十又七弟子私謚曰仁簡先生子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舉人十五年會試廷對皆第一官至國子監司業定求孫啟璫字翰文雍正四年舉人明年會試殿試亦皆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彭氏在明時仕不過七品自璫以後一門鼎貴為三吳望族璫治家整肅至今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江南世祿之家鮮克有禮當以彭氏為矜式焉

（清儒碑傳集）卷九〇

清儒碑傳集卷十九

申涵光 劉原淥 應搗謙 王夫之

沈達 毛騏 魏祥 魏世傑

處士鳧盟申君墓誌銘

魏象樞

嗚呼。是爲廣平處士鳧盟申君之墓。君端愍公長子也。方順治壬辰癸巳間。

世祖章皇帝以節義風勵天下。詔諸司體訪故明死節諸臣。將特舉表忠封墓之典。於是諸司以故太僕寺寺丞申某名聞者。章六七上。顧流傳錯互。聞見異辭。或誤列太僕爲自縊。君聞之。慮異日承譌襲舛。無以徵信史。乃從泥淖中徒跣千里赴京師。麻衣經帶。痛哭於都市。具述其先人王恭厥授井自盡狀。相鄉魏公貞庵時在諫垣。業具疏白其事。會君至。而其言益信。所司既核實。遂蒙 特恩諭祭。賜墓田。易名端愍。一時輦下士大夫高君孝行。爭折節與訂交。余之獲交於君。亦自此始。君既歸。杜門奉母。手父遺書。且讀且泣。觀仲隨叔兩弟少。皆師事君。君亦以師道勗

之。朝夕砥礪。期玉於成。所與游者。同里張命士雞澤殷伯巖仲泓兄弟。伯巖仕爲令。君遺詩以耦耕招之。伯巖隨棄官還。君自髫髻卽嗜爲詩。吐納百氏。不名一家。而音節頓挫。沉鬱激昂。一以少陵爲師。其所以師少陵者。悲愉吽嘯。無一不肖。而非世俗掇拾字句以求形似者所可比也。丙申後。持襆被爲山水之遊。余寓書於君曰。蘇門孫徵君。今之程伯子也。君壤地相接。盍一往質之。君至百泉。以弟子禮謁徵君。徵君瞿然改容。劇談信宿。君自是獲聞天人性命之旨。遂不復爲詩。比余侍養里居。徵君遺余書。謂廣平天資明敏。入道甚易。行將易浣花而濂溪矣。蓋君自謁蘇門以後。所造屢駸日上。嘗語人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破得利字。方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入道。又論朱陸異同。謂朱由大路。遲而穩。陸由便徑。捷而危。其見理明而趨嚮正如此。君少時才氣迅發。人多畏避之。晚年器宇嚴重。規言而矩行。如水之有坊。如帛之有幅。始而憚君者。繼皆傾心折服。君好謀能斷。戚交有疑難事。咸與剖決。卒得當。遇有急難。挺





身救之、不避利害。卒之前夕、猶召友語至夜分、晨興閱姚江集、復詣兩弟所、極論省察克治之學。會聞客至、過歸、忽一仆而逝。康熙十六年六月六日也。距生故明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年五十有九。嗚呼、蘇門既沒、續其傳者無人。今君逝而吾道爲益孤矣。余初聞君訃、卽爲詩哭君、深以哲人既沒、吾道未興爲憾。閱兩月、而君弟孝廉觀仲太史隨叔以君行畧乞銘於余。余與君道誼關切、何忍不銘。按狀、君先世爲晉之絳人、明初掖縣令庸始遷廣平。八傳而至贈考功郎諱化、是爲君祖。贈考功生端愍公諱佳胤、故明辛未進士、歷仕至太僕寺寺丞。妣靳、封安人。君諱涵光、字孚孟、一字和孟、鳬盟其號也。生而天資穎異、能文章。年十五、補邑庠生。端愍公別歷中外、君侍養時爲獨多。旣奉端愍諱、遂絕意仕進、以母命浮沉博士弟子中、非其志也。歲庚子、朝廷詔舉孝行、有司欲以君應、君固辭、有司不能奪。辛丑、貢入成均。君拔牒儀部、謝病歸。戊申、詔旨訪用隱逸。魏公貞庵雅意屬君、君復上書力辭。魏公咨

嗟而止。君出處之際、侃侃中程如此。著文四卷、聰山詩八卷、說杜、性習圖、義利說行於世。荆園小語、其授兩弟家訓云。嗚呼、方端愍公之殉國也、去夫人軒輊白在堂、仲叔兩孤幼未成立、公從容蹈義、一語不及於私。良以身後之事有君在耳。惟君孝友篤摯、喪葬盡禮、勗兩弟讀書、取科第、知名於時、而自以其潔修粹行、見端愍公於九原之下。是父是子、天實陰相之、以視彼此蔽蔽、倖生苟祿之徒、不一傳而聲華消歇者、豈直相徑庭已哉。君娶盧氏、天啓甲子舉人愜龐女。子二、頴、頤、皆君五十後所生。頤聘侍御甯公爾講女。女二、一適貢監生李奇瑗、一字劉徵陽。以康熙十七年十月廿六日葬於西山之原。銘曰、溯源自姜、別爲申、繇晉宅洛鍾喆人。嶽嶽端愍、國蓋臣、成仁取義、式後昆。處士守道甘賤貧、嘯歌白首堅松筠。晚節益涉濂洛津、鑄顏者誰爲蘇門。大節凜凜小物勤、道不絕物羞同塵。銘君墓石、質無文、千載不滅真氣存。

（聰山集）附錄



申涵光傳 龔自介

申涵光字孟龍，號愚山，永年人。申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出尋常蹊徑外。顯善爲詩，端愍公游宦四方，在家鑄戶，約束僕從，不干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猶龍、澤股伯嚴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裏，事畢，卽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婿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擇以歸。句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尚，以古人自處，與愚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嚴則自睢甯棄縣令來歸，日與之遊，卽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愚盟既屢，曠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沒，春露秋霜，環塚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秘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焉。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褒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愚盟乃跼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愚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燕邸而余之識愚盟實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大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面，願結鄰。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雪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臬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秘，或以爲鵲湖之再見也。時朝廷有詔，郡縣舉孝行，有司欲以愚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遣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傳，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愚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疾不赴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新太安人卒於京，奔赴不及，馮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

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愚盟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愚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地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堪誰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者之將至焉，蓋愚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司空、何、大、復、亦兼采所長，其他蔑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釋著筆，曰：勦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欲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薦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周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所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危，挽殷伯巖於寇難，調李志濟於成邊，赴義有如微渴，取與之閒，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逕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贊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尙宴會，曰：是勞人矣。益與至，則獨酌數盃，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詣兩弟歸，及堂楹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杜一卷。此二卷有余序。性習圖義，利說等書。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

（續傳）卷三六

劉先生原源傳 彭紹升

劉崑石名原源，山東安邱人也。崇禎末，盜賊蠭起，崑石與其仲兄率鄉人壘而守，賊薄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關益力，崑石從之，發

數十矢矢盡仲兄應之去崑石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卒斬首二獲馬六賊遁一鄉得全亂定經營土疆力耕致富已而盡推膏腴與仲兄分其餘為長兄立後贈其亡姊家閉閣讀書閱養生家言喜之從道士求其術寢食俱廢至得咯血疾既而讀朱儒語錄乃篤信朱子之學為木主祀朱子于家集朱子書作續近思錄自敘以為始去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又言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識不知順帝之則窮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謁祠堂退居一室與諸弟子講論率常至夜分月為講會與起者甚眾後請于有司建朱子祠于東郊春秋祀焉以喪祭禮廢俗日偷乃斟酌古今定為品式祭必嚴齋戒蒞事必虔仲兄有疾籲天祈以身代兄死七日中止三食久之邑皆化于禮又為鄉人置義倉煮粥以食飢人嘗曰人與我一而己何咎域之有焉年八十二有疾當祭朱子疆起拜于庭問絕良久甦康熙三十九年卒

直齋先生傳

直齋先生姓劉氏諱源字崑石安邱人生而卓犖五歲詢父我身從何來初悅參同悟真術已覺其妄購朱子書廿五種窮日夜披覽有所得遂手劄記積疑冷語如千卷大要克己去私敬義夾持究形神理氣之跡屬制釋老陸王之差別洞洞擢擢發人未發嘗自序其學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年登大耋五鼓起謁先祠畢危坐讀書丙夜乃息月為講會率門人數十數陳經義吟嘯舌澀弗能已每歲九月十五日祭朱子於家祭必嚴齋戒之期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戒如誠意齋乃心正也丁明末造與仲兄遇賊兄被九創先生矢盡空弓後兄止之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晚事諸猶子利物濟人隨地涌出嘗言財屬人八屬我我屬天此中何分界至既刻讀書日記八卷行於世歸安陸師氏台記疑冷語而訂之者也未刻者近思續錄四書補註小學補註或問補註周易解評儀禮經傳通解藏於家

應先生傳

應先生姓劉氏諱源字崑石安邱人生而卓犖五歲詢父我身從何來初悅參同悟真術已覺其妄購朱子書廿五種窮日夜披覽有所得遂手劄記積疑冷語如千卷大要克己去私敬義夾持究形神理氣之跡屬制釋老陸王之差別洞洞擢擢發人未發嘗自序其學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年登大耋五鼓起謁先祠畢危坐讀書丙夜乃息月為講會率門人數十數陳經義吟嘯舌澀弗能已每歲九月十五日祭朱子於家祭必嚴齋戒之期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戒如誠意齋乃心正也丁明末造與仲兄遇賊兄被九創先生矢盡空弓後兄止之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晚事諸猶子利物濟人隨地涌出嘗言財屬人八屬我我屬天此中何分界至既刻讀書日記八卷行於世歸安陸師氏台記疑冷語而訂之者也未刻者近思續錄四書補註小學補註或問補註周易解評儀禮經傳通解藏於家

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為之三歎息也年來杭莖蒲稍為訪其遺書以授之契家子趙一清歲在戊辰一清因以先生墓文為請曰微吾丈莫悉諸老軼事也其蓋敢辭應先生諱謙字嗣實學者稱為潛齋先生杭之仁和縣人也其父尚倫故孝子先生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即以斯道為己任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借其同志之士曰虞峻民曰張伏生曰蔣與恆為狷社取有所不為也其時大江以南社事極盛杭人所謂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者不過以文詞相雄長先生於其中稍後出而狷社之所相淬厲者乃別有在其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為汝娶婦以助汝先生終不肯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坦白子諒表裏洞然於遺經皆實踐而力行之不以躬說一筵一席罔不整肅其倦而休則端坐瞑目其瘠而起則遊息徐行終日無疾言遠色所居廬足蔽風雨單瓢累空恬如也生平不為術數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奉親逃之山中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歎曰今日惟正人心而維世教庶不負所生耳乃益盡力於著書戊午開學合肥李公天復同里項公景襄以大科薦先生與床以告有司曰揭謙非敢卻聘實病不能行耳俄而范公承謨繼至又欲薦之先生遂稱廢疾蓋其和平養晦深懼夫所謂名高者海甯令許西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赴既而思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至其縣報謁許令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先生遂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足以長客氣也許令默然不怡既出先生解維疾行弟子問曰使君已戒車騎且即至何愠也先生笑曰使君好事吾雖不就講席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愠受之則非心所安也行矣莫更需遲也異日杭守嵇叔子以志局請辭之則曰願先生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先生但一報謁而已蓋不為踰垣鑿壁以自異而卒不能奪也同里姜御史圖南以視聽歸於故舊皆有餽嘗再致先生不受一日遇於塗中方盛暑先生衣木棉之衣蕉萃躑躅御史歸以越葛二端投之曰雅知先生不肯受人一絲然此區區者聊以消暑且非自盜耶來也幸無拒焉先生謝曰吾尚有綈絺在箚昨偶感寒欲其鬱蒸耳感君意良厚然實不需也竟還之先生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為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扣門來求聽講同門欲謝之先生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日其人醉持刀欲擊人於



道上。河海莫能阻者。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先生至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曷歸乎。其人俛首謝過而去。晚年益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歉然常不足於心。康熙二十六年病革。尚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子二。先生不喜陸王之學。所著書二十有八種。其大者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錄。潛齋集。共若干卷。其無悶先生傳則自述也。一清方將次第抄而傳之。姚江黃丈晦木嘗曰。大好潛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論述未能博學而詳說之。其墨守或太過耳。其足師表末俗。蓋不在此。以予觀之。昔人或謂伊川宜向山中讀通典十年。或謂象山宜賜以一監之書。或謂魯齋爲學。究是皆過情之營。若晦木之言。不可謂非先生之良友。而近日之唯阿論學者。尤當以此語爲藥石。然先生之深造自得。固非隨聲附和者。世但知先生不喜陸王之學。而不知其與朱學亦不盡同。如論易。則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雖未必然。然別自有名理可思。善學者當能知之。要以先生之踐履篤實。涵養沖融。是人師也。其於經師之品。則其次也。況其發明大義。固已多矣。先生之門人曰。凌嘉印。文衡曰。沈士則。志可。皆能傳其學。曰。姚洪任。敬恆有篤行。先生葬於龍井山下。今二子皆無後。一坏之土。固私淑者所當念也。其銘曰。

（碑傳集）卷二八

### 應處士傳

應處士名搗謙。字嗣賓。號潛齋。杭之仁和人也。明萬曆乙卯十月初四日生。生而有文在掌曰。八卦。左耳重耳。右目重瞳。處士天性孝友。生養死葬盡禮。與弟同居。白首無閒言。內剛而外和。難惑以非。好學樂道。終其身。弱冠時。同學生欲試其所守。藏妓館舍。夜醉處士而歸之。處士洛誦達旦。卒不染於邪。其早歲操行已如此。崇禎甲申。處士誦黍離之詩。系欬泣下。棄諸生。遂不出。乙酉。避兵北鄉。居亾何。晝有白蛇墮自梁。處士見而驚曰。兵象也。卽奉母移獨山之東。越日。果有游騎至。破碎數十家。掠人畜而去。處士授徒。負笈者遠至。成就人材甚多。舉止雅飭。見者不問而知。應先生弟子也。直指王元曦。舉鄉飲。辭不赴。處士居咸乙巷。區屋短垣。屋蔽風雨。家無僮。自啓閉。太守淮陰嵇宗孟數式問。不堪其貧。欲有贈。囁嚅未出。及讀處士所作無悶先生傳。乃不敢言。康熙戊午。詔徵天下博學鴻儒詣闕。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交章薦處士。下。

詔徵處士辭篤癯不起。

天子素聞其名問閣臣曰是杭人所稱應先生邪。余曰是。即不許辭。巡撫陳爲言實老病乃免徵。處士所著有孝經語孟集注拾遺周易春秋集解書傳拾遺詩傳翼三禮彙編古樂書性理大中教養全書考亭集要潛齋文集若干卷藏於家。處士尤精易晚年遇元旦必卜至癸亥處士年六十九占得謙之九三處士喜曰吾有終矣吉莫如之。命二子趣辦匠事及夏歎曰今年兩六月吾不堪也遂病病中猶輯周忠毅公傳未竟七月哉生明移寢東首而卒。遠近聞之悲悼門人皆心喪祀於庠。馮景曰處士有道大儒也非逸民比。卻聘時客有勸駕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年四十未娶宰相李迪以弟之子妻之明復不肖石介等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託以女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明復乃聽。先生何果哉。處士正色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客大慙而去。噫人雖愚未有棄家珠而寶人之魚目者夫其理明故心安心安故道定處士可謂大儒矣。

馮景撰《解春集文鈔》卷二

王先生夫之傳 余廷康

先生姓王氏名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先世本揚州高郵人明永樂初有官衡州衛者遂爲衡州衡陽人家世以軍功顯父字武夷始以文學知名中夭啟辛酉副榜先生少負傳才讀書十行俱下一字不遺年二十四與者稱船山先生先生少負傳才讀書十行俱下一字不遺年二十四與其兄介之同舉崇禎壬午鄉試以道梗不赴會試明年張獻忠陷衡州設偽官招降士紳其不屈者縛而投諸湘江先生走匿南嶽雙髻峯下賊執其父以爲質先生引刀自刺其肢體昇往易父賊見其偏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懷宗徇社稷先生涕泣不食者數日作悲憤詩乙酉我師下金陵當是時我朝既得兩京天下雲集響應而明之藩封庶孽奔竄於湖湘滇黔粵閩間者往往始稱監國繼假位號以恢復爲名先生少遭喪亂未見柄用及是顧念累朝養士深恩痛憫宗社顛覆誠知時勢萬不可爲猶且奮不顧身慨然一出而圖之明藩有稱隆武年號者使其督師何騰蛟屯湖南制相堵允錫屯湖北兩湖兵燹塞野又歲大旱時李自成死於九宮山餘黨降者號爲忠貞營尙復蹂躪潛漢間洵有反側之勢堵何兩人本措置無術又相持不相能先生憂其必敗也亟上書於司馬章廣請調和南北兩軍以防潰變司馬不聽先生歎而退卒之賊黨猖獗司馬以憂憤死堵何二人遭閔凶而勢不可支矣丁亥我師下湖南先生南走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用疏特薦先生以丁父憂請終制既服闋即就起行人司行人是時桂藩駐紮肇慶國命所系則瞿式耜與其少傅嚴起恆然紀綱已大壞獨給諫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五人者志在振刷而內閣王化澄悍帥陳邦傳內豎夏國祥等爲姦邪巨魁深嫉此五人目爲宮庭五虎逮繫獄中將置之死先生約中含管嗣我走告嚴起恆曰諸君棄墳墓捐妻子壹意從王於刀劍中而黨人殺之則志士解體雖欲效趙氏之明白慷慨以亡國誰與共亡者起恆感其言力請於廷化澄黨參起恆先生亦三上疏參化澄化澄恚甚必欲殺先生會有降帥高必正者救之得不死返桂林復依瞿式耜聞母病聞道歸衡至則母已歿其後瞿式耜殉節於桂林嚴起恆受害於南甯庶孽稱監國假位號者至是殄盡先生遂浪遊於潯溪郴州耒陽晉甯漣邵聞所至人士慕從者輒益眾先生輒辭去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





蔡士室名曰觀生居晨夕杜門蕭然自得乃著四書讀大全說周易內傳外傳大義解詩廣傳尚書引義春秋說左氏傳續博議禮記章句並諸經釋義疏各若干卷作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莊子解莊子通楚詞通釋搔首問侯解噩夢各種又注釋老子呂覽淮南評選古今詩各若干卷自明統緒祀先生著書凡四十年其學深博無涯涘而原本淵源尤神契正蒙一書於清虛一大之旨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靡不有以顯微扶幽晰其奧變其自序曰謂之正蒙者蓋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即以上達而中人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抑古之為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滅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迷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於東周而邪思作矣故夫子作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繇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踰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扶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繇不得不異也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繇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游謝之徒且岐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為始教而樂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為雙峰勿軒諸儒逐跡躡影沈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為形戮之民為閭閻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事理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苟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為善為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焉下焉者何弗蕩棄英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為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為贅疣亦非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瀛海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為無縛無礙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為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為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倫用其最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惟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公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末繇相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熾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為浮屠作率獸食人之俚乎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闢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凶生焉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是故正蒙者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卷之未熟見為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於是則可至焉不志於是未有能至者也養蒙以是為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戊午春吳逆僭號於衡偽僚有以勸進表相屬者先生曰某本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賦賦吳逆既平湖南中丞鄭公端聞而嘉之屬郡守某餽粟帛請見先生以病辭受其粟反其帛未幾卒於石船山





葬大樂山之高節里自題其墓曰明遠臣王夫之之墓自銘曰抱劉越石之孤衷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邱因銜恤以永世子二人攸哉敢字虎止能紹其家學者先生家故貧著書筆札多取給於故友及門人家書成因以授之不自收拾藏於家者蓋無幾焉

贊曰先生可謂篤信好學蒙難而能正其志者方明之亡先生非不知事不可為然且窮老盡氣奔竄於荒巖絕微間發譙論攻倭邪終憤不用而始隱伏著書其志可哀也矣若橫渠以禮為堂以易為室所稱四先生之學柱立不祧者而著正蒙一書尤窮天地之奧達性命之原反經精義存神達化朱子亦謂其廣大精深未易窺測先生究察於天人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朗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樹道教剖析數千年學術源流分合同異自序中羅羅指掌尤可想見先生素業雖其逃名用晦迹跡知稀從遊蓋寡而視其西山魏了翁以降姚許歐吳諸名儒僅僅拾餘闕之糟粕以稱理學其立志存心淺深本末相距何如也學使宜與潘太史宗洛稱先生為前明之遺臣我朝之貞士是固然已而其立文苑儒林之極闕微言絕學之傳則又有待於後之推闡先生者矣

（清儒集）卷一九

（清儒集）卷一九

廣東惠州府推官沈公達墓誌銘 程正揆

沈氏為吾潯巨室自少宰炎洲先生以忠直顯海內君子咸宗為人望若星之有斗也又有屹庵者成名進士卓然自立品著於鄉兩任司李多善蹟大吏俱以廉能列薦刻人方稱為祥麟威鳳而遽爾南摧玉折也惜哉長子岐山為子妹婿屬子誌之公諱達字漸于因早失母號屹庵父文波先生孝友聞於族里篤學好修家教最嚴公亦勵志舞象時即見賞督學王公已具大器故擬戊子乙未兩魏科如拾芥也初理溫州時以瀕解戒嚴援師雲集百姓供億繁苦死亡相繼如修造戰艦或數十百工師胥吏纖于道採取移運之令若牛毛皆公經營任事兩月告竣及水師進剿極取緯夫盈千萬時當盛夏饑渴成疫斃者相枕而一息奄奄者咸稽首伏地哭泣相呼曰沈公生我不敢負也蓋公之撫勞所致云署事永嘉政益善民既樂利又每進諸弟子員講學修德士風煥然歐之人至今歌之旋以丁艱服闋補惠州司理下車御健遺革

陋規杜奸弊餐冰茹蘗持公秉廉聲達四境諸上臺皆卓異之凡興革利害言惟公是聽故條陳詳請切中時宜事不勝書其最大者廉謀桑土賊不敢窺境一步安輯流移遷海居民如歸樂土灘派潮米無輕重多寡之累清查營弊無侵漁破冒之奸良法永利皆公成之獨惜甲辰考滿總督盧公巡撫王公考公居上等以例止未達于部丁未復舉大計已定卓異旋奉裁議是以先後歷俸八年覃恩甫下而申請失時為公缺事爾嗚呼以公之年正艾也負才卓越兩佐郡為名司理方擬為司馬歐陽一流人乃遽以微疾告逝夫天畀公之才而不竟才之用何也豈生才止此數與抑世不需才與銘曰

潯山蒼蒼潯水洋洋陽昌陰毓虎伏龍驤吉人天宅百世永藏

（清儒集）卷八

毛君駿墓誌銘 毛奇齡

當甲乙之際士君子棄置今學學古人為文辭往往萃一二指名者互相標許維時臨安諸君則有所謂西泠十子者實以稚黃為領袖云嘗與山陰張杉始甯徐仲子過稚黃許與稚黃論古韻不合座客陸圻西泠十子之一也嘿而視不置咸否仲子曰景宜甯獨無一言乎曰二毛難降子之所以不禽也蓋戲以兩人為不相下矣及于官京師高陽相公迎詢曰聞君有難兄稱大小毛子今安在意謂先教諭也子以稚黃對相公曰非三毛乎時嚴州毛會侯以推官改祥符令薦京師工古今學京師為之語曰浙中三毛東南文豪故以云則又以稚黃與子及會侯而三也子既逡巡謝不敏去然私念會侯與子以被薦名京師而稚黃家居尚為人稱道如是暨子請假歸會侯來臨安按察使公遽兩公子擇良日請召賓客治巨饌于湖延子三人坐上坐而稚黃以年長祭酒當是時四方賓客在坐者多請教稚黃稚黃各有以應之既而稚黃死會侯哭曰三毛已亡其一矣康熙庚午八月日孝子熊臣等將卜葬于西湖青石橋先塋之傍扶服請銘子考毛氏譜大抵汴宋以前無二族而子族以南遷後徙居餘姚謂之浙東毛氏惟君與會侯俱居浙西而君自為族其族譜為君所自著可信自宣和御史扈蹕而南九傳入明有平易公者其兄鳳儀公舉洪武鄉試官教諭平易公再傳至孟遠公其弟竹軒公舉景泰鄉試官南安府知府孟遠公四傳至繼齋公則君父也君祖慎齋公篤行而君父繼之號繼齋生君時母許夢虎登子牀占之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是兒後以文顯乎君六歲能辨四

聲八歲能詩十歲能屬文十八歲著白榆堂詩錄之板華亭陳子龍爲  
紹興推官見而咨嗟於其赴行省待諸君君感其知已師之時復有款  
景樓詩質子龍子龍爲之序後因過紹興謁子龍官署會山陰劉中丞  
講學戴山之麓君執贊問性命之學當是時君方棄舉義與諸子賦詩  
談道而專于力行事父母色養過父母有疾告廟請代居喪盡禮一切  
凶功皆身自歷之臨喪祀以誠祭日雖遠歲必衣幘其于從父昆弟及  
族黨親里雖葭莩皆以厚遇之嘗賣所居屋償貧忽念女兄與其夫未  
葬出所賣屋金營葬事或難之君曰假使女兄爲兄者則此賣屋金固  
均有也區區營葬事而又有何有康熙癸亥浙撫王君修通志請召諸名  
士句以屬筆次及君君所登載必擇忠孝節義事及乙丑繼撫趙君每  
月朔望講學明倫堂令三學司教咨請德望素聞者司教以君應君力  
辭之不獲曰昔子夏設教于西河使人疑其似夫子而曾子責之今東  
舉張先生吾師也吾敢背吾師以應此任卒不就其慎如此君作詩以  
大雅爲主文不一格自兩漢以暨唐宋皆有之至于辨析則反覆侃侃  
必本經術往往有鄭玄王肅之概嘗曰文須具根柢根柢者如草木之  
有根莖也然而根柢無他誠厚虛靜而已矣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虛則  
受益靜則生慧誠厚虛靜四字當記文章本根當在乎是每自頌之爲  
作文箴云君自執贄戴山後即有志聖學始嘗旁覽二氏書久之以其  
說蓋漫棄去究觀有宋諸儒習語取其有裨實行者題曰鍼心慎欲蓋  
以自爲鍼砭也其論學以宋學爲歸獨大學格物則專主去欲謂欲去  
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己則復禮也大學首功莫大乎是且朱子  
註首節亦曰物欲所蔽又曰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亦未嘗不以去欲爲  
首功人願不察耳嘗以斯旨與學者往復辨難約數十萬言觀者歎伏  
願生平好談韻學著韻學指歸以爲字有聲有韻而韻爲尤要願  
韻有六條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唇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  
口又撰唐韻四聲表及詞韻南曲韻諸書其大指與柴氏韻通願氏韻  
正相表裏其他所著有思古堂集匡林異書螺峰說錄毛馳黃集小匡  
文鈔聖學真語格物問答東苑文鈔東苑詩鈔雲集晚唱詩辨坻韻  
白鷺情集選填詞名解諸書皆鏤板行世其未鏤者存于家君少無宦  
情後以父命爲諸生及父歿仍棄如故願有奇疾夏月衣重裘如五石  
匏首戴幘數重疊膝三十層于牀上千覆斗而僵其中聲息嚕嚕每呼  
人則以手擊腕然卒不死後忽得脾疾自夏六月至十月不起君初名

先舒字稚黃錢唐人既而名駿爲仁和諸生更字馳黃娶胡氏副娶王  
氏曹氏朱氏子三長熊臣次鳩臣次豹臣皆曹出女三長適徐鄴卽世  
臣仲子也胡出次勵次適金大章王出君生子素昌元年十月十五日  
寅時卒于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九乃爲銘曰  
浙之東西有三毛生此諸管邇以君首龍惟臨安初士煩于林後逮芥  
落徒存典型乃復棄此何用爲情所賴力學格致說精生平著書且不  
一名嗣子克衍既已振振夜臺無燭亦可以不嘆生不滿百三二而應相  
去何幾而猶涕零南山之石原非堅貞所不磨者第視此銘願爲銘者  
三人中人

《碑傳集》卷三八

先伯兄魏祥墓誌銘 魏祥

伯兄諱祥字善伯所居房介東偏又長子有震之義因號曰東房先徵  
君生子五二五殤東房爲長次禮次禮並先母曾孺人出以萬應庚申  
六月二十有四日生伯幼能屬對長而強記於聲音字學不假師授  
輒能造其妙年二十二所著詩辭古文已三尺許十七補弟子員爲郡守  
所厄改名際瑞二十二崇禎辛巳督學侯公峒會愛其文拔置一等饒  
又合贛州南安士試異才公奇賞之以冠二郡伯試屢高等然心厭時  
文不肯學私謂諸曰汝自取功名謝二親我爲閉人可也甲申國變丙  
丁間禮禮並謝諸生兄購諸久之拊心歎曰吾爲長子祖宗祠墓父母  
尸嘗將誰責乎乃慨然貶服以出甯都亂民橫據城市稱義兵禮等奉  
父母居翠微山庚寅春禮徵兵十萬圍攻之城破屠掠幾盡結皆而居  
者科重餉禍且不測伯獨身冒險阻任其事屢瀕於危翠微峯得全而  
伯以才名爲當路所推重督撫大帥皆禮下之自是諸隱君子暨族戚  
倚伯爲安危者三十餘年甲寅廣東藩王遣使來聘強之行禮以上賓  
卒不合竊出嶺至信豐界爲蒲洲遷者所得上于攝印官官曰汝與蒲  
都三魏親屬邪伯曰身魏善伯也攝印官乃悉燒其同行者雜文字具  
獻書遞至贛贛大帥見伯名大喜躍履出握手相與入遂留爲客時丁  
巳二月也四月吉安韓大任潰圍走凡兩重南都之上鄉兵寇十萬還  
至蹂躪其邑饋餉不支當事議招撫久未就而大任自言非魏伯子吾  
不信也當事以屬伯伯既痛桑梓之禍無有窮期又所聞大任頗爲當  
世豪亦欲有以全之遂慨然行八月甫至江西兵遽從東路逼大任營  
大任遂疑伯賣已辭不見又有奸人欲牽率大任降閩軍以自成功名  
者遂日夜搆於大任大任既敗十月十四日拔營走降閩伯遂遇害年



五十有八。嗚呼痛哉。人孰無死。伯之死。天下士有不盡知其心者。或以爲冀官賞。或以爲欲立功名。哀哉。時禱方客維揚。禮同伯男。世傑夜走上鄉。奉遺體歸。殮於翠微山下。細驗隱處。瘡痕跡皆是。世傑乃大踊。拔小刀自刎。人奪之。至再。遂奮拳捶胸腹。死血下。痛僵。僕二十日而死。伯娶邱氏。生子女十許人。子存者爲世傑。縣諸生。女二。一適孝廉曾君益。其季子宗牧。一適易堂名諸生彭君任之。仲子仁立。孫男三。家桂。家駿。家棟。孫女一。家駒。八歲。後伯兄死。二年。殯。伯爲人伉爽。強急。愛人而嚴於疾惡。人觸其性。若雷霆之發。不可禦。然每能自屈於理。理勝者。雖子弟之言。必俯首而伏。好排諧。嘗與兒子行戲。謔時或迂謹。如先輩。愛敬君子。與同邑李子騰蛟。邱子維屏。南昌彭子士望。林子時益。八人結易堂。爲至交。心之所是。必吐于口。閒以語得罪。先妣前批其煩。伯側面就承之。然終不能不言也。篤愛二弟。晚尤爲禮。爲有用才。其勞苦客外。所得脯脩。恆分二弟。濟其困。性齋於財。凡富與者。亦不吝也。不肯以一毫于人。客潮州。總兵劉公伯祿時。主者忿潮民不下克。必盡屠殺之。伯力言於劉。叩頭曰。主者三乃免。有仕宦。羈潮者。法將就戮。伯力生全之。其後爲江西大吏。伯值鄉試。不往見。或歎其高。伯曰。高則吾豈敢。彼不索我。而我索之。得毋以漸而怒乎。吾但于人情爛熟耳。其客學士范公承謨。所相得甚。每告歸。公以病要之。輒爲止。既三年去。而公貧。曰。吾當作書數十函。致方面大吏。以資君。伯笑曰。吾未貴也。不持一字。行。及公撫兩浙。蠲荒賑飢。諸大事所全活。數百萬。伯左右宣力爲多焉。初。伯以貢士試北雍。滿漢諸貴人多。暇就伯名動長安。中閒以事出關。抵承平。聞鼓吹聲。人言朝鮮使者來矣。伯趨客館。望之。立叢人中。使者冠網巾。幘頭。縫掖束帶。如故官。忽下馬。于叢人中。把伯衣入館。曰。我曹佐郎鄭嵩也。君非此閒人。殆中國奇士。因踰垣以炭畫地。相問答。使者至。流涕。引入內室。見其父。更以筆墨書紙。酬對。至天明。使者取伯文集一冊去。曰。我當版行。敝國使知中國有才子也。贈產物扇墨之屬。相洒淚而別。語詳朝鮮使者問答紀。伯才名益爲中外所推重。如此所著。有魏伯子文集十卷。五雜俎五卷。行於世。子嘗謂世傑曰。吾兄在朝。浙有大陰德。然負才不試。子孫必且昌。汝曹其善承之。嗚呼。豈知吾伯父子之至於斯也。憶伯他日嘗謂子曰。吾性疾惡。而殺機太盛。其將不獲良死乎。今思其言。尤有餘痛。禮既擇日卜地而葬。子將銘墓石。執筆

貿亂不能文。凡三輟稿。乃就。嫂先兄卒三年。葬黃觀山。別有誌。不吉更附葬兄。某年月日。叔弟禮叩首叩首。拔淚而爲銘曰。嗚呼蒼天。何爲也哉。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謂之何哉。天不汝佑。人不汝知。惟地厚德。尙其永載之。俾汝孫子萬年。

（附錄）卷一三七

又附兄子世傑墓誌銘 前人

世傑字興士。父諱祥。母邱氏。父徵君諱兆鳳。大母曾氏。曾大父諱嘉謨。妣劉氏。庶妣黃氏。徵君黃出也。兄嫂生子凡七八人。惟世傑成人。年二十八。補邑弟子員。性亦不好時文。而嘗從予學古文辭。頗能得古人門戶。所著有梓室文稿數十篇。詩百餘首。已版行。歲丁巳十月十四日。伯兄既爲韓大任所害。時子客廣陵。世傑從季父夜奔上鄉。奉遺體以歸。殮於翠微山麓。其初訛言不一。及細驗私處。皆合。世傑子是長號踊而呼曰。天平。天平。拔佩刀自刎。人強持之者。再遂握拳。搗其胸。死血入小腹。腹痛。僕不能立。呼號二十日死。蓋十一月初五日也。距其生年三十三。先是三年。嫂以病終。翠微山自初喪至虞。世傑直坐立處。淚滴地。下皆成泥。至是。又以死殉父。世稱爲孝子。不誣云。世傑又慧。五六歲。應對進退。如成人。負志氣。好大言。祖父每戒抑之。嘗隨子臥起。登牀必自摺疊所著衣。天明自著之。襟帶楚楚。不亂。家人皆歎羨。長有才具。能四應。子每謂勺庭之門。他日可獨任事者。傑其選也。傑娶盧氏。文學。君士遷之長女。太常公達之曾孫也。生女一。許字李君竹孫之子。某子三家。桂家駒。家棟。子得。奔還。勸幾絕。念諸孫無師。身自教之。爲句讀訓詁。明年。更就外傳。家駒年八歲。醇飾有成人度。子甚愛之。七月病。殯于視殮山下。夜深。不得坎土而埋。時吾兄父子皆停棺山麓。爲斜屋覆之。是夜。舉柩入屋中。祖孫三世。橫棺交錯。一慟。腸爲之斷。傑生乙酉。當崇禎甲申後。世大亂。襁褓以走山谷者數年。及其歿。又當東南之變。奔走險阻。無常處。蓋其生與世亂爲終始。始云。今舉喪附葬吾兄之側。因大其生平而爲之銘曰。汝以孝成名。其不爽矣。汝德業未成而死。則罔矣。汝魄依父母。以愉悅矣。汝與父罹其凶。先世之德。汝後嗣其饗矣。言信而有徵。石視諸掌矣。

（附錄）卷一三七

校記

①躡履：疑當作「躡履」，蓋形近而誤。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

尤侗 張潛 周質

翰林院侍講尤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尤氏諱侗字同人更字展成別字悔菴又曰艮齋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先生讀書之所也先世家無錫遠祖衷以政事文學著南渡初詩家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子孫世登膺仕載萬柳溪邊舊話其後轉徙長洲之斜塘曾祖某有隱德祖某舉鄉飲賓考淪國子監生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亦兩舉鄉飲賓妣孺人鄭先生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官弟子歷試于鄉不利貢于

廷謁選除永平府推官不畏強禦以事降調康熙十七年春

天子仿古制科取士或薦先生于

朝

召試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悉除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最長以齒序四十九人皆坐其下留史局三年分撰志傳多至三百篇

覃恩授徵仕郎子珍以進士出身改庶吉士先生乃告歸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先生揮灑不倦有求必滿其意同時汪編修琬居堯峰以古文自矜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恒面斥之以是人多畏縮咸樂先生之和易也歲己卯

天子南巡先生入見

御書鶴栖堂扁額以

賜時先生年八十有二矣猶康彊善飯暇相地於官山之陰築生塋自為之誌結丙舍曰草草山房俾予分書予嘗以天台萬年藤杖奉先生并歌以贈先生喜劇然猶未窘于步不藉扶持也歲癸未

天子復南巡進先生官侍講甲申六月日以疾卒距生



清儒碑傳集

卷二〇



明萬曆四十六年閏月日享年八十有七。配曹孺人有賢行。官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者長子珍也。次瑞縣附學生女三人一嫁縣學生湯萬煊一嫁陝西提學按察僉事候補布政司參議陸德元一嫁縣學生金秉寬孫男一人世求以歲貢生考授知縣以能詩聞女五人俱配士族曾孫一人先生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為文社倫魁弟子著錄者多大學士崑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所作詩文流傳禁籟。

世祖惜其才命相妨終受

聖主之知官之翰苑屢承

殊渥今年春彝尊詣杭州偕前輩德清徐公倬謁見

皇太子于行殿

令旨賜坐謂曰老成易謝茲來又失一尤展成矣字而不名洵異數也已先生著述甚富所撰西堂雜俎觀者胥悅奉為兔園冊晚輯艮齋雜記學者服其雅馴全集

五十四卷餘集七十卷鶴栖堂彙十卷俱鏤板行於世。銘曰

士也懷才或不售遭逢

聖世終旁求圭璋特達自有期鶴書

召君六十餘俾入史局掌詞曹君之才大筆不休有若札札機絲抽趙庭有子登亨衢遺榮辭老返衡茅難進易退世所高君于故里恣逍遙水哉之軒蘭葉舟琴瑟几杖官山幽達天知命故不憂鶴栖堂深

御墨留人生百歲語本虛八十有七齒已優著史況足名千秋君今含笑歸山丘吾銘維實信不浮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六

尤侍講良齋傳

先生姓尤氏名侗字同人一字展成號悔菴晚號良齋。朱相文簡公薨之後自無錫遷長洲世有潛德先生生而穎異童年徧誦子史騷選弱冠補諸生才名籍甚吳越間修文社俊彙集者常數百人咸心折先生謂必速化顧久困場屋乃益肆力於詩詞古文才既富瞻復多新警之思體物言情精切流麗讀之使人心開目明每篇出傳誦徧人口賈人輒梓行之勿能止也以鄉貢謁選除永平推官人謂文士未必諳簿書而先生吏治精敏稍胥蒙民歛手帖息怙勢梗法者速治無所縱坐撻旗丁鐫級歸廷臣多欲薦起之輒謝勿應而其文流傳禁中

章皇帝覽而稱善數為貴近臣稱賞之徐公立齋初及第

上知為先生門人一日從幸南海子

上忽駐馬問爾師尤侗年幾何以何事降調當補何官垂詢再三復語木陳禪師士子多有才高淹抑者如新狀元徐元文之師尤侗最工為文僅以鄉貢入仕旋復罷官豈非命耶木陳因言君相能造命上曰朕意亦然蓋有意召用之矣無何

世祖賓天先生自傷數奇命蹇分老田間康熙戊午年詔舉博學鴻儒公卿交章推薦召試保和殿前擢置高等授翰林檢討纂修明史先生感不世知遇思以文章上報國恩屏絕應酬覃心史事分撰列傳三百餘篇藝文志五卷別採明代故實倣李西涯體作樂府數十篇又作外國竹枝詞百餘首其他論撰尤多居三年長子珍成進士選為庶常先生慨然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年踰六十子幸成名可以休矣遂決意告歸歸而鍵戶著書學益淳渟文益雅健人之踵門求文者無虛日先生亦應之不窮所著西堂雜俎良齋雜記及文集餘集共百餘卷盛行於世常自嫌過多欲刪定為一編未暇也性度寬和與物無忤喜汲引後進一才一藝獎借不容口兄弟七人友愛無間白首如垂髫配曹夫人賢明淑慎鄉黨稱為禮宗先生宦遊四方夫人綜理家政教其子甚嚴卒能成名夫人沒先生悲甚作悼亡數十篇名哀絃集子珍既入詞林累遷宮贊年壯學富方當擢用時念親老單居請告歸養遂不復赴補清修恬澹父子同風天下高之己卯春

大駕南巡至吳郡先生獻平朔頌萬壽詩天子嘉焉書鶴樓堂三大字以賜癸未春



駕復幸吳賜先生

御書一幅卽家拜侍講實異數也先生少攻文辭中年學道晚而翛然類有得者常言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異於世人也樂生殯於官山自爲之誌搆丙舍其旁幅巾鶴氅逍遙林野如世外人年八十七而終來自童丱時卽聞先生盛名年輩懸絕辱與同薦同官同局修纂恭爲末契又謬許余能古文詞故從其伯子之請爲作傳

贊曰漢武帝讀司馬相如辭賦恨不與同時唐德宗手書韓翊詩除知制誥世稱奇遇良齋始蒙

章皇帝歎賞繼被

今上褒擢受知

兩朝恩禮終始豈不尤榮古來文人類多浮薄或貪榮躁進或揚已傲物先生獨篤厚謙冲恬於榮進有古君子長者風王元美傷才士多貧窮卑賤甚至天年無子故有文章九命之說先生一一與之相反以是知文人多窮容有自致之道非盡天之厄之如先生天未始不厚之也

潘耒撰 《遂初堂文集》卷一八

尤侍講何小傳 鄭方坤

尤侗字展成別字悔菴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其所讀書處也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官弟子歷試於鄉不利貢於廷除永平府推官

坐建旗丁降調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召試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官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齒最長四十九人者皆坐其下逾三年告歸分撰志傳多至三百餘篇同館未之有也既家

居以詩文繅索諸者盈庭戶揮灑不倦必滿其意以去同時汪純翁居

竟峰以古文詞自矜少可多怪百求不一應以是人多畏汪之嚴而樂

先生之和易云先生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錄者眾

大學士崑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早歲所作詩文流傳禁篋如臨去秋波

一轉制藝讀離騷弔琵琶諸南曲皆經

世祖皇帝賞鑒而重惜其才命相妨終受

聖祖特達之知官之翰苑又於

南巡迎駕之日首官侍講年幾九十乃終食報於文章亦不可謂不厚

也已所撰西堂雜俎學者胥悅奉爲免園冊作詩甚富上焉者爲白傳

之輿論閒適次亦如誠齋之道院朝天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要爲稱其

心之所欲言昔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卽呵曰汝言不用

反記吾語異日碑版我耶今之不平稗販者見亦罕矣妙取筌蹄棄高

宜百萬層敬爲海內讀西堂集者進一解焉

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張公潛暨孺人劉氏墓表 耿介

憶順治壬辰余與年友尙若張公同選庶常入翰苑讀中秘書晨夕把

晤者二年日以聖賢道德相砥礪誼切手足情逾骨肉已而公以雙親

在堂孝思繁結請終養去余外轉福建巡海道亦去東西南北宦海浮

沈自甲午至戊午別二十有六年追余返初服而公逝矣生死存亡之

感未嘗一日去懷越十年余以應

召入都得晤其冢君太史子文年世兄其德度溫藹謙抑而誼意懇款

篤摯竊以四十年來思公而不得見者見太史如見公焉又二年庚午

太史以書來求爲公表其墓遂弗敢以不文辭按公諱潛字尙若其先

世山右襄垣人自襄垣公諱奉禮始遷磁州六世樂至令洪川公諱仁

聲以子貴封通議大夫是爲公之大父配許太淑人洪川長子湛虛公

諱鏡心明壬戌進士官至總督兵部尙書是爲公之父初配秦淑人繼



儒藏

李淑人。生子十八。公行大五。李太夫人出也。公生而穎異。八歲即通經史大義。下筆千言立就。十二補博士弟子員。見者皆欣慕之。以為此大器也。性至孝。當甲申寇。瀾河朔。大司馬公棄家而南。公獨奉其母太夫人。遁巖谷間。百苦備嘗。幸脫于難。險阻尋走二千里。會其父大司馬公于姑湖。承歡養志。天性真樂。有出于常情之外者。

清朝廷定鼎。始歸里。由是下帷攻苦。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癸巳。聞太夫人抱病。遂力請歸養。抵家。太夫人喜慰。病良已。甲午。病復作。公躬視湯藥。默禱祈以身代。旋封股以進。又漸瘳。乙未。太夫人遂逝。公絕粒者五日。哀毀骨立。踰年。復丁父大司馬公憂。哀毀亦如之。大司馬公之方易簀也。以手招公而目。不暇公。喻其意曰。得非先大父鄉賢事乎。是在兒矣。言訖。目遂瞑。喪事畢。即奉樂至公入鄉賢承先志也。公兄弟先歿者四人。其六析著已久。大司馬公臨終。復析所有。公悉推讓不取。強之乃推。腴居瘠。至喪葬大事。皆身任之。不以分卸。有侄。穉穉失怙恃。公撫教兼至。不異己出。其友愛如此。其教子也。先之以行誼。重之以文學。太史登第後。猶手書嚴訓。會萃古人格言。為箴儆。復輯其父大司馬公遺書。訂成雲隱堂集三十卷。刊之以行于世。康熙戊午七月初七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八。元配劉孺人。大司馬公簡齋公次女。生而端莊靜正。自幼授以孝經。內則列女傳諸書。輒成誦。曉大義。既于歸。孝事舅姑。凡雞鳴盥漱之勤。衣服飲食之節。必誠必敬。當其同公奉姑太夫人。避亂山中。冒嚴寒。手足為之皸。未嘗幾微見顏色。及兵革稍定。公銳志進修。不問家人產。一切庶務。皆孺人綜理。迨公成進士。官翰林。請告歸。養值姑太夫人病。遂同公割股。以延姑壽。平日課子。愛勞兼至。養成令器。孺人先公十五年卒。享年四十有六。具載有誌。銘行述。公孝友著于家庭。仁風被于閭里。親友有急難。則陰庇之。貧賤不能自存者。周恤之。婚娶無力者。資助之。有孝子節婦。則表揚之。其業師在數千里之外。時問遺之。歿則服心喪。酬報之。生平廉隅自持。非公不入。一遇地方利害所關。則侃侃言之。當事與除之。尤愛扶植後進。獎拔孤寒。嘗曰。我讀書得力。在毋自欺三字。其勸勉太史大要。以盡職業。敦忠信。守節儉。崇謙抑。時容城孫徵君先生講學蘇門。公與往復論辯。於聖賢旨要多所闡發。直窺理學淵源。固宜其渾出處行藏為一致也。爰為之銘曰。

夫子有言。孝為天經。公之至性。仁愛溫恭。夙昔所矢。顯親揚名。文章華

國少壯登瀛。驚聞母病。辭榮闕廷。祈以身代。封股進羹。真誠排側。通于神明。允惟內助。靜正肅雍。奉事舅姑。聽于無聲。克有子。出入承明。似續綿延。振振繩繩。奕葉千秋。尚視此銘。

又張尚若傳。張潛字尚若。磁州人。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即通大義。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性至孝。當甲申寇。瀾河朔。其父大司馬公棄家而南。公獨奉其母太夫人。遁巖谷間。百苦備嘗。幸脫于難。險阻尋走二千里。會其父大司馬公于姑湖。承歡養志。天性真樂。有出于常情之外者。清朝廷定鼎。始歸里。由是下帷攻苦。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癸巳。聞太夫人抱病。遂力請歸養。抵家。太夫人喜慰。病良已。甲午。病復作。公躬視湯藥。默禱祈以身代。旋封股以進。又漸瘳。乙未。太夫人遂逝。公絕粒者五日。哀毀骨立。踰年。復丁父大司馬公憂。哀毀亦如之。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公怡然歸。鍵戶讀書。於天人性命之理。靡不窮究。會萃古人格言。為箴儆。行訓誨子弟。復輯其父大司馬公遺書。訂成雲隱堂集三十卷。刊之以行于世。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夏峰先生聲應氣求。筆札往復。論學無虛日。嘗曰。真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是可見公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潛齋集十卷。

（附錄）卷三

布衣周君質墓表。王。范。朱。王。沈。李。君諱質。初字公貞。更字青士。又字當谷。先世居父山之麓。千金圩。徙嘉興之梅會里。曾祖考某。祖考某。皆不仕。君幼治書。年十九喪父。居憂。讀喪祭禮。鄉黨以孝稱。遭亂。乃棄舉子業。不治就市廛。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載以歸。于市者。君買得一般。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簀。不輕與人。片語。時同里王。范。朱。王。沈。李。君。移居市南。而海甯朱一。是亦來僑居。里諸生沈進。布衣李麟友。皆與君倡和。四方名士過者。君輒留飲。或陳金會餐。泊舟於門相接也。君奉母孝。膳必具酒肉。與人交。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有戴丙鬻女於巨室。及并。將以配。儻君。亟贖以金。為擇婿。以嫁。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直千金。貯君。翁。估。獨往。硤石。中道溺死。君具棺以斂。手書呼

其子至，傾篋還之。歲暮，率私錢散米，以食餓者。君既急人難，又交游漸廣，有請必應。兼治母喪，為弟婚，遺女嫁。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恒儻不羈。嘗歲除，忽舉舟泊皋亭山，訪僧靈章，遂抵西湖。又嘗元日，挈子啟至武康銅井山尋禪，人行後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于途。君循徑路前，咬哭于後，君不少顧。遙見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君曰：「吾行不失信，乃躋山巔，獨歷七十二精舍還。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布為帆，君問焉，往船人入以對。君思就九峯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晚，則已暝。船人促君登岸，望見僧廬，君闖入。小沙彌見之，駭，強君出。君周步琉璃燈下，觀壁間所錄詩，有已作指示沙彌曰：「吾詩人爾，非賊也。」沙彌以語主僧，煮白飯止君宿。詰朝，自泖達九峯，抵華亭，遂訪高士吳驥。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歲在辛酉，子典江南秋試，榜既發，今戶部侍郎德州田公雯為子張燕，君適造子道，遇吏部郎曲阜顏君光敏，偕之來。布衣紉履，取寶皆愕。顏君語曰：「此浙西詩人周青士也。諸公未之識乎？」田公肅君上坐，懽飲而散。自是燕子者輒及君。有漆人頭為飲器者，坐客莫敢視。君滿飲三杓，湖州太守江都吳公綺壯之，賦樂章贈焉。游攝山，道見石辟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餘，將仆，人不取近。君騎驢徑詣其下，讀之，知是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秀碑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君登絕頂賦詩。於是上元鄭璽以分書題名於壁，常熟王翬為繪作圖。子滯京師，君念子不還，會太僕卿色公聞君名，具書幣屬有司，延君敦促就道。既至，留二年。季在子寓居，合計舍色公家不過五六旬也。在都下，未曾投費人。一朝朝士願交君者，一飯後君不復過其宅。尚書崑山徐公乾學好延攬海內士，徐秀才善主其家，君嘗就善同臥起。徐公欲見終不見。宗人子以語君，將令小妻出拜。君曰：「貧農家子也，聚族不及二十人，未嘗有之。楚游者拂衣出，給事中某知君還，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答曰：「貧不耐持竿，願伺候人，卻不受。」乃與今監察御史錢唐龔君翔麟浮舟潞河，將抵宿遷，猶眠食無恙。忽晨起，挑瓶水一笑而逝。年六十有五。龔君為治喪，還其柩，以遺書付其子啟。君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君

先娶李氏，繼娶曹氏。子四人：長啟，國子監生；次某，次某，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女四人。君之歸葬也，殯于水月僧院。後十年，子啟等始克葬君于仙橋原，伐石表其墓。子惟君視朋友同一身，其後交游徧天下，然氣類尤篤者，里中諸子也。因仿柳子厚獨孤申叔墓碣書故友姓名于後，稍加詳焉。

王翬字介人，以布衣稱。詩見賞于陳推官子龍，為之作序。有秋槐堂集。

范路字遵甫，自蘭谿遷長水。經亂，賣藥于市，有靈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著為可堂集。

王汧字千明，秀水學生。有文行，君與隔水居，往還尤數。含山盜起，晝劫梅會里，汧被執，家故貧，勒贖不遂，遇害。

沈進字山子，嘉興學生。早年詩尚清麗，與周君同調。鄉人目之曰周沈。

晚編所作為藍村集，歸于冲澹。又輯文言會粹二卷，行國錄一卷。

李麟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次子，史可法兵敗，自明自縊，學宮麟友求其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慷慨奔放，不屑裁翦字句。

朱彝鑒字千里，予同懷弟也。精篆法，善畫兼工藝，事嘗聽經師講詩小戎章，誦其味于車制，乃削木為小戎，市相人馬御輪執轡，欲觀者出示之。詩長于送別，有笏在堂遺稿。

褚標字霞建，詩饒風韻，天卒。

周篁字林於，君從弟，別字鵲塘，以名其詩集。

又采山堂詩鈔小傳，方坤。

周篁初名筠，字青士，別字簪谷，嘉興人。少遭亂，棄去舉子業，不治受廬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囑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棧下，每日中交易，箕筥斗斛權衡堆滿肆，於糠粃中撥亂書讀之。窮年矻矻，糾史營經，蠶頭細書盈尺，滿筒未嘗少暇。息其為古今詩句，敦字琢超超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翬、范路、沈進諸弟子，繆深秀、朱彝尊、海甯朱一，是交賞其詩，與相唱和。四方名士過者，輒留飲，或釀金會餐。泊舟于門相接也。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歲漬出私錢為粥，以食餓者。既急人難，又交游漸廣，有請必應。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嘗元日挈子啟至武康銅井山尋僧，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於途。循澀路前進，咬哭於後，不少顧。



遙望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  
動乎曰吾行不失信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因煨芋魁其啗留信宿乃躋  
山顛徧歷七十二精舍而返其儻不羈多此類也。晚年詩趨率易嘗  
醉書五言云似士不游庠似農曾讀書似工不操作似商謝奔趨立言  
頗突兀應事還粗疏飢凍不少顧吟詩作歡娛真可當一幅寫照矣。

（清儒集）卷三十七



清儒

清儒碑傳集

卷二〇

陸世楷	焦賁亨	任源祥	吳慎	馬驢	封濬
曹本榮	李文允	李因篤	彭士望	袁瞻斗	

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世楷墓誌銘 朱彝尊  
去平湖縣治東六里五行涇有邱隆然爲故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之墓公諱世楷字英一別字孝山會祖考長庚中萬歷八年進士累官南京通政司使進兵部右侍郎祖考啟鑄國子監生以孫萊貴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考濬睿宣府推官始封內宏文院中書舍人累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女累贈淑人公少補學官弟子有文舉順治五年以選貢生赴吏部除平陽府通判又四年同知登州府又六年遷知南雄府事後十九年丁父憂服除補思州知府蓋先後視府事二十四年未得遷告歸四年卒卒時年六十有五公之判平陽也甫至而姜瓖亂遠近譙起應之平陽被圍守以下局縮不能畫一策公貸粟于富民籍其丁壯登陴固守百日而圍解旋誘降其魁渠釋其黨師後大饑人相食公爲粥食餓夫馬周于郊市辨民色先後給之餓者全活其在登州海寇揚帆猝至將逼城下公立設守具率舟師禦之寇乃逸去時叛帥海時行剽掠州縣僭稱王以公知兵事戒勿犯境又登有嫠婦夜爲盜所殺鄰里訐其媳有所私慮事露殺姑滅口公攝縣事察其冤求殺人者不得禱于城隍神夢一馬騰蹕不休晨徧呼死者戚懿嫠婦有姊子爲驛卒公疑焉訊之卒言殺人夜投牒入府公念投牒時日有文簿可稽取驗之字屬改竄卒乃引服蓋卒初意行竊方入門嫠婦突出猝加刃焉媳實不知也南雄嶺嶠門戶疆里初定平南靖南兩藩王並駐廣州羽檄不絕于道部將更替出嶺一日鎗死七人公馳見帥論軍士罪有戴孔雀翎者二人入始興山自稱平藩侍衛發民鑿礦人盡恐公往詰曰王雖尊不得擅役吾民今不使太守知詐也遂縛二人送廣州王不敢問黠僧與平藩暱結精廬府郭外誘婦女入鎖其夫後圖而淫其妻閉置者十餘公詢知之僧故拳勇手一梃百夫莫敢近乃詭言營齋延之至入門門焉者棖闔及堂階則胥隸畢集縛之以前僧瞋目呼無罪公先時已別遣捕卒盡執僧廬所藏婦女至庭下僧辭窮公斃之杖下邦人皆以爲快嶺南俗好訟公曲喻以理赴愬者漸息暇築天峰書院課諸生溫鏐王濤等講學買田以饍之去之曰老穉拒輪遮馬不得行立祠府治東士民春秋社祭其莅思州值王師凱旋軍馬縣繹府

舊設平溪清浪二衛後劃歸湖廣而站夫猶循例派協公請于上官得免繼遭旱稜斗米二千錢吏請開徵秋稅公不可民德之輸者過半前守以增賦得遷公覆丈以弓無餘壤請反其舊又持議謂思州雖列爲府所屬止四土司居民附郭不滿百家丁糧不及一小縣而又商旅不通營伍不設供億難與他府齊宜仿黔西平遠近制降爲州隸之鎮遠而以施溪一土司割附銅仁可救一方之困議未允公乃以病引歸矣公孝事父母友愛諸弟篤友誼能通財不以生死爲厚薄家無美田宅遇人有緩急必應未嘗責報歸田後足跡不詣公府有司行鄉飲酒禮請公爲賓辭者三然後赴晚結方外社與禪人通復今釋縱譚清淨理通復工于詩今釋者前進士仁和金堡也公守南雄日爲治丹霞精舍以居公歸後舍之于東園遂終老焉公于詩歸風合雅不墮叫囂之習文格醇正手輯南雄思州二志事必徵信集若干卷存于家銘曰嗚呼古之循吏久于其官政以不煩民以不冤公於黔于粵除惡必先濟之用寬客至張爐臚旅居船土也討論席研壺餐志其山川申畫土田有德有言溢于炎塵宜爾子孫克昌厥文美哉鮮原秀木丸丸罔有後艱

江西瑞州府同知焦公賁亨墓誌銘 取介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焦公邱園先生寢疾，召余至榻前，從容詢及嵩陽書院因贈書二種，命置之藏書樓，爲諸生誦習。目視余，若有欲言者，而未言。余拜受歸，而公逝矣。余哭之慟，視其室圖書簡編，杖屨簞瓢而已。歎息者久之。越明年月日，嗣子欽嘉等狀其行授介，使爲銘以表於墓道。余雖生也，晚然與公始則同流，離瑣尾於河陽，旣而同攻苦爲舉子業，同仕閩海江右，終則同返初服，切琢爲聖賢之學，知公最深。公彌留之際，目視余而不言者，意或在斯乎？其何忍辭？謹按狀，公始祖全明，承樂閒居，登封二世祖毅爲邑諸生，六傳而至王父諱子春，登嘉靖乙丑進士，歷官甯夏兵糧道，行太僕寺少卿。中年挂冠里居，三十年德惠及於鄉人。父老特建祠以祀，考諱一禕，補博士弟子員，早卒。誥贈文林郎元配周氏，贈太孺人，以貞慈聞於朝。  
特旨旌表其閭。生四子，公居三。公生而岐嶷，未弱冠遊黌序，遭時喪亂，事太孺人備極色養。及丁艱，戎馬倥傯時，祭葬皆盡禮。辛巳寇陷登城，遂渡河，抵河陽，得館迎兩兄以居，脩脯所入悉以供兩兄囊餼資。已而



館於西濟，執經問業者，屢滿戶外。嘗與友人朱某避賊白洲，賊縛其友人，父索贖，友人展轉措金不足，公有館穀十金，傾囊予之，而友人父子得全。蓋平生慷慨好義，類如此。乙酉科試優等，食餼。皇清定鼎，以戊子舉於鄉。己丑，王辰連上春官，不第。乙未，開中義已為本房首薦，主司竟以數字黜落。是年，揀選丁酉，除福建興化府推官。閩故邊海多事之區，又歲輪直入省會，案牘填委，公性明敏，弟不喜深刻，每值議決，或獄有毫髮疑，燒燭午夜，咨嗟太息，必求其生乃已。用是先後多所平反。攝泉州司李，七閱月，緝捕田仙遊兩縣，各月餘，漳郡驛丞崔某遭構陷，至鬻子女不能償，公廉得其情，為雪之。福清令梅某受羅織案，驗數年，公力白其冤，得釋。泉州都司顧某以株累羈留，公為請寬宥，并贈路費使歸。大兵在興，養馬派取米草，輒億萬，小民破產難供。公力請當事，得減派。奉委督造戰艦，集八郡水手於漳郡，飢困載道，公請令按籍給米，人得沾惠。死亡者，更助其掩殮。時海濱三十里，皆令內徙。老幼踴躍載道，公奉委查海，皆寬其期會，從容安輯，使得所。由是古田將樂四縣之民，歡聲雷動。曰：「焦公生我也。」仙邑去郡百餘里，往時解米悉派夫役，至郡更苦需索。公攝篆改令舟運，歲省夫役千餘，因定為例。其他善政，固更僕不能數。暇則獎借文士，四庫以文藝就質者數十人，公皆折節下之。貧者更待以舉火。庚子，公校闈墨，得士唐譽等五人。冬，復校武闈，得林邦憲等十人。壬寅，擢江西瑞州司馬，去百姓兩萬刻石紀其德。士大夫刊布歌詩誦之。門下士父老，追送數百里，至南臺人進一觴，涕泣攀臥，不忍去。既抵瑞州，明年計典，以前任贛緩未清，誅誤雖部議赦，前獲免，而公拂衣之志堅已。飄然去矣。甲辰，歸里於祖塋旁，闢五一園，建乃止。軒日遊息其間，與邑令葉井叔商，推成高山志，參之山海經，水經注，於諸形勝，皆作一小引，位置聯絡，爽然快目。可謂有功山川矣。余修復嵩陽書院，遠近來學者，日眾，推公主壇坫，公引繩持衡，文風丕變。公體貌修偉，氣度冲和，雖獨居危坐，終日無惰慢之容。與人交，洞達坦坦，白終始如一。雅好讀書，寢食未嘗去手。學深博，無涯涘而涵泳義理，言行悉準諸道。仕宦七年，家無長物，惟守太僕公破屋數椽，僅蔽風雨，布衣蔬食，恬淡自如。一切世味紛華，不以嬰情。曰：「吾庶幾不愧先人清白家聲也。」足跡不出里門幾二十年。於後進有才氣者，汲汲推挽成就之。晚與余為性命之學，先儒語錄格言手抄成帙，日用省覽詩古文詞皆卓爾不羣。所著嵩山志外，有詩文二卷藏於家。

（清儒碑傳集卷九）

任王谷先生傳

縣源洙

王谷先生世居宜邑之篠里，初名元祥，後更源祥，王谷其字也。又自號善卷子，學者稱息齋先生。少即工文章，下筆數千言立就。年十七，應童子試，日將午，成五經七藝，學使者歎其神速，曰：「此奇才也。」遂補博士弟子員。既而以詩古文知名，與四方賢人君子交游，而同里陳定生尤相友善。定生與貴池吳次尾、梁溪顧子方共倡留都防亂，揭以攻阮大鍼者也。乙酉，留都潰，次尾子方皆握節死。定生伏處村舍，先生亦棄諸生服，以詩文自娛。而定生子其年，子方姪梁汾及同郡能文士共邀先生為國儀之社，詩酒往還，舟車絡繹，而中州侯朝宗至客吾宜，與先生論文，窮數十晝夜不休。朝宗曰：「陳氏有世德，篤生其年，非關陽羨山水，銅官兩湖之雄秀，王谷當之矣。」於是郵書千里，互相切劘。不數年，朝宗卒，先生赴弔，哭之甚哀。而中州名彥若梁園賈靜子、宋漫堂及黍邱陳簡菴、彭容園等莫不望塵執御，以得交為幸。未幾，定生亦卒，先生為詩文哭之，而蔣瞻武、吳又新、許堪友皆社中翹楚，咸相繼卒。先生作三哀詩，且曰：「朝宗定生卒，失吾師蔣、吳、許三人卒，又失吾友，遂益落魄，不得志，而寧都魏冰叔客游吳中，先生與遇於毘陵。先生貌朴魯，對人訥訥，冰叔意輕之，以為鄉三老挾兔園冊來者。既知其姓名，又出其囊中文盡觀之，冰叔乃大驚，語人曰：「貌固不可相士，彼神明內蘊，致工也。」深宜雪苑侯先生高氣雄辨，凌厲一世，而獨與王谷相引重也。予則瞠乎其後矣。遂與之定交。一日，會飲於陳椒峰之警齋，椒峰請記於在座諸君。先生文先成，諸君傳觀擊節，冰叔亦為之開筆焉。然先生雖與文人交，實懷經濟才。嘗作錢漕鹽馬兵屯諸議，上下古今，炯若觀火。彭容園為嘉禾司，李先生客其幕，治

清理獄政聲特起。先生有力焉。其甥史紀夏以進士授安仁令。先生泣其署輔之。亦以廉能稱。先生論明人詩推何李文推陽明。又嘗與默齋湯先生共講陽明之學。默齋爲吳朗涵之甥。朗涵與先生爲中表昆弟。默齋以舅氏稱先生。而先生以弟子禮事默齋。故於其學深有所悟。以爲顏之卓爾。孟之躍如。周子之無極。程子之天理。王子之良知。其歸一也。性孝友。伯兄早卒。弟源遠死於丙戌之難。每逢生忌日。必爲位以哭。哀感路人。吳又鄰其姊壻也。既卒。姊寡居家貧。子幼。先生迎養於家。撫甥如子。既成立。以女妻之。始返其舊居。與其族兄夔州太守猗瞻建大宗祠。夔州公以鼎革不仕。高風可挹。而推尊先生。令作詞規數十條。又乞記於梅村吳公。至今任氏遵行之。晚年與吳存齋修縣志稿。垂成而卒。稿今散軼不全。所著鳴鶴堂詩集十一卷。文集十卷行世。

贊曰。國初江左諸公承雲閒餘習。以辭章相尚。若唐初之王。駱宋初之楊。劉比肩而立。故吾邑清才若吳又鄰。許墳友輩皆以哀豔之詞馳聲郡邑。陳迦陵尤工其體。儷花鬪葉。驅濤湧雲。兩兼其勝。獨王谷先生率爾下筆。似不求工者。而淡簡高古。直入韓歐門戶。故能與雪苑侯氏金精魏氏抗行。此其卓然自立。不隨俗尙爲推移。所謂豪傑之士與。昔漫堂宋公巡撫江南。覓其文捐劓。矚之費未幾。內擢坊肆沒其貲。并溺其原稿。故先生文多散軼。今僅得文若干。離爲十卷而已。然先生嘗言。徐迪功外集出而才名頓減。事固有多不如少者。況先生潛修抱道。不減黃憲。徐孺子寧藉文章乎。

（碑傳集）卷四四

任息齋先生傳 任啟運

息齋諱元祥。字王谷。別號善權子。運族祖也。吾族文獻始稼軒。次仰山。次畏十。至息齋略備矣。息齋學本陽明。而不失程朱家法。嚴肅整齊。以根搜實踐爲務。時湯士錡。宗高碩復七法倡諸學者。告息齋以未達無欲之原。恐昏散卽附于根搜。走作卽乘于嚴肅。息齋憮然受之。復以高子主平常字極親切。確見道之不可離。則發憤忘食。是平常精進。戒慎恐懼。是平常涵養。嗣後學益邃。湯氏亟稱之。爲文初學六朝。一變入韓歐。再變浸淫漢氏。而縝密尤類孟堅。與董以寧書曰。文以明道。文而無當於道。雖才華淹博。不過如優俳傀儡。識者鄙之。而是時論詩。梁苑尊杜。雲閒絀杜。故與侯方域書。言漢魏曹王風流蘊藉。去三百篇不遠。六朝左鮑陶謝神雋。不失風雅。杜甫槎枒少風流。李白頗風流。終少蘊藉。故止爲唐音。與陳維崧書言。人患才少。子患才多。一誤於長吉。再誤於豔體。今婉轉流麗。純乎初唐。然非得力杜甫不可。杜甫厚重沈雄。詩中之黃鐘也。音非黃鐘不君。與蔣釜山書言。李本國風。杜兼二雅。子尊李絀杜。是以風絀雅也。又以王維壓杜。杜自大王自精。然譬之樹。磁斗拳曲貴乎。山嶽參天者貴乎。其持論不詭隨如此。宋漫堂撫吳日。語人曰。王谷詩綜百家文。追兩漢。來游吾梁。爲壇坫長。旋棹之日。祖帳夾岸五十里。不絕。舟送者蔽河。商賈皆停機避港。一時風采可不謂盛哉。息齋有志經世。謂三代之制屢變。而漸滅殆盡。始不過苟簡趨一時利。而遂以壞萬世之經。今雖聖人復生。亦不能驟復。要在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之意。其論賦役。謂賦取諸地。役取諸丁。明初天下無匿丁。特其法以



田爲經以戶爲緯。其後積重在田。置民數於不問。大失民爲邦本之意。欲救其弊。莫若以戶爲經。以田爲緯。戶有田者。使自輸佃者。使卽田輸賦。而計所贏歸田主。則變浮客爲編氓。游民無所容。佃無役屬之憂。主無荒賠之累。不用均田限田之擾。而民數悉登。以田定賦。以口均庸。著令增丁不增庸。則丁益多。役益輕。賦益辦。由是以保甲聯其形。鄉約合之教。行之久而統攝聯絡。上下維固。卽古之寓兵于農。不難致也。其論取士。謂唐虞九德。周三物。乃保舉之目。書數納以言。王制論秀辨才。乃考試之法。保舉而不考試。以待大賢。若四岳之薦是也。保舉而必考試。以收中才。保舉考試。必自學校始。蓋人才不出於學。則才不端。不試之吏事。則才不鍊。教官者。儲才之本。必精教官之選。優其秩而重其責。成略仿胡瑗經義治事齋法。更得如瑗者爲國學祭酒。以澄人才之源。然後定辟署以練其用。嚴保任以杜其奸。郡邑保任。先責成教官。外吏皆取諸學校。教官特舉。升諸祭酒。祭酒試而升諸朝。國學保任。責成祭酒。內部寺吏缺。取諸國學。或外吏之升者。各官皆聽辟署。既試其能。又試其守。本官特舉。升諸吏部。試而升諸朝。若保其德行。而德行有虧。或才能。或文學。不符其所保。舉主連坐。特舉全科。餘以次降。學校之保舉。以肄業試之。印官保舉。以辟署試之。則保舉考試合。而眞士出矣。其論漕運。謂宜不用黃河。皆推古法以合時宜。實可見之施行。國初史紀夏令安仁。紀夏息齋甥。其條議政績。爲一時冠。皆息齋所講畫也。常語崔正誼曰。切切之懷。不能無心世道。偶有所見。發而爲言。上之不欲如賈誼。晁錯。獻之朝廷。次之不必如韓愈。蘇洵。投之宰執。不知者謂之策料。知者謂之罪言而已。息齋

既無所用于世。乃退施之家。吾族自宋南遷。歷世二十。始祖不祀。宗法未立。倡議與蘆州公允淳四人。聚米百石爲權輿。又三年勸捐。又四年祠成。中曰一本。祀共祖及始分祖。以有列于朝。有功于族者配。左曰崇文。祀文學諸生。右曰敦行。祀忠孝節義。及長厚之一行者。題其楹曰德厚乾坤。惟一本禮成。萃渙可分。堂前廳爲平家政講學之所。書其楹曰尊祖敬宗。人心卽是天理。同風善俗。家法本乎王章。前有門。旁有倉。有庫。有廚。有塾。定宗職。有宗子司灌獻。宗長統卑幼。宗正總大綱。宗相贊家政。宗史掌簿版。典禮儀。宗課司出納。宗直糾舉不正。宗幹奔走庶務。詳大宗祠記。其處族政。必斷之以禮義。而行之以和平。雖貴不撓。雖親不庇。立法作則。皆可傳後世。平生篤于友誼。生死不渝。明末阮大鍼以魏黨覲復起。顧杲。吳應箕。陳定生。留都防亂一揭。幾陷大辟。息齋皆左右之。嚴覽民等被難。力拯救之。寧都魏禧。魏際瑞。商邱侯方域。徐作霖。賈開宗。宋肇。毘陵董以寧。吳門錢謙。吳應箕。同邑陳維崧。蔣胤睿。許肇篴。吳湛皆先後定交。以道義相摩切。蔣。吳三人死。爲作三哀詩。運母。許公女也。言童時見息齋懷襁往省疾。至門聞許公已歿。匍匐入。捧尸哭之慟。是日旁人無不易容隕涕者。邑令聘修邑志。持議不當立勳德一。目。周孝侯。陳慶之。徐文靖。盧忠烈。宜特傳。餘從類傳。褒貶予奪。具有史法。卻某某家幣。但附之文苑末數。其恩遇至極云。所著有鳴鶴堂詩集文集。

啟運曰。士處家國事。皆視其學。氣勝無爲也。是時顧魏侯。陳諸子多氣矜。公處其閒。恂恂爲碩果之不食。運入祠讀書。楹語令人心廣氣厚。想見其氣象。又見其日記中有學易語。類堅確。治



教或不行，輒自訟。卽行，亦自誌過當處，殆真能克己者。湯氏寓書，易以心無一事之謂敬，嗟乎！無事豈易言哉！學未臻此，而易言之，運懽驟焉，恐不若整齊嚴肅之猶可寡過也。

（碑傳集）卷四四

吳先生慎傳字繼升 施興 張夏附 吳徵仲名慎，江南歙縣諸生也。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盡心于孔、孟、思、孟、宋、五子，著書三十餘種。其行世者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論學以敬為主、故號曰敬菴。初游梁穀于時，主東林書院者爲高先生梟旃，先生名世泰，忠憲公從子，恪守家法，化導不倦。徵仲與其州人汪文儀、施虹玉、無錫張秋紹等同受業。高先生春秋釋奠，畢升堂卽席，以次開講，咸備儼然見者，莫不斂容傾聽也。已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興起者甚眾。老子家文儀名遂，居徽之金城里，年十六卽手錄先儒書，朝夕觀省。旣長，篤于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所著書甚具，一以雅聞爲宗，其讀易質疑尤見推于時。卒年七十四，虹玉名璜休甯人，初爲舉業，詣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聞鄉先生講學，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自力于躬行。已而書院會講，皆推虹玉。虹玉先一日肅齋戒，至期攝衣登座，務設誠以感人。教學者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于誠學者，翕然宗之。已而游梁穀，事高先生，將歸，與高先生期某年月日當赴講。及期，高先生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高先生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如不信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既，虹玉率其子僧養至矣。著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行于世。秋紹名夏隱居菰川之上，孝友力學，初受業于馬文肅之門，已而入東林書院，其爲學先經後史，博覽強記，而歸本自治。高先生旣歿，並推秋紹主講席。湯文正爲巡撫，至東林，與秋紹論學，題之，遂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論注，又攷先儒遺書，著雋聞原流錄，卒年八十餘。

（碑傳集）卷二八

靈璧縣知縣馬公驥墓誌銘施同章 濟南之鄒平有以好古力學聞者曰馬君宛斯，諱驥，宛斯其字，一字驥御。舉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居京邸，用才望與順天鄉試同考官，所拔皆知名。推官淮安，尋奉裁，改知靈璧縣。四年卒官。靈士民皆哭，且號于上，曰：願世世奉祀，于是得部檄祠名宦。將葬于某所，其弟諸生駒抱兄所著之書，進門請曰：公昔視二東學，先伯氏嘗獲交于夫子，旣習其學，行其不可無以顯諸幽。君少孤，穎敏強記，涉目經史，輒仿古爲圖畫，考制度，殫精研推，上下羣籍。于左氏春秋尤癖，爰以敘事易編年，引端竟緒，條貫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數萬言，已又取太古以來下及亡秦，合經史諸子，鉤括裁集，佐以圖考，參以外錄，謂之緯史。凡數十萬言，爲



書百六十卷。需次家居。又集十三代碑書。篇帙倍富。今釋史。刻行于世。前給事興化李公清爲之敘。稱其遐思闊覽。舉家使秦。火焚闕之。餘茫茫。墜緒燦然。復著與未焚無異。釋史一編。當與七略四部。杜典鄭志。諸書爭勝。而有加殆前此所未有也。君既以此自娛。不問家乘。出而爲吏。所至號廉能。治淮甯三月。數有平反。爲靈璧。蠲荒災。除陋弊。刻石縣門。歲省民力。亡算。流亡復業者數千家。故靈人至今痛之。君生明天啟辛酉正月十一日。享年五十四。卒于今康熙癸丑七月辛未。疾將革。惟語子弟以事。終。瑋書二編。未錄。版爲遺憾。言訖而逝。其先世自棗強徙鄆。平父。獻明公。績學補諸生。早世。大父肖南公。推財讓善。里中稱德。門焉。初娶成孺人。儉勤恪順。婦職具宜。先廿五年卒。君悼之曰。是于我有助。它日必無異穴。今以之附葬。繼室羅孺人。其副李氏。成生子二。瑋。邑廩生。次瑋。女一。人適長山進士李子之。李生子三。瑋。邑庠生。次瑋。現孫男廷鑑。廷鐸。廷錫。廷鑑凡四人。君始終嗜書。遠近赴弔。皆謂先生勤學好問。著書滿家。再仕五年。訖無長物。援古人私誼之例。以諡之曰。文介先生。銘曰。有茶弗吐。君所自處。氓集于枯。煦以甘雨。仕矣彌學。手亡廢書。三皇百氏。以佃以漁。於乎。其所志者永存。而所畜者萬古之須臾。

(碑傳集)卷九一

封先生潛墓誌銘 梁份

先生字禹成。遠近士大夫下逮里閭婦孺無不稱禹成者。曰位齋。從先生所志。悔也。吾南豐文章忠義炳然。寓內自曾子固。鞏李寅。清經綸。蕭雲濤。漢以來。往往而有。雖世代升降。學絕道喪之時。其人挺生。懷才養晦。毅然爲守。先待後之儒。一旦未究其用以死。則後之人扼腕咨嗟。曰。古君子用以風世。嗚呼。其亦可悲也已。先生姓封諱濬。人之推崇先生者。稱其孝友。有之。稱其任恤。有之。稱其善學。善教。稱其均平。田賦有之。先生之心。斷必至於古人。雖素所朝夕。號稱知己者。知之或未必深也。先生爲環溪公季子。其事親敬兄也。得之天性。敬二他人。子如母。兄事庶母如母。撫兄女如女。人以其賢。先生職分所優爲也。先生湛深於學。蔚爲儒宗。四方賢士咸稱吾邑學以先生爲正。先生工舉子業。日據案講說。程學子課藝。一經指授。輒中程度。饒於庠。明經登賢書。濟出門下。別業在茗柯山房者。辟旁舍不能容。至插籬中。分其室。或以其經轉相傳習。有不得出師門。輒慰其父兄。歲脰脯豐厚。最吾邑用以救

給黨親黨人子。而子若孫被服澹泊。食粗糲。熙熙然也。先生神宇清爽。性平易。年三十五。歸自燕。下血體日。延醫而黃。輾轉床第。聞友人過。則若負重疾。立力疾往。諫勸懇懇。必改悔而後即於安。親申族家子。乞平事。即損耗已財。未嘗以貧病解。姻黨鄉鄰。踰閭檢立。反復開導。必匡救。乃已。常曰。爲所當爲。病不加劇也。如是者八年。病亦尋已。生平所排解而保庇者。無慮千百人。遇其人。未嘗有德色。或姓名且忘之。同里約齋謝先生講學。程山遠近咸宗之。先生崇禎十四年。補博士弟子。又十二年。貢成均。又八年。壬寅年。四十有二。舉丈夫子若而人。執經門下。若而人。交易堂海內名士。若而人。一旦執贊所素友善之謝先生。頻首稱弟子。與甘健齋京黃維緝熙會。美公曰。都諸先生同堂。合席。自以理學任君子。以是推先生。過人者大矣。性好纂錄。古今文各成帙。遇後進。勉以實學。獎掖不少。倦居九年。會丈量。令下邑。指紳例。句會。隱校。先生列諸紳重。違羣議。乃以冥脰身。獨任勞怨。版圖以清。田賦定。戶無虛稅。人大以是尸祝。謗者縮而。余師躬庵彭夫子。規其出位。因自顏所居曰。位齋。所謂志悔者也。先生避難蓮花峯。山石斗。登降崎嶇。料守禦甚。而羣蠶藉以蜂屯。肆掠。先生避難蓮花峯。山石斗。登降崎嶇。料守禦甚。悉山中。人不敢出。受教繫。則善計策。走棄。體必營救。而後已。以是知時事不可爲。輒蒿目幽憂。亡何病中。亦以畏天命。爲宗旨。不少輟。歲丙辰。移疾歸楊梅村。村距城絕河二里。曰。此首邱所也。八月朔日。終。正寢。距生年天啟辛酉年。年五十有六。會鐵騎復邑。城而楊梅猶然。畫外。屬續。歛以儒冠。遂初服。從先生遺約也。葬石嘯之。撮斗巢。先生以廷璘爲曾祖。妣陳氏。娶朱氏。生子男四。曰。亭。曰。嶧。曰。峴。曰。嶠。嶧。子黃氏。祖妣劉氏。早世。次嶧。孫男四。曰。旬。曰。邑。曰。生。曰。亭。曰。嶧。曰。嶠。嶧。子黃氏。祖女七。亭。輩以初葬。土瘠。薄今改葬某鄉。舊殯距今三十年。亭以份親。先生久知且詳。銘莫如份。宜份因之有憾矣。民生所困。莫甚於賦斂之重。古任土作貢。力役有征。不責金錢也。天下白金歲輸三千萬。自李汝華議加。遼餉。新餉。練餉。始今中外爲一。而三餉之征。如故。何哉。賦重則弊生。欺隱影射。飛龍之術。日益工。股削之奸。日益肆。吾見井稅之重。困吾民也。吏於土者。莫爲之釐剔。則追呼而哀號。轉死敲朴。無所控者。良善貧民耳。夫善良而貧。士君子所痛。瘡當事幾之會。忍不爲之所乎。吾邑土瘠俗澆。地久不履。畝必隱租。通賦爭尖角之細。怙強誼。競請託公。

行起而持平則謗集一已徇私兩可則害貽百年宜乎鄉先生之謹勅者交相委而攬要者之便其私也夫豪右里胥之奸使非步田定賦計戶編徭雖神禹不能正清丈令下百年之利機其可失乎惟無私者人不取以私干又必才足以濟之非先生而誰耶使不忠苦征徭之弊不隱痛里閭之人斯已耳苟有意於斯則先生所任先生之位也先生可無悔也起余師而問之其以份為知言爰系以銘銘曰  
生而素位死獨全歸松楸在隴卜曰非宜此邱此水實從著龜山靈所祕不遷胡為萬有千歲不朽銘辭

（碑陰）卷一三六

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曹公本榮行狀計東

曹先生諱本榮字木欣號厚菴湖廣黃岡人以明天啟元年辛酉八月二十九日生以順治五年戊子舉湖廣鄉試六年己丑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八年授秘書院編修十年陞右春坊右贊善尋陞國子監司業十一年陞中允十二年充日講官十三年陞秘書院侍講尋陞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取舉人萬嵩等二百六人九月充經筵講官冬以失覺察同考官不法事降五級十五年九月時旨復級十八年補翰林院侍講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十八年甄別謹慎稱職改國史院侍讀學士康熙元年考滿稱職  
賜表裏各一三年請假回籍遷葬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揚州年四十四六年四月其為考官時所取士計東再遇先生子宜溥於揚州手授公行述一卷命東為狀又三年庚戌東將屬草適聞邸報讀刑科給事中張維赤請急舉經筵日講一疏內追述順治十五年九月

上諭吏部日講官曹本榮侍朕講幄日久著有勤勞著復原職級云云於以見

先皇帝稽古典學久而不怠所以軫念講官者如此東讀之泣下伏念先生之沒七年于茲矣先生篤志聖學特以模誠孤忠上格于天蒙聖主非常之寵遇數年以來其事漸遠懼將失傳幸

今皇上克繼鴻業復舉經筵大典俾得追述  
先皇帝眷念講官之旨以進於是先生講幄之勞始煌煌焉著於天下是先生雖死而不死也嗚呼當先生之客死於揚州也天下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歎息謂天下失此人師而獨蘇門孫徵君哭先生謂商

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清之際道在曹子其言誠不可易也當武王克商之後使非箕子蒙難正志述洪範以授武王則是禹湯之傳幾乎熄矣元世祖之時使不得許魯齋修朱子之正學倡教于北方則程朱之傳亦幾熄矣自喪亂以來程朱之旨棄蕪日久本朝順治六七年之間亦未有究心聖學昌言啟沃者也使我先生玩索性天之微奧釐定五大儒語要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倡率後覺則其後亦無足以備

聖天子勤學顧問使大道復昭然於天下也凡此者皆守絕學於草昧經綸之日舉世笑為迂遠不切之務而皆得聖賢之主以成其志可謂幸矣顧獨先生中道早世使不得竟其志為可哀也先生始為童子時于父篋中得中竊見王陽明全書晝夜探索至廢寢食常屏跡山中夜半月出鹿鳴雉鳴之聲接于耳先生坐至旦怡然自得及為庶吉士遇館師胡此菴方講示明善之旨先生每聽其語喜曰何其似王文成也因與往復討論此菴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得者與子何益先生由是益研究不釋每兀坐深思之不得輒泣下閱一年豁然大悟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在是而無疑也趨質此菴此菴遙望見先生大喜曰子今有得可以教人矣先生家素貧其自庶常官編修司業也儉居黃岡會館中三年四壁蕭然不蔽風雨布袍菜食家人不勝其苦有同年生從容語先生曰今詞林在京師一兩年即請歸里盛冠蓋驕從出入輝赫為親族交游光寵子何久京師自苦若是先生笑曰吾將以為學也學貴澹泊明志使吾學有成一旦得以致之吾君使吾君為堯舜饑寒困苦非所惜也聞者莫不笑先生之迂既

先皇帝親政不二年俱如先生志蓋其志素定也為司業時日夜以正學教成均子弟崇正堂冬至日會說及刊白鹿洞學規勸迪後進所造就人才尤盛其應詔上

聖學疏千言不具載其大略云  
今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為學誠宜開張聖聽修德勤學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詳從此設誠致行君德既定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

詔嘉納踰四載  
世祖皇帝益勵精求治右文稽古拔詞臣有學人品端方者充日講官



先生與焉。自是日侍講幄。

世祖皇帝盡理萬幾。夜勤誦讀。時與一二近臣論辨疑義。先生問無不對。對無不盡。起居未及注外庭。不及知惟。

世祖皇帝及一二近臣知之。嗚呼休哉。先生之為考官也。

世祖皇帝以順天為首善重地。特簡先生主考。以中允朱公副之。固有忌者矣。後復有蜚語觸。

聖怒。先生惟日夜懸孔子像對之。涕泣自咎。待死而已。賴。

聖主察知先生公忠。無他罪狀。與宋公俱從輕奪五級。不踰年。

特詔吏部復原官。寵眷如故。既遭鼎湖之變。先生擗踊哭泣。嘔血遂病。病于京邸二年。始得請歸。舟中每念。

先皇帝厚恩。未報輒痛哭。語子宜溥曰。歲在龍蛇。子其已矣。夫其病革。

於揚州也。東自吳門。冒冰雪疾趨。侍湯藥。先生患中滿腹堅。腫如鼓。見。

東至喜動顏色。指以示東曰。昔許魯齋亦以是病死。時有朱彥修。且不。

能救。況汝學問不及彥修乎。氣喘急。然猶教東窮理盡性之學。曰。當知。

此道最簡易。勿過求之。苦難。歿之。日起就沐浴。正衣冠。視日影。方中危。

坐而逝。行李蕭然。囊無十金之資。會其為司業時。所賞識士陳祚昌守。

揚州。為治後事。乃得歸其柩。然無家可歸。乃僦居武昌。謀葬事。生平所。

著書。自五大儒語要諸書外。有居要錄一卷。此先生初有得於道之言。

非定論也。有門人盧傳者。附以雜著。刻為書。紳錄十卷。東與先生諸及。

門胡兆鳳輩。以為非先生志。今其書已行矣。兆鳳輩有切問錄一卷。多。

載先生論學之語。求行世。又先生手定詩二卷。甲辰春。手授東。東以授。

先生弟子孫光祀。序之。亦未行世。大約先生之學。其始入也。從陽明致。

知之說。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觀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

文清與象山陽明並行不悖。及二溪擇編之後。附以陳白沙。可以見大。

略矣。其教門弟子也。亦以程朱及陽明說。因人天資所近而誘進之。有。

從事禪學者。以先生之學。初亦從陽明入。欲以異端虛寂滅之學。曉。

曉先生。先生不答。東直前叱之。其人攘臂語東曰。然則子何學。東。

曰。我生平愛讀小學而已。先生頷之。東嘗從容問曰。今天下幸而前有。

朱夫子。後有王陽明。使心性之學昭然天下。後世倘兩人不能先後生。

則誰為天地必不可無者。先生悚然。厲聲曰。豈無王陽明。不可無朱子。

東躍然起。拜曰。聞先生之言。今日乃論定。按先生姓梁。世居江西撫州。

宋德祐間。有號仁齋者。辟地黃岡上五里鄉。曹公文廣家撫為子。遂為。

曹氏始祖。仁齋生世忠。世忠生克斌。為總兵官。克斌生昱。昱生良輔。良。

輔生儀。儀封山東監察御史。儀生珪。中正德辛未進士。官御史。進太僕。

寺卿。珪生雲龍。太學生。雲龍生美。嘉靖甲子舉人。是為先生高祖。美生。

士彥。萬曆乙卯舉人。四川定遠縣知縣。士彥生之建。號中甫。以明經為。

廣東四會縣知縣。之建生大輔。是為先生考。贈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

讀學士。妣于氏。贈恭人。初娶李氏。戶部郎中五美之女。贈恭人。繼娶晏。

氏。吏部郎中清之。女。子一。即宜溥。官監生。李恭人出。又撫同年漢陽譚。

公鳳。祖遺腹子為子。鳳頑以己丑進士。為大理寺評事。卒於京師。生子。

之妾。且改適。先生曰。不可使我友無後。乃特置乳媪撫育之。如已出都。

諫魏環極先生作古人交行以紀之。先生卒。譚氏子擗踊痛哭。泣如喪。

父云。

附錄七則

宦長安十餘載。未嘗妄交一人。妄出一語。獨介與曹厚庵居業錄州。

一切章奏事宜。必延見輔弼大臣面議。可否獎廉而禁貪。藏富以足用。

慎刑罰。定制度。天下幸甚。報聞。時在順治九年。曹集。

聖眷最深。殫心厥職。日以唐虞之治為經。筵啟沃。資璫密不洩。人終莫。

知也。

十四年二月。

詔以易經一書義精用博。先儒注釋互有異聞。宜加采擇。勒成一編。令。

大學士傅以漸與先生司其事。九月丙午。肇舉經筵于保和殿。以先生。

充經筵講官。復率。

命纂修歷代通鑑。清海集。

湯文正公與田贊山書曰。某昔與曹厚庵魏環極諸先生游。稍稍聞其。

緒論。又答友論學書曰。某少遭喪亂。學無師傳。入仕與曹厚庵先生同。

直史館。得承指示。湯子遺書。

儀吉案。魏文毅公撰書神錄序曰。厚庵見道真切。其言性善。言物格。

皆有合于先賢之的指。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慎恐懼中來。謂明。

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謂聞。

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道親切。能一。

一道出乎。今據改亭之言。知錄中心性諸語。旨近禪宗者。皆先生。

未定之論爾。切問錄今未得見。當博求之。



魏敏果公古人交行爲曹厚菴太史賦。舉世交情薄如此。厚菴古道猶堪紀。平生至性擬醇醪。所貴道義及生死。而況濂洛學無私。紆衣縞帶誰復齒。伊友譚子曰。鳳樓長而同譜。幼同里。筮仕廷評。廉且仁。有鵬飛來竟不起。一衾一棺。尙艱辛。素車白馬。互相視。舍斂已周。問家人。側室育男。色憂喜。路人匪無乳哺心。躊躇莫如室中婢。老嫗抱來始命名。室宗仰天爲祝。譚家祀至今。晨夕風雨。間撫摩。時向襁褓裏。寒松室集。

（附錄）卷四三

李先生文允墓誌銘 黃宗義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明爲文學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爲極盛。凌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瓣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疏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爲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取哉。陳後岡徐文長。又爲異趨。卽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又與道二。構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敬精神乎蹇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怛。因相與校。獲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際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迫。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牣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款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做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頌頌。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尙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允。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景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湖。忠襄曾孫守真。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卽守貴州之巡撫。標也。因贈兵部尚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桐。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恆。年十二。三能詩。卽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驅至定海。縛馬殿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窬。草石與失職之

徒萬悔。蒼徐霜皋。高辰四諸君。綠情綺靡。音調淒涼。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倫寮野廟。木陳悟留。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卽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囊而歸矣。先生慈郡中文獻。零落傲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甫上。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婉轉屬人。則頓首丁寔。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積篋。篋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譏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真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碑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苟非勞謙。尼運。亦豈能一變。雨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于天啟壬戌四月二十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嗽。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邱瑜。次適沈紹雲。次適林獅。錦餘未行。嗽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連銘。銘曰。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靈稱好隨羣。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匠石到。人霜鐘。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附錄）卷三七

李檢討因篤記 江藩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訪求勇。敢士。招集亡命。賊以報國。無有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爲有用之學。與李中孚友善。崑山顧炎武至關中。主其家。甲申乙酉之閒。與炎武冒鋒刃。開關至燕中。兩謁愍帝。撥宮。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朝臣交章薦之。因篤以母老辭。是時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加意迫促。因篤將以死拒。其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且病。上疏辭職。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





敵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采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

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

詔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

久成廢疾困頓床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

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榮養相依為命躬親

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奏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

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槩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倚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

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為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

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闥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床輦路

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

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

及餅壘之恥奚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幸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

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甯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

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

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

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槩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

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謝陋而同時薦臣者悉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

乖不惟瀆戮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為有礙面目去歲臺司

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

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

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

矣況

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

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臣衡茅下土受

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

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

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諄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

題臣濡切下情惟哀祈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

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繼歸扶養其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鏤骨感竭畢生

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疏上有

旨放歸吳江鈕琇謂

本朝兩大文章葉方伯映榴絕命疏與因篤陳情表也後奉母家居晨

夕不離左右鄉人稱其孝焉其學以朱子為宗時二曲提唱良知關中

人士皆從之遊二曲與因篤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時相從過各尊所

聞不為同異之說君子不黨其二子之謂乎平生尙氣節急人之難亭

林在山左被誣陷因篤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性忼直

面斥人過與毛奇齡論古韻不合奇齡強辯因篤氣憤填膺不能答遂

拔劍斫之奇齡駭走當時相傳為快事或曰因篤性剛非君子也子曰

無欲則剛人之所難故聖人有未見之歎子之言過矣因篤詩文出唐

入宋乃一代作者有壽祺堂集行於世

（附傳）卷四五

彭先生士望傳 陸麟書

彭士望字躬庵南昌人父哲明季以諸生遊公卿間名籍甚士望少自

負不屑為庸人年十六補縣學生與新建歐陽斌元輩相厲為有用之

學哲聞漳浦黃道周平臺召對語歎曰鐵漢也臨卒語士望當師之士

望畢殯葬即往謁道周則道周獨思宗怒繫詔獄因傾身營護之而國

子監生徐仲占以疏救道周下獄辭連士望士望走鎮江見東林諸公

謀會宜與周延儒再起相道周得論戍事解甲申變聞故兵部職方司

主事楊廷麟謀起兵士望為募兵九江福王稱號有以蜚語中廷麟者

并及士望乃罷而楚崇陽王華堞薦士望以兵部司務宣諭楚豫至南都部司索賂與同薦六人怒叱之遂弗用閣臣史可法督師揚州招士望時斌元亦先在士望至則進奇策請用高左兵夾攻清君側之惡斌元助之可法駭曰君年少氣銳果爾得為純乎由是憚兩人兩人辭歸時乙酉歲四月也六月金聲桓入南昌士望擊妻子走建昌因至甯都依魏禧居翠微峯嶺後與禧兄弟輩講學於此所謂易堂諸子者也當是時楊廷麟守贛州進吉安而諸將徐必達等氣驕不遜以士望與必達雅故乃強起之假授湖西道護諸將將始戰丙戌改湖東湖東治臨江居戎馬閒擁卒數百士望脫文法謹偵謀一意殫力民事民愛護之數月免逾月贛州破廷麟赴水死士望遂自廢躬耕食力閒以相地術遊江南北復教授甯化而為學益力時江西講學者易堂外在星子者曰髻山南豐曰程山士望皆與往復大抵以陽明念庵之說為宗而歸於有實用可試諸行事嘗謂天下學者之病在於虛經義氣節曠達文章延而至於理學經濟皆虛病也又曰學者凡病皆可醫惟偽不可醫欲以此激發後學而造就之使有用於世生平嗜朋友海內宿望結納殆遍其規諍過失疎切深痛而樂道人之善夕聞一士迫不待旦至於老不衰卒年七十四士望自廢後常以不死自恨願心非微倖反側之徒金聲桓之將叛故大學士姜曰廣與其謀召士望士望辭去不顧云所著有手評通鑑二百九十四卷春秋五傳四十一卷詩文集四十卷三子厚惠厚本厚下迄於今凡八世皆籍甯都以文學科第世其家

論曰明白嘉靖後講學日盛率皆竊姚江之近似而失其真猖狂恣肆以至國亡躬庵始亦講學既而曰不可以身謗聖賢遂止而發學者之痼一言以蔽之曰虛掃除積習以待來者豈不偉哉

萍鄉令臺公瞻斗傳 李澄中

臺公諱瞻斗字曰靈青州諸城人也始祖福果明洪武中自耕來創居岳溝村曾祖郡司馬章章生存義存義生士藻公其長子也性謹厚嗜讀書臺氏家素饒自士藻漸中落公又疎脫貧乃益甚壬午歲大清兵東下居人匿土窖中公獨昇樹巔覘之鐵騎至不及下遂為所得攜之歸藩陽編隸日負水久之作苦與其徒誦李華弔古戰場文相對歔歔泣下主帥聞之驚爾何人口喃喃何語詢知為儒乃大喜善遇

之我朝定鼎公至京為鍾吏部所知鍾父欲妻以女公曰某妻王氏且有子離契關不忍負後聞王歿乃娶佟侍御耳其名延入家塾令子弟師事之順治癸巳入學為諸生科試輒優明年入棘闈已中式三場卷偶遺失遂落第次成鄉貢士貢士例得官鍾勸之仕公曰吾家世以科第顯明經在下中亟謀仕進不媿耶遂與馬玉庵輩結詩酒社日高歌燕仁寺古松下康熙癸卯始授萍鄉知縣萍鄉袁嚴邑戶口舊九萬自左良玉蹂躪後亂久弗靖里巷少人聲城中蓬蒿深三尺虎白晝攫人食縣署血淋漓地上公至急招徠緩征勸墾月朔課士給筆札捐金贖貧者邑歡然稱新令賢隣境聞之來歸者常數十百家有醴陵令者屢移文責述民公不應後會茶嶺關力求遣還者公曰率土皆赤子豈以疆界限哉余不德久當自去驅之將鳥獸散奈何公語塞乃止三年邑大治中丞董公疏薦之丙午安福麻柳山盜起公飭樓櫓張兵城西門結陣習射自冠兜鍪立將臺下賊望風遁去未幾自袁陽歸夜宿宣風市感疾卒公宰萍鄉僅五歲常語人曰作官每欲多得錢吾喪亂來飯粗糲猶憐恐敗壞敗乎勿忘吾負水時也効之日惟遺書數篋不能具棺斂庚戌楓歸葬樓村西原

論曰明壬午歲吾邑士大夫被兵者以數百計惟公與李延平俱以功名著可謂有天幸當其負水作苦時死且不可知處困而享非賢者烏能致此哉

（萍鄉縣志卷九）

校記

①十八年與上文重，當有誤。

②由來矣：疑有脫文。



清儒

清儒碑傳集 卷二一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二

毛奇齡

自為墓誌銘

先母張太君夢番僧持度牒來懸于堂其牒四邊以五螭相銜為花闌醒而生予因檢郭璞游仙詩有奇齡邁五龍句名奇齡五歲請讀書無師太君口授大學已訖讀問其字何等太君買市雕大學一本令循所讀自認之一再周無不識者時以篇首后後厚三字異形為問太君曰後先厚薄音諧義愆后與後同歸總角舉諸生一月中取小試第一者四兩時先兄德不前萬齡先在學有名人呼予小毛生值明亡哭學宮三日會稽山賊紛紛起市里奔逃予竄身城南山與同縣沈七包二先生蔡五十一仲光為四友文集卷有沈七包二先生諸傳闔土室聚南北唐五代遼金元史暨諸書其中綴觀之順治二年王師下江南杭州不守山陰鄭遵謙乘間起閭左括兵徒

為兵劉江抗

王師時餘姚縣給事孫副使同時起兵不數日軍渡台州金處溫五府皆叛東相應適武寧侯王君之仁保定伯魚鎮海將軍毛君有倫原以備倭軍寧波間變挈其軍而西屯之西陵與民徒相合名西陵軍保定者予族人予族譜中有毛裕毛祚曾于景皇帝時以兄弟同科登北平榜者其祖也時故明諸王爭渡江江東民徒已共推故魯王為監國統諸軍軍而保定至蕭山訪同族之居蕭山者移檄購大小毛生出予于土室啟之監國授予為監軍推官予力辭之陰與沈七行行間規諸軍所為不道不足與計事且天命已有在沈七著辨亡論見意匿不復出會鎮東將軍方國安以江南新下收敗軍東奔踉蹌渡江而馬士英奉故福王太后奔杭州竄國安軍中名曰方馬軍與西陵軍相峙而居大司馬徐公犒軍西陵公名人龍即徐仲山尊人也曾題予監軍不就其題詞有年遜終軍才適國安邀保定共迎之保定以諮予予曰方馬國賊也明公為東南建義旗何可與二賊共事請絕之國安



聞子言、會出戰、敗于朱橋、以保定坐視、遷怒、移兵向保

定、構辭及子、且有指子讓兵事者。

時江東軍著大帽、沈七作大帽、謠和云、將

軍愛蒼頭、不若愛危腦、危腦小易收、蒼頭大難保、又諸軍每出戰、必半渡、迺因作少年行、末云、少年欲渡江、江

面多少路、接岸十里、長五里、不可渡、子被獲、幾陷、脫之龕山。時保定弟有

傲、為靖南將軍、軍龕山、名龕山軍、就之、住一月、復還西

陵。清明節、山中白桐花生、保定家人夜召子、春雨移帳

桐花間、子與朔客觀星者危坐、天收雨、星見、出帳四望

咨嗟曰、事已矣、滅燭流涕、會故唐王亦僭號福州、客有

以漳浦黃宗伯道周蠟書招張杉者、

張梯、張杉、張栢兄弟皆名士、栢死于

兵、張杉持示子、邀子南行、且曰、方馬軍可勿避耶、子曰、

生死命也、且行亦何能為、亡走山寺、寺僧為子屠首髮、

衣緇、匿坑中。

王師破江東、戮山市之留髮者、子以髡首免、歸覓家人

于褚里、太君撫子首泣曰、吾向夢僧寄度牒生是兒、今

竟然矣、時東南新定、文士野處者踵前代積習、好為社

每社高會數千人、撞鐘伐鼓、得與者為名士、否則無所

齒于眾、子品目過峻、且好甲乙人所為文、

先與山陰徐城同邑何之

杰為三子、他日會選郡人詩、鏤板行、會稽王庶常從賊

中歸、授子以十詩、子錄其四、乃以右丞司戶評其篇、實

譽之、不知其得罪、

王庶常名自超、有夜走鄞城及哭周介生赴西市詩、而評之云云

怨家歃血布張置羅、

與同邑舉人以文社被點者集觀中、怨陳聚謀、謂子逆抗

命、今又抗試、且以頭陀居士林、翫壞名教、罪當死、識者

察其妄、不坐、值順治辛卯、浙三舉鄉試、同社章貞登賢

書、偕同籍舉人昌言毛生在江東抗命時、義不受職、故

當時奪其籍、今不試、髡首特無籍耳、倘能子之、籍以旌

其義、是人必能慷慨為

朝廷効命、豈甘鬱鬱自廢棄乎、提學翟君是其言、立還

舊籍、令辦項待試、而怨家洵洵、會布政司使張君以從

賊歸、命為今官、構者謂子評文時曾及君六等定罪之

狀、援偽朝典例、君大恨、提學張君阿同君意指、仍奪子

籍、子少好為詞、至是無賴、取元人無名氏所製賣嫁放

偷二遺劇、而反其事、作連廂詞、謂可正風俗、有裨名教、



提學購得之。誣謂放偷，縱從賊也。賣嫁者，歸命

本朝，不待聘而自呈其身也。狂生失志，訕上官不敬。上

之制府，下寧紹分巡王君籍捕之。制府以為寬釋，置不

理。怨家讐憤，不得洩，瞞子姻戚，有負責于營而相訐者，

忽攫予于途，謂予當償。擁予將渡江，隣人識予者追之，

至西陵渡口，篡之還。次日，購道瑾橫所篡處，指為營兵，

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四出。

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四出。隣東千人爭渡江，

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四出。隣東千人爭渡江，

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四出。隣東千人爭渡江，

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四出。隣東千人爭渡江，

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四出。隣東千人爭渡江，

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四出。隣東千人爭渡江，

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四出。隣東千人爭渡江，

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四出。隣東千人爭渡江，

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四出。隣東千人爭渡江，

竟山

樂錄。先忠襄子副使當明嘉靖間得寧生所藏樂錄于

王文成府中，有雞婁鼓譜及箏笛色五尺，曾記其一節，

至是客彈有誤處，微指之，客大悅，邀住十日。瀕別，請為

子償諸房蓐錢，予曰：豈以子為賣伎者耶？謝之去。先是

出門時，仲兄與三泣送予，謂曰：古賢處憂患者必知易，汝

知之乎？予跪而受言。及過吳，自朱子易義一本于顧有孝

家，每竊讀，茫然曰：三聖之學如是乎？于是筮所之，遇節

之需，乃以己意自斷曰：節者止也，需者有待也。節與需

皆坎險在前而不可行，然而節三當互震之中，已將震

動而乃動而得乾三，則出險矣。剛能出險，故不敗，非然

則需矣。致寇至矣，乃急行而躡者果至，遂匿海陵，越一

月，曰：可出險矣。經曰：利涉大川，往有功。大川，淮也。淮可

往。過淮，淮守備張君與予舊，一見即邀予過飲，西嚮坐

客，目攝之中酒，牽予于旁舍勞問，則故保定弟靖南將

軍有倣也。具言保定死，武寧已殉節，而已以亡軍倖免，

詰朝將攜予至彭城舍養。值山陽令朱君禹錫故善予，



儒藏

聞予至止為予開館驛擇日請名諸賓客燕飲為歡而吏部張公偕今檢討鴻烈父子闢名園于東湖之濱八月十五夜水亭隄榭張燈布幔雜設妓樂及色藝疊弄而集寓淮諸名士凡數十人賦詩游飲于其中酒再巡清歌間作絲竹幼眇予倚醉扣槃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湖西施使君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予友毛生者也使君名閔章見詩題云但知王烈是名人不信毛長本才子淮人從此物色予予念需象云君子以飲食宴樂今出險已宴樂矣過此將失位急舍之去于是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間嘗登嵩山越數峰遠望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茫茫者安歸乎會稽姜黃門故友也名希職時內為言于中丞蔣君將雪其事讐者借他隙重陷陸在籍之乃復之禹州州使君子邑人也延署中署為故懷慶王宅後有白雲樓最高揚花飛飛登其樓大醉手拾楊花不能哭作白雲樓歌已而邑人至者多知之去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夜起徬徨少讀經稍長讀史史自唐

以後無可問者而經則六籍皆晦蝕易春秋為尤甚二千年來誰則起而考正之青春白日銷亡盡矣惟毛詩可記憶者環環作問答散錄成帙稍不可記憶即已之且念生平無建立事功既無可期而乃德不修而學不講假寐而泣忽有人告曰何不之嵩陽問之予曰諾仰首四顧無一人夜半辭去止少林僧房踰月過廟市見鬻書者旁一僧高笠取大學一本教予鬻予曰是書亦何異而教鬻之曰書有異耶曰有恒書不能讀讀異耶予聞而驚且憶昔所告動心跡其所住于嵩陽院南則遯人而寄于此者曰予非僧也天啟之末全家死于兵獨身刑髮而竄于金州之海濱少受學于義州賀凌臺先生為醫閭先生之孫賀欽義州人官給事講學閭至閭山下學者稱醫閭先生凌臺授禮記大學即古本也泣曰儒者無實學于今八百年矣大學不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乎身統心意而該家國天下于其間北宋祖陳搏之學高談性命而略于事為周惇頤程顥皆陳搏門人主陰靜立無極以孝弟非人性窮極籍為表志不尚氣節而薄事功虛而無用其

澈也。近乎忘身。南宋宗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心性，究

之事物無一得，而坐失心性。

朱熹從李侗私淑程頤，格物理主形器，註詩易四書，離騷參同契，釋儀禮家禮十七史，究卦變太極皇極律呂諸象數，而不考事實，不求真是，一住誤誤。其蔽也，過于有身。夫格物者，量本末，本諸身也。

本末之物，倉頡篇，格，量也。但度其本所在耳。致知者，審先後以身先之也。

致知，致知所先後之知。故古本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即接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誠意則辨理，欲而明善以誠其身。

易曰：閑邪存其誠。誠，即善。不誠，即邪。故誠意者，但分別理欲為誠身之本。正心則驗存亡，而心存則身存，心亡則身亡。

孔子操則存，孟子求放心，皆在乎此。但正心而曰存心者，以心不在焉為不正，則存即正矣。心在事物，則存乎此者，勿移于彼。心無事物，則存乎中者，乃予以修身，則勿馳于外。久之，則心有主而無所違矣。

凡有裨于心意之學，吾學而修之，有裨于家國天下之

學，吾學而修之。凡詩書六藝經術經濟無所不修，故為體用無備之學。此大學也。

子為受學三日去。特于幼所學為朱熹改本，誤以格物

窮理為正學首功，遂以研索典籍，詳究事物為極事，遇

有言心學者輒唾之。今始知統該于身，覺中有根抵，而

外鮮遺落，涉艱履險，皆泰然焉。已而應湖西道之招，即

君問經實家漬，有紅字李店蒸不托食客，隣棚賣數婦

目予不輟，予就問之，則故保定伯家婦也。軍散時，失身

于此，已若干年矣。因坐棚下，言保定家事，各流涕，遂解

身所衣，屬衣勞之去。

時作詩云：錦帳雙鬟貌似花，河陽軍散各天涯。可憐紅字三家店，不賣青門五色瓜。

乃赴湖西，住一年。初，湖西有舊講堂，王文成講

學處也。外有白鷺洲，使君新設講會于其中。時楚人楊

君恥庵從東來，率其徒講文成之學，使君與之辨詩，辨

禮，辨尚書，皆不能詘，予辨而詘之。使君以為其學疎，遂

以新安之學抵其隙，謂學在事物，不求之事物而求心

性，非空門乎。恥庵不之辨。少頃，午食，使君曰：子淵不遷

怒何易。昨怒官庖，關供具，責之宜也。今治魚，留乙而又

責之，則遷怒矣。恥庵曰：若此者，可得求之事物否。子聞

之大悟，即下拜，歸而惺然坐，通夜不寐。乃以使君將移

治辭之，轉之崇仁。崇仁令駱君歡留之。其隣人黃吉日

餽予酒脯，且邀予故人朱三徐二十二游飲北城巴山

間。凡數月。臨行，估馬匹齋糧送予至石牛渡，再拜而別。

別詩有云。天涯最難忘。莫若石牛渡。渡頭花樹紅。是我別君處。乃復應淮西金使君之

招。留之三年。先是予在淮。淮人有知予毛生者。予曰。雖

然。予毛姓也。即所更名。又曰。予瀕死屢矣。幸而生。姓者。生又

生也。又曰。吾生十年。瘍五年。兵戈者十年。奔走道路二

十年。能再生乎。所謂姓者。亦冀夫生之者也。會

赦屢下。而救予者日益至。黃門姜君慨然謂當事者曰。

毛生幾當與族忤。特以無所用落落。故說得輕入耳。今

年四十餘。老死可惜。幸學籍有名。吾當以原廩生籍上

之。成均。使知愛羽毛。願效。則謠詠自免。乃以奇齡名援

舊廩籍。例輸貲入國子。謂之廩監。嘗居白門。夜卧。夢黑

衣持銀鐺來。前曰。當行矣。有丈夫者止之曰。是人辛苦

亦備矣。生平學未了。請留此。以了吾學。曰。雖然。亦何能

了。今當籍一物以應之。少頃。見一綠鸚鵡。項被鐺去。鸚

鵡回顧而泣。旁人指之曰。此子魂矣。遂大病。會稽徐凡定贈詩云。

莫慈隴上飛鸚鵡。夢裏應吞五色雲。後西河在館中。用東萊天樂作上林鸚鵡詩寄之。其答詩有云。三尺紅絳

空自繫。不如少時與大理任君出賈生治安疏角讀之。還向隴山飛。

各五過。成誦。自見夢後。苦憶必不得。即再讀至十餘過。

不成誦。康熙十七年。是年與張杉客上海任明府署未回。

上特開制科。天子親試者謂之制科。俗以進士科為制科。誤。通考將分制科。進士科兩門。制科

如漢武策試董仲舒。公孫弘類是也。或曰。進士殿試亦天子策試。故亦可名制科。則殿試起于唐儀鳳間。然唐

自儀鳳以後。直至宋朝。仍別開制科。未聞稱進士科為制科也。救吏部遍咨京朝官。自

大學士。九卿。科道以下。及外督撫。司道。郡縣各薦舉才

學官人。可以膺著作。備顧問者。入應

制試。名為博學鴻儒科。時福建布政使吳公興祚已揭

薦首。予會巡撫楊君病故。不果行。而分巡寧紹台道許

公弘勳力薦予。予兩浙撫軍陳公暨布政使李公。凡十

一郡所薦。合得數百人。僅選取六人入告。謬及予。六人。御已辭免。惟親副使徐林。予三辭不獲。有三辭揭。是年

戊午。舉鄉試。撫軍將監臨迴避。而慮予不行。乃以覆部

咨文當驛入者。故令本人親齋之。遣官吏持咨到家。從

門中投入。竟去。不得已就道。相國馮公知予至。預飾厨

傳。辟館相待。而內閣學士合肥李公設榻邀予主其家。



時四方應召者堵長安市，即王公邸里，幸舍皆滿。城東

萬柳園，馮公休沐地也。擇日開宴，遍請諸應召者來，令

賦詩。予為作萬柳園賦。時同賦者十餘人，獨以予賦與

宜興陳生文並稱之。生名維崧內史喬君萊工賦者也。然意

事與同舍曹君禾好臧否人物。喬君佯寫予賦作已賦

以示禾，何如？曰：此非君作也。然則誰作此？曰：必江東毛

生者也。值試前數日，右臂忽瘍發，腕脹如瓠，五指不可

屈。特詣冢宰暨掌院學士驗病求免試。冢宰執不可，選

郎楊君淮人也。朗言曰：是人免試，則此舉為不光矣。又

曰：此必藥誤之耳。洗其藥，則指必可屈。蓋疑為偽也。及

試日，挂臂至午門，請弗入。學士曰：第入，脫果不可為，已

之未晚也。有何難焉？遂詣

太和殿受試。晌午，司鐸者強予把金觔，指小趾。時賜

日得陳太士醫完卷。驗愈故以為偽

上幸霸州，攜諸卷以從，親坐帳殿閱至十餘卷，風起遽

止。予卷在閱中，且夾一紙籤，翌日盡付三相公暨掌院

學士訖閱，及呈入，以予列上卷。

上忽問曰：媯皇補天事信乎？蓋以予卷中有匪鍊石之

可補一語故也。試題為媯衆未對間，馮公進曰：淮南子

有之。

上曰：徒記事耶？則楚詞天問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

傳信何如耳。衆相顧駭伏叩頭退。乃倣前代制科例，上

卷比進士一甲，並授館職。因授予翰林院檢討，充史館

纂修官。而以勝國之史未修，開明史館，給筆札，令纂修

明史。闕題得弘正兩朝紀傳及諸雜傳，先後起草得二

百餘篇。先是

制試時

上精于韻學，魚以韻押定甲乙，凡旂旗、途、辭、剖、折、極、嚴

予因于修史之暇，據臆所見，稍加以考識，著韻書十二卷

名古今通韻，進之

御前。時區別賢否，特召同館百餘人試

保和殿中，閱卷者置予文先後之間。



上親拔之相距三十名。註卷面曰拔若干名。值乙丑會試。

欽點予同考第一。領十八房考官。唱名。

午門外入鑾院。分簾閱春秋房卷。及放榜。得進士一十二人。是科。

上頒題。進士一至十皆送。

上親定。而春秋居二。至。

殿試傳臚。仍以春秋一卷為一甲之二。二卷為二甲之一。

上以是科春秋房得人。隨。

命詞臣攻春秋經者。投名作春秋傳註。是時房首甫教習。即並與編纂。皆異數也。先是予入鑾院時。

上幸南海子。攜予所進通韻者隨。

御幄行。覽之稱善。遂發其冊貯閣中。令本官繕疏。從通政司并書冊奏上。已有日矣。及撤棘謝。

恩。賜宴禮部畢。閣臣遣供事官宣予至閣門。將入閣。滿。

中堂望見予。坐起道。

上欽覽所進書。大喜。謂有才學。著繕疏另上。指示向漢。

中堂領書冊宣。

旨。明日。通政司上書并疏。

上乃留其書。復降旨。使宣付史館。并敕禮部知其事。方予出亡之前一年。先太君死。暨避人淮西。則先贈公又死。時先兄以推官改仁和教諭。厝兩棺于杭州之六和塔。而先兄又死。予請假還葬。值言官以修明史未成。阻之甚力。

上獨重孝治。可予請。暨葬。則畚土負石。身親事。凶功。得痺疾。兩足胫脹不能立。遂乞病在籍。越三年。

上南巡至浙。以躬禱禹陵。渡江。予扶疾迎。

駕于西陵渡口。

上臨升御馬。遙見予。遣侍衛馳馬至前。呼毛奇齡。

皇上遣問。你病好否。予答曰。未好。答畢。叩頭謝。侍衛曰。有他奏乎。曰。無有。



上升馬去。暨還，仍送之望京門外。

上控馬直前，呼予名，問病何如。曰：「未好也。」曰：「何以不調理？」曰：「調理未好。」曰：「是何症？」曰：「是兩足瘋痺，不能起立之症。」

上復有所問，予以聽卑不能悉，第叩頭曰：「小臣微末，何足當。」

皇上垂問。

皇上恩厚，小臣何敢當。

上慰勞去。

有紀恩詩。見五古卷。

越二年，而病遂劇。予族自周王子

圉分封于毛，遂以此受姓。然未詳其繼也。相傳魏時僕

射玠曾家陳留，而其後宋靖康末有侍御叔度從陳留

南遷，謫居餘姚，為餘姚毛氏。逮明，而福建都轉鹽運司

同知貞偶治別業于蕭山家焉。先是九世忠襄公吉當

明正統間，以兵備副使殉廣東雲岫山賊，與其子雲南

參政科從子刑部郎傑各有成績，紀史冊。餘姚毛氏稱

一時極盛。自刑部公一傳為湖廣按察使副使憲，湖廣

道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復再傳為順天府治中文炳，河

南榮澤縣知縣夢龍，三傳為雲南布政使紹元，福建興

化府同知子翼，嘉靖己未榜眼翰林院編修惇元，而高

祖貴州石阡府教授淵勳，許龍保苗賊有功，祀貴州名

宦。高從祖福建汀州府同知公毅與參政編修皆一門

羣從。當是時，毛氏以科目登仕版者，自順成以後，嘉隆

以前約二十七人。至祖岐山公諱應鳳，其從兄鳳鳴舉

萬厯丙子餘姚鄉試，鳳起借嘉興籍，舉萬厯辛卯鄉試

第一。從弟沂借秀水籍，舉崇禎丙子鄉試，而餘姚仕籍

至是亦衰。先檢討竟山公諱秉鏡，以邦賢崇祀學宮。江浙

通志學宮崇祀志皆有傳。餘見本集事狀卷。與先太孺人張太君生子四，其

季子也。長萬齡，辛卯拔貢，授推官，改仁和教諭。次錫齡，高隱不仕。又次慈齡，早世。娶陳氏，以

無子，娶下妻三，初買淮婢，不宜子，遣之去。既而娶江寧

林氏，女名繁條，攜之至江西，死。及官京師，娶曼殊，又死。

曼殊，張姓，見墓誌第六卷。暨請假歸，則又娶杭州馮氏女。子三，予出

游時，懼予不得還，以兄子珍後子，未成丁死。有墓銘在第十卷。



既而以其弟遠宗繼之康熙庚午舉鄉試第二。先是從子遠公舉康熙丁巳鄉試從孫文舉戊午鄉試皆蕭山籍而兄子文輝舉癸酉鄉試與遠宗皆以仁和籍見舉則以先教諭官仁和時所借籍也。及子六十七生一子呼老得錢唐倪璠贈名壹數月識字時予方註易能以指作卦畫四歲死。子生年早衰嘗奉先太君避村舍太君令誦壁間字時瞑不能視恐感太君意信口誦舊人詞而竊書所誦于其後。及旦太君視之曰妄哉兒吾令之誦壁間字而乃越右而及左何耶。至四十餘歲驟得心悸疾健忘而眼忽明哲時尚滯淮西醉中叩首讀息夫人碑無一誤者。予少病瘍病疥病魃絞而老而皆愈。當方馬被誅時其餘孽尚留蕭山之管村。予避居巖壤為賊兵所截不能歸。其隣俞亮者寡婦子也無食謂子曰計賊三日當徙去吾倘得八溢米則母子俱活不然母寡子獨盡此矣。予貯米數合不及八溢并索底乾糲盡與之而自食竹萌三日幾死因得魃絞疾而其後亦

漸漸解故人謂予健未死不謂其不起也。方予病劇時前數日感

皇上恩厚不能報每叩頭簣間會同年大司成汪君霽書至曰嶺表楊生進沈韻原本

上疑其誤特令政府出君所進通韻本與之參對。

上知君如此予讀之一慟幾絕。予少失學于凡學無所窺見獨啞于音律孩抱時聽客搗彈能辨其和謬康熙癸酉

上諭羣臣以徑一圓三隔八相生之法予曾作

聖諭樂本解說

皇言定聲錄及竟山樂錄思進之太常而阻者甚衆會上復南巡于

行在進已刻樂本解說二卷大學士張公傳予至行在朝門頒

諭獎勞并敕改誤刻字而宣付專行于是音律之學稍得施驗特聖教未明且五學六籍久晦于天下予稍有

論辨而諒者寡也。祇予所為文偶見于世，則世多稱之。少時華亭陳子龍評予文曰：才子之文。其後予出游，則多有論序予文者，顧甚煩，不得而詳也。杜陵蔣生曰：蔣生勾吳文物之都，父事言游，兄事季札，瑜昭榮卓，一往偏劣，而獨于西河毛生多所慕悅。每憂思結轡，熱病內發，鍼石不可，灌漱不得，遽發毛生文一再讀之，霍然而病釋。種山僧超庵者，董无庵也。无庵之言曰：盖自西河氏出，而越水越山，頓為改觀。此何如人者？然而幼丁亂離，中遭困詘，甲兵徙走，垂數十年。嘗衣緇山中，遭厄而廢。其所嬰患，或致籍名網羅，鈎捕延繫，細君跼足，東西簿比，雖破柱倖免，而嗣子逮斃。凡其所游歷，與所遭逢，窺其文往往而見也。乃偶然酬應，思若江河，遇有訂證，博極殫哲，古所稱激滌萬物，牢籠百態，蛟龍翔而虎鳳躍，比于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乎。桐城存齋何先生曾為文曰：夫天之生才，使之漸漬，停毓于名都大區，而又存歷之于坎壈湮鬱之途，以激為要眇之音，恣肆其

旁薄駘宕之氣，雖遭逢世垢，而沉滯久，則寄托益深，跋涉多，則究晰益密。夫然後尺土之埋，不得而掩焉。山陰徐緘曰：近之學古為詩文者，擬步而後馳，省括而後釋，琢磨繩削，浸淫濡染，始猶陽貨之類仲尼，久則曾雲之肖祖父，西河無是也。第觀其波瀾之所盪汨，氣馘之所陵轢，鍼縷之所穿穴，芬鄉之所淫佚，其于古人如養由基，命中于百步之外，既已達胸貫革矣，其餘力所及，猶能摩腹拂脊，射麋麗龜。又如卜式已出，私財助邊，數百萬，為縣官賑流民，復數百萬，而其廩庾絀錢之貫朽紅腐者，尚鱗鱗沈沈，不可殫量。會稽姜黃門曰：雖然，事亦有未易知者。夫世之因才而獲困詘者有矣，木文而戕之，甘其井而使竭焉，顧未聞并惡其文，木與甘泉矣。且夫煎桂者以愛膏也，焚象者以利之齒也。浸假棄液而擢桂，憎之齒而焚象，摧其珠而剝剔其蛤與蚌，此則古今來所必無之事，而西河獨有之。有之而惡其人者，安知不并惡其文而屏之毀之，而事有不盡然者。夫秋霜



之殺茅、不擇蘭杜也。而澤已芬矣。震霆之扑物、不必盡朽確也。然佳材或免矣。夫以西河之才、與其學雖在數世後、聞其窮者、猶起思拔濯、掩卷太息、惟恐不得當。況生逢其人、與之寢處周旋、朝夕以言詞心思相聽命、而振拔溺被、豈無一覲。人能以才詘、而才無之詘也。此如李將軍者、其才氣為漢代無敵、乃不能取軍功侯。然而孝武惜之、孝文又嘆之、以一人之窮而不能得于兩天子之知也。此之謂才矣。今西河之窮逾于李廣、天子之知十倍漢主。人亦有言、生平得一人知、已可以不恨。今天下知西河者、孰有如

皇上者乎。匹夫之賤、當

天子之知、而又值

聖神御世、超堯越禹、經文緯武、掩蓋百代之一人、而倖蒙

睿鑒、此則剗剔之所不能加、秋霜之所不能殺也。合肥李相國師曰、西河不可及者三、身不挾一書冊、所至羸

筍無片紙、而下筆蓬勃、胸有千萬卷、不可及一。少小避人、盛年在道路、得怔忡疾、遇疾發、求文者在門、捫胸腹四應、頃刻付去、無誤者、不可及二。讀書務精核、自九經四子、六藝諸大文外、旁及禮樂、鐘呂諸瑣屑事、皆極其根抵、而貫其枝葉、偶一論及、輒能使漢宋儒者悉挂口不敢辨、不可及三。至其理學、則予固未能窺其涯也、間嘗以其詩比之少陵、以其所為文擬之吏部、覺少陵與吏部俱無以過。且即以其學而較之唐之孔仲達、陸德明、小司馬、李善、宋之劉攽、洪邁、王應麟、馬端臨輩、而諸公所著西河皆能指其瑕而摘其類。然且才不能相魚、杜歛于文、韓遜于詩、而才又不能魚學、韓杜、歐、蘇、與籍稍疏、而孔、陸、劉、馬輩則又從事博洽、而無所于著作。而西河皆有以兼之、有臣如此、是亦一代之儒、可以少報主知矣。特予有大痼于心者、往者陸機入洛、已踰壯年、即庾信去國、亦居然在強仕之後、然猶哀嘆其遭逢、而傷其淪落。況乎少系大節、長亦思有所論建、彼文詞小



道何足比數。而乃德既不立，學復未備，曾與仲兄與三相訂生平。與三名錫齡，明亡時自沉泮河，救免終身不出試，即終面舉人文輝本生父也。將統著九藝四子諸書，因以補禮與樂之所未逮，且廣輯唐後諸史，及其蕪而直其闕。何意丁年遭難，垂老登

朝，及還歸，而仲兄逝矣。禮堂淒然，誰可質問。朝陽未親，而西日已落，不亦悲乎。友人收子所存稿，合不下四百餘卷，子囑留十一，而餘俱去之。惟詩與賦為友人所刻甚多，大抵雜佻盪之言，與俗浮沉，即以此諧俗，故飲酒披猖，每多不檢。而詞則准西金使君按題而索，坐為瑯鏤靡慢之音，雖屈宋寓言，不無寄托，而學人無賴，未辨六義，恐或以是為籍口，如此概不可錄。獨經學數卷，若易、若春秋、若詩、書、禮、若論語、大學、若孟子，此即千聖相傳之用心也。然而存此亦鮮矣。愛我者當為我惜之。子出處未明，不能于

朝廷有所報稱，徒抱經術，幸遭逢

聖明，而未著實用，致空言無補，于心疚焉。子死，不冠不

履，不沐浴，不易衣服，不接受弔客。銘曰：

少不死于兵，長復不死于刀鋸之刑，又不死道路。公然出世，而赧然而登于

廷，其得歸全，亦幸矣。雖然，乃虛此生。

毛奇齡撰《西河集》卷一〇一

### 毛子傳

毛姓，蕭山人也。初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曰吾淳，于髡也。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與人坦然無所忤，賢者多愛其才，暱就之，而亦以才見忌。一時詩人嘗就姓問高下，姓畧示次第，或聞而惡之，往往思中傷。姓又困諸生，家貧遭亂，佯狂髡髮，緇衣走山澤中間，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仇者摘其語以為謗誹，謀訐而殺之。已而按驗無實，得不坐。姓自以為無罪，雖數瀕死，無所害，益復不簡備。仇者憤不得洩，乃詆其篋，發所著書焚之。又欲借他人事構之死。里中善姓者咸謂當出亡，相哭而別。于是之齊，之楚，之鄭，之衛，梁、宋間，嘗登嵩山，越數峰遠望，悽愴不能上，曰：

吾力衰矣。傷哉。貧且多難。吾安歸乎。姓所為詩。率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小詞雜曲。亦復縱橫跌宕。按節而歌。使人悽悅。游靖江。當壚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姓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為狂夫也。徑去。過海陵。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姓。為召諸名士。詞人畢集。為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嗜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姓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宣城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目為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朋好。不能去。姓雖處困窮。所至嘗乞食。至不當其意。雖招之不赴也。姓自少受知華亭陳子龍。評其文曰。才子之文。然跌蕩文酒。頗不自惜。平生長于治詩。取毛鄭諸家折衷其說。著毛詩省篇。今舊集多燬。存詩詞若干卷。友人蔡大敬為刻行於世。論者謂以沈宋之法。行溫李之詞。時罕及者。姓年四十餘。尚無子。自言當以客游老云。

施閏章撰《學餘堂文集》卷一八

### 蕭山毛檢討別傳

歸安姚薏田秀才謂予曰。西河目無今古。其謂自漢以來足稱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王肅。杜預。賈公彥。孔穎達也。夫以二千餘年之久而。僅得七人。可謂難矣。吾姑不敢問此七人者。果足掩蓋二千餘年以來之人物與否。但即以此七人之難。而何以毛氏同時其所極口推崇者。則有張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緘。與其二兄。所謂仲氏及先教諭者。每述其緒論。幾如著蔡。是合西河而七。已自敵二千餘年之人物矣。抑西河論文。其自歐蘇而下。俱不屑。而其同時所推崇。自張蔡二徐外。尚有所謂包二先生與沈七者。不知其何許人也。竭二千餘年天下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時所出之多。抑亦異哉。予笑而答之曰。是未聞吾先贈公之所以論西河也。西河少善詞賦。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陳公大樽為推官。嘗拔之冠童子。遂補諸生。顧其時。葢山先生方講學西河。亦嘗思往聽之。輒卻步不敢前。邢氏多藏書。西河求觀之。亦弗得入。已而國難。畫江而守。保定伯毛有倫方貴。西河兄弟以鼓琴進。托末族。保定將官之。而江上事去。遂亡匿。乃妄自謂曾預義師。辭監軍之命。又得罪方馬二將。幾至殺身。又將應漳浦黃公召者。皆烏有



也。已而江上之人有怨於保定者。其事連及西河。而西河平日亦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爲僧。渡江而西。乃妄自謂選詩得罪。王自起。撰連箱詞得罪。張縉彥以致禍。皆事後強爲之詞者也。乃其遊淮上。得交閭閻士百詩。始聞攷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卽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於是由愚山以得通於鄉之先達姜公定菴爲之言於學使者。復其衣巾。顧以不善爲科舉文。試下等者再。時蕭山司教者吾鄉盧君函亦名宜憐其才。保護之。然懼其復陷下等。卒令定菴爲之捐金入監。未幾得預詞科。顧西河旣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其初年所蹈襲。本不過空同。滄溟之餘。謂唐以後書不必讀。而二李不談經。西河則談經。於是并漢以後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齒者爲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齒者爲朱子。其實朱子亦未嘗無可議。而西河則狂號怒罵。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無賴之叫囂者。一時咳之。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之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西河雅好毆人。其與人語。

稍不合卽罵罵甚繼以毆。一日與富平李檢討天生會於合肥閣學座論韻學。天生主顧氏亭林韻說。西河斥以邪妄。天生素人故負氣起而爭。西河罵之。天生奮拳毆西河。重傷。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聞者快之。若其文則根柢六朝而泛濫於明季華亭一派。遂亦高自夸詡。以爲無上。雖說部院本拉雜兼收。以示博。顧西河前亡命時。其婦囚於杭者三年。其子瘐死。及西河貴。無以慰藉其婦。時時與歌童輩爲長夜之樂。於是其婦恨之如仇。及歸。不敢家居。僑寓杭之湖上。浙中學使者張希良。故西河門下也。行部過蕭山。其婦逆之西陵渡口。發其夫平生之醜。言之至不可道聞者掩耳疾趨而去。先贈公之言如此。顧先贈公在時。西河之集未盡出。及其出也。先君始舉遺言以教予。於是發其集細爲審正。各舉一條以爲例。則其中有造爲典故以欺人者。如謂大學中庸在唐時。有造爲師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釋文舊本。攷之宋槧。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而釋文亦並無有蓋捏造也。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而尚襲其誤而不知者。如邯鄲淳寫魏石經。洪盤洲胡梅有邯鄲寫經之文。有信口臆說者。如謂後唐會。有不攷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經春秋竝無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爲無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於晉樂峯論語駁而謂朱子自造。則并或問語類亦似未見。

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如胡文定公曾其父子俱附和議。則籍溪致堂有貿然引證而不知其五峯之大節俱遺。含沙之射矣。有貿然引證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讀百篇。以爲書百篇。有改古書以就己者。如漢地理志。回浦縣。乃今台州。以東而謂先君皆口授之。予因推而盡之。葺爲蕭山毛氏糾謬十卷。乃其集中最後有辨忠臣不死節文。則其有關名義尤可驚愕。其謂夷齊亦不得爲忠臣。但可爲義士。乖張已極。夫忠臣固不必皆死節。亦幾曾見忠臣之不應死節者。況西河自溯道統。得之高笠先生。而高笠之師凌臺賀氏以布衣死明季。則是其師傳卽已乖謬。西河之師之何也。及溯其本意。則專爲續表忠記而作。謂其以長平之卒。妄列國殤。而冒託其名。以作敘。故辨之。續表忠記者。卽吾鄉盧函亦所作。前曾保護西河者也。其所作記本不工。其所序事亦閒有譌者。然謂以長平之卒妄列。則其記中所立傳俱屬有名之人。而況是記俱經西河校定。而後出以問世。其序文則直用西河手書。雕入冊中。其字畫皆可驗。且西河前在廬門。感其卵翼之恩。執弟子禮。不勵如世俗之稱門生者。雖既貴寓杭。猶時時遣人東渡問訊。而忽毀之於身後。并其序亦不肯認。且因此序而發爲背道傷義之論。及叩之函亦之子遠。則流

涕曰。是殆爲畏禍故也。前者西河固嘗有札來謂京師方有文字之禍。先師所著勿以示人。則是辨必其時所作無疑也。予乃歎曰。有是哉。畏禍而不難背師與賣友。則臨危而亦誠不難背君與賣國矣。忠臣不死節之言。宜其揚揚發之而不知自愧也。抑聞西河晚年雕四書改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然則禦侮之功亦餒矣。其明哲保身亦甚矣。乃因述贈公之言而附入之。卽以爲西河別傳。雖然。西河之才。要非流輩所易幾。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無疑也。乃以狡獪行其暴橫。雖未嘗無發明可采者。而敗關繁多。得罪聖教。惜夫。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二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三

張沐 劉惠恒 汪琬 駱鍾麟 李兆元

張先生沐傳 沐字仲誠上蔡人登順治戊戌進士授內黃令為治重農桑務教化自正供外裁革羨耗壹意與民休息令家各書為善最樂四字於門以相提獎註六論敷言皆戶曉之期望集諸生講學於明倫堂懇切諄復環而聽者罔不聳動在官五年以事去有薦之者又起為四川資縣令治資悉如治內黃一職告歸與夏峰孫徵君遊潛心默悟力任斯道主講游梁書院學規釐然門人循之有實效晚年開白龜圖以教授四方學者所著有五經疏略圖書秘典學道六書學者稱為上蔡夫子云

（清儒碑傳卷九）

敕授文林郎閬縣知縣劉君惠恒墓誌銘 汪琬

君諱惠恒字子迪別自號養菴姓劉氏漢中山靖王之裔在唐有禹錫者顯名於時其後再遷始定居無錫至君之大王父封郎中諱陞以舉人兩署教諭偕其子光祿少卿後先咸著聲望同縣高忠憲公少師事卿中而與少卿同朝相友善故郎中父子之歿也悉忠憲公誌其墓少卿諱元珍由萬厯中進士累官南職方郎舊勳首輔沈一貫朋邪蒙蔽狀以故削籍既起少卿又劾故贊劉國綽與楊鶴李如柏扶同賣國直聲震天下推為東林黨魁少卿之子封知縣諱明題生四子君其長也舉順治丁亥進士授福建閩縣知縣巡按御史疏薦治行第一內擢有日矣會以抗直中忌者罷歸年甫二十有五遂杜門謝客益自力於學不復言仕宦者凡三十有三年於書無所不讀尤好宋儒語錄而平居所私淑者則專在忠憲公每恨不及公從游也故其學本諸靜坐而用致知格物為工夫躬行心得為歸宿每欲由忠憲以溯程朱而朱以溯孔孟其原委統緒井井如也蓋晚而益遠於易絕不喜佛老兩家善歎曰佛氏不知性老子氏不知心本原既誤必無與吾儒可合者又曰天下聰明才智之士多流入佛老亦未取五經四子及大儒諸講義熟習而深思之耳不然吾道廣大精微方孜孜汲汲日夜從事於此其於彼佛老之學非惟不敢實有不暇也病肺將革為手觸數百言凡指中幅巾綬衾次及殮葬之制悉具且言治喪禁用浮屠其說曰吾聞釋

氏懺文皆悔過遷善之言非謂拜誦便有益也佛非惡人奈何自愚耶君之議論類如此嗟乎晚近士大夫少而耽章句之習一旦登朝則溺於功名富貴聲色賄財之好未嘗有得於學也至其暮年則氣滿而志昏而又有所謂死生禍福者搖兀其中於是乎惟釋氏之歸高者或竊其緒言以自文而下者遂趨於佞佛欲藉是以得福而道福延生而賒死不亦大惑矣哉子老病作治命以教誠二子其說與君若同然聞者不以為疑即以爲妄度二子之心亦未必其能遠達也夫然則君洵可謂賢矣享年五十有九所著有樹樞園詩集五卷贊語遺藁各若干卷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孺人秦氏二男子長曰學洵蘇州府學生次曰學柔陽三女子長適秦宏綱次適吳茂鏤次許諸生秦汝瀚孫男女各一初君之在閩也公廉有惠愛於民及去官無錢以治裝上官知君者子道里費始得歸其鄉瀕行哭送者數千人然君爲吏甫三載凡有設施未足以竟君所學故子不復詳次云銘曰維君與公同里閭一試而顯潛其軀私淑先正儼步趨力研奧旨探遺書忠憲之學斯不孤憤世陷溺惑且愚欲扶儒術揮浮屠辭而闢之扶根株忍使羣心逐淪胥賢哉若人今則亡銘以示褒非曰諛

（清儒碑傳卷九）

翰林編修汪先生琬墓誌銘 陳延敬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翰林編修汪先生琬卒明年其學者爲狀以其孤奮幣走京師乞銘於其友人陳延敬曰先生治命也公毋辭子是以不辭而銘先生字若文又字鈍菴晚而天下學者皆稱曰鈍翁云順治中廷徵在翰林大宗伯端毅公以能詩接後進先生與公相合肥李公天馥今戶部侍郎新城王公士正吏部郎中潁州劉公體仁監察御史長洲董公文驥及海內名能詩之士後先來會願子亦以詩受知與公日與諸子相見於詞場先生雖以詩與諸公游實已歸然攬古文魁柄自立標筆抗前行而排後勁鋒鏘踴躍萬夫之上子既感先生知已之言又方年少志銳雅不樂以詩人自命至是始學爲文先生又語人曰我固以爲異人也龔公既歿諸子或散去或留其後先生以戶部主事病免歸長洲廷敬嘗侍





上禁中問今能為古文者誰與輒舉先生以對先生方臥堯峯不肯起  
學者又皆稱堯峯先生王公以戶部郎中  
召見懇勤殿曰廷敬與俱來各以所為詩來既進見退留臣問士正學  
行明日改翰林侍讀自是  
上銳意嚮用文學之士矣  
詔舉博學鴻儒廷敬遂奏疏薦先生兵部尚書宋公德宜亦別為疏同  
日以薦而余以母夫人憂去京師有司敦迫先生以來實康熙十七年  
也明年

上親拔其文授翰林編修與修明史先生既以道德文章為已任由是  
有側目之者益思歸故山在史館六十日撰史纂百七十五篇杜門稱  
疾者一年以病免而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有七始先生以孤童自奮  
讀書一目能五行俱下盡三編不忘順治十一年經魁其鄉明年舉進  
士時進士觀政於諸曹先生以二甲得通政未幾假而歸研古纂辭一  
壻絕今文陋跡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沿溯宋元以上唐  
韓柳宋歐蘇迄明之唐應德王道思歸熙甫諸家蓋追宗正派而廓清  
其夾襖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此先生之志也自戶部  
福建司主事分司大通橋歲滿進雲南司員外尋改刑部河南司遷山  
東司郎中以例降北城兵馬司指揮轉戶部山西司主事遷江甯西  
新倉還而歸臥堯峯也凡職事之餘鵬詠之次無時不以古文自娛而  
四方賢士大夫苟知文之可貴求為金石鏤刻傳敘之作以示後裔附  
不朽者惟先生是歸先生由文見道務為經世有用之學故向所歷京  
朝官及一再分司皆有名稱紀為刑部郎時河南巡按御史覆奏  
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罪當死詔法司核議先生以潮  
兒母先為三春所殺宜下御史復訊為復讐論引律文祖父父母被  
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又引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  
百為據他疑獄必援經附律務母枉縱降而為兵馬指揮而不變易剛  
直問學某公欲并其鄰人居會鄰人之母自經死問學欲因以重其罪  
巡城御史故問學所取士也以之屬先生先生卒辨其枉誣問學怒必  
欲置鄰人於理先生毅然爭於同官同官欲上聞事乃得解旗人與民  
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皆偃仰臥踞廳事中官出視事岸然屹不動  
先生舉手讓眾人厲聲言曲在民當盡法若曲在旗敢厲民乎卒直民

而懲旗人關壯繆廟道士弟子為人所殺無主名禱於神神告以夢鞠  
一臂者得其情其人匿西山中雜逮徒黨與督索之遂正厥辜道路死  
暴尸者親為收瘞皆治奸民之以假命噬人者懲豪家奴以勢凌貧人  
者當任滿且去空北城民姓香於道提酒漿送者填溢衢巷當道大官  
呼殿至者擠塞不得行問之曰民送兵馬司也兵馬司秩卑而職亢士  
大夫左官於此往往偃蹇不屑其事故前此無得民心至去時請留遺  
愛如先生者也及再入戶部部設左右餉司先生在左司尚書王公宏  
祚以耶拜侍郎晉秩正卿故舊物色諸郎雅重先生曰君異日當繼此  
席也先生亦感王公言盡心郎事句校遞年存貯錢糧得移文十四司  
及右司會戶科都給事中姚君文然疏言夏稅以五六月秋糧以九十  
月請下部察糧項果足充一季兵餉則緩徵實便於是先生大集諸司  
窮日夜會計得存貯銀二百四十萬兩有奇以復於王公曰兵餉可以  
無虞而緩徵可行矣退而緝其遺意撰為兵餉一覽書成朝議格不行  
糧加漕贈外五米十銀為官收兌法而旗弁之橫息議裁吳三桂兵  
餉以充國用而強藩之勢沮其端皆自先生發之分司於北則條議三  
閩及車戶利弊數事分司於南則上其羨餘金如干一皆洗手蒞事有  
潔清名世徒目先生為文章之士豈知其施於用者卓卓自持守樹立  
有如此哉先生性狷介雖交游天下賢人文士而庸庸人往往不悅其  
所為而深中者尤忌畏之以故自登仕籍前後退而閑居者二十餘年  
雖其不合於流俗亦先生泊然有以自樂於中也其自史職歸也日手  
一編書窮年兀兀若為諸生攻苦者客問之曰吾老猶冀有所得也四  
方賢士從遊請業者日益眾為設科以誨之使學者悠然以得快然以  
解如春風時雨也世有知先生所張設於時者如彼豈知其歸而老也  
以其所自得使人各得其所得有如此哉以先生之才所施於隱見之  
際者於世賢豪之士不無缺望而先生之所自得者固亦已厚矣惟  
上重念文學砥行之儒嘗論本朝人物首稱數先生則先生之所以自  
得者亦不可謂徒然已矣予自踰弱冠與先生游既數年而別則復  
合又別十年而先生歿始終之際先生倦倦於予者是豈可漠然忘於  
心也哉先生先世徽州人明初葉遷蘇州隸衛官籍曾大父禧萬曆丙  
子舉人贈中大夫江西右參政大父起鶴贈參政公第三子有文名父  
廣天啟丁卯舉人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妣徐贈宜人先生喪父方十

有一齡家貧自立爲世大儒賢矣哉子男五人長筠諸生次衡殤次是  
實爲狀賢而有文者也銘曰  
生不獲舉顯且順仕以樂行否已焉退斯進學文乃傳惟汪夫子愈謂  
然五湖欽心嶽嶽賢斗杓所建四氣旋漢津海梁迴狂瀾霧縹挾扶光  
晶穿末流俗學相資緣取青姬白子所憐遺經獨抱老愈專迴如一手  
障百川生徒婉變相後先宗麟集翼風氣還天長地極元會殘斯文不  
沒星芒寒鄒夫斯寬薄者敦光我銘石永不鏽

（碑傳集）卷四十五

又鈍翁生墳誌計東  
生墳之制始于殷飛廉宋桓魋而後世卿相大夫士及隱君子多爲之  
且有墳誌及壽藏碣銘或自作或屬其友作以爲達子曰非達也死生  
晝夜耳在豈言畫又何達之有於是鈍翁生墳成屬東使爲誌誌曰翁  
名琬字哲文鈍翁其自號也江南長洲人汪氏自唐宋以來世爲微甲  
族自始祖得遷居蘇數傳至翁其世系詳年譜中考贈刑部公有文譽  
年僅三十歿生三子翁其長也母徐宜人當公失怙時年十一仲弟年  
十歲季弟在襁褓中翁奉宜人教誨勵志行內自重有守家貧未嘗  
降顏色向人乞貨既補諸生試輒高等出爲塾師卽巖然稱偉人娶妻  
宜人夫婦共食貧益自奮淬崇禎末苦吳歲大疫翁家無擔石儲浩然  
有以自得也徐勿齋宮詹翁族舅氏又贈公同年奇翁才推獎不置口  
蓋翁自少時爲制科業卽以根柢經術爲宗不隨流俗轉移旁及詩歌  
古文皆古人法度不肯苟且下一筆同人知與不知無不敬畏翁者翁  
性鏗急見人小不善則張目箕坐嫚罵然出於公誠交翁者輒推爲直  
諒多聞歲時從塾中歸以門人脰脯所入購書讀之雖宗黨有擁多資  
自憲者公不一顧也既連取科第釋褐戶部主事累官至刑部郎中以  
聖誤鐫秩補司城剛直不畏強禦多惠政都人至今思之再進戶部用  
才能出視西新關倉人人皆以清要待翁翁獨移疾乞歸卜居城之西  
郭及堯峰之麓葬其兩先人益讀書著述於其旁當道大吏求一見翁  
面不可得也在山中力學勤苦十倍諸生時又善強記過目終身不忘  
年僅五十著書益多務疏明經義旁及先儒諸說參稽異同求至至當  
每以喪禮廢壞乃著古今五服考異八卷綜核精詳多宋元諸賢所未  
發又深嘆當世文章家好名寡實鮮自重特立之士故肆意褒譏是是

非非不稍寬假凡浮華徵逐者至欲剗刃於翁而不知翁之矜憫流俗  
固期重相勉於實學也翁才識通練尤長吏事嘗分司大通橋條奏三  
閘及車戶利弊數事及爲刑部時斷一二疑獄皆引經據律見重於其  
長徒以剛介不宜於俗又患羸疾歸臥山中遂不肯出聊以文章自娛  
非翁本懷也嗟乎使以翁之材力丰采得大用於世則漢申屠嘉魏相  
唐陸贄其人也今翁既無志於用世則子言亦遂無徵矣嗟乎若其文  
章溯宋而唐明理卓絕似李習之簡潔有氣似柳子厚詩則游戲跳盪  
於范致能陸務觀元裕之諸公間而兼有其勝其少年時所擬漢魏六  
朝三唐諸體最爲工似近則夷然棄之不屑矣子以翁文章必傳於後  
世人亦以子言爲然然非深知翁者惟王尚書敬哉先生與東書云自  
古文人多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若文家居泊然有守若此古  
今文人所難且能使嫉翁者亦稱之異口同辭可爲深喜此誠知翁者  
矣翁長子筠孝謹能文早世晚得二子徵蘭側室張氏出穀貽側室司  
馬氏出墳在堯峰贈刑部公墓穴之右誌將成或曰何不遂銘之予曰  
天其或者使翁大用于世有功名于天下不可僅以文人之事銘翁也  
姑俟之

（碑傳集）卷四十五



汪鈍翁傳

汪琬字茗文、長洲人。少孤、自奮讀書、五行俱下。舉順治十二年進士、觀政通政司。假歸、銳意為古文、辭、以起衰自命。尋授戶部主事、分司大通橋、進員外郎、改刑部、遷郎中。河南民張潮兒以報母讐殺其族兄三春、巡按御史論潮死、琬為復讐論、引律文罪止杖為據。以奏銷案降北城兵馬司指揮、兵馬司秩卑職冗、左官者多偃蹇不屑意。琬剛直不撓、理冤誣、決疑獄、懲奸豪、任滿去、民炷香攜酒送者塞道。復為戶部主事、權江寧西關倉、以病假歸、結廬堯峰山、並閉戶著書。家居九年、以博學宏詞召試、授編修、與修明史。在史館六十日、撰史彙百七十篇、即杜門稱疾、踰年仍告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七。琬之為文、根柢六經、浸淫史漢、取法唐宋元明諸大家、立言命意、皆有所本。嘗自言、吾文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於易、書、詩、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明。其敘事尤有法度、一時名公鉅卿誌銘表傳、必以琬為歸。性伉直、不能容人過、雖賢人文士交遊遍天下、而忌之者亦眾。自知不容於流俗、故前後閑居二十餘年、泊然自樂也。所著鈍翁類稿百十八卷、自刪定為堯峰文鈔五十卷、並行於世。

王峻撰  
《王良齋文集》卷三

常州太守駱侯鍾麟傳李中孚  
人舉人丁亥會試副榜知縣治丙戌才雄識卓德器絕倫弱冠舉於鄉  
初任安吉州學正力振學政集諸生講授先行後文義裁禮導曲成周  
至諸生翕然化咸虞得師尋移令余邑下車徧詢民瘼凡利可因弊  
可革者次第舉行不數月百廢俱興年知監陝西通志和易書與士大夫  
相接時李中孚講學里中雖麟募以歸家復不俸色城古去渭不十夫  
不里庫照元行年雙大雨勢將南溢潯及城鐘麟率衆連東中請命願以身難之  
遂決水雨漸止亦不礙又從而北流者數里人以爲精誠所感臨  
事裁決如流肆應不滯察微洞隱若家至戶觀人畏之如神增減藍田  
呂氏士約刊布通庠每季大會明倫堂以執士訓釋六言刊布里社朔  
望躬親講勸以齊民立社學擇民閒子弟授以孝經小學以端蒙養飭  
保伍以清奸先修社倉以備凶荒省耕省斂勞之以錢民高年有德及  
孝弟苦閭者時給粟肉講約之日召至約所躬與均禮令其坐聽以示  
優異里婦有拒姦自裁者爲具棺斂葬率僚屬爲文以祭恤覺獨撫流  
離遇水旱輒齋沐步禱每歲輒應凡所施爲莫非民之所欲而良法美  
途咸規避莫敢往當事檄侯兼攝侯感之以誠惠威丕著豪右不得逞  
吏囑民懷耳目爲之一洗而與平非復前日之興平矣鄆亦缺令鄆民  
相與控臺丐侯往攝侯視郭若家撫字多端代歸之日老幼泣送侯辛  
疾邑連攝兩篆政治所在脂炙人口邑長老歎爲百年以來僅見九載  
奏最擢京城北門指揮至則詰奸緝盜所部肅清轉余郡司馬秦人士  
喜侯復至迎者踵接臺司道府夙習侯賢事多咨詢侯因調劑其閒造  
福於秦民者無算秦民懽若更生未幾遷守常州常爲三吳孔道賦重  
役繁更益百出侯隨宜釐正吏胥奉法唯謹禁營弁肆擾革漕兌積弊  
約束僚屬悉心民隱簡易近民府志鍾麟康熙八年遷常州府爲政  
草履步履數日不應乃射論奪獄日食捐俸倡建延陵書院以理學淑  
人市期月深仁厚澤遍及窮鄉庶民歌頌戴若慈母逢掖之士彬彬向  
風奉爲師帥會丁內艱解任郡人皇皇號慟爲之罷市歸家事太公色  
養備至居鄉出入以度克己樂善濟危扶困惟力是視旣而太公棄養  
侯哀慕毀甚營葬勞瘁卒年五十三卒之日巷多隕涕平生宦遊之地  
士民咸爲位尸祝亦足以見侯德澤人人者深矣

李生曰近世守若令中閒固不乏循良然求其英毅有爲政崇風教自  
作縣以至守郡始終以化育爲功課則所聞所見實未有若侯者而侯  
自視飲然向學問道之誠如恐弗及余至不肖侯不肖余辱承殊遇

不啻青參之於蓋公。政暇必枉顧荒廬盤桓竟日。余自知甚亢。侯嚴重。然故次其履歷之概以識余感。

（碑傳卷九）

又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路公墓表 路長壽  
公諱鍾麟字挺生別號連浦姓路氏世為浙之臨安人順治丙戌浙  
江鄉試丁亥進士副榜授安州學正歷階文林郎奉政大夫中憲  
大夫歷官整屋知縣北城兵馬司指揮西安府同知常州府知府治常  
二年以憂歸後五年卒其卒以康熙十五年享年五十又三常為東南  
大郡縣賦重科條繁瑣吏得因緣為姦故皆窟穴蠶食其中前守廬以  
賦入不中程或罷或貶秩去公至則極力蠲除立法鉤校夙弊一除屬  
邑僧羨三千金例以遺守公曰吾利若金是甘酒并餌而令卒益魚肉  
吾民也矢於城隍神嶠卻之弁亦敏不敢他有要索月朔數延見郡長  
老寮子弟中講鄉約為陳孝友姻睦之道民有爭訟後悔願和者令兩  
造得自言慰遣之或以睡毗相告輒引至前反覆開導往往感激叩  
頭去庚戌郡被水流民充飢公減俸出粟賑之不足則勸輸巨室富人  
籍民之飢不能自食以口計者若干籍粟以石計者若干城內外受粟  
之地若干所任其事者百石吏以下若干人病則令視醫藥死則治斂  
埋自正月盡五月止全活以萬數其立法纖悉後可施行明年夏又旱  
公葛衣草履步禱二十日不雨則詣郡獄露禱日食糲飯一孟菜一匕  
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具道太守以不德致累吾民痛自刻責言與  
涕俱尋遭太夫人喪民號哭請留者數千人公亦哭舉手曰敬謝父老  
使某為不孝子即何面目立吏民上會督撫亦以格於例不果留公性  
和易愛民好教化其治寬嚴互用務恤民情有所案治持重不輕發  
即勢豪居閒為請終不能奪然廉平不苛所至有惠愛聲其令蓋屋俗  
多鋼婢女至老無適對匹公下令禁止渭水決壞城郭廬舍公齋沐臨  
禱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常攝興平令興平豪右分四門為部黨健  
關訟持吏短長前令不能制公廉得其主名收按致法姦黨散落北城  
兵馬司於京兆尤劇號難理公治有聲有喇麻僧與其徒為姦利公按  
治之無所回避西安俗悍多盜公捕十餘人笞而釋之令歸曉其黨  
具陳禍福餘悉解散或竄入傍郡界中訖公任西安無盜公愿官二十  
餘年其治有名蹟多類此先是公令整屋時故師事李徵君願願字中

孚即其縣人學者所稱二曲先生也守常之明年迎致願作興延陵書  
院率薦紳諸生講學其中躬北面執弟子禮論者多之北之歐陽太守  
云歐陽名東鳳明萬歷間守常州開龍城書院故址祀郡先賢延師儒  
親為諸生執經講問一時稱盛事更七十年而後公繼之蓋吏不尚教  
化久矣國家自蜀閩用兵以來東南賦斂日急又時時有大綵役州縣  
吏競毛舉束濕向刻急取一切治辦者誠為能吏其不肖者則旁緣侵  
漁征一取十蓋距公之治常四五年間吏治一變有講休養教化於是  
時者獨其職矣即常之父老亦以為本朝三十餘年都更十餘守求治  
行如公者指不數屈嗚呼循吏之難得如此幸而得之又不得竟其施  
有識之士所為慨歎而歎息也曾祖諱某官三山丞祖諱某宣府把總  
考諱際明邑諸生以公貴封如其官子嘉泰嘉瑞嘉觀皆諸生公卒後  
一年嘉泰狀公行事介商之族兄贊來請表其墓衛少賤不敢當固辭  
贊曰泰之請也誠斷其文之足不朽公者不以名位將乞銘於甯都魏  
禮禱亦布衣士子幸許之衛曰諾乃表其大者俾揭於墓之原

（碑傳卷九）

魯山教諭李君兆元墓誌銘 李君卒於任其孤以狀來請  
康熙四十年歲辛巳正月魯山教諭蘓庵李君卒於任其孤以狀來請  
余敘卒葬余惟李氏之先代稱甲族君先世洪洞人明初徙大梁後徙  
尉氏數傳至大父諱懷確力學好古不求聞達父孝廉公諱會字淞冷  
崇禎癸酉登賢書甲戌中副車潛心理學所著有四書雪光錄尚書管  
見史略勸學課行諸書明季寇陷尉氏欲授以爵不屈罵賊自投於隍  
死丈夫子三長諱周元字伯和余己酉鄉同年也次及君諱兆元字仲  
顯號蘓庵垂髫授書儼若成人孝廉公就義君年未及冠擢誦號泣不  
欲生未幾祖妣以疾終方寇賊搶攘時丁兩大喪佐兄舍斂耐葬雖倉  
卒一準於禮大事竟奉母避亂河朔開闢力致養益勤於學甯家後兵  
燹餘燼未撲滅所居村寇相戒不入里人以為孝感云王子登賢書為  
陳留令王君所拔士禮閣下第歸即讀書陳留署制藝題一文必二之  
一短篇無先輩一長篇為順時之作莫不各踞其勝已未就教職需次  
里居遵母夫人病衣不解帶者三月餘母夫人竟獲安乙丑除鞏縣教  
諭故事學官由孝廉授者得計偕上公車君志氣彌厲而卒不售命也  
在鞏廉靜守職立教條以示諸生每月集明倫堂反復訓誡以敦倫立  
品為首務次以文藝定甲乙又梓先儒格言編給諸生輩士一時彬彬





儒藏

稱盛焉。學宮樂章殘缺，舊維因陋就簡。君至，乃致曲阜樂師授習於學。官又製禮樂器，小大燦然畢備。每值丁祭，檢閱鼎彝牲牲，務從豐潔。至令羣縣禮樂爲八郡首稱。庚午，開母夫人之變，勺水不入口。太守汪公檄令俟新任交割，君不可，即日假裝出郭門，諸生祖道畢集，歸臥苦塊中。喪葬一依考亭家禮。王申服闋，補魯山縣教諭，學宮殿廡戟門撤而新之。課士立教，一如在羣時。閒與僚友攜琴出游，採商餘之仙藥，弔紫芝之高踪。邑北有琴臺，時登臨懷古，作詩以寄慨焉。先是兄伯和司鐸光山縣，君寓書期以冬月同乞身歸。無何伯和卒，君常鬱鬱。庚辰，遭疾改歲而卒。正月二十一日午時也。距君之生天啟甲子三月二十六日亥時，得年七十有八。君留心禮樂，以敬恕爲本，主作字必端楷。晚年愈好讀書，六經諸子朝夕不釋於手。旁通天文算數，九流百家之說，問奇者踵相接也。聞耿逸庵倡學嵩陽書院，君命子瀚往問策，復購書送藏書樓。河使者俞存齋過羣相訪，談至夜分，歎服而去。寶靜庵亦嘗寄書商訂所學。洛東高士趙玉鉉執贄其門，每來請益，講學娓娓不倦。又篤於天倫，輕財樂施。貧士匱乏，乞假不厭其煩。有官於羣者，物故君贈賻獨厚。且恤其家，伯母劉子少高年嬰疾，君訪醫藥，不憚勞，賴以痊復。後數年卒，經紀其喪，無不曲至。所著詩古文甚夥，尤達於易，喪歸尉氏鄉。黨知與不知，無不哀慟泣下。君之忠信篤實，感人者遠矣。子瀚等以是年十二月初九日葬君於邑之東南理村崗祖塋。元配潘氏，邑庠生潘士彥女。繼配祖氏，直隸新城縣庠生祖述道女。子三：長瀚，邑庠生；娶邑庠生楊健女。次瀚，庚午科舉人，妻邑庠增廣生劉呈祥女。繼娶浙江太學生錢樓梧女。三瀚，癸丑女。四長適通許縣庠生張坤，次適通許縣范文貞。三適扶溝縣盧徵雲。四適扶溝縣張偶。孫男五：維楠、維橋、維樞、維澐、維生。平於義，印以告幽明。銘曰：

三亭降英，仙李擢秀。濂洛宗旨，千載俎豆。君學既邃，而位不副。事彼芹藻，凡彼薪樵。入拜瞽宗，出教函胄。經義治事，湖州有後。人之云亡，失此膏肓。封域既安，松柏斯茂。于斯萬年，比天地壽。

校記

①及：疑當作「乃」。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四

魏禧 侯泓 倪燦 唐夢賚 沈珩 孫學稼

魏禧傳 邵長蘅

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南都人。其生以天啟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蚤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選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畫。理勢修幹。微髭。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縣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甯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折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圻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鑿口。因實闢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絮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為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甯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為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為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畫淋漓。故其所為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垓。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遊。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淵。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昆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楊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昇疾至南昌。就醫。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昇之。至門。禧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有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祥。字善伯。弟禧。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踴躍。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厭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翼翊為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

之恩。國事之責也。既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而岢然不肖。少虧其志。賢已。嗚呼。禧儻自謂與。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七）

又先叔兄紀略 魏禧

吾叔兄既卒之十年。季弟禧始得抑悲心。編次其行實。以告于海內君子。而為之紀曰。先生諱禧。字凝叔。號裕齋。欲自進于寬裕也。宗派曰際昌。丁喪。亂屏居翠微峯。門前有池。顏其庭曰勺庭。學者稱勺庭先生。叔子集行于世。世又稱魏叔子云。先徵君生五子。其二夭。故以伯叔季行。先生為人。形幹修。頤目光奕奕。射人。少屏善病。參朮不去口。性秉仁厚。寬以接物。不記人之過。與人以誠。雖受給。恬如也。誘進後學。惟恐弗及。然多奇氣。論事每縱橫雄傑。倒注不窮。事會盤錯。指畫灼有經緯。思慮豫防。見幾于蚤。懸策而後驗者。十嘗七八。義之所在。即攫禍患。勿少恤。待小人不惡。而嚴。往往直言無忌諱。而其神明之際。有耿耿不可忘者。嗚呼。此非禮之所能道也。先生兒時。不樂嬉戲。同學生或出外游。閒先生獨勤業。不輟。嘗嗜古論史。斬新見識。十一歲。補邑弟子。冠其曹。妻祖謝公于教。稱宿學。致政家居。年七十餘矣。嘗姻亞偕往。一揖後。各散去。惟先生十一歲童子。與七十餘老人。終日語不倦。先徵君訓諸子。和極禮敬。不少寬假。嘗侍先徵君議事。公所坐。數百人。吾兄弟年少。坐堂下。末坐。因相與私語。先生容偶怠。不自覺也。先徵君堂上。色不懌。伯兄目及之。曰。吾儕甯有失乎。何大人有是色。歸至庭。先徵君默坐。不語。子跪讀。乃誡曰。凡人貴讀書。當知禮義。如在廣坐中。人不識汝為吾子。而察其舉止。言語。閒知其中必有嚴憚之人在。今某待父而有慢容。何謂讀書乎。於是復霽。顏論古今。夜分乃罷。自是先生守徵君訓益確。罕有隕越。先生與兄弟如一身。而植善規過。交相切劘。若嚴師友。恆譔笑至丙夜。先生以先生體屏。迫之寢。各依依不能去。伯兄有詩曰。豈徒至性為兄弟。竟自神交託友生。禮有詩曰。我生為體素。兄弟為我神。當是時。吾兄弟三人。謂科名當探囊得。期以古名臣自致。節烈風采彪炳。史策迫甲申。流賊陷京師。天子死于社稷。先生聞輒號慟。日往公庭。哭臨。會不甘味。寢不安席。謀與會公。應遽起。義兵勤王。先徵君亦慷慨破產助之。而李自成旋殄滅。遂不果。先生故善病。謝棄諸生服。隱居山中。歲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因屏去時藝。專古學。教授弟子。著錄者數百人。方流寇之初熾也。是時承平日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難遽及。先生



獨憂之。尋山石結砦以衛家室。經營措法皆有成法。邑人傲效之。得免寇攘之難。時年二十一也。而南昌彭躬庵士望亦于是歲來。初于鄉人有主躬庵家者。躬庵嘗語天下將大亂。吾欲得遺種處。子鄉人曰。則莫若吾南都矣。山岩可居。田宅奴婢。我能給也。躬庵果至。主其家。實吾鄰。並躬庵。日日從門外過。子兄弟目送之。相語。若人風度似不凡者。然何以主是。翼曰。躬庵復經過。子兄弟遂下階揖。躬庵曰。子何為者。躬庵語以故。且曰。為若人所給。吾已移室至建昌矣。將安適。曰。能過吾館舍談乎。曰。甚善。遂相與縱談達明。躬庵慨然曰。子兄弟真可以託家矣。于是躬庵遂急行。逆其家人。數步復返。曰。將與一好友偕。俱來。何如。曰。甚善。至則林確齋時益也。躬庵舟至河干。先生方釀面。喜極。裸雙袖。水濡濡滴。髮髻走逆之。延住于家。後相與入翠微。如一父之子。蓋所謂易堂者也。是時易堂九人。李咸齋。臧岐。彭躬庵。士望。邱邦士。維屏。林確齋。時益。汪吉。案。或云。神。謝。明。宗。室。也。名。謙。不。傳。其。名。善。伯。祥。魏。冰。叔。禮。彭。中。叔。任。會。青。蔡。燦。魏。和。公。禮。甫。都。居。鎮。上。游。地。遐。僻。四。方。士。罕。至。者。而。先。生。獨。敦。敦。古。朋。友。誼。如。友。人。謝。廷。詔。謝。大。茂。公。孤。不。能。自。存。先。生。則。撫。敦。敦。安。業。之。為。授。室。得。延。其。嗣。凡。朋。友。有。過。如。芒。刺。在。身。法。言。異。語。涵。溶。漸。漬。漸。其。改。而。後。即。安。已。有。關。失。則。朋。友。兄。弟。交。攻。之。即。厲。色。極。言。無。絲。髮。忤。躬。菴。嘗。曰。吾。儕。所。謂。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也。姊。婿。邱。邦。士。維。屏。以。先。生。好。雄。辨。故。折。抑。之。與。書。詞。旨。過。厲。先。生。乃。附。刻。于。叔。子。集。中。其。于。文。章。亦。然。率。委。之。羣。議。一。字。未。安。不。憚。十。反。既。登。木。者。或。即。行。剗。易。子。弟。無。恆。父。師。往。僧。無。可。公。至。山。中。歎。曰。易。堂。真。氣。天。下。罕。二。矣。初。有。友。人。某。先。生。與。最。親。善。數。十。年。其。後。有。乖。大。義。先。生。遂。擯。然。割。席。勿。少。恤。而。先。生。每。自。言。吾。何。多。幸。父。而。師。者。父。師。而。父。者。師。謂。受。業。楊。治。文。先。生。也。諱。文。彩。號。一。水。兄。弟。而。朋。友。者。兄。弟。朋。友。而。兄。弟。者。朋。友。嘗。出。游。思。廣。交。天。下。人。物。東。南。君。子。無。不。徧。交。之。開。有。隱。逸。道。德。士。則。崎。嶇。山。水。造。訪。請。益。而。四。方。聞。風。趨。赴。者。亦。駢。咽。輻。輳。諸。君。子。咸。謂。先。生。有。古。宰。相。才。度。惜。乎。齋。志。以。沒。也。然。所。著。左。傳。經。世。亦。足。徵。其。用。矣。而。確。齋。亦。嘗。曰。房。元。齡。不。以。已。長。格。物。魏。叔。子。有。之。凡。戚。友。有。難。進。之。言。或。處。人。骨。肉。閒。先。生。批。卻。導。歎。令。人。心。開。友。黨。中。方。諸。李。鄭。侯。焉。或。問。其。故。先。生。曰。吾。每。遇。難。言。事。必。積。誠。累。時。與。其。人。神。情。相。貫。注。然。後。言。之。戊。午。用。嚴。公。沅。余。公。國。柱。李。公。宗。孔。薦。舉。博。學。宏。辭。累。徵。以。病。辭。未。就。庚。申。十。一。月。十。七。日。從。無。錫。赴。維。揚。故。人。約。舟。至。

儀真忽發心氣病一夕卒。時門人梁份從行。遠近友人咸走哭于殯所。而常熟顧景范祖禹獨先至。祖禹少先生七歲。先生與為兄弟交。比易堂其未能至者。則于先生昔經游處設位而祭。海內士識與不識莫不惋惜焉。生于明天啟甲子正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嫂謝氏聞喪。勺飲不入口。絕食十三日死。繼禮之幼子世侃為嗣。娶賴氏。其父名章。字子弦。先生于門人中至親善者。是時禮聞訃。號慟病幾殆。乃遣長兄世微先生之門人賴章偕行。扶柩歸合葬于邑南郊下羅坪始祖墓旁。所著有古文集二十二卷。目錄三卷。詩八卷。二集若干篇。左傳經世若干篇。梓其半。皆行于世。制藝若干卷。及他雜著藏于家。先生為文。一主識議。取有發明。經史益于世。務不欲為紆徐。宵冥。形神摹擬。以相肖似。其于制藝亦然。初予兄弟學古文于山中。友人偶鈔一策。真行。英中。武進。鄉程郵祇謨見之。惜曰。今乃有如是文乎。于是攜去。注鄉貫姓名。逢人輒稱說。今吾兄弟文得彌質。海內君子者。蓋自程郵始也。茲握筆勉書。情緒荒落。述焉勿詳。要不敢稍一浮飾。自欺以欺先兄。禮往答錢塘高士徐孝先介書曰。所謂先叔子年譜。尚未敢作。先兄生平不欺其志。略見于地獄論。故立傳立誌。足以無愧。若年譜者。非理學日精。功積累著。無慚衾影。實濟于生民。歲異而月不同。其孰能當之。蓋紀其為學之漸。設施之能。將以作則來茲。非敢誣也。所謂誣君子者。不敢誣之以惡。亦不敢誣之以善。書既竟。忽憶吾兄弟往坐談。至于夜半。時殘月在天。地空寂。伯兄曰。異日吾兄弟下世。吾願先諸。想此際悲苦。誰復能任者。各慨然罷。而伯兄竟先世矣。嗚呼痛哉。夫孰意任悲苦者之獨在禮耶。季弟禮校淚紀。

當先考之終。遺命遵古禮。不用鼓樂。卻謝親友祭奠。戒毋得以行狀廣乞銘傳。不孝等寵勉從命。故兩先兄皆不敢請乞大人先生之言。以為光寵。其或垂賜收錄者。則存亡均感不朽。附識。

侯貞憲先生泓墓誌銘 汪琬

嘉定侯先生研德之歿也。其友宋先輩既庭聞之。為位以哭。且往弔其孤。集先生故人門下。士語之曰。按誼法。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今先生當家國破亡之餘。顧能履艱出險。以無墜其先緒。可不謂貞乎。修身立言。以無忘其師學。可不謂憲乎。蓋以貞憲易先生名。眾皆曰然。因作誼議之文。莫告殯所。由是學者稱貞憲先生。將葬。其孤來乞誌。若

銘于與既庭皆交先生人既庭既議其諡矣子故不敢辭乃為誌而銘之誌曰先生諱泓字研德晚更諱涵別自號掌亭有諱堯封者累官福建右參政先生高祖也祖諱震賜萬歷中進士累官吏科給事中抗疏忤魏忠賢削籍卒贈太常少卿祖妣龔太孺人生三子其長子曰岫曾天啟中進士官至左通政明亡以城陷不屈死其季子曰岐曾太學生後通政公二年亦坐事累死是即先生考也先生少補諸生與伯仲及舉從受經陶庵黃先生之門並有文章聲譽而先生最為陶庵所引重王師下江南通政大學兩公既後先殉國太恭人亦及於難而上官又有沒通政公遺產及名捕公幼子游之令相繼下縣是時侯氏禍患踵至死喪狼籍而官吏且格釋交馳於門親知相率驚竄其株連鉤引者尤眾計莫知所出先生兄弟合羣從僅六人仲兄前死兩從兄又皆從其父死伯兄又挾其從弟游亡命惟先生在耳願以獨力撐拄其間上應官府符檄次謀殲敵次拊孤寡蓋瀕於死者數矣其室孫孺人病垂革先生不暇恤也司捕游不獲遂執先生應命上官就以前好語稍以嚴刑俾具白游踪跡先生慨然力辨不少動久然後得釋而羣無藉睥睨侯氏者猶乘閒思濟之先生懼終不免乃攜家走他縣匿村落中無恒居凡三年而始遷郡城又三年而歸故里伯兄亦歸相與經理太學公故產則僅餘十之一矣性尤友愛析產一聽伯兄一切有無多寡肥瘠置不較也字仲兄遺腹子恩勝於已出子殤哭之過時而悲故有嘔血疾至是益甚以逮於歿享年四十有五先生頌然長身其面上豐下削丰采偉然自少博覽強記凡經史百氏古今典故次至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好從鄉先生討論天下大事每豫揣事後成敗得失亦無所不合太學公方負盛名四方賢公貴卿訖諸名士造門登堂者彌日夜不絕一見先生輒呼為小友晚而定交于子少先生四歲先生以弟畜之予尤嚴憚不敢以雁行進也其論學則悉本大學致知格物之說以為物不格而遷談主靜則遇事不無濶濶若遽談主敬則用力不無斷續此皆未徹乎其原雖有積累往往能處常而不能處變能獨善而不能兼善也論文則用孟子一書為宗以為讀孟子而悅然悟其所以為文者然後知事理象數變易吾前者莫非是物引而出之汨汨乎其來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奇正隱顯起伏闔闔隨吾意之卷舒而未嘗有一成者也故吾無常師能驅使古人而不受古

人所驅使論詩則欲別裁偽體而極之自得以為苟自得之師心可也法古可也苟無自得法古非也師心亦非也是先生於詩絕不苟作或一日數篇或經月不得一篇平生所著掌亭集凡若干卷玉臺金鏡文一卷蓋自陶庵歿而先生繼之諸儒稱能得師傳者必首推先生云元配孫孺人巡撫都御史諱元化女有賢行以哭祖姑龔太恭人舅太學公歿卒繼章孺人知縣諱簡女又繼莫孺人子三長開國監貢生出嗣仲父後次棠縣學生次萊出嗣伯父後女一殤某年月日卜葬於某鄉某原距先生歿若干年矣銘曰先生著述絕塵而奔有如海濤澎湃揭天復如雷霆晦冥轟擊倏焉止矣雲散水寂才與學充氣又如之惜遭艱貞細大莫施苟其施之功建名立命也如何汔於潛盤魁壘輪囷悉寓斯文讀其遺書想見其人倪檢討燦墓誌銘 喬萊康熙二十六年二月翰林院檢討倪公閣公以疾卒于官從孫某扶靈輿南還遇余舟於清源因乞銘于余余與公同入翰林交至深銘公固宜公少工舉子業每試輒冠其軍辛卯中副榜雖人多惋惜而名益著其丹鉛甲乙海內奉為程式自賢士大夫追操筆書紙初學為文之士無不知問公者公既久不過因肆力古學凡注疏紀傳詞賦詩歌稗官野乘皆旁蒐廣涉抉與鉤元而尤工敘事之文丁巳以歲貢至京師入北闕始中式距辛卯蓋二十有七年明年天子下詔舉博學鴻儒太宰郝公今宗伯張公各疏薦又明年召試體仁閣與選者五十人公名在第二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癸亥丁朱太孺人憂乙丑服除補前官嗚呼自明史開局以來此五十人者或歷高位解史職或休沐或放廢迹跡田里而李侍講石臺施侍讀愚山陳檢討其年吳檢討志伊輩又相繼下世其直史館司筆削者已落落如晨星矣或又分纂實錄寶訓方略會典典訓一統志諸書多不能專力明史獨公力專志堅敘次工網羅博雅去而復來而編纂考據益勤前後若一監修總裁諸公咸倚重焉丙寅學士張公敦復掌院事數薦公直講館閣代言之文多屬公公又兼修會典且奉勅點次通鑑綱目十七史諸書其於明史亦漸不能專矣而編輯不少衰矣檢討編五行志未竟公績成之又余等所編崇禎長編公博采遺



聞增其闕略其勤如此而精力固已耗矣公善書法天子數出繚素執扇命公作行草大書或小楷皆稱旨三月十有六日召公書御屏風公已先一日卒烏乎詎不痛哉明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僖公諱謙者公四世祖也文僖公生吏部尚書文毅公諱岳又生四川左布政使諱阜者公高祖也公曾祖諱霖祖諱民獻父諱翰裔以公貴贈檢討母朱氏封太孺人烏乎公之少也患不遇于時及遭逢曠典入翰林恩綸及于所生又數被龍綺執素之賜凡所著作皆施于朝廷儒生得此亦榮矣而屹屹窮年硯穿穎秀守檢討一官以死又可哀也已娶吳氏贈孺人繼娶朱氏封孺人生子三長越石先公卒次重武次師霍增監生師霍從公京師公歿哀毀數夕而卒孫男一孫女三公諱燦先世錢塘人明初徙江甯今江甯人也為人內刻苦而外充悅不見圭角雖廣交游而真摯之氣久而無間卒年六十有二銘曰嗟嗟閣公少不逢時賦達身老莫竟其施殫精筆削窮年孜孜血枯志竭長與世辭嗟嗟閣公命也如斯

唐太史夢賁生墳誌

唐太史夢賁生墳誌

子與豹品太史居同邑仕同官晨夕過從講業又謬稱同志習太史書莫余若數年前即以生墳誌授簡于予予笑而未之應越歲將為小草行太史復申前說予曰姑俟後命追予戲影長林請不已余曰見卿時夜未聞士君子如此其急也彼靖節之文王官之誌亦掩嗟已近桑榆無多偶然乘興為之耳君壯年何汲汲如此頃讀君雲間日錄諸詩偶抱微疴便期觀化不減琴張桑戶之歌可謂達人高致矣予亦何妨戲命管城其作一劇乎乃為之誌曰君姓唐諱夢賁字濟武豹品其別號也蓋世居豹山之麓云幼即能為古文詞邑人不知也往年予有事西郊縹馬古祠下摩娑貞珉讀而異之已乃知為君筆時方未舞象云甫踰弱冠登第選讀中秘書即擢掾以前賢自淬勵時內遣中涓捧二冊書至政事堂命詞臣之通國語者翻譯以進乃元帝化書等君勃然曰此非聖之書何由得徹御覽吾當爭之詰旦草疏陳說孔孟之道不在六經之科者不當並進時輔臣范洪兩先生止之不可疏留中不下會請假葬母業得旨行有日矣又攻言官之甄別而反噬及依違反覆毀譽者遂罷歸歸

而學益進古文詩歌日益富以新穎自得為宗而兼殫心經濟大業以民日瘠而國用未充也非採昭烈遺事以銅作鈔救之不可蓋人物賤何常之有惟人主能變化而操其權可以充正貢市恆產能立徙木之信豈憂左藏之貧由是而增百官之俸可以育廉臣錫三年之租可以廣仁政此救時宰相之識惜無能聞之九重者而復頓心於性命之學子頃者細叩所得則告子曰不佞甫受書先君子即以止至善一語時時提命而茫無所入也子罷官時先生贈以詩有志能自見復何憾士所當為尚自多乎此句時時在目未能忘也先生補官北首東郊折柳時不日但能求放心其勝餽鹽固多乎此語時時在耳未能忘也乃求之宋儒性理諸書汗漫而不入因念孔門求仁為第一義茫無會心處為一禮字顛撲不破者數年迨庚子改葬先慈屏居村中一意靜坐依天台教旨由繫念以至無念可繫覺此身忽升九天忽墮九淵已而忘世忘身兀兀然無我矣一日忽見念發如香烟一縷起自臍輪始復知有身世古人云未發氣象又云一念未生前其在此是矣過此讀古人書始覺了然君之語我如此太史性好遊亦與子同近則邑百里內外山水之間時杖履及之遠則南遊吳楚嘗同子問道於夏侍御敬孚先是已訪無可方大師於青原遇於泰和之蕭寺聽其說法者七日後聽施愚山先生講學於白鷺洲歷匡廬歸宗開先將結茅於玉簾泉未果而歸已而庚申復南遊登釣臺過吳興止雲間存諸故舊廣攬名賢搜異書彙纂如陸賈裝也時或布袍草履易姓名與市兒屠沽油然人不識也而所至輒以良藥濟人至武林時適聞林鐵崖觀察葬湖上者多年所矣妻孥流落不能歸君慨然卜地葬焉復為其子舉婚其克敦古義如此又嘗語我曰少時好奇習為書符役鬼之術適一同學習其術已有驗矣一日握拳努目立而死乃罷其事至通籍後復以慷慨向義為豪舉見不平事輒憤於色而不知人之切齒者深也子見君自迷初以來德日進氣日平犯而不校舊惡不念殆庶幾焉此真可謂克己之學矣嘗對酒快談久之予忽視君笑曰君下筆伸紙足縱橫當代矣然使錮君於承明制作之廷即摩韓歐凌王孟於當世飢溺無濟耳此非志士所期也假授君一節分麾千里當使數十城歌舞衽席矣君能俛首就之乎君笑謝不敏然而古人之英敏老於腐下以終其身識者固應惜之至交戟之下侃侃正論已



見一斑矣。而終未得剖當世之賢奸、補國家之水鏡。此非為我心惻尤甚者乎。而太史怡然。然則士苴世事久矣。蓋知吾生之大與天地同量。學者之生生有道。固在此不在彼也。乃銘之曰：

生趣沉冥。搏空為礙。曠亦何辜。聞者驚怪。十二萬年。無一人在。豈悟佳城。遍恆沙界。鴻鈞偃仰。倏忽成壞。達人大觀。無所不可。水乍成冰。影豈真我。吾生有涯。造物不仁。鼠蟲電泡。何去何存。肝膽楚越。孰疏孰親。彼夜臺宮。如日涉園。粲然一笑。休乎天鈞。乃息乎無極之野。而入乎無窮之門。康熙壬戌季夏下浣。紫霞居士高珩題於六如軒。

（碑傳卷四）

又附內翰林秘書院檢討臣唐夢賁謹奏為聖主求言甚殷。言官盡職宜力。敢獻愚悃。仰祈宸鑒事。臣伏讀

上傳厚加張煊卹典。其子以父官官之。仍加二級。仰見我

皇上曲開言路之至意。而微臣管見。實有慨然為言路深惜者。則當

聖明賞諫之朝。而職在諫臣者。每重負我皇上破格求言之意也。夫張煊固言官也。掌道數年。陳名夏洪承疇彈

款累疊。宜早言於我

皇上親政方新之日。宜早言於諸御史甄別未行之先。乃至外陞以後。

初具一疏。止辯其叨陞堪愧。及所奏不准。始揭及曠夏兩人。是使煊不

外陞。仍居言路。煊終身無一言也。此張煊固罪不至死。已負我

皇上設立言官之盛典。而臣之為言路惜者一也。臣聞邸報見戶科陰

聖度如天一疏。已奉

旨申飭。臣思陰潤亦言官也。其自補職以來。曾兩具章疏。率皆浮泛模

稜。尋章摘句。會無一字可採。而此之更可恥者。既知名夏之為小人。何

不言於張煊既歿之後。又何不言於譚泰正法之時。乃

上傳已播中外。始一則為名夏危。一則為承疇惜。撫拾舊案。以求迎合

聖意。是名夏等不被處分。潤亦覲顏言路。亦終無一言也。此陰潤實重

負我

皇上設立言官之意。而臣之為言路惜者一也。臣責匪言官。伏蒙

賜允假歸。行將陛辭。第耿耿此懷。食

恩圖報。言官不言。則詞臣言之。誠以為責有專守者。未必盡胸有正氣。

倘使庸鄙成風。寔謬氣短。無事則緘默苟容。乘釁遂狂噬不已。豈不大負我

皇上宏開言路之心耶。伏祈

敕下。嚴諭言路諸臣。果能拾遺補闕。不妨犯顏敢諫。果有不法不公。即

當先事直陳。勿身挾私怨。始假公道。作報復之計。勿事已昭彰。又抄成

案。博忠侃之名。為國為

君。平心和氣。則朝廷有剛正不阿之臣。而言路無柔靡將順之恥矣。

（碑傳卷四）

翰林院編修沈珩傳 趙士麟

公諱珩。字昭子。號耿嚴。海邑東鄉之海汾里。先世德清人。宋建炎初。樞

密忠敏公諱與求。扈蹕至臨安。遷臨平。再傳而千四公遷海甯之鹽倉。

累傳至贈公。而莫公諱兆廣。刻志讀書。研精春秋三傳。年二十五。早世。

公甫三歲。朱太孺人母儀闕則為士女宗。冰霜之節。歷五十餘年。

旌揚之。贈公彌留。日。哈喇而自以手約之曰。好一枝玉簪。蓋言其質之

縝密而矜貴也。稍長。出就外傳。性警穎嗜學。體素羸。承母教。勿少怠。十

歲。為制舉業。輒見知先達諸名家。十五補弟子員。十八論交當世同人。

於當事座中。有辨及異同者。公鞠然曰。今日當論邪正。不當論異同。聞

者縮舌。會里中揭竿索餉。宗人憤之。公驕足曰。此不可以憤為也。憤則

無類矣。伴與之約。餉千金。卒擒其魁。識者知其器識不凡云。孟津李僊

平公視浙學。搜奇俊。會選拔拔之。戊子秋。試不第。僊平公搜三場卷藏

之。曰。使吾後人知天地間有此種文字也。洎入都。

廷試第二。庚子登順天賢書。甲辰會試。以策論取士。公曰。生平學古。此

其時矣。遂冠南宮。

廷對擬一甲第二。旋更置二甲一名。館選未與。念朱太孺人歸。不忍違

奉養。日講求理學。經術諸書。十餘年間。巖泉嘯詠。未嘗以得失介懷。乙

卯長安。有與公通家誼者。欲得公朝夕論文。為援。授中書候補。丁巳分

校北闕。得法樞等六人。皆愜物望。戊午

詔舉博學宏詞。宰相高陽寶坻。益都三公合疏薦。已未

御試。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傳述論贊。有史館三長之目。辛酉

召宴藏書。賜文綺表裏及蓮藕。恭進紀

恩詩六十韻。八月

簡用順天副主考。與歸修撰。崖交相砥礪。誓不負朝廷。得王元介等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二四

一百六人皆知名士王戊元旦

聖烈頌六月以疾乞歸即舉先贈公及朱太孺人葬丁卯  
 恩頒敕命兩世並荷寵榮焉生平素稟繩檢日閉門息機以窮經研理  
 為務於邑東之龍山講太極圖說顏淵問仁二章於齊安講白鹿洞規  
 於武原之學宮講西銘繼講河圖洛書中庸首章洪範疏義於本邑學  
 宮又著大學經文發疑先後講學惟欲學者於日用事物間求致知力  
 行之要闡明濂洛關閩之傳著述已刊者其耿巖文鈔初集二集龍山  
 齊安諸會語詩集甲辰策稿時藝小問篇曉集六子初集二集三集慧  
 居兩生草諸種其未刊者則有棲遲草宏詞草投閒草消夏詩談稼邨  
 偶見稼邨緒論雜說尺牘存稿時藝稿自訂年譜諸種所纂輯者於經  
 則十三經文緯外孝經通解周易精義書禮篇義詩經疏義集要集註  
 精義學庸或問纂大全撮要諸書於性理則有性理篇四先生學約集  
 明儒言行錄鈔諸書於史學經濟則有文獻通考纂明史要畧明禮考  
 評案筆記諸書他如史遷班固昌黎廬陵三蘇以及漢唐諸家舊有明  
 景廉希直升菴鹿門遵岩震川歇菴楓山姚江崢峴會州諸家古文古  
 樂府唐詩賦臨川宛陵東坡諸家詩明九家詩先輩諸大家時藝下至  
 養生岐黃家言皆有纂輯又有見聞錄玉林說苑屑金隨鈔雜組選  
 舊撫餘詩人遺事諸種雖片錦寸瓊咸手鈔存簡蓋一生之神力畢萃  
 於簡編學行中無一刻之暇逸也公年七十有七不可謂不壽迺一旦  
 仙逝遠近悲之生卒年月及所生所配所娶所適詳於狀與銘中此不  
 多贅

論曰吾上下千古未見文章能事獨萃於一門於父子之間若斯之隆  
 也耿巖先生為吾甲辰榜名元是科會試專用策論表公策則洋洋乎  
 鬼董而參之以子瞻水心之疏暢論則本漢宋之箋疏運韓歐之體製  
 表則靡靡已極黜徐庚之艷而為歐蘇之雅用是冠冕南宮為後學矜  
 式自時厥後研精理學纂修著述雄文大篇為一代大手筆充棟汗牛  
 海內宗之而令嗣岱瞻英年能承家學復後先輝耀焉孟子曰天將降  
 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  
 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公孫祿失怙愆瞻亦祿祿失  
 恃太孺人以母兼父公又以父兼母榮光相依可謂苦矣讀書無間寒  
 暑無間晝夜可謂勞矣家素貧窶可謂餓且乏矣天欲予之闢元而先

以選拔嘗之欲置之翰苑而又以絲綸試之所行不可謂不拂矣即界  
 之以大任或謂元贊化或公孤卿貳或建業樹勳或萬鍾千駟此天之  
 所以降大任之意也而官不出木天祿不踰升斗則又獨何歟此天之  
 文乃知天於彼而置之於此而置之於彼而置之於此而置之於彼而  
 問之自天開闢地闢以來世亦云遠矣人物之生不可窮究而紀極矣中  
 者何以與人相名卿不啻幾千百矣而號文者屈指寥寥不盈百焉造物  
 天地之所獨鍾山川之所鍾秀洩鬼神之所秘而發古今之藏顛倒一世  
 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雖南面百世不與易焉公一門萃之然則公  
 之所得於天者良厚以公之子之得於天者並厚而大任尚未可量也  
 嗚呼痛哉

（碑傳集卷四四）

孫學稼傳 孫學稼字君實福州侯官人祖承謨明萬曆十一年進士知崇德縣父  
 昌裔萬曆卅八年進士浙江提學副使晚舉學稼受之學稼幼能詩垂  
 譽補縣諸生時明已陷危閣中向安堵孫氏故衣冠家所居光祿吟臺  
 道山石梁書屋林泉清美過從儒雅皆名彥故學稼雖少承世祿吟臺  
 適寒素唐王入閩越開儲賢館以待士宦族強半登進學稼諸父昌祖  
 昌全皆居清要父執多九列獨漠然自守唐王敗先幾避跡長樂之三  
 溪及魯王下福州傍近郡縣或勸之仕不應  
 大清順治五年亂定返故山田園盡失乃出游吳楚齊魯燕趙秦晉耽  
 杭州西湖之勝自號聖湖漁者歷三十年每閒歲歸一省母而已逆藩  
 耿精忠之未叛也學稼適歸里知有變託其家於友復跳出及難作知  
 名士多迫汚偽命學稼始服其遠識學稼行方而氣和自處在謝朝楊維  
 禎之閒既消落自廢則舉天下山川微塞井宿祠墓舊聞之忠佞人事  
 之得失四方音舊之顯晦生死慷慨激楚一發之於詩槍然有麥秀黍  
 離之遺音當明之亡逸民遺老往往抱三閭之哀怨禽獸嗚咽於空山  
 窮巷之中風雨江湖之上論世者悲其志而不能廢其辭故乾隆中編  
 四庫書以張仁煦徐振芳韓純玉諸人之作並摭而錄之在閩越若福  
 清林古度茂之侯官許友有介甫田余懷澹心建甯丁之賢德崇朱國  
 漢為章閩縣徐延壽存永長樂謝果青門與學稼皆其倫也不幸遺文  
 零落存者什一故罕得進于石渠蘭臺之府焉學稼晚焚其少作斷自  
 順治丁酉始為蘭雪軒集三十卷同里黃晉昌高兆序之然世無知者  
 康熙二十年重九歿于懷慶府僧舍子起宗走數千里奉喪及遺書歸  
 久之集為其裔稚女誤燬嘉慶六年縣進士陳鍾濂得其稿於京師皆  
 合錄以傳於世又有十六國年表并論四卷羣言彙鈔四十卷並亡起  
 宗字蔚若詩亦偉麗

（碑傳集卷三十七）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五

湯斌

湯潛庵先生斌傳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生而穎異。自幼不好嬉戲。八九歲時。有耆儒王獲嘉開塾講小學。人皆憚其嚴正。公獨侍坐終日。無倦容。歸。即見諸躬行人。皆異之。曰。此子真大器也。平日讀書外。無他嗜。家貧乏。書。皆借人書。篝火讀之。且率以為常。年十六。就傅北郭外。值流寇薄州。賊公日難。赴父母急。至則城已陷。太夫人罵賊死。公號泣不欲生。絕食者數日。贈公論以有己在。強之乃食。避亂河北。既而南至三衢。讀書山中。每念太夫人貞烈。恐不聞於世。益自刻勵。嘗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山中。人皆感動。亂定後。始北歸。順治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王辰。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邸舍蕭然。不蔽風雨。每入館。一僕一馬。簞瓢疏食。坐一室。竟日讀書。不妄交遊。於文藝外。即沈潛易理。究心聖賢之學。甲午。授國史院檢討。乙未。奉  
上。傳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公名在選中。有品行清端。才猷瞻裕之論。以應得職銜加一級。用明年補潼關道副使。潼關自明季亂後。戶口逃亡。不滿三百家。兼以供應轉輸之繁。官吏科歛。以辦軍需。民不堪命。公至。以身任之。兵且至。則逐之。境上與申約。束皆肅然。無敢犯者。屬吏亦皆兢兢奉法。再閱歲。關城中流民歸者數千戶。為之嚴保甲。講鄉約。設學校。頗覺風移俗易。偶行部過。雨止。大樹下。既去。民以朱欄護樹。時人比之甘棠。其為人所愛慕如此。陞嶺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據四省上游。地大山深。寇盜出沒。最稱嚴疆。公設密計。擒巨寇李玉廷。而地方大定。先是。公由潼關移任。便道省親。值贈公偶病。欲留養。例不可。抵任時。遂憂思致疾。至是。具呈乞歸。三院皆難之。公報曰。某母趙氏壬午殉難。數歲。已負終天之恨。前赴任時。便道歸省。某父抱病。馬首南馳。方寸已亂。留之終無益於地方。且老父聞某病。必劇。是某貽誤嚴疆。不可為。臣病貽親憂。不可為子也。三院見之。惻然。乃代請  
于去。時年三十三矣。歸侍贈公。色養備至。已而謁孫鍾元先生於夏峰。從受學。復訪張仲誠於內黃。相與講貫。其學要以居敬窮理躬行實踐。嘗曰。吾人既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之達至窮神知化之際。其見道精確如此。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魏公象樞。金公鉉。交疏薦公。單車就道。至則僦僧舍。以

居生平故舊之在顯要者。絕不相聞。試畢。特命補翰林侍講。充日講官。起居注。尋轉侍讀。典浙江試。壬戌。充明史總裁官。癸亥。直經筵。歷左右庶子。公每當進講。必反覆闡發。以盡書旨。且於書外。多所啟沃。嘗侍立

上。顧問。平日有詩文。其緒寫以進。公手書進呈。

上。詔至乾清宮。命每篇講說大意。良久乃出。甲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閣凡四月。遇事所當言。必正言不少隱。公事外。未嘗與執政交一語。未幾

特簡江寧巡撫。陛辭。

上。深加獎諭。賜賚優厚。比行。又入見。賜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履任之初。適

聖駕南巡。迎駕至淮安。

上。慰勞備至。扈從至江寧。儀徵。命之還。時署中案牘如山。公皆親自檢閱。正己率屬。絕苞苴。杜請託。嚴私派。清漕弊。省獄訟。汰蠹役。黜驕困。毀淫祠。禁侈靡。興教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

以君命。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數月。効其不奉令者。又効其陽奉而陰違者。由是吏治澄清。大江南北。無一物不得其所。後立社學。聚生徒。講孝經。

小學。月吉。講聖諭。風俗丕變。丙寅春。

皇太子將出閣。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經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

特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聞召命。即行。蘇城及外郡之民。送者十餘萬人。兼程北上。比入見。

上。溫語慰勞之。因問沿途所見。以鳳陽徐州饑荒對。

上。即遣官往賑。活者無算。尋充經筵講官。

上。特命行坐講禮。復總裁明史。與會議遇大事。

上。必使人問湯斌云何。一日。

上。幸海淀。命公輔導。皇太子。公具疏辭。奉



旨令回奏。尋改工部尚書。詣潞河勘木回。一少卒。

上聞。遣學士以茶酒賜奠。命馳驛回籍。照例書品級。

賜祭葬。公剛毅介直。忠孝原於天性。篤志聖賢。潛修默證。內體諸心。外見諸行事。平易確實。不慕高遠。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雖探討窮究。而必以日用倫常為可據。於古今之治亂。事機之得失。皆綜會貫通。而必以誠意正心為有本。明於審理。而不顧利害。循分自盡。而不希名譽。因事善處。而不拘成見。見義勇為。而不計後功。雖遇盤錯。處患難。而當機立斷。神閒氣定。如在事外。所謂得時措之宜者也。與人處久而愈親。人有一長。必延譽而扶植之。至於以道義來從受學者。則執兩端以示本體。工夫開發。無復餘蘊。使人知聖賢可學而至。而向往之心。自不容已。所至興學育才。成就為多。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為非。何敢妄作。所著有洛學編二卷。睢州志五卷。詩文二百餘篇。明史葉若干卷。行於世。

（附傳）卷一六

又湯司空逸事 方苞

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為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

聖主。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構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

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案。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懼。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願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

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所與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

而聽命。公曰。汝主與我同朝。問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門卒為主人。其

人漸沮。即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

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

太子出閣讀書。乃為

上言。湯某以理學為時所崇。輔教

太子。非某不稱。

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

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為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為廷議

阻。今入見。

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曰。曩議皆

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市於眾以為名使。

上知此。立罷矣。比公至語已。

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講東宮入侍。

上問所肄具以聞。

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

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

上聞。猶諒其忠。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政大臣。下內閣

九卿廷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為。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

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

上聞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興之奈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

視。何如。時公為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兩議以決于公。公曰。彼言雖妄。

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

公曰。

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

命下。董漢臣免議。戊辰京師人爭傳。

上將籍公內府為旗人表率。時公以興作度材於通州。某月某日。下

儲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盛。夜半

遂歿。既歿。踰月。

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眾曰。無之。

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

尚不為怨訕乎。眾乃知公為執政及國柱所傾也。非

上寬仁。夙重公。公以此無類矣。公之以執政家隸生。魯也。余聞之。蘇人

蔡忠襄之子方炳及其族子又韶。其以董漢臣之議見誣。聞之。相國桐

城張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余國柱與執政比。而傾公。聞之。家宰錢塘徐

公潮。公之死。聞之。孫徵君之孫詮。公之孫之旭。余同年友也。叩公遺事。

皆未之前聞。恐久而眾說異端。故著其所聞於目擊公事者。

（附傳）卷一六

又工部尚書湯公神道碑 徐乾學

工部尚書睢陽湯公卒於位。其孤以其喪歸葬之於某原。明年。以官世

治行來請碑銘。余不敢辭。爰按公行狀。而以余所立朝親見聞者。備書

銘之石。俾揭於墓道。序曰。公諱斌。字孔伯。號荆峴。一號潛菴。順治五年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二五

舉於鄉。次年會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邸舍不避風雨。常宴坐讀書。不妄有通謁。給事中蔚州魏公象樞。吏部湯陰王公伯勉。皆以清節名於時。每過門。輒攬轡徘徊歎息乃去。甲午。授國史院檢討。時議修明史。上言宜依宋遼金元史例。錄南渡後死事諸臣執政訖。其言疏上。夜半傳。

旨召至南苑。人皆爲公懼。然

世祖皇帝顧與溫語。移時不以爲罪也。乙未。

詔選翰林出爲監司。公得潼關道副使。是時黔師屯成都。漢中經略兵屯湖南。關中徵發四至。民逃匿十二三。公下車約束。每大軍至。使人逆之。境外無得不入。城總兵陳德之調湖南也。至關欲留公。謂二萬人坐食於此。勢必不支。然須車載送。不可強遣也。於是陳檄車五千兩。騎報曰。陳將軍實用車二千。其餘待折鐵以行。公潛遣人假車二千。而令民匿車河下。還報車少。將軍乃謂公曰。我自假車。盡界我錢乎。公曰。固善。願必以人量車。每車坐幾人。使民知其不足而補之。陳遽傳令軍中。公乃出坐關門上。揮士以次升車。滿十輛。卽遣出關。而河下車皆集。夜漏盡。四鼓。悉出關。無一人留者。因設祖道。關門外。請將軍出。將軍聞鼓聲。大驚。欲追還軍士。公曰。吾民爲牛。裏糧十餘日。一散不可復聚。且軍已出。關不得入也。遂倉皇去。至洛陽。留匝月。軍變。焚殺上聞。而關城以公故。得宴然無事。未幾。流民歸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價浮於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帥以爲若是兵且變。督撫徵麥益急。公曰。吾民乏食。將棄爲餓殍。公憂兵變。獨不憂民變乎。卽發倉穀與兵約。今歲無麥。食此明年將補支。若麥而以穀償官。皆喜曰。願如令。於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兵民賴之。公莅事精敏。訟無留獄。環境五十里。聽質者皆不齎宿糧。從卿士大夫咨民疾苦。罷行之。或有以私干者。見公輒縮。胸不得發。常行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時人以比之甘棠云。轉嶺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甫三日。清積案八百餘。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山爲盜。公以書約降之。未及期。七日而海寇犯江。密公策。王廷必變。計夜馳至南安。設守畢而寇果至。見有備逃去。隨請於制府。用將士分屯要害。五六處。誠令固守。毋妄動。王廷所向與兵遇。遂就擒。其黨亦解散。公持身清潔。所至欲爲地方興利除弊。其志甚銳。其才足以濟之。而一本之於至誠。故上官雖時有所抵牾。而終釋不疑。以有成功。自潼關移任。僮僕二人。往返八千里。既定大亂。念封中憲。

公病甚。卽謀歸省。督撫惜之。例外官

子告。非特薦不得起。公故有異母弟。甫六歲。督撫欲令權宜。以終養。請

公曰。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謂無兄弟而歸。吾父必不樂。竟以病告罷。

年纔三十三。云。初。明末寇陷睢陽。公母趙恭人。以節死。順治間始得旌。

公之歸也。日侍中憲公及軒恭人。色養備至。而爲趙恭人建祠於所居。

西偏。每朔望。請家廟畢。必至祠展拜。歎曰。里人私識其來時刻。先後二

十年。未嘗少差。丁中憲憂。服闋。造蘇門孫徵君門。請受業。與同志爲志

學會。講求玩索。所養日充。粹官長稀見其面。有同年任方伯者。見郡守

問公近狀。對言實未聞有此人。方伯益嗟歎不已。

今上戊午。詔舉博學鴻儒。司寇魏公以公名。上試補翰林院侍講。同纂

修明史。辛酉。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典試浙江。王戊。充明史總裁。次

年。命直講筵。纂修

兩朝聖訓。公每日晨。輒正襟端坐。潛思經義。比入講。敷陳詳切。務以誠

意動。上聽。恩左右。庶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居四月。會江寧巡撫缺。

上命公往。陛辭。

諭以朕非忍出卿於外。願江南風俗奢靡。訟獄縣夥。以卿耐清苦。特令

往撫之。冀有所變革。因賜鞍馬一綵。緞十白金五百兩。比行。又入見。

上。徹御饌。賜之復賜。

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時

上將南巡。急抵任。至則文案山積。數日。迎

駕北渡江。就舟中判決。晝夜不假寐者六日。而積滯盡清。公扈蹕至江

寧。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裘羊酒。傳

旨。令巡歸署。蘇松舊積逋相仍。有司不滿歲。卽畢課去。以故皆不自愛。

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其短。索賂益急。虧公格。繫者纍纍。公至。則進州

縣吏盡斥其所爲。且曰。今與若更始。苟稱職。吾不吝薦引。卽不能以考

成罷歸。猶得完身名。守墳墓。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對簿。勘產反

蹈若所爲。皆頓首涕泣曰。公活我。又誠司道郡守。不得責屬吏。餽金皆

指天自誓曰。不敢。於是除耗羨。嚴私派。清漕弊。汰蠹役。行保甲。革鹽商

羨賞。一切皆以身先。屏絕請託。居數月。乃劾其貪暴尤甚者去之。自制

府將軍下。皆轉相戒。不受所屬一錢。奉使京朝。官往來過客。迅棹疾去。



亭傳無斗粟之費吏治廓然大清公之隆辭也

上諭以積逋當以次漸理故公為政先謀寬民力興教化培植根本為務將請改並徵積逋為分年帶徵免十八十九兩年災欠減賦額寬考成給逃丁調驛因免蘆課買銅除邳州版荒捐明萬歷朝所加九釐餉聞有災傷弊政不問廷議可否疏立拜發亦特上之知其誠悃故見事無不為所告無不盡也初至報睢寧沛陽邳州災

上為之獨賦數千兩又報邳州災并永獨前二年賦次年淮揚徐大水奏免賦十餘萬兩又盡免高郵寶應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賦復數十餘萬嗚呼

上之嘉惠於民至矣公所以將順而宣布之者豈非所謂

主聖臣賢干載一時者歟公猶以救荒之法為未盡乃發常平倉粟及丐將軍提鎮權關輸粟往賑又檄布政司以庫金五萬兩告糴江西湖廣或謂公宜先奏聞公曰吾

君愛民必候

旨往糴民不溝中瘠乎遂遣兩同知行誠之曰若至極言淮陽饑狀米斗一金令遠近聞之糴財及半運還而大賈爭泛舟下江市中斗米直

百錢而已後歲熟備庫國帑無損而民所全活以億萬計有司請報湖

蕩運茨公駁還固以例請公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

運茨或不時熟一報部即為永額後欲去之可得乎禁遊治驅優伶娼

伎嚴市肆淫辭邪說之流行刊布者禁有喪者無得火化及久停柩者

令下一歲報葬者三萬餘棺五通神者祠廟遍江南巫射利誕妄士女

怵於禍福奔走如驚公取其像投湖中民始大駭已而妖遂絕吳縣監

生王某有奴竊貨逃出數年突引弓刀二十騎自稱衛身親王府誦罵

索金錢公立擒付獄論如律常熟縣奴某持其主父

國初得降武劄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廉知大怒曰國家屢更大赦

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若主乎迫劄燔之斃之杖下廣立義

倉社學聚民講孝經小學月吉讀

上諭律令舊俗不變而或勸公以講學者公謝曰吾知盡吾職而已不

知講學也又請為公立書院公曰吾不講學安用書院蓋公之學主於

隨處體認天理其要歸於自得而外貌夷然不自矜飾故人非久相識

者不知其嘗學道也其學於蘇門也本崇姚江而不以先入之言為主

故於濂洛關閩之書尊信之尤篤余師孝昌先生著學統一編公曰吾當拳拳服膺京邸與陸靈壽龍其談三日夜心契其說與夫世之標宗目樹藩籬以自炫鬻者迥然異趣惟其一本於誠而已其樂閒靜甘澹泊天性也居官不以絲毫擾於民夏從僕肆中易字帳自蔽春野養生日採取噴之脫粟羹豆與幕客對飯下至臧獲皆怡然無怨色常州知府祖進朝有惠政當落職公疏留之進朝製衣韉欲奉公久之不敢言竟自服之舊蠲漕及地丁分年帶征權要以部費為名前後索銀四十餘萬布政司屢以為請且謂民樂輸公不可請之亟公怒將發其事吏叩頭謝久乃已大計藩臬託治裝遷延無行意公曰明日不行行劾汝矣不得已遂空手入都而他部每郡縣坐勒費至二三千金不止公見屬吏必辭顏色告以

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惡惡如家人語故其下皆畏而愛之以州縣為親民官愛民必恤吏立意培護是以爭自濯磨勉於為善公之文告坐而言可起而行使民易從不為峭刻過舉公勤於政事案牘紛煩必躬親裁決凡行過公移數月後屬吏參謁面詢始末辨論明晰小有遺忘命左右取原案繕閱虛公探索以求至當屬吏人人感服不為苟且塗飾以邀取名譽方整刷未竟會

皇太子出閣

上諭吏部除授公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至則立

召見問路所由及地方利病公以鳳陽災對

上遣學士往賑尋充經筵講官總裁明史每晨東宮直講

皇太子賜坐稱以先生講畢出預廷議居久之命與吏部尚書達哈塔

日侍

皇太子

上所以倚任公者甚至然公在吳時已有不便公所為者以為形己之

短而忌之而公將入朝時吳人欲轎輦留公公譬曉之曰

天子仁聖爾民疾苦如某事某事吾當入告為爾蠲除忌者以公市恩

百姓談議時政又淮揚開濬下河

天子遣大臣二人會督撫議欲停工公獨不可或勸公姑從眾論俟

大臣入報

天子以公言口奏唯聖明裁擇公不得已乃諾大臣歸匿其辭不奏及

公陞兄



上問下河事具對本末大臣皆得罪以此舉朝側目公亦以久勞筋領  
精耗神疲殿幄起居動見扶掖部覆革職者再降調者一賴  
上寬仁曲全僅錫級而已公請養母求去不得又自惟奉職無狀久留  
不可闔門屏營席蓐待罪每宣

旨則涕泣叩頭請死

上聞之惘然為之動容未幾遷工部尚書方受事而病不可為矣

上遣御醫診視疾稍間奉

命詣潞河勘楠木感風寒歸遂大困臨歿戒其子曰孟子言乍見孺子  
人井汝輩須養此真心令時時發見久之全體渾然可達天德若襲取  
於外終為鄉愿無益也復以聖恩未報母養未終為言挽子溥手指畫

草遺疏謝

上公遂瞑

上聞遺學士多奇翁叔元賜奠茶酒命馳驛歸以尚書禮祭葬公忠孝  
廉潔出於天性臨事制義充之學問平時見為迂闊而當幾磊磊立斷  
馭下廉不可以私干而所在務寬小過撫吳時蘇有高士徐枋居西山  
四十年不入城公屏騶從步行造門枋終不肯見公歎息而去時議兩

高之其聞

台將去吳也百姓啼號罷市十餘日投匭歛錢謀叩闕不得則老幼提  
攜奔送口吳門至江北千里不絕於道其歿也無知不知皆哭曰正人  
死矣人謂公撫吳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加之  
方正至其所學純粹有體有用蘊之而為道德發之而為事業而人尤  
惜其用之猶未盡者則有非二公之所得而與者矣其家居室無廣廈  
侍無姬媵日以讀書養親為事所著有洛學編二卷補睢州志二卷詩  
文二百餘篇公移條約十餘卷藏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元配馬氏封恭  
人子四人溥濬沆準女三皆適士族銘曰

惟湯於世寬始祖遇明之興奮厥武積功神電衛百戶孫襲千戶其諱  
庫自滁來遷家睢陽易守岷衛祖烈光六傳希范趙城丞子敏孫契州  
諸生三世棄武名一經尚書生也為國器性純典結弱不戲學播仁種  
耨以義朝出蓬山暮華陰遺愛衍溢留虞南華山高高貢水深歸樓子  
舍矢不出再返玉堂詎意必掌

帝絲綸預機密

帝愛南顧予汝賢公出整頓未兩年民蒸俗熙吏恪虔

帝曰汝歸司曹敦彼夫已氏豈同調城舍狙伺術已巧事有變遷理則  
主恩前後無偏頗千載視此石嵯峨

（碑陰志卷六）

又故中憲大夫工部尚書湯文正公事狀

公諱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高祖諱易官岷州守備曾祖諱希范官趙  
城縣丞祖諱敏父諱祖契俱學生祖契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  
明末流賊陷州城母趙氏被執不屈死公從父避兵南下寓衢州順治  
二年大兵定江南始還里公少端謹比長博通羣籍尤好宋諸大儒書  
五年舉鄉薦明年登會試榜又三年成進士選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  
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春應

詔陳言請廣接先代遺書及明末死難諸臣事蹟以修明史且言宋史  
修于元至正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並列丁好禮  
晉顏不彞之義我

朝順治元年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致命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  
瞻顧昭示綱常于萬世事下所司大學士馬銓金之俊等謂公誇獎抗  
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心是公言召至南苑溫語久之秋

詔選翰林科道十八人加一級外轉以公為陝西潼關兵備道大兵下  
滇蜀關中當孔道軍所過頗騷擾民多竄匿公隨方調遣過者悉歛手  
就約束于是設保甲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不三年流民復業者數千  
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價浮于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餉  
不可曰如是兵且變公曰民且飢死獨能不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即  
與兵約今與汝穀明年將補償若麥而若以穀還官兵皆帖然曰願如  
令于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轄贛南二府李

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雲都山為寇公移書約降之會海寇鄭  
成功犯江寧陰通玉廷公獲成功謀白巡撫斬之度玉廷且犯南安即移  
兵為備玉廷至卻走之復請兵分守要害扼其去路數月玉廷就食尋  
移疾歸里丁父憂服除調夏峰孫徵君受其學歸而與諸學者為志學  
會講求體察日益完粹公之論學首嚴義利之辨以為君子小人無它  
喻義與喻利而已矣平天下之道無它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而已矣

故其在官無取於屬吏屬吏亦不敢取于民上官知其然其于公也亦無取焉又嘗論官無尊卑爲一官即盡一職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不過如此以是行于己亦以是勉于人視人如己視民事如家事獎善而遏惡損己以益下是故賢者信其心不肖者亦服從其教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都御史魏敏果公副都御史金鉉俱以公應詔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裁官直經筵纂修

太宗世祖聖訓邊左春坊左庶子公爲講官每進講先一日齋肅潛思經義務積誠以動

上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眾星爲講官須于此處著力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往勸公曰無益也使者所至苛擾實甚州縣一聞遣使輒輟耕以待勸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勘良便已而河南果畏勸災諱者過半給事中任辰旦議巡狩封禪事大學士擬

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曰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相公獨不以爲慮乎或議改法令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區區之法何足恃乎在閣凡四月所言雖不盡用然莫不敬而憚之六月江寧巡撫缺九卿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石林

聖祖諭大學士曰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行

諭以江蘇風俗奢華爾其潔己率屬加意化導俾革心易慮賜御書三鞍馬一裘裏十銀五百兩其年冬抵蘇州會

聖祖南巡迎駕至江寧

聖祖命回蘇治事蘇城道狹總督將畏民居廣馳道公曰如此則數萬人無所安忌非

主上勤民意也遽止之

駕反送至江寧而還于是革耗羨禁私派清漕政汰盜役行保甲革鹽商厘費自總督以下皆相傳戒不得受所屬餽遺京朝官使過者毋敢有括索所部肅然蘇松向苦賦重積欠甚多而江北諸州縣地瘠薄又

屢被水旱公以爲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于是奏免淮揚水淹地賦請緩蘇松積欠爲分年帶征俱下部議行又請蠲十八年十九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請量行酌減二十四年秋淮揚徐三府復被水公條列蠲賑事宜以聞借帑使庫金五萬告糴江西湖廣不竣

詔下遣官巡行是年米價大平謂善民俗莫先于興學益廣社學之制令城內外及鄉鎮二百家以上皆設學鄉之子弟就學者廩之擇諸生中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復爲期集士民講

上諭十六條皆身莅之禁婦女毋游觀胥吏倡優毋得衣裘帛斷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害者及借端煽誘者悉痛除之上方山有祠曰五通神賽甚盛神橫而好淫公取其像投諸湖其祀遂絕公自奉澹泊

脫粟羹豆與賓友共之治文書率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即天命也日監在茲敢自暇逸乎察吏嚴劾府縣官趙祿星張萬壽等八人貪酷舉罷之舉廉能知縣劉滋郭琇二人以積欠未完格于部議

聖祖特破例用之居二年吏治日清民俗丕變時大學士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引前江寧巡撫余國柱爲戶部尚書先後蠲漕及緩征以部費爲名索金累巨萬布政使屢以爲言公弗許及大計兩司治行有所備

釋公不敢發遂徒手入京以是諸要人皆不便公所爲會

皇太子出閣或言輔導

太子非公不可二十五年春

聖祖遂下詔以公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公去蘇士民遮塞衢道不得行公以前論浮糧事屈于廷議因示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

柱與明珠謀聞于

上謂公市恩既至充經筵講官並充太子講官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

聖祖問謂

皇太子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天下一統散將安之試問之公對曰

土崩之勢甚于瓦解秦隋以來迄于勝國未流之禍可毋懲乎

聖祖諒其忠亦弗責也二十六年五月不雨

聖祖命閣臣召問九卿與革事宜公言民間春稅力弗能堪宜復夏秋

兩稅又言蘆課徵銅銅不常有仍聽輸銀便余國柱遠起柱公曰公欲



變此法。埃國柱去戶部未晚也。會

詔求直言。臺臺郎董漢臣上書極論時事。語侵執政。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撫拾浮詞。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時國柱已為大學士。明珠內懷。議與國柱等因服待罪。大學士王熙笑曰。市兒妄言。立斬之。畢矣。公後至國柱。以兩議告公。公曰。彼應

詔言事。爾何舉。且所言早諭教。崇節儉。宜施行。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輩當自省。于是大學士勒德洪吏部尙書達哈塔皆如公議。明珠入國柱。遷其後而與之語。已而漢臣免議。尋

詔公與達哈塔少詹事。耿介輔導

皇太子。公以疾辭。國柱傳旨詰責。並問公當會議時。何以有慚對董漢臣語。公引咎乞加處分。于是左都御史瑯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並疏劾公。且追論公去蘇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時耿介方以疾乞休。介公所薦也。于是詹事口口少詹事舒淑。開音布。翁叔元。効介詐疾。並劾公不當薦介。而達哈塔獨上疏請與耿介同罷。並下部察議當革職。

聖祖命公與達哈塔俱降級留任。而獨聽介去。公適聞繼母疾。乞歸省。聖祖手詔慰留。忌者意未已。宣旨

上將隸公旗下。或勸公委曲諸公間。以自解。公曰。六十老翁。尚何求。吾安之矣。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禍。公曰。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九月有疾。

敕御醫就視。改工部尙書。九卿有會議事。公以入講不至。復為科道所劾。部議降二級留任。如故。十月疾少間。屬有興作。度才通州。歸得寒疾。夜半氣逆上。遂卒。先是。語人曰。吾數月來。心無一綫放逸。得力深于平時。臨終戒子。薄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真心時。時發見。久之可上達天德。若徒襲取于外。終為鄉原無益也。卒年六十一。

聖祖遺學士多奇。翁叔元。奠茶酒。命馳驛歸。以尙書禮祭葬。陝西。江西。江南諸大吏。並采眾議。請以公入名宦祠。

報可。雍正十一年。

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諡文正。所著雜學編。潛庵文集。行于世。子四人。鴻。溶。沆。準。公之學。不立門戶。不矜口辯。嘗論朱子之學。流而為誦說。

其失也支。王子之學。流而為虛無。其失也蕩。去短取長。補偏救弊。要以躬行心得為本。若乃黨同伐異。終日喧呶。自以為開道闢邪。不知其去道也日遠。嗚呼。公之用心。可謂公而篤矣。夫其內省也密。故未嘗驚于外。其自任也重。故未嘗足于中。其仁于民物也誠。故其出也上乎而下應。其服習于天德也熟。故歷夷險。盡常變。灑然而不繫。安然而不遷。古之所謂大人者。非公其誰與。昔曾大父侍講公。嘗侍公几席。平生奉公為師。法輯公遺書。板行南方。紹升讀公書。慕公久。願前輩所撰諸碑誌。頗未盡本末。爰次公遺言行。采其華舉大者。為之狀如右。

（碑傳集卷一六）

又湯中丞雜記

予聞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庵。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曰。海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因言公。池任時。某親見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日給惟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雙雞。公慢問曰。吾至吳。未曾食雞。誰市雞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邪。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將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告其僕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為壽。公辭焉。啟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及內撫詹事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龍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焚瓣香。咸來會送。民其闔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我何德而勞父老。乃至於此。民皆羅拜涕泣。良久乃得行。敝篋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祖道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願累馬力。嗚呼。

（碑傳集卷一六）

又湯文正公傳

公姓湯氏。諱斌。字孔伯。號荆岷。晚號潛庵。河南歸德府睢州人也。順治九年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時議修明史。公上言。陛下御極之初。前明諸臣有未達天心。抗節授命者。此與海內混一。竊



名叛逆者不同宜下寬大之

詔俾史臣得免瞻顧疏上內院見之不悅請罪公夜半  
世祖召至南苑面語移時以公爲可大用明年改整防備兵備分巡  
關內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川湖雲貴用兵往來關中者相屬咸稱  
不敵公徵發有方先使人遊之境上與之約皆肅然莫敢犯歲大旱麥  
不熟春夏兵餉例支麥公請發倉穀代之軍帥曰若是兵且變公曰麥  
苗不盈尺而軍士必欲麥此非兵變即民變耳召諸營弁諭之皆喜曰  
諾兵不苦飢而民不患苛索總兵官陳德之調湖南也徵用車五千兩  
至關以母病欲留公令集車二千兩於河下置酒延陳飲陳使人覘車  
以爲少謂公曰盍畀我銀令我自備乎公曰宜以人量車使民知不足  
乃可陳傳令軍中公坐關門上俾以次升車滿十兩卽遣出關漏下四  
鼓軍盡出設祖道關門外遣騎擊鼓傳報陳大驚欲追還軍公曰吾民  
駕牛裹糧十餘日勢不得復返且軍已出關不可復入陳遂行至洛陽  
母死留治喪陳爲其下焚死河南不靖者數月關中晏然擢分守嶺北  
道江西布政使司參政嶺北山高箐深故明將李玉廷據其間爲大盜  
公手書諭之玉廷請降未及期鄭成功犯江寧公策玉廷必變必先寇  
南安夜馳往設守畢分兵扼要地玉廷至見有備驚走所向與兵遇戰  
輒敗其黨張熊謀應之公遣兵捕熊得偽敕一劄數百黃金侯印一熊  
素以金錢結民民訴熊無罪者數千人贛州巡撫蘇宏祖謂公曰民黨  
叛奈何公曰此愚民非黨叛也若黨叛將亡匿尙敢連名來訴耶燬載  
劉銷印以賞捕者而以通盜論殺熊則無事矣宏祖從之玉廷揚言保  
熊者皆坐黨叛律以恐民民間公言遂無有叛者卽報斷九日訖言江  
寧失守宏祖將調兵防灘公言海寇陸戰必敗此言必玉廷爲之分吾  
兵力耳有持僞檄至軍門公請宏祖立斬之百姓人人備恐道中行者  
悉偶語公登輿羽書適至公在輿中大言曰鄭成功敗死矣聞者轉相  
告罵遂安未幾成功果敗走遂死而玉廷先數日就擒其弟廷秀以眾  
降當是時微公賴幾危公聞封中憲疾自以病請告宏祖謂公曰君年  
少以病歸例不得復起盍以終養請乎公曰吾有弟六齡而以終養請  
是無弟矣卽歸吾父必不樂且奈何以此欺吾君哉五請始許之公時  
年三十三耳家居二十年康熙十七年魏敏果公薦公博學鴻儒試補  
翰林院侍講轉侍讀日值  
經筵敷陳剴切務以誠意動

上聽

上每正容納之事有他人不能言公借書意聞發

上未嘗不和顏受之也歷左右春坊左右庶子二十三年陞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時天下無事

上將省方問俗爲百姓除患苦以江南習尙奢麗民多巧法吏治亦寔

驕廢欲改更之俾務本崇實知公有才守

先帝時名臣命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既至宣布

諭旨使吏民知

上意然後爲民請命前後疏數十上所獨諸州縣銀賦數十百萬兩糧

數十百萬石部議或從或否

上每以特旨行之方

上之自揚至蘇也行工部以蘇城道隘議毀民房以除道總督王性命

欲從之公曰如此則數萬家無所棲息非

聖天子問民疾苦意

上大悅准揚徐饑發帑平糴粟不足賑貧民倡文武官輸粟繼之猶

不給檄布政司以庫銀五萬兩告糴於江西湖廣或曰此大事宜請

旨公曰候

旨然後繹民皆溝中瘠矣

聖天子愛民如子吾當先發後聞耳遣兩同知往戒曰至彼當極陳災

狀言斗米一金兩同知如其言糴未及半大賈爭集淮揚斗米百錢而已

上初聞民饑憂之既聞公善賑則甚悅後知先發後聞也益大喜或請

報發災稅公曰朝廷任土作貢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發災歲或不

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減之得乎海禁初開浙江提督某請遣將巡海

捕盜

詔沿海四省督撫議之公曰有盜然後加兵今盜在何所而欲遣將乎

徒滋瀕海患耳蘇松州縣官困於捕賊不三歲輒罷因不自愛而私規

近利上官陰持之索賂益急虧庫金繫獄者累公進州縣官訓曰若

等以金事上官爲久官計耳今以捕賊累尙何冀我與君等約能稱職

我分當拔汝卽不能以考成罷歸尙得奉先人塋墓奈何日坐堂皇引

前官妻子勘產顧反罔所爲耶皆頓首泣謝又戒司道府不得責屬吏

餽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陽奉陰違者官吏傳相戒厲總督將

軍亦相戒不受一錢奉使京朝官過者迅驅疾行未嘗煩斗米之餽毀





淫祠絕游治、驅優伶倡妓、罪奴僕之畔主者、懲市肆淫詞小說之刊行者、禁有喪毋得火化及久停柩於家、一歲中報葬者至三萬餘棺、二年春無游民室無佚女、農商工賈各敬其業、飲法及誣辭與訟者洗手、敘述民間所行或不善、父兄子弟相責曰、奈何尙爾爾、將毋我湯公知也、上以公實心任事、屢詔嘉美、而是時內閣大學士納蘭明珠、戶部尙書余國柱方用事、不便公所爲、思中傷之、國柱與公同年進士、又先公爲巡撫相善也、江蘇布政使龔其旋以貪爲御史陸隴其劾其所劾、因國柱行賄於明珠事得緩、公受巡撫命、國柱頻夜過、欲爲請、終不敢、自慙無以報、龔也、始心望

上調江南漕四分之一、國柱使人語公曰、此皆北門力、宜以金四十萬、酌之、使先後至、公禁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不與彼仇、公必甚、公曰、民有銀、寧不以完國賦、而入私門乎、吾寧且暮斥、不忍見若等剝民媚權貴也、將按窮其事、其人叩頭謝乃已、明珠國柱以故皆憾公、外吏釐金明珠門者不絕、惟公屬無一人往、比大計、明珠索公一刺、不可得、益怒、泰州民田爲水淹、國柱爲巡撫時、以涸出報、州民訴於公、公遣官勘實、念請將爲國柱累、不請則爲民害、無已、時奏言、前二年之水乍消、乍長、撫臣未敢遽聞、今水更甚於前、乞並免前租

上從之、國柱得無恙、民德公、因怨國柱、國柱不知公之爲己也、反怨公、會公以奏銷斗役口食報戶部、國柱奏斗役口食該撫明知不應支給、乃朦混奏請、宜敕吏部議、吏部以朦混當革職、而前兩撫皆請之、其計即國柱也、國柱懼、吏部止議、罰俸

上怒曰、爾等不欲世有清官耶、而尙議湯斌乃爾、并前兩撫免之、二十五年

上以皇太子將出閣、召公爲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民聚哭轅門外、叩留公、又設匾、斂錢爲路費、將詣闕、保留公、公出示曉諭、乃止、既行、遮道焚香、送者無慮數億萬、踰千里不絕、公渡淮、乃返、國柱使人規知之、更大愧、而忌公益甚、公至京、入見

上命公坐、問途中年歲若何、公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飢、入春尤甚、上遽遣學士麻爾圖賑之、自是廷議

上必問湯斌云何、諸大臣所奏、公未及知者、必訪公然後行、於是明珠、國柱愈畏公、恐公發其陰私、而議下河事與公不合、尤患公、下河、香山

陽鹽城、廣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地卑下、上流清口日淤、淮水溢、總河靳輔素出明珠門下、用幕客陳漢計、多設減水壩、洩之、海口沙壅、水不能盡出、七州縣田廬盡沒水中

上南巡、舟過高郵、邵伯、憫之、御史李時謙請濬清海口、以出積水

上命尙書伊桑阿、薩木哈往視、還奏、當如御史言、廷臣請命輔

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尋因廷臣議、命成龍受輔節制、輔以己乃

河臣、開海口、而成龍董其役、已僅綜理之不悅、成龍議需銀八十餘萬

兩輔益愠、陳漢代輔、疏萬餘言、以難之、其略曰、海口高於內地五尺

疏海口、則引潮內侵、請先築一丈六尺高之隄、東內水高一丈、盡毀減

水諸閘、壩建二大石閘於高郵邵伯、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

又建二大石閘於白駒場、南北岸、東隄內之水、使入海、其需銀二百七

十八萬、兩有奇、又請增設官二百七十餘員任其事

上命廷臣議、廷臣是輔言

上召輔及成龍至、成龍力排輔議、廷臣復多右輔

上訊淮揚人官京師者、侍讀喬萊等十一人皆言

上命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再勘、兼詢七州縣耆老

高郵興化民有受輔囑者、言開海口多損人廬墓、願罷工、公曰、工不可

罷也、上水日增、下無所洩、不十年無淮揚矣、尙何廬墓可保乎、今兩府

災糧盡、蠲所餘不滿三十萬、不若盡乞與民、令民自開、開一尺有一尺

之益、開一丈有一丈之益、不作大舉、不設多官、州縣官督之、便薩木哈

穆成格曰、公言良是、第奉

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歸、當爲公面奏之、二人還、匿公語不奏

但言耆民願停工役

上命暫止之、及公至、入見

上問公、公對如所語、薩木哈穆成格者

上詰問二人、二人皆輸伏、乃罷、二人官發帑金、遣侍郎孫在豐濬之、而

命廷臣議塞減水壩、廷臣言必不可塞

上問公、公對曰、臣聞舊時止有四壩、今增至三十六、不塞則水勢分散

河流緩弱、河底必高、國柱曰、減水壩明臣潘季馴成法、公曰、靳輔今與

季馴不同、季馴減水壩放水出海、靳輔減水壩放水入田、塞之便、其冬

下河水驟長數尺、在豐奏請閉諸閘壩、廷臣議召在豐及輔

上曰在豐不必來。在豐不能與輔抗明矣。永開閘壩。在豐豈敢輕言。在豐所請不過欲上河不放水耳。假令輔治下河上流不塞。能於巨浸中從軍乎。輔前欲閉諸口。今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非有意阻撓耶。其召輔來京。朕面問之。輔至。言高郵壩可暫塞。高家壩壩不可塞。公言不塞則七州縣水無所歸。將來漕運亦大可慮。輔曰下河漕恐海水倒灌。公曰海之潮汐猶人之呼吸也。平日海潮所及。原不甚遠。逆入者。江河水爲海潮所湧。非海水也。颶風海嘯。非常災異。豈可預計。上曰下河漕海不內漕。朕可以理必之。命廷臣再議。復俱以輔言爲是。公語輔曰。昔潘季馴用高堰逼淮。刷黃不取輕開尺寸者。今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又開一百餘丈之滾水壩。洩之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漕。三二年間。黃水淮水三十六湖之水。停蓄泛溢。一縱漕隄。勢必大壞。開海口治下河。救七州縣民命。亦實爲漕運久遠計也。公所以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議之者耳。夫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不得以後日之用。補告前日之誤洩。又安用固執乎。明日入奏。輔言南壩塞恐淮水弱。不能引入清口。黃水強反逆灌入淮河。上曰淮水不弱。或河南水少。以致淮弱耳。若塞高堰六壩。黃水豈能逆入耶。今欲濬下河而不塞高堰六壩。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何益。輔語始塞。上發議時。廷臣悉主輔。惟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科道王又旦。錢廷圭。成龍。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異。自公還朝。終始與輔抵牾。上卒從公言。閉高堰六壩。明珠國柱愈惡。公輔亦比而與公爲仇。謀去公甚力。然以

何國柱恨次骨。上幸海淀。留公輔導。皇太子。公病。具疏辭。明珠欲因此罪公。上不聽。國柱嫉廷臣交章劾復不聽。左都御史某希明珠指。劾漢臣。國柱使人語漢臣。即對簿引湯公。漢臣曰。我安識湯公。我草疏已數年。三至通政司。不得達。前後通政司可問也。奈何誣湯公。即訊我。我獨識御史江繁耳。江繁者國柱姻也。上遣問漢臣。漢臣對如前。上意解。國柱忿且悲。摘公去。蘇時示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誣公爲誹謗。上問公。公欲對。國柱遽從旁止曰。上責問宜叩頭謝。奈何欲辨乎。明日左都御史某劾公辨非體。上見擢任巡撫。捐埃莫報。語大怒。抵其疏於地曰。乃併其巡撫不善耶。願明珠國柱等曰。果爾。爾前擢用時。爾等何不言。皆免冠謝。大名道副使耿介登封縣人。年老家居。公以其篤學薦。薦侍皇太子講。上以爲少詹事。介性迂謹。國柱嫉廷臣。劾之。并劾公。吏部議公革職。上命降級留任。明珠國柱意不愜。朋謀公益急。未幾公以繼母病。疏請歸省。上手詔。卿何忍舍朕去。將賜第京師。命卿迎養耳。公奏。臣母老。萬不能來。上卽不舍臣。臣請暫歸省。復來。以白衣領史事。上不允。而國柱宣言。上怒甚。將褫公旗籍。已得旨。猶秘之。急召詔閣中。會公入朝。以病扶上。輿道路宣傳。湯尙書入。旗矣。皆泣下。江南人多客都下者。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越數日。上遣太醫視公疾。改公工部尙書。九卿議事。公入講。適不至。科道又劾公。吏部議降級調用。上復命留任。明珠國柱及劾者皆失色。二人既屢譴不得聘。將謀與大獄。羅織公。會公薨。乃已。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丙辰也。年六十有一。上遣學士二人奠茶酒。馳驛回籍。賜祭葬如故事。後一月國柱坐事。跟



踏出國門。明年春。明珠新輔皆被劾罷官。陳漢者以導輔阻撓。下獄論死。有司以明珠等。皆係文義。始河昔奉其成。漢正十一年。世宗命祀公賢良祠。

御製文即其家祭之。

今上乾隆二年。賜諡文正。

御製碑文。立於墓。復遣官致祭焉。

贊曰。公自幼志聖賢之學。中憲歿三年之外。往夏峰。與容城孫鍾元講學。北面執弟子禮焉。

聖祖嘗語朝臣云。今之有道學名者。往往言行相違。惟湯斌有實行。又云。斌言不敢欺朕。朕驗之良然。蓋其忠實心誠。信於

天子也。三任外服。皆實有惠政可紀。而在江南尤著。以

聖祖知公。公故能所見無不為。所言無不盡也。其自江南內召。士民建

生祠於蘇州學宮。既歿。會哭祠下者萬餘人。皆號慟失聲。迄今奉祀不

絕。長洲汪編修琬云。江南數百年來。周文襄王端毅而外。巡撫未有如

公者。崑山徐尚書乾學云。公廉直如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

襄。而加之方正。皆知公而猶未盡者也。公之學。誠而已矣。誠故獲乎

上。以信乎民。斯不疑於所行也。嗚呼。至矣哉。古之遺愛也已。

《碑傳集》卷二六

又送湯公潛菴巡撫江南序

東吳於古為揚州之境。厥土塗泥。厥田下下。以其民勤於生事。疾耕力作。不憚勞苦。故田畝日闢。戶口日增。自唐以來。號為殷富。宋時畝稅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畝三升。民大樂業。元統至元之間。吳中富盛。聞天下。自明初沒入張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畝至八斗。而民始困。然其初止輸南京耳。永樂中都北京。民始有轉輸之煩。加耗自倍。其初止官田賦重耳。民田畝稅不過五升。其輕自若也。嘉靖中。併官民田。一切以三斗起科。而民重困。然催科猶未急也。萬歷初。限分數為考成。緩征之法。不得行。而民愈困。然猶止常賦耳。天啟以後。時有加派。復苦額外之征。民不堪命。以至於亡。蓋吳中之民。莫樂於元。莫困於明。非治有升降。田賦輕重使然也。雖然。當日之民。固甚困。而猶能相保。以生者。則以三百年來。英君賢相。念財賦根本之地。時時嘆咻其民。小有水旱。輒除田租。捐放積逋。動數十萬計。而督撫大吏。又能深計曲算。行德意於成法之外。如周忱之減官田租額。劉孜之勸墾積荒。王恕之

請獨被水田租。朱瑄之奏蠲無徵稅糧。李克嗣之大修水利。歐陽鐸之更定征徭法。皆能補偏救弊。變重為輕。是以民得小休。不至顛蹶。國家承明積弊之後。田賦之重。轉輸之勞。一如往時。加以催科日益急。考成日益嚴。東作未動。追呼到門。數年逋租。併徵一日。辦正供而積逋不償。輸舊賦而新課不登。為有司者。雖有龔黃卓魯之賢。鮮不厄於考課。還除之路。既絕。則取盈囊橐而止。貪殘放縱。無所不至。吳民之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主上仁聖。亦嘗軫念東南之民。惻然欲除其疾苦。而軍興多故。未遑沛發德音。大吏即賢。亦未有如周文襄王端毅之倫。憂國如家。為民請命者。豈天之未欲甦吾民與。亦有待而然與。今年夏。江南巡撫有缺。吏部以當選者名上。及九卿廷推。皆不得命。命學士睢陽湯公持節以往。公固當代大賢。學醇而德充。體完而用鉅。又荷

主上特達之知。自密勿重臣。出寄心膺。與他開府者有異。當大有為之時。而處積弊之後。改絃更張。因時通變。以拯吳人於貼危。非公將誰望焉。誠能以吳中重賦之本。末與積困之情形具告於

天子。不敢望復宋元及明初故額。即如宣德中。詔書量減現額十之二三。民且欣然慶更生。此其上也不然。而盡免積年逋租。令民專辦本年

正額。獨不可得之虛數。而去無窮之逋累。此其次也。不然。而緩徵收之期。略如夏稅秋糧舊制。寬考成之法。不必以十分為率。令民得稍休息

官得望陞遷。又其次也。下此則無策焉。及公之身而不為。吾民其無望焉耳矣。未嘗以鉛槧從公於史館。賦役一事。竊究心焉。粗悉其顛末。今

為公部民言其地之疾苦。宜無大於此者。若夫一鄉一邑之利弊。未敢屑屑為公道也。

《碑傳集》卷二六

又湯潛菴先生墓表

工部尚書湯公潛菴先生。既薨之二十年。其孫之旭始得以進士入翰林。嘗來吳中。吳民思慕公。爭欲識公子孫。蓋公撫吳之德。愈久而愈不忘也。公之撫吳也。歲在甲子。皇上閱視河工。幸蘇州。駐蹕三日。察公清廉愛民。從公言。即日回鑾。蓋天子知公深。信公篤。而忘者不察。乃指摘公條教中語。媒孽萬端。必欲置公於死。賴

天子仁聖明察曲爲保全。今忌者之骨已朽而公浩然之氣常存於宇宙之間。至今炳若日星也。吳俗故侈靡歲時嬉遊笙歌管弦之聲不絕於耳。婦女豐服冶容不絕於道。擗蒲之習行於閭閻。公悉痛絕之。而民亦自畏懼不敢犯。其尤著者。要上方五路神淫祠。投土偶於湖。驅其淫僧立碑禁止。撤餘材以修泰伯廟。自唐狄梁公爲江南巡撫使。毀淫祠七百餘所。於吳獨留大禹泰伯季札伍員廟。公生於數千百年下。後先相望。其揆一也。當公之毀五路神也。吳民皆驚愕不敢出聲。公曰。邪不勝正。必不殃禍於民也。久之民始大信。其後五路神徙於他所。駸駸乎有復興之勢。碑隨仆。公之長子在吳中。於大吏官舍感激憤憤。大吏愧沮。重立仆碑。其風復息。公之教民也。本於誠信。以培養生息爲務。故不賞而勸。不怒而畏。惜公未久遷秩以去。去之日。吳民空城慟哭。叩轅門請留者。填塞街巷。度不可得。乃相率焚香走送。數十萬人踰江涉淮。驛路千餘里。公既去而思公者益深。爲立生祠於府學。學中名專祠。惟蘇州一人民咸公德。因立祠以配之。又爲建坊於胥門外。曰民不能忘。真不可忘也。公之學躬行實踐。以程朱爲宗主。而不樂詆毀諸儒。謂海內學術皆相向以僞學者。未究朱程之理。而徒指斥前賢。以自居於衛道。謂陽明不當詆斥朱子。公曰。此陽明之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不能望陽明之萬一。而學陽明之罪過亦已甚矣。公年二十餘入翰林。改監司爲潼關道副使。陞嶺北道治贛州。以父老乞假歸里。居二十年。讀書奉親。布衣蔬食。蕭然自樂。丁父憂。服除。聞孫徵君講學蘇門。公從之。學益醇。尋以薦舉。還爲翰林。修明史。公前爲檢討時。曾上言。修史之法。謂前明諸臣仗節死義者。不宜概以叛書疏入。先帝深加獎勵。至是則專筆削之事矣。公於明史諸志。則以歷書爲任。知公之明於天文也。讀孫侍郎書。知公之明於治河也。其於諸經史條分縷貫。凡性命精微之奧。無所不達。而皆不自以爲能。所修明史數十卷。藏於家。當謗駭之初起也。謂公禍且不測。未有以發。會靈臺郎董漢臣以上書言事。辭多指斥。眾欲加罪。公曰。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黨之耻也。忌者藉以爲口實。指爲公罪。不可。後公以辭輔導皇太子命。又欲罪之。復喉廷臣交章劾公。上皆不聽。後以母病乞暫歸省。上爲慰留。命賜第京師迎養。而公病已不可支矣。公之安於義命。不以

死生禍福動搖其心。其得於學問者深也。公睢州人。諱斌。字潛菴。其世次官闕與其他政事具家。純翁先生所作公墓志中。茲不贅錄。年二十四來遊京師。即受業於公之門。竊聞緒論。今年六十餘矣。而學不修。爲之憂也。因讀純翁所爲公墓志。補其遺缺。將告於其孫之旭。以表於公之墓。以明聖天子始終全公之意。左春坊左中允門人汪士鋐述。

（碑傳集）卷二十六

工部尚書光祿庭構官湯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尚書睢州湯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

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奠公柩、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

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適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為公建生祠于學宮、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識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也、公卒之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為史官、又辱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閥、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號荆峴、晚又號潛菴、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為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家于睢、後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某者、公高祖也、曾祖趙城縣縣丞諱某、祖州學生諱某、考州學生諱

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維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玩、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弘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

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未達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禁、以叛書、乞頒寬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悅、

世祖顧名至南苑、慰勞再四、于是聲譽大著、居無何、詔遷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在選中、出為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

王師方下滇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者者、旁午、頗驕橫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竄走山谷、公





戒屬吏毋苛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關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鼓砲石、盜至即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故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陞嶺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賴、賴四省上游地、穹山深菁、大盜窟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劫。值海寇犯江寧、賴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謀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謀者又一人、而貫其餘黨、賴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凌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賃驢往受業門下、每贊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遠、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

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經筵、纂修

兩朝聖訓。公在

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

上意。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陛辭之日、

賜鞍馬、綵緞、白金五百兩、繼

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

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喜蒲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妝冶服、嬉遊山水間、以為常。而市井無藉子、率尚拳勇、用關毆、恐喝民財、事急、即恃勢豪為囊橐、相習成風。前任者訖不能治、公悉禁止、不少貸。素多淫祠、事枵如山、五通神尤嚴、盛寒劇暑、載鼓吹笙帟、往賽禱者絡繹相繼、奸巫淫尼、闖入人閭閻、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為政



簡靜。然下令期于必行。賊吏蠹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為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邨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為分年帶徵。請損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年春。有詔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閘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及還朝。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嬰不撓。旋有輔導皇太子之命。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譴。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

皇太子講。異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廷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上特寬其罰。醵五級留任。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上遣使齎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言。母老。萬不能來。奏上有旨。不允公去。越數日。命改工部尚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劇。遂卒。配馬恭人。子男子四。曰溥。曰濬。曰沆。皆州學生。曰斐。子女子三。適國子監生趙登。諸生李中。張淑文。孫男五。孫女七。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無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為本。於古今之治忽。事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為先。所撰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琬在史館。出入必偕。藉公淬礪。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以視真。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

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幾，而公欲薦琬為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

召，又欲以宮寮薦琬，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訖今猶覲顏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泫泫被面，何忍執筆銘諸然琬雅以直諒為公所許，倘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讒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負吾死友哉？銘曰：

猗湯屢遷，肇興睢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為國純臣，為世儒碩。道禰洛閩，志宗稷益。維吾

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整閭里。

世祖儲之，遺我

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淮。

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遽蒙前席。邁彼金沙，伏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習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

帝德。

帝心簡在，寧虞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天。黃岡之丘，不騫不圯。瘞是銘詩，以俟良史。

汪琬撰 《龜峰文鈔》卷一四

湯潛菴先生逸事

此篇厚子自湯公年譜錄出所教康熙時記免田租與王本小異而文較備明今從蘇錄而分注王本之不同者於內鈞衡識

睢州湯公內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政其歿也巷哭里奠薦紳學士爭爲誄表傳記其家有狀有誌銘有編年之譜而德教在民及詐不信之先覺耳目眾著足爲萬世標準者尙逸四事焉公巡撫江蘇時上言歲

履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有司胥吏故每遇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皇帝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康熙年間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

免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豫免不問豐凶王本爲經法下云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前一年預諭康熙三十年十二月特諭戶部各倉儲積計足供用應將起運漕糧逐省蠲免以紓民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額免免征外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清米自三十一年始以次各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蠲免一年

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

聖子神孫當重熙累洽之餘必將繼志述事焉是公之訐謏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淮泗漲漫山陽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泰州如臯七州縣蕩析離居

上南巡命濬海口以洩積水勅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廷臣議使受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

沙淤非起高郵車運鎮築高堤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墳墓田廬亦廷爭之乃命尙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行欲并罷成龍功役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十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詰曰召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某議具文書印册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徵取旬日後可覆視也二人語塞

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公里人有受業公門者以黃門奉使過蘇謁公曰吾師方嚴孰敢以事請但東南鹽政大病于商民已聞知否公曰吾不知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非乃出謝商人曰吾師素明達獨於茲事未諳見謂無一可行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黃門每語人曰吾師



儒藏

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待容儀、每闖入民宅、多見貌相悅、而與之私、或結黨行強、所犯累累、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月不出、公使人微迹而得之、痛予杖、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更薄笞、朔望縛載、以徇於市及四郊。久之、膚剝見骨、逾半歲始瘳死。由是奇衰浮淫者心慄、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明仁勇、皆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即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記述者乃逸之、以是知紀事纂言、非於道粗有所聞、不能無失其體要也。余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之由。客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逸事記、備載構公者之陰謀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牴牾、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於桐城張文端、安谿李文貞、長洲韓宗伯、錢塘徐豕宰、皆曰：「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述所聞之顯迹、亦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公之子孫就而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三家之子孫亦藉是以不殒其先人所傳述也。」

方苞撰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六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睢州祠堂碑

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以疾薨於位。明詔以湯公撫江南績最著、予祭葬如例、特命馳驛歸其喪。於是其鄉人士君子以公之爲鉅人、長德繫海內、望足以寵其鄉也、請於上官、祠公鄉學、復創專祠其旁、而以公之尤有德於吳人、其孤不遠千里、以書告、曰：「維敬麗牲有石、敢以請。茲之始習公也、如瞽者之有相、如寐者之方醒、旣而危公也、如焚溺之自及、如疾痛之在己。今欲執筆、以追公於九原、邪許不足以助勞、呻吟不足以愈病、且亦庸可以言盡乎。雖然、試略言之。」方公之薨也、素不便於公者喜相告、公其死矣、而中朝賢士大夫咸扶服會哭、亡其朋、學者倉兄失其師、都城百姓輟春罷歌、奔走長號、塞巷陌、有幾絕者。其歸也、哀音過、車猶相屬、其感浹人心如此、而況其鄉人。今者相率以祠公、如古者之歿而祭於社、其禮也。夫獨公之靈、當更有怒如者。公以孤忠結一人之知、以召噂沓、積謫譴、逃陽塞路、羣飛刺天、欲啗不能、欲泣不可、如愚謂詐、如狂謂悻、無已、以將母來諗之情告、而聖明慰留、終不忍賜玦也。藉使其時得請、而上堂起居、與家人父老子弟握手相勞苦、幸無恙、以言其傷、孰與夫後日魂魄之歸乎。此志不遂、而抑塞鬱悒以終、喪車一具、孺泣萬行、簪屨之、主恩未酬、門閭之老母增慟。





生平遭愛僅存三吳而四海一夫失所之思長齋以去  
度所以敬恭桑梓者猶有未滿之餘恨而坐斯堂以受  
四時之薦享當亦明靈之所愀然不樂也雖然大烏之  
歸也必回翔鳴號而巫陽之招不願其之四方而返故  
居爲之陳堂宇之靜安網戶朱綴之盛麗況夫好好之  
驕人今者安在不嘗生而歸乎視公之死而歸者何如  
生而歸亦死死而不啻其鄉人快之死而歸如不死而  
亦不啻鄉人俎豆之嗚呼斯民真三代之直而賢不肖  
之辨久而愈明後之志士登公之堂揖公之貌其亦可  
以知所自處矣初公在位時吳民有妄傳公訃者輒相  
驚巷哭有司曉之方已亡何訃果至則益哭曰官給我  
我公定死亦祠公府學側不日而成以時祀公過荆下  
者無不落淚也水旱有所輒應公撫吳僅二年澤甚溥  
當別書茲承孤子之請以慰其鄉畏壘之視而綴以廟  
饗之薦歌卒寓吳民之望思幸神之終惠我邦也其詩  
曰  
稽首孤臣乞故鄉山頭白雲飛茫茫結草折竹屏傍徨  
托身重華開天闔帝留常伯黼座旁猿啾啾鳴肯走  
藏媒成竭盡中以傷忽焉萎絕先衆芳峯摧月墜木壞  
梁城郭竭來鶴唳霜像設平生儼在堂綿絡好製芙蓉  
裳獨醒願屬翠羽觴砥室曲瓊囊繩牀水疏頰領今饒  
鯉枹鼓笙竽陳浩倡神騎箕尾俯大荒我欲一進吳趨

行。吳儂歲歲卜殷祥。螟螣蠹賊吏召蝗。疾痛呼號忘公  
亡。上天請命叱豺狼。東風靈雨草不黃。請比子孫同奉  
嘗。雜陳哀些譜宮商。以妥明靈非投湘。

韓英撰《有懷堂文稿》卷一四

巡撫江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陞任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湯公祠碑

古者純臣翼運而興。入則備啓沃之資。出則膺保釐之任。蓋由德粹學醇。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是以風聲所屆。涵濡鼓動。初不自知。而孚於人者至速。垂於世者至久。詩書所稱君陳畢公之命。一則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一則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烝民江漢。並頌山甫。穆公所以式古訓。矢文德之盛。有非漢唐以還。循循效能。宣力之臣。得以窺其本原者。若宋之濂溪。明道兩夫子。負王佐才。而無由展其宏猷。懋理。豈非天人交待之會。間世一觀者歟。維大中丞睢州湯公。始以文學侍從之選。敷歷屏藩。既而退身講學者有年。遲久乃徵吏局。參講幄。上知其清望特著也。一旦畀以巡撫江南之命。當是時。吏道混淆。官常頹敝。江南為甚。公受事。躬行廉潔。倡率其屬。蕭然憲署。如麤服素。日進藩臬郡邑諸吏。告以絕饋遺。飭行檢。初或革面終亦革心。境內喁喁。賦平訟簡。公以吳中風俗奢侈。教化蕩夷。於是繩奸民。除蠹胥。戢暴卒。禁婦女之游冶。息優伶之猖狂。山塘簫鼓不聞。市井樛蒲頓歇。申飭所司。敦行鄉約。廣置義塾。又召耆儒。課髦士。月吉躬詣學宮。親講孝經。小學。一時環堵而觀者。黃童白叟。皆欣欣動色。而告曰。此三代禮樂氣象。不圖復見於今日也。卒毀上方淫

祠。投畀水火。聞者氣懾。而公聲色不動。今出必行。衆益大服。信非慎獨工夫。極至。何以臻此。淮揚瀕河。橫流潰溢。蘇松歲祲。賦役繁困。公則焦心勞思。請緩征。請蠲貸。請發賑。連章入奏。情詞激楚。聲淚迸吞。絕不顧惜。一身利害焉。故民間見公。一令。則交口傳播。讀公一疏。則聚首咨嗟也。公來自康熙甲子秋九月。恭遇。上始南巡。奉有敦本尚實。使民還淳返樸之諭。撫治未幾。政教大洽。吳中舊習。烝烝丕變。丙寅春三月。遂以輔導。東宮。晉秩內擢。士民哀號。填闕塞路。公為慰勸。諄篤。乃得出境以行。始公禁民間稱頌功德。無得例興生祠。及公既去。士民追思不能自己。議者以蘇州府學。公蒞止宣化地也。就是庀材鳩工。以尸以祝。踴躍趨事。不日落成。而公驟薨於位。遠近會哭。凡數千人。會有傳言。富軾媒孽致公。號寇者。指斥詬厲。同聲洩憤。仰賴。上恩優卹。特曰。廉以自守。禮遇由是始終。而是祠為革渙合離之所。視夫貢諛獻諂。漫興土木者。不可同日而語。僉曰。非公無以為學宮祀典之光。非學宮無以為公明德之寄。誠信然也。自公之薨。以迄於今。凡我鄉人。歲時走謁祠下者。焚香雪涕。必曰。吾儕薄祜。弗得久被公之政教。而沐浴膏澤於無窮。嗚呼。公以潛修實踐之素。及諸出治臨民。居高作倡。坦然無欲。而非飾節以炫名。毅然有為。而非市恩以邀譽。此真儒之全體大用。迥絕夫權謀。



功利之為則其至誠動物有不可強而致者矣。今年郡侯賈君下車伊始敬禮有加捐俸以葺公祠而向者尚未徵詞勒石定求曾侍公几席竊附於汛掃趨蹌之列故不得以蕪陋辭謹揭公撫吳政績之大者書之以昭示久遠謂與古之純臣德盛化神之所感合軌同符固非阿私所好也後之繼公而起者有能考其遺書述其舊績安見遺愛不可復作也與系以詩曰

翼翼孔廟我公侑之自春徂秋實俎豆之丕顯儒術濟我蒸民期月而可我道一伸自公云徂雲迷霧霽甘棠致思芄黍餘頌疇其嗣者儀型在茲清風亮節庶幾企而噫嘻我公神其歸來生則既榮歿則孔哀民有遺直職是可驗曷其撫恤淪胥俗淪敬作此詩用告廟工昭哉奕世瞻仰維崇

彭定求撰《南畝文稿》卷五

校記

①卿：當作「鄉」。

②「三」上當脫「十」字，見前彭紹升撰湯斌事狀。

③者者：當衍一「者」字。

④渠：徐乾學撰《湯公神道碑》作「準」。按湯斌四子，其名俱帶「子」，作「準」是。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六

黃虞稷 姜宸英 李容

黃虞稷傳

黃虞稷字俞邵泉州晉江人父居中明季爲南京國子監丞遂家江甯兄虞龍字俞言少有逸才早卒虞稷七歲能詩號神童十六入縣學兩世藏書至八萬餘卷與江左諸名士爲經史會因諸生三十餘載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遭母喪不與試既左都御史徐元文薦修明史召入翰林院食七品俸分纂列傳及藝文志穀下士大夫率就之借書二十三年充一統志館纂修二十八年總裁官元文請假歸特詔攜志稿於家編輯元文奏言虞稷問學淵博健文筆乞隨相助許之虞稷至包山書局刻苦披討逾年力疾竣事竟以勞卒年六十有三虞稷篤內行持矜廉而勇於義王士正毛奇齡吳雯咸稱其詩有千頃堂書目楷園雜志我貴軒朝爽閣蟬窠諸集

（碑傳集）卷四十五

翰林院編修姜先生宸英墓表 全祖望

湛園姜先生卒四十年其家零落會有詔修國史臨川李先生曰四明之合登文苑者非先生乎不可無行實以移館中子乃據拾所聞而詮次之而鄭義門曰先生墓前石表未具曷卽以此文爲之而移其副於史局予從之先生諱宸英字西溟學者稱爲湛園先生浙之甯波府慈谿縣人也少工詩古文詞其論文以爲周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而盛於國策聞者駭而莫之信也及見其所作洋洋灑灑隨意出之無不合於律度始皆心折甯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蒼文醇而不肆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間蓋實錄也詩以少陵爲宗而參之蘇氏以盡其變當是時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留心文學先生之名遂達宸聽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於是京師之人來求文者戶外恒滿會徵博學鴻儒東南人望首及先生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適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

豫翰林新城王公歎曰其命也夫已而葉公總修明史薦之入局以翰林院纂修官食七品俸仍許與試尋兼豫一統志事凡先生入閣同考官無不急欲得先生者顧危得危失而先生亦疎縱累以醉後違科場格致斥又嘗於謝表中用義山點竄典與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羸其有出乎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高閣其卷不復發騰顧先生所以連蹇正不止此常熟翁尚書者先生之故人也最重先生是時枋臣方排睢州湯文正公而尚書爲祭酒受枋臣旨劾睢州爲僞學枋臣因擢之副詹事以逼睢州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頭賣之一日而其文遍傳京師尚書恨甚顧枋臣有長子多才求學於先生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曰安三勢傾京師內外官僚多事之如舊史之夢山先生者欲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枋臣之子乘閒言于先生曰家君待先生厚然而卒不得大有仗助某以父子之閒亦不能爲力者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事可立諧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宜降意焉先生投盃而起曰吾以汝爲佳兒也不料其無恥至此絕不與通於是枋臣之子百計請罪於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聞之恨甚枋臣遂與尚書同沮先生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卽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尚健倦倦爲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閣復違格受卷官見之歎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而歸耳爲改正之遂成進士及奉大對聖祖識其手書特拔置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先生以雄文碩學困頓一生姓名爲天子所知者二十年至能鑒別其墨跡雖有忌之者而亦有大老吹噓不遺餘力乃篤老始登一第其遭遇之奇蓋世閒所希既登中秘神明未衰論者以爲當膺廟堂大著作之任以昌其文乃甫二年而以己卯試事同官不飭簞簞牽連下吏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顧以其事涇渭各具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死新城方爲刑部歎曰吾在西曹顧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媿如何矣嗚呼桑榆雖晚爲霞尚足滿天而奇禍臨之是則大造之所以厄之者毒也先生居家孝友之行粹然無間與人交惻惻不立城府論文則娓娓不倦書法尤入神直追唐以前風格生平無纖毫失德故既死而惜之者非徒以其文也所著有湛園未定稿羣閒集皆行

世先生之文最知名者爲明史稿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一統志中諸論序亦經世之文也晚年尤嗜經學始多說經之作未及編入集中而卒予生也晚不及接先生之履綰顧世人所知者但先生之文而茫然於其大節豈知常熱一事則歐陽充公之於高若訥不足奇也枋臣一事則陳少南之於秦垣殆有遜之若始終不負崑山則又其小焉者矣區區徒以其文乎哉其銘曰  
吾鄭文雄樓宣獻公誰其嗣之剡源清容易世而起有湛園翁白頭一第亦已能凍何事於天竟以凶終茫茫黃土冥冥太玄

（碑傳集卷四十七）

父記姜西溟遺言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戌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以溺于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情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他日誌吾墓可錄者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即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騷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論之今詹事有正貳郎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論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撫然長跼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于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褒薦於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挂吏議遂憤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

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而末路乃重負汚累然觀過知仁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捐隘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因蹟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眾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碑傳集卷四十七）

盤屋李氏家傳

李可從 子容 父現  
盤屋李隱君之父名可從爲人慷慨有志略喜論兵而以勇力著里中呼爲李壯士壯士常自負其才世不我知也欲爲知己者死明季闖賊犯河南朝議以汪公喬年督師討賊中軍監紀同知孫公兆祿招壯士與俱壯士遂從軍將行而挾一齒留於其家曰我此行誓不殲賊不生還家無憶我有齒在也汪公既受命則督諸帥兵三萬餘騎出關出關聞襄城已陷而闖賊拒左帥於鄆城距襄城僅四舍乃進兵雒陽留步兵於雒而自率精兵萬餘騎倍道趨襄城意欲出賊背與左帥夾擊之壯士甲冑帶藥囊持戈躍馬從孫公行抵襄之明日諸帥兵皆會汪公集諸帥於幕下分賀人龍鄭某牛某三帥爲三路距城四十里與左帥聲援汪公暫入城撫百姓有頃忽報賊來將薄城三帥不戰而西馳矣乃急乘城命副將四人各守城之四門汪公自當敵衝處以孫公參幕留中軍壯士從孫公後汪公數目奇之問曰若何官曰材官耳汪公曰若立功題授若軍職壯士拜曰敢不効死命賊來攻城急遣亡命鑿城爲隙置火藥其中火發城崩其法甚烈名曰放囊汪公命城內穿阱隨賊所鑿處以利刃刺之賊死者千餘人賊又負門車向城汪公命飛大石擊之應手而倒賊死者又數千人其他鎗礮弓箭所斃賊無數每汪公下令禦賊攻具壯士無不以身爭士卒先者會天大雨雪賊攻城之西隅崩汪公亟命壯士取荆圍實以土築而完之守如故又數日賊攻愈急城他處崩陷非一處力不支遂陷汪公自刎殊未死賊執之大罵賊不屈賊怒磔汪公死監紀同知孫公兆祿典史趙公鳳多裨將張黨馬三人與壯士皆死焉始壯士之從軍討賊既以城守不得與賊戰及城破聞孫公被執乃急趨制府侍衛賊刀孫公壯士以身翼蔽孫公遂同遇害有賈副將某者單騎衝突由南門出格賊賊以驍騎數十追之卒無一人敢逼之百步內者竟去壯士義不肯去而死於襄城壯士既死





而隱君之母彭居家聞之泣曰悲乎將行齒其訣諸然猶日夜望庶幾壯士之得生還也隱君尚幼思父號泣不食母慰之及闖賊既入關而母子始絕望矣家貧甚東餒里媼有勸母再嫁者母慟哭以死拒之乃奉壯士之齒自誓而勉隱君以學焉

李隱君名容字中孚幼孤事母至孝年十六就塾塾師嫌其貧不納母乃聽其無師而學母教之識字隱君心自開悟未幾通制義學博延安左君覽之大驚曰天下有不從帖括而竟為過俗之文若此者乎勸之就童子試不應自是厭棄俗學求聖賢所以為學之道隱君家貧無書從人得借觀書悉讀經史二氏百家讀書異於他人不畫畛域不滯前詁文義久之忽悟曰嗟乎學之道吾心而已矣豈他求哉乃恍然於人生之本原可以塞天地貫古今其立教教人學以悔過自新為宗靜坐為始其大指曰無聲無臭不觀不聞量無不包明無不燭順應無不咸宜人生之本原也人人各有一己之靈原非此一己之靈原何以見天地萬物古今上下非天地萬物古今上下亦何以見己之靈原凡人所難返者知也所難忘者念也念有善惡本原固無善惡念起即知起而善惡始分矣無故而起念雖善君子弗與也且夫少壯老死看形骸之所有也於本原何有焉功業文章道德世之所謂大美也何所不可為哉為之亦唯行其所無事而豈以自矜耀懼其猶有善之見者存也故曰無念之念是為正念無知之知是為真知本原復矣夫是之謂聖人苟非聖人豈曰能然然人之生即淪於下愚禽獸之中而其本原者固未嘗不在也下愚之與聖人有以異乎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漸使然耳此其道在悔過自新凡人之所以異於聖人者無他過累之也知悔必改改必盡過盡則本原復則聖矣易言乎自新自新者求復其本原云爾雖聖人豈能於無過之外別有所增加於其本原哉故曰悔過之學可以語中才即可以語上士上士之於過也知其過之皆由於吾心直取其根源剷除之已耳故其為力也易若中才則必功積之久靜極而明生而後可以懲忿窒欲故其為力也難然至於悟則一也善悔過者不惟其身於其心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夫眾見之過易知而獨處之過難知也慎幾之學容緩乎哉幾者事之微而吉凶所由以肇端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有不善未嘗不知故可與幾也知之未嘗復行故无祗悔也故不貳過莫如顏子

顏子之心齋坐忘何謂也齋之言齊也所以齊其不齊也動靜莫不以之而顏子之坐忘必先於靜何謂也蓋天地之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吾人之學非靜極豈能超悟況過與善之在幾微非天下之至精至明未足與於此又豈悠悠忽忽者克當此而無惑歟故曰學必先靜靜坐之道齋戒其德虛明寂定可知而不可言可忘而不可味或曰新建之說動靜合一若何隱君曰學固該動靜者也然動則必本於靜動之無妄由於靜之能純靜而不純安保其動而無妄耶新建蓋謂已成者言若以望之初學譬如未馴之鷹欲其去來如意鮮不颺矣隱君論學所著書數萬言然其意不在書也欲人觀之自得而已關中之學者莫不尊師之稱焉二曲先生蓋屋令駱侯聞其賢躬造隱君之廬而學餽之粟帛酒脯以養其母數年母死乃與昔父齒皆葬蓋屋之人相傳為李壯士齒塚云自壯士之死於國城者三十年隱君嘗痛哭父恩憂城流涕願一往以母在也難之及母死而隱君始南遊至襄城求父骨不得乃為文以招父魂也於是將踰江淮順流而下浙溯河而至平豫東覽名山大川之勝弔先哲遺蹤訪東南之賢人君子以其證所學而聞駱侯在毘陵治郡能行其道施教化民樂之庚戌冬十二月隱君過毘陵與百藥曰李隱君之過毘陵而與子遇論學有所辨難一切根極理要遂相善壯士隱君之父也以從軍討賊不得志死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故匹夫急國家之難報知我之德而能忘其軀雖曰未學必謂之學矣隱君之學大要明體適用黜浮華尚篤實將所稱躬行君子嗚呼蓋屋李氏忠節啟之真儒挺興人倫之盛自古所難天生斯人而又貧賤之何哉其有覺世之思乎豈偶然哉

《清獻集》卷二十八

又蓋屋李徵君二曲先生墓表 鍾宗漢

今上皇帝御極四十有三年西狩陝西總制華公迎駕平陽上首以先生起居為問且云召至關中相見華公承

旨即遣使造先生廬具道

上意欲邀先生先期至關先生以疾辭使者數返先生辭益堅華公知

不可屈乃具以應召

上曰高年有疾不必相強因索先生所著書於是先生之子慎言齋四

書反身錄二曲集二書詣

行在召入



上問爾父何病歷年幾何。慎言對曰：臣父早孤，臣祖母彭氏節鞠護臣，父仰承母志，發憤爲學，無屋可居，無田可耕，養親讀書，復營家計，以此積勞成疾，未及五十，髮白齒落。今年七十有七，衰病益甚，時臥床褥，不能動履，久荷。

徵召又蒙

天語存注，咫尺乘輿，不能一睹。

聖顏此臣父子終天之恨也。

上曰：爾父平日所讀何書？慎言對曰：臣父少無師承，百家之書靡不觀覽。及壯，則一歸於聖經賢傳，不復泛濫涉獵。晚年非六經四子，性理通鑑及儒先語錄，不輕入目。其教門人子弟亦以此相勸勉。

上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朕有親題志操高潔匾額，並手書詩幅，命該督撫送給爾家，以旌爾父之志。爾回去可好生侍養，朕回步當更有旨，慎言謝。

恩出

上手翻所進書，命諸學士看回奏云：反身錄一書，皆發明四書之理，真堪羽翼程朱，有功聖賢之學。二曲集乃其平日講學語錄及門人問答，皆醇正昌明，不愧儒者。及

上回鑾，慎言送至臨潼。

上猶詰詰以善事先生爲論，抵關復傳監屋令張公芳詢先生體貌，奚似家計子弟之詳。先是康熙癸丑，總制鄂公以關中隱逸疏於朝也。

上即徵召於家，先生辭以病。後屢被召，先生終不就。

宸衷懇切，已數十年矣。及西巡，欲式廬一晤而不可得。

溫綸藹藹，褒嘉備至。我

皇上崇儒重道，求賢若渴，又能曲遂高蹈之節，不欲強奪其志。而先生抱道自重，浮雲富貴甘爲。

盛世逸民，不肯少易其操，豈不主臣交得也乎？猗歟休哉！先生姓李氏，諱容，字中孚，陝西藍屋人。父可從，慷慨有志略，明季季自成，犯河南，注公喬年奉命督師討賊，中軍監紀同知孫公兆祿招壯士，可從遂與俱。

東將行，挾一齒留其家，不滅賊誓不生還。及至襄汪，公死城守兆祿可從俱從死。妣彭氏痛夫殉國，誓志完節，立孤紡織縫紉，易粟以爲生。稍長，使容就塾，不能具脯，師不納。母悲曰：無師遂可以不學耶？古人皆汝師。先生感泣，遂發憤讀書。然家貧不能得從人借觀，自六經諸史百家

列子、佛經、道藏、天文、地理，無不博覽。久之，恍然大悟，獨慕聖賢之學，於是潛心濂洛關閩，陸王之書，以上溯孔孟之心傳。其學以尊德性爲本，體以道問學爲工夫。以悔過自新爲始基。其言曰：李延平云：爲學不在多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實爲用工之要務。莊敬靜默，從容鎮定，靜以培動之基，動以驗靜之存，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少忽，則非鄙滋而悔吝隨矣。又曰：天人理欲之界，所差只有毫釐，間非至明不能斷其幾。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又曰：用功莫先於主敬，敬之一字，徹上徹下工夫。千聖心傳，總不外此。須實下苦功，如履危橋，惟恐墮落。又曰：每日默檢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稍失，即痛自責罰。日消月汰，久自成德。又曰：無一念不純於理，無一息或閒於私。而後爲聖人之自新。夫卑之至愚，夫愚婦有可循高之至神，聖有所不能外，此悔過自新所以爲人吃緊處。又常謂陸之教人，一洗支離蔽緇之陋，在吾儒中，最爲警切。令人言下爽暢醒豁。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尼山家法，中正平實，均有功於世教，不可置低昂於其間。於是並參互考折衷，盡善由象山以迄陽明，識心性之源，由紫陽以迄敬軒，得積漸之功。下學上達，一以貫之。此先生平生得力之由，亦其學術之大較也。先生少時慕程伊川上書閣下，邵堯夫慷慨功名，遂有康濟斯世之志。常著帝學宏綱經筵楷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策等書。憂時論世，悲天憫人，蓋不啻三致意焉。既而盡焚其稿，謝絕世故，閉戶深居，獨以明學術正人心，繼往開來爲己任。里黨咸非笑，甚且造作蜚語以傾陷之。而先生日與其徒講論，不輟久之。鄉人化服，遠近從遊者至舍不能容。而學官郡將方伯連帥以及海內賢士大夫，聞聲敦請者，日造其門。如靖江無錫常州武進富平華陰關中書院東林書院，皆其平生歷聘講學之地。而門人友朋多彙集其語以成書。蓋先生之教，因人而施，資之高下，學之淺深，誘之固各不同，而要無不以一念之不慎者擴充而實踐之，以爲希聖希賢之基。凡有答問，窮晝夜不倦，必使其人豁然於心目之間。而後已。以故遊歷所至，衲子黃冠皆爲感化，即宿學名儒亦退就弟子之列。而北面師事焉。先生資稟英敏，氣節高邁，其於出處就辭受取與之閒，尤嚴。當其被徵也，催檄雨至，嚴如秋霜，絕飲食者六晝夜，幾欲自刎。而卒不肯起。顧炎武贈詩所謂從容懷白刃，決絕卻華翰是也。其與當事書略曰：容幼孤失學，庸繆罔似浮慕，豈哲浪招，逐臭誠所謂純

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前當事體

朝廷旁求盛懷誤加物色遂塵

宸聽蓋以容或有微長可充對非而不知容學不通古今識不達世務上之既不足以備

願問大之又不足以任器使倘不審己量九冒膺榮命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士哉此其不敢一也容父喪時遺容隻身再無大丁容母彭氏

守寡鞠容艱難孤苦蓋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容後雖成立然無一椽寸土之產三旬九食衣不蔽形容母形影相弔未嘗獲一日之溫飽竟

以是亡亡之日無以爲殮縣令駱公鍾麟聞而傷之捐俸具棺始克襄

事使兩時稍有意外之遇容當如毛義捧檄容母之苦豈遂如此懷慘

容風木之感豈遂永抱終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賢云祭之豐不如養

之薄般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容每念及此未嘗不泣涕自傷不

孝之罪終身莫贖

今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忝竊祿位耶昔朱百年之母以

冬月亡亡時身無綿衣百年遂終身不復衣綿孫倅早孤事母志於祿

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仕後客江淮聞劉微知揚州特疏薦聞

不赴既而沈進王陶韓維連薦之終不赴當時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

策至今傳爲美談容雖無二子之孝而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事容母

既不及見容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此其不敢二也先儒謂士人

辭受出處非獨一身之事乃關風俗盛衰故尤不可以不慎也今既以

容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美官要職可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

飾僞之端必將外假高尚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爭以終南作捷徑

矣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作俑使風俗由容而壞此其不敢三也容雖

病廢草野實蔭息

今上化育之中踐土食毛莫非

今上之恩恆居念可以報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遷善改過

耳以故謬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容寒素是甘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

多所信賴今若一旦變操人必以平日講勸爲立名之地媒利之階轉

相嗤鄙矣其向善之念容亦何由而藉以默贊

今上之化育耶此其不敢四也方今高賢大夏濟濟盈廷亦何須容一

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況自古聖帝明王

莫不嘉幽隱獎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皓

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穉以至宋之陳搏邵雍林逋魏野元之許謙

劉因杜本蕭耒皆安車蒲輪屢徵不起從而褒之以端風化蓋以其道

雖未宏志不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用爲用乃

激勵廉恥之大機也容昏愚庸陋茲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絕迹紛華亦

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出是負

朝廷之深知翻辱幽之盛典其爲罪豈不大哉噫觀此可以識先生

志趨操守之大概矣性至孝母夫人病籲天求代以父死王事於襄終

身不衣采每忌日必爲文以祭徒步走二千里至喪所於社號呼於道

自呼其乳名從喪所戰死地招魂以歸而葬焉嘗泣語人曰吾母之生

也屢無席吾父之亡於外也求其骨而不得吾實天地之罪人矣因自

號曰慙夫長身方面大鼻修髯儀觀甚偉健飯可兼三人食飲酒盡數

斗終不及亂每日黎明即起獨居一室整衣冠危坐竟日無怠容晚歲

閉關不與世人相接者幾二十年然海內學者莫不知有二曲先生云

所著四書反身錄若干卷二曲集若干卷以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五

日卒得年七十有九葬於先塋之次子二慎言拔貢生慎行鳴乎聖賢

遺矣其所以垂訓後世者平易切實固兼精粗該本末統人己合內外

而一之者也顧近世學者爭持門戶入主出奴穿鑿附會僻固狹陋而

道學之旨愈晦善哉予朱子之言曰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

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

滯於形氣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虛空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

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若先生者澄心主靜

而不失之恍惚虛寂居敬窮理而不流於訓詁章句學非獨善以世道

人心爲己任義非襲取本躬行實踐以立言其於精粗本末內外人己

之閒豈不同條而共貫也哉當其少時不由師資毅然以聖人爲師疑

謗交集而其志彌確迨其後大臣遜薦

徵召屢加而終堅臥不出其視富貴利達又不啻敝屣矣所謂中立不

倚遜世無悶者殆庶幾焉初先生之過襄也求父殉難地不得訪於故

老知先君子昔以贊畫從汪公城守遂主泗家涕泣以叩其詳是時泗

與伯氏孝翁仲氏友翁方同養養母聞先生言亦感激泣下因備述汪

公及諸從軍死事顛末又出先君子所作汪公殉難紀略一篇共讀復

相向哭失聲乃割西郭田具兆祿公可從公姓氏而葬以義林表於道

用慰先生之哀思焉先生遂與愚兄弟修通家好而訂昆弟交拜吾母



於堂謁先君子畫像。聚處講論者累朝夕。自後數十年。書疏往來無不以敦倫講學相期勉。故聞先生歿。為位而哭。決瀾涕洟。悼吾道之孤立。嘆典型之凋謝。豈徒遊好之私情也哉。然則宜銘先生者。非泗而誰。況重以其子慎言之誥。與其門人王子心敬之屬也。因為之銘曰。聖遠言邇。誰明斯道。濂洛授受。闢微扶輿。朱陸繼生。各倡世教。下迨王薛。亦從所好。尊聞行知。派別川導。嗟我二曲。崛起西方。融會貫通。參考衡量。荷禪人心。何言不臧。苟利世道。何方不良。一點不昧。作聖津梁。炯炯惺惺。勿使心盲。曰維百行。曰維五常。式履式踐。尼父皇皇。江西新安。關中姚江。紛紛聚訟。徒事猖狂。操存益固。涵養益精。積厚光流。名徹帝庭。聖眷有德。徵召頻仍。堅不可屈。高不可陵。清介絕俗。聖世逸氓。憶昔在襄。相從日久。憫世憂俗。痛心疾首。盛德大業。其期不朽。緬懷泰岱。益慚培塿。山水之曲。巍巍斯碣。知德。子羣仰前哲。

（碑傳集）卷二八

## 二曲先生窆石文

慈谿鄭義門西遊。拜於二曲先生之墓曰。吾不及登其門也夫。因願為之碑其墓。而屬予以文。予曰。夫不有豐川諸高弟之作乎。義門曰。吾以為未盡也。異日國史將取徵焉。子其更為之。惟予豈足以知先生之學。而義門之瞻瞻。則固古人之意。不敢辭。按先生姓李氏。諱容。字中孚。其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之為二曲先生。西安之盤屋縣人也。其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以壯武從軍。為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兆祿以行。時賊勢已大張。官軍累敗。信吾臨發。挾一齒與其婦彭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中途三寄書。以先生為念。當是時。先生甫十有六歲。家貧甚。督師竟敗。死之。監紀亦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亦死之。五十餘人盡沒。彭孺人聞報。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固宜。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父且絕矣。彭孺人制淚撫之。然而無以為生。其親族謂孺人曰。可令兒為傭。得直以養。或曰。令其給事縣廷。孺人不可。令先生從師受學。而脩脯不具。師皆謝之。彭孺人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先生已盡解文字。而孺人能言忠孝節義。以督之。母子相依。或一日



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教先生甚遠大里巷閒聞而哂之。乃先生果能自拔於流俗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無書俱從人借之。其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之書無不觀。然非以資博覽其所自得。不滯於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論學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嘗曰。古今名儒倡道者或以主敬窮理爲宗旨。或以先立乎大爲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復性。或以致良知。或以隨處體認。或以正脩。愚則以悔過自新爲宗旨。蓋下愚之與聖人本無以異。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而爲過。此其道在悔。知悔必改。改之必盡。夫盡則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曷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故易曰。知幾其神。而夫子以爲顏子其庶幾以其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皆由於吾心。則直向其根源剷除之。故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之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其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

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於諸儒之說。醇駁相閒。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於是關中士子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先生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生得無已甚。答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卽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當事請主關中講院。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旣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去之。陝撫白君欲薦之。哀籲得免。陝學許君欲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則未嘗不爲當事力言。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皆表其墓以傳之。初彭孺人葬信吾之齒曰齒塚。以待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招魂。而以孺人老。不敢遠出。且懼傷其心。乙巳彭孺人卒。居憂三年。庚戌始徒步之襄城。繞城遍覓遺蛻。





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知襄城縣張允中聞之出迎適館不可乃亦爲先生禱於社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家於故戰場以慰孝子之心知常州府駱鍾麟前令整屋師事先生至是聞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先生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願高諸公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赴之來聽講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休息忽靜中涕下如雨槌臂且悔且誓曰嗚呼不幸汝此行爲何事而竟喋喋於此閒尚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顧高諸公書亦何益申旦不寐卽戒行毗陵學者固畱不能得時祠事且畢亟還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蓋先生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故也聞者異之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遍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取其塚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喪癸丑陝督鄂君竟以隱逸薦先生遺之書曰僕少失學問又無他技能徒抱臯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踪哉古人學眞行實輕於一出尙受溺於當時困辱其身況如僕者而使

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爲我曲成如必不獲所請卽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爲大典之辱辭牘八上時先生以病爲解得

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欲具車馬送使觀

天子先生遂自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眞儒薦復得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遍海內而先生獨以昌明絕學之目中朝必欲致之且將大用之大吏勸行益急檄屬吏守之先生固稱病篤昇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從與先生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而大吏猶欲強之先生拔刀自刺陝中官屬大駭乃得子假治疾先生歎曰將來強我不已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皆平生學道不純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永棲聖室平生心跡願在聖室錄感一書今萬一見逼而死歛以麤衣白棺卽懷聖室錄感以當食飯權厝聖室三年方可附葬母墓萬勿受弔使我泉下更抱慊也當道亦知其必不肯出不復迫之自是以後荆扉屢鎖遂不復與人接雖舊生徒亦罕踵惟吳中樞帥入至則款之已而

天子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

旨先生又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

特賜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大吏令表謝先生曰素不諳廟堂文字奈何強之乃上一表文詞蕪拙大吏哂曰是恐不可以塵

御覽也置之時有宰相自負知學遂以文采不足請先生君子哂之先生四十以

前嘗著十三經糾繆廿一史糾繆諸書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其學極博既而以爲近於口耳之學無當於身心不復示人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而先生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故其巾箱所藏惟取反身錄示學者晚年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然或才名遠播著書滿家而先生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者或出自市廛下戶而有志自修先生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方則孫先生夏峰南方則黃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峰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稱石交其後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而後聲名益大梨洲爲忠端之子證人書院之高弟其後從亡海上故嘗自言平生無責沈之恨過泗之慙蓋其資格皆素高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餓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

地傳天尤爲莫及子二俱言慎行慎言雖以門戶故出補諸生終未嘗與科舉之役其後隨學選拔貢之太學亦不赴兄弟皆能守其父之志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抱其二經之痛然而裏城有其父祠盤屋有其母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大孝也矣乃更爲之銘以復義門其詞曰

匡時要務在乎講學當今世而聞斯言或啓人之大噓又惡知夫世道陵夷四維安託架漏過日馴將崩剝一旦不支發蒙振落斯則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其能無驚心而失魄先生崛起哀茲後覺苦身篤行振彼木鐸格言濯濯廉頑敦薄嗟江河之日下渺一壺之難泊誰將西歸先民可作試看墓門寒芒嶽嶽

全祖望撰《鮚埼亭集》外編卷一二

校記

①誘之：《碑傳集》卷一二八載此篇作「誘之」。疑是。



清儒碑傳集

卷二六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七

朱用純 李經世 田蘭芳 閔麟嗣

朱先生用純墓誌銘 彭定求  
吾吳崑山有隱君子柏廬朱先生周志節精理學遠近人士沐教澤而  
服行誼者五十年無間言今年先生歿門牆喪厥依歸鄉里失所矜式  
咨嗟涕洟見聞合轍余獲交於先生甚晚方冀歲時請益而先生不可  
復見矣其孤導誠衰經運門以先生墓銘來屬辭至再三請且益堅曰  
先子交遊落落自與君邂逅淡談宛若夙契垂歿而注念不忘不可謂  
非深相知也余于是不得終辭益觀自古諸儒漢以志節著宋以理學  
著向志節者多刻厲嚴苦之為尚理學者多涵養深沈之詣然志節不  
進于理學則有之理學不本于志節斷未之有自後世志節日衰理學  
亦日偽于是毀軀為園游光揚譽而從事拘牽訓詁紛樹門庭世道人  
心何所依賴而不趨於儼壞與若先生者始於志節成于理學竊以為  
在漢宋諸儒間無疑也先生尊節孝先生經明行修鄉推祭酒乙酉  
殉難最烈先生方補郡諸生茹哀飲痛遂謝舉業作朱布衣傳以見志  
竊自比王褒廬墓攀柏之義號曰柏廬家貧遭難授徒贈母潛心聖學  
由四子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晝夜探索融會貫繫謂學必以程朱為  
宗知行並進無捷徑無虛襲務在身踐於倫常事物間纖悉必求盡善  
門弟子來學者必諄諄授以小學近思錄為入門法程迎機而導積誠  
意以感動之舉業外另設講約圖發書義商榷經史彷彿白鹿洞規又  
於每歲孟春率諸同人行釋菜先師禮畢亦講四書一章進止肅恭興  
起者眾然先生恐學者未能真寔切磨整襟斂容以身為鵠嘗有輟講  
語示之警省其略曰中庸成己成物只一誠字統括是誠始是成已成物  
問不偷一分寔寔盡得聖賢道理不欠一分方始是誠始是成已成物  
余今自反果能如是而欲安居皋比多見其不知量也又曰日用常  
行雖曰道不外是然古之所謂日用常行大段不失倫常矩矱今之日  
用常行無非種種惡習人心只辦得卑鄙二字倫理上只辦得苟且  
二字以此為日用常行更無出頭日子必須勤破從前魔障跳出坑坎  
直以聖賢之心為心聖賢之事為事把此日用常行一一正其本位更  
從上面探討精彩以此進道不難諸君各具一本來面目各具一全副  
精神猛力向前將世道人倫士品學術一擔挑去某亦願拜下風何必

區區之言之聽哉先生此言真為學者剔骨洗髓不啻鵝湖之講義利  
喪吾黨皆以為怪然于此可見古人喪禮之盡必其齋蔬體粥哭泣哀  
毀之禮無苟廢弛而宰我乃天性少薄者故覺行之至期已久若今人  
食肉飲酒不改其常雖更三年豈謂久哉至性激發篤論如此居恆罕  
與人爭惟關係祖宗族姓必竭慮經理不少退避上世祖墓祭規淪替  
重置祭田富豪謀侵陽山墓地重賂彌縫先生率族力爭遲久得斷理  
如法心力幾瘁修葺先祠身肩勞費不恤也又念子姪貧乏私伐冢樹  
設田贍族俾無侵損友愛諸弟尤深於仲叔之歿經紀喪葬存撫諸孤  
與季弟垂白聚首事必相咨訓子弟循分讀書切以攀援倖進為戒燕  
閒無情容言動有常度中懷耿介不可少干以私而溫然有道氣象使  
人如坐春風中鄉里曲直爭衡者必就之折衷得一言乃解其律已嚴  
接物恕嘗曰識得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擬議更不矜張  
真是何思何慮真足行所無事此其晚年進德之驗矣富路諸公折節  
慕先生者眾先生僻居委巷布袍幅巾裹足不出自束脯外絕不泛受  
人惠屢空晏如歲已未將以博學宏詞薦先生固辭乃止邑宰欲舉鄉  
飲式廬之禮並堅謝不應緒紳納交致敬亦不輕為報謝蓋其束躬窮  
晦不求人知固從學問鞭辟近裏得來初非好為迂僻鄰于矯激者比  
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不失其身而能事親惟先生足以為之  
故其始終弗渝克成篤孝素所積慮然也節孝先生曾手書孝經以授  
曰天地之廣大性命之精微其理皆具於此先生識之不敢忘每日晨  
興盥漱拜謁家祠即莊誦孝經且廣書善本勸勉來學門弟子因錫諸  
石病將革猶命子弟曰為我設祖先位具清酌扶我起拜以致全歸之  
意卒強起如言越三日乃歿時為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初七日距生于  
前明天啟七年四月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二所著諸書精力最注者刪  
補蔡虛齋先生易經蒙引闡明易理特精又自作四書講義皆先儒所  
未發臨歿時以二書屬嗣君曰謹藏諸笥吾將以此見先人于地下復  
語門弟子在側者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言盡此矣嗚呼先生一  
生存順殯殯易質瞭然豈非志節理學合而為一者哉他若無欺困衡  
等錄皆平日省克工夫至嚴至密其詩文翰墨流衍散軼先生謂非儒  
者要義每過而不留也先生諱用純字致一系出唐孝友先生諱仁軌  
後自毫遷睢宋直閣諱子榮始來居崑山明翰林待制公諱逢吉御史

公諱文家宰恭靖公諱希周皆其後。秘閣公十二傳至節孝先生諱集璜。崇禎乙亥拔貢。士城潰不屈死。妣陶孺人。配卽孺人姪女。先生舅氏圭稱陶公珍與節孝先生同時殉難者也。子一導誠。邑庠生。娶葛氏。孫男二。直曲。直衡。孫女四。以今年十月壬寅葬於吳縣陽山。之新阡。余惟先生之在今日。足以砥柱末流。羽翼名教。凡屬儒林。應共闢揚懿德。追蹤曩賢。而僭爲之比事。屬詞書諸隧石。以應嗣君之請。或亦用備識者之採擇。銘曰。

（清儒集）卷二八

眞儒挺立。孤忠所貽。寔惟名節。爲道藩籬。卓哉純孝。退藏允宜。淵冰履。豈曰遠時。性天可聞。慎我獨知。批繩荒渺。剗削支離。典型弗墜。經師人師。往從九京。潛德無虧。遺編在篋。尸之祝之。勒詞幽壙。徵信來茲。

### 朱柏廬紀畧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集璜子。年十七。補郡諸生。越二載。遭國變。痛父殉難。卽棄去。恨不能效王哀廬墓。攀柏。因號柏廬。以志哀。覃精理學。於六經。四子。濂洛關閩之書。探索融會。務在躬行實踐。隱居敎授。資脩脯。以養母。康熙戊午。或欲以博學宏詞薦。致一以死自誓。作朱布衣傳。以見志。門弟子來學者。先授以小學。近思錄。舉業外。別立講約。闡發經史。晚年作輟講語。示人曰。中庸成已成物。罔弗由誠。然所謂誠者。不外乎倫常日用之間。今人心中不脫卑鄙二字。倫理上只辨得苟且二字。以此讀書。豈可語于聖賢之學。雖日事講貫。奚益哉。其箴砭後進。嚴切如此。嘗謂古者士始入學。必釋奠於先師。而今之司訓者。漫不之講。亦思我爲人師。而忘其所自始之師。可乎。乃于歲之春仲。率生徒行之家塾。灌獻鳴贊。拜起如儀。生平嚴以律躬。不欺暗室。每日晨興。必謁家廟。莊誦孝經一篇。病革。命設先像。扶起再拜。以平日所著刪補蔡虛齋易經彙引及四書講義二書屬其子曰。謹藏諸





筭吾將以此見先人于地下。復語門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言訖而逝。年七十二。時戊寅四月也。弟子請于前輩楊先咎。私諡孝定先生。

楊鳳苞撰 《秋室集》卷五

朱致一傳

朱用純字致一。號柏廬。崑山人。居通閶橋東。父集璠。字以發。崇禎貢生。鼎革時。助王佐才守城。城潰。投東禪寺後河外。乾隆丙申。入忠義祠。用純性端方。不苟言笑。崇禎末。蘇州府學生。痛父外國難。隱居教授。以養母。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康熙己未。舉詞科。不就。賦朱布衣詩以見志。卒年七十二。私諡孝定。著有困衡錄。萬七千言。儒家者流。異乎道學家語錄。其最傳者治家格言。江淮以南皆縣之壁。稱朱子家訓。蓋尊之若考亭焉。

嚴可均撰 《鐵橋漫稿》卷七

李先生經世傳 書牘附  
先生名經世。字爾子。家居學道。有密室焉。上蔡張仲誠顏之曰靜菴。人稱靜菴先生也。先生始祖洪洞人。明初遷禹世居白沙鎮。祖道生。子長果。琦次果珍。果琦先生本生父。而以祖命出繼果珍。明季州人任應辰煽眾首亂。掠白沙。圍其街北。崇禎出與語。賊感舊德。解以去。州守疑與賊有私。拘之獄。將戮焉。先生方弱冠。冒死號諸庭。州守怒。併擒之。不憚也。辨曰。必若與賊通。當以爾時隨入夥。公焉可得執。執焉繫諸獄。不可白。其無他乎。適得直。奉父避居柳村。崇禎伯父母相繼歿。權葬。葬識封樹。去走大治。居未定。流寇大至。被虜。瞋目橫刃。脅使爲之下。不色動。徐徐言曰。爾爲饑寒困。奈何。遂至此。背君辱所親。勦兵至。禍不旋踵矣。能爲厲人耶。拂衣從容去。賊亦未何也。是時運厄。百六會轉徙他鄉。數年不得甯。亂平。歸里。禮選兩考。妣於先塋。時已補郡博士。弟子員名大噪。起試。輒冠其羣。先生不自得。直無足以榮其親。適求性命學。晝夜默坐。忘寢食者數月。得毋近於禪。己未。得從上蔡先生遊。讀其經書疏略。學道書。爲學次第。書沈思潛玩。上契濂洛關閩。若合符。其於二氏尤能抉其受病源。於是代爲兩家歌。以示彼家船無固寄也。然後辭而歸之。不遺餘力焉。先生之學。仁孝爲本。而主於敬。或問敬與靜孰要。曰。敬乃所以爲靜也。靜固靜動亦靜。非敬何由矣。方吾流離倉皇時。顧安所得靜。吾自持吾敬。迺遂志定氣亦定。斯即所謂靜也。上蔡先生手書。靜字義蓋如此。密邇一室。云乎哉。先生晚年師事嵩陽耿逸菴。半陽冉蟬菴。友事襄城李禮山。同邑趙哲淵。馮克從。皆與上蔡張仲誠同傳。夏峯先生之學者。年七十三。著有尋樂集。一得錄。藏於家。戊寅冬。曳杖庭中。作逍遙歌三首。二日。正襟就枕。卒。大革之際。凝如也。子四學。灝。學會。學蘇。學朱。序彥繼其學。  
贊曰。動靜互根。道體。夫聖人主靜立人極。而延平教人喫緊。喜怒哀樂未發時。想其氣象也。先生其裔與尋樂。尋所自得也。尋斯得之矣。得可無所用。尋焉先生乎。

《南齊書》卷二十八

田君蘭芳傳 附

黃山姓田氏。名蘭芳。字梁紫。一字伍思。黃山其號也。先世雍邱人。自高祖始徙睢州。遂爲望族。世以文章名家。父曰兆新。字公嫩。余嘗私諡爲清達先生。而表其墓者也。性坦率。不慕榮利。晚節直鼎革。遂逃於酒。以



自晦。嘗爲僮奴子所欺侮。不問。即侵盜其田廬。至無所容。亦不問。黃山既長。讀書有文。爲諸生。唯耕其舌。以給餽粥者。二十餘年。家庭之間。意陶陶。甚自得也。黃山長身多須。性聰穎。而豪放。自喜其所與。皆一時人望。遠則紀大歷。向漢平。近則李伯引。孫獻史等。率俊爽放達。不可羈繼。而高視闊步。睨萬物如無有。脂下士亦多側目疾之。不敢近。年四十。乃悔其失。而一軌於正。其踐履篤實。而一以不自欺爲根柢。號曰黃山。有以也。蓋近世學者之患。所在多有。頃騰蠹賊。不獨聚其族於田間也。即章逢誦讀中。亦有之。大抵沒溺於新會姚江者。深而頭出。頭沒。不能望涯而返也。夫以新會姚江之高才。絕識。見道豈曰不真。求道豈曰不力。唯其高明之見解。多而沈潛之詣力少。甘於自是。而憚於進修。究其所底。方難免於虛而爲盈。秀而不實之譏。而乃昂首伸眉。侈言誠正。自位置於尼山之後。而程朱弗及也。不幾妄而自欺矣乎。陸萬以承其波。益盛。王步既改壇坫益多。其抗顏鼓脣者。無非祖象山而詆考亭。夫朱陸之同異。瞭如也。不待辨也。今試執左袒金谿者而問之。方遊紫陽之傳。註以七科名。既得科名。遂駁紫陽之傳。註前後低悞。莫可究詰。今但取其鄉會中式之文章。以證其傳習錄。古本大學。天泉證道之議論。則其人之學術。邪正可觀矣。不必震於其衣冠。而隨聲附和也。黃山則虛心延訪。而極力深造。嘗東詣徐邈。黃於商邱。西訪張仲誠。於汴水。參稽互考。不憚馳驅。要其所至。則其所自得者爲多。由是所造益深。所積益厚。而粹然爲儒者之正宗矣。於是弟子日進。梁宋間俊及之士。執贄從游者。十七八焉。黃山事親孝。兄弟友愛。與人交恭。而有禮多貴。而立於朝者。卒無所干請。州大夫下車。必詣其廬。黃山之自廷尉公以來。故爲清門。其後益落。無田廬。家之僕僮。佃客竊議曰。吾徒猶能餬口。而主人乃至無所棲可乎。乃割其村中央之田三百畝。以居其主人焉。至黃山兄弟家人。益聚。王司徒乃迎黃山於州。教其子。爲置宅於西門之內。今所賦吾廬八詠。卽其地也。歲辛巳。黃山年七十四矣。秋八月朔。忽有疾。遂不起。自爲銘曰。行年七十四歲。爲學之日。不可謂不長。博觀聖籍。遍覽賢傳。又面承諸老儒提命之周詳。敢自謂於大道之徑路。灼然稍辨。乎微茫。志頻立兮。弗長力。曾勉兮。弗強。已焉哉。而今而後。愧不能拖。固。有以還彼蒼。已焉哉。又賦詩二章。一曰。憶弟看雲白日眠。一曰。老去親知會面稀。語不及私。而卒。黃山於書無所不讀。其平居目不停翫。手不停披。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其所批點經史子籍。甚眾。評跋工密。見者

能辨之。咸曰。此黃山先生手筆也。所著逸德軒詩文如千卷。行於世。柳下野人曰。子自己亥春。識黃山於劉潔民文學座上。今且四十餘年矣。往來無所閒跡。其律已刑家。食貧處約。雖鄉於寒餓。無聊絕。未嘗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賤貧。經營絲粟。而干牘於州大夫。縉紳先生也。故人之金。不出於袖。給肝之役。不及於門。嗚呼。可謂高士也。已。黃山既沒。其門人張憲。等請私諡於吳中書學。顯中書博雅君子也。綜其本末。而諡之曰。誠樵。先生謙誠當矣。而予謂近世風俗。澆漓。競尚浮名。而人不知篤行。苟無以砥柱焉。則其流將安窮乎。然非善事親。善事長。介然有守。而鵠然不辱者。固不足以爲之砥柱也。如黃山之養志三十年。左右無方。可不謂孝乎。肥遯邱園。不嗜聲利。可不謂潔乎。誠孝且潔。似近乎一行一節。自好者之所爲。幾於黃山之生平。稍貶。疑不足以概黃山。然於補救風俗。而爲中流之砥柱。則其力不啻萬鈞也。況夫人有名有字。有號。要以得其人之真。而止。然則孝潔二字。亦何妨於誠樵。並行乎。予嘗以此義表黃山之墓矣。務使世之學道者。以誠樵爲門。砥行者。以孝潔爲路。則庶乎得黃山之真矣。使黃山而無知也。則已。黃山而有知當亦啞然而笑也。

又誠樵先生傳

先生姓田氏。諱蘭芳。字梁紫。黃山號也。高祖廷銳。自杞遷睢。曾祖楠。嘉靖甲午舉人。官大理寺右評事。祖嘉翠。父兆新。皆諸生。母李氏。明通政使李公夢辰女也。先生生於崇禎戊辰二月十七日。性穎異。書過目輒成誦。年十四。母亡。鞠於外家。壬午。流寇陷睢。通政公殉國難。乃隨父避地河朔。轉徙金陵。乙酉。亂定。始旋柘城。丁亥。學使者拔入睢庠。當是時。先生豪邁不羈。踴躍風發。里中長老率逡巡避之。己丑。自柘歸睢。家計日窘。繼母余性嚴刻。先生竭力供養。水猶不足。博歡笑。乃衡慮困心。深省痛悔。向之浮華。盡皆刊落。時先司空里居。訂志學會。相與講貫者甚至。遂篤志聖學。精進不懈。懋守無失。久之。表裏洞徹。同異貫通。屹然推中原鉅儒。己巳。州守馬世英。請主道存書院。里中英彥咸北面稱弟子。先生性嚴介。遇事謹慎詳密。一介不苟。每日辨色而興。宵分而寐。目不釋卷。手不停披。薄暑中。衣冠竟日。嚴肅如對神明。誘掖後進。娓娓不倦。接人無貴賤。少長咸得其道。人有一善。可稱獎勵。不已。聞人過。則緘口不言。以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卽兒童牧豎。亦知歡喜愛敬。皆稱爲田先生也。晚年所造益遠。圭角俱化。深味六經之旨。涵泳玩索。毫而彌篤。

辛巳八月病痢門人繞榻省視先生談笑如平時。自定喪禮口占絕命辭授子王略曰我生不敢賓卿飲不欲乞誌銘自作數語鐫小石附記生卒年月世系而已。辭曰行年七十四歲爲學之日不可謂不長博觀聖集偏覽賢傳又面承諸老儒提命之周詳敢自謂于大道之運路灼然稍辨乎微茫志願立身弗長力會勉身弗強已焉哉而今而後愧不能抱固有以還彼蒼已焉哉十二日疾遂革學者私諡曰誠確先生所著有逸德軒前後集問一集逸德軒遺文遺詩睢州誌若干卷行世王午蘭學公舉崇祀鄉賢

（碑傳集）卷一三九

閱實連墓表 張符隨  
三十年前當康熙乙亥之夏予因王武徵識實連實連語予曰惜不令錢湘靈見子也湘靈嘗言自王于一死而揚州無古文自吳野人死而揚州無詩使湘靈見子所作豈敢遽出斯言哉自是予入郡必過實連實連一日又慨然曰古文一道天下雖大家寥無人易堂往矣繼起樹幟者非子而誰易堂者寧都魏禧也又曰繼自今幸益進以經術時予年纔三十餘在再幾一世常愧實連所云也予非好諛者願實連承易堂于一野人及雷伯觀孫豹人諸先生之烈操繩尺相天下士斤斤不妄許可一時浮獵之士罕當其意者而乃獨愛重予予是以常誌知己之感於不誼也實連病時猶使人負出廳事見予既死其後妻及長子婦皆死仲婦及孫又死所存惟仲孝礎僕然重兩耳賣卜於市無人念其爲實連子者劉閣齋獨遇而矜之與予謀所以全其生者予竟不知實連猶掩淺土也急買地蜀岡封之而仍表其墓蓋距實連之死已二十有一年古之文人多不能保其身後卽近年如野人伯顧槩可見矣而實連尤甚蓋名高造物所忌無足怪者實連眼明口直工詩札及行楷篆籀所藏經籍玩好蕩然無遺獨纂黃山志行世既久遺籍聞在吳劍宜家將求而梓之並爲仲續娶延實連一綫之祀未知造物意竟何如也實連徽州歙縣人寓江都籍揚州府學生諱麟嗣一字檀林以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初五日沒年七十七實連手疏其五世祖曰顯通配汪氏高祖源清配王氏皆墓在琅山源清又配李氏葬閔家山曾祖世錦配胡氏墓在龍潭社皆有碑祖承伊配朱氏前母方氏前妻程氏並附龍潭之兆考覲文別葬長翰

山。生母陳氏。又別葬富饒。仲言賓連因省墓而病。以至於死。餘不能知。微俗惑於風水。喜分金跡。是言之竟何利。而自環山屈指而計。又豈獨賓連有庭堅不祀之懼乎。予表賓連亦存其五世也。

（碑傳集補）卷四五



儒藏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八

周起渭 耿介 張貞生 朱彝尊 趙士麟 范明徵

周啓事起渭小傳 鄭方坤  
周起渭字漁璜一字桐野貴陽人以進士高第入史館歷官宮詹學士才名傾館閣黔固鬼方舊壤僻陋在夷自莊騶拓疆唐蒙通道以來未聞以文章振者說者謂山童川涸其地不靈即開有一二軼材亦僅穿穴時文爲應舉求名計其於聲韻一道白首紛如採風至此自郢無譏已矣桐野一出顧獨以其詩鳴時  
輦下人文極盛若姜西溟顧書宣湯西厓諸君子各以沈詩任筆傲睨文壇吮墨懷鉛之徒率不敢望其項背桐野異軍特起乃拔戟自成一隊感物懷人巡簫有作歡場勝地擊鉢爲豪吳紵鄭縞之英玉敦珠槃之彥雲龍追逐莫決雌雄江都史蕉飲贈句孰與夜郎爭漢大手搗玉尺上金臺若是乎傾倒之深也昔唐劉蛻之上節鎮啟云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錄桐野詩彌覺二復有餘味也已

《清儒集》卷四十七

耿宮詹介傳 賈克勤

公諱介號逸菴登封人弱冠有文名辛卯壬辰連捷成進士選庶吉士湯斌者公同年也合志同方以聖賢之學相砥礪授檢討擢福建巡海道清逆產粉石城民迄今賴焉尋以聖誤雪之補江西湖廣道裁缺再補大名兵備道清靜簡易如修理衙舍查覆赤厯諸夙弊公皆力爲痛除之逃人株連甚公爲寬其網歲所全活不下數百人丁內艱歸絕意仕進一意講明聖學愛程子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名其堂曰敬恕執贄夏峯之門欣然有得乃興復嵩陽書院倡明理學四方聞風慕義之士接踵請教湯太史以公學有淵源疏薦公

特擢侍講學士旋陞詹事府少詹事屢蒙

顧問介舉其生平所學者以對輒稱

目會以疾疏辭輔導重任被論休致歸乃坐臥嵩陽書院舊中州道學編接洛學之傳而從游益眾公自通籍至解組三任監司皆不獲久於其位而立朝僅四十日位不副德業不酬志論者以爲恨產不踰中人而好德樂施雖布衣糲食恬如也先是邑徵漕通三百金敲扑殘廢公捐金代輸不責償每春市價騰踊公出粟平直遇歲饑罄所儲以施孤

寒其周卹里黨類若此澹泊甯靜於世一無所營於道獨有默契陶然自樂言仁言孝而以敬恕爲宗終身無矜忿之容登其堂者如坐春風中也卒年七十有一人稱爲嵩陽先生云

《清儒集》卷四十三

又耿逸菴先生傳 尹會一

先生諱介字介石號逸菴登封人初名冲璧一日讀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名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由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時海洋多奸宄出沒先生相度形勢壘築石城一道以防寇盜除積弊革冗費戒貪墨恩威大著康熙壬寅轉江西湖廣道因改官制除直隸大名道直隸旗巡之案株連者多一案牽引至三四十人先生任將及期年計三百餘案不肯蔓延無辜一人民咸感之丁內艱回籍遂絕意仕進詣蘇門執贄於孫夏峰先生篤志躬行慨然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適長洲張鳳翔如爲登封令合志振興來學者踴躍士風蒸起嗣以宗伯湯潛菴先生薦授少詹任輔導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文正稱先生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永蘖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風素罕見其儔君子之道人善甯有溢美哉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行於世

《清儒集》卷四十三

侍講學士張公貞生行畧 節錄九則

張貞生字幹臣別字黃山吉安廬陵人順治戊戌進士仕至侍講學士著庸書二十卷

爲國子司業時刻鄒南皋先生宗儒語畧頗闢陽明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嘗書邸壁云至危是人禽之界喫緊在義利之關居京師寓吉安館中蓬蒿滿徑突無炊烟 池北偶談

康熙七年秋九月

聖祖將出關田獵幹臣以

上春秋方富宜益崇文德後武功上疏切諫

聖祖心器之冬十二月

召對命講經義作詩遂問百姓疾苦幹臣以江西荒稅對明年秋八月

駕將幸盛京謁陵且議遣大臣巡方幹臣請見言方今淮陽被水諸省報旱日月竝蝕



宜節事寧人以承天意沉

太皇太后春秋已高

皇上不宜輕出又言大臣巡方徒擾百姓無益察吏安民當責成督撫

如浙撫范承謨東撫袁懋功中外皆知其賢當聽其久任今承謨以疾

解任懋功移補浙江臣心惜之宜令承謨留任懋功不必移補兩省吏

民實受其惠尋下部議前方以憲臣言禁出位言事遂議降二級用然

卒罷巡方之差而范承謨懋功仍故官頃之幹臣引疾歸廬陵王山

益刻苦向學著庸書二十卷十三年召入補原官謝海集

作聖門戒律八條一名穿箭之類多方鑽刺覘覷者是一名患得患失

鄙夫貪緣以獵榮顯者是一名妾婦阿附取容者是一名墮斷賤丈夫

指為奇貨者是一名墮間之人望門干謁者是一名無忌憚小人侮法

作奸擅行者是一名德之賊游移不可方物者是一名不遠禽獸橫逆

不悛淫蕩無恥者是北傳談

鑄級南歸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饒贖一無所受其狷介如此同上

贊山以言事謫歸居廬陵王山有定巖覆筍峯木琴洞虎子巖諸勝皆

伐木開道手自創闢贊山住此二年復應

詔出歿於京邸又一年予入都門見其居王山時茅屋隨創一卷想見

此公學道刻苦非人所及暑錄數則於此王山金頂之勝在於高尤

在於孤然不高則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絕頂惟高而孤

雖天氣清明無雲不風聲四起眾山動搖人立其上腳根不穩風欲

扶之而翔行者相顧裹足予獨欲於震撼處放步然而危矣王山箭

類多苦烹之亦有真味又產苦菜浸之一宿饑來嗽之頗勝園蔬然以

其苦多為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飴至飲食細故

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苦味令飽當耶王文成訪地藏

洞一異人值其睡方醒問第一義諦不答徐曰周濂溪程明道汝儒家

兩箇好秀才語畢復睡張子坐臥殿中有以仙術告者回思自幼識字

及壯奔奔波波老忽將至雞鳴而起便秀才二字做不了何暇言仙

廬栖一年日月逝矣內省多疚深自戰兢敬寫聖容奉以出入道大莫

名非敢贊揚聊以自警贊曰古今一大哉孔子天地終始要其立言

非有殊旨道不遠人躬行而已諸儒沾沾新奇自喜門戶異同恍惚疑

似行非所知言大而侈閱我童蒙茫茫涯溪逐影捕風出彼入此行不

願言人視人指而今而後求歸於是未能希賢尚勉為士登高自卑行

遠自邇不善則改聞義則徙恭對聖容庶幾有恥宿雲霧坐大雪忽

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加覆毫無厭食之意頓使

人不喧自暖不火自溫同上

陸清獻公康熙戊戌至京師葉公訥菴來會葉言湯潛菴施愚山品行

之高及張幹臣之苦節幹臣建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其學大抵

微近於梁谿後讀困知記粹然一歸於正因借得幹臣所刻困知記其

序云始也以儒而託於禪既也以禪之實纂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

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闕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先生云此數語曲

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陸清書先生年譜

往會葉公訥菴借張瑤山文集錄之其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為一我

必分知行為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為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

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先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足

羽翼程朱又一篇云執著者有執著之失和平者有和平之失此非書實

體認者不知又有宗儒語畧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予所取於贊山者正

在於此人能勇於從善如此心則必不執致良知之說必不為晚年定論

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於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

可及者乃在於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卻紛華靡麗之習乃

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之乎

又與熊青嶽書云學問經濟雖不是兩個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

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問者學問者學問者學問者學問者

來者則為學問者為學問者為學問者為學問者為學問者為學問者

病之藥又云學問者為學問者為學問者為學問者為學問者為學問者

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見其學之正又云儒

者之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之語

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

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靜以所行有動靜矣氣無聚散以所行

有聚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尤足見其體認

之細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

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其集總名庸書序曰贊山在經筵講書則

陳說無餘



命之賦詩則辭以小道不足為蓋實錄云同上  
魏敏果公挽幹臣學士詩病榻披衣猶望  
闕孤兒執手尚傳經注云元日肅朝服拜  
闕畢病乃劇瀕留時惟口誦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二語寒松堂集

（碑傳集）卷四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朱公彝墓誌銘 韓廷敬  
康熙初北平孫公北海老而家居以經學詔後進予亦往遊焉孫公盛  
稱秀水朱君錫鬯之賢一時東南文學士游京師者共推謂為老師宿  
學予心嚮往焉而莫之能識也後舉博學鴻詞授官翰林已而長直  
內庭予朝夕與君相親甚驩也甫及一年以謫去予亦以他事引嫌求  
罷仍留書局兩人者時復得以閒居相過從為文字之娛游觀之樂數  
年至今過槐市虎坊之閒未嘗不黯然以悲也君既南歸後又數年予  
扈從河上至吳門得見君於南園至武林又見君於湖上文采風流不  
殊曩昔而予則積然且老矣又三年君歿君外孫周子象益以君狀來  
循查子悔餘謁銘於予云非夫子孰可誌其墓者予弗敢辭雖然予既  
不能為信今傳後之文亦姑識其平生出處交遊之節概凡吾意之所  
銘而予亦可以無憾矣君諱彝錫鬯其字號竹垞先世居吳中自吳  
江遷秀水高祖諱儒以醫顯官至奉政大夫太醫院院使以子貴贈光  
祿大夫柱國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曾祖諱國祚以醫院籍由順天府學  
中萬歷壬午鄉試癸未進士第一人除翰林院修撰歷官吏部右侍郎  
引疾歸光宗初起南京禮部尚書入東閣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尋以  
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歸卒贈太傅諡文恪公六子  
長諱大競仕至雲南楚雄府知府子五人長茂暉以廩授中書科中書  
舍人好學問樂取友為復社宗盟輯禹貢補注君嗣父也本生父諱茂  
暉楚雄公第二子也天啟初補秀水學生甲申後棄去卒私諡安度先  
生撰兩京求舊錄有春草堂遺稿安度先生子三人君其長也舍人無  
子以序立君為後君少而聰慧絕人生數歲嘗見諸神物異怪狀不類  
人世及他人視之輒無所見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塾師舉王瓜使屬  
對君應聲曰后稷師怒咎之為學業文千言立就已能工詩崇禎十三  
年浙東西大旱飢人相食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家無儲粟楚雄公清  
廉安度先生貧至絕食君守書冊自若也既而曰河北盜賊中朝黨朋

亂既成矣何以時文為不如舍之學古乃肆力於周官禮春秋左氏傳  
楚辭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為狂迂未幾亂果作君年十七贊  
婚嘉興練浦之陽馮村馮公有客王鹿柴華亭名士也見君大奇之曰  
此必以詩名世後君名益高四方以幣聘者爭集其門所至皆以師賓  
之禮遇焉客遊南北必乘載十三經二十一史以自隨已而遊京師訪  
孫公於退谷公過君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吾見客長安者務攀援馳逐  
車塵蓬勃間不廢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君既以博學徵試之  
殿廷相國馮公得其文歎曰奇才  
召以檢討充起居注日講官在  
內直間語予曰公直似益都清如曲沃予謝不敢當以君之賢至今思  
其言因以自策勵其亦不得不謂之知言也歟君雖以被劾歸一級罷  
尋復原官歸里後數年

賜御書四字曰研經博物禮遇之隆固無替於昔時也君既退而著書  
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瀛洲道古錄若  
干卷五代史注若干卷宋錄若干卷澠志若干卷雖志者通政使曹公  
寅與君台撰者也曹公為君刊曝書亭集八十卷未卒業而君歿君之  
自立如此回視京華儕輩奔走塵埃中所幸勤而僅有者猶泰華之於  
邱垤衰遲蹇鈍之人俱倏然莫適從也得失之林亦可考而知已君間  
居謂其孫稻孫曰凡學詩文須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窠奧未有空  
疎淺陋勸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  
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予舉此以為教子弟之法焉君在翰林預修  
一統志主考江南單恩授徵仕郎贈生父家居十有九年康熙四十  
八年十月卒年八十一配馮孺人歸安儒學馮君鎮鼎女前十六年卒  
子一人昆田國子監生賢而有文前卒女二人一適吳江周能察一適  
桐鄉貢生錢琰孫二人桂孫國子監生稻孫府學生曾孫男二人振祖  
賜書孫女二人銘曰

或史而野或經而葩物亦有然為蓬為麻嗚呼竹垞天邪人邪得于天  
者既碩孔多人其謂何

（碑傳集）卷四

吏部左侍郎趙先生士麟行狀 徐文明  
先生諱士麟字玉峰雲南澂江府河陽縣人也趙氏世居北方宋元之



際自北渡江僑寓金陵。歷傳至明永樂間。有為徽江府教授者。擊家而往。遂世為河陽縣人。曾祖才祖紹先。父文科。三代俱以公貴。贈如其官。母龔氏。誥贈一品夫人。繼母萬氏。誥封一品夫人。方先生之始育也。環村而居者。以千百計。咸夢介士數萬。布滿村落。問其故。曰。山神為趙公家送子。夜甫半。先生生矣。里人驚異。比長。魁梧奇偉。不妄言笑。性端重。如成人。磊磊落落。抗今懷古。五行並下。一過目。輒終身不忘。先生甫十歲。龔太夫人夢公手把文筆。橫空揮洒。如流虹掣電。不可把捉。覺而異之。遺明季流離顛沛。備嘗艱苦。不以此稍墮其志。家有藏書千卷。自六經四子。性理通鑑。韓柳諸大家之文。無不備者。先生發而讀之。沈潛玩味。寢食與俱。不數年。而學大就。出其餘。以為經義。汪洋浩瀚。辟易萬夫。一就縣試。輒冠其曹。偶每學使者至。必以國士遇之。庚子。登賢書。甲辰。第進士。筮仕貴州平遠推官。改容城令。行取銓部掌選事。內陞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司左參議。鴻臚寺卿。陞通政司右通政。左副都御史。巡撫浙江。調補江蘇。巡撫內陞兵部督捕右侍郎。調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其在平遠。扶良辨枉。明燭覆盆。黔中凡大獄。大案。皆倚辦公手。黔故多奇山水。一日。同諸僚遊百盈泉。其水時盈。時縮。日以百計。同官異之。莫有能推舉其故者。先生為道造化屈伸消長之理。與泉之進退升降相為發明。引潮汐往來及邵子天根月窟之言為證。同官驚歎。咸服公源本之學。非章句儒所能推測也。蒞任未幾。即奉有裁缺之命。康熙七年四月。改補直隸容城。邑為前賢劉靜修先生講學地。板山楊公繼之。孫徵君鍾元又繼之。皆倡道茲土。後先輝耀。公以為令者民之牧。且教化所司也。因創正學書院。集環邑之士。月一再會。先生為發揮理要。提撕醒覺。嘗曰。愚夫愚婦。皆聖人種子。若我輩悠悠。忽忽。過此生。雖欲求為愚夫婦。不可得矣。其講學以立志辨學明理正心謹獨躬行篤倫。改過。虛受。讀經持久為綱。而反覆申誡。不出子臣弟友之理。所著有敬一錄。隨令諸生以時肄業。勤懇懇。不異父師之教。子弟也。邑中一切雜派。盡行詳革。并勒石以垂久遠。邑故旗民雜處。調劑殊難。先生聽斷以理。執法不誑。豪強為之斂手。以文廟為膠庠。重地。率先修理。次則城池官廨。橋梁亭障之類。無不及時興築。規置一新。每歲賑孤貧恤寡。嚴保甲。課農桑。遇天時水旱。則拯濟有法。民不告飢。又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每當築場納稼之後。先生弓刀結束。較獵平原。馬上左持弓。右挾矢。發必命中。武人皆咋舌歎駭。以故荏苒盜賊。不屏自散。善斷疑獄。發奸。

摘伏如神。聲籍籍達都下。俗所傳包孝肅。海忠介。事多指目先生。有問及者。每遜謝。辨其非是。治容六載。民皆父母戴之。入為文選司主事。陞稽勳司員外郎。調選司員外郎。除考功司郎中。仍調選司。會相國明公適為本部冢宰。先生治容之有循政也。相國稔知之。至是見先生。明練達深。加推獎。數數薦之。皇上。一日。上願漢家宰言曰。汝部選司中有好官。汝知之乎。漢家宰亦亟以先生對。先生丰采傳播。既傾動一時。及辦事益小心。勤敏夙夜匪懈。選司流品錯出。吏易為奸。先生具審。甲當得乙。不當得。一為冢宰分別言之。歷落貫串。老吏不敢參一語。故自先生掌選而後。年經月緯。徹底澄清。請謁不行。苞苴盡絕。自來掌選者。未能或之先也。其在光祿。鴻臚。通政。司率皆恪恭厥職。建豎不苟。比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則相臺綱紀雪。疏其一謂百官陪祀。多託故未與。齋戒。帝王廟更寥寥無幾。其在署齋戒者。又或飲酒弈棋。烹宰炮炙。以及詬詈之語。嫖褻之談。罔知禁忌。所當嚴議。以盡齋戒之實。其一謂儀仗。委禮部。滿漢司官各一員。手懼其要也。至祭品。有外飾而中不實者。宜委禮部。滿漢司官各一員。監視。務致豐潔。其一謂陶匏。俎豆。犧牷。象屬。蒼璧。黃琮。鼎彝。珪幣。以及搏拊。戛擊。聲容。象舞。之司。皆當致嚴。致潔。又陳設及當祭之日。皇上未臨以前。職事之人。率多喧雜。叫呼。不知敬畏。皆非嚴祀之禮。宜委滿漢御史監視。則馨香上格。神明昭昭。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矣。自此齋戒之禮。申儆再三。不致具文。鮮實。時臺為內附先生。思所以善其後者。疏謂臺灣去閩不遠。地方千里。土著之番。人四十餘社。雖所處遠近不同。皆可馴化也。宜倣廣東瓊州例。而變通之。安置。以千里所產。供駐防之需。芻蕘糗糧。不可勝用。即稍稍協濟。餉亦無幾。若是而沿海守汛之兵。可減。如明時日本紅毛。飄突之患。可建威而預消矣。臺灣之設。官建府。獲比內地。由先生疏也。其他名言。議論。關係國體。凡所設施。建白。率皆明目張膽。風骨稜稜。不憚身為怨府。甲子春。皇上念兩浙為東南重省。特簡巡撫。浙江甫下車。博採羣言。凡一切地方利弊。虛公聽受。故浙東西人情物態。咸在目中。先生謂養民必先於作士。作士必先於明理。因大啟書院。每月朔望。躬詣講堂。親釋五經。四。



子通書西銘正蒙太極圖說之義聽者莫不心悚由是申嚴官守釐正風俗有司時節之餽送則有禁佐貳官濫收詞訟則有禁有司藉酷濟貪株連淹繫則有禁地方諱盜豪強窩盜則有禁邑中鹽捕關上巡攔遇事生風多方勒索則有禁錢江舟子網利多載則有禁至於浙江漕運經費既大叢弊滋多先生曲加體訪釐剔務盡數十年蛇盤蚓結不可究詰者一旦爬抓剔抉天日清明訖今奉爲良法至通省地丁賦役尤百姓利弊攸關私歛橫征所在不免先生尤用心搜剔申誠再三撫字催科並行不悖杭城河道淤塞幾二百載民居窪濕擔負爲難前此亦有議濬以通水利者估費十萬計費無所出事訖無成先生蒞浙毅然以爲己任乃與屬吏商推先出數百金試之始事迴龍橋一日而濬若干丈尺次日杭城當事聞風捐助先生喜曰事可分曹理矣遂分遣屬員畫地程工畚鍤具舉公時乘小輿周覽遍視所濬之污泥瓦礫通棄郭外人航物載無不便者事竣實費銀一萬三千兩較恆估不過什一杭之人以爲白傅在唐眉山在宋常爲茲土興水利矣求其利之閔且博未有若斯之最也杭城生齒繁盛百貨雜陳朝謀夕食率皆揭貸貿販向駐防旗兵借貸名印子錢一可至十輾轉盤剝移舊翻新以致營兵馬化龍等毆官毆民釀成大獄

皇上特嚴首惡之誅所欠奉旨著將軍督撫照市息算結先生受命往兵民交鬭爭若沸湯先生往令容城曾代償民逋至是焦思假寐恍惚有人告曰容城償債可效也先生曰此神靈告我但吾蒞容小邑民借旗債其本不多吾代賠莊頭感動讓利之外本復減半捐數百金畢矣今杭城旗債多至三十餘萬我何以償一日接滇來萬太夫人家報曰此邦叛服不常吳逆之亂汝弟以非命死吾痛之吾家原籍江左今盡變家庭歸籍金陵可也先生喜曰太夫人攜金至可代民償矣遂向將軍等自認因訂次年四月屆期萬太夫人果至先生迎於境外舟次北新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欣然曰可遂發產資二萬鼓吹迎入營將軍等詣公署閱視訝曰眞滇物也公既如此我輩當助成盛德於是讓利歸本本復減十分之六民乃得室家完聚頌聲如雷有天地父母之感康熙二十二年壬戌三逆平部議裁兵以節餉也時裁浙閩總督爲閩督督標兵三千亦裁兵乏食聯結思亂浙制府原駐衢州兵譁奪民物民間罷市先生集司道議曰彼譁且佯爲不知急借藩庫銀三千

照常給之餉至必安。然後於衢州題設副將兵八百，查浙各營兵缺，撥補可七百名，所存止半耳。疏請給以守餉。守餉五分六分，或邀上九，則安若泰山矣。俞曰：善。即令中軍官星夜解餉至衢。諭云：公疏請守餉給汝等，不半年，即盡補營缺。兵叩首感悅，市肆如常。疏上，竟得俞旨。嗣聞武昌夏逢龍之變，起於裁兵，然後服先生借餉止譁。疏請安置爲慮深而識遠也。康熙丙辰。

太和殿火，遣官於楚、蜀、江、右、閩、浙數省遠徵材木。浙溫處二府選有二千餘章，奉部解京。先生遊府佐四員以往，民驚避不出。蓋溫處窮巖峭壁，四面斗絕，諸木產萬山之巔，非竭數萬人之力不能出也。先生恐悞農作，飛撤各員，獨居深念，計無所出。一日，聞湖南一郡丞解木順水而下，所攜餘木頗多。先生遣官密往探之，報曰：合丈尺者可二千餘章，挪用甚便宜，木價亦平。公大喜，設法捐募，辦足二千，所少不過數十耳。值大水漂竹木，願

恩獲免。是舉也。先生焦勞，況瘁，心力爲枯，乃有此天生地成之巧而浙民陰受其德。妄然不知也。杭城人居稠密，衢巷聯絡，簷舍如鱗，次櫛比編竹爲牆，每有祝融之厄，延燒以千萬計。先生蒞任，即豫約寮屬曰：吾輩奉

天子命來守是邦，百務皆可徐理，當以救火爲第一義。人止知以水救火，豈知一杯之水能救車薪之火乎？其道在首立救火之人。次嚴搶火之禁，而要務在於拆房。先生於左右兩標選定救火兵二百名，參遊統之行藩司於各役內選定三十人，臬司二十人，杭府屬四十人，仁錢二縣各三十人，以各首領官統之。製給白布號褂一件，上書衙門姓名，以示別也。某某執長柄鐵鑊，某某執鉅纜繩索，某某執榔谷。平居逢朔望，各衙門點驗。一旦火發，先生飛騎而前，文武各官星馳並到，令各著號衣，本標督兵先進，升屋救護。於四旁隙處，折之鈎以鈎之，纜繩拴柱以拉之，榔以敲之，斧以斷之。頃刻而空，則火自熄。餘兵令統領官按駐於前後左右之半里許，相機調度。庶火場不至壅塞，而火家得以搬移。

先生每分遣既定，旋即首垂涕，向火拜禱。拜東則東滅，拜西及南北亦然。拜止，火亦止。人以爲至誠所感云。先是順治十三年，以甯波府舟山地方孤懸海中，特將民人內徙。康熙二十三年，部臣題爲海氛既靖，邊海田土可耕，請停禁令。先生特疏題覆，大畧謂：舟山雖處海外，實甯波定海之藩籬。今海宇廓清，餘孽蕩盡，舟山遷徙之民並有邱園墳墓之



思所當仰邀聖恩亟為展復惟是展復地方必須設兵防守然後可以使民力耕復業且以控遏竊發捍衛海疆由是改舟山為定海縣而鎮海舊設總兵移鎮舟山懸海孤村頓成樂國皆拜先生賜也康熙二十五年四月調補江蘇巡撫其治吳者一如治浙澄源正本剔弊勤奸尤孜孜以勸學明理興教化之本為急講堂肆啟環函丈而聽者常千萬人風氣為之一變由是飭官守廣條陳恤刑獄釐錢法興水利培學校獎孝弟尚廉隅吳中舊俗奢靡先生力為整飭區分貴賤章服秩然吳俗人稠地密親死多投骨於水謂之水葬先生立法永禁薄習頓改至如糟糧地稅比浙加多先生廓清積弊一切以治浙者治之造江浙千萬載無窮之福次年四月陞兵部督捕右侍郎督捕專掌唯以稽緝逃人為事牽連遠繫每有以一人而累及數十人者先生仁心為質時於法外有所縱舍寬贖佑之連坐禁親串之妄扳事至即時審結案無留牘或有窮民要質白契典身本有可贖之例而力不給者先生捐金倡義開論旗主領銀釋放人皆德之康熙二十八年二月陞補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吏部故人才黜陟之地一進一退榮辱攸分得之者不以為恩失之者每以為怨以故猜嫌易起謗議叢生先生孤忠清節素為公卿士庶所深諒一任事羣心悚惕手不釋卷其間地方之高下名次之先後分缺之多少一唯主持公道人不致以私謁動之往時胥吏作奸每有賣缺賣籤之弊先生絲毫燭照物無遁情此風為之衰沮遇推擇大吏皇上命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主稿者乃吏部也先生抗顏而談議論侃侃某也賢某也不賢某地以某才為稱氣昌辭直聲達楓宸從先生者十常七八部中項欵稠雜倉猝未易清理或猜胥構逼外吏朋比生奸先生立燭其弊繼以重法縱百端關說必不為之貸也疑案則為之剖決有大事則為之擔當有風波則為之指定其中千迴百折謠詠多端皇上始終眷禮不為浮議所動由平日清修精德素見諒於天下故也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晨星方照入侍朝班遇皇上有所顧問則源源委從容詳對上見先生神采奕奕一日問曰趙士麟嘗服藥乎公即以平日補劑方進嗣後遇大臣有微病者上每日趙士麟方極佳可服也先生體豐偉一人能兼數人之饑雖年

居七十止如五十歲人又一日上命侍衛近臣傳問先生年幾何飲食幾何先生具以實對康熙丁丑萬太夫人年九十八以閏月計之足百歲矣先生啟奏求賜御書百歲眉額皇上喜動顏色傳旨曰百歲壽母宇宙之元氣國家之人瑞也況出大臣家尤不易得所請特允未幾御書百歲二字以賜龍翔鳳翥日麗星明真異數也銓署有藤花二本為先朝文定吳公寶手植如賢人凋謝則必先損一巨枝或本曹有降黜之事則花葉先萎微應甚驗先生因作銓署藤花記為道賢不肖之消長與大儒君子進退屈伸之故庶物有先召其機者今太宰李威熊公常於銓部之屏題鑑虛衡平四字先生乃作說申之其說汪洋恣衍足以垂訓萬古先生之為銓部計至深且遠豈沾沾為一日之計不終歲之計而已乎經史百家之書少而習之此老尚能成誦當出撫江浙文書案牘絡繹填委先生隨事批荅洋洋洒洒援古證今不知者或以為捉刀手也生平於濂洛關閩之學身體力行每聞發必有與義其論敬也謂一念不敬心便放逸一刻不敬體便懈弛一言不敬言便招尤一事不敬事便取悔其沈著痛快如此又言學貴治心治得此心純理無欲過父而孝遇君而忠遇友而信遇百姓而仁不可勝用矣又言聖賢之道盡於五經四書知之非難行之為難暫行之非難持久之為難也若實行不修徒喋喋於是非同異之辨何裨哉又言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學問方有長進聖人亦不過如此又言吾之氣須與天地之氣同其充塞豈心須與天地之心同其廣大否則天地自天地我則與禽獸不遠又言官不論崇卑即一鄉一邑處處有無告者我能以保赤者保之一鄉得所吾道行於一鄉矣一邑得所吾道行於一邑矣故歎歷中外一遇利濟之事裨地方百姓者立見施行四十年湛至孝痛先贈公一生艱苦饒太夫人又不知實生平學力之所造也性事萬太夫人曲盡恩禮問履視膳皆定晨省自公退食則正容拜揖不懈益虔依依然赤子之孺慕也生平既博極羣書而蓄積蘊釀之久未嘗輕發會萬太夫人宿痼文史日見先生承歡膝下命為不朽之業先生唯唯自是以彩筆佐斑衣頃刻千言不假思索越甲戌乙亥丙子全



集告成題曰絲衣全集著述之暇又復濡毫染翰出入於李西臺趙承旨之間時復摹石以惠後學今所傳讀書堂石刻皆是也每日公事畢退居私邸闔扉凝坐把卷悠然室內惟名花數本圖書數架丹黃爛熳筆硯兩旁門不通一雜客生平既攻苦文字薦賢選士每有獨見之明太業錢再亭先生舊常作令富春循良為兩浙第一然以其一塵不染上官多意尼之先生心期相照首列薦牘舉朝翕然稱為得人今錢公已大用矣性喜獎拔後進一行之善雙字之工莫不格外欣賞多方題拂所成就者不可勝計滇南遠在天末宦跡寥寥舊有會館一區轉售他手先生贖而還之加工修整寓居其內築金碧園以寄故土之思待桑梓極有恩意從滇南至都下者崎嶇萬里先生每振贈其所不足城南懸忠寺傍故為雲南義塚明季御史趙公讓以屬賊不屈死滇人葬之塚內先生春秋二季潔治性性率同鄉紳士肅拜塚下又別為設祭總算旅魂數十年如一日先生性嚴重人不敢以非分之語當其瀟灑絕羣與會亦復不淺每春秋佳日喜與二三同志命駕出遊藉草而坐意有所托往往於簫竹發之先生得子最晚然嚴於課讀家君就傳後即延請名流宿學課業精專故家君制義之文湛深博大自成一家足以鐘鼓天下庚午領鄉薦丁丑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常丁丑臘月朔日家君忽以急病卒於是先生傷心之痛遂有不可告人者矣未幾一孫殤次年四月家孫公程又殤一子兩孫相繼殤絕先生推心刻肺痛不可言即舉朝內外莫不驚惋歎謂公能活千萬人之子孫而反不能自底其一子二孫有是理乎於是秉彝好德公為祈子而以告神之疏屬余與錢亮工先生為之戊寅五月朔建醮於前門廟廟會者殆及萬人今年四月先生偶有腹疾屢作屢止五月午日至滇南會館與同里許燕公先生清談竟日凌晨而往薄暮而歸有戀戀故鄉之色次日疾作伏枕不起至初八日寅刻儼然逝矣臨終唯以國恩未報子職未終為念語不及私即日治木入棺唯門生故舊視其含歛嗚呼痛忍言哉時

聖駕南巡以遺疏連行在

皇上深加軫恤命所司具卹典以聞特給祭葬自此豐碑馬鬣叨荷恩綸若先生真可謂之有始有終者矣歿後唯圖畫數百卷四壁蕭然家人輩至不能具朝夕聞者始而驚繼而歎終而心折公清操勁節非離離輩所敢望也大中丞王阮亭先生謂公德業文章昭布天壤千載

下向奕奕有生氣公雖死固自有不死者在也蓋棺論始定先生至此有定論矣生於前崇禎己巳四月初八日亥時卒於康熙己卯五月初八日寅時享年七十有一先娶龔氏諸贈一品夫人繼娶李氏諸封一品夫人側室杜氏子一宸龔李太夫人出即丁丑庶常先公二年卒余辱先生知最厚一觴一詠必命余從之公歿未幾而門下士有操戈以相向者姻婭之戚有寡其室而掠其財者至謂公生平建樹無一可觀蚌蜃樹樹皆昔日之吐肺肝受拂拭於公者也文嗣以文字之役蒙一顧於先生及此不為採拾則豐功懿節零落誰紀爰銓次其生平大事為行狀一通上之史館他日乘南董之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康熙己卯十二月初一日甬江徐文駒謹狀

范先生明徵傳 王士禛

范先生明徵傳 王士禛 濟北有通經學古之大儒曰范先生諱明徵字仲亮別字雪厓其先王田人元至正間始祖好禮自玉田徙舊化祖某貢士判廬州父某諸生先生少慕古學不屑章句九歲通左氏內外傳以古文大家為制舉之文于是清河南北無不知范仲亮者既展墳場屋發憤聚書數千卷州次部居甲乙鉤貫於六經三史尤致意焉凡漢唐諸儒注疏以逮宋儒濂雒關閩之說由博返約慎所持擇折衷諸家之論而一以大公為斷康熙己未開史局乘筆者率斷乾陽明且波及象山之學術目為異端其始倡于一二人既而眾喙附和膠牢不可解先生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略曰或問于范子曰人謂陽明之學異端陸象山之道而別為一端異端乎范子曰象山為可謂異端也異端者非聖賢之道而別為一端也古之楊墨今之釋老皆是也象山固學為聖賢而宗法孔孟者也焉有學為聖賢宗法孔孟而可謂之異端哉象山蓋異于考亭非異于孔孟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其所從入之途異而適燕則一也曰象山專主尊德性而略問學于不事是踐于禪者也豈聖賢之旨乎曰此非象山之意也使尊德性而舍問學之道亦非所以尊德性之矣自禪宗有不立文字之說而曹溪之書遂滿天下有謂不必識字而可明心見性者今謂象山為不識一字也可乎試觀象山集所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固以道問學為事者而言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不尊德性乎兩家之學既立各有弟子角持其師說爭勝不已今性理所錄多考亭門人所述非盡考亭本旨也伊川之



易傳說書考亭不從者什且五六亦可謂其別為一端乎。陽明之是象山也。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自得其心而後成其為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於後世。安在其異於孔孟而謂之為禪耶。曰。象山謂告子亦有高處。此象山自為告子之學。已異于孟子矣。曰。此未足為象山病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是言告子之勇辨不察。未嘗以告子為楊為墨也。湍水杞柳。應口而斥。至其言生之謂性。孟子不遽斥之者。以此語未大失也。失在于猶白之謂白耳。白之謂白。猶未大失也。失在于等雪與玉羽而一之。則誣矣。使謂犬牛與人各有所生之性。亦復奚失哉。孟子不云形色天性乎。象山所以高告子者。以為非孟子不能折之。陽明謂告子毫釐之差。亦以為非孟子不能辨之也。明其毫釐之差。以著其千里之謬。皆于其原本折之。不為隨影之吠也。今謂象山陽明皆為告子之學。則兩先生所以辨告子者。各自有說。不具論。而胡敬齋考亭之孝子也。謂告子亦自認為聖門全體之學。但先著性體之見云云。遂內外兩截。而本原失矣。其論猶之陽明也。兩先生讀孟子之書。而學告子之學。雖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兩先生為之乎。孟子所以闢異端等。于禽獸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為世道人心之患者。果象山為之乎。陽明為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骨。肆屠舌之狂吠。恐亦非考亭所樂聞也。會岷山徐學士元文被

命為監修官。先生遺之書。論于忠肅復辟事。及張江陵之相業。言多超越常論。又著孔子王號辨一篇。力詆吳沈張璠之非。予為祭酒。有請正至聖祀典一疏。先生見之。欣然有合。因千里寄示。文多不具。載先生事親至孝。葬祭皆準古禮。又立宗法。修譜牒。排難解紛。鄉人化之。有不善惟懼先生知也。故相國文襄李公之芳。詹事李公呈祥。參政杜公浹。與先生交最善。如王文正寇忠愍之子。魏野而不佞。士禎亦忝縉紱之雅。故先生遺命以傳屬予。先生卒年八十。所著有天文圖文廟崇祀考。雪厓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子一汝恕。孫二牲。子有文。足世其家。舊史氏曰。先生辨學術。則通朱陸之郵。論史事。則本春秋之義。摘齊黃之失。正張桂之罪。訟居正之功。皆不屑隨聲附和。以取世資。可謂特立者矣。因摭其大者著于篇。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九

呂留良 許友 彭通 吳雯

張森 李之鉉 關中十三儒

關中六儒

先君呂晚村先生行略

嗚呼先君之棄不孝輩也已再期矣日月不居音容莫及唯是生平言之記闕焉未備每欲伸紙濡毫次第梗槩而意氣填塞弗克宣達竊念先君立身大節著在人寰其學術文章議論四方學者罔不聞知固無待於不孝之稱述惟其緒言遺事或非外人所盡悉者茲不筆載誠恐日久散失疎忘以至於後之人傳聞異辭無所考據是重不孝輩通天之罪也故敢泣血而書之先君諱留良字莊生又諱光輅字用晦號晚村姓呂氏先世爲河南人宋南渡時始祖諱繼祖爲崇德尉阻兵不得歸因家焉十世而至竹溪公諱淇爲錦衣武略將軍先君之高祖也會祖諱相號種雲沔陽別駕妣孺人趙氏祖諱煥號養心山西行太僕寺丞妣宜人郭氏考諱元啟號空青鴻臚寺丞妣孺人黃氏初沔陽公以貲豪於鄉里偶儻好施倭寇逼出藏粟三巨艘以餉軍又助工築邑城之半阮中丞表其閭曰善人里公生三子長爲太僕公次諱炯號雅山泰興縣令季諱燦號心源淮府儀賓尚

南城郡主是爲先君之本生祖考妣也本生考諱元學號澹津萬曆庚子舉人繁昌縣令妣孺人郭氏繁昌公年六十九而卒已生子四長諱大良字伯魯次諱茂良字仲音刑部郎次諱願良字季臣維揚司李次諱瞿良字念恭邑諸生卒後四月而側室孺人楊氏生先君於登仙坊之里第行第五於是空青公卒無子乃以爲後焉先君生而神異穎悟絕人讀書三遍輒不忘八歲善屬文造語奇偉迥出天表時同邑孫子度先生爲里中社擇交甚嚴偶過書塾見所爲文大驚曰此吾老友也豈論年哉卽拉與同遊先君垂髫據坐下筆千言立就芒彩四射諸名宿皆咋舌避其鋒癸巳始出就試爲邑諸生每試輒冠軍聲譽籍甚時同里陸愛若先生方修社事操選政每過先君虛左請與共事先君一爲之提唱名流輻輳玳筵珠履會者常數千人女陽百里間遂爲人倫奧區詩簡文卷流布寓內人謂自復社以後未有其盛亦擬之如金沙婁東而先君意不自得也壬寅之夏課兒讀書於家園之樸花閣息交絕游於選社一無所與時高且中先生自鄞至黃晦木先生兄弟自剡至與同里吳孟舉自收諸先生以詩文相倡和嘗作詩曰誰教失脚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團中衣帽



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人莫測其所謂。至丙午歲學使者以課士按禾。且就試矣。其父造廣文陳執齋先生寓。出前詩示之。告以將棄諸生去。且囑其爲我善全。無令剩幾微遺憾。執齋始釋胎不得應。既而聞其裏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真古人所難。但恨向日知君。未識君耳。於是詰旦傳唱先君不復入。遂以學法除名。一郡大駭。親知無不奔問。傍皇爲之短氣。而先君方怡然自快。復作詩有甌要不全行莫顧。簣如當易死何妨之句。但曰。自此老子肩頭更重矣。於是歸臥南陽村。向時詩文友皆散去。乃捫槁一切。與桐鄉張考夫。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慈諸先生及同志數人共力發明洛閩之學。編輯朱子書。以嘉惠學者。其議論無所發洩。一寄之於時文評語。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衆。顧先君身益隱。名益高。戊午歲時有宏博之舉。浙省屈指以先君名薦。蹕下。自誓必死。不孝輩懼甚。急走謁當事。祈哀固辭得免。庚申夏郡守復欲以隱逸舉。先君聞之。乃於枕上剪髮。裝僧伽服曰。如是庶可以舍我矣。寄清溪徐方虎先生曰。弟此病

日深。浮生無幾。已削頂爲僧。從此木葉蔽影。得苟延數年。完一兩本無用之書。願望足矣。世間紛紛。總不涉病僧賭博。甲裏或疑之曰。先生平生言距二氏。今以儒而墨。將貽天下來世口實。其若之何。先君亦默然不答。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築室於吳興埭溪之妙山。顏曰風雨菴。峭壁寒潭。長溪修竹。有泉一泓。構亭其上。題以二妙。先君幅巾拄杖。逍遙其間。惟四方問學之士。晨夕從遊。有濂溪吟風弄月之意。顧先君自此亦病甚矣。初素有咯血疾。方亮功之亡。一嘔數升。幾絕。辛亥以後。遇意有拂鬱。輒作。至庚申夏。方對客語。而郡劄適至。噴嚏滿地。坐客咸愕然。自後病益劇。先君自知不起。嘗歎曰。吾今始得尺布裹頭歸矣。夫復何恨。但夙志欲補輯朱子近思錄及三百年制義。名知言集。二書倘不成。則辜負此生耳。於是手批目覽。猶矻矻不休。門人于姪苦請稍輟。以俟病間。先君毅然曰。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況此時精神猶堪收拾。後此更何及耶。雖發凡起例。稍示端緒。然亦竟不能成也。易簣前三日。猶憑几改訂書義。命不孝執筆。一字未安。輒佇思商酌。其神明不亂如此。病革。門人陳鏞等入問。湯以細心努力爲學。呼不孝輩

諭以孝友大義而已。已而曰：我此時鼻息間氣有出無入矣。言畢，又平安寢長逝。此癸亥八月十有三日也。嗚呼痛哉！先君少秉至性，事先祖母楊孺人極孝。孺人雖奇愛先君，而教督尤嚴。年十三，遭孺人喪，哀毀逾禮。又以生不得逮事，祭昌公，平生每言及，未嘗不嗚咽流涕也。祭祀必竭誠盡敬，其菜盛羹饌必豐以潔，夙興行事，未嘗不齋肅也。遇諱辰，未嘗不哀感也。已病劇，支綴家人祭祀，猶必強起行禮，不以憊故自免也。大宗祠堂圯，猶監輿出城營度，不以顛死怠於祖先也。少撫於三伯父，事三伯父如嚴父。已出爲鴻臚公後，貲藏甚厚，而三伯父故豪奢，好聲氣結納，輒揮霍盡之。歲大饑，嘗爲友代輸漕粟，一夕空其困。先君驩然以兄親愛，視財無爾我，絕無芥蒂吝惜也。三伯父卒，子亮功早世，以先君爲喪主。後十餘年，拮据營塋，三伯父子於高原，哭之盡哀。又以孫懿緒繼亮功後，曰：吾以報三兄撫養恩，亦使吾之子孫得以復奉本生繁昌公祀也。二伯父與三伯父兄弟異居，以禮數相持責，讒間乘之，差不相能。四伯父撫於二伯父，而與先君友愛最篤，相與彌縫兩兄間。四伯父卒，先君曰：吾兄死，無爲爲善矣，哀痛過常。遺孤纔

歲餘，撫視如已子，以迄於成人。晚年事二伯父尤敬。二伯父性徑直，先君每事推讓，視形聽聲，極意承奉之，卽有所諫正，必緩解曲譬，勿使傷其意也。常遭疾，先君爲之終夕不寐，思所以療治之法，復初乃安。先君每日，吾生而無父，今兄亦祇一人存，視兄猶視父矣。平生篤於朋友之誼，遇有事，不惜頂踵以赴其急，交遊投贈，傾筐倒篋，忠盡歡竭，曾無倦意。嘗曰：友所以輔仁也，論交既定，則急難通財，乃分內事。今人以通財急難而求友，則不可以言友矣。顧先君之所求者在此，而友之所望於先君者或在彼。雨雲翻覆，千變百幻，先君祇待以一誠，久而其人感動悔悟，遇之如初。其卒不可化，或自以負塗之豕，反害先君之潔身，流行而譬之者，天下皆怪歎其爲人，而於先君知人之明固無傷也。初，與陸雯若先生同社，時雯若惑於讒，與先君偶相失，他社之人乘間說曰：請絕雯若，某等願執鞭弭以從。先君笑曰：吾與雯若小有言，然門牆之閭也，於諸君何與哉？且諸君故可交，亦奚必絕雯若而後從也？其人乃愧服。雯若早卒，先君爲之經紀其家，人謂真不愧生死者。有浮薄子盜名，常獲陸先生左右力，比其亡也，作陸雯若墓誌，痛加詆抹。





先君甚不平之、乃爲刊其東臯遺選、序中悲涼感慨、極寓其意、所爲張耳、陳餘之事是也。甲辰歲有故人死於西湖、先君爲位以哭、壞牆裂竹、擬於西臺之慟。已而墓於南屏山石壁下。高且中先生與先君交最厚、許以女室先君之第四子、忽致札曰、某病甚、將死矣、家貧、吾女恐不足以辱君子、請辭。人或勸從其請、先君正色曰、且中與余義同車笠、不應有是言、此亂命耳。卒娶之。時會墓高先生於鄞之烏石山、先君芒屨冒雪哭而往、山中人遙聞其聲曰、此間無是人、是必浙西呂用晦矣。高氏子弟鑿石將刻墓誌、先君視其文微辭醜詆、乃歎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何爲者也。遂不復刻。平生愛人以德、不肯爲姑息、以非義相成、責難規過、人或不能堪、而諒其無他、卒相畏服。與吳自牧先生始以藝術文章交、既而進以道義、晚歲甚相依傍、忽暴疾殞、先君哭之慟曰、吾質已亡矣、吾亡以言之矣。爰是有質亡集之刻、并及諸亡友之文章、未表見於世者、綴拾其遺事以傳焉。蓋先君貧交死友、尤所鄭重。凡友人之後富且貴者、輒不復通、或以爲已甚、先君曰、吾自與富貴不相習耳、非忘故人也。方在髫髻時、卽能發明紫陽之學、偶與姑

夫朱聲始先生議論及之、大驚曰、不意君所見便已到此境界、真神授也。先君嘗謂洛閩淵源至靖難時中絕、後來月川、敬軒、康齋、敬齋諸人、顛末由藥、僅能敷述緒論、而微言不傳。白沙、陽明乘吾道無人之時、祖大慧之餘智、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以聾瞽天下之耳目、而陽明之才氣尤足以鉗錘駕馭。自是以後、士之卑靡者、旣溺於科舉、詞章之習、其有志於講明此理者、俱偃焉如瞽之無相、總不能脫離姚江之圈積。若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辨通辨、蓋嘗極力攻其瑕類、而所見猶粗。至後此講學諸儒、未嘗不號宗朱、及論至精微所在、則猶然金溪黑腰子也。然則此學何由而明哉。先君於佛老家言無不穿穴、諸儒學錄悉所窮究、若倉扁之於疾、洞見其肺腑、受病所在、故能力斥其非、波濤邪遁之辭、披抉呈露、莫得而隱也。嘗曰、姚江之說不息、紫陽之道不著。至人以攻王月之、則不受曰、吾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闢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爾。或曰、先生痛抹陽明太過、得無爲矯枉救弊之言耶。先君曰、不然、生平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

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譽於聖賢之路矣。且論道理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着含糊、卽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卽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卽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接機把柄矣。又嘗歎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復明、舍目前幾箇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故晚年點勘入股文字、精詳反覆窮極根柢、每發前人之所未及、樂不爲疲也。有疑時文恐不足以講學者、先君曰、事理無大小、文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領、卽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況聖賢經義乎。其病在幼時入塾、卽爲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導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槩未有知、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

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解。自正嘉以來、講學諸公皆不免此、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自先君之說出、天下之士始而怪、中而疑、終乃大信。今者鹿洞之遺書、同南陽之評本、無不家庋戶肄、後生末學皆知是非邪正如冰炭之不可同器、駸駸然陰翳消而日月懸也。世皆以歸先君閉關之功焉。又見從來講學者、每以聲利相招集、急甚疾之、以爲學者當先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腳根、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方足破良知之點、衝窮陸派之狐禪。蓋自宋以後、春秋變例、先儒不曾講究、到此別須嚴辨、方可下手入德耳。平生不爲小廉曲謹、而於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也。嘗曰、吾輩今日雖倒溝壑、然有數種食、決不可就也。矯節高名、而苟且凡百、目前紛紛、名輩或未能免此矣。然餓死事小、當無忘此志耳。自棄諸生後、或提囊行藥、以



自隱晦、且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義、而遠近復爭求之。乃歎曰、豈可令人更識韓伯休耶。於是雖親故皆謝不往矣。每云、吾性畏貴人、對宦僕如伍伯也。捧大字書帖如牌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福堂也。抱病村居、四方交遊、羔雁造門者、皆支扉拒之。官於浙者、皆以不得識先君爲憾、雖以勢強逼之、不可得而屈辱也。蓋先君嚴苦之節、出於至誠、而守之既久、天下亦知其素所樹立、故每能伸其志。世之不快於先君者、或能造作流言以相疑謗、至於立身持已、嶢然不滓、則固不得而訾議之也。嘗游金陵、遇施愚山先生於廣座、愚山論學、先君不數語中、其隱痛、愚山不覺洗瀾失聲、坐客皆驚、遷延避去。於禾遇當湖陸稼書先生、語移日甚契、稼書商及出處、先君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君得毋誤疑是言歟。及先君卒、稼書在靈壽爲文致弔、猶不忘斯語焉。龍山查漢圖少負駿才、好良知縱橫之學、解后先君、相與辨論、往復甚苦、至夜分、忽覺而起曰、不聞君言、幾悞此一生矣。願爲弟子。卽舍棄塲屋、過南陽村、逾月而後歸。人問何如、曰、殆非復人間世耳。新安施虹玉與其鄉人雋守考亭之學、襍被過訪、告以綱目凡

例未發之蘊、歎爲聞所不聞。平居講習、未嘗標立宗旨、曰、吾儒之學、正當從其支流、脈絡、辨別精微、方見道理精切處耳。一立宗旨、卽是顛頂鶻突、且無論其所標立者云何、已失時中變動之義矣。惟異端之學、有綱提訣授、吾儒無是也。故凡與學者言、皆隨事指點、各就其識力功候之所至、或誘而進之、或折而奪之、煅煉人材之法、非可執泥。至於本領歸宿所在、則又未嘗不同也。誨人不倦、每講論常至丙夜、然辭旨明快、聽者忘疲。尤喜辨難、反覆竭其兩端。學者與先君游、經義治事、隨其淺深、無不各有所得。負笈擔簏、不遠千里、遐陬荒裔之士、或有設位遞拜名弟子者。天下方翕然以爲有所依歸、而中道捐棄、宜乎問計之日、世之學者無不震悼、以爲斯道之不幸也。嗚呼、痛哉。先君願身獄立、音如洪鐘、風采峻厲、遇事盤錯、疑難迎刃立解。精神過人、高且中。先生常曰、晚村百冗爛毛、八面受敵、則神愈閑、氣愈攝、精采愈煥發、殆神勇耶。丁酉、倡社邑中、數郡畢至、敦盤裙履、譙樂紛沓。先君指揮部署之、終會不失一七、簪人服其綜理之密、他人或分任什一、率不能辦也。二伯父馭下素嚴、猝有家奴之變、奴輩百餘人劫盟寢室、二伯父且

受制計無所出。先君爲密畫掄治之。皆伏法。從兄某爲奴所誣累。事涉錢課考覆。邑令強欲坐之。先君執不可得。雖以是忤邑令意。失好友歡。不顧也。凡親戚有急呼將伯者。皆以身當之。弗避禍患。其居鄉也。歲饑則議賑。疾病作。散藥裹。所活常數千人。荏苒充斥。則講保甲法。其措置方畧。皆有至理。非人所能及。有妖僧將構小九華於邑之北門。煽惑愚俗。富室輸金錢。豪猾恣漁獵。以福田形勢爲辭。既營建矣。先君適自金陵歸。見之大詫。乃貽書知交。責以衛道。聞邪且令門人董杲爲邑令言。指陳利害。數有不可者七。卒毀去之。先君雖息影深鄉。而謠言清議。人猶有所畏忌。惟恐其聞知。其居家也。閨門之內。肅肅離離。教子弟有家法。御藏獲輩皆嚴而有恩。平生不事生產。封殖而以勤儉自勵。夙興夜寐。終日乾乾。木屑竹頭。處之各當。靡不經心。常指示不孝輩曰。卽此便是學。汝等勿看作兩橛也。其冠昏祭祀。皆痛除俗禮之非。自定儀節。喪事不用浮屠。邑中士大夫家多有效之者。嘗讀浦江鄭氏規範。慨然歎曰。吾生不得與三代。此事猶堪式萬方。汝等其勉爲之。以成吾志。所著有詩集幾卷。文集幾卷。制義一卷。所評有諸先輩稿及天

菴樓偶評若干。於醫有趙氏醫貫評。所選有宋詩鈔初集。唐宋大家古文。惟朱子近思錄及知言集二書未就而卒。先君博學多材。凡天文。讜緯。樂律。兵法。星卜。算術。靈蘭。青島。丹經。梵志之書。莫不洞曉。工書法。通顏尚書。米海嶽。晚更結密變化。少時能彎五石張射。輒命中。餘至握槊。投壺。彈琴。撥阮。摹印。斷研。技藝之事。皆精絕。然別有神會。人卒不見其功。苦習學也。世每以此相歎羨。先君曰。此鄙事耳。君子不貴也。常因吳自牧好奕。思諫之。遂終身不近碁局。晚年悉力屏謝。雖書字亦不爲矣。生崇禎己巳正月二十一日。距卒康熙癸亥。享年五十有五。娶范氏。天啟甲子舉人。翠華公諱金路女。與先君有偕隱志。子男七人。長公忠。今名葆中。主忠。寶忠。誨忠。輔忠。納忠。止忠。孫男五人。懿曆。懿緒。懿業。懿威。懿親。以懿緒爲亮功後。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薨於識村東長坂橋西。附太僕公之穆。遵遺命也。先君生而孤露。長而患難。壯而風塵。及其晚也。方思寤歌泉石。而悲天憫人之意。與逃名畏禍之心。兩者未嘗一日去於其懷。素所負志甚遠大。旣而生不逢時。乃一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孳孳兀兀。不自暇逸。曰。庶其假我年乎。而孰知天之

復新而不予也。嗚呼其命也夫。至於平日動靜語默無行不與神明狀貌、非可悉傳。而又嘗命不孝曰、吾於人倫往往皆值其變、汝等他日欲稱吾之善而傷吾心、不可也。乃別作內傳、以紀隱德、不敢以示于人。茲所述者、僅其什一而已。惟世之有道君子哀而垂覽焉。男公忠謹述。

呂公忠撰 《呂晚村先生文集》附錄

呂晚邨先生事狀 張符誌

先生諱留良字莊生別號晚邨姓呂氏浙江石門人也。先世河南人宋南渡時有爲崇德尉者阻兵不得歸因家焉。高祖洪錦衣武略將軍曾祖相沔陽通判祖煥山西行太僕寺丞考元啟鴻臚寺丞其本生考曰元學繁昌知縣繁昌之考曰煥淮府儀賓衛南城郡主朱氏是爲先生之本生祖妣先生未生而孤幼有異秉穎悟絕人八歲善屬文十二歲卽與里中人爲社一時名宿皆避其鋒。時國勢蹙潰內外交訌先生慨然有經世之志未幾李自成陷北京烈皇帝崩於亂先生哭臨甚哀或過而勞之曰莊生何太自苦先生正色曰今日天崩地坼神人共憤君何出此言也於是散萬金之家以結客往來湖山之閒跋風涉雨備嘗艱苦其詳不可得聞然怨家嘗以許先生先生從子亮功獨自引服亮功竟論死而先生幸存隱於鹽營提囊行市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義遠近爭求之先生歎曰豈可令人更識韓伯休耶顧先生身益隱名益高戊午歲有宏博之舉浙省屈指以先生名薦先生自誓必死以免其後三年而郡守又欲以隱逸舉先生聞之噴血滿地乃於枕上翦髮襲僧伽服曰如是庶可以舍我矣或疑之曰先生言距二氏今以儒而釋天下其謂之何先生亦不答。不語名不語利不語死嘗言綱目以後天下之局大變而義不明者更須爲之闕距凡友朋涉世者先生贈言必寓規諷之旨或北行來別以隋珠彈雀爲喻先生曰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雀耳況此非雀也一彈之後豈復有珠哉門人在燕者寄問曰長安富人肯爲某捐納以其輸錢得官於心未安而止先生答曰此固是矣然賢者見識於理尙隔一鍼



儒藏



以某今日觀之以文以錢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其嚴如此先生於諸儒語錄佛老家言靡不究極其是非而於朱子之書信之最篤病夫世之溺於異學而不知所返也以斯道爲己任故其教人大要以格物窮理辨別是非爲先以爲姚江之說不息紫陽之道不著又以爲闢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真得紫陽之是其議論豈發之於四書時文評語老友桐鄉張考夫以書來曰行年卽同衛武已去其牛中夜以興橫渠猶將不及事固有於此者乃爲無益身心有損志氣之事耗精神而廢日月且將久與汗濁中苟盜浮名者流動若絮長角勝者私心竊不爲兄甘之先生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復明舍目前幾個讀書識字秀才更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眾蓋自朱子歿黃勉齋輔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意王陽明乘吾道無人之際祖大慧之餘智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以惑亂天下之耳目至詆朱子爲洪水猛獸晚年定論之作顛倒彌縫尤爲陰譎羅整庵陳清濶雖嘗極力辨之而所見猶粗無以攻其堅而撲其焰後此講學諸儒未嘗不號宗朱而究其底裏總無能出姚江之圈積先生當否塞之後大聲疾呼以覺一世如執轡者而予之以杖天下之學者亦漸曉然知紫陽姚江之是非判然如冰炭之不相入世皆以歸先生開闢之功焉先生又疾世之講學者多以聲利相招集以爲學者當先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腳根方可下手入德而負塗之豕往往害先生之潔身浣行而警之謂詆無狀天下皆怪歎其爲人而於先生究無損也自傷幼孤不逮事繁昌祭

祀必盡其誠不以病憊自免仲兄性徑直先生視形聽聲極意承奉卽有所諫正必緩解曲譬勿傷其意嘗遺疾爲之終夕不寐思所以療治之法復初乃安叔兄好結納嘗爲友代輸漕粟一夕空其困先生驩然以兄親愛視財無爾我不少吝惜篤於交遊入其室者供膳贈投歡盡忠竭經籍玩好雖見攫取而不忤而於貧交死友尤所鄭重甲辰有故人死於西湖先生爲位以哭壞牆裂竹擬於西臺之慟已而葬於南屏山石壁下他日過其墓猶作詩曰僧帽故人今不識酒樓往事老難忘癸亥忽賦祈死詩六篇其末章云作賊作僧何者是賣文賣藥汝平安嗚呼其志爲可悲也竟以是年八月十三日沒病革神明不亂徐曰我此時鼻息閒氣有出無入矣言畢又手安寢而逝距生崇禎己巳正月二十一日享年僅五十有五墓在識村東長板橋西附於太僕之穆驥自幼歲卽讀先生書而知好之既長出交於四方之名入其爲浮慕先生者多有獨以爲朱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惟先生一人是則驥區區之愚而已顧恨不及先生之門竊謂先生之言廣大精微無所不具門人周在延陳鏞各以己意編次雖繁簡得失不無互異均之發明章句集註之與學者亦可以不外是而求之矣獨嘗以爲近來人心風俗俱壞匪直文字一事凡先生之言旁涉世故人品皆今日膏肓之藥嘗過不自揣採摭一書欲使天下之是非榮辱有所定使天下之假道學假文字不敢吐氣使天下浮談不根者稍知向學使天下羨二鳥之光榮者可以知恥顏曰呂子近思錄鈔板將出先生下世十四年子葆中領皇朝丙子浙江鄉薦

西漢書一、中、二名、進士、官、制、正、副、中、外、各、處、改、名、已、先、死、後、



儒藏

中村及在中華俱讀。又見一子。中村。中。新。發。

呂先生傳志之十年而不敢下筆。頃從員虞肱見呂無黨所撰行畧。愛其文而私心有不能無疑者。因參以別本。釐爲事狀一篇。然終不敢列於傳者。蓋有待於筆削。且以爲非門人小子之所得爲也。然先生之出處言行。此要爲舉其端矣。

《碑傳集》卷三六

許友傳 陳壽祺

許友初名宰。字有介。一字鳳香。福州侯官人。父才明。崇禎四年進士。官浙江甯紹道提學副使。友師事會稽倪元璐。大清康熙中以諸生終。善書畫。詩尤孤曠高迥。秀水朱彝尊稱其篇章字句不屑蹈襲前人。如俊鶴生駒。未可施以繡約。酷慕宋米芾。構米友堂祀之。有米友堂詩集。子遇。字不棄。一字真意。順治間歲貢生。受詩於王士正。尤工絕句。知陳留縣。調長洲。卒。官有紫藤花庵詩鈔。孫鼎均。皆能詩。鼎字伯調。雍正元年舉人。有梅嶽集。均字叔調。一字雪邨。康熙五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嚴正勇任。事擢禮部郎中。以薦出稽江南。虧空。卒於揚州。有五琴書屋詩鈔。族兄琬。字天玉。明崇禎十二年舉人。順治中官安定知縣。善新城王士正。士正作慈仁寺雙松歌贈之。稱爲閩海奇人。有鎮堂集。許氏累世擅三絕。閨房亦嫺翰墨。風流文采蔚於海濱云。

《碑傳集》卷三六

彭山人通傳 李嶽

順治十五年。蘇吾彭之燦南如蘇門。坐餓嘯臺上。孫鍾元徵君挽之。不可七日而死。天下稱之曰彭餓夫云。於時其姪山人名通者。亦與上谷張乘臨結北邙社。乘臨云。浩然歸去事如何。山人云。不向邯鄲惹睡魔。乘臨云。生死摠同秋色老。山人云。北邙山畔月。明多已而笑。曰。生與死亦何分哉。乃放曠行歌。而一混于酒。好學書及畫。時絕炊。妻子嗷嗷。倚據案揮毫不輟。已而竟起。出門去。妻子亦不知何往也。嘗遊京洛。貴顯家皆愛禮之。醉輒作狂語。曰。許大長安。何寂寂也。有衣以錦衣者。盡衣夜被。其妻曰。盡珍之。山人昂首曰。汝欲使此衣役我耶。見人輒笑。傲或與人語。至半輒一笑而止。人延之。必爲置酒。半酣輒歌。呼鳴。不自休。無酒則攢眉而去。每高吟云。終日萬吞吐。不道一俗字。年八十餘。飲酒浩歌如故。而書畫益進。

李璫曰。餓夫之死不悔。而山人復以放曠高簡遊人間。何吾輩彭氏之多奇也。然山人吐棄世故。至妻子凍餒。亦不以爲意。其殆爲莊列之學者耶。雖然。世之患得之而患失之。卑躬汙節。而不之恤者。其視山人不啻雲泥矣。結語。

《碑傳集》卷三六

吳徵君愛傳 王萃

徵君姓吳氏諱愛字天章其先遼陽人曾祖三仕官雲南都司僉書祖光國父允升舉順治乙酉順天鄉試署山西蒲州學正乙未成進士而卒遂籍蒲州子四人徵君其長也幼明慧善屬文十五補諸生第一旋食餼益發憤讀書搜覽羣籍能得其用子詩筆之閒一再試有司不見收詣京師謁父執榮工部開梁御史熙劉刑部體仁汪戶部琬皆識賞世固已知有徵君一日題詩榮工部客位今刑部尚書新城王公士禎時官禮部見而嘆為奇絕乃繕寫歌詩上謁新城得詩因與談藝有合為之延譽崇獎而徵君之詩名益大凡士之博雅者皆援君自重所至造謁贈答無虛日四十年來布衣詩名之盛傾動四方如徵君者未之有也

詔求鴻博徵君在舉中臨胸知其名一日以扇索詩徵君奮筆大書絕句與之卒以不遇亦不悔還所居中條山奉母久之出游梁宋詩益工徵君以貧故數因人遠遊歷燕趙齊魯吳越秦楚之區抵天津有知其貧者假千金幣財里中拙營殖值大饑失千金其人官布政致之幕下十年以償稱貸而不知者謂其負若晚訪舊京師老矣歸未幾母歿以毀卒卒時語弟霞曰對華山埋吾骨東乞新城銘吾藏定吾詩盈吾志矣霞如其言自新城著漁洋前續諸集世之為詩者爭效其體徵君之詩與會所至與新城持論自合故新城誌墓有釋迦驚子馮山寂子之喻詩刻者累數百篇未刻者尚千餘篇新城剛定為如千卷子二人江蘭崇厚皆前卒孫逢源尚幼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南昌之先有徐孺子者峻節高風當漢末寇盜充斥時相戒不犯徐先生境先生得無類是乎江右風俗淳朴有明一代尤多真儒先生臨行隱德善作如林豈得僅以文人目之哉晚年得一孫名之曰紹聞曰吾不及教僅耳吾訓而已即今給諫吳龍也夫前輩風流得其一二皆可以淑身而善世況紹聞乃祖者詩曰昭茲來許純其祖武是文孫之責也夫

（碑傳集）卷三十八

張君森傳

張森字玉標睢州庠生上世隸軍籍事農業至玉標始讀書業文有名庠序為人誠信木訥少嗜欲好沈深之思外樸內朗喜讀難解之書而皆以強探得其意尤究心經史能發其闕與融會貫徹不帶舊聞於一切愛玩嗜好泊如也與論世事有似憤憤及指陳古事則辨析精確婉

婉不倦為學思致刻苦每有隔礙常至絕慮酬廢寢食窮晝夜不息忽有所悟輒欣欣自得所著書絕不蹈襲前人而講解經史直揭當日作者義蘊從學田誠確先生之門講論切劘精進不懈先生亟稱之嘗有詩曰窮理還推張玉標蓋心許之所著有皇極韻譜三卷易經卦變一卷付刊春秋義義八卷周易探旨五卷律呂津梁一卷四聲便覽三卷大事紀略三卷綱鑑年譜三卷歷代姓氏錄百官志各二卷藏於家論曰玉標留心性命之學能履聖賢履歷與好學深思每獲創解于相交近二十年時有所問則盡言無隱然訥於口率不能了了也且癡於親世鮮知之者即交游輩不過以長者目之至於閭閻然自修中所獨得亦多不知玉標者然玉標固不企人知也嗚呼此可以知玉標矣

（碑傳集）卷三十九

李之鉉傳

李之鉉字金名之鉉以字行宋郡鹿邑人世業農至子金兄弟始以文學鳴於時子金幼聰穎五歲能通四子書九歲涉筆文理粲然甫冠而天下亂矣明社既屋嵩洛鼎沸者十餘年而學使者始檄兩河文人試於輝縣縣北蘇門山晉人孫公長嘯處也名曰嘯臺一時待試者共推穎川劉於襄睢州唐峻甫為盟主徵召名流於其處為蘇門大社社時七八十人皆負雕龍補虎之目而擅袖揮毫而揚揚自得莫不欲先登奪幟而擅場於時而旁觀者駢列如堵咸噴噴稱舌不能下忽主盟者使奴客擲拾之曰諸君伏壁上甚勞苦無為也倘有能以乘一障自許乎請張筆入社觀者皆慚慙逡巡而去子金獨攬衣升階援毫就座社中人相顧錯愕羣耳目之猶以為客何為者其中未必有也俄頃脫棄則清思與義泉涌雲流雖苦心推敲者不及也諸文人皆傳觀失色乃延入上座極歡而散子金於是名重兩河焉是年入庠充柘城縣博士弟子子金雖工於文而不喜科舉之習其生平為學研經鑽史穿穴傳註要以適於用者為極常念聖人之學貴有用必開物成務如邵康節吾師乎吾師乎夫子五十學易而無大過亦猶是也然雖鑽滿眼而不適於用雖談天炙輠亦不過菟園滑稽之雄耳奚以儒為故年財四十許遂謝去諸生籍專情汲古凡艱澀孳牙人所不能句讀之書則必冥心孤詣務求其所以然之故至其欣然有得則條分縷析鑿然可見諸施行自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其所著隱山鄙事曰律呂心法曰書學慎餘曰算法通義曰天弧象限表曰幾何易簡集曰歷範曰閑居五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二九

操曰傳聲譜曰解環譜曰周易後天圖說曰狂夫之言曰蜚鳴錄凡十二種三十餘萬言嘗曰能知吾書者當世唯丁雪如杜端父兩人子金貌魁梧白皙多鬚髯望之溫溫不見其崖岸清才善辨而不言人過失士無賢不肖一無所忤嘗有素不相識者無介紹不通刺突然登堂而問字子金款款詳說終日無倦容究亦不問其姓名世以此服其和而笑其疏也子金聞之笑而不言年八十矣猶欲收拾秦漢以來儀文度數以續三禮未及脫褰而卒

野史氏曰子金辨才也為人閑曠恬夷與人交一以學行相引重所與游者率一時及俊早年好神仙之術久之無所得乃一執於正清如也平生酷嗜文墨而不為制舉業其所研究經籍之餘如吹竹彈絲弈棋象戲無所不好即無所不工其友田贊山嘗譏其玩物溺志子金略不介意也意者其託於多能而逃焉而不欲自明者與余嘗與端父私論子金所著書自可孤行倘能虛心削鋸而鏘除偏鋒即可適於時而不必遙遙求知音於後世之桓譚矣獨惜其必不能也一日余與子金其臥言及之子金笑曰公言是也雖然吾固曰狂夫之言矣苟易一語則豈吾書本來面目乎世有聖人擇焉可也奚以改爲子金之所見如此其爲人坦坦油油而任天自適殆漆園柳下之徒與吾不能窺其涯涘也

(碑傳集卷二九)

關中人文傳

李容

李念慈

王心敬

劉

王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關中古文帝都太史公稱其有先王之遺風哲士挺生代不乏人矣近今之士或踐履躬行或殫精著述詩書之澤聖人之徒也見聞所及李容諸人可紀已李容者藍屋人也字中孚父征李自成從撫軍汪公喬年戰死襄城容時三歲稍長求父死所以少母不許年十九號母前固請許之乃齋衰哭於城隍廟然後徒跣行未至襄襄城隍以其事見夢襄令且語之狀令覺而哭陰使人物色容厚遇之指示戰場白骨千萬累若邱山不可辨容痛絕臥其旁囊令偕履是夕令復夢城隍言滴骨法以告容容嚙血求之既得負之歸並封暴骨長洲願甯人爲作襄城紀異詩傳寫徧海內制府百執事數請之容稱病不謝再舉博學鴻詞不

應孤居窮鄉有田三十畝與其子在力耕奉母康熙四十一年聖祖西巡入潼關手詔宣見容年已七十餘矣以老不至復詔就其家取所著二曲集四書反身錄命近臣校閱藏之中秘書篤實行其學大致主象山生平不妄交四方問遺者相屬於道皆固卻之惟與李柏因篤善人稱三李恨不識其面然因篤受職歸謁容容曰是借徑南山者也聞不報三請乃見士論高之李柏字雪木鄆人少貧傭於酒家鄉先達從容其貌爲詩十章即上口授書過目不忘勸之學乃入太白山十年成大儒名公卿多招之出相度不獲行已志卒辭謝朝夕誦吟拾山中樹葉書之門人都其集曰樹葉集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爲明諸生棄游塞上靖逆侯張又南督兵松江尊貴坐見客獨接因篤必重禮之會

詔舉博學鴻詞又南及閣學李公天馥交章薦廷試授檢討未幾以母老告歸因篤貌樸性質直初入都南人易之一日譙集語杜詩因篤應口誦或謂偶熟復詰其他即舉全部且曰吾於諸經史類然願諸君叩之一座昨舌不敢復問在館職時王阮亭汪荅文主詩社登南北幟士多屈服因篤與抗禮蕭山毛奇齡亦天馥所薦稱天馥老師侍立比弟子因篤獨齒序呼之曰兄奇齡善古韻與因篤語輒抵牾因篤莫能定唯顧甯人是因篤而非奇齡甯人著詩學五書因篤多與力焉因篤學富而詩最工嘗作長安秋興八首孫豹人謂少陵不能過有受祺堂詩集學使者許公孫荃鑲之板文集藏於家孫豹人者名枝蔚三原人世爲大賈李自成入關枝蔚散家財求壯士起義爲賊所敗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遂以詩名世與李因篤並舉博學鴻詞時大司寇崑山徐公乾學私黨與京城爲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東海乾學郡也枝蔚恥之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

天子雅重枝蔚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上簿之特予中書舍人姪枝蔚以老求免試不得至是詣午門謝部臣見其鬚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枝蔚正色曰僕始辭詔公曰不老今辭官公又曰老矣老不任官亦不任辭乎何旬日言岐出也部臣愕謝之枝蔚貌魁梧性伉直初以明季流離好講兵事家在三原毀於賊比從京師歸復走江都著滄堂集從之游者皆有聲海內而王又旦最著又旦邵陽人字幼華父早世貧不能就傳從季父學季僅



識字與又且說經必先就鄰舍生受解義記其語歸而誦之又且復述務肖其語義是而語稍變扑之曰課數千百亦扑之其學為最苦然因以富賜冠舉於鄉令江南繞三十里人時居江都從受詩比入為給諫已能讀頌約人王阮亭評而鐫行之曰黃涓詩集當是時關西之士恥效章句皆以通經學古為尚卓然名家者三原則有溫日知韓聖秋聖秋為吏部郎日知有弟自知與知皆處士涇陽則有李念慈張恂念慈字記瞻舊為令薦博學鴻詞不第隱居峪口山詩曰峪口山房集恂字稚恭一字壺山以進士為江南理刑善畫落筆片紙值千錢皆與三李豹人黃涓輩還往酬答而名稍後唯華陰王宏撰朝邑李楷與三李豹人黃涓輩齊名楷字叔則著河濱全集令寶應以直廕康熙二年撫軍賈公漢復請董陝志宏撰尚為諸生從楷編摩楷善古賦文樸茂錢牧齋亟稱之得名在三李前三李推楷先進宏撰與三李同時於楷為後輩而楷喜從宏撰宏撰讀書華山好易精圖象學者翕然宗之得一言以為重凡碑板銘誌非三李則宏撰而宏撰工書法故尤多於三李然三李宏撰常在京兆扶風開馮翊以東推康乃心乃心字孟謀王阮亭奉

使過秦見其題秦莊襄王墓詩為延譽薦之主司登康熙己卯賢書初乃心力學好古人莫知之雖與王又旦同里而又旦宦外及又旦歸乃心名已成自三李至乃心皆同時稍有先後其間宏撰乃心最少乃心尤小於宏撰宏撰晚年三李輩已歿猶有乃心乃心老宏撰亦故士乃零落矣獨武功呂賜鄭縣王心敬二人耳呂賜字一峯以明經居龜山竟歲不入市心敬字澧川幼學李中孚為邑弟子歲試提學遇之不以禮心敬發憤曰昔陶令不愛五斗米我豈戀一青衿乎遂脫巾幘出除其籍二人為理學俗未之識也故相國朱公軾督學時數造廬問業人始稱之然呂賜居遠謝交游故聲華黯淡心敬居近而鄭令金某罷職嘗依心敬後復官時稱道是以呂賜老死而心敬為當事所知總制額公忒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兩徵不起當羹堯為大將軍聲勢烜赫士多想望爭欲出其門羹堯招心敬心敬不往羹堯敗士誅誤或禁錮終身心敬不與也雍正八年心敬子為令陸

見例陳摺

上見而嘉之曰名儒子故不凡令奏摺者以為式乾隆元年蒲城進士廷試大學士鄂公爾泰問澧川安否進士素昧澧川不能應鄂公笑曰

若不識關中儒者何太俗耶其見重當世如此澧川時涇陽有劉涵者字若干官翰林與海甯查嗣韓擅名詞苑卒揚州太守澧川後寂無人焉有則指目牽引舉怪聚屬憶少小聞長老言三李時人守公論士有定評及澧川崛起非有遺行也遠方鄰境交口頌而鄂之爭名者造為讒謗復何倖三李之盛哉信乎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澧川有江漢書院講義諸錄諸書

九晚子曰會稽沈子天成勤探討留心當世務嘗言我朝儒者首中孚甯人而中孚刊落聲華固當在甯人先可謂知人能論士矣今之世莫不知澧川鮮能識一舉其亦折衷於沈子之論哉

（附錄）卷三九

關中人文後傳劉紹英

王仲復字建常邠州長武人早棄帖括居河渭之間著述自娛嘗作律呂圖說二卷原本朱蔡參之李文利王子魚邢雲路諸書而折衷以自得之義崑山顧甯人一見折服曰吳中未有也

富平曹玉珂字陸海耀州朱子真皆不及詳其事子真並逸其名然子真嘗與王山史同修秦志陸海見王阮亭居易錄稱為一時人豪而知者蓋鮮涇陽雷伯頤明季避居淮揚與孫豹人善余少見其文集今失之詢于鄉人亦無能舉其名則修身砥行而湮沒不彰者獨三人哉

蒲城屈復字晦翁年十九試童子第一忽棄去走京師四方學詩者多從之游韓城張廷樞為大司寇時欲上章薦力辭不就乾隆元年家宰楊超曾舉應博學鴻詞楊未見復復亦不謝所著弱水集甚富江南許元基品其詩為

國朝第一無子終不再娶時人方之林和靖

張郊字東野三原人妻何氏早喪鄉居終身常讀文選好為綺麗之音以孝廉授邠州博士之任載書數車曰吾老矣矣

論曰東南物之發生西北物之成熟觀史發生華葉成熟者實秀而不實實未有不華者華實並茂秦實有焉以余所交潼關楊鸞秦安胡武方將勤探討追前修楊成進士胡以鄉貢名之顯晦未知視建常諸人何如也

（附錄）卷三九

又附錄舟東筆談一則江藩





儒藏

友人三原王君愚齋言其鄉先生劉九曉工詩古文博通經史並出刊  
本九曉集見示九曉名紹攷字繼真其弟行七名紹鎔字繼信亦能詩  
早卒九曉以古文見知於王侍郎信芳為之延譽雍正時陝西巡撫碩  
色薦之於朝以諸生為四川什邡縣調南充有政聲喜講古詩及方程  
句殷其學以朱子為宗又參以象山陽明之說如涉大海茫無涯岸平  
生以古文自命熟於史事且留心  
國朝典章制度及國初諸老軼事然不知體例動筆即謬集中顧甯人  
傳事既失實文亦粗率惟王侍郎傳及關中人文傳差有可觀而紕繆  
之處亦復不少如王交河位至卿貳而謚法乃  
朝廷之大典  
天子不予諡不敢私諡故古人惟隱逸不仕之人始有私諡如晉之陶  
淵明宋之徐仲車是也然二君一忠於晉一孝其親亦不過諡以靖節  
節孝而已交河一文學侍從之臣非學貫天人之士諡以文誠不可也  
竟以私諡名傳尤不可也文中云甯人分古韵十部公界以六甯人謂  
妙契古先遜不及改其十為六今音學五書具在並無六部之說又云  
聖祖以廣集韵學者鮮能通而近世韵書戾於古命公參定期年成帙  
及竣  
聖祖親製序賜名音韵闡微云康熙五十五年大學士李光地等奉  
敕撰音韵闡微雍正四年告成蓋交河預纂修之職  
聖祖特命安溪為總裁非特命交河也且廣集韵亦不成語當云廣韵  
集韵又云己酉  
上復浙江科舉云先是浙省查嗣庭呂留良獄起  
世宗怒兩浙士習儇薄停止科舉未幾  
特旨復行今不云停止但云復浙江科舉忽突不明令讀者費解顧公  
琮為諸生時不容於後母非為總河時也又云總河顧公琮以繼母故  
屏居外亦欠明晰關中人文傳李中孚父死於軍乃云齊衰哭于城隍  
廟以父喪為母喪則不經甚矣

(碑傳集)卷二九

校記

①者者：當衍一「者」字。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

王錫闡 龔鼎孳 馬負圖 杜俊彥 李騰蛟  
王餘佑 謝文海 鄭成 黃晉良

王先生錫闡傳 先生姓王氏名錫闡字寅旭吳江人堅苦力學博通經史諸傳注多所發明尤精天文律歷之學扶疑糾繆剖析無餘蘊性耿介以志節自勵乙酉以後忍飢杜門歷二十餘年如一日中年得末疾兩手幾廢後愈所著有歷法及曉閣詩文集若干卷嘗作天同一生傳以自託云天同一生者帝休氏之民也治詩易春秋明歷律象數學無師授自通大義與人相見終日緘默若與論今古則縱橫不窮家貧不能多得書得亦不盡讀讀亦不盡憶聞有會意即大喜雀躍往來爾汝古人所為詩文不必求工率意而出盡意而止或疑其有所諷刺然生置身物外與人無忤苦亦何容深求帝休氏衰邁隱處海曲冬絺夏褐日中不爨意泊如也惟好適野悵然南望輒至悲歎人皆目為狂生

曰我所病者未能狂耳因自命希狂號天同一生天同一云者不知其所指或曰即莊周齊物之意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太史公曰余讀荒史見帝休之德軼於唐虞及其衰也多隱君子無不操行詭秘如天同一生語曰山高澤深風嘯雲吟非帝休之為山澤則風雲何從生乎又其書後云天同一生挾過人之才不獲當帝休之隆與時偕行徒使志擬天地迹近佯狂以詭秘貽譏末矣然而觀過知人夫亦安可厚非愚聞諸故老東望若水西望虞淵有天同一之區蓋生之所居云

丁子曰先生以不世出之姿際明末造韜晦而無所試是可傷已所與遊皆一時遺老桐鄉張楊園先生履祥崑山顧石戶先生炎武交最篤石戶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我不如王寅旭其傾倒至矣予嘗讀先生詩有云我固冰雪心炎燎不能灰又云蟬抱高枝鳴喝死聲不哀嗚呼釋其志意崎嶇乎雖與寒冰比潔可也

(附錄)卷三十一

又附書徐敬可圖解序後梅文鼎

憶庚午人日鈔得王寅旭先生圖解中有錯簡而無今序於是敬可方南歸拉予同行多方勸駕其意欲為寅旭歷書補作圖注以發其深湛之思且曰此事非先生不能為蓋即今序所稱諸孤相推之故皆舉捷法初未明言其所以然人驟讀之不能解者也時余入都未久欲稍需

之屬有他務遂不果遂明年得黃俞邵太史書則敬可亦湛然逝矣傷哉按序敬可自題建子月又言其年過潘稼堂京邸復得此書則作序應在是時豈敬可所藏原稿反未入此序耶余嘗謂近代知中西歷法而自有特解者三家南則王寅旭揭子宣北則薛儀甫當特為之表章而稼堂尤拳拳欲余至吳江共營寅旭書以壽聚聚馳書相要約而余適去閩比已卯冬歸舟相造讀則稼堂遊履遠在羅浮何相需之殷相遇之疎也長公文虎出其家書目有未見寅旭書數種又知王有女弟甚賢淑頗能收藏遺帙倘天假之便能及稼堂酬此夙諾即敬可亦當愉快于九原而余且老病終未知後此何如耳雖然作者之精神不沒珠光劍氣出必有時且安知後世遂無子雲也敬可歸後余既嘗序此書閱十有二年乃於嘉禾友人張簡菴處得今序而今又數年矣日月易邁有感於友朋生死之誼聊記其略康熙甲申重陽後五日勿菴老人書於天雄署齋之八柏軒時年七十有二

(附錄)卷三十一

大宗伯龔端毅公傳 嚴正矩

龔端毅公諱鼎華字孝升。生時庭產紫芝。因號芝麓。端毅則其今諡也。先世自江西臨川徙廬之合肥。再傳而爲寧。按公登萬曆癸卯賢書。歷官滇南。祿勸州。又傳而爲眉。齋公以詩古文名世。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兵部尙書。加一級。公生而岐嶷。穎慧夙成。祿勸公林居極愛憐之。手授經書。親加課督。不丙夜不就寢。年甫舞勺。精於制舉義。每一篇出。冠絕儕耦。兼博通騷史。善詩賦。古文詞。老宿見之。罔不推服。受知於太守烏程嚴公大尹。新建熊公補博士弟子。癸酉。甲戌聯捷。時年纔二十耳。闈卷房牘。膾炙海內。有露澗園稿百篇。學士家爭傳誦之。是年停館選。公筮得薪水令。時值流寇蔓延。江北州邑多陷。公受事甫浹旬。寇至。率家丁枕戈城頭。號令嚴明。恩信并結。士民皆爲死守。一日探賊在二十里外。急率眾往擊。各備柴束。燒死賊數百。賊怒。亟攻城。用火藥擊之。稍稍引去。因增城浚濠。濠深城堅。寇忽夜襲城下。濠水高丈餘。不可涉。兼千楸嚴整。賊顧視曰。是城不可撼矣。暇則與士民講說詩禮。激發忠義。問民疾苦。興除利弊。又爲闡揚理學。動課多士。有問奇風。始諸集。齊安九州邑文士多來就社。丙子。分校楚閩。總裁爲婁東吳駿公。萊陽宋九青兩先生。稱文壇名宿。與公氣誼甚合。藻鑑相同。所拔皆奇儁。得士解元周壽明等七人。中甲科者五。不肖矩與焉。周則公季試斬水所首拔士也。莅斬七載。日與寇相持。屢挫賊鋒。城得歸然無恙。善政縷縷。詳山聲堂集中。撫按交章累薦。舉卓異行。取陞見上。注視嘉悅。拜兵科給事中。卽日命察理畿南。廣平等處。徧歷州邑。詳覽形勢。一月疏凡十七上。自固邦本以及善後。畫沙聚米。

皆切實急著。居兵垣十閱月。諸如疆圉大勢。狡寇情形。賢姦進退。國事安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於人才士氣尤爲諄諄致意云。於司寇徐公石麒之去國。特疏請留。極論言官章公正宸。憲公世揚。憲臣劉公宗周。金公光宸等皆當賜環。因及錢公謙益。楊公廷麟。忤璫同難之方公震儒。俱不宜終老巖穴。又因同官請卹宋公玖。并請卹抗節殞身之范淑泰。又言河南撫軍王公漢死。永城叛帥之變。宜下明詔。卹忠討賊。遣官致祭。以動兩河父老忠君仇賊之心。收拾鼓舞。所關甚大。聞詞臣黃公道周。杖後蹇蹇。不能步履。淒然淚下。卽引以請罷詔獄廷杖。復請獨流寇焚劫之郡邑。三年租賦。以安民心。條上金陵十事。一扼要害。一聯聲援。一練水師。一葺戰艦。一聚軍實。一積糧儲。一詰姦宄。一固人心。一禁侈靡。一修實政。言皆石畫。時中原淪亡。京師孤注。名雖扼狡寇之窺。意實備兩都之遷。其長顧遠慮。若此。秤擊時宰。則有大姦本乎大貪之疏。政本關係安危。已誤不容再誤之疏。糾論怙惡之疏。至庇貪誤國一疏。則專擊首揆。以此下公於理。旋釋爲城旦。其因事納忠。敢言極諫。考古載籍所傳。如公者寧可多得耶。寇陷都城。公闔門投井。爲居民救難。寇脅從不屈。夾拷慘毒。脛骨俱折。未遂。南歸。本朝義旗東來。狂氛電掃。召以原官就職。疏辭至再三。不允。起吏科右給事中。條上吏治之要。曰尊賢禮士。曰辨論人才。曰優隆臺諫。曰崇獎恬讓。陞禮科都給事中。有酌禮儀以垂一代定制。定取士之規。以昭文治。天變可畏。乞加修省。江南既定。亟舉實興諸疏。旋擢太常寺少卿。丙戌。丁外艱。歸守制。服闋。起補館職。疏稱譯館之設。辨習文字。通化柔遠。關係甚重。條應行四款。俱見採納。公負性剛直。不



附時宰致相牴牾遂欲借甄別出之外藩引見日世祖大悅之擢刑部右侍郎上疏臚列七事一謂國運方新民生甫離湯火無非於明罰飭法之中寓下車泣罪之意時大小獄情回堂有清書而無漢書重大事情又從清字翻出訊鞫時漢官倉卒不及察何滿司獨勞漢司獨逸必滿漢公同質訊詳注呈堂覆審從清字翻出者必引律敘招堂官覆加看語然後具題一請參稽典例取決重囚必仍從該科會發駕帖將應決人犯姓名逐一注明其有情罪失當者許科臣即時執奏駕帖既出照例會集御史等官公同監決仍酌議行覆奏之法以全萬一之生上俱允行焉轉戶部左侍郎未匝月推少宰上特簡都察院左都御史任事一載疏章累百其最著者有敬陳職掌共砥勿欺之疏有圖治方殷綜覈實效之疏有推明德意之疏有刑官萬難汰減之疏有敬陳治平八事之疏有海寇釀禍密疏有暫停秋決之疏公在法司每事好持兩議人爲公言滿漢異議未便公弗聽果奉上諭法司章奏每倡另議曲引寬條鐫秩八級又以巡方不法再鐫四級補上林苑監署丞頒詔粵東途次量移太僕寺主簿再移上林苑丞京察部議鐫級補外奉旨留內補國子監助教上固鑒其忠直聊於裁抑中寓意往例降職官多不入署理事公以官無大小俱應供職無缺在上林上疏請退出屯莊二十二處仍歸民間業主辦納丁糧在國學課諸生勉學力行士多興起丁繼母艱泣請奔喪奉旨任守制癸卯服闋仍起補左都御史有寬民力以裕賦稅之疏惜人才以收器使之疏有感誦皇仁安插投誠諸疏甲辰調刑部尙書公曰予性好生非刑官不能生人每對罪囚哀矜惻怛慘見眉宇反

覆招詳稍有疑竇必爲昭雪有復秋決恤婦女之疏星變陳言有請赦密疏有寬失出宥小過恤株累諸疏皆切中時務語多忌諱丙午調兵部區畫方略嚴軍實嚴紀律有酌投誠重言路諸疏有寬奏銷疏己酉調禮部釐正京官儀從復歲貢廷試復試錄進呈庚戌主會試得官夢仁等三百八人癸丑復主試得韓炎等一百五十九人公力掃時文靡滑之調故兩榜士皆淳正古雅風氣大振壬子正月嬰疾疏請假治不允五月復請又不允六月疾大作上遣學士傅侍衛吳醫官茹至寓存問公謝表有間巷驚傳爲僅見舉朝共慶其遭逢之句感荷殊恩力疾入署以圖報稱勞輒疾發屢疏乞解任調理皆荷溫綸慰留至癸丑八月疾益難支痛切乞骸歸上念其情懇特允之著令馳驛病痊起用乃謝事未及一月而卒公風格秀整目如巖電早歲魏科名噪京國風采言論奔走豪雄其由令拜梧垣年尙未三十也遭時不造禍及宗社慷慨赴難死而復甦念誰爲我復君父之仇討弑逆之賊者殆未可與往代革命同日而語矣前後疏章累數百通其最大而行之既效者則寬民力以裕賦稅之疏蠲江南積逋三百餘萬星變求言請赦密疏援引古昔謂朝頒赦而夕星滅及赦頒彗果夕滅其響應如此至寬奏銷疏則請復江南降黜紳士不下千人於迹涉嫌時多諱之公毅然曰以我一官贖千萬人職何不可諸如疏中有疑難者每奉詰問輒爲剖析條暢婉而不屈卒荷溫綸更加引重焉世祖常覽公詩又歎爲真才子又嘗書公名掌握之示近臣射覆近臣以某某對曰非是以公名對上曰是也朕固欲大用之但才氣太盛姑養以俟今上辛亥元日慶賀兩宮禮成召至簾傍詢問平



日所作詩古文，眷注有加，以故屢疏乞歸，不允。疾則遣學士存問云：公天材宏肆，行文如泉涌，霞蒸筆不加點，酒餘好卽席限韻，擊鉢灑翰，工藻絕倫。律詩常一夕三十首，排律古體至千字。詞林譚玉章嘗語人：江南有文士欲爲其父乞公文，知寓中無暇，又稔悉公喜於席間作詩文，乃備綾十二幅，簡請郊原，識集車騶至，日已薄西，出綬求文。公縱筆疾書，爲文累千二百字。書成，劇飲以歸。其敏捷類此。公才既高，好自標持，往往爲異己者所忌，百計擠排，以致屢起屢墮。公無纖芥留意，遇人謫吉尤樂獎藉。人善，人有訾毀，若不聞知，固其德量有以大過人者與。丈夫子二：長士稹，兩中副車，以廕候補。次士稚，尙幼。

嚴正矩曰：天之降才，亦靳甚爾。何至於公獨縱也。公賦才既殊，以救時行道爲心，以秉正嫉邪爲性，以敢言極諫爲忠，以勁直不回爲節。方之於古，殆司馬君實、蘇子瞻之流亞與。至於文詞，豪邁警敏，絕世多者數千言，少或數百言，搖筆立就，備極工麗。則陳思之七步、青蓮之倚馬，未之或先也。雖有忌公擠公者，荷至尊洞鑒，寵任彌篤，將欲大用公，而公遽逝，人不可以無年，信夫。

《碑傳集補》卷四四

三十二芙蓉齋詩鈔小傳 鄭方坤

龔鼎孳字孝升，別號芝麓，合肥人。前明進士，官斬水令，以殊尤徵爲御史，坐言事下獄。甫論釋，而明社屋。入本朝，用大臣薦，以原官起用，屢起屢仆，卒以才名受世祖之知。嘗謂左右：龔某下筆千言，如兔起鶻落，不假思索，真當今才子也。以此游加擢用，歷官至大宗伯。云：時鼎革方新，前朝耆舊多混迹於酒人畫師，

以寄其佗僚幽憂之感。又少年英俊，希光而待蔭者，翕集京師，不能無丐齒牙仰煦沫。先生開東閣以招之，分餘明以照之。嚴冬之裘萬里，三塗之綆千尋。古云：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者，川驚星奔，於斯爲盛。先生既負君宗重望，而才氣又實能籠罩羣英。每當花晨月夕，三爵以後，擊鉢賦詩，風流自賞，或一題而數吟，或一韻而七八疊，無不扶質垂條，方流圓折，笑諧閒作，落紙如飛。一時名士胥俛首攝伏，而嘆爲天人，未曾有也。全集曰：三十二芙蓉齋稿，其調高以逸，其詞婉以麗，其音節響以沈，其託旨也遙深，而其取材也精確，新聲綺製，非復人閒所謂五嶽起方寸，讀書破萬卷者。惟先生足以當之。吳門顧茂倫次先生集於虞山，婁東之後，有江左三大家之刻，紙貴一時。如鼎三足，匪僅若禹貢荆揚之稱金三品者之有所軒輊於其閒也。

《碑傳集補》卷四四







清儒碑傳集

卷三〇

三〇三

曰微聆侯之訓誨幾不可以為人。有羅某者先是以偽鎮納款居賀東之信都鄉部曲舊人錯處左右多挾厚資適富川告捷當事欲移軍臨賀坐以謀叛連類剿滅之侯力白于軍門以身家保無虞乃止賀人得以免劫掠侯之治賀其大者多此類噫可謂強教悅安愷悌之君子也已公居恆甘淡薄其在賀尤以廉潔自矢有塵飯魚釜之風以佐郡者欲匿賀之民租自利寓書屢為言侯固不從因被誣去職未幾卒葬蕭然貧無以殮諸大吏憐之多厚賻明年其嗣君孝廉之昂始克扶輓北歸從葬於先塋之次初侯病賀之人老少流涕祈禱日以千數飯山有老僧不知其俗臘土人自其開關坐盤石上已六七十矣日視侯于署中曰侯之治遠過李明府卻今聞侯病且劇既不可以身代獲親為侯進藥一匙老僧願足矣及侯薨將北又命其徒一人攜瓶鉢問關相從踰五嶺涉瀟湘洞庭洋子歷鳥道蛟宮之險幾萬里以勞至絕瀕絕猶笑曰我為師送侯得達鄉井雖死無憾也其為賀人感而不能忘有如此侯以明萬歷四十二年甲寅生其貢于鄉在順治二年乙酉其葬在

今上五年丙午御史西華王公鼎鎮為誌已納于墳中二十六年丁卯鄉後進李來章本嗣君所為行述而兼賀以己之所聞於賢士大夫者為之表其墓于世系素履不復贅列獨紀其始終於賀者以見直道之在人心且使世之宰百里者得奉賀侯以為楷模云

（清儒集）卷九〇

李騰蛟傳

李騰蛟字力負別號咸齋縣學生甲申國變預竄去諸生名籍隱金精之翠微峰與諸子講易易堂中騰蛟年長諸子兄事之及徙居三嶺授生徒弟子來學者皆褒衣簪冠朝夕歌詩揖讓折旋入其室雍雍有儒者風騰蛟為人恭惠務為淳厚與人交未嘗卻末即有私行亦優容覆蓋之戚友有遺言者取調停焉國變後益務寬退雖門生後進犯之多不較三十年未嘗著時服喜讀書病革猶與易堂兄弟誦讀談議命門生狀詩以自娛遂卒卒之日白衣冠來弔者盈於路哭聲震屋瓦于是其長兄珣與遠近友人門生共跡其行誼私議諡曰貞惠先生著有詩文集周易刺言藏于家

魏禮曰易堂之以易著書者邱維屏騰蛟二人初騰蛟甫四歲父攜就書室中輒指案上卦圖以問父父為言畫數卦名覆之對不失以為偶

然越數日三四覆之乃大驚焉三歲有門生好論易騰蛟最賞其言然門生喜蓄書古人與人論不合更大罵騰蛟因詠邵子諷得園中詩曰子與易學殆無所得門生後乃大媿騰蛟為諸生時妻兄陳氏族子殺人石城楊令禁之獄其父誘縣中十三家劫令出其子竊署妻兄名令大怒以為名首上其事巡按御史當論死騰蛟乃造令令喜素欲識騰蛟不可得騰蛟因微言妻兄事令笑曰若陳生名居次可解矣騰蛟乃極言無罪即十三家皆為首惡掛誤令是之更令十三家解千金進謝騰蛟卻不受令固請騰蛟乃竊去因不謝令然令卒白陳氏事而御史實令欺謾劾去官論者謂騰蛟以忠厚能令令輕其官令能以官徇騰蛟皆不易得云

（清儒集）卷三六

五公山人王餘佑傳

五公山人王餘佑傳王源

五公山人隱者也隱於五公山故號五公山人山人王姓名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負王佐才年七十不遇卒門人私諡曰文節先生山人幼偉岸有大志初從定興鹿太常善繼游既而受業於容城孫徵君奇達學兵法究當世之務習騎射擊刺無弗工甲申國變歸隱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遠近從游至數百人薦紳先生往往構講堂具安車迎至受業山人幅巾褐裳須髮皓白數往來上谷瀛海嵩岱間兒童野夫見其過輒隨觀之曰王先生也爭相慰藉山人時停車問勞而去家貧甚府縣長吏求見多不得四方豪俊日造門典衣剝薦接之有急更為錯置百數十金無難初山人父延善縣諸生尚義天下亂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曰餘恪次曰山人季曰餘嚴山人出繼世父建善建善以庚辰特用知縣山西臨縣謝繁河南魯山道山人歸會闖賊陷京師山人父帥三子及從子餘厚餘慎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徵君亦起兵其恢復雄新城容城三縣為偽官郝不績等數人斬之未幾賊敗大清師入山人父為仇家陷執入京餘恪餘嚴謀曰父死吾兄弟何面目視息人間仲繼世父不可死吾二人其死之乃赴難夜馳至琉璃河聞人唱伍員出關曲餘恪慨然曰阿弟誤矣吾二人俱死誰復仇者若壯可復仇我死之乃揮餘嚴去自赴京大呼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來赴死遂父子畢命燕市餘嚴歸帥壯士入仇家戮其老幼男婦三十口無遺於是急捕山人兄弟會保定知府朱甲易州道副使黃國安力

爲解乃免。山人於是奉魯山公隱於易之五公山。山人學無不究。與太  
原尊山同鄉張羅詰。呂申諸子。日相切劘。又執學於定興杜紫峰先生。  
嘗集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篇十卷。萬勝軍圖說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  
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兵機利害也。又十三刀法一卷。湧幢草  
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其爲文。數千言立就。書法遒逸。而感慨激烈之  
致。一發於詩。與人和易。從容簡諒。至論忠孝大節。談兵述往事。目炯炯  
如電。聲若洪鐘。或持兵指畫。須臾戰。躡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  
發。觀者莫不震慄。色動。噴噴曰。王先生命世才也。乃隱居四十年。卒以  
不求聞達死之。時甲子正月。又二十年癸未。大興王源爲之傳。  
王源曰。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詳其生平。後交李剛主。始聞其詳。而今乃  
得讀其遺書。撫卷流涕曰。此諸葛武鄉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謂之何  
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或謂文中子隱居教授。  
其造就之才。皆足以安民濟世。功何必自己出乎。乃吾觀天之生才。日  
下固未見。後進中有卓卓具體用如前人者。其或山人之門有不同歟。  
然誦其詩。讀其書。苟能私淑於山人。以造就其才。則雖數百年之久。  
固無異於親炙之者也。山人又何憾焉。

（謝先生文游傳）

謝先生文游傳 彭鼎升

謝秋水名文游。江西南豐人。明季補諸生。見天下方亂。慨然有出世志。  
入廣昌之香山。閱佛書。與衲子游處。後遂棄諸生。學禪。益力好大慧禪。  
師書。一日午坐。忽如鳥飛出籠。游太虛中。自此神氣灑然。異于常時。既  
讀龍谿王氏書。服之。復讀陽明子書。自信益篤。遂與諸友講陽明之學。  
頃之。會于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秋水與爭辯。累日。爲  
所動。取羅整菴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開程山學舍于城西。名其堂  
曰尊雅。著大學中庸切己錄及講義數十篇。以爲爲學之要。畏天命。一  
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厲。曰顧諟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  
心。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無非畏天命之心。法學  
者常當提持此語。注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  
當下提醒。痛悔刻責。速自洗滌。以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人欲淨盡。  
上下同流。樂天境地可得而臻也。時甯都易堂九子。星子晉山七子。俱  
以文章節槩名天下。而秋水獨反已。開脩務求自得。晉山宋之盛過訪  
秋水。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程山。講學旬餘。于是諸子皆推讓程山。謂

其篤躬行。識道本。康熙二十年有疾。自爲墓志。卒。年六十七。

（謝先生文游傳）

邵先生成傳 范蔚明  
邵冰壑先生諱成。字憲公。平陽絳州人。世居城北四里許。洞壑清涼。自  
號冰壑居士。以農傳家。幼好詩書。稍長。應童子試。甲申。中國變閉戶不出。  
誓以布衣終身。手執四子書。尤精於學庸。著日知錄。學庸潛言。學思二  
編。儒者十知。致知階略。朱陸同異辨等。予既採入三晉語錄。晉國垂棘  
諸刻行世。家業似吳康齋。胡敬齋。學行亦似之。兼嗜羅整菴。張古城。陳  
清澗諸集。總以朱子爲嫡傳。予雖未及謀面。頗爲神交。十年前。就其最  
賞心者。一種來贈。予發視之。則吳康齋全書也。跡此得窺先生之學之  
所重矣。先生殆古之狷者與。生平不求人知。人即知而樂道之。終非先  
生之志。明季州守孫公。  
清初州守單公。前後表厥宅里。先生若罔聞知。戊戌。州之士大夫公舉  
純孝。丁未。州之諸文學公舉實學。州守劉公黃其祖。廉先生若罔聞知。  
癸丑。甲寅。閏。敏果魏公立朝。屢走字商。學嘉其繼往開來說。項於太守  
袁公禮幣式。問敦請開講。而先生終守溫公之。以待呂申公。薛公之  
所以待李南陽者。即予木石。亦有懿好之同。曾走字開揚於道憲張公  
郡守梁公。先生聞之。曲爲善辭。若有不憚然者。嗚呼。先生子。謂爲古之  
狷者。猶信。康熙壬申。八月十九日。申時。先生卒。子遙具生芻致諫。且唁  
佳公子。嘉其能遵家教。不用浮屠。善體先志也。既爲先生作傳。復遣子  
及門。閭閻。關思。誠向公子索狀。狀來。乃知其生在萬曆乙卯。五月九日  
寅時。距今之辛。享年七十有八。又爲誌銘。俾納之墳中。

（謝先生文游傳）

黃君晉良墓誌銘 鄭梁

君姓黃氏。諱晉良。字明伯。處安其別號也。閩人世居石鼓之蓮村。生而  
穎敏。讀書理務。爲有用之學。方其補博士弟子也。年十九。與其伯父  
某師友家庭。文譽遠出。三試秋闈。不售。逆知明室將亂。講求經濟。人望  
歸之。聞賊之陷京城。聞撫張公肯堂。使將勤王之師。君以親在。讓其伯  
父。而自留鄉里。以備不虞。唐邱建國。遂授中書舍人。尋升工部營繕司  
主事。屢出督餉。一時指斥條陳。悉中肯綮。  
本朝一統。失職家貧。以親老不得已。走東西粵。就故人之招。受其束脩。  
以供菽水。然某某之難。某某之獄。人所不能白。其冤者。君皆力解之。其



客金陵張大將軍也海上入寇之師方遁所過州縣紳多為德家所  
持動輒羅網大將軍亦不免修睦之卻君直詞正色曉以大義所全  
甚多蓋君雖不遇于時不苟且以就功名而才氣過人所至必有以  
物類如此君既抱用世之志雖不得施則以其精神寄之于著述而  
旁及于藝事生平手不釋卷精研儒釋之辨晚年尤愛石齋先生易學  
諸書嘗作唐詩利義四十卷吟稿多至等身老居石井井上進古詩  
八十二則自周宣王終元祖論其得失之大者以明己志書法得  
二王精熟時寫孝經易米以養二親畫竹石亦別有生趣素嫻騎射當  
為弟子員時督學集諸生較射君獨連矢破的有文武出羣之目慨自  
解推風息游道凌遲士之挾藝者四顧無可投足聞處南徼其聲氣尤  
與中原阻隔而君獨交遊徧海內居則守令造門出則公卿倒屣甲寅  
之亂僑寓虎邱者舊過從名流饋餉觴歌哭傳誦四方雖諸公高誼  
遠紹前輩風流要之君實有所長非無故而致此也生明萬曆乙卯十  
一月某日卒今康熙己巳四月某日春秋七十有五九世祖某洪武時  
知澄邁有聲曾祖某教授益府祖某知建水州事父某母陳氏以君貴  
封承德郎安人君事之養志盡禮先娶林氏某陵守其之孫女有婦德  
封安人前君沒四十有三年生子三農覺天植南平廩生繼娶林氏生  
子一興祖女二長適鄭善述次適劉之觀孫男八宗儀宗表宗憲俱庠  
生宗香宗望宗有宗振宗穎孫女六曾孫男四道輔道岸道平道燁曾  
孫女六當君寓虎邱時同郡少司寇鄭公方宰靖江見其詩而愛之迎  
之入署為刻其庚辛壬三年所作相別十數年尺素往來君諄諄以所  
作詩文六十卷相託公報書謂賦歸之日當卜築石鼓樓亭同為方外  
之遊而君竟卒矣某年月日將葬于某原其孤不遠數千里函狀乞銘  
于公公以屬之門下士鄭梁銘曰  
身將隱矣焉用文遠書六十卷合焚寄語故人胡慙慙丈夫生不獲建  
勳退而著述意所勤不甘泯沒何獨君吾言鑲石表諸墳後有作者或  
得聞庶免散軼隨煙雲

(碑傳集)卷三十八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一

王士祿 施閏章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王君墓碑

子友王子西樵先生居母夫人喪以康熙癸丑七月二十三日疾卒于家年四十八葬于某山之原李氏戶部郎中貽上士禎次其行事屬碑而表之書凡五六至君諱士祿字子底濟南之新城人雅好為詩多記覽遇事成書有燃脂集司勳集前後共若干卷為人清真簡遠望之翛然于父母兄弟之間至性獨絕其中子子其外油油嘗抱膝不謁貴人士之後進布衣一言之善必為之獎成故天下慕義不名其官而稱之曰西樵先生始舉禮部薄吏事投牒改官得教授萊州三年遷國子助教公卿奇其才擢吏部考功主事明年遷稽勳員外郎典河南解試故事有司繩尺取熟軟穩順不敢涉古文一字謂之中式君獨摘簡一變其卑弱又不以通所司

貴人人或惡之撫拾下吏具三木賴叔弟士祐殫力索體得不死竟坐免官是時李氏推官揚州兩尊人就養君欣然南遊省覲間移棹西湖汗漫忘返既家食八年會

上與天下更始朝議還主司註誤者官君迫母命強起補考功員外郎而李氏復入為禮部遷戶部接印聯騎文采照耀天下目之新城二王久之君坐察議事奪三級未行而母訃至慟哭屢仆絕識者以死孝憂之竟以毀卒君子詩獨愛孟襄陽嘗吟曰自從舉世矜高調誰識襄陽孟浩然其於諸書綜擇折衷獨有義例嘗病廿一史冗駁乖舛三國志並列為非謂宜廢陳氏而用謝陞李漢書仿晉書例列魏吳為世家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七書而用李延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用柯維騏宋史新編合之十二史既正史體復省煩複擬上書不果又謂坊本子貢詩傳申公詩說並偽書李維禎序行津逮秘書收之皆誤也為辯甚詳有功經學甚大在考





儒藏

功時議沈副使荃死妄得還秩張學士貞生李御史棠先後建言下吏議並力直之此數人者皆卓有聞于世者也其持清議多若此而年不稱德士大夫多為流涕元配張氏再娶王氏二子曰啟演啟浣父與教貢士誥封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母孫封宜人祖官浙江右布政使象晉曾祖戶部左侍郎贈尚書之垣世為明顯族君初不事浮屠拘幽時仿蘇長公齋戒寫佛氏書既卒口體作異香經三日此蓋儒者所不道戶部以為實錄云

系之銘曰

瑯琊之裔世有名迹維公挺生舉體遐逸窟穴詩書萍逢綬冕出則巨源退則中散有美墳虎更鳴遞嘯展矣達生疇云死孝有盡者年不朽者壽馭風冷然逝將誰偶

施國章撰《學餘堂文集》卷一九

王君士祿小傳見方坤王士祿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為人清介有守自少以文章知名尤工於詩與弟東亭阮亭並馳聲藝苑海內聞人編紵論交時號三王既登第就萊州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擢吏部考功員外郎癸卯典河南試旋以磨勘罷吏議下獄鍛鍊久之無所得得昭雪則跳身之吳越偕諸名士為六橋三竺之游銀甲彈箏金魚換酒泛月坐花逾時忘返識者歎為神仙中人焉嗣仍以原官補用踰年聞母訃晝夜擗踊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既奔喪歸中夜悲號卒以哀毀成疾枕席皆斑斑血漬也蓋距太夫人小祥未二旬而歿親知哀其以孝死也私誼節孝先生云西樵少穎悟率諸弟讀書家塾授以詩法諸弟漸次成名而阮亭尤稱白眉竟以詩雄壇坫海內翕然宗之聞人林古度論次其集推季木為先河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然季木瞻而肆踴厲風發固自別有門庭且時代較遠而西樵嘗題孟陽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於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足徵其微旨所寄漁洋詩格正復不離其宗墓路藍縷哲昆實首庸焉當磨勘之獄解扁州南下阮亭時為維揚司李迎於秦郵相見持之而泣西樵都不及患難時事直取一巨編置前曰弟視吾詩境地較前差進否人歎其放達生平撰著最夥阮亭取坡公語評其詩曰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準古論今其亦無溢美爾矣世咸目為定評云

《清儒集》卷三十七

翰林院侍讀施君閔章墓表

毛奇齡

上之二十二年侍讀施君死于官將擇月日歸葬于宣城城南之牛喜冲以病臻時會與于泣訣屬于為表墓之文而恐失記願檢討高君知狀至是檢討帥孝于彦恪來再拜述君命予思于與君締交有年今又同館微命猶將以哀詞重誄其生平況君命乎君諱閔章字向白宣城人順治己丑由進士授刑部主事當

世祖章皇帝大婚禮成上

皇太后徽號頒赦天下君奉使廣西謁定南王于桂林王為君治裝發樓船離江送君君辭之會永明兵犯桂林殺定南王而東略地及平樂君還至平樂聞變哭王于官亭將嬰城其守尹君揮君行曰君使臣無嬰城理君乃行抵家以承重居吳太夫人喪三年服闋補員外郎大司

寇劉君重君名一切部事皆屬君君引經折獄所平反者盈十百而大  
慈終無倖者會

章皇帝右文拔曹即尤者充學使御試得七人而君爲首因提學山東  
君嘆曰吾世理學三傳而皆絀于諸弟子吾一旦抗顏爲人師進退  
學者吾憐焉吾敢以俗學負家學哉故其取士必先先行而後文且所在  
講學重儒術嘗過鄒平謁伏生墓觀其祠堂壁間所畫畫錯受尚書狀  
慨然久之臨去垂涕示諸生謂經學已絕其授受宜亟如此已奉

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故殘破袁無土著民聽流民占籍墾土  
而集其壯者萬人曰麻棚吉臨閭閻家聚文昌折桂兩鄉多保險吉水令  
捕其梟長髮廣袖監車膠軍門君陳兵提鼓金若赴市者叱縛其人屠  
首髮割其所衣廣袖衣而盡釋之予約令悔罪能招致諸所與者得不  
死其人流涕願如約于是自爲文使持之諭兩鄉民兩鄉民感激爭請  
得一見君歸命而麻棚之在袁者亦散去方是時永明兵猖狂轉瞬最  
亟御史以通賦檄君征輸君乃作勸民急公歌垂涕而諭之遍歷崇山  
峻谷問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阮嘆竹源阮諸篇以告當事當事嗟

比之元道州之作春陵行而民亦輸賦毋敢後君乃務休息每日晨一  
視事但對閣皂山支頤賦詩築愚樓于官廨之傍環以橋樑暇即與過  
客登臨其中出入屏干極行部所在設講堂講學學者無大小從之如  
市會廷議裁諸道使民留君者咸醵金建龍岡書院如祠君請君講學  
三日去初君駐臨江有清江環城下以其清也民過之者咸泣曰是江  
如使君因改名清江爲使君江至是民送君使君江上不能別復送君  
至湖會湖漲君所乘官舟御史所贈物也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填之  
已渡乏食賣其舟而歸康熙己未

上初開制科詔丞相御史及諸郡縣舉天下學士備顧問者三相上君  
名

御試授翰林院侍講充明史纂修官會日講員闕

上親出君名令補忌者沮之辛酉典試河南明年陞侍讀奉

命纂修

太宗文皇帝寶訓時筆札既煩復以哭叔父訃時過哀毀神氣漸散值

望日朝下端坐草馮恭定傳自午迄酉移按就欄隙草罷不能起左右

掖之至榻間若形存者然而卒無病越數月沐浴卒君數世以理學顯

祖諱鴻猷曾從陳九龍先生暨石城焦澹園吉州鄒南皋游既死號中

明子中明子子二長諱贊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稱述

明公則君父也君生而仁讓于物不忍好自下勤學而博于酬接口吃

艱語詞顧論理便便聞忠孝事及羈人才士有失職者輒感憤悵悵涕

泗隨語下當與同邑吳君赴春官試吳有老母下策君已在第中相持

而泣一若與之俱擯者友朋窮無歸疾病死喪自經給膳療以及殯輟  
必周必具嘗禱服營友人空慟如天倫且有梓其遺文碑其墓買田置  
宅以贍其子若姓者平樂守尹君嬰城死其子三十未娶君爲娶之君  
嘗曰吾去平樂時放舟中流迴望尹君送予還其前後伍伯忽默走旂  
蓋散盡獨一舉眇眇隨決皆沒吾至今思之而痛于心方君之道平樂  
也吳太夫人踰八十日計官程思以贏日歸侍太夫人而太夫人適以  
是年死然而猶幸及歸侍者初述明公孝日與君母馬夫人謀所以事  
吳太夫人吳太夫人偶病瘵以爲失溫吐馬夫人歸其家而馬夫人卒  
君初字紀雲以是也其後述明公悔之然亦卒君從鄉薦還謀與叔父  
砥園公歸馬夫人主附廟而重傷父心將俟吳太夫人命附之惟恐吳  
太夫人將一日不憚可如何至是使歸會軍恩贈馬夫人爲宜人賀者  
在門君以手據地號哭句吳太夫人命吳太夫人命設豆上坐而坐述  
明公主于其傍食而囑之且令爲文告于廟太夫人白首親挈馬夫人  
主同述明公主入附焚黃贈宜入當是時君手據地行伏主前號哭不  
起左右皆哭賀者傍徨不敢進爲之罷賓乃事畢而吳太夫人始減饘  
若有待者君家世孝友述明公兒時侍王父食食肉退而見吳太夫人  
以鹽齏膠筋驚且泣嗣後王父召之食不往王父怪問故嘆曰新婦有  
孝兒遂併賜肉君少孤育于叔父砥園公已就外傳冬月隨羣兒履冰  
砥園公杖之而逐居塾外之土山寺塾師王君中明公老友也讓曰兄  
一孤而忍出之砥園公泣曰正惟兄一孤故然也雖然命之矣乃親就  
寺抱而歸君嘗官湖西砥園公視君君跪迎之有不悅必服冠跪終日  
俟其解乃起自中明公歷世創義田不就君仕無贏財獨積俸置義田  
二百畝繼其業君好忘分友天下士天下士多歸之典謁日入刺雖臨  
事必屏去趨迎與談移日景非語竭氣敗不忍已後進有佳士力獎誘  
以成其名至所在善行興舉利濟其事煩不可得而載也君爲文數易  
其稿客在座即諸之推求施易或竟體無原稿字者要其文一歸于正  
惟其講學以體仁爲本子二彥恪能世其所學乃爲詞曰  
惟君先闢起自石渠粵至尊道建坊于閭懿則代嬪以孝友于歷世而



大愛產斯儒當其通籍陳汝臬事賦白雲詞于赤棘下。朝重儒術于觀學使程文自齊講德于魯中秉玉節分藩湖西創瘍之後以煦以燠獨其介節餽餽茹藜過清江者泣然而哀乃者天子由制科召置之講讀式是來學云何前史編纂未就特乞撰紀如歐陽九以茲筆墨難置潘潤手足厥瘳况戀親申于是哀樂中年大傷迄暮而衰亦惟其常君之文章已貯石室君之德業堪表象闕其澤及人戶口能說矧其世學昭于月日今啟輿旌將還故阡珠石載事繼之以文惟思石福載罔克全謹標槩節以垂墓門

附錄二十則

大父鴻猷游鄉忠介焦石城兩先生之門父營叔父譽兄弟孝友內外雍睦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明史施氏傳公勤學好問寬和而善讓其學主於體仁而文章製作極其醇雅高誥撰行狀

授刑部主事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復推求常至夜分諸卿大夫素以公嫻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藉藉言公可大用矣陽誌大司寇濂洲劉公主部一見即引與議論悉合嘗謂諸曹郎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若殺人當論者則不可赦君但見重囚被鎖鑊囊三木以丐生亦會見有血肉狼籍跪伏其傍者乎此意惟施君可與語耳公用是益自發舒所全活至數十百人而大奸亦無得漏網者商誌世祖選尚書郎資望深者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擢提調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為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為之一變其應

御試也大學士安邱劉公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被黜落劉公語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陽誌湖西道轄臨江袁吉安三州時西南用兵徵饑急歲飢有司坐遺賦失職者相望公奉軍符按部督促作湖西行其辭曰節使坐徵斂此事舊所無軍情日夜急安敢入脚躡昨日令方下今日期已逾攬轡馳四野蕭條少民居荆榛蔽窮巷原田一何蕪野老長跪言今年水旱俱破壁復何有承訣惟妻孥歲荒復難繼泣涕沾襟聽此語掩袂徒驚吁所嗟務敲朴以榮不肖軀國恩信寬厚前此已竭通士卒待晨炊孰能緩須臾行吟重烏咽淚盡空山隅新淦縣東山有大阮民阻險為盜

公召其父老諭以利害眾皆泣陰捕其豪十餘人餘黨悉受命作大阮歎其辭曰叢山如劍戟灌木蔽嶽峯其水獨南流豁谷皆阻深山民鳥獸居不馴非自今追呼敢逆命兵革踵相尋未能靜伏莽火烈悲焚林殺人稅無出遲回傷我心蚩蚩亦赤子念爾為沾襟招手語父老鴟梟懷好音宿逋既果歲歲破骨力難任民頑實吏拙素食慚官箴何時息哀嗽引疾投吾簪大阮有盜官檄竹原諸阮民捕之逸其渠已而盜殺竹原民殆盡公憫之作竹原歎其辭曰般虎防噬人艾蔓莫留根留根終貽患傷心不可論竹原數百家今餘幾家存竹外有原泉血流泉水渾羣盜故比鄰姻亞如弟兄反戈相噬食收骨無兒孫歟歟數寡婦落依孤邨凶年艱半菽撮土招游魂人亡畝稅在淚罷還聲吞彭紹升瓦

吉州白鷺書院明羅郭郭諸先生講學處公餘大會以存誠立教學者宗之偶會期有數人具辭請先生講學處公餘大會以存誠立教學者講長幼有序云人家兄弟往往不如朋友以近而不相得也其不相得者皆以財起見昔人言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以田屋妻妾皆我所得主更置無難至兄弟則父母之分形我身之羽翼又非已力所可致故順父母在和兄弟世人奈何厚薄倒置視同氣如仇而意氣交遊動稱膠漆生死又何重也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喜即見閭閻惻然亦心動以為彼尚有同氣或猶可轉乖為和也言下涕泣同堂皆悚然忽末座二客相抱大慟各出袖中辭焚之蓋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曰吾小人今遇聖賢而不洗心者非人也遂讓所爭產為祀田施氏家風稿

講學臨江景賢書院問者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彼豈甘禽獸答曰于學未至恁地然推先中明子之意公大明大約順逆二字即存去之主臆孟子口之於味章謂性為命即徇欲所謂順而下達不謂性命即復禮所謂逆而上達順易逆難君子堅忍精進獨為其難所以存之也學者皆謂此論如撥雲見天同上先生分守江西政聲藉甚公議以為不日當晉開府忽遭東閣蓋安邱相公當先生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遂至是修怨焉全祖望案此條與湯文正公話語不同蓋自臨江裁道缺歸臥寄雲樓有終焉之志鴻博之舉非其意也御試後有謂宜稍講求者先生笑謝之且曰吾豈惡秩之崇所懼者官

高一級即人品減一等耳。修文集述

儀吉案全祖望愚山年譜序謂馬太宜人事實在舉賢書時而墓表以為歷仕得覃恩之後以西河為誤。予考本集六月十八日先祖母生辰追悼成篇詩自注云祖母屬續時章奉使粵西又詩云猶憶歲在寅休沐值今日母衰久喪明孫病亦絕腕強起奉母歸舉酒含淚啜啜咽相慰勞豈謂即永訣先生已丑觀政刑部即歸庚寅家居辛卯赴補是馬夫人附廟當在庚辛間非自粵使還時矣李澄中撰傳與毛所述同皆誤也公子施彥恪曰曾祖母吳太君嘗欲置一金簪不可得先生奉使粵東得寸金即為置之將歸奉而太君沒終身隱痛後歷官參議例服起花金帶泣不忍御以銀為質焉此事亦可為公粵使還不見吳太君之證

公有蒙師劉伯陽中明公好友死無子公葬之中明公墓傍歲時使分祀焉高濂邢孟貞江甯顧與治宛平楊商賢皆公文字交也刑顧之沒皆經理其喪刻其遺文顧無子邢惟一孫以屬高濂令買田贍之商賢尤酷貧死江南公為確石志其墓嫁其孤女以遺集屬於廬陵藻藻又卒公嘗以為恨焉其先官山左時有李夫人者宦族與女流落東萊為追賣者所迫將質女焉以告公則公同年李頌女也頌失與人官粵東卒無子夫人與女難楚萬狀公為理其責而資送之後十五年公游蒼雪間廣陵宗鶴問過訪曰某近且娶李氏矣詢之則頌女也大喜即偕至其家夫人出拜且泣至不能仰視由是士林益義之趨者日眾為德於人益不可勝數也高啟

自庚寅後宦京師山左江右及里居或出游每講學不倦曰先世不言而躬行至中明子講明性理善與人同予小子未能繩武徒文藝弋名使當世目之為詩人殆先世之不才子然此固祖志也一息尚存不敢稍怠耳。家風續編

嘗憾文人不護細行為世口實因取古之文人近道者嘉言懿行集為一書目曰文人盛德同上

愚山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也。池北偶談

嘗信宿先生所每寢時必周眎膝枕良久乃去晨興則又來寢所詢夜來寒煖賓客留者頗多舟旋皆徧然視客寢後仍至砥園公所與字語

移時命之退乃退夙興亦然皆先至砥園臥榻請安或并商本日所行事乃退至客館也蓋日以為常。修文集述

撰朱陸異同略曰道原於天維皇降衷於民厥有恒性所謂天命之謂性也而率性為道性不離於空虛修道以教教必兼乎人事凡古聖賢所為垂世立教者皆修道以復性之事也夫子無行不與而罕言性與天道豈不樂語人以最上哉天下上智少而中人多其教以文行忠信言惟詩書執禮使之循循下學由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上之可至於聖次之不失為賢賢積既久一旦渙然冰釋有不自知其然者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可以躡等而頓入也陸子以不世出之豪傑獨為直截簡易之說以為直見此心萬理皆備千聖悉同無俟乎外求旁鶻兼容并包致者致此格者格此充塞天地而不懼橫亘宇宙而無窮此其說與夫子之一貫孟子之收放心誠有同原非陸子創論也然直舉本體屏絕詁訓遂以講學為異端以鑽研六經為故紙以學問思辨為支離充其說遂將焚六經罷講習相尋於閉目冥心之地而後止則其說亦太甚矣朱之說自博而反約由下以達上所謂自明誠者也陸之學即約以該博即心以具理所謂自誠明者也由朱之說致知格物豈其馳騁廣覽而不求諸心者乎陸子即從而矯之其能高談性命塞聽蔽明廢書不觀乎吾又知其不然也吳州廬舊辨尊德性道問學矣夫不尊德性所學何事不道問學德性又安在二賢之教未嘗不相成而卒於相反互相齟齬其徒又加厲焉黨甚洛蜀戰等元黃則亦學者之過也。學集

復孫徵君鍾元書云姚江立教有間涉禪語處其徒從而張之致滋口實然致知良知語本孔孟姚江從萬死一生中體驗得來正大有攻苦在學者循聲失實空說本體咎在不致其知非良知之罪也姚江之說曰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施於下是致知何等知行合一但單提此說便覺一切記誦學問可廢未免偏枯此是朱陸之辨其實尊德性未有不道問學者同上

與所親書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同上

先生造詣與蔚州魏敏果公睢州湯文正公平湖陸清獻公同道同德不相上下魏湯二尚書雖未竟其用然尚揚歷槐棘多所發舒清獻則以遭權挫而愈顯先生於其中最為闡發又以工于詩古文詞世人反用是掩其學問之大原倘有如李異巖李文簡公合作韓范文富歐陽六公年譜者必班先生而齊之全序

校記

①後「死無子」三字當衍。



清儒

碑傳集 卷三一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二

陸隴其

四川道監察御史陸先生隴其行狀 柯崇模

貫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二十四都異字圩

曾祖錫允妣姚氏

祖德妣李氏

父元封文林郎妣陳氏贈孺人

先生諱隴其初名龍其後改今諱號稼書姓陸氏裔出唐宰相宣公世為浙之平湖人宋季有靖獻先生正以學行聞於時元初程文海至江南訪求賢材以正與張伯淳薦正獨不起尋又與劉因何徵固辭不應隱居著書詳具邑舊志靖獻曾孫宗秀明永樂末以賢良徵仁宗引見於便殿奏對稱旨以疾辭賜鈔幣還正統中傾粟賑飢勅旌尚義子珪景泰中出穀千數以賑饑者再賜爵迪功郎自後子姓繁衍科第貴盛孝義雍睦迄今以禮法甲邑中迪功孫博為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之入以為盛德之祐博子東始遷居柳上築堂名三魚今先生文豪率稱三魚堂者以此東四世孫憲先生祖也憲長子燦崇禎甲戌進士濟南府推官戊寅歲被兵城陷闔門殉難今祀於鄉賢第三子元靜先生父也邑庠生以先生貴勅封文林郎繼室曹實先生先生端重靜嘿聰穎過人兒時封公授以左氏傳稍有憂節先生舉所及盡讀之詰朝暗誦不遺一字後授六經子史輒上口成誦少長勵志聖賢之學專意洛閩諸書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而一折衷於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其於科舉之業功名之會泊如也先生少食貧嘗授徒嘉善館席一樓下樓久就圯先生作危樓文以見志有李氏欲延之託友道意先生曰我固願往但館穀不可有加使我有以謝主人其審義利決取舍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節素所樹立固如此順治丙申補邑弟子員尋食餼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需次里居則益肆力於學凡程朱之文集語錄以及有明諸儒之書莫不咀其精英抉其瑕疵至於嘉隆以後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說亦皆悉究其微而盡燭其藪於是居敬窮理履仁蹈義粹然一出於正矣乙卯授嘉定縣知縣嘉定為濱海大邑土高乏水民多逐末以故城居者少而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橫行相沿成俗富者競奢麗貧者舞刀筆喜事健訟又夙有饒裕名旅客圖潤囊橐者往來如織胥役土豪

倚為姦利不可方物號稱難治地不產米漕糧例任之他邑而代輸其折色故徵銀倍於他邑積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落職先生至歎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為之也譬如少年以遊冶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為父兄者禁其遊冶則元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服勞為父兄者禁其遊冶則官與民俱病固其所耳故其治一以勸廉強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為主大賈汪姓者素交結長吏橫行邑中先生蒞任適其僕佔賣薪者妻賣薪者來控先生命拘汪僕匿弗出益遣役捕之訊得其實以妻還賣薪者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先生曰人無不可自新苟為善即善矣汪平日所為我知之若毋犯我我自新未晚汪感泣果不敢有犯市鎮少年數十為朋以拳勇毆擊為豪用細民畏苦之先生盡廉得其名遇有控者責而械於門時時勸諭之視其情色果悔則釋不匝月其黨悉解散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果然即涕出自訟曰我德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娓娓踰時其父泣其子亦泣乃慰而遣之大場鎮民有兄貧稱貸於弟不應輒昇弟物以去弟賄巡檢司以盜報先生怒曰是可以為盜乎訊之乃其弟婦翁所為遂痛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乃聽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又呼其兄曰汝為長貴弟弟不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感服而退俗素饒父子兄弟不相顧恤者日見告自後遂無一求控者先生折獄不甚拘於律聽斷時孝悌忠信之言不絕於口和平惻怛以至情相感動使人心悅而誠服有恥而且格踰年後訟者亦絕少案牘幾廢惟上官以他邑事屬訊者日至孔子謂聽訟不難使無訟為難先生殆庶幾焉嘉邑胥役向以千數先生至官未幾易業自去者過半蓋邑所轄地廣而事劇勢不能不多役先生惟輪解上官乃遣役絕不令至民間有不獲已則戒其需索酒食役心服先生潔已愛民莫不恪守其戒民亦信先生之愛已常不待役至先期而赴地雖廣不啻臂指事雖劇率咄嗟而辦故多役為無用而相率自化吳俗尚侈靡邑尤甚富室晏會窮極華縟娼優雜戲費以百十計貧者轉相倣效至有方丈對客而羹下乏薪粟者婚喪皆盛鼓吹酒食稠疊以多費相誇勝衰經醉倒不以為怪博奕遊手獻笑覓食之輩多於四民謂之清客市井子弟日遊街肆以布衣為恥用是財益匱乏逋賦日積先生痛禁飭之懇切教戒且以身先俗乃一變稍稍知禮法賤情遊惰衣食急賦稅催科不迫督而自集矣前此催科者惟事敲朴貧民業窘於輸而



一遇限期償杖錢又數倍。先生至，為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限輸若干。屆期及半，即得有以故絕不用杖而輸者，爭至。在任二年，逋尾絕少。惟接徵前任者，止十一二。先生之意，欲更休養一二年，使給足好義決不。尚有遺賦，然竟以此不獲於上官。先生始至時，巡撫為廣寧馬公有廉名，頗愛重先生，靜寧慕公繼之，亟稱先生治行略嫌其儒術迂緩。丙辰上允晉撫，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卷舍。先生如例造冊報徵，募公不悅，疏言時方多事，該令當列侍從，容諷議非應變材。部議遂引材力不及例降二級調用。嘉民大駭，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不自安，為再具疏請復未及下，而先生又以盜案落職矣。盜案者，邑民張與汪姓者以小隙訐訟，汪赴理，夜遇盜傷，歸謂其弟曰：「張道殺我，言訖而絕。」汪弟遂以讎殺控。先生疑小隙無般理，而張亦不似殺人者。汪以不刑訊，張大哭於庭。先生乃以實報謂是盜，是雖未敢遽定，俟緝獲兇犯定擬，而一面遣捕役緝之，尋獲真盜七人，職上部議以先生初不直指為盜，疑有諱匿，引例革職。而不知先生固從命案勘出盜案，非原詞稱盜而諱之為讎殺也。人謂先生盡辨諸則曰：「是咎誠在我，邑有盜長吏固宜罪。且夜半殺人於路，果讎亦盜也。而我不能斷議，駭不枉矣。辨為嘉邑益大震者，老士紳悉詣督撫為辨。卒莫省，里民扶老攜幼填塞街市，為先生呼冤，以薪粟餽者，腐至號泣請受。先生盡慰而遣之，即胥吏與僮僕幸其速去者，亦無不涕泗霑臆。委巷悉架枹結綵，然燭額手以送。遠鄉之民各刻木為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四方人士競為詩文以傳之，彙為公歸集。邑有陳生者老矣，未嘗與先生相識，特獨修脯授諸梓，至今邑人言及先生，皆泣數行下。謂建縣五百年所未有也。適

而不及為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時派運上供石灰，驟車靈以五輛視他邑獨多。前令爭之不能得，民以病告。先生首以為請，至以去就爭，乃得更代。邑北負太行，南濱漳沱，不毛之土十三而贏。順治康熙間，兩率旨盡蠲其征，後以言者復申隱地處分之例，州縣畏罪，稍有首報。由是倚山瀕河之地，間可耕種者，亦相戒不敢墾。先生揭示遍曉，謂荒地雖係瘠壤，豈無略可播種，收升合之利，為餬口計者。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所入不足以完稅，利有限而害無窮。然朝廷決不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爾民但耕種勿慮。於是漸有闢者。先生在任七年，竟無一畝首報。靈邑額丁萬四千有奇，例五年一編審，必增數十丁。至先生審丁，反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蓋前此為令者，以溢額為功，逃亡死絕不敢復除，而攤派包賠之累日甚。先生謂如是是驅之使逃也，具以實聞。上官且曰：「裕課之道，惟有愛恤窮民，使漸充足，逃亡日少，則國課日增。若目前形勢實難就筋力疲盡之民，責其無缺也。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略曰：職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痼疾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

君如憲臺，可為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一曰：緩征。宜請也。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向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有餘者尚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所入不足以償債，何論仰事俯育。所以閭閻日窮，逃亡日多，地畝日荒。今四方蠲謫，司徒不至告匱，若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剩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一轉移間而民力以紓矣。一曰：墾荒宜勸也。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地土瘠薄，荒熟不常，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所墾之地已枯為石田，蕩為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易。所以小民視為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孰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新墾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補之，其荒糧即與除免。其已墾成熟者，請寬至十年起科。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一曰：水利當興也。墾田在興水利。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勢難猝辦。然屢年以來，歲歲議賑，所費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

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閘若干工費若干彙成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一日積穀宜廣也

功令最重積穀然止蠲輸一途在富饒之邑猶可鼓舞勸輸若山僻疲龍如靈壽者雖懸旌勵之典其誰能應當稍為通融如荒地可開墾者

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不必起

解牙帖雜稅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罷之邑皆有穀以救災荒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

酌量支放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民庶有賴矣一日存留宜酌復也自兵興之際將存留

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私派公行不可救止百弊皆起於此康熙二十年漸次奉復然尚有應復而未復者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

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州縣必不能免既奉裁革不知

天下有司皆能獨俸自備乎抑或賣之舖戶派之里下者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供應州縣必不能無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

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不能不藉資於地方也在主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

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又其一則謂審丁不宜求溢額也且曰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為積穀

之用不必入額遇有逃亡絕戶即以此補之其無溢而有缺者得報上蠲免或不肖有司無缺而捏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

在州縣則寬一分在窮民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

塗炭日增日益矣末又言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穀毫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

顯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先生所陳皆

籌畫久大之謀非徒為一時補救之術真有如于公所稱許者已已夏大旱無麥秋大風隕霜禾盡稿奉

旨蠲免錢糧穀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靈邑貯穀僅二百石有奇而飢民核有二萬三千八百餘名口奉撥帑金三千兩先生躬為部署驅馳山

谷夜以繼日而府檄以限單至不許踰額先生不顧卒盡散之幾欲責令先生賠補僅而得免先是甲子夏兩江總制于公薨於任

上臨朝痛悼問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清廉官如于成龍者有幾人於是九卿等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赫江南學道趙希揚

州知府崔華克州知府張鵬關靈壽知縣陸龍其對時雖未即擢用然七人者後多至大官有聲名

上固已心識之矣及蒞靈一年巡撫格公薦先生清操飲冰愛民如子題請擢用庚午夏科道員缺

上面諭部院官各舉所知於是工部尚書張公敦復左都御史陳公說嚴兵部右侍郎李公厚禮禮部右侍郎王公吳廬交口論薦遂奉

命旨行取先生念靈邑頻年饑饉未有起色正供猶恐不支而雜稅泛濫未盡除減將承為民累業當謝事乃於數日內盡為申請首乞緩征

又乞房地稅向係墊解不可為常勢必仍派里下題請量減又乞上司供應久奉全裁宜永遠革除又乞將貯倉米穀不時借放飢民巡撫于

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為災黎起見真仁人君子愛民至意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暨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遂

上疏曰臣官畿輔久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自昔為然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甚賴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鵲之民僅延殘喘然言平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惟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更厚心已周而不厭更周則家給人足庶乎可望至目前所當議者上年

畿輔荒旱災異尋常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帶徵雖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

復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蓋先生任靈壽時徵糧地九百三十餘頃未被災地止七十餘頃後又以彙冊失開秋災地三百餘頃雖

奉全蠲其實止半致

聖恩不得下究故首疏言之未幾湖廣總督以撫臣在任守制請畢朝



頗右之。先生上疏曰：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冒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違不斷者，比比皆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違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乎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養志為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為題請，或從愛惜人材起見，然臣以為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

皇上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為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非淺。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倣，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尋有

旨如先生言，卒未夏。

上以久旱諭諸臣協同會議，直陳利弊。先生遵上三議，其一言直隸被災，帶徵錢糧當急豁免。一言直隸編審人丁宜求均平。一言獨納保舉之法斷宜停止。皆切中時弊。既又上疏曰：夫獨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之。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荳并保舉而亦許獨納，則與正途無復分別。且保舉所重莫過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為合例。若保舉可以獨納，則是清廉二字可獨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獨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獨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獨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為不但保舉之獨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伏乞

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及奉

旨同往會議，又獻議力爭曰：獨納一途，實係賈愚錯雜，特保舉一綫可

防其弊。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得與正途一體陞轉，

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次年三月停止，則此輩無有不獨納者矣。澄敘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埽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之獨納，似難無庸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期，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即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此。若督撫賢明，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獨納之人，而保舉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似亦難無庸議者也。時大兵草薈需運甚急，計臣方持獨納一項以濟國用，當軸者亦頗以為便。治標治本，各持一見，與先生既相水火，而富室儲貲日夜俟開例希進者，相率彈冠不啻飢渴。即諸臣以獨納進者，內外都有先生於疏議中痛詆斥之，由是都人士大譁。部議以先生拘執資格致獨納之人猶豫觀望，遲誤軍需，節虛詞，素政事，負責官之職，擬革職。請奉天安插，於是朝野有議之士莫不代為歎息扼腕。時庶常張君昂向欲從先生受教，未果，至是恐遽失之，即日執贄為弟子。而先生曾無幾微見於顏面，泰然處之，將促裝就

道願。上心知其無他，特原有之，俾仍舊職。是年冬試俸滿，遂從改調歸。論者以先生持論太嚴，進言太驟，致遭眾怒，席不暇暖，以去。使稍和平委曲，相時而動，其所樹立殆未可量。然枉尺直尋，未有不至枉尋直尺者也。故寧直道而三黜，必不枉道以徇人。從古聖賢道理如是。先生惟知秉義以自處，守正而不渝，利害得失豈所計哉？先生既歸，屏居湖口，足跡不一至城市，閉戶食貧，讀書課子。茅屋數椽，不蔽風雨，布衣蔬食，泰如也。先是先生嘉定罷歸，工部席君啟寓相延至家，至是復懇延先生。先生欣然往，與學徒論舉業，踴躍若故。寒士凡有就正者，必為之開明義理，辨晰精微，誨人不倦。先生有焉。在館一年，貌加腴色，加眸，人方謂先生涵養自然，中和備至。天必將以其身任明道之責，成繼往開來之功。其年壽正未有艾，孰意臘月館歸，偶感寒疾，一日遽卒。四方學者聞之，莫不痛傷泣下，悼喪其師，而嘉定之民相率至先生祠哭弔者踵相接也。先生於世俗嗜好一無所留意，惟濟人利物之念不釋頃刻。未第時，語及民生困窮，風俗澆薄，必慨然於色。兩為縣令，嘗以程明道一命之士存心利物之言橫於胸中。及任御史，侃侃正言，直聲震天下。遭遇聖明，庶幾一展其志，而在外既不得志於上官，在朝復不見採於當軸。



特立獨行幾陷大戾賴

上思得釋再起再躓卒不究其用以死情哉先生之學純尺考亭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墮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自有明中葉姚江倡良知之說鼓動一時而聖人下學上達之法所以爲規矩準繩者盡決裂破壞邪說流行遂起廢禮法放名教人心大壞而國運隨之陷溺之害至今而未已故爲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當著學術辨三篇又與河南湯宗伯潛菴山西范進士彪西書往復辨論夫白沙陽明之病今世學者亦類能知而言之至於涇陽景逸固宗程朱固斥陳王而謂偏於主靜近於禪學是非先生深入同奧辨析秋毫豈能爲此極論哉先生在靈壽時率五日至學宮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理邪正之辨爰爲松陽講義百餘篇而其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蓋乞墮賤墨斷關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一編之中三致意焉其術道之心可謂嚴且切矣先生天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定省溫清備極肫樸以奉薦入都不得視舍斂爲恨孺慕哀泣幾不欲生居喪不作佛事服闋猶不忍肉食至於友愛兄弟雖堂從如一教之若嚴師恤之若慈母歡好無間祖殯未舉獨任之不及諸弟親戚無後者輒爲之殯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而仲弟歿先生遂終身不飲居常容止肅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坐必端正立不跛倚行必正以莊語必徐以簡燕居齋如若對嚴賓事無鉅細皆極誠敬自少至老無惰容率性自然不由勉強人謂其恭而安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人所不堪先生絕不爲意衣足以蔽體食足以充腹不辨美惡祁寒盛暑不爐不扇賓客往來披襟忘倦傾所有具難黍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貸衣易之雖哺粟不繼不顧也先生性情謙謹和厚善氣襲人雖告戒僮僕亦煦煦若子弟及辨正學術分別是非則反覆痛快不少回護至於民生之休戚政事之得失忠愛迫切尤抗言極陳不暇顧忌坐是與世齟齬但以懸直結九重之知終以激烈來眾口之怨而至於事後則雖嫉先生者又未嘗不心服其言而諒其心也先生爲令時上官有欲招致門下者堅執不允用是失歡又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澣而行卽魏公瓌極薦先生於朝亦不先自私謁其履蹈不苟又如此先生雅不喜以辭

羣自明然經史淹貫義理粹精其發爲文章皆昌明博大純正有體有德者必有言非世之綺章繪句誇多闢靡者比也所著述有靈壽縣志松陽講義及評選國策去毒五十篇手定先正一隅集已刊行其懷中所遺有問學錄一編日鈔二十卷尙有語錄若干文集若干方在彙輯俱未授梓先生生於明崇禎庚午十月十八日卒於康熙壬申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配朱氏封孺人子二長定徵娶曹氏先卒次宸徵娶王氏初繼仲弟先生未卒前一日命季弟以其次子繼而宸徵仍爲先生後女二長適太學生秀水張金城宸徵寢處苦塊心志奮亂不能撰次弟之女一適太學生秀水張金城宸徵寢處苦塊心志奮亂不能撰次先生行事家復清貧卽兆宅之下亦尙有待而二三戚友暨及門之士惟恐先生之嘉言懿行日久而漸有遺忘因屬崇樸爲狀崇樸自惟識見卑陋詞理荒淺不足以傳先生之萬一願當歷覽史傳大凡理學著稱者未必盡嫻治術循良表異者未必悉屬純修故儒林循吏分途各見求其大成無憾者惟朱子能全之惟先生克繼之蓋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生之志朱子之志也故先生之卒嘉定宰靈壽仁育義正吏畏民懷卽朱子知潭州知南康之治理也先生條奏三疏直陳三議勤恤民隱厲官方卽朱子經筵劄子便殿奏劄之議論也先生之筮仕嘉定擢拜臺中俱甫一年旋遭罷斥卽朱子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之出處也至朱子正心誠意之奏輒嘗稱善先生孝道爲萬事之本一疏亦荷允行總以忠誠懇惻上邀主眷亦無弗同者卒之直道不容忌之者眾雖有推之之力終不敵擠之之工然其所可擠者身也不可擠者道也所以朱子之道愈遠而愈光則先生之道歷久而後顯理有必然無所疑者失今不傳其何以明當時信後世故不敢辭避輯錄見聞述其世系爵里出處之詳與夫學問政績言論行事之大以俟當世大人君子誌之墓石載之

（附錄卷一六）

又附陸清獻公行狀書後 汪師典  
陸清獻公稼書先生自爲御史放歸及後再召而公已卒後之人莫不以公未竟其用爲惜余頃從正定府志中得見柯崇樸所撰公行狀竊嘆公之平生未可謂之不過也康熙丙午舉鄉試庚戌成進士越五年





為江南嘉定令落職以薦

召試博學鴻詞在途丁父憂奔喪服闋總憲蔚州魏公象樞保舉補正定之靈壽令康熙二十九年公年六十一矣行取擢四川道御史罷歸年六十三而卒此公出處大略也其為御史有湖廣巡撫丁艱總督疏請奪情公疏不可

詔從之天旱求言公抗疏請罷捐納廷議罪以違誤軍機當削籍謫奉天而公但以原官休致其受知于

聖祖如此幸嘉定坐盜案奪職而其先巡撫某論公治行迂緩例當降調民風罷市乞留撫臣乃更疏請復任

時狀載靈壽三事編審則虧賑濟則踰額派運上供石灰驟車則力爭不出上官皆允行其見信于同官又如此述公所為豈惟不利走趨抑近釣弋名譽假使一跌不再起則亦但著書終老於當湖上耳世多疑儒者空談無施士不遇時有言不信可勝嘆哉與公同徵制科者唯

州湯文正公文正由監司入詞苑歷中丞晉正卿公雖不與試而為循吏為諍臣其位尊卑既殊故治行之遠近大小亦異要其不負所學則

同也而嚴穴之備伏處而無所表見區區一卷之書即幸而得傳亦何濟矣然則謂公不遇於時抑過矣余嘗聞鄉先生言公在嘉定民以訟為耻終年無投狀者其徵錢機絲布緒難皆準價以代銀米民甚便之

去官之日裝一擔襖被外惟書籍及夫人紡車蕭然如貧士將去京師相國那拉公明珠欲接納公崑山徐尚書乾學為訂期往謁公已諾而先期出京人或告公失信公曰告以不往見則無以拒有力者必不免見矣居鄉值高學士奇親喪訃聞不往弔則非禮公乘小舟齋香

楮雜眾賓入拜拜已竟出比學士知而款留而公棹已返凡此皆狀所未及者若無賸所載嘉定有督者乞公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又稱公歿時與楊忠愍公交代其說神奇稱謂非所以重公也所著書若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並刊行於儀封張氏近又見其靈壽縣志不止於

狀所舉之困勉錄松陽講義四書大全三書也不知其家尚有他著述存焉否也

父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陳廷敬

余聞靈壽令陸君廉且賢清苑令邵君廉而剛將皆薦於朝或謂余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余應之曰果賢與雖折且怨庸何傷於是具疏

草袖中將上會

上御宮門急召九卿舉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

上獨目廷敬班定又數目若

詔使言者蓋是時余待舉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以進言為職又嘗數薦人以故數目廷敬使言自念班下六卿既未承明詔欲以次對大卿

有言他守令廉語未竟

上乃問臣廷敬廉者果為誰臣奏言陸隴其邵嗣堯皆天下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已而兩人皆播為御史未幾陸君以言事去職卒於家其門人張子雲章排綴君行實問銘於余按君以理學問於世其於

學術是非邪正之辨有宜識其大者顧余薦君以廉吏而君以學術為政事今以余所聞在官之事實之張子所為狀而學術邪正之辨亦由是以著明焉君筮仕為蘇之嘉定令嘉定大邑賦多俗侈掣格於上下

素稱難理君夙潔清自勵守約持儉至是苦節堅操屹不可動上官嚴憚之境內肅然巡撫往時令饋遺上官動以千百君歲時一起居通書問而已吏之宿猾隸卒之叫囂擾里閭者皆絕迹屏息樂聽民無敢復

闕訟不逾歲而化理清平戶有樂生之風民戴君如父母焉君不事刑威專用德化而民畏愛之邑有某甲橫行里中里中人患苦之先是數數以和唱令長恃以無敗至是知君不可動則求君故人為之游說君

遇故人氣夷語和談極極歡察其言涉甲事則變容易色客竟不得申其說會甲僕奪薪薪者婦被訴而僕匿甲家君發吏捕之且趣駕將自往甲皇遽出僕實之法甲以是膽落遂折節改悔卒為善人

民有訟子者君曰我無德化民以至斯也對之泣下民父子亦泣子號咷請罪按其父歸而善事焉有弟以盜訟兄者君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數之曰為子增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蓋君以德化民而

民化之如此俗多惡少聚黨毆擊君責其尤者校於衢出入誠視察其色悔而釋之其黨悉解散去邑之與僮以千數君諭之曰若輩事我無所賴盡易業自謀生乎眾皆感泣去而歸農有依戀不忍去者終公之

任鄉閭不見吏胥民有宗族爭者則以其族長逮之鄉里爭者則以其里耆逮之又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微極用掛比法多者

書其名以俟比而及數者自歸又立甘限法令民以今限之不足而倍輸於後民甘心焉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君視其舊籍曰是非故逋賦者

詢之以新遭憂也卒不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日數千緡自君不事敵

詢之以新遭憂也卒不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日數千緡自君不事敵

詢之以新遭憂也卒不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日數千緡自君不事敵

朴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嘉定產米少，歲額白糧常糴入鄰境，價高下由人緣為奸利。君為平糴定價，民以不病。自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為令之明年，軍興徵餉十萬，君自度必以不辦免，乃出令謂不辦一官願無益於爾民而有害於急公，於是戶給一縣官名，則勸以大義，民爭先輸不匝月而十萬之數具足。君生日遠近民扶老攜稚填塞縣道，取諸神祠中燭架列堂上，燃燭焚香，羅拜堂下，烟焰微天，父老有百歲者詣前，願一識令君，曰：自我為民，不知幾甲子矣，未見有如令君者也。而為仕者或不悅，會徵市肆錢，奉行者濫及村舍，君報徵止於市肆，於是上官劾君謂清絕一塵，材非肆應，部議降調。嘉定民罷市，日相率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為請復君官。章未下，又以盜案落城，盜案者甲與乙訟，甲遇盜傷而歸，謂其弟曰：乙殺我，言訖而絕。甲弟訴於君，君視乙非殺人者，以實報上官，謂仇盜未可遽定，無何捕得真盜，七人獄上，部議以初不實指為盜，坐誣盜例革職。君曰：邑有盜長吏固宜有罪，民聞之空邑詣督撫為辨，莫之省。民既知不可留，則架枘結紵戶設香案，人持辨香號泣以送，或負粟豆及他物來獻，君不受。有委刻木為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旌檀之氣，溢於道路，經月不散。君自蒞嘉定，實不滿二年，而德化入人之深如此。故吾於君之不事刑威而民畏愛者，不憚鄭重而敘述之。誠有感於凡為吏者之皆宜然而無貴以擊斷為能也。其在嘉定也，蔚州魏公象樞為詩盛稱之。及魏公為都御史，抗章言隴其不宜罷，又疏舉廉吏十人，以君為首，得還職。為真定靈壽縣，靈壽土瘠民貧，役繁而俗薄，君勸課耕耨，以盡地力，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省除公費以養民財，貽書邑紳，變陋俗以端風尚，反覆曉譬，化閭閻狠生之習，其為民厚生正德若課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鄉長保甲地方之制，謂此周禮比閭族黨之遺意，所以美風俗而遏奸宄盜賊之源也。請之上官，重其任，俾各專其職，功罪有歸，無牽連推諉之弊。其舉鄉約必擇知文義行端，繫者親為講解，孝弟睦鄰之訓，使之教於鄉，規條備具，巡撫于公成，龍下其法行之他郡縣，且訪民利病於君，君條六事上之，曰：請緩徵，曰：勸墾荒，曰：興水利，曰：廣積穀，曰：存留宜酌，曰：審丁不宜溢額，謂自古稅歛必俟稼穡登場，今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也。且四方盜謫，司農不至告匱，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剩之銀，暫抵今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無損國賦而民力

以舒先之義，輔推及天下，與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其五條皆具有法則，得其人皆可實見，請行事。在靈壽七年，徵入京師，去之日，民號泣攀轅，一如去嘉定時。君吏治之績如此，此廷敬之所為以君對也。授四川道監察御史，湖廣巡撫于養志有父喪，督臣請在任守制，下廷議未決。君上疏謂：治天下不可不以孝，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也。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廣非用兵之地，其人非賢耶？固不當使之在任，誠賢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若使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饒幸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疏入，養志解任，又疏言：捐納縣令賢愚錯雜，特立保舉法以防之。近并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夫保舉莫重於清廉，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亦可捐納而得也，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至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奏劾，不知此等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然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可知，使之久踞人上，不僅貽患小民，亦且上干天和。竊以為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乞勅部察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令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時陳御史請停保舉而開先用之例，君再疏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開先用之例，謂捐納先用之人皆奔競躁進，故多一先用即多一害民之人。又申言：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奉旨：同往會議。又議言：捐納一途，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今併此而捐之，且待次年三月停止，此輩有不捐納者乎？澄敘官方之大典，蕩然掃地矣。此臣請停保舉之捐，不得謂無容議者也。議者或以三年無保舉即令休致為太刻，夫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況任政在家，儼然縉紳，為榮多矣，即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臣不敢謂天下必無賢明督撫也。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不得謂無容議者也。時有謂捐納所以給軍需，欲坐以遲悞之例，擬革職奉天安插。聖恩寬厚，且察知無他，俾仍舊職，以是年秋改調歸。君自以身在言路，指陳無隱，有所獻納，宿齋豫戒。上每聽其言，以為與朕意合。及累陳捐納事，聖明洞鑒其誠，恨而嫉之者眾矣。及罷言路歸後二年，因簡賢臣視學政江南。

上又獨念君欲起用之而君已不能待矣。觀

上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獲

上之知者不可謂非天下之厚幸也。雖不究其用而一時端人正士感

發奮興爭思有所樹立以答

主知而裨國事其於世道人心所關者豈非以君之故而有所激厲也

哉。君既屏居泖水之上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爲已任而天不憖遺

竟以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啓手足矣。距生之前明崇禎五

年十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三娶朱氏子二人長定徵早世次宸徵女

二人夫學以致用余件繫君治行不厭其煩細者將使後之學者任民

社國家之責有所取法焉。君充養完粹夷然氣清溫然色和居常必肅

衣冠端作止靜正而不拘安詳而不放事無巨細處之必以誠人無親

疏接之不見其情酬酢紛紜未嘗不整以暇踐履篤實不以論說爲先

而發之於言書之於冊者無非仁義中正之旨所著三魚堂文集問學

錄增刪四書大全松陽講義諸書其得於心身而指之事物者可考鏡

其源流本末矣。君諱龍其字稼書原名龍其有所引避改今名唐宰相

宣公之後居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陸氏自宣公以來世以文獻爲吳

越間族望。宋季有諱正者世稱靖獻先生入元再徵不起靖獻之曾孫

宗季明永樂末以賢良辟至京奏對仁宗稱旨屬疾辭職賜鈔幣還。正

統中傾其家以括餼者有詔旌門曰尚義子廷出粟活人尤多景泰中

賜爵迪功郎迪功之孫溥任豐城尉嘗督運夜過採石舟漏仰天跪而

祝曰此舟中粒米非法願葬江魚之腹漏旋止及旦視其罇有三魚裹

水符塞之人咸以爲神。豐城之子東築堂泖口顏曰三魚君著書仍三魚

堂之名者志世德也。泖口即今所居華亭鄉自東之遷五傳而至君大

父諱濂父諱元皆諸生以文學行義名於邑中。祖妣李氏妣鍾氏曹氏

君既仕封其父文林郎妣皆贈孺人。生君者曹孺人也。君生而粹清端

居寡言笑經史上口輒成誦既長慨然以古聖賢人爲必可師法不爲

科舉奪志講學授徒非義不取。嶄然自立年二十七始補邑弟子員食

廩又十年舉於鄉又四年而成進士其令嘉定則康熙十四年也在靈

壽七年爲言官一年計君前後仕不過十年而其所建立如此此余之

所謂廉而賢者也。銘曰

天地之大敦化川流清任與和或剛或柔雖聖難兼往路徂修苟正其

趨而凶險陟若適康莊我馬不瘠周行載馳乃至循途倬哉英賢軒後

經前跋于望之如山不崩如江如河赴彼九淵天下善士士皆知之我

銘君藏敢爲我私言吐屬口忍誠厥詞



故四川道監察御史陸清獻公事狀

公初諱龍其後易龍其字稼書世爲浙江平湖人曾祖錫允祖適父標錫三世皆諸生父封儒林郎公少而彊記年十一塾師授以左氏傳有所刪汰公從父親全本悉成誦無遺十四丁母曹太孺人憂哭踊若成人少長爲文章一本經訓家貧就館于外年二十七補生員博觀宋元明諸先儒書參互反覆疏證孔孟之旨而一以朱子爲宗恥空言敦實行切己悔過惟日不足省試歸爲游兵所掠書籍盡失自訟云書言天錫禹洪範九疇夫能行疇範之道者乃錫以疇範之書我實不能天故斬之館嘉善李氏爲銘云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質當斷不斷爾自詒賊又云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母或輕爾身以殉無厓之愆而喪厥志康熙五年舉鄉薦九年中禮部試廷對極論時務剴切達治本其略言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持以爲治也爲治而專恃乎法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爲法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法之禁人也難教之化人也易今日之治苟非崇德教以正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伏願

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爲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爲學兢兢焉翼翼焉有勿言言則必使天下其法也

有勿動動則必使天下其則也如此則朝廷之上四海之內莫不仰

聖德之高深不待家諭戶訓而人心已動矣于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勿徒循其名天下之人既動于上之德而又習于其教則自相漸以仁相摩以義相勉以忠厚而恥爲浮薄相勸以正直而恥爲邪辟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心由是立法以興利人莫不安于上之所興立法以去弊人莫不安于上之所去使不先正乎人心而徒恃區區之法議法者日益精而刑法者日益巧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弊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焉夫人之相遁于法也始于其心之不正亦由于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充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奉微不能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舉可誅而其情可憫在

陛下仿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有以自給而又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嚴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于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爲士大夫者皆充然有餘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于

陛下然後德教可行而人心可正邴隆之治可成也

賜進士二甲第七十四年出知江南嘉定縣嘉定賦重多積逋俗好訟豪彊暴橫胥吏倚勢爲姦利公至有大賢汪氏者





餽千金公弗內其僕占賣薪者妻爲所控公訊而還之汪懼屬所親自陳願改行許之自是諸大姓皆莫敢犯法衙胥舊千數至是去者過半其在者莫有受代無所得食以情告公令覈番給事退則爲耕販以自活于是衙中人日稀少客戲指公堂曰此變相之圃邪有所遺攝計日與錢遠者許就民間一飯有括索者必痛懲之催科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爲限屆期輸及半卽免杖已而輸者屢至諭令需後限客問故公曰吾未有以富之而爭先乃爾殆必有僞貨以輸者吾懼其難爲繼也患民俗好奢樂游冶嚴立禁約有辦于不孝者公爲出涕自訟德薄無以化汝爲委曲曉以天性俾自反父哭子大哭搥其胷曰吾非人也公慰而遣之其它折獄多原情定讞不專用法律一年後告訐者日益衰矣十五年南方用兵徵餉十萬兩公爲文諭民敷以大義不一月而數足又奉部牒抽市肆錢一年公造冊不及郵野巡撫慕天顏不悅別遣屬吏到縣檢括而疏劾公無肆應才部議降二級用民罷市日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再疏請開復而公復以諱盜當免官先是縣有張氏與汪氏訟汪夜行遇盜被傷外其弟疑盜張所使以仇殺控張公察張非殺人者讞未具已而獲盜它所張得釋而部議以公不報盜爲辜或謂公益辨諸公曰縣有盜長吏不知黜宐也何辨爲民後詣督撫乞畱弗省去之日哭聲震衢路城內外各立生祠鼓吹導旌幢蔽空迓木主以往日數隊閱三月乃已十七年

詔求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舉公以應至京未及試丁父憂遽奔歸準朱子家禮爲喪制朝夕不離殯側終喪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寢方公在嘉定時朝中曾推福建按察使詔舉天下賢吏破格用蔚州魏敏果奏薦公而參疏適至已而以諱盜去敏果復爲公辨冤至是聖祖復諭廷臣舉廉吏敏果疏薦十人公與焉詔俟服滿補官公家居與子定徵講讀儀禮及喪記服制諸篇著讀禮志疑誦朱子書取其切要者爲讀朱隨筆書二語自警曰老大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癡其切于內省如此二十二年入京牒部願改教官弗允尋授直隸靈壽縣既至革火耗絕私底衙中興造及日買蔬薪魚肉皆出見錢舉鄉飲酒禮行鄉約朔望詣學宮與諸生講切道以躬行著松陽講義二十三年駕幸五臺巡撫格文清奏公治行部于紀錄二十五年巡撫于襄勤初受事訪民間利病公陳六事一正月開倉太急宜緩一墾荒起科爲限宜寬一水利宜興一積穀宜廣一州縣存畱公使錢宜復一審丁溢額宜裁于公以疏薦爲大學士余國柱所沮令部駁還靈壽倚山瀕河地瘠而土曠民畏起科棄不治公與民約一任爾耕勿它慮由是荒土漸闢終公之任稅弗增額丁故一萬五千有奇五年一審必增數十以爲常及是審丁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請牒部上官難之公曰民已困矣額浮則稅浮稅浮民不支則有流亡之患是重困



民也。請罷令以爲耗損戶口者戒。上官莫能奪。二十六年。靈壽饑。公牒大吏以聞。得

旨。盡免本年額賦。有大姓爲盜劫。已而獲盜。巡撫不欲奏聞。命改爲竊。公不從。曰。寧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知府乃取盜魁杖殺之。公惻然曰。盜可殺而般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爲諸囚誦說之。聞者多痛哭。二十九年。靈壽復大饑。

詔發三千金以賑。公徧歷山谷。審其戶口。親給之。閱四旬餘乃畢。異時賑饑。每留三分之一歸上官。公曰。剝民以欺君。其可乎。盡以賑之。先是。兩江總督于清端卒。

詔問廷臣。外吏中復有如成龍者乎。僉舉公。至是復求廉吏。左都御史陳文貞復薦公。

敕部行取。將行。又條四事上巡撫。一再請緩徵一減房地稅額。一除上官供應。一以時出放倉穀。去之日。哭送者數萬。如去嘉定時。八月。試四川監察御史。十月。上疏言。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黎民阻饑。堯舜兢兢業業。率作既久。烝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于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故貞觀之末。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疊遭水旱。故雖

皇上勤卹民隱。而百姓日用未免艱難。無怪其然矣。惟在皇上常持此勤卹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于旦夕。恩已厚也。不嫌其過厚。心已周也。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庶幾可

望。臣見上年畿輔旱荒。實異尋常。其被災州縣內。雖閒有未被災處。亦不過有升斗之獲。差勝于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上年及今年前半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被災輕重。不準盡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然今歲秋收雖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若非

皇上曲加垂卹。州縣有司。惟知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

聖祖覽奏。稱善。下部議。尋有

詔。遵前旨盡蠲之。十二月。湖廣總督丁思孔請以湖南巡撫于養志任守制。下廷臣會議。公疏言。時當太平。湖南非用武之地。養志不宜任守制。

詔從公請。明年六月。上疏論保舉之捐納。宜停。先用之例。宜閉。其略言。捐納之事。因軍需孔亟。不得已暫開。復恐賢愚錯亂。故立保舉之法。近并保舉。亦許捐納。夫保舉所重。首在清廉。若保舉可捐納。則清廉二字。亦可捐納得也。其不可明矣。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其不可又明矣。至保舉限期。要宜酌定。伏乞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三年無保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涂可疏。民生可安矣。疏入。下九卿會公議奏。九卿以公奏不通時務。無容議。公復別爲議。爭之。主議者怒。

劾公阻誤軍機、當罷席、發奉天安插。會順天尹衛公既齊巡、  
歲輔還、進見言民心皇皇、唯恐陸御史遠謫、有  
旨免公處分。七月、

命巡視北城。十月、試奉已滿、都察院注公不稱職、對品外調、  
遂移疾歸。三十一年、館虞山席氏、歲莫還家、一夕腹痛卒、年  
六十三。公之教人、必授以朱子小學、令終身由之。刻程氏讀  
書分年日程、俾學者循序致功、以爲求放心之助。其說書句  
分字析、不厭煩碎、疏達之士往往病之。又貶席陽明王子過  
激其論、梁谿高子、戡山劉子亦失平。同時湯文正嘗遺書規  
之、先曾祖南昀先生亦著書辨難甚悉。愚竊謂聖人之道  
如太虛然、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門庭施設、代翁代張、譬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自善學者觀之、要皆太虛之妙用  
耳。安可于太虛中畫經界、設藩籬、以自病夫道哉。子曰、苟志  
于仁矣、無惡也。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公之仁爲己任、蓋  
梁谿、戡山之亞匹也。同異之論、不亦末乎。公卒之明年、

詔以公提督江南學政、近臣奏公已故、

聖祖嗟歎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人、不可多得矣。雍正二年、

世宗臨雍釋奠畢、

詔九卿議廣崇祀之制、諸臣請以公從祀、

制曰可。乾隆元年、

賜諡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陸清獻年譜  
三魚堂文集

彭紹升撰《二林居集》卷一五

校記

①遇：當作「過」。



清儒碑傳集

卷三二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三

徐乾學

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徐公行狀

公諱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其先遠有代序詳公弟大學士立齋公狀中公生而穎異八歲而能文爲顧尚書錫疇所知十三而通五經嘗賦蘇臺懷古反寶劍篇丙魏優劣論伯父中允公開禧亟賞之置几案以勉羣從子弟既爲諸生即慨然有當世之志於書無不窺原原本本以求措諸實用一旦出可挈而付若左契也試輒冠其儕吳中文社故盛公爲之領袖尋貢入太學聲益起海內賢士大夫皆傾心焉順治庚子舉順天鄉試又十年爲康熙庚戌舉禮部殿試以進士第三人及第授內弘文院編修尋改內三院爲翰林院仍爲編修壬子主試順天公常病士子治經義能破屈曲以趨時好率鹵莽苟且僥倖一得人材將日壞時立齋公方爲祭酒以古學倡已駁駁向方公入闈以獨賞爲公鑒以吐故爲研真的萬派以一流掃荒塗於正道主者心苦更甚於作者之慘淡也往往憐收既落之才即遺卷中有一佳言迥句咨嗟吟詠以失之爲恨同主試者德清石齋蔡先生雅服公一惟公之從榜出文體一變以至於今識者咸謂功不減歐陽子也會有撫公取副榜不及漢軍者坐降級歸乙卯復原官明年陞右贊善冬顧太

夫人卒先是公爲孝廉而喪贈公哀毀甚三年不內寢喪葬一以禮及喪太夫人如之謂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近世闕不講學士大夫罕能舉其物本根不立爲人道禍乃輯比自古以來及於輓近稅文戚敬之宜經以三禮緯以史本于王朝達於野始于臯復訖於除謹於大經詳於曲守其故常通於變爲讀禮通考一書既三年間無斯須去斯禮而不徒以言也服除補故官明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復充明史總裁官以贊善充史館總裁非常數也蓋自是公益受知於上矣又三年陞翰林院侍講明年陞侍講學士尋陞詹事府詹事乙丑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公在閣中遇事可否便便言不一及私或有咕囁耳語者常哂之時慨然有憂色也上有問必據實以對惟謹不求苟合當秋決時手獄辭常數十紙反覆求其可生上寬仁於法司奏當即報可者及期必一一咨訪公對甚悉大要歸於平恕以廣上恩多得請然有不可者必持之亦不輕出也時公奉命日直南書房辰入閣中理事畢即入直從容文墨亦時有所獻納云學士例推巡撫上特旨公與桐城張公俱勿推以真左右備顧問也又命教習庶吉士明年轉禮部侍郎教習如故公在部一切禮制酌古準今有不便者多所釐正皇太子出閣講學諸大禮儀及北海祀典俱公所定也嘗請崇節儉辦等威



因申衣服之禁使上下有章。又請停歲貢。廷試以免遠涉。又請改學臣半年解冊之例。俟歲科試彙報。以除煩費。公謂禮以教孝爲本。喪踰三月遽釋服。及舉殯演戲。非禮之大者。滿洲京朝官頗沿習未改。疏請禁止。以崇風化。先是立齋公掌都察院時。嘗疏言滿洲漢軍官員宜無分內外一體守制。二十七月外官丁憂不許候代治事。又申律文居喪釋服作樂筵宴嫁娶之禁。公大指互相發也。鄉試卷解部科磨勘率科斂名部費不可破。公謂磨勘遲易爲弊。數疏請定例。卷到司官以五日閱竟送科。公閱亦如之。事立辦而姦無所措。弊遂革。朝鮮使者鄭載嵩訴其國王受枉語頗諱妄。公謂且長外藩跋扈萌疏劾其使臣失辭不敬。宜責其王以大義。開以禍福。上見之喜曰。此文有關國體。已而國王震恐。上疏謝罪。時公奉命總裁大清一統志。大清會典及明史凡領三館。又被命纂輯歷代安危治亂之跡有關政事者。名曰鑒古輯覽。又命選自周秦以來至元明之文。分正外別三集。名曰古文淵鑒。所領著作之任既多。不夙則莫不敢告勞。而於部事益詳慎。無所苟也。今大學士伊公時爲尚書。嘗虛懷以聽。公嘗曰。我固非僅署紙尾畫諾者。然微伊公亦安發紆也。尋充經筵講官。時講官無關員。而禮部以開經筵日期。請上特解某講官以授公。及進講。數陳經義發明爲

多。上動容稱善。在禮部歲餘。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時丁卯九月也。公語人。我何敢遠希古人。近不愧吾弟足矣。時江西巡撫某。河南巡撫某。及山西甘肅總兵官皆不職。公俱上疏劾罷之。軍政方行。公疏言。軍政本以剔弊。將帥借以行私。托稱公費。苛斂其下。以及小校吞聲莫告。又或隱蔽逃亡。冒銷餉廩籍。到則挾賄請托。姦吏開通。請嚴禁絕。并治督撫以隱徇之罪。命下九卿議。九軍政計典。非卓異八法。免免註冊。又請停藩臬入覲。當大計兩司。陞見許以所聞條奏。始自立齋公。至是公得請停覲典。一以得人材。一以清宿弊。天下交稱之。又請停武闈磨勘及中式如文場額。以杜倖濫。皆報可。初公拜左都御史之命。以居是職。報稱之尤不易。甫視事。即語諸御史。惟當知有國。不知有身。願諸公斷苞苴之路。絕欺蔽之私。整肅臺綱。宣示天下。又云。人臣進言。當識輕重。若毛舉細過。以求稱塞。非所望也。自是諸御史多所彈劾。不避衆目。公主之。而公禍亟矣。在臺五月。方欲舉綱挈目。次第有所施行。會奉命同太子太傅宛平公。侍郎樂安成公。副都御史建安鄭公。充戊辰科會試總裁官。宛平公雅委意於公。四公同事。協敬以得人爲期。鑒裁精審。如壬子。而士子久服公之論文準的。即被落者亦悅以服也。事未竣。即關中轉刑部尚書。出甫就職。而張汧之事起。汧撫湖廣有穢聲。公

却其幣問、屢諭諸御史得實即彈劾。汧恨公及被逮、誣公以通賄事、法司會訊、汧始吐實事得白。公乃上疏乞歸、言汧銜恨污蔑、非聖明在上、青蠅白璧幾至混淆。臣備位卿條、荷膺寵眷、乃爲貪吏誣構、有損國體、臣引分自安、始願有限、當入仕之始、常懷止足之思、重蒙國恩、欲言未忍、自遭毀謗、傍徨惕息、中宵憂歎、不遑寧處。臣自母喪服除、赴闕十年、瞻望松楸、四時哀戀、加以犬馬齒衰、頭髮無黑、筋力倦敝、精銳耗竭、本計辭榮、兼懷避辱、歸誠君父、乞放歸田里。上不聽、公去、然以奏辭懇切、准解部事、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內廷。公不敢復求歸、題所居書室曰願遂。磨丹漬墨、修書其中、無日不思遂初也。明年考選科道、公子樹穀、烟俱在選中、立齋公時在闕、乞循故事迴避。上不允、特用樹穀爲御史、而副都御史許三禮遂緣是劾公、且謂公潛住京師、部議坐誣降級、三禮益恚、復訐奏。上以其圖免已罪、特加嚴飭。公以晚節宜全、復上疏乞歸、言臣竊聞孔聖之信顏子、猶致疑於拾塵、慈母之愛曾參、尚未免于投杼。至于君臣之際、史書所載、貞臣志士、以偶然譖訴、致嬰禍誅者、詎可勝數。獨何幸遭逢聖明、日月之照、洞燭幽隱、鑒臣銜冤、與之湔洗。臣復自念皇上之養、養臣者深矣、厚矣、培護臣者至矣、盡矣、臣若因循居此、更有無端彈射、豈敢終望哀憐、言及于斯、

心神戰栗、伏乞憫臣之愚、始終矜全、使得保其衰病之身、歸展先臣丘壠、不勝幸甚。上乃允所請、且命携書局即家編輯。公疏言明一統志疎漏舛錯、難以盡舉。臣今博訪舊聞、遺獻、務期精核。又言宋元通鑑明臣薛應旂、王宗沐諸本或詳略失宜、或考據牴牾、或名姓互殊、或日月闕謬。臣請改修、博採正史、雜史及諸家文集、參考同異、辨證是非。仍倣司馬光通鑑例、作目錄考異、彙爲一書。上曰：一統志紀載須詳核、宋元通鑑原書牴牾舛錯、議論多偏。卿學博才優、其殫心參訂、考據確實、纂集進覽。所奏俱依議行。時當仲冬、上命且過冬行、毋備寒爲也。明年春、拜辭內庭。上猶不忍其去、嘉歎久之。公伏地鳴咽不能起、在旁者爲感動、或泣下也。抵家、具疏命樹穀齋以謝恩。上命尚書桐城張公傳旨、問樹穀而父好在、并傳齋家人至。午門內、問途中起居狀。上益深念公不置也。而公自去後、尤篤一飢不忘君之義、念已矣、無可報者、獨惟文章、乃僦居洞庭東山、屏跡編摩、焚膏繼晷、不少輟、欲早竣志書以報命。而督臣有疏論公及立齋公。上寢其疏、不問、而立齋公遂致政歸。又一年、而有山東濰縣之事。濰令朱敦厚者、故明死事巡撫之馮子也。敦厚已主事吏部、爲其縣丞訐告當死。公言於朝曰：其事吾不知、然故忠臣子也。獄成、以公語爲左右之榜掠敦厚以行。





賄狀不服乃已。然公竟坐是落職，自是而媒孽公者不已。嘉定間，令獄久矣，令忽承曾遺公仲子樹敏金，而却之，復坐公子以罪，欲重危公會。上詔諭天下，以內外各官彼此傾軋，私怨交尋，牽連報復，逮于子弟，殊非朝廷體恤臣工保全愛恤之意。諸欲中公者，乃稍稍解。公北面叩首涕泣曰：「上恩如此，中外普被蒙而老臣尤幸甚。從此可丐餘生也。」時書局既撤，復奉旨續進所定草。公益自強，日討論潤色，將為完書。洞庭山中頗囂雜，乃避居嘉善。已又栖息郡西華山之鳳村，而病作。上久益思公有旨召用，而公竟不及聞。新命矣。病中口占疏謝。思進呈續完一統志書如干卷。上方遲公之來，見疏惻然。憐公舊勞，仍復原官。蓋思眷始終無替云。公自少壯有大志，既出而筮仕，馴至大官，日夜思惟所以稱塞一心公家，以忘其身，不為利誘，不為害怵。諸慕公者，始無不願交驩于公，公不為苟同，雅自行意。從茲枘鑿之間，齟齬不相入，而睽孤之勢，成張弧之疑。起初無細故小嫌之私，亦無彼此相攻之迹，構禍不知所從，防患不知所出。十數年之間，公瀕于危者數四，然俱邀上恩以免。初甲子鄉試，公季子樹屏從子樹本與薦九卿議當斥，將送法司嚴訊。上語閣臣從寬如何，皆曰：「幸甚，乃落兩子舉人，而不及公兄弟。」楚獄起，上語滿漢諸臣勿枉陷人，以故汧自承其誣。

督臣一疏入，公子姪名幾盡，若非上恩免行察，而引繩批根，豈俟嘉定之獄而獨中樹敏一人哉？樹敏既坐罪，上亦憐之，得以贖論。吳中風俗故薄，秉公家禍，飲章告密，無所不至。自上詔諭中外，洞悉市井小民借端凌侮狀，乃知斂戢。而公既落職，獨得與修書古文淵鑒，仍被命撰進評語，人頗目之。如白衣尚書者，以故得少安。至奉召復官，思命疊至，公雖死而公乃今得有其子孫，嗚呼幸矣。風霾大作，而天波旋洗，雲油輒沐，世無不悼公之厄，奇公之遇，謂結契無鄰，古未有也。公自為翰林，以文字受知，試瀛臺賦，平蜀頌皆稱旨。乙丑春，上親試詞臣保和殿，作經史賦，懋勤殿應制詩，又試乾清宮作乾清讀書記，班馬異同辨，新穀壇應制詩，上特拔真第一。又嘗試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論，閱奏詩深蒙嘉賞。在閣中，凡代言諸作皆出公手。既轉禮部，上特命凡內閣制誥文章仍令管理。太皇太后之喪，公時在都察院，凡喪禮批荅詔旨，上命公同閣臣票擬，及送喪山陵，行帳適有表啓不當，上旨乃屬公為之。公於塗次伏地草奏，上善之，問誰為是者，眾以公對。時已有楚獄矣。上曰：「文字乃仍須徐某撰耶？」公伏地感泣。公直南書房，凡有叩問，應荅如響，聽者咸服其博。上嘗出御製文集四十卷以示公，儒者尤以為榮。嘗得嘔噦疾，上曰：「此

疾惟虎胃可療如未即痊朕何惜一虎尋愈乃已。在館局於諸書開宗起例悉有條貫。選古文三集篇皆下意每奏一篇多稱善也。先後賜御書蘇軾詞及臨軾書宋玉對楚王問。在經筵時賜御書博學明辨四大字。及歸又賜御書光談萬丈四大字以寵行。自人臣之受寵遇未有及公者。公亦坐是取忌以不容於時。然上始終矜全拔之憂患之餘不奪於衆多之口實緣公之平日積學有素一誠自將以相感通而公亦殊不自意也。公他所建白甚衆九卿會議或廷推一唱羣和公獨持異同不肯瞻徇。間有屈而從公者閩越虛市向用古錢有入告者謂當窮根株上以問廷臣公言自古皆古今錢相兼而行從民便也。因考前代已行之事爲議以獻上深然之。楚諸生某以叩閣發審會夏賊亂出獄自投部有欲坐以從逆者公白其寃得釋有愚民犯罪應流徙者八九十人公憫之顧無如法何乃詳閱讞詞有一二應駁察者遂繫緩發遣迨熱審時俱得減等其達於爲政多此類。上之屬任公亦不徒以文字然要從讀書中來也。公篤于至行既失兩大人身雖在朝常回念墳壠有餘悲也。立齋公中年罷官仍留修史公退食必相過邸舍中所商略皆國家大計民生什戚而一不及私其互相規勉如朋友其疾痛苛癢之相護如一身仲弟今庶子公久家居公辭歸日上

語及至歎其才公謝曰臣弟實病甚蓋庶子公體素弱不忍其勞於出也立齋公之喪公哭之慟自是而戚戚以至於終撫愛幼弟太學君尤至太學亦嚴之若父也於族黨尤有恩紀與共有無樹穀炯既通籍常語之曰致身臣子常分吾家世受恩尤不可不盡樹穀奉命主山西試戒以勿負初心勉得佳士途中無荒學業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可無懼乎既而炯主福建試戒亦如之與人交篤於風義當丁酉鄉試溧陽縣公爲考官公所素善也科場獄起士子被落者將甘心焉公獨明其無他宋公歎曰不以故舊于我不以擯棄罪我君古人也。在禮部時山西巡撫某以溺職逮廷臣會議有言其居官安靜者上詰責則諉之澤州陳公公獨抗言無是語衆皆愕眙公出而歎曰我上不敢欺朝廷下不敢負朋友也。睢州湯公之撫吳不名一錢及爲尚書歿無以殮公亟出橐中金助之他朝士故友之喪如檢討陳君維崧倪君燦吳君任臣黃徵君虞稷吳孝廉兆騫皆公一人爲之經紀不以告人。陸御史龍其有直聲歿而公哭之哀將爲之營葬且誌其墓。會公亡御史至今葬無時也。蓋公平平生急朋友如飢渴赴患難如焚溺惟務施德于人不欲人之見德未嘗匿怨于人亦不逆人之我怨所爲躬自厚而責人薄者而至於是非可否之間義利公私之界生於心而及於政者往往別白太



明議論過激。公故坦中而發無他腸。不喜調停之說。亦無已甚之事。然而皦潔易汙。盛名難居。公已大困。而一二盡發喜事之人。尚從而排擊。異已不休。且多所牽及。率藉口於公。而迄公歿。無以自明。公嘗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又言。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鬼時多。然則公已矣。所無以自明者。惟有矢諸暗室。質諸鬼神而已矣。公故負海內望。而勤於造進。篤於人物。一時庶幾之流。奔走輻輳。如不及。山林道逸之老。亦不惜幾兩展。遠千里樂從公。公迎致館餐。而厚資之。俾至如歸。訪問故實。商榷僻書。以廣見聞。後生之才。雋者。延譽薦引。無虛日。即片言細行之善。亦歎賞不去口。華門寒賤。或窮困來投。慨然同其憂。輒竭所有。以助。不足更繼之。即質貸亦不倦。以故。京師邸第。客至恒滿。不能容。多僦別院以居之。登公之門者甚衆。當在館教習時。惟舍華佩實。講讓知耻。諄諄灌灌。以是多成材。其一囊粟常飢。亦時時仰於公也。或出而仕于四方。坐公家逋欠至百千。不能自拔。賴公營救得歸者。亦比比而然。弟子數千。無一能爲都養。公不辦有一莊。而顧常爲之驛也。公歸送公者。乃至三館之吏。皆哭失聲。曰。公去誰活我。而公既亡。京師士大夫之門。間然鮮通。客者羈窮。佗條不能自振之士。無所歸。皆曰。公在安至此。然當公盛時。四海奉公以爲主盟。如龍門之元禮。蘭臺之彥昇。而公亦

道廣如太丘。常食不足如公業。屬當零落。諸門人賓從。漬酒動輪者有幾。而築場伏闕之無人。盛衰死生之間。蓋可悲夫。公常言。學問須有根柢。浮辭勦說。最足誤人。故所爲文章。源本經史。旁通諸子百家。開闢變化。肖物命義。飲其海涵地負。出神入天之驚才。而融液於章妥句適間。內外制諸作。典雅蘊藉。得王言之體。奏疏表啓。忠愛之意。藹然也。自少至老。書無日不與手。目借一過不忘。嘗與姜孝廉宸英同觀古碑。碑甚高。公令人扶掖。升高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間。復俯而橫閱其下。遂能盡舉其辭。孝廉大驚。以爲絕才無對也。然公自視常若不足。益喜讀未見書。坐擁萬餘卷。傳是樓中。晨夕警比。學益博以精。其於經學。凡唐宋以來先儒經解。世所不常見者。靡不搜攬參考。雕板行世。有所獨得。著爲論辨。又以諸經大全一書最舛陋。欲薈萃古今經說。採其正義。別其當否。各爲一書。以正羣訛。未就也。其於史學。宋元通鑑草已成。方博採羣書。爲目錄考異。尚未就。明史稿中議大禮三案。東林理學諸源流。皆公之特筆。足爲實錄。而一統志古今沿革山川形勝都邑人物田賦戶口考之詳。而辨之明。意在於爲經世之書。以佐史家。尤有筆也。其於詩學。謂論古今之詩三百篇爲源。漢魏爲盛。而唐以下爲委。論唐則貞觀永徽爲源。開元大曆稱盛。而元和開成以下爲委。其典寄深厚。辭義古質。從

容諷諭微婉含蓄者正也。刻露峭厲，昇兀豪蕩者，變也。識者以爲知言。公既絀，思欲廣著書以自見。嘗曰：經解絕佳者，尚有四十餘家，吾將次第出之。又曰：唐詩中晚吾數十年，蒐輯已竟，可續詩紀也。又曰：有明一代古文，吾家獨完，當要其合乎古者而論定之。若天假之年，而公得盡出其書，以惠後來，雖其用不大究於時，亦可興起學者於無窮，而惜乎其亦已矣。斯又可爲痛也。所著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文集二十四卷，外集四卷，詩有虞浦集、詞館集、碧山集共十卷。其奉命纂輯之書，不與焉。又著歷代宗廟考、輿地備考、輿地紀要、輿地志餘諸書，未卒業。公生於有明崇禎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卒於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年六十有四。配金夫人。太學生諱某女，賢明有法度，克佐公。誥封夫人。子五：樹穀，康熙乙丑進士，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炯壬戌進士，刑部貴州司員外郎；樹敏，丁卯舉人，樹屏，貢監生，駁成尚幼，女三，適漢陽知縣張介眉，諸生李邦靖，銅陵教諭葛世隆，孫十二，德倅，德份，歲貢生，德綿，太學生，餘俱幼。維公子皆才能，業其家，居官有聲。而諸孫之長者，已有能文名，幼者亦傑然露爽，稱公家兒也。始公游府城西諸山而樂之，曰：死，吾將歸藏於斯焉。樹穀等謹成先志，今卜食于某山某鄉某原，葬以康熙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而先期屬莢爲狀。莢自壬子受知於公。

公所以仁之者久，不倦益勤，而不敢及焉私也。惟是備官於朝，得侍公閣中，益習熟於公之言論風采。既公在禮部，多所建明，嘗退而私于公子曰：願吾師他日勿長都察院，已而莢謝病歸，不復常相聞。未幾而楚獄興，又未幾而兩遭彈劾，自是公禍無寧歲。嗚呼！其不幸而莢言中也。夫雖然，莢之言特爲公也，若公之爲，非自爲也，即萬分顛沛，亦公分內事，而生逢聖朝，不待疾痛勞苦之呼，而得安其身以歸老牖下。莢故略公之立朝行已，本末如右，而備述君恩以相始終。莢言不文，或者當世立言君子有採于斯，以行遠傳後，豈獨爲公家志寵，尚俾知人臣有葵藿傾向之誠，太陽必爲之迴光。而聖朝護惜人才，終不忍有摧折之傷，所以收錄于瑗環，勤篤于簪履者，至厚無已，足爲萬世之臣子勸謹狀。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四

蔣伊 郝浴 文點 溫樹洸  
張英 范必英 柴紹炳 陸元輔

故提督河南學政按察使副使蔣公事狀

公諱伊字謂公世居蘇州常熟縣父諱榮崇禎中進士除南海知縣憂歸再補建安縣以廉幹擢禮部主事未赴官明公老于家公爲諸生卽負經世志康熙五年舉鄉薦十二年成進士甫釋褐卽具疏上所著王衡臣鑒二錄王衡者言君道臣鑒者言臣道上自唐虞下至元明采其事要備法戒昭勸懲爲卷凡二十四有

旨畱覽選庶吉士十四年敕館授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時南方用兵城邑殘破民多流亡公上疏言新復諸州縣當飭巡撫身歷軍前嚴禁搶掠量緩征輸責成有司招徠開墾課其戶田以爲殿最如此則遺民安堵寇盜可銷又以姦民挾仇動借叛逆妄害良善請嚴反坐之律其有司受賄枉法者加等治罪又以江浙白糧向準順治十一年價米一石折銀一兩五錢至是米價減至五六錢請準時值量爲高下又以蘇州駐防滿兵糜餉擾民請移駐它要地下所司議奏多見施行十五年移疾歸里十八年補廣西道御史時連年用兵征調四出又方開捐納例選涂頗壅公乃繪十二圖上之曰難民曰刑獄曰讀書曰春耕夏耘曰催科曰鬻兒曰水災曰旱災曰觀榜曰廢書曰暴關曰疲驛復爲疏論難民言臣于十

五年請假旋里見江西浙江難民百十爲羣哀號乞錢求贖妻女又于江寧省城遇淮安僧宋緣率難民二百餘募錢求贖妻女臣因加察訪其被掠已贖者有江西萬年縣徐善妻張氏等一千餘口其被掠求贖者有浙江永嘉縣何君信妻周氏等二百口其難民具呈藩臬者有江西江廷斌浙江劉佛顯等其募錢爲難民求贖者有僧宋緣武舉人王都等此等被掠之人竝搜之淡山邨落初非得自賊營其爲誣陷何疑臣請自後新復地方責成督撫嚴禁搶掠其有將吏掠賣男婦所過地方飭督撫一面截匿一面參究庶幾水火餘生來蘇有望其論刑獄言外省有司以酷濟貪民閉小學動輒收禁株連牽連逮及婦女請令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立石中庭鐫刻

上諭除真正人命強盜重情外不許濫行監禁擅用夾棍及株連婦女違者案律治罪庶足以儆貪殘惠焚獨其論鈐法云捐納知縣原出一時權宜其人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擇請未選者責成吏部行簡選法身言書判實加考驗優者案次除授劣者給以知縣空銜俾爲佐貳其選者責成督撫一年之中試其才守行保舉法否者斥之竝請將見開捐納知縣一項亟行停止

聖祖覽圖及疏爲動容嗟歎又疏劾江西董衛國縱兵掠掠及擅役民夫狀

詔衛國軍前帶舉圖功十八年因地震疏論六部積習遇有



清儒碑傳集

卷三四

三三一



銷算案件、要求貨賂、意爲高下、堂司書吏、連爲一手、望嚴加飭禁。又言災沴疊見、

乘輿不宜輕出、宜日御便殿、咨諏治道、飭官常求民瘼、以幸天下。時江南、江西、海畿、上救荒策、大略言賑濟之法、莫善于分、莫不善于聚。縣各爲賑、勿聚于府、鄉各爲賑、勿聚于城、人各爲賑、勿委于吏。如臣在康熙十年、賑荒于鄉、分設三廠、所活者眾、所耗者少。城中官設二廠、所活者少、所耗者多。此其明驗也。又其日在獎廉吏、緩催科、通商賈、興工作、養孤老、埋骼齒、爲五疏上之。十九年、因正涂塗滯、請疏通選法、下部議行。二十一年、出爲廣東糧儲參議。時當兵火後、供億靡苦、公至革耗羨、禁饋獻、除差徭、日買乾魚自給、誓不取民間一物。集諸生肄業書院、及諸義塾、月有會、旬有課、一年人知向學、無敢有私謁者。會

詔求學行兼長者充督學任、九卿舉公以應。遷河南按察副使、提督學政。既至、頒示條教、崇實學、正文體、其孝子貞婦旌之、營求請託者舉之。二十六年、試開封、得疾卒、年五十七。居家孝友、篤于親故、兼好西方之教、誠子孫讀儒書暇、誦金剛、導嚴法、學諸經、修大悲懺法、行功過格、朔望放諸魚鳥、家人不得特殺、有故許用五淨肉、著爲家訓、令子孫世守之。其卒也、說偈而逝。有華田文集行世。子二人、陳錫、官至雪貴總督。廷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華田文集、愚齋文集、常熟縣志。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六

廣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墓誌銘

順治中、吳三桂等入川、奉

詔統東西兩路兵、駐劄川南、以圖進取、而定州郝公亦以御史巡按川中。三桂方挾王爵、擁重兵、自衛驕橫、日甚、而部下尤淫殺不法。公性嚴正、三桂頗忌之、輒禁止沿路塘報。公疏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關若此、安用臣爲。實陰刺三桂也。三桂益銜公。既而東西兩路兵俱爲賊所敗、三桂等遁至綿州。公是時適監省試於保寧、賊劉文秀前鋒且抵城下、保寧士民洶懼。公親率文武諸屬吏登陴、揚言秦兵大至、士民賴以少安。因遣使賁啟及飛檄、走邀三桂等赴援、責以大義、謂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三桂等不得已、始自綿州至、公面授方略、具言賊可破狀、訖奏大捷。蓋公功居多。

詔令三桂次第頒賞、公獨疏辭不受。由是益與三桂忤。又上封事、力言三桂跋扈有迹、策其必反。三桂遂銜之、刺骨潛使使訶公陰事、無所得。先是、參議董顯忠等或

以投誠或以旗下皆用副將銜改授司道等官率貪虐為民害公劾其不識文義遂還原職三桂乃嗾顯忠走訴於朝自謂識字公竟坐降一級調用矣復命久之三桂猶銜不已又撫拾保寧城守事誣公冒功必欲置之於死。

世祖燭公寃特從寬流徙盛京康熙十年今

天子幸奉天公迎謁道左具述按蜀始末

上改容傾聽慰勞者良久三桂既反如公言中朝諸士大夫爭訟公寃府尹蔚州魏公至謂為三桂所仇者正為

國家所取奈何棄置不錄尚書宛平王公復繼言之最後魏公再疏保舉部議皆格不行特

旨取還錄用仍補本道御史出巡兩淮鹽課以稱職留差一年其年五月擢左僉都御史未閱月再進副左其明年遂命巡撫廣西

陛辭日

召對便殿屢奏軍國事宜皆當

上意

賜御廐良馬一之任踰二年以勞卒於廣西是歲康熙二十二年某月日也諸孤以公喪歸擇於某年月日卜葬州之某鄉某原具行狀及公疏藁寓書堯峯山中屬銘其隧道之石按狀公諱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復自號復陽先世自山西洪洞徙居中山遂為定州人曾祖某祖某父大鈞恩貢生考授府通判累贈某官公舉順治三年鄉試又三年成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改授湖廣道御史自少好學博通六經百家言留心時務數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每發論則原原本本洞見前賢精蘊尤諳悉累朝典故居官慷慨有志畧見四方猶未寧一獨以澄清冠亂為已任其在保寧園中也世祖詔問公收拾全川實着公疏畧曰秦兵苦於轉餉川兵苦於待哺是兩敵之也故必秦不助川而後秦可保川不奠秦之助而後川可圖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



水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可抵秦運三年。錦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為廬不難就也。錦江之魚繞岸求之蕃於鷄豚此又富饒之資不當棄也。若以衆兵家口悉移成都照籍屯田命總副叅游畫地計口授之其他流移土著亦令各道招墾文武殿最專準諸此所難者牛種則見今諸土官繳印邀襲已蒙恩給矣。倘令每司出牛若干撫臣與之立券俟豐年即還其值當無不聽命者。嘉定據叙重上游獨饒茶鹽更令驛傳道暫易穀種則牛種俱不難辦也。臣故謂開屯便。又曰川之所患者滇寇也。滇東南連黔粵北連楚又西北連蜀五省山水環紆嵐瘴紛錯軍需不能輸騎兵不能突此跳梁小丑所以得少延餘息也。臣知滇賊所恃不過皮兜布鎧烏銃剗刀善於騰山踰嶺而已而蜀中土官土兵其技猶嫻於此若拔其精銳以當前茅而用滿英雄騎為之後勁則賊險不足以自固賊技不足以制人疾雷迅霆之下咸鳥獸竄矣。臣故謂用土兵便。其再補御史也會總兵

官王輔臣等叛附三桂公既細陳各路出兵曲折則又曰兵有虛實策應如用秦隴寶雞平涼固原之兵以制賊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及從武關取漢中從鄖陽取興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以掣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用西安潼關之兵以破賊之狡謀此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又疏言武臣縱部兵以戕民命有司藉謀叛以傾民家大吏雖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往往廢閣不行將何以收效萬全乎。前後章奏數十上悉皆諳練兵事通達國體類此及在廣西諸屬甫脫兵火士民凋瘵最甚狼狽獠獠諸蠻所在睥睨公因疏陳調劑四策一曰虛糜之馬宜汰一曰添設之兵宜裁一曰要害之設防宜酌一曰撫提之精銳宜簡。上是其言悉聽公區處。又言宜停鼓鑄又言宜酌復南寧太平思恩諸府縣行鹽舊制。又言滇南班師例由黔楚不當假道粵西土司中馳驅數千里不毛之地又為故死事撫臣馬雄鎮傳弘烈請祠為故知府劉浩故知



縣周岱生請卹。閩省皆悅服而便安之。設施未竟。公顧已卒矣。享年六十有一。士民奔走巷哭者三日。既而喪將北歸。炷香叩送者延道數千里不絕。語及公。必流涕太息云。當公之卒也。護印者左布政崔某為公同門生。故與公有隙。先是。前撫臣傅公在軍中。以軍興不時。凡挪移庫金。踰七萬兩。公既至。乃請以庫項扣抵。顧諸務倥傯。猶未及扣也。護印者遂劾公侵欺。部議落職追補。奉

旨。特稱公前任巡鹽及後任巡撫。皆潔已愛民。免其奪職。已又奉

旨。稱公如前。

諭免追庫項。且曰。以昭朕優卹廉吏至意。蓋異數也。公學既淵博。居奉天時。益潛心義理之說。尤嗜孟子及二程遺書。嘗曰。非孟氏無由入孔子之門。非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既而築書室三楹。間顏曰致知格物。日夕危坐。讀書其中。其學以主敬窮理為工夫。以身體力行為

究竟。如是者垂二十年。而始歸。歸而所得彌遽。其見諸章奏政事者。直公緒餘耳。元配李淑人。以前明崇禎末殉節死於井。繼王淑人。尤有賢行。從公在奉天凡五年而卒。皆與公合葬。子男子五。相廩貢生林。康熙壬戌科進士。俱王淑人出。椿州學生楨。枚。女子子一。適諸生梁穆。俱側出。孫男女六。士大夫咸謂

天子之於公。其相得章矣。既簡諸生前。又卹諸身後。曰廉曰潔。稱許再四。儼然如家人父子。何其知公之深也。琬則以

今上固知公矣。然勿謂

先皇帝不之知也。三桂兇醜方張。公以一書生。顧獨不揣而與之抗微

先皇帝。則公之元已喪。而肉已胔矣。假令不示薄譴。以稍殺其怒。則三桂反必速。速則內煽川盜。外連滇寇。秦楚之間。滋未易定也。以故譴公於遠。使避三桂。其以緩三桂之反。而留公為

今上腹心股肱之佐

先皇帝之心豈易測也哉。故因叙次公事行而詳論之。  
銘曰

顯允郝公。寥寥謬謬。迅擊亂臣。如鷄如鴉。幾二十年。邪謀不作。國有人焉。彼殆膽落。郝公顯允。學與識雄。

世祖是儲

今皇是庸。兵籌民瘼。言出必從。一月屢遷。寔簡

皇衷。

皇曰汝諧。汝撫西粵。諸蠻睚眦。遺黎杌隤。噢之咻之。資汝廉潔。以死勤事。純臣之節。生則庸之。歿又卹之。小人汚公。鬼則誅之。墓門桓桓。幽堂巍巍。瘞此銘文。勞臣之思。

汪琬撰 《堯峰文鈔》卷一四

處士文君墓誌銘

康熙四十有三年夏四月。處士長洲文君。點以疾卒于郊西之竺塢。其子赤病不能擗踊。涕洟被面。醫言心已傷不可療。踰月亦卒。所居丙舍三楹。遺孫永泰、張帷堂于中。左虛其右。坐賓客。四方來弔者咸稱其善。居喪克盡禮云。文氏之先。自廬陵徙衡州。載徙徐州。復自徐徙杭。居吳。自社學教讀。惠始。惠子涑水儒學教諭洪洪子中順大夫知温州府事林。林仲子翰林院待詔徵明。徵明子國子監博士贈文林郎彭。海內所稱三橋先生是已。是為君高祖。曾祖元發。朝列大夫。同知衛輝府事。祖震孟。累官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贈尚書。謚文肅。考秉承。廕官生。經亂隱居不仕。妣申孺人。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用嘉之女。君幼能詩。從長者泛石湖。有長橋連月湧。遠水隔山分之句。坐客交歎賞。年十二寇陷京師。君泣曰。國破矣。奚以家為。既而仲父乘授命。產果破。乃依墓田以居。盡屏時文。肆力詩古文辭。兼縱筆為山水人物。善鑒者以為不失高曾規矩也。執親喪。





三年止酒徹肉。晝夜居于外。服除。祀事惟謹。朔望肅衣冠拜宗祠。遇忌日。雖風雨必返祭。兄然為逋賦所累。君轉貸親懿輸之官。兄子作客還。不以言也。年四十。涉江淮。溯河洛。薄游京師。京師貴人或告君曰。子之先世多以薦授官。子曷仕乎。當以國子博士薦君。君謝曰。士各有志。行將老矣。公何忍強點以所不能乎。遂引去。君素無恒產。暇嘗舍蓮涇慧慶僧寺。賣書畫自給。有富人子具兼金求畫。期以三日走取。君恚曰。僕非畫工。何得以此促迫我。擲金于地。其人再請。不顧。至常熟。畫家請觀。笥中畫。君曰。若以賣畫者目我邪。何觀為。倒巾箱示之。無尺幅也。巡撫湯公斌屏車騎入寺。問為政之要。君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如虎邱采茶。府縣吏絡繹徵辦。積弊有年。公能除之。即善政矣。湯公乃伐其樹。公嘗語君曰。聞先生止存田三畝。何以為餽粥計。君對曰。貧者士之幸也。菜羹蔬食。足以安人性情。堅人操行。少或有餘。將移所守。負先世家誡矣。公稱善。一亭戶擁厚貲。以千

金為君壽。請通姓名于湯公。君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豈可以利干公。縱我有請。公不應也。若無故以貨餽人。傷惠。我無故受貨。傷廉。二者交失。毋敗吾名。亭戶慙而退。君內和而外嚴。口不道人過。其為善孜孜。若不及鄉賢楊禮部循吉墓在洞涇橋南。久為芻牧場。君與其友伐石為表。植以松楸。寒食則攜酒榼以祭。又請建三講官祠于虎邱之右。以祀厥祖。其二人則陳文莊仁錫姚文毅希孟也。君為學熟習典故。與人談娓娓不倦。獨不喜世儒講學。謂書生上不能致君堯舜。下不能施德于民。載道無文。退而講說性命。所行所為。事虛文而寡實行。借以文飾其自私自利之心。亦何取焉。君子謂切中俗儒欺世盜名之病。晚修文氏族譜。本温州守之訓。謂人立身自有本末。出處自有據依。何必附承相信。公以為重。故自蘇州分派始。一世二世至十一世。族譜甫成。而明年君逝矣。悲夫。君字與也。晚自號雲南山樵。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十卷。娶邱氏。先君八年卒。子二。堅。早夭。

赤字周錫。有石室山人集五卷。讀史記疑二十卷。孫二永泰。永豐君之將卒也。遺命永泰屬予銘其藏。當天啓二年。先文恪充會試總裁。文肅公試禮部。名在弟子之列。兩家締世好。君與予交尤篤。分不敢辭。君嘗好予五言詩。按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銘辭無作五言者。然洪适隸釋所載。自漢世已有之。爰作銘曰。

崇禎十七載。宰輔五十人。文公宣麻日。朝士氣一伸。五旬拂衣去。人亡國胥淪。有如陶公侃。宜有泉明孫。點也式祖訓。不以富易貧。瀟灑美翰墨。澹泊棲松筠。雖曾客京洛。素衣屏緇塵。伊人洵難得。可宗亦可因。誰搜遺民傳。庶其考吾文。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 卷七四

溫孝懿先生傳

溫孝懿先生名樹光。字虞白。別字清渭。三原人。以順治丁亥進士知山東堂邑縣。甫三月。有舉子路伸者作難。因罷歸。家居三十餘年。力學制行。歸然爲鄉黨宗範。年六十有七卒。士大夫私謚爲孝懿先生。初三原王端毅公恕當明成化。宏治時。爲正直名臣。其後溫恭毅公純以嘉靖乙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尙書。與端毅聲名相埒。先生高祖大紹嘗從端毅遊。而恭毅於先生爲從叔祖。少從學於先生之曾祖詒。蓋其先以儒學顯者數世矣。父本知孝友。端方。鄉人化之。先生幼慧。爲文瞻遠絕。恒蹊博學。窮年讀書。鄉塾夜達旦不寐。鄰翁念其勤苦。往往宵分叩門。攜茗餌勞之。及成進士。方仕遽退。議者惜之。先生曰。天下方多故。吾得奉歡庭闈。不遺意外憂足矣。甯以貴顯爲榮乎。巡撫甯夏某公。堂邑人。路伸之難。被吏議。先生力白其誣。至是欲薦之。經略不次用之。先生以親老辭不就。家貧。竭力養親。無缺。居喪一遵古禮。友愛諸弟妹。睦宗族。始終無間。先生身長七尺。腰帶七八圍。豐頤廣額。貌晰然。不箕踞。飲倚無惰容。老益篤學。不倦。嘗曰。凡人無分愚鈍。老耄好學。皆可自得。但志欲專。向道欲勇。氣度欲涵宏。措施欲靜慎。總歸於明體適用。內不流謬執偏雜。外不至張皇顛倒而已。考圖觀史。取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清餉。關樞。戰陣。車甲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條列之。爲後人用世之具。長子德嘉。戊午舉於鄉。其方娠也。母高孺人辟賊土窟。賊至。急躍身投谷中。谷深百餘尺。賊挽強俯身。刻注十餘發。但見谷中赤氣熊熊起。乃舍之去。而孺人如履坦壤。無恙。既而生德嘉。聰穎異常。先生嘗撫之。歎曰。吾博一綬。蹴蹴歸。無所建立。擴吾業者。此兒乎。長讀書。好大略。攻諸



兵農禮樂經世事。不沾沾爲顯達計。先生與人和易而公事利害。則不辟嫌怨。謗議時排衆力爲之。康熙甲寅。西南亂作。關中震驚。先生率邑人脩城垣。集鄉勇。登陴守禦。二年不懈。德嘉亦當條陳邑中利弊。請罷縣役。以通商。營兵河下防夜。俱實有神。聞者。先生因母喪致疾。更以營務。遊湖湘。疾遂劇。癸亥卒於江甯。德嘉屢試不第。庚辰。因策問重。嘗姚江。慨然曰。予安能詬前賢以階榮邪。投筆出。其學無所不究。晚一歸於正。爲文要眇光昌。謂文體敵於宋。不逮漢唐遠甚。詩宗漢魏三唐。以悟爲指歸。其著作甚富。顧鬱鬱不得志。久之亦卒。第四人。德猷。庠生。德裕。王子舉人。需次知縣。德劭。國學生。德總。庠生。俱以文學名於時。初。先生力闢二氏。德嘉世其學。嘗憤俗儒。但知記習訓詁。求利達。合資無恥。無一男子脩身力砥狂瀾。且有轉而奉釋氏者。以至聖學榛蕪日甚。於是欲結茅北山。署榜講學。聞者笑之。事遂寢。然無間知與不知。莫不以先生父子爲儒者之宗。及德嘉之歿也。亦私謚爲景文先生云。

王源曰。甚哉。吾道之衰也。當事有聘子設教京師者。子聚生徒。營食餼。定學約。立綱紀。遠近翕然。從遊日衆。而書院以成。蓋將因文藝而倡之以行誼。誘之以學古窮經。通之以經世之學。不立門戶。講學虛名。但爲造就人才權輿。而推其意於天下。顧深爲當事所忌。乃因故謝去。而其事遂廢。向使羽衣浮屠爲之。甯有是哉。既而爲孝懿先生傳。又歎以先生父子之賢。爲關中士人所仰者三。四十年。尙不能行其學於一日。況爾陋如子。乃欲行之京師。以及天下乎。噫。此二氏之學之盛。所以無足怪。而有志之士所爲慨然長太息者也。

王源撰《居業堂文集》卷四

張文端公墓表 代李厚菴相國作

康熙五十四年秋。余請假歸葬。行有日。學士張君廷玉持其先人相國文端公行狀請碣。余成進士。入館閣。後公三年。而比肩趨朝。凡數十年。雖不文。曷敢以辭。蓋自癸丑甲辰。逆藩播亂。三方征討。凡出師運餉。制謀決勝。無一不斷自

聖心。而

上於是時益孜孜於經史之學。公首入直南書房。自昔經筵有常期。而

上日御乾清門聽政。後卽適懋勤殿。召公入講。辰而進。終酉而退。率以爲常。因賜第瀛臺之西。詞臣賜居內城。自公始。公小心慎密。久之

上益器重。每幸南苑及巡行四方。未嘗不以公從。公自翰林歷卿貳。踐政府。雖任他職。未嘗一日去

上左右。既爲禮部尙書。仍掌翰林院及詹事府詹事。蓋二職

上所甚重。雖其人以爲非公其屬也。公莅官。隨地自盡。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以是所居無赫赫之名。及觀南書房記注。然後知公在講筵。凡生民利病。四方水旱。知無不言。

上嘗語執政。某有古大臣風。然則公之立身與所以自結於

上者、可想見矣。公爲人忠實無貲、城自同官及後進之士、皆傾心相嚮。其家居、族黨鄉鄰下逮僕隸、常得其和。雖奸僉小人、無所寄怨惡、用此知與不知、皆號爲長者。然性實介特、義所不可、雖威重不能奪、與物無忤、而黑白較然、此則余之所獨知於公者也。公立朝數十年、上委心始終無間、恪居官次、無頃刻懈惰、而自壯盛卽有田園之思、見於詩歌、在在流連不已。

上亦曲鑒焉。年六十有三、卽致歸、嘯咏於林泉者凡七年、內外完好、身名泰然、自公而外、蓋未之多見也。公桐城人、諱英、字夢敦。其歿也、距今八年矣。世系、歷官、學行之詳、具載前諸公誌銘及神道碑、故不復云。某地某人述。

方苞撰 《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卷一

翰林院檢討范先生行狀

曾祖啓曄、明故贈太僕卿。妣顧氏、贈夫人。

祖惟丕、明故光祿少卿。妣秦氏、封宜人。

父允臨、明故朝議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叅議。妣徐氏、封宜人。仲氏、封恭人。

本貫江南蘇州府長洲縣。

先生諱必英、字秀實、號秋濤、一號伏菴、初名雲威。范得姓於春秋時武子、後世系轉徙無考。自宋叅知政事文

正公以上十世祖爲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履冰、始見譜牒。五世祖隋始葬吳之天平山、以下三世皆從葬。子孫遂爲吳人。文正公旣貴、宗族子姓得官於朝者凡十六人、遂立十六房、如古者別子爲宗法。長子將作監主簿純佑爲監簿房祖。子孫世居吳之支硎、天平兩山間。十四傳至贈太僕公、始遷華亭之泗涇。叅議公初以華亭籍舉進士、後復居于蘇。蓋自文正公以至叅議公、凡十七世矣。先生生十有一年而孤、家多外侮、又以亂故、屢更多難。仲恭人保護恩勤、延擇碩師、益友與居處、願望以力學、不隊其家。先生感厲刻苦、一惟恭人教、出告反面、遊有常而業無他。恭人色喜曰、兒雖少、吾無憂矣。自爲諸生、聲藉甚。吳中諸賢爲文社、咸樂致先生。諸耆宿習叅議公者、皆忘年與定紀羣之交。而先生益恂恂如不勝、不以少俊自豪也。順治甲午、拔貢入太學、丁酉舉順天鄉試、以恭人訃歸、甫抵家、而當赴都覆試。舍黃首塗、舍哀茹痛、所過舍輒長號幾絕。舍者咸爲悲也。旣試、以才高得不落。歸、居廬三年、思慕如一日也。辛丑試春官、下第、始改今名。尋以奏銷墨誤、凡七年而牽復。康熙戊午、被薦、以博學宏詞徵。先生雅自負、謂取一第如拾芥、不欲就薦。明年春、復下第、即力辭欲歸、不得。尋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先生於書無不閱、而以五經爲本、於史事尤成孰、謂尚書、春秋皆史也。以經學就史



例幅尺謹嚴字句俱安也。每一篇成咸服其精審。既分纂事畢辛酉秋即謝病歸。初參議公之葬也。緩恭人嘗謂先生爾必成名而後葬爾父。至是歸而營度以歲之不易。至癸亥始克舉參議公及恭人之喪。附諸祖塋。徐宜人初別葬天平之麓。遷而合焉。曰合葬非古。然孤子有不安于心。禮家其許我。復建參議公祠堂於墓傍。嘗欲往廬焉。未果也。蓋先生自是堅不欲出矣。自稱野野翁。又稱杜圻山人。所居芝蘭堂三楹。後萬卷樓藏書遍滿。購猶未已。日吟諷其間。自得也。性故簡澹。世務不以擾懷。而學求實用於禮樂政刑。邊防漕輓屯田兵制農桑水利之書無不究其失得。善敗可指數。蓋先憂後樂。故其家風先生所自期待者。不以進退殊也。其於性命之學潛心體究。謂當實踐得之。不欲數數言。其持論古文大要以雅馴為宗。有公鑒而無姑息。亦不輕詆人。偶有譏笑。挾搥必切痛癢也。所為詩綺麗。舊有寤言集。後乃悔其少作。幾欲焚棄。蓋先生年愈進愈歉。然知不足如食鷄跖者數千。而猶若有跖。故其於文不苟作。如見錄然後加手。而其業之成如老斲輪。得之於心手而亦不能喻之於口也。易簣之前為大櫃二十四以貯所藏書。皆手自整比。謂他日可以樂此而忘老。乃未幾而病。病未一月遂不起。書卷之手澤猶新。丹黃之遺墨尚在。而斯人已不可復作矣。是可為痛惜者也。先生素不問

生產家日落。而篤于族人。自文正公置贍族義田三十頃。至明季僅存三之一。參議公復以善田十頃佐其入。先生嘗主其事。而以時給之。惟均。凡喪葬嫁娶孤寡貧老與讀書紙筆諸舊額皆復。別子之在瀋陽者後為文肅公相。章皇帝按譜系知先生族父行。嘗迎京師里第中。執禮恭甚。顧不願久留。文肅公子忠貞公撫兩浙。侍郎公今開督府雲貴。家書相聞俱不干以他語。惟屬以修復先祠。以其餘廣及族姓而已。今兩山祠堂及城中祖祠實藉是以粗還其舊也。性尤落落寡諧。懶於應修。罕至公府。儕輩飲食燕樂處所多謝弗往。而名賢勝流樂共晨夕。或從千里來。一見若舊。輒通懷商略。文章家源流高下。考尋古人事蹟。扣擊不少休。不喜飲。當談論佳快。舉爵輒酬。然酒酣以往亦無冗語也。晚喜汲引後進。從遊者二百餘人。拔其尤程課之。謂制舉義所以窮經明理。士子進身之始。不當務為速成苟得。長僥倖之習。為之別白講解。第其甲乙。不少暇。昔文正公以易授生徒。成材者衆。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皆出其門。先生固率攸行乃祖之教。方起衰義。僞俾學者勿以卑庸壞其身。既不就。而欲廣其傳。詎意歲未龍蛇。而忽有起起之告也。先生生於有明崇禎四年辛未五月初三日。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八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二。配鄭孺人。前庶吉士墨陽先生鄭女。子三。洪監生



早卒。濬貢生，俱鄭孺人出。濬側室陳氏出女五，長適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沈朝初。次適官廩生顧芑英。卒。次適監生錢京鎮，鄭孺人出。次適候選教諭何煜。次字進士，候補主事董思凝，陳氏出。孫男七人，興禾與校與概與樸與穀與榮與和。孫女四人，始先生所師事者楊先生聲社。楊先生老儒，經明，謂先生年少，當謹所與游。雅敬我先府君，每芝蘭堂文會，必謁與偕。先府君歸輒歎詫，范氏有孤，他日一讀書種子也。莢以是故，以通家子事先生有年，歿往哭之，而孤子濬等祖跣擗踊，語莢知吾父莫子若，將來幽堂之銘，麗牲之碑，以謁於當世立言君子者，非狀莫徵，以屬之子。莢惟先生之細行，不勝書，而以孤兒發聞，人咸稱願，謂孝久益不懈，癖淫于書，以終尤儒者所難，益信先府君之言有徵。因畧而書之如右。又竊謂范史首立文苑傳，諸賢著作多者，僅數十篇，蓋不欲多，而後漸繁富，自鏤板行而益甚，亦未必皆可傳。先生寸心知甘苦，獨不肯驅染烟墨，存者亦不輕落人間，今數卷藏于家，蓋能慎言其餘者，并書以俟太史氏謹狀。

韓英撰 《有懷堂文稿》卷一八

移志局理學名儒柴先生狀

先生姓柴氏，名紹炳，字虎臣，晚號省軒。先世自學士，宗由汴徙杭，著籍仁和。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父應權，以明經爲興化學博，卒於官。先生自聞遷父棺以歸，特貧甚，依伯兄紹然以居。露濡霜降，輒踰蹕走墓門，號哭松楸間。里有父咎出亡者，遇先生於道，譬之曰：「吾今欲求父杖難可得，爾乃避乎？」爲賦遊子遇孤兒行一章，其人卒改悔爲孝子。先生爲文師萬學，使寅亮已入學宮，爲弟子員，與同里汪淵應搗謙陳廷會以古學相切厲。雲間陳人中時司理紹興，見其文大加推獎，爲序其青鳳集，由是日益有名。明社旣屋，執友若吳公麟瑞、劉公宗周、倪公元璫、黃公道周皆先後死。國先生乃依東漢宋子浚等爲郭有道，服心喪期年之例，爲位哭於都亭，遂棄諸生，歸隱南屏，業醫自給。其學自天文與地、律歷、典禮、農田、水利、兵制、賦役，無不涉其崖畧，而於音韻翻切尤精。凡騷賦詩歌有韻之言，穿穴佐證，旁推交通，一一指數其異同，離合著古韻通八卷。其首辨沈約、孫愐及宋禮部韻畧之沿流，其次辨部第斷限，并入聲部次異同。其次辨全通、半通、開通、旁通之四例，大旨謂古韻不立，轉通古音不可妄吐。古今韻有

繁簡而聲文有遞變。同時若崑山顧氏、錢唐毛氏皆以音學之書名天下。先生嘗摘撫其疵病，寓書往復以救正之。兩家無以難也。又倣黃門顏氏例，作家誠二十篇。羣從子姓雖宦成歸里，或年長於先生者，朝夕繼見，莫不索息屏氣，肅若嚴君。著省過錄、明理論，發明有宋五子之學。康熙己酉，詔舉山林隱逸之士，巡撫范忠貞公將薦之朝，力辭乃已。又請刻其所著書，謙讓不敢自信。范歎息而止。卒時年五十有五。巡撫趙士麟督學王按檄所司祀之鄉賢。明年葬西湖之花家圩，學使周公清原題其墓曰：崇祀理學名儒省軒柴先生墓。所著有省軒文鈔十二卷、通考纂畧十卷、刊行省軒詩鈔二十卷、白石軒雜藥八卷、切韻復古編四卷，藏於家。

杭世駿撰《道古堂文集》卷三八

### 柴處士傳

柴處士名紹炳，字虎臣，仁和諸生。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爲江西道御史，有廉直聲。父應權，以明經教諭福建莆田。處士少穎異，日記數千言，爲文立就。明亡，乃與同學哭於都亭，隱居南屏山，終身不出。處士性孝友，父喪將終，猶哭泣，友人規之曰：「禮有卒哭，謂何哉？」答曰：「謂不設行哭禮耳。哀至淚隨，豈能忍邪？」既葬，猶時過墓林歎。

歎見者哀之。與兄景明同居，終身不析箸。里中兒有避父杖出走者，處士止之，因流涕曰：「吾今雖欲父杖，不可得矣。」乃爲游于遇孤兒，行以風之。其人大感悟，卒歸爲孝子。性亢直，不能容人過，與人辯疑，必歸於正。雖十往反不憚。時有創異說論學於廣坐者，處士之友陳際叔面斥其非，其人愕而反走。問門者曰：「彼豈柴先生邪？」其爲人敬憚如此。然待人仁恕，夜有偷兒入臥室，處士覺，能畱此爲吾禦寒地邪？偷兒驚，拜牀下。處士慰且戒之。其後偷兒亦自新。處士隱居授徒，以實學開羣蒙。爲詩高渾雅健，方駕三唐，不落宋格。當時效之，號西陵體。所著書有經史通考十二卷、柴氏古韻通八卷、省過記年錄、家誠明理論各二卷。臨逝前數日，手勒遺命數條，神明秩然。享年五十五。葬於南山花家圩之陽，祀鄉賢。二子：世堂、世臺。世堂好學，能文章，與予善。而元配張孺人最賢，予別爲立傳。

馮景曰：鳥鳴知春，蟲吟感秋，物各因其時也。予嘗歎處士有王佐才，胡爲乎生？亡國之季哉！世臺聞而飲泣曰：「天也，吾固知其天也。哲人未亡，而邦國殄瘁，士生不逢世，率如此矣，悲夫！」

馮景撰《解書集文鈔》卷二二



崇祀理學名儒柴先生紹炳傳見清原先生姓柴氏諱紹炳字虎臣晚有得於會氏省身之學因自號省軒世爲仁和人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仕江西道御史父應權以明經官興化學博先生少奇敏於書無所不讀發爲文宏博典麗播華數千言立就故事學官子弟許隨任赴試因就試莆田郡縣皆第一已補莆邑弟子員移牒本籍浙學使不可復應童子試由縣府以至學使三試三第一大江南北遂無不爭領先生文稱爲西陵體家居孝友制行以聖賢自期嘗痛少失怙恃依伯兄居終身不忍析箸每於春露秋霜一念感觸輒踰牆走墓門號哭松楸間以爲常里有父嘗出亡者先生過之曰吾今欲求父杖難可得爾乃避平爲賦遊子遇孤兒行一章其人讀之卒改悔爲孝先生性嚴冷貌清癯若不勝衣及與論天下古今是非邪正及理道所在則言論侃侃而氣沛然不可禦同學陳際叔嘗於里社講學有異說者陳面折其非其人驚顧卻走問門者曰此豈柴先生耶蓋爲人畏服如此歟頑固事日非當局者競立門戶爭欲得先生以壓人望先生概嚴以絕之惟與東林諸君子如吳公麟徵劉公宗周倪公元璠黃公道周及二三同學以志行相砥礪及諸公殉節先生乃服朋友服爲位哭於都亭遂隱居不出鍵戶南屏一以著述爲事凡天文輿地歷法禮制樂律與夫農田賦役水利兵戎之事莫不窮原竟委勒有成書曰毋使經生家徒溺八比以誤人國也至是益潛心闢闢濂洛之學省察克治無殊於大廷屋漏動履必準規則四方人士羣奉以爲楷模羣從子姪多宦成歸里且年長於先生者見之莫不屏息以待至今柴氏家規人多以顏柳擬之康熙己酉詔舉山林隱逸之士范中丞以先生應時已老病力辭乃已又請刻其所著書則曰身隱焉文范歎息而止嘗寓書所知曰近惟擁一老羊裘簪火垂幕與藥裹作緣朝聞夕死足矣策名清時諸公好自爲之勿復以鄙人爲念也庚戌癸亥卒年五十有五丁卯夏中丞趙公督學王公重其學行檄所司祀之鄉賢越一年葬西湖花家圩適余視學其地爲題其墓曰崇祀理學名儒省軒柴先生墓道書甚富省軒文錢青鳳堂詩柴氏古韻通白石軒雜乘通考輯略省過紀年錄家誠家傳明理論若干卷藏於家子世堂世臺有父風能世其學

史氏曰少聞先生名爲西陵十子之冠嗣一見之司理錦雲吳公座閒語及流寇陷太原時事至於流涕近從先生高弟陸寅遊因得縱讀所

遺者並想見其爲人惜哉其僅以泉石終也然先生不啻自言乎行道通塞論千古不論一時正此之謂也惟陸寅亦曰正此之謂也

陸先生元輔墓誌銘 張雲章

嗚呼道之不明也經學之傳失也經學之失傳也無真儒以爲之師也古者通天地人之爲儒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莫不該貫於六籍學之者有以知夫道義之全體事理之當然以至名物象數之閒莫不究極焉而有以考夫然以之授業解或爲大師爲都講羣學者北面而宗事之非虛也後世溺於舉業家言用其至淺陋之說以取世資而干祿利經學之傳似存而實亡先聖之道之泯沒於天下久矣吾邑菊隱先生姓陸氏名元輔字翼王今之大師都講也先生爲嘉定之新涇里人初就傳即知向學塾師授四子書節略傳註先生默識其餘不遺一字既長取十三經註疏伏而讀之章通句解橫豎鉤貫寒暑晝夜無所閒嘗夏夜酷暑斗室中蚊聚如雷同學者造先生曰方危坐讀儀禮執筆汗流被肘呼之不應因前勸先生曰鬱蒸如此此盍少休乎先生曰果熱耶吾心入書中不自覺其勤學如此方是時明之末造黃陶庵先生以文章模楷天下邑中儒先皆節義磊落經行脩明通政侯公廣成時以宦遊去其鄉有弟曰雍瞻先生與通政名相埒有子曰元演元靜元潔陶庵有弟曰淵耀以及夏先生雲蛟唐先生全昌相與結爲直言社人置一冊日必剖記其言動與所學之有疑有得相見則出以相咨考不以闇暗自欺不爲輟媚之談以相取悅而先生師事陶庵勵志尤切社中諸友咸敬憚焉陶庵嘗品其及門曰翼王以敦篤之姿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不足苟一言之不合於道一行之不得其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食不忘甚至泣然垂涕吾黨之能受盡言未有如翼王者也其見稱如此明亡兵至嘉定城陷之日陶庵以下相與抗節致命其存者惟雍瞻與先生先生少時亦師雍瞻兩入者以爲可以無死號泣去之相保於鄉之廢頭雍瞻以其孫榮及開國受業於先生居無何雍瞻亦被逮逮急時先生念巢傾卵覆師友之誼當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急排其闕挾榮與俱且視所藏書有侯氏先世及廣成父子之遺文與夫雍瞻所作搜取凡數十束載小舟潛去聞道入越中旋聞雍瞻亦以死殉位而哭事平乃與榮俱返而侯氏家集亦藉先生得完先生脫去博士弟子籍分將潛伏奧以布衣老矣而當世大人先生以其經師必欲力致之先生念已於前朝未有祿仕



出亦無害而以資故餬口四方亦非不義之粟故以禮來聘者先生不之拒於太倉則太原王氏崑山則東海徐氏南陽葉氏長洲則廣平宋氏而東海公乾學力趨先生入都則又有宛平王公崇簡孫公承澤蔚州魏公象樞江甯王公宏澤皆虛己授餐或俾子弟執經焉先生所主既皆海內巨室大家發其藏書益資閱覽每擁皋比則前後書卷屹然如城手披口吟午夜不撤門人侍側者欠伸思睡先生取其書卷反覆詮解朗誦數過無不瞭然起又往往遍借異書手自繕錄腕脫不倦積多至千卷先生於是遂博極天下之書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前大學士吳公正治首以先生名薦州縣敦迫至京先生念吳時師友嘗抱隱痛又既棄諸生不欲違初心召試詭不入格又多規切語主者得之不歡然先生輩三四諸公雅重其名因奏未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具以實對遂罷去二十一年大治余公國柱巡撫江南延先生為二子師先生自講誦而外語不涉私願吳中有大利害必一一力陳無所顧頗有助於興除余公治吳有聲內召以都察院復邀先生借入一二年遂參政府所舉措漸不洽眾望先生年將耄重聽甚絕不知外論云何顧時對余公侃然方格連迂闊語既而過所知言曰吾主人位冠人臣來者多耳屬而語似不為流芳事也將辭之南下余公遽以幼罷復留徐公所期年而歸先生前後客京師幾二十年諸公貴人爭羅致之慮不可得海內名人魁士咸欲就先生質經義

今天子嚮意儒術甲子乙丑之間累召文學侍從臣親試賦詩記說箴銘等或有所徵用故實欲考其所從出或時被顧問懼不能對咸退而諮先生先生為具道某書某事輒舉其詞與其首尾即檢書以驗無一誤者人各如其意所欲得先生德成行尊士大夫相語往往稱陸先生雖不舉其字而知必其人也先生對客樂易可親而嚴疑內持雖卿相之尊視之不過如平交而吾吳中如故相國宋公德宜徐公元文侍郎葉公方藹及原任尚書今徐公乾學皆以兄禮事先生先生終無所讓東脩所入大半用以購書在京師有書數千卷力不能致之家以是欲去而徘徊者二三年生平未嘗妄取未嘗假貸既歸食不自給復館徐公家然以年力漸邁不能客外乞所代輯書以歸雲章往視之先生殆病矣猶屹屹事編纂不少休語雲章曰余於書有所未卒業者若干種與志所欲為稍稍衰歟而未編次者今老矣子能為我續成之乎雲章唯唯縮踵而退時雲章亦館於徐公家先生病亟時相國之喪不克還視先生比至而先生易簀實康熙三十年九月十四日也先生子宗維方客京師向所受業者侯君開國迎雲章相與慟哭經紀其喪發書報徐公賴其購以殯殮之皆以禮題其銘旌曰清徵君前文學陸菊隱先生鳴呼先生已矣學失其傳人喪厥師豈獨吾黨之私悲哉先生於師友之分最篤陶庵既歿圖其像懸之室晨起必肅揖言必稱先師搜其遺稿於劫灰之餘而梓以行世其周旋侯氏之難而保雍瞻一孫於流離瑣尾之餘皆人所難者學本陶庵而晚益充實不雜佛老博綜子史惟欲實以發明經訓有所要歸嘗與友人書謂六經千聖之道法四書六籍之精華當循序致精一一反諸己自早年以存誠主敬自勵至老而自強不息有得於濂溪所云學聖以一為要者期自寡欲進於無欲以實踐斯語又論明代理學以方正學薛文清胡敬齋羅整菴為正白沙之後流為甘泉陽明之後流為龍谿近谿泰州卓吾山農心隱狂瀾既倒迴之者惟無錫高忠憲顧涇陽東莞陳清潤閩中陳仲好武水陳幾亭數賢至若周海門聖學宗傳一書併驅伏義以來諸聖賢俱犬二氏尤無忌憚後有遺儒火其書可也嗚呼可以知先生為學之大較矣所著有十三經註疏類抄若干卷續經籍考若干卷明季爭光錄若干卷菊隱記聞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舊欲輯本邑文獻未有成書又經籍考雖經編次而欲重加論列以續馬端臨之後此先生未竟之志也先世本姓王氏高祖自太倉徙居嘉定會祖松撫於陸氏遂冒今姓祖繼魁父昌期廣東番禺縣沙灣司巡檢勅受將仕郎妣秦氏先生奉二親孝謹居喪一遵朱子家禮將仕郎有勳績可紀先生列其狀言之彼中之脩統志者得載名宦夫人錢氏子男一人即宗維監貢生先生命復姓王氏二女適蘇世才錢繼序孫男三人允恪國學生允恆允忱幼先生門人為建官者數人其在嘉定者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孫君致彌及侯君開國最知名於世先生之歿侯君為之狀而二君者相與屬雲章以墓中之文雲章少未獲執經於先生既壯始見先生於京師先生袖其所為文備告所識曰吾邑奇士也將過江南慕雲章送之以序先生已命駕亟下車走遼勃中攜此序以示故相國徐公公閱之竟曰子之鄉故多人物遂館置之雲章實未嘗以一言請之先生也其好獎借後進多此類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

先生雲章其教以不文辭遂序而銘之銘曰  
維廖作邑五百祀始以文鳴嬌雄子項脊先生自崖徙弟子就學安寧  
浹廖廖歐會有續似厥派演迤實清世李唐程連無起繼以陶菴加  
卓詭早年入室先生是腹簡便便充經史尤精六學羣孔軌博存諸家  
別臧否構問通難發微旨友牧卿相師傳士世稱鴻儒數練水  
詔書徵辟加祿仕先生捐志不失己出幽升高非所喜老衣儒衣歸鄉  
里述作煌煌羅萬紙有欲求之道在邇

（附錄）卷三〇

陸元輔傳

陸元輔字翼王嘉定人先世王姓居北城父昌期以據起家  
署太平府司獄申明冤濫調番禺沙灣巡檢初至獲渠盜上  
官輒以賄縱昌期乃以案縛投海中盜少息番禺人祀之名  
宦元輔爲黃淳耀門人在直言社中小有指摘必痛悔流涕  
淳耀稱其學行後棄諸生博覽載籍益研精於經術康熙十  
七年舉博學鴻詞抵京夢見淳耀與語入試不終卷而罷館  
京師文學侍從之臣每承顧問有僻事未能對者輒訪之  
元輔口若手疏莫不曉暢而去購朱元明人經說至數十種  
泝其淵源剖其得失輒爲題跋朱藝尊經義考多取其言爲  
括子宗濂字維水太學生復姓王詩文一軌於法有固窮之  
操卒年八十

王昶撰《春融堂集》卷六四



校記

①減：當作「賊」。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三四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五

唐甄 沈士則 姚宏任 吳兆騫

吳農祥 凌嘉印 徐世沐

張鵬翼 萬斯大

西蜀唐圖亭先生行畧 王開道

先生姓唐氏諱大陶字鑄萬順治丁酉舉人仕爲山西路安府長子縣知縣後更名曰甄別號圖亭

先生生於西蜀夔州府之達州幼卽岐嶷不凡八歲從父亨予公諱皆泰爲吳江令時張獻忠寇蜀蜀地爲赤不得返故鄉遂家吳焉

先生十四五歲卽嗜古學精進洋礪不拘拘於師說落筆卓有端緒善爲歌詩集中如散病獨飲春游諸詩皆少作也附居

李研齋家太夫人督課甚嚴故先生有書當課其文夜當課其詩之句

先生至性孝友色養愉愉中外無閒言其侍親疾也親嘗湯藥衣不解帶及居喪獨處殯室三年枕塊席苦動循古禮痛故鄉不可問遂卜地葬於吳門之虎丘戴家濱與弟妹情誼敦篤不分爾我弟早沒遺女幼稚先生撫之愛逾己出長字宜興周用章親故皆以爲先生長女不知其爲姪也處夫婦琴瑟諧好相敬如賓五十餘年無失言失色焉

先生居室先營祠屋雖生女必抱而廟見新必薦時物必獻出與宴會未薦未獻者雖美弗嘗也歲當分至先致齋三日竭誠致敬然後享祀忌日不飲酒不御內不見賓不衣色服曰禮服終身之喪殆謂是也

先生狀貌短小鬚眉疏秀朴學質行不尚文飾訥訥然似不能言者然剛直亢爽不肯婢媚隨俗意所不治千夫莫回也與曹

偶談詩文論往事稍稍不合輒爲裂眦頰頰而爭人有過多面折之雖當路貴顯無所諱也人每以是敬憚之亦以此取憎於人

先生與人交凡患難有無必與共焉李條侯困於京師先生貸而與之二百餘金後自處貧窘終未嘗責其償也與曹青黎友善青黎沒其妻弱息異鄉無依遍乞於友以給養之魏叔子先生之知己也聞叔子訃爲假吳氏之堂設位舉喪陳五形篇以奠哭之慟曰從魏子之愛也

先生臨財介然不苟凡遊於四方不輕有所干曰取與君子之大節乞吏鬻獄今之敝風我不忍爲也

先生家素貧求爲祿養歸試於蜀舉孝廉卽就吏部試爲長子令甫十月以逃人誣誤去職先生之治長子也首先蠶務導民樹桑以身率之日省於鄉三旬而樹桑八十萬本民業利焉其俗很鬪鬪訟先生拘捕明敏剖決如神夾棍非刑廢置不用民化其德獄訟衰息月試多士於學宮得李某等二人皆登第爲名儒都御史達良輔稱先生爲山西循良之冠至今民有遺愛云

先生僦居吳市僅三數椽蕭然四壁炊煙常絕日採廢圃中枸杞葉爲飯衣服典盡敗絮藍縷陶焉振筆著書不輟曰君子當厄正爲學用力之時窮阨生死外也小也豈可求諸外而忘其內顧其小而遺其大哉

先生晚年與蔡息關先生講道宗陽明良知之學直探心體不逐於物其往復書劄有曰處心不可如水火水逆則激火鬱則死心運於中不因乎物孰得而鬱逆之者先生嗜酒日索飲於友朋家自講學後謂羣飲晏樂雖良友亦散道心遂不輕與筵譏



先生貫綜經史、揚權風雅、非秦漢之書弗讀也。謂唐宋以來文章冗弱靡曼、不克舉秦火於天下、當舉秦火於私家。其著書不肯一字襲古曰：「言我之言也，名我世所稱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襲古人之文、官爵郡縣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乃研精覃思、著衡書九十七篇、天道人事、前古後今、具備其中。曰：「衡者志在權衡天下也。」後以連蹇不遇、更名潛書。外著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潛文、潛詩、日記各若干卷。寧都魏叔子見先生潛書曰：「是周秦之書也，今猶有此人乎？」每接賓客及致書於人，必稱唐子之文掩漢而上之。華亭高謨苑讀潛書極賞其奇。嘗遇先生於黃鶴樓，握手談心者累日。先生詩有見譽何太高，鞠躬不敢當之句，酬謨苑也。吳江徐虹亭盛稱先生之文，推爲當代作家第一。宣城梅定九見先生所著諸書，情人盡錄之曰：「此必傳之作也。」當藏之名山，以待其人耳。先生所著書彙遠遊必攜，每乘舟輒語僕曰：「設有風波不測，汝先挾我書彙登岸，然後來救我。」一日鄰人失火，先生懷書遠避，餘無所戀也。其自爲珍愛如此。四方雅慕先生文名，乞言者雖卑辭厚幣，不稔知其人，之品槩不許也。其不肯輕有獎借又如此。

先生晚年無子，良友助金買妾，姦徒以有夫女給之，娶之。夕女道其故，先生卽令寢他室。詰旦呼其父攜去，命卽嫁之。嘆曰：「我兩娶妾而無子，今又爲姦人所欺，家貧年邁，無力再娶，五經之澤至我而斬，雖命實爲之，負罪何極耶？」先生襟懷高曠，獨思後嗣無人，必泫然出涕焉。

先生見蘇郡之西郊有以孔子爲土地神者，與尤悔庵告之，當事協力除之。嘗遊金壇，時歲饑，民多餓死，先生請邑令某籍死者之數告於上官，并請賑之，不從。明日復請曰：「今歲災田之租緩征其半，來年帶征子於漕粟，半征存貯之米，反全征之，奈何？」

蔽於奸吏而不速改乎？令不得已，遂上請緩征之數。崇明令崇德朱公七十無子，已絕意子嗣。先生以大義責之曰：「異鄉絕嗣，人鬼俱惆，奈何？置若罔聞知也。」崇德因而蓄婢，暮年舉子焉。前癸未進士朱友同，蜀人也，僑吳而沒厝於陽山之麓，年久棺腐。先生憫之，爲乞長興令武韓曹公葬之。擇地近先生之先塋，曰：「我歲時祭掃，便於瞻拜，且可絕日後樵採。」葬之日，烈風大雪，先生觸冒寒氣，成嗽疾，半載不瘳，竟以是終。

先生生於前崇禎庚午年二月戊寅，卒於康熙甲申年二月乙酉，享年七十有五。原聘蜀之冉氏，早歿。再聘蜀之王氏，未娶，遭難死。後娶吳江顧孺人，子一，早殤。女三，長早殤，次曰柚，許字蘇州吳某，未嫁卒。又大曰安，適聞遠，俱孺人出。幼曰穀，妾出，早殤。暮年無嗣，乃以吳江沈氏子爲養子，名衷。先生沒之明年，翰林何配瞻聞之，知先生貧不克葬，啓請於八親王，王賜白金五十兩，命葬之。歲乙酉十月乙巳，附葬於參議亨子公之墓。唐氏先世具詳參議墓表，茲不載。

（碑傳集補）卷二二

沈先生士則傳

沈先生士則傳 沈近思  
昔應潛齋先生講學於錢塘遊其門者多至數百人四方之士莫不景仰恐後數十年來流風遠韻不絕如縷以余所見應門高第諸信師說孜孜不倦以終其身者維凌翁文衡與同宗志可先生為最凌翁長於知以著書老先生姓沈氏諱士則字志可仁和縣學生祖潤蒼公舉孝廉為太平令父文學幼良公母程孺人先生其季子也叔祖光祿濟蒼公因子修偉公早歿無後擇先生為其嗣母周氏性嚴厲常加誡責先生長跪待罪雖勞不怨時默飲泣反躬自責惟恐不得於母終身未嘗向人言先生蓋純孝人也壯歲始師潛齋先生學禮初見疑禮為難行師曰爾自不行禮禮豈難行哉先生聞言汗流浹背自是毅然以力行古禮為己任居家授徒端坐終日威儀整整雖盛暑不去冠履出則徐行緩步兩手捧心未嘗掉肘接人貌溫氣和無疾言遽色人有過必正言規誡即相遇途次或冠有不正履有不整亦必俛告之居喪不用浮屠悉遵古禮本生母歿服以禮般而哀不忘請於督學使守制一載補考值父忌又請改期下至功總之喪亦必成服平日往來常見先生冠素冠也歲時祀先族眾聚而祭者百餘人先生定為祀規咸遵之無失先生以禮書無人講明而力行尤詳於古斂禮葬禮嘗云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每諄諄為人道雖疎遠親朋不惜竭蹶以襄事貧而好禮如此先生以禮律身即以禮教人始而或以為迂久而感其誠意見者咸斂容致恭匹夫而化鄉人其先生之謂與甲戌歲思與項子性存見先生以性理大中相質先生曰知師說者有凌文衡予學禮而已自是與二先生往還無虛日未幾文衡歿辛巳先生亦病九月六日思侯於榻前先生舉禮學彙纂教養全書見授思疑應先生言性理太極鬼神與程朱不合先生蹙額曰多乎哉聲咽不出越三日先生死命次子辰錫相從錢塘學舍愧不能效他山之益越十有六載辰錫始克葬先生於三台山之麓賈配胡孺人先歿至是遷柩合葬焉艱難拮据先生可謂有子矣今讀高君狀撮其大略以表應先生之傳其在於斯俾後之學者知所景仰云

姚先生宏任事略 全祖望  
李二曲集中別輯前代講學諸君有出於農工商賈之中者共為一卷以勉學者以予近所聞近日應潛齋高弟有曰凌嘉印沈士則姚敬恆

皆拔起孤露之中能成儒者凌沈之名尤重見於沈端恪公所為傳而敬恆躬行與相鼎足顧未有知之者敬恆諱宏任別字思誠杭之錢塘人也姚氏故杭之右姓敬恆少孤其母賢婦也敬恆不應科舉隱於市廛稍營十一之息以養家其母一日見敬恆質絲銀色下劣愠甚曰汝亦為此惡行乎吾無望矣敬恆皇恐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業於應先生潛齋每日朗誦大學一過潛齋雅愛之一言一行服膺師說泊然自晦凡事必歸於厚沈甸華之卒也潛齋不食二日敬恆問曰朋友之喪而若此無乃過歟潛齋喟然歎曰為其無以為喪也敬恆曰請為先生任之殯葬皆出其手潛齋不肯輕受人物惟於敬恆之餽不辭曰吾知其非不義中來也然敬恆不敢多有所將每時其乏而致之終其身無倦潛齋之歿敬恆執喪如古師弟子之禮姚江黃先生晦木於人鮮可其意者獨見敬恆而許之曰是獨行傳中人物也嘗遊於閩閩督姚公盛延之訪以海上事敬恆對曰遊魂不日底定矣但閩中民力已竭公當何以培之閩督肅然領之然敬恆以學道故所營十一之息無甚益而勤施漸不可支遂以此落其家晚年以非罪陷縲紲憲使閱囚入獄敬恆方朗誦大學憲使異之入其室見其案上皆程張之書也乎與坐而語之大驚即日釋之然敬恆卒以貧死其平生但事躬行不著書故鮮知者予既附志於潛齋墓表中復摭拾其事以傳之以配凌沈二君且以待後世有二曲其人者惜訪其母姓竟不可得

（續前集）卷二八

孝廉吳君兆騫墓誌銘

余讀史記鄒陽上梁孝王書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不禁掩卷歎息以為千古若出一轍也及觀有明盧相之為人以斯跡使酒至羅重法械繫繫陽著幽鞠放招賦以自廣東郡謝榛見長安諸貴人聚而泣曰生有一盧相視其死而不救乃從往古哀湘而弔沅乎諸貴人憐之卒出相於獄而相終無所遇益落魄縱酒以歿未嘗不深悲之若余友漢槎吳君者豈非其人哉漢槎姓吳氏諱兆騫字漢槎世為吳江人明刑部尚書立齋吳公七世孫也父燕勒公諱晉錫舉庚辰進士授永州府推官漢槎垂髫隨至任所過潯陽大別由洞庭泛衡湘攬其山川形勝景物氣象為詩賦驚其長老未幾流寇張獻忠蹂躪楚地漢槎奉母歸燕勒公亦解組旋里值我朝廷鼎江南漢槎年方英妙才名大起相隨諸兄為雞壇牛耳之盟馳



驚聲譽與今長洲相國文恪宋公家司寇司農王峯兩徐公暨諸名賢  
角遂藝苑談論風生酒闌燭輝毫落紙如雲煙世咸以才子目之丁  
酉登賢書會科場事起下刑部獄羈囚請室慷慨賦詩隨蒙  
世祖章皇帝寬宥遣戍甯古塔荷戈絕域極目慘沮太倉吳祭酒梅村  
爲悲歌行以贈之有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之句送吏無  
不嗚咽而漢槎獨賃牛車載所攜書揮手以去在甯古塔垂二十餘年  
白草黃沙冰天雪窖較之李陵蘇武猶覺顛連困厄也無錫顧梁汾舍  
人與漢槎爲舊識交時在東閣日誦漢槎平日所著詩賦於納臘侍衛  
性君所如謝榛之於盧柟者性君固心異之思有以謀歸漢槎矣會今  
皇帝御極二十有一載詔遣侍臣致祭長白山長白山者東方之喬嶽  
也地與甯古塔相連漢槎爲長白山賦數千言詞極瑰麗藉使臣歸獻  
天子  
天子亦動容咨詢有尼之者不果召還而納臘侍衛因與司農司寇暨  
文恪相國聯金以輸少府佐匠作遂得循例放歸然在絕域已二十三  
年矣時余方官京師亦曾與漢槎一効奔走其歸也抱頭執手爲悲喜  
交集者久之其母固無恙而諸兄已相繼云亡遂爲經師館於東閣者  
又期年歸而與太夫人上陽稱壽宗黨戚里咸聚以爲相見如夢寐也  
乃未及一年復至都門竟卒於旅舍嗟嗟豈非其命之窮也哉初漢槎  
爲人性簡傲不諧於俗以故鄉里嫉之者眾及漂流困厄於絕塞者垂  
二十餘年一旦受朋友脫膠之贈頭白還鄉其感恩流涕固無待言而  
投身側足之所猶甚潦倒不自修飾君子於是歎其遇之窮而亦痛其  
志之可悲也已余爲吳氏婿余亡妻與漢槎爲兄妹行且幼同學也余  
故知之獨深漢槎以前辛未十一月某日生其卒以康熙二十三年十  
月某日年五十四配葛氏前庚午舉人葛端調諱肅之女子男一人振  
臣太學生女四人俱葛氏出振臣以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舉  
柩葬於吳縣寶華山之麓卽燕勒公墓傍也以狀涕泣而請余銘余固  
不忍辭遂爲之銘曰  
吁嗟乎吳季子幼而學經并學史萬里投荒幾至死絕域生還豈易耳  
胡爲泯泯止於此吁嗟乎吳季子

（碑傳集）卷三十七

吳徵君農祥傳方彙如

徵君吳氏名農祥字慶百一字星叟故錢塘諸生也其自海鹽海甯再

徙而家於此曾祖上世皆不顯至祖繼志始仕雲南越州衛經歷父太  
冲明崇禎辛未進士由翰林累官右春坊右中允徵君其長子也兒時  
爲馬文忠公世奇所知曰他日當以文冠世年十許歲數往來婦翁家  
婦翁者傅巖也會三九公譴陳公函輝發題命坐客各製笑啓露下落  
賦徵君最下坐越筆賦就末更綴以詩其落句云一輩少年爭跋扈明  
公從此願躬耕陳公歎爲英異者久之初徵君祖經歷君好聚書且勤  
掌錄秘閣之鈔逾萬卷及宮允鼎貴則家益有賜書軸帶帙籤至與山  
陰元氏海虞錢氏埒於是徵君既長構樓于別業之梧園儲書其上與  
弟應復登樓而去其梯戒不聞世上語盡發所藏書讀之朱墨句稽識  
其大者旁又囊篋細碎四鎖怪異搜剔疑互並潰漏發筆語則纏纏然  
居久之會康熙戊午  
天子開博學宏詞科徵君以大司空陳汝檉薦被騰書敦迫上道至京  
師辭於通進司者三辭於吏部者二皆不報明年三月試太和殿庭  
上命三大學士暨掌院學士定甲乙徵君卷議在甲伍中有日矣已而  
不與  
上又顧大學士等舉所遺舉所遺則首以徵君聞已又不與或曰是有  
以蜚語聞者或曰是索其卷無有故罷其事秘不可知也徵君之至京  
師也大學士馮文勤公博客之代食時稱佳山堂六子六子者陳維崧  
毛奇齡吳任臣王嗣槐徐林鴻及徵君維崧奇齡任臣既入史館嗣槐  
試不及格而用  
天子後命留官中書舍人獨林鴻與徵君不就徵君尤倦遊既宿留不  
耦則乘薄輦車出郭門藥囊書帙縷破藍藍然送者自大學士馮公以  
下吁嗟歎之徵君曾不芥蒂曰吾道蓋是乃今可遂吾初服矣徵君爲  
肩謁鼻鶴脰指爪長三寸須鬚飄然淵放得錢輒付酒家而識徵君  
遠略不干人以私入亦無敢干以私者社事之殷也吳下士沿復社故  
態角爲尊奢門戶各不通水火而浙西郡若讀書秋聲登樓學社及慎  
交請社爭立名字應之各欲引徵君書幣交戶外者履且滿徵君曰是  
載既見餉也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不答書亦不發視其後  
天子果震怒諸爲社事者盡搜所刊錄摧燒之於今著爲令世咸以徵  
君知幾  
國初通籍者往往有徵君門故大司馬孟喬芳督河朱之錫方伯彭而  
述其善也數以書招徵君謝勿往或枉車騎過之亦匿不肯見而族兄



某某守蘇州六年賓客聞微君一以書問無恙而已迄不至他日遲  
近於可中亭族兄欲載與俱歸不可則以纖置船中微君遂捨船去其  
介也如是獨嘗一應李文襄公之芳聘當是時文襄以蕩寇功督兩浙  
建牙於三衢以扼閩衝羽葆榮耀更從帶弓健夾陸立上謁者或不  
仰視微君至則長揖之明日宴於射堂軍中以鳴鏑射枝枝傳酒酒  
文襄離席起酌金巨羅爲壽微君前請草露布微君且飲且口占授書  
吏一坐盡傾久之辭去爲書便宜數事文襄再拜曰微君其於朋好性命  
知君不盡乃以爲文士也微君內行敦遇三黨有恩紀其於朋好性命  
也鄧縣周容太倉王吳客死京師質衣爲具含賻視白旛卽路乃返晚  
與陸增毛奇齡徐林鴻爲飲酒難老之會月一會會輒推文史一日偶  
及典獻禮并牽連懷安懿王事奇齡以司馬光楊廷和議非是晉詞狼  
藉口角流沫墮餐飯中微君伺其閒也爲一難以送之奇齡亦未有以  
應蓋微君好史法其於明代事尤悉棘棘不阿然一以公心聽皆此類  
也康熙戊子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七矣初微君之生也母張夫人夢  
偉衣冠者七人抱一兒授之曰以爲而子請其年曰二七及是果驗所  
著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古文一百四十卷駢儷文四十卷詩餘二  
十四卷他雜著又一百六十八卷子裕孫慎思編以藏於家皆殺青可  
繕寫

野史氏曰韓愈稱樊宗師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元稹序長慶集曰樂  
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微君亦云然微君不以自多遇後生一字之工三  
復不能已其子之友壻方蔡如者把文調之亟歎以爲當今無雙又錄  
其弟榮如詩數篇入所撰驚喜集中然至其意所不可雖翰音登天不  
一以色詞假也微君素強無疾前卒之一年家不戒于火盡所蓄讀書  
燬焉自是遂病病或挾日不食亦不語曰吾無與爲質矣踰年竟卒其  
以書死生如此

（碑傳卷一）

凌先生嘉印傳

凌先生嘉印傳

凌翁文衡者名嘉印杭州錢塘人也年四十前猶充杭郡司李書吏性  
好讀書同輩皆非笑之嘗匿書直舍案下無人時私讀之夜則取油一  
盞俟眾熟睡後默誦不休或侍立官側口雖應對公事心輒默記夜所  
誦書同輩或嗤爲癡或目爲迂翁益自信不疑然翁所誦者非世俗應  
舉本子乃四書五經天人性命之文也四十後始決計棄爲吏受業於

應潛齋先生盡得其所傳窮年矻矻學爲著書一切家事付之不問坦  
懷自得類乎其順而氣象寬和澄澤悉化沖然有道之容使人對之而  
忘其珍域焉歲乙亥思與項子性存從同宗志可翁往訪時翁年六十  
餘猶手一編抄錄不輟冬月嚴寒呵凍註禮書日幾頁騰寫日幾頁皆  
有課程嘗謂思曰學問須到造次顚沛必於是方有得力又曰世人讀  
書爲科舉有志者不妨借科舉以讀書思等每舉應先生所著書相質  
曰某不敢不承師說公等從程朱自不差也戊寅秋將以所疑數十條  
請正而翁已先逝矣歿之日猶著禮書一頁午後思臥一睡遂不復醒  
卒年六十有七女三無子以族姪公肅爲嗣嗚呼古來好學者多矣而  
崛起胥吏得聞聖賢之旨如翁者甯有幾人豈非豪傑之士哉翁歿一  
年得交馮子天佐其少年立志棄爲吏讀書訓蒙事與翁頗相類惜其  
窮而早歿不得有所成就讀其臨歿前一日與思之札可悲也曰弟病  
勢變遷不一大命未可保如有不幸不知枉枉枯死耶抑天命耶相知三  
人刻刻不忘自恨浮生之薄以有今日又承賜以藥金在友朋固有此  
義但弟目下藥餌可以自支貧友乏賜斷不受也三人者謂項子性存  
陳子嗣長及思也卒年三十有一女一無子其平生好學凡性理語錄  
諸書每自手錄爲人氣清而力弱嗚呼使斯人而天假之年當必有以  
樹立而不幸短命死其臨歿之言炯炯可識余故附書之以傷其志也  
云

（碑傳卷一）

徐先生世沐傳

先生名世沐字爾瀚家世江陰縣之青山晚號青麓又曰青牧少孤奉  
母視太君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嘆囿于  
舉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已反求務有益于心身其辨別異同  
抉摘影響之談務歸于下學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  
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亭無錫高彙旃  
武進馬一菴諸先生往來論學以資其益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  
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篤而行未廣則答以先生行高而學不醇蓋不苟  
同類此晚以子恪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滄柱  
仇公見而驚歎賜言于眾由是安溪李公當湖陸公亟相訂交先生所  
著四子書易書詩儀禮周禮春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  
陰錄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跋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

此當湖以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年當湖歿先生積學又二十五年八十有三歲疾革召老友陳克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靜氣以卒論曰儒者于學術異同非模稜兩可則有爭氣焉先生無是也斯其為篤信好學者歟其時克親陳先生並起其學繼之則有楊文定公皆同邑人何江陰風氣之厚也有志者可以知所歸向矣

（清儒傳集卷二八）

張先生鵬翼傳 雷錄

張先生鵬翼字子晚號警菴汀之連城新泉鄉人幼知好學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註參玩大全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精郡庠越十年食餼越三十年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值亂離十二歲明鼎革播遷飢饉而學不廢迨闈闥底定士務進取先生親老亦刻意場屋之學年四十遭耿逆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連城處萬山中無師友先生銳志問學虛心集益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跣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內履不外遊蓋動必以禮云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輯廉洛關閩要言為理學入門又為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為相將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攷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靡靡海內宿老如孫夏峰李中孚黃梨洲尚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朱異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暴儀封張清恪公撫閩蒐羅碩彥悔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間歿三十餘年閩當事題請列祀鄉賢

（清儒傳集卷二八）

萬君斯大墓誌銘 黃宗憲

論曰吾邑李徵君元仲長汀黎大參愧曾皆名在天下先生稍後出獨潛心理學而經世大務未嘗不日有杼柚也其時上杭吳一士窮經飭行即授先生以讀書錄者也先生嘗自謂壯時遇黃遂登言道有進林赤章授以近思錄朱子全書且曰求道之要盡在論語是二人者皆莫放其生平始末為可惜也先生晚年喜與長汀黃龍陽遊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皆克守其業閩汀學者當推先生為冠冕云



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間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變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搏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為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眾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為標準毫杪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牆聖經與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充宗之死能不慟乎充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充宗生逢喪亂不為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略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為例八卦之方位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為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為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疊出充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閭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患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為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禮於大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災甲陽州各一卷其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充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為之流別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澧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廬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哉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牆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充宗之學誰為流別余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充

宗為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  
骨荒郊充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之哭焉父友  
陸文虎用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充宗葬其  
六棺凡所為皆煩此不以力絀雙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  
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  
學充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閱筆者久  
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三年始克為之銘曰  
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為三傳三禮牛毛蘭絲精微在此釋者以  
意或得或否臆說踵隨割裂經旨侃侃充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  
喪紀如捧珠盤如承明水如服元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書  
帶環之不生葛藟

（碑陰）卷三〇

又跋翁傳 鄭某

出甯波城西門走二里許曰新河橋華舟南渡又西南行半里樹林壠  
墓之中老屋積然有跋翁焉其先世會祿於有明其考名孝廉為遺民  
以老其兄弟八人皆有問學行誼其諸子子各挾其文章馳騁當世而  
跋翁以一再試有司不合抽身而退沈酣經史於六經之中初翁遭亂  
赤貧所居寧於武弁授徒自給讀書之外無他事南雷黃先生翁父執  
也歲丁未偕同學十數子執其門因為講經之會於甬上一時勝友  
如雲質疑送難號稱極盛而翁於其間肄業尤勤亡何喪其內子翁攜  
一幼兒館於武林慨然以窮經自任露抄雪纂書已等身癸丑遇火復  
理前塵不倦蓋費十餘年之日月眼疲手瘁思通鬼神而尤遠於春秋  
三禮應嗣寅武林老儒自負經學遇翁談禮則輒亂旗靡吳志伊記問  
博洽見其禮經著述當意不當意輒手抄以去秦湘侯作春秋綱宋子  
猶作春秋書法辨翁遺書詰難往復數四必伸其說而後已然翁久於  
其中咀嚙涵泳實有所得非苟焉務口舌以爭雄長者其言春秋也一  
曰專傳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公穀左氏互相同異生今論古事難懸斷  
左氏詳嚴宜奉為主一曰論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  
就無道之世據實直書是非自見而初未嘗以後生之匹夫責已往之  
天子一曰屬辭比事春秋所書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形如上書  
衛人殺州吁下書衛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為一人也立晉則書衛人  
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一日原情定罪春秋所

書罪多而功少而罪之所在必即其所處之地察其所處之情如魯桓  
見般于齊莊公年方十三沖齡倚母法無可施故書薨書喪至書葬一  
似賊之已討而於莊元年則特書孫齊以責夫人迨莊公既長忘魯共  
狩則如齊如莒莊於是不得辭其防閑之責其言三禮也於儀禮則有  
商於禮記則有偶箋於周官則有辨非類能取甲乙之證據剖前人之  
聚訟而其已刻者則有學禮質疑一書黃先生稱其宗法八篇為冠古  
絕今必傳之作他若論郊則曰郊唯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論社則曰  
太社在北郊王社在國中又曰北郊主月論禘則曰禘於一室又曰魯  
禘不追所自出論祖則曰東周祖文而宗武論太壇則曰太壇明堂則曰  
方明壇即太壇即圜丘其官方三百步上有明堂曰至郊天即於方明  
壇謂之方明郊天主日也季秋大享於明堂明堂太壇同在三百步內  
無有兩地論喪服則曰承重之妻皆從夫服又曰庶子為其生母之黨  
服與適子為其母黨服同凡皆發先儒之所未發者蓋翁虛心博學以  
經解經不立異不苟同不為先人之言所主不為過高之說所撓故能  
推倒一世親見古人如此翁為人所重與之處者非至陋劣靡不相得惺然  
然性和易好結納賢豪獎引後進與之處者非至陋劣靡不相得惺然  
居家兄弟怡怡脩輯諸系經紀紀事條理井然如管遊杭州玉龍山入勸  
賢祠謁拜陽明像前見東廡有張籍產神位立擊碎之張司馬之死不  
及擇地而葬翁與友人賺金買地改葬南屏為文記其始末蓋翁挾奇  
偉之氣承父師之傳雖其造詣鬱不得施其偶見諸一二事者往往可  
傳而翁所自喜願獨在經學壬戌之歲翁年且五十矣先是年之二月  
旅食海昌患足疾劇道書其友鄭某曰跋翁即真不可無傳且引錢牧  
齋傳顧仲恭之經學為例某議讓未遑翁屢書相責又二年乃為之敘  
述如右

（跋）卷三〇

校記

①後「舉所遺」三字當衍。

②此句疑有錯簡，當作「子一人經，諸生，能世其學」。



清儒碑傳集

卷三五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六

胡渭

胡先生渭墓誌銘

乾隆二十有四年清溪翰林彥穎將于十一月癸丑葬其父東樵先生於經南圩之阡距先生之歿蓋四十有二年矣有唐杜甫旅卒岳陽子宗武病不克葬而以屬其子嗣業歷四十餘年而乃克竟先人之志遷祔偃師彥穎焦勞晝夜過時而卒受先生于幽故有合于元氏之所歎於嗣業者亮其遇而不責其慢君子有恕辭焉按狀先生名渭初名渭生字肅明東樵其晚年自號也胡氏籍餘姚先世諱子中者始遷德清曾祖有信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令有名于時事載明史祖子益諸生考公角天啟甲子舉人先生生十二年而孤母沈孺人挈先生避寇山谷間歸則購戶漂搖草竊猶充斥有田數十頃在遠鄉租船至中途輒被劫掠乃鬻負郭之田以完賦家遂赤貧年十五遊于庠試高等爲增廣生高文遠俗連不得志于有司乃入太學館益都相國所聖祖側席方聞有道之士復唐宋博學鴻詞之科相國欲以先生應詔堅辭不肯就羣公遂以相國子師莫敢先發及見薦願無先生名則又大驚先生自是遂絕意科舉之學專窮經義崑山徐大司寇乾學總裁一統志假歸許以書局自隨禮延太原閻若璩無錫顧祖禹常熟黃儀泊先生與修開館莫麓臺下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凡與禹貢山川疆域相涉者隨手鈔集與經文比次以郡元水經注疏其下鄭注所闕凡古今載籍之言苟有當于禹貢必備錄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歷三葦後成名曰錐指其於導河一章辨析尤至謂後世河日徙而南則充之西北界不可得詳河南之濟亡則充之東南界亦苦難辨華陽專主商洛則梁之西北界茫無畔岸黑水與雍通波則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極研精覃思博稽圖籍手摹圖四十七篇凡九州之形勢及古今郡國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遠近大略粗具海內查學士昇以先生著上進

法駕南巡先生撰平成頌一篇并前書詣獻

行在

上深嘉歎宣至南書房直廬賜饌賜御書詩扇賜耆年篤學四大字稽古之榮近代儒者或未逮也錐指既成他經以漸次及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以無圖唯易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其圖矣其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圖可也安得有

先天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從何擬議洛書之文見于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謂漢儒專主災異以警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書一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乃創爲黑白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且謂範之理可通于易劉牧以九位爲河圖十位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書二洪範元無錯簡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敘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爲五福六極之傳害三辨誤析疑作洪範正論大學一書朱子作章句後諸儒皆以補傳爲疑先生以經文此謂知本二句當在止於信之下知本蓋知止之謂格物致知與至善釋在邦畿章內元無闕文無待于補作大學翼真太歲在甲午正月九日考終牖下春秋八十有三配黃氏諸生幼良女子四人方騰出繼大宗山西大同令贈先生如其官調陵川方質方威諸生方詮女二人適游擊沈運桂諸生沈益新孫十人彥穎翰林院編修勳山東臨淄令彥輔貴州清平令彥昇由額外主事改授山東定陶令彥平彥冲彥卒彥謙彥博彥韜彥肅皆諸生曾孫十餘人元孫二人銘曰

學猶殖也經爲之根非別黑白執定一尊苟學不醇經義終晦羣言紛囋不鄙則倍清溪榮紆四水交趨纖簾而後篤生真儒於惟尚書有體有要陳疇制貢厥義孔奧竹素散逸夏傳不傳搜析精微能執聖權抉摘河洛綜貫大學游情三古覺彼後覺耆年篤學聲徹九重

天章巍煌由稽古隆其人雖亡其精則存墓後彫漆燈不昏剖碑埋幽以表經術讓德考行視此信筆

（碑陰）

又胡渭記黃儀 顧祖禹附

胡渭初名渭生字肅明一字東樵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有政聲工古文與歸有光齊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啟甲子舉人渭生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徹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生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文毅公家渭潛心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崑山徐尙書乾學率

詔修一統志開館洞庭山延渭與黃儀子鴻願祖禹景范問若璩百詩分郡纂輯因得博觀天下郡國書又與子鴻輩觀摩相善而問學益進





焉。渭素習尚書禹貢謂偽孔。孔冲遠及蔡沈於地理皆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庚仲初之言不足信。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榮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混而爲一。因足疾家居。博稽載籍及古今注釋。攷其同異而折中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成禹貢雖指二十卷。雖指者。取莊子秋水篇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之意。言所見者小也。又謂禹貢山川非圖不明。而漢承平中賜王景之圖及晉司空裴秀之圖皆亡。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世無傳本。而合沙鄭氏東卿禹貢二十五圖世亦罕觀。且於郡國山川未能精審。先儒舊說與經異者不能釐正。乃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傳紀。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古今水道山脈條分縷析。聚米畫沙。如身歷目擊者矣。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論近日淮黃之勢。云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溢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遇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甯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塚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堤增卑培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洪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其說可稱卓論。豈不通時務之迂儒所能哉。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間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譬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爲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敘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爲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缺文。無待於補。其議論之正。可謂通儒矣。

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目下。禮部尚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四十二年。法駕南巡。涓撰平成頌一篇獻諸行在。有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廬。賜饌及書扇。又御書青年篤學四字。賜之。禁直諸臣咸謂一時之曠典云。五十二年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黃儀常熟人。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運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間若疎見之。不忍釋手。歎曰。鄭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中家。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叢論一書。祖禹少承家訓。不事帖括。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性好遠游。足跡遍天下。無所遇歸而閉戶著書。撰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川瀆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開方法繪地圖。口卷名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輿諸書。承襲襲謬。皆一一駁正。詳於山川險要。及古今戰守之蹟。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略。讀其書。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爲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世所稱三大奇書。此其一也。其二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抄。然合抄本人所易爲李書。九嫌疎漏。豈能與顧氏梅氏之書稱鼎足哉。

胡先生渭傳

先生諱渭，初名渭生，字肅明，世爲德清人。會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所謂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啓甲子舉人。先生年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廣額，屢赴行省試，不得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相國邸，篤志經義，尤精於輿地之學。崑山徐尙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請常熟黃儀子鴻、無錫顧祖禹景范、山陽閻若璩百詩及先生分纂，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先生素習禹貢，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庚仲初之言不可以釋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從說文作荷。蔡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涵而爲一。乃博稽載籍及古今經解，攷其同異而折衷之，依經爲訓，章別句從，名曰禹貢錐指，凡二十卷。爲圖四十七篇，於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夷險，犁然若聚米而畫沙也。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且爲圖以表之。其畱心經濟，異於迂儒不通時務者遠矣。嘗謂詩、書、禮、春秋皆

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漢儒專主災異，以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剽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且謂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害二。洪範元無錯簡，後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敘時五福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爲五福六極之傳，害三。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眞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闕文，無待於補，皆卓然有得，非異趣以爲高者。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先生撰平定頌一篇，并禹貢錐指獻諸

行在，有

詔嘉獎，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儒者咸以爲榮。甲午歲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從子會恩從先生學。由進士及第。官至刑部尙書。孫彥穎翰林院編修。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三八



藏 齋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七

梅文鼎

梅文鼎傳 字定九號勿菴江南宣城人梅氏自北宋家宛陵文鼎之先與  
梅文鼎字定九號勿菴江南宣城人梅氏自北宋家宛陵文鼎之先與  
聖俞同祖別支父士昌號繼祖改革後棄諸生服嘗以六十四卦爻與  
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比附成書謂之周易麟解文鼎兒時侍父及  
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於次舍運旋大意年二十七師事前代  
逸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璇所藏臺官交會法與弟文鼎文鼎共  
習之稍稍發明其所以立法之故補其遺缺著歷學駢枝二卷倪爲首  
肯自此遂有學歷之志值書之難讀者必欲求得其說往往至廢寢食  
格於他端中輟耿耿不忘或讀他書無意中若有觸而積疑冰釋乘  
夜秉燭亟起書之或一夕枕上之所得累數日書之不盡殘編散帙手  
自抄集一字異同不敢忽過有能是者雖在遠道不憚褻裘往從斯人  
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期與斯世共  
明之中年喪偶不再娶覃思閉戶謝絕人事所著歷算之書多至八十  
餘種自來言歷者莫不遠也讀交會通軌及臺官氣朔章竊疑其非全書  
後讀元史歷經始知許衡郭守敬諸儒測驗之精製器之巧歎授時歷  
法之善因歷經簡古作史者又缺載立成爲圖注二卷以發其意又以  
授時歷集古法之大成自改正七事創法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不讀  
耶律楚材之庚午元歷不知授時之五星不讀統天歷不知授時之歲  
實消長不攷王朴之欽天歷不知斜升正降之理不攷宣明歷不知氣  
刻時三差非一行之大衍歷無以知歲自爲歲天非李淳風之  
麟德歷不能定朔非何承天祖暅之劉焯諸歷無以知歲差非張子  
信無以知交道表裏日行盈縮非姜岌不知以月蝕檢日躔非劉洪之  
乾象歷不知月行遲疾然非洛下閭射姓等肇啟其端雖有善悟之人  
無自而生其智參校古歷七十餘家著古今歷法通考五十八卷後漸  
增至七十餘卷授時列六歷以攷古今之冬至合於古者或戾於今合  
於今者又差於古其後天也或差至一二日惟統天歷有古大今小之  
算以合前代所用之率而授時因之願歷議欲尊授時遂取魯獻公冬  
至以證統天之疎各依本率步算則雖上推至魯獻未嘗違統天法也  
郭守敬歲實消長不在創法五端之內意可知矣作春秋以來冬至攷

一卷元史太祖以己卯親征西域諸國次年庚辰夏五月駐蹕也石的  
石河有西域人與耶律楚材爭月蝕而西說並誦故耶律作歷託始是  
年也又以太祖庚午始絕金次年伐之謂之不五年天下略定故推演上元  
庚午冬至朔旦七曜齊元爲受命之符謂之西征庚午元歷西征者謂  
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歷志詔太祖庚辰爲太宗則  
太宗無庚辰也又訛上元爲庚子則於積年不合也據演紀積年二千  
二十七萬五千二百七十算外得庚辰則起算必庚午作庚午元歷攷  
一卷元歷肇始耶律授時多本而用之授時經王郭楊齊十餘人合併  
而成故承用四百餘年不改非諸古歷所能方郭守敬著撰極富僅存  
歷草其書有算例有圖有立成歷經立法之根多在法有考立成之  
微者爲補注二卷兼引八錢三角以明之有布立成之法有考立成之  
法大統歷立成注二卷此皆發明古歷也其論西歷云唐九執歷爲西  
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歷在明則有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歷  
以算陵犯與大統同用者三百年皆西之舊法也利瑪竇來賓崇禎朝  
上海徐光啟與西士湯若望譯崇禎歷書  
本朝時憲歷用之則西洋新法所謂歐羅巴歷也湯氏所譯多本地俗  
與利氏之說又復不同回回歷與西域天文書並洪武時吳伯宗李翀  
受詔與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同譯天文書並洪武時吳伯宗李翀  
二卷西域天文中有雜星三十之占未譯中土星名以歲差度考之得  
其二十餘後見錢唐袁士龍青州薛鳳祚氣化遷流並有斯考一卷表  
同者十之七八以巨蟹第一星證之回回歷尤確作三十雜星考一卷表  
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里差陝西河南北直江南四省禮拜  
寺有此表景之傳而其中亦有傳訛之處西域馬儒驥以此致詢遂爲  
訂定并附用法以補其闕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靜即蓋天也自漢  
人伸渾天而細蓋天書遂不傳今惟有周靜一經又言之不詳然觀其  
所言里差之法謂北極之下以半年爲晝夜即西人之說所自出也因  
作周靜算經補注一卷俾天下疑西說者知其說之有所自來渾蓋之  
器以蓋天之法代渾天之用其製見於元史札馬魯丁所用儀器中竊  
疑爲周靜遺法流入西方者也法最奇理最確而於用最便行測之第



一器也。本書中黃道分星之法，向缺其半，故此器甚少，蓋無從得其制度也。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完其所缺，正其所誤，可以依法成造。用之不竭矣。歷書中七政算例，多有言西某月某日者，既非建寅，建丑，建子之法，又非以節氣為序。如回曆之用太陽年，其紀日數既非以朔為初一，然又非如回曆之以見月為朔，且其稜見于諸卷者，又各自不同。嘗疑其各國自為正朔，立法相懸也。既而彙集詳考，然後知其所用並以太陽會恆星為主，即恆星歲也。恆星東行，有歲差度分，則太陽會之以成月者，亦漸不同。故諸卷中所載互異，而以年代徵之，亦可見也。今西教中齋日所為正月一日者，在今冬至後第四度，亦見此法。至其一年十二月，有一定大小，並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而成一月。大政並同回曆。作西國日月考一卷，以上六書皆推究西術，而得其會通者也。崇禎歷書百餘卷，全用西術，中有細草，以便入算，猶授時歷之有通軌也。蓋即七政算引而有詳略爾。以歷指大意，櫟樞而注之，作細草補注三卷。歷書中交會求七政算引二書並逸，以諸家所用細草攷其同異，參之歷指，作蒙求訂補二卷。附說二卷，二書安溪李文貞公巡撫北直時，刻于保定。交會圖之大誤有二：一為金環與食甚分為二圖之誤，一為圖日月會不由月心起算之誤。作訂誤一卷，古法赤道定而黃道有歲差，故以赤求黃，新法黃道有定緯，惟經度移而赤道經緯時時改易，故以黃求赤。交會細草用儀象志八卷，九卷表求之，乃近年之法，不如弧三角之為親切也。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以明算理。中西兩家歷術求交會起虧等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為言，其法以日月體之中心為中，而論其方位，故其向極處命之為北，向南極處命之為南，又即以前黃道東陞處命之為東，向西陞處命之為西。此惟太陽太陰行至午規而又近天頂，則東南西北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度既有斜升正降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皆從弧度之勢而頃刻易向，且北極出地有高下，則虧復方位又以日月距地之度而隨處所見必皆不同。然則月體之東西南北，與人所見之東西南北必不相應，而何以施諸測驗乎？然而古今歷家未有議及者，不可謂之非缺事也。今別立新術，不用東西南北之號，惟據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為八向，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聯為直綫，中分之作十字橫綫，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向也。曰上，曰下，曰左，曰右，則四隅向也。乃以法求得交會各限，白道與高弧所作之角，而定

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實千年未發之秘。作交會管見一卷，歷有平時有用時，平時者步算所得，用時者測驗所徵。太陽之有日差，加減猶月離交會之有加減時也。而日躔表所載之數，獨異據表說謂有二根，其說尤含糊支蔓。月離交會二章棄而不用，彼蓋自知其非是矣。而日躔表仍誤不改，若以此入算，則節氣加時皆謬矣。作日差原理一卷，焚取一星，最為難算，至地谷氏而其法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以正袁士龍歷書之誤。作火緯本法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五星本天並以地為心，與日月同。至若歲輪，則惟金水二星繞太陽左右而行，其歲輪直以日為心，土木火三星則不然，並以本天上平行度為歲輪心。然其軌跡所到，並于太陽有一定之距，故又成繞日左右行之圓象。西人所立新圖，不用九重天而五星並以太陽為心，蓋以此也。然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跡，其度左移。若歲輪則仍右移耳。作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圖象一卷，凡圖黃道緯度于赤道左右，取二至所到度分，聯為橫綫，而作小圈以擬黃道，乃于小圈上勻分節氣，各作直綫過赤道于午大圈，即各節氣之黃緯可得。作黃赤距緯圖辭一卷，月能掩日，日遠月近，其理明白而易見，不在表影。西人之測，則謂太陽太陰各高五十度時，太陽表影必短，而太陰表影必長，以是為月近于日之徵。夫表影既有長短矣，又何以明其同高五十度乎？必不然矣。作太陰表影辭一卷，歷書刊本多有互異之處，恆星經緯改處尤多。帝星句陳亦然，以弧三角推之，有與所改合者，有與先刻合而所改反離者。作二星經緯攷異一卷，定夜時之法多端，而測星以知太陽其最確也。測星定時，法亦多端，而用句陳大星及帝座其最簡也。然恆星既隨黃道東移，以生歲差，則二星亦不能定于一度，而何以定一時？故作星晷者必知現在二星之真度分，而後其用不忒。作星晷真度一卷，以上十一書皆因崇禎歷書之說，或正其誤，或補其闕也。康熙癸丑，宣城施副使闕章總裁郡邑之志，以分野一門相屬，郡邑志中所刻皆其稿也。明年制府于成龍檄修通志，亦以分野相屬，力疾成稿，而志局易人存於家。歲已未，明史開局，歷志為錢唐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者睢州湯中丞斌也。繼以崑山徐司寇乾學經嘉禾徐善北平劉獻廷毘陵楊文言各有增定。最後以屬餘姚黃聘君宗羲又以屬文鼎摘其訛舛五十餘處，以歷草通軌補之。雖為大統而作，實以開明授時之與補元史之闕略也。其總目凡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而法原之目凡



七日旬股測望曰弧矢割員曰黃赤道差曰黃赤道內外度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刻漏立成之目凡四曰太陽盈縮曰太陰遲疾曰晝夜刻曰五星盈縮推步之目凡六曰氣朔曰日躔曰月離曰中星曰交會曰五星又作歷志贊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即授時宜於元史關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歷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又鄭世子歷學已經進呈亦宜詳述他如黃黃之歷法新舊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歷以庚午元歷之例例之皆得附錄其西洋歷方今現行然崇禎朝徐李諸公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緣起歲已已至京師謁李文貞公於邸第謂曰歷法至本朝大備矣經生家猶苦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略做元趙友欽革象新書體例作為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則從事者多此學庶將大顯因作歷學疑問三卷俄李觀學大名遂以原稿雕板壬午夏李以撫臣扈蹕行河進呈欽蒙御筆親加評閱事具李所撰恭紀中明年癸未聖祖西巡荷問隱淪之士李以關中李容河間張流及文鼎三人對上亦素知容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李以撫臣扈從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者今焉在李以向在臣署對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四月十九日李與文鼎伏迎河干越晨俱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至於移時如是者凡三日上謂李曰歷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如文鼎真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連日賜御書扇額寶珍饌臨辭特賜齎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又命其孫穀成內廷學習五十年十二月廿三日穀成欽奉

法若兩地各有北極高度又有相距之經度而無相距里數是為兩邊一角而求餘一邊即可以知斜距之里數若先有斜距之里數而求經度是為三邊求角亦可以知相距之經度其法並用斜距三角形立算可與月會求經度之法相參而且簡易的確作陸海經緯一卷又謂之里差捷法又鼎有夙懸測算之圖與器一見即得要領古六合三辰四遊之儀以意約為小製皆合又自製月道儀揆日測高諸器皆自出新意書登觀象彙編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初渾球指數其中利病皆如素習其書有測器攷二卷又自鳴鐘說一卷壹漏考一卷日晷考三卷其說曰吾郡日晷依赤道斜安實為唐製則日晷非始西人也西製有平晷立晷碗晷十字晷諸式廣之不啻百十餘種余所見自歷書渾天儀說比例規解外別有日晷諸書三種互為完缺而其中作法亦有似是而非之處則以所學有淺深抑微而為者以臆參和厥理遂晦赤道提晷說一卷亦日晷之一其說備考中所無也勿菴揆日器一卷其說曰取里差以定高度乘珠進退準乎節序用二至為端器溢于寸表止于分而黃赤之理備焉諸方節氣加時日軌高度表一卷其說曰歷書目有諸方晝夜晨昏論及其分表今軼不傳交會高弧表非節氣度今依弧三角法算定為揆日之用揆日淺說一卷其說曰日晷之書詳于法法之理多未及也倣作多差不亦宜乎故擇其尤難解者疏之所謂多渾天大意故別為卷測景捷法一卷其說曰精于測景之法可以知南北之里差既知里差則隨地隨時可以預定其景之分寸約而言之惟切線一法而已切線者句股相求也表如半徑直表之景如餘切橫表之景如正切並以極高度取之璇璣尺解一卷其說曰景有二皆同樞樞即北極尺以堅樁為之銅亦可其一具周歲節氣所以測日也其一載大星十數所以測星也並以赤道緯度定之畫測日景得其高度即可查節氣以知時刻足蓋渾蓋天盤之法略具其中矣測陽經度以知時刻善用者即此已足蓋渾蓋天盤之法略具其中矣測星定時簡法一卷其說曰有日之時有星之時法用星之緯度於簡平儀上查其星距子午規若干時刻再查此星距太陽若干時刻以相加減即得真時此法不拘何星可用故曰簡法勿菴側望儀式一卷其說曰簡平儀簡論日景故以二至為限此製於二至外仍具緯度北至極南至地平如置身六合之外以望天體故曰側望勿菴仰觀儀式一卷其說曰圖星垣者以北極居中見界為邊或分兩極居中赤道為邊此



即經緯無差必所居之地以極爲天頂則所見然耳其各地天頂之星  
與地平環上之星不可以擬諸形容也此式各依本方極高之度以規  
地平而安天頂於中央依距緯以安北極再從北極出弧綫以定赤道  
又自北極依法作多圈以擬赤緯則某星在天頂某星在某方高若干  
度某星在地平環二十四向可以周知又依分至節氣各爲一圖則天  
盤經緯與地盤經緯相加之處可指而數毫無疑似雖從未知星者可  
以按圖而得矣勿菴渾蓋新式一卷其說曰渾蓋舊製以赤道外二十  
三度半爲限止於晝短規今於短規外再展八度則大白所居南緯可  
以查其所加占測之用於是而全勿菴月道儀式一卷其說曰月道出  
入于黃道猶黃道之出入于赤道也自古及今未有爲之儀器者今依  
渾蓋北密南疎之度以黃極爲樞而月道半在其內半出其外則月緯  
大小之理及正交中交交前後之法可以眾著儀以銅爲之略如渾  
蓋其上盤爲月道亦如渾蓋天盤之黃道圈其下盤黃道經緯分宮分  
度並以黃極爲心而盤邊以黃緯九十五度少半爲限出黃道南五度  
少半月道所到也自言吾爲此學皆歷最艱苦之後而後得簡易有從  
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爲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  
人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必身擅其名也禮部郎中豫章李煥  
斗嘗從文鼎問皇極經世遂及歷法作荅李祠部問歷一卷滄州老儒  
劉介錫同客天津屢有所問並據歷法正理告之作荅劉文學問天象  
一卷又言生平於難讀之書不敢置也每手疏而攜諸篋行以待明者  
問之於歷算尤多作思問編一卷緯度以測日高因知北極高爲用甚  
博古用二至二分今則逐日可測約之於七十二候作太陽緯度一卷  
亦承友人之命而爲之者寫算步歷式一卷播天成從文鼎學歷而苦  
於布算作此授之同時西士穆尼閣作天步真原青州薛鳳祚本天步  
真原而作會通吳江王錫闢著歷書及圖解三辰儀曆廣昌揭暄著寫  
天新語文鼎每得一書皆爲訂註以正其訛闕而指其得失一善不肯  
遺也而古歷列星距度考一卷又從殘壞之本尋其普天星宿入宿去  
極度分中缺二星又從閭中林侗寫本補完之而斷以爲授時之法以  
上歷學之書凡六十二種當哉其言之也嘗著學歷說以曉世論尤精  
確其說曰古之爲歷也疎久而漸密其勢然也唯其疎也歷所步或多  
不效於是乎求其說焉不得而占家得以附會于其間是故日月之遇  
交則食以實會視會爲斷有常度也而古歷未精于是有當會不會不

當會而會之占日之會必于朔也而古用平朔于是有會在晦二之占  
月之行有遲疾日之行有盈縮皆有一定之數故可以小輪爲法也而  
古唯平度于是占家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舒朔而月  
見東方謂之仄歷仄歷則侯王其肅月之行陰陽歷以不足廿年而周  
其交也則于黃道其交之半也則出入于黃道之南北五度有奇皆有  
常也而古歷未知于是占家曰天有三門猶房四表中央曰天街南開  
曰陽環北開曰陰環月由天街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主喪由陰道則  
主水夫黃道且有歲差而況月道出入于黃道時不同而欲定之于  
房中央不已謬乎月出入于黃道既有南北而其與黃道同升也又有  
正升斜降斜升正降之不同唯其然也故月之始生有平有偃而古歷  
未知也則爲之占曰月始生正而仰天下有兵又曰月初生而偃有兵  
兵罷無兵兵起月于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正升斜降二因也盈縮遲疾  
三因也人所居南北有里差則見月有早晚四因也是故月之初見有  
在二日三日之殊極其變則有在朔日四日之異而古歷未知則爲之  
占曰當見不見是失舍也又曰不當見而見魄質成蚤也會日者月也  
不關雲氣而占者之說曰未會之前數日日已見讀日大月小日高月  
卑卑則近高則遠遠則見小近則見大故人所見之日月大小略等者  
乃其遠近爲之而非其本形也然日月之行各有最高卑而影徑爲之  
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面露光如金環此皆有可考之數而占者以  
金環會爲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留逆而古法惟知順行于是占者以逆  
行爲災而又爲之例曰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而去  
皆變行也以占其國之災福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  
可以預求也而古法無緯度于是占者以爲失行而爲之例曰陵曰犯  
曰闕曰食曰掩曰合曰句曰緯緯夫句已陵犯占可也以爲失行非  
也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宮紫微及外宮距遠之星必無犯理而  
占書皆有之近世有著實相通占者則去古占黃道極遠之星亦既知  
其非是矣至于恆星有定數亦有定距終古不變而世之占者既無儀  
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座之出入地平有遠氣之差或以橫斜之勢而  
目視偶乖遂妄爲其移動于是爲占曰王耳策馬車騎滿野天鈞直則  
地維圻泰階平人主有福中州以北去北極度近則老人星遠而近北  
不常見也于是古占曰老人星見王者多壽以二分日候之若江以南  
則老人星甚高三時盡見而壽人子弟猶歲以二分占老人星密疏貢

談此其仍訛習欺尤大彰明者矣萬厯中利氏入中國始倡幾何之學以點綫面體爲測量之資製器作圖頗爲精密然其書率資翻譯篇目既多而取徑紆迴波瀾闊遠枝葉扶疎讀者頗難卒業學者張皇過甚無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輒以世傳淺術謂古九章盡此於是薄古法爲不足觀而或者株守舊聞遽斥西人爲異學兩家之說遂成隔礙文鼎集其書而爲之說用籌用筆用尺稍稍變從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該特爲表出古法方程亦西法所有則專著論以明之人之精意不可湮沒又具爲九數存古以著其概書凡九種總曰中西算學通一勿菴籌算七卷籌算之法蓋起於作厯書時術本直籌橫寫易之以橫籌直寫所以適中土筆墨之宜是爲初編之第一書一勿菴筆算五卷亦用直寫以便文人之用而定位一端視舊法尤捷初編之第二書也一勿菴度算二卷西人尺算即比例規解所述也其書原無算例文鼎弟文鼎補之而參之以嘉禾陳蓋謨尺算用法陳書只平分一線罪書諸線皆備又有矩算則文鼎所創西人用三角故兩其尺今用句股故祇用一尺一方板其理無二尺算矩算皆爲度算則初編之第三書也一比例數解四卷比例數表者西算之別傳也其法自一至萬並設有他數相當謂之對數不用乘除惟憑加減術之奇也前此無知者本朝順治間西士穆尼閣以授薛鳳祚始有譯本穆薛所著天步真原天學會通並依此立算不知此則二書不可得而讀稍爲銓次爲初編之第四書一三角法舉要五卷西法用三角猶古法之用句股也而三角能通句股之窮要其理不出於句股故銳角形分則二句股也鈍角形以虛補實亦句股也鈍角形補其虛角則成半虛半實之句股形又成一虛句股形而所設鈍角形又卽爲兩句股相較之餘形皆句股法也

不明三角則厯書佳處必不能知其有缺處亦不能正矣故以是爲初編之第五書其目有五曰測量名義曰算例曰內容外切曰或問曰測量李文貞公爲刻於保定歲乙酉

南巡蒙  
召對以是進呈。一方程論六卷。算法之有方程。猶量法之有句股。皆其最精之事。因作論明之。是爲初編。第六書安溪李鼎徵爲刻於泉州。一幾何摘要三卷。幾何原本爲西算之根本。其法以點綫面體疏三角測量之理。以比例大小分合疏算法異乘同除之理。由淺入深。善於曉譬。但取徑繁紆。行文古奧峭險。學者多不能終卷。稍爲芟繁補遺。爲初編。

第七書。一句股測量二卷。測量必用句股。立少以觀多。卽近以見遠。故立矩可以測高。覆矩可以測深。偃矩可以測遠。然而方可測圓。不可測於是而割圓之法。立平可測險。不可測於是而重差之術。生古書雖不近傳。然周髀開方之圖。海島量山之算。猶存什一於千百。乃若測圓。海鏡實句股容圓之一術。具錄其要。以存古意。於初編爲第八書。一。九數存古十卷。九數卽九章隸首之法。僅存者九章之目耳。後有作者。其能出其範圍。初編之序。以此爲第九書。外有書一十七種。並爲續編。一。少廣拾遺一卷。古有一乘方至九乘方相生之圖。而莫詳所用。同文算指演之。具七乘方。亦非了義。西鏡錄增有廉積立成。然譌亂不可讀。楊時可。丁令調寄問四乘方十乘方法。諸乘方中。惟此二者不可以借用。他法摘此爲問。蓋亦留心學問人也。因爲推演至十二乘方。有條不紊。一方田通法一卷。算家有捷田二十三法。稍廣之爲百二十。有四。一。幾何補編四卷。幾何原本六卷。止於測面七卷。以後未經譯出。取測量全義。量體諸率。實考其作法根源。以補原書之未備。而原書二十等面體之算。向固疑其有誤者。今乃得其實數。又原本理分中末綫。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依法求得十二等面及二十等面之體積。因得其各體中稜綫及軀心對角諸綫之比例。又兩體互相容及兩體與立方立圓諸體相容各比例。並以理分中末綫爲法。乃知此綫不爲徒設。則西人之術固了不異人意也。一。西鏡錄訂註一卷。西鏡錄不知誰作。其書當在天學初函之後。知者同文算指未有定位之法。而此書有之。其爲踵事加精可見。所立金法雙法。亦卽借衰互徵疊借互徵之用。較同文算指尤覺簡明。一。權度通幾一卷。重學爲西術一種。然載於比例規解者。譌誤尤甚。今以南勛卿儀象志互相訂補。其數始真。一。奇器補詮二卷。關中王公徵奇器圖說所述。引重轉水諸製。並有裨於民生日用。而及本諸西人重學。以明其意。嘗以書史所傳如漢杜詩作水輔。以便民爲輯錄。以補其所遺。而圖與說不相應者。爲之是正。其以西字爲識者。易之一。正弦簡法補一卷。大測諸書言作八綫表之法。詳矣。讀薛鳳祚書。有用矢線求度法爲之作圖。以發其意。因得兩法。在六宗率三要法之外。而爲用加捷。兩法者。一曰正弦方幕倍而退位得倍弧之矢。一曰正矢進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幕。一弧三角畢。要五卷。全部歷書皆三角法也。內分二支。一曰弧三角。凡歷法所測。皆弧度也。弧綫與直綫





不能爲比例則推測理窮。弧三角者，剖析渾圓之體而各於弧線中得其相當直綫，即於無句股中尋出句股。此法之最奇最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弧三角之用，法雖多，而其最著明者，爲黃赤交變一圖，反復推論，瞭如列眉。熟此一端，則其餘不難推及矣。測量全義第七、第八、第九卷，專明此理，而舉例不全，且多錯謬，其散見諸歷指者，僅存用數無從得其端倪。天學會通圖線三角法，作圖草率，往往不與法相應。一以正弧三角爲綱，仍用渾義解之。正弧三角之理，盡歸句股參伍其變，斜弧三角之算，亦歸句股矣。其目曰：弦三角體式曰：正弧句股曰：求餘角法。曰：弧角比例曰：垂弧曰：次形曰：垂弧捷法曰：八綫相當一環中黍尺五卷，舉要中弧角之法，已詳然更有簡妙之用，不可不知也。測量全義原有斜弧用兩矢較之例，所立圖姑爲斜望之形，而無實度可言。今一以平儀正形爲主，凡可以算得者，即可以器量渾儀眞像呈諸片格，而經緯歷然無絲毫隱伏假借。至於加減代乘除之用，歷書僅舉其名，不詳其說，疑之數十年，而後得其條貫。即初數次數甲數乙數諸法，並書然以解。其目曰：總論曰：先數後數曰：平儀論曰：三極通幾曰：初數次數曰：加減法曰：甲數乙數曰：加減捷法曰：加減又法曰：加減通法。一壅堵測量二卷，壅堵測量者，借土方之法以量天度也。其術以平圓渾圓以方體測圓體，以虛形準實形，故託其名於壅堵也。古法斜剖立方成兩壅堵，壅堵又剖爲三成立三角，立三角爲量體所必需，然此義中西皆未發。今以渾儀黃赤道之割切二綫成立三角形，立三角本實形，今諸線相遇成虛形，與實形等，而四面皆句股，即弧角可相求，不須用角。西法通於古法矣。又於餘弧取赤道及大距弧之割切綫成句股，方錐形亦四面皆句股，即弧角可相求，亦不言角。古法通於西法矣。二者並可用堅情爲儀，以寫其狀，則弧角中八綫相爲比例之理，瞭如掌紋。而郭守敬圖容方直矢接句股之法，不煩言說而解。其目曰：總論曰：立三角摘錄曰：渾圓內容立三角曰：句股錐曰：句股方錐。一用句股解幾何原曰：圓容方直儀簡法曰：郭太史本法曰：角即弧解。一用句股解幾何原本之根一卷，幾何不言句股，然其理並句股也。故其最難通者，以句股釋之，則明。惟理分中末綫，似與句股異源，今爲游心於立法之初，而仍出於句股，信古九章之義，包舉無方。徐光啟譯大測表名之曰：割圓句股八綫表，其知之矣。一幾何增解數則其目有四：曰以方斜較求斜方，曰切綫角與圓內角交互相應，曰量無法四邊形捷法，曰取平行綫簡

法，並就幾何各題而增，不入補編，附前條共卷一、仰觀覆矩二卷。一查地平經度爲日出入方位，一查赤道經度爲日出入時刻，並依里差，用弧三角立算，與歷書法微別。一方圓幕積二卷，歷書周徑率至二十位，然其入算仍用古率，豈非以乘除之際，難用多位歟？今以表列之，取數殊易，乃爲之約法，則徑與周之比例，即方圓二幕之比，例亦即爲立方立圓之比，例殊爲簡易直捷。一麗澤珠璣一卷，得力於友朋之益，取其關於算學者，一古算器攷一卷，今有華算遂以珠盤爲古，不知古用籌策，古曰持籌，其用珠盤蓋起元末明初制度，簡妙天下，習用之而遂忘古法，故爲之考。一數學星槎一卷，減併乘除三日可了，初學莫易於此。算然除法定位轉易乘法，定位稍難，茲以本數大數小數三者別焉。雖童子可知矣。至於句股開方，非圖不解，周髀算經有古圖，簡質可玩。歷書本幾何立說，亦足引人思致，今稍廣之，爲圖者六。文鼎博覽羣書，遂安毛際可撰傳稱其善撰詩文，皆質直自言，其意桐城方苞作墓表稱其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人劉輝祖嘗與同舍館，告苞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篝燈夜誦，味爽則已興矣。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憊時也。居京師時，裕親王以禮延致，朱邸稱梅先生而不名。公卿大夫皆延致，願交。李文貞公命子鍾倫從學，介弟鼎徵及羣從皆執弟子之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河間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參校爲榮。旋即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家多藏書，頻年游歷，手鈔雜帙不下數萬卷，常有真義倉與義館之願。歲在辛丑，考終，廬下年八十有九。

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經紀其喪，士論榮之。自文鼎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逮死赴甲者，行哭失聲。有積學堂詩鈔四卷，文鈔六卷，中有擬璇璣玉衡賦，幾二千字，詞科諸君子莫能逮也。子以燕康熙癸酉舉人，於算學頗有悟入，有法與加減同理，而取徑特殊，能於恆里歷指中摘出致問，文鼎所爲能助余之思也。惜早卒，未竟其學。孫二毅成，玕成，毅成蒙養，朔時既有高卑盈縮之加減矣，茲復用於此，豈非複乎？文鼎因其說而彌思，然後知交食表之非缺比之童烏九歲能與太元，李文貞公爲文鼎刻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壅堵測量於保定，其中圖象皆其手筆也。康熙乙未成進士，改編修與修。

國史。歷官左都御史。贈文鼎如其官。文鼎字和仲。初學歷時未有五星通軌。無從入算。與文鼎取元史。歷經以三差法布為五星盈縮。立成然後算之。共成步五星式六卷。惜早卒。文鼎字爾素。與兩兄夜則披圖仰觀。晝則運籌推步。考訂前史。文鼎得中西之書。圖稍多。文鼎手鈔略備。多所撰定。輯經星同異考一卷。發凡九則。文鼎序之云。武林張慎。顧忱。能製西器。手鑄銅字。如書法之迅疾。文鼎依歲差考平儀。所用大星屬施之渾蓋。屬文鼎作恆星黃赤二星圖。取其星名之同。而數有多寡。異於古人者。別識之。又有累年算稿。文鼎為錄存。作授時步交會式一卷。又有幾何類求。歷書中比例。規解本無算例。文鼎作度算。用文鼎所補。而參之以陳蓋。誤尺算用法。穆尼閣。泰西人。久居白門。喜與人言歷。而不強人入教。君子人也。作天步真原。與歷書有同。有異。其似異而實同者。布算之圖。對數之表。與歷書迥別。然得數無二。者雖異。實同也。黃道春分二差。則根數大異。然非測候之真。亦無以斷其是非。採積合總。莫速於珠盤。乘法位多。莫穩於筆算。開平方。莫便於籌算。製器作圖。莫良於尺算。然並須布算而知。對數自一至萬。設有他數。相當。不用乘除。惟憑加減。術之奇也。前此無知者。穆尼閣以授薛鳳祚。始有譯本。對數之奇。尤在開方。上古開方。術至三乘方以上。委曲繁重。積累刻而後成。今用對數。俄頃可得。又有四綾比例數。亦穆授也。八綾割圓。西歷舊法。今只用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綾。

薛鳳祚字儀甫。淄川人。本天步真原。作天學會通。以西法六十分通為百分。從授時之法。仍以對數立算。梅氏以不如直用乘除為正法也。又謂其書詳於法。而無快論。以發其趣。其全書刻于白下。氣化遷流。諸卷皆在其中。梅氏曰。儀甫又有四綾新比例。用四綾同。惟度折百分從古率。

王錫蘭字寅旭。號曉庵。吳江人。性狷介。不與俗諧。著古衣冠。獨來獨往。用篆體作楷書。人多不能識。凡象數聲律之學。殫精研窮。必得其肯綮。而後已。尤邃於歷學。兼通中西之術。自立新法。用以測日月食。不爽杪忽。疾病纏綿。中壽沒且無子。潘耒從其家求遺書。得詩文二帙。著述數種。有曰大統西歷啟蒙者。隱括中西歷術。簡而不遺。曰丁未歷稿者。每歲推大統歷。此則挈來布算者也。曰推步交朔。曰測日小記者。辛酉八月朔當日食。以中西法及己法預定時刻分秒。至其時。與徐國臣輩以

五家法同測。而已法最密。故志之也。曰三辰略志。則創造一晷。可兼測日月星。自為之說。自為之解。其文微考。工記頗古雅。曰圓解者。解句股割圓之法。繪圖立說。詳言其所以然。乃治歷之本源也。而歷法六卷。最為完善。會通中西。定著一法。法數備具。可用造歷。序中言西歷之於中。歷有不知法意者。五事當辨。辨者十事。非甚深於歷者。莫能曉也。文簡質以理勝。而歷說歷策。左右旋問答。答萬充宗。徐國臣諸書。言歷事者。精核可傳。梅氏嘗評近代歷學。以吳江為最。識解在青州以上。又與宋書云。王書用法精簡。而好立新名。與歷書互異。亦難卒讀。又謂見小缺是約。西法入授時。甚簡而妙。然未著撰人之目。以為非王先生不能作也。其書大體純擬元史。歷經而實用西術。然亦微有差別。所立諸名。多與西異。又序其圖解云。能深入西法之堂奧。而規其缺漏。如所謂恆星定而歲實消。則歲差不宜為定率。日會當用月次均。諸說皆直抉其微。以視徒守古率。輒攻西說者。大有選庭。

揭暉字子宜。廣昌人。深明西術。而又別有悟入。謂七政之小輪。皆出自然。亦如盤水之運旋。而周道以行。急而生漩。渦遂成。留逆實為古今之所未發。年踰八十。有子有孫。不以自隨。隻身攜襖。被行數千里。不以為遺。其奇士也。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以智子。著數度衍二十五卷。於九章之外。蒐羅甚富。揭暉著寫天新語。中通與相質難。著揭方問答。並多西書之所未發。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著大測精義。求半弧正弦法。與梅氏正弦簡法補說。不謀而合。

袁士龍字為之。錢塘人。授星學於黃宏憲。西域天文有三十雜星之占。未譯中土星名。士龍有攷與梅氏不謀而合。

杜知耕字端甫。柘城人。舉人。著幾何論約及數學繪圖注。梅氏謂其九章頗中肯綮。

匡山隱者毛乾乾。字心易。與文鼎論周徑之理。因復推論及方圓相容相變諸率。中州謝廷選字野臣。乾乾婿也。於數學甚有精思。皆隱陽溪。

自相師友。著述甚富。多前人所未發。

沈超遠。不知其名。錢塘人。讀方程論。作九問難文鼎。

潘耒字次耕。吳江人。王錫蘭與其兄禮善。館於其家。講論常窮日夜。勸其學歷。粗有端倪。以事散去。不能竟學。作墨蘭秣金。梅氏謂其測食之





法有出於舊術之外。張雍敬字蘭庵秀水人。潛心歷術。久而有得。著定歷玉衡。王中歷為多。贏糧走千里。往見梅氏。假館授餐。逾年。相辨論者數百條。去異就同。歸于不疑之地。惟西人地圖如毯之說。則不合。與梅氏兄弟及汪喬年輩。往復辨難。不下三四萬言。著宣城遊學記。

李鍾倫字世德。文貞公子。康熙癸酉舉人。敏而好學。事事必求其根本。梅所謂無膏肓之疾者也。甲數乙數。用法甚奇。本以赤道求黃道。鍾倫準其法。以黃求赤。作為圖論。又製器以象之。

李鼎徵字安卿。文貞公次弟。舉人。嘉魚令。為梅氏刻方程論於泉州。幾何補編。成手為謄寫。彼教人見鼎徵方程論。序言西法。不知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衰互徵。而無盈虧方程。同文算指中。未嘗自諱。鼎徵蓋有所本。順治乙未。李氏居山。若中一家皆陷賊。文貞公仲父。練家僮并備倉者。百人。出其不意。據其阻。小大百餘戰。十口以次劫歸。文貞公與鼎徵實殿。

蔡鼐字璣先。江甯人。從文鼎學算。為刻中西算學通。

湯漢字聖宏。六合州人。

魏文魁字玉山。布衣。

以上諸人。皆見於梅氏之集。方中通序中西算學通。以為海內尚有游藝字子六。著天經或問。邱維屏字邦士。甯都人。魏禧之姊婿。為撰傳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歷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方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余所知有婺源江永字慎修。著歷律管見。留心梅學。發明其說。有翼梅入卷。蔚州魏學誠視學江甯。為梅氏刻算學全書。鼓成作兼濟堂目。糾其訛謬。

舊史曰。從來言治歷者有三。一以為必瞞人之齋。梅氏兒時。即侍父及塾師。仰觀星氣。雖世非臺官。而其家學已與談遷無異。一以為必通經之儒。梅氏於學。無所不窺。辨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證其合。讀等子韻而定為以代而變。以地而變。以天而變。中西之術。紛綸秀魄。而必歸之堯舜精一之傳。非徒挾隸首商高之術。實能貫天地人而通之。始謂之儒。於儒誠無愧也。一以為必精算之士。梅氏生有異稟。而又佐之以深思。辨析於幾微之際。而窮極於杪忽之原。非精算者能若是乎。李文貞公進歷學疑問。恭紀云。奉旨朕留心歷學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舊留覽再發。一日後召見。

上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帶回宮中仔細看閱。因求。

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

上肯之。明年春。駕復南巡。遂於行在發回原書。面諭朕已細細看過。中間圈點塗抹及檢貼批語。皆上手筆也。復請此書疵謬所在。

上云。無疵謬。但算法未備。其自言尚有未補之篇目。及其圖表。而聖諭已先及之。夫懷抱道業之士。即有著述。曷能上煩乙夜之覽。句諱字議。相酬如師弟子。梅氏之遇。可謂千載一時矣。毛際可撰傳在文鼎末蒙。

召見之前。猶以不獲親承顧問。發抒畢生所獨得。深致惋惜。方苞作墓表。又未深悉其苦心孤詣。寂寥乎短篇。且多游辭。他日秉筆為史。事者將何徵實焉。余讀梅氏之遺書。嚮往其虛懷集益。雖未獲親接。凡杖而秉彝之好。故不泯也。輒做南豐曾氏先大夫集序之體。每有著述。必備著於篇。又用河東柳氏先友記之例。麗澤講習之友。存其姓氏。上以備國史之采擇。下以光梅氏之家乘。熟於史裁者。故不得以充蔓相目矣。又宣城梅公傳。毛際可。

曩者歲在戊辰。余與梅定九先生晤於西湖。遂傾蓋定交。日載酒賦詩。余為題其飲酒讀書圖。而別今已卯冬。先生自閩中北歸。停棹湖墅。復枉道訪余。西湖別舍。忽忽十餘年。兩人鬚鬢盡白。幾不能辨。識矣。問無恙外。盡出所著歷學算學書。相示。且屬為傳。曰。某草精於此四十年矣。自謂足以闢古人之精思。衷歷家之定論。而足跡經南北。求其人以繼此學。尚未得也。庶幾藉先生大文以傳。俾當世學者知有此事。而相與求之乎。余惟古人人生不立傳。然後此恐相見無期。已如隔世。而先生之學。不可不使人知之。遂不辭而為之傳。先生姓梅氏。名文鼎。字定九。號勿菴。江南宣城人也。宣城梅氏自宋以來。多聞人。先生之父曰繼祖。處士。改革後。棄諸生服。嘗以六十四卦爻與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比附。著書一編。謂之周易麟解。經史而外。多所該洽。務求實用。尤精象數。先生兒時。侍父及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於次舍運旋大意。年二十七。師事前任代選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諸所藏臺官交會法。即為訂補註釋。成歷學駢枝四卷。竹冠嘆服。以為智過于師。云。繼祖故多藏書。益以己所購致。凡數萬卷。中年喪妻。更不復娶。枕藉簡帙。以自

愉快而特好歷算。凡推步諸書人不能句讀者先生讀之輒解。遇所疑處輒廢寢會思之。必通貫乃已。蓋其性然如有夙慧也。凡測算之圖與器一見即得要領。如古者六合三辰四遊之儀以意約為小製稱具體焉。西洋簡平渾蓋比例規尺諸儀器書不盡言以意推廣為之皆中規矩。又自製月道儀揆日測高諸器皆自出新意。嘗登觀象臺流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初渾球指數其中利病皆如素習。而華學蒐討至老不倦。殘編散帙必手鈔之一字異同亦不敢忽。尤虛懷善下聞有能是者輒喜。雖在遺道不憚褻褻相從。若舊臺官時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故所得藏本益多而聞見益博。至京師日纂修明史諸公以歷志屬詳定蓋謂晉隋兩天文志實出清風唐書天文志歷志五代司天考皆出劉義興。從來此事必屬專家也。先生曰說者知專郭太史授時而隨聲詆大統不知大統即授時也。但歷經既成之後閏應轉應交應三數俱有改定。又太陽盈縮太陰遲疾及晝夜永短皆有立成之表而黃赤二道相求弧矢割圓諸法及平差立差定差立法之原元史並皆缺載不可不補。補之則今其時矣。乃出歷草及日月五星通軌詳為詮次以發明王恂郭守敬不傳之秘授時大統始為完書。史局服其精核於是輩下諸公皆願見先生或遣子弟從學而書說亦稍稍流傳禁中臺官甚畏忌之。然先生素性恬退不欲自炫其長以與人競會。

天子欲講明方圓徑劉徽古率與西法之得失有應召往者而先生稊被出都久矣。先生嘗病中西兩家之歷聚訟紛紜與其弟文鼎文鼎盡發廿一史所載歷法七十餘家及西學諸書參訂考究各求其立法根本與改憲源流務得其久而不得不改之端與夫不久亦不能改之故及中西名異實同即因為創有難屢改而終難盡改之理一為之撰定為古今歷法通考以補馬氏文獻通考之缺及邢氏律曆考之所未備。彙存篋笥歲時增改而論撰益富。凡著歷學書五十餘種算學書二十餘種其言曰歷以敬授人時何論中西吾取其合天者從之而已。天不變道亦不變故自羲和至今不過其治一事以終古聖人未竟之緒雖新法種種能出堯典範圍乎。若其測算之法踵事而增如西人八綫三角及五星緯度適足以佐古法所不及至分宮置閏尚宜酌定。又其書非出一手不無矛盾瑕瑜亦不掩也。且周髀算經言北極之下朝耕暮穫以春分至秋分為晝秋分至春分為夜大戴禮曾子告單居離

謂地非正方。漢人言月會格於地影。此皆西說權輿見於古書者矣。彼驟聞西術而駭與尊西太過而蔑視古法者皆坐不讀書耳。又曰吾為此學與年俱進皆歷最艱苦之途而後得簡易有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為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人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必身擅其名也。安溪李大中丞見其書嘆曰梅先生歷學趙綠督陳瓊周述學魏文魁諸人皆不逮也。為刻其歷學疑問於大名其弟安卿刻方程論於東州前此蔡璣先刻籌算於白門然於未刻書未什一也。蓋自元郭守敬以後一人而已。先生他著撰詩文皆質直自言其意處事惟敬茲不具論論其學之大者如此。嘻可以傳矣。子以燕登癸酉賢書能世其學。

遂安毛際可曰堯典首重授時而數為六藝之一固儒者要務也。而世之學者竟置高閣何也。梅先生致力四十年而始有成書後之善讀先生書者不過歲月而已得其梗概矣。則能梓行全書以公諸海內其津梁後學之功可勝道哉。余翹首俟之。

又附書梅徵君傳後

是傳已卯冬作也。時先生久已名騰海內所著書且流傳禁中顧毛子猶以未獲親承願問發抒畢生所獨得深致惋惜。越乙酉夏召見於德水舟次者三從容奏對賜坐移時宸翰珍羞錫賚稠疊臨辭又賜積學參微四字顏其堂。嗚呼。

本朝開國以來以韋布受特達之知未有如先生者也。先是王午冬今相國清溪李公巡撫順天時曾以歷學疑問三卷呈御覽蒙獎許備至。故引見出復謂清溪曰此學今鮮知者當世僅見也。其人亦佳士惜乎老矣。殷勤眷注之隆如此此皆毛子傳未及述者也。謹臚識於簡末俾後世知。

聖明道數淵深不遺微細元輔之進賢得士克副主知而先生之閉戶獨精不求聞達受知于吾君吾相胥于是徵焉。丁亥二月既望姪庚謹識。

梅徵君墓表

徵君姓梅氏，諱文鼎，字定九，江南宣城人也。康熙辛未，余再至京師，時諸公方以收召後學爲名，天下士負時譽者皆聚於京師，而君與四明萬季野亦至。季野浙之隱君子也，君亦不事科舉有年矣。余詫焉，皆曰：吾懼獨學無友，而蔑以成所業也。季野承念臺劉公之學，自少以明史自任，而兼辨古禮儀節，士之欲以學古自鳴及爲科舉之學者皆轉焉。旬講月會，從者數十百人，而君所抱麻算之說，好者甚希，惟安溪李文貞及其徒三數人從問焉。君常閉戶殫思，與吾友崑繩北固遊，時偕來就余，而余亦數相過。乃知君博覽羣書，於天文地理莫不究切，得其所以云之意，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北固嘗與同舍館告余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篝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吾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其後李文貞以君麻算書進呈，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於德州行在所，命坐賜食，三接皆彌日。御書積學參微以賜。於時公卿大夫羣士皆延跂願交，而君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又數年壬辰，詔開蒙養齋，修樂律，麻算書下江南制府徵其孫毅成入侍。律呂正義成，驛致命校勘。辛丑夏，麻算書成，毅成請假歸省，逾月而君卒。

時年八十有九。

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紀其喪，爲營窆窆。由是世士皆榮君之遇，而嘆季野獨任明史，而蔑由上聞。丙子之秋，余與季野別於京師，即豫以誌銘屬余。及余北徙，而季野卒於浙東。過時乃聞其喪，爲文，將以歸其子性，叩之鄉人，莫有知者。而毅成與余供事業，崇養齋，爲昵好。自徵君之歿，閱月踰時，相見必以銘幽之文爲言。而衰疲日以底滯，既不逮事，乃略敘以列外碑。梅氏自北宋家宛陵，徵君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世有聞人。自徵君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甚痛。君歿，赴弔哭失聲。父士昌，隱居治易、春秋。母胡氏，子以燕，癸酉舉人。君及妻陳氏，以毅成貴。

諾贈如其官階。所著麻算叢書八十六種，勿菴文集若干卷，筆記若干卷，惟平三角舉要、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塹堵測量、筆算、麻學駢枝、交食蒙求七種，麻學疑問三卷，李文貞鈐版行于世。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二二



清儒碑傳集

卷三七

校記

①近：當作「盡」，見《勿庵曆算書記》。

清儒碑傳集卷二十八

崔蔚林 陳錫嘏 錢珍 吳苑 李良年  
冉觀祖 邵長蘅 陸紹琦

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知詹事府詹事崔先生  
蔚林墓誌銘 銘 元文  
故詹事新定齋崔先生生平道義自信不苟取友獨深善尚書蔚州  
魏公睢州湯公二公當代人宗年輩在先生前顧獨深重先生以為益  
友歲丁卯魏公沒於家先生哭之過時而悲未數月湯公亦沒公大慟  
曰吾自分疾不能起蔚州亡後猶望湯公為我作傳今已矣口授哀辭  
遺子漢源渡河往弔自此感悼不絕不數日而故疾作竟不起明年漢  
源將以冬十一月葬先生長垣縣郭郊岡之原以書告曰魏湯二公  
不可作矣知先生者莫若子敢以銘請當先生分校禮閣元文等先生  
知至深自是率先生教及門三十年聞先生行事不可謂不悉其何敢  
辭先生諱蔚林字夏章定齋其別號先世小興州人明永樂初徙保定  
之新安今遷居長垣家世力農有潛德祖環始讀書為諸生父九國舉  
順治辛卯鄉試歷白水知縣兩世贈封如先生官祖母楊母杜繼母劉  
皆贈淑人封公三子先生其次也先生少穎異七歲時封公與同人講  
論經義同人或遺忘先生輒默識舉示之既長益好讀書丁酉舉於鄉  
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遷宏文院侍讀進宏文院侍讀  
學士改補翰林院侍講學士與修  
太宗實錄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再補侍講學士  
特旨加詹事府詹事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加官如故公前後服官恬  
於進取始為庶吉士受知  
世祖章皇帝南決歲不俟散館先期而授史職  
今上即位再遷至侍讀學士去為史官僅踰三年即日又當得三品先  
生瞿然曰吾年甫三十願視同歲生未有先於吾者吾何以堪之吾歸  
務吾學耳遂乞假歸假滿補侍講學士  
朝廷方設宮僚以次當選少詹事聞封公微疾遽請急知交勸先生姑  
徐之先生不可曰吾以官故少留是為官重於親也且既拜官安得超  
然即行邪竟力請以去其後遷延六載乃始得改官如向所應選者先  
生恬然初不自以為為帶也故事詞林最重前輩資次稍後者官雖尊見  
必退讓迨遷樞輒自引避不敢越出其上先生之時風稍替矣且於同  
年非前輩也猶賁非越次也而遽自引避此其用意何等邪當先生再

引疾時遷親甫三載封公非有大困也願舍旦暮當遷之官歸而省親  
亟亟如此近世館閣傾軋成風其甚者縱一登籍便陰排前人攬越同  
輩又士大夫莫復顧養父母年及耄耋不肯一歸省至有棄喪累世弗  
葬安之自若者聞先生之風豈不愧死哉先生既歸朝夕奉封公起居  
間往蘇門從孫徵君鍾元游往復問難留兼山堂十餘日登嘯臺憩安  
樂窩欣然有春風舞雩之意既心境澄明識解超悟益沈酣經籍意有  
所疑必深研默驗不釋然不已尤潛於易衣冠危坐精思者三年廓然  
如有所悟嘗以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  
根其間猶少漸生漸長之義因自為一圖久之精眩神耗疾患交作猶  
玩誦不輟曰病不可即遣能從事寡過之學則卻病方也及再起為講  
官適  
詔撰易經講義同官皆推先生先生每漏下四鼓輒起作草案五鼓入  
朝罷即閉戶謝客覃思慮凡一卦之大義一爻之一象之微悉曲微無  
所不通貫於天道人事消長往復之際未嘗不反覆極論真有所裨助  
蓋先生之勤於其職如此  
上好學稽古於經筵諸臣特厚而先生資望尤最深  
上嘗試諸詞臣拔先生第一先後賜貂裘文綺珍果恩義甚至一日侍  
直上問歷官幾何年平時何著作先生奏言蒙恩二十餘年家居前後十  
年究心經傳輒有專味之見  
上命錄進因退書致知格物說以獻  
上召入懋勤殿命講格致之義  
上聽畢曰然則宋王之說皆非與對曰臣不敢以為非但十年來體認  
所見如此  
上賜茶命內臣送出當是時  
上意方嚮先生先生亦自以得事  
聖主被殊遇惟孜孜愛君憂國聞朝廷一善政喜見顏面即臣下不能  
仰承弊竇滋長輒蹙然憂之慷慨談論於是非得失較然也以是忌者  
側目先生既力學得疾又勞於職業遂至困頓亟以疾告忤  
旨奪職以先生之學問節槩使究盡其蘊足以矯正浮薄崇立名檢乃  
當寧顧眷之如此而不得終其初遇豈非天哉然終賴  
聖恩保全之得攝疾於家遂其色養先生每道及未嘗不流涕感激也



先生少有至性九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先後事兩繼母劉無異所生封公挈家黎陽遭亂母為賊執救之創幾死劉叔人罵賊死先生時年十二與兄茂林哭泣奔走治封公創得無恙然後居喪劉叔人喪時有條理及居喪哀毀如其喪杜淑人也後喪劉孺人亦然事封公每先事承意晚抱病歸猶日昇交牀省起居不命之退不敢退也篤於故舊與今吏科給事中楊君爾淑為總角交楊未通籍召而館之周其家二十年無間孫徵君輯大難錄敘甲申盡節諸臣為人所誣用先生相左右得白徵君之子韻雅誤羅辟公亦力救之韻雅兄博雅來赴弟難客死為經紀其喪嗚呼適竟以哭魏湯二公死也屬續之夕封公臨視撫之曰汝年不酬志然以哭亡友死義也吾復何恨先生張目泣然不能成聲遂與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得年五十有三娶梁氏容城望族賢孝敬儉既貴益勤先卒贈淑人今與先生同窆繼娶張氏封淑人子二長漢源拔貢生次漢淵女四孫鏞先生之學以誠為本自事親居官及與朋友接無不一本于誠于義利之辨甚嚴見人有過輒正色規之持論不為刻激然幾微必辨魏湯二公最同志亦不苟徇也生平施德於人甚眾然不自表暴有犯亦不校造次未嘗廢學嘗被使祭長白山往返策馬三千餘里經泥淖甚困或終日不得食願與僧行者孫進士詮辨論經義談笑自若既罷歸嘗承封公命攝疾於蘇門百泉猶晏坐靈神究人心道心之介其勇於為學刻苦自勵毅然有振興斯道之意乃竟側身憂慮之中因路坎墮病不得志哭其友以死悠悠斯世孰更有心擔負世道者此非獨門人之哀抑斯世之不幸也乃灑泣而為之銘曰

先生哭友有淚如泉我哭先生悲亦復然退則誰尼進則誰先行止有命繫之在天彼醜正者曾何有焉啟手啟足履冰臨淵學海涸流道城驟堅喪賢何易生賢何艱天不憖遺人乎奚憊慎藏銘詞以永千年

又崔定齋先生傳

先生名蔚林字夏章定齋其號也世為直隸保定府新安縣人父九圍苦志績學學者皆師尊之家貧奉母備極孝養以故鄉荐飢窮其母就館於潛縣值土寇劫其母奮身觸賊嬰白刃以救之被重創幾死後登辛卯賢書除陝西白水令年老乞休以耆儒碩德歸教於鄉啟迪後學誦復不倦及卒門人私謚曰孝烈建祠以崇祀焉先生幼而精敏絕人七歲時聽父與坐客講經義即從旁默識客或忘其語先生以所識

告之客大驚異年十九補博士弟子順治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尋授翰林院檢討遷宏文院侍講復遷侍讀學士時年甫三十遽受

主知遷擢甚速人以爲旦暮且大用先生曰吾年始壯同年中莫吾先者吾何以堪之驟進非吾志也姑歸務吾學耳遂以省親乞假過新安商所學於杜紫峯先生往復辨難紫峯以勇猛深細稱之歸里後定省之暇研究諸經尤遷於易衣冠危坐沈思者三年每言周子太極圖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際猶少漸長之義因自爲一圖覺有心得及讀羅塘來易適相符合曰此所謂先得我心者之策蹇從孫徵君先生於蘇門留兼山堂十餘日質疑問難殊多心會因致書於其友楊給事曰邇謁孫夫子於夏臺登君子之堂聆仁人之訓甚快事也且歷嘯臺遊邵高觀梅弄竹雅有春風舞雩之致不知天壤間更有何樂可以易此尋丁繼母艱服闋補翰林院侍講學士明年入都先生造訪於邸舍一見欣相得語人曰自吾見仲誠頓覺能割俗情凡事自己可作張主身外之榮辱利鈍聽之而已未幾聞父疾請假歸時方立東宮置宮僚先生以次當得詹事或勸之少留先生曰吾之歸以親疾也若以官故少留是官重於親也求去益急既抵舍父疾已愈而先生遘疾久未差語人曰病不可驟遣惟從事寡過之學則病良方也日閉戶齋居究心性命之旨時過庭而質所疑焉居五載疾漸瘳父促之赴都仍補侍講學士入直

聖祖問所學命錄所著述以進歸寓齋戒沐浴書致知格物說以獻召入懋勤殿面陳格致之義不製前儒成說

上曰然則朱王之說皆非歟對曰臣非敢以朱王爲非但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故不敢爲苟同也

上領之賜茶而退明年承

命撰易經講義每漏下四鼓輒起創草稿五鼓仍入朝事畢即歸杜門謝客覃思研精至夜半未止或勸以病後宜少息先生曰易理精微非浮心躁氣可窺夜靜神清庶有合古人奧旨乃可啟沃

聖心耳尋遷少詹事以滇寇平奉

使祭告長白暨無闕二山與孫進士靜紫同行塞外苦寒山路危險一日常數頓仆或竟日不得食先生怡然不以動念日與靜紫於馬上聞



清儒磁集 卷三八

粥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出戶。又三年而卒。公性至孝，辛丑，與方師兩攜人進喪，哀毀終不飲，生自此侍之。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急，未嘗以應。露為解，董允璘、吳仲重、子貢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恃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為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間，但不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為諸生時，弟子既眾，惟恐一人失學，窮口講授，屹屹不休。雖背僕而不恤，其為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簡客席，屏當率至雞鳴，不言勞瘁。即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為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皆來之物，不足以及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為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真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敕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子汝生，子四，子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闕略細故，垂於物好，君引之為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為鑄筆，聲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雨，問病君以千秋相托，淒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色，為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

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無談學，以為觀美。汪洋性命，其說遷徙。齒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徇人求其是。苦身持力，無有寧晷。昊天不弔，未見其止。孟楊紛澤，視我斯誅。

（碑傳集卷四）

錢廣文塋傳

康熙二十五年歲在丙寅，貴池學諭蘇州錢君章亭卒於官。其卒也，以修學宮竭心力勞瘁而死，所謂以死勤事者也。於是合邑紳士請諸上

得從祀名宦。貴池自明季以來，學宮傾圮四十餘年，至不能陳俎豆。君初至，愴然以興復為己任。會某公署邑，蒙允君請，倡捐助。君率諸生多方勸募，資未集，土木遽興。躬自督作，不避暑廢，寢食者累月。遂病，病中日至，工所手書，口授，終刻不離。瘞已甚，役者皆感泣趨事。文廟告成人勸且暫緩，明倫堂以俟。病君憤曰：吾甯死耳，役不可緩。時已委頓牀褥，絕無他語。惟籌物料，計工程，諄諄趣役就功。工匠聞之，爭相勉勵。恐負君三月事，以竣。君令人扶掖出至堂上，一觀，遂不起。君素壯健，有精神，至是枯瘠，瘠俱見。者莫不悲歎，蓋積勞所致也。貴池諸生哭曰：先生精力竭矣，為學宮竭，實為吾黨竭也。先生雖身死不恨，而吾黨重累先生而速之死，吾黨何以為心哉。皆哭盡哀。又池郡公旬之役，多派自里甲，君悉蠲往例，給工價一如民間。以是人樂赴公功，易集。故君殁里民亦相語而泣，不獨諸生數數然哭也。先是，廣文有李鼎、袁孟堪者，皆以有功學宮得祀祀典。至是，邑士大夫暨諸生上其事郡縣，引例以請。當事允議，依例從祀。而其子太學生大鏞乞予為之傳。君名塋，字介臣，章亭其號也。子于君皆出自吳越，按世序固屬行也。君之先有諱簡者，以父官平江買田漕湖之上，卜居永昌里，是為漕湖派。及曾大父宇藩，公始卜居蘇州郡城。家世業儒，多顯者。君生而資敏，有至性。三歲失母，事繼母以孝聞。終其身，母子相依為命。父病急，割股和藥，以進。無知者，臨革乃出，創痕示其子鏞。其隱德誠孝如此。少食力學，讀書徹旦。青盡有老僕，私出錢買燭，以繼晷。置兩足，中以便蚊咬。老僕臥疾前，伴君讀亦徹夜不寐。僕死，君歲時致祭焉。年二十餘，入崑山縣庠，食餼丙午，南闈，擬元語犯時諱，見擯。戊午，試北場，既得復，遂以歲貢生循例授廣文。得貴池，到官，著士箴八則，語該體要，人多傳誦。尤好提獎孤寒，時加賑卹。有貧不能輸糧而重累者，量為代輸。每除夜，齋廚蕭然，念諸生中貧無以度歲，輒給少錢，與買米薪，歎曰：不能偏及也。君所受俸脩甚廉，又好施予，學宮之設，費不繼。則舉其室服御所有，悉付質庫。以是家益貧。歿之日，囊無一錢。上官僚友及諸生共相扶助，喪始克舉。有七男六女，男長者即鏞也。次者鏞，能勝衣。長女適張氏，餘皆呱呱泣。妻盧氏，繼劉氏，妾潘氏，皆有出。食指數百，去家千里，其何以歸。家無卓錫，地即歸。其何以為生。傷哉。然君以一命儒官，於職至微，死而列諸俎豆，君死為不朽矣。子於君屬有宗誼，素交好，固略悉其本末，因鏞請遂據實為之傳。





論曰以君才美篤行少時勤學不倦人爭以大物相期而所就僅若此豈不悲哉然世之取上第致高位者不乏草木未數年鄉里不能舉其名氏視君之以一廣文從祀學宮名載千秋者其得失為何如哉士所重者千秋耳千秋之名出自公論為可重也若夫無其實而有其名徒以氣力情賄得之而公論不與又未可與君同日語矣

（清儒碑傳集卷三八）

吳祭酒苑傳 金德嘉

鱗潭祭酒之卒也余哭之有詩凡四章其卒章及於進士題名碣客以爲問余答云太學之有進士題名尙矣世祖章皇帝開科丙戌碑亭具在厥後十有八科闕焉鱗潭昌言於朝凡進士見官京師或子若孫在朝列者捐金伐石畧論翕然趨恐後居亡何碑版林立矣迺按明進士自永樂至崇禎凡七十有八科惟五十餘碑存掘諸土中得宣德庚戌成化甲辰麟潭色喜或問故曰先少司馬公諱南庚戌進士先巡按御史公諱漸甲辰進士也己而歷科氏名盡出而永樂首科復於殿聖祠墀得之蓋有明一代之制科班班可考矣一日獲元題名三爲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各有正副榜一爲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各有正副榜一爲漢人南人列三甲狀元爲文允中據此則知榜眼探花元代所無一爲至正丙午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從六品漢人正七品皆有正副榜鱗潭曰此亦一代典故也爲文紀之嗚呼昔人集古錄以爲可與史傳正其闕繆用傳後學庶益於多聞然掩地土耳而今乃發諸地下嗚呼才如鱗潭好事如鱗潭居官盡力如鱗潭方將有爲於天下而今則已矣能不悲哉踰年厥子瞻泰以所撰行述來乞余作家傳余誼不可辭乃據狀而舊藏焉鱗潭姓吳名苑字曰榜晉唐有左臺御史少微者刺史歙州家焉是爲歙始祖二十六傳爲司馬仕仁遷歙西之傳桂里又七傳爲太學生一初是爲鱗潭之大父今贈中大夫娶鄭繼方今俱贈淑人鱗潭之父縣學生曠學者稱前僧先生方出也今贈如子官母唐封太淑人生男子四人鱗潭其長也當明天啟時一初肄業北雍有固安令某延致縣署縣有警帶甲登陴戰守城破死焉方淑人撫九歲孤事八十老姑茹荼禦侮皆孤學成爲歙名士試督學李御史用七藝補學宮弟子第一人鱗潭自入小學輒舉止嚴恪如成人十七入縣庠康熙丙午鄉舉第三人時前僧先生方客游羅浮歸

而廢疾明年卒鱗潭訓禮暇博極羣書通曉經國大計壬戌成進士已而廷對策極論黃淮分合之勢畧言用淮刷黃其說始自明潘季馴而後來治河者因之然河自宋熙寧間決澶州曹村北流斷而南徙至南清河始與淮合前此刷黃者何水平指陳剴切非經生家語及館選掌翰林院澤州陳公以經濟才薦改庶吉士授檢討當是時

上典學稽古詞臣彙筆入直能者多所纂著

大清一統志明史禮志禮經講義麟潭分纂每奏一篇總裁未嘗不稱善然亦眠食俱廢矣戊辰分校禮闈得李君斯義等十三人率知名士尋充日講起居注官冬扈從謁

陵庚午奉

命主順天武鄉試得張振等百十一人辛未冬十二月陞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明年二月轉左三月陞翰林院侍講未浹旬擢國子監祭酒先是前祭酒去位麟潭尙爲檢討懸數月特三遷而授斯官既命與司業彭公會洪約慨然以振飭士習爲己任曰南陳北李遠人乎哉

國制雍中祭酒滿洲漢官各一人司業滿洲二人漢官一人滿官向惟教眠翻譯凡一切漢人試課不與也後稍稍授權於滿洲其滿洲助教學正之屬乘勢凌漢人至漢人爲教習俾教八旗子弟而爲之師者輒加侮慢欲使官學中坐助教學正下麟潭知之視事之日諸教習入謁則出席三揖之曰若等固諸生然八旗子弟師也吾不可無禮於人師及助教學正以爭坐位爲請麟潭曰官學教習

章皇帝所創也

聖祖豈不知諸生不應坐助教學正上顧所教者八旗子弟旗員父兄也教習師也豈有父兄爲子弟請師而屈之下坐者乎由是教習得正禮行未久而罷而教習貢生部試聽除銜頗不均得知縣者八人州同二人有教習琉球國子者亦下考臺省數以爲言部議格不行麟潭乃用教習諸生攝贊禮徐請期滿盡以知縣用八旗官學生舊止講經例不與試麟潭令悉糊名考課文優者數以精筆良墨激賞之由是蒸蒸人各盡力量增其額兼請舉

御書闕里萬世師表額榜之廟中疏入  
俞旨允行初八旗教習之設選子弟之秀者為官學生使教習教之期滿授職後每試取教習奔競成風主者苦不能自主麟潭與同官誓天公閱得陸士環等二十四人造請之路遂絕滿洲漢官皆大服十數年來所未有也官祭酒補脩毫無所取而課試則出清俸飲食諸生不關凡三年如一日至今歌思之願念太淑人春秋高疏乞省覲再疏始得歸而太淑人方康強亡恙以  
恩例詔贈大父母暨父母封如制郡縣存問到門往往無報謝而經營高曾以來墓田則次第舉焉族有統宗祠舊每歲冬至一祭麟潭謀諸宗老置祀田增設春祭宋時有祖曰大用者濬昌場澆田田不一姓矣而修築之役麟潭獨任曰承先志也族子貧弗能婚者歲捐貲為二人婚循長幼序及之前是日同考滄洲縣御史卒於邸舍麟潭經紀其喪為代償賣家其諸子乃得扶輿以歸大司空朱公履疾召麟潭至牀頭有所屬拜受命卒底其家事繼繼弗周同門王進士下世孤兒來京師麟潭於齊年公謙日以孤兒見於廣坐麟潭白金可百兩又恐不戒於堯鎬或惡少年引為豪宕訪得孤兒親戚召至面授之為區畫歲可得子錢若干繼以養其母其師友之際天性然也歎人楚遊者為余言昔與蘇州守高蒼岩相友善蒼岩資庫金累萬家人散走麟潭公車道閭門徑入署清理其簿書諸員以次得完聞寇之破徽郡也羽檄旁午岩鎮為兵馬要衝麟潭率鎮人具羊酒走逐大將軍大將軍令下兵無譁居民安堵鄉人德之徽守某以虧空繫獄法不貸麟潭馳書廣陵趣其弟為捐助倡守得免於法歎令孫君以棄城落職而其初實有捍禦功麟潭直諸上官還令職海陵吳野人詩友也官京師夜夢野人索棉布十丈詰朝憶夢中語寄以詩與布野人得之曰神交哉報以詩郡有紫陽書院崇祀朱考亭蓋章齋先生讀書處麟潭官祭酒時請御書學達性天額事下禮部如所請其歸也鳩工新其樓棟己卯暮春迎

論曰歐陽文忠有言不獨賢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反顧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嗚呼此余之所以撫膺而太息也雖然士大夫之傳家以學余嘗覽莎羅堂合集及贈其鄉舉文字則信麟潭身教之善而亦知其世澤之遠矣陳文莊魯文恪皆以祭酒邀易名之典於朝廷是在後人哉  
徵仕李君夏年行狀 朱鼎章  
曾祖考應徵國子監博士祖考士標南海州同知贈尚書司丞考寅國子監生君諱夏年字武會初名法遠又名兆潢年三十乃更焉先世江陰人明洪武初提舉行千四者徙居嘉興長水上梅會里十傳至博士中萬歷元年舉人有詩名著澄遠堂彙稿司丞繼之有蒼雪齋集當同知南海州時值冷口兵入圍城固守三月以勞卒而城陷巡撫右僉都御史曾化龍上其事得贈官君之考上舍以結客破家餽將恆不給然必延師教諸子此願彌人佐之脯脩獨豐故君之兄弟咸奮志干學君九齡能草時文十齡解賦詩既而上舍客死韶州家產益落其故居兄弟並棲小屋君又喪偶就族人為童子師子方避地長水偕里人詩篇訓和處士屠壩謂子曰子之才里中罕儔吾門有李生將來庶幾與子並駕乎子遂與君定交晝輒劇談夜或襪被共寢四方賓客至則釀錢留飲相與論詩文流別議有不合難答紛綸聽四坐折衷而後已君既再娶始有居一座集同里詩人聯句樓上君兄繩遠弟符與焉江鄉言詩者目為三李時商邱侯方域南昌王猷定皆以所撰詩文錢版于浙君覽之終卷曰是不難遂期子其作古文沿流溯源論次之於詩特格律甚嚴嘗抄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詩者繼乃舍初盛取中晚唐及宋元諸集別出機杼鏘洋淡沲極唱歎之致於詞不喜北宋愛姜夔章吳君特諸家故所作特穎異子游京師轉客太原後二年君亦至都下無所遇留宣府子從逆旅見君期之復入都偕遊西山題詩于壁傳抄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吾兩人每召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合肥龔端毅公鼎華為文酒之會延知名士三十餘人君以墮馬後至燭跋矣必俟君至乃舉爵宛平孫侍郎承澤謝客著書特與君為忘年友長洲汪編修琬為文高自矜詡獨傾心下君市縣閭舉人爾梅論詩斷惟與君相洽君方欲羅當代之文甄綜為一集曰文緯人咸冀君之錄其文也故縞紵之投恆倍又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之心思故





人皆樂就君論說。永年申檢討。涵盼常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使人心  
懽。未若李十九之可親也。於時曹侍郎申吉出撫貴州。引君為助。既聞  
三藩同撤。君曰。亂將作矣。遂力辭歸。為母壽。既抵家。雲貴告變。歲戊午。  
天子思得博學文儒。備顧問。著作之選。君被薦入京師。己未三月朔。  
召試體仁閣。下賜大官饌。高坐而誦。申以  
詔旨。謂文武科進士殿試。未有此典也。君譙舉。纔纔千言。賦詩皆極瑰  
麗。閣臣以八十卷進呈。願君不與焉。君既不得意。有鳳陽守延君。君與  
偕。守重君。自其諾外。悉以委君。君留久之。歸。築秋錦山房于漾陵。其  
南曰觀樵。東曰剝觚。北曰息游。草堂坐臥其中。弟子著錄者日眾。君精  
心計。其築草堂也。構榑柱枅。飯甍之屬。一經鳩度。立匠人坊者于前。分  
授之。斧斤既施。不爽尺寸。至于相原田治耕稼。藝蔬果。雖農圃恆歎以  
為不及也。其後兩至福州。贊巡撫軍事。諱以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  
于洞庭山。君應其招。助修一統志。自是歸不復出。子既罷官。與君往還。  
投壺飲酒。無異少壯時。今年五月。君病。既痊。復病。竟沈綿不起。享  
年六十。初娶錢氏。兵科給事中桐鄉諱允鯨之孫。生員汝邁之女。繼娶  
陸氏。子一人。潮。借國子監生。孫男三人。菊房。莢房。君所著有秋錦  
山房集若干卷。嗚呼。自君以薦入。不登朝。海內無不惋惜。雖然。才也  
者。眾人所嫉。當日與君並薦。稍以才自振。若宜與陳維崧富平李因篤  
上元倪榮仁。和吳任臣宣城高詠。既登用矣。皆未遷一階。以歿。以君之  
才。使入仕籍。安知不有忌者。而君得優游幕府。偃息于田里。菽水足以  
養親。大小之山上下之洞。足以樂兄弟。詩書足以教子孫。耕桑足以課  
童僕。則天之所以予君者。不為不厚。彼一命之榮。要不足為君重也。竊  
意君雖未仕。他時國史傳文苑。宜及焉。乃因潮借之請。書其平生大槩。  
以為狀俾後之君子有所考。

（清儒碑傳集卷三八）

冉檢討觀祖傳 張伯行

君姓冉。諱觀祖。字永光。號蟬菴。先賢鄒國公裔。世為山東曹縣人。元末  
有為中牟丞者。因家焉。君之高祖鼎。成化丙午舉人。知長清。文麟。遊三  
縣。封陝西道監察御史。曾祖崇儒。嘉靖乙酉舉人。知豐潤。保定。平山。三  
縣。仕至鹽運司。祖夢元。例監生。父佐。歲貢生。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君  
生而靜重寡言。坐立凝然。有成人之度。時方勝國之末。贈公從兵燹中。  
授以章句。即能沈潛服習。入

國朝文名蔚起。屢為前輩所稱。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甲午。赴鄉試。時  
場屋在輝。之百泉書會集。君見牙籤森列。目擊心賞。遂傾囊購五經  
四書大全。并諸大家文集。不復為應試計。歸而發所購書。丹黃甲乙。殆  
忘寢食。有志作者之林矣。有以二十一史來售者。價重不能償。謀於諸  
兄。共購之。沈酣鉤索。考辨益精。博攷上哀生深於等韻之學。適游中牟。  
君與之講論。五日盡得其傳。其性敏而力專。如此雅意。網羅千載。不屑  
屑於科舉之業。同學多速飛。或以病君。康熙二年。舉鄉試第一。始大  
服。願君浮沈公車。幾三十年。無幾微不平。學問行誼。日益完粹。著四書  
詳說。遂及五經。各有專書。兼採漢儒宋儒之說。不苟同。亦不苟異。期於  
折衷至當。每一經。必閱數年。而始脫稿。時論盛稱。來易蕭山。來知德者。  
姚江。餘派。故為易說。改立錯綜。名色欲與程朱抗衡。君著論駁正之。  
詩者。類宗小序。尊毛鄭。而疑朱子。君校其異同。參觀並列。使讀者曉然  
知所去取。以戴記禮原自叢雜。而鄭學不純。貽誤甚多。未經朱子訓  
釋。終為疑案。於是摘鄭之失。補陳之略。歷五年。而書始成。歲己未。開博  
詞博學之科。郡縣交推君。開府。遲君一見。即入告。君遂巡久之。事遂廢。  
蓋以往見為非禮也。京師有為名士會者。爭欲得君為重。君力謝之。司  
空湯潛庵先生曰。冉君不入名士會。此真名士矣。嵩陽書院宋時四大  
書院之一。今其址僅存。諭德耿公逸菴。今少宗伯景公冬易。共鼎新之。  
延君主講席。禮辭至再。書幣益恭。遂赴之。縣令郊迎。主人授館。翼日入  
書院。與諸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分別理欲。眾皆悚聽。隨出天理主  
敬圖。為學大旨。二冊。頒示學者。耿公梓而行之。四方聞風。踵至。遇開講  
之期。弟子環侍。耿公亦側坐。敘容以聽。講畢。設酒饌於壘石溪川上亭。  
酒數行。起游嚴礪。薄暮而歸。在嵩所為文曰。文測詩曰。嵩吟。學者爭為  
藏弄。君平日於陽明愛其文章。勸業持論。頗恕。至是。乃謂教人無歧路。  
此是則彼非。不可不嚴辨。於是陸王之學。不復假借矣。辛未。成進士。五  
歲。府校尤為安溪李公所賞。改翰林院庶吉士。益邃於性理之學。甲戌。  
授翰林院檢討。是歲  
上。備試翰林。每日四人分班考藝。  
上。御西樓閣。詢家世籍貫。獨詳。賦詩畢。復問科第名次及教學之事。所  
退。華院學士傳  
知遇省察益嚴。越旬日。於是感激

賜宴瀛臺坊院諸臣畢至。

上獨識之曰爾是河南解元耶。蓋以示優異也。丁丑分校禮闈得十一人皆閩修之士。龔汝胤名在第二。其文則會元也。秋。

上北征凱旋御太和殿。需恩授君徵仕郎。父母皆被勅贈。君捧之而泣。

曰。聖天子榮及臣親。於願畢矣。遂請假歸。行燎黃禮。周視墓舍。即為嵩陽之行。時耿公已下世。學者寥寥。君徘徊不忍去。擇其才俊而成就之。余

自京師與君交最深。我儀方築請見書院。延君主其事。而登封令力請

還嵩。君不得已。東西兩赴。尤以太極西銘指示。聖學脈路。一時士子皆

超然自得。於帖括之外。而我儀之嚮道者。日益眾。學問踐履益彬彬矣。

五經之外。復纂李經詳說。又著陽明疑案。較之整庵。後渠。論辨尤為嚴

正。然恐學者徒騰口說。忘卻向裏工夫。局之篋簡。未嘗示人也。假滿

原官。為正蒙補訓四卷。越二年告歸。蓋君之仕也。為晚成。而遂初之賦

則加速焉。士大夫尤高之。歸而育士。益勤好學。益力。時內廷方纂修五

經大學士安溪公以五經詳說上聞。乙未春都御史劉公為纂修總裁。

奏請內府藏書。以供採取。

上諭河南冉觀祖有五經詳說。可取來參用。於是使者取書去。君復繕

其副藏於家。焉。君年八十餘。名益高中。州大僚皆仰重之。欲建書院。廣

士田。以君為矜式。君以疾辭。疾屢愈。屢發。遂捐館舍。戊戌十一月某日

也。君天性孝友。痛父母之早亡也。祭祀必誠。必敬。追慕深切。贈公有潛

德。學使者允多士之請。崇祀鄉賢。君心始一慰。君行第五。其第四兄主

家事。先世之產。未嘗析。迨兄沒。而其子溶以析產。請君笑曰。我兄弟不

忍。分今乃叔姪分財耶。卒不問也。君娶梁氏。郊縣教諭梁天民女。有淑

德。事姑極孝。君友教在外。婦姑相依。篝燈紡績。每至夜分。遇姑病。撫摩

扶持。進湯藥。不離左右。循至不起。哀痛幾不欲生。相夫子營喪葬。皆如

禮。婚嫁三男二女。豐儉適宜。皆可法。丁丑封孺人。辛巳年六十四以沒。

持家數十年。規畫井井。俾君一意稽古。絕無內顧之憂。者。孺人力也。子

四人。誦行以固始。訓導中甲午科舉人。諸衛國子生。調衡。丁酉科舉人。

詮道。國子生。皆以學業。編檢自勵。有名於時。君生平無他嗜好。深思遠

紹。探源理窟。旁及詞章典故。皆有纂輯。腹饋萬卷中。自號蟬菴。洵不誣

也。被服雅素。蔬水自甘。苞苴竿牘不至門。即至門。必委婉其詞。以卻之。

問學樂奇。齋嘗以使事迂道訪君。論學析疑。流連信宿。念君貧甚。出兼

金為贈。固辭不受。奇齋賢者。又居林下。謹嚴尚如此。則操守可知矣。贊曰。余觀二程子及朱子在宋時。道勝名高。皆不免異己者之忌。今檢

討遺遺。

右文之世。侍從禁林。

顧問優渥。下則僚友心孚。生徒誠服。年踰大耋。著書滿篋。雖不獲躋公

輔。以究厥施。身世之交。固已泰然矣。至於舉案者。如實傳經者。踵美當

世。士大夫亦往往稱道不絕也。

又再蟬菴先生傳。尹會一。

先生諱觀祖。字永光。號蟬菴。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

不汲汲進取。而覃精著述。潛心理學。登封耿逸庵先生特延主嵩陽書

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為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

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脩然寂

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先生。清修。此方。關請見書院。延先生主

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壹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

（傳略卷四六）

邵山人長蘅傳。陳玉璽。

山人姓邵氏。名長蘅。一名衡。字子湘。別自號青門山人。世居毗陵。漳滏

里。五歲侍其家。先生即席名。占對輒應口就。九歲能屬文。日誦秦漢數

千言。十歲補邑弟子員。十五試省闈。文已入數。五策橫放多。觸忌諱。語

被黜。時論惜之。是歲順治辛卯也。張西山先生能辨視學。江南歲試拔

第一。寓食餼會。丁母艱。格於例。未幾江南奏銷案起。廷誤者。為一人。而山

人亦黜。弟子員籍。時論益惜之。山人東髮。能詩。弱冠。即又以古文雄一

時。既謝舉子業。則盡棄其少作。益沈酣三史。唐宋大家。既又潛心經學。

凡六七年。渙然有得。而後山人之文乃大昌。常曰。文章須十數年。攻苦

自立。根柢不則沾沾。撫秦漢樞八家。要。是華葉耳。奚其傳。是時邑人鄒

祇謨。童以甯方與玉璽。以古文相劇切。皆願交。山人鄒董數稱。吾邑有

邵子。荆川先生後一人也。玉璽曰。然久之。囊所著書。北遊燕。一日而名

動京師。宣城施公閻。章新城王公士禎。崑山徐公乾學。黃岡王公澤宏。

皆先達。有盛名。顧皆折輩行。與定交。若恐失之。與陽羨陳維崧。秀水朱

彝尊。鹽官陸嘉淑。慈谿姜宸英。宣城梅庚。相友善。皆一時知名士。山人

性樸直。意所不可。不能為唯阿。諸公持詩文就正。率應點竄。無所徇。亦

不肯以名刺先貴。顯人諸公乃更以是多山人。居年餘。聞人談登州海



市之奇，忽跨驢走二千里之海上，登蓬萊閣，情悅望所為三神山者，幾或見之。然卒無所遇，復走京師，親交強之入太學，已隨牒試吏部，長洲宋文恪公方為冢宰，得其文，驚曰：「今之震川也。」拔第一，例授州同知。時滇黔猶開入貲例，立得選，親交欲為之地，山人笑不應。乃提筆研再就京兆試，再報罷。笑曰：「吾大錯，吾五十青鬚，猶從少年為倚門粧耶。」草堂松菊，遲吾久矣。遽東書歸江南，嗟乎。

國家三歲一貢士，士登賢書者亡慮千人。村夫子之挾兔園冊，黃口之佔畢者，往往弋獲去。才如山人，顧困厄連蹇，以老，豈非命哉。而論者謂科舉足以得天下士，其然乎哉。山人豐頤而髯，磊落高曠，視一切泊如也。家居篤孝行，飭名節，母喪，苦由哭踊，力行古禮，蔬食者三年。及外艱，時方困，科舉墨衰，奔走闕閤，又以病茹脛，不逮母喪之盡禮。每語及輒泣。然族有始祖祠，祀宋康節先生，庫陋不稱祀典，乃更卜址拓其規模，費可數百金。山人獨肩之，不足則子貸以應。有族子略賣為豪家奴，出氣力，捐金必拔之，歸然後已。建小宗祠于家，略溫公書儀，朱子家禮為儀範。歲時率家人獻奠，甚謹。初，山人之被黜也，先人遺田及千畝，一月間忽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鄉里竊笑之。未幾，里諸生十餘人以多田賦逋，伍伯疊繫，頸去被捶笞。荷校府門，至有畢命者。乃訖曰：「邵君其智人耶。」歲已巳，山人年五十三，即治棺，棺成，顏曰：「息菴而自為之記。」大指齊得喪一死生，其言類聞道者。山人故好遊，自壯迨老，足跡將半天下。既歸，益縱情山水，為其大兒娶婦，便勸斷家事。尤愛武林湖山，數往遊。其族兄戒菴學士故有別業在西湖，每至必延居之。累月然後返，常欲結廬孤山放鶴亭側，與處士卜鄰。又欲營一舫，載筆牀釣具，為浮家吳越間。未果，會中丞商邱宋公開府吳雅，知山人禮致之，藉府山人注書，論文外不涉一俗下語。公常屬撰宋氏先賢祠碑，率子姓奉幣再拜請。山人再拜曰：「諾。」然辭賤官階，當用誰某。公曰：「此俗見耳。先生豈真以館閣頭銜重於文士耶。」文成，即署先生名足矣。其見重如此。公以文章清節負朝野重望，而中丞體故嚴重，二千石以下文武吏抑首促促，跪白事，遂掖之士罕有被容接者。公於山人，顧能折節敦布衣交，而山人益就航，持古道，無所貶損。論者兩賢之比之陳仲舉之於徐穉，任延於龍邱，其云先是康熙癸丑。

詔天下修郡縣志，毗陵邑志當事以屬璫與山人。纂述之功，則山人為多。曾軍興報罷，後十年復奉。

詔修山人時客京師，璫勉卒業而采摭多從舊藁，書成列其名，識不忘也。山人所著書已成帙者，有篋囊旅棧廿二卷，中丞公序之，謂當與前明潛溪、震川諸大家相騁。吾邑令王侯元恒亦稱山人詩古文辭必傳世。今方為鑲版行。

陳玉璫曰：予交山人三十年矣，故知山人特詳。予觀山人蓋古篤行君子也。世之慕交山人者，獨盛推其文章。新黃願景星亦振奇士，讀其文歎曰：「五百年無此作者矣。」而吳門汪鈍翁琬乃言：「青門文章似柳子厚，人品高曠似陸魯望也。」人言鈍翁喜嫚罵人，斷斷少許可，願獨心折山人，有以哉。有以哉。

太常寺少卿陸公紹琦傳 鄭虎文

公姓陸氏，名紹琦，字景韓，號微巖。先世居嘉興東鄉之九里亭。自明倉官名珪者徙居郡城，始著籍秀水。珪生律，律生思賢，思賢生萬里，皆明諸生。萬里生公祖錫，錫生公考，贈文林郎翰林院檢討麟振，皆不仕。公生有仁，質少穎異，能文章，而韜鋒斂耀，約已和物，粹然有成。人君子之度，明亡家燬於兵，又年十六而孤，垂四十年，資課讀以養其母。年三十，有九用康膳生領康熙乙卯鄉薦。又六年，母亡，已丑成進士，入詞館。由檢討晉翰林院侍讀，轉侍講，終太常寺少卿。凡與文字之任者六壬辰乙未充。

政治訓典及尚書館纂修官。丁酉典試福建。癸卯命閩北關鄉試遺卷。是年秋復與纂仁廟實錄。未幾視學粵西。凡二十餘年，以忠勤奉職，遠名蓄德，積誠以孚。故在位無赫赫譽，而尤悔蓋寡。其為學使也，粵西故邊徼，士寡學，試者率不能成二藝。

國初取士因其俗，不為革變。而柳慶太思諸府，其初無應童子試者。因取他府州士充之，謂之飛撥。久之沿舊為例，試士無復有作二藝者。而假飛撥為奸利，尤瀾漫不可究詰。學使者亦樂其便安之。公至，禁督立絕。或請以其事上聞。公曰：「此吾職也。何奏為。」用是士勤於學，蔚乎其文。觀聽頓易，殊俗咸慕。田州土司岑某請立夫子廟於其土，餽公金求文勒石。公為作記還所餽金。吏士民夷益嚴重公。三年而公為從來學政第一之頌。亦徵天聽矣。既累遷太常，猶念粵去中土遠，外連琉球，內雜夷獠，宅山阻幽。

功令張下，不徧不悉，嬰罪至死，迷不得悟，聞之，乃具奏，諸生宜講習律令，意為粵士發也。得旨通行。今著為令。太常典祀事，公故執事，敬至此。益虔齋，必遷坐，變食，如古禮。祀日，事不屬，委必親蒞，連日夕不少休。時年已六十九矣。往往而德懼不稱，以老歸。歸八年卒。手書遺訓，付其子立石墓側，戒無鋪張，行述如世俗例。內自言生平從不妄交一人，不妄為一事，不妄取一錢。聞者信之，謂為實錄。春秋七十有七，勅授翰林郎。翰林院檢討例，晉通議大夫。太常寺少卿，配沈氏，勅封孺人。例，晉淑人。子一人，樹本，乾隆丁巳進士。翰林院編修，孫五人，繩祖太學生，昌祖庚辰進士，廣東羅定州牧。超祖丁酉舉人，憲祖發祖均太學生。論曰：文後公五十六年生，五十九年始為公立傳，距公歿時亦已三十有六年矣。而公三不妄之言，至今鄉之人言自信，而人亦信之者，唯公一人而已。讀公遺訓，其與子曾子啟手足而曰：吾知免夫者，何以異哉。

清儒碑傳集卷三十九

王士禎 王式金 顏元 附

李堪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阮亭王公暨配張宜人墓誌銘

新城大司寇王公以疾薨於家。余既爲位以哭。越三月。孤子啟涑等以公與宜人合葬有日。謂檢知公者莫余若。乃奉其行述來請銘。余與公生同庚。仕同時。謬以文章氣誼定交京師。嗣是官跡各天。每歲郵筒往復。而推詩文。都不及世俗事。相好無間者數十年。昔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傷知音者希也。余與公倡和久。切劘攻錯。屏附賞音。聞公山間。愴然有棄琴之感。矧年迫桑榆。舊遊星散。忍無一言報公九原。而違諸孤之請耶。按狀公諱士禎。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自諸城徙家新城。爲濟南望族。代有隱德。自潁川公以下。三世皆以太師公象乾貴。累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太師公母弟方伯公諱象晉。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

刑部尚書。季子明經公諱與教。以公貴。累贈如其官。生子四。公其季也。公生有異稟。初入家塾。善屬對。能五七言詩。不由師授。出語往往驚其長老。年十一。應童子試。縣府道皆第一。十八歲。中順治辛卯鄉試。開中定元。三日。旋改第六。品格實駕元之上。祖方伯公年九十一。猶及見。以家藏邢太僕書白鸚鵡賦賜之。乙未中會試。公欲專攻詩古文詞。不與殿試。明年。省伯兄西樵公於東萊學舍。晨夕倡和。有作成囊。戊戌殿試二甲。調選得揚州推官。揚當孔道。四方舟車畢集。人苦應接不暇。公以遊刃行之。與諸名士文譚無虛日。嘗因公事往來白門。吳下。詩日益工。始自號漁洋山人。漁洋。太湖中山也。庚子秋。充鄉試同考官。名士多出其門。獄海寇諸重案。全活無辜甚衆。又設法募諸大僚及衆商代輸欽賦二萬。揚屬積逋一清。癸卯冬。充武闈同考官。甲辰會元。其首卷也。官揚五年。內擢禮部主客司主事。與同朝諸名公爲詩會。羣推執牛耳。主壇坫。時余自黃州通判入覲。始



清儒碑傳集

卷三十九



與公定交如平生歡。已遷儀制司員外郎。旋權清江關司船廠。屏除陋規。任滿。遷戶部福建司郎中。壬子秋。典四川鄉試。歸途丁母艱。服除。補戶部四川司郎中。時上留意古學。特召公懋勤殿試詩。稱旨。次日。傳

諭。王某詩文兼優。著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講。旋轉侍讀。本朝由部曹改詞臣。自公始。實異數也。

上令入直南書房。攷賜飲食。文綺無算。尋充明史纂修官。己未冬。典順天武闈會試。先後三狀頭。皆其門下人。豔稱之。次年。遷國子祭酒。禁絕餽遺。取士多高才生。士以不出大賢門下爲恥。首奏請定孔廟祀典。依成弘間儀制。又請正從祀諸賢位號。及增從祀理學真儒。又請修經史舊板。雖部議未允行。而有功正學。良不愧人師矣。甲子冬。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旋奉命代祀南海。禮成。歸次遊廬山。謁闕里。復

命。後一日。卽請假歸省。俄聞贈公已先十日卒。徒跣慟哭。作孺子啼。蓋公生而孝友。雖期功之喪。亦必款款累

日。輒廢寢饋。至性不可及也。葬畢。赴補。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遷兵部督捕右侍郎。充經筵講官。

三朝國史副總裁。其在督捕三年。酌定條例。奏請准行。意在和平寬厚。不輕提一人。用杜州縣之擾軍民德之。辛未。主試禮闈。文風特盛。壬申。補戶部右侍郎。兼轄京省錢法。甲戌。轉左。前後官戶部七年。苞苴不入。蕭然如寒素。尤爲人所難。丙子春。載

命代祀西嶽。西鎮。江濱。戊寅。晉都察院左都御史。正已率屬。務持大體。仍

命直南書房。編纂

御集。會御史郭金城上疏請裁冗員。下九卿議。遂有欲裁御史數員者。公力持不可。曰。

國初設都察院御史至六十員。後減至四十員。及停止巡按之差。所存僅二十四員。每至巡城監禮。侍班等差。往往乏人。余方欲題增數員。豈可裁耶。如論有異同。余必上疏爭之。同朝聽其言。事乃已。是冬。晉刑部尚書。遇

秋審、朝審、平反矜慎、民賴以不寃。蓋自理刑內擢以迄副憲、總憲、會議、多主寬和。久有仁人之稱。而司寇其尤著者也。辛巳春、請假還葬、准尅期五月、不必開缺。

主眷之隆、得未曾有。行賡無長物、載書數車以隨。好事者爲作圖畫、還朝未久、以申告冤抑一案失出、罷官。公卽日就道、送者填塞衢巷、莫不攀轅泣下。歸葺夫子亭、日事著述、不與聞門外事。四方求詩文者接踵至、公亦灑然自得、有請輒應。人人厭其欲而去。庚寅冬、

上諭內閣、詢順治年間進士在籍者、已無多人。念公老

成宿望、以公事累誤、特命復職。公聞

命涕零、扶病北向拜、又草疏、命子啟訪詣

闕馳謝。

皇上眷念舊臣、始終以禮如此。唐太宗賜蘇味道詩、君臣千載遇、忠孝一生心。公足以當之矣。亡何病劇、伏枕猶爲揚州居烈婦立傳、口授兒子書之。蓋其居平不忘宿諾、大率類是。公長身修髯、無聲色博奕之好、惟嗜讀

書。公餘手不釋卷。性好客、坐上恆滿、談言疊疊、至夜分不倦。從不干人以私。子弟應試、雖門生故舊爲主司、未嘗以一言囑也。又好汲引士類、見人有一長、稱之惟恐不及。以故遠近士大夫咸歸之。嘗云、余在九卿中、薦舉人才甚夥、率不令其人知之。他如老宿孤寒、藉齒牙以成名者、不可縷指。同年鮑翁汪公性嚴厲、不輕許可、人多含汪而就公、謂如坐春風中也。公元配夫人張氏、鄆平人、都察院左都御史諡忠定諱延登孫女、鎮江府推官諱萬鍾女。年十四歸公、事舅姑以孝、相夫以敬。御下以慈。其周恤公之戚友族黨也、有脫簪贈珮之風。客至、必親治酒肴、不以委臧獲。不幸先歿、年四十二。十餘年甘苦憂患、與共。公每出使、必有詩寄之。其卒也、悲悼逾至。自賦輓詩數十首。至生卒年月、詳具鮑翁所作志銘中。生子四人、長啓溇、歲貢生、原任平縣教諭、候補知縣。次啓渾、庠生、蚤卒。次啓汾、歲貢生、原任唐山縣知縣。候補知州。次啓沂、歲貢生、候選教諭。女四人、一適庠生



張秉鎮。一蚤卒。未字。一字張秉鑒。一字畢世濯。孫五人。兆鄴、兆鄭、俱貢監生。次兆鄂、兆鄆、兆郝。孫女八人。一適庠生畢海璵。一適李可茂。一適歲貢生韓澤吉。一字朱崇謙。一字王惟治。一字劉宗潞。二未字。曾孫祖導、曾孫女字高紘緒。公生於明崇禎甲戌閏八月二十八日亥時。卒於康熙辛卯五月十一日酉時。享年七十有八。公弱冠稱詩。五十餘年。海內學者宗仰如泰山北斗。其爲詩備諸體。不名一家。自漢魏以下。兼綜而集其成。而大指以神韻爲宗。文亦出入史、漢、八家。間及六朝。有帶經堂全集三十餘種行世。書法高秀似晉人。雅不欲以此自多。人以絹素求書。輒令弟子代。惟二三同好問答書必親作。其手蹟多藏弄之。余自乞歸後。擬往來錦秋、長白間。爲二老會。而卒不可得。悲夫。今以某年某月某日與宜人合葬於某阡。銘曰。一代風會。必有總持。兼三不朽。自昔難之。翳惟新城。盛時羽儀。剔歷中外。卓卓有爲。蚤主文壇。建鼓樹旗。特改禁林。默契

主知。累司文柄。式靡起衰。冰霜清操。山嶽弗移。游登九列。右有左宜。風采巋然。雅量莫窺。終始一節。素無餘貲。數命祭告。以昌其詩。等身撰述。滄海無涯。百川浩浩。於焉匯歸。難林購紙。蠻女織衣。天假耄耋。精力不弛。帝眷舊德。詔下巖扉。爲百僚法。作多士師。哲人忽萎。典型其誰。魚子山岡。卜兆有期。賢耦合窆。佳氣萃茲。奕世三公。視此銘辭。

陳廷敬撰（西陂類稿）卷三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傳

王士禎字鼎上號阮亭先世諸城人遠祖貴遷新城高祖重光明嘉靖辛丑進士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曾祖之垣嘉靖壬戌進士戶部左侍郎贈尚書祖象晉萬歷甲辰進士浙江右布政使撰羣芳譜父與敫

國朝順治元年選拔貢生贈資政大夫士禎生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九歲能作草書工屬對順治十二年成進士十六年遷授揚州府推官值使者至江寧治海寇之獄羅織甚衆士禎保全善類多所存活坐其誣告者雪高郵居烈婦向氏冤時承追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輒繫其孥株連至親族士禎閱其無辜募款代輸之請巡撫具疏免其餘出罪人于庭皆泣拜去比受代門無私謁康熙三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士禎至江南所至登臨山水名勝必有題咏或爲遊記集諸名士唱和而公事不廢東南傳爲盛事七年遷儀制司員外郎權清江浦關務革除弊規轉戶部福建司郎中丁母艱起復補戶部四川司郎中十七年

召對懋勤殿

諭以王士禎詩文兼優改翰林院侍讀纂修明史時舉博學鴻詞科士禎力言湯宗伯域于魏侍郎象樞得與疏薦後爲名臣一時服其知人旋遷國子監祭酒疏言漢唐已來以太牢祀孔子加王號尊以八佾十二簋豆至明張孚敬改爲中祀失歷代尊崇道德有加無已之意按禮祭從生者天子祀其師當用天子禮樂又疏請正從祀諸賢位號言宋代周敦頤等六子改稱先賢位諸漢唐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又請增從祀諸儒謂

田何當漢初受易商瞿有功聖學宜增祀鄭康成注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自唐宋已來從祀至張孚敬改祀于鄉宜復祀其後鄭氏竟得復祀由士禎言也時論以爲不負成均之職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丁父艱起復二十九年補原官尋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經筵講官旋擢兵部右侍郎調戶部轉左侍郎時開納粟例有因之爲利者士禎戒所司勿呈稿書諾以遠嫌督理錢法革除樣錢弊規遷都察院左都御史直南書房時議裁冗員九卿欲裁御史員額士禎持議不可因言明南北兩臺設御史百二十員今留二十四員止存五之一又裁巡按一官今御史內則巡視五城登聞鼓外則茶鹽諸差不足尚欲疏請增之何可減也且言官爲朝廷耳目不得謂之冗員時漢御史以是得不裁三十八年遷刑部尚書有救父殺人獄秋讞以金刃入情實士禎奏言當論救父情節不當以挺刃定輕重得旨改緩決其他爭議更正大獄矜恤無算四十三年以失出罷

四十九年上念舊臣命復職五十年卒于里第得年七十有八士禎與修國史明史熟悉朝章國典屢與同考典試及爲總裁俱稱得士

宏獎風流說士常不去口所爲詩力追漢魏唐人風格古文雅正得體與朱檢討彝尊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云所著詩文集論法考活溪考及筆記奉使紀遊各集選唐人詩諸書凡三十餘種刊行于世

孫星衍撰《平津館文稿》卷下



王處士墓表

苞餘壯歲所得之友以禮義堅然相信者莫如金壇王樹。嘗叩所由曰：自吾大父篤學，富陽明氏氣節方張，而堅持程朱之說以損之。先子承焉，守道固窮，非其義絲粟不取。性木訥，與人無畛域，而事涉名義，則爭之侃侃然。樹自十歲，先子授徒游學，即攜持以行。及樹長，而先子常家居，未嘗去左右，耳目濡染幾三十年，雖欲自菲薄，而無以安於心。樹少羸，家無僕婢，先妣出入操作必腹之，而呵禁甚嚴。嘗苦索餅餌，痛子杖曰：汝幼而貪食，長更何如？自先考妣即世，樹之檢身日怠以疎矣。又曰：樹孤貧，考妣葬故未備，子爲我表於阡。先是，樹以其大父所輯學案視苞，苞既受而序之，故於所屬墓碣日延月滯，而未暇以爲。雍正二年冬，苞以先父母墓表屬樹書，樹責諾於苞益切。踰年春，樹告歸，必得余文以行，乃譜以授之。君諱式金，字度疑，少承父學，誦古書，不治時文。以樹。

贈奉直大夫，卒於康熙戊子七月，年七十有四。妻潘氏，贈宜人，卒於康熙庚辰二月，年六十有五。生兩子，兩女，惟樹存。墓在某岡某原。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二

顏習齋先生墓表

先生卒於康熙甲申九月之二日，葬於十二月之六日，距今四十年矣。族子門人謀立碑碣表其墓，來告於余，以余曾傳先生行略，續入北學編也。予惟先生之學，敦實修而重禮教，其所行皆其所志，其所著非其所樂，述其生平遭遇，無非患難貧窮，抑塞拂亂之境，而行彌苦，守彌堅，德彌

劬，遂卓然特立於世，遠人亡，經殘教弛之餘，獨行其是而不悔。始子垂髫，每聞鄉里間語及先生，輒有顏聖人之目，而學者則或笑或訕，或怒加詆毀，殊不解其所以。嗣先生與王業師會於塾，子從旁諦視，則貌古言莊，論議古今事，雖毫無假借，而心氣自平。因私問於師曰：顏先生有何遺行，而學者嫉之若此其甚也？師云：昔惡無禮，今惡有禮。江河日下，小子安知？子時稚昧，未喻師言之慷慨而深切也。以今觀之，信然矣。泛泛悠悠，淪淪訛訛，隨波逐臭，視禮若讐，雷同成俗，嗜寤其非。如先生者，獨勇於自克，跬步必謹，處蓬華之中，而舉念不忘乎天下。蜀之日也，越之雪也，羣吠所怪，不亦宜乎？嗚乎！道之不明不行也，亂於異端，更壞於俗學，不務忠信崇禮，率三物以教民，而欲儒爲真儒，治臻古治，是航斷港絕潢，望至於海，必無朝宗之一日矣。此先生四存編所爲不得已垂涕泣而道之者也。或曰：先生敦善行而不怠，胡艱於遇，又艱於嗣，豈君子之澤不必五世乎？曰：是數也，不足道。道其正，則先生歿後數十年來，海內英才有聞其名而生慕者，有讀其書小試其經濟而輒效者，則禮教之不泯，卽道脈之常縣，較之子姓蕃衍於鄉曲而寂寞無聞者，其爲輕重短長何如哉？先生諱元，字渾然，號習齋，博野人。其世次、行狀及所著書，詳載門人李堪所編年譜、鍾鉞所輯言行錄中，不再述。

尹會一撰 《健餘先生文集》卷八



顏習齋先生傳

顏習齋先生名元字渾然博野人父泉爲蠡縣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啼甚壯有文在手曰生舌曰中足文蟬翅甚密時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歲內兵先生父被掠去遼東甲申鼎革癸巳爲庠生名朱邦良先生幼穎異讀書二三過輒不忘學神仙導引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讀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而文日進塾師異之歎曰此子患難不能動豈可量乎年二十餘尊陸王學未幾歸程朱初先生父被掠去久之無音問母亦他適先生時思父涕泣而事朱翁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翁納妾生子見稍疏先生後再議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嫗卒泣血數日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之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從來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訪之信及翁卒乃歸顏自宋周濂溪得陳搏僧壽涯傳以魏伯陽水火匡廓三五至精爲太極圖言性與天道主靜立儒宗程朱因之謂之道學以爲遠述孔孟高出漢唐諸儒上實雜佛老非孔孟之真故秦漢以來二千年天下不得儒者之用並佛老爲三教而世運以雄傑爲興衰先生初奉程朱甚謹後以居嫗喪覺家禮有違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靜坐禪也讀書講注空言也於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齋曰習齋帥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火水堂上琴竿弓矢籌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脩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

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乾坤之福莫甚於釋老之空無朱儒之主靜故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孫徵君奇逢容城人時講學河北先生與之書曰朱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難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乃陰陽之秘寄於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觀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競先生合而同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卽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而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太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又與太倉陸世儀書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猖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乃脩輯注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謂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漸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性綱謂理氣皆天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緣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著存學綱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之惓惓焉恐涉偏私毀謗前賢以自是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



左右新示宗旨使警警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世儀號桴亭隱居不仕著思辨錄學教以六藝爲本言性善卽在氣質與先生所見略同云先生旣歸宗欲尋親時方亂且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反旣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歿矣一女適人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題主奉而歸遂棄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晦明責實在子子敢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鬻人所遇甚衆倡實學明辯姦引人多歸之然執宋儒之見者比比未能化也商水李子青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鬻短刀目曰君善是邪先生謝不敏子青曰拳法諸技本君欲習此先習拳時月下飲酣子青解衣演諸家拳數路先生笑曰如是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見一少年甚偉問其姓字沽酒與飲叩其志不凡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鸛鶴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少年朱越千也蓋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三代爲苟道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諸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又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乃隱居數十年不見用於世且老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脩之請先生往設教辭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

宏。中曰習講堂。東一齋曰文史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詔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西曰帖括齋。皆北向。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欲羅而致之。以引進之也。北空二齋。左接賓右宿來學。門外左六房設客榻右六厦容車騎。東更衣亭。西射圃堂。東北隅庖廚倉庫。西北積薪立學規甚備。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乃先生至。卽雨。經月不已。日益甚。書院臨漳。漳水盛溢。瀾漫七八十里。人跡絕。垣圯堂舍悉沒。先生歎曰。此天意也。乃辭歸。文燦與門人不能留。俱痛哭送之。於是先生之教亦不能大行焉。先生自孫徵君外。先生自謂父事者五人。曰刁文孝。名包字州人。崇禎舉人。高隱卒。曰李孝慈。名明性字洞初。蓋人高學。者私謚曰文孝先生。曰李孝慈。名明性字洞初。蓋人高學。者私謚曰文孝先生。曰張石卿。名羅清苑人。徵君先曰張公儀。名來鳳。字高隱。曰王五公。名餘佑字介。新城人。隱而朝夕共學者曰王養粹。字法乾。人其後諸君子相繼歿。養粹亦亡。先生泣然曰。吾無與爲善矣。天乎。其終棄子也乎。然進脩益刻厲不懈。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罷而逝。先生生平不欺暗室。年三十。與王養粹共爲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嫌逐時自勘注之。嘗暮行委巷中。背癢欲搔。旋自省曰。昏巷無人。容貌不莊。何以服鬼神。又嘗曰。吾尊孔學而抑程朱。苟一事自欺。何以逃程朱之鬼責。故勇於改過。以聖人必可學。動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有聖人之目。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賤終身。一子殤。遂無子。以族孫爲之後。而

傳其學者李孝慈先生之子塋一人而已。

王源曰：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真。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之根，不在是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終不獲親見於其身，亦可惜矣。

王源撰 《居業堂文集》卷四

### 顏季二先生傳

顏先生元，字易直，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人。生於明崇禎八年。幼喜讀書，學神仙導引術，長知其妄，益折節爲學。初好陸王書，繼從事程朱，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不可師。鄉里目爲聖人。年既壯，漸悟宋明學術之失，以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莫非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故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不以空言立教。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謂古人德行由學習六藝而成，而六藝不外一禮，禮必習行而後見。後世以章句爲儒，以讀書纂注爲功，非聖人重力行之旨也。又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出道家，宋儒本之說易，推爲性與天道之正傳，是爲參雜二氏。又謂氣質之性無惡，惡由蔽習而生，立異宋儒，不尙苟同。嘗推論明制得失，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又謂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吾儒不任事，誰任事耶。其自任若此。卒於康熙四十二年，年七十。先生雖以高隱終，然身際鼎革，目擊口禍，光口之念，時蓄於懷。年八歲，即從吳洞霄習劍術，兼肄騎射。長從新城王介祺學兵法、旁及技擊、馳射，莫不精絕。晚築習齋，集弟子講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兼究兵、農、水、火、工、虞。繼主講肥鄉淳南書院，創立規制，設文事、武備、經史、藝能各科，從遊者數十百人，遠近翕然。常南遊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物色豪傑。而水李子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敏。子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耳，技止此乎。遂深相結。又於開封市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越，千也。叩其志，不恆沾酒與飲，半醉起舞，作歌告別。先生雖好奇乎，然天性



清儒

敦篤、不愧純孝。當清兵入畿輔，父被掠去，先生依朱翁居，爲朱翁義子。朱翁卒，乃尋親遼左，誓不得親不反。出關數年，備歷險阻。有傳父在瀋陽者，至則父歿，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奉主而歸。以是知先生所謂力行，誠古人所謂以躬率教者矣。先生既歿，門人鍾鏞輯言行，闢異二錄，今不存。其所存者，惟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門人李塋又爲先生輯年譜。

李先生塋，字剛主，別字恕谷，直隸省蠡縣人。父明性，有學行，學者稱爲孝慈先生。時顏先生倡明實學，孝慈命先生師事之。因從學禮，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問兵法於王餘佑，學書於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學樂於毛奇齡。年二十餘，爲諸生，承習齋教，以學澤躬，事親以孝聞。尤留心經世之務，成瘳忘編，以康熙三十九年舉於鄉。至京師，聲譽競起，諸公爭延致之。然砥節勵行，恥謁公卿。時冉永光、寶克勤設講會，先生與焉。因歷論古今升降得失之故，旁及太極、河洛圖書之辨，禮樂兵農之事，聽者數百人。咸曰：乾坤賴此不朽矣。繼鄆縣萬斯同講學紹寧會館，先生亦往。萬君向衆揖先生曰：此蓋李先生負聖學正傳，非予敢望。因將大學辨業之旨，歷歷敷陳。曰：此質之聖人而不惑者，其見重若此。適宛平郭金湯作令桐鄉，聘先生往治所，舉邑以聽政，教大行。及故人楊勳令富平，亦敦請先生。事以師禮。事咨而後行。百廢具舉。關西學者聞風，靡不踰年反里。謁選得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旋以疾告歸。遷居博野，修葺習齋學舍，以收召學者。從遊日衆。公卿屢謀薦之，辭不就。以雍正十一年卒於家。年七十五。先生解格物心性多本習齋，惟論封建郡縣語不強同。早從毛奇齡問學，毛皆推爲蓋世儒者。後以論格物不合，遂斥先生爲背師，並作大學佚講箋以攻顏學。桐城方苞與先生交至厚，惟固信程朱，與先生持論抵

牾。後先生歿，方爲作墓誌，惟載先生論學始末。且謂先生因方言改師法，何其誣先生之甚耶。先生承習齋教，以著書自見。著有小學編辨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周易傳注七卷、策考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中庸傳注各一卷、傳注問四卷、經說六卷、學禮錄四卷、學樂錄一卷、郊社考一卷、擬太平策一卷、恕谷文集十三卷，皆刊行於世。學者稱爲恕谷先生。

劉光漢曰：自周代以來，以道爲本，以藝爲末。其說倡于儒家，而一二治實學者反斥爲多能鄙事，致用非所學，學非所用。其所由來，非一日矣。習齋生于明末，崛起幽冀，恥託空言於道德，則尙力行於學術，則崇實用，而分科講習，立法尤精。雖其依經立說，間失經義之真，然道藝並崇，則固岐周之典則也。剛主繼之，顏學益恢，乃後儒以經師擬之，嗚呼！殆亦淺視乎剛主矣。

劉師培撰（左重外集）卷一八

校記

①申：當作「中」，見《西陂類稿》卷三一。



清儒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

熊賜履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文端公賜履年譜凡

謹案先生諱賜履字青岳又字敬脩號素九別號愚齋湖廣漢陽府孝感縣人世籍南昌明洪武初有諱邦顯者字冲霆以熊為楚姓江漢鄭鄂間祖宗故壤也遂占籍湖北德安之孝昌邑則遷楚之始祖也邦顯生斐章斐章生二子長正邦字鳳川先生之高祖也次正道字思存鳳川公生三子長乾次為先生曾祖又次朝曾祖諱幹字中台隱居不仕祖諱啟運字應亨以貢仕  
皇清並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父諱祚延字祈公主運奇書院講席著有宏毅齋集明末寇起死難  
皇清受命命祠於鄉賢諱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世廕一子為博士弟子員奉祀事晉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故明崇禎八年乙亥十一月五日先生生十一年戊寅四歲先生弟賜瓚生十六年癸未九歲閏賊陷德安獻賊陷武昌祈公公死之初祈公公避亂於白雲山以里中數被焚掠乃團練鄉勇保障里閭楚自崇禎之初年盜賊起所在麻沸而數年稍得寧謐者祈公公守禦之力也至是闕獻墓至兵食交匱遂及於難甲申十歲即我  
大清順治元年也

天子當陽擊囚次滅生民漸就寧宇先生母李太夫人課讀二子父師之嚴兼於慈母每深夜篝燈續紅與讀書聲琅琅然互答也六年己丑先生十五歲學已有成自經史以及外氏六通五緯測算鉤稽諸術無不心摹手寫穿穴貫串故凡星經地志六甲五緯測算鉤稽諸術無不可手繪為圖口勒成帙而後由博反約歸源濂洛如天地左海百派統滙是以學有本原不修聲貌一日舅氏李公嘉卉顧而謂之曰賢甥雅志潛修獨不早為先世表數計邪遂出應試七年庚寅十六歲充博士弟子員十一年甲午二十四歲入成均十四年丁酉二十三歲以詩經舉鄉魁十五年戊戌二十四歲會試中式殿試得三甲授國書庶吉士讀書館中十六年己亥二十五歲散館授翰林院檢討十七年庚子二十六歲充順天鄉試副總裁得楊士玠若干人學憲某以祈公公及李太夫人義節疏聞於朝得請祈公公專祠於晉宗太夫人旌闈先生曰今而後庶稍酬舅氏訓矣詣院長請歸不許曰

上方崇獎儒術褒君學行第一願可求退耶十八年辛丑二十七歲冬十月特改授秘書院檢討

特諭建直房於景運門外遷翰林入直以資勸講蓋意有在也未行而世祖章皇帝升遐康熙元年壬寅二十八歲二年癸卯二十九歲夏四月陞國子監司業冬十一月陞秘書院侍讀三年甲辰三十歲請假回籍還葬時先生祖墓瀕湖為水所衝前牀將見故請歸四年乙巳三十一歲入都補宏文院侍讀五年丙午三十二歲順天武鄉試總裁六年丁未三十三歲充

世祖實錄纂修官著開道錄成

上以民生失所詔求直言先生上疏其略曰民生至今日困極矣國家日言生聚愈彫敝日言軫恤愈瘠瘠日言招徠徠而流亡眾連負積惟由官吏致之蓋私派倍於官徵浮征溢於正額意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百狀千名疊出井至正使年歲熟稔不飽糠粃一遇凶荒死徙立至錮徵則吏收其實民受其苦賑濟則官增其肥民重其瘠強者為寇盜弱者析骸易子勢必至者是而非獨守令罪也上有監司又有督撫報計上以廉則無所附以結上官由是而廉者糾劾貪者薦舉由是而濁者得計清者易操苟不厲民將焉取此夫有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在舉劾年來督撫之薦循卓者果有政績可指乎所糾參者直暴其污穢殘酷所在乎且循卓者果無以上糾參者果罪之魁乎模稜容隱已耳以至於督責為能而不問慈惠以催科為政而不問撫綏以資緣之巧拙為優劣餽遺之厚薄疏密為殿最而不問品誼局幹何不視斯民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亦可謂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伏乞皇上將現在督撫大加甄別不肖者立賜斥罷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

敕部院大臣從公保舉而以民之安否課守令以守令之污廉課督撫不以虛文美人聽聞則治民之實事也疏又言政事紛更國體日傷乞救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詳慎會議沿革損益勒為會典又言國家設官滿漢相制堂屬相維欲其同寅協恭職無他卸近日常衙門以意見為嫌疑以嫌疑為推諉陰拱緘默瞻顧依阿而奸人猾吏因以偷換文法宜立振頌風使漢官勿以阿附滿官為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為計宰執不必以唯諾為休容臺諫不必以箝結為將順又言學校廢弛經訓不明士子皆揣摩舉業為弋科名撥富貴之具不



知聖賢之歸。綱常名教之重。又或泛濫百家。沈淪二氏。習談淫邪。遁之說充塞仁義。宜使士子講明正學。非翼贊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得講。又言風俗奢僭。禮制衰壞。爲饑寒本原盜賊訟獄凶荒之所由起。幾萬言上之。七年戊申。三十四歲。陞授秘書院侍讀學士。有諫北巡一疏。又有請除積習銷隱憂一疏。大意以講學勤政二者不可偏廢。奉嚴旨。命據實明白指陳回奏。先生奏略云。臣前疏中。據理據事。固已臚陳之矣。竊見唐虞之盛。猶吁咈一堂。動色相告。絕無後世諛頌之辭。臣雖愚陋。猥效古人告君之意。奏上。吏議降二級奉旨免議。八年己酉。三十五歲。九年庚戌。三十六歲。夏四月。陞國史院學士。秋八月。充世祖實錄副總裁。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一日御門。先生捧奏牘。已及降階等上目屬之。召入命作大字。先生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進。上顧侍臣曰。書法亦如其人。顧不自炫耳。隨命講大學中庸兩首節竟。曰。眞講官也。賜宴出。翼日。改除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年辛亥。三十七歲。春二月。詔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命爲經筵講官。先生進講。尙書人心惟危一節。上曰。今日可爲得行其言矣。自是春秋經筵爲故事。三月。上又以經筵體嚴。時暫工夫切實。在日講。命先生爲日講官。日進講於弘德殿。夏四月。充太祖太宗聖訓副總裁。五月。充孝經衍義總裁。給假回籍省親。孝經衍義先生被命。卽發凡起例。手爲定之。脫稿則韓文懿諸公也。己卯。書已告成。時三藩作逆。閣事旁午。未及繕寫進呈。丙辰。乃頒行焉。十一年壬子。三十八歲。命教習庶吉士。二月。遵旨到京供職。秋。御史孟某疏。參考試廩生。郎中恥之。於人大矣一題。近於譏刺。殊欠正大。部駁奉

旨。孟某著嚴飭行。十二年癸丑。三十九歲。會試總裁。得韓奕等一百五十人。有薦舉原任直隸內黃縣知縣張沐。原任江南江都縣知縣軒轅肩一疏。冬。上特召至起居注館。同葉方藹。張英。韓奕等。試作太極圖說。大稱旨。拔置第一。因問平時所著明道之書。先生以閑道錄對。命取進呈。先生趨歸。取刻本詣弘德殿恭進。次早。入侍講筵。上齊色。謂曰。朕披閱所著閑道錄。正大精醇。斯誠斯文的派也。少頃。又顧謂曰。錄中崇正闢邪。極透切。有功聖道。不淺。遂親題其籤曰。熊學士閑道錄。置之御几。蓋異數也。冬十月。吳逆三桂反。彙進講義。十四年乙卯。四十一歲。辭內閣疏略云。本年三月三十日。該吏部傳宣聖諭。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著陞內閣大學士。欽此。臣跪讀之下。罔知攸措。竊臣緣粗涉章句。遂得執經講幄。自謂儒生福命。至此極矣。蓋幼齡失怙。病患嬰纏。今老母縞髮。常在牀席。故幾番講罷。輒冒陳下悃。蒙皇上面諭。四書尙書講畢。卽允放回。詎意逆賊猖狂。致屢宵旰。皇上特降溫綸。置之政府。臣雖至愚。亦稍知狗馬之義。當國家多故。爲臣子者。卽捐軀矢效。分誼應然。亦何忍避辭艱。但臣自揣政事俱未諳曉。從來闊論難行。古人所戒。臣實犯之。又何敢自欺以欺皇上。尙食進忘恥。冒昧祗承。他日負乘溺職。誤國家大務。累皇祖知人之明。伏乞收回成命。俾臣仍待罪翰林。講求經義。以備顧問。疏上不許。遂以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尙書理討事。十五年丙辰。四十二歲。五緯陣圖成。秋。以內閣票擬事。致仕回籍。時楚氛未靖。乃奉李太夫人卜築於金陵城北青溪之蓮花橋。又遷於溪西之清涼臺。長子志伊生。側室蕭孺人出。十六年丁巳。四十三歲。十七年戊午。四十四歲。福建平。十七年己未。四十五歲。兩廣平。十九年庚申。四十六歲。四川平。三月。女采蘋生。側室陳孺人出。四歲。殤於痘。二十年辛酉。四十七歲。雲南平。二十一年壬戌。四十八歲。築下學堂五楹。貯藏書。先是。先生自通籍後。居京師。坊間無書。卽有且價昂不易得。十餘年間。僅二萬餘卷。及去職。留寓金陵。金陵藏書甲天下。多人未見者。遂肆力購求。或就人家假歸。手錄之。七年之中。積有八萬餘卷。合前共十萬卷。有奇。爰依次插架。爲下學堂書目一帙。並載

每書之本末以仿於劉略荀漢王志阮錄殷浩之序錄李肇之釋題見  
公武之讀書志崇文總目之序釋焉二十二年癸亥四十九歲二十三

年甲子五十歲冬

上南巡十一月朔先生隨眾郊迎符蒙

慰問召至行宮訪再四翼日

遣侍衛二格子至私第傳諭謂念昔年講幄啟沃勤勞特賜羊酒果脯

又賜

御書太極圖說及

御製詩下學堂訓記成二十四年乙丑五十一歲學統成二十五年丙

寅五十二歲模團通語成二十六年丁卯五十三歲些餘集成二十七

年戊辰五十四歲秋以禮部尚書起先生於家冬口月八日李太夫人

卒訃至

上命大學士伊桑阿學士彭孫通至私邸奠茶酒傳諭溫慰先生奔喪

南歸二十八年己巳五十五歲春

上南巡二月二十五日先生郊迎

上遣侍衛關保禮部尚書張玉書工部尚書蘇赫諱論加餐並賜鹿尾

鹿脯餅餌茶蔬羹果羊酒二十九日復遣侍衛關保二格子賜

御題經義齋額并尚獲十斤以扶屏瘠先生謝疏有云

皇上裁取孝經經義兩言題臣齋額臣中夜捫循愧汗無地然義不敢

辭惟恪遵

聖訓省益前愆冬葬李太夫人於孝昌之王母湖二十九年庚午五十

六歲春遷葬於宏樂之文春山秋

上以禮部尚書起先生於家先生疏請終制許之三十年辛未五十七

歲春服闋秋入都引見

上於暢春園補禮部尚書十月武會試總裁三十一年壬申五十八歲

除吏部尚書冬十二月奉

旨詣察荒地初河臣新輔以揚屬之高郵江都鳳凰之靈璧盱眙徐屬

之豐廢地向少淮屬之山陽安東清河桃源宿遷邳睢甯徐屬之徐蕭

碭山河占地最多請察勘給免墾科

特命先生往釐焉二十五日先生同兩江督傅臘塔江蘇撫宋華往來

踏勘凡諸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甯安東高郵靈璧徐蕭碭山淮安

大河廢地三千七百二十八頃三十七畝八分九釐六毫三絲九忽五

微一沙六塵銀六千六百五十四兩四錢一分一釐三毫四絲六忽三

纖七沙三塵九渺三漠三埃二遠九巡米二千三百五十八石八斗二

升五合八抄九撮三圭五粟七顆四粒一黍九稷一禾五糠九粃麥七

百二十六石二斗二升二勺二抄九撮四圭六粟四顆五粒四黍一稷

三禾八糠豆二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四抄三撮九圭五粟四粒四顆

八黍八稷五禾又山陽縣改輸糧餉田地應免原納草柴一萬八千束

海山桃源宿遷安東沈陽大河淤田一千一百三十七頃一十畝八分

六釐三毫四絲陸銀二千一百七十八兩七分一釐一毫一絲七忽二

微八纖五沙八渺三遠八巡米九百七十四石六斗二升五合三勺九

抄八圭五粟八顆五粒七黍三稷九禾一糠四粒麥三百二十四石八

斗二升五合七勺二抄八撮六圭一粟一顆二黍四稷一禾一粃三十

二年癸酉五十九歲正月朔孔志生側室龔孺人出三十三年甲戌六

十歲春會試總裁得裴之仙等一百五十九人三十四年乙亥六十一

歲春先生弟賜璣以捐納事奏對欺飾下獄御史龔翔麟劾先生偽學

欺罔請并治罪

上曰吾信熊賜履無他也置不問冬賜璣亦獲赦龔蓋先生及門也三

十五年丙子六十二歲夫人李氏卒三十六年丁丑六十三歲春會試

總裁請假營葬三十七年戊寅六十四歲家孫述祖生三十八年己卯

六十五歲春二月二日

命入侍

皇子進講

上將南巡閱河先生詩有云腐儒管見只蹄筌此日居然上講筵為語

當年立雪者涪州原不負伊川蓋先生所著學統閑道錄劄記並

命進講

兩宮俱有正學宿德之褒故志恩也疏請解銓務不允冬

上一日宣滿漢大臣於廷問之曰朕久欲復相熊尚書今還他舊職爾

等以為何如倘別有所見可即直陳勿更退有後言也皆稽首而對曰

皇上進退臣工至公至慎熊賜履侍從已久表裏洞然

如故五月廿三日以大暑驟驟

皇子賜朱刻朱文公年譜且傳令旨云以先生專講正學開導有益特

賜此書蓋亦出



上意也。二十九年庚辰六十六歲。會試總裁。得王露等若干人。志孔殤。四十年辛巳六十七歲。四十一年壬午六十八歲。乞休不許。

御書澡修堂額以賜。冬十一月十五日。

召試南內。

御書存誠涵物理。守敬積天眞一聯。內監捧出。傳旨云。卿學本此。道其實也。先生復將引歸。

上知之。十二月二十二日。

特製咏雁詩。賜之以諭挽留之意焉。四十二年癸未六十九歲。會試總

裁。先生屢疏乞休。

上乃許解機務。食俸。留京師。備顧問。冬。暫假省祭。善澤修堂集成。四十

三年甲申七十歲。春。還京師。除日。

上書壽考二大字以賜。四十四年乙酉七十一歲。四十五年丙戌七十

二歲。春三月二十四日。第八女淑口生。先生以年老乞歸。十月。

召見於乾清宮。諸諭累日。特給驛傳。遣官護送還金陵。四十六年丁亥。

七十三歲。二月十一日。志泉生。

上南巡幸江甯首。

召見先生於行在。恩禮爲本朝冠。回鑾之日。

上解所服貂帽及團龍御服。賜之曰。卿復之。如見朕矣。先生感激涕下。

冬。自築壽藏於上元龍山。題曰愚齋。自卜藏眞處。四十七年戊子七

十五歲。春三月。志葵生。梅園存稿成。秋八月。先生薨於金陵。遺疏謝恩。

途次爲人竄易。

上一覽察其僞。命兩江總督察查原稿。側室龔孺人出篋中。

上敕守臣存問。諭祭葬。加贈太子太保。諡文端。長子志伊服闋入都。以

京職用。

御製碑曰。自古篤業之臣。律己清嚴。居官恪慎。爲國家之耆舊。作寮案

之觀型。則恩禮必厚。以始終。而勳名克垂。於琬琰。爾熊賜履。賦性端凝。

持躬峻整。秉忠貞以立志。涵經史以敷華。早擢詞垣。聲名炳耀。久超講

幄。敷奏詳明。領袖玉堂。品行無慚。師表從容。丹陛文章。不忝儒宗。陟春

卿則典禮。寅清晉宰。則秉銓嚴慎。念茲懿德。入贊鈞衡。眷乃清風。共

襄密勿。允協絲綸之重望。益持皎潔之貞操。屢典會闈。公明尤著。頻承

清問。恩寵靡涯。既乃引退。陳情暫休。邱第歸田。再請旋返。林泉每值南

巡。頻通朝謁。精神尙固。眷渥有加。方期永享太平。何意奄歸長夜。用深

軫悼。不示哀榮。分頒外府之金。馳奠大官之禮。錫之嘉諡。贈以崇階。嗚呼。追念老成。儼風規之猶在。用酬勞勩。賁泉壤以增光。視此豐碑。俾垂永世。後。

上御宇之六十年。復召志契。志葵入見。

特諭大學士馬齊曰。熊賜履家甚清寒。後嗣作何周給。

賜宅一區於京師。令子孫肄業焉。述曰。先生卒後之六十年。其外孫孔

繼涵爲考證遺文。排纂事實。錄爲年譜一卷。夫先生立朝制行。大節炳

然受。

兩朝知遇。亦至隆矣。方先生之進呈明史。

聖祖仁皇帝已有朱熹司馬光之目。載在起居注。固無事後人贊揚爲

也。獨涵九齡失怙。母氏嬰疾。無告窮民。躬丁其慘。而於舅家兄弟同居

南北。忍數傳而後。罔識自出。用是勒成一帙。期諸永永。涵雖無文事。取

其實無敢或誣。小廉曲謹。不事鋪張。是則無憾于心者也。并爲熊文端

公世譜。女譜。附後。貽諸子孫。俾知中外世承。皆克守我先聖修身爲己

之學。庶或紹余志。無忝祖德云爾。

又故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文端公事狀。彭綱升。

公諱賜履。字青岳。湖北孝感人。順治十四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遷國子監司業。四

年。遷宏文院侍讀。六年五月。

聖祖詔臣工直陳政事得失。公于是上書曰。臣荆楚鄙儒。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

兩朝知遇。高厚難名。中夜捫腹。汗流浹背。伏念臣自幼讀書。辨志竊以

聖賢爲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忱無由上達。且以出位陳詞。典

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至今。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詢。采及對非。此正微賤小臣圖報涓

埃之日也。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惟

皇上留神省覽。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因官

吏貪酷。股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嗚乎。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彫弊愈甚。日言軫卹而創痍不起。日言招集言捐免而流亡滿目。通欠浸多。近而畿甸遠而各省流離殍尾所在皆然。溯厥由來惟是官吏之剝削徭賦之繁重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贍給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莫督貢絲羅穀十室九空私派倍于官征雜項浮于正額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剝膚及髓一有不應即已顛頓呼號于捶撻敲朴之下而無能安其家室井廬之樂。哀此小民正使年熟歲稔尚難保須臾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飢饉見告其不轉徙流亡填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獨徵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獨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所必至者。嗚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不獨守令之過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之于守令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

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自課以厲民之行。今日之爲守令者亦甚難矣。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得不貪。表有影原流此又理勢之必然者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謂清白乃心爲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不敢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民命舉而付託于其身昇以察吏安民之權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行一害未去不可不謂之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而上官之激勵在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揚者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効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資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材幹之長短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先效尤交播互結牢不可破是以數年以來旱澇時聞死亡載道而此輩與金銀玉暮宴朝歌恬焉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在此輩不過爲一時之利權一己之貪欲而不知其斂怨聚怨爲國家釀此不解之毒在廷諸臣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惡之迹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其意而皇上亦莫得洞悉其國養姦橫虐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以久竊威權爲壟斷之長計而無舉赤子顛連莫告者正未知何日有再生之地也。伏乞

皇上將見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貪汙不肖者立賜黜退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

敕下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得其人自然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得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日敝敝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蠲賑終不過空文故套美人聽聞毫無補于吏治民生之實事。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爲厲民禍世之具而已。此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效九土之觀瞻于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今朝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斟酌損益著爲百世不易之令模遠之子孫率由無疆唯休也。我民遵守無幾勝之虞三代聖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唯休也。我國家所用章程一踵勝朝之舊雖其事極弊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認襲陋苟且因仍不聞略加整頓去其太甚而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更變于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滋暗伏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王言屢變朝政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

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

國家制度文爲詳慎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允當勒爲會典善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業極其墮廢而士氣因之日靡也。





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使事無偏畸。實無他委。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以意見為嫌。疑以嫌疑為推委。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為否。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為否。是誠默瞞而森吏猾胥。因得以舞文弄法。偷換手眼。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外託老成慎重之名。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疏狂。建白者目為浮躁。廉靜者斥為矯激。端方者詆為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指為道學之人。而排笑之。排擠之。勢不至於禁錮其終身而巳。此識者所為深憂。永歎而不能不為世道之感也。伏乞

皇上立振頹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化情面為肝膽。轉推委為擔當。是曰是非。非曰非。可則可。否則否。漢官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論思。勿以唯諾為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為將順。則職業修舉。而官箴日肅。士氣日奮矣。一曰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為本。又曰。三代養賢為本。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乎學校為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伏案呻吟。惟是揣摩舉業。以為弋科名。擢富貴之具。絕不知讀書講學。求聖賢理道之歸。即號為高明有志者。又或泛濫于百家。沈淪于二氏。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于此時者矣。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雍關閩之傳。不得講。扶持正教。削去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荒誕之邪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于士子中。擇其志趣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雖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廩餼。以養之。廷臣中有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于八倫。達乎天德。其教自洒掃應對。以致于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才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彙送吏部。量其才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于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敕下地方官。悉心咨訪。據實奏聞。優禮延聘。加意獎崇。以為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曰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者也。小民至無知

也。其氣易勝。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流者常至不可遏。其不至于橫潰四出者。由有禮教持之于先。又有法制繩之于後也。臣觀今日風俗。其奢侈凌越。不可殫述。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靡終歲之糧。與隸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為固然。爭相雄長。彼又安知王章之不可渝。天敘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之不行。自貴近先之朝廷崇儉約。重等威。誰敢有好侈靡。逾制度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夫奢則必貪。廉恥喪矣。奢則必僭。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驕。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飢之本。寒之原也。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所由起也。伏乞

皇上躬行節儉。為天下先。明詔內外臣民。一以儉約為主。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物。俱規定經制。限以成數。不許少有逾越。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厚。人心厚。以幾敦龐之治。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于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

皇上之一身矣。蓋

皇躬者。萬幾所繫。萬化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言。萬世之龜鑑也。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諄諄于危微精一之誠。明雖生知之聖。亦藉學問之功也。我

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窺。然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誠宜選擇左右。輔養

聖躬。薰陶德性。伏乞慎選耆儒碩德。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隆以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貌。使之出入禁闥。時親便座。從容閒燕。講論道理。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切劘治體。毋徒事講帷之虛文。毋徒應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間。至于大學衍義。尤為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兼舉。本末貫通。法戒靡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

皇上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于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實體諸躬。默會之衷。以為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王人侯倖。不置于前。黠色娃聲。不御于側。非聖之書。讀而不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為。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眾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所以防

開此心者無不周君志清明君身強固舉夫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非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是皇上直接夫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于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易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此聖諭之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臣志學有年粗知章句凡所敷陳率皆問諸師友考諸經傳而非敢妄為臆說以自干罔上之誅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臣之心亦如是而已矣伏乞皇上諒其樸愚恕其狂妄俯賜包涵留神采擇天下幸甚疏入輔臣龍拜惡其侵已請治公妄言罪聖祖弗許曰彼自陳國家事何預汝等邪七年遷秘書院侍讀學士復上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年來災異頻仍饑荒疊見正宵旰憂勤徹縣減膳之日講學勤政在今日最為切要乞時御便殿接見羣臣講論政治設誠而致行之庶可轉咎徵為休徵疏入龍拜傳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所陳無據下部議降二級用聖祖原之八年龍拜敗聖祖手書前事付廷臣令并案輔臣欺罔罪公再疏請舉經筵設起居注官會聖祖欲巡幸邊外公疏言水旱頻仍聖駕不宜輕出詔罷前命並嘉其直俾繼今以後事有未當其悉陳所見朕不憚改焉詔吉謹案康熙十七年冬諭史館修纂臣等曰朕以春秋三傳武之不以欲出邊外兵民困窮不冬諭史館修纂臣等曰朕以春秋三傳武之志云云九科臣疏時不止無公亦未詳何人候考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召入內廷命作楷書公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進復承命講大學中庸首節聖祖首肯者數四十月改內三院為內閣設翰林院以公為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明年二月肇舉經筵大典于保和殿以公為講官知經筵事頃之聖祖以春秋兩講為期開疏遂命公曰進講弘德殿每詰旦進講

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衷衷蓋公自初應詔上書即力言聖學為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為言會聖祖日益勤學既開經筵益盡心于堯舜孔之道暨周程張朱五子之書咨諏討論達于政事仁浹而義炳其端緒實自公發之及公去位後聖祖每論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十年夏乞省母疾歸尋還朝十一年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其年冬公以疾假數日疾已入直時有詔徹三藩聖祖舉以問之曰國家方太平以無事為福道在休養綏定之而已今無故徒數十萬安居樂業之眾移置窮荒不毛之墟倉卒逼迫勢逐刑驅未有不生怨怒怨怒不可激一夫稱亂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與聖祖以語諸大臣皆言吳三桂僅一子胥于朝可勿慮其它又安能為未幾三桂反明年耿進忠反十四年春授公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公疏辭不許既受命參畫軍機及諸道糧餉並請嚴飭軍行所過不得蹂踐禾稼使兵不病民民不失業時方集太宗聖訓孝經衍義重修太宗實錄公並充總裁官十五年陝西總督有開復疏防官員一疏內閣誤票三法司核議既檢舉大學士索額圖索初擬票稿不得謂公有改寫情弊請察議免歸家于江南二十三年聖祖南巡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義齋三字題其居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尚書冬丁母憂歸先是公因進見言西夷噶爾丹且有變宜為備至二十九年遷人告警聖祖念公言超起前官三十年充經筵講官及武會試正考官明年春命往江南鞠河督王新命侵帑事論罪如律冬移吏部尚書會河督靳輔請給近河公占民田額賦



詔公會督撫察勘。還奏免高郵、山陽等州縣額賦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三十三年充會試正考官。三十五年春，聖祖親征噶爾丹，公言內大臣費揚古可重任。聖祖命為撫遠大將軍，統西路兵前行。及戰大捷，噶爾丹尋走死。三十六年復充會試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東閣大學士，知經筵。如故嘗進言，海內久安，休養化導正在此時。宜益崇學校，廣教化，豫積財，戒奢汰，則萬世太平之業也。每燕見，輒陳四方水旱，官方得失，推古聖人所以憂民保治之意，竭慮無隱。聖祖輒改容稱善。三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二年復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一年春，公年六十九乞休。詔解機務，留京食俸。四十五年疏辭食俸，乞歸。江甯陸辭、聖祖召人講論累日。公因言：巡幸所至，官民供辦不無煩費，唯上留意。聖祖頷之，命馳驛歸，官為護送。明年聖祖視河工幸江甯，賜御用冠服，會集朱子全書，詔李文貞與公移書往復商定。公平生論學以默識為真修，以篤行為至教。其居也恭，其動也毅，其事上也誠，其與人也恕。辭達而已，不為飾。時措而已，不為矯。以是程朱之涂而上溯乎孔孟，其言曰：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為神也。所著書有學統、學辨、學規、學餘、經義齋諸集。四十八年十月卒。年七十有五。命禮部遣司官二人視其喪，賜銀一千兩，祭葬如制。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子三人：志伊、志契、志夔。志伊以疾廢。五十一年聖祖追念公學行，召志契、志夔入京，以年稚不能應。詔六十年二月年十餘始入京，吏部引見。聖祖命族年長錄用，且憫其家貧。諭諸大臣：飭公故舊門生各助金買屋，京城以居。餘交江南織造生息，歲廩其家。逾年志夔卒。乾隆九年授志契翰林院孔目。公之薨也，碑誌之文缺焉。紹升讀公書，恨未悉公行事。三十六年入京，與志契遇，得其家所書公事略，竝考集中諸疏及論學書為之狀。後史官采錄焉。

（碑傳集）卷二

校記

①七：當作「八」。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一

閻若璩

閻先生若璩墓誌銘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姓閻氏潛邱其晚所自號也先生非今之人蓋古之學者也其於書無所不讀又皆精晰而默識之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若織紉者之於絲縷纖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於諸經註疏皆能成誦史學綜核貫穿少頃尙書多所致疑謂自孔安國至梅賾幾五百年中閻半出傳會遂著尙書古文疏證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疏證迄未成書而所引類魏晉以前書浩然不可窺其涯涘其論泰誓武成斷爲僞託雖專家無以難也常疑論語書孔門弟子皆以字而漆雕開獨名爲不倫乃據漢書古今人表開實名啟以正太史公列傳之誤諸所辨正多此類嗚呼微言絕而秦火熾後代儒者非剽賊浮華卽迂疏言理耳先生起於二十年中抱遺文而窮毫末豈偶然哉東髮與前輩名流遊處莫不傾異之謂所就非我曹所及崑山顧處士炎武以博洽稱每不可一世先生壯歲返太原見其所撰日知錄卽爲改訂數條處士颯然從之中年在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汪性謹前嘗與先生議喪禮不合輒謂人曰百詩親在而豫凶事可乎先生曰於史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漢不諱也唐人去國卽篇而以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於經檀弓篇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按孟子孔子沒子張尙存則記所載曾子問正其親在時也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是以子問父也汪無以應聞者莫不駭服崑山徐尙書乾學以文章被眷遇領纂修數局所邀與商略皆天下名士而先生爲首周旋累年敬禮不衰尙書既歿先生居於家雖守土大吏及南北好事者類謬相推重而實無有爲之地者故先生卒窮老不遇始應鄉舉屢躋場屋一以博學鴻詞徵試

天子南幸過山陽有以先生名聞者召見竟亦不果明年皇四子以書幣禮致之先生力疾赴至都中則相待厚甚踰於賓友悉索所著書自二種尙書外四書釋地至於三續手校困學紀聞古文百篇凡八種首付紀聞制氏餘將次第爲表章海內有識者爲先生幸彌

爲斯文幸而先生不起矣時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月八日年六十有九先生先世太原人自六世祖諱居閻始遷山陽曾大父諱國順以明經官訓導大父諱世科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遼東甯前兵備道參議聲績卓然考諱脩齡世所稱牛叟先生者也以文名一時撰述甚富至先生家日落而名益以起隱然爲文獻之宗矣先生元配梁氏繼配張氏皆先先生卒將於先生之葬也而耐焉子男子三人詠有學行少舉於鄉多爲賢豪引重次訓愨次議略女子五人婚嫁皆令族孫男十有一人先生之學甯惟顯於後世蓋將大其家矣執信早識先生都下後過淮屢主先生家引與談議許爲忘年交信之學視先生蓋溪沼之於江河也而先生願盛稱其詩文自以爲不及疾且革命詠曰必使趙夫子銘我墓詠泣受命由潞河扶柩歸卜以康熙丙戌十月七日葬於山陽城東南之學山墩匍匐詣信以遺言告信其何敢負先生知且虛詠之悲乃爲之銘銘曰

先生於學邁嗜慾少壯迄衰日不足典墳索邱完在腹磅礴紛綸引以觸理細大緒窮繁縟地千萬里燦手目事累百代儼視矚上都嶽嶽折五鹿談家如雲甘屈辱經神武庫騰高蹕聲日以昌身終伏暮齒浸亨嗟不祿大雅摧殘淮川曲於文先生後私淑

又聞先生傳

閻若璩字百詩號潛邱祖居山西太原縣之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曆甲辰進士歷甯前兵備道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參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過字字善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聞記不敢出聲十五歲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坐沈思心忽開如門牖洞開屏障墜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官爲弟子名流如李宗伯太虛方處士介止梁商邱公狄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次第卒業讀尙書至古文諸篇以爲自孔安國至梅賾遙遙幾五百年使其書果有不應中閻人無見者又讀朱子及吳艸廬纂言時時有疑疑卽有辨著古文尙書疏證蓋自二十歲始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合肥龔鼎孳爲宗伯相知最深頗爲延譽由是知名旋以僑籍改歸隸於太原處士顧





南人來客是土，出所撰日知錄相質，即為改訂數條。處士虛己從之。未幾，出遊羣昌，與陳秀才子壽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宏為之序。十七年，應詞科不第，在都下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汪著五服攷異，摘數條正其疵謬。汪雖改正，而性護前，輒謂人曰：「豫凶事，非禮也。」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乎？若璩應之曰：「宋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而汪猶斷未肯屈也。崑山徐贊善乾學謂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應之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子張向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汪無以應。都下盛傳之。汪望為之頓減。陽曲傅山博攷金石遺文，每與言窮日繼夜，不少衰止。問若璩正經史之訛而補其亡闕，厥功甚大。始自何代何人？若璩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為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娑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為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說之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歷志竹曰琯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水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廿六年錢，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綰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為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山深歎服。二十一年，客閩歸，以崑山徐公聘復至京師。徐氏盛賓客，皆當世魁士，而賢重若璩逾常等。每詩文成，必俟裁定。嘗云：「書不經閤先生眼過，說謬百出。貽笑人口。又嘗謂海甯盧孝廉軒云：『問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又嘗錄其考證辨析議論，署曰碎金，以為談助。合肥李相國天璠亦言：『詩文不經閤某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徐以尚書歸里，開書局於洞庭湖東山，既又移嘉善，既復歸崑山，若璩皆從。願景范、黃子鴻兩處士皆地理

專家。若璩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釋地餘論若干篇。重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因後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又以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而孟子獨略，遂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詩有眷西堂，許劍亭、秋山、紅樹閣、窮窳居諸集，晚年名動九重。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固留不得，命以大牀為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舉之，移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簾不覺其行也。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歲在甲申六月八日也。世宗遣官經紀其喪，且從厚，製詩四章挽之。有三千里路為余來之句。若璩學長於考證，辨駁一書至檢數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皆眩，而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解，必得其解而後止。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己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先後輩名流咸以文學相質，詳細條答，雖熟記之書，必檢出示出處，或問他書可以印證者，輒復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割記，馳書告之。一日，在徐邸夜飲，公云：「今日直起居注。」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思之不可得。若璩言：「宋陳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掘，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知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為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繼冉肇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即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好屬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彊記。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故，禮堯峯文鈔拾掇不遺餘力，則有夙嫌也。生平所服膺者三：曰錢受之，曰黃太沖，曰顧甯人。然於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太沖之徒，應待訪錄，指其訛謬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曰：『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也。』舊史曰：若璩沒後，



世宗在潛邸爲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一字之褒榮於華衮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益都趙宮贊執信志其墓以爲其於書無所不讀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諦若織紉者之於絲纁織綹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其推崇也至矣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孟子生卒年月考刻於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之古文尙書疏證暨潛邸劄記則其孫學林刻於淮安嗣是潛邸之學明白曉布於天下而中多微文刺譏時賢如王士正魏禧喬萊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藝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爲古文尙書著冤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憤於其鋒鏖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安溪李文貞公嘗爲作傳深致那頌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九重卽其所撰著又不能旁魄而論亦似牽率酬應之作而於閭氏毫無加損也余据其子詠所撰行述及墓志參以劄記別創爲傳以待秉筆者爲考信之地儒林文苑惟國史之位置草莽不敢專也

問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  
厯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  
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文其爲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  
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  
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  
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璩  
研究經史寒暑弗徹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  
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尙書至古文  
卽疑二十五篇之僞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尙書  
疏證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  
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  
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  
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  
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  
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

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其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大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其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岨奇鄭作宅岨鐵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賢陽則則剗剗鄭作臙宮則剗頭庶剗與真古文旣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敘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子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詰亦不云與湯詰小異然則子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詰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尙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夸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兩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蔡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諾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統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旣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王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賈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四一

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後稷與契之言楊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其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魏尚書鼎彝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廬膳生崑山顧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游肇昌與陳秀才壽善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考異成若璩糾其繆琬雖改正然護前輒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諱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歎服三十一年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閩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尙書歸里奉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既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焉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子謂並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鄰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邳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晚年名益著學者稱爲潛邱先生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簀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後爲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諸生而受

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平生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子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遛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即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多否少可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而已如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注鈍翁謂其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黃太冲顧甯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論太冲則曰太冲之徒應待訪錄指其謬訛不一而足指摘日知錄一卷見潛邱劄記中藩聞之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問若璩名則若璩嘗執贄崑山門下然若璩所著書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沒後遂背其師耶所著古文尙書疏證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潛邱劄記行於世子詠亦能文

（碑傳集卷三）

閻先生 若璩傳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塞鄉。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歷甲辰進士。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先生少口吃。入小學。讀書千遍。猶未熟。同輩咸歎其鈍。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卧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覃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注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道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藏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其。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凡十六篇。而九其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其。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

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其。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則則剗剗。鄭作臍。宮。則剗頭。庶。剗。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叙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于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于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

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尙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繼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災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

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邪？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其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魏明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尙書龔公鼎華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諸生。祭酒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族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乎？徐尙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先生曰：按雜記，曾



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敷：即邀至邸，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聞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徐公奉

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旣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預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并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鄉，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篇。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嘗言：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廣爲十二哲。德行三人，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游、子夏、子張。以論語孟子證之，確不可易。又謂：先儒以大學傳文出於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

子說，謂古者弟之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謂大學止一引，與它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則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一事，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不可知，然論語叙其侍坐次于子路，則必少于子路矣。孔子年十七時，子路南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烏有倚闕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朱氏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顏夷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其氏，不當以施爲詬聲。聞者歎其精確。

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



革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簀、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使經紀其喪、親製挽詩四章、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平生長於攻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徐尚書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子詠亦能文。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三八

校記

①「細」下當補「諦」字，見下篇《閻先生傳》。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二

萬斯同

萬季野先生行狀 劉坊

憶坊已已冬得交明州萬季野先生於崑山相國京邸同晤者爲劉子繼莊其時京師驚名之士風傳二先生博聞爾雅學無不窺劉則喜游每日與必出或夕不返每欲訪者則必託萬先生致意然後畱身以待先生則自朝至旰一編丹鉛不置客來會者或經史制度或人物得失閱論崇議鋒辨四出娓娓如數家珍言某人某事如何某時某官某地建置如何檢書按之詞語未嘗少悞客去復理前業不倦或數日一往答來者遇諸塗問之無異在寓坊以久放風塵所交四方知名士不勝屈指惟先生辯析不窮數往候之談天末數百年事一如其素所歷以是獨服膺先生稱爲近今學者之冠明年崑山歸里繼莊以館俸之得鈔史館秘書無算持歸蘇之洞庭將約同志爲一代不朽之業既歸吳未幾身歿其書散失於門人交友處予與先生扼腕久之先生遂爲京江澤州所畱移置江南館中開二年先生不自得抑抑思歸索予詩爲贈已而未果告予曰吾之衷惟君知之往歲繼莊之言不踐僕所以濡忍於此念先世九代勝國世勳至先人中崇禎丙子鄉試於是舊業頓墮我十一世祖斌從明太祖起兵定天下太祖賜今名命長守滁州十七年天下已定策得受三等之封世襲指揮僉事洪武五年從左副將軍文忠征進沙漠戰死阿魯渾河十世祖鍾奉命備倭寧波於是遂爲鄞人賜第今府學之東建文元年禦靖難師戰死大興之花園九世伯祖武年少襲職里吏議不自甘從黔國征交趾以瀕恥戰死檀舍江時年廿三無嗣於是九世祖文遂復僉事職年廿二率舟師備倭大戰蓮花洋逐之出牛頭洋至桂門夜

見二燈懸水上遙望之以爲賊艘也引弩中之燈息而波濤大作遭覆溺死所見之炬蓋龍目也龍怒甚攪海沈舟至今桂門有射龍將軍祠我二祖將材不恆而不得永其年文祖之死祖妣有五月遺身於是祖姑義顯日號於天求生男嗣萬氏已而果生八世祖全姑遂不嫁爲男子冠裳佐二嫂寡母以立萬氏之門至今滁州南門外有宣武祠崇禎時南太僕寺卿馮元龍所建以祀四忠三節一義者也全三傳爲鹿園都督表公以文章德業起世宗朝與唐應德羅達夫王汝止諸公交善其集與表志皆諸君子所爲稱爲一代名臣是爲僕之高祖至祖邦孚公以總兵鎮七閩彈琴雅歌意氣雍容未老卽引年歸里吾父棄累代戈矛之傳以文史代驅馳崇禎之季復社所謂萬履安先生者領袖東南數十年乙酉之秋魯監國授爲戶部主事督餉公則曰我何以主事爲哉至於督餉濟王業小臣三百年世勳敢取辭乎及監國不守素業已殫攜妻子避亂奉化山中常忍餓以食乏者蓋先人棄僕廿餘年而僕兄弟之憾至今未釋也僕兄弟八人咸各早自樹立念先人辭世祿勉思以文德易武功今鼎遷社改無可爲力者惟持此志上告列祖在天耳僕生平學凡三變弱冠時爲古文詞詩歌欲與當世知名士角逐於翰墨之場既乃薄其所爲無益之言以惑世盜名勝國之季可監矣已乃攻經國有用之學謂天未厭亂有膺圖錄者出舍我其誰時與諸同人兄弟自有書契以至今日之制度無弗考索遺意論其可行不可行又思此道迂遠而典考志諸書所載有心人按圖布之有餘矣而塗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無成書其君相之經營勦建與有司之所奉行學士大夫之風尚源流今日失考後來者何所據乎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難以身殉爲其女曾乃不能盡心網羅以備殘



略死尙可以見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以來迄今廿年間隱忍史局棄妻子兄弟不顧誠欲有所冀也。凡此皆僕未白之衷。君深知我故爲君詳之。他日身後之狀君豈得委哉。自此己巳庚午以迄戊寅十年之間雞鳴風雨談之往往徹夜不休。予初聞以爲先生姑妄言耳。孰知戊寅京邸一別遂成千古耶。先生生平無他欣慕惟讀書取友以爲終歲課程。予謂其神王氣鬱天必留爲龜鑑以惠我同人。乃勞心過甚精神耗竭遂棄予逝耶。今日言猶在耳而音容已不可復追。遺書死後多爲輕薄所竊其孤世標歎然慮失先生之真以予從先生京邸談最久故乞爲狀其槩如此。若其生平謙退不伐矜人之長恤人之急友愛兄弟子姪篤於親故孳孳考索不知人世復有何者足動其嗜好蓋古人之行而非今人之所易有也。因括十年所聞見而筆之以告當世之知先生者知予非阿好而爲河漢之言也。先生諱斯同字季野晚號石園原配莊氏繼配傅氏子一世標標子二承祜人敵尙生於前明崇禎十一年正月廿四日戌時卒於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京邸王司空儼齋明史館中儼齋命人送柩還寧波其孤世標迎之不遇今權厝於西郊祖塋之側所著書數十種有儒林宗派八卷廟制圖考四卷讀禮通考九十卷爲徐司寇乾學所纂刻於徐氏傳是樓中周正彙考八卷羣書疑辨十二卷石經考二卷明通鑑若干卷散失明史列傳二百卷存史館中明史表十三卷明歷朝宰輔彙考八卷明史河渠考十二卷補歷代史表已刻五十三卷未刻若干卷歷代紀元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崑崙河源考二卷石鼓文考一卷書學彙編二十四卷難離一卷散失詩文集八卷明樂府二卷至於表傳之作與安魂泉壤則有待於當世闡微顯幽之君子。

（碑傳集補）卷四四

### 萬季野墓表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公公既歿有弟子曰黃宗義黎洲浙人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爲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于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日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豫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况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

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于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于子矣。又曰：昔邊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廡漏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服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爲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

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爲吾更擇能者而授之。季野自志學、卽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藁及羣書遂不知所歸。余迺遭輶軻、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既未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臥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行清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歿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欲赴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莫由敘列、而獨著其所闡明于史法者。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四二

萬季野先生斯同墓誌銘 黃百家

昔吾先選獻少以顯冤出遊交滿天下士而心言性命之友不過數人於甬上則萬履安先生陸文虎先生顧陸死于桑海之交而無子萬則魁然主吟於沙社月泉而有才子八人比之荀氏八龍焉先生諱斯同字季野履安先生之子也先遺獻誌履安先生之墓曰萬氏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甯波衛指揮遂為甯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溺作溺死于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為會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防參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所云會祖祖父於先生則為高會祖也父諱泰即履安先生崇禎丙子舉人母聞氏履安先生砥礪名節素為物望所歸金石聲變長謝公車息機盛世盡喪失其家道兼之避仇匿影播徙奉化榆林山中中饋失偶諸子孤露三旬九食常不支無暇計及課子詩書所以先生年逾十歲未嘗入塾也然而先生志性夙成居常乞字於諸兄熟經于默識荊蘭角非則固斐然潛有文筆矣而履安先生不知也少子之愛隱憂恒戚戚一日憑几而歎曰吾死諸子猶可入郎未讀書其不免為餓殍乎將謀寄託于僧寺諸兄或曰八郎已能文履安先生曰吁安有未就外傳而能文者為進文一篇猶不之信及呼面試立就履安先生始愕然大驚曰有是哉吾過矣吾過矣由是于心始慰未幾履安先生即世先生約諸昆姪咸來黃竹浦問學于先遺獻歸而為講經之會爭各磨礪奮氣怒生從是公擇之心學涵養粹如充宗之經術疑義盡墮允誠貞一授一之文彩才燦國華先生略足兼之而尤長于史自兩漢以來數千年之制度沿革人物出處洞然腹笥嘗以東漢書三國志而下俱無表用李燾追補宰相年表意以補之成史表若干卷一覽而歷代王侯世家將相大臣興廢遷留之歲月瞭然在目此海內之奇書也夫古今著述之家何限其湮沒者何限即今傳而不能保後日之不湮沒者何限若史表則斷斷可保其必傳而不湮沒者也于有明十五朝之實錄幾能成誦其外邸報野史家乘無不遍覽熟悉隨舉一人一事問之即詳述其曲折始終聽若懸河之瀉益先生出生無他嗜好侵晨達夜惟有讀書之一事而又過目不忘故其胸中所貯益富殆記所謂博聞強識敦善行而不忘先生其無愧于斯語哉己未歲

今上有修明史之詔監修徐立齋先生以幣聘先生至京任其事司寇健菴先生宮詹果亭先生以及京朝諸大老無不敬禮雅重凡有古典故事未諳出處者質詢于先生先生以條紙答之曰在某書某卷某葉檢書查閱不爽錙銖蓋不能使人不服也昔余在京時見立齋先生論一事曰萬先生之言如此一朝士問曰萬先生何人答曰季野又問季野何人立齋先生佛然他顧曰惡焉有為薦紳可不識萬季野者少司寇鄭山公先生曰天生季野關係明朝一代之人也後主講會于京師每月兩會至期輿馬駢集先生布衣敝屣從容就席析歷代制度若通考通志諸書脫口成文執筆書手不停錄諸王聞先生名亦願交請見於平先生少為孤童長為寒士絕意於科舉榮途而乃為王公卿相推重如此人可不自立耶余少遭亂離播徙略同於先生年過成童未嘗學問猶憶順治歲己亥先生初謁先遺獻于化安山問余近讀何書余以無師對先生曰如名父將誰師余曰未嘗督課也先生曰噫人之樂有賢父兄者豈必藉其誨誨訓誨乎貴在自己默其氣耳余時惕然面頰發赤自是不甘自棄稍得立足于詩書之途者實由先生此一言發之也遂後康熙丙午丁未閒余與先生及陳子夔獻讀書于鄞縣外之海會寺見先生從人借讀二十一史兩目為腫已酉以後數年又與先生讀書于越城姜定菴先生家發其所藏有明列朝實錄廢寢觀之余時注意舉業頗迂先生所為先生謂富貴有命今古不可不通也向晚縷縷必為余詳說一日所觀某事之類末某人之是非出口入耳使余得粗知一代之梗概者亦多自先生教之也丁卯以後則與先生同脩明史于立齋先生京邸庚午夏仲立齋先生南還余亦為監修張素存先生及諸總裁所留又與先生同修明史於江南會館時余以先遺獻年表不能久留遂任史志數種歸家成之戊寅春先生南歸過余謂曰吾學博於汝而筆不及汝明史之事樂得子助致司空王儼齋先生之意約余秋間同入都余以先遺獻遺命宋元儒學案宋元文案四書未成辭之已見先遺獻晚年所著明三史鈔大喜曰此一代之非所闕也我此番了事歸來將與汝依此底本另成明朝大事記一部何如余心甚快之每依北斗延頸而望先生之來踐此言豈期竟以訃音聞耶嗟乎修史之事至明室而愈難矣革除之失實秘陽之醜正要典之逆言思陵之墜簡以至偽書流行多不勝數是非通知三百年之首尾條貫于胷中者未免為公超之霧所染東西易問惡能辯諸魂發潛



德於筆下乎。昔先遠獻嘗怪以某相之喪師誤國而冬心詩惑於孤兒之說說頌其功勞近聞復有欲為險心辣手亡國之某相頌功者則更可怪矣語云國可滅史不可滅柱下皇成原非布衣之事先生雖死知當事者自能出定力以主持必不至使後人有糾繆之舉也生於某年月日以康熙壬午四月初八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五配莊氏傅氏子二世楷蚤卒世標府學生娶董氏女二國子學生陳涵璋謝家祥其婿也所著有石園詩文集明樂府儒林宗派歷代史表廟制圖考石經考河渠考崑崙河源考補說卦變考羣書疑義辨書學彙編石鼓文考宋季忠義錄庚申君遺事南宋六陵遺事歷代紀元集考歷朝宰輔彙考周正集考難難猶子貞一授一孤世標俱以先生墓銘見屬余不得而辭也銘曰

茫茫禹跡寒暑運暑前者已往後無窮止紛紛著述擾擾姓氏非甚拔傑留傳有幾季野先生孤童奮起博聞強識尤熟諸史補表歷代示如掌指明代典故貫徹終始渺然布衣身闢國是載筆皇成王公倒屣削觚未畢鏡墮魄死竊恐說狐鳴厲吠墨白粉黑回邪離美惡人聽聞入耳難洗然在先生人書卓爾天地雖久必傳可擬四尺封中讀書種子

又萬貞文先生傳 全祖堯

貞文先生萬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爲石園先生鄞人也戶部郎泰第八子少不馴弗肯帖帖隨諸兄所過多殘滅諸兄亦忽之戶部思寄之僧舍已而以其頑閉之空室中先生竊視架上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畢又見有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因時時諸兄後聽其議論一日伯兄斯年家課先生欲豫焉伯兄笑曰汝何知先生答曰觀諸兄所造亦易與耳伯兄驟聞而駭之曰然則吾將試汝因難出經義目試之汗漫千言俄頃而就伯兄大驚持之而泣以告戶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是日始爲先生新衣履送入塾讀書逾年道請業於梨洲先生則置之絳帳中高坐先生讀書五行並下如決海堤然嘗守先儒之戒以爲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爲也故於書無所不讀而識其大者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修明史崑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

總裁許之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先生閱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葉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而要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者也先生之初至京也時議意其專長在史及崑山徐侍郎乾學居憂先生與之語喪禮侍郎因請先生纂禮通考一書上自國朝以訖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之深於經侍郎因請先生遍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當時京師才彥霧會各以所長自見而先生最闊淡然自王公以至下士無不呼曰萬先生而先生與人還往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安溪李厚庵最少許可曰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願甯人萬季野聞百詩斯真足以備石渠閣問之選者也先生爲人和平大雅而其中介然故督師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館於督師少爲寬假先生歷數其罪以告之有運餉官以乘運走道死其孫以賂乞入死事之列先生斥而退之錢忠介公嗣子困甚先生爲之營一衿者累矣卒不能得而先生未嘗倦也父友馮侍郎驥仲諸子沒入勳衛家先生贖而歸之不矜意氣不事聲援尤喜獎引後進惟恐失之於講會中惓惓三致意焉蓋躬行君子也卒後門人私謚曰貞文所著有補歷代史表六十四卷紀元會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二卷庚申君遺事一卷河源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鼓文考四卷文集八卷而明史稿五百卷讀禮通考一百六十卷別爲書今其後人式微多散佚不存者先生在京邸攜書數十萬卷及卒旁無親屬錢翰林名世以子弟故衰經爲喪主取其書去論者薄之予入京師方侍郎靈輿謂子曰萬先生眞古人予所見前輩諸諸教人爲有用之學者惟萬先生耳自先生之卒歲山證人之緒不可復振而吾鄉五百餘年攻媿厚齋文獻之傳亦復中絕是則可爲太息者矣

又萬先生傳 錢大昕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禎丙子舉人鼎革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遍讀之皆得其大意餘姚黃太冲寓甬上先生與兄斯大皆師事之得聞戴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是時甬上有



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輒片言析之東髮未嘗爲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啟實錄皆能闡誦尚書徐公乾學聞其名招致之其撰讀禮通考先生預參定焉會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公元文爲總裁欲薦入史局先生力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張公玉書陳公廷敬尙書王公鴻緒皆延請先生有加禮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邊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既溫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其男女老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能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朝曾輩所譏魏晉以後賢姦事迹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間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歷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其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最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難詳者吾以它書證之它書之証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謂具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遷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闕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于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消嬪御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關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于史者也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集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集考八卷歷代宰輔集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集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見也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碑傳集》卷三二

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關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于史者也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集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集考八卷歷代宰輔集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集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見也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三

李天馥 吳之驥 沈雍

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文定公天馥墓誌銘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大學士合肥李公薨於位遺疏聞  
上震悼命大臣侍衛至邸第奠茶酒禮臣舉卹典閣臣議諡法翰林院  
撰代言之文以祭以疏其生平立朝行己之大者著之碑先是公獲疾  
上自塞外聞之曰何不早奏即遣學士問所苦賜藥方上藥  
諭御醫用心調理曰視朝畢輒問病勢減已否蓋  
上臨御久當屢易執政諸大臣深惟政本之地為治化樞恒難慎其人  
試公者歷有年所益信其可大任而公入閣未期月即以憂去  
上特虛席以遲其來公益憤乃位屬海內又安持大體不求赫赫名惟  
清靜和平與師師百僚化紛更與同之迹歸于無事以仰稱  
聖天子休息愛養元元含宏廣大之至意中外食隱然之福無窮在位  
五年善始善終而羣情猶以年之不長不獲究其施為惜云公之喪將  
行孤子編修手書以狀泣請於其長門下士韓葵為辭以納諸墓謹敘  
以銘敘曰公諱天馥字湘北號容齋先世湖廣黃岡人遷於廬者為始  
祖諱英洪武初以軍功授世襲廬州衛指揮僉事因家焉七傳至公曾  
祖諱應元祖諱長庚父諱萬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  
兼吏部尚書累世雖高勳世自皆好讀書公父初補諸生尋襲衛職  
本朝初以都司督上江漕務愛賓游重然諾生三子公長也次天駒天  
爵公自少穎異七歲能詩稱神童明季流寇剽掠江淮間合肥被陷公  
隨兩大人倉皇避難手一卷不暫釋未及弱年誦四庫全書殆徧始公  
家有別子占衡籍禾城故公即以其籍登順治丁酉鄉薦明年成進士  
選翰林庶吉士在館益博聞約說縱橫演迤於經史百家蓋經世之學  
基此矣辛丑授檢討冬奉嫡母張夫人諱歸里服除補故官康熙戊辰  
復以父憂去辛亥陞司業迎養生母禮太夫人邸中每侍講侍讀充  
日講起居注官恩誥讀學士至少詹事丁巳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上每有所見必陳無隱多見從辛酉陞戶部左侍郎部故利藪有以  
苞苴謁者公拒之曰吾一日在部汝曹無望茲事之行也皆動色相手  
相戒甲子調吏部尤以揚清激濁為己任公在戶部四年吏部五年而  
一無私焉  
上自是器公益深矣未幾陞工部尚書轉刑兵二部尚書辛未遷長吏

部曹司吏素不便于公者畏公之復來而選人稔聞公名則喜甚公逐  
吏之尤黠者以便選人而部復為之一清云時當補大學士已逾年一  
日上諭滿漢諸大臣曰機務重任必不可用喜事之人朕觀李天馥老成  
清慎學行俱佳朕知其決不生事遂以命公壬申十月也次年六月翟  
太夫人薨  
上諭諸大臣李天馥入閣未久倚毗方殷未及展施遽爾回籍深軫朕  
懷遂賜  
御書貞松二大字兼賜以手卷云儒者當學探本原行迪醇茂循序進  
德守己沖虛一言一動罔有不謹嘉謨嘉猷必以入告斯廣譽翕聞為  
周行之士蓋緣公之所已能益屬望其加勉也行後一日  
上曰李天馥侍朕三十餘年未嘗有過三年易過此官不必補人及服  
將除即  
召起公公感  
上知之深益退然若不自勝措其身於一言一動無過之地如  
聖明之詔誠而宰物應機要皆以虛公處之長官百司各安其職一不  
以己與威福歸之于朝而毀譽不出諸其口同列咸服其和敬而小大  
共樂其寬雅也  
上三征朔漠還兵革甫息公尤以甯民之道可也在簡欲變法不如守  
法欲收弊未必無弊奉行故事惟謹不敢失尺寸此乃所以報也昔宋  
李文靖公為相真宗問治道何先對曰不用浮薄喜事之人此最為先  
文靖又嘗言居重位寔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朝廷防制  
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多所傷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公之  
深慮遠識蓋絕類  
上之器重公以此然文靖在位未久公年亦不甚過之平格之老不壽  
於天痛矣夫公既歿  
上特賜諡文定按諡法安民大慮曰定公之不喜事所以安民也人咸  
以受大名為當云公性至孝先是張夫人之喪毀其杖而後起及贈公  
歿亦如之有終身不違養之悲而翟太夫人之喪歸當取道巢湖西口  
時冬月水涸及舟至水驟湧數尺如送喪者舟過即落如故既葬廬於



塞側手植松楸晨昏禮謁淚血沾漬墓門忽有白燕雙飛掠水而至呢喃上下久之不去人咸以為孝感遂名公所居為白燕廬遠近皆歌而和之友愛二弟白首無間尤好為德于鄉自廬墓後窮民歸之遂成村落當歲旱苗將槁公為壇墓前三日齋以禱於天方蒲伏雨大作及秋忽飛蝗蔽天皆驚恐公復禱如前未幾蝗盡去鄉民咸德之公歿而哭之者眾久益不忘也公在位尤篤於人物如李翰林因篤趙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等公為學士時薦以應博學宏詞科者也陸御史龍其邵參議嗣堯今巡撫彭公鵬公為吏部所汲引以府至大官為名臣者也下至單門寒俊聞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有名章迴句輒流連歎詠不置蓋汲汲于以人事君其心好之誠而非有強也公所活人尤眾為學士時冬月斷囚嘗請生其死者知縣李方廣當死公曰其人素有才名得緩不死尋以赦免又有殺人抵罪者公獨言乃仇人先折其父足為父報仇可赦也遂得減等兵與民多被俘贖而歸之者嘗數百人在刑部有縣令負官錢數萬產盡應放而吏持之急公至即與寬免以釋其子孫之係累者念囚多瘐死為庀屋材多為之所別罪之輕重以居四至今德之又有大獄下部議者皆曰應死公察其冤獨議曰不當死上竟從公議也始在翰林名籍甚雅以文章為己任諸號為文家卒後先倡和而尤與葉文敏公及今尚書澤州陳公新城王公倡復古學刊落偽體每朝罷譙遊或闔戶吟賞倘然如林下人一篇出好事者爭傳諷既居相位雅不以自多不復有狎主宗盟之豪氣而望其容貌習之予語默動靜之間其風神局度使人意消皆書卷之所積而然也所傳有編年詩容齋千首詩詩餘其古文制誥諸集將次第行世公生於有明崇禎十年正月二十四日薨於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年六十有五夫人李氏指揮同知諱兆生女繼張氏贈封皆一品夫人子二長編修孚青也康熙己未進士孚蒼己卯舉人女五適字皆名族孫三人昉楸貢生昉琳昉萃尚幼孚青等舉公之喪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焚事公于國子後數侍後堂之末不敢以不文御孤之請而公之事不勝書深懼慨而弗詳然勿敢誣且溢又生平奉公之教甚多皆可辭色公微笑謂焚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而可也僕初亦爾後漸熟漸平也焚退而尋味不已而變化之為難未嘗不有媿於公言銘曰金斗六星其五主廬靈和篤公叶贊斗樞少也稽古經神學府游更常

伯登為碩輔薄伐既定簪鼓笙吹不吐不茹公相以詩官刑政典有條秩如導道遵路公相以書壯不如罔實不如白何慮何思公相以易運於無跡宰而不尸一龍一蛇一張一弛帝深用嘉長倚丞弼揭不慈遺三能拆一有煒玉管紀諸綱綱載錫絲言揭茲新阡稷契卑陶讀書不息舉如扇如於斯長畢過者下馬痛者回車鶴歸燕來占復其初

吳教授之駭傳

張伯行

吳達菴名之駭字耳公徽州歙縣人而生而穎異三歲能識字母程太孺人誨以孝經學庸背誦不差一字四歲就外傳過目成誦六歲解平仄聲韻九歲學春秋抽問左國中疑難者輒能以意解之十歲應童子試邑宰目為神童嗣因避亂黃山讀書興州蘭若館舍產靈芝因名其堂以誌瑞云戊申歲補弟子員自後每試冠軍王子登賢書閣墨為海內傳誦甲寅適三藩肆逆有富家畏賊搶掠以私餽董免者後值人民安堵不無自危迨新守莅徵達菴邀諸紳士往迎備道慰民無知情狀懇懇免究其詞最為婉切守以為然即出示安民各鄉皆得免株連之禍壬戌冬援續溪縣教諭慨然曰師失其道久矣今得進諸生而勉以聖賢之學豈不甚善於是嚴課程飭行檢循白鹿洞規條士風大振滋積四載接丁內外艱力行喪禮墨面柴骨六年如一服闋補英山縣教諭重建學宮勸學爭訟作戒溺女歌設育嬰堂一本至誠不以微員而少挫其志乙卯應聘楚閣得士一十人皆當時英才是年冬公車由漢江舟至青山遭風舟覆有漁人救援始免己丑陞鎮江府學教授歷俸既深於例應陞縣令猶陞郡博而達菴以義命自安無幾微見顏色士民攀留哭送至二百里外者其感人之切如此及抵京江修學宮課士子如任績溪英山時余撫吳聞其名并閱其所著經解理學正宗喜其所學之醇因招至吳門紫陽書院令其督課諸生講明正學詎意茲秋染瘧不數日卒年七十有二聞郡紳士莫不咨嗟痛悼為失賢師達菴之為人自少至壯華力學於書無所不讀且能以闡明聖道為己任故其官不過一廣文而其志則以為天下事莫非吾分內事諸如讓產濟貧置義田立義學設義家一切善事罔不殫力為之至於疏食粗袍而怡然自樂雖剛介性成或有時為小人之所忌嫉而正人君子每為之許可而悅服焉晚年著作益富凡發為語言文字皆折衷乎濂洛關閩



非其學之純品之正而誠之不可掩者歟。故為之傳。

（附錄）卷二

溫州府平陽縣儒學教諭沈公雍行狀 吳應元

余家世前坵與竹溪沈氏比里而居姻亞稠疊不勝指屈平陽學博開存先生余之父行也少時隨先君子後得接先生丰采消後先生宦既而余自通籍後湛浮宦途鮮里居日用是不獲復承先生道範乙酉奉諱歸里與先生令子炳震兄弟遊文酒觴談無閒旬月尤熟悉先生學筵終帳不媿安定每思擇筆記之而筆力闕茸伸紙瑟縮既而炳震兄弟持其所錄行述固請於余余雖謫陋不文而義不可卻因排纂臚列以俟當代採筆銘而授之貞珉焉先生諱雍字升孜號閑存歸安沈氏之第十三世也始祖餘慶公自千金村移居竹溪世有隱德七傳為筠溪公以明經任青州通判以子司馬公孫司空公貴贈各如其官筠溪公長子司馬公諱子木登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兵部尚書諡恭靖司馬叔子司空公先生之高王父也諱徹煥登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諡襄敏明史有傳曾祖衷翼公以蔭官太常寺典簿祖體長公明經候選縣令考麟兮公庠生年二十二而歿先生甫生十四月而孤先是嘉廟時司空公開府雲南值黔之奢崇明演之安效良交煽搆逆滇南兩逆振動滇城之幾陷者數矣是時逆閹盜柄廟堂置演度外餉援皆絕司空公守禦備至勦撫兼用賊卒就擒事具本傳旋拜南京少司馬晉司空而黨焰愈熾公以忤黨為閣黨石三畏所劾落職功遂寢莊烈時廷論滇功賜金幣召用未起而歿三年司空公叔子給諫公復抗疏論功始予世蔭錦衣而先生父祖已相繼早世先生為司空公大宗遂以名列上得旨准襲是時先生甫襁褓而名已徹當寧國榮家慶里黨豔之六七歲時流賊全起祖母嚴母茅攜先生避寇村落荒山茹屋至即掃地洛誦盧汀沙清伊唔欸乃聲相和也然往往晝夜晨星挾書而走鼓柝而遊流離轉徙而獨學想慈不責師友而學日以進先生既少孤終鮮強近門戶無持持者而承祖父遺烈麟兮公雖早沒然夙有時名與復社諸先生遊承王謝之門風挾顧廚之節概才情氣魄足以號召名宿敦盤玉帛交遍東南先生藥承父志以童年酬接如吳祭酒王奉常以暨南草澹心諸前輩莫不道世譜稱執友耳目濡染見聞宏博固不獨經生之漁獵也然先生以少年承門第廣結納所交接者都遺山臯羽流輩寢思以飛翰中之時

海氛猶熾有孔帥者以重兵駐京口譏訶不逞而大江以南巨室世家猶稱繁庶孔帥容心焉每得賊輒導之攀引為羅織地寸符尺檄懸索千萬少不遂欲家立破吳人重足莫敢枝梧有札投先生者先生即單舸走京口謁於軍門孔帥氣方盛幾陷不測先生直前曰國家所以重公者以能捉賊耳奈何陷平人作賊孔帥怒愈甚先生辭愈厲卒不撓久之帥改容曰向札乃偽耳君無慮先生長揖而出刀槍雪隊無不咋舌焉先生之膽由是家得全而吳中亦藉以安枕崑山司寇徐公時以名孝廉遊吳下公之祖端銘先生司空公己丑房師也自先生祖父皆以通門舊好數相往來司寇贈公行述有云歸安沈襄敏公是與先生有舊訪先生於竹溪談學等曰此祖宗以來通門舊好也師而先生亦當貢入國學遂策蹇入都雅為大司成學山陳公所器重為六館諸生領袖名方噪兩閣以書戒曰吾家門風不墜不在軒冕能讀書勵品斯為善承先志布衣吾榮之安藉科第哉先生得書過歸歸而祖母嚴恩道方暑疽潰跪而吮之閱三月疾以瘳而母以憂瘳遂不起先生傷幼孤之不及事厥考也所以色養者備至而又痛母之不獲享上壽也所以哀毀者獨深擗踊號慕感絕行路卒哭後拭淚以惟帷為之裏友朋姻黨見其瘠容柴骨欲為慰語未發而先生淚已汎瀾往往酸鼻而止先生於書無不讀而司馬公司空公世仕宦藏書既富而於前朝典故搜羅尤備先生最所究心每舉一事無不原原本本如目其事而身其地者余昔在館閣登東海公之堂與聆四明萬季野先生經制之講足使心驚魄動聽者忘疲余嘗謂以先生方之殆相伯仲得先生與之往復亦藝林佳話也先生既少奉兩閣之訓而性尤恬退絕意仕進歲丙寅註授臨之平陽先生曰廣文不足為官昔人有以仕隱者余竊慕之賦故與閩接壤土風淳茂猶有考亭遺澤先生既至廟以立品勉以讀書庠之兩廡闢以為諸生誦讀之所蜂房蟻戶人跡一室讀書恆至丁夜兩廊燈火達旦不眠先生時於暗中巡行戶外有所觸輒叩門入坐剖晰論列諸生聞在某室皆趨而環聽已相與開爐瀹茗奉先生先生每持杯謂曰吾固不敢擬安定然未知安定當日有此樂否恆相與一笑而出邑迭遭兵火俎豆區區鼎缺弗備先生購而全之禮器濟楚雖上庠弗及也山邑荒陋家無藏書先生攜數萬卷便學者講誦監與捆載擔僕肩頰人皆笑之先生弗恤也先生以學校為文





獻地曾無成書掌故缺焉乃輯學志一書為數十為例二十二發凡起  
例實先生之創作也書既成郡守見而嘆服遂以志委焉先生持論極  
平操筆極慎別貞邪嚴褒貶名教所在尤兢兢焉如惺臺吳先生之忤  
閩陳茶人之殉義闡揚不遺餘力他如夏生之母早寡矢節教二子有  
成爲之立傳李生之女未嫁殉夫夫人以爲奇節也先生曰女在室當從  
父不當殉且殉非禮也卒斬之凡殘碑斷碣磨滅剔苔不憚山巔僻地  
敗屋榛莽無不周歷旁搜摩挲讀而舊志之傳謫影附者皆曲徵博  
引扶其非是當其初羣論或以爲疑而先生確然獨斷斬然下筆及其  
後平心讀之鮮不以其爲允蓋先生見地高明學問該洽故其去取無不  
當其敘述無弗丁耳文章固先生之職業而尤先生之能事小試其手  
何足爲先生多哉歐多山水先生芒鞋竹杖裹糧而往恆涉旬不歸  
凌冒絕壁攀援箠斃所至必有作其模範山水發揮性情康樂弗過也  
若其登江心而弔信國之孤忠過一洋而慨文成之蒙謗想其流風一  
唱三歎深情溢乎簡外可以知先生之向友亦可以識先生之奇託此  
則先生醞釀深厚知人論世借山川以發之固不獨捫參歷井窮極探  
覽比比登臨之紀述而已至其敘鴈蕩之勝語奇怪則劇心鉅目摹名  
勝則心曠神怡與吾師答湖先生之紀無不印合又各爭奇昔人稱臥  
遊乃知不僅圖畫因笑牧齋老人紀霞客所述猶屬耳食多挂漏也余  
嘗過炳震兄弟齋請而讀之愛之靡已而讀先生自序猶抑抑焉若無  
一是者先生之謙沖何又如此乎庠有管生者知讀程朱書以力行自  
命其外父畀之田歲入數十斛生以爲非義也欲歸之學宮先生以書  
卻之略曰士君子於辭受取與聞不爲苟且也亦不爲矯激也妻父之  
子田充類至義未云浼我也足下以高世之操行向義之事恐令外父  
將視爲迂且矯不大拂其愛女之心乎且捐之學宮常歲所入應有典  
司而或因事挪移隨時耗散漸久漸多試以某今日自度并度後之繼  
某而至者苟有錙銖顆粒之漸染皆爲足下之罪人也經云作事謀始  
某既與聞盛舉豈敢過爲矯激然使不慎圖所終保無追咎此則不得  
不爲之慮而受之者亦萬萬不可苟且也某竊謂足下高懷絕俗雅操  
莫回盍反其田於外家俾世守其業不則訪其祠墓所在捐奉蒸嘗則  
愛女之情與卻田之意並存不廢某不揆固陋且將僭爲撰述頌揚斯  
舉於以風世勵俗豈不休乎疊疊數百言生不聽先生再三論之卒不  
受生知先生之意堅乃奉先生教卒歸其家爲墓田庠之士亦以名其

田爲開田云先生性淡泊於世故無所好在甌不以家累自隨與學者  
講業外掩關卻掃蕭然枯僧常自詠曰身閒堪友鶴官冷更過僧蓋實  
錄也其教學者以涵養氣度爲先常曰從容二字受用不盡一日讀書  
暴雨侵案起而掩戶引手挫甲顧謂學者曰余嘗以從容教學者今乃  
深媿急遽變化氣質固大難事名其所教人之書曰越雪集夫先生之  
誨人和平謙抑如此而乃慮夫召鬧取怒乎當司空公戊子舉順天與  
太倉縣山先生爲同年友最稱莫逆今相國韻菴爲緱山文孫與先生  
夙敦世誼視學兩浙時尤加器重先是相國同年東海公午未開兩以  
書召先生應宏博科先生卻之甚力嘗稱先生之高於相國至是相國  
將列啟事願不台先生知有同官某馳書爲先生賀先生上書數千言  
力辭之相國高其志勿強也謂人曰吾謂陶彭澤世不復見今乃坐失  
之蓋人皆樂於仕而仕本非先生所樂人皆難於仕而仕猶非先生所  
難不知者成爲先生屈先生曰本不求伸何屈之有予方懼夫一仕之  
重辱高曾耳由此觀之先生之志有非尋常淺識之所能知而先生亦  
不欲人知不然以先生之門閥文章兼以有力者之推挽何難坐致應  
仕而顧樂以寒畯舊老哉此余排述之餘竊自謂有以知先生而又  
重爲先生致慨者也先生訓子極嚴性復甯靜諸子皆不令隨侍捐館  
時本無綿疾偶示微恙嗒然而逝蓋十餘年蕭蕭清閒內養之功固不  
少也先生生於明崇禎戊寅七月十四日卒於康熙壬午三月廿三日  
享年六十有五元配金氏繼配董氏子四人炳貞炳震炳巽炳謙女子  
八人婚嫁皆名族著有平陽學校志二卷寶宋齋文集三卷玉蒼山房  
詩集四卷越雪集輯古格言綱目纂釋各如千卷余嘗謂先生之著述  
品行在里閭其居鄉也後生末學奉爲楷模吾黨之太邱也其居官也  
老生宿儒尊爲典型庠序之安定也先生胸懷灑落生平無恩怨嘗訓  
諸子曰儒者言忠恕佛家言平等其義一也世間恩仇何處著我胸中  
聞者心折焉余雖不及奉先生之教當與炳震兄弟來往見其守身若  
處子讀書如不及愈益嘆先生家法之嚴家學之遠迥非時下褻履之  
習用以繼先生之志而光大其門閭者其在此夫此固余之所樂爲論  
議而義之所不敢辭者也

校記

①「十」下疑脫「卷」字。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四

徐元文 倪我端 劉宗泗 潘凱  
譚吉璉 錢民

故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掌翰林院事徐公事狀

公諱元文字公肅其先常執人九世祖良遷于崑山再傳爲刑部主事申明武宗朝以論壽寧侯廷杖謫湖州推官又三傳爲太僕寺少卿應聘以文章風義重于時子永美孫開法兩世皆太學生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開法生四子公其叔也母顧太夫人夢神人授以玉尺而生公少端重有大志年十四補諸生益沈潛嗜學爲文章出入經史與吳中諸名士爲社曰慎交以繼東林復社時論歸之順治十一年舉于鄉十六年

賜進士第一

世祖召見乾清門還殿

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齊冠帶服物除翰林院修撰累召見

賜馬

賜饌每奉進文字輒稱

旨十八年

世祖宴駕公號慟若私喪比公除悲不止歲逢忌日齋居慘戚終其身會江南奏銷案起姦胥妄指公通稅謫鑾儀衛經歷閱四年事白復前官聞太公病乞假歸及丹陽而赴至與

兩兄日居喪次酌損古禮行之從父官汀州推官疾卒公往迎其喪請南王耿繼茂薦公名餽金二千兩願一見公曰是貨取也卻其金卒不往見康熙八年起補國史院修撰進祕書院侍讀其年秋爲陝西主考官明年遷國子監祭酒尋充經筵講官上疏言自古人才盛衰視學校興替周制鄉論秀士升諸司徒司徒論其秀者而升諸學漢唐以來太學子弟皆由遴選故人才輩出或以經術顯或以理學名或以氣節著非其時人獨賢也取之精學之厚有以致然也自明景泰時入馬入粟之涂開閭巷小夫皆得隸名胄監爾艾錯雜程課不行士風之弊實由于此我

皇上右文重道振興教化而太學諸生自官蔭外止有輪納一途其以歲貢至監者十不得一又多年齒積莫之人甚非所以育英才而廣厲學官之路也伏察舊例順治八年及十一年曾經各學臣選取生員文行並優者咨送至監今宜遵此例于府州縣各學或開歲或三五歲舉品端學優年齒少壯者一人入太學加以歲月漸磨砥厲勉之成材優其進用之路要宜遵

世祖舊制每科直省鄉試各取副榜若干名送監肄業如此則橋門之內多士濟濟將必有經明行修者出于其中所裨于國家之用者非尠矣得

旨下部議著爲令由是四方名俊畢集館下公遂疏請廣監生中式之額並請永停輪納一途言其不可者有四謂與賢



清儒碑傳集

卷四十四

育材莫重流品。入貲充補。冗濫已甚。名實既混。秀頑不分。其不可一也。官生貢生。期滿考職。必三科九年之後。而援例入貲。則不計年限。容到隨考。官貢監期多者二期。少亦半歲。而準貢期止三月。遇正涂則繼。遇雜涂轉優。其不可二也。流品既淆。氣習亦異。程課雖行。士風益薄。其不可三也。歷年以來。吏部考職需次。佐貳者不下數千。補授無期。濫膺品服。選涂既滯。

國體實傷。其不可四也。章下所司。不能用。公莅學四年。端士習正文體。勤講肄。條教甚具。以滿州官學生卿大夫所自出。而得官甚艱。請疏通選法。以作士氣。平居督課尤嚴。官生不率教者。必加撻責焉。十三年五月。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明年四月。改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日講起居注官。五月。

命教習庶吉士。先是。熊文端公在講筵。累稱說孔孟程朱之道。贊

聖德。以爲制心制事之本。及是。

聖祖益欲博覽前世興亡得失之所以

詔公用歷代通鑑與四書參講。時熊公已去位。公與桐城張文端公直講筵。因疏請取朱子綱目。擇其事之繫主德。裨治理者。摘錄條件。旁采先儒議論。而以意斷之。

聖祖可其奏。公退而屬諸詞臣。分撰講章。手爲裁定。舉其綱

要。相當務之急。旁推交通。而一以仁義爲本。及歲終。彙呈講義。公具疏。尤以心法爲諄諄。其責難陳善。多此類也。十五年冬。丁顧太夫人憂歸。十八年春。

召監修明史。八月至京。疏辭不許。因請購遺書。徵遺獻。薦故明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義。及原任副使曹溶。主事汪懋聯。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有。

詔召清等。宗義溶竝以老不至。而各上所著書。詔竝付史館。尋補內閣學士。吏部題補給事中。

聖祖欲分省均用科道官。公言。地均矣。如才不均何。乃止。九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與泉道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官無善狀。科道官連名劾朝彝。副都御史李偃根給事中李宗孔。不肖署名。遂竝劾之。下部議。偃根宗孔降五級調用。朝彝革職。

聖祖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曰。會推本欲盡眾人之論。何嫌異同。而處分若此。將來所舉非人。誰敢駁正。且科道公疏。必不容有不列名之人。旁持之漸。何可長也。

聖祖曰。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辜而寬之也。臣謂諸臣實無辜。但降旨云不必處分可矣。從之。御史有言。竝遣大臣巡方者。公言于閣中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憲長彈壓。故儆事者鮮。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誰能禁之。入以告

聖祖。寢其奏。十九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賜御書。再充經筵講官。時滇逆將平。諸賊黨多率眾歸附。耗



餉不貲。公請量行撤遣、分道安插、以寬民力。又請除三逆虐政、在粵東者五、曰鹽埠、曰渡稅、曰總店、曰市舶、曰魚課。在閩中者四、曰鹽稅、曰報船、曰冒擾驛夫、曰牙行渡稅。在滇南者四、曰勸莊、曰園田、曰礦廠、曰穴兵。疏上、俱下所司議行。初、以御史劉安國請、下令察隱占田、畝責成州縣、分別敘錄。有司利其然、多虛增畝稅、耗累平民。公言、如此則名為加糧、實耗糧戶。請飭督撫各自檢舉、如有護前隱匿者、加等治舉。下部議行。又言、督撫之優劣、當以民生愉戚、戶口增耗為斷。其撫綏無術者、應予處分。而小事註誤、宜從寬免。至于教養有方、治效顯著、方予加銜增秩。而督推捐助、察逃墾荒、諸政蹟、但予紀錄。如此則賞不僭、罰不濫。又如藩臬貪汙、督撫不問者、宜以徇庇舉之。時部例、捐納官到任三年後稱職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罷之。已復令捐銀者免其具題。公言、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今吏涂甚雜、所以令三年具題者、欲使賢者勸、不肖者懼。若捐銀可免具題、是金多者與稱職同科也。臣謂稱職非可捐納而得、此曹以見任之官營輸入之計、何所不至。所宜急停止者也。至歲貢本屬正涂、自開捐納生員之例、遂得并捐歲貢、冒濫正涂。臣謂正涂非可捐納而得、其由捐納歲貢得官者、仍須保舉、方可與正涂一體升轉。所宜急變正者也。竊意捐納事例總屬一時權宜、願于收復滇南之日、即賜明詔、禁止不行、使天下曉然于我。

皇上激敘官方之至意。滇南平、羣臣多僭頌功德、公獨言聖人作易、于泰、豐既濟諸卦垂戒尤切。願皇上日切咨儆之心、以成無疆之治、勿狃目前之淺圖。務培國家之元氣。因條其目以上。公在臺、持是非甚力、事關八旗同僚多咋舌。公引繩披根、無所避。時方重高逃之令、杭州將軍馬哈達請旗奴亡者得白句攝、勿關有司。公不可、曰、是重援民也。當令督撫會同將軍、京師姦人多掠平民賣旗下、故逃者日眾。公請自今賣買、必由地方正印官驗問、給印契為憑。否者坐之。八旗家人以自沈及經死報刑部者、歲至千人。公請飭部定議、驗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死三人者、酌定處分。下部議多從公請。府部院寺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州縣官。公不可。滿大臣為好言勸公。公曰、諸公既不以為然、予當別為一議耳。滿大臣不得已、率從公議。其以京察大計處分者、方謀入賞復官、亦以公言而止。議罷、侍郎項景襄留揖公曰、微公、正涂無入仕望矣。二十二年大計、請令藩臬得面陳章奏。上親加咨訪、以觀其才。令提鎮次第入覲、以肅朝綱。嚴閭寄、俱報可。又請聽滿漢文武內外官遭父母喪、一體離任守制。并聽外官聞赴者即日奔喪、毋得治事候代。先後疏劾福建總督姚啟聖、巡鹽御史堪泰、浙江副都統高國相、候補御史蕭鳴鳳。姚上疏引舉、高交部察審、兩御史者俱罷。其年冬、湖北按察使饒廷推、副使王垓、胡悉寧、



聖祖謂其皆山東人，疑推者有私。問之，或言公所推也，遂降三級用。明年二月，

詔留史局，專修明史。其年秋，公子樹聲與兄子樹屏俱中順天鄉試。九卿磨勘當黜，並請送法司質訊。

詔除二人名，餘弗問。二十五年，攷選科道，掌中書科者託鞏以舍人王緝植咨送吏部。緝植娶于諸公外兄所生女也，幼嘗育于公。于是左都御史董訥誤以為公壻，劾公實陰主之下部議革職。

詔鑄四級留史局如故。二十七年七月，復左都御史，上疏請禁科道官勿得交關督撫，並結納諸大吏，仍設建言牌，俾輪班奏事。又請停素灣官販，嚴海防，効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玉貪黷狀，事多施行。前御史李時謙，裘充美以伉直偶罷廢久，至是論薦之，時謙得復用。十二月，遷刑部尚書。甫旬日，改戶部。故事，鈔算錢穀，悉委書吏，事關外省，索賄動千萬。公與滿尚書鄂爾多銳意釐剔，句稽出納，一不假吏胥手。時江南福建布政司庫缺銀四五十萬，公請

敕督撫歲一盤查，禁有司勿得私斥部費，旋奉

命清理刑獄，公語滿大臣，減決諸囚，發黑龍江者，多不得存活，宜復舊例，仍發內地。滿大臣以為請從之。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

命掌翰林院事。尋充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一統志總裁官。明年春，直隸饑，議賑，公所薦御史李時謙條奏失

旨，公自引咎，降二級留任。三月，充

三朝國史總裁官。公與兄原一俱好士，延攬獎借，如不及累，散千金，赴人之急。然原一性豪放，食客滿門下，頗招權利，致為臺臣所劾。而公介然謹禮法，慎擇人，門庭肅然。有沈生者，公中表兄弟也，嘗客公所。一日從容言，某總兵得舉，出重寶求減厥公，能一援手乎？公默然良久，忽變色曰：咄，汝非好人，速去，毋汙我。遂擯沈生。沈生窘，夜投原一以情告。原一曰：諾，在我而已。已而總兵得減厥。公既以廷議數與滿大臣忤，而僉都御史郭琇之劾明珠也，原一實陰風之。明珠既罷，相其黨徧布中外，欲殺公兄弟以洩憤。于是兩江總督傅拉塔劾公子樹聲，樹本與原一子樹敬、樹屏俱交結巡撫洪之傑，招搖競利。時原一既自刑部尚書免官歸，公亦上疏求罷，遂以原官致仕。舟過臨清，關吏大索圖書數千卷及光祿饌金三百而已。公自領史局，積勞氣逆上，及歸，數發，三十年秋七月卒于家，年五十八。公所著有含經堂集若干卷，明史、藥未成。嘗疏請準宋史益衛二王例，以福、唐、桂三王事載于附傳。其明末諸臣盡忠所事者，直書無隱，報可。至乾隆初，明史告成，頗用其例云。含經堂集有懷堂錄。沈紹聞述史館雜錄。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四

### 徐立齋傳

徐元文字公肅，號立齋，崑山人。太僕少卿應聘曾孫。少端重有大志，與兄乾學秉義倡為古學。順治己亥進士第一，授修撰，甚被恩遇。會江南奏銷案起，奸胥竄名其中，謫鑾儀衛經歷。居四年，事白，復為修撰。丁外艱歸。康熙己酉，起元官，進侍讀，主試陝西，所錄多單寒力學之士。明年，遷國子祭酒，尋充經筵講官。元文以養士莫大於太學，極陳納粟之弊，請倣順治時舊例，於郡邑各庠選取文行兼優者及每科鄉試副榜送監肄業，部議著為例。在監四年，規例嚴肅，學政大飭侍講。經筵敷陳剴切，多所啓沃。進內閣學士，改翰林學士，教習庶吉士。丁母憂歸。己未，召監修明史，仍為內閣學士。庚申，擢左都御史。時滇孽將平，元文疏陳善後之宜，以安反側。又疏請除三叛虐政，俱下九卿議。初，御史劉安國請察隱占田畝，部議凡察出者分別甄錄。州縣官利其升叙，多捏報累民。元文力言其弊，凡欺妄害民者請加等科罪，自以身總風紀，

尤以澄肅吏治為務。疏劾福建總督姚啓聖妬功害能，啓聖皇恐待罪乃免。又條列督撫不職四弊，時捐納漸廣，吏途益雜，元文再疏爭之。滇南既定，疏言保泰之道，詞甚切直。事關八旗者，人多不敢言，元文獨持之。嘗劾浙江副都統高國相藐法害民，得旨察審。將軍馬哈達以民間多匿逃人，請自勾攝，不移有司。元文不可，曰：「必不得已，當令督撫會同將軍。」上從其言。府部院寺筆帖式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典州縣，滿大臣以好言相勸，元文力持不可，卒從其議而罷。二十二年，大計羣吏，元文掌計典，一切餽遺不敢及門。是年，舉行軍政，請命提鎮次第入覲，以重閫寄。是後提鎮悚息，多請陞見。又言滿洲漢軍官員丁憂者宜無分內外，一體守制二十七月。外官丁憂，不許候代治事。又請申行律文居喪釋服作樂筵宴嫁娶之禁。候補御史蕭鳴鳳居喪挾妓，久不回旗，劾罷之。在臺三年，數條上便宜，知無不言，不畏強禦。俄坐舉湖北按察使不當，鵠三級將歸，有旨留京，專領



監修明史。二十七年復起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尋改戶部。銳意革除舊弊、胥吏無所措手、部中肅然。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仍兼翰林院事。明年、兩江總督傅臘塔希忌者意、疏劾元文兄弟鄉里事。元文奏辨、遂力求罷、以原官致仕。舟過臨清、權關者欲構其罪、登舟大索、惟圖書數千卷而已。家居未一年、病卒、年五十八。元文立朝三十年、清介剛直、始終一節、有古大臣風。天性孝友、篤於師友、與兄乾學並好獎誘後進、而性方嚴、不苟言笑、動必以禮、每與其兄異趨。所著有含經堂集三十卷。

王峻撰 《王良齋文集》卷三

儒學訓導倪君墓誌銘

同里倪君、識之四十年。君時授徒城東竹亭橋、即其人恂恂有君子之容。觀其文、悉本經義。君早見知于有司、九試場屋不利。年四十八、以歲貢入國子監。諸城李侍讀澄中讀其

廷試卷、亟薦之。榜發、以儒學訓導待銓。是秋、赴順天鄉試、復不遇。君乃焚所作詩文、就予宣南坊邸舍講經義、學為古文辭。其說經不專主宋儒、謂易有君子之道四、不當專主為卜筮之書。又謂尚書古文可疑、武成紀日與名誥、顧命異、益可疑。又謂孔子說詩、蔽以一言、曰思無邪。淫奔者豈暇作詩。而孔子取之、當依小序為是。又謂大小戴同授禮、不當偏廢。大戴氏宜去、月令、存夏小正、去明堂位、存明堂、投壺則參用之。又謂說春秋者紛綸、皆害于義。孫復、胡安國刻深尤甚。又謂羣經縱有錯簡、宜仍其舊。宋元諸儒多逞臆見、更易、未免侮聖人之言。其持論頗與予合、因留不去。取韓輿、鄭康成以下詩說五十家、折衷而抄撮之。既而予移家具寓宣北坊、轉徙斜街花市、君授經宣武門內、弟子著錄者甚衆、乃避



跡西山。君精于易卜，斷卦奇中。又善青黃紫囊之術，撥沙發水，偶為主人相度，聞者造請日繁。君曰：吾術期避禍爾。諸公欲以化者要福，不可得也。先是有例，選人入賢者得先除。君念親老，思謀三簋以養，束脩之入悉輸之官。名當注除目矣，或紊其籍，歷數歲名反居後，遂引歸。歸事其父，飯糲焚枯，怡然樂也。逾年，痛其弟天無子，遂成痼疾。歲在丙子，筮之得乾之同人，曰：此六月之卦也。吾其以是月終乎。壬辰，映果卒，年六十有一。君諱我端，字郢客，初名野王，字古期。先世嘉靖中自紹興避倭亂徙嘉興。曾祖文遇，國子監生，仕為廬州府經歷。祖某，早卒。祖母闕，持苦節，授君毛詩，孝經者也。父某，不仕。母張氏，妻吳氏，子二人，仁存，國子監生。鳳喈，海鹽儒學生。女一人，壻國子監生沈某。孫一人，女孫一人。君事祖母，父母孝，友于諸弟，無間言。又急人之難，故人有孤，不負其託。平居義命自安，客或憫其不遇，秋試以關節進，拒不受。又臨財廉，口不言利。婦翁念其貧，贈以負郭田六

十畝。君固辭。翁沒，亟還外家券。人有所負，不責償。其人內愧，久而獨完其逋。或以計中君，君亦未嘗宿怨。其學以正心術為本，博通經史，尤邃于詩。稿雖未就，言詩者莫能過焉。間與浮屠道士還往，然臨終誠其子不得作佛事，其守正若是。嗚呼！今之為校官者，許以貲進，黃口白面後生，目未覩九經之文，擁鼻比自詡師表者，不可悉數。以君之學，俾登講席，庶幾合乎古之書院山長，足為士子圭臬。而卒不得試所長，老于途掖死，不亦可惜也。夫于其葬，宜有銘。銘曰：

譬彼積薪，先者後之。孰是人斯，不試其才。天乎！祝予，予寧不悲。

內閣中書劉君墓表

襄城劉青蓮狀其先人之行不介而以書通曰吾父之歿七年矣而銘幽之文闕焉以至於今蓋難其人也吾惡夫爲人子孫者以所未有之善隆其親而實誣之也故所舉無溢言願子察其情也余故聞中州之賢者數人而劉氏恭叔其一焉恭叔之兄子青藜爲余同年友而青蓮之請銘也有辭余無以卻焉謹按君諱宗泗字讓一先世多潛德明季流賊之亂父漢臣以諸生佐督師汪公喬年城守署贊畫君兄弟三人皆好義伯仲任俠而君獨爲儒其學無所不涉而卒歸於洛閩其游皆畸人節士而其學之久者則關中李顥中孚余觀自明之衰東林復社諸君子摧剝無遺而天下幾不知有學矣其後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往往振起於一鄉以收召其徒而中州爲最盛就其傑出者其指意雖不能盡合於古聖賢人而皆能以力行爲宗故其處者常矜名義飭內行而出者亦確然不失其官守蓋學雖粗涉其樊其爲說不能無弊而已有輔于世教如此君之質行既足以錯於其鄉之賢者而又能知道術之所宗雖與中孚李氏其學之久而自守其徑塗終其身不易也嗚呼君可謂篤於自信者矣君中歲學古文辭晚所著中州道學錄恕齋語錄尤著士友聞其行之式於家而化

及鄉人者青蓮述之甚備而茲獨揭其所學之大指蓋以自修者言之必繼悉於庸行而後爲完人而立言者舉之以示於後則義無取也青蓮於虛美其親者既前知其非義矣則於茲所以云者何惑焉君以康熙庚午舉於鄉例授內閣中書未仕以庚寅六月二十四日卒於家年七十有四冬十有二月某日葬於邑西東岡先兆之次孺人周氏子二人長青蓮縣學生次青芝乙酉舉人女二皆適士人康熙丁酉三月朔後二日江東方苞撰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三



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貞靖潘

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七年春

天子有詔徵文學之士。吳江潘君未被薦。明年

召試體仁閣下。賦最工。以布衣除翰林院檢討。越二年充

日講官。知

起居注。其冬雲南平。

天子推恩及臣下。於是君之考處士貞靖先生得贈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君之妣章氏。贈孺人。母吳氏。封太孺人。又明年。會試天下士。君與分校。得人最盛。又明年。遭劾謫官。吳太孺人歸卒于里。君聞訃。奔還。旋卜地。駕脰湖之南。以康熙二十五年閏月辛酉合葬焉。先生諱凱。字仲和。一字宜凡。別字貽令。世居吳江平望市。曾祖雲。隱居不仕。祖志伊。中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仕

至廣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父錫祚。湖廣布政司理問。母吳孺人。先生事親孝。事兄最恭。其為學。殫心經世之略。其文。見稱于太倉張采。與同縣吳允夏。包捷。吳翀。文章行誼相切劘。補縣學生員。連試第一。當是時。在朝之君子。多自附東林。而海內名士。以聲氣應和曰復社。先生與焉。周之變者。與諸君子構難。撫君過。作復社。或問。而無錫馬公世奇。太倉張公溥。並力爭之。德清章君曰炯。愛君文。以女歸先生。既而知吳江縣事。先生深自退匿。未嘗干以私。惟於清賦額。疏水道。事關民利害。則建白行之。先生為詩典雅。尤工尺牘。雖忽遽。不作草書。遭亂。破家。遂屏棄時文。纂平望志及本草類方。合文集凡數十卷。子三人。檀章。檀吳。存者耒也。女三人。一嫁周撫辰。一許嫁顏祁。未行卒。一嫁陳鉉。孫四人。吳太孺人在室。以孝聞。嘗割股療母病。為先生繼妻。撫前妻子女如已出。既寡。家酷貧。手紡績。延名師訓耒。以通經博古。及耒為侍從臣。太孺人未嘗美衣食。君既謫官。太孺人無幾。



儒藏

微不自得之色。曰：窮達有命，安之可矣。貞靖先生卒時，年四十有九。章孺人卒，年三十有二。吳太孺人年六十有六。彝尊與君定交也久，同年被薦，同以布衣授官，同知起居注，其謫也又同時。熟聞君家世，於君請銘不敢辭。銘曰：

相彼貞木，其實有菁。或碎於地，或登於槃，而終以勿餐。嗚呼先生，既昌而文，以詒後昆，阮窮奚怨。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六

### 小譚大夫墓誌銘

小譚大夫吉璉，諱舟石字，嘉興人，以祖父嘗為大夫，既仕，以小譚大夫自別。大夫之祖諱昌言，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父則五經進士諱貞良也。母宜人朱氏，是為彝尊之姑大夫。年十四，通五經，旋補學官弟子。弱歲，以文貢入國子監。南京不守，大夫從父母攜弟妹妻子浮海至會稽，復自台州抵福州，轉徙漳州。道遇寇，父被傷，大夫力以身蔽寇，拔刃睨之，不動，鐔擊其背，不去。

寇曰：孝子也。舍之。父病歿，家人三十口留亂軍中，斗米三千錢，卒全活。扶父柩還，尋以貧游學四方。客汝寧，聞母病疾歸，則已蓋棺。大夫號踊，以頭觸棺，棺釘破其顙，血濡縷，既絕而蘇。母喪除，入京師，以國子監生試第一，授弘文院撰文中書舍人。晨出，敝裘羸馬入院，還坐一室，勘經史，有以詩文請者，立使者於戶外，削橐與之。仕九年，乃遷同知延安府事，治榆林。至則修學，建尊經閣，以十三經注疏貯閣中，縱士子覽觀。又采儀禮，參以本朝制度，行鄉飲酒禮。又援據史傳，旁及載紀，小說家，無從宿將故老詢流寇始末，成延綏鎮志二十四卷。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叛，明年大夫運關中餉十萬入四川，至寧羌州，兵變殺經略莫洛。於是巡撫杭愛移駐漢中，追還所運餉。十二月，漢中食盡，王師退保西安。棧道絕，乃從黑水峪間道，七晝夜達盤屋。既抵榆林，定邊副將朱龍反，逼波羅堡，去榆林百里而近。大夫集士民于漢前將軍關侯廟，為文誓侯前，願

以死守。士民咸感奮。乃編什伍。明號令。製幡幟。嚴斥堠。夜自宿城上。衆藉以安。未幾。西川人周繼明聚衆千人。與神木叛將孫崇雅合陷延安。綏德。勢張甚。榆林兵迎戰不利。運道塞。環城三十里。皆賊壘。城中刮木皮。采蒿以食。大夫謀於上官。率私錢。命勇士取徑渡黃河。買粟於山西之保德。河曲。突圍以入。當是時。延安一府。縣十九。城堡三十六。相繼淪陷。惟榆林城獨完。圍既解。餘寇據響水。清平。鎮羅諸堡。大夫騎匹馬。喻以禍福。及神木。崇雅。繼明皆降。事平。論功加一級。十七年。

詔舉博學宏詞之士。有以大夫薦者。徵詣

闕。既至。遷知登州府事。會大夫子有鑑已納婦矣。而天大夫悲不自勝。疾發。遂卒。諱氏之居在香花橋東。其坊曰碧漪。堂之左有鴨脚樹三本。彝尊童子時。與大夫兄弟讀書其下。一日。語彝尊曰。詩書莫不有序。子知周禮亦有序乎。答曰。不知也。曰。尚書周官一篇。即周禮之序矣。其讀書善悟類是。大夫好撰述。游昌平。著肅松錄二

卷。又嘗著爾雅綱目一百二十卷。所為詩。古文辭有嘉樹堂集二十卷。鴛鴦湖樵歌一卷。卒之歲。年五十有七。娶李氏。女子二人。一嫁陸大勲。一嫁沈以機。皆國子監生。其葬也在某原。銘曰。生而逸。後乃勞。陸走叢菁。川波潮。文不遇。學則優。終為右史。雄詞曹。長榆林。塞土磽。疏泉種稻。成樂郊。寇穴起。如牛毛。登陴以守。氣不撓。綰左符。亦足豪。屈首置下尻。居高嗟善人。壽宜多。生子夭折。命安逃。相斧屋。度隰臯。伐石書銘。饒諸幽。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六



錢處士行狀

處士姓錢氏，諱民，字子仁，一字生翁。嘉定縣外園里人。早孤，十三棄書學，數爲鄉里所侮。乃歎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字子辰，夢許魯齋教以民名，覺而思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遂易今名。慨然有學聖之志。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往謁，願爲聖人之徒。是夜夢有告已者曰：謝絕漢以來諸儒論說，乃可爲學。自是始讀四書正文。年已三十矣，題其所居之室曰存養廬。日靜坐其中，所學日進。平湖陸清獻公宰吾邑，以正學自任，處士嘗與之論學。又五年，自謂學已成，復往平湖質之陸公。公與之言，多不合，怪而詢之，則曰：公從文公入，某從尼父入耳。嘗與友人書，言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爲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卽物窮理，其誤在于無本。六經爲吾注腳，其誤在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末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卽責以知既盡而後竟

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物之理。致知者，知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能徧物，况初學乎？此未合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所謂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年壽算，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于二程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整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闕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關是務，聖學必亡矣。蓋處士之學，得於靜坐，謂後儒多未合先聖之旨，故直追孔孟，自闢門戶，又以意更定四書次序，其言訛妄自恣，或不免累于自

信之失。雖然，使以處士之志，而得聖人以爲之師，亦幾於堅鑿之狂士矣。成剛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何畏彼哉？孟子取其言以勉人之立志者。若處士者，勇過成剛遠矣。處士之沒，已七十餘年，子孫無能讀書者。遺文雖存，吾恐後人用覆瓿也。因叙次其行如右。後之人可以識其志焉。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源，娶衛氏。某年月日，族子大昕謹狀。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五〇



無藏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五

鄭慶元 沈炳震 顧昌祚 顏光猷 顏光敏

鄭先生慶元傳

鄭先生慶元字子餘一字芷畦其先自江右徙湖州之歸安明神宗時有明進者為南京刑科給事中頗著直聲先生幼從其從父松陽司訓駿孫學司訓即給諫之孫彈精根柢尤邃於易禮先生自幼即傳其業并通史傳及金石文字覃思著述期有用於世毛西河朱竹垞胡東樵張樸村諸名人並折行輩與之交家貧母老康熙庚午秋試報罷出遊四方混跡幕府閒一歸省丁丑黃岡張公希良視學兩浙先生兩試皆超等食餘府學後以次貢入國子監竟抱志以終儀封張清恪欲薦之詔開大科

今上御極之四年開三禮館臨川李穆堂侍郎輒歎曰如鄭芷畦之博物通今庶幾可應茲選惜死矣其著述甚富曰廿一史約編者乃最少之作後深悔之曰禮記集說參同八十卷曰湖錄一百二十卷曰石柱記箋釋五卷曰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海運議一卷其未詳卷者曰周禮集說詩序傳同異家禮經典參同官禮經典參同喪服古今異同攷春王正月攷湖州重賦攷又有小谷口舊墓今水學兩河薛鏡七省漕程附見行水金鑑中其湖錄即湖州府志訂補舊志缺失參之廿一史又採取徐獻忠吳興掌故董斯張吳興備志張齊卿若記宋雷西吳里語王道隆蒞城文獻諸家之書甚博復挾筆硯遍遊七屬訪其故家譜系老成之士駁難辨正以膏火舟楫之費耗其產不顧也起丁丑訖甲申八年而始定後六易其稿生平精力殫於是書潘稼堂諸公無不服其精博歷遇三賢守屢為開錢輒以事阻先生歎曰豈我郡文獻終當湮沒耶於是更名湖錄不輕示人沒後其本楊秀才宗嶽張秀才輅各得其半不能合也乾隆初胡太守承謀修府志大半本之金鑑代傳樸庵副使作集古今之大成自禹貢及諸經之注傳列史之外如金沙溝滄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不採摭而條貫之四瀆大川之外如金沙溝滄之荒遠展按之皆如指掌而歷代築塞疏濬之方名臣儒者之奏議論說及河防一覽問水集暨國朝新文襄文端清恪兩張公諸書悉囊括備載凡宣力河隄者至今

奉為圭臬而罕知其出於先生也先生自名所居之地曰小谷口其著書之室曰魚計亭亭前種花壘石後有方池一泓大旱不涸朋友過從徵文考獻與人應答終日忘罷其生卒年月不可考雍正己酉九月先生追作西河竹垞合像記蓋康熙壬午從遊兩公於西湖昭慶寺中事自云不能握筆令其子代錄蓋時已病風矣子惟鞠惟孝早卒寡息弱孫伶仃孤苦及葬族孫振銓乞全吉士祖望志其窆石而生卒仍未之詳其書單行著者惟石柱記箋釋而已經學諸種大都散佚全吉士云禮記緝註續衛正叔之作也四禮參同纂楊信齋之緒也而西河讀其家禮參同至歎為蓋代一人云

（海錄）卷三

沈徵君炳震傳

徵君姓沈氏名炳震字寅叔自號東甫世為歸安竹墩人學博諳雍第二子也先世自恭靖襄敏兩尚書後代以科名學術顯東甫少歲即粹厲於學籍學宮後日有名省試八不遇遂謝舉子業專攻古學於經史子集多丹黃鉤纂考訂博辨而新舊唐書合鈔尤生平注力其書分爲綱目如本紀列傳以舊書爲綱分注新書爲目諸志舊書多缺略舛錯則以新書爲綱仍分注舊書爲目增方鎮一表訂正宰相表之譌謬者積十數寒暑乃成鉅公夙儒交重之雍正十三年詔舉博學鴻辭之士大吏交章薦眾論一辭若此科爲東甫開者召試殿廷仍不遇浩然歸歸二年以歲貢士卒嘉禾錢少司寇名陳羣同學友也時在籍唁東甫喪見唐書合鈔歎曰此爲有用書今天子開館命詞臣校勘經史得此書參考可以訂譌補闕遂攜書入都陳奏

旨付詞館採取潛適分校唐書援據議論之粹精者入考證中旨以爲允刊刻內府頒布天下東南鬱於生前榮於身後士論重之東甫性仁孝考卒官舍機昇歸奉堂皇眾以俗忌沮之卒排眾議既葬廬居盡哀君子謂之知禮敬愛昆弟老年彌篤待友以誠無面背言生平不問生產明是非之分屹然山立或樵蘇不繼而中懷和藹然如春綜其行誼俱能不愧古人者詩初學王右丞柳儀曹中年出入於東坡山谷後流衍於石湖放翁然營心編纂不欲以韻語自鳴也所著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外有九經續纂十二卷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唐詩金粉十卷并魚聽編十六卷歷代帝系紀元歌一卷沈氏族譜三十二



卷增徽齋詩八卷雜著十卷並藏於家東南有二弟並能獵古釋旃名炳興成水經注集釋訂譌一書凡從前篇簡脫漏文字跡駁首尾頗賾句讀轉易者一一正之復還道元之舊幼牧名炳謙亦廣鴻博之薦詩古文詞略同二兄何吾家之多學人也昔蘇氏子瞻子由弟兄師友古今艷稱於今再見其人哉

論曰八股興而古學廢有問以經史而眩目挂齟不識何語者然其人往往取科第去而枕經藉史之人湮鬱以終東南其一也雖然一耽浮華一探樞奧古人有云各從所好士之輕一時志千古者尙堅其志哉又徵君沈東甫傳吳斯洛

沈炳震字寅叔東甫其別號也幼穎敏倍他兒稍長喜漁獵羣書記憶百無一失家世藏書最富適能副其所嗜穿穴殆遍初操管即副棄帖括自樂以古文爲制義甲辰鄉闈已被薦入穀終以策問語過激見黜或尤之東甫笑曰吾知盡言無隱而已得失何問哉嗣是亦不復應試矣讀書用功極勤而用心又極細慎爬搜抉剔蒼萃貫索丹鉛罔闕寒暑或友朋以疑義相質未及答晨夕耿耿即標小箋粘壁上久而得之告其人曰某事見某書某書與某簡互異當從某義爲正友人快服去

東甫亦揭籤如釋重負焉平生著述甚夥于九經更加砒砒諸經固樂爲研究而尤深于三禮嘗擬集作三禮異同附以諸家之說以繁蹟未遑削稿然蠅頭蠅尾塗抹甲乙貯篋簡閒如東筍至新舊唐書合鈔二百七十餘卷乍脫稿即謂其子曰吾費十餘年心力成此書雖幸卒業然恐犯昔賢固陋自用之戒將攜書入都就正於名公鉅卿以自信其所以得被太倉王公及臨川詹事李公之以鴻博薦者實以歎服此書

交口獎賞之故後雖不與選然書已價重雞林矣吾鄉前輩如萬九沙查初白諸先生倡酬往復佩服若一口嘉善柯石菴先生作唐書合鈔升言有互相師弟語以東甫少時曾向石菴學詩故也他如學士謹堂汪先生宮坊橫山趙先生愛討論明史東南相見原原本本終日談忘倦二公皆挹服以爲不及世人咸以鴻博不與爲東甫扼腕余謂能著書立言者在朝在野可傳可久義實一軌獨惜天不再假以年將生平著述與海內同志明目張膽告後世以知我罪我之所以然耳即如朱竹垞先生曝書亭集云禮記不當偏廢大戴氏宜去月令存夏小正去

明堂位存明堂投壺則參用之或去或存于三禮異同必有可參證處而王介州藝苑卮言云舊唐書神官小記也新唐書廢古書也皆不滿

于意得東甫之合鈔去疵存醇去駁存正必自鼓掌掀眉互相契合之故王朱卽不可復作如王朱者復起當奇析疑商榷參訂相與扶馬鄭之藩闢班范之室千秋堂上叫呼聲應豈不稱大快事惜乎其齋志以歿令著書苦心不甚表襮終歎恨于揚子雲韓昌黎之必易世發露也非東南之隱憾乎哉東南爲人落落穆穆乍見似深中難測久輒服其誠坦咸恨締交之已晚胸無水旱燥溼意所不可必盡言無顧卽其人面頰發赤猶未已及談論偶合斷斷終席無怠色性篤友誼不靳倒囊而貧寢自守極介介當歎淵明風最高不樂爲五斗折腰獨不解其叩門乞米一語晚遊淮幕值寒甚解羊裘豹褥贈好友中途感寒疾家人

聖朝求士若渴特開鴻博以招俊彥其與選者毋論餘或詭辭薦以鳴高或投謝章以掠譽于馳騁名場之習糾擷難泯曷若東甫之聞薦卽行不與卽返若行所無事之爲淡如而泊如也是又於著述外見品格之高人數級矣余無文又毫廢拙鈍局足以傳東甫姑述見聞之大概以俟後世搜訪遺逸者之登采而輯晉云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故萊州府經歷顧先生昌祚墓誌銘 曹一士  
仁皇帝臨御尊尚儒術凡經傳徵言洛閩緒論極深研幾折衷於一其時宿儒大人接跡臺閣風聲漸被下至海隅僻壤好學力行阨窮之士莫不講明正學是訓是行郁郁乎盛矣哉所謂見而知之豈獨禹皋陶之徒若上海顧先生忍園亦其一也先生諱昌祚中康熙己酉順天鄉試第六初令江華有所建白忤上官意叱曰書缺畝歸鋤爾田對曰歸固某志官其土如不能惠其人何徐步而出調萊州經歷甲申四月卒於任年六十有四卽於是年冬十二月葬上海南匯城西郊三里一窳港北今屬南匯縣既葬三十有一年仲子成天謀下墓石奉所著衍範上下篇詣余乞銘其書推明儒者之道以爲君師之總皇極之理盡在是不出乎天下萬世生民之心自二帝三王周孔以來莫之能外人才成敗由學術學術明闇由皇極君師之統分則道學之爭亟通上下合

（附傳集）卷三三

外內而一之。惟皇極爾。其辭貫穿反覆。鉤深挾微。不限訓詁。然而平正切實。經心聖域。日月揭而江河行也。嗚呼。

仁皇帝集君師成澤被萬世於是書發其凡矣考諱其言崇禎庚辰進士仕至工科給事中有文行世祖諱國憲贈文林郎妣封孺人李氏祖妣贈太孺人方氏配贈孺人張氏歲貢生鐸女合葬公兆子三長用烈廩膳生季用芳國學生早卒仲成天丁酉舉人以恭輓

仁皇帝詩上徹聖聽命侍皇子讀書庚戌

欽賜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能守其家學孫男五人曾孫男六人先生居父喪服闋且半載始與宴會赴鄉舉師之急於京師歷久不舍人皆義之幼通敏於經無所不習獨邃於易讀之積萬遍不輟在萊日與諸生講貫往復成衍象五十四卷一夕燼於火惟衍範存居平善人倫鑒嘗從書肆見某所刊己卯闈牘選序驚曰是不能自容兵在頸矣何以能卒越十五年果驗銘曰

藝圖箕書經緯明皇哉萬古開羣蒙握要執樞道以彰降而文勝卮辭  
興棄本逐末違聖經矯之已甚失則狂六經註我善惡亡以儒詬儒紛  
異同浸淫失守亡其羊先生憂患峻厥防作圖陳義剖毫芒帝有彝訓  
儒者當遵皇之極遊康莊繁星繫天川朝宗用雖未施道已光歿而百  
立此其藏。

〔碑傳集〕卷一

曲阜顏公傳 李克敬

河東運使光猷

河東運使顏公諱光猷字秩宗號澹園復聖顏子六十七代孫世居充之曲阜大父允紹明河間府知府城破盡室自焚死父伯璟性至孝千里爾弔兵戈間拾父遺骸歸葬哀誠感行路卒脫於難遂不仕鄉人私謚爲孝靖先生娶明宗室鎮國中尉女是爲朱淑人遭亂不屈死復蘇濟南王阮亭甯都魏叔子爲作傳孝靖六男子淑人出者皆知名當世長卽運使公次考功公次學使公一母生三偉人間者異之運使幼與考功共學而考功先登春秋榜公益自淬礪嘗冬夜寒甚以篋簞貯軟草夠足以讀卧病歷三載輟轉牀蓐間未嘗輟學也中韓茂榜進士選入詞館分校會試所得皆苦學能文士後多爲名卿大夫者充明史纂修官丁父艱服除會

上意覆校率顛倒之故公左遷補行人司正既而以刑部郎中出守貴州安順府安順地荒俗陋獷獷雜處爲語默心不可齊以法公曲意拊循民苗懷德在官五載未嘗斃一命而郡大治羣稱之爲顏菩薩云時貴州提督李芳述馭將士無恩取大戮譟人人震恐公匹馬入其壘爲曉譬利害責以大義嚴毅慷慨皆投戈聽命論者比之韓愈之服王庭湊焉轉河東道鹽運使除供億裁陋規通商民之困先是山陝河南行引鹽引尾各州縣著以關防出境卽爲私鹽境壤錯互失足跬步輒罹法羣患苦之公力請於巡鹽通省爲一關防著爲法民以永利以祿入之餘修文宣王廟備几筵俎豆教伶舞建師生舍擇商學諸生之秀者誦讀其中親授課以文藝士躋登嚮於學曲阜復聖廟彫敝捐俸修治諸商皆慕義樂助新其殿廡三面建坊繚以石欄巍然閎壯矣又請於大宗以祖河間公配享置田四百六十畝以供其時祀後陝西鹽訟公以吏牘字偶誤鐫級遂歸里徜徉林園間八九年以卒年七十三生平無他嗜好詩文外惟以琴棋自娛酷愛讀書每見子弟必勸以書不負人隨所得淺深皆食其報故吾惟日不足也其於時藝至習適矣故宦成課子猶時時自爲之其水明樓新藝與其詩並傳諷人間無軒輊焉又嘗言人能退讓多振恤者是有享受人吾每觀人昆弟叔姪間皆不爽行道有福不虛也此可謂尚德君子之言已

吏部郎中光敏

考功公諱光敏字遜甫更字修來別號樂園十三歲已善行草能詩賦十七歲中順治丁酉鄉試以非孔氏置副榜貢入國學舊例四氏學科中式二名明季分一屬魯藩宗室四氏止孔氏一名餘三氏遂永絕乃鳴之巡按提學請於朝復其舊自是始康熙癸卯再中式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

天子臨雍加恩四氏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充會試同考官出監龍江關稅爬搜諸蠹務從寬大商旅德之役畢至假金爲塗資以還調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丁父憂服除補驗封清吏司主事累遷考功司郎中纂修一統志丙寅以疾卒於京邸年四十七公長身廣額眉宇英異凡所學爲輒過人雅善鼓琴工書翰人得其片札珍猶珠玉當是時新城王阮亭士禎宣城施愚山閩章以能詩名天下公從之遊相與討論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詩家之得失日同諸名士唱和若宋尙書華田侍郎雲曹祭酒禾林提學堯英王給諫又旦曹郎中貞吉謝郎中重輝汪主事



懋麟葉主事封號爲十子刻有十子詩略世多稱之其所爲干祿之文亦穿天出月光怪輝赫自以射策中禮闈不得見其奇常缺缺及官吏部日每趨朝視事已輒據案濡丹草時藝一篇侍史脫稿人便取其底摹勒之所傳未信堂四書文讀者皆以爲子書也性耽嗜山水嘗登太華循伊闕沿江淮觀潮錢塘游桐江三衢以歸每所至輒令善畫者圖之又精騎射蹴鞠旁通律歷句股之學其說書傳務反覆研思求聖賢微旨自信於心不忍阿匠譏諛爲疏詒家所蓋蔽是真有心者故其立朝侃侃不苟同居家篤孝友然諾無欺直義出天性矣所著有樂圃詩集未信堂時藝訓蒙日纂行世外有未信編一卷家誠四卷舊雨草堂詩南行日記尙未刊傳

浙江學政光敏

督學公諱光敏海內所稱學山先生者也生而奇警儀觀甚偉少孤師其兄吏部公喜讀春秋傳國策莊騷太史書謂餘鮮當意者好沈思孤詣當其專精寒暑饑渴風雨不知也故其爲文挾幽出險劍拔弩張無與人同者康熙甲子舉於鄉其冬

天子幸闕里釋奠

至聖助祭者

特恩卽授職公當得宰縣不肯就越三年登進士第入翰林授檢討講

官闕

上憶公名召問其家世及辛酉時事甚悉補日講官起居注主浙江鄉試所拔多寒畯會學臣當遺禮部列名以請是時天下惟直隸江浙有學院例以閣部大臣爲之

上意在公也顧問曰翰林未開坊者亦可乎部臣曰

簡在聖心耳遂以公提督浙江學政編檢爲學院自公始也浙人士聞公再至皆延致鼓舞公益自激奮思捐軀命以答主知絕請謁嚴校勸束芻粒米不以累有司閱文每夜分乃寐至積勞嘔血不少懈訓士如嚴師慈父士氣騰踊文風丕變所拔之牘琅琅可誦浙中文遂甲天下天下莫不求而讀之後先所得士亦皆耿耿名海內爲人所指計時有攝郡者餽公以私不見應欲摭他事以動公公發其奸將疏劾之其人踞門哀請至再三乃舍之士論快焉處州郡邑以催科凌轢士類士不堪哭於

至聖廟不赴考郡守乞嚴懲之公大言曰吾拜疏後盡褫治之矣守令

大皇懼退扶其吏胥句學博爲諧講以謝諸生吐氣其培育膠庠類如此然公是時已病甚矣三年在官雖舉主恩門不少徇顧大逆諸貴人意多睥睨之者中朝近要又不能尺寸餽遺不肖者往往爲蜚語欲中傷公文吏吹索以簿書微疵鐫二級公夷然不芥藉頗行巡撫線一信來祖送直入臥室見簪燈檠惟文籍外無長物太息而去抵北新關權使擬留難之假拜謁入舟窺其裝見數敝篋無扁鐫者乃錯愕愧謝及復命遂引疾

上嘉公廉慎特命大學士宛平王公熙視疾傳

旨慰諭不忍聽其去以爲聞乃得歸明年戊寅三月卒於家兩浙之士聞公歿皆行哭失聲貧者至質鬻以爲佛事士有請祠公名宦者當事遲之至爲士所訟公所建立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公神悟非常嘗從琴師學崇朝盡得其曲折初習射不中不歸食至日昃遂發五中三其生平用心至危苦故以傷生也性純孝每侍母朱淑人輒依依不能去在翰林時貧甚母憐之不往公欲棄官歸乃得迎養焉友人贈詩有每向高堂髮疏水何嘗太史不草瓢之句其人之可想見也公臨危顧影自歎曰我竟作如是已乎事母未竟報君未能死不瞑矣累息而絕其死不忘忠孝如此公服官早又年止四十有所撰著皆無成書子肇亮嗜學文有父風將遂公之志焉

小東外史曰余遊曲阜獲拜識運使公公子廣謂余言不苟阿謬也每就質所疑時運使罷官歸括囊杜門醇醇然謹厚君子也其歿也鄉人竊誑之文介而單馬犯潰卒之鋒何其勇耶余與督學公處最久知至深故尤慕而悲之願嘗謂余言恨吾仲兄不見君知相賞何如者以是思考功之風烈寤寐如遇之考功公之子雍與余善因得續聞公之行事詳著之於篇俾後之修史者有以考焉

（碑傳集）卷四四



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顏君墓誌銘

顏氏望曲阜。自路。回父子事孔子。孔子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顏居其八。回雖大。其子孫特蕃。由漢迄今。多以忠孝文學著。路傳六十六世曰胤紹。崇禎中。知河間府事。城破自焚。其子伯璟。鄉人私謚孝靖先生。異尊嘗表其墓者也。伯璟娶朱氏。鎮國中尉某之女。兗州破日。為邏卒所驅。以刃劫之。不前。及刃擊臂。臂折。罵不已。乃殺之牆下。歷四日復活。君朱出也。生崇禎十三年正月。甫三歲。亦陷亂軍中。乳母孫抱之得出。九齡。工行草書。十三。嫺詩賦。旋補四氏學生員。以副榜入國子監。康熙二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會天子幸太學。加恩四氏子弟之仕于朝者。遷君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明年。克會試同考官。出監督龍江關稅。既還京師。尋調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奔父喪歸。服除。補驗封清吏司主事。加一級。歷本司員外郎。遷驗封司郎中。封奉政大夫。未幾。轉考功司郎中。充一統志纂修官。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晦。以疾卒。年止四十有七。君長身廣額。早慧。好讀書。折衷羣儒言。自出新義。其于大學

章句持論尤斷斷。詩婢漢魏南北朝唐宋元明諸家之長。有集若干卷。又述音正音變訓蒙文釋家訓若干卷。獨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火也。火傳于炭。然後能為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則生氣之鼓盪也。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後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君子以為篤論。雅善鼓琴。精騎射。踰鞠。旁通勾股訣。尤耽山水。西登太華。循伊闕。南浮江淮。觀濤錢唐。沂三衢。凡所游歷。必命畫手為圖。得金石文。恒懸之屋壁。性孝友。勤于睦族。居鄉以禮讓人。立朝遇政事侃侃不阿。有一善未嘗自矜也。君諱光敏。字遜甫。更字修來。別字樂園。妻孔氏。封宜人。子肇雍。國子監生。女子四人。俱配士族。君卒之明年。肇雍以君之喪歸。卜葬于曲阜。將發。叩墓尊之門。杖苴請銘。墓尊與君交二十年矣。君之墓銘何敢辭。系曰。生平陋巷之里。歿乎宣武之坊。葬乎侍郎之林。祭乎復聖之堂。年逾強仕。不為大也。秩以大夫。不為小也。吾銘君藏。久而有考也。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六

李光地

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諡文貞李公光地墓碣 楊名時  
先生諱光地字晉卿號厚菴生安溪之湖頭鄉代有明德考惟念公懋  
於孝而篤信正學不迴於時先生幼而神穎五歲從師授讀未嘗一啟  
齒發聲試之輒已成誦不失一字善屬對矢口驚人塾師謝弗能教也  
十三陷山賊中屢瀕於危百日而脫逮於成童泊然無所嗜好有類  
愚居若忘行若遺眞靜之極與神明通常寢息危樓午夜而天風震盪  
四窗洞開歛見日麗景明之象心精所啟靈昭焉嗣是發高堅竭才  
鑽仰積旬捐寢神勇蹶生以濂洛關閩爲門徑以六經四子爲依歸務  
造於知性達天不得不止會選嚴親篤疾憂思徬徨衣不解結每中宵  
聞寂則默致顯禱一夕夢神庭吏語之曰君父實居陰陽首紀算向二  
十年以籍與觀而寤已果霍然庚戌登第後由庶吉士授編修癸丑充  
會試同考官假歸省踰數月耿華將爲亂僞以  
朝命召至福州及接語頗見憚竟不敢明言他志也先生察其有異因  
以親老且病辭歸越日而封公促視疾之手信至持之以懇事知終不  
爲用遂聽之歸既而山海間羣賊並興姦徒多通賊以相煽脅先生避  
居深山盡之所游夜輒易處顧畏周防不遑甯息封公伸大義以敦勉  
族人一時家庭間幼忠思奮者得數人焉執姦徒尤黠者屏之於遠原  
志乃定爰遣人自間道上蠟丸書陳破賊策  
上勅容嘉歎起還侍讀學士會丁父艱里居白巾賊亂圖安溪城句節  
募士扼絕糧道賊遂潰散戊午鄭氏圍泉州爰南北分出請師各遣人  
爲導率鄉里具牛酒饋勞圍解郡屬之陷者悉平事  
聞晉秩學士是時先生於戎事倥傯居喪毀瘠之餘讀書味道極慮通  
微習坎而得心亨見幾不俟終日思若殷之行若翼之直有沛乎莫禦  
幾非在我者服闋奉母趨朝入直論事  
上憫海氛不靖思拯民於塗炭  
顧問及之因極陳其可平狀及命帥機宜深見契納勉日底功壬戌送  
母歸三年復入改翰林學士掌教習事充  
經筵日講官丁卯以母病乞歸省先生之在官也公忠易直論人言事  
無所依回一不掩其是非之實每論及科場請託之弊以爲植私廢公  
壞人品傷風化莫此爲尤採虛聲與受賄屬厥罪均爾蓋培人才端士

習尤素心所倦倦也時先生屢因省事請歸不無淡於榮祿之跡自戊  
辰赴

太皇太后之喪而後惴惴滋養遂不遑陳情將母矣己巳改通政使冬  
遷兵部侍郎出納獻替朝士奉爲矜式辛未會試充副考官振雅還醇  
文體於數科爲盛甲戌督學畿輔旋以母艱解任守制京師先生於易  
夙有神契而觀玩之功於斯爲至丙子服闋以原銜仍視學政手評先  
民制藝及古文精采者以廣所見而示之的能背誦經古文小學者優  
拔之期月而士風蒸變卽任補工部侍郎尋改兵部巡撫畿封爲治不  
立赫赫之名一唯節儉簡易正己率物因時之宜循事之序故法立而  
人易遵察察吏飭戎伍俾潔清者勸嫺練者升水利農田食貨諸政靡  
不綢繆未幾規厥經久於折獄尤盡心焉遇大事必請  
命而後行凡薦人則慎密而不出用無專美居功之咎而忠信獲伸計  
自爲督學巡撫以來先生之學行政事孚於士民信於寮友  
上知之口深任之日重  
諭旨之褒嘉尙方之寵錫稠疊便養逾於常格矣癸未就任陞吏部尙  
書乙酉

召拜文淵閣大學士時海內久安唯以尊經勸學仰佐休明敷奏因時  
要在滋培元氣宣導仁風而已平時以淡泊明素志以正直率羣僚朝  
野胥倚重焉己丑充會試正考官關中以過勞嬰疾不稍自惜壬辰積  
修朱子全書癸巳承纂周易折中既成  
詔頒行天下天德王道之精蘊畢具折中一書非  
聖學妙契衆數之宗不能修而明之非先生深通理數之原不能贊而  
成之也先生以天授明眉之姿覃思經義積六十年精融渾化自漢唐  
來未有儔匹所著學庸語孟解毛詩所尚書洪範諸篇之說及所纂周  
程邵張朱子等編無非根極性命開闢啟鑰之書所論數律算術皆洞  
徹原本貫穿古今一一可施於實用利賴無窮焉蓋其學誠明並進敬  
義夾持道器德藝兼資互養凡見於文章著述言行政教者無非潛修  
默證施施乎仁孝忠愛之符詣益崇而心益虛業彌廣而守彌約斯所  
以年及耄而清明若神一息存而仔肩非懈者歟乙未秋承纂性理精  
義竣懇致仕  
許假二年懸缺以待陞辭之辰  
恩禮優至家居一載



累旨敦述歸朝。丁酉秋詣熱河觀講。力陳衰老乞休。遇慈聖升遐。安奉。

山陵。具疏。未上。宿疾驟作。以戊戌五月二十八日考終。

賜第正寢。歿曰。吾甯步相在側。魂氣無不之。而精爽與古之賢聖為徒矣。先生平生。無上人之色。無加人之言。雖遇事而怒。而詞氣雍容。不改其常。與人交。皆契闊終始。不念舊惡。政府同官。以及僚吏。聞訃。無不愴涕者。居恆言。可為訓。動可為型。解職授業。其應無方。不瀆不倦。及夫披示本根。拔除積痼。往往一席之語。令人立躋高明。是以謚傳捐館。及門誠服之士。喪先生如喪父焉。適疏至熱河。上覽之。震悼。

命皇子臨奠。工部尚書徐元夢回京治喪事。

賜賻銀千兩。諡曰文貞。夫人林氏。子四人。孫八人。曾孫二人。奉。

諭旨。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原。小子不文。謹敢誌先生之學行。

爵里。俾仰止哲人者。登斯邱。得以覽焉。

又故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李文貞公事狀。彭。升。

公諱光地。字晉卿。福建安溪人。祖諱先春。義俠。問鄉里。父諱兆慶。明諸生。天秉忠孝。以禮法教於其家。順治十二年。避難山。皆中。全家十二人。被賊虜。獨已得脫。其兄日燦。自遠來。慷慨詣賊。乞釋此十二人。賊義之。具飲食慰遣。然故弗釋也。明年夏。日燦募壯卒。台家僅百人。夜緣山背。上。路峭險。登者才二十八人。吹螺劫賊帳。會天大霧。不辨眾寡。賊大驚。奔竄。出其季弟。弟子二人。餘繫它山。不能得。賊徵其黨。萬餘來。日燦用百餘人守險。日與戰。自夏至秋。大小百餘合。賊散走盡。十人者先後歸。而公與其弟寶殿。公少好學。為文守先。法度。康熙三年。試策論。舉於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反。海賊鄭錦。亦入踞泉州。公奉親逃匿山谷。間錦與精忠並遣人招之。公以死固拒。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宜。言閩疆偏小。糧稅稀薄。自二賊割據以來。誅求鞭扑。民力已盡。賊勢亦窮。南來大兵。宜以急攻為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他變。方今耿逆悉力於仙霞。杉關。鄭賊亦并命于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賊所遺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分道南來。皆于賊兵多處盡力。應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為入廣之兵。由贛達汀。為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

我兵入閩久矣。賊方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果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伏乞。

密敕領兵官偵諜虛實。隨機進取。仍恐小路崎嶇。更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置疏蠟丸中。遣家僕更澤。

問道出杉關。赴京。因內閣學士富鴻基上之奏入。

聖祖諭內閣諸臣。嘉公忠。下兵部錄其疏。令領兵王大臣知之。時廣東。

叛亂。大兵防守贛州南安。未能入閩。會康親王自衢州克仙霞關。復建甯。延平。精忠降。康親王駐師福州。令都統喇哈達。賴塔等進剿海賊。並。

訪問公。十六年正月。喇哈達復泉州。知公離安溪縣七十里。結寨而居。

遣人往宣。

上諭。公就見喇哈達于漳州軍營。喇哈達白之康親王。王疏言。光地矢。

志為。

國顯沛不渝。宜予表揚。下部議敘。授侍讀學士。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

七年閏三月。同安賊蔡寅。結眾萬餘。掠安溪。公募鄉兵百餘人。扼險拒。

守。戒諸鄉毋資賊糧。賊飢解去。六月。鄭錦遣偽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

漳平。同安。惠安。諸縣。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人洶懼。公。

請善泅者。從水關入。令堅守待援。兵時喇哈達駐漳州。公遣使告急。值。

江水漲。道阻。乃導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公叔父日成。率鄉兵百餘。度石。

珠嶺。關。荆。棘。架木為橋。以濟。公出迎十里外。具糧餉。率往。率以犒軍。又。

使弟光垣。光垣以鄉兵千度白鶴嶺。迎巡撫吳興祚軍于永春。大兵達。

泉州。大破賊。賊走入海。喇哈達上其功。再下部議敘。遷翰林學士。公上。

疏推功將帥辭。

新命。不允。十九年八月。至京。授內閣學士。因面對。言鄭錦已死。子克塽。

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之。又言內大臣施琅習海上形勢。知兵。可重任。

聖祖用公言。卒平臺灣。復具疏言。原任編修陳夢雷。雖陷賊中。託病支。

吾。受臣密約。隱圖反正。宜寬其從逆之舉。已而法司坐夢雷斬。

詔從寬免死。閏八月。

聖祖御乾清門。

命公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公彙其讀書筆錄及論學文字為一卷。敘而。

進之。其言曰。臣惟學之繫于天下大矣。古之言學者。自說命始。其所謂。

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教學相長。始終克念。皆後世聰明才智之士。

所不屑道。而彼以天縱之君。帝養之佐。華學相勉。若不及。是以君則繼。



成湯嘉靖于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之切于治道如此古今  
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為不然夫溺于技藝滯于章  
句以華藻爲美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窮性  
命之原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所宜用心  
帝王之學何以加茲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原精微之歸也  
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  
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爲學之準也雖我  
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其潛思實體  
朝講夕誦非堯舜之道不陳于前非天人性命之書不游于慮臣竊謂  
我  
皇上非漢唐以後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海末儒蔽于聰明局于  
聞見四十無聞沒身爲耻今太陽之下燭火益微抱卷超超隕越無地  
然臣之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于程朱遠不敢違于孔孟誦師說守章句佩服  
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以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之與治  
古者出于一後世出于二孟子敘堯舜以來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統  
一續此道與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  
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大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伯效  
幾于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生南渡天蓋  
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年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  
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無知或者得依附末光  
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二十一年乞假送母回里二十五年至京  
補前官尋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  
經筵講官二十六年  
命教習庶吉士復以母病乞歸省  
命懸缺以待二十七年四月至京時值  
梓宮請下吏部議降五級得  
旨勿問初公嘗奏侍讀學士德格勒有學行善占易而德格勒亦稱公  
兼文武才宜膺封疆重寄會天旱

聖祖命德格勒撰著因面論大學士明珠過失明珠聞而大惡之尋有  
旨德格勒與其同官誹議朝政  
聖祖召試諸廷臣德格勒以文劣削五級留任尋又以私抹起居注爲  
掌院學士庫呼訥所劾下刑部論學有  
旨以前奏詰公公引舉乞處分  
聖祖原之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八年五月改通政使十二月擢  
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偕侍郎博爾濟徐廷璽原  
任河道總督督新輔往江南視河工明年正月繪圖還奏三十三年正月  
提督順天學政四月開母喪有  
旨令在任守制公請給假九月回籍治喪不允給事中彭鵬劾公忘親  
食位請令解任俾在京守制下九卿議如鵬請三十五年服闋仍督順  
天學政三十六年遷工部左侍郎督學政如故三十七年十月授直隸  
巡撫公在官以清勤自厲郵民之隱尤盡心于農田水利三十八年二  
月  
詔以漳水與萍沱合易汎濫其導漳河由運達海以分萍沱之勢公疏  
言漳河見分爲三支一支自大名經魏元城至山東館陶入衛歸運一支  
名老漳河自山東邱縣經南宮及青縣與完固口合至鮑家嘴歸運一支  
支名小漳河自邱縣經廣宗鉅鹿合于潞又經東鹿冀州合于漳沱由  
衡水至完固口復分爲兩支一支與老漳河合流而歸運一支支經河間  
大城靜海入于牙河而歸淀今入衛之河與老漳河流接而弱應量加  
疏濬其完固小支應築壩逼水入河以達之運更于靜海閘留二莊挑  
河築堤束水歸淀俾無汎濫  
報可次第訖工因奏霸州永清宛平良鄉固安高陽獻瀋新河占民田  
一百三十九頃請豁其賦額從之三十九年  
聖祖以子牙河展汎濫自河間以北靜海以南皆被害遂親臨相視發  
帑金  
命公子獻河東西兩岸築長堤西接大城東接靜海互二百餘里又于  
廣福樓之焦家口開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無水災其年七月  
公以隄工既成請開諸州縣水田引漳溢漳沱大陸諸水資灌溉薦管  
河同知許天龍爲河間知府司其役從之畿屬故有八旂牧地與民田  
相錯歲久民多占牧爲田方奉部議按驗公令民自首者按則輸糧而  
免其隱漏舉其棄地願耕者聽民便之明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務至

柳谷口開河築隄。四十一年八月，飭所屬州縣廣興水利，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驅渠去水，遠者鑿井溉田。其水道應修濬者，俱聽借帑興工。四十二年四月，下

詔褒美，擢吏部尚書，巡撫如故。是年冬，以饑輔被水，請發倉賑貸，命富人出粟平糶。明年三月，給事中黃鼎、楊右曾、許志進、宋駿業、王原等

合疏劾公撫綏無術，致河間飢民散入京城。又以甯津縣被災甚重，而去年竟不報災，請嚴加處分。疏下，公同奏。公言：甯津知縣陳大經報災

不時，業經効能，至民有流離，臣不敢辭咎，再疏乞從重處分。

詔並原之。四十四年十一月，授文淵閣大學士。

召還時，聖祖臨御久，日潛心六藝之文，河圖象數之學，下逮瀛洛關雎之書，旁

及麻算盤音之道，反覆研索，由原達流，公固篤信程朱，因以上類議文

之祕，所奏進文字發舒心得。

聖祖未嘗不稱善。凡御定諸書，多委公參定。中有滑頤往復陳請不倦，故最後

聖祖詔廷臣言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烏呼，豈不榮哉！然公自初在朝，即中立畏遠權勢，其後位益高，忌者益眾，凡公所稱

薦多見排擠，因以據公公恐啟門戶之禍，益慎重寡言，其有獻納罕見

于奏章，獨與公共事，內廷者時能道之。

聖祖嘗召編修沈宗敬至，命作行楷書，因傳諭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即指其

失兼析所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對曰：此即成湯改過

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進對時，

聖祖問近日民情若何。公言：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德信于天下矣，往歲閭閻旱荒，羣吏不能宣

上德，所在發帑，累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于有司耳。時有開礦者大

聚多，輦金京師謀首事。

聖祖以問公。公對言：開礦以食飢民，無不可。請著令許士善貧民人持

一銚以往，而越境者誅，則姦人不致屯聚山澤，以釀亂。議遂定。公于當

世人材賢不肖往往直言無隱。江南知府陳鵬年為總督阿山所劾，問

重辟。公言其冤，鵬年遂召入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道大臣往訊，獄久不決，而

召入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道大臣往訊，獄久不決，而

召入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道大臣往訊，獄久不決，而

召入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道大臣往訊，獄久不決，而

詔罷噶禮復伯行官，公有助焉。桐城貢士方苞坐戴名世南山集序論

死。聖祖一日言汪彥死無能古文者，公曰：唯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已而苞

得釋。

召入南書房，公之護惜善類，啟迪

聖聰多此類也。四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五十年，以疾乞休，辭甚切。

報曰：覽卿奏，朕心慘然。想當時舊臣如卿等者，不過一二人，今朕亦老

矣，實不忍言也。五十四年六月，再疏乞休，且以母喪未葬為言。

詔許假二年。

賜詩寵其行。明年三月，

詔促公以是冬赴京，且云南方暑淫，善自保，蒞枝性極熱，毋多喫也。五

十六年四月至京。明年正月，內閣議上

孝惠章皇后諡疏，中有闕字，部議降三級。

詔勿問。先後三具摺以老病乞休。

聖祖以大學士王揆在告，俟其還具疏請。五月卒于官，年七十有七。

賜銀一千兩，令工部尚書徐元夢護其喪。

子祭葬，諡曰文貞。雍正元年，贈太子太傅。公平生釋經之書甚具，其言

曰：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故學莫先于能擇矣。其于程朱之說

時有同異，論大學宜還古本，而以知本為格物第一義。易兼綜象數，禮

兼采大戴記。論子雲仲淹書有格言，節取焉可也。康節象山所造高明

慎師焉可也。知言者以為然。公門下士楊名時、陳鵬年、冉觀祖、蔡世遠

並以德望重于時。它如張昺、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陽

之徒，類有清節，通經能文章，故

本朝諸名公稱善育材者，必以公為首焉。



贈太子太傅大學士藍文貞李光地傳

李光地字晉卿。安溪人。祖先春。以義聞遠近。父兆慶。爲邑諸生。當明季。度棄正學時。獨好程朱之書。光地幼而敏悟嗜學。父授以五經性理。勤誦精思。至年十七八時。已卓然有前修之志。言動造次必于儒者。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選入史館。試詔令爲第一。授庶吉士。旋除編修。癸丑充會試同考官。告歸省親。越歲耿精忠以福州叛。鄭經竊踞泉漳。光地逃匿深山。匿跡自完。未幾耿鄭交攻。乃密草疏備陳平閩機宜。裏蠟爲丸。謀諸季父日烺。偕僕真澤伴爲江湖術者。給出杉關。夏澤亟走京師。投內閣學士富鴻基家。因大學士以奏。

聖祖皇帝手自削蠟出疏。讀再三。動容稱嘆。時康熙親王南征。有旨命訪求蹤跡。保護其家屬至京。康熙十六年。泉州平。超升侍讀學士。將赴

關丁外艱。時同安人蔡寅僞稱故明遺裔。裹白巾。號白頭賊。衆至萬餘。圍安溪縣者再。光地簡糾鄉里得精銳三百人。賊窺伺其鄉。乘高欲下。光地使弟光墀率百餘人扼于險要。卒不得逞。檄諸鄉絕其資糧。應時潰散。十七年。鄭經使其將劉國軒圍泉州。屬邑皆不守。斷江東萬安兩橋。以遏救兵。光地遣人從間道走福州。漳州請師。以鄉兵迎導。于是寧海將軍喇哈達自漳州道安溪。

巡撫吳興祚自福州道永春。並時而至。國軒倉惶解圍走。屬邑皆復。事聞。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服闋入都。不待缺補官。頻蒙

召對。奏言。鄭經死。子稭。部下爭權。專殺人。思內向。乘今時勢。征之必克。因力薦施琅可任。以專征。

聖祖從其言。果平臺。擢郡縣焉。旋乞奉母歸里。居三年。入爲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復以省親歸。假滿。赴原任。改通政使。升兵部侍郎。

命視學畿輔。內艱。解任守制。服闋。申前

命。補工部侍郎。士能諷二經以上及古文百篇者。加意獎拔。由是翕然嚮于古學。科試未竣。改授直隸巡撫。正身率屬。

屬吏咸知自勵。南隄子牙河。北開柳全。皆親率

聖祖指授方略。漳漳蘆溝。歲不爲患。寬墾耕馬廐者。以業窮黎。理紅剝船地。歸之民。案不畱積。獄無滯冤。升吏部尙書。仍留本任。四十四年。拜內閣大學士。

眷倚彌殷。旬日間必蒙

召對。密論移時。光地性敬慎。雖其子弟弗得聞。故其謀猷入告。罕有傳者。其平日持論。惟以扶植善類。登進俊良爲先。



清儒碑傳集

卷四六

四四一



休休有容。聞人一善。若已有之。辛未己丑。爲會試總裁。得人爲多。爲巡撫。薦拔文武部吏。至開府擁麾者。無慮數十人。或以清修績學。在草澤山林。而乘時進用者。前後相望。光地未嘗言所自。其人莫知也。自通籍後。德望巍然。前輩老宿。魏象樞。孫逢年等。多與爲忘年之交。加以虚心請益。有善必取。問音學于顧炎武。問歷算于梅文鼎。皆略盡其要。手不停披。洛閭遺書。至丹墨數十遍。喜與門弟子講論。不厭往復。有一言之合。卽幡然改已說而從之。故其學日進不已。老而益明。少以道義自任。有嚴毅不可犯之色。及其晚年。粹然溫以和。所謂讀書變化氣質之效也。最達于易。用心五十年。及奉

命修周易折中圖書象數之源恭蒙

聖祖親傳與秘。彌以深造。前後奉

旨修朱子全書。性理精義。俱行海內。所著有周易通論。觀象大指。若中庸章段餘論。及洪範說三篇。皆心得之妙。先儒復起。不易其言。又有大學古本說。論孟劄記。詩所。惟尙書。春秋未成書。他述著甚富。並奉

旨進呈藏于

內殿。論其所至。蓋真德秀。許衡有所不逮。蔡清以下。無論矣。雅性恬澹。明于止足之分。而于訂亂中。以孤忠大節。

上結

主知。兼有贊平臺灣之勳。

聖祖瞻念不忘。丐歸。常懸缺以待。不敢言遂初心。在政府十四年。

龍待之禮。皆殊恩異數。近世人臣未之有也。齒踰懸車。屢以精

力衰邁

奏請僅

予假二年。未滿期。趣還

朝。至京。陳懇尤切。五十七年夏。口

奏乞休。方荷

俞旨。疏稟已定。未及上。會舊疾發。薨于位。年七十有七。遺疏聞。

聖祖震悼。

賜金千兩。

遣皇子臨奠。工部尙書徐元夢。內廷翰林魏廷珍。監護喪事。

給全葬與祭。謚文貞。其歸視也。復

遣皇子臨送。行人護至家。

今上登極。加贈太子太傅。

賜祭一次。孫清植。原任侍講。提督浙江學政。清復。現任戶部

郎中。

李紱撰 《穆堂別稿》卷二九

安溪李相國逸事

康熙己亥秋九月，余臥疾塞上，有客來省，言及故相國安溪李公，極誅之。余無言，語並侵余。嗟乎，君子之行身固難，而遭遇蓋有發有不發也。憶癸巳夏四月，余出獄，供奉南書房。一日，

上召編修沈宗敬至，命作大小行楷。日下晡，內侍李玉傳諭安溪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即指其病，兼析所由。至於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因奏對曰：此即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時

上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惟公能因事設辭，以移

上意，故

上委心焉。每內閣奏事畢，獨留公南書房。暇則召入便殿，語移時。是日公晨入，

上諮及民情，公對曰：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德顯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郡吏不能體

上意，所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於所司，而鮮不信

上之志在於卹者。嗣問礦事，對曰：今議開礦以甦民困，請著令，止土著貧民無產業職事者許人持一銚而越境者有誅，則姦民不致聚徒山澤，以生事端矣。議遂定。一時大豪醵金謀首事者皆齧指自悔。先是，江甯太守陳鵬年爲大府所劾，吏議當大辟，無何，

上問江督，公對曰：當官勒敏無害，其犯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載名世以南山集下獄，

上震怒，吏議身磔族夷，集中掛名者皆死。他日，

上言自汪霽死，無能古文者。公曰：惟載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大，即以名世對。左右聞者無不代公股票，而

上亦不以此罪公。江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獄辭久不決。

上忽罷噶禮，尋擧戮焉。公實贊之，其語秘，世莫能詳。以余所聞見如此，公之設心，豈猶夫世之容悅者與？然自公在位時，眾多誚公。既歿，訾訐尤甚。蓋由三藩播亂時，公適家居，以蠟丸獻入闕策。賊平，以編修擢內閣學士。忌者遂謂公始固有貳心，公恐爲門戶之禍，故不能無所委蛇。及得君既專，常閉門謝客，所往還及顯然薦達者無多人。由是眾皆深怨，引繩批根，播揚於遠邇。然公方柄用時，朝夕入對，



上所誣度。惟尚書、周易及朱子之書。而一時海內所號爲廉吏。無論公所習與否。皆得安於其位。則其實迹。固有可按驗者。自公告歸。未旬月。而忌者首攻公所薦舉。以爲傾公之地。因揚言公恃

上恩。植黨以要權重。微

上信公之深。禍且不測矣。故公再入。專務韜默。及踰年身歿。

上出前後三章付內閣。然後知公始至。卽出苦言以求退也。嗚乎。公之設心如此。其於時事。無所補救。而得謗乃過於恆人。此古之君子。所以難於用世。而深拒夫枉尺直尋之議也夫。

方苞撰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六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七

喬萊 歸允肅 顧圖河 查嗣琛 陳思相

陳詵 韓英 彭定求 王式丹

翰林院侍讀喬君萊墓表 朱彝尊

翰林院侍讀寶應喬君以疾卒于京師其子崇烈扶其柩歸葬于縣治

東南箕山之陽乞檢討吳江潘君未銘其藏又請葬尊為文伐石以表

君墓君萊諱子靜字別字石林世為寶應人曾祖邦從祖份不仕父可

聘明天啟二年進士掌河南道御史以廉直聞母王氏有壺行君中康

熙二年鄉試六年進士出身除內閣中書舍人十一年充順天鄉試

同考官節不到以父老請歸終養尋丁憂居喪盡禮服除補原官十

七年有

詔舉博學宏詞備顧問君被薦明年

召試體仁閣下賦詩居一等改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史館初設在

東安門內肩輿不得進君體肥窘于步履贏一頭農人申出耜耨典

籍念崇禎朝乏實錄與同館四人先撰長編以資討論會廣西平補行

鄉試奉

命主考稱得士還充

太祖高皇帝實錄纂修官實錄以

國書譯漢文義後先恆齋君能曲暢本指一灑削語簡而事加詳

經進

天子稱善時

上再試詞臣悅君作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愛命君充日講官知

起居注尋遷左春坊左中允纂修

三朝典訓進翰林侍講再進侍讀

皇朝漕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

口日淤淮泗泛濫出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壩洩之

淮揚州縣七蕩析離居稽事俱廢

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濬積水遣使者相視還報可乃出帑金命安

徽按察使于公成龍董其役總督河務都御史靳公輔上言海口高于

橫堤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東所洩  
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萬有奇請先給帑而徐取償于田畝于  
粒綱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疏入  
天子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君入視直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閣臣奏事畢  
上顧問君濬海口事宜君直前奏河臣疏非是  
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邪君對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翼日合戶科給  
事中劉國徽等十人持議河臣之言有四不可行海口原有故道第令  
塞者通之淺者濬之俾停蓄之水悉趨于海斯已耳河臣議開大河築  
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丈河寬百  
八十丈勢必壞隴畝毀村落掘墟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  
議先築圍堰用水車踏去堰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  
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成亦易壞不可  
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閒廬舍多矣伏秋風  
雨驟至勢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為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  
有孑遺即當未潰之時緒水于屋廬之上豈有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  
三至于七州縣之田向沒于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  
不能入于河即不能歸于海淹沒之田何由復出不可行四  
上是君言河臣之議乃寢未幾君中蜚語罷歸歸治廢圃曰縱棹園壘  
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中著易俟二十卷縣志二十卷詩文集若  
干卷君之建議也于公頗德之及出領河務值君歸恒以地方利弊諮  
君君必直言無隱然終不干以私三十三年春有  
旨召君入京師居住人疑  
上意且不測既至初不嘗過君健戶不接見賓客讀易書如常時居  
數月病作遂不起君居家孝悌謹事師友疎于財恒周人急後進有一  
善為人誦其文不去口性不飲酒好觀人飲竟席不倦嘗開一峯草堂  
于宣武門外斜街之南暇與布衣紉履之士詩篇酬和退朝輒考證史  
事同館有持異說者審其本末而匡正之不與之爭也河議初出大學  
士梁公清標時為戶部尚書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君卒時年五十  
有三娶邱氏封宜人子四人崇烈康熙丁卯舉人崇讓貢生卒崇修貢  
生崇禔女五人國徽其長女婿也次邱璋次任宸次朱經次黃之鈞孫  
五人嗚呼古之進言者不必皆言官也工執藝事亦可以諫諫而不入



則罪浮于有言責者自唐宋元明以來詞臣之以言獲罪者多矣或死于成所或斃于獄或殞于杖下論世者盡傷焉君遭過盛時片言動聖主之聽鄉黨之患既釋返初服而退可不謂榮焉方其再召留之京安知非別有任使特不幸而君死爾表諸墓後之以詞臣進言者勿援君以為戒而不善乎

又翰林侍讀喬君墓志

清未

君諱萊字子靜號石林寶應人父可聘明末掌河南道御史君自幼英敏絕倫癸卯舉於鄉丁未成進士除內閣中書舍人戊午

詔舉博學鴻詞君被薦試列高等授翰林編修旋陞侍講時海口濬河之議起淮揚郡縣瀕漕河者舊有隄以捍水河臣某設減水壩洩水東流灌民田廬被其災者七邑臺臣有請濬海口出積水者

上遣官行視還奏當如御史言河臣莫重其役而

海口高昂內地低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浸更足為患惟當築隄束水使高於潮方可赴海請悉閉諸減水閘而建二大閘於邵伯鎮

南高郵城南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自車邏鎮築大橫隄一道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隄二道歷興化白駒至海口東所洩之水

使入海其隄在內地者高一丈六尺河寬一百五十丈在海灘者高一丈河寬一百八十丈隄面闊二丈底闊二十丈此隄築於積水之中無

從取土當先定隄基舟載遠土就近築圍堰堰成車去堰內之水取其土以築隄諸工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三年而工可畢請先給帑

而取償於田畝及鹽運七州縣合有田十四萬頃而額田不過十一萬頃河工畢請丈量之以額外田為官田募民耕之初年分收子粒三

年後納出價於官給為永業計可得銀二百七十萬兩以一百九十七萬還帑金以七十餘萬益治諸隄淮南網鹽一百三十四萬引河成每

引省搬運費一二錢令每引歲輸銀九分可得十二萬金七歲則得八十四萬官帑畢還矣誠與此工當設監修官五十四員分管官二百餘

員清地課長官二十餘員皆擇才能敏練者補之優其陞轉或工成即陞或帑完議敘疏入下九卿諸司會議疏凡萬餘言覽者不能竟君閱

之大驚言其害於司空司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

上以役大費多召河臣與臬臣廷論之臬臣痛排前議廷臣多右河臣

者

上意不決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河臣使其客以厚利啗君君笑不應淮揚士大夫羣策君即君慷慨言曰以朝廷言之請帑至三百萬國用絀矣題官至三百員銓政亂矣派夫至數十萬民力殫矣以七州縣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築隄曰派夫既成之害曰賣田曰決河築隄先定基址甲之田在南取其賄可移而北乙之墓在北取其賄可移而南在一百五十丈以內者固付之波濤矣在外者亦將恐以虛聲收其實賂貪吏之誅求猾胥之擾害三百里中有漏網者乎害一也役夫一日官給銀四分例也而夫所得未能三之一里甲雇夫月費銀二兩許每邑役數百人工及數月猶病不支今三工並興每邑須派夫萬餘人又久至三年是每邑歲費銀二十餘萬富者貧貧者逃不待三年無子遺矣害二也且夫役數十萬之夫糜二百七十八萬之帑棄民田廬墳墓無算曰以救田也然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采也工既成民之田河臣之田也向之糜帑藏棄廬墓勤畚鍤以成萬不可成之功者今仍沒其產而絕其食民何利焉七州縣之田起科不等有三四畝折一畝者有十餘畝折一畝者以地有磽瘠也今但據額丈量而以其餘為官田賣之即如泰州四畝折一畝將有田四十頃者沒入其三十頃而以十頃之田納四十頃之賦能存一人一家乎害三也往時漕隄屢決河關不踰十丈今引洪澤湖萬頃之水注於一百五十丈之河中又停蓄於一丈六尺之上獨恃一線爛泥之隄以為固何必伏秋狂風暴雨而後決哉城郭且為蛟宮何有邨落何有廬墓害四也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諸人皆曰善乃籌鎗草議明日君入直起居注是日秋決故事賜閣臣及講官飯君與某學士並席坐某學士亦言河臣議非是既而

上顧南暖閣閣臣奏事畢

上顧某學士海口一事何如某學士復右河臣

上大悅曰此爾一人意耶有同者否君對淮揚人皆與臣同倘有公議

進呈翼日進議河臣見之語塞君復至會議所具論其得失聲情激烈

問者咸動雖力主河臣者不能難一語吏部尚書李公之芳揖君曰知

仁勇先生兼之矣戶部尚書梁公清標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某學

士亦謝君曰吾甚愧公於是河臣議遂寢





又附東水注海四不可議齊萊  
淮揚二十年來疊罹水患異慘奇災民貧次骨  
子饑子溺屋  
宵旰之憂者匪一日矣  
發粟蠲租沐  
浩蕩之恩者非一事矣乃又  
發帑金濬海口欲使沮洳之鄉皆成膏沃汪洋之境悉藝桑麻此高寶  
興鹽山江泰七邑之白髮黃童面聆  
天語感激而泣下也今河臣靳輔臬臣于成龍持議不合致煩  
睿慮詢及臣等士著之人臣等感激惶懼敢不為我  
皇上陳之竊以  
皇上聖恩如天欲救七邑災民而七邑災民望救於  
皇上者原不過開濬海口耳部臣伊桑阿等之踏勘臬臣于成龍之董  
理亦不過開濬海口耳海口原有故道長河曲港脈絡相聯但塞者通  
之淺者深之俾減水壩減下之水及霪霖停蓄之水悉趨於海則民得  
以耕耨矣且不壞田廬不掘邱墓上不至重費  
國帑下可以立甦民困所謂為下必因川澤固事易而功倍耳于成龍  
之議乃七邑災民之心即  
皇上救七邑災民之心也若河臣靳輔久任河工勤勞夙著獨此番建  
議臣等愚昧未敢以為然也河臣之議開大河建長堤河寬一百五十  
丈至一百八十丈堤起車通鎮至高郵又起高郵歷興化白駒場以至  
於海等語夫此數百里之內毀其村落則聚廬而處者無託足之地矣  
壞其隴畝則力耕而食者無半菽之資矣又且掘墟墓拋白骨異慘奇  
痛所不忍言況此工原非  
朝廷必不可已之工祇欲救此災民耳乃反致疊災之民生者流離死  
者暴露甯不大負  
皇上救民之意與不可行者一也河臣之議先築圍埂車去壩內之水  
取土築堤等語臣鄉土鬆地薄三尺之下原無乾土況積水多年而取  
土於積水之中又運此一簣之土投之洶湧浩瀚之內其工固不易成  
即成亦將速壞不可行者二也河臣之議堤高一丈六尺東水一丈是  
堤內之水高於民間廬舍多矣夫以數里之河丈餘之水停蓄於廬舍  
之上伏秋之時風雨驟至波湧浪激其勢必至於潰潰而南則邵伯以

南之百萬生靈俱為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之百萬生靈俱為魚鼈  
田廬邱墓又不足道矣即當未潰之時而厝火積薪之憂燕雀處堂之  
懼豈復有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者三也至於堤高一丈六尺則河內  
之水可下流而入於田田內之水豈能上流而入於河乎不能入於河  
即不能入於海難糜  
帑藏竭民力而為之終於七邑之田無濟焉不可行者四也臣萊臣國  
祿臣中柱寶應人臣為旭臣師峻江都人臣鎧臣象隨臣始恢臣謙吉  
臣寶臣新汴山陽人與開河地方並無田廬邱墓因仰見我  
皇上深仁厚澤薄海內外無不霑被而  
軫念淮揚尤切淮揚之人雖被災獨苦而受  
皇上之恩亦獨深況臣等謹屬維桑甯無惻隱之心若徇私畏禍不以  
實對上負  
皇上上下負蒼生不但難逃  
皇上斧鉞亦清議所不容鄉評所共棄矣臣萊等謹議

（附錄卷四七）

歸允肅傳

歸允肅字孝儀。父起先。明崇禎末進士。官刑部主事。著易聞詩通解。允肅少凝重。謹厚。康熙己未進士第一。授修撰。辛酉主順天鄉試。所拔皆真才。一空從前諸弊。刑部尙書魏象樞昌言於朝。慶其得人。日講官缺。掌院屢列名上請。未俞。允肅祖忽於袖中出片紙。則允肅名也。進講周易毛詩。進止端詳。敷奏明暢。睢州湯斌歎曰。講筵得正人。天下有賴矣。陞中允。歷侍講。侍讀。進講讀學士。少詹事。與議政事。持正不阿。以疾告歸。卒於家。

（碑傳集補）卷八

顧翰林公傳

劉青藜

公諱圖河。字書宣。穎硯其別字也。其先姑蘇人。始祖諱顯者。遷於揚。遂家焉。父贈公諱九錫。明經。官鹽運司運判。公少英異。於書無所不讀。未弱冠。補博士弟子。以制舉藝名一時。數不得志。于有司。乃屏棄舊業。益肆力于古文辭。孫豹人杜于皇。汪蛟門諸先生。皆折行輩與交。徐公健菴奉旨編書。開局吳下。延公分纂。時韓宗伯慕廬。閻徵士百詩。李檢討天生。以宿學重望。共事撰述。公每一編成。無不擊節。是時尙困諸生中。而文名已震天下矣。癸酉魁京兆。甲戌成進士。及殿試。宣讀官以公卷進。皇上口誦數過。指治河策語。侍臣曰。論水道形勢。瞭如指掌。必生長江淮。而又熟古人經濟者。及拆卷。果江都籍。天顏大悅。時閣學李公<sup>鴻</sup>侍側。上問公家世。里居甚悉。賜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翰林編修。是年冬。請假南歸。杜門養病。有終焉之志。聖駕南巡。屢蒙眷問。壬午冬。入都。旋蒙召試。命賦雨洗亭皋千畝綠。又試張琴和古松詩。稱旨。登加褒諭。未幾。充皇輿表纂修官。書成。進奏

賜御詩集。皇輿表各一部。乙酉春。又賜淵鑒閣古文一部。會修方輿路程。復命總裁南薰殿書局。公辰入西退。勤於纂述。每進一卷。輒蒙獎諭。時方大暑。上親書畫扇。命中使馳賜。嗣後研書之類。錫寶稠疊。會講官員缺。命以原銜充。日講官起居注。侍班。日。風度凝然。上顧語近臣曰。顧圖河不獨學問好。人品亦好。詞林中得此人。大有體貌。於是舉朝咸知上之注意于公。且將大用也。乙酉冬。直省學臣當代。公以書局未終。不與開列。特旨簡用。親加考試。公在第二。賜匾曰尊訓堂。聯曰興廉導昔軌。崇文育羣倫。瀕赴任。又命為會試同考官。榜發。號稱得人。上嘗燕閒謂侍臣曰。今科翰林作者。甚為朕生色。蓋為公發也。公自以起家書生。掇巍科。列侍從。特受九重之知。恩禮優渥。有加無已。誓圖報效。甫抵楚。即頒教條。絕請謁。集諸生明倫堂。以正學術。砥廉隅。為諄諄。反復開諭。聞者悚聽。未幾病卒。年五十二。朝野聞之。無不驚悼。惋惜焉。公性至孝。第後以祿不待養為戚。有雙淚忽時沾錦繡。重泉誰與報泥金之句。初官翰林。即以故山丘壠為念。因自號為裴山。鮮民裴山者。贈公之壠也。歸田守墓者凡九載。其後泣楚之次。日適值贈公家忌。公設位禮奠。告以受事。拊膺長號。聲達廳事外。語諸子曰。若祖日夜望吾成立。今幸沾一命。而九原不作。吾生至痛也。頃歲在都。逢覃恩。得邀兩大人敕命。方將歸告墓次。以慰泉壤。無如王事迫促。未知何日得以麥飯酒醢道也。因泣下沾裳。左右莫能仰視。其孺慕之誠。終身匪懈如此。公自幼嗜學。浸潤醲郁。大放厥辭。硬語盤空。妥帖排募。直摩昌黎之壘。而駢體精麗。又兼鮑庚之長。平生著述甚富。雄雉齋集六卷。續集十二卷。臚傳紀事一卷。內殿紀恩一卷。



湖莊雜錄四卷、四六雜文別集十餘卷。而雄雉齋尤爲海內所傳誦。然初不自以爲是也。嘗謂蔡曰：余少好吟詠，爭奇鬪巧，刻意雕琢，不意過爲諸君子所推許。比年以來，殊有子雲之悔。然流傳既久，亦不能自秘矣。數欲更正，以補前失，而尙未暇。因出所手批舊本示余，其中點竄塗抹，筆墨狼籍，行閒紙尾，無非懲創悔艾之語。蓋公之學與年俱進，不自滿假，志願所期，有不直造古人不止者。惜乎僅以中壽終也。公子四人，同根以文學世其家，連枝一本，華棣俱幼。

論曰：余以丙戌禮闈受知於公，提攜獎借，不遺餘力，遍言于公卿間。謂余所作樂府、老鐵茶陵之長，殆兼而有之。公南發，同門生彭子維、新饒公盧溝，公謂之曰：子年少，都門無所倚依。劉子太乙外雖落落，中有至性，可厚相結納也。余讀陋迂拙，何足比數，而重爲公所賞識，且不僅以文章之士相目如此，其受知不可爲不深矣。故於公之歿，既設位而哭，爲文以誄之，而又采掇行狀以爲之傳。公之文學、行誼，不減古人，其所著述藏於金匱石室，而傳誦於學士大夫之口，亦何待余言。聊以盡吾心焉而已。

# 雄雉齋詩鈔小傳

鄭方坤

顧圖河字書宣，一字花田，江都人。以鼎甲入史館，不數月，卽乞假歸。泉明琴酒，謝傳展裙，陶然有以自樂。如是者十年，乃復來京師供職。入內廷，預纂修事，旋遣視湖廣學政，駸駸漸嚮用矣。長材未展，而巨壑先移。三楚人士，蓋不勝木壞山頽之痛。初，白查先生哭以詩云：江漢文星墜，瀟湘土氣泯。又云：澤國秋多慘，騷人例豈循。知己之言，非泛作黃公壘頭語也。太史讀書等身，

尤嫺羣雅，麗句清詞，少作已籍甚人口。既盡舉而焚之，乃獨以恢奇奧衍盤礴不羈之詞，與當代名流相追逐。史蕉飲黃門，嘗謂顧子胸中有萬卷書，此卽目未見漢魏唐宋來詩一字，但略知體製聲病，以意爲之，亦當妙絕時人。蓋非於詩中得詩，而於經史百家之言得詩也。其傾寫之誠如此。二公同里閭，以詩學相切劘，一時有二妙之目。然黃門細膩，而太史較雄肆。江文通有言：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香寧共氣，而皆悅于魂。淮揚有二公，不僅以篠簜瑤琨稱華品矣。

## 查浦詩鈔小傳

鄭方坤

查浦字德尹，海寧人。性警敏，早解切韻諸聲。與兄初白入家塾，年八九齡，四書五經卽成誦。其尊人逸遠先生不遽令習應舉業，則退而學詩。弟酬兄唱，斐然可觀。既冠且娶，始學爲時文。雖挂名諸生，而性之所好，尤在吟詠。襍被囊琴轍跡幾遍天下。所至與賢豪長者遊，酒肆旗亭，傳唱無虛日。海內稱查氏兩才子，曾無所軒輊于其間。迨庚辰癸未，彼此均成進士，同館者十年。先後長告歸里。查浦輯生平所作詩問世，而初白敘之，謂夫古人唱酬之富，無若眉山蘇公。顧二蘇晚年一存一歿，欲尋對床風雨之樂，不可復得。余與弟乃獲邀天幸，年皆七十以外，倡予和汝，不減兒時。較前賢反若有過之。其言若此，未幾而家難作，閨門三十口悉赴詔獄。賴天子仁聖，卒從寬典。查浦之長流陝右也，初白送以詩云：吾衰虞死別，汝健必生還。或者詩成識他時一破顏。然初白甫歸而卒，而查浦竟沒戍所，永無見期。其死生契闊之思，患難流離之感，反有什倍于眉山者。故爲詳敘。

紙尾與往情來亦足動後人之隕涕也夫。

（碑傳集補）卷八

陳勳天小傳 唐英

陳思相字勳天，莒莒其別號也。其先世隸平西藩下。我朝定鼎之初，平西駐劄滇南，父某爲平西屬大僚。時勳天已舉孝廉，列滇南十才子之一。迨平西逆命，天討蕩平，凡隸其藩下之員弁家屬咸械繫來京。勳天其一也。時聖祖仁皇帝熙治昌明，注意人物，廉得其才名，赦之，使供值武英殿，充辦古今典籍刊刻之事。月賞廩，既予與今大府高公東軒先生猶及與之同事數十年，故其爲人梗概得之目覩者頗詳。第以俘虜之身，繫逮萬里，抵京之後，貧窶困頓，傍觀者爲之不堪，而勳天澹如也。性孤介質樸，不善與人相接洽，心口本色，真誠篤摯，如不識字人，故所與同事咸以迂癡視之。暇則終日卻掃枯坐，人偶有呼之者，回頭愕視，噤無片言。卽侮弄唾語，置若罔聞。故常有野鹿之號。家雖貧，能守志不苟，相識縱貴介富室，從無一語及乞索稱貸事。有以禮餽之者，少則受，大謝之。遇有窘迫，枵腹索日，坦然不以寒酸狀示人。所與契合者三四人，率皆鄉塾章布之士，常攜匏樽市脯，就其家，則怡然相對，酬酢盡歡。醉則嘯詠譚諧，拍手狂歌而已。善書法，不擇筆楮，率意揮灑，致趣天成。喜作米海嶽草書，而奇峭古勁過之。人有索者，磨墨濡毫，飲之以酒，立就五七十紙不倦。常戲署以米芾字款，襍工仿舊裝潢，貨之多獲重值。雖博古家不能辨也。閒有獲重值而分其餘羨以遺之者，笑而卻之。詢之，則曰：「寫字破悶，飲我一醉，大可人意。我不措使襄陽錢也。」此時日下米字盛行，多出其手，購求貢之大內者甚多，竟

至上動宸聰，垂問索察，勢不能隱。人皆爲之寒心，彼則貿貿自若。及核其僞冒射利之事，書則有之，利則無與也。聖明奇而宥之，第戒其毋再作米家書款。而勳天之名由是益著。有子三三人，其室人既逝，人勸以附塾讀書，則曰：「貧不能也。」勸以自教，則曰：「我尤不能也。」叩其故，則曰：「教者授也，學者效也。我教我子，卽使我子似我，世則何取乎我？又何取乎我子也？聽之可耳。」家貧無書讀，蕭然環堵中，所日相對者，破案髡筆，四硯殘墨之外，無長物。偶得裨官野史，則手把哦吟，津津如有會。人有以險僻典故叩之者，靡不詳悉根柢，百無一竊。至於子史經籍，今古中祕之書，又源源本本，融會貫通，悉皆探囊而出，不事稽索。如建瓴注水，不能窺其涯岸也。同事少年輩往往以至鄙極陋之題難之，亦皆連篇累牘，咄嗟應之。人雖訝其敏博，而勳天究未嘗聲律推敲爲斤斤。偶有吟詠酬應，旋成旋燬，從無稿記。時東軒具眼嗜學，每憐重而就正之，予則少年粗疏，不解文翰。雖同事數年，忽忽失之。今東軒文章著作推重當代，類得力于勳天，非尋常章句家所能爲役也。乾隆己未，予與東軒相遇於淮陰，談及勳天，不勝人琴之感。擬欲傳其人，刊其詩，苦散軼零落，無可收拾。適楚人錢遂翁劉瑄白者，勳天塾友之一也，時亦客淮，行笥中檢得勳天詩一百十二首，文賦四篇，大抵皆入值時草率酬應之作。雖一斑一樹，而就其命意落筆，一爲追想，如窺全豹，如味太羹，令人深過後之思。至其生平著作與閱歷玩賞交游贈答之章，想俱歸滇南劫灰中矣。雖然，勳天沒且久，茲猶得以遺集傳其學品行事，存姓氏于身世偏仄，時命連蹇之餘，要皆聖鑒知人，天恩浩蕩之所遺留于無盡，得不謂之厚幸邪？行鐫其

稿爰次其略以爲知勳天者道諒東軒先生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碑傳集）卷四五

禮部尙書陳公說墓誌銘 朱氏  
皇上御極之元年。稔直隸前學政臣陳世倌。廉且明。特命巡視江西學政。世倌在衰絰之中。走大行臺辭。弗獲。乃星馳入都。具疏辭絕。婉摯。

上憫而許之。益賢世倌。不置。晉其秩。

賜詩以旌之。奇珍上藥之錫。不一而足。令歸葬其尊人。故大宗伯寶齋先生先生前已奉。

特旨賜祭葬。於是信謂其友朱軾曰。知先大夫者。莫子若也。信將率先。

大夫安窆。窆以成。

聖恩而埋銘之石。未有辭。是莫宜子。軾曰。軾受知於我寶齋先生之門。

者舊矣。豈不知先生雖然。誌與銘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安所用。

誌。誌也者。志也。漢杜子夏將終。自爲文。刻石。瘞墓前。以明其志。誌始此。

魏侍中穆護因改葬父母。亦爲文誌之。此其意固已左矣。迨後墓必有。

誌。誌必有銘。銘也者。名也。名其德。名其業也。蓋屬于漢魏。而橫溢于齊。

梁。徐庾之徒。擷芳扞藻。夷臆而光施者。不知其幾。即直筆如目。黎且不。

免有譽墓。識自是以往。凡讀誌銘者。鮮不疑之。是誌與銘徒取疑。非取。

信也。矧先生六行純備。載在家乘。善譽者不能於家。乘加也。言坊行表。

可法可師。載在郡邑。省志善譽者不能於郡邑。省志加也。在外則撫。

中撫湖北。仁聲善政之不朽者。載在口碑。雖善譽者無以加于口碑。至。

於晉梧垣。恩卿寺長柏臺。司冬官典秩宗。清聲峻節。鴻猷碩畫。載在。

國史。雖善譽者無以加于。

國史。他如理學之醇。而選則有四書詩易。述義學訓規等書。以章之。史。

學之博。而精則有通鑑述通鑑輯要。以表之。其餘律歷地理星卜諸家。

言。無不各有成書。昭垂不朽。雖善譽者亦無以加于先生自著之書也。

是先生之宏才博學。盛德大業。固已日星明而江河流炳。炳煌煌常在。

人耳目間矣。奈之何不共信其信。而反示之疑乎。且先生古人也。軾不。

敢以非古進。先生又禮宗也。軾不敢以非禮瀆。軾懼不能。軾將辭。既又。

思今之名公鉅儒。揆藻。

天庭流芳百世者。何限。世倌不之請于名公鉅儒。而以屏不能文之軾。

意。亦謂是不能文者。庶可與之進于古。而無拂于禮者乎。則請遵紫陽。

家禮誌石之式。而誌之曰。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尙書陳公諱說字叔大號寶齋浙江杭州府。

海甯州人。本生考諱之間。號潛菴。贈光祿大夫。本生母洪氏。贈一品夫。

人。考諱之閭。號潛菴。贈光祿大夫。母沈氏。贈一品夫人。前癸未年十二。



儒藏



月初三日生康熙壬子科舉人初任中書科中書舍人御試特授吏科給事轉刑科掌印給事中兼長登聞鼓院事庚辰科會試同考官內陞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地方調撫湖北晉工部尚書轉禮部尚書以

聖恩授光祿大夫

子告歸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午時終享年八十歲配查夫人封淑人晉封一品夫人前壬午科舉人廣西隆安縣知縣諱繼甲公女子男六長世儒康熙丙戌進士江西建昌府知府次世儒康熙辛卯科舉人揀選知縣先卒次世儒康熙乙未科進士翰林院檢討亦卒次世儒康熙癸未科進士提督順天學政翰林院侍讀今陞侍講學士次世儒康熙癸巳科進士翰林院檢討次潮早殤女于七長次未字早卒次世儒適太學生莊祖望次幼殤次適溫州知府徐涵次幼殤次適故翰林院編修戴思訥孫男二十八人舉於鄉者二人登成均者七人入鄉校者四人早殤者二人餘俱幼女孫十二人曾孫八人曾孫女八人誌已乃為之銘曰

（附錄）卷二〇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葵墓誌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葵墓誌 公葵字元少別字慕廬先世自鳳陽遷于吳明太醫卒於官明年柩歸依大學士朱文恪公例入城中故第發喪既卒哭公子孝嗣孝基御李苴經造門稽顙言曰先公之葬不敢後期茲考宅有日矣謹以墓碑為請彝尊交公于未第之前建通籍為公後進尋知最深撰碑不敢辭公諱葵字元少別字慕廬先世自鳳陽遷于吳明太醫院吏目曰逢隆者公會祖考也萬歷丙午鄉貢進士歷知雲和黃巖二縣事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治者公祖考也長洲儒學生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汾者公考也此曰周安人公以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纂修孝經衍義旋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主乙卯順天鄉試歷右春坊右贊善進翰林院侍講乞歸改葬其親事畢補原官轉侍讀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未踰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二十六年以疾給假里居八載點勘六經凡漢儒箋故唐儒義疏宋儒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中於史稱司馬遷班固陳壽文宗臨海朱右所集唐宋六家詩尚唐音然不喜作臺閣之體時崑山徐尚書乾學解任出都領書局於洞庭山公誼敦師友兼有山水之好恒往助其討論排纂又於六十坊選閑房得漁村將著書以老矣

天子忽召公有司敦促就道乃行既至入見乾清門

上慰勞再三

命充纂修一統志總裁官時康熙三十有三年也明年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二年春充殿試讀卷官是秋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尋奉

命掌翰林學士印務復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三十八年冬調吏部右侍郎仍掌翰林院學士事明年春奉

旨致習庶吉士夏充經筵講官冬升禮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事教習如故既公以院務殷繁請解尚書任

上不許下

優旨答公會變理需人在朝分職諸卿士僉樂公入知政事謂

天子方注意公志先定且晚且宜麻矣俄而不果以保舉失實咎公公不置辨內自省不知譏柄所從來因謝熱客飲醇酒眷念邱園病日以劇再疏乞身

天子終莫之許也公嘗語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為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蔬飲水多讀書萬卷乎嗚呼公之胸懷蕭然自遠若此乃或疑公未正揆席抑鬱不得志遂自託于酒人貞疾不視事是烏足以知公哉蓋公始終以文學上結

主知

天子語稱疊有云韓葵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云韓葵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云韓葵所為文能道朕意中事故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輒稱善館閣多所撰述公必與焉若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律例各局皆充總裁官經筵日講

上倚公侍左右敷陳治理公精白一心便宜獻替動

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自矜合乎古大臣善則歸君之義萬幾清暇錫子便蕃莫能殫記

御書篤志經學潤色鴻業扁額懸于堂洵稽古之至榮矣公在講幄入



朝廷大政事或未與廷議然平生持論侃侃不阿勿為兩可之說如海關不當設關稅不當添私錢禁不當過嚴永定河工事例不當許捐道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南北中卷不當復分左右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公持議以為從祀之典論定匪易達海遠為國書一藝耳不可監察御史鄭惟孜以國子監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試者上言請盡發回原籍肄業公曰太學之設三代共之漢東京視學生徒園橋門觀聽者以萬計朱立三舍之法明初擢用人才多由此途出京師首善之地遠人嚮化方且闡風慕義來學若因一二不肖之徒輒更定制悉為驅除勢必太學一空有失國體惟孜言非是事得寢公所著有懷堂文集二十二卷詩稿六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為今文奇而有法其初未遇鄉之先達或大怪之徐向書閱其闕卷擊節歎賞登于榜及取上第傳誦朝野十室之邑三家之村經生塾師無不奉為圭臬然公之不朽終當以古文辭孝經行義傳也公生于明崇禎十年七月年六十有八夫人李氏明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贈禮部右侍郎崑山魏恭簡公校之從孫公本姓李夫人國子生玉滋女也子七人孝嗣康熙乙卯舉人孝基庚辰進士改庶吉士御李歲貢生孝潔孝容孝鼎孝餘女子三人一嫁歲貢生金宣忠一許字宋公子訥一未字孫男九人女十一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系之詩曰

公先從祖厥諱世能曳履容臺文獻足徵公復其始於焉代興天子求賢臨軒策問公慮三藩過唐方鎮知幾先見匪啟其釁

帝曰汝葵乃沃朕心句賦首唱高懸瓊林當其始進受

知已深乍入玉堂旋司記注載筆螭坳恩陰溫樹

帝曰汝葵洵美風度先聖有訓行在孝經孰為行義著作之庭公以一手羣言是并公知

制誥達情通理如彼梭腸絲抽不已如彼舟船操之下水公之進講不休不驚融經會史專微其精若鐘在懸大鳴小鳴維宋思陵父讎未雪公之持論戰不可決辭和且平

帝心嘉悅公之扈蹕或疾或徐既抵里第仍俟周廬見賢不蔽見利不趨

帝有恩言汝遷少宰公方簡要作士模楷兼領詞垣彌有華采

帝有恩言汝作秩宗可帥其屬佐建保邦神人上下罔不同勤相國家其惟吉士

命專教習課誦文字樂育英才菁莪中泚人第知進公退是求道樂辭職至尊留萬鍾非願終戀一邱公也晚動乃寢乃夢神曰止止時秋屆仲淹數之度瘡言先洞青門罷餞素居奈何芝房就焚蕙歎則那老成凋謝泣下者多公之諸子發喪故宅絮酒生芻賻方遺策靡不中禮觀者咸感厥既得卜井梓起墳九丸貞木樹之墓門僉曰吉壤好有後蔭我作斯銘昭諸後道其實不誣其言非謬他時琬琰庶幾有考

又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方苞

公姓韓氏諱葵字元少江南蘇州人少讀書通五經義疏性恬曠好山水朋游飲酒談諧終日不倦而處身特嚴其所不為不可以利害禍福動也自明亡科舉之文日就廢公出始漸復於古世以比于昌黎而公未嘗以此自喜公以康熙癸丑成進士登朝不數年至學士或嚇公使告歸公怡然曰是吾志也居吳中十年以詩歌古文開其鄉之後進暇則與二三遺民徜徉泉石間曾有欲與公並起以為名者復召掌翰林院未幾由吏部左侍郎遷禮部尚書旦暮且入相同列忌之適江南歲會失庫金數十萬督臣與典司者有連上言非侵欺費由公上震怒下廷議左都御史某訟言法當誅公曰是其情即私而言則公也且

上得聞此其義足愧中朝士大夫忍因為罪哉忌者益增其詞而以

上聞公由是得罪或謂公

上每含怒詰責諸大臣伏闕下請罪累日即解公曰吾身可危臣節不可辱也始公未知名崑山徐司寇乾學獨重公及徐與要人相構罷歸田里踰年復起大獄將盡鉤其黨居門下者皆陰自貳甚者訟言攻之以自前濂公時告歸獨旦暮造其門且為解辨于在事者公之再起也既為人所擠某謂公當辭職公曰

上怒未忘書上且重得罪余曰雖然義不可以苟止也公再疏告果蒙譴訶由此愈翫疏自余往還公卿間其敢以古義相繩與用余言而不疑且悔者自公而外吾未之見也公待士出于至誠士有道藝而不伸如疾病之附其體余獲交實公禮先焉每聞余下第必面責主司及鄉貢相見于京師愀然曰是非子之幸也子終不遇學與行可成癸未正

月公肺病甚劇飲酒不輟余勸公少止公曰予知我者吾少不能自晦

崎嶇仕宦碌碌無所建賢負

聖主之知今老矣常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福也是日引余

坐特室自述生平甚詳余愴然心動後數日公屬從

南巡公入余出踪跡相左遂不得繼見公文學官績宜列于史氏其孝

義質行鄉人子弟皆有述焉故不具載獨著其進退大節與余之所私

得于公者公三試自鄉舉外皆第一博極羣書而與人居久之皆忘其

為名貴人乍接之不知其舊學問也公夙好余文得余筆札必命諸子

藏之其葬也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自表于墓之阡從公好也公

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七人其長者三人

已見頭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其辭曰

公之生也取以為賢而自視乃缺然公之歿也人為之悲而樂之其如

歸更千秋而萬歲孰能察公之時義而識其心之精微

又故禮部尚書韓文懿公祠堂碑記沈德潛

故禮部尚書韓公諱英康熙四十三年薨於位乾隆十有七年相距已

四十有八年矣春二月今

天子念公種德積學湛深經術文章轉移風氣開天下先向偶遺易名

典

特補謚文懿海內人士聞之額手稱慶謂

天子褒崇之當而公之得謚美謚於久遠後者為特重也按謚法溫柔

賢善曰懿懿美也大也鄭樵論謚法懿居上謚之九用之君臣焉川之

君子焉季文子論高辛氏才子云忠肅其懿宜慈惠和賈至撰杜鴻漸

制誥云忠肅恭懿才行並優余靖撰王正己制誥云和平不黨望實淵

懿朱子表游御史云行業淳懿為學者宗以此四者準之韓公殆足當

之矣蓋公之大行有三一曰學殖深醇文足經國一曰公忠事

主精白一心一曰為國引賢不立黨同公以英敏之資紹承庭訓其於

經學自漢唐箋疏迄宋賢章句無不穿穴又綜覽諸史百家發為高文

一變從前卑靡駢散之習未遇時眾多怪之及鄉舉後春官試

廷試皆第一進呈制義

聖祖仁皇帝特加獎賞自是薄海遠近奉為楷模數十餘年業制義者

若非韓不學也其於古文一皆闡發經傳鎔鑄子史而於應奉文字實

能通達治體非猶崇尚臺閣組織聲貌以為工者中如平定朔方略

政治典訓律例一統志諸書凡公所總裁者皆經畫指示蔚為鴻文以

提挈綱領而纂輯孝經衍義一編識者謂尤得察地明天精蘊嗚呼是

為經久之業也已公賦性忠藎秀才時早知三藩之強過於唐之方鎮

必為後患

廷試時以議撤之策獻偏偏直陳同於賈誼

上親擢置第一人後肅除孽孽一如公言此坐言起行本於忠

君愛國之忱者也公之歷官也由殿撰充日講陟官坊陟講讀晉侍講

學士旋晉閣學給假八載

內召入為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又轉吏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充

經筵講官未幾陞禮部尚書教習如故其在翰林典鄉試職撰述公慎

勤恪瘁力殫心其在閣學侍講總書局敷陳治理垂為典要掌翰林

任敦習勉後進以敦品行植根本學位少宰請立長名榜以示至公俾

吏胥不得上下其手位宗伯典禮肅穆除各省陋規以杜干謁請託之

私益

聖主之待公逾厚而公之自勵愈嚴故凡所會議如關稅不當增事例

不當開太學肄業者不當回原籍大學士達海有功國書當配享

太廟不當從祀孔廟皆據理直陳無所依回至平日造膝奏對必有犯

無隱歸於勿欺而厚重淵沈未嘗少泄深得古大臣出則不使人知之

義

天子始終眷念寵錫駢蕃

御書篤志經學潤色鴻業以優異之惟公之忠貞有以交孚一德也宏

獎人倫公之素心士林中有學問淵博不肯與時俯仰者必誘掖扶植

以成其材以成其名由公久困諸生後特遇真賞於尚書徐公乾學從

此明良遇合得見重於

聖人之朝恐當世之被褐懷王者一如己之入於沈淪也後掌院教習

時

上留意人才有所諮問必舉名實相副者以薦一時在廷多魁奇磊落

之選後歷年既久猶倚賴之然不徇虛聲不留己見惟欲汲引其才以

為宗社生民之利心事如光天化日然此宋代洛蜀之黨未免以賢攻

賢者而公獨公且正焉其得歐陽文忠公愛賢之盛心兼得司馬文正

公無黨之遺風者耶公之大行如此揆之謚法實昭合焉其他如處心

之和易接物之謙恭居鄉之峻介持選政以為後學之津梁寄吟詠以



寫性情之敦厚此皆人所難能而非公之至者故略而不詳歲五月公之子太史孝基孫廣文景曾洗馬彥曾諸昆弟將奉公易名神主入祠屬德潛草祠堂碑記德潛惟當代名賢不可枚數而增光史冊一無疵類者厥有四人湯文正公斌以誠動物正己物正魏文毅公裔介整肅紀綱眾不敢犯魏敏果公象樞奏簡凝霜權貴懾服陸清獻公龍其表章聖學不忘補袞其學行風軌均足不朽得公之篤學醇行式如金玉者以與乎其間此非一人之言實天下之公論焉抑又思五賢臣中歿身而謚者惟敏果一人文正文毅清獻及公先後補諡俱在今上表章前哲時於此見公道之不退正人之可為而

聖天子之微顯闡幽者誠足勸善彰德於無窮也公字元少號慕廬學者稱慕廬先生系之以辭曰

末學穉齡識公姓字謂天下人下士翹跂既讀公文日星鳳麟怪奇瓊麗一歸大壑龍門峻絕敢望登堂公赴

內召左右雲房並世而生未識公面繡裳衰衣想象公旦哲人云公文府漸蕪蛇神土伯跳踉叫呼欲起衰靡惟昌黎公

錫以尊名來自

九重按厥歲年已符四紀久而重光公實不死公實不死勸勉來學宗經砥躬毋自菲薄末學素心慰於今茲聊摭小言揭於公祠

（碑陰志卷二）

韓慕廬傳

韓英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祖治父勸世有文行英少失母從父讀書研精經史貫穿百家不屑為俗儒章句剽竊之學已而孤貧益甚乃入京師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初制科之文士子承明季餘習頗傷繁縟後降而為空疎浮滑自英出而文風翕然一變尋充日講官纂修孝經衍義主乙卯順天鄉試歷贊善侍講侍講學士擢內閣學士英在館閣凡應奉文字多出其手

聖祖眷注方深而是時南北分黨袖機將發英中立無倚決計勇退遂以疾請假歸家居八載點勘六經凡漢唐宋儒箋疏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中於史稱馬班陳壽文宗唐宋六家詩尚唐音將著書以老三十三年復

召還朝命充一統志總裁遷禮部右侍郎仍掌翰林院學士調吏部命教習庶吉士三十九年陞禮部尚書掌院教習如故再疏乞歸不許卒於官年六十八英和平樂易以文



章荷 上知未嘗自矜。與人言訥然不出口。及遇大事持論侃侃不阿。當 廷試日。吳三桂逆節已萌。莛對策力言三藩當撤。無少瞻顧。永定河臣請廣開捐納事例。莛獨持不可。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莛言達海造國書一藝爾。於從祀之典未合。御史鄭維孜請令監生各回原籍應試。莛言如此則太學一空。非京師首善之義。及議海關不當設。各關稅不當增。私錢禁不當過嚴。所建白甚多。待故舊不以貴賤異。視獎拔後進如不及。初入監時。受知於祭酒徐元文。壬子鄉試主考徐乾學實拔其文。莛敦師生之誼。及兩人致政家居。終日憂患。平時故人門生避禍絕迹。莛挺身周旋。百端慰藉。卒亦無事也。所著有懷堂集二十卷。詩六卷。

王峻撰 《王良齋文集》卷三

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彭公定求行狀 公諱定求字勤止號訪濂學者稱南畝先生隸籍蘇州長洲縣先世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也明洪武初從軍至蘇州隸衛籍數傳為梧山公諱天秩嘉靖間舉人修行明經鄉邦師之是為公高祖曾祖諱汝諧字夢蔚萬曆四十四年進士祖諱德先字敬與諸生貢太學考諱瓏字雲客 大清順治十六年進士官廣東長甯知縣以廉直忤上官歸里講學士類趨風學者私謚仁簡先生贈吏部右侍郎公生六歲入小學十一歲長甯君授太上威應薦公即知敬重端拱持念日有常即知返躬自警省十六歲習制藝諸老先生交口器誦之公溫溫自克益謹治業益勤十九歲塾師宋君卒公旦夕臨盡哀遵古弟子禮執心喪又四年長甯君出知長甯公奉王母居又三年長甯君被吏議有所牽累公聞辭王母將入廣東省難天大雨雪恐風逆道阻不得時達禱於斗姆文昌附鄉人施度師以行時海甯楊公雍建以給事中家居公以通家後進謁乞草粵中當路書楊公閱公之情立授書於是渡錢塘沿富春過玉山下瑞虹溯章江上贛石更取道信豐崎嶇叢山灌莽蛇虎之區木陸四千餘里不四旬而至見長甯君抱持哭鳴咽不能語士民環觀歎歎競問從者公子發蘇州幾何時咸相顧感動吒愕謂有神助是時公年二十有六遂左右長甯君清理交代事下羊城雪長甯君誣枉於巡撫而長甯君得以浩歌歸田絕事後憂後二年為康熙十一年舉江南鄉試第二十二十五年舉進士第一廷試畢讀卷大臣置公卷第三及進呈聖祖問會元卷何以列第三大臣奏言書法不及前二卷 聖祖曰會元策末數行有勸勉朕躬意往時周程張朱豈俱工書者親擢第一授修撰尋得宋五子近思錄好之手自謄寫奉為言行準則已又得漳浦黃子復初錄於文昌宮大信主於嚴敬意別誠偽辨義利明進退之節善剛柔之用謹語默之宜公感其言遂自號復初學人賦詩興詩七章以見志公官翰林才四年遭榮味道之志決於此矣明年春上疏請歸首至秋抵家日侍長甯君講貫經義討論儒先書朔望會同里諸生於文星閣長甯君為都講切劘道義考詳言行威儀究文術利病諸生油然而日相喻於處善循理之為樂也居二年長甯君迫公還朝明年充纂修





太宗  
世祖兩朝聖訓。後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其冬，遷國子監司業。公與祭酒翁君釐殷訖，立規矩諸堂，靖肅士習，蒸變公以八旗子弟卿大夫之材出焉，宜豫教而敦天性，明人倫，其最急者矣。於是集孝經古義訓其旁，譯以國書，頒示官學教習，令以是訓官學生。其後翁君還官，代者更改舊章，諸生譁公為不憚，作臥病詩，念長甯君春秋高，志養逾篤，作歸思詩。其冬，晉侍講，即援例投牒請假。命下，歲暮矣，輕裝出彰義門，開春，過睢陽，拜潛莽湯公殯館。湯公嘗與長甯君論學，相契重。後陞見聖祖，詢江南賢指紳，湯公以長甯君對。公既敬湯公為一代偉人，又感湯公不遺幽隱，至長甯君名得微天聽，故嘗以師禮事湯公。又憫湯公之困於僉王，而於湯公身後，繼絕不已也。二月，至鳳陽，聞長甯君喪，公愴恨不自勝，終身內疚。哀慕至老，以長甯君卒正月十一日，公率正月前半月，循忌日禮，齋居謝客。既免喪，不忍去丙舍，投牒有司，告病乞養，部展假。至是，讀陽明傳習錄，自謂警發倍昔時，信好愈篤矣。後二年，出補原官。舊同寮敦謹者多散去，新進少年頗事華藻，佻偷公不謂美也。且自以學未明德，未修，默不自釋。明年夏，上疏乞休，歸里，作閑居謝客約，益沈潛經術，研味宋明先正遺書，時與同里樓學老生相磋切，放梁溪高子豆腐會作蔬供，或出文星閣課同里諸生，集儒門法語，公嘗自識其簡端，其略以為鄉魯以降，續自濂洛，朱陸設教，微分徑途，然尋厥指歸，本無異致。後來聚訟，漸爾矯誣，躬行日微，口說滋熾，其於身心，奚裨焉。又以潛莽湯公操履淵密，其言平粹明達，可持循，采湯公書為潛莽文節要，初公侍長甯君出入，愉愉日有所聞，既貴，手朱子小學書，紬繹反覆，以為範圍至廣大，又以為吾師即日月既邁矣，而出入周旋，仍當如童子始入小學時，庶幾知非改過，不至終身惑溺，迷復而不返。造小學，纂注，闡明賢傳紀，感家傳蒙以養正之義，造明賢蒙正錄，又以生平讀明儒七賢書，得開牖私淑之恩，於是為作至高望隆七章，懷思舊時七賢講學之區，七賢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菴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漳浦黃子也。時有作書詆陽明者，公見而恫之，以為學術異同，各因其所見，見淺見深，議論滋焉，何怪矣夫。陽明先生為學本末，樹猷反正之勤，甚明白，今據

宵小一時諄誕，蕪蕪實錄，立浮議，訕名賢，是非之心，果安在耶。鍛鍊舞文，甚於酷吏，而君子蹈之，豈不哀哉。且其論朱子之學，陋彌甚，謂偏於窮理者，則瀉之以主敬，偏於主敬者，則瀉之以窮理，成何語耶。吾不知其所居何敬，而所窮者何理也。夫謂陽明倡為良知之說，病其為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將并孟子而病之乎。程子有言，知者吾之所固有，良知兩言，出於孟子，將并孟子而病之乎。程子有言，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又言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將并程子而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於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則必不敢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顛倒黑白，逞戈矛，弄簧鼓，至於斯極也。又謂其間傳陽明之學者，不無賢人君子，則由其天資之美，能勝其學術，此又矯揉不中之論。從來未有學術既非，猶得葆其天資者，不根游談，層見疊出，蠹道真疑，來學恐遂偏頗，乖離先生正直蕩平之道，不敢以默造陽明釋毀錄，長甯君晚歲篤信梁谿高子之學，以自得之指授之公，公繹之作，密證錄，以寡過之方，莫備於易喜伊川易傳，博考論易書，決擇精研，纂周易集注，四十四年，公六十一歲。聖祖南巡，命公與詞臣汪士鋐徐樹本等校全唐詩，旋賜御書，傳旨垂詢公病痊否，狀五十二年，公六十九歲。聖祖萬壽節，公入京祝釐，禮成，不俟師而行。公嗜學，誠摯，難進易退，節始終一心，守長甯君遺言，步驟先民，矩矱自壯，至耄，惟頃越，是懼欲然謙沖，躬躬如不勝衣者，遺言步驟先民，矩矱自壯，至耄，惟頃越，是懼欲修學校，扶名教，顧護師友，獎誘後生，赴若飢渴，一時海內人望翕然歸之。吏斯土者，咨得失以善其政，庠序英髦，決疑難，以成其業，鄉里耆良之民，依恃以自植，而為不善者，有所忌憚，觀感改行，而遠罪，古之所謂進退皆有為者，公當之矣。公嘗與門人林雲翥書，自敘為學大指，頗詳盡，謹述其要而論之。其辭曰：足下自閩中來，毅然志聖道，觀足下之行，甚清苦，其間於僕甚恭，而勤，猶自愧僕於昔賢，向往之未能庶幾也。反躬自治，不遑而敢妄當傳述之任乎。然有願進於足下者，其說有二：一曰無遠求，高遠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為未能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至聖以不足為斤斤，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為而鉤深索隱，以為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於異端，堅辟之行，而與下學上達之指去之。

千里矣。一曰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膝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注論語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是能知者尤貴於能行。注大學也。曰盡乎天理之極。注中庸也。曰充其本然之善。其會於鵠湖也。傾倒於陸子。喻義喻利之講義。後此陽明王子拔本塞原之論。致良知之信。一脈相承。本無乖隔。或曲因時勢。救弊扶偏。實其萬不得已之苦衷。絕非角量人我之邪見。其與世之綴緝陳言。出奴入主。樹幟自鳴者。天淵不足喻其曠絕。是正程子所謂翫物喪志者耳。其可冒昧不省陷溺其中乎。僕自髫齡。夙抱微尚。中年南北往還。不無科舉仕宦之累。今者決計閑居。甘分隱約。實願諷詠遺經。蕩滌渣滓。初歸田時。里中一二奉佛友人。欲相招引。僕心格格不入。每聞其揚釋抑儒。不勝嗟異。因有儒門法誦少。湖王子侯後編。潛弄文集。節要之刻。定厥指歸。以杜狂瀾。足下有志聖賢。竊謂當以念臺劉子人譜證人會。二書奉為入門良導。且無曉曉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又嘗與尤謹庸書曰。承下問。近日新功。不覺愧汗。伏念流光如駛。早衰之質。良可驚閔。往者汨汨。緇塵偶見。禪客齋戒安居。以為頗勝於奔走名場。酒食貪婪之輩。喜與周旋。既而知其談悟者失之蹈虛。談修者失之滯實。流弊所屆。將使孔孟遺矩為之蕩然。東髮受書。白首顛躓。必遭鳴鼓之攻。叩脛之責矣。由是刻意反求。側身訟咎。先於義利分界。微茫回頭。猛省而戲言戲動。舊習往往而萌。乃知紫陽主敬工夫。顛撲不破也。時有以主敬工夫。須變化者。公立論破之。文多不載。嗚呼。公之所以躬行心得。坊表人倫。略具於此矣。夫其學於古也詳。故其履而行之也正。其尊德樂義也誠。故其游於爵祿名譽禍福之間。灑然而不繫。其履飲於名理也。有芻豢之說。故其教人敦復懇至。簡而通。繁引而不厭。自得之恆。時發之於聲詩。優柔平淡。若無他奇。而循之。不窮。攀躋無自。公之所養何如哉。五十七年十二月。公自為墓志。其銘曰。翳焉虛之眇躬。乘一氣之鴻濛。知生死如晝夜。乃原始以反終。唯循理而順命。坦迢迢兮大同。庶朝聞兮夕可。亦不滯乎苦空。乘白雲兮。恨望念來者。今仲仲。明年四月卒。年七十有五。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壬申。門下後學羅有高謹狀。

（附錄）卷四

王修撰式丹小傳 鄭方坤

王式丹字方若一字樓村寶應人為諸生即負海內重名差池晚達年幾六十始登壬午賢書癸未會試第一臚唱復第一都人士踴躍歡呼

快若景星鳳凰之先見也。史館十年。長假歸里。乃以同年生科場事發。牽連對簿。久之事得白。又二年卒。昔者新城長水為南北兩詩伯。如畫家之有摩詰。道玄。禪宗之有慧能。神秀。分道揚鑣。指麾羣雅。押主齊盟。歷五十年。勿替厥後。演其傳者。初白太史。暨樓村。殿撰已耳。殿撰詩排昇陡健。一洗吳音。嗶嘰。蓋以昌黎為的。而汎濫于廬陵。眉山。劍南。道園之間。至其徵材之興。博使事之精。核運以排山倒海之氣。琢以炊金饌玉之詞。如入郛公廚。飲食之香。錯雜不飯而筋骨舒也。如遊建章宮。千門萬戶。經駘邐而出。駭笑而神明吃其特起也。如坐多寶船中。觸目皆木難火齊。空青結綠。爛然不知為何器也。維古固云。本深而未茂。實大而聲宏。心醇而氣和。援作題詞。庶幾其無虛美也。已。殿撰積學嗜古。久蹟名場。迨及暮齡。卒能以第一人自奮。士論榮之。然會狀率三年而一見。榜墨未乾。見者已瞠目。不知為誰某。然則殿撰之所傳者。仍在此而不在彼也。纂錄遺詩。為私論之如此。

（附錄）卷四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八

王鴻緒 王原祁 王壽 耿惇 潘耒

皇清諸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王公鴻緒墓誌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原任戶部尚書華亭王公以疾薨於京邸之正

間奉

旨子祭葬如禮九月公子圖煒圖永將扶柩南還衰經踵門以翰林某

君所撰行狀屬誌公墓伯行在公門下四十年追隨函丈久而愈親公

之崇經術斥異端為文章之宗匠為膏木之世臣海內皆知之至生平

嘉言懿行持身恭謹伯行得之為詳又職在容臺與聞

國家恩禮之渥於以綜本末紀榮哀銘公為宜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

姓王氏諱鴻緒字季友號儼齋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人曾祖藻繼贈光

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曾祖妣沈氏

贈一品夫人祖妣父廣心順治己丑進士巡倉御史祖父贈官皆與曾

祖同祖妣胡氏妣姚氏皆贈一品夫人嗣父康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

戶部尚書妣史氏朱氏贈一品夫人公之嗣父鄭字遙集實公之從祖

也遙集公年五十餘無子兩兄皆獨子無可繼者乃考宋相王球以從

孫為子故事撫公為子公長身玉立廣額疎眉自幼具大人相從嗣父

遙集公居於鄉就塾讀書一目數行超悟不凡九歲執嗣父喪哀戚中

禮年十五本生父侍御公林居公偕兩兄承顏侍養益肆力於經史之

學公之長兄今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瑯琊公是也次兄先亡都察

院左都御史薛澂公是也兄弟並躋極品門第之盛甲於天下公年十

七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中式名在第四

仁皇帝策多士於廷公以第二人及第前以嗣叔祖故名度心是年授

編修奏改今名越二年乙卯充日講官起居注官其秋典順天鄉試丁

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尋轉左己未遷翰林院侍講庚申

以講幄勞加侍讀學士壬戌奉

命充明史總裁官癸亥遷右春坊右庶子其冬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尋充纂修平定三逆方略總裁官甲子遷戶部右侍郎乙丑正月入

直南書房逾月轉左充會試總裁官夏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充武

會試總裁官丙寅二月聞母姚淑人病疏乞省親抵德州聞訃即具疏

請治喪

報可丁卯三月

特旨即家擢補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九月聞嗣母朱太淑人訃奔喪

回籍戊辰正月奔喪

文皇后梓宮及叩辭

召入禁廷慰問即旋里守制己巳春

仁皇帝南巡公迎送具荷恩禮是秋有毀公者公致仕杜門掃跡不通

往還辛未十月丁父艱甲戌八月奉

特旨起用依原官食二品俸總裁明史戊寅冬入直南書房己卯五月

拜工部尚書十二月奉

命督催高家堰工程庚辰九月還朝癸未正月屢

駕南巡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經筵講官又充武殿試讀卷官丁

亥春復屢

駕南巡戊子五月轉戶部尚書己丑正月以原官解任歸里癸巳春赴

京祝

仁皇帝六秩萬壽乙未二月

特旨召還朝為纂修詩經總裁官戊戌書成十二月

命為省方盛典總裁官書未成而捐館此公立朝之大略也侍御公博

雅高華為文章鉅手公兄弟濡染家學胚胎前光原本六籍網羅百氏

朝章國典討論精覈作為文章為世模楷以視古之燕許楊常殆有過

之無不及也公在詞垣言規行矩及侍講幄益加嚴翼時有左道肆行

曰朱方旦者中外士大夫往往為所煽惑公本無言責而邪說誣民志

存閑闕具疏劾方旦三大罪言方旦自號二眉山人陽託修養煉氣之

名陰挾欺世惑民之術盛姬妾廣田宅為子納官交結勢要所刻私書

更有逆天三大罪方旦本被參究問有死放歸告其徒云聖帝賢王公

卿將相士庶男女往往以休咎問余余在趨避良心自存皆有修省之

心不識真修門路夫

皇上九五至尊而方旦敢以臣民下賤之人一同論列

皇上德可格天仁能造命而方旦敢捏稱念在趨避有修省之心不識

真修門路如此妖言刊書佈傳大逆不道此詎罔

皇上之大罪一也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皆以一中授受內則正心修



身外則治國平天下，聖聖相傳，此理不易。今方旦妄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立論怪僻，違悖聖經，卽伊所造說補，亦不過坐功煉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其徒有云：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又有云：程朱精理而不精數，覺大儒之用小。有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皆背叛孔孟，尊奉妖邪。方旦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此悖聖道之大罪二也。又身歷各省，煽誘愚民，去冬從湖廣至江浙，乘輿張蓋，徒黨如雲，地方大吏迎接跪拜，聚眾輒數千人，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竊恐其處心積慮，尙有不可測者。此搖惑民心之大罪三也。伏乞大奮威斷，將方旦及伊黨按律嚴處，則於萬世之道統，人心幸甚。奉

旨該撫嚴拏究擬具奏於是方旦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天下稱快  
仁皇帝知公持正驤駁大用及拜御史大夫益自感奮知無不言其請  
申飭駐防疏略云各省要地分該滿洲官兵駐防所以衛民而兵強民  
弱駐防將領或恃威放肆公行請託或佔奪民業或重息放債或強娶  
民婦或譟作逃人株連良善或收羅奸棍巧生詭詐種種爲害所在時  
有如西安荊州駐防官兵紀律太寬旗營馬匹每于春初放牧斯時青  
草未長勢必驅赴村莊累民芻秣及至夏季河沙水草之鄉儘可飼畜  
然往往驅至成熟之處百十爲羣踐食田禾勒索酒飯沿鄉徧落所至  
騷擾其他苦累又可類推請嚴飭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力行約束  
杜絕種種累民之事督撫徇隱者該部作何議處綠旗提鎮縱兵害民  
以及虛冒兵糧肥入己橐者亦不一而足請飭督撫立行指參庶軍政  
肅而民情和矣

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上悉如公請又請詳核改註人員有疏糾  
溺職撫臣有疏請移調閩海提臣有疏請澄清監員有疏受事未幾章  
奏數上皆關國是民生班行會議言論侃侃公以文章氣節結  
主知位躋副相猜忌者始而詆譏繼而誣陷會公內艱歸  
上又勅諭保全自是巖居川觀安枕高臥矣其領司空也河議紛紜賴  
聖意獨斷專力於黃淮交會之口以拒黃不使倒灌而加築高堰以捍  
淮不使旁洩兩工告成漕運無阻公仰承  
廟謨殫厥心力後數年工部堂上官以內外河工官冒領錢糧一案俱  
視職留任同事者以墨敗公皦然不滓尋議敘河工公以督催高堰工  
程節省錢糧六十餘萬奉

旨開復其歸里也尤以明史爲念編纂不去手繕寫列傳進呈御覽

自著明史館纂收及爲詩經總裁奏請發內府之書又訪遠近藏書家得宋元明諸儒經解百餘種薦用詞臣及舉貢通經博古者二十人乃考鄭孔之古義究朱呂之精微輯諸家之論說書成進

命公復奏請翰詹詞臣博學能文者二十人分任纂修公虛衷商酌編摩詳慎漸成卷帙又以餘暇仍用力於明史今

皇上學貫天人博極經史臣見識短淺文辭蕪陋自愧難以行遠伏冀宏開館局重定信史臣書或可備參攷之萬一旋奉

留館考定成書卽蒙  
俞允是書告竣公氣血日益衰耗矣。自

梓宮追感號慕五月躬叩  
孝恭仁皇后喪次扶策哭臨病勢增劇至八月而遂不起矣公孝友出

善寸長極口獎譽精研書法奄有魏晉以來諸家之長揮毫落紙人爭藏弄

並書對聯以賜稱之爲老大臣。每有宣召任使必三大臣並命。一切頒賚並同閣臣。

詩稿三十卷進呈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公生於順治二年乙酉八月初三日午時薨於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十五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九配袁

書明大義孝事舅姑敬事夫子慈愛二子無異於己生治家井井有法子二長圖偉生母誥封恭人邢氏戊子科舉人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

舉人娶陳氏翰林院侍讀學士世南公女女二長殤次適廣西全州知州徐唐袁夫人出孫男五興吾庠生聘張氏翰林院編修姚先公女興





世庠生聘史氏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鐵厓公女與邦聘蔣氏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管內閣學士事西谷公女與仁興讓俱幼未聘孫女五長適國學生高毓秀次字國學生高岱未嫁卒次適歲貢生廖化乾次字國學生陳墀次未字圖煒出公既奉旨諭葬九月甲辰靈柩由潞河而南將卜葬於某原某阡謹按行狀敘公行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海宇一統景運昌偉人挺出膺殊祥願訓柳誠承義方五雲唱第聲譽翔青藜爲杖玉作堂發輝典詰邁宋唐異端左道何披倡縉紳煥或士庶狂鳳池有鳳鳴朝陽邪說珍滅正學光

帝鑒精白需贊襄金掌卿月旋輝煌雙藤倚戶森臺綱八紘拭目瞻神羊河堤相度籌淮黃舳艫千里一葦杭金錢會計謹制防橫雲之山煙水鄉鷹隼肆力公退藏逍遙獨樂與世忘釋經史道益彰老成典型翼廟廊山龍藻火繡屏裝臺符宸職聯鴈行生徒問業盈古香鼎湖一慟神倅傷鶴歸華表雲蒼茫九峰鬱鬱遙相望高封若斧題識詳千秋商木慶未央

王侍郎原祁傳 王

王原祁字茂京太倉人時敏孫揆子原祁工詩文尤精畫法臻神品康熙九年成進士觀政吏部二十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稱得士除任縣令任故古大陸爲九河下流時大潦部使者按視至任一望巨浸原祁據縣志力爭賦得免又請於臺使奏減歲賦三千餘兩在任四年尙書魏象樞巡察畿南凡大案必委輸焉尋行取擢刑科給事中轉禮科三十九年

特旨改中允入侍南書房歷侍講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累陞詹事府詹事掌院學士原祁以文章翰墨結

主知常召入便殿從容奏對或于

御前染翰五十一歲陞戶部左侍郎會豫省災折徵漕米原祁力請分

年員補又上諭直省錢糧三年輪編一周舊欠並與豁除江南以奏銷稍後不入

詔旨不以桑梓引嫌聞者疑之五十四年七十以疾卒於位

特賜全葬予祭原祁體貌瑰偉虬須豐頤遇物坦易上嘗稱其存心莫及沒後丹青流布寸縑尺素實若拱壁自是江浙之工山水者皆本原祁而子孫以畫知名者亦眾子暮暮字孝徵康熙四十五年進士改清書庶吉士己丑授館職癸巳奉

旨養心殿行走甲午充河南鄉試主考官乙未丁外艱戊戌服闋補原官庚子冬提督陝西學政科試擢游得宜第一謂原曰斯文也秋試亦當首選榜發游果得解在陝六年甲辰陞洗馬丁未回京充會試同考官又充日講起居注官升右庶子旋擢侍講學士七月陞少詹事九月

命往廣東署布政使己酉春調直隸布政使時州縣新舊交代惟倉穀爲難或前官預儲醴穀或後官延宕不收互詳聚訟暮稔其弊使碾米交代以一米抵兩穀繼之平糶後以價貯庫秋成時新任員補有司便焉兵餉舊例于大月初始領前月糧暮令于前月望後發次月之糧營

弁領爲善政乙卯夏調任山西布政使丁巳入覲擢任廣東巡撫時瓊州一郡編征稅銀多缺額地方拘于考成在地丁椰柯稅排門烟戶等項均攤賠派暮澈底查清奏免四千餘兩以蘇民困廣東濱海颶風起潮溢爲災暮委賢員協辦軫恤無使失所瓊州懸海外水土瘴毒淫茲

土者偶有死亡道路遠家口不能歸骸骨族殯暮請酌動存工銀兩給發路費洋船向有閱貨之例俗尙奢靡犀珠磊落玩好炫目暮素無嗜好各商望風卻走南海神廟載在祀典向惟有司官代往暮必親往祀

之省城粵秀書院諸生使通經學古適于實用庚申冬有忌而勅之者奉旨回京至壬戌冬落職命赴軍臺効力冰雪載道力疾而行至第五臺

恩旨召還癸亥歸里十餘年辛未南巡奉旨加三品職銜又三歲卒子述藩字雋驥雍正四年舉人和州州同有惠政會歲饑奉檄查振勞勸致疾卒於振所孫鳳儀

太常寺少卿耿公悼墓誌銘 呂 謹 撰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九月太常寺少卿子厚耿公以疾卒於里其子大烈千里齎狀以志請余與公舊嘗同官知其行誼不容辭遂按狀爲之



誌公姓耿氏世居開封府杞縣北郭王父贈公諱如山有隱德家饒於財歲荒平糶里黨賴之避亂於汴寇圍汴乏食嘗出粟助餉以第五子慶貴贈文林郎江南江陰縣知縣父贈公諱輔邑增生文行並優壬午河決城陷遷於虞遂家焉以公貴贈儒林郎戶科掌印給事中子七人公行四諱傳字子厚號不庵幼岐嶷儼若成人贈公撫而喜曰大吾宗者必是子也為文宗先正不事浮靡戊午舉於鄉已未成進士授汝寧府教授丁贈公憂哀毀盡禮服闋補開封府教授以卓異陞廣東平遠縣知縣丁太安人憂一如贈公時服闋補廣東龍川知縣中丞彭公薦清官第一引見

賜袍服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陞本司員外郎乙酉典試湖廣丙戌授吏部稽勳司郎中丁亥改刑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甲午內陞補太常寺少卿乙未夏告假歸里越二年丁酉九月病卒蓋公生平出處大略如此其教授兩郡課士以讀書敦行規儆安定初尹平遠歲邑也公盡革陋項民無游惰境無賦無何歲大飢富室擁厚資貸於貧民常子母牟其利兼錢廢穀實持百錢不得升合公感然曰吾忍視吾民飢而死乎遂盡發常平穀萬五千石及歲登民爭償如額噫亦難矣他若偵掠賣之盜卻暮夜之金合將利之婚人稱神君焉其治龍川尤以招徠流亡俾民復業為急分校粵蘭典試兩湖所拔皆知名士若閩撫陳公大治胡君宮贊彭公尤其表表也抵公文章經濟皆成於涵養故心在戶垣則以綜其成核其實為事大抵公文章經濟皆成於涵養故取士得其人在官舉其職方公官太常時且旦夕踐九列乃決意勇退視洪泌不知止者不啻相什伯苟以世情測其冲襟抑何陋也公與大梁劉公達聞鹿邑劉公于修同官臺諫先後辭滿去論者謂當世廉退風賴數公維之史稱汝穎之閒多佳士信然哉公生於順治二年七月十九日卒於康熙五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得壽七十有三原配王氏封安人先公卒懿行載別傳子四人孫三人孫女五人銘曰

維耿始封得姓於晉豐功清德世有令聞遷汴遷虞動與時順公也挺生其德淑慎廷獻家修孝弟忠信以臨其民惠心勿問郎廟有光林泉無愠夫何昊天一老不愁免園壤沃孟諸澤潤卜宅允臧終焉茲遷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潘先生來行狀 沈彤

曾祖志伊明廣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祖錫祚明湖廣布政使司理問

父凱 皇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江南蘇州府吳江縣潘耒年六十三狀

先生字次耕又字稼堂晚自號止居士生而聰警善記或試之歷日過目倚誦不舛落一字比長復得顧炎武徐枋王錫蘭吳炎兄檀章諸君為之師友數年於經籍子史詩賦古文詞歷算聲音之學課習討論遂無不洞達暇則遊覽名山大川尚志廓情不慕榮祿康熙十七年徵博學鴻詞之士左諭德盧琦刑部主事謝重輝以先生名上先生以母老固辭終不獲命而行抵都

召試體仁閣下擢二等第二除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先生又歷吏部以獨子終養請代題三請三格乃受職先生謂有明三百年史事繁委宜博采而精於考證分任而一其義例秉筆嚴嚴而論平歲月寬而快簡遂作議以上總裁然之令撰食貨志而兼訂他紀傳自洪武及宣德五朝具有成案十九年

詔更定殿廷樂章先生首上議增五事時逆藩悉定并獻平獨平漢二賦公卿傳誦進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兼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

聖訓初博學鴻詞之士之官翰林入史局也多進士出身嘗為官而朱彝尊嚴繩孫二君與先生皆自布衣與選及日講官起居注之添設而三人亦同入直又館閣應奉文非出三人手院長不謂然用是資格自高者既莫不忌此三人而先生又精敏敢言每同列贊所疑輒援據經史百子橫從應答無少遜避故忌者於先生視朱嚴二君尤甚甄別議起遂坐浮躁降調先生在翰林五年至是歸里四十二年之春

聖祖仁皇帝南巡復先生原官越三年

聖祖又南巡大學士陳公廷敬時屬

駕相見欲薦起先生先生曰止止吾初志也吾分也賦老馬行以謝竟不復出先生家居凡二十餘年遭母喪哀毀骨立哭其兄若弟過時而悲願其兄之子為民選外者婚嫁殯葬其親故之尤貧無力者皆罄所儲為之其遊覽名山大川視布衣時益多其樂之而形於詩文亦益甚晚歲惟究心易象數與歷算之學以四十七年九月廿九日病卒平生慕古人之崇德尚功勳陳謨獻以濟時匡俗而非已之位所得為則過其得為者莫不勸厲有不得遂輒憂虞不樂至出處進退又必辨之明持之嚴雖達可有為不肯或苟其性行如此故所為詩若文多扶樹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四八

(碑傳集)卷四八

風節裨於治道卓然有立於聲音反切幼而神悟及往來四方盡通其  
變乃著類音八卷以補訂前古音學之謬闕其詩集十六卷文集二十  
卷別集四卷合名遂初堂集與類音並刻行世其明五朝史乘若干卷  
藏於家適子其炳既述先生行乞銘於陳公廷敬又十餘年乃屬形爲  
之狀以備史館作文苑傳之采擇敢撰次其歷官行事如右謹狀  
又檢討潘先生傳

潘耒字次耕幼孤資稟穎異嘗閱歷日一過能背誦及長於羣經諸史  
九流之書無不讀詩賦古文辭無不能而性好山水往遊燕趙因與一  
時名人交相討論題詠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試除翰林檢討纂  
修明史既授職謂明更三百年史事繁委宜博采而精於考證分任而  
一其義例秉筆嚴而論平歲月寬而帙簡作議以上總裁並然之令撰  
食貨志兼訂紀傳自洪武以下五朝皆其所定

上平逆藩耒獻平蜀平滇兩賦

上稱賞公卿傳誦論者擬諸李白云進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兼纂修  
世祖實錄

聖訓復爲會試同考官得士十二人皆天下選而名益起忌者亦益眾  
竟以甄別議坐浮躁降調而歸耒初被徵以母老力辭不獲命乃行除  
官後又牒吏部以獨子終養請代題者三卒不得請乃受職遂迎母養  
之及去職母歿終三年未嘗見齒後乃徧遊羅浮天台雁蕩武夷黃廬  
中岳諸名山盡窮其勝各爲詩若文記之四十二年耒已家居

上南巡復耒原官閱三年

上又南巡大學士陳廷敬屬

駕欲薦起耒耒固辭乃止耒於聲韻反切有神悟審五方之音而能得  
其會通著類音八卷以爲舊字母三十六有複有漏今則五增十九成  
五十母各具陰陽而列以爲舌腭齒唇之序舊四呼以音就字無定準  
今各母各韻並列四呼字缺而音悉全舊分類互有得失今統有字無  
字之音辨其全分平上去爲二十四類入爲十類即少攝多正轉從  
轉旁轉別轉條理井然舊切同母同韻之字皆通用今同母之中必用  
同呼同轉同韻之中必用元音分陰陽蓋皆得天然之音而無有講闕  
論者謂於古今音學中實成一家言晚究易象數有心得著論十三篇  
所爲文甚多往往裨治體風教與鄉邑之利病蓋耒嘗師事同郡顧炎  
武徐枋實稟承其教其史學則自少得諸兄樵章賦學則耒所自得也  
耒詩文共四十卷名遂初堂集自京師來歸凡二十餘年年六十三卒

## 清儒碑傳集卷四十九

朱昆田 華學泉 王莘 王源 劉獻廷 蔡廷治

朱君昆田小傳

朱昆田字文盎，秀水竹垞先生之令子也。先生旣以文章雄一代，又性好藏書，插架至八萬卷，文盎胥能讀之。含英咀華，才名掛人口。一時有小朱十之目。爾雅有云：大山宮，小山霍。又云：水自河出爲澗，澗爲澮，汶爲瀾，以故馬班之史，右軍大令之書，眉山之策論，晏氏之長短句，堂構相承，此物此志。文盎之詩才雄驚吐故納新，無一字拾人牙慧，亦其耳濡目染，胚胎家學者深矣。然吾聞先生雅好游，每游輒數年不歸，不數月復出，中間供奉內廷，暨謫官後，寓京邸著書者，又不下十數年，計所得於庭訓之日蓋淺，而所造顧若此，豈非陶冶性情，鼓吹風雅，固自有其弼中而彪外者，正不必拘拘譏謫，覓超宗之鳳毛爲也。文盎潦倒諸生中，年僅四十以死，才人無祿，古今同歎，而遺集猶得附名父以傳，人生世上，詎不樂有賢父兄也哉。

《神傳集》卷一三九

寺願棟高

華先生學泉傳 顧棟高  
嗚呼。余舅氏霞峯先生以康熙己亥年卒。距今二十有六年。余小子受舅氏大惠。人謂余宜整齊先生行事作傳以垂永久。余自惟學殖淺薄。慮無以表章萬一。因循未及爲。今余年已六十六歲。恐歲迫遲暮。不克竟乃志。乃敘而傳之。先生姓華氏。諱學泉。字天沐。號霞峯。金匱之延祥里人。系出南齊孝子後。外祖諱麟。吳縣庠生。產母舅三人俱英敏負異姿。是時文章風氣卑靡。舅氏厭薄之。好從黃大夏先生講求史漢及八家之文。弱冠棄舉子業。踰四十表其才子之禮。明年外祖卽世。服闋遂易古衣冠服。棄去一切局戶。讀周易族中慶弔宴會俱不與。易六十四卦驗大化之陰陽消長。徐察於日用動靜之間。凡行有未愜。暨毀譽得失之動心者。悉反之于易。悔悟猛省。久之幡然自得。曰。道在是矣。凡數年而卒業。及春秋周禮。又楞嚴道德經俱各有成書。凡數百卷。舅氏解經不求爲異人之論。務博覽先儒之說而折衷于至當。春秋於三傳不名一家。時徐氏九經解初出。舅氏亟售田易之鉤稽參互。踰二年於文定之說多所駁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舅氏論之曰。春秋宋人執鄭

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于蔡則忽正而突不正可知矣書戎侵曹曹  
羈出奔陳赤歸於曹則羈正而赤不正可知矣書公伐齊納子糾齊小  
白入齊人取子糾殺之則子糾宜君而小白殺兄而奪之國可知矣皆  
據經之上下文而知程子於管仲之事特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爲兄非  
有所據此程子未定之書也於僖十七年夏滅項則主公羊齊滅之說  
謂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氏而移兵滅項不再舉齊者蒙上文也若  
以爲公在外而季氏滅之則季友去年已卒子無佚早死未爲卿行父  
尚幼不執以爲季氏之罪於襄六年莒人滅鄆則主左氏謂莒實滅之  
而深以爲公穀立異姓之說爲謬謂鄆果取莒公子爲後是罪在鄆不  
在莒與黃歇呂不韋之事不同未可以滅鄆爲莒罪況滅鄆取鄆之始  
末左氏之文明白可據文定不宜取公穀無稽之說而惑誤後學于桓  
無王定無王尤大聲疾呼曰桓凡十四年不書王者闕文也聖人以王  
法治天下不宜因桓之不足而先自去其王若以不書王爲示貶當始  
末盡然而于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不書王以正弑之罪聖人立法不  
宜持兩端如此至定元年以正月無事故不書經本以春王正月爲句  
下文有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其事較然可見公穀自折而斷之何與  
聖人事耶字字如老吏所斷獄尤妙在以經正經不爲苛刻繳繞之論  
故所見獨出一時時紫超高先生以春秋學鳴邑中與舅氏手書往復  
累數十紙舅氏虛懷好善每不惜舍所見從之論者謂舅氏不執己見  
於經學尤能集大成云先生於舅氏諸經中尤服膺儀禮喪服或問余  
十八歲執經于先生先生曰百世以俟聖人不惑者此書也舅氏歿一  
年余計偕入京師試禮部出臨川先生之門余以舅氏儀禮求師作序  
師大賞曰某當藉是以傳是人而不藉某傳也因訊及家世及姓氏謂  
明代經學中無其比會余南還師亦在督撫任序不果作乾隆丙辰余  
應薦舉試赴都時

朝廷方纂修三禮同年王少宗伯爲副總裁官求遺書余以舅氏及高先生之周禮對迺檄下府縣繕寫呈進送三禮館嗚呼此非舅氏意也憶癸巳之春張清恪公撫吳欲延舅氏講學令教諭致意舅指衣冠謂曰是尙可出乎易衣而出爲士林羞若何辭之曰但說其人已死久矣忽瀉七日不止笑曰昨者之言驗乎後尋愈閱七年卒年七十五舅氏韜光匿跡閱四十年城市罕得見其面嘗作聯云抗風期于千古何妨舉世莫知辨學術於毫芒乃覺反身多疾嗚呼舅氏之爲人可知矣舅

氏孝友清至兄弟三人暨吾母白首無間嘗構室曰棣萼軒子一人孫二人曾孫二人

論曰吾邑之經學自先生始蔡子德晉嘗從先生游先生歿後同邑如秦蕙田吳鼎與蕭俱以經學鳴與先生未識面而淵源所自靡不推先生為鼻祖嗚呼先生絕跡不與世通而流風餘韻足以興起後學濡染來世其功之及人者豈少哉余始終承先生教誨迄今且老矣而學術鄙淺無以副先生望泚筆之餘蓋未嘗不喟然而太息也

（碑傳集卷三）

教授王先生年傳 沈廷芳

王先生名萃字秋史歷城人也事親孝善讀書工詩古文詞負才落拓視鄉里無當意者人皆目為狂生嘗有句云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閒自著書王尚書士禎絕愛之呼為王黃葉以姬太倉崔華云壯歲嘗浮沈閭閻田侍郎愛其詩賞焉尚書復稱于張巡撫鵬延見講布衣之好顧終以坎壈而詩益壯慨有奇氣所居草堂為明殷文莊公別業在望水泉上元于欽所第二十四泉者也堂前後流水映帶老樹數株扶疏垂屋頂先生奉母之餘吟誦不輟若將終焉因貧出遊名動朝野康熙丙戌成進士諸公惜其不與館選而先生方以得慰其親為喜例當作縣令以母老就成山教授年已開六十矣成山瀕海僻陋地先生戰書往集諸生日夕講論人始知學暇則相與訪日主祠望始皇橋弔秦漢遺跡過松椒山尋董樵趙士喆隱處輒賦詩低徊不忍去居歲餘以道險難致養遂投牒歸白頭侍母孺慕若少時人尤加敬焉其詩本性靈而慷慨悲歌一往蕭瑟繼歸于大雅晚年更造平淡實苞唐宋也初著舊雪堂集後手定為十二卷名二十四泉草堂集

（碑傳集卷三）

王子源傳 李崇

王子名源字崑繩大興人父世德明季以世職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國變避地高郵著崇禎遺錄子二長潔王子其次也性剛而好學少從梁公以樟遊樟清苑人明己卯北直解元後亦如南高隱與王子兄潔其

談宋儒學王子方髫髻聞之不首肯獨嗜兵法為古文魏禧見而奇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著兵論三十二篇為古文規撫先秦西漢以離以斷為章法宋人株守韓愈文從字順語求合求續惟恐顛覆而古文卑茶衰亡矣三藩平後競尚筆墨文學館閣徐乾學等招致天下名士排

續詞章一時如劉繼莊以及萬斯同胡渭生閻若璩輩皆集關下而王子亦與焉顧睥睨俯仰蔑如也聞子相與晤子微言聖學王子目瞪神懷持予大學辨業去是之因與劇言顏先生明親之道令閱存學編夜同榻臥雞鳴蹴予覺起立曰吾知所歸矣吾自負有用古文必傳世然躬際太平強鈴安事文辭終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倩君价子執贊習齋遂入博野傳顏先生學時康熙癸未王子年五十六矣初王子自命英雄夜定必置酒痛飲面昂身挺目電須臾議論磅礴今古醉則歷歷貴顯時流雜以諧謔縻徐語曰子誤矣吾人當與堯舜周孔衡長短乃卑之較論時輩耶王子大悔立省身錄效習齋日記以考糾身心得失晚年學益進當吳三桂畔天下震動王子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策之上也順流東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策之中也裴徊荆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驚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及聞顏先生學乃著平書十卷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叟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郡縣久任重權如封建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隨幅員不相紊不大懸也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孤端揆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憲象醫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一途為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成而其官止縣衙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為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陞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學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遺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為士曰禮儀曰樂律曰天文曰農政曰兵法曰刑



儒藏



罰曰藝能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署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士子祿官以此為始五日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賊復別以罪盜復宮以罪姦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而最要者尤在建官取士二則所謂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初王子數歲從父於南迄王申父八十思首邱適天津鹽商張霖豪俠好士延之遂奉父居天津中北直癸酉科舉人父卒葬之京師西山祖兆經理松楸穴場數年淮安姚守聘遂謝己丑春闈擢家而南時問子易經傳注知太極先天諸圖皆道家異說與聖經牴牾乃於淮署著學易通言五卷抵庚寅遂卒于淮署一子兆符辛丑進士自孔孟沒而聖道失傳陵夷漢唐至宋明而岐途互出佛老俗學浸淫雜亂顏先生崛起樹周孔正學躬行善誘志意甚偉而傳聞不出里閭王子來學漸播海內如吳涵萬斯同王復禮郭金城方苞謝野臣陶震憚鶴生以名宦聞人傳布其說而道日益著

李塔曰王子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迹其文名遠噪公卿皆握手願交意氣無前且半百者儒弟子請業者滿戶外乃一聞聖道遂躬造一變庸繩樞潛修無聞之士僂僂北面惟恐不及非誠以聖賢為志其能然乎當在時相與切磋更欲進以沈退純粹乃及今思之寒丰正采氣薄霄漢尚有斯人哉尚有斯人哉

黃弼臣曰崑繩夫子已丑南行飲子瀟留詩云憂向中來豈易寬與君對酌且為歡憐才自古英雄少得意當前我輩難消遣壯懷藏寶劍蹉跎春夢付征鞍還期共醉金臺下四野蕭蕭放眼看聽其語甚悲而不知遂為詩讖也讀傳如見須臾為之潸然儀吉案崑繩文新舊兩刻子皆有之為補其闕略詩未之見故附錄於此

《碑傳集》卷三九

王源傳

王源字崑繩世為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於並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邱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

貧父老始遊京師備筆墨貴人富家多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詎厲也源以貧無資不能不託跡諸公間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謔罵議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體貌之而陰損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脩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楨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塋遊大悅之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慨不快意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為汗漫之遊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迨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含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既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文藏於家桐城方苞四君子望溪集傳之一

王崑繩家傳

武進管繩萊撰

王源字崑繩一字或庵大興人先世無錫有王王者從成祖靖難有功戰亡白溝河子孫世襲為錦衣衛指揮食事父世德仕崇禎朝國亡變服為僧痛野史載烈皇帝事多誣罔為崇禎遺錄一卷源其次子幼與兄潔以能文稱於時岸異英傑有不可一世之概少以所為文示寧都魏禧禧未善也久之許其文為可施於用先是源父既遭國變流轉江淮閒喜任俠言兵所交多瑰奇隱異之士源以故習





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之略。居恒慨然自以爲北  
面武鄉侯。而與陳同甫並驅爭先。年四十餘。貧困無所遇。  
乃折節爲儒者。氣益純粹。遊京師。備筆墨。是時國家承平。  
數十年。方以八股文取士。富貴家子弟無所事。經濟古文  
之學。源初未嘗爲時文。人或以此病之。源笑曰。是尙需學  
而能耶。因就有司求試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  
應禮部試。源謝曰。吾寄焉。爲謀生計。使無詬厲已耳。晚歲  
交蓋縣李塔。相與師事。博野顏元。講理學。盡闢程朱陸王。  
而述顏元之言曰。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  
也。上極於性。天下極於草木鳥獸。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  
在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脩  
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物非他。即大司  
徒教萬民而實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即學習六藝以  
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  
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爲  
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即格也。致也。約禮即誠正脩也。  
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  
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  
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即由於此也。源既祖  
顏元。習禮之說。終日整衣冠。對僕御無所苟且。其生平嚮  
學之旨。皆散見所爲文中。文多記明人逸事。以故其文多  
悲慨侘傺。桐城侍郎方苞稱其有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  
論二卷。皆不可得。惟古文三十卷。詩十卷。年六十餘。客死。  
子兆符。康熙辛丑進士。有詩若干卷。並藏余家。

一寓之於文。今其文具在。多紀明人逸事。發揚蹈厲。往復  
不窮。當時號爲古文家者。未足與比也。然非遭時之艱。困  
心衡慮。烏能成其所至若此哉。晚而歸宗於理學。夫亦盛  
氣既平。知非悔過之所爲與。後世讀其文者。可以窺其志  
矣。

居業堂文集卷首

劉處士獻廷墓表 王源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年四十有  
八卒於吳。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陸墓山。祖口父鑄。爲名醫。母張氏。吳  
氏。相傳其先爲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  
志。不仕。不肯爲詞章之學。年十九親喪。舉家而南。隱於吳。初。吳有高僧  
說法。士人醉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聽。僧說罷。  
處士胸亦罷。明日復往。如故。眾竊笑。僧詫曰。客何爲者。呼與語。則大驚。  
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行厥旨。眾大說。僧  
率眾蒲伏。願爲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爲浮屠學者哉。拂衣去。  
由是從遊者日眾。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爲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忍  
胡爲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  
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  
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不生。則  
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爲天地之心。身  
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爲者。人爲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  
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  
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  
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尙有貲數千金。以交遊濟危難。散去  
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於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  
時僅餘藥肆一廬。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  
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於是慨然  
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傑。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  
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尙書徐健菴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  
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鑒於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于

以脩明史亦館於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城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湮舊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子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為天下士即為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為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困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為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語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于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股落攝敵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為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湮然齋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踴躍行路者嗟涕洟予在京聞之召其子變於天津與友人斂金為位哭之而使變奔喪於吳為之表其墓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於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為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尙其有感而興焉

又劉繼莊傳 全祖望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尚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于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于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于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閑漠不為粉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為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悲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曆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

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文直等音又證之以遠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著韻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為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其十聲而不厭喉唇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為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其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于人事而天地之故槩未有聞當於疆域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為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為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陰陽燥濕之徵又可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宜之不同各譜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徵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為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



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踏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鄭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鄭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攷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即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待繼莊之書無從踪跡而逢人問其生平頗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蘭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口口口口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爲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即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形所爲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案王崑繩奏生戊子年四十八卒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跡跡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形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而未知其子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即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爲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續傳集）卷一三〇

蔡德文先生墓誌銘 費錫璜

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文先生蔡公瞻岷暨元配朱孺人合葬於揚州廟山北麓子棠徵銘於錫璜錫璜曰嗚呼先生抱偉略具實學可以康斯民而不克用于世學聖人之道能致於用不徒爲空言而人不克知其或知者皆先生之末也凡今之世孰是言理河言禦邊言足餉言救荒數大經濟者乎惟先生能然孰是核聖人經義諸近代典章如火照籌計叩之不竭者乎惟先生能然孰是急友朋之難不避強禦不惕利害者乎惟先生能然孰是以身行道始自家門推之天下順是義則者乎惟先生能然孰是草布入座貂褸減色使王公將相失貴者乎惟先生能然自先生卒言政言典言學言義如失模範亡繩尺海內鮮不痛之其葬也烏可不誌乎先生諱廷治字瞻岷私謚德文先生徽州休寧人年六十以本年五月十三日卒後六月而葬從遺命也注易詩書春秋儀禮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荀子數十卷藏于家銘曰吾師乎吾師乎不用其道于天下而死于野耶公之死不死一也公之傳不傳錫璜之責也

蔡廷治傳 劉師培

蔡廷治字潤汝先世安徽潁州人先世從明成祖南下戰死德州世襲錦衣衛百戶至五世祖某以得罪戍揚州因家焉故廷治遂爲揚州人蔡氏雖起武功然先世多慷慨好義廷治生而

好讀書年十餘盡通六經百家之說卓犖具大志時值明季內外交訌廷治察時變日急慨然具用世志及高傑將兵江北日屠戮百姓其卒貫小兒墾上以戲所至爲墟廷治欲責以大義作書致傑傑購之急乃移家於南鄉霍家橋居逾年清兵南下又逾年復移家入郡城時郡中人民寥落親朋故舊凋謝幾盡而廷治年未三十其親勸之應舉乃補府學生員繼棄去授徒課子以終其身閒從騷人墨客游或以醫佐貧時徐石麟在北湖聞而歎曰蔡子其今之嚴君乎惜無揚子雲何因作詩贈之有絕世高人蔡潤汝語及王貽上司理揚州招致名士廷治一往謁勸之賦詩笑不應故詩名不顯竟以是終其身廷治之學長於治易當年未弱冠卽有志讀經泛濫程邵諸書兼覽道藏釋典旁及魏伯陽參同契欲博涉以求其趣繼知其無當欲盡掃陳言獨標真悟先是吳人程雲莊以治易聞其學雜糅儒佛兼通名家公孫龍之言精言名理作大衍極數諸書分爲三門一曰辨塵二曰辨色三曰辨物謂學者當從真悟入非語言文字所能窮又作大學定序諸書以授里人李三賁三賁字德音結易墅於蘇州齊門東盡得雲莊之傳廷治既學易欲求雲莊書乃渡江謁三賁三賁聞其言謂雲莊之學得君而傳遂出書相授廷治得其書以爲二千年來所未有遂卽雲莊之說補其所不及作大易觀玩一書謂易之爲書原始要終必推之天地未交以前又謂學易者當置身包羲前以參真悟若焦京管邵之徒以五行生剋爲易自命高明而通儒若虞鄭又不知象數爲何物逞爲空談同聲附和累千百家叩其所言浮游恣恍昧於作易之旨其立說之奇有若此後里人焦循得其書謂觀

其所論不襲前人窠臼遠出喬萊易侯上廷治既治易別注書詩禮記春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八書各有序文一篇以揭其旨大抵謂人心之壞由於虛文聖人作禮記春秋陳列虛儀以審世變所由來故中庸歸於無聲臭論語歸於知命孟子歸於無有乎爾皆指束於禮文而不知自悟言者也故讀經當玩其真悟否則莊子所謂筌蹄也焦循謂其說出於老莊非儒家所宜言然其書亦失傳殆學者因其好異而去之乎廷治壯年雖治經然其晚年則專治莊子謂不可一日無此書謂三代之道由親親以及於長長由是有尊親等殺由是有禮樂政刑至於莊子則舍孝弟而尙靜虛以此爲無爲之道欲截去枝幹以徒固其根後之儒者必斥莊子以爲背於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雖言有爲然有爲者聖人之迹而莊子無爲則得聖人之本真故惟莊子能知聖人必用莊子莊子真目擊道存之人哉又謂古今注莊子者不下數十家高者視爲寓言以爲微言見真理卑者援引仙術以參同之說附會於其閒故近人之學莊者不過宅心清曠自謂不爲外物所擾實則以清曠自適卽係攬於外物不知自反若夫以氣學口訣謂之學莊實則參同之語興而莊子之學已亡夫莊子之學在北冥南冥鯤以象北鵬以象南曰六月曰九萬南北冥之數也所異於大易者從息見六從冥用九爲莊子之九六不得用大易之門耳海運天地要在能徙徙本於怒卽齊物論所謂怒者誰耶是也知徙則搏九萬而得南冥之用乃能從冥中升騰變化花之開鳥之鳴日升月沈寒暑推遷治亂循環任紛紜萬端變態千狀無往非寓卽無往非真其理均前人所未發又作注莊子

序一篇其言曰嗚呼三代後殺人至盈城盈野何其慘也其禍始於爭地爭城爭之害起於聲色貨財貪財好色由於耳目紛拏不知虛靜以莊子虛靜之學洗滌末世人心變化秦漢後兼并鬪奪女寵宦官聚斂暴酷之習豈非沸湯烈焰中披以清風濯之冰雪乎又爲柳某作山中閒言序謂今之號稱高隱者觀芳華而忻然喜聽好鳥而怡然悅不過供耳目之玩較貪財貪聲貪色清濁不同然其爲外物所奪其喪本真則一也里中王心湛讀之以爲得絃外之音其所著之文別有易玩室文若干卷卒於康熙十年年六十有八子一名宙明

劉子曰吾讀全樹山鮎埼亭集言程雲莊之學雜糅儒佛兼言名理未嘗不歎其所學之奇厥後徵考鄉邦文獻得廷治事兼讀其遺著數篇知廷治之學出於雲莊夫廷治之說易說莊固未必盡合本書之旨然考其所言仍多得之於佛典廷治之意以爲世界萬惡皆起於貪召天下之亂固由於貪卽遂一己之高亦不得不謂之貪蓋不能視事物爲真空雖所注之物不同其玩物喪志則一也由斯意而推擴之則必心與事物無希戀舉外界之境咸不足以惑吾心如是而後可謂真學其所發明雖以宋明諸巨儒所見之理誠未能若是之超也若廷治者殆可謂窮心理本源者矣惜遺著失傳不獲與心齋卓吾競名悲夫

《碑傳集補》卷四五

校記

①言者：當作「者言」。

②樹：當作「謝」。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

錢樞 鄭珙 徐林鴻 王又旦

趙申喬 余鉦 刁再濂 王掞

國子監生錢君行狀

國子生錢君既卒，其子灼哀經稽顙，請予作狀。予與君居同里，君之舅譚給事璵，陸閣學某，子中表兄弟也。灼又從予游，講經學，習聞君門。世及君行，已本末義無可辭。狀曰：君諱樞，初字又鶴，世居海鹽半邏村。本姓何氏，始祖某于洪武中坐事戍黔，屬其次子某于錢翁，遂更錢氏。五世祖徽中，嘉靖壬辰進士，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忤旨免歸，講甘泉湛氏之學，卒贈太常卿。高祖與映，嘉靖甲子順天舉人，曾祖周，內閣辦事中書。祖嘉徵，以諸生入貢，留京師，值莊烈愍皇帝初踐位，是時魏忠賢方怙勢，人莫敢言。嘉徵首上疏劾忠賢滔天十罪，直聲動一時。久之，除知松溪縣事，還卒于僧舍。考泮，崇禎丙子舉人。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

僕寺卿昌言之孫，官生貞和之子。君生十齡而孤，居喪如成人，克盡禮。服除，兵起，城遭屠，乃奉母村居。而君之祖留松溪，唐藩據閩，擢監察御史，時七閩未入版圖，謀報有司，奉臺檄捕家口，繫君獄中。祖還，始得釋。旋補學官弟子，授弟植以書，或勸君入國子監試京闈，君乃一至都。念母譚孺人不已，即引歸，鹽豉菽水，盡潔白之養。有餘，周其族黨，買田以供舅家墓祭。俄弟植沒，以所愛子燔為後。及弟婦遺腹生男，君殫心撫育之。居母喪，尤盡孝。葺治先世丙舍，手植松楸，嘗稻麥果蔬，必薦新于祠屋。至于私錢出入，無錙釐妄費，審緩急後先，以分薄厚，不啻不濫，人咸服君治家之有法。而予嘗遇君于舅氏所，劇譚古今事。君世受尚書，能辨析今文、古文、中文之別，而兼通周官禮經國理才之方。吾鄉自明宣德四年析嘉興縣地立秀水、嘉善二縣，其時祇依戶籍為憑，不以疆界分畫，故三縣之田互嵌，民相安者二百餘年。迨萬曆十三年，嘉善之民忽以糧額不均起訟，於是三

縣爭訐紛綸不已。蓋至今猶然。江浙賦風重。吳俗相傳。明太祖惡張士誠拒守。故重斂其民。畝稅有輸官七斗餘者。君為論辨其非。是謂禍始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役。當日原有官田。民田。官田輸租。民田輸稅。其後知府事趙瀛取而均攤之。嘉興官田不及二千頃。而民田五千八百餘頃。故其賦最輕。嘉善民田止三千一百餘頃。而官田二千七百餘頃。故其賦于三縣中差重。輕重由官民田數不均。非因畝田之故。著論萬言。推行事始。更端詰難。其言旨悉與予合。予益信君學術之有本也。君娶陸氏。繼娶吳氏。子男六人。女一人。孫男七人。女十人。嗚呼。今之治舉子業者。局守宋儒之訓。注百翻。兔園之冊。足以取科第而有餘。問以鄉曲之利弊。茫然如坐雲霧。其與斯世何裨焉。君能繼其家學。彊直自遂。又以餘力考稽財賦。鹽筴之源。犖然有會于心。發為論辨。無異建始文學御史之議。惜乎不用於時。終老牖下。人亦罕有知者。此予因灼之請。傷君之亡。不可以不述也。謹狀。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八〇

### 文學鄭君墳誌銘

君諱珙。字原道。更字隨始。姓鄭氏。世居嘉興縣梅會里。里故無巨室。數門才者曰西毛東鄭。鄭氏有鄉貢進士。知興國縣事。諱士奇者。君之世父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均不求仕。君少治春秋。既而嫉胡安國傳義之非。投牒更治詩。家無田產。授生徒自給。所居破屋三間。垣牆不蔽。井闔窳敝。紡績畢聚一室。客至。呼主人闔門而與之語。率以為常。每文會賦詩。君堅坐不作。間擬樂府音節。出入漢晉間。一及諸經疑義。講說紛綸。聞前賢所未發。以是問業者漸多。束脩之入。積累十金。或勸君營什一之利。君乃畀里人褚已。浮舟于泖。販吉貝花。中塗為盜所劫。已還。語君異日必償。君曰。盜剗子。吾責子償。是吾亦盜也。子勿復言。鄰有曹甲貸君白金二鎰。賣藥于肆。以甘旨養其親。終歲子母不納。或譏君收其藥肆。君曰。甲藉是養其親。匪利我財。共子職也。封其肆。是奪之食。傷孝子之心。吾弗為也。由是人皆目君長者。貴人延君訓其子。推大宅舍之。居數月。語人曰。華門圭竇。吾



素安之。此非吾寢處地。竟辭歸。久之。家益貧。冬無衣。脚或不襪。然終不以告人。年七十有五。以疾終。娶崔氏。先卒。子三人。孫五人。貧不克葬。族人謀率私錢瘞君。乃書君言行納諸壙。系之銘曰。子非墨氏之徒。而葬之薄也。猶勝保而委諸壑也。嗚呼。斯命矣夫。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七七

徵士徐君墓誌銘

唐制。博學宏詞有科。廢不行久矣。康熙十七年。

天子法古。爰

命內外大小臣工各舉所知。徵入都。於是浙江巡撫以

海寧徐君林鴻應

詔。明年春。

召試太和殿庭。布席

體仁閣下。中使傳

旨。向來殿試進士定例立而對策。今以爾等積學博聞。

特賜坐。賜食。會謝

恩畢。既納卷。次日。

天子行大蒐禮。次郊圻。東卷

授三大學士。暨掌院學士定其高下。君時名籍甚。又與

同里吳君農祥。王君嗣槐。吳君任臣。蕭山毛君奇齡。宜

興陳君維崧。咸為大學士。馮公延致邸第。都人所稱。皆

山堂六子也。僉謂讀卷者馮公。卷不彌封。君必見錄。及

駕旋

命下。入史館者五十人。授中書者七人。君乃見遺。君子

於是歎馮公之無私。尤服君之不肯干進也。君學通今

古。凡山川險隘。錢穀鹽筴之出納。律令格式之寬嚴。皆

總其要。又工於作奏。以是督撫大吏。學使。驛使。交引以

自助。然取與不苟。館穀所入不能治田園。所居破屋數

間。清池半畝。時與故交把酒劇談。以為樂。居幕府。削尺

牘。晝夜多至百函。善寫人胸臆。賦才瀏亮。古詩音逼齊

梁。近體和平婉麗。獨不愛曲子。有強以填詞者。倚聲歌



儒

清儒碑傳集

卷五〇

之陰陽悉中律。嘗客貴州，勸巡撫因民之俗，立瞿公式，  
報張公同啟祠，為作神絃迎送之曲。土人歡忭，華冠繡  
衣，擊銅鼓，鳴鐵鑼歌焉。曲終，苗童犵女皆感慨泣下。其  
于史事尤練達本末，不曲徇黨人之論。分撰通志，發凡  
立例，綱目秩然。論者以君不與纂修明史之列，交惜之。  
君善鑒賞，別書畫禮器偽真，兼善飲，嘗過顧御史豹文，  
別業御史知君大戶，出富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避席，  
君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君笑曰：「北齊文宣帝  
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知永  
嘉縣事，漢陽王君世顯去官留杭州，處士南昌王君猷  
定寓昭慶僧舍，先後客死。君視舍斂，送其柩至江浦，乃  
還。太倉王徵士昊、慈谿周處士容卒于京，君為治喪，收  
其文集以竢奔者。蓋君急于交誼若是，不獨以孝友稱  
門內而已。君之先本莆田林氏，後分支台州之黃巖，再  
徙海寧，贅徐氏，因襲其姓。曰輅，嘉靖庚子舉人，仕為福  
建永安知縣。君之曾祖考也。曰元倬，考也。妣某氏。君字

大文，一字寶名。少補學官弟子。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  
日，享年六十有九。配茅氏，明按察副使坤之孫某之子。  
繼娶姜氏，封監察御史某之子。繼娶張氏，某官某之孫。  
處士某之子。君有子男四人，司祿、司錫，俱錢塘縣學生。  
司祿繼從祖後。司紀、司直，殤。女六人，孫男二人，女二人。  
其葬也，于某原。某年月甲子，葬之日也。銘曰：

古於制科，期收實學。

天子曰咨，惟元老是擢。嗚呼！斯人才與命妨，懷彼珠玉，  
被褐而亡。升者在朝，棄者在野，不有銘詩，孰知君者。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七六

###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邵陽王君墓誌銘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邵陽王君以官卒，其弟又維聞君  
喪，重趼至京師，將扶君之柩以行，抱其遺孤，鳩凶服立  
于門，請秀水朱彝尊銘君之墓。彝尊不敢辭，序曰：  
君諱又旦，字幼華，別字黃湄。自曾祖結以上，為農百良  
村。祖必昌，始讀書，補學官弟子，多善行，鄉人私謚為孝。

惠先生者也。考圖南以君仕封文林郎。君少學于仲父斗南。博通六經。順治十四年。以易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殿試。賜進士出身。當授推官。未除。改知安陸。潛江縣事。潛江居漢下流。長隄逶迤百里。水防一決。禾黍盡沒。君躬巡隄上。先事預治。又田畝租賦徭役多苦不均。君以鄉規田。以畝定賦。於是無田者得免役。逃移悉復。其居期年。百廢具舉。乃建傳經書院。以課士。築說詩臺。葺操縵軒。以燕賓客。會軍興。縣當達道。羽騎絡繹。君峙糗糧。芻艾無後期。旋以治行徵詣

闕下。需次。除給事中。俄聞父喪。奔歸里。讀書中條山之陰。芝川之上。服除。補吏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典廣東鄉試。嶺南物產繁富。珠香象犀滿城市。遊者踵接于道。君以奉使閩事畢。入羅浮山。既出嶺。復登匡廬。比還

朝。詩卷外無長物也。花山接峒人壤。土寇結連出沒劫商旅。君疏請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交賴以安。君性

純孝。執親喪盡禮。與諸弟同居。未嘗析爨。奉錢所入悉以委之。性嗜書。詩義尤所好。嘗錄李櫟黃稹詩解累萬言。又博求宋元人說詩善本。將輯成一家言。未果。惟詩集十卷傳于時。其詩兼綜唐宋人之長。獨不取黃庭堅。人有佳句。輒賞擊不已。江都郝士儀善詩。隱于賈。君與為友。士儀死。哭以詩。甚悲。又歛人吳周賦杜鵑行。君見之驚歎。周死。君序其詩。鏤板傳焉。卒之前十日。語其弟子朱載震曰。吾年五十一。兩精力早衰。慮不久人世。人亦何苦卒于官。吾將假歸。已營祠堂于宅居之東。祀吾祖考。擬以仲父配焉。請秀水朱十考禮。以為之記。記成。吾其歸哉。蓋君疾止七日而死矣。嗚呼。惜矣。娶范氏。繼娶張氏。俱封孺人。子二人。長鶴鳴。存者鳩也。女三人。一嫁潼關衛楊楫。一許韓城賈締芳。未嫁卒。一尚幼。銘曰。

勿將者年。未達者官。惟其詩足傳。名以不刊。



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趙恭毅公事狀

公諱申禕字慎旸其先出宋魏王德昭傳十四世有叔珍者始居常州西鄉之觀莊世爲農數傳至名臣是爲公大父名臣生繼鼎始業儒明崇禎中成進士官公安知縣遷兵部車駕司主事奔喪歸明公以教授老于家兩世皆以公官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生之日紅光滿室中年十八試五經第一補諸生嘗讀書郊外僧寺寺多客死者殯久木且腐公度寺後地葬之康熙八年舉鄉薦明年成進士需次歸家貧資授徒以養得金未嘗啟封輒以奉父母嘗遠出忽心動占之關帝廟不吉疾馳歸而兵部公已得疾旋卒二十年授河南商邱縣在官刻苦自厲案牘悉手治每中夜不寐日出視事竟日夕無留獄有投牒者一識面數年不忘行保甲法盜賊屏迹釐廠稅戶給照單書四至隱占者許自首荒者除之二十二年歲饑捐奉爲粥食餓人不足括練數匹易米以濟鄰縣民至者日相踵歎曰使吾縣得此好官吾煩遠涉郭令諸生舉窳鄉殘婦爲請旌樹坊過之必下輿拜然後去二十五年行取入京以部員用二十七年春授刑部主事母憂歸三十一年冬補原官遇事彊直會湖廣有獄以淡文抵人死公固請尚書引律駁還得減死三十三年春遷員外郎

引疾歸家居七載三十九年冬有

詔起公明年入覲授浙江布政使甫受事卽牒兩院請革南糧口袋故事發兵糧石給口袋錢四十歲費銀至四千兩盡徵之民間至是照京倉例令官兵自備口袋其弊遂絕謂欲令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諸司陋規凡錢糧加平時節餽送兵餉挂發奏銷部費諸款一切禁止僚屬斂手奉法度外營兵餉舊解府撥發至是悉歸本州縣支給省費不訾藩庫貼解費歲支不過什五將去任積二千兩有奇悉封識以授代者曰吾前奏銷不費一文錢後將難繼得此足辦一歲事矣勿更擾民也在官常自家運米以食曰吾不欲以口食累吾民也四十一年遷浙江巡撫

賜御書崔子玉座右銘一通時江水逼唐岸日圯公先言于巡撫張志棟請興築盡易土爲石貫以鐵築子唐爲護事聞于

朝報可其年秋將施工齋戒三日率僚屬赴江干爲文以祭忽風狂潮大至浪搏人若弩注觀者盡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動距祭所百丈餘潮遽止公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唐成已而唐外涌沙成洲可數里由是潮不爲害是年監鄉試請廣解額

報可會湖南人李豐告鎮軍紅苗反十月命公往會吏部侍郎傅繼祖卽訊並招撫諸苗遂調偏沅巡撫三十一年春



清儒碑傳集

卷五〇

聖祖南巡、公迎謁淮浦。

御書督撫箴及綬輯撫安四字以賜。又以湖南吏治偷

特詔公激汰。公還官、建亭勒

詔書、期與屬吏更始。先是、徵糧一石、加斥銀四五錢至二三兩不等、有軟糧、硬粒、公費、腳價諸名目、條編銀一兩、加耗至二三錢。公一切禁斷、飭官商毋得餽獻。其年十二月、奉

命偕吏部尚書席爾達至鎮、單招撫紅苗三百餘寨、率兵擒天星寨、降其渠。苗疆既寧、因陳善後之策、言苗疆既設道廳、諸員宜令專理民事、武臣不得干預。其苗民犯學者、案律治。移麻陽學、官駐五寨司、訓士子弟。苗民之秀者、立義學以教。下所司議行。驛遞銀舊由道衙支放、多耗費、公悉改歸州縣。里長徵解漕糧、輒倚官魚肉平民。至是、改官收官解。湖南仰食淮鹽、運費重、而自院道及州縣官恣意婪索、故鹽價日增。公既盡革陋規、飭諸商勿得賣鹽、遂定衡永寶三府鹽價、視長沙為準。營兵春夏月餉、須預徵民間秋糧以給。公請以上年兵餉所餘、留抵春夏餉、有餘乃折銀解部、永停預徵之令。疏三上、得

請。莅楚數年、積弊盡革、民困大蘇。舉賢能吏張仕可、王朝恩、楊宗仁、伍士琪等、黜州縣貪黷者十餘人。尤加意文教、遇學道、必以清慎相助。袁學道者、試常德、縱衙胥攬賄。公覆試諸生、黜荒謬者十七卷、劾罷學道。湖廣教官選缺遠者、輒數千里、公請分湖南北歸本籍授官。

報可。修古名賢祠十餘所、有田者理之、墓則表之。節婦旌者、故有建坊銀、部牒革除。公請而復之。四十六年春、歲饑、穀貴、請發倉平糶。明年春、

聖祖南巡、復迎謁淮浦、賞賚有加。夏、湖南復饑、不待奏、平糶如前。布政使董昭祚受商人賄、出諭令米船南下、價益踊。已而丁憂、復屬人爲保、留。公案問得實、劾罷昭祚。會南岳廟成、內閣學士 奉使齋

御書題額、碑文往、還、劾公不敬及溺職諸款、且爲昭祚頌冤。疏下、公回奏。公因發 前後恐喝婪金狀、

詔黜 追金人官。四十八年秋、奉

命視衡永郴水道、過衡州、校閱馬步兵多缺額、劾提督俞益謨、冒抽兵餉、益謨亦以它事許公。

詔遣吏部尚書蕭永藻往、謝還、當公革職、奉

旨畱任。其後

聖祖以江南巡撫張伯行爲總督所誣、

詔論天下清官。因言趙申喬居官甚清、但有性氣、人皆畏其口直、與俞益謨互訐。彼時亦有以申喬爲非者、朕徐加察訪、卽彼所轄武官俱言益謨之非、無有以申喬爲不是者。噫、微聖祖知公、公之得舉久矣。五十年春、遷左都御史。士民火道焚香號哭、自長沙至岳州數百里、送者不絕。諸州縣多建生祠祀之。由河南入京、旣至、奏榮澤舊縣遷移、潁河荒稅立豁。且請赦撫臣。凡河水所衝沒及築隄、潞河占民田、通令牒部

開除稅籍。其年秋主順天鄉試。明年充會試總裁官。會將屆萬壽節。詔免天下地丁錢糧。公請並免官地房租及歷年積欠。尋奉

使陝西。復

請將潼關衛與大同府應徵米豆草束準地丁條折一體蠲免。俱

報可。五十二年春

萬壽禮成。公摺請建儲固

國本。四月廣東饑

詔停徵本年地丁錢糧

命公偕吏部侍郎傅紳會督撫平糶倉穀。並以

恩詔資諸軍士。公遂請停征廣東額米三十三萬五千餘石。是歲年七十

御書匪懈堂三字以賜。十月遷戶部尚書。明年三月還

朝。莅戶部。矻矻治文書。句稽錢穀無寧晷。事關大體多與同

官異議。以是不悅于眾。滄州故有八旗園地七百八頃。已而

遼之民輸租歲久。至是莊頭李必達請于內務府。牒撥六十

頃隸旗下。巡撫持之。請以各旗退地案數均撥。免滄民重困。

部議不許。獨公議如巡撫請從之。累以疾乞休。不許。五十六

年。緣事革職。畱原任。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嗾傭者殺人。事下

九卿議者欲寬采。以備抵。公據刑部議。論采主使。坐絞。已而

采竟減死充邊。及

世宗卽位。下

詔褒公。仍逮采于邊。論如律。明年春充會試總裁官。五十八年三月復以病告。

詔慰。復尚書職。先是。以失察銀庫餽錢。當償銀一萬八千餘兩。至是免之。七月病卒。年七十七。

遣宗室大臣奠茶酒于卹典。諡曰恭毅。公平生論學。以不欺爲本。周悉物情。果于自任。絕諸委曲。官浙藩時。楊其堂曰。君

不可負。只是心難負。負心者不容于堯舜。天不可欺。誰言人易欺。欺人者如見其肺肝。又嘗語子熊詔言。今人好以清自

負。夫清非僅不名一錢也。須兼廉明二義。廉者一塵不染。明者一豪不蔽。兼之者。斯可謂清。若惟一介不取。而處事糊塗。

人將安賴。吾自任外吏。不能不資于官。廉之一字。吾有愧焉。至于軍國利病。民生休戚。早作夜思。知無不爲。差免糊塗而已。公之卒也。商邱湖南浙江並祀公名宦祠。雍正元年

贈太子太保。入賢良祠。

世宗與諸大臣追論異時諸名卿。校其才守。互有軒輊。惟子公無間焉。

疏批。諭旨。趙希穀。原

纂趙希穀。原

彭紹升撰《二林居集》卷一六



清儒碑傳集

卷五〇

余處士墓表

處士諱鉦字震挺其先江西臨川人也元末遷宜黃明初再世以軍功顯爵第二品佐郡爲縣令丞者以十數至處士之祖若父爲諸生處士十歲能爲詩既長益博覽好山水父縱使遊學嘗登羅浮東抵武夷求朱子遺蹟再至匡廬淹留濂溪鹿洞過柴桑輒低回久之所交南昌彭達生朱用霖甯都魏和公臨川傅平叔黃元胎李剩水皆恢奇士也晚而篤信宋儒之書每曰士不知聲律文章之外有學是忘其身也所著對洲集四十二卷庸行編三卷藏於家其侍母疾連年不入私室屢急人難益有斗儲衣有代乞假者應之無緩辭其鄉人既遠猶哀悼之子濊亦務質行至孫棟始舉甲科官翰林有子曰戾年十七俾專誦諸經而請業於余曰將使繼吾祖之志學於聲律文章外也棟以父命請表其祖墓再歲矣將歸省語益迫乃就所稱而序列之且使戾也無忘父命處士卒於康熙己巳六月年四十有七大父諱嘉績父諱墀子六人處士其仲也妻劉氏子一人女二人孫男三人長棟次松次楷曾孫男五人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刁賄君墓表

君諱再謙字靜之直隸祁州人也余少聞燕南耆舊一爲博野顏習齋一爲君之父蒙吉平生皆尚質行稽經道古習齋無子其論性論學論治之說賴其徒李塋王源發揚震動於時而刁氏之書惟用六集及斯文正統始行於北方贈君自入庠序卽弛置舉子業日從父之友五公山人王某及習齋游訂父遺書手錄藏於家又貳之以質四方之學者年逾六十復手錄付諸子且告曰昔蔚州魏公持節巡京畿余以故人子獨被渥洽鄰邑人或薦金而請事余掩耳而走奮然若穢汚之及吾體也汝曹他日若登仕籍以官富家吾生不受其養死也不享其祭惟先人遺書未刻者尙百餘萬言必約身而次第布之其後仲子承祖果宦達使其弟顯祖持所刻易酌潛室劄記及君狀誌乞余文以列外碑距君之歿二十有二年矣夫名非君子之所務也而沒世之稱則聖人亦重之習齋遭人倫之變其艱苦卓絕之行實眾人所難能而李王二君子力足以張其師惜其本指欲外程朱而自立一宗故知道者病焉君之父則隱迹衡巷推闡先儒之緒言故當其時名聞四方轉未若習齋之盛而卒得良子以傳其書身名完好無可瑕疵故余因表贈君之墓而并著之以示志古而有所祈嚮者亦君恪守父書之志也夫君卒於康熙乙未九月年七十

有二父諱包天啟丁卯舉人母某氏君及妻杜氏並以承祖貴

誥贈如其官階子四人長繼祖州學生次承祖乙未進士由縣令累官監司所至著聲績今爲江西布政使司次顯祖已酉舉人樸直尚名義次興祖早世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乾隆元年十月江南方苞表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三

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傳

公諱揆字藻儒一字顯菴江南太倉州人曾祖錫爵爲前明宰輔父時敏爲本朝太常寺卿公生而秀整望之儼然左目有赤痣長洲朱文恪公奇之妻以女以康熙庚戌進士入翰林出主山西乙卯鄉試督學兩浙加經筵講官歷遷內閣學士吏部侍郎當是時廣東南海縣饑歲入巨萬有內務府總管某之弟賄吏胥銓注得焉公靳不與曰法當自貴近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難其長孫進例得卹蔭滿洲侍郎某嫌年太久有所遲疑公曰張令憲以父子兩性命博一蔭忍以苛文格之耶知府某原籍遼東祖塋在河南巡撫咨部命其奉祠亡何有請勒令歸籍者公曰某奉部文守祠已數十年一旦驅之出塞此與無罪而遣戍何異奏上聖祖是之調戶部侍郎再調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定獄無漢字供狀公爭曰本朝官制兼設滿漢原欲其彼此參詳以免偏任今獄詞不錄漢語則其事之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勢必隨聲畫諾非所以昭公正也請嗣後錄供滿漢稿並具奏上聖祖又是之遂爲定例聖祖欲懲竊賊詔刑部凡三犯者與強盜同科公奏皇上嚴竊匪原爲安民起見然穿窬之徒往往有屢偷不直一錢者遂以三犯故擬斬未免太重不如仍用舊律尋遷工部尚書再轉兵禮兩部尚書會澤州陳文貞



清儒碑傳集

卷五〇

四八一



公薨遂授公爲文淵閣大學士充癸巳會試總裁。當是時、聖祖春秋高、儲位未定、公年亦七十餘、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事、遂于丁酉五月密奏請建太子、懇懇數千言、疏留中。是年冬、御史某亦奏請建儲、聖祖不悅、遂并發公疏、命內閣議處分。忌公者因而齟齬之、公止宮門外不敢入。聖祖左右顧問王拱何在、首輔馬齊奏、拱待罪宮門。聖祖曰、王拱言甚是、但不宜與御史同奏。汝等票擬處分太重、可速召拱來。公聞命趨入、免冠謝。聖祖坐乾清宮、手招公跪。御榻前、耳語良久、秘人不能知。後五年辛丑正月、公復疏前事、語加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十三人柴謙等亦上疏如公言。聖祖震怒、召集諸王大臣降旨、責公植黨希恩、染明季惡習、并令覆奏。時舉朝失色、無敢與筆硯者。公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紙、以唾濡墨、奏、臣伏見宋仁宗爲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其時名臣如范鎮、包拯等皆交章切諫、頭鬚爲白。臣愚信書太篤、妄思效法古人、實未嘗妄、嗾臺臣共爲此奏。奏上、待罪五日。詔王拱應謫戍軍臺、姑念年老免行、着其子奕清隨諸御史代往、爲父贖罪。當時滿漢文武期門宿衛、以至京師之秀士耆民、爭來窺觀、稱老相國有愛君之心、可敬然無不咋舌爲公危者、慮上怒之不測也。至是、乃齊向公拜賀歌呼。先是、江蘇多浮糧、公密奏明太祖怒、張

士誠竊據三吳、故困以重額、本非平政。世祖章皇帝深知其非、未及施行。請皇上于七十萬壽之期、降此特恩、勿交部議、以免屯耗。疏入留中。至是、忤旨、方與請建儲劄子一并擲發。公門下士陳瓚、朱軾、領手歎曰、吾今而知吾師真古大臣也。不然、倘有他疏、不可以見人者、今日并發、雖我輩殆難爲顏乎。是年冬、迎駕石曹、聖祖望見、遣內侍問公起居。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無公名。聖祖發還劄子、命列公名以進。隨賜宴太和殿、再召見西煖閣、賜坐、命起原官視事如初。公論事務持大體、康熙戊戌春、升祔。孝惠皇太后議者欲祔于上生母。孝康皇太后之下、公不可曰、孝康皇太后雖母以子貴、然孝惠皇太后、章皇帝嫡配也。皇上聖孝格天、當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孝莊躋端敬之上、今肯以孝康躋孝惠之上乎。禮部不從。聖祖果以爲非、改命孝惠祔章皇帝之左、而奉孝康居右。已亥元旦日食、奉旨停朝賀。廷臣以爲日食乃一定之數、不足爲災。公言、皇上借此儆惕、卽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意。大臣仰成君德、正在此處。御史張建策請浙江開礦、公劾其言利滋姦。聖祖六十萬壽、開科、部臣惜費、公言士庶之家、主人壽日、子孫童僕尚不吝貲財、增榮飾觀、況以聖人富有四海、而逢非常大慶乎。御史鄭惟牧以科場浮議多出太

學奏監生就試本省毋留京師。公曰太學之設自三代迄元明未之或改豈可以一二不肖廢千百年興賢育才之典于是朝賀免開採停恩科開而鄭義亦寢。雍正元年正月上疏乞休世宗許之月餘復降旨云朕不忍此等老臣之去着仍留京師備朕顧問亡何公薨于奕清官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僉事道。

袁枚撰《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七

### 王揆傳

王揆字藻如太倉人錫爵曾孫父時敏夢高僧聞谷而生康熙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丁內外艱服除由左贊善補右充日講起居注官提學浙江校劉宗周全集刊之表章啓禎忠節立六賢講院修三江口黃尊素祠使教諭以時致祭期滿歷講讀學士累陞內閣學士轉戶部侍郎充經筵講官三十七年調吏部右侍郎轉左時吏道龐雜姦胥得上下其手揆悉心條列定爲章程銓政一清命督河工省帑金六十六萬四十二年陞刑部尚書尋調工部轉兵部禮部在刑部時往例錄囚止錄清書口供漢司官不能通曉揆請兼錄漢稿著爲令又論刁猾以細事控部之害他如疏爭香山知縣張令憲死事之宜蔭紉御史陳惟孜散遣太學諸生之非體抑功加之冒濫禁考工之陋規皆總持綱紀務存大體及爲大學士益恪謹凡章奏閉閣獨繕五十六年冬會有御史八人以建儲請

上下其疏并出揆五月間摺外廷始知揆有是請翌日閣臣擬票具奏上諭王揆所奏具見惻誠亦言所當言爾等票擬殊不合揆等所奏著留閣中時揆以摺本故不敢同諸閣臣入奏事

上召揆入將出獨留揆移時乃出人莫聞其語六十年春復具疏力申前請同時請者又有御史十二人

上疑出揆意乃下嚴旨切責令揆回奏奏上越五日命揆子奕清代往軍營効力時揆未解閣務以待罪不視事明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五〇

年春仍命入閣任遇如故。

世宗卽位。揆以衰病請告。溫旨留京備顧問。越六年卒。年八十四。雍正十三年。奕清還京。爲父請卹。奉旨予祭葬。揆好汲引善類。不植私人。屢主鄉會試事。均稱得士。立朝從容風議。不爲崖異。及臨大事。風節凜然。

孝惠皇太后之升祔。揆開衆議。請躋於

孝康皇太后之上。其合禮稱旨多類此。卒後十餘年。其孫懷始克舉葬。子奕清。奕鴻。奕清字幼芬。拔娶長洲宋文恪公女。婚夕夢有緋箋署其卧闥曰。詹事府掌詹事。旣而生奕清。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詹事府詹事。奕清生長名閥。文采著聞。典試視學外。凡朝廷編修。校讐之役。多以畀之。其代揆赴于軍也。腰弓躍馬。北出萬里。抵大營屯。分駐地曰忒斯。曰阿達。地雖海窮荒大漠。風景寒慘。奕清素羸。善病。處之六年。宴然安之。雍正四年。再命在阿爾泰坐臺。又十年。乾隆元年。始召還都。仍以詹事管少詹事。明年春。陳父建言始末。請卹典得旨。俞允。且給假營葬。不及就道而卒。年七十三。其終于詹事。竟與夢符。奕鴻字樹先。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陞員外郎中。五十三年。典四川鄉試。出爲湖南驛鹽糧儲道。六十年。奕清代父往北路軍營。奕鴻盡斥其產。請送軍前奉旨。與奕清俱詣烏里雅素臺効力。臺在蒙古外喀爾喀地。與俄羅斯壤接。蓋盟長超勇親王建牙之所。坐臺十載。乾隆元年。命還朝。發四川。以道用。初。撫松茂道。適小金川土司相仇殺。奕鴻曉以禍福。各帖服。尋補川東巡道。引疾歸。又十五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二。

王昶撰《春融堂集》卷六四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公傳

公諱揆。字藻儒。號韻庵。太倉州人。明建極殿大學士文肅公錫爵之曾孫。翰林院編修衡之孫。太常寺少卿時敬之第八子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康熙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孝威熊文端公爲館師。特器重公。與歸安孫編修在豐有雙珠之目。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乞假歸省。丁生母沈太夫人憂。服闋還朝。主乙卯山東鄉試。遷左春坊左贊善。乞假歸。居太常憂。喪葬如禮。服闋。補右贊善。充

日講起居注官。

上以江浙人文之地。提學道不得人。改用翰林官。令九卿會舉。由是吉水李公振裕被

命視學江南。而公得浙江。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謠。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報滿。擢翰林院侍講。三轉至侍讀學士。庚午。主順天鄉試。超遷內閣學士。甲戌。

殿試。充讀卷官。音吐闕朗。

上傾聽不倦。及館選日。

上御保和殿。故事。惟大學士侍殿上。餘皆立階下。

特命公與同直學士三人入侍。咨詢人才。後遂以爲例。

遷戶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時西安大同開捐例，因緣爲姦者多。公防檢有方，胥蠹斂手。筦寶泉局，不名一錢。轉吏部侍郎，首禁臨選駁查，臨掣買籤之弊。某織造之第以賄得南海令，公扣其缺曰：「法自近始，吾不能飲法徇勢要也。」江南十府糧道缺出，有候補監司武國樞者欲得之。議官時人多屬意于武。公曰：「此陞缺，非選缺也。班次一紊，後卽爲例，繫一人者小。繫銓政者大。力持不可。」抵暮，武以千金餽公，且訂後效。麾而去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賊難。

朝廷追卹于蔭，承蔭者其長孫進也。年滿咨部，部議歷年太久，恐有假冒，格不行。公昌言曰：「令憲父子以兩命博一蔭，今以年久黜之，教忠之謂何？」乃與尚書澤州陳公、侍郎崑山徐公別議以上。率從公等議。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疏請監生就試本省，毋留京師。九卿初不然其說，惟孜再疏堅執，衆無以難。公曰：「太學之設，三代以來未之或廢，奈何以一時流弊舉興賢育才之地而空之乎？」鄭議竟寢。遷刑部尚書。先是，各司定職不錄漢俱，公言：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欲其彼此參酌。今供詞俱非漢語，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若隨聲畫諾，漢官便爲虛

設矣。令嗣後錄供兼滿漢，桐永爲例。是時州縣奸民多抵細事赴部控訴，公言：

朝廷設官有體，惟元惡大憝司寇行法，其餘皆有司之事，非可越俎而代也。或虞族人非州縣能制，則現設理事官上之督撫監司，亦足彈壓。何至千百里外拘繫對簿，大者淹幾牢狴，小者失業破家，而所爭止于簿物細故，非欽恤制刑之意也。乃請禁止。改工部尚書，轉兵部，又轉禮部。公任事日久，徧歷六曹，每蒞官必告同事曰：「某於公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之而聽，固善；不聽，必愚見之誤也，亦不敢固執。然此爲事介兩可者言也。若確見其失，萬不可假借者，諸公自爲之，某不能唯唯聽命也。」同列皆敬重公，事有不決，俟公一言乃定。是時士子以

上六十萬壽，請開恩科。事下禮部，同列以舊例所無難之。公曰：以

萬年之

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糜費爲嫌，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尙不惜出所有招集賓客，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此，遂如所請以上，立命舉行。公在翰林已負公輔之望，及爲六卿，



眷注益渥。天下皆謂公旦暮入相。而公回翔喉舌之地。垂二十年。淡泊恬退。夷險一節。

上益以賢公。康熙五十一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仍兼經筵講官。閣臣例不兼經筵。公在講幄。久敷陳得體。特有是命。

國朝大學士兼經筵者。惟崑山。桐城。澤州。及公而四。通州增置倉廩。科臣奏請開捐。下內閣九卿議。公與安溪。李文貞公皆不盡題。而極陳捐納之弊云。臣每見鄉里童騃。一旦捐資。儼然民上。或分一縣之符。或擁一道之節。朝章國故。從未經心。官箴民隱。何曾注念。不惟濫觴名器。亦且爲累地方。宜禁止。以塞僥倖之路。杜言利之門。

特諭所奏。深合朕心。飭九卿再議。明年八月。主禮部會試。其冬。以疾請解閣務。

御批。卿但安心調養。朕同事老臣漸少。實不忍言。明年春。病稍愈。卽入直。得旨。再加調養。不必每日到閣。五十七年。

孝惠皇太后升祔。議者以

孝康皇太后升祔已久。欲位其次。公曰。

皇上聖孝格天。曩者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躋

孝端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議者不從公言。

上果以爲非是。令改正焉。五十八年元旦日食。

詔停止朝賀。廷臣以交食一定之數。不足爲災。欲固請受賀。公言。聖人敬天。無微不謹。仰成

君德。正在此等。乃止。六十年三月。以陳請建儲忤

旨。率長子奕清伏闕待罪。凡五日。

詔奕清赴軍前效力。而公仍留內閣。公自以待罪之身。

不敢起視事。其冬。

車駕自熱河回鑾。公迎至石槽。

上遣內監慰問甚至。明年元日。諸大臣具摺上壽。公亦

未敢列名。

上還其摺。令列公名。乃奏。翼日。

賜宴太和殿。宴畢。

召入西暖閣。

賜坐慰勞。尋

詔視事如故。公之忠直無它腸。至是乃大白。及



聖祖升遐、公宿閣中、朝夕哭臨、悲哀逾節、病日劇、輿歸第。

世宗御極之元年正月、上疏乞休、

詔以原官致仕、仍畱京備顧問。其禮遇如此。公嘗言、黃霸爲丞相、勲名減於治郡時、論者惜之。吾受

恩至浚、非奉行文書可以塞責、故於預建國本、陳奏至再至三、觸冒九死而不悔。又嘗密奏、請減蘇松浮賦、御史張建策請於浙江開礦、公密疏乞禁止、皆未嘗告人也。及被譴日、

詔出公摺付內閣、衆始知之。素有人倫之鑒、文臣如范時崇、陳瓚、朱軾、李陳常、武臣如穆廷弼、杜呈泗、皆公所薦舉、後多知名。楊編修繩武者、公門下士也。其言曰、公風度端凝、儀觀外朗、左目有痣、赤如丹砂。由詞臣登宰輔、皆出

特簡、不由援引。外溫和而內剛正。單寒後進以文求謁、接之藹如。而要人炙手可熱者、屏勿與交。退食之暇、不廢絲竹。一面之知、或推食解衣予之。而脂膏之地、未嘗染指。世固有色厲內荏、言清行濁、寒士不能登其堂、而不免屈節于貴倖、故人不能分其惠、而不免受金于其夜者、此公之罪人也。世以爲知言。公兩子、長奕清、詹事

府詹事。次奕鴻、河南按察僉事。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三七



儒藏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一

邵廷采 蔡志奇 蔡璧 傅上襄 查慎行

族祖邵先生廷采行狀 邵晉涵  
先生諱廷采字允斯更字念魯餘姚人曾祖諱洪化早世曾祖母翁孺人以苦節著祖諱曾可少稱孝重長有學行鄉人所稱為魯公先生也父諱貞顯字鶴閒能詩文先生少喪母祖母孫孺人親撫之少穎悟能發人隱曲父聞而怒之始稍斂不妄言語七歲從羣兒為路戲戲祖母召之曰若祖父不能而汝能之殆賢於祖父矣先生聞而自責自是不復為玩弄之事九歲祖魯公先生從他邑教授歸召先生省所治書因教以先儒語先生欣然曰其人何在平何不令兒早事之祖聞而大悅為具衣冠具書幣而攜之入姚江書院先是明儒王文成講致良知之學弟子著錄數百人惟學之傳於同里者以醇謹稱最著者為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今山德洪傳沈國模求如管宗聖設講舍於半雲月再會所謂姚江書院也遭亂廢孔當諸生復之時宗聖孝復前死國模年八十餘矣避居四明山猶惓惓於書院歲必一二至為諸生講習先生初至院中年最少立階下聽國模講國模撫其面曰孺子誌之在知人在安民居有閒先生問曰孩提之不學不慮即堯舜之不思不勉求之有道乎國模曰子知良知矣持以敬行以恕道遠乎哉因受業韓孔當數年學益進孔當門人稱徐景范文亦為最及是景范自嘆為弗如先生始讀傳習錄未有得既讀人譜憬然曰吾乃知明心見性未有不始於躬行寔踐也由是持守益謹弱冠為生員視場屋科舉之學意闊如也朝夕讀儒書行市中古衣冠旁觀者非笑之先生弗顧也會先生連遭祖母父之戚居喪盡哀鄉先輩皆推重之曰善喪若念魯禮宗也異時訕笑者亦為感動焉時書院諸先生繼歿從遊者皆散去景范以鄉試第一計偕幸於京師先生踴躍獨行抱遺書守師傳而不變然家益貧不能自存有故人在嘉興往依之課三五童子以自給時嘉興有以時文講學為名高者諸儒先儒勢甚張陳鏗馬彭其弟子也知先生數至塾中與先生辨難先生持論斷不少屈鏗嘆曰以名取子迺何固於鄉人之餘論而一迷而不復返也豈不哀哉先生曰吾惟知今之揣風氣習先賢作聲價者之喪其心之為大可

哀也女不暇自哀而庸能哀所哀耶居數年赴所合惟一見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陽明之四無無極之宗也龍溪之四無常無之妙也不得引龍溪以病陽明博為肅拜曰博老矣崇向正學惟吾子自愛河間李璫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哉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孫承澤大學士熊賜履皆以關王學為己任先後居顯位一時學士靡然向風於是選時文刊講章者剽竊餘論爭以文成為異端書賈買販非詆毀先賢之書學者弗視也先生既嫉之以為不足辨顧在行事耳從同邑黃宗義問乾鑿度算法從會稽董瑒受陣圖從保定王正中學西歷將軍施琅振旅臺灣先生遇之西湖縱談沿海要害環奇之招俱北謝弗往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習坐作擊刺之法市月盡其技游淮安從防河老卒問河淮變遷徑走河南訪黃河故道策馬出潼關觀形勢嘆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不復奈何會黃岡韋鍾藻為餘姚知縣幸已改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城求能紹文成之學者乃具書幣請先生主講席諷日聽講先一日知縣戒儒學官儒學官戒諸弟子厥明諸弟子先至知縣率教諭訓導至及門諸弟子迎於門外諸弟子揖知縣揖教諭訓導揖諸弟子旅揖遂入舍榮於先賢如縣果階升揖先生揖教諭訓導揖諸弟子旅揖遂入舍榮於先賢如禮出及講堂知縣揖教諭訓導揖諸弟子旅揖遂入舍榮於先賢如易長卦知縣願諸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既罷邑之老翁喜曰數十年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先生至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遺訓命諸子歸葬餘姚賦詩而卒距生順治五年年六十四先生貌甚豐長不踰中人目睽睽有光紵袍布履門庭秩如居暗室必端坐飲酒數升不亂酒後談忠孝事激昂奮發聞者咸興起為於三黨養老姑終其世從弟廷英不能治生而好言懋化暇先生修脯所入輒句以行賈屢句屢喪費先生終弗問授徒陶家堰鄰婦言出於棚然問邵先生過噤不敢語居一年改為善過道墟章氏主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正籛必寸斷匪是莫敢進童子遭於道皆拱手立然士之為俗學者皆貌敬之而心迂其言莫能稱其學先生之學尤長於易與詩端坐讀書終日無倦容少時作觀心錄一卷宗義規之曰近名者弗為輒毀之又撰明史論百篇出示景范景范曰未有論贊先紀傳作者先生起謝不



敏。先生遊四方，無所遇。中夜起坐，念師友淵源之傳，恐及身而斬，又不忍及身而遽見其廢墜也。乃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爲韓范沒而儒效疏，金許沒而儒術泯。陽明先生起，直揭良知孟子之盡心也。拯溺救旱，尹之自任也。異議盡起，羣言淆亂，而扶世翼教之心，揆前聖而一貫作。陽明王子傳，萬歷以後，異學互爲宗旨，戴山先生功主慎獨，克已屏禪，宗而復良知，求其真是忠清節義之風，體備於身，誠存於意，顧沛弗違，竟信其志，作戴山劉子傳。王學盛行，餘姚得其醇，江西得其正，王良王畿，挾高明之識，駕師說而上引一再傳，而羅汝芳楊起元好爲弔詭，陶望齡周汝登歸心禪乘，九達之遠，懸以圭榮，務使合於矩準，作王門弟子傳。以言明道，不若以身明道，金鉉祁彪佳等奉劉子之教，全受全歸，白刃可蹈，若張兆鰲之隱志替身，黃宗羲之纂言提要，胥能守師說以終老，作劉門弟子傳。有宋遺民潛淪山谷，程敏政黃宗憲有甄錄自文，山開幕府，謝翱王炎午諸人尤所稱勞事而勤服也。六陵被發，厥禍尤酷，圖其成者王英孫肇其謀者唐珏改葬蘭亭，流水至今鳴咽，爲宋遺民所知傳。儒冠被迫，憤而爲僧，尋而被緇，說法別有師承矣。且末俗多僞，出處無恆，惟徐枋顧炎武陳恭尹諸子完貞抱璞，信而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維書院基始半霖，遷於南城，守良知之學，見諸躬行，後之人罔聞知，乃逸乃諉，以侮老成，先民是程緒言猶存，用啟我後生，作姚江書院傳。明人家自爲史，存僞失真，迺稽譜牒，求寔錄核，聞見備者，舊之傳存一家之言，作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數十篇。先生既卒，門弟子分刻之，取記序雜文合爲思復堂文集二十卷。考姚江書院建置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略四卷。先生好從遺老訪明亡故事，宗義授以海外錄，行國錄，因仿袁樞體作東南紀事，同邑張五臬流離粵海，潛歸四明山，先生訪其遺聞，合之馮魁見聞隨筆，作西南紀事二書，草創未成，或曰書毀於火云。先生娶陶氏，生四子，長承濂，監生考授州判，銜次承明，次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西鄉縣知縣，次承朱，孫九人，承濂等葬先生於慈谿之龍山，仁和翼翔麟銘其墓。先生與先王父同九世祖，先王父嘗問古文法於先生，兄事之甚謹，伏臘過從，終日論學，先生未嘗不意得也。晉涵逮事王父，故得聞先生遺事甚詳。先生四子相繼卒，諸孫貧甚，或取文集刻板付質庫，諸孫中有先觀者於晉涵爲兄，有志行時言先生葬域，形家皆言其不利，謀改葬，力未能也。又自以不能守先代遺書爲大憾，閒至流涕。丙戌夏赴館，西鄉道暈死，先觀有兄曰先益先生

之仲孫也。丁亥從福建歸，改葬先生於餘姚九壘山，讀文集刻板藏於家，乃歎歎語晉涵曰：「家世自魯公公傳陽明之學，迨王父而獲有成書，遺編僅存，世無知者。夫先祖有美而不彰，與於不仁之甚也。某自思不能保其家聲，以表揚其先人，而特厚望於子。子能乞當世之立言者，闡揚遺書，俾不終泯於世，死不恨矣。」晉涵敬謝，將爲之校讐卷帙，會有徐州之行，不暇爲。庚寅晉涵在京師，得家書，則兄先益以九月病瘵死矣。悲哉！先生經明行修，不克昌其身，并其子孫之自好者，不得永其年，是豈陰陽之咎耶？先王父有言，紹興自文成創學，代有傳人，規言矩行，閭里知所矜式，自先生歿而經師亡，四明故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著流傳爲四方所資，取至先生而集其成，先生歿而史學亦絕，嗚呼！此不僅爲一家之慟也。會稽章君學誠，篤好先生之文，過晉涵於京師，輒問先生後嗣形諸嘆息。時抱先生之文號於眾曰：「百餘年無此作矣。」世有治古文而成學者乎？不能舍先生而有他求矣。嗟乎！先生去今六十年，鄉里幾不知其姓氏，晉涵愧不能紹其家學，而得章君爲之推重，不遺餘力，潛德幽光，將賴以顯著。詹事嘉定錢先生稱章君爲先生後世桓譚信矣。王辰春晉涵來太平使院，大興朱學士舊因章君知先生後世及思復堂文集，且曰：「吾當爲之表。」晉涵躍然曰：「是固望於有道德而能文章者，竊有願未敢遽以請也。今幸適得之，謹撫粗能記憶者爲狀，以求學士之文以彰先生之學，庶異日上史館備採擇，族孫晉涵謹狀。」

（清儒碑傳集卷二八）

又邵先生墓表 朱筠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卒以功業顯著有效，於是門弟子滿天下。江西泰州龍谿並述學案，傳授著錄者輒數百人，輻輳馳騁，或不軌師說，爲訛議於世，而同里傳其學以醇謹稱最者，曰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翰今山後少傳者，惟德洪傳沈國模求如國模傳韓孔當道韓邵曾可魯公曾可生貞顯字鶴閒貞顯生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學者所稱念魯先生也。鼎革之初，諸老祖喪先生，踴然承絕業於荒江斥海之濱，嘗西北遊走遼關，思有所用，退而老死以古文詞傳於其家，死於今六十年，姓名不出於鄉黨，學者罕能道之，而遺書將墜，筠及門會稽章學誠篤好其文，數爲筠感激言之。乾隆辛卯冬，先生之親同姓諸孫晉涵來謁筠于太平使院，爲筠言先生始末詳具。且曰：「先生諸孫先益先觀最賢，思欲張大先生之行與文，不幸先後死，先

益營改葬先生於縣之九壘山墓道之石未有表者敢狀以請鈞故無所聞見於先生然心知吾道篤論君子也不取辭按狀先生幼失母少長察察用父呵自勉從羣兒戲為白打祖母孫戒之嚮學九歲讀史即操槩為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外歸偶舉宋儒語語先生與曰其人安往邪願得而事之祖以為有志即為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半霖崇禎初縣人設以為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之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尚在歲必一再至為諸生設講先生立階下聽久之執所業尚書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嘆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孔當受業徐景范文亦者韓門高第子也比見先生嘆曰吾弗如邵子先生初讀傳習錄無所得即而讀劉宗周人譜曰善乎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二十為縣學生獨恥為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視人傳以為笑久之居祖祖母及父憂戒家人勿召僧七七日陳梵誦經營窻空必誠必信一慟盡哀鄉之前輩僉曰邵氏子善喪笑者愧之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歿諸生散去景范舉鄉試第一計偕京師卒先生獨行抱遺書守其師說而不變然貧無以自存走嘉興依故人陳童子給食或有號稱講學用私憾與王文成為難者方負重名其徒陳從馬彭數造先生相辨難不能屈則嘆曰吾哀若所學誠學若鄉人之學而已先生應曰若尚不知幾日月者之喪明自哀不暇而暇吾哀邪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天泉四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說儒也龍谿浸淫無生之旨釋也不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尚正學自愛河開李塉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哉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宛平孫承澤大學士孝威熊賜履先後以闕王氏學為己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相與牽引詆訶以文成為異端學者從事四子書又以能毀王氏學為有功於章句集註庸俗羣師一談不破先生固疾之以為不足辯顧在力行耳從同邑黃宗義問乾鑿度算法會稽董瑒受陣圖保定王正中學西歷將軍施琅振旅臺灣過西湖遣先生相與縱談沿海要害瑒奇之請與俱北謝不行間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講坐作擊刺之法一月而歸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淮離合狀北入河南訪黃流故道西走穎潼關哨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會歲辛巳知黃岡事鍾漢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博訪有紹文成之學者乃以禮幣致先生先一日

戒取厥明諸弟子畢至知縣借教諭訓導至弟子迎于門外揖至階先生出泣階知縣升階揖先生揖教諭訓導次及諸弟子皆揖入釋菜于先賢如禮出即講堂揖坐先生南向知縣西向教諭訓導東向弟子俟於階童子誦詩關先生為講易艮卦知縣顧諸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既罷縣之父老喜曰數十年今見此也丙戌至山東戊子入京師商邱朱至郵萬經欲招之與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辛卯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遺訓卒先生生順治五年戊子卒年六十四先生貌豐目有光紵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室必正坐飲酒數升不亂酒酣以往談忠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從弟廷英數言言硯齋之術固乞先生束脯所入行買輒喪之弗問也友教陶家堰隣婦訓聲數出於柵聞邵先生過數止一年而改數過道墟章氏主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器必再三拭乃敢進鄉里童子遭於道必拱手立然士之為俗學者輒敬之而心迂先生竟莫肯傳其學先生少作觀心錄一卷宗義規之曰無實者弗為先生輒燬之又撰明史論百篇示景范景范曰未有無紀傳而論贊作者先生欲然謝不敏先生既遊倦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之傳懼及身而即斬也乃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為琦庵功微金許言絕於樂文成立德以揭大臣任良知曰伊孟子出盡午魚爛執心辨舌作陽明王子傳粵神宗朝異學披猖意心之主惟嚴山懋功祗悔而復藥羣髦狂謔蓋志厭存沒揆首陽作哉山劉子傳縹緲姚江浙東以醇江西以正良幾踏羅羅楊詭亂望齡汝登逃戒憲定圖縹折桀敢告復性作王門弟子傳明道以不言如以身鉉監彪佳白首歸以全應繁隱跡宗義纂言死復生不報何千萬年作劉門弟子傳趙氏忽有民程黃錄之丞相開府生祭者北死哭者西六陵冬青英孫珏來咽咽曲水蘭亭葬于斯作宋遺民所知傳裂儒冠而僧師法別承徐枋願絳陳恭尹之貞璞完厥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書院飛以革半霖有幾載刺而復致良知是力誨爾後生無忘前則向是游是息作姚江書院傳八人自作傳家異同厥子有牒系厥臣有跡蹤耆舊有聞用紀於故邦作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數十篇先生卒後門弟子台記序雜文編之為思復堂文集二十卷刻焉又考書院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略四卷開從宗義問逸事受海外錄行國錄作東南紀事同邑張五皋從海外來舍歸先生就與諸論合以馮甦見聞隨筆作西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輒燬矣先生娶陶氏生子四長承濂國子監





生考授州判。大承明。大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西鄉縣知縣。大承朱。孫九人。承濂等初葬先生于慈谿之龍山。仁和龔麟銘其墓。後以形家言曰。不吉。乃改葬。先生之弟行向榮。晉通祖父也。嘗從先生問古文法。嘆曰。紹興自文成講學。傳授矩矱。代有四明。所在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著卓然。先生實兼承其業。自先生歿。而紹興之師法與史學絕矣。筠謹案。表所以表其人之大者。今制三品以上用神道碑。四品以下用墓表。宗義金石要例曰。墓表有銘。不可謂非也。先生厥光不曜而行。與文實應銘法。筠既表先生兼取義于昌黎韓子。所以銘施士句者。而重為之系曰。

君夷之邑。系姓惟邵。秦漢越宋。餘姚支克肖。代其有聞。傳授異同。以節開先生。曾祖母翁聖亦有教。曰。文曰行。言修之道。守先正。正一髮引鈞。視斯郡土脈。先生死矣。師微業絕。卜改葬骨肉。其言在家。祀先生于鄉。卿先生邪。

（碑傳集）卷二八

蔡司訓志奇傳

乾隆二年春。余至瀋陽。瀋陽距京師二千里。江右至此幾六千里矣。吾鄉官此土者。治中永新楊君甯海。令上猶蔡君暨余三人而已。蔡君齒最少。試政南海三載。京兆君宋公疏薦。即真。初夏。入京。引見道奉天。一見如舊相識。君為人。倜儻。意氣豪邁。為余道乃祖庸子先。生事甚奇。先生少為邑諸生。康熙甲寅。開寇江右。鄉曲亡命率乘勢。煽亂。恣虐善長。所在多有。先生屢瀕于危。輒以援得脫。往往出意外。尤異者。邑人以紳士中。或勾賊為亂。偵得十餘人。縛至學宮門外。戮之。仇家構陷先生入其中。每戮一人。先殺一鵝。以祭。隨斷其首。次至先生。鵝三受刃不死。眾頗疑其冤。時先生所聘李氏女未娶。陷賊不屈死。其母望見先生被誣。且就戮。頓仆號冤。先生因得釋。寇平。以明經授永新訓導。時禾新人亦有通寇。傾陷諸生者。先生感己事。為力白其誣。保全之。然構陷先生者。先生至老死。不以語人也。夫人死。生之命制於天。時當昏墊。小人意。天方亂。命可逞其毒。以加於君子。然而不能也。其死也。或欲全其身。以沮喪其神。必有物焉。持之。俾得致命。遂志。必不使人得而存之。其生也。或欲滅其身。以汙其名。必有物焉。護之。俾之。歷百死。蹈白刃。而不危。必不使人得而亡之。其大較然也。小人竟何能加於君子哉。先生後復訓奉新。致仕歸。享年七十有三。壽終於家。子四人。邑學生一。

人國學生一人。鄉進士二人。父諱希舜。字仲韶。由明經授推官。值明季隱居不仕。著書號雲溪集。子二人。諱希舜。字仲韶。由明經授推官。值明季生諱志奇。字庸子。甯海其孫也。單恩贈如其官。

史氏曰。昔漢丙吉當封。而疾甚。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吉當不死。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信哉斯言也。余觀蔡先生之為人。蓋古所謂長者。以是歷險艱而不殆。至絕口不言仇家。尤人所難也。其後之昌也宜哉。

（碑傳集）卷二一

蔡恭靖先生壁墓誌銘

張伯行

閩為紫陽。過化地也。至今流風未泯。人文之盛。媲美吳越。而理學淵源。尤莫盛於漳浦一邑。余於康熙丁亥奉命撫閩。建立龍峯書院。延攬名儒。講求程朱之學。有羅源蔡學博訓士。有方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勵行之旨。不專器人於語言文字間。余心異之。聘為多士師。其長君世遠。時以孝廉侍行。因其纂修先儒遺書。子於先生父子相契。不有最深者乎。未幾。世遠捷南宮。選庶常。余復調撫江蘇。仍委先生綜理書院事。以率育人材。俾有成就。逾年。以年老解綬。世遠亦乞假歸省。歲辛卯之冬。世遠忽以先生之赴。余不勝哀慟。有文獻零落之嘆。世遠以狀來請曰。願乞一言。以誌不朽。余誼不可辭。謹按行狀。先生諱壁。字君宏。號武湖。閩漳浦人也。始祖蒙齋公。宋理學名儒。自是科第不絕。蔚為漳郡冠。高祖諱大壯。領嘉靖己酉鄉薦。曾祖諱宗禹。萬曆辛丑進士。官比部。嘉言懿行。載道南原。委中祖諱一燈。萬曆丙午舉人。累贈文林郎。子三長。而烜順治戊戌進士。仲而煥。順治壬辰進士。季而煜。郡庠生。以石德重望。為鄉祭酒。先生之父也。先生幼有異質。九歲能屬文。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選貢入成均。時昆山徐相國為大司成。先生兩試皆第一。聲震一時。會耿逆變作。留滯都門。五年不得歸。一時賢豪皆與之交。聞見由是益廣。顧時念二親不置。或勸之仕。先生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吾雞黍。不能奉親。何仕為。丁巳亂定。歸里。時二親避亂於梁山之麓。先生竭力承志。而益肆力於六經。子史四方來學者。莫不以河汾龍門擬之。二親既沒。喪葬如禮。丙戌授羅源縣學博。先生慨然曰。天下治亂在人才。人才盛衰由學校。比來士習驕矜。為廣文者。師道不立。第省試文藝。可否甚者。徒博贊餽。以自利。而於長善救失之意。微矣。先生至羅。盡革其陋習。一意崇禮讓。重廉節。



而躬行以率之士莫不觀感興起請學使按部見士之進止有度文義斐然亟下檄褒先生余入閩廉知先生名使主書院事人慶得師先生之學惟則古稱先不為勦竊之言表暴之行而人信服之蓋以德勝也先生家素貧書院月餼無幾余屢欲有所贈恐傷其廉輒止欲循例疏薦於朝以衰病辭先生之介潔恬淡殆有不可及者比余徙江蘇時先生暫假省墓余臨行亟以書促駕先生惠然來省整頓師席如初庚寅秋世遠得假歸省始奉先生歸里越一年先生竟以疾終於家之正寢先生生於順治戊子二月初一日丑時卒於康熙辛卯七月初一日亥時享年六十有四門弟子私謚曰恭靖先生娶陳氏柔順有賢德歸方期年早卒繼室吳氏生三子長世遠字聞之己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劉氏次鳴珂邑庠生娶王氏次可遠邑庠生娶黃氏女二人長適貢生朱永泰次配林必藩孫四人女孫三人先生天性孝友清介絕俗與人交則和平坦易藹然可親生平教人總以篤於倫理嚴於義利為諄諄讀書限以工程曰學貴有序無序者雖務多無益也又曰見古人之行事立言而反求諸己其流於不肖者鮮矣其論說事理指陳得失皆可見之施行惜其事業不見於世然其潛德隱行惟夜光之璧差可比擬乎其沒也安溪李相國以文唁之曰人倫必有師表鄉國必有典型先生之存也或稱之為胡安定或擬之於黃叔度或品目之為李元禮郭林宗名不虛立信夫余撫閩三載得先生互相討論自至江蘇廨廩不忘乃今不得復見悲哉世遠等既得吉兆於某原將於月日葬先生原配陳孺人附焉因略舉其概而為之銘銘曰

（清儒集卷二）

先生之名不必顯於時而可述之後世先生之學不必售於己而可傳之來裔此非緣飾儒術者之所能為唯其真修實踐故能如是默與道契也梁山之高實為邦望鹿溪之脈其流決決於此逕形與天地長於日月光千秋而後視此蓋藏

文林郎嵩縣儒學教諭傅君上襄元配范孺人合葬墓誌銘 張伯行

余表姪蘭邑匡山傅君余祖母之曾姪孫也長於余三年余少時每至蘭登堂拜表伯左子公暨表兄止園先生退即與匡山坐書室談文講道惓惓不忍去後余因家務繁冗讀書其家益得與匡山接席聯牀動靜與俱乃盡有以識匡山之所志蓋難於今人中求之也爾時余方為諸生而匡山已領鄉薦余謂匡山獲售南宮干霄直上在指顧閒

而蘭之先達梁奉常張大參諸公亦皆以翰苑目之奈匡山命運乖蹇屢試禮闈不第癸亥遂以廣文小就而乙丑後余亦宦遊於燕齊吳閩之閒不相見者三十餘年每當公務之暇獨居靜坐憶及昔日相對時猶覺神氣靜穆丰度端凝千里可接方期數年後歸老林泉與匡山把臂談心為暮年之樂而不意匡山已於己未秋告終耄耋矣嗚呼如匡山者乃竟以廣文終耶雖匡山能以義命自安亦不以是而加損而天之所以位匡山者豈應若是已耶今其嗣君靜來將奉匡山之靈而葬焉遣使持狀請余為之誌其墓余知匡山最悉欲表章之也久矣又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匡山諱上襄字渡平余外曾祖淇縣教諭明經宗孔公之元孫萬歷戊午舉人翔宇公之曾孫鄉飲正賓太學生左子公之孫甲午拔貢止園先生之冢子也生而聰穎異常出語輒驚人左子公珍愛之及長下帷苦功雖嚴寒暑誦讀不輟為文力追先正不逐時好尤工書法精詩律十七補邑博士弟子員己酉年甫廿二遂領鄉薦當是時左子公春秋高喜而顧止園先生曰吾家賦鹿鳴者有之矣瓊林者無人此子庶破吾家天荒乎豈意匡山之終艱於一第耶匡山性至孝事祖母父母先意承志備盡色養當庚申止園先生之捐館也排踊哭泣淚盡血繼三日勺水不入口左子公曲為勸解方少進食居喪三年曲盡禮節及丁卯戊辰連遭左子公王太孺人之喪身居承重亦復盡哀盡禮丁丑下太孺人卽世哀毀骨立幾至滅性若其撫幼恤孺不貽父母憂則又孝友並至云三任學博率以興學造士為先務立社主盟多方鼓舞以故所至人文蔚起在柘則丁卯中式者五人皆其門下士在嵩則戊子中式者屈君寬張君星煜尤其所最心賞者是嵩之魁樓久壞匡山首倡捐修即以屈張督其工落成之後題其門云魁曜臨三閭文光照兩銘迨戊子榜發而二君果破壁高飛人服其藻鑑焉戊寅己卯在里守制讀禮之餘立心行社邑中知名士遊其門者爭自奮勵相繼獲售者指不勝屈生平不治生產不趨時附勢嘗聞其病中答某詩云田園半廢恆心在肌肉全消傲骨存其清高之品端嚴之氣於此可想見矣匡山生於順治戊子年三月初八日午時卒於康熙乙未年九月二十五日酉時得壽六十八歲配范孺人邑明經范公諱龍驤女幼失恃從父受內則閨範列女傳諸書寓目即曉大義凡一言一動莫不循循有規矩于歸匡山後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勤處妯娌以和教子睦族持家御下種種懿行皆足為姻黨矜式古之內助



《碑傳集》卷一

皇贈禮部侍郎父崧繼明縣學生

聖祖詔選耆儒備顧問用宰執薦

稱善。一日天寒雨雪，先生方戴白題，偕諸臣侍左右。上顧之，笑曰：「查某風度爾雅，洵堪爲儒臣冠。」卽撤御饌以賜，恩賚有加。尋兼武英殿修書總裁，直廬同僚各任采輯，而先生董其成。平生恬退，重名節，有在事者待同僚以非禮，先生起爭之。其人將構毀焉，遂告歸。羣公留之不可，饋之贐弗受。既歸里，杜門著述，而山水之興未衰。復南遊閩粵，久之始歸。後以其弟禮部侍郎嗣庭獲舉，牽連被逮，同產弟妹並誦戍。

世宗因籍嗣庭家，得先生詩集，覽其紀恩諸作，謂侍臣曰：「查某忠愛拳拳，固一飯不忘君也。」乃獨見原暨其子克念，放歸田里。先生感國恩，痛家難，歸卽臥病，以雍正五年八月某日卒，年七十有八。卒之日，橈無新衣，囊無餘儲，惟手勘書萬卷而已。先生品詣矯然，學問渾灝，文章麗則而尤工于詩，滙韓白蘇陸之長，以發摛性靈，海內咸宗之。所著有敬業堂集四十八卷，續集六卷，詞二卷，已行于世。周易玩辭集解十卷，蘇詩補注五十卷，文集八卷，隨獵日記，人海記，廬山紀遊，得樹樓雜鈔各若干卷，藏于家。夫人同邑徵君陸嘉淑女，子三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府知府。克承國子生，皆先先生卒。克念，甲辰舉人，孫恂昌、祈昌、福昌、岐昌，祠皆世其家。先生宏獎後進，多成名士。廷芳愧無學，而承提誨十餘載，規爲營坎，聞見頗悉。既請于方子銘其墓，而其愿官行事之槩有未備者，謹撰次如右，獻諸史館，謹狀。

（神傳集）卷四十七

又查編修慎行小傳 鄭方坤

查慎行字夏重，別字悔菴，晚又自號初白菴主人。而初白之名特著。海甯人，爲逸遠先生之賢嗣。少執經於梨洲黃徵君之門，紹聞衣德，胚胎前光，而又天縱異才，深沉好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其生平所癖好者，唯於詩。於山水，於友朋，其于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少日爲諸生，卽杖策從軍，出入牂柯夜郎之境，以及齊魯燕趙梁宋之區，驛壁郵亭，揮灑殆遍。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之峯，探武夷九曲之勝，尋無諸之故墟，訪尉佗之遺跡，江山神助，詩益富而且奇。癸未成進士，簡翰林，卽

特達之知，召入內廷供奉。比歲西巡，庶歌載筆，凡幽岨之區，脫之境，爲從古詩人所未歷者，盡胸駭

梁有未備者謹撰次如右獻諸史館謹狀

《碎傳集》卷四七

又查編修慎行小傳 鄭方坤  
查慎行字夏重別字悔菴晚又自號初白菴主人而初白之名持著海甯人爲逸遠先生之賢嗣少執經於梨洲黃徵君之門紹聞衣德胚胎前光而又天縱異才深沉好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其生平所癖好者唯於詩於山水於友朋其于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少日爲諸生卽杖策從軍出入牂柯夜郎之境以及齊魯燕趙梁宋之區驛壁郵亭揮灑殆徧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之峯探武夷九曲之勝尋無諸之故墟訪尉佗之遺跡江山神助詩益富而且奇癸未成進士簡翰林卽

上未嘗不動色咨嗟稱善者再也。顧常懷引退志，年未及懸車，已決計賦遂初。家食二十餘年，肅歌自適，忽遭門戶之難，全家赴詔獄，而先生坐家長失教罪且不測。世宗皇帝稔識其端謹，無他賜放歸田里，蓋歸田未兩月而卒。先生繼長水新城，後而稱詩伯，一時壇坫於斯，為盛。嘗教人作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詩之盤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誠詞苑之良規，學海之寶筏也。嘗有句云：「座中放論歸長梅，醉裏題詩醒白嫵。」又人來絕域，原梓命事到傷心，每怕真。俯仰情深，殆與玉局無二。所注蘇詩，抉摘穿穴，得未曾有，實能為髯公道出胸臆，閱事惜未開雕問世。世有流傳秘寶，嘉惠後學，如未開府徐尚書其人者乎？將旦暮遇之矣。

《碑傳集》卷四七

翰林院編修初白查先生墓表

初白先生之墓，方侍郎靈皋為之志，其彌甥沈生廷芳復請表於予。猶憶初應鄉舉時，謁先生於湖上，時方學為古文，先生見之喜，謂萬丈九沙曰：「此劉原父之詞也。」年來學殖荒落，慙負先生期許之意，然而知己之感，又曷敢辭。先生名嗣璉，字夏重，別署查田，改名慎行，字悔餘，別署初白。浙江杭州府海寧縣人。明順天府尹某之五世孫，贈兵部主事某之曾孫，兵部主事某之孫，贈翰林院編修某之子。先生少受業於姚江黃氏，與講會，然所長最在詩。浙之詩人，首朱先生竹垞，其嗣音者先生暨湯先生西厓實鼎足。至今浙中詩派，不出此三家。自先生未通籍，詩名聞於

禁中，顧垂老不第。康熙壬午，

聖祖東巡守，以澤州陳公薦，驛召至

行在賦詩，隨入京，

詔直南書房。明年，

特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公族子昇以官坊久侍直，宮監無以別之，呼先生曰老查。南書房於侍從為最親，望之者如褰眉天牛。顧其積習，以附樞要為窟穴，以深交中貴人，探索消息為聲氣，以忤忌

互相排擠爲幹力書卷文字反束之高閣苟非其人即不能容而先生疏落一往辰入酉出岸然冷然或應制有所撰述立即呈稟先生非有意先人顧不能委曲周旋同事於是忌者思去之乃以武英殿書局需人薦充校勘官稍外之也

聖祖故眷先生諭書成仍侍直在局二年而竣再入直不數月忽有

特旨免侍直歸院先生遂以病乞假院長揆公留之遷延一年先生請益力竟歸先生長子克建成進士最早後三年先生次弟嗣璵繼之爲翰林又三年先生入館又三年嗣廷繼之克建亦入爲刑部其時查氏庭前有連桂之瑞門戶鼎盛而先生片帆歸里蕭然如老諸生角巾野褐徜徉湖山當事希得一見田父遇之時相爾汝克建卒官先生益無意人世已而大難作闔門就逮先生怡然抵京自陳實不知本末諸大臣其訊亦喑然曰彼固傲屣一官者也其弟仕京相隔遠濶寧復知之倘以此株連不亦枉乎乃其以其情上聞

世宗亦雅悉先生高節特令釋之并其子嗟乎先生之掉首於要津者乃其所以脫身於奇禍也詩人云乎哉先生所注蘇文忠公詩五十二卷搜羅甚富施王二家

不足述也敬業堂集四十八卷已行於世晚年所作者不預焉乃爲之詩以勒之詩曰世皆集菴吾獨集枯青山獨往保茲故吾人亦有言何不競進豈知明哲置身安隱

全祖望撰《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君諱嗣璵字夏重後更名慎行浙江海甯人也余始入京師查氏負才名者數人而君尤獲重語朋齒中以詩名者皆若爲君屈君少聞吾邑錢先生飲光深於詩卽沂江繫舟樅陽造田間講問趨時而歸錢先生數爲余道之及與交久長見其於時賢中微若自矜異然猶以詩人目之及余脫刑部籍

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中貴人氣焰赫然者朝夕至必

命事專及於余乃敢應唯敬對外此不交一言又風畏風欬常著緇布小冠諸內侍多竊笑或曰往時查翰林慎行性質頗類此而冠飾亦同噫異哉余用是益有意於君之爲人而君尋告歸及篤老以其弟嗣庭得罪牽連被逮同產弟姪並謫戍而君獨見原蓋

先帝公聽並觀君恬淡寡營久信於士大夫故任事者



閔焉、而以情達也。君既歿，其子克念以狀請銘數年矣。乾隆元年十有二月，余臥病直廬，或告曰：君之甥甥沈庶常廷芳，屬爲通言，速君銘，且告克念之喪。是夜夢與君問勞如平生，晨起命家人檢故狀不得，乃就所獨知於君者以誌焉。覽者卽是以求之，其所狀事迹雖不具可也。其詩已行於世者凡四千六百餘篇，各以時地次爲五十四集。君卒於雍正五年，年七十有八。父諱遺，字逸遠，爲浙西耆舊。母鍾氏，兄弟四人，皆成進士。妻陸氏，子三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知府。克承，國子生。俱先君卒。克念，甲辰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所嚮所祈，詎止於斯。而終已無施，惟以弼於詩。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校記

①「旁顧」上疑有脫字，見下篇《邵先生墓表》。

②今：前篇《行狀》作「僅」，義較長。

③大臣：疑誤。

④不言：當作「言不」，見前篇《行狀》。

⑤石：當作「碩」。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二

嚴虞惇 方舟 張大受 張金友 陳鶴齡  
陸肯堂

諸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嚴先生虞惇墓表 楊維武  
虞山嚴太僕思菴先生之沒二十餘年昨歲其嗣君鑾卜葬先生既得  
前少宰崑圃黃公爲之誌而復以墓門之碑屬之子余於先生固通門  
也自先大父忠文先生與先生祖龔珠先生爲同譜而余年十二即得  
拜尊甫白雲先生於床下以詩爲贊深荷獎許後余至京師先生以詞  
林宿老爲文章總持負天下望天下奉其言論風旨以爲輕重雖素知  
名士苟不當意不輕許也而余獨受知于先生最深歲癸巳先生出典  
楚試余方應京兆舉不獲隨先生行先生乃與太倉顧孝廉玉停偕既  
撤棘先生病甚然每對玉停言輒倦倦念余一日字余曰文叔若傳吾  
無憾焉玉停慰解之曰必如先生言追彌留握玉停手太息曰吾病亟  
矣而京兆試錄不至恐不及見也至得文叔捷音必焚香告余玉停如  
其言因寓書於余余乃得聞狀痛哭不能止古今來知己之感世多有  
之然未有當生死之交纏綿篤摯如先生於余者今日表先生之墓雖  
愧不文其敢以辭先生諱虞惇字寶成一字思菴裔出唐給事中諱悅  
後累遷居常熟明世宗朝文靖公諱誦起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爲名相是先生高祖也曾祖諱澤  
中書舍人祖諱斌崇正甲戌進士官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即諱珠先生  
也父諱熊明諸生鼎革後不復出官稱白雲先生以先生貴累贈太僕  
寺少卿母袁氏贈恭人先生生有異秉讀書日數行下九經三史幼即  
成誦長益探其闕奧每家塾課藝及里中文酒之社先生年向少文輒  
冠其曹某歲入籍華亭補博士弟子時吳中承同聲憤交之後珠盤玉  
敦之會望走絡繹無不願交於先生先生實爲之職志癸丑食餽門  
中副車廷試入都應大司寇崑山徐公之招預修明史庚午登京兆賢  
書時

聖祖皇帝慎重科場座主太倉相國王公時爲學士乃  
聖祖特簡公正廉慎甄拔多名流而先生尤爲宿望丁丑捷南宮殿試  
日京江相國張文貞公讀卷以第三人進呈而長洲大宗伯韓公復奏  
先生家世籍貫  
上亦素聞先生名遂以第一甲第二人及第釋褐授職編修院長阿公  
山深相引重館閣文字多出先生手己卯先生次子密從子亭裔並捷

北闈會科場議起兩主司與先生皆同年忘者用是周內先生遂鐫二  
級先生亦不深置辨也甲申歸里門乙酉

聖祖南巡閱河先生迎

駕謁陵獻詩十章

溫旨召問賜御書一幅是歲冬起補國子監監丞明年轉大理寺副  
寺副故廷尉屬廷尉天下之平也而寺副權輕位下盡諸紙尾奉行文  
書謹守故事而已用法輕重人命死生無留意者先生獨毅然不敢輕  
其官論議奏當必折衷至是務求其生或事有掣肘不得行其志輒義  
形於色雖詔之以利忱之以威不能奪也九門提督陶和氣勢跋扈人  
意旨所向無敢逆者書有所怨極張三欲置之死用通倉盜米案鍛入  
之先生執奏以爲罪不應死法卒從末減有徐天榮者館內務府二格  
家二格殺人之欲蔽其罪於徐徐力不能脫又口吃無以自明已定讞  
矣先生獨心疑其冤時方移疾且秩滿或勸先生稍緩即量移此事可  
勿與也先生不聽力疾起視事密擒二格訊之二格服辜天榮得釋京  
師內外咸驚嘆以爲神九卿倚重謂釋之定國無以過也辛卯典四川  
鄉試士皆拔其尤余嘗從王宮詹拙園先生視學於蜀蜀士之雋多所  
稔悉今入穀者過半以是而知先生得士之盛也復命陞鴻臚寺少卿  
月餘轉通政司右參議未幾復還太僕寺少卿先生自庚辰後位頗淹  
滯至是不兩月三遷厥官

聖祖常問掌院及九卿外廷諸臣誰工古文之學者咸舉先生名以對  
又問誰可比以皆曰故相國張某之亞蓋京江相國之文最爲

聖祖所契故援以爲比

聖祖深領之當是時咸謂先生且駿驥得用矣癸巳復爲湖廣鄉試正  
主考先生念湖廣文獻之地如國初熊劉諸公文章開闢爲一代風氣  
所宗主而後或不免於凌夷此主持文柄者之責也因奮志挽回黜浮  
矯陋人閱三十餘日盡萬二千餘卷焚膏繼晷目擊手披摘其菁英落  
其蕪蔓榜發之日登進者既感知遇之奇被放者亦服衡鑑之當咸以  
爲數十年來制科所未有也然先生精神心血亦耗且盡矣在闕中已  
病出闕而病增劇未十日竟不起祭法以死勤事則祀之先生勤王事  
而死正與祭法相應開府劉公徇士大夫之請祀先生於名宦至今全  
楚之士談及先生無不歎息泣下者也先生手擬大魁起家禁近備位  
卿貳兩典試事俱有起衰之功即前爲廷尉屬時清節直道亦卓卓表



儒藏

見於世矣。然以先生之學誼齒未衰耄又當

聖祖皇帝嘗注方殷倘更天假之年必大被坊用經綸繡黻當復何如

而中道淹逝未竟厥施人以此惜之。著有詩經質疑數十卷文獻通考

詳節二十四卷其所輯易經及通鑑提要惜未成帙先生制藝既已風

行海內衣被後學而古文詞尤度越於俗卓然名其家昔崑山歸震川

先生為有明一代作者而官止於太僕今先生名位適與之相符居相

近世相接文章學問先後輝映從學之士欲為刊嚴太僕集繼歸太僕

後論者咸以為不愧云先生生於順治庚寅五月二日卒於康熙癸巳

三月二十一日年六十四配戴氏誥封恭人子三長鑒教習貢生候選

知縣以子貴封中憲大夫山東萊州府知府次密己卯舉人次厘佐蔭

生孫二人長有禧雍正癸卯

欽賜進士現任萊州府知府次繩業女四孫女二曾孫男四以雍正

三年乙卯葬於吳縣之穹窿山下嗚呼先生之沒也予留滯京師不獲

效古人之誼千里赴唁及先生卜葬余復大病僵臥五六月不能起又

不獲親送先生於墓憑棺一哭以誌知己之恩且先生平日所以掩掩

於余豈直以一第相期望哉良以先大父大節與日月爭光名德之後

冀勿墜其世故欲拯而起之謂孺子可教也又先生與余俱出太倉相

國之門相國待先生以國士而余受相國知亦至深且厚師門之誼波

及下走聲名未立因其獎成而余自登第後浮沈金馬厓有歲年蹉跎

偃蹇碌碌無所建豎今復以貧病之故杜門里居不能自振將終為廢

人然則余之負先生知者甚矣今復援筆而表先生之墓能無感愧并

集涕泣橫流不能自已也哉乃為之銘銘曰

先生之學賈茂董醇鼓吹六籍陶鑄羣言大魁廷對渠祿高竊人尊北

斗世奉龍門量移國子師嚴道尊一佐廷尉出入平反法無軌弊人自

不冤羣公推轂喜動

楓宸敷應卿寺一歲三遷星輅再遣玉鑑重懸楚材蜀士選並青錢

叢閣路江漢遡源翰躬盡瘁身殞於官嗟余薄劣早荷陶鈞車過伯樂

氣識延津邱山華屋知己感恩羊曇有淚郭泰無想九原可作視此貞

珉

方先生舟墓碣 陳鵬年

自用時文舉甲乙科以諸生之文而為海內所誦法人知其名家有其

書者惟桐城方百川先生先生寄寓江甯余來典郡歿已逾歲矣友其

弟望溪稽之與久故者然後知先生非文人先生生棠村六七歲讀左

氏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衾衣中議其所由勝敗暇則之大澤召

羣兒布勒左右為陣時三藩逆亂比邑早蝗憂之或廢寢食既長遷金

陵家貧召徒授章句無應者乃與望溪學為時文遂用此知名四方名

輩造請望溪常引接而先生鍵戶弗與通惟燕人王源邑子宋潛盧宿

松朱書自負經世略時就先生證尋今故論辯鑿鑿先生終無言退乃

為望溪發其覆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先生性孤特而內

行篤修其父逸巢先生每語人曰記所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於此

子見之望溪行遊四方十餘年先生常居守服勤盡瘁其後望溪歸先

生東遊登萊極滄海視日之始生北過燕市遺疾以還逾歲自知不可

療妻子在前未嘗一給視卒之夕強言笑陰戒望溪奉二親就寢曰命

盡矣恐記吾音容異日常炯然於寢寐也妻子環而哭之喻使退曰君

子以齊終吾獨宜死弟手先卒之數日閉戶悉焚平生所論著其古文

眾見者惟課試擬廣亮南樓譙集序絡緯賦二篇又於宗伯長洲韓公

所得廣師說一篇韓公曰雖退之無以尚也望溪治古文詰諸經皆先

生發其端緒死之後親故過時而哀吳中十郡薦紳羣士條其行誼詣

督學使者乞定祀於鄉山陬海聚嗜古續文者皆為余歎不置云先生

諱舟上元縣學生卒年三十有七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積之不施維遇之艱學之未竟而奪其年厥德渾堅而風竄然奚必彰

於事而禪於言

張學政大受小傳 鄭方坤

張大受字日容居吳郡之千將門千將門又名匠門故以自號人皆稱

匠門先生匠門生有異才又好學特甚於經史百家之言無不貫弗最

為汪純翁韓慕廬朱竹垞三先生所賞識其秋夜書懷詩云堯峰許領

東南儒吏部容先弟子行更感白頭朱檢討苦將塵劍拭光芒俯仰情

深如侯喜之所云死不恨也

聖祖皇帝南巡日嘗

召至御舟賦詩因宣入纂修館及為翰林

簡任貴州學政秩滿再留蓋

聖心猶眷注之而卒不大顯有集三十卷行世各體皆工而有韻之言

尤推絕唱。真所謂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而諧以金石者。蓋自三百年來。以經義取士。老生宿儒。卒疲神埋。照于其中。其於風雅一途。未遑染指。以余所見。如望溪。廣東諸君子。皆不能詩。即前明之震川。鹿門。諸老。開一爲之。亦蹇蹇不成家數。匠門科舉之文。雖香寒碧。久已衣被士林。而其詩復精詣若此。是知學究一科。果不足以牢籠大雅。有志之士。慎勿拘墟自守也夫。

（附傳）卷四七

張金友傳 附元藻

金友字聲子。同安西塘人。九歲能詩。父斯壘名諸生也。日課以經史數千字。皆成誦。年十六而孤。遭兵燹。託鎮軍幕府。以自庇。會草檄。以其年少。不之秘也。友從旁言。其不可鎮軍大驚。即屬署稿。果稱意。由是器重之。其母聞之。曰。童子饒舌。禍胎從此始矣。乃自韜廢。後海氛再熾。逆帥聞其名。欲致之。因匿匿安溪山谷中數年。迨閩疆底定。登康熙庚申補科賢書。初選得湖廣司理會。

國家裁汰。是官改補仙游教諭。時有縣胥凌諸生。訟之宰。宰右其胥。欲以開堂罪。視諸生。友力持不可。既而將交。賴於上官。因從容謂宰曰。如此必皆有譴。第某黜爲愛士。公黜爲庇役。輕重之際。願明公熟思之。宰爲改容。乃直諸生。又有巡司攝縣篆。欲以縣堂責士。召胥斗。友爭曰。學政全書。此地無責士體。恐後以爲例。公何忍焉。亦得罷。巡撫李公以友賢。疏薦之。友請歸養。李不憚。因備言母老。薦經播鹽。甫獲息喘。不忍遽離狀。李爲之泣下。乃歸仙遊。人勒石以誌不忘。居鄉排難解紛。族姓無煩有司判牘者。人咸重之。稱爲旋圖先生。旋圖者。友之書齋也。年七十五卒。子迪。太學生。工琴奕。書法更精於繪事。至今得其片紙。猶值數金。終身不履公庭。以高行見稱。

（附傳）卷二一

陳鶴齡傳 王安國

先生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澎。儻好義。負海內重望。從容城孫徵君遊。先生少承庭訓。以故有得於濂洛之緒。好讀河津姚江二子書。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等編。而以身體認之。父沒。家業中落。故舊有某某者。巧奪其產。先生恬然于之。弗與校。事母以至孝。聞啜菽飲水。外內無閒言。康熙甲子。舉於鄉。高陽相國李文勤公。夙重先生之爲人。至是延至京師。館於其家。先生念母篤老。輒謝歸。設教家塾。從

遊者數十人。每秋冬。篝燈夜讀。聲滿里巷。母歿。選授正定縣教諭。效胡安定公法。舉行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以文藝進者。先生反覆指畫。懇懇無倦色。士咸悅服。依歸之。郡屬三十二城。爭聞風請益焉。正定學宮舊粗完。歷歲爲風雨所摧。傾圮殆盡。先生蒿目憂之。毅然謀修葺。鳩工之始。礪金無幾。而先生獨以力任。邑人重先生之義。羣輸資以助。踰年落成。勒石以紀其事。渾沱泛溢。嘗奉檄視沿河村堡。水災有密授意。謂宜以不成災報者。先生詣其地。蹙然曰。百姓嗷嗷待哺。吾目擊情形。而諱不以告。負此心矣。卒以災報。蒙賑恤。全活者數千家。又太守命督陞平。甯晉諸邑民蝗。時捕蝗令急。所在騷擾。先生旬日蹕。太守問狀。先生曰。蝗不食苗。苗已盡。民不畏蝗。官即蝗也。太守迂其言。然終以此重之。既遷順天府武學教授。掌義學事。其訓迪一如正定。雍正四年。以疾卒於官。先生表裏粹然。踐履篤實。素精舉業。六試於禮部。凡五薦。皆不第。而經先生講授者。率列庠序。及獲擢科名者。指不勝屈。教人務盡其誠。而行之以恕。聞人片善。輒獎勵不置。有不率者。以理婉諭之。久乃薰之而化。在家在官。凡涉人身名事。以言語扶持愛護者。甚夥。嘗對人曰。某平生不道人非。樂成人美。默默此心。天鑒之矣。歿之日。遠近之士咸聞而悲之。赴葬者數百人。其門人李鈞。張誌。請於其友李塋。方苞。私諡爲懿長。先生子三。惠榮。惠華。惠正。惠華登第。惠榮。惠正俱成進士。

（附傳）卷二一

翰林侍讀陸公肯堂墓表 張伯行

潛成先生陸公。余乙丑會闈同年友也。憶甲戌歲。公在館閣。而余官中翰。維時文學侍從之臣。各充纂修。官修明五經史鑑。作述非一。公輒預焉。每有撰著。同事皆爲推服。以故受主知。禮遇優渥者。亦莫如公。乃龍任方殷。而錫齡不永。未得盡究厥施。君子惜之。公之卒也。在丙子八月二十六日。距今一十有五載。而余適調官公里。念昔日之交情。猶昨而道。範已遙。心焉悼之。既而公諸嗣秉鑑賜書等。謀建石琢辭。以示來者。且亟請於余。謂曾附譜。未其所見。聞必與所爲狀相符。合尤足以信今而傳後。余復何能辭。因爲敘其事。而銘之。公諱肯堂。字遷升。一字潛成。世居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公之祖諱廷楨。字彥超。始遷蘇州。今爲吳縣人。彥超公。飭行好學。望重膠庠。旁及天文地理。靡不精通。生平尤樂施予。鄉人德之。誥贈中大夫。祖妣吳太



叔人生三子次即公之父詒贈中大夫吳邑諸生諱衮字山補公也山補公性剛備多略雖未遇於時而志在世用士林咸以爲法妣詒封沈太淑人生一子即公公自幼穎悟嗜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闕閼凌厲頓挫如萬斛泉不可遏止甫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丁巳授歲貢生辛酉舉江南鄉試經魁甲子夏部授穎上學教諭未赴任中乙丑會試第一人是科

皇上親自命題主考閱卷畢錄前列十卷進呈親拔第一御批曰首場格局醇正二場工穩三場議論好及殿試遂擢狀頭大魁天下授翰林院修撰丁卯主試江西所得盡知名士人咸頌其公明比還充日講官起居注辛未擢右春坊右中允壬申轉左又擢侍講癸酉轉侍讀蓋自出典文衡以至陪侍螭頭入直講幄皆不循年貢超擢且疊荷天語褒嘉兩謂閣臣曰陸肯堂學問甚優人品亦好君臣相款洽直如家人父子恩遇之隆前此未之有也嗚呼士君子立身行道豈易得此遭逢於

聖世哉余竊念公之文章品誼所由深結知遇者甚非無本而能然也先儒謂士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則夫養之不裕縱修飾文章詞枝葉焉已耳公惟本根深厚故其在館閣也凡誥命制敕傳記詩章務歸典要及遇大著作則前後掌院諸先生無不交相推重迄今讀擬撰闕里孔廟碑文及試瀛臺諸作纒纒洋洋華實並茂至於動容周旋鮮不由禮卓然儀表一時公眞所謂有學有德立乎言行之先者固宜備膺

聖眷錫賚頻加寵光勿替有如是也公天性孝友篤於仁義父早見背事其祖色養志養撫異母弟愛護深至遇幼孤則輔之成立其待女兄弟尤曲盡恩禮于歸必豐其奩具或婿貧不能娶者掃館迎之宗族親友餽遺賙貸各致其情而後已又自以爲分所宜然非有所爲而爲之蓋公志不在溫飽故隨所施而各得也嗟夫宋史稱王文正德望勳業不愧科名使天假公以年吾見正色立朝方嚴持重所爲激濁揚清維持大義公豈有讓焉何乃遽墜前夕之星俾先百花而開者獨不及調羹大用耶抑將奕奕公孤之望早已付之其子若孫歟公娶張淑人封內閣中書鹿敷公女子男三人秉鑑賜書秉鑑女六人孫男二元貞元善孫女二俱秉鑑出公卒之某年葬其里之某處嗚呼公則已矣第余

觀公之令嗣皆當世所謂賢者然則陸氏之興實自公發其祥也後之人倘以余樸拙之言爲不欺其亦尙有考於此也夫爰爲之銘曰先生名譽振千秋馬蹏得意入鰲頭經天奎壁雲漢浮文章禮樂砥中流一代絲綸公獨抽黼黻盛治倚欽休前途遙爾阻華驪曰付厥後心無憂姑蘇之原林麓幽靈巖巖鄧尉護松楸過者視此式其邱

（碑傳集）卷四六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二

惠周惕 惠士奇

惠吉士周惕小傳 惠士奇 惠周惕字元龍，吳縣人。通經積學，治古文，有名於時。汪堯峯先生引為入室弟子。其說詩尤解人頤，著書三卷，博而不蕪，辨而不詭。於正可謂毛鄭之功臣，而夾解之諍子矣。蓋其學問根柢，于一時輩流中，與同郡嚴思菴相驂駕，故能原原本本，卓然成一家之言。不徒筆悅為工，如明季詩人，僅以五七言著已也。卒未成進士，與庶常選，下諸老為征。天慶得人，嗣以不練，習國書，外調密雲令。邑當出關孔道，值王師北征，軍需旁午，馬瘠僕痲，艱苦萬狀，卒佗倖憂，以死。昔劉須溪謂士方少時，志科舉，辛勤過古人，不知心血之耗，及其得也，或陸沈州縣，或流落邊塞，坐念場屋，何心至此。今觀現溪之才，與其末路之所以踴躍者，追誦前言，可為雪涕。詩有北征，紅豆嶢嶢，語等集，銜華佩，實老氣橫秋，蓋亦辨香於蘇陸諸家，而得其髓者。稍加編次，而錄其尤者於左。

（碑傳集）卷四六

又惠吉士記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模菴，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游，工詩，古文詞，既壯，阮於貧，遍遊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西稱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習國書，改庶雲知縣。卒於官。善有易傳、春秋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研溪先生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名之。年十二，即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先生所激賞。二十一，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乃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眾皆驚服。戊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兩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華亭王項齡、仁和湯右曾及先生三人對。其後已亥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禮成，奉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得薦。

龍命，洵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命留任三年。嘗謂漢時蜀郡辟陋，文翁守蜀，選子弟就學，遺博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楊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有海陽進士翁廷賓，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

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舊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旣去，粵人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旨修鎮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旨調取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

旨修鎮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旨調取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邃深經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



儒藏



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為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為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茶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為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舊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行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掩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為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掩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掩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瑟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為陽陽至應鍾為陰陽用正而陰用倍疑實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為宮有小呂無蕤賓故

假用小呂為變徵黃鍾遂之黃鍾宮為正宮小呂遂之黃鍾宮為下宮徵最小而以為宮故為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為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瑟遂從孔疎密取則琴瑟一上一下終於難實中暉遂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鍾遂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難實琴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格見而喜之餘莫能解也所著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集采蓴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海內學者稱為紅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東渚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鴿禪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塔前生意郁然僧耆目存為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所以鄉人稱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松崖先生半農先生之次子也名棟字定宇一字松崖初為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有藏書日夜誦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臨川李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為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為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往來京口饑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為廢禮終年課徒自給飢寒常滿處之坦然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偽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瑞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而罷歸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為注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為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



六四云王用享于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日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其子作其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闕于亥孽萌于子該孽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論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垂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爲箕對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其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讐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譜也讐賀嫉喜而並及賁班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鄭湛以漫衍無經義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鄭氏之義乖衰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謂而周易之學晦鄒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從一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之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禘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變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豫蓋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蓄之數八者卦之數蓄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

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蓄之數未成卦也又因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朔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遺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無疵厲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類皆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食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注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肅親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觀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禮六宗而觀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觀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圓丘方丘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此魏明所以廢漢四百餘年廢禘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於書有古文尙書考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二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篇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

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太史公從安國問故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為偽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章句嗣之國語純宋先儒之說未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遠。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章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為申生妃。令尹為艾獵用世本說為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以服虔本證毫為京之誤。聖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為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為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為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為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有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鄭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為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微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子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應信注穀梁以為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公按孫卿齊潛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注書言天子廟數及聘贈祔舍之義述春秋善齊命而言盟詎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信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人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者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為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

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為古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為古語。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漢書周勃世家載周勃之言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訓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又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濤諸家之書皆亡乃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所撰述如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為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詩焉。周易本義辨證五卷太上感應篇注二卷亦經好事刊刻惟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松崖文鈔二卷世無刊本又有諸史會最竹南漫錄皆未成書卒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先生晚年盧運使見曾延至刊上如雅雨堂十種山左詩鈔感舊集皆先生手定焉。同時與先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有學福齋集受業弟子最知名者余古農同宗良庭兩先生如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戴編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難以師禮事之錢少詹為先生作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為己有儒林之名徒為空疎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疑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

又惠先生傳 錢大昕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濤世居吳縣東渚邨祖有聲明末以諸生貢入太學里居著書以九經訓子弟父周惕始遷居封門之香水溪登康熙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先生之生也父夢貴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之先生年十二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大為先輩激賞弱冠為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為於是奮志讀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詞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闡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熱于史漢試為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失一字合





坐皆歎服。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再充同考官。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者，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頊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三人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事，詞臣擬撰文字，皆送先生改定，然後進呈。己亥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禮成，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與焉，洵異數也。庚子秋，主湖廣鄉試，得夏力恕等九十九人，多知名士。其冬復奉督學廣東之命。下車日，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須條教以通經為先。士子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飯，童子青其衿。嘗言漢時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為蜀守，選子弟就學，遣博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楊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一變，猶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漸多，文體為之一變。

世宗御極，復命留任三年。粵士皆翕踵雀躍，爭棄免國冊，專事經籍。而通經者愈多。其為文章，郁郁華華，比於江浙矣。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者，即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將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奉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為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靖既去，粵人尸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祠。州于昌黎祠，惠州于東坡祠，廣州于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咸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丙午冬還朝，丁未五月奉旨修理鎮江城，即東裝赴工。所棄產興役，所修不及二十分之一，以產盡停工罷官。

今天子即位，有旨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時已垂老耳漸聾，己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歲尤邃于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

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

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為俗書，又創為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于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本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為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言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誣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不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為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為說。況公彥於鄭注如飛，予扶蘇、薄借禁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其說。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為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甘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舊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

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行，有視行，有實行。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行。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月。古人以恆星為最高，遂指恆星為天體。新法於恆星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

之數宗勳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掩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書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小月不能盡掩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于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瑟遠近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為陽聲至應鐘為陰陽用正而陰用倍黃鐘長小呂短黃鐘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樂武帝始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鐘為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為變徵黃鐘遂之黃鐘宮為正宮小呂遂之黃鐘宮為下宮徵最小而以為宮故為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遺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為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于琴瑟遂從孔疏密取則琴瑟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生于宮孔黃鐘遂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于蕤賓琴自中暉黃鐘始一左一右終于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放此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蓴耕人海諸集晚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子七人棟最知名

又翰林院侍讀學士惠公墓志銘 楊應曾

吾師侍讀學士惠公以乾隆四年移病告歸又二年三月考終於里第其八月孤子棟等以公與元配朱宜人合葬有日謂超曾出公之門知公行誼為最悉親奉其行狀屬銘墓惟公一生學行為海內宗仰士君子知與不知聞公名皆翕然推服無異詞者超曾親炙公二十餘年聆公緒言餘論見公行已立身乃知公之學非一世之學公之行實有高世之行也公承機庵現谿兩公之後以古學世其家自少篤志經術及官翰林公暇日手一編孜孜矻矻無須臾之間迨其晚年學益精粹著易禮春秋諸說大抵以經為綱領以傳為條目以周秦諸子為左證以兩漢諸儒為羽翼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疑則闕之遇搜博致極深研幾無所不通無所不貫蓋五經自周秦以後儒分爲八七十子之流風未沫漢當絕續之交去古未遠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尚得其實歷漢四百餘年授受源流各有家法至東晉而其學始亡自是

以後舊聞放失俗師失讀人用其私公獨倡絕學於數千百年之後蔚然一代儒宗使雅言古訓粲然復明於世播瀾蕩餘猶足沾溉後學故曰公之學非一世之學也迹公之行其大端有四曰持品端嚴曰律身孝友曰取士公明曰居官廉勤公少儻風槩非常許與氣類遇輒傾倒見爵位而無實者夷然不屑及官

禁近侍

鞏毅特立獨行絕去依附病告里居不見長吏不以書記干當事子弟應試雖故舊門生為主司同考者不以一言屬也其持品端嚴如此公善事親先意承志能曲發其歡心太宜人徐嘗抱疾衣不解帶者累月率兩親之諱盡制同產兄在慮力為營救不避僇仆有脊令急難之風其律身孝友如此公之視學與東也頒行條約以通經為先務令諸生誦習五經三禮三傳校士歲餘士皆魁謨雀躍事經書其為文章商化蜀郡張霸科以來舉於鄉捷於春官者大率公拔識士論者謂文翁之最盛平日汲引士類經品題者並顯名於世公之公明拘不可及矣公素勵志節取與不苟通籍後閉門掃軌非德不交屢持文衡卻苞苴杜請寄始終嶢然如白圭振鷄鐵座不汗在粵東時又嘗懲鎗手頂替之習一日發十五人奸粵人咸詫為神明其後于役京江親自巡功襄城操表寒暑不輟公之居官可謂廉而勤矣公有高世之行又輔之以經術嘗以學問人品受知

聖祖仁皇帝兩次擢對居第一司文衡充祭告皆不由常例出自殊恩世宗憲皇帝御極復以中允超授學士官學政時又嘗以題補官員事

俞旨格外准行

今上即位仍列清班兼領著作

三朝恩遇有加無已公之遭逢不可為不盛亦由公積學力行有以致之昔賈誼董仲舒為漢賢臣官不過傳相其後魏弱翁為丞相以誼仲舒所言奏請施行奉為故事後世以為美談公才伴賈董官實清華他日史官論議以品則名臣也以績則循吏也以學則儒林也名德未湮遺書具在安知後人不有引為故事而見之施行者乎嗚呼此公之所時術錄一卷人海集四卷詩法盛唐文宗西漢少時讀廿一史皆手自





儒藏

抄寫惟不曉天文樂律。後遂窮究二義。善交食舉隅二卷。琴瑟運數考四卷。公經說皆成於晚節。有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大學說一卷。其立言之旨。詳見行狀。茲不具書。公諱士奇。字天牧。自號半農居士。其先陝西扶風人。始祖元祐。自關中徙洛陽。為宋儒尹焞高弟。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恩高宗。躍如臨安。居湖州大港。以直節稱。生善分。為四支。曰四。曰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公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鄉。五傳至公。高祖百歲翁諱洪。曾祖諱萬方。祖諱有聲。明歲貢生。考諱周。楊康。熙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累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妣徐太宜人。公生有異徵。考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公生。遂以文貞名。名之。十二歲能詩。有句云。柳未成陰。夕照多為先。聖激賞。二十一補校官弟子。康熙戊子。中鄉試第一。己丑。會試第十六。殿試。二甲十六。館選庶吉士。丁內艱。王辰。服闋。授編修。癸巳。乙未。兩次分校禮闈。己亥。祭告炎帝陵。舜陵。庚子。主湖廣省試。提督廣東學政。雍正元年癸卯。留任四年。丙午。補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陞翰林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丁未。奉旨修理鎮江城垣。辛亥。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乙卯。復官。元年。正十三年也。吏部帶領引見。奉旨。以侍讀用。丙辰。補翰林院侍讀。戊午。告歸。公生康熙十年辛亥八月。得年七十有一。配朱宜人。隱士諱宗昌。長女。少端重。不妄言笑。事徐太宜人。以孝聞。佐公持門戶。四十餘年。婦道母儀。宗黨以為法式。先公卒。子七人。繩祖。棟。繩祖。傑。嗣公從弟。士權。後皆朱宜人出。繩臣。周氏出。繩楠。繩梁。范氏出。女二人。長朱宜人。出次范氏。出。撫女二人。公從兄子。及甥也。孫十一人。承壽。嗣公同產兄。長子繩正。後承全。承輔。承學。承珏。承緒。泰。承德。承附。承尊。咸。孫女三人。嫡孫承輔。將以十一月十九日。奉公柩與朱宜人合葬。吳縣廿二都七圖冬字圩祖塋之次。超曾獲廟公門下。聞公之空也。思得以一言報公九原。因不辭諸孤之請。而為之銘。曰。公之先人。文林學士。數百年來。公復其始。才掩羣雅。學富三冬。哀然舉首。遂捷南宮。持橐簪筆。從備顧問。屢秉文衡。矢公矢慎。校士丹微。式靡起衰。彎弓識字。文武從宜。公際泰運。受恩三朝。班神擢對。異數頻叨。越例題補。

至尊垂聽。特旨允行。著於甲令。惟公授受三世傳經。元元本本。公集其成。公之著述。載之兼兩。公之孝友。百城圖象。七十年至。賦歸去來。歲逢辰巳。哲人其萎。維彼哲人。典型攸奇。一旦騎箕。後生誰倚。祁祁賢儷。婦德母儀。紀於彤史。先公而歸。厥既得卜。永無近悔。鑑我銘辭。國史是采。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吏部尚書。署理江南。江西總督。印務。加二級。受業門生。楊超曾頓首拜撰。

《碑傳集》卷四六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四

臧琳 沈涵 官友鹿

臧先生琳傳 琳字玉林，姓臧氏，常州府武進縣人。祖肇元，字省三，父于經，字善文。母彭氏，生二男子，先生其次也。幼端敏，不好弄，喜博綜經史百氏之書。下至釋道碑官野紀，皆所流覽。不當意者，時棄之多。不卒業，善文公訓以朱子讀書循序漸進之法，始大悔悟。弱冠補武進縣學博士弟子員。文名騰躍，善文公教之曰：「吾不以汝驟獲科名為幸，能為吾臧氏讀書種子，則善矣。」先生色喜，拜受之。自有明三百年來，士人多限於制義，而不能自振其為詞章之學者，無論矣。為義禮之學者，或貌襲程朱，自以為多，或言不用六經，可以明心見性，此聖人之意，不明於天下後世。六經幾何，不為糟粕也。先生始獨憂之，教門人後進以小學必以兩雅說文為宗，曰：「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其論治經也，必以漢注唐疏為主，曰：「此其本原也。」本原未見，而遽授以後儒之傳注，非特理與有不能驟領，亦懼為其隘也。善文公既以讀書種子期先生，先生亦以此自任，遂絕意舉子業。一以研經考古為務，嘗撰述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凡自漢伏勝、孔安國、許慎、鄭康成、馬融、王肅及明邱濬、王樵之說，莫不搜輯舊粹，棄瑕取瑜。又時出己論，補先儒之所闕，垂二十年而成。又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太原閻徵士若璩序之云：「先生隱德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既通聲音訓詁，又雅擅二劉楊子雲之長，一字一句，無不精確，洵可謂首出之士矣。」錢戶研述世無知者，學者誦聞徵士之序言，可以想見先生之學行矣。嘗謂禮記中大學一篇，本無經傳可分，闕處當補，誠意關頭，於學者最為切要，所以成始而終者，不當退移於後。以宋元明以來學者好為改竄，因作大學考異二卷，而以漢注舊本為得其真。先生之學，於六經無不通，而尤邃於尚書。春秋於禮有輯錄而未成，又有水經注纂三卷，知人編三卷，困學鈔十八卷，皆藏於家。先生性孝友，事父如事君，晨昏定省，無闕侍膝下，不敢輕發一語。有妹適汪氏，夫卒，子幼，迎歸十餘年，撫甥如子。既長，為娶分所居以居之。又善相士，甯國府教授張綸布衣士也，一見奇之，以伯女贅於家。而自課其學業，族人有輕綸者，一旦設宴中庭，飭行李，具白金五十兩，命之遊學京師，勉之曰：「學不成，名勿歸也。」後綸中康熙庚子舉人，雍正庚戌進士，其所為率類此。平居未明，即起夜分而寢，舉動一依昔賢為

則配馮氏，閨門之內如賓友。生順治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辰時，以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初十日亥時終，享年六十有四。子三人：廷獻、廷弼、廷猷。廷獻業儒，廷猷幼穉。女四人：長適張氏，次適莫氏，次適胡氏，次適丁氏。孫男二人：兆元、兆魁。贊曰：先生恬於榮利，一以詮述聖經為務，所謂讀書種子，不信然哉。其居家為政，孝友既可見矣，方達常接先生言論，溫然無疾遽之容，篤學至老不倦，是非所稱隱德君子者歟。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四）

誥授通奉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沈公涵行狀 沈公，字伯虞，號一級，此閔氏繼此吳氏，二代皆贈夫人。本貫湖州府歸安縣崇禮鄉建德里，年六十九。公諱涵，字度汪，號心齋，晚更號象餘居士。世為吳興右族。元至正間，諱子敬者始自歸安千金村遷竹墩，即建德里也。六傳諱應登，明嘉靖間以明經歷任通判，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相國葉文忠公為之傳。季子諱子來，萬曆庚辰進士，仕終貴州兵備副使，平黔苗展打功尤偉。相國朱文肅公志其墓，則公之高祖也。自華亭學博公而下，讀書醇厚，世有隱德，傳於鄉黨，實篤生吾公。光大門閭，益其源甚遠也。公於順治八年辛卯八月二十五日生於邑里之居第。未冠，知名鄉里，應童子試皆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廩上庠。康熙十四年，以春秋魁其鄉。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編修，階文林郎。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二十四年，升右中允，尋轉左。父艱歸。二十九年，補原官。明年，升左諭德，充日講官，起居注，晉階奉直大夫。三十三年，丁吳太夫人憂。三十九年，補原官。明年，充東宮講官，升右庶子，加一級。又明年，提督福建學政，晉階中憲大夫。皆贈父母。四十五年，轉左。四十七年，升詹事府少詹事，尋請假歸。五十年，補原官。充政治典訓副總裁。明年，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武殿試讀卷官。又明年，萬壽科會試副總裁。文武殿試讀卷官覃恩，晉階通奉大夫，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陰一孫入監。明年，湖廣鄉試正主考，尋免歸。居一年，奉



命修密雲城。泊三年工將竣。得請放還。明年卒於里第。實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之正月六日也。公通籍四十年。其間奉使奉諱。請假里居者不翅三之一。其立朝者。屢歷十六七年耳。而官不出禁近。職不離翰詹。故其報國。惟有文章。至於君父大倫。生民至計。勤懇懇知。無不言。固其天性所植。抑亦學力獨邃。爾公性端凝。不妄言笑。舉止出入。有常度。六七歲。自知為學。少長益刻苦。通春秋三傳。及諸儒講義。為文不務艱深險怪。而文理自然。年十五。試於郡。守園次。吳公綺讀其文。歎曰。公輔器也。拔置首選。迨入翰林。益肆力於詩古文辭。其詩本性靈。不事雕繪。而格律整嚴。直登古人。盡與文宗廬陵。震川。更醞釀於經史百氏。故語必根柢。相國。崑山。徐公。澤州。陳文貞公。相繼為館師。恒錄公詩文為館式。公望屬焉。然公故恬退。十年不遷。乙丑春。上召試詞臣於保和殿。稱旨。得擢中允。尋奉諱。廬墓者六年。始補原官。時張文端公方總裁三朝國史。諸館雅重公。嘗論史才。公舉揭曼碩言曰。有學問文章而無才識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才識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文端舉手曰。無踰君者。乃盡委公。編摩校勘多所釐正。以年勞升諭德。居職四年。甲戌。上御乾清宮。西暖閣。試詩及書法。賜御書千字文全冊。諭曰。是從未賜人。爾勤學書。特以賜爾。已而盡試翰詹諸臣於西苑。公又蒙睿獎。將進用。又以吳太夫人憂歸。蓋公兩蒙召試。皆荷聖鑒。駿駑用矣。而仍以憂歸。歸則棲遲既久。而後出。亦可見公之於寵利泊如也。往例直省學臣。惟京畿江浙以儒臣。他省概以諸曹郎。癸未春。上欲重其選。命九卿保舉座主。侍郎徐公秉義以公名上。署曰。學守兼優。禮部尚書韓公炎見而笑曰。固知公非私門下士。何乃與吾膺合耶。出夾袋中。姓名正同。遂偕以進。上覽公名。曰。是朕所稔知。遂以右庶子提督福建學政。上時以學臣多假法御製考試。嘆風示諸臣。又召對南書房。聖諭諄勉。公叩頭自矢。願竭誠上報。單車出國門。抵仙霞關。曰。自此入

閩地矣。余此行。負初心者。不復生度此關。題寺壁云。從今叱馭登車去。莫遣鄉音寄塞鴻。下車盡除陋弊。振興條教。頒六事與僚屬共率之。曰。敦士行。崇實學。正文體。飭武庫。厲廉率。端師表。初試福州。有司庭謁外。無私面。或嘆之。泊試畢。羣情帖然。乃更嘆曰。沈公真清官。胥悅服焉。試日。端坐堂上。鉅細躬察。終日無勅。諸生通五經者。標舉之以勸。或以老病告。輒溫語慰之。而尤兢兢於武庫。及諸生之列下等者。每騎射。躬自校閱。既試。猶令時習於學宮。逮科試更集。而覆校之。遇下等卷。必反覆閱之。求毫毛之善。嘗曰。吾於下等。非閱數四。不敢定。非平旦獨坐。戶無人聲。亦不敢定也。閩文清峭。往往流於險怪。公力振之。疏穢訂頑。扶導闢謬。一以高華沈實為宗。越三年。而文以丕變。每博士晉謁。必戒以敦勵文行。故月有課。季有會。闕必懲。郡縣時或以劣生問公。恆自咎倡導之未力。董率之未嚴。深自刻責。久之。而士胥化焉。期滿將代。猶檄諸生曰。勿紛馳世務。勿溺志宴安。毋以失意而不平。毋以貧乏而自棄。又曰。聖人不言報應。而惠吉逆凶。理不外是。宜循理集義。事事省察。刻刻提撕。其期勸者。又如此。去之。且輕裝就道。行李不增於昔。閩之人送者。闐咽。攀轅奔走者。數程弗去。肩輿林麓。問道旁。一老儒攜一少年奉酒以送。詢之。知其子延平生。歲試列下等者。公曰。爾無怨乎。曰。兒素不嗜學。今改行讀書。微公。某無子矣。敢恐乎。捧觴跪而進。少年者俯首懽懽。淚泫泫下。公為舉爵。拜而去。以此見公之磨礪鼓舞者。不獨於拔擢者然也。延平夾岸皆山。澗道屈曲。高下如級。水勢迅疾。而九龍灘者。最危險。巉巖怪石。森羅水底。閭民操小艇。紆行嶙峋急湍中。一不慎。輒與資俱沒。瞬息不知所之。至七龍勢。少平。往來者多陸行避之。公之至。舟人機舟。請由陸。公笑曰。吾自問水神。亮不我厄。鼓柁徑前。餘舟銜尾。進渡九龍。水駛如矢。石利如劍。舟穿石罅中。挾怒湍。彎環而下。無一舟失尺寸。同舟者魂悸魄喪。無人色。操舟者喘指咋舌。詫未見。而公從容談笑。神氣不殊。未可知。謝太傅意。象相去何似。抑亦見公之自信者。至而公之學養。曾未可以涯涘窺也。還朝。升少詹事。年已五十八矣。公筮仕踰三十年。周旋侍從。未嘗與聞庶政。至是立會議。班凡朝廷大事。見之。真而悉之。稔者必委曲剖析。首尾條貫。判然如數手文。大司農趙恭穀公。恆石公。議公自是益留心利病。朝參上下。車馬闌闔。開成。咨詢焉。嘗出見牛車塞路。牽車者多歎恨聲。詢知為山東解錢役。以部吏索賕。日挽車守庫門。卒不內。慨舍以俟。日既久。既虞寇盜。資斧

更不給虧庫死飢寒亦死等死耳。惟公生死之時，錢法侍郎公同年生相善也。作書告之，聞日遇於朝，又語之。侍郎唯唯而不內者，如故。蓋山左私錢有四：曰磨錢，曰割錢，曰小青錢，曰小周村錢，皆私鑄也。有司偷安苟且，流布日久，民亦便之。前此嘗於長山獲錢具聞。上怒，黜撫臣，欲竟其事。念其流行久，恐枝蔓，乃詔撫臣盡收私錢，解戶部代銀奏銷。黃州縣自供運費以贖罪，於是州縣各具牒投部，亦有數十州縣合一牒者。參差多寡，錯牙不齊。吏怠於磨勘，乃令府合所屬縣具一牒，吏稍成數焉。號曰通府連批，而道有遠近，錢至矣，而牒未至，則不內。牒至矣，而錢有未至，則又執牒以驗，所未至又不內。數百人日伺吏顏色，無所控訴。公於是復致書侍郎，反覆數千言，畧曰：山左私錢，朝廷念貧民無知窮究之慮，多枝引故，下寬大詔，解錢代銀，俾飢法者免死。恩至渥也。而解錢之役，困於吏，久不得內，勢必轉死於溝壑已耳。是麗法之奸民沐皇仁而生，無辜之解役遭蠹吏而死。閣下虛衷折之，以爲何如耶？且今之牛車塞路者，閣下亦既見之矣。號呼盈耳者，閣下亦既聞之矣。而猶任奸吏之蒙蔽，付之不見不聞。國家豈少此輩諸者哉？侍郎得書悚然，亟驗狀，斥通府連批數百人者，若更生。迄是而解者無滯。戊子秋，浙西患水，湖州尤甚，數百里皆巨浸。田荒室露，民嗷嗷無所告。時公方假歸，致書制府中丞引康熙九年范忠貞公疏，請折漕故事曰：浙西之水較之九年更甚，秋成既已絕望，官糧取辦何所？然漕儲上關天庾，豈敢妄冀蠲除？惟改折之法，前人業已行之，既免重糶輸官，又省截銀耗米，且商賈不至居奇，米價不至騰涌，又可省漕艘數百，轉輸之費數萬，有益於下，無損於上。不然窮民救死不贍，即敲骨擗筋，豈能責數十萬石之糧，鉅而走險，何所不至？事後補救，有司受虧儲之處，分又其小者矣。未雨之謀，可不汲汲哉？兩公得書，感動遽疏入告。特遣重臣散賑，漕米帶徵其半，銀蠲十之七，而浙西以甦。方公官京師，上嘗以郡守牧民長責，甚重。令廷臣各舉堪是任者。公以陳清惠公名上，實未識面也。清惠前知江甯府，方以罪煩繫未釋。滿吏部尚書曰：是何可舉？雖署名安可上。公曰：公長六卿，掌銓政，顧畏首畏尾耶？同列皆色動，卒上之。未幾

上特簡清惠守蘇州，以舉主走書候起居，稱門下士。公卻其書曰：吾以公舉，豈以私耶？竟不納。蘇與湖接壤，公姻好半在蘇，往來過從，未嘗通一刺也。王辰公以學士居綸扉重地，聖恩超擢，報稱無所益自矢。上命八旗預支六年俸餉，按季扣之。閣中諸臣皆歎爲希世澤。公曰：聖意以八旗根本地，加意優渥，然人情少則節用多，則妄費。今六年並給恐費軍隨手耗散，六年期遠無以支撐，更勞聖慮耳。諸公以殊恩不當阻，其後貧軍不能自存。上特恩獨之一如公料。大學士蕭公永藻歎曰：沈公誠老成，知大體，我輩愧不及也。常朝侍班，上嘗問浙江米價若何。公對曰：臣籍湖州，聞浙西收成止六七分，米價每石一兩五錢，較之大，有年幾倍之。時福建以災告，將以江浙常平倉儲海運賑之，以公言輟浙運。公每奏對多所陳獻，還舍不言，故知者絕少。萬壽特恩開科，公奉命總裁會試。公夙以文章負海內重名，爲時宗工。至是主文柄，虛公評議，窮日夜不息。泊榜發，名宿大半焉。南宮墨裁，癸巳後文體一變。國朝際太和極治之時，士之鳴其盛者，要皆昌明博大之音，非主持者別裁而賞識之，烏能致此哉？迨甲午，主湖廣試，清風介節，一如視學閩中。入閣後，矢公矢慎，楚士翕然稱之。制府額公以潔視贈行曰：昔人載石鎮舟，子贈視壓擔，公笑而受之。既復命，值豫撫缺，大學士安溪李公太倉王公曰：忠勤清正，當今無出沈公右。公曰：人豈不自知？某性急，不容人過，豈堪作大吏耶？每廷議，慮所未愜，歸輒悵悵曰：吾年雖未及縣車位，致三品旅進，退何爲哉？蓋公自督閩學日，卽不以家累隨，後官京師，布衾木榻，啜蔬茹淡，蕭然如枯僧。老病非特瘠無宦情，不媿大隱，卽室家妻子久已撥棄，特以主恩深重，未敢歸守先人邱壟耳。窮臘後奉詔解職，明年春東裝南旋。蓋年已六十五矣。歸而杜門，卻掃，自號象餘居士。公之言曰：聖人作易，於盈虛之故三致意焉，而其要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人不能無動，則四者如陰陽寒暑不能卻而走也。不寧惟是，八卦不變，則亦於八卦止矣。乾一變而姤，再變而同人，坤一變而復，再變而師。自此以往，陰陽互變，而六十四卦之象成。變者動也，然則六十四





朴者動之象而吉凶悔吝之所莫能外也君子守道動而无咎是聖人教人趨避之旨也余歷官四十年其動也至矣生平當官奉職恆惴惴不敢尺寸踰非敢求吉庶幾免悔吝焉耳今老矣

聖天子寬恩曲貸俾投老茅櫟是動而之靜之象也且余年六十五於卦數為贏厥占為靜繼自今天假我年其斯為靜之境而超然於吉凶悔吝之外者乎家居讀書不輟非好事問奇者不得見宗人姻戚概謝勿通當事者無論也然同官舊好泄事斯土又未嘗不以民生利弊反覆告之相國蝶園徐公乙未開府兩浙於公為同館稱莫逆以地方事諮詢公致書曰湖賦重而地窪湖俗詐而民貧賦重故畝之所入供常貢外豐歲之餘無幾歲歉則正賦恆缺近者加耗日增催科益急差役之暴橫奸吏之縣閭銀工之傾銷運丁之津貼蠶絲窟穴莫可窮詰民幾何不困哉唯在嚴飭有司少一分加耗即多一分正供也湖地卑下濱於太湖南自餘杭天目萬山之水注而北走以太湖為尾閘春秋霖雨暴漲濱湖諸瀆不能頓洩分流內地而內地支河淤淺者多乃橫決奔潰漫行於平曠廣陌不可收拾矣故湖之苦澇甚於苦旱當機有司於冬春水涸時實心督民各就其近者協力疏濬庶水旱無虞亦備荒之先事也湖鄉省會俗多詐鄰舍雞豚桑芋細故反唇奸民即挾之走上臺駕危題以聳聽上司為所誑往往令有司窮治及奸詭畢露坐以不實之條而被誣者家已破矣惟勿聽浮詞勿縱奸猾庶獄訟息而民俗淳也湖民貧懦故不為盜民而盜吏驅之役縱之也州縣獲一盜胥役置一莊歲有獻月有奉一不遂凡遇盜案先拘而考焉民即欲改行不得也平時盜納貨以養吏吏庇盜以縱奸一案竊發吏已知主名陽為緝捕要索於事主者無厭吏欲飽而事主之所失愈益多苟且結案而盜故軼矣此弊之在吏者也孤村荒野四無與援不逞之徒操白梃挾利刃盡室劫掠此真盜矣有司以盜案累考成抑之使改為竊循故事使訪緝而已為盜者知官之固如是亦何憚而不為哉此弊之在官者也小盜者大盜之漸不可不亟懲之也相國以公言中肯綮微支郡率行焉公之言不獨福於湖之民也往者

車駕避暑熱河順天之密雲當孔道鑾輿往來必經焉見其城惡命經之時城河諸大工每以在籍之曾使督撫及視學者董其事上意偶有愆也久之遂為例當是時部臣以例請上亦以例遣城工之同事者十二人公與焉公聞

命馳詣工與同事者度險易相高下酌工力謀板幹計所費二十萬有奇公所任不及什之一然公素不問家人產在官仰俸而食家居餽粥田皆高曾所遺無中人產乃盡粥之又稱貸於故交舊戚尚不及什之二而破書故硯已搜括盡矣初公督閩學閩士咸戴如慈父如嚴師思所以識公勿讓者乃構清名書院於烏石山將自公而祀之公曰吾無德於閩士重吾魄也是烏可公嘗以閩道學區龜山延平而下倡道者不勝數乃特疏以請所表章之

聖天子親瀝宸翰為額者七各懸諸祠以光龍焉始藏事而閩之士有是舉公度羣情不可止乃命以公所請楊羅李二蔡胡其七賢益以紫陽勉齋祀其中為九賢祠閩士勉從公指貌公像於旁安溪李相國為文刻石紀德至是聞公此役相率走祠下謀錫登聞為公請命繼知同役者度不可以一人免又知公貧斷不能集事設匭於祠輸金以助士聞投匭繼屬販夫菜傭亦以一錢納之曰吾為清官助乃環中丞門額請疏諸朝中丞以聞

上命交工用嗚呼閩士之所輸一杯一勺曾何足以脫公於役而亦可上命交工用嗚呼閩士之所輸一杯一勺曾何足以脫公於役而亦可

以見公之入人者深而士之戴公者久而不忘也向使公負初心淪素節極其所至亦不過如是止耳則此萬餘金者叩囊底蓄足以辦亦何至風霜勞苦幾以身殉而身後之累無所紀極哉至於今士之思公者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其所以報公者至矣公固不以此易彼也工未半諸臣之共事者家悉毀乃相與請內庫借帑八萬而工幸成公之受事也繪圖於壁朝夕凝視心營手畫所以勞其心者人不得而喻也乃至炎歊奔走風雪鵠立窮邊荒寒閱三年不敢告勞神疲於內形瘁於外公素耐勞不善病至是精力不支頻上逆戊戌冬工告竣未了者會計句考之事乃告歸病益委頓矣明年元旦猶扶掖強起北望叩祝越五日而竟不起卒之日語不及私唯言

君恩未報國帑未完死不瞑目耳嗚呼忍言哉公孝友性成念閩太夫人早背語輒淚交頤遇母黨恩愛逾等幼弟為吳太夫人出太夫人沒公為撫育成立畢婚娶授田廬焉春秋祠墓展謁必誠墓田租稅出內必謹性喜汲引族子弟秀異者月俸而課之評甲乙決進取若挾左券周卹鄉黨不靳餘力婚者助之飲者博之又以族多貧不克葬置域為公兆仿趙季明族葬之法焉先人敝廬悉推諸弟昆甲戌居吳太夫人喪猶僦屋以居也公讀書縝密小心謹飭家所藏丹黃都徧點注乙讀



精緻嚴整。點畫微譌。校讎不遺。補官京師。崑山司寇徐公承  
紹輯一統志。素契公。以公需次。委之集勘。公每夜分不輟。或請少休。公  
正色曰。豈以非吾職守。聊且畢事也。每卷成。司寇輒曰。經君手。吾毋庸  
覆校矣。性坦率。無城府。與人交。肺腑洞見。僚友過面。規之無背。嘗者而  
謙抑。善下。於朝廷。為前輩。於宗黨。為長老。遇後進子弟。奉手弼弼。若折  
節論衡。輒然。鄉居。短衫芒屨。循行伯格。審地之肥瘠。度田之廣狹。量畝  
而考所入。課桑而計所蠶。田夫野老。或相與。爾女之則喜曰。彼固不識  
也。禦寇之爭。席何異哉。一僮一杖。率意而遊。遇山林佳處。輒流連不去。  
入武夷。必窮其源。登黃山。必上其頂。天都蓮華。戍削數千仞。人皆縮足。  
公直上。八百級。平步過飛梁。上瞭經臺。呼山靈拜曰。吾老當歸此山矣。  
故嘗有詩曰。功名閭海三秋月。心事黃山一片雲。昌黎慟哭。作書與家  
人別。以公視之。非奇男子矣。竊嘗綜公生平。而私擬之。未嘗有刻薄寡  
恩之行。未嘗有崖岸矯激之容。未嘗有求田問宅之事。未嘗有園林鐘  
鼓之樂。視躬侃侃也。容止恂恂也。襟懷浩浩也。局量休休也。詩云。溫溫  
恭人。維德之基。我公有焉。惟公之立朝。不在能言之列。而遇事別白。不  
肯嬖。娶故剛介如趙恭毅。而深為引重也。作為文章。原本經術。藻績  
史。故宗匠如徐東海。而丞相推許也。閩海三年。清風兩袖。公明之頌。尸  
祝到今。顏曲阜之視學。吾浙。雖乎後矣。癸巳。南宮得人之美。於斯為盛。  
至於今。踐卿貳列。高位者。趾相接也。魏柏鄉。龔合肥之庚戌。校士後先。  
輝映焉。至於誠發於中。義形於色。奮然斷然。為人所不能為。言人所不  
能言者。則又與太倉相國志同。而道一也。其斯為王臣寔寔。匪躬之故  
與。公什宦四十年。生平不名一錢。守先人恆產。無所增益。庚寅秋六十  
初度。取而析之。授兩子。薄田之代耕者。不滿百畝。什器之粗畧者。僅數  
具。且訓之曰。此皆先人讀書。錄積青蘊所遺。吾應仕數十年。曾未辦此  
用。自媿。然愈於世之勢取豪奪者。什伯矣。兒曹無嫌其薄。庶幾其長享  
之。嗚呼。詎知不數年。及公之身。星奔雲散。靡有子遺。曾不如彼之勢取  
豪奪者之。長子孫利後嗣也。可勝言哉。公所著有賜研齋詩存及左傳  
注疏纂鈔。讀史隨筆。明七律選。今詩選。選賦讀本若干卷。配同郡閔累  
封孺人。宜人。恭人。晉封夫人。副室。舉子二。樹槐。康熙壬午。順天舉人。授  
仁和縣教諭。柱臣。康熙甲午。順天舉人。  
命往廣東知縣。女子三。一適嚴民雍。蕭山縣儒學訓導。一適董浩康。  
熙庚子。浙江舉人。一適姚之棟。海甯庠生。孫男三。榮成。榮建。榮昌。孫女

六一適吳日暉。一適鄭增。一適嚴炳元。餘字未行。曾孫男三。曾孫女二。  
炳震。分卑處賤。何敢妄意操筆。惟少侍公。右請業。辱公獎許。肯讀書。未  
忍一日忘。而公生平行業。震耳目。所親記者。為詳。用敢不辭。固陋。件繫  
臚列。以當甲乙之薄。庶幾立言君子。有所徵信焉。  
（碑陰卷四二）

宮友鹿傳 沈默

宮友鹿一字標麓號恕堂其名一字犯御名上一字亦犯嫌名紫陽先生偉鏐第八子也。自少志向不凡。十六補博士弟子員。通貫羣籍。名播遠近。屢困場屋。更屏居苦志。惟就子舍。侍父色。養嘗讀書焦山。冒江風省母疾。舟幾覆。人士稱至孝。壬午。考授教習。乙酉春。聖祖南巡。上時巡觀河省耕詩四十首。聖祖覽畢。指其名顧侍臣曰。此老學也。蓋名徹宸聽久矣。旋賜金。命偕御試所取人。一例入都。友鹿分得南薰殿。纂修方輿路程。是年秋。舉京兆。及冬。賜衣裘。松花硯。明年。成進士。殿試二甲。入翰林。友鹿昔纂有合璧連珠集及二十一史連珠集。至是館閣咸來鈔。資膏潤焉。己丑。散館。授編修。辛卯。復召入武英殿。纂修御選唐詩註。壬辰。會試。充同考官。甲午。冬。命九卿舉學問優長者。首以友鹿對。乙未。春。召試乾清宮。臨軒親定。多所澄汰。獨顧友鹿溫語。詢以年力及曾出外差否。奏對稱旨。天顏甚霽。會丁酉。冬。以爭議學差。開列事失。院長意罷歸。友鹿欣然就道。抵家。文酒觀劇如平時。未幾。遘疾卒。

（碑傳集補）卷八

恕堂詩鈔小傳 鄭方坤

宮鴻曆字友鹿。別字恕堂。泰州人。篤學好古。少卽以聲詩鳴淮海。壯歲遊京師。時承平日久。賢公卿折節下士。被褐懷珠玉而自銜者。指不勝屈。恕堂以副憲之孫。太史之子。中丞之弟。其諸子亦俱登甲科。挂朝籍。門地清華。一時無兩。顧日掩關蕭寺。丙夜攤書。時聞拽紙聲。寂寂稍閒。則騎禿尾驢。持方麈。障面與一二貧士行歌于酒市人海之間。拍手鳴鳴。亦正復了不異人。迨夫綺裘明燭。歌接鄒陽。草色花枝。酒寬裴迪。鄴中之飛蓋。追隨漢上之題襟。稠疊魚龍。白戲落紙如風。每奏一篇。座客率擊節。

傳觀或瑟縮不能措一辭以退。昔王荊公謂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奐。此昌黎所得。今觀甲已稿。有云。剽若奔雄雷。歛如飲渴螭。險句鬼可泣。強韻山欲動。此殆恕堂所得。而有味乎其言之也歟。晚歲成進士。幾獻而足。凡幾別矣。前後兩遊吾閩。詩囊最富。中間剗刻山川。雕鏤景物。實能為無諸故墟別開生面。修通志者。奈何熟視若無覩乎。

（碑傳集補）卷八



儒藏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五

張伯行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清恪公伯行神道碑 朱載堉  
聖天子繼統御極，正盈朝萬邦，作則於時。書德宿望之老，明道通經之儒，咸見登用。而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公特爲  
上所器重，自倉場入爲戶部侍郎，旋陞禮部尚書，益  
上意所以顧公者甚厚。恩錫賚殆無虛日，而時賜接見，咨謀天下之  
務。公感激知遇，夙夜匪懈，中外之士皆望公精力未衰，將盡出其蘊  
以膏澤斯民。而公年已高，歲餘遂薨於位。自  
朝廷及四方之人，莫不高公之醇德豐功，輝映  
兩朝，爲邦家之瑞，而尤悲悼公之可以及於人者。無窮天下之所望於  
公而可以爲之者，尚未竟也。其子師斌、師載等奉公喪歸河南，以丁未  
歲某月日葬公。而來請余文以揭於墓之原。余素慕公之盛德，而又嘗  
辱見知於公，與公同在朝，脩職事，相從三二年，所受益於公者宏多，而  
竊自謂知公者，其可以辭公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河南儀封人也。其  
先出上蔡明洪武中始祖彥實徙儀封，因家焉。曾祖諱自新，廩膳生，累  
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曾祖妣戴氏，廩氏，累贈一品夫人。祖諱醇，邑庠  
生，有隱德。有司表其閭，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傅氏，累贈一品  
夫人。考諱崧，以太學生考授州司馬，好義樂施，鄉黨稱之。封徵仕郎，中  
書科中書舍人，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祀於鄉。妣郭氏，梁氏，累贈一  
品夫人。繼母耿氏，未封。梁太夫人實生公也。公自幼嗜學，既長，銳然以  
聖賢可學而至，嘗慨聖人之道自秦漢以來，惟漢洛關閭得其宗，後之  
學者，源遠而末分，相與爲異說，或汨其意，亂其真，近世惟許魯齋薛敬  
軒胡敬齋最純不雜，深關姚江王氏之學，常以爲經世事業必原於道  
德，乃可措正而施行。至於權謀功利，雖苟有就，君子弗貴也。凡所以切  
磋友朋，勉進後輩，尤以程朱之學爲急。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壬申  
補內閣中書舍人，甲戌改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冬，丁父憂，扶柩歸里，喪  
葬一遵文公家禮，啜粥寢苦，不入內三年。如一日。鄉人有假貸未償者，  
悉稱遺命焚券，歎聲動遠邇。建請見書院，招來志行之士，講道其中，延  
冉太史觀祖爲之師。公與磨礪浸潤，期於大醇，已卯夏，天雨堤決，水溢  
入城中，居人大恐。公募民糴沙土填築，得無患。總河張公閔堤異而問  
之，遂題疏以公効力河工，連年著績，壬午冬，題補山東濟甯道。值歲荒，  
不及申請，出家財賑救，眾賴以濟。未幾，奉檄賑濟，動用倉穀二萬餘石。

藩司移文責公專擅，公具詳河撫兩院，言百姓方待哺，不急賑，恐流離  
散亡，罪將誰任。且將來成敗以某爲戒，民命幾何。公以運河自南旺以  
北水勢甚小，乃相高下，度淺深，開水北注，又與郎中德某者晝夜商，暑  
蓄洩得宜，事竣，爲書名曰居濟一得，紀其事。遷江甯司臬，時撫軍某者  
怒維揚諸生六人，欲盡去其衣巾，公固爭，乃免。視事僅兩月，眾稱明允。  
丁亥春，  
聖祖皇帝南巡，知公材可大用，就陞福建巡撫。以是年夏入閩，值旱荒，  
題請動支庫帑賑濟，全活甚眾。閩中人稱田少，米價常貴，公每歲遣官  
赴江浙買米入閩，平糶，又多置社倉積貯，以備旱潦。逮公去閩，民不阻  
饑，禁止淫祀，汰師尼之年少者，令所親贖回，貧不能贖者，爲設法歸之。  
輿情大愜，乃大張綱紀，褒廉糾墨，訪猾胥之爲民害者，置之法，公待人  
以誠，不爲苛刻崖岸之行。比及一歲，風化大行，奸宄屏息。在職者莫不  
洗心濯慮，奮勵自新，數千里肅然也。公居官以教化爲己任，所至必立  
學，延師置書，籍召生徒，肄習講貫。在閩建龍峯書院爲學舍，百二十間，  
祀周二程張朱五先生，貯古今經史子集數萬卷，梓前賢先儒之書，亦  
五十餘種，訪求閩中士有行誼博聞好古者，令郡縣資送，延入學舍，給  
衣服資用，公每月中三四至，與講論，儒先爲學之旨，修己治人，有用之  
學，所成就人材甚眾。人以爲道南嗣音焉。  
聖祖賜匾額曰三山養秀，今學舍學租規範猶昨也。庚寅春，移江蘇巡  
撫，時淮揚連歲荒歉，公上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設  
法賑救，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一年而完，年半之租，民力不贖，請暫  
緩以紓其困。又上疏請於江蘇藩庫撥銀三萬兩，赴隣省買米，分下各  
屬減價平糶，疏發即行。  
聖祖皆命允之。公正道直行，董戒休戚，而總督噶禮每事違異，公志不  
獲伸，屢求去，不許。至辛卯，江南科場弊發，公據實奏報。  
上遣京堂官二人與督撫鞠實，而督臣復力持其事，使者蓄縮不敢問。  
當是時，噶禮氣張甚，公乃上疏劾督臣噶禮營私壞法，穢跡彰聞，數十  
事，及通同考官爲奸私相庇護，狀請卽行解任，一併研審。疏辭有曰：振  
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傳誦。  
督臣亦星夜馳疏劾公。  
上命俱解官聽審。使者連番問，皆歸曲於公。疏再上，而  
聖祖知公特甚，下諭朝臣以公爲天下清官第一，留公撫江蘇，而黜督



臣去職初公之解官聽審也吳閩二邦之人相與齎咨涕洟奔走籲呼如失怙恃及聞公復位則又相與踊躍騰歡感上之恩繼之以泣江南數萬人行數千里詣闕下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

聖壽萬年以申感戴罔極之意

聖祖亦大喜自是公名益顯雖嘗持論與公為異同者莫不傾心折節直聲浩氣震天下公治江南數年吏習民安既底於理建紫陽書院規畫未竟不及在閩時然正學賴以昌明丙申春入為總督倉場侍郎旋兼理錢法職事既繁又頻年兼賑濟酌議社倉視河等務公精勤弗懈經畫靡不周悉云公平生於科場尤留意在閩時嘗監文闈典武試奸弊屏絕至是典丁酉順天鄉試辛丑會試盡心校閱得人尤盛壬寅冬聖祖仁皇帝升遐公哀痛盡禮我

皇上登極知公宿學元老忠愛出於至誠以倉場錢法事繁令專理戶部事凡朝中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令與焉元年九月遷禮部尚書特恩晉一品追贈三代

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公益竭忠盡慮報國而精神亦衰憊矣三年春正月自檢平生文集及所論著授其子師載二月得疾即日授遺疏上之敘述

兩朝知遇之恩累懷報稱而未能勦

上崇正學勵直臣此二語皆公平平日所以自為臨沒猶汲汲焉以告君可想見其生平矣公歷官數十載常俸外未嘗受一錢所用粟米絲布皆自取給於家公餘悉為養士恤民之費歷夫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所薦士不使人知其尤著者數公皆炳炳在人耳目間其餘不可勝數遺疏入

上深為憫惻祭奠卹典皆加厚而特晉太子太保命朝臣咸臨其喪賜諡清恪嗚呼惟篤學守道者為能有經世才節人多謂公德勝其才余謂公之才節卓有表見明效撫閩吳兩省興學養民靡所不悉是其才也吏治肅清絕去貪黷苟有不率劾及同官是其節也若以簿書期會權謀辨給為才公未能或之先若以察吏安民秉公忠以報國為才公固翹然遠矣公生於順治八年十有二月月初五日卒於雍正三年二月十有六日享年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配王氏累封一品夫人次王氏贈宜人實生二子長師枋候選知州次師載丁酉科舉人

一品廕生候補員外郎女三人俱嫡夫人王氏出長適太學生馬晉次適東昌府管河通判曹元夢次適太學生孔毓璠孫一人景白師載出也尚幼公自少至老儒先之書未嘗釋手嘗所著困學錄及濂洛關閩書注解參訂諸儒之說甚眾皆傳於學者茲不具載載其功跡著於當世者銘曰

休明啟運純和毓精中州間氣湯耿有聲公其踵美正學是扶研慮覃思張銘周圖述緝前典折中後儒出其底蘊撫閩及吳公所居邦穀登人和抗節鋤奸愁痛笑歌令出民從既去而思何以能然至誠之為聖明乘六命作秩宗瞻瞻黃髮以代天工咨謀衷崇無教初終公之休烈先哲有繼自今以始欽於世世

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清恪公墓誌銘張廷玉有明中葉姚江王氏之說興一時恢奇自喜者多陰棄朱子之學以從之雖賢者不免焉惟高顯諸公號為能謹守繩墨自我

聖祖仁皇帝篤信朱子之學親集語類文集以為學者準的瞻廟祀之位次於十哲然後薦紳之士非朱子之學不敢言然數十年來海內所信為能守朱子之學者不過數人而吾同姓儀封公其一焉公八歲遊飲泉書院叩所云曰為士者當如此矣乙丑成進士授中書舍人丁父艱服闋建請見書院與鄉人子弟講誦若將終焉會大水遂南張公巡河知公家居私募土人築堤以捍河患方暑異風疏請撤公贊理有司敦迫公赴部以疾辭不許乃以辛巳春至河上踰年題補濟甯道丙戌擢江蘇按察司踰月

特命巡撫福建己丑移鎮江蘇與制府噶禮議事輒齟齬制府為大吏數十年多羽翼性驚驚意所不可必巧構陰中以禍用此眾莫敢攪其鋒幸卿鄉試弊發公疏稱事由制府並暴其生平貪暴狀

聖祖皇帝再遣重臣就鞠而制府習於文法官吏畏威承意證者皆避匿所効無徵於法公當罷斥辭詞屢奏不決及命下則留公而罷制府制府遂由是敗方公劾制府疏出遠近傳誦稱快而不能不為公危及再訊無徵江南士民如沸聞者喪氣至是有心有口者莫不歎

天子之聖智而幸公之忠誠所以自達於君者有素也公既留任尋以張令濬私通洋賊獄事為異己者所中復命重臣就訊奏公應落職聽鞠七奏始得



命遂當公重典而

聖祖皇帝特召公入內引見乾清宮踰月

命署倉場總督庚子冬補戶部右侍郎

今天子嗣位特恩晉正一品尋遷禮部尚書每賜宴

先帝舊臣公必與焉公在官不以妻子自隨肅用絲粟以上皆運致於

家循分自盡不務為赫赫之名而人皆信之所至必興書院聚秀民導

以學朱子之學而辨其所以異於姚江者閩俗祠疫神氣談動人禍福

數有驗公命悉毀之半改爲鄉塾籍比邱尼以妻貧民性篤厚居喪一

如禮經父歿以遺命棄債弗收校訂先賢遺書五十餘種次第刊布註

解濂洛關閩書及所著困學錄悉躬行心得之言天下知與不知皆曰

是能謹守朱子之學者也公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卒年七十有五

天子震悼遣諸王大臣致奠加太子太保

賜諡清恪於常祭有加曾大父諱自新大父諱醇並邑庠生父諱岩以

邑庠生入太學皆累贈如公官自曾王母以下並贈一品夫人配王氏

封一品夫人副配王氏贈宜人子二師杖師載女三皆適士族孫一景

白於雍正五年丁未三月十五日

賜葬於通安鄉藕河村之原銘曰

天生哲人爲世之鐸志學伊顏道宗濂洛實踐真知匪由臆度百家紛

挈謹其疆索剛方正直立朝儼若履險如夷何愧何作誠意交孚

天心以灼高朗令終歸神冥漠斯道未亡後其有作

又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二級贈太子太保諡清恪儀封張先生

墓表

中州自二程夫子闢絕學於千載不傳之後上承洙泗下啟紫陽聖賢

道統如日經天當時及門尹和靖謝上蔡皆能守其師說至元而有許

魯齋豈非天地清淑之氣萃於中州而斯文有厚幸耶我

朝前輩湯公潛庵耿公逸庵爲中州理學之冠海內學者多宗之儀封

張先生生於二公之里幼聞聖賢而喜比長毅然有志於學道孜孜焉

深嗜而篤好之尊信程朱獨得其正凡稍涉異端邪說陽儒陰墨之論

舉不足以消其胸中其爲學也醇矣遭際

聖明敬歷中外由監司而躋九列所至平糶賑饑喪廉糾墨問民疾苦

宣布

朝廷德意興書院育俊髦慨然以教養人材倡明絕學爲己任而辛卯

江南場弊奮劾督臣噶禮一疏所云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除

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乃先生平日養成剛大之氣沛然直達於

筆墨之間秉道嫉邪有不自知其激烈者

聖祖仁皇帝深鑒其誠屢賜保全加之大用

皇上御極之初晉大宗伯恩禮優隆極千載人臣所難遇先生感激涕

零方竭誠以圖報稱而年力已就衰矣嘗考先生生平撫吳政績畧同

唯州而尊信程朱則又近於嵩陽可謂得二公之所長而不徒託之空

言也當湖陸稼書先生爲

本朝醇儒第一與先生科第先後不甚相遠知遇不如先生之隆名位

不如先生之顯而先生篤信其道以爲繼薛胡之後得程朱之傳就其

家訪求遺書梓以行世而中心尊而奉之退然自居於後學之列此又

見先生望道未見之誠樂善無非他人所能及而學者所當師承

做法者也庚子之冬近思始見先生於京邸質疑就正於大學一書頗

有論辨至今六載先生下世又一年矣因葬期將屆爲之表以揭於其

墓使人知伊洛以來魯齋四百餘年之後有尊信程朱卓然不雜如先

生者亦足爲中州興起斯文之幸也已至先生生歿年月子孫名字及

生平事蹟具詳墳誌中不復贅

又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二級贈太子太保諡清恪敬庵張先生

行狀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後以爲學之要在於一敬更號敬庵其先

世居上蔡明洪武中文學彥實公徙儀封遂世爲儀封人以讀書傳其

家先生曾祖諱自新邑廩生祖諱醇邑庠生有隱德有司表其間事載

邑誌父諱岩以庠生入太學考授州司馬樂善好施有德于鄉三舉鄉

飲大賓崇祀鄉賢先生既貴皆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曾祖妣戴氏

廬氏祖妣傅氏妣郭氏梁氏皆累贈一品夫人繼母耿氏待封一品夫

人先生前母郭太夫人無所出梁太夫人於順治八年辛卯十二月初

五日生先生於儀封通安鄉崇儒里幼即穎異七歲入小學恂恂恪恭

有儒者氣象八歲經飲泉書院問何居告之曰此讀書人講道論德之

所也輒欣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年十四丁母梁太夫人艱哀毀如

成人十五父贈公績娶耿太夫人人事之克盡子道二十三讀榆倪公長

厚以翰林改授儀封令振興文教于義塾見先生所作文曰此大成之

器也即召面試大加咨賞命北面具弟子禮而親爲之指授焉二十五





入邑庠。逾二年試前茅。食餼。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當是時先生文名滿鄉國。而自視常若有欲然不自足者。殿試後。聖祖傳諭新進士曰。回家當依舊讀書。不可廢學業。先生聞之。即自勵聖諭諄切。不可不遵。況讀書吾素志乎。歸闕。園於南郊。中建精舍。旁列地。亭繞以四時花木。陳書數千卷。縱觀之。始於天文地理。醫卜農圃之書。以及浮屠老子之說。靡不涉獵。而皆不憚志。及讀小學。近思錄。程朱語類文集。乃恍然曰。此孔孟之正傳也。入聖門庭盡在是矣。于是于濂洛關閩五先生之書。如饑斯食。如渴斯飲。口誦手抄。汲汲如將不及。且一言一動。均必由之。而一切異學俗學。不得而奪焉。先生篤志潛修。于園者凡七年。其卓然為大儒為純臣者。皆原本乎此也。壬申入都。補內閣中書。與太史冉公觀祖輪道有合。朝夕往復。不倦。甲戌。改中書科。中書舍人。其冬。父贈公卒於京。乙亥春。扶柩歸里。喪葬。一遵文公家禮。啜菽飲水。不入內室。三年如一日。凡鄉人素假貸者。悉稱還命。焚其券。初。幾為邑令所毀。先生慨然有興復之志。戊寅。服闋。未赴京。于封人請見。里時。冉太史亦請假在嵩陽。延掌書院教相與講明正學。從遊者甚眾。先生樂之。慨然有成。就後學之志。不欲出而仕矣。已卯。夏。六月。大雨。北關堤決。水汜濫。入城。居民大恐。先生募民囊沙土填築。得無恙。總河閻河至儀封。詢問所以。賢之。庚辰。夏。題赴河工。効力。先生以疾辭。請撫軍代題。弗許。詣部具呈。辭。又弗許。乃赴河工。冬。上治河議十條。一曰。黃水本強。宜分其勢。而使之弱。一曰。淮水本弱。宜合其勢。而使之強。一曰。清口宜設安瀾閘。一曰。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清閘。一曰。請復天妃閣之舊制。一曰。黃家嘴宜挑開支河。一曰。運河宜及時大挑。一曰。海口宜疏。一曰。運河之下流宜疏。一曰。高堰周橋壩之堤工。宜堅築。一曰。黃河兩岸之遙堤。宜堅築。又上議。請于運河之底。做舊制。置伏龍洞。引清水以灌民田。辛巳春。督修南岸堤工。二百餘里。秋。搶救馬家港東壩尾堤。衝急不可當。乃焚香禱於河神。曰。官司職罪。固難追。然朝廷之工。不可壞。一方之民。固無罪。惟神有靈。庶其保護。得無恙。壬午。督修高家壩石工。蝦蟇溝河。是冬。題補山東濟甯道。赴京引見。奏對稱。

旨。癸未春赴任。時值歲荒。流離滿道路。先生于家運粟以賑。并載錢及綿衣數舟。分給東餒者。厥賴以濟。未幾。總河奉旨。遴選賢能。官十員。分道賑濟。先生與焉。分賑汶上縣。動用倉穀一萬五千餘石。賑陽穀縣。動用倉穀七千六百餘石。久之。補司移文責以擅動倉穀。將取職名題參。乃以敬陳賑濟等事具詳。河撫兩院其畧曰。賑濟旨。非本道敢于擅動也。動倉穀以廣皇仁。非希圖名譽。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己也。使當日奉旨賑濟。不動倉穀。坐視各州縣之百姓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追乎。且如此救濟饑民。而克民之死。道路散四方者。尚弗可勝數。使當日不動倉穀。不知更當何如。昔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持節。發粟賑饑。民武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本道為戒。視倉穀為重。民命為輕。一任鴿面鳩形。轉轉溝壑。而不加賑恤。害有不可言者矣。事遂寢。先生賑汶上時。一婢來領米。舉止有異。詢之。其家女也。有婿未婚。亡父母。其叔質于孔監生家為婢。問其價如數。與之召婿至。給新衣而為之成婚。甲申。捐貲建清源書院于臨清。建夏鎮書院于夏鎮。濟陽舊有書院。歲久傾圮。煥然新之。皆招士之有文行者。砥礪其中。凡催漕督工之暇。輒至書院。諸語與士子談論。正誼明道之旨。一時多所興起。乙酉春。聖祖仁皇帝南巡。閱河。特賜御書布澤安流。匾額詩章二詩。扇一。丙戌。聖祖遺詔。中德公成。格封開催漕臨行。上諭云。山東有濟甯道張伯行。諳曉河務。汝往與商確。設法蓄水。量塘放船。先生因與德公晝夜籌畫。蓄洩之方。是年。漕艘皆早抵通。乃著居濟一得。一書載河工事宜。詳備。是夏。遷江蘇司臬。冬。十月。抵任。吏呈往例。送督撫費。儀約需四千金。先生曰。我為官。誓不取民一錢。安能辦此。以家中所攜土物進。皆不受。時維揚諸生。獲罪郡守。撫軍怒。欲磔六人。者衣頂。先生爭之。不聽。慨然曰。以窮秀才衣頂。迎上官。吾不能也。申辨至三四。乃得請。其他率多平反。丁亥春。聖祖復南巡。過清江。于御舟召先生問姓名。駕至江甯。命督撫薦舉地方賢能官員。先生不與。一日。隨督撫至。

上前

聖祖曰朕向原認識汝今一到江南即知汝為清官復問督撫曰張伯行居官果何如皆對曰好大學士京江張公對亦如之

聖祖曰他實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

聖祖曰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之今朕自保舉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

朕為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

特陞先生福建巡撫先生任司臬後以接

駕屬從來往道路視事僅兩月而廉惠之聲已深入民隱閩陞任吳民

無不咨嗟歎息者隨

駕至西湖

召賜御書廉惠宜猷匾額對聯詩扇又求家廟匾即

面書積善餘慶四大字以賜

駕還姑蘇趣赴閩視事乃請

訓旨奏曰臣才短無以報稱惟有矢清白盡愚忠以仰答知遇

聖祖曰此言人皆有之看汝做去何如耳復奏曰臣父在日常訓臣以

廉謹報効朝廷若受人一錢不惟不忠且不孝

聖祖大悅諭話良久送出

駕至鎮江陞辭赴閩時臺屬旱荒題請捐糧賑濟全活甚眾念閩省人

稠田少一歲所出之粟不副一歲之用市米騰貴商利而農病於是每

歲遣官赴江浙等省買米平糶又多設社倉預積貯以備凶荒禁米下

洋以絕盜糧終閩任民無阻饑之患焉永安南洋漳平大田各縣多深

山易藏奸宄有盜首陳首魁等潛匿山莽乘間出劫為害先生與總督

以計誘擒之積盜朱章竄伏未獲先生密訪得其巢穴亦就擒皆赦其

餘黨不究地方以甯乃大張網紀察利弊整飭屬員吏廉糾糾墨訪猾吏

豪強之為民害者悉置之法飭保甲講鄉約使盜賊無所容良善知所

慕一時官吏士民兢競奉法教化大行閩故理學名邦自楊龜山先生

載道而南三傳而得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嗣後名儒疊興號稱海濱鄒

魯先生以為此邦之士可與振興絕學建熬學書院于會城俾有志正

學者偕來肄業又出家所藏書千卷并廣搜前賢遺書先儒文集命學

者分任校訂次第刊布之于是士皆鼓舞振興理學復明至丁酉歲

聖祖賜御書匾額曰三山養秀又

賜御纂書籍至今粒歌不絕皆先生倡導力也福州有五帝者瘟神也

廟祀遍鄉城師巫假以誑誘愚民備備崇奉禱祠晝夜不絕先生命毀

其祠僉謂前任遲太守以獲罪于神卒于官不可毀先生曰此偶值耳

竟悉毀之或改為義塾祀朱子省城多尼僧皆買貧家女兒之號佛子

盈千百所為弗可問先生悉令所親贖回匹配貧不能贖者許來告為

設法羣情大快監文閣典武試風情弊絕得士皆賢俊為眾所服臺灣

兵跋扈稍不逞意輒上山鼓譟要挾官長先生以倡亂為首之人平日

必多不法當先以他事除之臨時自無煽誘鎮臣遵先生教終先生任

無敢譁者臺廈道員缺先生疏薦海康陳公瑣時陳督學川中

聖祖遠從所請兵民悅服己丑冬閩督奉

命入京先生署篆籌畫海疆整飭文武政令一新既而移撫江蘇奉

命馳驛士民攀留不及皆呼號如失估恃初

聖祖諭大學士京江張公安溪李公曰張伯行居官清正江南重地宜

移撫李奏曰閩省近方有起色須留整頓一二年張奏曰江南頻歲災

祲民不聊生非此人莫可

聖祖笑曰汝兩人不必爭朕為天下總計當慎簡一人以昇汝閩遂有

移撫江蘇之命時兩江總督鳴禮大張威福甫蒞任即奏罷撫藩虎噬

狼貪人人不寒而慄聞調先生撫吳吳民如望歲焉先生至蘇首下檄

禁屬員餽送其畧曰一黍一銖盡民脂膏寬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賜要

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汚雖曰交際之常于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

何來本都院既冰鑒盟心各司道亦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

化日隆又出示虛心延訪地方利弊曰本都院府荷

聖恩寵頒節鉞致身澤民之願夙夜彌虔與利除弊之規饑渴願望目

下窮黎之食米價未平何以拯之民力未足通賦恆多何以籌之吳風

刁健訟獄繁興何以遏之土習未醇貽誤匪徒何以正之山村水區之

溝洫何以早潦有資探囊胥徒之比匪何以防維無恐鯨鯢孤獨何以

遂其欲而給其求衙蠹土豪何以革其心而易其轍一切舉廢修墜所

關難以及舉合亟諮訪凡吾官吏士民勿吝忠告時淮揚一帶連年荒

歉軍民乏食先生疏請海高十三州縣徐州一衛發帑賑濟又以江

蘇等屬帶徵災漕一年而完年半之糧民力不給請分年帶徵以紓其

困奉

旨俞允即委監司分道賑濟親往淮揚巡察之又奏動藩庫銀買米平

糶謂江南重地生齒殷繁當此米價高昂麥秋未屆之候枵腹皇皇不



能終日請于江蘇藩庫撥銀三萬兩赴隣省買米分發各屬減價平糶臣因災黎窮迫恐俟

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現在動支購運發賣專擅之罪伏望鑒原

聖祖俞之蘇松困于財賦州縣官率願考成催科嚴迫民不堪命先生

乃剔漕弊禁重耗省差擾民困以蘇又以俗尚奢靡鮮衣美食畫舫笙

歌所費不貲婦女閒遊入廟敗壞風俗一切禁之時蘇守陳鵬年廉能

素著泉司焦映漢糧道臧大受皆廉謹奉職總督率以不便子已據事

劾去之先生動多掣肘是夏赴常州熱審先生多所平反與總督柄鑒

不相入鬱鬱不得志乃具摺告病畧曰臣所恃以報

皇上者惟此一點真心實意竭蹶辦事不敢欺瞞不敢苟安而已奈江

蘇庶務數倍于閩臣才識短淺謀慮難周以是憂懼成疾現今補行大

計黜陟攸關倘耳目未能周舉効有未協更深隕越之虞乞憐衰病之

軀萬難勝任賜臣回籍調治奉

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正資料理不得以

衰病求罷乃強起視事江南號稱澤國農田全資水利時水道開墾廢

壞已多先生詳考脩整以資蓄洩又海禁縱弛海寇買米聚糧米價不

時騰貴先生嚴禁之辛卯秋副主考趙晉交通總督及提調馬藩司廣

壽關節榜發譁然正主考左必蕃不自安具疏奏

聞而先生亦以蘇郡士子擡財神入文廟據實具奏冬十月赴江甯典

武闈鄉試即遵

旨如揚州會同

欽差大人兩江總督安徽巡撫審科場事匝月不得定案壬辰春正月

劾督臣抗

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畧曰

皇上臨御以來內外臣工罔不奉法兩江總督鳴禮受朝廷養不為

不久蒙委任不為不專稍有自當仰體

聖懷以圖報効而其大端無過進賢退不肖養一代之人才以培國家

之元氣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所轄兩省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穢跡

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

皇上洞鑒之中無庸臣再為贅論最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

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病狂喪心

至于如此之極未敢遽信迨後榜揭不公經正主考題參疏內有或發

督臣嚴審之語又風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說臣雖不敢

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奉

旨會同徹底詳察嚴加審明而會審時藩司書辦李啟供出藩司家人

軒三給與關節收受金子情實督臣輒大怒欲將其脛夾折臣勸督臣

今日會審嚴如朝廷在上為臣子者不可動氣況

皇上要徹底詳察若籍其口易由明白因與

欽差大人據所供人犯稍加夾訊而語多曖昧事涉督臣自此以後一

月有餘不敢復訊軒三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必科目之

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直臣我

皇上諄切訓戒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制科以來未有如

江南辛卯之甚者竊思此案關係非小奉

旨徹底詳察而督臣必不肯詳察奉

旨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肯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

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實事實不為無稽之輿論矣其欺

君壞法之罪督臣雖百喙奚辭若不請

旨解任一井發審則通同作弊之人同為奉

旨察審之人真情何由得出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臣大怒之後至

今要犯一名不能提其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

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此雖臣庸懦所致有負

皇上付託然事勢處於無可如何不得不大聲疾呼煩瀆

聖聽耳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而督臣敢于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之舉人惡貫滿盈

貪殘橫暴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無不知之祇緣督

臣權勢赫奕莫敢攪其鋒以實禍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

為臣寒心但臣自念一介監儒候補中書數年之間超遷巡撫受恩之

深無過于臣圖報之難亦無過于臣故在督臣敢干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念身家長避權勢同為欺

君貢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臣之功名予奪出自朝廷臣之性命死生亦有定數恭逢

聖明在上督臣雖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臣又何憚而不言哉。仰祈

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噶禮即行解任。一併發審俾狐鼠之輩失

所憑依而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真情得出國法得伸振千古之綱常

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

聖主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

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上總督閱之密購疏稿捏款訐參星夜馳

奏御前奉

旨俱解任交審事大人一井審明部文未下先生又上滬陳被誣始末

疏畧曰臣因會審江南文閣作弊一案奉有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

旨訊據出銀買舉之吳必與居中立議之李啟等供出馬藩司家人軒

三收受金銀給與關節鑒鑒有據乃督臣噶禮抗

旨曲庇不容究訊其情形與臣從前所聞督臣通同賄賣並要銀保全

之輿論相合是以不敢扶同先疏題參乃督臣聞臣具題撻拾虛詞欺

誣

聖聰欲圖報復茲接邸抄蒙

皇上洪恩將臣與督臣俱解任聽審

聖明已無私照曲直自有攸分臣何敢再瀆但督臣誣妄過甚合就其

誣臣者一一分晰為

皇上陳之如誣臣止督臣下洋恨不聽從遷怒于為督臣僱舵工之船

行張元隆陷以通賊既致元隆身死于前復斃其弟張五于後臣查奉

旨出洋臣標並無戰船向牙行僱民船而民船止可載貨不堪捕賊曾

商之督臣督臣云船無器械又無水師駕此出洋豈不有損國威因公

同會議臣與提臣偵緝內地奸黨具奏在案是臣欲出洋而督臣止臣

豈反止督臣不必前往也至張元隆係考職監生廣置洋船立意要造

百艘以百家姓為號多將洋貨賄賂督臣督臣在上海鋪設數十船皆

元隆以所蓄積營餽督臣後即令伊弟張令濤由浙江海口運赴江甯

此時有崇明水師在洋盤獲余元亨等照票不符籍貫互異訊供張元

隆代領臣飭常熱上海兩縣提訊元隆託病不出兩官親赴其家取供

元隆公然上坐兩官側坐其下臣聞駭異嚴飭拘拿而兩官以督臣交

好始終不敢迨臣回署提審遽申元隆在家病故人言藉藉皆云元隆

詐死埋名是元隆之死與不死尚未可定即云已死亦因病亡其弟思

承現在而案內並無張五姓名不知督臣何據而誣臣以逼死元隆拖

獲張五也又誣臣與上海知縣許士貞同密好友將四十八年四月所

獲之賊犯改為十一月久已拖獲之八人說稱現存冀免士貞處分臣

查四十九年九月督臣咨參武職年限先據臬司改作四十八年十一

月臣不知督臣核咨之時士貞等若何彌縫而乃徇情捏飾咨部也至

五十年二月臣咨參文職年限俱照督臣原咨臣不能覺察扶同咨題

固臣庸懦所致而捏改說稱實由督臣作弊於前何反誣臣冀免士貞

處分也又稱督臣嚴飭保甲臣與陳鵬年揚言督臣查富戶竟寢不行

以致盜寇充斥臣查保甲之法各屬奉行無誤至江蘇盜案比他省較

多臣查臣屬之七府一州四十八年共報一百一十件四十九年共報八

十二件五十年共報五十一件若止就臣駐劄之蘇州府屬計之四十

八年共報五十七件四十九年共報三十八件五十年共報十七件是

臣蒞任以來雖不能盜風全息亦已漸次消彌何反謂寇盜充斥也又

誣臣著書賣書濫准詞狀株累斃命臣查前撫任內四十八年共監斃

三百五十五名而臣任內四十九年共一百七十一名五十年止二十四名

皆題報有案若臣著書賣書亦有因由臣叨中進士蒙

皇上傳諭曰進士回家不可荒廢學業臣恪遵

聖訓回家閉戶讀書見得程朱之書與孔曾思孟相合又新奉功令文

關論題亦出性理故將周程張朱之書刊刻以廣其傳并將先儒之有

合于周程張朱者亦為刊刻此皆仰體

聖訓使天下之人知聖賢之書不可不讀讀其書而率其教入為孝子

出為忠臣用副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臣自愧學問空疎止表彰先儒之遺書斷不敢著

書立說為聖賢之罪人又因閩中梓人至蘇臣無以資其飲食令行印

賣此雖臣鄙陋之見有失大臣之體然實取與不苟所致非有他罪總

之督臣之蓄怨起于臣之發覺巨棍張元隆今因曲庇馬逸姿被臣參

奏撫拾前款欺

君陷臣且云難與臣俱生其意必將致臣于死幸

皇恩寬宥不忍遽戮理合據實陳明仰祈鑒察時百姓聞先生將解任

皆罷市撤業數萬人圍集公館哭聲振揚城欲相率赴京叩





關先生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而姑蘇等郡相繼罷市者紛紛翼日  
維揚士民扶老攜幼至公館具果蔬以獻先生辭弗受皆泣曰公現任  
止飲江南一杯水今將去無却子民一點心不得已為收腐一塊榮一  
東遠近餽餉者不絕不受則皆委而去夏四月審畢將回姑蘇候  
旨行有日矣揚城士民慮途中不可測數萬人集江干護送先生聞之  
曰以我故勞民至此吾不行也越數日五更登舟比天明百姓追送而  
先生已渡江至姑蘇寓楓橋蘇城士民莫知先生來翼日士民雲集紛  
紛送果蔬不絕如揚城五月審事大人奏上以先生所効全虛應革職  
治罪鳴禮免議部覆如之奉  
特旨著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徹底審明秋七月復赴揚聽審審如  
前審畢仍回姑蘇士民焚香遮道自楓橋至封門二十餘里擁擠不可  
行九月覆奏先生仍革職部覆亦如之奉  
諭旨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婦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但才不及守鳴  
禮雖才具有餘然性喜生事朕臨御五十年凡滿洲蒙古漢軍漢人毫  
無異視一以公心處之鳴禮屢次具摺欲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為天  
下清官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親筆現在鳴禮處這所議是非顛倒  
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據實再議具奏九卿等覆張伯行鳴禮兩  
人才守之處  
皇上評定確當天下臣民莫不悅服又奉  
上諭從古治天下者莫要于至公朕御極五十餘年凡內外大小諸事  
皆以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廉一文不取天下所共知但才具畧短  
耳鳴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在彼則江南地方必被其腹削一  
半矣語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又安又云清官不累民  
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等清官朕不為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  
而凡為清官者何所倚賴以自安平初次遣官往審被鳴禮制定不能  
審出再遣往審與前無異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  
無一言今朕既有諭旨方贊其清亦已晚矣汝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  
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則人皆欣悅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  
翼日奉  
旨先生留任鳴禮革職吳中士民歡聲如雷勝于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齊赴龍亭叩首謝  
皇恩呼萬歲者數萬人至長至月朔復有吳民數萬人持香集

暢春苑跪謝願各減年壽一歲添祝  
聖壽萬萬年以申真誠感激之意  
聖祖大悅而福建全省士民聞先生解組皆奔號呼額及聞復任頌  
皇恩祝  
萬壽與江蘇不謀而合亦古今僅見事也癸巳春正月疏薦福建藩司  
李發甲原任祭酒余正健臺灣道陳瑣為江蘇布政使部以已  
特簡年欽元不允二月監臨  
萬壽開科文閣防範嚴密而體恤周至士情大悅三月  
恩詔復原職八月進廉洛閣閣書集解九月奉  
旨赴鎮江會驗戰艦時戰艦民船無所分別戰船或私借入洋貿易還  
以民船充數先生因條陳海洋船隻分別管哨商漁盡編號數  
上是之甲午春正月奏免揚州落地稅謂各商貨物已在揚州關輸  
入城復徵落地稅銀似屬重利臣衙門舊有鹽課陋規二萬兩今臣在  
任五年絲毫弗取為鹽商節省銀十萬取商願于經費項下每歲代捐  
稅銀一千二百兩免商民無窮之累奉  
旨俞允三月紫陽書院成三吳文學之士皆傾心誠服于先生而四方  
之聞風來學者亦日眾吳中向無書院生徒無所容乃擇府學中隙地  
建紫陽書院其規模制度及講貫課試之法大畧與閩同一時士風丕  
變咸歛華就實彬彬乎實有其文焉乙未春正月  
欽差大人奏請革職是時先生感激  
聖恩益殫精政治一切地方利弊悉力興革又屢值年豐人民樂業疆  
土南謐而先生以吳地濱海奸商貪利下洋勾引匪類出入無忌終為  
東南隱憂故為未雨綢繆計特嚴海禁有犯必懲積有張元隆張令濤  
李崇御等案皆為巨棍所把持屢飭不結  
聖祖命大人駐鎮江審理大人不細訊而問先生索取海賊先生以各  
案文卷進大人即參先生狂妄自矜應革職看守審理  
聖祖不允而令先生明白回奏乃上疏畧曰張元隆係鎮臣在洋盤獲  
之余元亨所供經署撫王度昭審議具題部覆發臣再勘飭行府縣究  
審張令濤係顧協一閩三等告發被害者十餘紙抗匿不出懸案莫結  
令濤縱非通洋亦係豪惡何得揆延半載藉庇抗官即謂首告不實應  
於原告坐誣臣雖愚昧寡援而身為地方大吏甯能置之不問乎李崇  
御亦係鎮臣獲報其船照票不符滿載金銀不帶絲毫貨物謂非來歷



不明其誰信之臣屢將元隆等惡跡查明

欽差大人在案據查上

聞案件自明乃將各犯悉為開脫獨參臣以狂妄自矜之罪臣雖歷官巡撫而服食起居未脫寒酸故敢以為迂腐則有之何敢干

君父之前反蹈矜妄自取罪戾乎然臣止知有

君父不知有身家止知報

聖恩不知避嫌怨惟恐案情未能得實則臣之負罪益深此區區微忱不敢一念之或欺者也隨奉

旨將回奏情節一併審明三月大人復上章請革職看守審理蓋至是已連劾六疏矣先是三請革職奉

旨欽交事件應盡心審明原委具奏屢次前往未能徹底審明希圖朦混完結今又請將張伯行革職繕摺具奏殊玷官箴違事情仍著前往

審明具奏先生跪聆

恩旨感激涕零將先後口供憑陳上奏大人復訊供文致其詞堅請革職看守審理

聖祖不得已姑允之時先生因熱審赴常州大人令藩司于舟中解纜去遣遊擊房世清伴送至鎮江看守于城隍廟及夜分問供多方摧折

所供不如大人指乃傳先生幕賓代書竟擬重辟是時百姓無一人知者門人子弟聞難來訊呼籲無門生死不可測而先生處之恬然讀書晝夜無間為子姪講經書積講義二十餘篇又向輯四書正宗學易編

皆未成續為編輯居潤州半載體加充色加辟焉案達上

聖祖未允所擬而令大人同先生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維揚父老數

千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而行四十里不絕越日過邵伯高郵

皆有儒冠野服沿河頓首者至淮安總河迎會見舟將壞大驚曰何以

坐此先生曰此不由己也總河為易舟伴送官胡同知暮夜趨渡黃河

時細雨方霽周天如墨濤浪洶急從舟傾覆而先生以總河所易舟先

濟得免至夏鎮書院諸生候于河次敘契濶皆揮淚而別是月二十三

日至京師先生欲赴

暢春苑陛見大人弗許委官看守于吏部公署翼日

聖祖諭大人同先生來乃陛見大人面奏曰他並不認罪

聖祖曰他原無罪可認先生感泣叩首謝曰臣有生之年皆

皇上所賜也

上又曰此人朕選用之當用于有錢糧衙門復謝

恩出明日

召對于乾清宮問話移時

命于南書房行走臘月朔

命講民可使由之一章越日又

命講太極圖說皆繕摺進呈尋奉

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丙申春赴通州視事時秋成稍歉奉

諭回戶部酌議平糶奏發倉米二萬石

上諭糧完啟奏續發仍不時巡察使貧民得沾實惠閏三月奉

命發倉賑濟順天永平二府親往巡察七月巡查至永平其守謝公賜

履廉能有聲留心社倉因與講社倉之法令勸諭所屬捐輸積貯每年

出陳易新以備荒災回京本朱子社倉法酌十六款條奏奉

上諭親赴永平料理社倉事宜丁酉秋七月上條奏餘米摺云臣查紅

斛進倉平斛放米每石原多二斗五升今該倉書攢止報一石一斗四

升四合九勺四抄其餘隱匿不報雖止一斗五合五抄然以通漕合算

歲約三十餘萬此項謂之飛米俗所謂飛穀雖是也外又有長米二

三十萬石曰旗丁交剩餘米或令旗丁領出謂之照米俗所謂出黑稿

子是也或令旗丁賣于他人謂之買餘抵補倉場之弊甚多此其大者

故特奏之又奏每年收米放米該剩餘米一百餘萬石日積日多無數

可貯請建新廠百座八月

欽點順天鄉試主考時方收糧通州不與開列

待召入闈蓋異數也先生矢公矢慎得士李蘭等二百餘人輿情洽服

所拔士子來謁者以學為聖賢不可汨于勢利諄諄告戒焉戊戌夏六

月又奏添設人員協同稽察倉弊發九卿會議為同事者所扣同前歲

所奏均無庸議應交部議處奉

旨逐一明白回奏乃奏曰臣才識短淺尺寸未効中心兢惕夙夜靡寧

今九卿會議交部察議蒙

皇上不即處分令臣回奏臣聞

命自天感激無地謹將前後情形為

皇上陳之九卿會議曰紅斛進倉平斛放米所多之二斗五升內一斗

四升四合九勺四抄作正項入倉其餘一斗五合六抄之米內給旗丁

四空餘米三升八合五開盤運折耗米二升所剩四升七合六抄作為



曬曬虧折。今張伯行不將此等項款開除。止照紅斛收進。平斛放出。算  
餘米八十餘萬石。請添新廠等語。臣查曬曬虧折四升七合六抄及盤  
間二升原在倉內。固無處開除也。至旗丁之三升八合。願照者。照抵  
者。抵即使盡數照出。每年不過十餘萬石。且照出倉外。方可開除。若本  
幫抵本幫之欠。或他幫買抵他幫之欠。則三升八合。又仍在倉內。安可  
盡數開除乎。此臣查之甚明。所以請建新倉。厥初非朦混具題也。又會  
議云。所存爛米。奉

旨賞給兵丁。折抵脚價。騰空厥座必多。又添新廠百座。似無不敷等語。  
臣查去歲騰空厥座。原以備去歲新糧之用。至七八月。厥座不敷。各倉  
監督紛紛來稟。是去歲厥座尚屬不敷。安有餘剩厥座。留為今歲之用  
乎。又會議云。張伯行前奏新廠並未貯米。舊倉騰空甚多。不惟餘米全  
無。著落似較去歲之米反少。恐又有飛報轉子。出黑櫃子之弊。請添員  
協查等語。臣查今歲糧船未到之先。各倉呈報空厥座有四五十座。空厥  
多則實米少。去歲糧船未到之先。呈報空厥座止三十四座。空厥少則實  
米多。臣故曰。似較去歲之米反少。此今歲糧船未到之情形也。又會議  
云。張伯行後摺。又稱新廠已派四十座。舊廠即有騰空。想已無多。尚有  
百萬石。無厥可貯等語。臣查七月間。舊廠用完。新廠已派四十座。新米  
尚未收及一半。即算放二季春。騰空者不過四五十座。所以奏舊廠  
尚有騰空。想已無多。此今歲糧船已到之情形也。今新廠已派九十座。  
騰隨派。就今日計算。仍有百萬石。無厥盛貯。此臣查之甚明。並未朦混  
具奏也。臣查一時有一時之情形。去歲與今歲不同。今春與今秋不同。  
臣隨時具奏。無非慎重漕糧之意。初非敢前後朦混。任意矛盾也。疏上  
九卿無以難。庚子十月奉

旨管理錢法。旋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辛丑春  
欽點會試總裁。得士儲大文等一百七十餘人。秋九月。河南馬營口決  
上命河南人知河務者。具奏乃具摺奏曰。臣籍隸儀封。去黃河三里。故  
黃水之性。最為留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  
故一遇沖決。水行新河。舊河必淤。若舊河仍行者。則新河不過因水勢  
泛漲。洩其有餘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此自然之勢也。今武陟縣沖決河  
口。不過因黃沁並長。泛溢漫洩。有餘之水耳。黃河之水。仍舊東行。入  
冬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稍加堵築。即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

只借一線泉水。遇天道亢旱。泉源乾涸。寸步難行。臣前任濟甯道時。曾  
議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後以陞任。故未及行。今歲糧船淺阻。山  
東將至遲悞。而黃沁交會。忽沖一缺口。直入張秋運河。糧船盡皆抵通。  
是今歲之運。賴此沖決。以濟之也。若由此脩治。引之濟運。便可成萬世  
之利。越數日。接駕。蒙

溫旨云。前所奏河務。與朕意甚合。又  
召進行官。論河務。面奏于黃沁交會之際。建閘築壩。重重關鎖。使不犯  
濫。一引沁。由賈魯河。以入濟。濟運一引沁。由新決之河。入張秋。以濟運。  
張秋東崖。五空橋。安放閘板。水小。則下板。引沁濟運。水大。則放沁入海。  
至于濟甯運河之西。再建閘一座。水小。則引沁濟運。水大。則下板。引沁  
入湖。不但糧船通行。而臨河之田。皆成膏腴矣。冬十月。以母病。請歸省

奉  
旨准假。並  
命以便道。閱視河南武陟決口。先生兼程抵家。視湯藥。母耿太夫人喜  
疾頓瘳。遂還

命。相視河工。如期復  
命。于寅春正月五日奉

旨。赴千叟宴。宴畢。偕諸年老大臣。至乾清宮謝  
恩。賜坐。奉

諭。旨汝等皆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為巡撫時。地方情  
形。米麥價值。皆不昂貴。聞是真龍。以百姓為心者也。先是倉場積弊甚  
多。先生剔釐。不辭勞瘁。既而兼理錢法。旋陞戶部。府庫倉儲。盡以委任  
于先生。政務日繁。先生感

知。遇恩。竭力圖報。晝夜廢寢食。時又奉  
旨。發倉。減價。糶賣。開廠數十處。先生親往來巡查。奔走道途。于是精神  
心力。銷耗殆盡。冬十月

召對。瀟寧。居眩暈。色變  
聖祖。命少司寇阿公。總漕張公。扶掖出。尋愈。十一月

聖祖。升遷。先生感高厚恩。哀痛迫切。二十七日。盡禮無稍懈。夢寐中時  
淚。澤。涕。下

今皇上御極。深知先生公忠為國之心。又以  
先朝舊臣。特加眷顧。錫予每逾常格。謂先生年老。事難兼攝

命專理戶部及錢法堂臘月二日

命同滿漢大臣十三人至

先帝梓宮前舉哀

特賜素珠一串曰此

先帝所遺留也嗣後會議大政保舉大員時

命隨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議又

詔年老大臣由東華門騎馬至箭亭下尋以戶部捐納收銀非先生莫

能任

命與大司農田公專管其事

特恩晉正一品追贈三代給一品蔭生五月值

皇太后喪會講廟諸禮必誠必周八月

皇上遣官看河因條陳河務畧曰國家歲漕數百萬石全賴會通一河

而會通一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運開河之始築堤城壩以遏汶水又

開堤城壩引汶水由洸河至濟甯濟運道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

村壩引汶水于南旺分流濟運遠置泗水于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

泗河之水乃不至濟甯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于秋收之

後人民空閒大開府河使泗水由金口開入府河至濟甯馬場湖蓄之

濟運又于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

之脉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

多或轉遲為速之一法也至濟甯到台莊相去四百里其中間將及二

十座而台莊以下至淮黃交會之處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

所以每逢天旱台莊上下不無淺阻宜于台莊之下徐塘口之上建閘

一座以備蓄洩其于河道或有補益此臣所知謹據實奏聞

上遵命議行九月遷禮部尚書冬十月進瀛洛關閣書集解

特賜禮樂名臣四大字次日奉

旨搜閱會試遺卷續進士榜越數日

上以手持木瓜賜之翼日復啟事

上願謂親王大臣曰張伯行近愈強健也十一月

皇上親郊前三日視牲之禮向皆王公大學士行之至是太常以視牲

請而上以命先生蓋特典也甲辰春二月進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張南軒集

陳克齋集陳北溪集許魯齋集諸書

賜食而出四月差赴闕里致祭崇聖祠追王

至聖五代

賜涼帽蟒服錦緞珍物八種

命以便道回家省親五月至京復

命六月奉

旨會議聖廟從祀倡議以明儒羅欽順

本朝陸隴其從祀兩廡又以宋儒張子之父張迪配享崇聖祠乙巳春

正月檢點生平文集及所論著彙輯諸書未刻者授子師載曰此吾生

未了事汝當次第授梓不可畏難而中輟也二月

上遣大臣往

景陵行禮先生自請行

上以年老弗許又面奏臣受

聖祖厚恩從未上

陵願請往

上溫旨慰諭乃止十三日有疾不赴朝十五日疾甚具遺疏其畧曰臣

受兩朝異數隆恩年已七十有五龍鍾衰老口耳不能從心屢欲奏對中

懷惶悚寤寐難安今犬馬之年已盡而報

主之心未已仰見我

皇上聖學聖治媲美帝王堯仁無所不被舜智無所不周伏願

聖性王心懋加無已崇正學勵直臣厚福以養廉吏明法以懲貪員寬

裕溫柔發強剛毅為千古第一首出之

君綿億萬載無疆之福十六日戌時薨遺疏至御前

上為震悼

特遣鎮國公十二爺散秩大臣副都統額爾德侍衛十人

賜奠茶酒不循常格行三叩禮復奉

聖旨張伯行効力年久持躬孤介簡任秩宗恪勤供職忽聞病逝朕心

深為軫惻著加太子太保于卹典定例外加祭一次以示優卹舊臣至

意又奉

上諭交與內閣原任禮部尚書張伯行家諭祭之日大小漢堂官給事

中御史等官俱著齊集出殯之日亦俱著送殯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五五

賜諡清恪給全葬祭五月

諭祭于京邸九月

諭祭于家祠惟

聖祖仁皇帝與今

皇上加禮儒臣信之深而遇之厚可謂至矣先生遭逢

仁聖一德交孚寵遇優渥歷數程朱諸大儒未有能比隆者也然先生

一介不取之節一念不欺之心其自結于

聖主者非無自也先生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初任濟甯隨行止四

人撫閭二十餘人撫吳十三人其日用所需蔬菜米麥寸絲尺布以至

研麥磨石曳磨之牛皆自河南運載之官初至閭見署中帷幕皆錦繡

器皿悉金銀怪以問吏對曰行戶協備往例如此先生曰行戶即百姓

安可累之且我本寒素無需于此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撤禁陳設衙署

無錫縣送惠泉至先生以為水也受之後聞亦派民船載送即不受閭

撫標有空糧五十名江蘇撫標有空糧八十餘名皆前任以給家丁者

先生曰我家丁無幾又莊農不諳弓馬何可冒糜國餉悉募壯丁補之

其在朝在外不交一近侍之臣不附一和同官之議不以得君而有自專

之意不以見忌而有退阻之心惟知上報

君父而下盡己職所謂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先生有焉矢志以人事

君其所薦引皆學問醇正志操潔清彰彰在人耳目間者然初不令其

人知即子姪有問亦不答曰薦賢為國非市恩也爵公朝而拜私室我

所不取故特疏具薦及大廷保舉者眾乃知之其他面奏密摺率不

盡知也平日倚挖先生者至在朝共事輒推誠協恭無纖毫芥蒂曰仰

荷

聖明已獲保全何敢以私嫌廢公事乎其治民以養民為先以教化為

本地方偶有災祲即具疏奏請緩征賑濟平糶並施務使民無失所復

設常平置社倉以備凶荒所至輒建書院招來士子之有學行者相與

講明聖賢之道又飭州縣各立義塾塾望講解

聖諭十六條使編氓皆知禮義故士民畏之如嚴師愛之如父母于閭

則肖先生像而祠于縣署書院之旁于吳則建春風亭為先生祠與總

督于公巡撫湯公兩祠並峙至總督倉場時尚有山東兗州府鄆城縣

等十五州縣士民具衣冠而來獻者曰前者濰河之水當秋汎溢淹民

田不下數百萬頃公為濟甯道時疏濬宏深使十五州縣之水皆安流

由濰入運運入海向之壑澤今膏腴矣廩邱之西五岔口紆道為惠公

捐貲築堰引水盡入濰十五州縣士民蒙利賴議立公生祠農夫欲建

于野舟子欲建于河爭不決乃立于五岔口今落成敢獻衣冠展瞻戀

意先生歎曰再三皆頓首固請受之而去其至孝本于天性每逢父母

忌辰輒閉戶飲泣不飲酒食肉至己誕辰亦思親不宴樂耿太夫人在

家遣人問候不絕四方之士及門受業者幾千人先生不問貴賤智愚

悉接以禮諸請示以入聖之門為學之要其率先生之教者心悅誠服

終身不忍舍去因以成章者甚多其退而改行者自慙而不敢復見也

讀書自少至老不厭不倦雖鞍馬舟車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嘗釋卷

嘗云延平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朱子後來頗不以為然蓋佛家

靜坐此心不要靜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朱子後來頗不以為然蓋佛家

有別但靜坐而不用靜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朱子後來頗不以為然蓋佛家

以求道理乃為無弊且子夏言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存心之法即

在于讀書何可解也其纂述者百餘種皆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輯道

統錄道統源流以明聖賢之宗傳輯伊洛淵源錄伊洛淵源錄以明

諸儒之統緒輯小學集解小學衍義義正類編義正先賢訓蒙詩選以

端蒙養之教輯學規類編學規衍義義正類編義正先賢訓蒙詩選以

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性理正宗諸儒講義以正為學之模輯家規

類編閩中寶鑑以示修齊之範謂周程張朱得孔曾思孟之正傳故纂

輯格閣閣書集解以配學庸語孟名曰後四書屢經進呈欲以頒行學

校而其語類文集復纂述較正而刻之謂許薛胡羅又周程張朱之正

傳其文集及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無不選擇而刻之謂

本朝陸稼書學朱子之學而為許薛胡羅之繼起赴閩時特就其家訪

其遺書得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三書乃并其已傳之松陽講義

文集而並刻之他如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衍程子之

派者也張南軒呂東萊取資于朱子者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

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

不為邪說所搖者曹月川陳剏夫崔後渠魏莊渠汪仁峯蔡汝濱也

本朝之學宗朱子者張楊園汪默菴陳確菴陸桴亭魏環溪耿逸菴熊

愚齋吳徵仲施誠齋諸莊南應潛齋劉仁寶也其所述作莫不精擇而

刻之而吳朝宗吳徵仲施誠齋諸莊南應潛齋劉仁寶也其所述作莫不精擇而

久將淹沒不傳先生特為表章尤見微顯闡幽之義先生于正學奮志



脩明而于陸王之學復排擊不遺餘力。或曰陸王往矣似不必復辨。先生曰陸王往矣今之爲陸王之學者正不乏也。是陸王往而不往也。予安能無辨哉。又嘗語學者曰今人自云有志程朱之學而于陸王不敢明辨其非只坐於正學見不明耳。所見既明則程朱之與陸王如雅鄭朱紫正邪截然豈能姑恕然未嘗特著一書以開之謂啟蒙之閑關錄陳清淵之學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已盡掘其根株學者但取而讀之自不容于復入故于三書皆精刻以示學者。又選古文載道編斯文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集以見文之必本乎道。選濂洛風雅以見詩之必本乎性情。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其功業皆有原本刻其集以著立朝之業。文文山謝疊山方正學楊椒山楊大洪其氣節皆足以風世刻其集以彰致身之義。而石守道海剛峯其剛方之氣亦足興起故亦刻之。他若三朝名臣言行錄已有定本後經散失不完四書正宗學易編僅有稿本尚未成書五經大全意欲增刪另成善本而未有暇晚年詳訂大學依伊川改本移生財有大道五節于亦悖而出之下依古本復邦畿三節于職訟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石經一章大註博綜諸說考證精詳欲具摺具奏上請

聖裁而遽爾辭世不及進呈此又先生未竟之業也其所自著者則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困學錄二十四卷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居濟一得五卷又皆本于躬行心得之餘而足以爲修己誨人致君澤民之準統觀先生一生之述著規模廣大節目精詳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極其大而無餘者也後之學者于先生之書詳味而熟玩之可知聖賢之學一脈相承千古不易而百家駁雜之書異端誣淫之教何足寓目而究心哉而其一生之所得力尤在朱子之書故嘗舉朱子三言以定爲學之則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言曰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至朱子又益以返躬之一言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證之尙書之危微精一論語之主敬行恕博文約禮中庸之戒懼慎獨擇善固執孟子之不動心知言養氣若合符節循是以學由格闡之堂以入洙泗之室聖人可學而至而利欲汨之異說消之因而志不堅而力不足殊可惜也此先生一生學業事功之本也洵乎先生之學即朱子之學自朱子以來大儒間出其傳未嘗滅熄而見道之確行道之果傳道之廣衛道之嚴未有如先生者若元明之許薛胡羅本朝之陸稼書其學之中正相同而論功則先生駕

而上之己先生元配王夫人前宮保兵部尙書諱廷相元孫女處士諱嗣京長女端靜賢明與先生同志生女三長適國學生馬晉次適現任山東東昌府管河通判曹元夢次適至聖裔附監生孔毓璣初封孺人晉封宜人累晉封一品夫人側室王夫人處士德卿次女淑慎欲慧和陸上下生子二長師杖候選知州河工効力次師載丁酉科舉人承一品陸侯補員外郎以子貴封宜人又贈宜人先生一年卒元衡學未足以知德文未足以行遠願自壬辰之夏獲遊先生之門增奉提命者十有四年頗有以得夫學業事功之大畧謹次第其所知上之太史以俟當世大人先生採擇焉謹狀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六

張伯行二

文儀封先生傳

先生河南儀封人姓張名伯行字孝先號敬庵諡清恪學者稱儀封先生從所居邑名之也先生七歲入小學恂恂有儒者氣年十四丁母憂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康熙辛酉舉于鄉乙丑成進士讀有宋五子之書以聖賢為必可學辨義利關興端墜緒茫茫有毅然搜紹之志一時學者歸焉王申官內閣撰文中書甲戌改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冬丁父喪越三年建請見書院于邑之西郊與鄉人士講明正學奮興者甚眾已卯夏大雨北關堤決水汎隘入邑中居民憂之先生募人夫襄沙土填築得無患總河張公鵬嗣異之題赴河工効力以勞績懋著遷山東濟甯道值歲荒傾家財運穀以賑並載錢及綿衣數船分給凍餒者俄有旨賑濟先生奉檄賑汶上陽穀等縣以擅動倉穀數萬石將挂彈章因申辯其略曰賑濟乃奉恩旨非本道敢擅動也動倉穀以推廣皇仁非希圖名譽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己也使奉旨賑濟不動倉穀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追乎昔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持節發粟賑貧民武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本道為戒視倉穀重民命輕害有不可言者矣事得廢在濟四年多惠政於河務尤所盡心濰河每當秋溢淹民田數十萬頃先生疏濬宏深又築五岔口使郡城等十五州縣皆安流土民至今尸祝之啟利運開注水南旺糧艘得通行遷江甯司泉聖祖南巡以先生為江南第一清官遍問大學士督撫以下皆推獎無異詞

爵火之資捐創獨厚視山左時所建清源夏鎮濟陽數書院又迥然不同矣或改為義塾祀朱子核省城尼僧令所親贖回匹配其崇正關邪多此類云在閩三載風聲日上當寧以江南重地移先生巡撫江蘇庚寅春抵任適維揚一帶荒歉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蠲徐州之食軍民設法賑救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一年完年半之租民力有所不贖請暫緩以紓其困皆報可上動帑平糶疏與閩事後先一轍但拜疏即日舉行謂臣因災黎窮迫恐俟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專擅之罪伏望鑒原旨嘉納之是夏赴常州會審欽件多所平反與總督不合總督者鳴禮也性奇食以先生扼吭未敢動先生直己行道與除舉効如恐不及鳴禮惡之每掣肘不得行所志先生以疾辭請解任奉旨張伯行操守清操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因勉強復視事辛卯秋江南大比物議沸騰姑蘇士子迎財神入文廟事詔尚書張鵬翮出偕江南督撫秦駿先生奉命如揚州會鞠弊端畢露總督故驕橫張威勢欲遏之眾熟視莫敢攔先生奮然上疏劾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其畧曰皇上臨御以來內外臣工罔不奉法兩江督臣禮受衆養不為不久蒙委任不為不專稍有私心自當仰圖報効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積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聖明睿照之中無容臣再為贅瀆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喪心病狂至于如此之極迫後榜揭不公主考官左必蕃疏內有或發督臣嚴審之語又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奉旨會同察審則舉人程光奎吳泌供稱關節是實藩司書辦李啟供與家人軒三買賣舉人是實督臣大怒不容直言臣再三勸解歷詢諸犯



清儒碑傳集

卷五十六

五二七

皆有確據。及提訊軒三語多曖昧。事涉督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必科目之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正人。我

皇上諄切訓戒。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制科以來。未有江南辛卯之甚者。奉

命徹底詳察。而督臣必不肯詳察。奉

命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

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真事實。不為無稽之浮論矣。其欺

君壞法之罪。督臣雖百喙奚辭。若不請

旨解任。一併發審。則通同作弊之人。為奉

旨察審之人。真情何由得出。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至

今要犯一名。不能提真。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

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不得不大聲疾呼。煩

聖聽。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而督臣敢于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之舉人。惡貫滿盈。

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下。天下之人。無不知之。祇緣權勢赫奕。莫

敢攬其鋒。以賈禍。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為臣寒心。但臣

自念一介監儒。候補中書數年之間。超遷巡撫。受恩之深。無過于臣。圖

報之難。亦無過于臣。故在督臣。敢于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慮身家。畏避權勢。同為欺

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臣之功名。于

奪出自朝廷。性命死生。亦有定數。督臣雖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

臣又何憚而不言哉。仰祈

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禮解任發審。俾狐鼠之輩。失所憑藉。而承

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真情得出。國法得伸。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

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

聖主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

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入。鳴禮亦誣先生他事。以互訐。俱解任

詔遣張鳳翽。赫壽並案之。士民聞先生解任。罷市輟業。扶攜集公館號泣。失聲環當道。願保留倉皇奔走數十日。山蔬野品。各持獻不受。則陳行前曰。公在官止飲江南水。今將去。無卻子民一點心。固跪弗起。先生亦弗能過也。五月。審案上。以先生所劾全虛。例革職。治罪。鳴禮免議。部覆如之。

詔尙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出確審。審如前。覆奏。部議又如之。

聖祖以先生為天下清官第一。此議是非顛倒。命九卿臺諫。矢公據實。再議。九卿持平上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于至公。朕御極五十年。諸事以公心處之。張伯

行居官清廉。天下所共知。鳴禮操守。朕不能信。微伯行在彼江南。股削

半矣。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清官。不為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

而凡為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平。初次遣官往審。被鳴禮制定。再遣往

審。與前無異。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

有諭旨。始同聲贊其清。亦已晚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

人無所畏忌。則海宇享昇平之福。翼日

命先生仍留原任。鳴禮革去。科場作弊。諸人尋亦正法。有差。方是時。鳴

禮聲勢蟬結。浩大。舉朝莫不悚息。而先生孤忠獨立。自分無救。不意

當寧撥陰霾。而揚日月。得至于斯也。江左士民。歡聲遍郊野。勝于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

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

暢春苑。跪疏謝恩。願各減一齡。益

聖壽萬萬歲。以申真誠感激之誠。而閭閻士民。亦不謀而合。若赤子之

慶父母也。先生念有宋五子。發孔孟之蘊于千載不傳之後。使聖道如

日中天。其所論說。足配六經。語孟。因輯粹精。可誦者。為訓詁。詳釋。以

後學。號五子書集解。又作續近思錄。廣近思錄。皆獻之于朝。所建紫陽

書院。集諸生講論。正學。規模次第。如在閩時。極江左人文之盛。鎮江故

濱海。承平水師。戰艦多入主者。囊或察驗。以民船支吾。聽點無所別。先

生條陳。海洋舟楫。分營哨。商漁編列。號數。又奏免揚州落地稅。民皆稱

便。先是奉

旨出海。搜捕。逃賊。鄭盡心等。與蘇松提鎮。查緝防範。先生慮海疆任重。

勤慎。有加。動輒奏聞。同事愾之。甲午乙未間。以奏報。張元隆。張令濤等

海案。



詔尙書張鵬翮之江南按驗効狂妄自矜解組嚴訊擬置極刑羈候鎮江城隍廟中俟

朝命先生讀書著述晝夜無間纂修四書周易正宗爲子姪講解經書積有講義數十篇置死生度外俄奉

命進京陛見當事者以同知胡某監之行仲冬二日渡江自瓜州至維揚父老數百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行四十里不絕乞暫停

一見爲胡同知所格弗得近越日過邵伯高郵亦如之至淮安總河來會見先生所乘舟朽蠹將潰敗大驚曰曷坐此若渡河沈溺以己舟易

之行暮將泊清口胡同知不許督舟子乘夜渡黃河急雨怒風周天如墨濤浪湍急人對面不相見皆曰命畢矣然不得不行俄而雨霽浪靜

星斗燦爛如畫遂渡黃河舟人皆大喜相慶賀先生亦不以爲意也至京

召對乾清宮明日

召講民可使由之一章復

召講太極圖說擇倉場總督發倉平糶貧民得沾實惠奏請設立社倉依朱子社倉法增益條例十六款奉

旨赴永平經畫社倉事宜丁酉典順天鄉試晉少司農辛丑主禮闈所得士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可汨沒勢利實心報國無負科名河南

馬營口決條奏黃河水勢情形

旨嘉之冬十月以母病乞假

命于臘月旋京便道閱河南武涉決口壬寅春

召赴千叟宴宴畢賜坐

諭羣臣曰汝等皆大臣大臣職分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是真能以百姓爲心者也後

召對瀟寧居論事八疊眩色變

命大臣扶掖以出

皇帝嗣位體恤舊臣眷注逾格外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命同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議晉秩一品封三代廕一子員外郎未幾遷禮部尙書先生以濂洛關閩五子書集解進呈

上親書禮樂名臣四大字賜焉復進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及宋儒文集數種皆蒙

命校閱祭祀大禮如郊壇視牲辟廋祭告向皆王公大學士之事悉命先生行之而闕里一役追封

先聖五代

命以便道旋省家鄉尤異數云錫養便蕃有加無已緯冠蟒袍錦綺珍玩龍飛鳳舞之書玉振金聲之文松花之硯泥金之扇西洋之鏡內造

器皿囊香之飾絡繹頒頒炫黃于道以及南方鮮荔西域異瓜大內新聚參茶膏時果節餽鹿羊雞魚天廚之饌罔不充牣几席滿車滿

每召進乾清宮以年老

諭旨免跪嗣後請安諸事多以不能久跪免勢頓或奏事跪久輒命內侍扶之起雍正三年春二月十有六日以疾卒年七十有五歲遺疏請崇正學勵直臣爲千古第一首出之君編萬世無疆之福無一語及私家事

天子悼之遣王公大臣臨奠加太子太保全禮葬祭諡清恪於卹典常例外加祭一壇

詔舉朝公卿臺諫咸臨其喪及殯亦如之所著有困學錄續困學錄五子書集解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居濟一得學規類編家規類編道南原委伊洛淵源續錄性理正宗正誼堂文集凡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先生之於學可謂醇矣流俗滔滔沈溺臆頂科舉訓詁章句謂之學彼其志不過取富貴利達而止去聖人之道遠也或稍自振拔無

賢師友之撤其障蔽又不免陽儒陰墨近似亂真爲學術人心之害悲夫先生自幼毅然以聖賢爲必可學志趣固已不侔崇尙程朱薪傳獨

正排異學之爲程朱難者大聲疾呼欲與天下共正之即治水賑饑刑兵錢穀紛糾糾錯之會以及坎陷交訐死生危急之秋罔不敬業樂羣

守道自娛所謂造次顛沛於是者乎自古大儒罕竟其用先生際兩朝明聖極千載一時之盛與伯夷后夔爭埒矣

文張清恪公傳

張伯行字孝先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四十六年巡撫福建移江蘇尋內用終禮部尙書諡清恪公力正學于義利利害二關灼然毅然也既以聖賢爲可學而至尤欲胥溺勢利者旧詞章者賢知過而裨者反之

正佐

聖天子鵠天下程朱之化故甫下車卽開龍華書院禮四方俊又訂儒先居敬窮理力行之書刻名臣節義經濟之集凡五十餘種日給廉餼歲供衣服主以耆儒親加諄訓當是時上者醇茂敏達出爲名公卿次亦化其鄉人蓋鄉親見其爲大府所禮重一旦奉其言語書籍來歸外艷內愧人有未免鄉人可爲堯舜之奮蓋士習人心于是大醇其以學化人如此公薨士肖象祀院中政跡見通志名宦傳院肄業姓氏亦見所修書參校中此不具

又張尙書傳世職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恕齋後以爲學之要在於一敬更號敬庵先世居上蔡明洪武中徙儀封遂爲儀封人曾祖自新祖醇父嚴三世皆名諸生順治八年辛卯十二月五日公生於儀封通安鄉崇儒里八歲經飲泉書院問何居告之以講道論德之所輒欣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康熙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歸構精舍於南郊陳書數千卷縱觀之其學自天文地理醫卜農圃以及浮屠老氏之書靡不涉其津岸而皆不愜其志及讀小學近思錄程朱語類乃恍然悟孔孟之正傳曰入聖門庭盡在是矣盡發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口誦手鈔者凡七年入都補內閣中書舍人旋改中書科中書居贈公憂暇粥養苦三年不入內室喪葬一遵家禮鄉人有所假貸悉稱遺命焚其券飲泉書院爲邑令所毀公有志興復於請見亭之西購地二十畝建請見書院以還舊觀延嵩陽冉太史觀祖爲山長講明正學從遊者日眾公慨然有成就後學之志不欲出而仕矣歲己卯夏六月大雨北關隄決水溢入城居民鼎沸公募民囊沙土填築民恃以無恐總河張公鵬翻閱河至儀封聞而異之疏請撤公贊理三辭不許冬上治河十議一曰黃水本強宜分其勢使之弱一曰淮水本弱宜合其勢使之強一清口宜設安瀾閘一淮河入槽之處宜設永清閘一請復天妃閣之舊一黃家嘴宜挑開支河一運河宜及時大挑一海口宜疏一運河之下流宜疏一高堰周橋翟壩隄工暨黃河兩岸之遙隄俱宜堅築又上議請於運河之底做舊制置伏龍洞引清水以灌民田歲辛巳督修南岸隄工二百餘里秋搶收馬家港東壩衝急不可當焚香禱于河神獲無恙歲壬午督修高家壩石工蝦蟇溝河是冬補山東濟甯道時值歲荒卽家運錢米及綿衣數艘以拯饑寒流亡漸復

上諭河撫二臣選遣賢能之員十人分道賑濟公所賑者汶上陽穀二

縣動用倉穀至二萬二千六百餘石藩司移文責其專擅論上將入告公力爭於河撫兩院曰奉旨賑濟非擅動也動倉穀以廣皇仁非邀譽也賑濟饑民非肥家也且賑而猶道殣相望不賑將復如何皇上視民如傷倉穀重乎民命重乎反覆數百言議論侃鑿兩院不能奪遂獲乙酉春聖祖南巡閱河御書布澤安流四字以賜并詩章二詩扇二明年遣郎中德成格封開催漕臨行復論云山東有濟甯道張伯行詣曉河務往與商榷設法蓄水放船公以運河自南旺以北水勢甚小相高下度淺深開水北注蓄洩得宜事竣著書以紀其事卽世所行居濟一得是也是夏遷泉江甯吏呈往例送督撫贊儀約四千金公曰我居官督不取民一錢安能辦此以所攜土宜致餽皆拒不受維揚諸生六人得罪郡守撫軍怒欲盡褫其巾公慨然曰以窮秀才衣頂逢迎上官吾不能也申辨至再三乃得釋

聖祖南巡至江甯已命督撫薦舉賢能官員而公不與隨督撫至上前聖祖曰朕向原認識汝到江南卽知汝爲清官復顧督撫曰張伯行居官果如何對曰好大學士張玉書對亦如之

聖祖曰他贊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

聖祖曰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之今朕自保舉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卽令填撫福建隨駕至西湖御書廉惠宣猷四字以賜陸辭赴閩時臺屬荒旱題請發帑賑濟全活甚眾閩省民稠田少歲粟所入不敷一歲之用每歲遣官赴江浙買米入閩平糶多置社倉積貯以備旱潦禁米下洋以絕盜糧終公任民不阻饑永安甯洋漳平大田山深易藏奸宄大盜陳首魁等潛匿山莽乘間探丸公以計誘擒之積盜朱章竄伏未獲迹其巢穴亦就擒貨其資從盜藪一清大張網紀飭保甲講鄉約褒廉糾墨懲猾吏之爲民害者



教化大行。閩自楊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而得朱子。嗣後名儒疊興。號稱海濱鄉魯。公建龍峯書院。以祀宋五先生。廣置學舍。百二十間。於會城俾有志正學者肄業。出家所藏書千卷。充牣其中。又廣搜先儒文集遺書。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興。理學復明。

上聞

御書三山養秀四字以頌其堂。又賜御集性理精義諸書。至今絃歌不絕。皆公倡導力也。福州瘟神有五帝者。廟祀偏鄉。城師巫假以誑誘。禱祀晝夜不絕。公毀其祠。會謂前任太守以此獲罪。竟卒於官。公曰。此偶值耳。不為止。即改其祠為義塾。以祀朱子。省城多尼。皆買貧家女。為之號佛子。盈千累百。所為弗可問。公悉令所親贖回。匹配貧不能贖者。謂為首倡亂之人。平日必多不法。可以他事除之。煽誘自絕。鎮臣如公教已後。無敢譁者。初

聖祖論大學士張伯行居官清正。江南重地。宜移撫。李光地奏。閩省近方有起色。須留整頓。一二年。張玉書奏。江南頻歲災祲。民不聊生。非此

聖祖笑曰。汝兩人不必爭朕。為天下總計。當慎簡一人。以界汝閩。遂有移撫江蘇之命。並許馳驛往。士民攀留不及。皆呼號如失。怙恃。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甫蒞任。即奏罷撫。藩人。不寒而慄。公至吳。即檄禁屬員餽送。延訪地方利弊。時淮揚連年荒歉。軍民乏食。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徐州一衛。發帑賑濟。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請分年帶徵。以紓民困。皆蒙

俞允。又奏動藩庫銀三萬兩。買米減價平糶。疏發即行。絕漕弊。禁重耗。省差擾民。困以延。又以俗尚奢侈。嚴行禁絕。時蘇守陳鵬年。司臬焦映漢。糧道臧大受。皆廉謹奉職。總督率以不便。於已撫事。劾去之。是夏赴常州。熱審多所平反。輒與總督每事違異。鬱鬱不得志。以病乞休。不許。乃強起視事。江南澤國。農田全資水利。時開堰廢壞。詳考修葺。以資蓄洩。海禁縱弛。米價踊貴。嚴行禁絕。而內地米多。民不艱食。辛卯秋。趙晉典試江南。與總督交誼。關節榜發。譁然。蘇郡士子昇財神入文廟。正考官左必著不自安。具疏奏

聞公亦據實陳奏。上命近臣出按其事。公偕總督暨安徽巡撫會鞠。督臣持其事。使臣蓄

縮不敢問。匝月不得定案。明年春正月。公劾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疏上。總督聞之。密購疏稿。捏款

許參星夜馳奏。上命俱解任。交審事。大臣一井審明。部文未下。公又上。添陳被誣始末之疏。以證督臣之誣奏。使者疊審。皆歸曲於公。應革職治罪。鳴禮免議。

率

特旨。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澈底審明。審如前。公仍革職。上。不從。所請。以公為天下清官。第一復命。九卿翰詹科道議

特旨。留公任。而黜鳴禮。方公之解職也。百姓罷市。撤業幾萬人。團集公館。哭聲殷城。且欲相率赴京。叩闕。公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姑蘇等郡。相繼報罷市者。紛紛。翌日。維揚士民。扶老攜幼。具果蔬至公館。以獻。公辭不受。皆泣曰。公在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去。子民一點心。不

可卻也。不得已。取腐一塊。菜一束。遠近餽餉者。皆委地而去。審畢。將回。姑蘇。行有日矣。揚城士民。慮途中不可測。數萬人。謀集江干。護行。公聞。越數日。五更登舟。比天明。已渡江。百姓追送不及。悵悵而返。至蘇。寓楓橋。士民雲集。獻果蔬。如在揚時。秋七月。復赴揚。聽審。回蘇。時比戶焚香。遮道。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擁塞不可行。及聞公復任。士民歡呼。萬歲者。無萬數。行數千里。詣

闕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聖壽萬年。

上聞大悅。而福建全省士民。始則奔號呼願繼而頌。皇恩。祝聖壽者。與江蘇不謀而合。自是公名益顯。雖嘗持論與公為異。同者。莫不傾心折節。直聲浩氣。震天下。癸巳春三月

恩詔。復原職。旋進。廉洛。關。集解。鎮江。戰艦。與民船無別。戰船或私借入洋。貿易。還以民船充數。九月。奉

旨。會驗。因條陳。海洋船隻。分別營哨。商漁。盡編號數。甲午正月。奏免揚州。落地之稅。謂各商貨物。已於揚關輸鈔。入城。復徵落地稅。銀似屬重

科。臣衙門。舊有鹽課。陋規二萬兩。臣在任五年。絲毫。不取。為鹽商節省。十萬。眾商。願於經費項下。代捐稅銀。每年一千二百兩。免商民無窮之累。奉

旨。俞允。吳中。向無書院。擇府學中。隙地。建紫陽書院。講貫課士之法。畧與閩。同。士風。丕變。敘華就實。吳地濱海。奸商下洋。勾引匪類。出入無忌。



清儒碑傳集

卷五六



為東南隱憂。公特嚴海禁。有犯必懲。有張元隆、張令滿、李崇御等案。咸為巨蠹。把持。屢飭不結。  
上命大臣駐鎮江。審理。劾公以狂妄自矜。疏凡六上。  
上不得已允之。時公因熱審赴常州。令藩司於舟中解綬去。遣遊擊房世澤伴送至鎮江。看守於城隍廟。夜分間。供多方摧折。所供不合。齊公幕下客代書。竟擬重辟。門人子弟聞難。來訊呼。籲無門。生死不可測。公處之怡然。讀書晝夜無間。為子姪講說。積講義二十餘篇。又向輯四書正宗學。易編皆未成。書續為編輯。居潤州。半載。體加充。邑加辟焉。奏上聖祖。不允。所擬而令使臣同公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維揚。父老數千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而行。四十里不絕。越日。過邵伯。高郵。皆有儒冠儒服。沿河頓首者。至淮安。河督迎會。見舟將壞。大驚。為易舟。伴送官同知胡某。僉人也。莫夜。趣渡黃河。細雨方霽。同雲如墨。濤洶洶。急從舟傾覆。公以河督所易舟先濟得免。至夏鎮書院。諸生候於河次。揮淚而別。抵京。公欲赴楊春苑。陸見使臣弗許。委官看守於吏部公署。  
上命使臣同公陸見。上曰。他原無罪。又曰。此人朕還用之。當用於有錢糧衙門。明日召對。於乾清宮。  
命於南書房行走。臘月朔。命講民可使由之一章。越日。又命講太極圖說。尋奉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時秋成。稍款奉諭。同戶部酌議。平糶。奏發倉米二萬石。奉命發倉賑濟。順天。永平。二府親往巡察。至永平。與守謝賜。屬講社倉之法。令勸所屬捐輸積貯。本朱子法。條約十六款。奏上。丁酉秋七月。條奏餘米。摺其畧云。臣查紅斛進倉。每石原多二斗五升。今該倉書攢止報一石一斗四升四合九勺四抄。其餘隱匿不報。通漕合算。歲約三十餘萬。此項謂之飛米。俗所謂飛穀。是也。外又有長米二三十萬石。曰旗丁交剩餘米。或令旗丁領出。謂之照米。俗所謂出黑檔子也。或令旗丁賣與他人。謂之買餘抵補。倉場之弊甚多。此其大者。故特奏之。又奏每年收米放米。該剩餘米一百餘萬石。請建新廩百座。八月。為順天鄉試正考官。時方收糧通州。不與開列。

特召入閣。蓋異數也。庚子十月。奉旨管理錢法。旋補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事。辛丑春。總裁會試。秋七月。河南馬營口決。上命河南人知河務者具奏。公摺奏曰。臣籍隸儀封。去黃河三里。故黃水之性。最為留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故一遇衝決。水行新河。舊河必淤。若舊河仍行者。則新河不過因水勢泛漲。洩其有餘。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此自然之勢也。今武陟縣衝決河口。不過因黃沁並長。泛濫溢漫。洩有餘之水耳。黃河之水。仍舊東行。入冬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稍加堵築。即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只借一線泉水。遇天道亢旱。泉源乾涸。寸步難行。臣前任濟甯道時。會議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元時。已行。臣有以此議。後以陞任。故未及行。今歲糧船淺阻。山東將至遲悞。而黃沁交會。忽衝一缺口。直入張秋運河。糧船盡皆抵通。是今歲之運。賴此衝決以濟之也。若由此修治引之濟運。便可成萬世之利。越數日。接駕。蒙溫旨云。前所奏河務。與朕意甚合。又召進行宮。論河務。面奏于黃沁交會之際。建閘築壩。重開閘鎖。使不犯隘。一引沁由賈魯河。以入濟運。一引沁由新決之河。入張秋。以濟運。張秋東涯。五空橋。安放閘板。水小。則下板。引沁濟運。水大。則放沁入海。至于濟甯河之西。再建閘一座。水小。則引沁濟運。水大。則下板。引沁入湖。不但糧船通行。而臨河之田。皆成膏腴矣。冬十月。以母病。歸省。命以便道。閱視河南武陟決口。如期復命。壬寅春正月。與千叟宴。偕諸年老大臣至。乾清宮。謝恩。賜坐。上謂汝等皆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為巡撫時。地方情形。米麥價值。皆不時奏聞。是真能以百姓為心者也。十一月。聖祖升遐。公感高厚深恩。哀痛迫切。夢寐中。淚時潸潸下也。世宗憲皇帝御極。深知公忠為國。又以先朝舊臣。特加眷顧。錫予每逾常格。謂公年老。事難兼攝。命專理戶部及錢法堂。臘月二日。命同滿漢大臣十三人。至先帝梓宮前。舉哀。



特賜素珠一串曰此

先帝所遺留也嗣後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隨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

命由東華門騎馬至箭亭下尋以戶部捐納收銀非公莫能任

特恩晉正一品追贈三代給一品廕生癸卯八月

遣官看河因條陳河務畧曰

國家歲漕數百萬石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一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

運開河之始築堤城壩以遏汶水又借城壩開引汶水由沈河至濟甯

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口壩引泗水由府河至濟甯濟運

迨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于南旺分流濟運遂

置泗水于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泗河之水乃不至濟甯馬場湖而

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於秋收之後人民空閒大開府河使泗水由

金口開入府河至濟甯馬場湖蓄之濟運又于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

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脈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

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轉運為速之一法也今用疏濬

泉之至濟甯到臺莊相去四百里其中開將及二十座而臺莊以下至

淮黃交會之處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天旱臺莊

上下不無淺阻宜于臺莊之下徐塘口之上建閘一座以備蓄洩其於

河道或有補益

上遽命議行九月遷禮部尚書

賜禮樂名臣四大字奉

旨搜閱會試遺卷十一月

上親郊前三日視牲向皆王公大學士行之

上以命公恭特典也甲辰春二月進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張南軒陳克

齋陳北溪許魯齋諸集

賜食而出四月

命赴闕里致祭崇聖祠追王

至聖五代

賜涼帽蟒服錦緞珍物八種

命以便道回家省親六月奉

旨會議聖廟從祀倡議以明儒羅欽順

本朝陸隴其從祀兩廡又以宋儒張子之父張迪配享崇聖祠乙巳正

月十六日以疾薨於位遺疏以崇正學勵直臣厚精以養廉吏明法以

懲貪員勉

聖

上聞震悼

特遣宗臣鎮國公暨散秩大臣副都統賴爾德侍衛十人賜奠茶酒行

三叩禮加贈太子太保於卹典定例外加祭一壇又奉

上諭諭祭之日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等官俱著齊集出殯之日俱

著送殯

賜諡清恪給全葬祭公遺孀

仁聖一德交孚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初任濟甯隨行止四人撫問

磨之牛皆自河南運載之官初至閭閻官署帷帳皆錦繡器皿悉金銀驚

問吏以行戶鋪設對公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撤所屬禁陳設無錫令送

惠泉至受之後聞亦派民船載送即卻不受閭閻撫標有空糧五十名蘇

撫標有空糧八十餘名皆前任以給家丁者公曰我家人無幾又莊農

不諳弓馬何可冒糜國餉悉募壯丁補之在朝在外不交一近侍之臣

不附和同官之議不以得君而有自專之意不以見忌而生退沮之心

矢志以人事君所薦引皆學問醇正志操潔清彰彰在人耳目間者然

初不令其知人事即子姪有問亦不答惟特疏具薦及大庭保舉者眾乃

知之平日倚拊公者在朝共事輒推誠協恭無纖毫芥蒂曰仰荷

聖明已獲保全何敢以私嫌廢公事乎治民以養為先以教為本偶有

災祲即疏請緩徵賑濟平糶並施設常平置社倉以備凶荒所至輒建

書院臨清則有清源書院夏鎮則有夏鎮書院濟陽舊有書院復新之

招來士之有文行者相與講明聖賢之道公暇輒至又飭州縣各立義

塾朔望講解

聖諭十六條使編氓皆知禮義故士民畏之如嚴師愛之如慈父於閭

則肖公象而祠於龍華書院之旁於吳則建春風亭為公祠與總督于

成龍巡撫湯斌兩祠並峙總督倉場時山東兗州府鄆城縣十五州縣

士民有具衣冠而來獻者曰前者濰河之水當秋泛濫淹民田不下數

百萬頃公為濟甯道時疏濬宏深使十五州縣之水皆安流由灘入運

運入海向之壑澤今成膏腴廉邱之西五岔口紆道為愚公捐貲築堰

引水盡入灘士民蒙利議立公生祠農夫欲建於野舟子欲建於河久不決乃立於五岔口今落成敢獻衣冠展瞻戀意公歎仄再三皆頌固請受之而去其至孝本於天性每逢忌日輒閉戶飲泣不飲酒食肉至己生日亦思親不喜不樂賑收上時一婢來領米舉止有異詢之其家女也有婿未婚父母亡叔質於孔監生家問其價如數償之召婿至給新衣爲之成婚四方之士及門受業者幾千人不問貴賤知愚悉接以禮諄諄示以入聖之門爲學之要讀書自少至老不厭不倦雖鞍馬舟車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嘗釋卷嘗云延平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朱子後來頗不以爲然蓋佛家靜坐此心不要用儒家靜坐此心原要用必靜坐見得道理始與佛家有別但靜坐而不讀書亦不能見道理不如易靜坐爲居敬而勤讀書以求道理乃爲無弊且子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存心之法卽在於讀書何可懈也其纂述者百餘種皆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輯道統源流以明聖賢之宗傳輯伊洛淵源錄伊洛淵源續錄以明諸儒之統緒輯小學集解小學衍義輯正類編養正先資訓蒙詩選以端蒙養之教輯學規類編學規衍義程氏家塾分年日程原本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性理正宗諸儒講義以正爲學之模輯家規類編閩中寶鑑以示修齊之範謂周程張朱得孔曾思孟之正傳故纂源流閩中寶鑑以配學庸語孟名曰後四書屢經進呈欲以頒行學校而其語類文集復纂述校正而刻之謂許薛胡羅又周程張朱之正傳其文集及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無不選擇而刻之謂

本朝陸稼書學朱子之學而爲許薛胡羅之繼起赴閩時特就其家訪其遺書得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三書乃并其已傳之松陽講義文集而並刻之他如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衍程子之派者也張南軒呂東萊取資于朱子者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明之學得其正而不爲邪說所播者曹月川陳利夫崔後渠魏莊渠汪仁峯蔡汝濱也本朝之學宗朱子者張楊園汪默庵陳確庵陸桴亭魏環溪耿逸庵熊恩齋吳徵仲施誠齋諸莊甫應潛齋劉仁寶也其所述作莫不精擇而刻之而吳朝宗吳徵仲施誠齋諸莊甫劉仁寶皆隱居力學世莫能知久將淹沒不傳公特爲表章尤見微顯聞幽之義公於正學奮志修明而于陸王之學復排擊不遺餘力或曰陸王往矣似不必復辨公曰陸

王往矣今之爲陸王之學者正不乏也是陸王往而不往也予安能無辨哉又嘗語學者曰今人自云有志程朱之學而于陸王不敢明辨其非只坐于正學見不明耳所見既明則程朱之與陸王如雅鄭朱紫正邪截然豈能姑恕然未嘗特著一書以闢之謂敗壞之閑闢錄陳清濶之學部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已盡掘其根株學者但取而讀之自不容于復入故于三書皆精刻以示學者又選古文載道編斯文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集以見文之必本乎道選漢洛風雅以見詩之必本乎性情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其功業皆有原本刻其集以著立朝之業文文山謝疊山方正學楊椒山楊大洪其氣節皆足以風世刻其集以彰致身之義而石守道海剛峯其剛方之氣亦足興起故亦刻行他若三朝名臣言行錄已有定本後經散失不完四書正宗學易編僅有稟本尙未成書五經大全意欲增刪則成善本而未有暇晚年詳訂大學依伊川改本移生財有大道五節于亦悖而出之下依古本復邦畿三節于聽訟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右經一章大註博綜諸說考證精詳欲具摺具奏上請

聖裁而遽爾辭世不及進呈此又公未竟之業也其所自著者則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困學錄二十四卷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居濟一得五卷又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而足以爲修己誨人致君澤民之準統觀公一生之述著規模廣大節目精詳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極其大而無餘者也而其一生之所得力尤在朱子之書故嘗舉朱子三言以定爲學之則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言曰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至朱子又益以返躬之一言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證之尙書之危微精一論語之主敬行恕博文約禮中庸之戒懼慎獨擇善固執孟子之不動心知言養氣若合符節此公一生學業事功之本也

舊史曰公身後傳者有桐城相國之墓志高安相國之神道碑而行狀則公門人費元衡所撰也皆未上之史館歲在甲申公子師載方總督南河而以公傳相誣諉以備

國史之採擇余諾之不一年而河督旋卒諾責必踐余不以河督卒而食言也公可傳者有二事功之偉兩相國能言之學術之醇費君狀最爲詳晰余私淑諸人不如費君侍公十五年親炙之久據狀以傳公文無遺憾矣願念費君不知何人著錄公門不肯以言語媚人可信必矣



余不敢掠其美其忍沒其名哉

儀吉案榕村集覆江南督撫互參及科場兩案劄子云臣等細繹督撫疏內兩面多屬虛詞蓋張伯行操優才短以之理煩治劇廢閑事務則有之然皆非有心之過噫禮身為兩江總督斷無於科場取錢之理總緣二人素不相合激為過當之言今若欲窮竟其事究無實跡徒使封疆大臣以誣罔之詞互相汗讎恐於國體有傷臣愚乞皇上斷自宸衷將二臣作何處置或者嚴加懲譴放過錄長出於天心總無偏黨至科場一案乞發刑部云

又張清恪公傳 華希閣

公名伯行字孝先儀封人第康熙乙丑進士潛心理學志在必為聖賢初授中書舍人丁父艱回籍戍戾夏大雨水泛溢募民夫囊沙築堤邑賴以全遂南相張公督河鵬公効力河工督修南岸堤工護馬家港東壩修高家堰蝦鬚溝河俱著勞効補山東濟南道沿運河導南旺水北注還江南按察司使

聖祖南巡召見特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福建歲歉斗米四百錢公至道自買米平糶又多置社倉以備積貯米直減三之二閭人德之永安大田等邑無賴子竄伏山中煽愚民為孽公設法招撫其豪餘黨解散除福州注祠數百所贖貧家女免為尼者數百人撫標舊空糧五十名為家丁地也至是悉募壯丁補足之舉廉吏糾貪墨建龍峯書院學舍百二十楹祀有宋五子選閩士博聞有道術者肄業其中數躬詣書院勸諸生以正學士子蒸蒸向風旋移撫江蘇首葺東林書院躬詣講學與諸生反覆討論朱陸異同言厲而色和學者有典型復見之獄時江南頻歲災祲上疏請賑高郵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又請暫緩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上勅帑平糶疏皆得旨允行而與督臣噶禮者不相能辛卯科場事起疏劾督臣營私壞法督亦馳疏訐公上疊遣重臣勘問意所左右前後皆同奉特諭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著留任噶禮革職江南士民懼聲動地旋旨會察戰艦公分別營哨商漁舟編號定例使姦無所容尋以張令肅一案遂甯相以冢宰奉

命質問遽解公任案入告再奉

俞旨命公隨冢宰赴京

召見

特旨令署總督倉場侍郎尋

命管理錢法補授戶部右侍郎仍兼倉場

今上元年以公年老准解倉場專理部務尋陞禮部尚書議

皇太后前廟禮定耕藉禮儀追封

先聖五代諸大政多出其手乙巳二月十六日得疾卒

上聞軫悼

命鎮國公奠茶酒賜祭葬諡清恪公天性樸誠自少至老墨守程朱而

與陸王之論齟齬也生平慕陸侍御隴其推為敬軒整庵以後一人雍

正二年從祀孔廟伯行議也所著有正誼堂文集居濟一得困學錄公

既歿之三年上允河督田疏請特祀於鄉

又述先師儀封張公訓

雍正三年二月某日形在南陽閱邸抄知吾師禮部尚書儀封張公卒泣然流涕痛無所承學將昧陋以終其身又恨數年來病且貧不克致身京都益慕公之德於未沒時也既念曩者從公蘇州聞公之訓輒感愧奮厲今當追述其語時觀之以自警云初彤謁公於蘇之葑門請問為學之要公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真學之要盡此三言他日復往謁公公曰論語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老氏食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利獨在貨財祿位間乎審其途而後志可得正焉後宗老欲得公題先太常祠額遂往請明且使奉齋謁遺風四大字至彤往拜賜曰祖考之光公曰是奚足哉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乃光也有恥所以立身自強所以行道聞爾加意宋五子書且五六載荷專志不懈其於道也何有又曰我少而志道功之加有誤焉者中歲以來始識其正持身臨民無敢背違然且多不愜於志近者欲復將程朱之書而盡心焉老年精力銷亡更事繁殆無暇日所望正在後生輩耳子之年幾何對曰二十五矣公曰方少壯其必勉之彤於是請為弟子公始以江蘇巡撫劾貪殘不法大吏大吏亦姦欺誣劾故待命於葑門既



聖祖遣大臣謝奏者再

聖祖以職奏皆不實削去吏籍還公任時形以疾不進調明年春當應鄉舉形病甚公聞賜之藥餌且傳語曰心之動也不妄即病無由作亦易瘳五子書足以養心讀不可輟應鄉舉非要事昔之鉅儒或以布衣終老而獨善其身無不可者後形病少差入署謝公喜問比所讀何書對曰連太極圖說定性書西銘而讀之公曰善三篇者雖各自爲文而義實相貫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故能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知化窮神所以定之也不愧屋漏存心養性君子修之之事也其效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害仁濟惡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苟如是則爲恃之小人也必矣其不然乎竊惟公欲以己之所得者推而致諸人人故苟有來學必反覆指誨又懼人徒事言語不反求諸身心也每陳說古義隨人與事曲爲摩切故以形之薄劣亦幸得與聞其訓數千言性短於強識歷年遠多所遺忘顧卽是所述而致其功亦可以不終於昧陋也已

（附錄卷一七）

又附張清恪公年譜序 任蘭枝

聖祖皇帝之末年公卿以廉潔正直著聲譽稱名臣者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儀封張公實爲之冠公世居河南自其少時始讀書已卓然自任當爲儒者既入庠序爲諸生益勵志于學曉然知利祿之不足慕而聖賢之果可求而至也公舉進士官中書舍人被薦治黃河擢濟甯道轉江南按察使以羔羊素絲之節被聖祖皇帝深知遂至大用當是時公清白之名聞天下天下言廉吏者雖隸卒販負皆知稱公然公於學尤勤勤未嘗以其既貴而少有所怠方公之廉訪江南也屢以事守正忤上官及自閩撫吳持是非與同列爭幾蹈不測幸天子知公久爲昭直之得以無罪顧公數遭摧困出險熾憂患之餘其行益以完而其所守者卒未嘗變嗚呼是非有以主乎中而無所撓乎外者其亦安能若是乃知公之所爲自治者果與人異而其得於學者誠深也公既沒公子副使君持節江南既編錄文集復輯生平行事爲年譜二卷將使天下之士欲知公爲學之大凡與夫先後涖官之節者皆可按而得之刻成屬予使序予初舉鄉試時公以中丞監臨於予爲師及予入翰林官京師而公由倉場侍郎晉位尙書禮部嘗從公趨朝

歎公之不可見而未能忘也於是乎書時乾隆四年夏五月

（附錄卷一七）



故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張清恪公事狀

公諱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人曾祖自新祖醇父嚴三世皆諸生贈如公官康熙二十四年成進士歸而構精舍于南郊陳書數千卷自天文地理醫卜農圃及浮屠老子之書悉涉其大略已而得朱子小學近思錄讀之喟然歎曰聖學門庭其枉是矣盡發濂雒關閩諸大儒書口誦手鈔耽精研思凡七年入京授內閣中書舍人改中書科舍人以父喪歸啜粥寢苫終喪不入內縣故有飲泉書院爲有司所毀公出錢購地建屋于請見亭之西號請見書院延嵩陽尹先生觀祖爲之師公往復討論發明正學興起者頗眾二十八年夏大雨北關隄決灌城公募民囊沙塞決口隄完河道總督張鵬翮過儀封聞而異之薦試河工四十一年授山東濟寧道明年聖祖南巡過山東以歲饑命漕督桑格截漕米二萬石發兗州諸屬減價糶並聽開倉以賑河督命公率諸僚屬董其役遂發倉穀三萬餘石已而部臣以公擅發倉爲舉牒布政司題參且命買粟以償公曰擅發倉美名也使吾獲美名而同官以發倉爲戒大害也吾敢貪美名而釀大害遂引詔旨爭之得已兗州屬鄆城諸縣當秋漕水氾溢爲民害公疏濬淤廣達之運河由是十五州縣無水災又于廩邱西五岔口築堰引水入漕民便之既去立生祠以祀公遷江寧按察使四十六年

聖祖南巡察公清廉

命巡撫福建其年夏旱發藩庫銀五萬糶粟江浙平價糶明年臺灣復旱請緩本年應輸額粟爲分年帶徵令民于農隙時度地開池池分爲畦以達之田爲田一邱各鑿一井以達之池爲旱備又教民墾荒田種桑習蠶織廣置社倉飭保甲講鄉約惠閭俗好義爲定昏喪品則建龍峯書院以羅原學官蔡先生主之蔡先生名壁閩之老儒能以躬行爲教者也集諸生書院中命曰纂錄古人嘉言善行依小學諸綱目條貫成書手自刪定得八十六卷名小學衍義以教于諸生其年鄉試請照恩科廣額十名報可四十九年

聖祖諭閣臣江南重地其移伯行往撫之李公光地奏言閩中彫敝得伯行初有起色更畱一二年其可張公玉書進曰江南好饑非伯行民不得食

聖祖笑曰朕爲天下計汝二人何爭焉當得一如伯行者以與閩可耳遂以陳瓚代之瓚亦厲清節

聖祖偶爲苦行頭陀者也公自入官悉以家私財充用未嘗受人一錢及至蘇嚴飭屬吏毋得餽獻絕浮漕減重耗禁海關毋得出米歲饑請賑淮揚徐三府緩諸州縣帶徵漕糧仍糶鄰近米減價糶俱報可

是歲大計盡席諸貪殘吏時兩江總督噶禮驥貨不訐舉錯任意數與公齟齬以蘇州知府陳鵬年最公所信任劾罷之五十年鄉試榜發副主考趙晉以賄聞所取士程光奎



清儒碑傳集

卷五六

吳泌皆不通文義，眾大譁。正主考左必蕃不得已發其事，而蘇州諸生集眾數百，與財神入學門，公以

聞。于時安徽巡撫葉九思為監臨，布政使馬逸姿為提調，皆居閒得職。事發，外人喧傳總督索銀五萬兩，許為保全。會

聖祖命戶部尚書張鵬翮同督撫卽訊揚州。當會鞠時，噶禮果不欲窮治，詞連葉馬，輒盛怒呵止。有逸姿家人軒三者，敲掠急，大聲曰：「莫問我，我若吐實，審事大人頭都戴不住。」噶禮默然罷訊，置軒三不問。而鵬翮有子懋誠，知懷寧縣，為噶禮屬官，故陰憚噶禮，不能洩。公乃上疏劾督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竝解任聽勘。噶禮聞，亦奏公不可出洋捕賊，及誣陷牙行張元隆諸款。先是四十九年冬，以海賊屢肆劫掠，

詔督臣會公出洋按賊。噶禮至上海，集海船十餘，盛設供具，由吳淞江出海，自寧波入口，滿載還江寧。而撫標故無戰船，公至上海，與提督議，畱內地分緝賊黨，具摺以

聞。張元隆者，居上海，廣造海船，出入東西兩洋，蹤迹叵測，攤厚貲，結納豪貴，使其弟令濤入總督幕為內援，而厚遺噶禮。海船俱具，皆其物也。時方嚴海關出入之令，凡舟人姓名籍貫，必驗本州縣照票乃放行。而崇明水師按捕余元亨漁船，其舟人皆閩產，而冒華亭籍，供俾元隆代領照票。公飭屬吏提訊元隆，元隆偃病不出，屬吏不敢逼，詣其家受詞而已。公

方欲竟其獄，而元隆病歿于家，故噶禮以為公舉也。奏上，詔二臣俱解任，復

命戶部尚書和穆倫、工部尚書張廷樞會訊。然皆畏噶禮，謂公實不出洋，督臣所劾有據。坐公妄奏革職，噶禮免議。五十一年冬十月，

聖祖下詔責諸臣顛倒是非，暴噶禮學。且言張伯行天下清官第一，如此等人，朕不為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遂席噶禮，復畱公巡撫任。五十二年，還原職，奉

旨會察戰船。公先與總督赫壽議，覆臺臣所奏編漁船商船立灣總甲長連環互結，至是又請每船首尾標記船戶籍貫姓名，竝給腰牌，圖形貌，絕諸姦偽。海防益密。明年，奏免揚州落地稅一千二百餘兩，歸兩淮鹽運道以經費，銀抵解，裁揚州稅課司。勅紫陽書院于蘇州，立學規，集諸生肄業其中，置田為膏火費。五十四年，上海民顧協一等，告令濤黨惡黃緣名捕急，令濤匿布政使牟元欽官舍。公因劾罷元欽。張鵬翮復奉

旨來訊，釋諸舉人以妄誕劾公，坐大辟。羈鎮江城隍廟，為諸子弟講說書義，續諸未成書。居半歲，貌加豐。奏上，詔特原之。

召入直南書房，權總督倉場侍郎。五十五年，請敕天下各立社倉為條例以上。明年，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五

十九年奉

旨管理錢法旋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事。六十年充會試總裁官。明年

世宗卽位

命專理戶部及錢法。雍正元年秋上書論河事請大開泗水由金口開引人濟寧馬場河蓄之濟運。臺莊以下空建開備蓄泄有

旨議行。九月遷禮部尚書。明年奉

命祭告闕里許歸省母還

朝請以明儒羅欽順從祀孔廟。尋有

旨下禮部議廣從祀諸賢。羅公及

本朝平湖陸公以公言並祀兩廡。三年正月卒于官。年七十五。

賜諡清恪。加太子太保。子祭葬。公平生述作甚富。嘗仿論語編濂雒關閩書進于

朝。錄宋元以來諸儒文集數十家刻行之。其論學持是非甚力。同年友陳玉立好習靜。自詡見道。致書于公。通所得。以爲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又言得吾道者可以長生不灰。公復之曰。吾儒之道。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相傳。惟是有物有則。生人不易之常理。不聞其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也。吾儒之道。將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日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持是

道也。身可恃以修乎。家可恃以齊乎。國可恃以治乎。天下可恃以平乎。且人之所以足重者。謂其爲聖爲賢。豈以年之多寡。而壽孰若顏而夭。足下如德不進。業不修。惟冀長生不灰。將何爲乎。又有原元功者。以爲爲學之要。當因其靈以反乎虛。公言義理不明。則虛靈亦易爲病。全義理以應萬事。則動不逾矩。發皆中節。舍義理而尚虛靈。則爲空宋。爲狂妄。其流毒無所不至。故知主敬爲第一。切要工夫。蓋公之所得于程朱者如此。方公待蘇揚州時。江南民皇皇唯恐失公。揚州闕府諸生上書使者。訟言督撫曲直。且責以大義。辭甚激。而先曾祖南昀府君合諸鄉士大夫數十人投牒署巡撫王度。昭乞以民情入告。弗省。府君幽憂嗟歎。屢見于詩。及公復官。命下而後喜可知也。焚香奉

詔。北面九頓首以謝。贈黃布遠近。復爲長律二十韻紀之。已而公闢紫陽書院。欲以屬府君。府君固辭而止。府君平昔論學。稍與公異指。其以公義相取如此。此可以觀公之人矣。公子二師。杖師載師。載師官至河道總督。河南通志。蘇州府志。正誼堂文集。道古堂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六



儒藏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七

陳夢雷 馮景 戴名世

陳編修夢雷傳 陳夢雷字則震一字省齋福州閩縣人未冠登康熙九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請假歸會逆藩耿精忠叛編修名士幽繫夢雷及其父於僧寺脅受偽官夢雷不得已疋瘠託疾以稽之賊平議罪有陳昉者汚賊京師謫傳夢雷也復爲逆黨徐宏弼誣告徹下詔獄幾不測朝旨減等謫戍向陽堡初夢雷與安溪李光地爲同年生相善及難光地亦在假用蠟丸密疏致通顯而夢雷方干嚴讞無以自明引光地爲助光地密疏救之語載在國史本傳夢雷不知故怨懟憤極牢愁哽咽往往詭激於文詞雖遇其實然志足悲也在獄作抒哀賦曰夫何二儀之翕開兮變杳窈而難覓貞邪糾紛以任制復兮叢嶺嶮忽其不可思匪靈清括索以窮化原今晴炳晰乎先幾信賢賢假寢寢以婢激兮困茶酷而莫與追渺余躬之再誕兮皇降衷其猶弗應式庭訓於髮鬣兮景翼哲爲繩墨激沈潛以要清兮幽蘭以爲製縹緲與瑤英兮紛組纓以綴飾戒炫靡以要媚今恆遵晦以飭默固時命之偶值兮盥用薦于王國余既遵路以馳驅今端軌度以爲趨謂吾道其無尤兮忘時命之不可虞神恂悅於義皇兮志過亢而無徒擢嘉穀以遠莢兮匪荏苒其弗俱信趣舍其允臧兮不度世之委紆值皇風之清泰兮行踴躍其猶晏如體養志以娛親兮駕言返於故閭就頤而致困兮蜂蟻忽於所圖嗟天步之蹉跎兮長蛇游其肆虐童昏侈而躡步兮驅狂瞽而蕩魄挾腐鼠以哈鷄兮舉四周其焉薄余不難速隕以濯癘兮顧天性而發度彼續劬於方寸兮古處其或弗過不洪忍以劇秦兮庶余心之靡他甘疾首以就底兮長紆鬱其則那余衷其多汲汲兮靈憂憂於寢訛余既嗽韓盧以搏鏡兮田父適迴而跼步擊虢首以齧齧兮何將伯之卻顧驥蹟於淤如兮驂又淖泥而弗勝搏蕭艾爲蕙蔭兮庶用遠乎遠路苟微芳之見御兮猶足諒余之貞素余漫不程力以負山兮誠與顧其幸弗違嗟鵲巢之辛瘡今疇偃仰而安居進舍階而莫登天兮退復據於蒺藜雖傍徨其終不詭隨兮堅自信而勿萎鬱陶之悃悃兮歲忽忽其終晚戒糗糒以揚舲兮載鳴鸞而陟嶽叩九關以竭誠兮及離思之未遠何虎視之眈眈兮九首拔木而莫緇既輪囷蟠屈之莫爲容兮迴朕車其復返余豈不知

早擇朋以自導兮謂遂心其焉恤也慮竭於公家兮躬弗聞其非辱也侍九皋之聞天兮或所思之我淑也聊息駕以俟時兮忘謠詠之莫或暴也眾口之煉金兮妻菲積而日滋余復倖倖以賈殃兮曾曩括之罔規市虎其猶傾聽兮矧往愬之侈辭震厲已及余躬兮猶惘惘其如疑荆棘之充路兮橋踰淮而復爲枳蓬依麻而得挺兮厥質仍夫敲磬堯舜之聰明兮終藉皋陶以爲理誠返顧而諒直兮雖縲絏其焉恥援靈均以永言兮釋義文之所指明聖其終莫予訖兮恐親心之悲遊子何嘗殃之叢脞兮曾余躬之弗戕宵告夢以不祥兮陟岵望而內傷旦得告而魂怔兮睇四周而潰腸號天其莫援兮觸地而無傍淚崩泉而繼血兮足躡踊而就僵神漠漠其闕滅兮息暄奄其渺茫守者環而涕下兮欲進規而若憊謂拘囚而致隕兮典守嬰其罪焉矧矧覆盆之未剖兮躬頹摧其焉取哀固有地與時兮毋荼毒而就瘼撫余背以就衾兮支余頤而進漿聽汨汨其若澗兮語刺刺其若芒目真與而啟矚兮膺結痛而復涕涕良朋之款款兮趨就訊而先潛願節毀以庀形兮據禮經以爲斷喪有疾其引權兮矧銀瑤之在絆毋使慈母戚於重泉兮嚴親聞而永歎忠孝之兩訖兮孰臧否之能判忤余思之潰潰兮耳有覺而夢夢氣扼於拘縲兮卒律風颺而攻中精爽越而淚凝兮視窮窮其若曠襲季冬之長夜兮卒律風颺而號悲風月闌闌其入帷兮雪霰飄兮漸瀝而下灑單寐喟息以交軒而撼余痛而震惘余悲其曷弭兮援古而莫余似玉門之演畫兮文明今自矢姬公之困鷄鳴兮娶跋扈而几几彼上聖之偶齟齬兮惟道在固君子之道消兮要皆在躬之坎壈何昊天獨降余以閔凶兮奪所恃以何窮省侍莫余親兮藥石莫余供徒跋涉以閱年兮豈王事之匪躬冀釋瑕以長往兮奉菽水而融融卒再冉以遵此殃兮痛挽寸晷而何從悔弱齡而志俟兮神營營於天宇既漸遠以振羽兮庶貽親以榮撫曷承歡以永日兮分劬劬於稽古恐凡卉不足以奉君兮願永言乎蘅杜我若茲其爲蒿兮雖澌澌其焉補茲哀羅織而莫舒兮忘縲絏之爲痛長伏苦以虛漢兮血帶淫而腹腐邪攻首其如焚兮泣潛鑠而內枯日婉婉其就陰兮忽一體而神殊爭還嗒以紛呶兮互詬誶而攘掄宵軋軋以達曙兮旦晝始返乎其都是何營衛之外錯兮震余衷其足愕進盧氏而命診兮劑既和而增劇援靈樞以示余兮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五七

五四一

指肌腠之所絡。謂官府各有攸司。今斷制謀慮之互為棄。惟神明總於太清。今斯際。稟命於冥漠。心君既逝。暫以煩冤。今厥屬失據。而相。閱賦固亦有宜。今繩墨因時而改。作願靈淡以澄神。今所有喜而勿。醫言其有旨。今感余心而怛怛。聊忍痛以尊生。今舍古訓其何。哀。業固有常。今禮或無禁。乎窮經掩涕而正襟。今重搜文象於窮。泰之。伏為否。今雖天運其弗越。惟勿憂而日中。今固苞桑以無。貞或底於。屬。今悔或免而勿。要守懼以終始。今雖顛躓其莫。汨沒。慎斯語以。痒。今更探索而旨。何時序之遷流。今又閱夏而秋。在望。浮雲。變。而。莫。今。徒。囚。首。而。懷。故。鄉。觸。緒。以。興。愴。今。重。悲。咽。而。抑。傷。委。吉。凶。以。任。運。今。永。聖。訓。以。自。強。固。嘯。歌。之。未。能。今。哀。欲。抒。而。成。章。夢。雷。才。敏。通。國。書。問。關。塞。外。十。餘。年。諸。公。卿。子。弟。執。經。問。字。者。踵。接。聖。祖。仁。皇。帝。東。巡。盛。京。夢。雷。獻。詩。稱。自。蒙。恩。召。還。教。習。西。苑。侍。誠。親。王。禁。庭。奉。

命編輯圖書集成三千餘卷。御書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聯句賜之。雍正初復緣事謫戍卒於戍。所子孫遂家遼陽。有周易淺述八卷。松鶴山房集十六卷。天一道人集百卷。初刻者為。開止書堂集二卷。

馮景傳

馮景字山公。一字少渠。錢唐人。國子監生。於學無所不窺。自其年十七。八。即已學為古文。涵濡沈浸。而說經之文尤達。其言曰。歐陽子曰。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純則充。充則實。實則發。於文輝光。施於事。果毅。又曰。作文之法。以簡為高。以潔為貴。不簡不潔。則易薄。易薄而多。莫。康熙戊午。遊京師。授經項侍郎。景義第。是年。詔徵博學鴻儒。公卿列其名。將上。固辭不就。有司營宮室。梁需楠木。難。之。有請易大成殿梁者。景上書。魏尚書象樞爭之。事寢。名震京師。尚書。物色之。而景旋遁。授經淮安。邱洗馬家十年。已卯。商邱宋公。舉鎮撫三。吳以禮聘。就幕府。情好甚篤。或以重賄干景。乞一言於宋公。峻卻之。獲。漢延熹五年。西嶽廟碑拓本。與客漢陽王戩等賦詩紀事。景詩奇。贊。冠。儕偶。太原閻徵君若璩。精於考覈。景駁其四書釋地中十事。閻謂孔子。

時無闕里之名。後人因雙闕名里。以水經注為徵。景謂周禮五鄰為里。五族為黨。闕里者。闕黨之里也。梅福傳。王莽傳。皆有闕里字。歷引家語。新序。越絕書。史記。魯世家。以證之。孟子止於廟。闕引證。孝子居喪。不言。諸義。景謂曲禮。居喪。不言樂。謂不言作樂之事。他事可言也。儀禮。既夕。及喪。大記。非喪事不言。則喪事必言也。雜記。言而不語對。而不問。開傳。與喪服四制。唯而不對。對而不言。亦謂不告語他事。并不對他事也。孔。子在齊。問謂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適齊。當補集注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蓋年近六十云。景按孔子世家。景公欲以尼。魯田。封。孔。子。晏嬰云。果。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正。與。吾。老。不。能。用。之。言。激。射。老。字。虛。非。實。字。殆。未。可。補。注。孔。子。為。魯。司。寇。闕。謂。魯。官。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為。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卿。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又。謂。孔。子。雖。與。闕。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景。謂。司。寇。司。寇。皆。卿。也。周。官。謂。之。官。卿。其。在。六。卿。名。卿。卿。甘。誓。所。云。六。卿。六。卿。之。卿。也。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矣。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魯。為。次。國。子。初。為。卿。祇。得。命。於。其。君。不。得。命。於。天。子。則。當。曰。初。命。為。卿。不。得。云。初。命。為。大。夫。而。非。卿。也。且。魯。六。卿。皆。備。不。特。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公。子。釐。求。為。太。宰。夏。父。弗。忌。為。宗。伯。臧。孫。紇。為。司。寇。而。其。時。或。闕。或。設。或。用。或。不。用。故。仍。是。三。卿。耳。夫。子。是。命。卿。故。史。記。云。大。司。寇。宋。戰。於。泓。大。司。馬。固。諫。又。邊。叩。為。大。司。徒。樂。輓。為。大。司。寇。晉。士。為。為。大。司。空。皆。見。左。傳。侯。國。亦。有。大。卿。胡。可。非。也。孔。子。適。周。問。禮。闕。謂。孔。子。世。家。在。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為。定。公。九。年。索。隱。云。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為。昭。公。二。十。四。年。宜。從。二。十。四。年。之。說。據。曾。子。問。孔。子。與。老。子。助。葬。遇。日。食。而。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日。食。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是。年。日。有。食。之。恰。入。會。限。景。謂。其。說。並。誤。孟。僖。子。病。且。死。使。其。子。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在。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故。鄭。道。元。謂。孔。子。年。十。七。問。禮。老。聃。此。承。史。記。誤。也。索。隱。謂。孔。子。謂。老。子。曰。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歲。人。之。語。則。又。正。史。記。之。誤。也。其。云。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者。此。言。孔。子。反。魯。後。齊。魯。構。伐。之。年。非。適。周。年。也。此。一。誤。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則。五。十。一。當。是。定。公。八。年。史。記。孔。子。生。日。本。公。羊。傳。而。傳。寫。之。訛。以。二。十。一。年。為。二。十。二。年。今。以。八。年。為。九。年。此。又。誤。也。索。隱。正。史。記。之。誤。謂。孟。僖。子。病。死。在。昭。公。七。年。



非是。僖子之死在昭公二十四年，此言孟僖子卒之年，非謂孔子適周在二十四年也。此又誤也。春秋昭公之年凡七日，愈不止二十四年。且春秋記日，會不記分數，並無入會限不入會限之別。且此二十四年正月，孟僖子卒之年也。僖子卒在二月，而五月日愈，則此時僖子甫葬，其子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適周反助人葬？見日愈乎？此尤誤之大者。閻謂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以發端楚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之狂者也。景謂莊子人閒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則知集注孔子適楚是本莊子原文，非直爲楚字發端。集注不以楚狂二字連讀者，亦有故。接輿當時稱狂，接輿亦見莊子應帝王篇，接是其姓，輿是其名。史記齊稷下辨士有接子，亦可證爲陳侯周臣，固屬司城貞子。閻謂孔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景謂孔子世家明云去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何以稱焉？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舉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與窆同。閻引證縣棺而封，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閻未聞有封國者。景謂吳封慶封于防，非乎？公羊傳曰：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葬告同盟，其事微惡，得駁集注封建國邑必告天子爲非乎？止於邱隅，閻以岑蔚之處，識朱子杜撰。景謂鄭康成大學注及孔疏皆云：鳥擇岑蔚安閑之處而止，處之爲朱子所本，非郢書燕說。魯爲宗國，集注滕與魯皆周公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閻謂周公非長爲太姒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之第五人，說本皇甫謐之謬。景謂太姒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據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鄭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季載。史記管蔡世家亦然。是周公爲太姒第四子，非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二人，非第五人也。宗法君之兄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則當時蔡、曹、鄭、霍以下自皆以魯爲宗國矣。固陵毛檢討奇齡長於引證，毛善古文，尙書冤詞，景益所未備者五事。毛善春秋，毛氏傳，景益所未備者二事。長洲邵長蘅負盛名，景所師事，景宋鄉飲公贊云：而子而孫，宜爲王官。邵率爾云：天子之臣，古無稱王官者。景正之云：古湯征，篇伊尹曰：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此太史公載入殷本紀者。左氏卻至曰：溫吾故也。劉子單子曰：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叔向曰：今單子爲王官伯，此又明明春秋有王官下至晉書王官凡九見。石苞、曹志、成都王穎、楊駿、王濟、陶稱、戴若思、王敦、鄧攸傳皆有王

官，此非朝臣乎？第陪臣號王官，不審果出何書也。甯都魏隱君禧古文大家書：周茂蘭血疏後有云：嘗怪伍員報楚，不取費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員不出此，不得爲孝子。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景按：楚昭王元年，令尹子常誅無極，盡滅其族，以悅於眾，已在吳兵入郢，伍員鞭尸前九年。明載左傳及楚世家，非失也。無極之黨業已前誅，則無從磔其肉，戮其屍，正與烈皇覽血疏正倪文煥罪而毛一覽已死免科同。舊謂魏文有議論好而失考，據筆鋒利而少幹旋，又謂其文之曲折處在能縱然其病正在此，波折太過，纏展生與侯官高雲客兆長洲吳荆山士玉極言之切中，魏病惜魏不及見也。其論漢注如消解三族之釋，吳徵士農祥許以爲有益世道之言，其略云：晚出古文泰誓曰：罪人以族，族者秦法也。竊疑紂雖惡五刑之法，無改甯有是乎？按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初者創始也。蓋謂三代之法所無，而秦特創之。若紂已行，何云初乎？張晏三族註曰：父母兄弟妻子。而如消則以父族母族妻族解之，嗚呼！不仁哉！如消也。莊子言五紀匡衡章元成言五屬，袁紹言五宗，皆謂父祖已子孫也。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呂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耳。故賈高曰：人豈不欲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已論死，其非異姓明甚。王溫舒罪至族，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若如如消解將同時而十五族也，與哉！莊固刑法志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官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族甚弗取。此明明以父母妻子同產爲三族，觀此張晏註乃益明，而如消之罪大矣。周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注云：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儀禮士昏禮，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註三族，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也。此非三族之明證哉！更證諸爾雅：內宗曰族，母妻曰黨。白虎通曰：族者，湊也。上湊高曾下湊曾元，聚合而生，愛死哀也。今

大清律特列本宗九族五服之圖于前，所以明九族之非異姓也。于嫁女則曰爲本宗于母黨姑舅則曰外親于妻黨則曰妻親，正所以異乎族也。景多讀書，能文章，師友風義，以積善爲事。仁和汪煜湯右曾同學密友也。煜爲給事中，掌登聞鼓，景移書謂天高聽卑，賴此一官之設，爲



達情宜德上下通呼吸之轉關戒以壅閉下情煜一拜疏而災地擇官再拜疏而河工舉亢三拜疏而死刑肆赦右曾由編修改刑科給事中景移書云足下才氣踰人矯矯自命非不能言與不敢言者也而又移官於得言之位遭逢不諱言之時不宜隱情惜已時秦晉齊魯多被饑荒流亡載道常平積穀多為州縣侵蝕而右曾曾積貯本計一疏粵東所報盈千累百之賊焚劫村莊殺掠男婦皆擄提鎮置之不問又有特參粵東文武大僚一疏西安開欠官生錢一百餘萬毒流天下州縣則婪賄網利無辜則破家亡身又有監守侵盜疏二人不媿言職激於景之言也景遊太學為新城王司寇士正所賞拔司寇初拜左都御史景上書謂公位有所不得言則寓之於詩曾是有風人之心而不善於言者乎書甫上而士正遽遷官景所謂民欲其無貪何術而使藏其富吏欲其無貪何術而使生其廉兵欲其無驕何術而使戢其暴工商欲其無困何術而使阜其財士欲其有恥何術而使厲其志惜其託之空言而其愛司寇也則至矣商邱內擢太宰固請偕北上景以母老固辭歸里貧益甚老病且劇無子以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卒年六十有四學者私謚文介先生著有辛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皆燬於火然世有能傳之者

舊史曰自景死吾杭遂無有以古文名者距今又五十年後年晚進不知景之文不知景之學也景嘗許西泠後進中有三人將來必能為古文曰金繪友曰沈超遠曰楊恭士繪友以詩名與余同年友善師沈總憲閻齋卓能有立超遠名顯得父雷臣之傳精於算學解春集中有序列其方田粟布二章恭士名慎有西谿集一冊文氣清曠惜其為吏風塵而不得竟其業景女夫曰盧敬甫存心工詩有子曰文昭穿穴史學敬甫示子詩曰外祖馮山公文章驚在宥衣鉢無後人辦香落汝手然敬甫不為景傳述其事與其學余無從徵也楊慎撰墓表而又不詳其所講明而切究者景其將就湮沒乎余讀其集即取其集中之所言者以傳之傳景乎懼景之不得傳也

(清儒碑傳集卷五七)

嚴憂庵先生事略

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二月初十日嚴憂庵先生伏法於京師其從弟輔世扶柩歸蘇桐城南山岡硯莊之陽當時以先生觸忌諱得罪傳狀銘幽之文闕焉迄今百四十餘年墓道荒蕪父老過客且有不識為誰氏之冢特其文名尚為四方學者所稱道然其淺者但知先生舉業之文稍深者亦僅知先生之古文而已至其生平留心先朝文獻嘗以有明一代之史事為己任與其遺事概未嘗聞且多有附會謬妄失實之說予年十六七曾得先生四書文及古文百餘篇時時心摹手追稍知古文時文塗轍稍長乃徧搜輯先生遺書與文今又幸逢聖天子久除文字之禁乃據遺書及家乘並鄉先輩遺集遺言先生生平文字最精粹者酌載數篇輯為事畧以示鄉邦後進焉謹案先生姓戴氏諱名世字田有一字楊夫號樂身又自號憂庵身後鄉先輩及四方學者皆稱之曰宋潛庵先生以宋為戴族所自出也先世洪武初自徽州之婺源徙居桐城家世孝弟力田至南居府君族始大尤多隱德所居地曰南灣因為號繼乃遷於縣治之城東嘗使其長子而峯至南灣佃夫有掘地得白金二甕其上皆金玉寶器不敢匿以告主人而峰歸請命將取之南居大怒曰有母望之福者必有母望之禍女欲取非義以長其驕吾家焉用此不才子乃杖之佃夫喜與妻子潛攜載去之鄰邑買田宅為富人居數年獄吏詰之誣為盜家竟破罹禍而死聞者皆服南居之識而峯之幼子曰默齋為處州經歷時太守有羸疾知其長者事皆屬之治吏輒服不敢欺謾一府中皆稱其能歷署篆每去士民追送百里時鄰邑俗悍難治上官調

公往事輒平以故常兼攝兩縣事。居鄉好賑恤貧乏鄉老夫莫不加敬。屢舉鄉飲大賓。生四子。長曰孟庵。即先生之曾祖也。弱冠爲諸生。有聲。後國變。痛哭薙髮。服僧衣。入龍眠山中。不出。祖古山先生宦江西。回待養山中。後因家焉。父碩。字孔萬。邑博士弟子。爲人醇謹。忠厚。與人語輒以爲善。相勸勉。無賢愚皆服其長者。尤喜詩。辭多悲楚。凡百餘卷。先生幼聰穎。六歲從塾師受學。中閒以疾。未能專讀。凡五年。而四書五經畢。自是窺探經史百家。卽善爲古文辭。年二十。授徒養親。師事里中潘蜀藻先生。江且多借其藏書觀之。是時長洲韓文懿公。獎以雄駿古雅之文。登高第。爲天下宗仰。先生年少。好爲妙遠不測之文。頗爲鄉里姍笑。惟縣司教王先生。我建及潘先生。奇之。且以宗伯韓公相擬。先生大父古山先生。亦勉勿怠。不以窮困爲嫌。康熙庚申。先生年二十八。入縣學爲諸生。是冬。父霜嚴先生卒。先生明年乃編訂其遺詩。及自訂古文初集。周易文稿。又四年乙丑。以廩生得選拔貢生。督學使者爲諸城劉公。木齋。吉水李公。振玉。咸以國士相目。丙寅冬。入京師。明年。以選貢生考取補正藍旗教習。考授知縣。應京兆試。被放。戊辰己巳之閒。應山東學使某公之聘。自燕諭濟。游於渤海之濱。徧歷齊魯之境。己巳夏。自河濟入京師。居三年。授經於李太常愚庵家。壬申冬十月。祖古山先生卒。明年。元配李孺人卒。是年。乃客福建。明年遊淮上。又明年入京師。居二年。丁丑之春。自京師反金陵。明年秋九月。母方孺人卒。庚辰之春。操房書選政。夏五月。應浙江學使保德姜公之聘。姜公詩文教令多出其手。冬十二月。仍回金陵。明年再赴姜公之約。往浙江。且遊覽爛柯。雁蕩。大龍湫。赤城。天台諸勝。次

第爲文記之。而金陵門人尤雲鶚。以平日所藏先生古文百餘首。雕刻行世。名曰南山集偶鈔。是時先生已買宅里中之南山。將歸隱。故取以名其集。志歸隱之地也。壬午之冬。乃自江寧歸里。居南山所謂硯莊者。又二年甲申。復客遊姑蘇。明年乙酉。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又明年。會試被黜。乃自京師復客吳門。操房書之選。又明年秋。乃客江都。並淮上。又客南陵。先生嘗編訂四書朱子大全。是年冬告成。明年過淮上。入京師。錢塘友人程達儀。鳳來爲錢板。以廣其傳。先生序之。略曰。四書歷漢及唐。至宋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有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秘。於千載廢墜之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爲詳密。而完備。自朱子沒。諸儒競起。人各爲書。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其陽奉而陰違者。亦往往有之。明永樂中。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一時諸臣皆不知聖人之道。竊取倪氏吳氏兩家龐雜割裂之書。以應詔。是非互陳。邪正並列。自是學者眩瞀莫辨。雖顯背於朱子之旨者。亦與朱子並奉。以爲不刊。蓋四書之義。既大顯明於朱子之手。而復混淆於諸儒者。歷二三百年矣。近日平湖陸氏。長洲汪氏。爲之抉擷其疵謬。以告於世。於是大全之雲霧漸掃。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今之尊朱子。卽所以尊孔氏也。故余是書。一以朱子爲主。其於朱子之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至於朱子他書與集註章句互相發明者。采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務一其旨歸。其於諸儒之說。概弗參載焉。夫諸儒之說。其龐雜割裂而疵謬者。汰而去之。宜也。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至當之言。而亦莫之入何也。夫其可采之論。至當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函蓋之內也。今夫一堂之上。眾



論喧呶紛紜攻訐苟非窮理之深析義之精聽之焉能無誤哉。惟得一明允之吏片言立剖而紛紜之辨自息是故學者但明於朱子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於胸中而不爲其所亂此則區區爲是書之意也明年己丑會試中式第一名貢士殿試欽點一甲二名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時先生春秋已五十有七矣又二年以南山集獲罪獄辭具於辛卯之冬又二年論死蓋先生少即以明史自任嘗偏訪遺書網羅故老傳聞欲以成一家之言時鄉前輩方學士孝標故翰林失職遊漢中陷而歸著有鍾齋文集演黔紀聞等書先生日記中頗采其語姓而不名且與余生書曰前者浮屠輩支自言永曆中宦者爲足下道微黔開事余問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筆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演黔紀聞一篇余六七年間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此書取筆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閒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筆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親記二者將何所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演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閒有虛塵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

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而書籍無廣購又困於饑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於夜郎筇篦昆明洱海奔竄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閒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裨官碑誌紀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又足迹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下知筆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蓋年少氣盛擇言不精輕論史事實非熙朝臣子所應出此然至是已二十餘年矣至康熙辛卯冬武進趙都諫申喬據南山集題參而同時又多忌先生名者力擠之故當時仁廟方拔起天下英偉之才相國安溪李公雅重先生欲疏救於萬死一生之地卒不可得然尙賴仁廟寬仁減吏議極刑改死罪而已牽連三百餘人悉爲保全而先生宗族及子弟悉蒙寬宥方氏遺戍及隸旗籍者雍正元年恩詔均爲宥赦焉桐城經學文章之端緒開自錢先生田閒其後望溪方侍郎昌而大之先生亦自幼殫精經史得禍後多所未究其緒論惟見之於遺文嘗曰易之道大矣夫子以爲可以寡過往時讀其言而不知自省也既學易而後知



生平動靜無時不在過中而無有一當輒不禁涕淚之橫集也。欲據周易一卷隱居深山朝夕占玩考校諸家而勒爲一書或可借以稍寡其過亦足以樂而終身也與。又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善哉文中子之論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而其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自聖人已言之是故淺學曲士一切瑣屑紛紜術數之說皆得託之於易雖皆不可謂非易之所義而益大明然而言湮世遠師傳歇絕自晚周至宋凡千餘年伊川考亭鑽研反覆得其不傳之意而著之爲書其書出於草創之際豈無十之二三與文王周公孔子之本旨不相比附者世苟有通經學古之士潛心冥會融釋貫通其於程朱繼志述事能補其所未及是亦程朱之功臣也。若乃矜其私見小慧支離蔓衍顯無忌憚而務求勝於古人是乃所謂叛臣者也。其或讀古人之書而阿諛以曲從不敢有毫髮之別異是乃所謂佞臣者也。佞之爲古人之害也與叛等。先生於經持論平允多類此而生平最精者尤在史學。嘗著論曰昔者聖人何爲而作史乎。夫史者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癉惡而爲法戒於萬世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恃有史以維之也。史之所繫如此其重然而史之難作久矣。作史之難其人抑又久矣。今夫一家之中多不過數十人少或十餘人吾目見其人吾耳聞其言然而婦子之詬誶其毀之所由生或不得其情也。主伯亞旅之勤惰或未悉其狀也。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之大其人又重矣其事愈分雜而不可詰矣。雖有明允之吏聽斷審讞猶或有眩於辭牽於

眾而窮於不及照者況以數十百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其事非出於吾之所親爲親記譬如聽訟而兩造未列只就行道之人旁觀之口參差不齊之言愛憎紛紜之論而據之以定其是非曲直豈能有當乎。夫與吾並時而生者吾譽之而失其實必有據其實而正之者。吾毀之而失其實其人必與吾爭辨而不吾聽也。若乃從數十百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毀之惟吾譽之惟吾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諸家之史亦云然則作史豈遂無其道乎哉。夫史之所藉以作者有二曰國史也曰野史也。國史者出於載筆之臣或鋪張太過或隱諱不詳其於羣臣之功罪賢否始終本末頗多有所不盡勢不得不博徵之於野史而野史者或多徇其好惡逞其私見卽或其中無他而往往有傷於辭之不達聽之不聰傳之不審一事而紀載不同一人而褒貶各別嗚呼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吾將安所取正哉。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以爲二人而正也則吾從二人之言二人而不正也則吾仍從一人之言卽其人皆正也而其言亦或可盡從夫亦惟論其世而已矣。一事也必有一事之終始一人也必有一人之本末綜其始終核其本末旁證互參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子曰眾好之必察焉察之而有可好亦未必遂無可惡者察之而有可惡亦未必遂無可好者眾不可矯也亦不可徇也設其身以處其地揣其情以度其變此論世之說也吾既論其人之世又論諸作野史者之世彼其人何人乎賢乎否乎其論是乎非乎其爲局中者乎其爲局外者乎其爲得之親見者乎其爲得之滋聽者乎其爲有所爲而爲之者乎其無所爲而爲





之者乎。觀其所論列之意。察其所予所奪之故。證之他書。參之國史。虛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論之。而其中有可從。有不可從。又已得其十八九矣。嗚呼。史之難作如此。而自古至來。諸家之史。不能皆得而無失。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晉繫氏曰。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又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由此觀之作史之人。豈不難哉。自古稱良史。莫過於班馬二家。然以司馬氏之雄傑。覆冒百代。而不無是非顛倒。采摭謬亂。是其智雖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雖足以發難顯之情。而明固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固不足以適天下之用矣。至於班氏之文。較之於司馬氏。又尙有不逮焉。夫班馬二家。豈非天下之才乎。而猶有所憾若是。而況於魏晉以後。區區之破析其體。藻繪其辭。而義類盡失者哉。此吾所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作史者。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人之得失。一一了然。洞然於胸中。而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定爲一書。乃能使後之讀之者。如生於其時。如卽乎其前。而可以爲戒。譬如大匠之爲巨室也。必先定其規模。向背之已得其宜。左右之已審其勢。堂廡之已正其基。於是入山林之中。縱觀熟視。某木可材也。某木可柱也。某木可棟也。某石可礎也。某石可階也。乃集諸工人。斧斤互施。繩墨並用。一指揮顧盼之間。而已成千門萬戶之鉅觀。良將之用眾也。紀律必嚴。賞罰必信。號令必一。進止必齊。首尾必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變化之機。莫可窺測。乃可以將百萬之眾。而條理不紊。臂指可使。兵雖多而愈整。法雖奇而實

正。而吾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規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舉步促縮。觸事兢詭。是亦猶之尋丈之木。尺寸之石。而不知所位置。五人十人之衆。而駕馭乖方。喧嘩擾亂。而不可禁止。又安望其爲巨室。而用大衆乎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爲巨室者。羣工雜進而職。其體要惟度材是任者。大匠一人而已。用兵者。卒徒雖多。偏裨雖武猛。而司三軍之命者。大將一人而已。爲史者。雖徵文考獻。方策雜陳。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者。亦不過良史一人而已。而吾又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素不聞有博通三史之學也。素未知有筆削之法也。分編共纂。人人可以爲之。一人去。又一人來。往往一書未成。而已經數十百人之手。曠日踰時。而卒底於無成。眾拙工而治一器。眾懦夫而治一軍。器安得不窳。而軍安得不敗哉。是故以司馬氏。班氏。歐陽氏。爲之大匠良將。而史記。而漢書。而五代史。可成也。新唐書。非歐陽氏一手之所定。遂不能與五代史齊觀。則夫史氏非專家之學。不可以稱其任。此亦可以見矣。夫所謂專家之學者。天下之才也。如曾鞏氏之所謂。而後可以爲良史也。或謂史之難作如此。此作史之又難其人也。如此。顧安所得如司馬氏。班氏。歐陽氏者。出而任之。此亦視乎上之所重而已矣。上之所重在經學。則天下之通經者出。上之所重在史學。則天下之良史者出。而又何患於史之難作。與作史之難其人也哉。先生於文。幼有天授才氣。汪洋浩瀚。縱橫飄逸。雄渾悲壯。深得左史莊騷神髓。嘗以其所得。囑發之於書曰。蓋余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嚼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於一。於是外形骸。凌雲氣。入

水不濡入火不熱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於文章嗚呼其無以加於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則精精則精柏煨燼塵垢渣滓與凡邪僻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爲精也而有物焉陰陽而潛率之出入於浩渺之區跌宕於杳靄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岳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閒而盡冒乎萬有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言語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皋視之九方皋曰牡而驥伯樂曰此真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迹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漫不可信得其術而用之於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乎物外矣又曰文章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任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以一心注其思萬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壙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閒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后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彼眾人者耳剽目竊徒以雕飾爲工觀其菁華爛漫之

章與夫考據排綴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叮咛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閒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荊榛冒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雖咫尺莫能進焉余且惴惴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煙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游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惘惘四顧不復有人閒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又嘗論曰質者天下之至文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莫質於素而本然之潔縷塵不染而采色無不受焉莫平於水而一川泓然淵涵渟蓄及夫風起水涌魚龍出沒觀者眩駭是故於文求文者非文也於奇求奇者非奇也今夫浮華濃豔刊落之無遺而後眞實者以存潦水既盡寒潭以清此其所以造於質且平也假使世俗爲之則其所爲質且平者枯槁頑鈍而無一有安在其文亦安在其奇邪蓋先生之論文如此先生生於國朝昌隆之際人才極盛之秋所與交遊砥礪學業四方豪俊英偉莫不傾倒尤留心先朝文獻蒐求討論自以爲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爲之欲入名山中滌洗心神餐吸沆瀣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例次第命筆而不幸死喪相繼家益落衣食於奔走又以奇禍困頓顛倒含恨而歿千秋大業卒未能顯於世徒以區區文字爲世所稱道豈先生之本志哉先生堅苦力學晚益深造自得不肯一刻離書在獄中約計二載餘以昔所編訂四書朱子大全鐫板行世尙以爲未盡也復取原書增損條記簡端硃墨淋漓蓋此書羽翼經傳爲程朱功臣故慙慙爲後學計尤切其史學可見者則于遺錄一卷及集中紀略并忠義諸傳而已往者載存莊孝廉

鈞衡嘗搜輯先生散軼之文合偶鈔本編爲潛虛先生全集成十四卷予又搜求得紀略四首又他雜文百餘首詩三十首俟他日訪求更有所得乃合存莊所編本細加采擇別分卷軼今姑記其大略如此先生生於順治十年癸巳三月十八日年六十有一母方太孺人生二子先生居長元配李孺人無子弟平世歲貢生亦以學行見稱於世咸豐庚申冬十月邑後學蕭穆謹狀

《碑傳集補》卷八

校記

①放：疑有脫誤。



清儒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八

寶克勤 郝林 勞史

翰林院檢討寶君墓表

目容城孫徵君遷河南中州士大夫多興於學及其門者潛菴湯公逸菴耿公爲最而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復四三人柘城寶遜齋其一也。幼異敏讀書每過夜中。父懼其確也禁之乃以衣蔽戶牖篝燈默誦少長徧治諸經時徵君既歿耿公講學於嵩陽往就之六年五至。非父召不歸既舉於鄉見湯公於京師學益進湯公悼師道廢日久勸就教職得泌陽及主朱陽書院從學者皆勸興故河南北夏峯嵩陽而外惟朱陽之學者爲多。戊辰成進士館選丁母憂服除授翰林院檢討尋告歸。父趣之入。踰歲竟歸。蓋痛母之深不忍久離其父且與朱陽之學者離逝也。

聖祖仁皇帝嘗命諸翰林作楷書君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以進。

上深器之其家居大府監司守令多重其行眾所苦病每賴以更除枉撓者得直故其歿也士友深痛知與不知莫不惻傷邑之頑人或匍匐赴弔哭盡哀而去君素無疾方侍父食痰氣上有頃端坐而逝時康熙戊子閏三月二十五日也。孫人王氏執舅之喪年六十有四矣終祥禪不飲酒茹葷君諱克勤字敏修卒年五十有六。大父諱如珠縣學生父諱大任。

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子三人長容端增廣生前卒。次容莊癸巳舉人。次容遠乙酉舉人候選知縣志承

其父學以狀誌求表余既熟聞君之學行且與容遠一見而志相得乃譜焉俾錄諸外碑雍正十一年正月江左方苞撰。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三



無藏

清儒碑傳集

卷五八

賓先生克勤傳 尹會一  
先生諱克勤字敏脩號靜庵柘城人康熙壬子舉於鄉與耿逸庵湯潛庵兩先生講正學任泌陽教諭泌邑小而僻兵燹之後民鮮知學士習不振先生傲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與行公餘擁書自娛粥不給晏如也戊辰成進士改庶常以內閣家居執經者接踵因念宋有四大書院中州居其二西曰嵩陽東曰應天耿逸庵已葺嵩陽而應天湮沒無可問深以為憾爰相基於柘城東門外創朱陽書院躬親課業悉照必陽之法士崇實學者日眾服闋授檢討以疾作乞假歸里彈力書院增其式廓為經久遠大之計舊士重集新學踵至先生於侍親廢膳之餘優游訓迪有終焉之志未幾卒所著有理學正宗孝經圖義事親庸言尊樂堂家規泌陽學條規等書行於世

（碑傳集）卷四六

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靜庵賈公墓誌銘 有傳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又三月二十五日檢討靜庵賈公卒於里第冬十一月十二日諸孤將卜葬於邑東三里許之新阡先期持行狀乞銘於于與公同舉進士又同為史官其晨夕者有年稔知公學術淵源於考亭其於金谿姚江之學辨析必求至當不強為附和之詞也丁亥于校士睢陽經朱襄故墟遊朱陽書院見門下士濟濟雍雍被公指授制行讀書咸有法度益信繼往開來之功不在紫陽下一旦長逝遺焉傷懷益未嘗不歎息於斯文矣按狀公諱克勤字敏修號靜庵一號良齋又號述齋其先晉之沁水人自五世祖兒川公遷河南之柘城遂家焉曾大父紹川公積有隱德大父筠峯公值明季異學蠱惑起於肩斯道再傳至封庶常道康公是為公之父恪守家訓賈氏理學之傳於茲益著以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六日生公幼穎異五歲受四子書能解句讀八歲受易學為文輒得驚人句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王子舉於鄉益肆力經史讀書外無他嗜也一日讀大學章句序恍然悟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於大學一書沈潛反覆五閱月不能釋手自是奮志聖賢屏棄舉子業定學規輯家規立日錄以自省一言一動必以誠意為兢兢時耿逸庵先生倡道嵩陽公以所學印可道義切劘為忘年交就試南宮與湯潛庵先生講學燕臺潛庵先生以師席不整勸就教職公偕天

下貢士

廷試名列第一丙寅授泌陽教諭抵任具詳上官大修夫子廟宮牆為之改觀課士傲考亭白鹿洞規使學者知所率勵分五社而署以仁義禮智信擇學行足式者為之長糾察社眾以申獎懲又設童子會萃邑中俊秀十五以上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讀孝經小學三日一會溫經習儀講說義理以提撕之暇乃輯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以及懷孟河津諸儒之原本孔孟者示崇正以黜邪也戊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迎養道康公李太孺人於京邸色養不減童孺時未幾太孺人疾作公為文偕王孺人禱天求代曾病劇不起公哀毀骨立居廬奉諱經畫日益眾公躬親督課講學會文進必陽之法而行之與從游諸子日相研究者孔門仁孝之旨主敬存誠之功窮理力行希聖希天之實事一時朱陽之盛媲美嵩陽甲戌散館授檢討侍直南宮時道康公思歸切公請假旋里教授生徒往還朱陽書院雖盛暑祁寒無倦容已卯復入京師庚辰會試公與分校語同事者曰鶴俊大典安得苟且塞責以事聖明委任平日銜杯酒接慇懃交情非不可念然爾負友朋不敢欺君上也文場穩穩之士舌端非不可懼然爾輩謗議不敢不畏爾書也至若利錢串狗虛聲庇少年抑書宿種種弊習有一於此天地鑒臨鬼神昭察矜我子孫永絕先祀作祝文焚告諸公益嚴敬之此撤棘得士二十一人皆海內名宿至未經薦拔者亦嘆羨感愧執經盡弟子禮先是知公者安為暮夜之求危其辭辭以權勢公曰吾行吾直道爾禍福何容心焉至是亦心折無異辭頻經御試

溫語褒嘉  
上命詞臣書字公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公名久達宸聽加俸金賜御書將駿駑大用而公移疾歸矣歸田以來杜門卻掃誦法先王遇後進諄諄勸誘教思無窮量能容不喜道人過至忠孝大節有關綱常名教者則旁引曲證語聲不絕處桑梓間溫厚和平鮮倨容厲辭而心切鄉黨懷民瘼若軍需之浩繁力止科斂柳夫之協濟曲解倒懸至今邑人德之年纔服官政而屏跡岩壑自淑淑人



所著若經書關義事親諸集具能溯流窮源為經傳羽翼公之有  
關世道人心詎不偉歟嗟乎正學不明高者淪于虛寂卑者溺于  
公崛起中原為一代名儒立德立言直與伊洛諸子並垂不朽今春大  
梁晤語每及興學造士事公毅然為已任子方謂君子之樂良友可以  
無憾竊幸朱陽一席人文蔚興子侯兩河蒞事後亦得其襄盛舉孰知  
竟以此永訣耶公年五十有六配王氏封孺人男三長容端增廣生前  
卒次容莊廩膳生次容遠康熙乙酉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  
孫四紉綽續紉孫女三爰為之銘曰  
我我儒宗代有其人是紹是繼泓灝之真震越鏗鎗厥聲以振卓立游  
更有炳其文蔚為國華如絲如綸  
天子曰曠時維多聞循陔三省養隆於親一經之貽以昌子孫公與道  
與實體厥身豈惟體之更傳其薪講堂禮器弟子先流風餘澤可采  
而詢銘諸幽宮俾垂不泯

（碑陰）卷四六

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特授尚書致仕郝公林墓誌銘 曹一士  
公諱林字中美一字筠亭先世居山西之洪洞有名成甫者始遷定州  
今為定州郝氏公父浴順治己丑進士官至廣西巡撫生子五公其仲  
也以甲午年十二月生公於銀州戊戌所少讀書機警七歲能屬文長益  
肆力於學康熙辛酉鄉榜王戊登二甲第四名進士癸亥丁外艱服  
除補中書科中書舍人遷吏部驗封司主事旋陞員外郎協辦考功司  
事隨少宰之陟勘獄同事或敗於賄以公當爭執獨免癸未入禮閣甲  
申迴避歸里丙戌補積勳司員外郎旋陞驗封司郎中十月調文選公  
持已廉正練於事情發猾吏皆屏息搖手終公任無敢以意稍有進  
退時目為鐵面選司後富公爾安為太宰事有難決者必曰視郝選司  
故案見重若此丁亥考選授禮科給事中戊子典粵西試己丑轉吏科  
掌印預會議侃侃爭執每至再三有不得或率率置題公獨否遇秋審  
亦然九列皆相顧曰郝君平日恂恂長者今乃如是皆歎服辛卯陞光  
祿寺少卿壬辰轉太常寺丞右通政癸巳轉左十月陞太僕卿甲午春  
命為奉天府尹奉天寄籍者眾命案滋多公面奉  
聖訓宜防未然蒞任令戶懸一牌大書戒酒戒賭戒帶小刀於上出入  
觀之踰年命案減半禁倉穀之勒借而浮收者凡田宅之岐界者清之  
子女之鬻他省及典旗下者請治其罪曰吾以實陪京也乙未晉宗人

府府丞旋陞左副都御史務持大體以風僚屬丙申陞工部左侍郎部  
事繁重且多備陳鮮以叢生鋪戶例得預借錢糧數萬兩按期實程輒  
候公事有某鋪欲循故例屬居間者徵直願為公壽公正色曰此  
朝廷物敢輕以絲毫假人終不許外省奏銷及解餉勛棕毛等物例有  
部費解銅鉛者則曰解費公一切屏絕之王寅

聖祖仁皇帝賓天雍正元年癸卯

龍輶奉移

景陵公奉

上命祀土前丁酉冬公辦

孝惠章皇后喪事至是五月復遇

孝恭仁皇后喪凡三大喪皆倚公以辦後又恭建

聖祖聖德神功碑敬謹督率終事無悞公之勞勩居多甲辰丁內艱奏

請終制

上諭回籍營葬事畢來京乙巳春

特旨補侍郎即金世錫缺公入都以太病力懇解退

上溫旨勉留公感泣入署比歸寓即白衣冠以居者三年丙午調禮部

左侍郎隨以目疾日甚具本乞休奉有老成謹慎之

褒特予尚書致仕

皇上之優眷老臣於是為至也公留京就醫且以工部積逋例應分任

居邸者六年壬子六月奉

旨寬免公泣下曰

皇恩如天豈獨私老臣顧老臣無以報耳九月二十一日終於邸第享

年七十有九恩遇覃思敕授徵仕郎中書科中書舍人誥授奉直大夫

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資政大夫工部

左侍郎加二級前後所奉

恩賜甚渥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皆誥贈光祿大夫高曾祖妣俱贈一品

太夫人考巡撫公當按蜀時力守保南城發吳三桂跋扈狀有大功卒

為名臣事具史傳誥封光祿大夫妣李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公王所

出也繼妣蔣氏公門內之行甚謹丁巡撫公艱三年不之私室以王太

夫人不遠事忌日輒思慕涕泣迎養蔣夫人於京邸有珍羞必先以進

嘗之而後退弟植困場屋公使之仕多方成就之歿復歸其喪於數千

里外推廕於兄子誠燕而語其子曰汝當自奮也族人走京師告急



者輒傾囊以授。歲歉輒命家中分穀貽之。元配清苑張氏。祖驃騎將軍某父某。以名儒稱。妣高氏。婉婉從能執婦道。適公十三年而卒。年三十有一。誥贈夫人公甚悲之。待婦家有加禮。繼配張亦清苑望族。父倅順治戊戌進士。龍安知府。年十七歸公。儉約謙和。處妯娌無間言。未嘗以絲粟私遺母家。顧時屬公善待前夫人兄弟。撫前女如己出。人以爲賢。卒年五十有二。誥封夫人。子一誠。炳丁未進士。後張夫人出女一適左副都御史劉公。元憲子。廉貢生。宸誥前張夫人出孫男二。璞。埈。孫女三。長字梁某。次字高。自佑。次字張某。初公年三十未舉子。叔爲置妾。至則泣曰。人廷我不爲妾也。公卽處之別室。呼其父母還之。且給道路費。囑曰。善擇婿。毋再廷於人。公生平不喜事。不沽名。在諫垣未嘗爲矯激。嘗請禁餽送嚴勒索。以杜虧空之源。又請疏通教職壅滯。皆獲施行。雍正三年特命京官俸銀米相等。如旗下列。迄公告休。上召廷臣諭曰。此郝林所奏。爾等知之。公摺奏。每自創。雖子弟莫得聞多此類。小雅曰。靖其爾位。好是正直。其公之謂乎。誠炳以某年月日合葬。公夫人於某所。以狀來請銘。銘曰。中山之郝。代懋潛德。耕讀是勤。維先中丞。文武忠孝。鬱爲完人。撫粵之歲。餉急民飢。發我帑銀。公歿未幾。誣以侵欺。蜚語上聞。有孤哀經旬。匍匐哭泣。以叫帝聞。天子動容。詔曰。廉吏宜復其官。予之葬祭。榮始哀終。喪車是旋。卓哉孝子。昭中丞忠。由孝伸孝。子維何。曰維尚書。能紹厥先。其紹維何。誠樸不二。酬國厚恩。此維尚書之藏。既吉且安。以貽爾後昆。

（清儒碑傳集卷五八）

餘山先生行狀 桑渭元

先生姓勞。諱史。字麟。書學者稱餘山先生。餘姚人。世居海濱之勞家。垓曾祖見山。公諱伯龍。祖起虞。公諱儀鳳。父元贊。公諱弘毅。俱耕讀不仕。母陳。孺人。先生生而端凝。不與羣兒伍。容貌魁碩。秀眉廣額。光氣煜然。照人。既就傅。讀經書。塾師刪其注。以己意默誦。遇難字。翻字書。切究家貧。歲餘。早出家塾。躬耕養二親。盡誠奉事。至壽終。羣稱篤行。居常夕荷鋤。歸輒展卷。至夜分不倦。或謂其將應舉耶。元贊公曰。讀書窮理。自正務。詎必科名。嘗就塾倚戶外。竊聽。聞說經義。至克治身心。敦飭倫常。語凍然。動容。及參論行文。技巧法。俾曲就題目。頭屢掉去。塾師偵知之。召問。故曰。文以發揮聖賢之理。此恐本意無之。且當年創始。作經義。不應有此繩尺。羣證。顧嗟異。年十七。反復朱子大學中庸序。嘆人心之波流。傷異端之簧鼓。慨然立志。爲真儒。以斯道爲己任。一意發必勒。辨公私。舉動纖悉。必求納乎禮。奮勇力行。若致命赴敵場。人有以道學目笑之者。愀然曰。顧不能力進乎。是爲深恥耳。聞有朱子近思錄。往縣中坊鋪購求。不得。適有人自紹興郡城歸。攜是書。界之。喜劇。讀數番。懷立起。設香案。北面稽拜曰。吾師在是矣。握管斷句。讀觀其手澤。讀若銅鐵。內求諸心。森竦自責。顧天命之性。若君之詔。臣父之付。子就兢惟恐隕越。一廢職。卽膺嚴譴。不可這。一墜家業。卽窮無所歸。研精大易。取啟蒙本義。參究橫圖二圖。與旨。有疑。義未晰。仰呼吾朱夫子在天之靈。啟我昏蒙。寢食魂注。不暫釋。上虞顧氏延爲蒙師。其家多藏書。悉發其架。籤日夜閱覽。自經傳及子史。悉覃研。尤聚神於易。首萃諸儒。先探賁。鉤元之論。兼綜理數。參互考索。獨見朱子爲至精至密。冥契四聖人淵旨。年二十四。所學大進。名所居。肅曰。須友。常靜夜兀坐。玩圖精思。有所得。書之。如橫渠先生之用功。刻苦而沈潛。涵泳。不敢求速化。關先儒引端之旨。而竟其緒。亦時有己見。豁然中開。經蘊紬繹。出前賢論說之所未嘗。月白窗明。萬籟幽寂。此心澄然。抱遺經。究終始。證諸目前。人事物理。往往膠合。悠然自得。精神愈生。遂雜讀沈吟。徹旦不寐。如是歷有年所。自言余於癸酉歲。于道有所見。亦是零星。及今丁丑。細玩大易河圖。識所謂理一分殊。殊覺省力。翫邵子所云。腳踏天根。始識人。手探月窟。方知物。覺萬物森然具在。且覺吾心之象。五竅居中。宛一河圖也。省力甚矣。蓋癸酉先生年三十九。至四十三。而歲在丁丑。恍然有以得其要領。觀象徵事。觸處見理。左右逢原。覺全易在胸中。融釋脫落。妙悟元微。迎刃而解。

剖別艱深破碎之論折虛僞而張者按之無物咀含故常味泊泊然來  
意境率新若初聆聖賢發明性有先後天體用之分指人受胎伊  
始及分脫墮地時所秉受其氣質之清濁醇駁于此別等差程子云言  
性不言氣不備剖晰及此尤無勝蘊著格物錄黃徹三才羅絡萬象于  
身于物近取遠取高深極於天地幽隱窮乎鬼神莫不弋鑒之九霄鉤  
出之重淵明形色天性之不離陰陽動靜之互宅造物行生混闢之有  
常元工變化錯綜之無定舉纖毫無遺情仍一一歸諸確實不落影響  
斯誠精深曉暢獨繼微緒而令萬人灼見者也著邇言就日用提揭要  
旨以示門人大小叩俱鳴皆心得精語教子弟謂文可不攻書不可一  
日釋勤把未暇讀誓不妄言動農而士矣洞徹古之學者一生祇此修  
己治人兩端不論窮達俱有當盡之心當為之事俛焉日有孳孳率一  
心為嚴師不令一幾輕易雜出學以剛健篤實為本淵會子思孟子  
朱子惟志氣剛健特立不撓克自樹立計審端致力歸根立命之地總  
端篤實較然不欺其志自不妄語不妄動始極之誠立無歇手處天  
之理一誠盡之聖賢之功一敬盡之居敬工夫必整齊嚴肅始有把握  
而喫緊在居處恭先生年至艾耆腰骨挺挺終日夜正襟危坐無倦容  
而氣體舒遲從不形疾言遽色款接後學和顏悅色委曲盡誠開導見  
未達必旁喻曲證相說以解乃已故進叩者望見生嚴憚就聆談論乃  
樂其謫謫可親不忍去在坐無久暫慢易非僻之萌自消雖傭工下隸  
俱引之向道以謂盡汝當為職分務寔做去終身不懈即是聖人僕身  
雖賤而道彌尊縵佩人或操行穢瑣即不汝若遠甚毋自菲薄取夫  
遷近里居不忍著偽每童牧豎折棄機穽非食用常物不加掩取  
鄰族一時風尚婦人以艷妝炫服為惡即童娃出汲亦目不斜視近斥  
鹵郊垆人有相雀角僞者力不勝拉就質先生輒自屈服願般鵲酒  
求免般鵲置酒姚俗也或強梁驕利辨徑同諸先生所一見羞赧噤  
不出聲先生因機婉導歸諸正輸心聽受邑令某素敬先生嘗就問政  
對曰愛民問民何以愛對曰惟利民者是務令亟善其言而不能用卒  
以之敗嗚呼先生一布衣無絲毫勢力憑藉以道德光明至誠感人信  
從者眾韓子所謂薰其德而善其目觀非虛乃不僅如王彥方鄉人  
之裨秀者畏其知而居堂堂治民庶願心折蓬茅賤士欽仰德輝聞  
如仁義之言悅從歎服聞者求於明僞者獻其誠此豈偶然也哉先生  
終老田間無由展摠其所學嘗論聖功在操存其心王道在不私其利

井田不可復在講求水利封建不可復在擇賢久任學校須慎簡有德  
望者隆其體使為之師謀實行而不徒文藝則人才輩出窮居殷然與  
天下相流通達必民不失望體用具備而不迂老尤深詣聽言遇事輒  
判仁與不仁其精強有自來矣從叔有範年小於先生食餼邑庠文譽  
騰踔問藝多英雋人有以外事纏牽不能喚御先生委婉盡規初若視  
為常談用益肫懇詞色殊苦乃覺心怦怦動久之幡然有省詣先生講  
席請以師禮事列弟子行先生曰叔父第矢心聖賢勉勉實學有見聞  
詎忍不警告斯禮所不敢承也嗣後敬叔父敬師各盡其道乃不徒矜  
尙舉業務反求諸身心名德遂光遇先生門人禮讓敘情款曰吾同門  
也禪人模實者潮塘盧氏子參于叢林夜跌坐還僧過舉佛號不應加  
之竹片自云通身汗下往雨上來謁別乞先生送行序先生告之以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大孝終身慕父母非終父母之  
身乃終人子之身也故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  
終其身皆慕父母之日即終其身皆事父母之日也汝昧此身之所自  
來而忘父母之恩勤從事寂滅甘心二本吾不強責汝為儒盡歸而為  
父母之子乎模實聞之泣下拘于其教而不能出有所親養之官署至  
病革時痛哭云一無所得徒棄父母不事為名教罪人死當以四服歛  
勿召僧送殯儒者哀其志先生道明德立遠近師尊之來學者益眾就  
事提撕專務倫常日用鞭辟近裏時王學盛行士憚為居敬窮理之學  
喜趨徑捷憑倚良知即可以至道遂抵朱子為支離其立教曰無善無  
惡心之體體若本無善如何鑿空發得出有善有惡意之動孟子謂乃  
若其情則可為善惡乃陷溺其心而然非率性者為妄動知善知惡是  
良知似矣然安得人人如陽明子見地高就所見行去無誤不靠實即  
物窮理則致字無著而所知亦不精為善去惡是格物謂致知在誠意  
可乎朱子在即物而窮其理一語頗撲不破陽明子欲徑捷知行合一  
易若朱子知先行後知易行難二語之為精確得博我約我之真脈乎  
且陽明子委乘剛明亦自由學有聞學者委與學俱遠不逮而遽欲超  
詣自反失所依據陽明子忠盡國是截靖禍亂炳著其平生所建之功  
業而所提唱未為平實其門人更揚其波龍溪心齋竟入於禪傳習錄  
已明明墜移至王門宗旨一編頹壞無隄防恐亦非陽明子所忍見其  
流弊朱子之學遞傳至何王金許至河東餘干切實無弊楊園稼書兩  
先生承一脈緒系導學者于大中至正之歸縱下學未能至極亦循循



在途轍中未至流蕩而無所坊以得文行忠信之真傳也陽明子越城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其應乎感也句上宜添其于未發也則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庶為周密先生之意殆為不從未發之仁義禮智說來則遺卻性之善而應乎感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善如何鑿空發出非即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謬乎故特補之則性之善實有根據也毛氏矜其辨博痛詆朱子此多見其驕張初何傷于日月其敘王學流派自有明來幾徧天下縷觀不遺學王者侈言其盛此見尤固臨濟曹洞鐘板喧鳴聖道自昭揭中天會何加損時紹郡俞太守卿宗王學行部至姚見客星山王文成公祀鞠躬稽拜孫忠烈公祠三長揖呂文安公祠視其像而已先生偶在城太守素耳先生名折簡招致謝不往乃就見盛推文成公學術先生待言畢徐對曰鄉先生表表千古事功掀揭誠勝朝之柱石言未竟太守遽言未可以事功概其道學先生曰業莫大乎忠君國拯生民其功誠不可泯且文成公與孫忠烈公同撐拄天地扶植綱常皆吾鄉杰出人物明公當一體表彰以興起懦頑明示標準太守意雖未合不能不屈服同宗副都介嚴公之辨延先生至語溪講學大約端漸向于知行嚴辨別于義利導學者以切實為己聖賢之道伊邇祗在倫常上隨時檢點人曠蕩自由輒謂已有何愆不知自雞鳴而起至辰刻已不無幾多妄念幾多妄動先儒謂檢點一日閒於人倫上有多少不盡分處此宜著猛省聽者神悚老成英妙手欲式瞻儀型親承明訓先生晚年涵養益冲粹色和而莊敬語正而溫醇人人願近有道蕭然開耳目若坐春風中也介嚴公惜楊園稼書兩先生不接席而語輝映德光使吾人矜式夙知吳興有下君談理深微見解明迥往訪之與語殊不愜細叩夙所論說所自來云得之邢姓者不肯言其名意是隱君子歎息而去歸姚渡百官江舟東下時先君攜調元還故鄉省邱隴舟亦適行川涂望見鄰舟中端坐一耆儒講論弟子左右侍聽甚肅心異之至驛亭堰待拔堰叩知為餘山先生率調元詣堰傍草舍敬謁且請遺稚子過先生舟受教許之方論格物致知調元謂物即明德中散列之品類故天下無性外之物知即明德中逗露之靈光故孩提有不慮之知先生訝詰此語誰教汝具道素無師昨冬有孝豐錢惕菴先生名之必來杭寓鄰寺得相從講解逾月聞此乃領之重為剖晰舟抵岸先生以調元為可教府君即命受業于門進拜留語三日夜聞所未聞快然開明恍然憬悚教以立志大存心細誠聰明

慎勿誤用調元已十五歲矣屬寄惕菴先生書其略曰今之篤志為實學者誰乎自功利之習深中于人心士讀書作文講明義理辨晰亦非不精祇以爲梯榮之具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一得志惟榮身肥家是圖沈溺于聲色貨利拋卻聖賢惡苦守待之本旨其秉心有不逮言者一不遇即怨尤叢集孟子謂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今之要人爵者并不是修天爵惟將聖賢道理作好時文即外爲塗飾亦不過作口頭應酬初未嘗砥礪廉隅其舊目擊而深悲之數十年來欲求同志之友其切劇興起斯道使人心習尚盡歸於正苦寥寥不多見比聞桑生述先生志敬而行卓教學者以窮研克治始如聞空谷足音云云既而惕菴門人耶鎮至杭云惕菴先生已于新歲易簀矣奉所寄書歸焚總惟前約明年同至姚從學于先生至期詣謁相顧語至泣下先生謂鎮質魯但遵所聞充所見一志力行得寸則寸終不失其軌又明年三謁先生命多留數日講解疑義訓飭諸復臨別直送至埠口云吾壽不過三年汝恐不得繼相見故爲此叮嚀調元驚涕而別調元先生身極強健調元歲當從父歸姚何爲作此言先生曰修短有定數去來有常理汝慮家事纏牽未得脫身然終望汝重來相晤願涕而別嗣連歲先君客遊嚴家計且多故侍慈闈不忍暫離癸巳新正先生完長子婚傳家事元宵招門人汪鑒聚處須友齋語是月吾將去鑒大驚見先生體甚康健先生不妄語即日自寓舍移侍函丈汪鑒者父薄宦滇南卒萬里扶柩歸至漢川幾覆舟號哭志與俱沈忽飄風薄沙岸得免眾呼汪孝子者也性尚氣節返姚從學久先生謂英氣即客氣必陶鎔歸寧靜始可凝道至是惻惻侍先生起居先生方徧從親友家飯與老者言言教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子父兄與眾言言忠信慈祥有來候者亦款洽盡歡至二十三日令治木因家貧慮倉卒可便爲之稱有無不須過美飭諸事從家禮行自喪先生父母時早不用浮屠酒肉俗已有效法之者二子與門人惶惑請夜不息火環侍揮使去數日來飲食眠起如平常二十九日高春趣具湯沐浴更衣移床至正寢炳燭宴坐尙神清氣定卻飲食不進親舊俱集中庭二子謝乞弗擾乃泣跪請遺命曰吾平日教汝諸至第守之弗失更何言對鑒曰調元何不來也調元何不來也吾遺稿可付之乃就寢胸胸熱睡親舊俱散獨二子與鑒侍側伺動定至次日寅初聞喉中痰聲起二子與鑒急薄枕號呼逝矣實康熙癸巳年正月三十日也距生於順治乙未九月初四日



午時得壽五十有九。親舊聞故嗟異。哭聲載路。至庭不絕。含飯時。顏色溫腴不改。是年四十里內松柏俱凋。瘞陳孺人幽靜居。盡內奉養。祭賓豆惟謹。四方學者至。隨所有設食。不露支絀之迹。外庭徹旦談論。中夜具粉盞湯茗。無厭數。調元頻年。就訓誨。躬親受明恩。至漏將盡。聞隔屋機聲猶軋軋。先生四年卒。子二。長廷。廷恭謹樸訥。娶童氏。次廷模。後先生數月卒。殯既。權厝汪鑒捧遺書至錢塘。授調元始聞赴與同學友盧存心就書齋為位。拜哭。三人皆失聲。存心夙慕先生之道者也。先是正月晦夕。調元夢先生自一宏。窺大。殿宇。趨出。執調元手。言汝稚子。踽踽欲適。萬里程。吾何能放懷。殊撫恤形顏。調元驚寤。心動疑不祥。語存心。存心慰言。先生屬念之殷云爾。乃果山頹木壞。調元自此安仰。安放矣。嗚呼痛哉。後十年。調元入成均。瞻仰大成殿。宛如夢中所見。規模先生嘗言深山窮谷中。果有人篤志力學。造詣深純。必修身見于世。縱逐世不見知。以沒其神魄。必在先聖左右。第未曾奉配。兩廡不分受明。種之享耳。如王安石。王雱父子。何曾敢溷入櫺星門。此以知先生神魂。在先聖左右審矣。遺書開莫辨。草稿字畫。所言大易。橫圖二圖。義微。未能測識。不敢妄補綴。中年苦縛塵纓。心竊眼翳。至歸老。居靜。詠微言。始編成卷帙。書有格物錄。有大學中庸廣義。有通言及辨論雜文。今總標為餘山先生遺書。刻之以傳世。行遠。先生言人心靜極。即能前知。如董五經。知程先生來消息。甚大。及叩其中。寔無有。釋子禪定。能照鑑。正如是。然無即物窮理工夫。一應事。即昏瞶。坐空山中。能知未來。及衣紫。開方丈。寸心憧擾。昧然罔覺。禍患臨頭。始云孽障。到致可哀。愍。故前知無足異。先生三年前。即知全歸之期。至期從容。飭家政。別親舊。無疾而終。平素規幾占事。無不奇中。數根于理。非如京房。管輅。郭璞等。專精數。學可倫比。蓋從源頭貫徹。故百家支流。如納音。納甲。星經。葬經。醫卜之類。一覽而曉。并識其致遠。恐泥處。由流遠與源。抵悟之故。故遺書中所言陰陽變化。從易圖。確指陳。無惛悅之談。無穿鑿之弊。又懇切引人。向大道。繼往開來。闡明天人精奧。與談禪。祥迴別太元。參同。潛虛。語多幽隱。皇極。經世。較醇。亦尚有鶴突。先生言四時行。春夏秋冬。相遞。禪。是天道。根乎太極。一氣循環。俱不貳。實理流行。邵子以皇帝。王霸。分屬之。是直以霸為功用之正。天道詎有是駁雜。當時二程子。何不匡正。乃知先生持論。醇乎其醇。誠粹然大儒之言也。先生遺命。勿請祀于鄉。故後學不敢公舉。又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私諡非古。故不敢以陳文範。孟

貞曜私議。易名。子婦童氏。先生同志友。憲文先生。諱懋德之女也。年十五。歸廷。廷不月。居喪哀禮。見儒門矩範。時廷杖。盡卻所親。贈之儀。與婦同心。早夜力作。營喪葬。七年而廷杖卒。無子。赤貧。誓守哀慟。不敢殉。將營舅姑與夫之葬。待立後。承祧。仍不受一毫。仗助。鬻而閉戶。織紡。於雍正元年。葬舅姑于河。圍植石。補作幸木。時族眾以地近海。不半里。慮洪波衝。囑曰。此先舅所定葬地。治命不敢違也。大司空孝感存。齊涂。公天相知。先生平生屬縣令。以潛修寔學。表墓。復碑。揭故里。肩販過此。必駐足。流連嘆息。曰。勞夫子不再見矣。明年七月十八日。潮溢。蕩民人。廬舍。沿海數百里。水獨不沒。河。圍上下村堡。賴以存。夫。柩以在淺土。漂去。乃號泣。特祀。先訣。族眾。胞弟子。卿與俱行。曰。若尋夫。柩不得。赴海。不復歸矣。眾力阻。謂故塚。且多壞。填塗白骨。矧浮厝。且歿時貧。不能具好棺。茫。茫。野水。何處。覓汝。夫。柩耶。曰。吾夫。柩自可辨識。因木不美。故歲索。綯。縱橫。纏。千。百。道。當不敬。倘漂沒。矢死。不苟活也。數十里外。因草繩。絆樹枝。懸者。不去。哭。昇。歸。哀。感。行道。乾隆甲子。始克葬。立從子汝。瑩。為後守。耕讀家風。已巳年。公舉。得旌。表。郡。杜。太守。甲。以。索。綯。奇。節。表。其。門。見。聞。者。俱。謂。兩。家。儒。風。不。墜。副都。閣。汀。雷。翠。庭。學。使。銓。興。學。於。浙。最。欽。崇。遺。書。謂。可。繼。宋。五。子。以。山。仰餘。光。顏。祠。祠。稱。後。學。越。調。元。早。撰。行。狀。欲。作。遺。書。序。而。遽。騎。其。矣。惜。哉。豐。潤。董。定。嚴。觀。察。榕。守。九。江。府。時。勅。建。濂。溪。書。院。於。廬。山。之。陰。延。調。元為。山。長。讀。遺。書。中。闡。明。易。圖。精。義。與。周。夫。子。圖。說。易。通。合。特。建。餘。山。先生。須。友。堂。于。周。夫。子。祠。側。興。起。後。學。調。元。詩。所。謂。乾。坤。此。舉。萬。古。須友。祠。橋。借。初。終。又。云。餘。山。精。靈。陟。丹。楹。是。也。定。嚴。初。宗。王。學。因。與。之。細讀。遺。書。且。舉。睢。州。湯。文。正。公。答。當。湖。陸。清。獻。公。書。相。證。云。某。少。而。失。學。長。無。師。承。晚。乃。知。朱。子。之。學。切。寔。謹。嚴。語。不。及。孫。徵。君。初。文。正。公。辭。官歸。師。孫。徵。君。夏。峯。于。蘇。門。山。著。論。發。揮。王。學。解。王。門。立。教。之。旨。於。上。三語。特。詳。明。至。為。善。去。惡。是。格。物。一。語。懸。置。無。所。解。作。徵。君。墓。誌。銘。推。尊其。師。宗。傳。益。於。毫。素。晚。年。願。心。契。朱。子。一。歸。醇。正。宜。何。所。取。法。乃。悟。遂欲。效。文。正。公。之。宗。朱。子。作。聖。學。入。門。課。程。為。餘。山。承。學。之。人。矣。仁。和。沈萩。林。司。臬。廷。芳。續。竹。垞。朱。氏。經。義。考。推。先生。選。于。易。學。卓。為。經。師。人。師遂。自。稱。私。淑。門。人。于。山。東。濰。源。書。院。建。朱。子。祠。以。楊。園。稼。書。餘。山。三。先生。從。祀。大。昌。朱。子。之。學。以上。派。先。聖。之。傳。調。元。方。濫。席。濰。源。共。相。鼓。勵。士。莫。不。感。奮。黃。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閱。年。久。而。始。成。調。元。徧。訪。門。人。



故老遲之又久始齋戒泚筆其神怪事悉不錄其質言其實  
朝廷他日徵求儒林耆碩遺跡上之史館俾有據以傳信焉門人桑調  
元謹狀

勞先生史傳卷二八

勞先生史傳卷二八

勞麟書名史浙江餘姚人世爲農麟書少就傳讀書長而躬耕以養父  
母夜則披卷莊誦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  
動纖悉必依于禮購朱子近思錄讀數番立起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  
師在是矣恆自刻責以爲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  
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可不慎哉讀易啟蒙本義及橫圖圓  
圖有疑不能晰輒仰天籲朱子曰子其屬我乎研慮既久觸處洞然其  
論學以爲下學之功始于不妄語不妄動極之至誠無欺手處引接後  
學委曲盡誠備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汝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  
聖賢矣勿自薄也聞者莫不爽然里中販賣者近麟書居不忍貨偽物  
獨兒牧童或折棄短絛毀機率有鬪爭者就麟書質往往置酒求解門  
人桑調元自錢唐來謁論學數日將別送之曰吾齋不過三年恐不復  
相見行矣勉之居三年麟書年五十九其九月語門人汪鑒曰不過今  
月吾將去矣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與少者言所以學已  
而令家人治木飭喪事一遵朱子家禮晦前一夕趣具湯沐浴更衣移  
牀正寢炳燭晏坐如平時旋就寢明晨聞喉中有聲撫之逝矣麟書嘗  
言文王降在帝左右此是實理深山窮谷中有真儒者出縱運世不  
見知其神明亦必在孔子左右無疑也一夕調元夢麟書從一大殿出  
執其手言曰汝釋子踞踞欲適萬里程吾何能釋懷調元驚寤後十年  
入太學瞻大成殿如夢所見調元字伊佐雍正中進士官工部主事引  
疾歸爲人消頹絕俗足跡徧五岳晚年主崇原講席益陽師說刻餘山  
遺書麟書所著也鑒亦餘姚人嘗以父喪自雲南歸至漢川遇大風舟  
且覆鑒馮棺號哭誓以身殉忽風回得泊沙岸乃免眾呼爲汪孝子爲  
人矜尚志節既從麟書學麟書戒之曰英氣客氣也其學以銘之麟書  
之効鑒實左右焉麟書二子長廷斌能食貧居喪不受賻贈後麟書七  
年卒

（勞先生史傳卷二八）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五八

清儒碑傳集卷五十九

張芝玉 納蘭性德 陳汝咸 李堪

永年典史張君芝玉墓表

同里張漢德弟書其父永年典史諱芝玉字蘭生之行治世次因周生淵踵門載幣涕泣再拜而請曰先人葬有日矣願先生錫之言以表於墓則先人死且不朽按狀張君任典史在康熙癸未歲歷七年政歸先是庚午由給事縣庭爲武清楊村驛驛丞凡十五年乃改今官古者館不名驛而名傳實至里人授館膳夫致饗僕人獻饋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皆丞所司也典史元制在漢爲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茲究以起端緒今之人能舉其職亦足多矣而張君之在武清也值山東大饑流者相望境上奉憲檄監賑躬親臨視計口授糧俾均霑上德又自市棺百餘口給死者無使露骸骨不足復施席箔永年蝗爲災縣令俞已請賑矣君曰賑令下饑者久填溝壑請其割已俸施粥以待其厚於仁以濟物斯固職外事也可不謂難乎致政歸後兩地父老朝武當者道由襄陽多致方物云弟芝明芝秀自少異炊而食各爲置田百畝且授之勞焉性節約裳衣疏簾易簪之夕願諸子曰願子孫師吾儉又曰吾自揣生平無大過後世或有昌者爾輩其勉於學以實吾言尋卒幼善星家言嘗曰吾年六十四其不免矣六十二致仕越二年卒如其言云君之先山西弘農人祖有成遷襄因家焉父文斗夫人劉氏繼室劉氏五男子溥治中殤博富川典史夫人出漢太學生德煥拔貢生繼室出孫六永年永寧永康永祚永慶曾孫三景展哭以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卒乾隆六年二月十九日葬於先塋之次嗚呼今之葬其親者競爲非禮之易紛華道路而已而漢兄弟獨乞不腆之詞以圖不朽其先人於百世斯意不可孤也遂次序其生平俾揭於其墓之原

（碑陰）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性德墓誌銘 徐範學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填膺也嗚呼豈眞師友之情乎哉余閱世將老矣從吾遊者亦厭矣如容若之天姿純粹誠見高明學問淹通才力強敏殆未有過之者也天不假之年余固抱喪子之痛而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而出涕也又何以得此於人哉太傅公失其愛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

哭哭已皇皇焉如翼其復者亦豈尋常父子之情耶至尊每爲太傅勸節哀太傅益悲不自勝余聞過相慰則執余手而泣曰惟君知我子惠邀君言以掩諸幽使我子雖死猶生也余笑忍以不文辭願余之知容若自壬子秋榜後始迄今十三四年耳後容若入侍中

禁廷嚴密其言論梗槩有非外臣所得而知者太傅屬痛悼未能殫述則是余之所得而言者其於容若之生平又不過什之二三而已嗚呼

是重可悲也容若姓納蘭氏初官成德後避東宮嫌名改曰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余弟立齋爲祭酒深器重之謂余曰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明年舉順天鄉試余忝主司宴於

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明年會試中式將廷對患寒疾太

傳曰吾子年少其少埃之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歲丙辰應殿試名在二甲賜進士出身開門掃軌蕭然若寒素客或詣者輒避匿

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未幾太傅入秉鈞容若選授三等侍衛出入扈從服勞惟謹

上眷注異於他侍衛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上之幸海子沙河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刺及登東嶽幸

關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賜金牌采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是歲

萬壽節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乾清門應制詩譯御製松賦皆稱旨於是外庭僉言

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孰意其七日不汗死耶容若既得疾

上使中官侍衛及御醫日數輩絡繹至第診治於是上將出關避暑命以疾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

殞上爲之震悼中使賜奠卹典有加焉容若嘗奉使覲校龍諸羌其歿後旬日適諸羌輸款



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以其嘗有勞於是役也。於此亦足以知上所以屬任之者非一日矣。嗚呼。容若之當官任職其事可得而紀者止於是矣。余茲以其孝友忠順之懇勤固結書所不能盡之言。雖若可勞其一二而終莫得而悉焉。可憐也。容若性至孝。太傅嘗偶恙。侍左右衣不解帶。顏色黧黑。及愈乃復。友愛幼弟。弟或出必遣親近僕僕護之。反必往視。以爲常。其在

上前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勞苦。嚴寒執熱。直廬頓次。不敢乞休沐。自幼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善爲詩。尤工於詞。自唐五代以來諸名家詞皆有選本。撰詞韻正略。所著側帽集。後更名飲水集者。皆詞也。好觀北宋之作。不喜南宋諸家。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邁。海內名爲詞者皆歸之。嘗請予所藏宋元明人經解鈔本。捐資授梓。每集爲之序。他論著尚多。其書法摹緒河南臨本。祇帖閣出入於黃庭內景經。當入對殿廷數千言。立就點畫。落紙無一筆非古人者。薦紳以不得上第入詞館爲容若嘆息。及被

恩命引而置之珥貂之列。而後知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別有在也。容若數歲即善騎射。自在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其屬蹕時。珥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他人軒聲相和。閒以意製器。多巧。僂所不能。於書畫評鑒最精。其料事屢中。不肯輕爲人謀。必竭其肺腑。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卽繪小像。做其衣冠。坐客或期許過當。弗應也。余謂之曰。爾何酷類王逸少。容若心獨喜。所論古時人物。嘗言王茂宏蘭閣蘭心術難問。其師德唾面自乾。大無廉恥。其識見多此類。閉書與之言。往往聖賢修身立行。及於民物之大端。前代興亡。理亂所在。未嘗不慨然以思。讀書至今。今家國之故。憂危明盛。持盈守謙。格人先正之遺戒。有動於中。未嘗不形諸色也。嗚呼。豈非大雅之所謂亦世克生者耶。而竟止於斯也。夫豈徒吾黨之不幸哉。君之先世有葉赫之地。自明初內附。中國諱星想達爾漢。君始祖也。六傳至諱養汲。君高祖考也。有子三人。第三子諱金台。什君曾祖考也。女弟爲

太祖高皇帝后生

太宗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舉大事。而葉赫爲明外捍。數遣使諭。不聽。因加兵克葉赫。

金台什死焉。卒以舊恩存其世祀。其次子卽今太傅公之考諱倪廷韓。君祖考也。君太傅之長子。母覺羅氏一品夫人。配盧氏兩廣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興祖之女。贈淑人先君卒。繼室官氏某官某之女。封淑人。男子子二人。福哥。女子子一人。皆幼。君生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年三十有一。君所交游皆一時雋異。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若無錫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宜興陳維崧。慈溪姜宸英。尤所契厚。吳江吳兆鶴。久徙絕塞。君聞其才力。贖而還之。坎軻失職之士。走京師。生館死殯。於資財無所計惜。以故君之喪。哭之者皆出涕。爲哀輓之辭者數十百人。多有生平未識面者。其於余綢繆篤摯。數年之中。殆日以余之休戚爲休戚也。故余之痛尤深。既爲詩以哭之。應太傅之命。而又爲之銘。其葬蓋未有日也。銘曰。天寶生才。蘊崇胚胎。將象賢而奕世也。而新與之年。謂之何哉。使功緒不顯於旂常。德澤不究於黎庶。豈其有物焉爲之災。惟其所樹立。亦足以不死。亦又奚哀。

（碑陰卷三八）

又一等侍衛納蘭君神道碑。維天篤我勳。相之臣神靈和氣。萃于厥家。常開哲嗣。趾美前人。自厥初才子罔不世濟。若伊之有陟巫之有賢。姬於功宗。登于策書。後之名公卿子。發聞能與人家國者。亦往往開出。其或年之有永。有不永。斯造物者之不齊。雖休光美實顯有令聞。足以自壽無窮。而存亡之繫在于有邦。有邦則當吾世。而尤痛我納蘭君。君氏納蘭諱成德。後改性德。字容若。惟君世遠。有代序。常據有葉赫之地。明初內附。爲君始祖星想達爾漢。六傳至君高祖諱養汲。女爲高皇后生。

太宗文皇帝。曾祖諱金台什。祖諱倪廷韓。父今大學士宮傳公也。母覺羅氏。封一品夫人。宮傳公勳高望。銀爲時柱石。而庭訓以義方。君胚胎前光。重休襲。嘉自少小。已傑然見頭角。喜讀書。有堂構志。人皆曰宮傳有子。年十八。九聯舉京兆禮部試。又三年。而當丙辰。

廷對。勁直切劘。累累數千言。一時驚歎。今上知君材。欲引以自近。以二甲久次。選授三等侍衛。再遷至一等。當是時。上方勵精思治。大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欲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其惟

君吉士以重此選也君日侍

上所巡幸無遠必從從人不懈益謹上馬馳獵拓弓作霹靂聲無不中或據鞍占詩應

詔立就白金文綺中衣佩刀名馬香扇上尊御饌之

賜相屬也康熙二十一年秋奉使覲曉龍光道險遠君開行疾抵其界勞苦萬狀卒得其要領還報後峻龍輸款而君已歿

上時出關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重憫其勞也君既以敬慎勤密

當

上意而

上益稔其有文武才且久更明習可屬任嘗親書唐賈至早朝詩賜之

又令賦乾清門應制詩譯

御製松賦

上皆稱善中外咸謂君將不久於宿衛行付以政事以展其中之所欲

施君益自感厲思竭所以報者而不幸遽病病七日遂不起時

上日遣中官侍衛及御醫問所苦命以其狀日再三報親處方藥賜之

未及進而絕

上震悼遣使賜奠恩卹有加屢慰諭宮傳公毋過悲然

上彌思之弗置云嗚呼君其竟死矣而君之志未一竟也君性至孝未

聞明入直必之宮傳夫人所問安否歸晚亦如之煥寒之節履膳之宜

日候視以為常而其志尤在於守身不辱保家亢宗不儘以承顏色娛

口體為孝也侍

禁闥數年進止有常度不失尺寸盛寒暑必自強不敢輒乞滯沐其從

行於南海子西苑沙河西山湯泉尤數嘗西登五臺北陟醫無閭山出

關臨烏喇東南上泰岱過闕里度江淮至姑蘇攬取其山川風物以自

寬廣資博聞而

上有指揮未嘗不在側無幾微毫髮過性周防不與外庭事而于往古

治亂政事沿革興壞民情苦樂吏治清濁人才風俗盛衰消長之際能

指數其所以然而亦不敢易言之窺其志豈無意當世者惟其懷忠

愛之忱蘊蓄其不言之積以俟異日之見庸為我有邦於萬斯年之計

而家亦與其福也君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若戚戚

於富貴而以貧賤為可安者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達官

貴人相接如平常而給分義輸情懷率單寒羈孤伶僚困鬱守志不肯

悅俗之士其翕然趨和者輒謝弗為通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

之乃已以故海內風雅知名之士樂得君為歸藉君以起者甚眾而吳

江吳孝廉兆麟以高才久成絕塞君力贖以還而館之愛重如蓬海之

得幼安與根矩也讀書機速過人輒能舉其要著詩若干卷有開天丰

格頗好為詞愛作長短句跌宕流連以寫其所難言嘗輯全唐詩選詞

韻正略而君有集名側帽飲水者皆詞也工書妙得撥鐙法臨摹飛動

晚乃篤意於經史且欲窺尋性命之學將盡裒輯宋元以來諸儒說經

之書以行世其志蓋日進而未止也嗟夫君於地則親臣即他日之世

臣也使假之年而充斯志也以竟其用譬若登高順風不疾聲速與夫

疎迷新進之臣較其難易夫豈可同日而語昊天不弔百年之喬木其

壤也忽諸斯海內之知與不知者無不摧傷而余獨尤為邦家致惜者

也君卒於康熙乙丑夏五月距其生年三十有一娶盧氏贈淑人兩廣

總督尚書典祖之女繼官氏封淑人某官某之女子二長曰福哥次曰

某女二俱幼始君與余同出學士東海先生之門君之學皆從指授先

生亟歎其才佳其器識之遠歎而哭之憤既為文以誌其藏而願舍人

貞觀姜徵君宸英雅善君復狀而表之矣宮傳公以君之書道余不置

也屬以文其陸上之碑余方悼斯世之失君而非徒哭吾私其敢以荒

落辭輒論著君志之大者如此而系之以銘銘曰

風蕭蕭兮角絕世稀渥渥雲種權奇家之令器邦之基弱年文史貫珠

瑛胸羅星斗翼天垂拜獻昌言白玉墀致身端不藉門資雀弁峨峨吉

士宜

帝簡厥良汝子為周廬陸桓中矩規郎曹竊視足不移手挽繁弱仰月

支錯雜帳帟書與詩率使絕微窮荒氏冰雪戰家不宿馳山川隄塞抵

掌知卒降其王若鞭笞

帝方用嘉足指麾將試以政工允釐歲星執戟亦暫期阿鴻摩天竟長

醉正人元氣身不覺平生苑結何所思要扶義和浴咸池明良長見唐

虞時千秋萬世此志齋埋玉黃泉當語誰泰山臺芒一見之琳瑯金甌

散為詞我今特書表其微荒郊白烟冢離離獨君不朽徵君碑

大理寺少卿陳公汝成墓誌銘 蔡世遠

有學術而後有治功學術陋則治功卑出幸州縣則為俗吏入為卿士

則如贅疣居位愈高刺譏愈大儒者之學小用大用宰一邑與治天下





無二道也。吾師四明陳公以康熙丙子歲由翰林出宰漳浦。調南靖入  
 爲刑部曹。晉臺中。府歷大理寺少卿。奉使秦中。以卒。其孤本醅以書來  
 請銘。世遠受知最深。亦知公最深者。故不敢辭。公諱汝咸。字莘學。號心  
 齋。先世自青州徙家鄞。世有聞人。傳十二世。至怡庭公。諱錫。字介眉。  
 有學行。天下無不知有介眉先生。是時浙東多學者。萬季野以史學名。  
 李杲堂以古文名。介眉先生則以經學名。由康熙乙卯解元。中丙辰進  
 士。歷官編修。生四子。公其次也。公自少穎異。通經史。長侍怡庭公。從黃  
 梨洲先生講經。經已知其要領。嫻文采。氣岸高一世。登戊午賢書。辛未成  
 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知福建漳浦縣。公憤俗吏一切補苴苟且之  
 治。邑多詞訟。胥役攫民錢如囊取。公於小事令鄉族調處。大者用紙皂  
 如期至。剖晰如流。閭閻輕生。因諄諄爭競。食惡草。懸梁服。以破人家。  
 官役因之株及鄉族。公令死者親屬收斂。餘無所問。賦役爲一縣大政。  
 公慨然曰。吾當爲漳浦立百世之利。舊時族有戶長。地丁藉以徵納。強  
 弱有後先之弊。黠者緣爲奸。公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各具親供計。實  
 產自立徵戶。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催。丁亦如之。催科不擾。而國賦蚤  
 完。又念鄉邑民居多。保分有大小。則奸匪易匿。公務有不均之歎。定二  
 家爲一保。畫一平均。至今賴之。延文醅行。潔者爲義學。師月朔望課古  
 今文詩賦。榜其高下。初三十八日。萃一邑之秀於明倫堂。講五經性理。  
 擇諸生輪講。親爲剖要。難歲丁亥。儀封張孝先先生撫閩。開龍溪書院。  
 延九郡名宿。修書講學。邑士被選者九人。儀封公每嘉歎曰。漳浦多士。  
 令君之功也。公又嫉邪教之害。正拒天主教。不使入境。俗有所謂無爲  
 教者。籍教堂四所。改爲育嬰堂。肄業舍。親毀城東淫祀像。鞭之以解眾  
 惑。歲戊子。制撫以南靖難治。調公南靖。浦人扶老攜幼數千人泣送數  
 十里。公揮涕遣之。治靖一年。內擢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遂舞文吏。晉  
 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懲左道捕奸匪。威明大著。上疏陳臺灣事。  
 宜謂臺灣土廣。滋奸往臺。人民宜加盤核。各縣不得輕給一照。鳳山諸  
 羅兩縣宜歸本治。不得聚郡城。換臺兵丁宜嚴頂買。杜日久驕橫之漸。  
 又疏陳沿海萬船非掛號稽查所不能斷絕。商船利走外洋。無礁嶼便查  
 夜兼行。風利帆駛。難攔劫。若從沿邊迂迴掛號。賊遂得截劫於必經之  
 地。至巡哨之船。當以南北風信爲準。不得泛行分汛。又陳弭盜之策。五  
 上覽疏嘉納。至今環海商民每食必念曰。省我掛號一節。陳公力也。五  
 十一年冬。海賊陳尙義遣周錦赴兵部投就撫狀。公在浦時。知此賊係

海中之魁。因摺薦孝廉阮君蔡文等同往撫。至盡山花鳥得之。並招餘  
 黨百餘人而海波靖。以總憲趙公申喬薦晉通政司參議。奉  
 命賞資湖廣綠旗兵丁。事竣由鴻臚寺卿遷大理寺少卿。會陝甘荒歉。  
 上命同工部侍郎常公查勘。行至乾州。見途有殍。抱疾日馳百里。至平  
 涼。出所貯倉穀及鎮原倉米如饑民口數給之。六月二十五日晨興。呼  
 衣被體。瞑目而逝。是時  
 上方注意公。公感知遇。凡所經歷。留心察訪。其使於楚。則以楚擾於苗  
 深入三筭。全口等處。窮苗虐形。勢相施州。衛天樓山。要地。朔當日陸梁  
 情狀。及至秦。下車親詢疾苦。於耕種畜牧地。留心劃記。將以圖久安長  
 治之策。歸報吾  
 君而無負所學也。未竟厥用。享年五十七。以死勤事。天下聞而悲之。公  
 之學從劉念臺人。譜入未嘗榜以道學之名。而修己行政。有本末。戊子  
 冬。世遠侍先君子主教龍溪書院。公貽以書曰。爲學要在力行。求實用。  
 若論派別。則漳浦如高東溪。陳利夫。周翠渠。黃石齋。亦各有宗旨也。世  
 遠心識之。孝友純篤。每念母楊太夫人中年早逝。兄弟多夭。傷言及輒  
 嗚咽流涕。待從兄弟如手足。培植俾各成立。歷世祭產儉薄。而增之  
 好賢獎善。勤懇如不及。遇緩急。悉心力謀之。人見其樂善好施。不知其  
 宦囊蕭然。至今尙未能營一椽也。公令漳浦時。世遠年方十五。試童子  
 隊。未幾補諸生。公課時藝。古文皆第一。以國士遇。我序我詩。文而刊之。  
 己丑。余官翰林。公以次年入補刑曹。相聚都門。重請舊業。世遠隨以省  
 觀。假歸。公竟使秦。以卒。與邑人哭於月湖書院。月湖者。公去任時所構  
 也。今置有祭田。邑人士奉公如生云。公初任漳浦。教授文林郎。五十二  
 年。誥授中憲大夫。娶張氏。有賢行。先公亡。累贈恭人。子一曰本。醅。邑庠  
 生。  
 恩蔭入監讀書。博雅敦修。能世父學。孫男三人。長雍熙。次雍綸。雍縉。孫  
 女一人。將以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山之陽。銘曰。  
 刀筆篋篋。吏之驗。養交持。祿非卿材。我公家學。播九垓。京鮮持斧。有餘  
 恢。未竟厥用。心之摧。魂歸魄藏。天所培。  
 又大理海虞陳公神道碑銘 全編望  
 公姓陳氏。諱汝咸。字莘學。別字梅廬。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  
 某父則翰林怡亭先生錫嘏也。翰林於梨洲爲高弟。而其論格物之學



不甚合故梨洲所作翰林墓銘有微辭然梨洲每屈指門下必首推翰林之篤行公少隨父講學於澄人社中心領神悟多所自得梨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目無流視耳無妄聽和平端整於星緯律曆方輿之說無所不究而尤得力於慎獨之旨驗其功於修己治人之間然公未嘗以道學之名自居成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常座主安溪相公方以講學招來後進同年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最先服膺招公同往公曰梨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濫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究歸於嚴山慎獨之旨乍聽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相公步趨朱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若何也江陰爲之瞿然山知漳浦縣漳浦最健訟胥吏能以一訟破中人產公下車著令凡戶婚田土皆委家督宗親地保議之議成息訟於官其大者酌其地之遠近而定其期被告入應拘者即交原告人呼之被告入問控即具訴訴至即訊不令稽延時日胥吏無所施其奸縣民輕生每以小忿輒服斷腸草及諸毒以自戕奸人因之煽訟公嚴禁之乃倣古法令有罪者貢此草以自贖又捐金募民致草以絕其種俗尚巫民有病昇諸妖師狂祈謬祝費不貲藥食皆卜之食其吉者食而死則曰神所不佑也公開陳曉諭巫風以息其爲漳浦立百世之利尤在編審一事舊例世家有盈數千畝爲一戶者下姓有數十畝爲一戶者每族置戶長地丁籍以徵納強後弱先小頑大黠乃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親供實產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催丁亦如之催科自此不擾以都鄙之民其分保有大小不一則奸匪易匿而公務不均乃定二百家爲一保無所頗焉閭之丁口以明初戶籍爲據有遷居百年而原籍丁糧未除者官吏關移甚苦公援國制令入籍二十年以上者收之遷籍二十年以上者除之各縣皆以爲便又盡清屯產寺產鹽法則漳浦歲額六百餘舊例食鹽與曬鹽者皆得供課不盡歸商也其後派引配賣悉歸於商於是添設四場十六館巡丁四出顆粒盡征給價短額頒發亦愆期公請復舊例有微商銷引之議而大吏難之公曰法即不可更不難行仁於法中即革去場差免認保杜包納寬餘鹽之禁漳浦農商積弊皆爲之肅然一洗公恂恂文弱儒者氣體羸甚視日而行擇地而履顧其在海上方略四出令各鄉練鄉兵日則瞭望夜則巡邏壬午夏有賊黨數百潛伏縣之七星洞公急檄官兵擊之賊遁去已而又聚於丹龜山中公發鄉兵擊之賊遁去已而又聚於平和山中公以計掩其魁會曉賊徒始散已而又以計擒

海中大盜徐容六大頭目之一也公細訊之因并悉五賊巢穴及剿撫機宜請於督撫願身任其事督撫以公書生未敢遽付之兵但以事密問於是聖祖遣大臣自閩入粵即攜徐容以往五賊之中剿撫者四則皆公發縱之功而賞弗及海上自鄭氏騷擾以後不復知有學術公下車見學宮有伽藍祠大駭立毀之東嶽行祠中有淫祀香火甚盛焚其像朔望爲諸生講明經史迦漳之學者自高公東溪陳公利夫周公翠渠而尤表章黃公石齋之學謂其貫義理象數而一之如武庫之無不備乃重修朱子祠之在銅山者而以石齋侑食石齋故有明誠書院爲浮屠所據則理而出之又修朱子祠之在雲霄者與銅山皆賸以祭祀之田自東溪至石齋諸公書皆輯之何公元子有經學購之以示學者莆田鄭奚仲精於易并梓其書當時安溪以朱子之後一人自任欲學者皆尊其學不名他師而公以爲諸儒之躬行各有宗傳旁搜遠紹不徒爲雷同之口縣有無爲教又有天主教公至盡逐之而崇祀明殉難忠臣都御史陳公士奇巡道陳公瓚高尙遺臣御史張公若化長史張公若仲於學宮鄭故大學士錢忠介公墓在古田之黃藥山公清釐其墓田之爲人所據者繪圖以貽其後人不數年漳浦遂成鄒魯之俗公知漳浦六年督撫已交章薦公輒爲部議所格及更一紀尙未調蓋公既以講學不若當於安溪而安溪子弟在家以吏事請託過於閩中公爲安溪主試所得士其子弟益復旁午而前公致書安溪謂公方以講學居釣輔當防閑子弟安溪以是大愠公既無相門之援而選郎索公賂不可得遂共尼之會南靖山賊陸梁大吏以公在漳浦而境內無盜乃調之漳浦父老相率請留於憲府不可得乃相與運糧枵枵薪木橫陳縣門以塞路晨夕守之已而公束裝出父老趨涌而前奪與人之楨而楨之以公還署公乃徒步山給父老曰吾今日飲酒於李秀才家未去也夜半變服呼守城卒開門而去父老及旦而知之追送數十里雨泣而別乃哀公在縣時告約諭條文移輟爲漳浦政略一書梓之又建月湖書院以祀公月湖公所居也其治南靖如漳浦招降歐山通盜有來而復叛者以計擒之大興境內河渠未期內召爲刑部福建司主事繼舞文之吏以正法紀粵邊廣西道御史巡視西城遂白蓮教之在道觀者尋疏言臺灣白糖之利遠及三江兩浙沿海居民多前往者日久不能保無奸人各縣給照不能辨其奸否泉應於出口一驗更無從辨臣在



海上未嘗輕給一照者此也。宜嚴防詰之法。又言駐防營伍例用內地兵。更番迭換。今當及瓜之際。有私相冒製者。名存實亡。恐兵以老而漸驕。宜杜頂替之習。次年開海。賊突燒營。汎船隻。疏言。歹船出海。非掛號所能查。而徒增其害。海上歹民。其始皆坐小船。竊出及出。奪大船而行。則大船之關牌。縣照盡已歸之。原不必掛號也。商船利走大洋。無礁嶼以隔之。風迅帆急。歹船難以攔劫。今以掛號之故。不得不沿澳迂行。於南北風信為準。春夏多南。哨船各聚本汛之南。秋冬多北。即各聚本汛之北。船聚則兵強。風順則船利。若分汛各澳。則力既分。而風或阻。雖見商船被劫。而莫能前矣。又言海賊雖終年波蕩。入冬必返其家。故其既下海之劫掠。當責之巡哨官弁。而未下海之踪跡。當責之本籍縣令。賊能力行各澳保甲。何不可窮治之有。疏上。

聖祖嘉納。溫旨賞賚食物。始有大用公之意。而沿海遂罷掛號之例。商船至今咸感其德。是年海賊陳向義乞降。向義即故盜徐容等六人之一也。前招撫時。獨向義不至。橫行海上者多年。公言。當因其來而亟納之。乃自請行。且荐江西舉人阮蔡文。得旨許攜蔡文等前往。金州衛鐵山之陸城島招撫。陸辭。

聖祖謂公曰。汝乃近御之臣。不可下海。風濤不測。所當懼也。但令蔡文往足矣。又曰。山海關外崎嶇。汝不善騎。當以肩輿往。公感泣謝。蔡文入海。舟果壞。易其副以行。卒撫向義等復命。

聖祖又謂公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公因頓首感泣謝。因為上言。陸城島在登州金山之中。宜撥登州汛兵駐之。其筒子溝。天橋廠亦宜巡哨。又言。金州荒地宜闢。遷通政參議。合有閩中裨將。請改易商船之制。公力爭以為不可。安溪雖不喜公。然不能不主公議也。尋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查駐防士卒。湖北之險峻。莫如施州衛竹溪竹山等處。湖南莫如九澗。永定辰州等處。或以為可調。官代領代給。公不可。由九澗之鎮。草懸風營。至乾州進山。營谷口入楓木坪。皆紅苗界也。公熟視情形。以籌撫苗久安之策。施州登天樓山絕頂。以湖當日伏莽故址。猶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公為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返命還鴻臚寺卿。次年遷副大理。而陝甘以荒告復。奉使出。公之為學。以萬物一體為心。而隨事周詳。以求其中之所安。願素病喘洩。不堪受勞瘁。乃連年萬里。力圖報答。不肯稍自暇逸。其西行也。

聖祖謂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菰菰。土參。朕亦曾嘗之。頗美。可啖也。公頓首謝。入境。野有餓殍。即不復御酒肉。山路甚蹇。下馬徒行。一日而踰九嶺。沿途撫慰飢民。流涕沾襟。甫抵固原。疾動。不以為意。猶日馳百里。凡五日而卒。其地曰海喇都。棺衾皆率略。飢民聚而哭之。是時聖祖方欲用公為甘肅。而公卒矣。公之計至閩。漳浦人聚而哭之。書院南靖人亦聚而哭之。於社。至京。鄭人之在京者。聚而哭之。城西之都亭。而漳浦農商置祀田。以奉公焉。生於順治十五年八月初五日。卒於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娶張氏。贈恭人。子本。隨蔭生。公家庭之孝。謹里黨之任。卹均無間言。而所以待其從弟汝登。尤篤。嘗語之曰。古人大功同財。吾尚與弟在同財之例。所恐者。易世而衰。吾子與若子。功服雖減。而同財之限。可展也。又約以宦成之後。買宅合居。汝登或介紹後輩。以見公。公推弟之愛。以愛之。訖今二十餘年。汝登亦老矣。語及公未嘗不掩面而泣也。方公謝安溪之學。或疑其以師傳之異。不肯苟為授受。及當湖陸清獻公稼書所著。出公亟喜而梓之。當湖亦與梨洲有異同者。乃知公之非墨守也。公之學。未見所止。其見於世者。亦僅僅小試其一。二。斯則可為太息者也。所著有《心齋集》。公之卒也。蔡文勸公世遠志之。汝登與公子本。齋更令予銘其麗性之石。予何敢辭。其銘曰。南雷諸子。大抵早逝。再傳有公。始見行事。亦復不年。勵而小試。東西萬里。弗辭盡瘁。其施未竟。可為長喟。但有棠陰。閩疆蔽沛。

又月湖先生傳。先生姓陳名汝咸。字莘學。號悔廬。浙江鄞縣人。家居月湖之濱。學者因以名之也。父錫。舉乙卯鄉薦。第一。丙辰進士。官翰林。編修。有文名。先生幼聰敏。日讀書。徑寸。年十四。通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里中前輩。以神童目之。二十一。登戊午賢書。辛未。魁禮闈。選翰林庶吉士。丙子夏。出宰漳浦。浦故閩南劇邑也。多詞訟。丁權版籍。歲久混淆。胥役因緣為奸。弊官民胥困焉。先生正己率物。勸民親。遞設紙皂。懲訟師。聽斷明決。莫之能欺。由是公庭肅然。念編審為賦役大政。非精詳整頓。不能使宿弊一清。日夜焦心勞思。躬自核算。編糧均戶。人丁各歸現在之籍。令民自具親供。實計丁口產業。自立徵戶。自封投納。除戶長承管之弊。歲省民二千餘金。均保甲。清屯糧。併寺畝。除根租。行滾單之法。使糧戶自相催納。不用圖差。方舉行時。豪強不便。更胥陰撓。至上官亦為搖惑。勸以勿事紛更。先生毅然不可回條。分樓析三年。而法立弊盡。悉除差役。袖

手胥吏無所施其技民歡樂稱便鼓舞輸將秋冬之交歲賦全完罔有絲毫遺負者濱海習俗輕生詐語小故輒服斷腸草自盡圖賴先生力懲其弊令當刑者掘草根贖罪或出俸錢以市積堂下燬之革相驗花紅夫役飯食不避臭腐周屍上下反覆諦視以手指按雖件作謝弗及也邑多山虎白晝常出攫人捐貲令鄉民多設虎牢復募善射者伏強弩毒矢要之潔誠齋戒城隍相驅除自是虎悉入牢又多為毒矢所殞值歲旱朝夕步禱夜宿壇登梁山絕頂觸龍湫備歷崔嵬紳士行四五十里多不能從先生葛袍芒屨不辭勞瘁甫下山而靈雨四郊霑足人以為精誠所感云丁亥夏霖雨溪流驟漲高及雉堞南郊廬舍為巨浸民皆升屋而號先生力疾登城樓與錢數十緡募船拯救又多為木筏懸賞格每渡一人給錢三十諸生蔡衍鏡黃尚柔皆與錢以助男婦老幼蟻附登城者數千人分糜粥飼之次日復賑以米多方撫恤故民雖災而不害興文教設義學在邑中者一在雲霄銅山杜澤者三延諸生有學者為之師月於初三十八日會邑中士大夫及鄉之俊彥集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繭絲牛毛終日論辯酬答娓娓無倦朔望日課時文二詩古文各一浦人士濟濟奮興文章經濟與海內相角先生之教也大修文廟造祭器樂器俎豆鐘鼓煥然一新雲霄銅山向皆諸生鄉試之資東郊明誠書院故黃石齋先生講學之所禿廬寄寓漸忘其故幾為浮屠窟宅先生撤佛像盡逐僧徒以黃氏子孫主之浦故有教堂四所男女羣聚茹蔬禮佛名曰無為教先生籍其居為公所為育嬰堂西洋天主教流毒至浦將開堂以惑四方之人士先生峻拒之無敢容納有西洋人奉欽差道經浦邑以好言浼先生繼以威挾先生弗顧屬諸上官為先生言先生仍弗顧也城東東嶽廟廊廡立功曹祠旁有鬼卒能作祟邑人無識者香燭酒牲晝夜不絕先生命毀其像隸役皆悚惕不敢前先生怒令鞭而碎之村民信巫禱病者輒昇土木神鳴鑼擊鼓採藥以療先生亦厲禁之有好匪百餘人潛伏七星洞招黨入海發兵追捕遁聚丹蘆山掩擊之走平和山中暨旗集眾謀再至浦先生遣鄉長黃利見密致賊黨林大札啖以重利誘擒巨魁曾睦及其從蔣卿江貴等奸徒悉散復獲海賊徐容等十餘人搜所剽掠白金二千八百八十兩珍珠四十六顆瑪瑙二顆綺紵羅紗千餘疋洋錫洋簪盃竿之類不可勝數始

知海上巨賊有仁義禮智信與六號徐容即信字號賊首也細詢行踪直陳不諱併賊中情形作何剿撫機宜言之甚悉先生以所獲金帛悉歸藩庫因條陳撫捕以靖海氛利商舶請赦徐容以致其餘黨未幾當寧遣大臣巡海招撫諸賊皆歸誠惟禮字號賊目向作海上遊魂耳南靖宵小恣肆督撫大吏僉謂非先生莫能了此交章調幸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願留不可歸取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久之行有日矣民扶老攜幼數萬塞街巷環跪泣曰公母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聞道從北門逸去士民追思不已即於北門構月湖書院塑先生像其中歲時瞻拜靖邑積年連寇多伏深山旋剿旋聚或始撫而復跳梁聞先生至相謂曰此漳浦陳公十三年矣善治盜我輩出沒彼皆知之將安所逃顧其人長者能自詣歸誠必無患也於是前後數月悉受撫先生開示威信皆革面終不為盜願聲大作己丑內召庚寅補刑曹主事辛卯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疏陳臺灣事宜及更定命案條例旨嘉納之除西門外白蓮教訪私離假印偽造貢監照割者徐德孚傳雲生等二十四人皆執赴刑部置之法壬辰秋七月閩海賊焚燒營汛舟楫因之熱河行宮上防海事宜一疏蓋先生在閩日久熟悉海上情形又以商船被劫多由沿海掛號水路屈曲礁嶼錯雜賊船遂得截劫于必經之地而當事皆以掛號稽查為良策商民苦不能自達先生至是始痛切言之沿海數省利賴焉是日在熱河復陳弭盜事宜一疏旨皆嘉納賜克食鹿條魚脯小菜慰勞之是冬海賊陳向義遣周錦赴兵部求撫先生謂向義必係禮字號賊目陳老大當年海賊徐容稱此賊久在海上肆劫今就其求撫請率舉人候選知縣阮蔡文千總王三駱南左其彪等往鐵山鳳城島入海撫之諭旨慰勞以風濤不測但駐鳳城著蔡文等坐船前往不必親自下海復以兵部郎中雅奇為副未幾颶風大作駱南等船飄失無踪蔡文一船飄折大桅先生馳之天橋廠遣舟往會文南等俱至盡山花鳥遇陳尙義并其黨百餘人皆招致詣京師明年春正月擢通政使右參議尋遷左參議夏奉使入楚祭炎帝神農帝舜有虞氏陵及頒賞楚省綠旗兵丁先生自襄行糧不擾地方官一絲一粟入境即頒賞責不忍多擾驛遞隨至隨行湖南山川險峻或請辟遠營汛可謂官代領給發先生艱然曰





《詩集》卷四

李君塋墓誌銘

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投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蹙然長懷，而無從述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繫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還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余時寢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旣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以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剛主卒於雍正某年某月，年七十有口。父諱口口，君母馬氏，生母馬氏，明錦衣衛某官女，明亡家落，歸孝慈，生剛主兄弟。妻某氏，子三人，長習仁，早夭。次習禮，次習口，皆邑庠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曰：「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岐。各從所務，安用詆煢？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閒言。

李子恕谷墓志

李子李孝慈先生之長子也。名崇。嘗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以恕谷名其鄉。而爲號焉。孝慈四十後。元配馬太君有順德而未立子。乃聘易州馬指揮公女爲適。生李子。時力爲聖賢學。敦孝弟。主忠信。崇禮義。廉恥。讀論孟。學庸及朱註。以授李子。同時有顏習叁先生者。崛起近與祁州刁包遠與上蔡張沐辦學。謂世儒躐講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也。且禮樂兵農。聖門經世之撰。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乃易靜坐入定。以習恭。內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攝。讀書猶漢唐訓詁遺習。惟擇經史有用書讀之。餘不盡究。以蹈玩物喪志也。嚴課孝弟。謹信。冠婚喪祭。務遵古禮。日稽禮樂兵農之允。宜今古者。而倡六藝以教來學。於是李子從之。學禮於習叁。學琴於張而素射。騎則學於趙思光。郭金城。書則學於王五公。彭通。數則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其於明德。則立日譏。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勉改。至耄老。愈追念家學。欣然自歎。寡過未能。其於親民。則與習叁嘗商酌教養之具。每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瘳忘編。學政。平書訂。閱史郊視。然惟恐草野之見無當也。

七十病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李子性謹畏。時或肩輿出門。輒竦然曰。我何入斯。而人肩之。坐必躬以謝肩夫。惟恐虛名過情。李安溪。王太倉相國皆擬薦於

當宁。李子懼甚。力辭謝。有來問學者。亦訥訥然不輕實。嚴於取與。少年試一等。當補廩。舊有書公陋規曰。是以賄進也。辭不補。十四王在西陸。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康熙庚午年三十二歲。中順天鄉試。迄戊戌年六十。選通州學正。八月十二到任。時京師沿門染疾。李子亦有中癰之意。不能理事。於十月十八日告病於州刺。詳通永道。轉守道達部。抵來歲四月歸里調攝。少平。前在都。徐少宰秉義。吳都憲涵爲刻大學辦業學規纂。至是。同人爲刻論語學庸傳註及傳註問。又刻易經傳註。學禮小學稽業。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開雕李氏學樂錄於浙。屆雍正六年。年七十。十月朔暈倒。又中前病。病乃絮綿。嘗變而劇。委分乘化。焉期古祀。訖族後學。爰述斯志。蠡縣病叟李崇拜手自識。



校記

①劇：當作「醺」。



清儒

清儒碑傳集

卷六〇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

張克嶷 張雲章 張鵬翮 顧天錫 朱書

呂謙恒 郭彭齡 汪份 黃越 宋至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三晉士大夫語其鄉人立名義而多文者必曰張潮州  
初齋絳人楊黃在並稱其子亦堪亦堪嘗至京師會余  
疾遂觀滄海息足於天津再遊時以俟余瘳既相見僦  
屋閉門手錄余經說及論定子史將行請以小妹妻余  
少子時雍正九年季秋也又十有一年其妹來婦生二  
子矣始進一冊曰吾兄客死江介病中書此遺命俟順  
於舅姑而後出之發之則初齋行略也道與之親迎也  
沃絳間父老多稱初齋實行經學而亦堪所述惟當官  
數事其自庶常改刑部員外郎有獄連執政族人諸司  
莫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爲辭君鉤提  
益急牒問奉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答力請於長官  
宜入告事雖格閱者爲肅然尋出守廣西平樂府獯獷  
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苗酋獲巨盜二人  
斃其一宥其一責以偵緝終君之任盜不敢窺改知潮  
州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聚眾千餘人君聞即日馳至  
其地命吏士速據白葉祁山設疑嚴守而揚軍聲賊不  
敢逼會夜半大風起僞卒二百斫其營呼曰大軍至城  
中鼓譟出兵以助之賊奔祁山要擊斬其渠魁三人眾  
散降巡撫將奏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與大獄株連  
多恐轉生變乃以盜案結潮有大豪戕親迎者於路而  
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微迹而得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銜  
大府命爲之請且曰稍遲緩之當以黃金四百鎰濟致

君家君曰吾官可能獄辭不可更也卒行法或假親王  
命以開礦大府不敢詰君命縛執出龍牌眾色然駭君  
命繫獄以牌申大府情既得立杖殺之丁父憂遂不出  
曰吾性拘癡而歸畏途可復卽乎亦堪朝夕近余凡踰  
年而不自言求表其父其所述皆當官實事不可訖託  
者蓋知余慎於文而難以情假也其別余也曰堪少不  
樂爲時人之學無明師友勤而無所年今五十有四矣  
兄弟三人惟堪也存而皆無子將南浮江湖就二三同  
好謀挈家累以從先生游以北以南庶所學粗有所成  
俟先生之閒一訂先人遺書死不恨矣亦堪以仲冬歸  
次年四月適江西至楊黃在所遂死建昌而其家失火  
累世藏書暨平生集古金石刻近世名賢手蹟古器奇  
石皆燼焉而君及亦堪所述造遂無一存者君諱克嶷  
字偉公先世直隸真定人元末徙居山西聞喜縣之夏  
莊祖諱忻父諱根樸並邑諸生君戊午舉於鄉己未成  
進士妻楊氏子三人長亦良季亦常女七人皆適士族  
粵東許日熾君在潮州所得士也時知絳州閔師門剝  
喪爲亦堪取其親同姓本忠爲嗣閔君側室范氏少寡  
守貞據爲庶母立後之禮取君族弟之子亦安以嗣  
君卒於康熙辛丑六月年七十有六葬於夏莊先兆之  
次江東方苞表

張樸材墓誌銘

君諱雲章字漢瞻號樸材江南嘉定人也。曩者崑山徐司寇好文術以得士爲名。自海內耆舊以及鄉里樸學雍庠才俊有不能致則心恥之而士亦以此附焉。余初至京師所見司寇之客十八九其務進取者多矜文藻馳逐聲氣卽二三老宿亦爭立崖岸相鎮以名。惟君處其閒斂然靜默體恭而氣和。余心異之而君亦暱就余。君始以校勘宋元經解客司寇家其後諸公貴人考訂文史必以相屬。而君嘗就陸稼書先生問學獨陰以名義自砥。方稼書先生爲當路所排君上書崑山相國其後儀封張中丞與江督嚮禮互劾奏謝久未決。君上書安溪相國。在君見謂義不可以苟止而以言之不與爲眾所哈。君在舉場數十年所與比肩游好次第登要津司貢舉每欲引手君輒曲避以是終無所遇。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皇帝詔求巖穴之士九卿公舉九人下江蘇巡撫徵君。君既至而首輔安溪公適告歸事暫寢。華亭王司空承修尙書奏君參校書既成而君淹留逾時眾以爲疑。余閒詰其所以然。君曰假予急功利乃佗僚到今邪。願竊自念生逢

明聖平生所志具上殿劄子欲進見時一自列之耳。既出京會儀封公總督倉場留主潞河書院。又逾年然後

歸。

今皇帝嗣位詔舉孝廉方正江蘇布政使鄂公以君爲舉首。君老不能行再書辭。大江以南遂無列薦者。君內行飭修遭母喪既禫子孫請少進肉泊君固不肯。時年六十矣將終語不及私慨然曰吾生獨君臣義缺命也。夫君父諱某邑庠生母李氏妊君得夢祥以順治戊子九月十四日生卒以雍正丙午七月朔後三日享年七十有九。有樸材集二十卷行世。乙未以後文集若干卷南北史摘要詠南北史詩藏於家。妻李氏與君同庚。姑歿羣叔皆幼撫育有恩以康熙辛丑九月卒葬今寶山縣橫港。君以雍正丁未十二月朔後二日合葬。男四人體方太學生直方未冠好學工書從君卒於京師。余親弔哭靖方業儒。接方康熙丁酉舉人女一人孫四人。銘曰。

斂其容志則強居雖蔽聞既彰身壽耆嗣行昌歸幽墟宜樂康。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清儒碑傳集

卷六〇

大學士謚文端張鵬翮傳

張鵬翮字運青，遂寧人。康熙庚戌進士，選庶常，改刑部主事。歷任禮部郎中，出知兗州府，有廉幹聲。以卓異擢河東鹽道，修復鹽池，釐政大舉。內轉督捕理事，出使倭羅斯。

聖祖器其能，遂由大理少卿巡撫浙江。清漕弊，覈鹽課，建定海縣城垣，學畫精悉。

召爲兵部侍郎，尋督學江南，清節益著。轉都御史，奏請核實陝西籽粒，以去民害。陞刑部尚書，總督兩江，改總河。河淮爲南北運道經絡，而河自汴徐趨淮，歲虞泛溢。

聖祖屢幸河隄，詳究方略。鵬翮抵任，卽條上隄工先後十六事，又請區畫木石級良，嚴定屬員考課，皆報可。躬勘隄工，恪遵

聖祖指示，一切堵塞開濬，動中窾會。清口險要，奉

命開支河于清河東，引黃北匯于淮。其南別築挑水壩，以歸引河。鵬翮復塞洪澤六壩，挽全湖之力，助淮刷黃，而浚雲梯海口，使河身迅流無闕。至是黃淮交匯，深契

府隄。漕艘進口，舊在駱馬湖旁，壅渠名中河，後又改挑新河，淺陋不利行舟。鵬翮相度形勢，參用新舊兩河之半，合爲一河，各建石閘，避黃河百八十里之險，從楊莊新閘出

口，漕運大便。他如通射陽湖，則開鬲溝，瀉淮揚積水，則濬涇兩河，復沐水故道，則修築禹王臺隄址，咸具成績。聖祖南巡駐蹕，慰勞良久，加宮保，仍入爲刑部尚書，轉戶部吏部。山左汶水旱涸，運道中梗，鵬翮奉

命勘視，請疏濬坎河，雞爪諸泉，分注南旺濟運，而于彭口築隄，障沙水入微山湖。

俞允舉行，又往豫省視決河，備陳引沁入運利害，謂地勢西北高而東南窪，若沁從高直下，而黃河躡其後，且叵測。鵬翮諳練河務，諸所建白，不苟隨衆附和。

聖祖每優詔從之。

今上登極，拜內閣大學士，仍兼理吏部尚書事。以馬營決口未堵築復，銜

命至豫相視。鵬翮議并塞詹店四口，黃沁合處有沙灘，應加濬刷，繪圖以進，悉

褒納。鵬翮平生居官清儉，方整有器局。于河工最著聲績。雍行三年卒，年七十七。

上聞軫悼，贈少保，給祭葬如禮。又加祭一次，謚文端。子懋誠，由舉人仕至通政。懋齡，淮安府山安同知。孫勤望，由蔭生現任寧國府知府。

顧貞譽先生墓志銘

蘄州處士顧重光先生年七十有五以康熙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卒。適年其子景星書來請志其墓中之石。先生諱天錫，重光其字，明福建按察司副使諱闕之孫。通判南昌諱大訓之子。其先崑山人，遠祖諱士微，為元進士，總管蘄州路，遂家蘄。六傳至闕，與其兄問皆嘉靖進士，官並藩臬，有顯名。先生挺特喜壯畧，學無專家，初冠，通書禮春秋，著三禮三傳集解，為文露崖崿，光焰當世。聞人鉅公亟歎為奇，益喜自負，試有司益困，輒憤甚。嘗傳粉狂走，挽伶人拍歌，嘯號不自禁。愛茂林大水，載書孤艇，旬日不歸。病下血，輒斗許，久之北遊，為國子生，亟賞於祭酒朱公之俊，積試有聞。太僕卿朱公萬鍾館於海淀之勺園，從游以子弟。轉客天津，講禮河間，保定二郡，著戴儼四卷。是時弟子日進，而天下兵日擾，再試北闈不中，歎曰：難將作矣！盡歸隱。先生喜著書，論經史尤涉意天文歷算醫卜，導引之書，試之往往驗。嘗論明

大統歷刻漏之誤，與西洋歷學失得，縷分髮析，人莫能知。卒亦不用。崇禎戊寅四月，月犯熒惑，大司馬楊公嗣昌以後宮藩鎮為言。先生聞之曰：是占貴臣出，大將死也。楊卒死於寇，如其言。其後流寇渡河，蘄黃間災異疊見。先生課家人負擔環室走，為避亂計。癸未正月，寇屠蘄，而先生家獲全。甲申聞國變，上殉社稷，痛哭不食者二日。嘗著歷代改元考、二十一史評論、五經說等書，修蘄州志。又避兵居澱湖，為隱騷四章，詰曲鬱奧，不忍卒讀。蓋勞人義士之所為，飲泣也。歲饑，嘗辟穀，嚼側柏葉，飲水，鹿裘石几，冠雞羽冠。冬以氈裹腕錄書。養雄雞五七，皆有名目，雞亦不雉。至八九年，聲如老人歎。初鳴即起坐，服氣久之，數歲不復卧，不與人通。著素問靈樞直解。冬病作下血，索冠履危坐曰：吾去矣！童子勿扶。叩齒而逝，頂蒸蒸然熱，逾時明旦俛斂，屈信如生。遺命合以瓦缸，曰：毋棺，毋怛化，毋受弔，莫毋刑牲，毋封，毋樹。今厝於時思園之貞節坊。子一人，即景星，博學能文辭。女二





人通名族。孫男七人，皆幼。先生少失父母，鞠於劉氏姊，嘗以貞節被旌。終身母事之，執其喪甚哀。所著書存者二百二十三卷，藏於家。士大夫汪衡等痛先生學行不為世用，私謚曰貞譽先生，國人以為然。銘曰：知道之將蕪，發憤以著書。知國之將墟，卷跡以全軀。知生之必徂，守靜以致虛。是殆與造物者為徒，而吾儕之區區安知其所如。

施國章撰 《學餘堂文集》卷二〇

朱字綠墓表

余之交未有先於字綠者。康熙丙寅，歸試于皖，先君子攜持以行。儕輩閒籍籍言宿松朱生，因從先君子訪字綠於逆旅，辭氣果不類世俗人。將返金陵，遂定交。字綠父事先君子，而余兄事字綠。是歲，字綠以選貢入太學。海內知名士皆聚于京師，以風華相標置。獨字綠褐衣布履，行行稠人中。時語古文推宋潛虛，語時文推劉無垢。字綠見所業，遂歸，讀書杜溪。及壬午，再至京師，聲譽一日赫然。公卿間二君若為小屈焉。遂連舉甲乙科，入翰林館中。先達皆嚴憚之。歲丙子，余有事故，鄉而字綠適客于皖。丁丑戌寅，歸休于家，而字綠適授經金陵。癸未丙戌，再赴公車，而字綠皆在京師，故平生執友相聚之久且密。未有若字綠者。字綠強記，文章雄健，尤熟于有明遺事，抵掌論述，不遺名地。其客金陵，先君子每不自適，輒曰：為我召朱生。字綠體有臭，夏月尤甚。然每與先君子酣嬉終日，解衣盤薄，余兄弟左右其間，不覺其難近也。始字綠歸自京師，築室其邑之西山，名曰杜溪。將著書以終老焉。其再出也，以家貧多累，又自恃體素強，齒猶未也。雖遲之數年，未為晚，而竟死於歸。既遭疾，半歲中四以書抵余，未嘗不自恨也。字綠諱書，以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京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某鄉某原。子二：長曉，淳樸能家事；次曙，志承其父學。辛卯八月朔日，方苞表。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二

光祿卿呂公墓誌銘

雍正五年冬

詔公卿舉賢才。光祿卿呂公具劄不合儀式

天子夙知公謹慎。年篤老。許以原官歸休。余與公子耀曾爲同年友。而公於余尤志相得。將行。朝夕過從。要言書問。必時通。俄而訃至。則至家之三日。晨興沐浴。飯罷而終。公年四十有一。始舉於鄉。又十有七年。成進士。由翰林改御史。轉給事中。遷鴻臚。大理。至光祿寺卿。所歷必張其職。三主鄉試。再充會試同考官。士論翕然。其爲御史巡城會

南郊。奏以薙草徵役胥吏。因緣病民。又奏夏秋之交。洞庭凝濤。壯猛湖南士赴鄉試。苦遭覆溺。宜分設棘闈。天子皆爲更舊制。公名位非甚盛。而以渾厚方直。爲眾所推。其沒也。凡與交接者。皆曰。薦紳中典刑。又失其一矣。自容城孫徵君講學洪源。湯司空耿詹事名節在天壤。由是中州士大夫多好言理學。而公兄弟則尚質行。以文學知名。公兄少司農坦菴公。與吾亡友崑繩治古文。而旁及於詩。公則以詩名。而兼治古文。余嘗以古文義法繩班史柳文。尙多瑕疵。世士駭詫。雖安溪李文貞不能無疑。惟公篤信焉。公至性過人。喪父母。壹稟禮經。自少至老。未嘗與司農久離。戊戌春。司農罷歸。次年五月。公忽搏膺而呼曰。不得與兄見矣。數日訃果至。司農

之歸也。思公爲樂府一章。時命耀曾之子肅高相和而歌。歌竟而哭。厥後公展視。輒掩涕吞聲。耀曾乃竊而藏之。公貌端嚴。生平坐立無偏倚。讀書青要山。凡數十年。所居特室。臨牕設几。坐下二足跡深寸許。幾穿其磚。呂氏繫出宋丞相文穆公第六子居簡。其後自洪洞遷新安。至明季。大司馬忠節公始光顯。自是五世衣冠甚盛。家法爲士大夫宗。耀曾嘗臥病內寢。余入視。帷帳茵褥。爲寒士所不堪。肅高捧盤承飲而進。叩之。則已舉於鄉矣。雖呂氏家法。抑亦公之身教也。余許序公青要集。久而未就。公欲爲古詩數章贈余。曰。吾歸以詩來。則子之序毋更遲之。又久矣。肅高告終。稱公在途諄諄及此。耀曾至自西川。來乞銘。余於公既負諾責矣。今忍不銘。公諱謙恆。字潤樵。以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孝慈莊。年七十有六。考諱兆琳。福建道監察御史。以司農贈都察院僉都御史。妣王氏。孟津王文安公女。勅封孀人。

諱贈恭人。妻王氏。太常寺少卿諱無咎女。文安公女孫子三人。承曾。雍正甲辰舉人。揀選知縣。光曾。康熙戊子舉人。陳畱縣儒學教諭。耀曾。康熙丙戌科進士。四川按察使。孫五人。女孫九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其世系具忠節公傳誌。故不著。銘曰。

望其貌而心可知。敦於行而文副之。祖德克儀。以爲世裔師。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郭商山先生墓誌銘

康熙壬寅六月日。商山先生卒。先生嘗以先集屬同年友金壇王步青為之序。已又出授經圖。使記之。今年。步青館於揚。知先生志行愈悉。卒之日。哭諸寢門。既發喪。先生故以有道而文。為四方士師表。秋八月。遠近會弔千餘人。步青囊事訖。孤子涵。泓抱其叔父引年君狀泣而言。吾父生之日曰。先生知我。病且亟。猶謂好先生之文。今卜葬有日。涵等敢乞銘。嗚呼。余忍弗銘。先生諱彭齡。姓郭氏。其先太原人。自南宋始遷揚。元明代有賢達。越自瞻公諱光。以明經應康熙戊午廷試。授司訓。是為先生父。公五子。先生其仲也。伯延齡。香山。叔鶴齡。縵山。季九齡。乾山。為先生狀者。引年名嗣齡。乃乾山之兄。然故嘗出繼。而叔季皆先生卒。老年相依者。獨有伯兄。而先生卒之前一年。則香山亦卒。先生仁孝性生。篤於友愛。幼喪母。哀毀逾節。事父能得其歡心。比侍疾。在視飲食寒煖之節。

十餘年不少懈。喪葬惟力所竭。不以貽兄弟憂。父既歿。事兄如事父。撫叔季之遺孤。俾之成立。先生制行之大節如是。初。自瞻公丁啟。積之末。文體蕪雜。公起而廓清之。先生少有遠志。稟承膝下。不事聲華。故公五子並擅文名。而先生之文正大爾雅。得於家學者尤深。歲丁巳。入郡庠。試於學。使者輒撫卷曰。國士。國士。乙酉貢成均。甲午魁南省。是時先生年六十有一矣。座主宮詹梅公。今侍御湯公。嘗語人曰。吾榜故多知名。然皆報實並茂。吾為屈指。必先郭某矣。蓋先生故久聞京國。自少為諸生。祭酒所經口講指畫。往往撥科名如反掌。而先生顧老而後遇。今編修方君。覲視學蜀中。猶稟師訓。從萬里外手書報政。先生嘗以視余。歎方君之克廣其教思。自餘師資所承。標名為證者。不可勝舉也。然先生未嘗自意。手先集一編。昔年攜之京邸。授余叙曰。此某等所幸。荷先業。友教士夫者。君為我一言。再拜。潛潛出涕。其既舉於鄉而試南宮也。三試三黜。先是。先生以明經應京兆試。歲在戊子。長子涵適以壬午副車官教習。試京兆。涵年少。

有盛名、諸公貴人有欲為先生父子地、鉤致之。先生父子皆不應、皆誦。越十年、次子泓中丁酉賢書、亦偕先生試南宮。泓為高才生已久、父子名動京師尤甚。而先生年既老、門下一再傳之士已多、達人、居翰苑、故所至率以先生長者自處、諸貴要亦莫敢鉤致之。既試、父子亦皆誦。論者謂先生之不過、不獨以數奇、先生弗善也。初娶駱、繼娶王。涵駱出、泓王出也。王孺人有懿行、嘗委曲以成先生之孝友、撫涵一如泓。老而見其夫及二子之並列科名也、曰：是吾舅種德、續學之報。先生曰：賢哉婦也。飲水知源。已亥二月卒。先生痛之。先生體故羸、神明絕勝。自孺人即世、漸衰、然猶強自攝。至辛丑下第南還、遭伯兄之喪、悲傷成疾、哀羸日甚矣。是年秋杪、余來揚、香山卒已三月。先生見余、猶涕泣不能出言已。又指其叔季之遺孤謂余曰：是皆十歲失所怙、余謹覆翼之。今季之子沆幸食餼、屢冠一軍、粗有立、浚猶困童子試。此與君家耘渠同、選貢成均、吾弟緱山之子、幸為我教之。言已復泣。蓋是時去乾山之沒已二十餘年、緱山亦歿已十年。

所矣。家本貧、遇周親緩急、必相事力扶之、至有賴以保全節行者。諸凡隱德、先生所不欲言、涵泓不忍言、余亦不能言也。自世之相士者、動以標榜矯飾為賢、而國論不及乎閭閻之隱。邗江尤南北都會、士多俊偉、俗尚輕揚。先生以篤行君子、屹然當中流一柱、四方人士爭以文知先生者、余嘗謂之目皮相也。與人外和內狷、寒暖接其警、欬如坐春風、有不可雖貴遊輒義形於色。交朋友不為翕翕然、久而愈親、不以遠近異。嘗自謂吾平生交好數人、落落布天下。教弟子、必盡其誠、文有不工、必自為之式、不淹尋立就。成名高策、私為枕中秘、大小試無不售者。所著印山堂行稿、芝堂詩集、易義、環山樓選已行世。其未及行者、大易合纂、毛詩約旨、春秋四傳合編、四書人物類考、通鑑纂要、史記彙評、兩漢文集及自著傳記、叙論、碑銘、詩詞如千卷藏於家。先生治經尤邃於易、為古文原本史漢、而神似歐陽。詩不常為、為輒工、蓋風雅其天性也。不為標榜自見、故能盡知先生之文者亦少。既屢誦春官、然志在顯揚、壯心故未已。今春病少間、



猶語余曰、吾父以績學老於明經、吾兄弟亦多以明經有穀、皆齋志歿。引年成進士、則已爲伯父後。今吾病且愈、甲辰吾年七十一、猶當與君等南宮一戰也。當是時、先生色飛神動。卒之前一夕、念二子百計營復藥侍眠食、日夜不得寧者數月、甚勞苦、爲筆畫身後事甚悉。顧視房中妾少無子、呼其母使歸之。古所云亂命、無有也。時余往視榻前、徐徐舉手曰、與君別矣、吾了無遺憾。吾與君好、願時時勗二子、無忘授經志也。余對曰、兩嗣君皆公輔器、先生勿復憂。明日遂卒、享年六十九。蓋生於順治甲午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揚之水泱泱、平山之木摩蒼蒼。繫鴻文之矗立、維懿行之流芳。乘白雲兮遠逝、臨風恍兮回翔。樂哉斯邱兮、其歸其藏。有穀兮詒孫子、靈昭昭兮莫之敢傷。嗚呼、千秋萬世、徵余銘兮、孰諒余情之苑結而難忘。

王步青撰《已山先生文集》卷八

汪武曹墓表

君姓汪氏、諱份、字武曹、長洲人也。康熙丁卯、戊辰間、吳中以文學知名者、君與常孰陶元淳子師、同邑何焯、鮑瞻皆與余遊。當是時、崑山徐司寇、常熟翁司成、方收召後進、其所善名、稱立起、舉甲乙科第如持券。然三君皆吳人、素遊其門、而自矜持、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蓋其曹、不與館選。君及鮑瞻屢贖于舉場、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後鮑瞻交絕於二家、而徐尤甚。至辯訟於大府、子師與翁亦忤、惟君無違言。君容氣靜以和、而性實忼直。遊太學時、嘗與益都趙贊善執信會廣坐中。趙年少、志得、負名稱、傲倪一世。自公卿以下皆畏其口。坐人或爲所陵、不能堪。君忽憤發、面斥數罵。趙雖交訐、而氣實爲之奪。平生遇要人、常避遠、而時出正議、以繩公卿。負民譽者、用此薦紳士類頗隱憚之。余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虞山、錢受之、嘗私語君、其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子師聞而規余、鮑瞻爭之、強辯之數、惟君亦弗心愜也。既老、乃曰、吾今而知子非過言。君與余相知爲深、而合聚亦最久。疾既困、執余手而言曰、吾夙與子期、孰後死爲誌其墓。吾今先子矣。君喪既歸、其子未以葬告。余衰疾多事、忽忽踰十年。會故人子朱華金請表其父墓、甚力。顧義不得先於君、乃述君行身之大略而志前言、以授其弟之子速芳。



而歸其子。君所訂四書大全及唐宋八家古文明以來時文行於世。晚歲辨春秋書爵非褒。書人非貶。爲書三卷。義多儒先所未發。又爲河防考十卷。破時子不在側。以付弟士鉉。而士鉉尋卒。叩其家無聞焉。他年二書若出。學者宜知爲君作。君已卯舉于鄉。癸未成進士。館選以繼母憂歸。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散館。授編修。甲午。主廣東鄉試。辛丑冬。奉命提督雲南學政。未之官。竟卒。享年六十有七。父諱元綱。陝西鞏昌府同知。母申氏。繼母湯氏。弟侃。壬午舉人。士鉉。丁丑會試第一。皆以君故知名。妻嵇氏。子坤。早卒。培。國學生。以某年月日葬鄧尉山某原。雍正十年三月。桐城方苞表。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二

### 黃際飛墓表

君姓黃氏。諱越。字際飛。江甯府上元人也。未入庠序。卽爲督學使者所知名。稱壓其長老。或相詆。嬉曰。吾姻也。是棄人子。父母皆嚴急。小失意。榜笈數十。其授徒客游。所獲一錢。不得隨身。妻子凍餒。虛名何益。余因是。心賤詆之者。而甚重際飛。始際飛所與游。或非人。余嘗於二三君子前面詰之曰。君何所爲。而與夫人交。如白沙之在泥矣。忌者緣此。益增飾交構其間。而際飛遇余益敬。以和。遂閉特室。潛心宋五子書。而以餘力評選制舉之文。盛行於時。自入

國朝。排纂四書義疏。紬繹先儒之緒論。爲世所稱者。僅三數家。而際飛其一焉。余與際飛中歲各奔走四方。會聚日稀。及余遭難。出刑部獄。里中舊好官京師者。惟際飛一人。無幾何。際飛告歸。余惘惘然也。際飛諸弟皆不事詩書。少時或有違言。際飛一待以誠。其歸也。出裝齋井微。薦舊逵推子弟妹。而獨行郊野。求上祖邱隴。悉得其微。而封樹焉。雅好地理書。嘗過先兄墓下。曰。陰旒已盈壙矣。探之果然。雍正二年。余得請歸葬。際飛爲余行營風雪中。并日夜而不爲疲。閒語余曰。吾與子皆老矣。念此生。苟不爲海內士君子所遺棄。而無恨於吾身。惟子直諒之功。茲所以報也。際飛之歿也。已勒誌銘。歷其實行。文學。科名。職事。世繫。戚屬。生卒。葬地。詳矣。而子白



清儒

儒碑傳集

卷六〇

麟復固以表請。感念平生離合之迹，始終之義，乃著其所獨知于際飛者，而繫其後曰：墓之有誌，以納于墳，義主于識其人之實，其道宜一而已。唐柳宗元以哀其姊而貳之，非古也。外碑之表，依表之者以重。緣孝子之心，所以光揚其親者，不一而足，則受其請者各以其意爲之可也。余既爲表以歸白麟，因發斯義，使後之人有則焉。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

宋山言墓表

君諱至，字山言，河南商邱人。吏部尚書諱肇之子也。尚書負詩名，所交皆一時名輩。君五六歲，客至，輒振衣趨坐側，聽長者言論。成童後，所游從皆父行，遂繼以詩名。而困於舉場餘二十年。自長洲韓公以文學爲海內宗，攀士壇坫，莫盛于吳中。而尚書開府江蘇，尤體貌文士。方是時，吳中知名士汪份、武曹、張大受、日容、吳士玉、荆山數輩皆家居，生徒各數十百人。天下士以文術自命者，過吳中，必進謁尚書，而退從諸君子游。會君親省，則吳中文士之會君，必與焉。而韓公長子祖語亦家居，凡眾會，一公子所在，鄉之者如環。康熙己卯，余與武曹祖語舉于鄉，而祖語之弟祖昭與君舉京兆。余赴禮部試，始見君于韓公所。韓公賓燕，數與君與焉。君接朋齒皆肅以和，而於余及武曹尤若所嚴憚者。自尚書內召，吳

中諸君子宦學各分散，而韓公尋卒，尚書亦告歸。天下士之過吳中，至京師者，皆漠然無所向。及余難後，則曩時游好畱京師及家居而尚存者，十不二三矣。君既歿八年，其子華金持狀及緯蕭堂詩請表碣。按其狀，首載君遺命，毋求誌銘。發其詩，余與武曹無見焉。而卽境卽事，雖碌碌者必曰其人用此見君與人之厚，出言之誠，而與世士之務爲聲華者異矣。君守官事親，動合禮度，狀所載甚具，而皆人事之常也。其詩久行于世，故概弗敘論。而備述數十年中朋游盛衰離合之迹，以志余悲。而君之爲人，卽是可想見矣。君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入

武英殿，纂修佩文韻府，散館，授編修。辛卯，主貴州鄉試。壬辰，督學浙江。丁尚書憂，服闋，遂家居，日與親故酣嬉。泉石間，卒於雍正三年十月，享年七十。安人劉氏有賢行，善治家，後君四年卒。君以雍正五年三月葬尚書兆域。劉安人以七年十二月祔。華金，辛丑進士，候選主事。女一，適士人。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

校記

① 雍行：當作「雍正」。



清儒

碑傳集 卷六〇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一

王心敬 王沛懷 范毓麟 邵齊燾

汪士鋐 李寅 高不騫

王徵君先生心敬傳劉清芝  
王徵君心敬字爾緝其先河南太康人元初有仕西安者因家高陵至元末避寇終南乃家於鄂數傳至中悅公折值明季流寇之亂以護母三受賊刃孝行最著是為心敬之父母李氏生子一即心敬甫十歲而析沒生理窘艱李撫遺孤午夜紡績心敬就鐙檠誦雜鳴始罷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旋食餼文名噪甚科第可及契至李願弗樂也曰人生要當頂天立地功名過眼花汝苟能為聖賢一流人吾即死亦有顏見汝父地下言已淚落如注心敬感母教即脫諸生籍不應學使者試徒步往從盤屋李二曲先生容遊躬煮糜以食而受學焉自六經語孟以究極根底如是者十年功力既專造詣益遠其初遊二曲也即知此心出入存亡之機時體認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於凡前儒言主敬存誠反觀內照之方及二氏止觀胎息之術無不歷試靜坐凝神若癡若迷久之豁然有會乃知吾性本來無欲之體貫徹動靜而喜怒哀樂未發時何處有欲人能握其機以還本性其又何動之非靜耶故知性為人心道心危微之介即人品事功純王維翰之關高言之非有識仁明善之功盡性至命之學未易符合近取之一返照即是矣其序二曲集云聖學至有明門戶弊興重慎悟或以力行為徇跡講實踐或以真知為溺空東林調停其間而於姚江沒其探本窮源之功亦非公是二曲先生獨契聖真一洗前此門戶拘方之陋而以兼採眾長為歸謂真知實行本體功夫不可偏廢博文約禮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濂洛關河會姚涇不相悖而反相為用聖學自是始會歸於孔孟矣此其平生授受於師門者亦其學術之大指也自是聲聞茂著四方學士爭識其面乞先大夫札邀至黔主陽明龍岡書院儀封張孝先公伯行撫閩邀主紫陽書院皆以母老辭未幾實齋公移撫湖北將修江漢書院復敦迂之欲備輶輿並請太夫人觀楚中山水而徵君得隨侍為久居之計太夫人曰古大臣好士何以加此豈可拒耶乃命允其聘至則中丞隆以賓師登堂講說器宇溫謫音吐洪暢諸生雲會辨難互起依方答酬皆先儒所未發人人厭服今所傳江漢講義是也談者謂中丞好善徵君

忘勢而江漢書院一堂講授何減鹿洞鸞湖洵本朝百年以來盛事也孝先公移節撫吳則太夫人已前沒富平令李仲德承中丞命申前請徵君遂赴蘇蘇守陳近於虎邱中丞首言學術之壞壞於陸王援儒入禪當損棄之一歸紫陽徵君謂全體大用同條共貫原無偏頗稍執一即害道伊川紫陽道問學之意重象山陽明尊德性之旨多高明沈潛不同故從入異途要其望道而歸視心為主則一也又論高忠憲心無一事謂敬之說中丞謂有戾主一無適之旨徵君謂只此本無一物之心時時提之令醒即謂之敬主一無適乃形容其功夫耳持論迄未合終不肯依違其篤於自信又如此徵君志趣高邁少慕王文中之為人讀其書至行道以周公為期明道以孟子為期慨然動懷謂吾儒立身矢志必當如此也雖泥跡閉關窮探聖微湖督額公倫特以山林隱逸薦相國朱公斌以纂修明史薦有召下徵矣皆辭不赴然於斯世斯民則耿耿於心不能忘每聞朝廷用一賢施一善輒鼓舞懷忭為國家慶長子功季勛以薦引見兩蒙世宗憲皇帝垂問殷殷徵君感激涕零又以衰殘餘年不獲獻太平策於殿陛時時自愧憤其生平經世謀猷略見於交際書疏筆札間康熙己巳庚午連歲早減上命兩部堂分賑山陝徵君齋沐草救荒事宜十條上之當事廣甯金廷襄為鄂令問政徵君陳綱疏目皆切實用廷襄授梓以當書紳曰忠告篇甘撫岳公拜問撫甘之宜海甯陳公世倌奉命祭華嶽過其廬問陝西長運邊糧之事盧公詢奉詔賑陝遣那光祿問賑荒急務相國朱公頤奉勅事至陝遣使商社谷水利事宜陝撫崔公紀數數札詢水利荒政湖督額公倫特署陝西將軍篆恢復拉藏遣使詢萬全之策凡國計民生以及邊疆武備事宜有詢輒答娓娓數千百言皆中肯要所謂坐而言起而即可見之行者也未以身試耳子功任湖南勛任粵西徵君於臨沒之前五月手書訓子帖一帙及評漢循吏傳一卷寄兩子曰吾家世受國恩兩先人俱邀旌典吾以布衣荷蒙兩朝徵召恭遇



覃思復封敕高深何以報願兒等實心實政本勿欺以報効朝廷此吾平生未竟志也嗚呼其負經濟略愴愴不忘用世之意於此益可見矣越明年乾隆戊午卒年八十有三徵君自遊二曲後益大肆力於四部書覃思研索多所悟入讀易有豐川易說十卷謂六十四卦皆象以君子三百八十四爻盡君子經歷順逆吉凶之象外君子而言易則易為獨狗木偶舍易以言君子君子亦成遂條疏施蓋易之為道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神明存乎其人默成存乎德行神明變化之書亦切近平實之理不可泥於象數亦不得泥於錯綜王輔嗣陟於元言不合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之旨紫陽兼言卜筮亦非所語於易道崇德廣業宗傳也讀詩有豐川詩說若干卷謂三百篇以毛詩為長故於三雅三頌悉本京山解於二風則獨以己意參之讀尚書有尚書質疑謂若稽古帝堯一句乃夫子刪書斷自唐虞發端本辭以下四十八字乃夫子總括唐帝德業據其綱要之語首明二帝三王之道法次述夫子刪書本旨次辨古今文之真偽其計八卷讀禮記有禮記彙編其上編首列夫子論禮之言為聖訓拾遺而以古本大學及中庸與凡曾子之言諸子之言並樂記附焉中編搜括記中所載禮之大體與細節今可行者為諸儒紀要而以月令王制及記中所載嘉言善行附之下編為紀錄雜聞乃一切違時乖宜者其成八卷讀春秋謂文仲子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論為是今欲明經旨必依孟子發明春秋大義於是取本經原旨為註曰原經其四卷其於本經盡削事實之故經文訛遠太甚之由與春秋比事屬詞之教旨之鑿鑿至於四傳謂其附會穿鑿殊乖經旨大率其諸辨釋皆窮年涵濡而獨會於心者苟有未安即儒先之說亦不肯苟同恐蹈葉叔假器為用之戒也其豐川全集八十六卷二曲先生歷年紀略附湖督額公刻於江漢書院者又有關學彙編文獻攬要又彙原聖原學原人之說與備邊積貯其為三編其雜著述未經編次尚盈篋笥閒徵君豐碩廣額美鬚髮晏居獨處終日儼然無情容及與人接則溫溫而學焉者翕然從之不憚百舍來受業隨人問答訓迪諄諄內外殫盡少而孤事奉母至孝母教嚴肅嘗以張陸陳鄭十世同居訓子孫以故服屬細麻尚合釜食徵君嘗語余吾家小大七十六口皆以耕而食紡而衣吾年已五十衣無寸帛又述其母夫人之言曰自吾年十四為汝家婦操井臼躬蠶織服勤習儉乃有今日余是以不敢侈也而尤篤於分義外家李氏明季為流寇屠戮長幼皆席斂已六

十年矣徵君曰我外祖父母無子嗣獨產我母一人至今未獲棺殮吾母安乎乃具三棺殮外祖之從兄弟及姪歸葬李氏塋而以二棺殮外祖母父母移葬北郭曰吾得春秋墓祭以慰吾母也二曲先生之喪以義制服經紀其葬事然後反自是乃知師弟子之誼云徵君年八十老矣神明尚不衰自箴有曰守身若處子護心如護鏡一念不敢自即於偏一行不忍稍戾於正望道而趨慎守顏氏不違復孟子求放心之良方而終於對治其病則其所養可知矣以鄂為豐水所出號豐川學者因稱豐川先生子三功常甯縣知縣就潯州府知府政俱有聲勲太學生其次也以勳貴

詔封中憲大夫

史官曰乾隆己未冬殘余閱徵君喪為位而哭與家準擬作哀詩書幅方竟而二子功勳乃以奔喪過余舍徵君為華嶽謨古今孝友傳序末自識乾隆三年三月三日數小字未十日而沒若預知斯文為絕筆者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非耶徵君五過襄皆主余家以余先大夫與二曲先生為昆弟交執子弟禮甚恭余因兄事徵君徵君亦以弟畜余三歲月前曾以志伊希顏愛日惜陰八字規我伊之自任為蒼生也顏之四物檢身也曰愛日惜陰玩時也其助勉意良殷乃今巖毛種種蹉跎歲月愆尤叢集於世曾無裨補追憶昔語余用是愧公今歲庚申兩子功勳以余為若翁老友不遠千里致狀及碑來乞傳遂括其梗概揮老淚而為之一以不忘吾友一以答諸郎勤懇孝思也

《碑傳集》卷三九

吏部右侍郎加都察院左都御史瑯琊王公沛恒墓表 李嶽

國家重熙累洽之時必有魁艾耆德之臣出重於朝寧歸華於閭里始終之節飭哀榮之典備穹碑廣隄照耀流芳世瞻喬木鄉崇社祀衣纓款款施倪感涕其藎藎設施具有根柢匪倖而致也雍正十年二月初二日故吏部右侍郎加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諸城王公卒於家遺疏上

聞賜祭葬如典禮以其年十二月初七日葬所居相州鎮高直村先壠之後原鉅公鴻生述德揚休銘誅相屬諸孤按察使棠暨弟繁復屬余表公庸伐於墓道公諱沛恒字汝存名讀書之室曰念菴因以為號會王父贈貴州按察使諱允升王父諸生諱恢基考由進士任廣東西甯知縣行取部主事諱鉞自孝以上二世並以公過覃恩贈通政司通政



使世有厚德、人稱老實王家公。生而英偉，與伯兄中允沛思、季弟職方沛恂並以文章振聲相繼取科第。公尤沈摯學務經世。出賑秦荒，乃丞漳海，屢斷疑獄，信枉罪，督治海舟，規小測大，棄私從公，悉前弊，民以和會。時海氛既靖，裁兵議起，介胃皇皇，亡伍是基。公進說，缺勿補，罷乃休，需以歲時，不震不誠，大吏奇之。遂兼攝興化、泉州、建甯三府事。地廣政煩，益顯厥才，益彰厥聞。與泉七州田籍，近素累守，莫釐乃。由老胥治書於獄，曰：田清乃歸。又號於眾，自發者直後至，則尤民恐獻情，胥冊亦治。尋以憂去。三年，補任雲南臨安，薦知浙江溫州府，首禁海埠，捐丈斥鹵，民困以蘇。商亦大裕，居二歲，復以薦遷四川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鹽法病民，土苗煽亂，公單騎赴部，黜商撫民，徒黨立散。若浮埃風掃春冰，日判聲聞于天有。詔廷見，遂遷貴州按察使。民愚拜斗，實繁有徒，仇者惡之，曰：是藏袁進將為亂謀。袁進者，河南姦民在通者也。巡撫恐發兵往捕，公獨曰：吁，袁進就拘邸報具存，是焉可誣。乃得釋不誅。旋遷廣西布政使，治法益修，以養以教，民莫是求。今天子嗣統，選賢與能，公首內召，授太常寺卿。逾月，遷通政使，巡倉粵西，職獄兩浙，並稱。詔旨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晉吏部右侍郎，奉命往稽山東司庫，許過家省視，墓里人榮之。還朝，恩注禮遇，華廡時年七十有二矣。嘗因啟事，特詔與大學士陽城田公並不踞立侍，蓋異數也。履滿思謙，受寵益思，乃引年乞歸，還清反素。九重加恩，許遂其初，晉以崇階，俾長憲府。陛辭之日，賜予便蕃，眷明祖錢都人聚觀，公卿太息，孰知公有始有卒，節全名完者乎。既歸五載，然後告終。先一月，聖主御書詩幅及偶句以賜，公不及見。然天章燦爛，下逮閒居三壽，知與不知，歎為希有。公天資忠實，尤敦孝友，歷官萬里，奉親遺像，未嘗少離。兄弟怡怡，既喪彌摯。仲兄上舍沛懌，負才早世，公得二品廕官，不私續似以庶兄子。至於睦鄰任恤，戴仁抱義，惠周三黨，有加無已。歲餘輒發廩用救族戚，詩戒子弟傳為家法。俾世濟其美，是以棄賓客之日，罷歌輟相，巷哭市慨，素衣冠相弔，殆以千計。嗚呼盛矣，豈非出則重於

朝宇，歸則華於閭里者哉。厥配既固，端良淑嫗，子姓並賢，惟肖善繼。既詳於年譜，系於幽誌，不復贅焉。表其大者如右，系以誄曰：嗚呼王受氏有嫺，丕冒寰宇，故國尤滋。五世八世，昔契元龜，繼公海表，舊德有輝。出任旬宣，入當倚毗，既榮既哀，嶽峙星垂。豈伊邁跡，世德是求。保我後生，堂則有基，子子孫孫，繼茲繩茲。千秋旦暮，視此豐碑。壽

（壽考卷三）

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卿銜范府君毓麟墓表 汪由敦

士大夫當國家清晏，各出其智能材，謂求効用當世，其顯焉者，許謨廟堂布列有位，下至奔走一官一職，外而折衝禦侮，闕一人則一職不舉，此世所共知也。其得未班祿，未受奮竭才力而深有所裨於國家緩急之用，非表著其功，伐人未之知也。輪輻輳輻，一不具則無以勝重載，帆檣棹楫，一不利則無以涉大川。天下之大，國家庶事之煩且曠，其所需于用，豈渺聞淺見者意度所能及哉。若介休范府君之屬，其功次可最也。范氏自至剛者，明初自介休徙居張原村，七傳而至府君祖肖山公。家大起，市易邊城，以信義著。國朝定鼎，初召至京師，授以職力，辭。因命主貿易事，賜產張家口，為世業，歲輸皮幣入內府。子德淵繼之，中歲感疾歸。府君代其事，府君諱毓麟，字芝巖，德淵公第三子也。以府君弟毓麟，貴祖考並贈封中大夫，祖妣鄧氏、牛氏、妣任氏、繼妣任氏並贈封太淑人。又以府君弟毓麟，貴曾祖考諱明公暨祖考並贈騎將軍，曾祖妣張氏暨祖妣並贈封太夫人。府君生而穎異，性篤孝。既長，卓犖環偉，忠實能任事。承祖父遺業，曉邊地阨塞險易，蒙古諸部長往往知府君名，謂府君魁傑才也。親族內外藉府君衣食者數十百輩。府君一見悉知其人才具短長，敏銳程才而授之事，事無不舉。燕楚交廣，諸大都會多所置辦，從府君口授指畫，雖身其地者弗能易。察虛實數千里外無遁情，生平坦肝，屬示人人樂為用。其能集事多類此。康熙丙子丁丑間，聖祖仁皇帝有事準噶爾，官軍餉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且或後期，苦不繼。辛丑西征，官運視前值為準，府君熟籌之曰：三之一足矣。遂以家財運饑萬石，瞻察漢安爾軍費一如所計。刻期至，無後者。雍正五年，世宗憲皇帝討策凌，師出西北兩路，籌饑孔亟，怡賢親王知府君前運



餉有成效以府君名薦立

報可府君感

上知遇悉力自任計穀多寡差道路遠近以次受值曰洪郭爾鄂倫曰鄂爾坤推河曰塔木爾曰查克拜達里克蒙古爾拖羅海曰烏里雅蘇泰白格爾曰察漢交爾而以科卜多爲最遠其值自一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其先後籌運米石有請於察漢交爾官倉存贖借支補運者有請於直隸山西州縣及湖灘河所倉粟支給而輸其值歸司庫俾出陳易新者有頓遞于羅鄂波沿途支給者羣盡悉中機要計部一如所請不少掣其肘府君益得自展布車輪駝負所需人工牲畜器具資裝獨糧輟率先期集辦臨事咄嗟應手得經窮荒沙磧不毛之地崇山沮澤作屏夷治接軫銜尾幕府所在儲蓄充裕軍得宿飽前後十年所運米凡百餘萬石所省大司農錢六百餘萬較最先所定值不啻百億鉅萬矣辛亥壬子間寇犯北路所失米十三萬餘石牛馬棄駝稱是

憲皇帝命據實報銷府君以軍興亟不可懸待復補運如所失數費白金百四十有四萬不以上計部至大兵既撤所運科卜多米胥改輸近地計部槩以近值核銷運戶前所受遠值當追繳府君曰運戶悉窮子所受值隨手罄改運已無力況追所受值乎且追亦何可得也即如所改地償其值而代輸所應追者二百六十二萬餘兩先以歷年應領米鉛價九十餘萬兩扣抵餘立五限輸計部乾隆三年奉

命採辦洋銅運京局以抵分限應輸之數又奉命採辦烏蘇里綏分歷三年所入視前爲多迄不敷成額八年部議以應折獲價及所運值凡百十四萬兩有奇悉辦洋銅輸西安保定湖北江西江蘇五布政司備鼓鑄銅產東南外洋長崎諸處買船風騶出沒洪濤嶠嶼中倭夷居奇留難承辦官羈不得如額指爲畏途府君曰吾受

恩重此吾分也立遣人駕巨舟赴洋採辦其始終任事不擇險易類如此以雍正七年特恩優敘子太僕寺卿銜再加二級章服同二品前此所未有也十一年以部案波累削職而所供辦悉如故嗚呼財用之關天下計也大矣懋遷有無化居見於典訓而薰風之曲不諱阜財其在周禮勿宰九職六曰商賈大司徒以保惠養萬民六曰安富聖人經世之用未嘗不寓

於此而拘迂之士當官以流品相矜尙稍有緩急騰空言而無濟實用長才無以自見事以價敗而疲民因之益困可勝歎哉視府君之受

厚恩有以知我

國家因才器使善用其長委任當而無遺賢有如此而府君之智力誠亦有過人者蓋兩得之矣府君之歿也少宗伯梁穀泰公爲之誌孤子清洪率其文來請墓道之石予雖未識府君面而泰公端人也其言核其文於府君生平善行不具著著其運籌餉餉有裨軍國之大者亦與史法合因爲之纂次俾揭諸阡其配附卒葬年月子姓嫺威具載誌中亦不具述公子四人清洪戊午順天舉人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加五級諸授中憲大夫清注丙辰

恩科順天舉人皆衡學以文章取科目能世其家云

謹案范太僕未任實職於京外官無可類聚今據贈銜附存九卿之後不以時代爲序也

（附傳集）卷四二

翰林院編修邵君齊齋墓誌銘 鄭虎文

今海內人士所推能爲東京六朝初唐之文者無論識與不識必首稱吾友叔六叔六與同歲舉進士名能爲史漢若昌黎河東文者則有定興王君芥子芥子初亦好爲文如叔六及見叔六一文歎爲天授遂輟不復作二君同年齒同官翰林同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以原官放歸田未幾芥子復起累遷之湖南觀察行大用而叔六則竟死矣觀察嘗遺書索刻其文將序以觀示後學叔六未及應卒明年其孤培德走使乞觀察銘其藏觀察曰序吾已生許之矣銘請他屬培德則又泣而請於文文與叔六交不後觀察乃序而銘之

君姓邵氏名齊齋字荷慈叔六其號也先世在唐貞觀間居杭之北市曰道宗無子以弟吏部侍郎說子好禮爲後凡十有三傳由杭而睦而歙至饒州都帥顏子萬成乃卜居休甯之黎陽又二十傳至鄉飲賓若水始遷常熟常熟後分縣爲昭文遂著籍爲昭文人若水生君曾祖歲貢生庸齋贈儒林郎庸齋生君祖附貢生莊菴莊菴生君考候補主事味聞並贈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味聞少孤能強毅自立遊義門何學士門受其學尤善書得二王法生五子君其第二子也生之夕夢明祭酒馮公夢植以名刺來謁聞若願借居三十六年云寤而君生

因名君小名曰開生。三歲生母曹安人卒。嫡母程太宜人撫之愛如出腹子。甫受書。輒了大義。塾師驚辭不能師。長而愈奮。有聞於時。其學於古也。涵而探之。去故遺迹。咀含浸淫。涉流衍溢。乃大昌於辭。而惟自其已出。今古駢散。殊體詭製。道通為一。涉筆矢音。金石咳唾。造次以之。允蹈維則。班范潘陸。斯文未墜。君於

本朝一人而已。乾隆壬戌第進士。其闢中文騰筆下。人皆口傳以熟。後有效者。輒得弋獲。雖形貌乖舛。羣相指為邵體。君聞之。不以為忤也。君既入詞館。明年

駕幸翰林院。錫宴。仿柏梁聯句。與焉。聯獻

東巡。須臾。道敷草。研神播采。揚班之亞也。羣公器之。爭欲致君門下。願

君冲澹。不省揣合。相淪淪焉。又習與一二靜者遊。益耽閒喜。自弛。置

時。多少。年。暴起。意氣。盛。各以才力。相鬪。煬。與。馬。服。御。燕。款。相。矜。高。雖。謹

厚。貧。者。咸。務。此。不。若。不。得。比。人。數。而。君。族。又。有。以。貴。雄。者。世。故。誤。指。君

為。富。人。顧。獨。乘。蕭。車。攝。敝。衣。冠。傲。然。出。眾。中。則。大。駭。久。之。益。落。落。無。以

自。見。乃。自。顏。其。齋。曰。道。山。祿。隱。在。翰。林。十。年。充。書。局。纂。修。者。再。充。京。兆

分校者。再兩遇

廷試。亦。再。屈。遂。罷。歸。時。年。三。十。六。說。者。謂。符。昔。夢。云。君。通。籍。初。遭。母。兄

喪。旋。喪。偶。思。親。國。歸。日。夜。以。冀。既。歸。得。侍。融。融。怡。怡。如。其。兒。時。退。事。著

述。益。肆。以。醇。閒。遇

國家慶典。舉廣禹謨。鎗洋

廟堂。假羽飾。頤輝。鸞鳳。郵書屬草者。使填於門。負龍蟠螭。銘宮揭阡

人。交。走。幣。恐。後。咸。須。君。文。以。休。萬。祀。身。晦。名。顯。日。逾。以。崇。乙。酉

清。蹕。南。巡。有

詔。徵。在。籍。詞。臣。集。試。闕。下。時。文。官。京。師。或。謂。曰。此。舉。意。在。邵。某。也。若。與

邵。厚。曷。促。之。來。文。曰。邵。某。病。且。母。老。恐。不。果。來。已。而。竟。以。疾。辭。不。赴。越

四。年。卒。春。秋。五。十。有。二。君。貌。清。古。豐。下。銳。上。首。微。窪。如。仰。釜。眉。目。疏。秀

短。視。精。草。章。入。晉。人。室。每。據。案。畫。望。之。若。隱。几。臥。者。嚴。冬。喜。脫。履。擁。爐

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隨。取。躡。之。履。異。旁。觀。竊。視。匿。笑。君。覺。之。亦。自。笑

已。且。復。然。終。不。以。措。意。當。金。川。之。平。也。相。國。忠。勇。傳。公。旋。師。禮。成。坐。朝

房。百。官。咸。會。君。立。門。外。面。之。取。鏡。諦。視。公。呼。入。問。曰。若。何。視。君。微。晒。不

答。徑。趨。出。其。意。度。夷。曠。類。如。此。與。之。遊。者。未。嘗。見。愠。色。即。愠。未。嘗。出。聲

氣。性。愛。才。喜。獎。借。後。進。嘗。主。昆。陵。龍。山。書。院。君。歿。士。有。哀。之。若。父。母。者

君一兄三弟。齊烈。乙丑進士。選為庶常。卒於官。齊熊。舉人。內閣中書舍人。齊然。齊烈。同榜進士。由庶常改官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齊賢。貢生。皆賢而有文者。配席安人。太學生贈文林郎永恂孫附貢生鑄女。有。高。行。先。卒。君。已。葬。而。銘。之。繼。配。王。安。人。資。政。大。夫。戶。部。侍。郎。原。孫。通。奉。大。夫。巡。撫。廣。東。兵。部。侍。郎。善。女。子。三。男。二。人。培。德。聖。增。均。縣。學。生。聖。增。少。負。志。節。務。矯。厲。不。同。俗。以。自。標。置。先。君。一。年。卒。女。一。人。適。太。學。生。趙。貴。鯤。孫。男。廣。鎡。廣。衡。孫。女。二。乾。隆。己。丑。某。月。日。將。葬。君。於。席。安。人。之。封。培。德。余。壻。也。使。來。速。銘。銘。曰

斑斑之獸弗擾於園。噉噉其音於桑之林。嗚呼叔。古誰不然。而克以有於萬年。維生不羸。維後之成。以鴻厥聲。

右春坊右中允汪先生士鉉行狀 沈彤

先生諱士鉉。字文升。號退谷。蘇州府長洲縣人。相傳系出新安郡。為唐

越國公華之後。其家牒斷自明初。諱得者為始祖。得之八世孫廣。東。左

布政使諱起鳳。於先生為曾祖。布政生沂州知州諱希汲。沂州生肇昌

府岷州同知諱元綱。是為顯考。布政忤魏忠賢罷官。以氣節聞於時。沂

州肇昌並稱能吏。而肇昌尤敏。辨善決疑獄。先生少穎異。好讀書。有才

略。有作。能下筆立成。不加點竄。與其兄武曹份。右衡鈞。皆以文學知名。

又喜為四方遊。北入京。南走廣西。抵陝。所至輒為士大夫譽。歎。康熙二

十六年。中順天副榜。閱三年。考授鑲黃旗教習。設法以課其子弟。多成

立者。先是祭酒釋菜。先聖廟。贊禮非其人。而教習期滿。赴吏部試。每十

人以知縣用者。八州同用者。二州同以缺。少。輒不得官。先生乃言於祭

酒吳公曰。聖廟禮殿。宜重贊拜之任。請以教習攝考。州同以知縣用。則

官不濫。而仕路通。吳公領之。後請於朝。奉

俞旨。於是贊拜得人。而教習補官。無壅滯患。寔自先生發之也。先生既

教習三年。當以知縣用。未及選。中丙子順天舉人。明年會試。第一。廷試

二甲第一。改庶吉士。庚辰散館。除編修。尋入直南書房。四十二年冬。扈

駕西安。聞父卒。奔喪至岷州。居年餘。扶輿南歸。遂奉

旨。在揚州。校刊全唐詩。服除。補官。以四十六年夏。赴京。

時陞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充日講官。起居注。未幾。轉左。自先

生入翰林。及預講。每奏對。進講。獻所為詩。若文。多有裨政治。不徒以

閎博辨麗為能。以故



上特重其才與志頻加褒寵賜御書硯筆珍饌瓜果金帛甚厚且駿駸欲大用之以觀其效一時知遇莫與比倫其有聲昌之喪也上賜以白金百兩兼命官給輿馬資俸喪歸櫬先生至岷州而羣昌公所遺官馬六百餘匹無接養者先生慨然曰是朝廷馬也其可坐觀遂留與其兄弟出私財牧養蕃息及領馬官至乃扶櫬歸初岷道黃志璋欲丈量青山加賦羣昌公力格其議連被侵冤用是發憤卒後志璋復懲惡臨羣布政使將行於所轄四府先生聞痛哭力陳不可狀事竟得寢又疊藏橋者羣昌公所建也歷十年矣會夏水暴至橋毀民役馬死者眾先生即倡議捐金錢建橋如故岷州人咸德之四十七年以丁繼母憂去官遂不復補閒居無事卜宅於京師之日南坊疏泉種樹日賦詩著文臨古書法於其閒以自娛其為文喜談吏事有所見輒反覆論議曉告當事冀得用其言而澤及於民為書有奇勢橫縱自放而分閒布白無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以雍正元年某月某日卒於日南坊第享年六十有六先生事兄如其父待朋友親戚如其兄弟後進之有文行者稱道弗倦雖貧困未嘗以非義干人以急告必曲為之盡故其生也則莫不感既卒也則皆惻然以傷先生所撰書其奉敕纂修者全唐詩外有皇輿全覽陝西省志若干卷自編進呈者有長安宮殿考二十卷私輯者有近光集二十八卷四金桴十二卷瘞鶴銘考一卷行世全秦藝文志若干卷三秦紀聞若干卷華嶽志六卷玉堂掌故若干卷元和郡縣志補闕六卷近光餘集若干卷賦體麗則若干卷皆藏於家其自著秋泉居士集若干卷亦家藏未刻配某氏某人女繼配某氏某人女二人連塋山東沂州費縣知縣連芳國子監生沂州公與先曾祖同舉於鄉最相善其後以女妻羣昌公未嘗而歿於兩家世好先生固余父行也今連塋又與余善出其所係事件請狀於余以丐當代大人先生之銘余不敢辭謹撰次如左

李先生寅傳 張重章

先生姓李氏名寅字露禎東崖其自號也私諡曰文孝吳江縣人其占博士弟子籍則在秀水兩邑雖分省而治地實鄰接先生試輒魁其曹名籍籍兩邑間然先生博通經傳百家言不僅以應舉業名也康熙三十六年以恩貢為歲進士時年將晚先生自度無所設施杜門著書有文集八卷其言多往古治亂得失之鑒有益於當世亦善為詩詩有淇

園集六卷其子重華構以見示余愛其雋潔留之案上累越月而返之尤粹於易先生父林芳亦白首困諸生將歿先生捧父之手垂涕洟跪而請曰大人有所言乎答以志在易而未遂先生殯心潛思集諸家之異同而會通出之為易說要旨八卷卒業而先生病且亟亦詔重華曰吾此時心甚惺惺平生所讀書咸在即向所遺忘者亦記憶及之矣獨吾易說中乾坤二卦言用九用六之義與程子朱子稍異者自省其不可子能為我改之則善矣重華泣而誌之越日而瞑時年七十有一兩邑之門弟子與他自遠而至者咸集相與議曰不可以不易名吾師道德博聞可謂文矣著成易要旨一書以發明程朱之義蘊自不忘遺言始可謂孝矣因相與諡曰文孝先生先生又有學庸要旨六卷今中丞儀封張公為之序可以知其書矣重華今為名諸生詩文傳播眾口將大有聞于時以光顯先生者也

（附錄）卷三九

翰林院待詔高先生不壽墓表 沈大成

翰林院待詔高先生不壽墓表 沈大成  
曰先君之沒也于之師宮允黃公實為之傳而墓上之石未刻敢以為請余往居東郊時曾奉教於先生而舍人又同志於古者也爰不辭而為之書曰自俗學盛行士皆溺於故習而不知反諸古蓋舉世之通病矣有好奇讀書之君子出焉或且以為駭久之而其說大明其人已逝往往有不可及之歎恨不朝夕其側而上下其論議也先生幼承太常公之訓長親炙秀水朱檢討而交吳中惠紅豆何義門張匠門諸名士故嗜古最深而痛絕乎流俗自受  
仁廟知特奏名出身應奉文字十一年乞假歸優游林泉者又二十九  
年始捐館舍齒八十有七矣先生既經家美又得檢討之揚挖故其為  
學一本於經史而尤長考訂其說古今典禮皆有據依其為詩專尚書



賈其商榷一集足爲五言程不止備那文獻也先生爲人守正而剛其講學獨宗漢儒其持論堅其與人交不阿故其從宦有陰倚之者居鄉亦不滿於庸碌之口也吾郡之文苑開於二陸梁陳則陸佐公顧希馮唐則顧通翁父子元則陸宅之曹貞素明則管時敏袁景文陸子淵顧士廉其季也幾社陳夏諸公代興號爲極盛入本朝則吳日千王玠右王雲士三君子狎主敦槃而金天石田歸淵盧文子三董二周諸先生後先推激而春藻大雅發聞於時先生出而尋以古學教人當其時雖斷不能信從既沒而異論熾大名垂數年以來吾郡之好古者輩出無不趨先生而樂推之所爲聞風而興起也余構味近先生之居思欲盡先生之學頻年奔走歸而宰木拱矣然余幸賴先生先入之言今日之知從事於古而不迷其所趨者實先生有以啟之先生諱不濤字查客晚自號小湖郡之華亭人葬於乾隆某年某月日墓在某縣某鄉之原其事迹具宮允師傳中余特表其有關於吾郡之古學者以誌於後云

（附錄）卷四四

校記

①仲：當作「中」。

②物：當作「勿」。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二

楊名時

楊凝齋先生名時傳

徐用錫

先生姓楊氏名名時字賓實凝齋其號也以乾隆元年九月朔日薨於位遺疏上

上惻悼下制辭謂楊名時學問醇正品行端方嗚呼靈之矣夫學問之醇正由其師傳得也品行之端方由其踐履實也

國朝宰輔安溪李文貞公發明六經四書專精積久至五十餘年恭逢聖祖仁皇帝修明諸經文貞公見而知之應期名世實能補洛閩所未備先生辛未出文貞公門終身奉為依歸不止以登第為座主也先生

讀書之始已屬志於聖賢不徒出口入耳以取世資噫余初從文貞公游即聞公言曰賓實無他玩好功名利祿以及詩文之華豈歷代史書

之淵博俱不在其意獨詩書性理中關於身心性命之言深信篤嗜若自骨髓中來者幾輔學政缺人文貞公方撫直隸

聖祖問可勝此任者遂以先生薦先生官檢討例不及開列

聖祖問其操守學問曰操守可方張翥顧祖禹而學問過之及莅任貴戚權要不能干以私其幕友陳君榮凝語余雖流金之暑見其閱卷

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臥羣笑其自取苦也宵小中有善鑽營者自擬當繼文貞公為巡撫見先生政聲以為恐

已不能得遂倡論謂先生專取老成貪餒者充考案鈞公清名而撫軍偏聽其言為直省官評高下自司道至州縣竭力餽遺得利不貲且數

年老人皆物故而世臣舊家子弟之英俊朝廷不得一用豈特巧宦更蠹國之尤者差竣發河南効力癸巳

聖祖六十萬壽自暢春園御筆還宮首臨江南叩祝處問楊名時在此否大臣以尚未回京奏是年

召還命入直南書房甲午特旨典陝西試余見其試錄署原任銜疑問之曰尚未投牒補官叩其

故曰昔赴南工河督遂甯張公云君與他學差不同有財者效財力無財者效目力足力君無財但聽查料閱工事祇路費須辦耳此非遂甯

主張實上命也六年來父母大故一切湯藥舍險營葬畢事無憾君恩至深至渥莫大於是何忍一到京師即補官支俸乎聞旬日乃有

直隸巡道之

命巡道職全省刑臬積案甚多奸弊不可究詰先生局吏胥於內署親檢文卷揆情度理而裁以法不事刻覈日訊鞫數件數月盡清王少宗

伯交河坦園言其鄉人罹案中者初猶以賂啖吏吏逆止之曰今不同余非仇視錢者若輩訟事未審時官意指嚮背無從而知審後內幕判

辭無從而知即詭言相誑案出不應何面目見若輩乎由是貨賂無所用人皆服而知恥納蘭成綱齋翰林曰過保定聞鄉語僉言呼先生為包公再世

聖祖一日謂大臣曰楊名時實好官不徒清官也己亥升貴州布政使

大年冬命巡撫雲南至之日察吏郵民久困以蘇值西藏用兵籌餉皆合機宜民無所累

世宗憲皇帝踐阼晉兵部尚書尋轉吏部又授為雲貴總督督雲南巡撫雍正五年先生疏中入

硃批密諭獲譴後撫朱綱以他案羅織貼銀數萬擬罪卒蒙恩免居滇六七年為滇諸生講學惟以道不明而學無傳用深憂畏

皇上繼承大統即述世宗憲皇帝意旨入朝命以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仍直南書房課皇子講誦甫及暮遽一

病不起壽同文貞公七十有八時國家失一宿學老臣士大夫失所師資朝野慟之至於失聲可謂生也

榮死也哀者矣先生晚著經書言學指要本生平心得而形之威儀言動之間臨危難無所驚惶遇謗毀無所慚沮接物不為苟異持己不為苟同話

君親不覺慕戀則愛溢於言其朋友不肯遷就則義形於色其施之人也寬猛互用而終不鄰於刻薄其聽言也從違有時而毫不涉於逆億

所至多有聲績而未聞矜誇蓋確見夫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也積學養德以實心措之實事故云敬純則誠義精則明誠明至而動物格

天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當朱撫審訊時危不可測兵民洶洶數萬齊集門外先生親諭之終不散於是朱撫不敢加刑定期欲先生至公堂跪

聽讀奏疏是夜雪深三尺改期更雪深四尺朱撫亦以天意為疑而罷泊



需藏

思詔至滇雖樵夫皆弛擔北面叩首北轅歸深山窮谷祗負以酒食餒者相屬於道余問會使滇黔目擊者江陰先生何以得民心至此曰此地遠州縣實如化外向官其地者悉僑居省城用其地頭目人歛之民賦稅原無多應取之交其自食用饋上並交際費以為常官民卒不相識民亦以為相應如是耳江陰至始令按其所治地愛惜百姓毋得侵漁滇民至是始知

朝廷有官本以治百姓也先生為功於滇如此其愛戴傾心也固宜先生之學行實可以矜式善類開發志士使經生明聖人之道適聖人之途於以揚

聖化而還古學校之淳風知文貞公之有嗣音故大其傳不憚觀模以俟後之論世者改焉

又楊文定公家傳 盧文弨

楊公名名時字賓實常州江陰人也少嚴重有局度不為事物倉猝搖動以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末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朝夕尋繹由是得聖賢門徑所從入篤志實踐卒為完人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理學為儒者宗門下士數百人獨深契公常以正學相期公每從賁問所得日益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

聖祖特召對充日講官起居注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先是居此任者率宮坊以上大僚

聖祖用文貞薦以公清介有學術故特用公實異數也公每接諸生必開誘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之道不專文詞見官屬一依儀制不肯少假借保定府知府故違成例不錄河間左衛童子送試屢矣諭之不可効罷之未期年士習丕變

聖祖嘉之賜以

宸翰擢侍講會有以蜚語上聞者謂公外釣公清名實則與巡撫比巡撫信公言為黜陟故屬員競致貽遺于公是時直隸巡撫即李文貞也將代適有武生犯

罪事

聖祖不深譴命往江南防河公喜去家近即迎親侍養總河張公鵬翻知公實廉貧唯委以往來稽察之事公盡瘁不辭連丁內外艱服除仍往河工效力五十二年

召選入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修校

御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逾年

命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公雖蒙

召然未自陳吏部補官例不與開列此亦異數也甘肅甯夏地處邊土子試卷別編率丁號取中是科佳卷多而限於額特疏請加中一名從之

內廷三載未請補官如故五十六年

聖祖特用為直隸巡道

諭曰欲試爾民事也時直隸尚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案叢事猥史因緣為姦公至釐革殆盡

聖祖聞其政聲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是清官實好官也五十八年遷

貴州布政使明年冬擢雲南巡撫值西藏用兵大帥取道雲南道留屯以待進止乃建屋百數十間以處之民用不擾凡饋餉皆計里給直師

還倍加優卹馬道死者兵當償為奏免之滇民輸兵糧有遠運之苦奏

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舊丁役久不均戶絕田去有歸併而無除

減故或以一人而兼數丁名曰子孫丁民不勝其累多致逃亡又民納

糧之外加派甚多名曰公件銀歲不下三四十萬數反倍於正額公請

均丁于田而減公件歲入銀為十一萬有奇勒石曉諭民困大蘇滇地

多產銀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而課如故司事者以缺額罷官究追多視

為畏途公以礦有旺有衰請以道員一人總理各廠使盈絀得以相輔

若武定之獅子廠楚雄之廣運廠及臨安新開之華祝等廠皆費多利

少請封閉在任凡七年利民之事次第舉行民苗罔不悅服

世宗嗣位之初賜以

聖祖遺物且

諭曰爾在官歷任有聲朕所稔悉復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賜且止其

入覲雍正三年加兵部尚書復授雲貴總督四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

南巡撫事先是有

旨不許公招子奏事既而

諭公曰前因人有奏非之言偶失於舒究耳今已釋然矣令摺奏如初

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為沙石壅積民數被水患奏請疏洩并立

期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後人奉為式焉坐奏駁歸課疏內敘入

密諭削尚書職仍管雲南巡撫事六年有人奏公與臬司江苞通同欺



清儒碑傳集

卷六二

五八九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鞠綱又以徇  
 隱廢弛効罷公職訊鞫曰士民洵數萬人集門外綱惟吹求百端亦  
 終不敢加公以刑既訊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擬罪  
 絞其銀限一年全輸官此蓋公於元年即奏明取以給公用者也議上  
 世宗特從原宥公不敢遽歸留滇七年惟以研經講學為事  
 今上初即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公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掌國子監祭  
 酒事又

命授皇子讀兼入直南書房此皆治化根本所在公生平志學於是得  
 展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就經傳中提綱挈領示諸生以為學之要謂  
 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  
 功則在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蓋乾寶實誠之象坤蓋虛敬之象也  
 敬以漸義以漸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邇世不見是而  
 然為己以為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邇世不見是而  
 無問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藏于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  
 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  
 而相忘于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為至論從政以不食為美公與諸生  
 講論經義至多其大指不出乎此又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秦惠田等七  
 人分主教事更請

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習監中舊所有經史版刻漫漶者俱請修補所  
 奏多見施行雍正末年黔中苗亂殺掠內地民人連年用兵征之公深  
 知其弊上疏陳綏定苗疆方略曰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  
 誠信從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安帖者貴州一區多與苗疆接壤生  
 苗則本在深山密箐之中有熟苗為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戢  
 故生苗亦絕不敢萌窺伺之端自開拓苗疆之議行于是生苗界上咸  
 屯官兵欲漸據其土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屯營之  
 地多在高山水泉渴乏百物不通運糧至山下官兵接運上山向有二  
 三十里之遙勞苦驚惶妻孥隔絕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  
 為見糧又責令運送費用數倍終年不息且每被鈔劫而百姓益不得  
 安其所至熟苗之苦更有甚焉無事則供輓運力役用兵則為擄導前

驅軍民待之如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讐官兵勝則生苗乘間鈔殺以泄  
 忿生苗勝則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圖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  
 也竊念開拓苗疆本欲登斯民於衽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民人  
 人有赴湯蹈火之慘將何為乎其速禍激變約有兩端苗民未盡人  
 而地方官遠言人盡抒誠請加賞賜生苗得賞者二三不得賞者七八  
 失其本望恐能無叛加以熟苗勢重累深全無賞賚愈增怨憤因而勾  
 結生苗作亂以至不可禁禦又從而開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處而  
 台拱地方猶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云台拱苗民願獻其地以為  
 官兵安營立汛之所上官不察竟議駐兵而台拱苗民遂將官兵圍困  
 經兩次遣兵救援悉皆覆沒遂至侵蝕內地內地之兵大半奉調移駐  
 苗界致使苗人得以乘虛而入無處不蹂躪問有就撫熟苗又被武  
 臣慘戮賣其妻女以入私囊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志益堅人懷必死  
 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致鋒不可當敗衄屢告百姓流離死徙  
 不可勝計計今奏報者必以苗民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  
 底定為辭然以臣計之蓋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策不過曰剿曰  
 撫而已今欲剿則山勢陡絕一線僅通一人據之百人難上即或乘其  
 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相率滾箐而走官兵熟視其去莫可  
 誰何此剿之所以難也若欲撫之則苗民積怨已深且謂如前見誘俱  
 懷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萬不得已焉肯輕就籠絡此撫之所以難也  
 為今日計惟有下愷切之

詔布寬大之  
 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垣築壘於要害處所俾民有可  
 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禽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  
 再明懸賞格有能擒獲首惡投誠及所犯本輕而率眾歸順或鄰近苗  
 人奮勇殺賊驗明首功者皆給予土官世襲分管其地熟苗則加以撫  
 綏勿使為生苗所劫掠為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棲託熟苗  
 又荷生全自當悅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遠息  
 上獨是公言時  
 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給假六月公奏請令其終喪以盡子道并言翰  
 林梁詩正服尚未除亦應緩其行走又奏請增定順天及江南陝西三  
 處解額人等試案內四川廣西另補中書字號每十五名取中一名自

乾隆二年其造辟陳奏者尙未由悉聞也凡考試衡校之事上皆以命進士未選入館之前公手定教規排日至館訓迪不倦七月充修三禮副總裁時已嬰疾矣入謝

上覽公顏色頗頹頹

諭加意調攝出猶詣太學備歷六堂敦勉多士疾復劇

上遣醫視給葠藥少間口授遺疏以治化方新

聖功惟健行不息

聖德必日進無疆爲言語不及私以乾隆二年九月丙戌朔薨年七十

有七

上聞軫悼賜白金千兩治喪遣官祭奠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諡

文定公孝友醇正其於聖學實能以身體之徒見于辭說之間故自

承學之士以及武夫隸人苗童夷婦咸尊信悅服無異辭即劾奏中猶

稱公爲科甲中之領袖又云姁姁嫻嫻以取媚于民推問之下猶稱引

詩書無異常日即此言亦可見公之爲人也公于諸經皆有講義近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門人嘗輯公說經之言爲易義隨記八卷詩

義記講四卷先已版行其詩文雜著尙未編輯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

爲後二品蔭生例當得部主事家居不謁選孫敦敦敦厚皆縣學生敦

裕謹飭好學早卒

舊史氏曰公躬行實踐人也其辭名然義理充溢乎中凡所流露

自成文章余嘗讀公序徐霞客遊記兩篇而歎大儒之言無在而不引

之正爲足以垂世而立教也誠爲聖功之本周子切指之公從而演繹

之迹其出入內外顯晦禍福無一非誠故能受

三聖非常之知過積久而道彌光今距公之歿已四十年而所聞士大

夫之口猶翕然同聲曰賢嗚呼此豈有絲毫假藉耶宋司馬公入相未

久而祖公登朝亦未及替而殞乃其誠亦極相似然而公之學爲較純

矣

又附送楊公寶貴州布政序

己亥長至後據如保定府適聞巡憲楊公報擢貴州布政司謂之曰今

之政事惟錢穀刑名二者而藩臬實司之東彰瘡善惡民命風俗攸

關藩則但持銖兩令平耳雖然惟其人今公以道平刑而陟黔山僻荒

瘠一錢過進轉之滇開山澤固兵民非僅錢穀也公曰然前巡撫劉公

蔭樞招集流亡有功蒞任當諮利弊而行焉據辭如都晤方子靈舉言

公在保定甚有守州縣苞苴謝卻制臺初度屬官僉朝服進將上壽公獨補服單異之公曰吾以爲朝服非可輕用也軍無如何皆改補服歲七八月制臺病闕屬官及紳巾商民建醮誦佛經公獨召制臺于郡東修大乘庵落成親詣上香演戲弄邀公往凡八往返署吏長跪從與公曰非公事也卒不往方子曰是足盡公乎吾嘗知公在南書房

朝廷出西洋三角算問公將附周易後公曰西洋法誠密然與三聖人易不必比附一日又以後人所繪河圖洛書下問公閱畢奏云以臣觀之無佳處吾自觀光來未見有挺挺如公者也因問其政績余曰城門不通世事未能知也然略聞其一二巡道司八府刑名書吏率紹興人有事必投其門以貨輕重上下其手每獄累年不決居停皆滿公至則試書吏不通者汰之通而素有能名者置內署給飲食其家人水火不得通州縣案卷至書吏僅得一籤識即送公公日夙興發文卷訖即二門下鎖不會客將案卷起訖細研然後升堂審訊豪髮無遺照乃止諸命案盜情不逾數日即斷決羣向轅門叩頭嗟呼而去吏胥雖欲乾沒一錢不得也貪者視蠶者竄今士民聞去行吟坐嘆或涕洟淚下方子喟然曰天下業也如吾與子善書立說則萬世業也據曰唯唯否否自宋史分道學傳以後明初定鼎惟宋景濂一人而教諸王讀書開創大略無一言及者其後薛文清邱瓊山身躋宰輔然薛于清介邱于進大學行義補外無所建暨其知人論世等論皆附主學術備用行舍不之與文清並論也較之王三原李文達不講道學者反遜也豈史氏遺之耶抑道學之僅可自治而不能及人僅可著書立言而不能勸功樹業耶若是則聖經之明德親民爲虛語矣今得我公而爲前儒一酒之是萬世可傳可法者也若但紙上聖賢口角道德奚濟乎奚濟乎方子亟起避席曰謹聞教及歸遂次其語以送公行

附錄十三則

父諱履泰年十五丁明季亂負母行水濱蘆荻中且起且伏因潛涉依空岸間一手承母一手攀樹根懸其下腰股浸深水中一日至中夜復負而行得與父遇臨財少涉非義不輕取以此見重鄉邑教子誠信毋苟言苟笑舉止必正勿短長人物常曰人必有禮法乃能久立及爲舉業教之曰讀書求明理非求仕也出仕爲澤民非營私也





志聖學。影九初

康熙三十年成進士。座主李文貞公以經學倡導。公有所稟受。潛思默

究。措之躬行。久而益熟。于進退取予利害之際。持之確如也。上

蔡文勤公曰。安溪先生之門人。才輩出。實用力於誠意正心之學。江陰

楊公也。定文集。楊文

在巡道任。與安溪夫子書云。受事之日。其命件四百一十有七。盜案一

百三十有五。其餘犯姦受賊及兩造告訐。又以百數。今謹加分別。窮日

之力。以次理結。懲頑惡。杜誣陷。庶倫理可正。耕鑿可安。吏之緣而為奸

者。少衰息也。院署供應。比之夫子在保時。兩道各約十倍有餘。際此極

重難返。固宜酌所變通。事在議始。徐觀情理之平。以期善後。不敢徇隨

亦勢不容偏執也。又與徐壇長書云。邇日習尚刁健頑惡。今且為之正

名分。杜誣罔。息爭省事。使安生業。日結數事。一月來。將及百件。然欲愛

民。卹屬平冤除盜。皆資胥所深不願也。必多方蒙蔽。乘官不覺。以害無

罪之人。屢駁不結。揭參遲延。以陷無罪之官。舞文亂法。扶同隱庇。以陷

本官。於疏忽徇縱之咎。總之有事必不肯息事。無事則必欲生事。乃其

積習故智。連日來。革允役六十二人。刑訊羈禁。責逐舞玩市權者一二

人。庶令警惕知變。昔視學四年。未嘗杖一吏。今為刑官。纔月餘。而頓改

連年重累於民。今為禁撥運。禁多折。禁私買。三弊既絕。糧政庶清。鹽政

之害。一在壓派。鹽戶多煎。先餘鹽而後正課。責比鹽戶。督煎至夜不得

眠。又重扣薪本。多方剋削。幾不聊生。一在將鹽攤派。煙戶。案人派與食

鹽。過一月。即責比令納。鹽價至有逃亡以避之者。今正在逐一清釐。俾

各安業。總之。廠鹽糧三事。各官無漁利之心。則政可平。民可蘇矣。又賦

役每多不均。衙蠹及頭人。乘機橫派。然公事原屬民間。當辦照糧當差

與以定則。但不令姦徒中飽。官民自可兩便也。第恐大綱粗立。以後精

神之運。少有不。及事無實益。難冀有功。涼德。謝力。唯日夕三復。於居之

無倦。行之。以忠之訓。惻然增懼焉。又與陳季方書。徑實不塞。屬員之心

未得靜。尚在兩歧。藩司每以和衷相勸。夫和者。參調之謂。衷者。不偏之

義。烏有同趨於利。而謂之和。偏主於私。而謂之衷者乎。時俗之見。每多

類此。集本

六年。或奏公與臬司江邑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鞠。綱至。復劾

公。遂削籍。綱預治刑具。將以訊。訊之日。軍民數萬。洶洶集門外。曰。楊公

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懾而止。既訊。無所得。則以會受鹽規銀五萬八

千有奇。坐絞。其銀限一歲內全輸。官鹽規銀者。公於元年奏聞。取以給

官用者也。獻上

世宗特原公。遂留滇七年。日唯研經講學。如常時。影

公留滇。與劉培榮。嘉本。書云。滯跡滇南。歸期未定。閒居優暇。得以擊摩

經義。補從前之缺。大抵身心倫理。間有不檢者。則家庭至。遵言行。便有

樹私偏。僻之病。吾儕所當常自惕勵。交相箴儆者也。官滇士夫。近頗有

向慕安溪師之學。求其遺書。鈔錄尊奉者。自茲以往。其道日章矣。制府

高章之先生。自憾得見其書之晚。謂學者只須熟讀細解。何異親登尼

山。郭暉之堂。況在及門。敢不自力。集本

今上初即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又

命授皇子讀。兼直南書房。公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以爲學之

要。謂學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

默契天機。不。易世。不成名。遷世不見。是而無問。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

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易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盡之。有聖

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

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

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

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

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



大論從政以不貪為美。盡人合天之道莫不由之。蓋公平生履常變。瀕死生貞以一德不震不壞。其內省之純。加民之效。不越乎此矣。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王文震。秦惠田等七人。為助教。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業監中。

時鄂文端為首相。公謂曰。自公用師於苗。吾數言其不可。天道甚神。人不可獨殺。惟君子為能改過。公其圖之。

上卒從公言。撤兵除新疆之賦。黔人以宣。公請定黔省公件。劄子臣看得滇省舊例。凡地方一切應辦公事。皆取給於民間。胥役頭人因而借端。科歛指一派十。大率納糧一石。派及浮費至五六兩三四兩不等。謂之公件。間聞不勝其擾。臣於康熙六十年到巡撫任。訪知其弊。先將省城附近州縣核實需用之費。每糧一石。只須四錢上下。即可敷用。因酌定數目。令民照此完納。凡州縣一應公事。於此項銀兩備辦。不得絲毫再派於民。隨檄行各府州縣。俱令查核。應各屬開報。每糧一石。該公件銀自三四錢七八錢至一兩以上不等。雖

屬次駁減。終未歸於畫一。嗣於雍正五年以後。將原定公件統加覆核。酌留必須之用。其餘題報歸公。有司不善奉行。於地方應辦公事。不免復有派於民者。是從前所定公件。轉成厲階。而公件浮多處所。民益苦累。伏念我

皇上愛民如子。念切痼疾。於各省耗羨盈餘。次第禁革。丈量墾荒諸事。凡不便於民者。悉行停止。況此項歸公銀兩。本屬昔所未有。自應邀恩寬免。臣又何敢不據實直陳。致誤民有莫告之隱。為此繕摺奏伏

乞

皇上睿鑒。革除公件歸公銀兩。

敕諭地方大吏。妥議畫一。將公件浮多之州縣。悉予寬減。嚴禁州縣借端派擾。俾民永沾實惠。臣不勝惶悚懇切之至。

端派擾。俾民永沾實惠。臣不勝惶悚懇切之至。

端派擾。俾民永沾實惠。臣不勝惶悚懇切之至。

端派擾。俾民永沾實惠。臣不勝惶悚懇切之至。

端派擾。俾民永沾實惠。臣不勝惶悚懇切之至。

端派擾。俾民永沾實惠。臣不勝惶悚懇切之至。

端派擾。俾民永沾實惠。臣不勝惶悚懇切之至。

陸二年是秋。公卒。計漢中同庚。時已不及見矣。從成實志。無津救民。豈不悲哉。而此奏則有克已之勇。有恤民之仁。懷忠耿亮。不可沒也。故錄其後。以公平生不為博雜詞章之學。惟因經體道。無一言一行不出於中心之誠。

又附程功錄

不論動念未動念。刻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未動念時。惺然提撕者。敬也。以此念檢點其身之容體。而正之。義也。容體既正之後。仍一片是敬。所貴徹便是未發之中。而大本立矣。動念時。惕然知畏者。敬也。隨察其事之宜而應之。義也。使發皆中節。而達道行矣。未發屬敬。已發屬義。工夫效驗俱如此。

工夫從居敬入。方有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中庸首章是也。知行用力既徹。仍歸一敬。中庸末章是也。尊德性而道問學。此中庸首章之事。大學至善章提一敬字。正心傳註言敬以直之。此中庸末章之事。

存養致知。力行聖賢。或先言存養而後言知行。此由小學而入大學之事。窮理格物之功。先知其規模。大反而約。求之吾身。此聖人教人之道也。若略知身心性命之大概。遂馳心於名物象數之間。欲一究其理。則蕩廣失居。散而無統。此後人日言窮理而終於一無所用也。蓋聖人自小學中。已使人習禮樂方名象數之類。一入大學。即使人通其情。究其故。知其所以然。皆原於性命之不可易。故便可從此實下功夫。誠意修身治國平天下。今人反之。所以勞而無成。

於動處克己。則靜則樂。樂則生生不已矣。

誠敬在中。亦須定一儀則。乃能純篤。

學問之要。曰立大舉小。制外養中而已。

勇貫智仁。敬貫知行。

元亨利貞。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故每歲只是此四德流行。識得此意。便知尊德性之功在溫故。

天心至正。天道自然。知之不真。信之不篤。行善不卒。難矣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所以生之之心。則全在於人。所以生人之心。則全在於聖賢。以聖賢能繼其志而述其事也。天地之志。有聖賢而闡發。無餘天地亦更無他事矣。若將天地生人看作游氣中化出。但人既



爲人不得不爲仁義則大本已看差信道安能誠篤卽欲做好人亦勉強耳。須識在在皆天命之流行唯有時時欽承奉若踴躍赴之如顏子語之不情進而不止久且安而樂矣無息肩無駐足如日之行天不舍晝夜堯之讓孔子之讓與天之不言所利同四時之行至冬歲功成而退非有美不居讓德之大者乎聖唯不居其美故日進無疆人至夕而修省若不及故德業日新養身之道至暮夜而虛其腹元氣所以運轉不窮其理一也。學人欲變化氣質先從家庭內燕游時漸變得雍雍穆穆則見賓承祭自然有可象之儀矣。學貴變化氣質學成則全於氣象觀人。氣質要純粹又須明快剛健。大抵言聖人處不得過爲推高之論聖人之生知只是知得那自強不息之理透其安行亦只是那自強不息處爲之而安。爲學之功盡於孟子之言集義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時習之法。人若忽然有妄念之起不盡根除去雖一時不即見之於事後必發見於事而不可制故欲守之於爲其根正在心上做功夫。實有此仁謂之誠少有些微虛假非仁矣。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常以此內驗其德。立教當如剛刀利斧學人氣質言行有偏一見便斬削去更如陽春雨霖令其萌芽生遂。忠君孝親所以事天也故曰下學上達忠孝之量廣大精深各隨分以自盡不可不勉夫子舊以何有未能爲歎況下學者乎。倫宜加篤族宜和睦君子務正已以化之深恩以固之未見本根滋培而不昌者世或不能反躬以小忿廢懿親萬萬不如矣。顏曾反身修德從師進道終身汲汲不暇并悲憫之語亦不聞。泰伯箕子所至風教必爲之移君子於及物處驗己之德。鴻漸之羽可用爲儀所謂不用之用不爲之爲也。能大有爲者豈獨其幹濟優必器量寬廣神情暇豫若將安焉無急急之意無切切之容唯植本濬源則柯長流遠時事迫我必不容己乃應之耳故禹稷顏淵視天所命。

取人以剛明爲最次則取其刻苦者爲其終有成也若浮游淺薄則爲廢材。心如穀種陽氣飽滿必以理浸灌之使之昌遂。神使如蟄龍骨使如鎮嶽口使如鐵囊氣使如春和量使如淵谷然後可以入聖哲之門戶植邦家之基命。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崇德學山藏器學海學之而至必能負九州之重受眾流之歸。形重氣重神堅則爲令器有形重而氣輕者矣有形重氣重而神不堅則不能細入無間者矣氣重則能鎮紛雜神堅則能探幽微故心細如毛髮毛猶有倫細入無形神之爲也。有德量有器量有才量見道明而涵養到自然不狃於血氣之私此德量也天分豁達宏闊不計較於莠莠之間此器量也恢廓周通不爲事物境遇所困阻此才量也。敬之氣象清明堅固可以驗其爲智德之呈露貞德之流行處。天心未格人心未孚皆智德薄之驗士庶人時存此心則身可修君公時存此心則國可治。勤學力行擴之而容民蓄眾道在虛其心宏其量而已非朝夕孜孜立程自課恐成已成物之道未至半途而廢矣。命則順受於天德則獨復於己見理明故無入而不自得能自得故體辟昔人之高翔千仞而不受羈約以此也。離幽暗而徙高明自一簣而崇九仞莫之禦而不爲是無勇也。人不知性中原有五常將以親義序別信爲人事安排出來聖人之禮樂刑政皆有意造作矣。日用事物間莫不有當行之路而統之總歸於親義序別信中心故夫子言道曰五達道大抵聖賢所謂道者總不離乎此。所謂理者泛而稱之皆理也然有天命本原之理不爲氣數所囿者所謂天心天德也但理不乘於氣則不顯而既有氣則理反弱而不能自主此乃陰陽迭運勢所流極不得不然之理然亂無不治天心終無改移又可見天下古今初無二理也。靜屬陰然靜中全是陽剛收斂得充滿所以爲動根正互藏之妙道之不窮只是互藏其宅見得此理真方處處有歸著一處不凝滯。天之神氣全收斂在地上故能發生萬物人之神氣全收斂在心上故

能發出萬事。若天之神氣不收歛在內，安能生物。人之神氣不收歛在內，安能成事。

聖人之道如日，有生物之功用。釋氏之智如鏡光，雖能照而不能生也。陽明云：無善無惡之心，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夫人心之體，唯有善無惡，故見其固有者而知其為善，見其本無者而知其為惡。若心體既無善無惡，又安能知善知惡耶？若心體本無善無惡，則知善知惡乃後起之知，不得謂之良知矣。且彼所謂良知者，即心體邪？抑非心體邪？既以良知為心體，而又以無善惡為心體，何邪？博文講學，擇善固執，明善誠身，本孔子語，乃謂為善去惡是格物，即所以致良知而視窮理為多事，則於孔子之教亦大懸絕矣。平時研究窮討，論不精，但於臨事體察良知無差謬乎。

陽明謂誠意在致良知，致良知在正事物，以隨事體驗良知而力行之，為致知。渠意亦將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算在體認良知中一事，看得窮理甚輕，其弊必至信心而行，失乎中正之則，彼意亦謂吾靈明所見處，即是天則，然不知性善原頭恐所謂天則者，亦無根之理耳。

教令從心坎中流出，言言透入情理，其精采自足，悚動觀聽之心。若言不能，有物將長偽起，倦君子是以三復白圭。

君子斯民之司命也。一日間無時不存仁人之心，言仁人之言，行仁人之行，於道猶恐未合於民，猶未必果有所利，況乎萌不仁之心，言不仁之言，行不仁之行，是自絕於人類矣，何言道乎。

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成也，而常轉於一人。故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機常有所自動也。道消道長之故，大易示之詳矣。

古之教民，雖一步趨一飲食，必有禮焉。禮教成而宣暢發揚其功德於禮之文，根於敬，故不厭其繁。如天之時行而物自生。

中庸言禮之書也，推本於天命之中，率性之和，而大禮之源流較然矣。知以知之仁，以體之勇，以終之而一歸於誠，而人之行禮者，其功斷可知矣。此所以為聖學之樞紐歟。後之言禮者，徒謹於繁文縟節，放達者出乃從而厭棄之，而禮教廢。夫天地之大禮，果可廢歟？君子本乎人性，酌乎人情，自朝廷以至閭巷，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尚有可以議復者歟。

政有二難：一難於知人，知人無奇法，試其言以觀其才，因才而授以事。

乃考其績，蓋失者寡矣。一難於禦政，士必平時訓練，恩信既結，然後可用。若猝御不習之士，先察一軍中賢能士校，為取信服者，任之使宣上意，達下情，則恩信易徧。乃明賞以鼓其氣，必罰以肅其志，申諭激勸以發其忠，使萬人如一，乃可用也。臨敵以戒懼為主，重無輕，慎修戰守之備，先為不可敗以待變，而動防姦用，開發機謀，俱無以俟，倖出之要之平時，必文武調和，勿以小嫌生隙。有事乃能協恭謀國耳。

督撫以察吏安民為本，訓將練兵為要。觀其治績，則一舉兩得。在須大訪察其民情土俗，得其姦邪，卻治之。如有事勦撫，在識得其頭目，所治安靜地方，則舉其賢良以激勸之，治不安靜地方，則相其眼目，所無後患矣。

治心先力去一雜字。能三自反，曰存心。大聖皆如此，故成千古之業，不爭勝負於眉睫也。下士守謙猶足寡過。

人之可法，可傳者，無時無事無處而非精神之所貫澈。欲用之，先畜之，安閒調攝，則悅而強矣。見不淑，則難慮擾之，勿能安也。唯知命者，宅之以寬克之以剛，貞之以久，恭儉齊莊，以事上帝。

（清江雜錄卷二）

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楊文定公事狀

公諱名時字賓實。其先在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勳衛。家懷遠。有諱元吉者。始遷江陰。是為公五世祖。祖諱起鯤。父諱履泰。並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為人厚。重事親孝。响响若孺子。為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未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始有志聖學。為文章原本經訓。灝氣流轉。桐城方靈皋在學。使高公試院中。見其文。大驚賞。遂心識之。知其為篤學之士也。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以經學倡導。公有所稟受。潛思默究。措之躬行。久而益敦。于進退取予利害之際。持之確如也。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三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李文貞薦其賢。

聖祖召對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公接諸生。必開誘以立身行己之道。見官屬一依儀制。保定知府違成例。不錄河間左衛童生送試。劾罷之。未期年。頌聲翕然。

聖祖賜

御書。擢侍講。時李文貞為直隸巡撫。或言公與巡撫比而招權利。及將代。又適有武生驚

蹕事。遂

命公往江南防河。總河張公鵬翮知公廉貧。但委以往來檣

察而已。連遭父母喪。服除。仍赴河工。五十二年。

召還。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與校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逾年。充陝西鄉試正考官。直內廷三載。未嘗牒吏部乞補官。五十六年。

特授直隸巡道。時直隸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獄。謙驛傳。案叢事煩。吏因緣為姦。公至。細大必親。釐革宿弊。盡。

聖祖聞其治蹟。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清官。且好官也。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遷雲南巡撫。西藏用兵。大師道雲南。畱屯以待。

命。公建屋百數十間。以處之。堅明約束。民用不擾。凡餽餉計里給直。馬道必者兵當償。為奏免之。民間輸兵糧苦遠運。奏請量米多兵少處。折銀徵解。滇地丁役不均。有戶絕者。責人為代。或一人兼數丁。名子孫丁。又額征外加辰公件銀。歲三四十萬。民苦之。至是始均丁于田。而減公件銀為十一萬有奇。民困大蘇。滇故多銀礦。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課如故。司事者坐餽額多。罷官追徵。公謂礦有衰。即有旺。請以道員一人總理諸廠。使盈詘得相裒益。其費多而利少者。閉之。諸利民事次第舉行。軍民悅服。

世宗嗣位。賜以

聖祖遺物。且書清操風著四言以賜。雍正三年。加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四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積壅。居民數被水。公奏請疏泄。著令五年一





修費皆官出。初，李衛爲雲南鹽驛道，遷布政使，以興利爲功，恃。

恩使氣陵諸大官，出其上。公遇事輒裁抑之，遂用是陰聞公。

曾公奏豁鹽課疏內敘入。

密諭有旨切責，削尚書，仍管巡撫事。六年，或奏公與臬司江芑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覲。綱至，復劾公，遂削籍。綱預治刑具，將以訊。訊之日，軍民數萬，洶洶集門外，曰：楊公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懾而止。既訊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坐絞，其銀限一歲內全輸官。鹽規銀者，公于元年奏聞，取以給官用者也。謫上。

世宗特原公，遂畱滇七年，日唯研經講學如常時。今上初卽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又。

命授。

皇子讀，兼直南書房。公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默契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邇世不見是而無悶。此天德之藏于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易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盡之。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

物利天下，而相忘于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大，論從政以不貪爲美。盡人合天之道，莫不由之。蓋公生平履常變，瀕歿生，貞以一德，不震不竦，其內省之純，加民之效，不越乎此矣。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王文震、秦憲田等七人爲助教，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習監中。雍正末，黔中苗亂，連年用兵，不能定。及是，公上疏言：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此百世不易之理也。竊見貴州境內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孰苗居中，開受順直，爲漢人備，相安日久。生苗所處在溪山密箐中，有孰苗爲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戢，故生苗絕不敢萌窺伺心。自開拓苗疆之議行，于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孰苗無事，則供力役，用兵則爲嚮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讎，或生苗乘間鈔殺孰苗，以泄忿，或官兵僨事，又屠戮孰苗以冒功。所以孰苗毒重累浚，怨恨日積，句結生苗，乘機作亂。至台拱地方，本在化外，自有司迎台邀功，輒謂苗人願獻其地，上官不察，竟議駐兵，遂使生苗煽亂，屢陷官兵，蹂躪內地。閒有就撫孰苗，又被武臣屠戮，賣其妻女，以飽私囊。是以賊志益堅，人懷必死，不突狼吞，不可禁禦。此已事之明驗也。爲今日計，唯有下剴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徹重兵還駐內地，于要害處修垣築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禦之，去則捨之。再明懸賞格，有能擒賊首惡及率眾歸順者，給與土官世襲，分管其地，更加意撫綏孰苗，勿使





清儒碑傳集

卷六二

為生苗所劫掠，為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得宜，苗人自當悅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永遠寧邊之善策也。時鄂文端為首相，公謂曰：「自公用師于苗，吾數言其不可。天道甚神，人不可獨殺。唯君子為能改過，公其圖之。」

上卒從公言，徹兵，除新疆之賦，黔人以寧。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子假六月，公請聽其終喪。因言翰林梁詩正服未除，應緩其行走，又請增順天、江南、陝西解額。

上多從其請，尋

命敎習庶吉士。七月，充纂修三禮副總裁，無何得疾。

上遣醫視，給人浸疾，亟口授遺疏，以聖功聖德為言。九月朔薨，年七十有七。

上聞軫悼，

賜白金千兩治喪，遣官奠。

詔傅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謚文定。公于諸經皆有講義，門人嘗輯易義八卷，詩義四卷，先版行，已而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為後。公之葬也，方靈皋為撰墓誌，其事辭頗略。近餘姚盧先生紹弓得公疏藁于其家，為傳較完備。子因益損其辭，參稽所聞為之狀，以次湯陸諸公之後焉。望歸文集，抱經堂集。

彭紹升撰《二林居集》卷一七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

皇帝宅憂甫旬日，即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相告。乾隆元年二月，公至自滇，時年七十有七，以禮部尚書入敎。

皇子侍直

南書房，兼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

上與諸王大臣議政之暇，時

召公入見。公自薦士七人為助教外，未見其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士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謫論，不知其幾矣。」公體素強，而是秋七月上旬，遽未疾，浹月而薨。是日士友奔唁，暨國子生聚哭於庭階者，凡數百人。蓋公自童稚以至篤老，居鄉立朝，莅官撫眾，無一言一事不出於中心之誠，故其感於人者如此其至也。康熙辛未，李文貞與主禮部試，見公文而異之。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其充日講官，視學京畿，皆特擢，不由階資。始聖祖仁皇帝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而公繼之。校士一遵文貞成法，士雖擯棄無怨言。其主試陝西亦然。乙酉，偕眾督學出防南河。踰年，丁父艱，繼丁母艱。癸巳，聖壽六十，廷臣慶賀。上問翰林中有楊名時否，遂

特召入京侍直

南書房。丁酉夏出爲北直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也。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政充事劇。吏因緣爲姦蠹。公細大必親。無留獄。無匿情。至今爲民所思。曰。百年中無與比也。己亥。遷貴州布政司。數月。就

命巡撫雲南。會征西藏。大師駐省城。爲營館舍。數宴犒。而約束堅明。無敢叫囂。餉運轉民無咨。七年中。凡軍民疾苦。大者奏請。小者更易科條。事無遺便。恩信浹於蠻貊。公天性和易。雖馭僕隸。無厲色疾言。而是非可否。則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入

南書房。

聖祖卽以易說中旁及象數者。公正對無所瞻顧。世宗憲皇帝卽位。手諭褒嘉。三年。擢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四年。晉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公益自奮厲。思竭忠誠。於人之邪正。事之得失。風氣淳薄之相倚。盡言無隱。五年。以奏豁鹽課敘入

密諭。削尙書職。仍署巡撫事。六年。遣少司寇黃炳與新撫朱綱訊公以六事。獄辭成。罪在大辟。眾皆曰。禍無振矣。公於

三朝皆受特達之知。而有識者則謂先帝保公之始終。德尤大事。尤難。蓋

聖祖知公實由文貞推輓。而公既得罪。務進取者爭欲實公之罪。以自爲忠。雖雅知公者。亦難違爲公言。而聖心自定。

待旨赦原。凡有司文致之罪。一切置而不問。俾得從容。偃息。聚徒講學於滇南者。且七八年。非重公之素行。諒其無他。而能如是乎。

嗣天子大孝親賢。特頒明諭。然後知

先帝本欲徵公。此萬邦黎獻所以追思盛德於無窮。而歎爲至明之極也。公平生介節義事。美行嘉言。不可勝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強仕。父母摩拊如嬰兒。其防南河。同出者多。以爲難。而公獨以近奉二親爲喜。數年中。生養死藏。毫髮無憾。然後以身許國。夷險一節。而無所係牽。蓋若神者。實陰相焉。余始於督學宛平。高公使院見公試藝。聞郡無與儔。因有意於其人。而束於禁防。雖時往來江陰。而無因緣會合。辛未。再至京師。乃見公於文貞公所。余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昃至夜中。公端坐如植。言不及終。已無言。用此益信公之爲學。能內自檢攝。而未暇卽其所藏。及往年余再入

南書房。公繼至。始知公於文貞所講授篤信力行。而凡古昔聖哲相傳性命道教之指要。異人異世而更相表裏。互爲發明者。皆能採取而抉其所以然。嗚呼。公之用無不宜。忠誠耿著。而人無間言。蓋有以也夫。公疾未作。

方奏對、

天子見其徵。既疾、數使人問視。既歿、大痛悼、發帑金、使國有司治喪、散秩大臣領侍衛十人奠饗、

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

贈太子太傅、入賢良祠、

賜諡文定。楊氏系出關西、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勲衛、家懷遠、自諱元吉者始遷江陰、逮公五世矣。祖諱起鯤、父諱履泰、並

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任氏、前母陳氏、母許氏、並

贈夫人。公字賓賓、號凝齋、生於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元年九月朔日。初聘趙氏、未娶卒。娶劉氏、

誥封夫人。以弟之子應詢嗣。應詢暨公門生王君文震、夏君宗瀚以銘幽之文請、余雖病衰、義無可辭。銘曰、古有其德、事不待施、志之得行、書亦無爲。公承師說、篤信固執、採其本根、焉用枝葉。惟公惟平、政出民誥。惟誠惟信、頑姦無猜。我言無溢、來者之式。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三

程巖 陳熊 王士芳 顧龍 強嶽立  
向濬 陸奎勳

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程公巖墓誌銘 袁日修  
吾鄉鉛山在明則費相國以文譽清節領袖一時歸然稱人望焉至我  
朝則少宗伯梅舊程公費為繼起公名巖字巨山海蒼其別號也生有  
異徵自成童時即知名當世甫弱冠中丙辰副榜戊午登賢書己未成  
進士先是每科會試榜發大臣舉堪入翰林者是歲

上親加甄拔公名入選習國書壬戌散館  
御試一等授檢討丁卯典試陝西次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旋督學廣東

凡奉使頒行例請  
訓公所奏對悉當甫出都途次擢翰林院侍讀廣東舊為兩學政一為

學政一為廣韶公所隸肇高五府一州也願試期頗寬閱而一省分兩

為廣東全省學政超授順天府尹仍留學政任嶺南人士咸慶得師有

前惠後程之謠惠即江南紅豆先生也任滿赴京兆視事有異政境無

蝗災永定河漫口溢公問報即單騎馳至武清時河官下壩輒隨水去

計無所出公急令砍柳枝代之遂挂於決口旋塞其鄰境非順天所屬

制府未即至公輒為之相度緩急視河決口旋塞其鄰境非順天所屬

溢公奔走於河干者兩旬有餘日纔一食夜則露處隄上自是得寒嗽

疾久弗愈嗣丁內艱服闋補光祿卿晉太常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是歲庚辰  
殿試充讀卷官秋大彌隨

幸木蘭辛巳以  
慈慶推恩封贈三世如其官曾祖母以下皆夫人壬午

行在授吏部右侍郎次年癸未  
命視學直隸凡所條教一如粵東時既報滿轉禮部左侍郎即充丙戌

會試知貢舉既畢事公病嗽益劇以封翁年近八旬陳請終養次春

賈舟南下都門祖道卿士大夫咸在無不歎且羨者進退以禮始終不  
逾近世九列所未有也此乾隆丁亥年事至戊子仍以舊恙復發七月  
十八日卒於里第距生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歲五月初十日得年五

十有五嗚呼公在閩部卿寺中以清節著其任京尹也又甚耐繁劇如  
老吏人以爲莫測至其視學政收得人效文教以興則公之緒餘及  
之也余識公於諸生時及己未爲同年入翰林爲同直官侍郎爲同列  
公之長子爲余姻又姻姪相友善誌公墓繫余之任也曷敢以不文謝  
公配潘夫人同邑望族以賢淑著先公庚辰年二月二十七日歿於京  
師官舍距生於康熙甲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得年四十七生子一琳  
己卯舉人分發福建試用知縣大珽次瑑側室嚴氏生尚幼嗚呼聞公  
捐館時雷電晦冥風雨大作稍定公啟目眎謂左右曰吾將去矣所憾

者  
君恩未報事親之事未畢耳無一語及他事此非神明素定生有自來  
安能若是耶銘曰  
山川清淑鍾爲偉人維贊文憲舊有令聞公實代起照耀冠紳出作師  
表入爲名臣用光前緒垂裕後昆青山峩峩泉流沄沄墓門一闔千秋  
萬春斯文不朽典型具存

學博陳君熊墓誌銘 沈德潛

明永樂時吾吳有怡庵陳公諱繼者以孝德經學顯宣德初徵至京授  
翰林院檢討天下稱陳五經先生爲邦國光歷十傳爲州司馬公指先  
生又一傳即司訓竹廬先生皆不媿五經後人者也子與陳氏稱世好  
書誌公指先生墓至是司訓諸嗣前已葬其親矣緣誌石未立又請誼  
不獲辭陳氏世系具見公指先生誌中先生生四子竹廬其長也名熊  
字渭占少穎悟年舞勺補郡學生時吳中有慎交同聲二社竹廬以少  
年入慎交社錚錚有聲康熙己未貢成均大司成器重之文譽平儷羣  
謂科第可戾契致而竹廬念親老不忍久離再試不遇翻然歸既歸會  
遭母喪三年哀禮兼盡壬午除廣德州建平縣訓導閱二年丁外艱哀  
毀逾節一如喪母時服闋補江甯之溧水歷十九年歸前司訓其二  
十有一年方之建平也建平僻壤無學人從前司教者以不足教任其  
荒嬉竹廬曰吾敢如崔斯立哦松廢事乎爲廣設科條朔望集諸生講  
授諸經自是士知碩學登甲乙科者相望前此未嘗有也任溧水成就  
尤多溧故中學竹廬鼓舞振作倍於建平時人文日上力請於學使者  
得加額視新學舍將圯又聖廟東向非制乃規觀察故署倡諸生重  
建廟貌通新學學者絃誦其中不躁不怠士歌之曰前端仁後竹廬紹



白鹿追蘇湖端仁門人私謚姓吳名愉吾鄉有道君子先竹廬秉鐸於  
 漂者也竹廬衙齋喜種竹弟子取以爲先生號表其清節與鄉先哲比  
 德云前後居署攜一蒼頭二童子自隨無事鍵戶治經尤嗜易嘗曰易  
 者諸經總會天時人事吉凶悔吝之幾萬焉易理明諸經如剗竹矣視  
 躬一言一動期於寡過得力於易者居多此五經先生遺範也生平敦  
 倫紀慎言行課水歸後凡十有四年厚德清望人以陳仲弓目之乾隆  
 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終於家年七十九以叔子官封登仕郎配張孺人  
 閑家有則先八年卒合葬於穹窿山之原子四人泰來太學生祖謨長  
 岸生履中以治河績官河南蘭陽簿今補山東單縣簿卒正早卒女子  
 四人並適名族孫五人萬齡附監生萬選府學生早卒在鎬州吏目松  
 長州歲貢生工詩曾孫四人憶子年二十時謁公指先生於碧鳳坊後  
 得交竹廬昆季竹廬貢成均時余爲諸生後十餘年公指先生卒哭之  
 又三十年爲草志石今又閱十五年爲竹廬草志約計五十餘年吳中  
 文獻凋落親知祖謝何可勝道而於君家得交祖孫父子且銘其再世  
 之墓誼獨厚焉即子亦忽忽其衰老矣此其尤可感愴也夫銘曰  
 五經裔十一世通經學美克濟揭德振華人師不愧鍾吾高原安魄地  
 山畢危水溶滴君子之澤永勿替也

王先生士芳傳

王先生姓王氏名士芳字南亭浙之臨海人其生在順治十六年己亥距  
 今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百有二歲矣吾聞古有元者也而王先生以其  
 道也數今之齒無有逾先生者也而王先生則以其年也年而在而道即  
 在焉先生家萬山中父曰某祖曰君極世業醫將乳父夢有蒼顏種髮  
 者僕而南來已而先生生故字之曰南亭志瑞也康熙十五年秋精忠  
 反閩中其逆黨曾養性犯台州先生之祖奉惠獻貝子命往諭賊被害  
 先生從其父奔哭乞師夜襲賊營義創苦戰大兵繼之賊大敗走溫州  
 已而貝子薨於軍功不及敘遂歸家貧讀書賣藥以自食爲諸生屢試  
 不利久之父卒妻亦旋卒以是益困然一日入其郡之松山路旁遺鏹  
 百餘金先生偶行見之必有急所墜坐守不去日莫有哭而至者詢  
 之則醫產以贖父罪金失將死於此先生亟出金還之其人欲分其贏  
 先生笑謝而歸是夕竟不能舉火家人嗟怨先生處之自若其勇於孝  
 義如此乾隆十九年先生年八十餘始以歲貢選遂昌縣訓導越六年

辛巳循資引見。

上以其年老特進階六品在京恭祝

聖母慈壽拜表裏宴饌之賜與宴得贈二代壬午乙酉

聖駕南巡溫旨勞問並令朝見

皇太后拜數珠珍綺之賜

皇上親瀝宸翰錫予之丁亥致仕家居次年戊子先生年百歲得

旨建坊優加銀幣今年之秋以祝

萬壽朝京師蒙

恩召見欽授國子監司業在籍食俸特旨嘉獎依古以來學官小臣受

恩之渥未有若先生者也先生有子四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元孫七

人來孫八人第孫一人一門之內七葉相見有轅固之學術有馮唐之

知遇有召公奭之遐壽詩所謂福祿之者先生斯其人與先生重髮

齡背健步善飯目光奕奕注視人有迎之飲者無不赴能作擊壤大詩

字所至人爭求之問其服食導引之說曰吾惟知屏思慮節飲飽順天

和而已嗚呼先生之於道何如哉或又言先生嘗見巨魚暴於陸取而

投諸水斯須雲霧晦冥中若蛟蜃而升者又嘗夜行大橋俯視有物履

然伏其下既過數武虎突而出吼躍去台人傳以爲奇然吾觀先生復舊

急難累更貧困危苦而不改其素其大節有過人者彼所稱事近怪異

君子所不道故從略焉

贊曰古者至治之世物效其祥即草木之無知亦能蒸出芝蘭以爲瑞

故黃髮兒齒之老優游康衢歌詠太平是豈人之爲哉皆上之德化有

以致之也蓋朝有萬壽無疆之

聖主斯野有百歲有美之儒臣以觀王先生之年彼安期偃佺之倫何

多讓焉美哉希世之瑞也

顧先生菴傳

顧先生姓顧氏諱菴字萬生晚自號恆惺明某科給事中諱可久六世孫  
 少時性情偏于剛果時宜與先生默齋下文集與下當有湯字乃與  
 錫也講學于錫甲子先生年二十六與族兄侯齋遵湯先生教舉行高  
 子復七規坐至三日夜心地頓覺開胸中歷歷作得主宰自此一意  
 習靜以爲從此可造聖賢之域程子所謂尋孔顏樂處不外是矣辛未  
 昆陵金闕齋先生來錫與侯齋買屋錫山之麓爲讀書靜坐計名其學



山居錫山去城五里而山居適當其半面山臨溪景絕幽雅。開齋以明季遺老倡導其中每春秋二大會四方來就者不下百餘人。先生與侯齋主其事。侯齋性樂易而先生嚴毅清苦與人爭不合輒面發赤後進多望而畏之。然誠意懇款其面刺人過初若不甚久而心服曰先生愛我其與人同善人意雖與先生不合者亦深信之曰是實然但不通人情責人以太難耳。先生靜習三十年用力勇猛徹夜靜坐嘗懸一盤香于中庭倦極始就枕約二更許懸錢為度下以銅器承之香到錢落鏗然有聲即醒起復坐如是為常然緣是得心氣上升太陽閉結之證丙子年三十八致書於關中李二曲先生備陳向時之略得力及近日病痛併問朱陸異同娓娓數千言二曲手書答復宛如一堂面質先生書謂白沙易學二曲謂不妨就資之所近學之先生自號恆惺取常惺惺義大旨欲靜坐中透出而後可讀書撥棄俗學支離及辭章口耳之習一時從學者遂有棄去舉業之說矣。先生執友同邑則有高先生紫超與侯齋武進有章我任顧確士宜興有尹勿儼溧陽有史支封歲戌寅支封與勿儼患舉業之妨功而授徒者率以舉業不獲教弟子以正學也遂欲鳩聚諸友買田曹莊為力耕代館之計致書先生并要以三事一罷應舉二停處館三早擇居先生手書力止之謂今日之計必使天下之為舉業者皆從事於身心而勿溺於汚下天下為正學者道德與文章交勉而勿以棄舉業為高而後士風可振正學得興若立教而先欲其棄舉業是使讀書聰雋之士皆裹足不前而所得皆不通文理好高立異之徒使談王說霸江湖無賴等輩皆得影響附和其為正學之病不小且使棄處館而力耕終日皇皇謀利其愈于處館幾何若欲擇居為讀書會友計則敝邑之山居儘可棲息無用舍此取彼諸子不從拮据三年卒至大困而其學山遂屬於他氏先生與侯齋主靜坐以高子為歸而張清恪公專主當湖撫吳時會講東林議論不合辛丑余成進士出清恪公之門初謁見首問貴鄉學術歸正否海內指為錫山學派云先生長余二十歲為丈人行余年十六謬有志於學先生大喜引入山居備承訓誘人或指為好名先生曰此正相反今日與東林之學大異東林主壇坫者皆係青雲之士當日從遊光揚聲之意今之來者皆布衣崎嶇好名者必不肯來名於何有其在道之力衛道之勇出於天性但手勢太重不免有病先生亦自知之易黃時猶延侯齋至榻前講學蓋死而後已云年五十有八子二人潛尊德。

論曰吾邑其學山居實延道南之一線相繼主持者為湯金暨侯齋與先生三十年來邑中後學蒸蒸日上四方來就者日眾遂曹莊之事起而山居遂廢先生實與之相終始此亦學脈興廢之一大機也一時諸子好為大言高論慕古為奇難之事而先生持論獨近裏著實令當今可行使從先生之言山居豈至廢墜哉余論先生而獨有慨於曹莊之事因備陳其顛末使後之志邑乘者有考焉

通志湯之錫字世調宜興人仿高忠憲復七規春秋兩會四方學者翕然宗之延陵書院錫山東林書院各延主講席不就有詢朱陸異同者則曰願力行何如耳多辨論何益其卒也正襟危坐而逝又金敬字廓明靖江人師事荆溪湯之錫長之錫三歲執禮恭謹之錫卒卜居無錫遵復七規與同志靜坐讀書興起者甚眾

儀吉案此論中湯金偶得其事記之

強君嶽立墓誌銘 張秉直

人有遊鄉曲之譽而幽獨隱微不堪自問者乎有負不韙之名而踽踽獨行之死弗渝足以維風表俗者乎斯二者蓋古恆有之矣砥節礪行或不宣于俗而竊虛聲以欺人者人或莫之識如子與子健齋不大類是也哉健齋自其少時即有志聖賢之學以為諸媚非所以居心苟同不可以處眾廉隅弗立即不能自固其藩籬于是規行矩步固飢庸束筋骸刻意兢兢凡拱揖進趨言動食飲之節必以古人為師又好接四方知名士或尊為師親為友其所耳濡而目染者皆非尋常所可幾而子則自交健齋後始稍知向學願意度卑庸不能自振又無名師益友相與啟迪于是友朋不知者皆以子之苟同為可喜而健齋孤立寡和幾若不能自容于鄉黨且至于死而其學其行終不免悠悠之口也嗚呼聖學之廢久矣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述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即入小學教之以灑掃之節進退應對拱揖坐作之容其學之者無不自以為宜而其目而睹之者亦無不以為學固當如是也自後世學校既廢相向以輕薄自喜其佻達一有整飭之士僅僅不自廢弛莫不物議沸騰憎茲多口蓋自宋程朱大儒以來風已如是而況于今日此子于健齋慕銘之文所以不能不為之三歎也健齋強氏諱嶽立世居韓城縣樂善岡其世系子姓卒葬年月俱詳某某行述中韓城自賈懷伯先生從二曲徵君遊一時聞風興起者頗眾健齋其一也先生韓城名士吉



君月三王君巨菴孫君渭川與今解君可貞皆以學行文章炳蔚先後而健齋皆與爲友邵陽太乙康先生韓令聘修邑誌健齋延其家卽拜爲師後又從二曲高弟澧川王先生遊亦以師禮待之同時程君某某高君五軒久菴皆力刻俗學刻意古處而健齋以農賈之家不惜多費或結爲友或延爲子師卽以予之不肖初謁健齋時年纔十五耳而健齋卽待以成人之禮非眞屈己下賢有樂善不倦之心者能臺臺如是厭哉健齋旣以學行自勵其動止嘖笑自不敢苟隨于俗又得澧川門下指授謂學莫先于孝弟而孝必自善則歸親始於是凡可以彰親之善者靡不竭力焉世之君子久沈溺于魏晉遺習視禮法之士既冰炭不相合而又見健齋所以彰親之善者或稍過其實于是互相非笑詆譏不已至以爲學目之夫世號爲學士大夫言非而辨行僻而堅父子祖孫同惡相濟而不悛者豈少也哉不此之責而沾沾一守禮之士至損之若不能容嗚呼此亦可以占世風之升降矣健齋嗜學喜著書自宋雒閩後諸先儒語錄文集靡不搜購珍藏予得縱觀先儒之書頗能條析諸儒異同離合之辨實得之健齋關中之學有明最甚

本朝朝邑復齋王先生實宗朱子而其學不傳二曲先生不知其學所自大約得之東林後調停朱陸之說爲多其徒散見于四方而其高弟能傳其學者爲澧川徵君澧川之學傳之韓城而君獨爲弟子且後卒自君卒後後生小子或有志向學畏其排擠似君莫敢毅然自樹一幟雖以予不肖嘗得從君問學亦不敢大聲疾呼以自鳴于世蓋自是而關學之傳遂絕矣學者日讀聖賢之書嗚呼若將弗及至語其立心制行則曰吾弗敢學聖吾姑爲俗學云爾嗚呼其不可哀也哉健齋卒于乾隆某年月日先是三年予有事至韓別歸健齋送予十里外茶亭于涕泣拜別蓋予自瞻衰憊恐不能復奉教言仰視健齋貧困延羸恐亦不能久于世也而今竟驗矣健齋沒予哀不能弔莫故不俟其子之求爲銘文以遺之蓋不獨朋友之私情亦以發健齋之學足以維風表俗俾泉壤幽魂得一吐其不平之氣云銘曰

名爲世所珍亦鬼神所忌蓋不獨吾學之有虧亦由斯人之多伎嗟吾健齋何慕于是而與世齟齬而多生顛顛道喪千載賴一二岸崖之士以傳弗替雖不今合知希益貴有美斯傳靡善不記秉直爲文庶慰幽

（碑傳集）卷二九

向先生潛傳彭紹升

向荆山名潛浙江山陰人少攻舉子業年二十餘居母喪始觀性理書一日讀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躍然曰吾其遂甘爲禽獸乎切已悔過心不宣者數月王行九者王文成公裔也方講致良知之學荆山往而請業聞其言輒心開去而以書往復者數四益自信遂奮力于學聚里中十餘人爲輔仁會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咸有法度居久之里人皆以癡目之荆山聞而笑曰其然乎其然乎作癡人傳辭曰浙江之濱有人焉問其姓氏不答觀其行大癡癡者人遂共以癡呼之其平居也首不脫冠身不去衣立未嘗跛坐未嘗箕行無緩急翼如其趨自手至足繩只是拘當世所尙曰惟酒脫視此所爲癡復何說每直無事危坐終日或誦詩書或玩周易思而未得如負重疾迫乎既得不勝悅懽忽憂忽喜循環莫息在旁觀者莫測其由指之爲癡更復何尤及與物接互相談論或雄其辯動人聽聞或俯其首寂無所云言或非禮拒而弗答道或不同厲聲正色時尙圓巧彼獨方拙癡之一言非此安設情之所發多與世忤人之所爭彼乃弗顧人之所欣彼或加怒是非當前一衷以理毀譽及躬弗悲以喜見義勇爲奮不自止聲色貨利脫然如洗與物無競與世無爭苟非癡人復誰其能生質之累幾于下愚人皆了了彼則若迷妄效聖賢望焉以趨堯舜之中孔顏之樂太極圖先天心學汲汲孜孜窮探力索上希鄉魯下師濂雒言稱古昔動法先王惡聞人過樂道人長凡此所爲癡人肺腑烏乎天地有此癡氣聚而成人爲世所異自古及今繩繩相繼後有來者幸無自棄荆山服膺王學者且六七年已讀程朱書忽自疑偶于肆中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舍其所學一以程朱爲宗確守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諸書與其學者辨析異同反覆不倦其自省亦日密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其平居雖小過失刻責甚至日之所作夜必告天家貧或終日不舉火而手不釋書著志學錄明其所得于程朱者雍正九年卒門人黃序言程魯望傳其學序言名良輔魯望名登泰與荆山同鄉里聞其論學有省遂受業焉始宗王學已卒歸于程朱序言能文章善闢其師說魯望以侍父病得咯血疾疾亟讀書不輟或止之則曰死命耳以學死不愈于徒死乎卒時年二十九序言後荆山一年卒

（碑傳集）卷二九

陸太史奎勳小傳 鄭方坤

陸奎勳字聚侯一字坡星平湖人南雄太守孝山公之子而內閣學士雅坪公之猶子也年十二即能詩未弱冠以文字雄吳越間幼作中秋月夜詩懷詩經句陶治情文並茂嘉善匡山叔父見而奇之贈句云鵲水才華盛吾家太守賢生兒年十二詞賦自翩翩即集中開首第一章所云碧天如練夜初涼者是也顧少年善病雖性喜吟詠而父師專督時藝禁勿使爲弱歲列子衿旋遭生母憂謝絕人事兀坐小樓中課孤姪暇則取插架書讀之手厭口沫如是者三年胸中積有卷軸而於漢魏六朝唐宋諸詩家亦各悉其源流正變不迷所往而詩學大昌久之游京師與楊次也副使沈厚餘榜眼柯進士南陔唱和城南有浙西四子之目時康熙庚午辛未間詩人競趨宋派而吳閭一帶宗仰虞山幾于團扇之畫放翁先生少長是邦顧不能不隨俗轉移而細膩風光森張骨氣固自有其君形者存非彼學步效顰輩所可同日語也嘗選定十二唐人詩集行世各系以詩其題杜少陵云文選理熟精宋元格具有五霸紹三王罪魁而功首石破天驚其論實古人所未發誠足開拓心胸而推倒智勇也已先生雖門第清華甲於江左而自其尊人沒後家計中落授經餬口時爲萬里之游則益研精經學寓維揚者三載于諸經皆有譌著解匡鼎之頤而折五鹿充宗之角譬蜂釀蜜如肉貫鼎宋元人經解如林自貢父華谷草廬東山一二家外度未有與之並駕而齊驅者而大江南北尋章摘句之徒猶泛泛然以詩人相推重蓋亦淺之乎爲丈夫矣庚子辛丑年六十始聯捷成進士入史館纂修明史計足踏省闈已一十三次矣先公爲閣學公所得士庚午之役先生實在鎮闡襄厥事贈縞班荆與先公講世好甚篤柳州先友之痛能無有感於斯文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四

何焯 陳景雲 李法 趙執信

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

曾祖思佐生員妣楊氏

祖應登生員妣陸氏

考棟生員妣陸氏吳氏陳氏

先生諱焯字記瞻蘇之長洲人其先有某者元元統間以義行旌門先生取其事名書塾學者因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發及長博學強識教氣節善持論名重吳中康熙二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時鹿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遊兩門而慎自持見事不符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絕於翁復干徐之怒至辨訟於大府故累蹟京闈而名益重四方莫不聞四十年冬

聖祖南巡駐涿州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語詢草澤遺才李公以先生薦遂

召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

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尋

命侍讀皇八子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

旨再教習三年明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既從李文貞公遊得成弘先輩

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百篇及以艱家居益勸勵學者窮六經翫五

子以究極四書精蘊爲著文之本根文貞公聞而喜貽先生書曰有明

盛時治太平而俗淳厚士大夫明理者多蓋經義之學有助焉今無論

已仕未仕稍有才氣輒慕爲詩古文視經義如土苴子仍諄諄以此指

授甚善先生又令學者從事史鑑羣籍擇所載治法之善者類爲幾編

更迭省想應舉以之對策當官度時地之宜而推行之凡家居五六年

稽古育才不異諸生時其育才也且欲就舉業而引之儒術故爲教視

昔尤粹云五十二年冬再以文貞薦

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

授編修又明年秋

駕在熱河有構飛語以聞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旁即

命收繫并悉簿錄其舍中書付直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

語檢五日無有閒有譏笑士大夫著作詎近科文者黏籤以進而書中

所廁辭吳縣令饒金札裏并進焉

上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簡數條命內侍詣獄詰責先生各據實奏

辨反報僅坐免官還其書

命仍直武英殿方其被繫也危且不測而先生語言眠食如平常銀鑄

中正襟讀易聲出戶外上奏數百言無一字脫誤守者驚服及仍直武

英殿益感

恩修纂益力嚴寒酷暑不少怠歷五六年遂致疾疾劇

詔賜醫藥以六十年六月九日卒年六十二

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歿深可憫惜遂復原官

特贈侍讀學士賜金給符傳歸喪命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著書數萬卷

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記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真偽是非

密疎隱顯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謬闕同異字體

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名乾隆五年從

禮部侍郎方苞請令寫其本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而凡題識中

有論人者必跡其世微其表裏論事者必通其首尾盡其變論經時大

略者必本其國勢民俗以悉其利病尤超軼數百年評者之林蓋先生

才氣豪邁而心細慮周每讀書論古輒思爲用天下之具故詳審絕倫

若此暇時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真行書並入能品

聖祖嘗命書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奏

御嘉獎命卽鈐板會

上崩未頒發板貯內府所著詩古文數百篇皆追蹤唐之作者語古齋

識小錄數冊多刪取諸題識爲之繫獄時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取

投諸火或傳其藏奔於家云先生事親孝謹於諸弟能推財讓產餽遺

雖親故不妄受而於親故貧者咸有恩晚歲落官入直芻米僕賃不給

其不妄受也自如門人有才而貧者恆飲食於家而教之凡著錄者四

白知名者三之一超卓者十餘人夫人王氏忠烈公佐聖孫女亦讀書

知大義能輔成先生志子壽餘一名雲龍生員形遊先生門五年承其

學行頗有所記憶先生歿時復訪求積十餘載得復多戊午己未間史

館蒐天下名人事跡迄今六七年曾莫爲之狀以應乃就所見聞擇其





大且要者考核而詮敘之以補獻史館備文苑傳之采擇

又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誌銘方榮如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六月九日前翰林院編修義門何先生焯以疾卒

於京邸時先生失職而仍校書內廷

上聞其卒也為不怡者良久且曰何焯勤學問祇事有年方欲試用之

而忽焉以沒深可憫傷還其前官贈侍讀學士旌其魂賜金給符傳以

過喪而家在長洲有司用歲時存卹蓋異數也先生少而奇為秋岳曹

公言遠王公所器重既冠以崇明學生選拔入太學名聲章徹鄉先生

請公要人爭欲令出門下而先生淑樸有理偶語及故撫吳湯尚書公

事見鄉先生微反唇即為之氣息弗然而他日點勘場屋程文不如意

者十居七八鄉先生見之氣涌如山戒門以絕仍訟之大府會大府前

以事嗾鄉先生故得不重坐然六試京兆六報罷其一既僥得之矣又

擠而止之猶向以前過也歲壬午

聖祖冬狩駐涿州安溪李文貞公時撫直隸迎謁道左

上從容問野甯有遺賢乎公以先生對既

召試遂直南書房賜舉人偕禮部試禮部試不第又

賜進士對策高等改庶吉士

命侍讀八貝勒府充武英殿纂修當是時李文貞公號得

君一經品題聲勢長數萬人起家為顯官去而于先生尤臭味然吹

噓送上人謂何天之衢道且大行也然久之散館不授職得

目再教習三年而先生丁外艱歸服既闋又丁繼母艱於是先生無官

情將閉戶著書浮沈間巷間老矣已而又以文貞公薦赴闕庭始

授翰林院編修是為歲甲午有以蜚語聞者

上還自熱河緣道問何焯安在即從迎

獨所收繫之并簿錄舍中書載以兼兩交內廷學士檢視諸非所宜言

者大索數日不得獨得論俗下文字及詆謔當世士大夫笑譏偶侮有

人所不堪語黏籤以聞而書夾中有卻火縣令餽金一札棄并呈之

上閱之怒發中摘數條遣內侍齎獄呵問反報薄其罪僅坐免官直武

英殿自若也方事之殷也雷電交至鉅鎗轟轟在其頭邊觀者為之五

色無主而先生意氣自如略不損眠食危坐讀易聲震戶外承譴問隨

事自辨數奏對凡數百言字畫端謹無一詭脫守視吏聚觀歎息謂漢

兒乃有此人既出獄直

殿廷事益勤辰入酉出不辟寒暑他人有弛置自便不了事者聞為手

了之如是者六七年既艱既瘵痼疾乃發氣乘肺溢為水浮膈以卒年

六十二矣先生書不去前閱觀博考而貫之以一大抵經史為主盟其

讀經必得經所以云之意而不取輔漢卿曰此盤脫即也讀史必熟其

事變之血脈而不取胡致堂曰此坐談客也人必論其世體必究諸用

苛濫不作亦不苟為異同蓋將與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者一雪此言有

用我則慎斯術以往非筆墨閒事也書籤歷鄰架以善本對其校讎至

再三必如劉中壘所云殺青可繕寫者乃已所著詩歌古文數百篇諸

古齋識小錄十數卷方簿錄時門弟子恐中有振觸語悉付一炬成焦

土云喜譚經生藝為經生藝者往往持賢先生冀以游揚聲譽而先生

不肯為背而遇有佳作逢人說項一不當意閱畢即以如意帖几上不

置一詞當之者辱過撻市以是多怨者異時蜚語之聞未必非此輩文

致而先生勿之悔有來者仍率胸懷待之書法精妙與人尺牘人皆藏

弄以為榮嘗奉

聖祖命寫朱子四書章句集註錄其板貯禁中俟頒也慎行孝弟事後

母者再而皆得其歡居憂時有甘露降庭樹推財與諸弟者數數也遇

親故皆有恩而守節清苦己願不妄受人一錢初字潤千哭其母更字

配瞻先世當元統間有以義行旌門者先生取名其書藝學者復稱義

門先生曾大父思佐妣楊氏大父應登妣陸氏父棟妣陸氏吳氏陳氏

三世皆以諸生老而鍾美于先生當顯矣既望復亨仍不竟其用有子

雲龍邑諸生也相方諷日屬銘其埋而以沈君冠雲之狀來因敘而系

之詩曰

于古有訓君相者造命以一字而拔人決起千仞入天門候聽先生之

初晉如而摧如值啟事之山公

帝曰女俞俾禮堂定畫一落千丈推墮兮湜湜終遇雨以說孤蘇而復

上將利有攸往匪辰匪已遽呼兮起起綢繆名于枯骨丹旆徒倚榮光

在蒿里嗚呼三不朽之一其言也立先生有言兮滿堂滿室經緯稽諫

兮子史翔集蘭絲牛毛兮龍文虎脊藏之名山兮通都大邑世無解人

兮索之不得後有聖人兮俟之不惑嗚呼先生安此幽宅

（附錄墓誌銘七）



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

全祖望

國初多稽古洽聞之士。至康熙中葉而衰。士之不欲以帖括自覓者。稍靡之爲詞章之學已耳。求其原原本本。確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長洲何公生於三吳。聲氣之場。願獨篤志於學。其讀書。繭絲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審必覈。凡所持論。考之先正。無一語無根據。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鈔本。細讎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沈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也。公少嘗選定坊社時文以行世。是以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尙未洗盡詞科習氣。爲可惜。而淡自歛然。以爲特不賢者識小之徒。而公之所得自此益遠。則世固未之能盡知也。顧公一生遭遇之蹇。則人世之所絕少者。公天性最耿介。取與尤廉。苟其肚中所不可。雖千金不屑口。晨炊未具。不計也。每面斥人過。其一往厄窮。蓋由於此。初受知於崑山徐尙書。崑山之門。舉世以爲青雲之藉。所以待公者甚沃。而爲忌者所中失歡。戊辰校文之役。至訟之於大府。遂有下石

欲殺之者。崑山謂何生狂士。不過欲少懲之耳。夫何甚。事乃得解。已而常熟翁尙書亦延致之。翁之子。安人也。公又忤之。大爲所窘。及尙書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文正公。滿朝憤之。莫敢訟言其罪。獨慈谿姜徵君西溟移文譏之。而公上書請削門生之籍。天下快焉。然公竟以是潦倒場屋。不得邀一薦。最後始爲安溪李相所知。相與發明大義。脫落枝葉。醇如也。於是

聖祖仁皇帝聞其姓名。召見。侍直南書房。尋特賜甲乙科。入翰林。兼侍直。皇八子府中。然忌者滋多。三年散館。置之下等。而斥之。天下之人駭焉。尋得

恩旨。畱浮沈庶常閒。淳歷內外艱。又十年。始復以安谿薦得召。授編修。然不復直南書房。忌者終無已時。箕斗交構。幾陷大禍。幸賴

聖祖如天之仁。兼以知人之哲。得始終曲全。然亦憐矣。方事之殷。校尉縛公馬上。馳送獄。家人惶怖。公入獄。眠食如故。及所司盡籍其邸中書籍以進。

聖祖乙夜覽之。曰。是固讀書種子也。而其中曾無失職舛望之語。又見其草稿有辭吳縣令餽金札。而異之。乃盡以其書還之。罪止解官。仍參書局。公出獄。卽趨局校書如故。是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冊府多資公校之。



世宗憲皇帝在潛藩亦以困學紀聞屬公箋疏。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九日病卒。時

聖祖方有用公之意聞之軫悼

特贈超坊局諸階爲侍讀學士。公之卒踰二十餘年而其門人陸君錫疇謂予曰吾師遭遇之詳予既熟知之矣。其身後之窆亦知之乎。予曰未之聞也。曰吾師最矜慎不肯輕著書。苟有所得再三詳定以爲可者則約言以記之。積久遂成道古錄如千卷。蓋亦厚齋困學紀聞之流。乃同門有荷吾師虛拂之力而晚背之者竊其書去。因乾沒焉。今遂不可得。是一恨也。年來頗有嗜吾師之學者兼金以購其所聞經史諸本。吳下估人多冒其跡以求售。於是有何氏僞書而人莫之疑。又一恨也。吾師之歿時值諸王多獲戾者風波之下麗牲之石未具。近幸得常熟陶穉中太常許爲之而太常遽死。又一恨也。子能爲補太常之一恨否。予曰諾。乃綜述其門人沈彤所爲行狀而序之。公諱焯字屹瞻晚字茶仙江南蘇州府長洲縣人也。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因稱爲義門先生。康熙癸未進士。曾祖思佐祖應登父棟皆諸生。娶王氏卒年六十有二子一壽餘諸生。葬於某鄉之某原。其所著惟困學紀聞箋行世而書法尤爲時所傳云。公

與桐城方侍郎望谿論文不甚合望谿最惡□□之文而公頗右之謂自□□後更無人矣。蓋公少學於邵僧彌僧彌出自□□故也。望谿爭之力然望谿有作必問其友曰義門見之否。如有言乞以告我。義門能糾吾文之短者。嗚呼前輩直諒之風遠矣。其銘曰。天子知之宰相知之而竟坎壈以厄於時。穹窿山上帶草絲絲。

全祖望撰 《義門先生集》附錄

何義門傳

何焯字岬瞻、長洲人。爲諸生、即負盛名。所選制義行遠、集爲學者所宗。康熙乙丑、拔貢入都、屢試不售。壬午冬、以李光地奏薦、賜舉人。明年會試下第、再賜進士、選庶吉士、入直南書房。尋命侍讀潘邸、兼修書武英殿。丙戌散館、得旨再教習三年。旋丁外艱歸。癸巳冬、再以光地薦、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授編修。乙未秋、坐藩邸舊事逮問、尋奉旨免罪、仍直武英殿。壬寅夏、以修書積勞卒、年六十二。上下詔軫憫、贈侍讀學士、賜金歸葬。命有司存恤其家。焯穎悟強記、博覽羣籍、長於考訂。評閱古人之書、必尚論其世、疏通證明、其剖析疑難、指摘謬誤、區別妍媸、皆獨具手眼。不少假借。插架萬餘卷、悉手自點勘。見人有善本、必借歸參校。尤精小學、字畫源流、無不洞悉。書法出入晉唐、正行入能品。性狷介、不肖詭隨。見人文章好譏議、少許可。以此每招人忌。其教人爲文、最謹法度、故游其門者多學有

原本、不苟合於時。有集數卷、繫獄時、門人懼禍、投諸火。歿後、人爭購其遺書、雖殘縑斷簡、莫不珍惜焉。

王峻撰 《王良齋文集》卷三



陳先生景雲墓誌銘 王鏊

吾吳昔多博聞好古砥節勵行之碩儒。本朝百年來位不大而名著者則有義門何先生。何先生及門無慮數百人其最相契如晦翁之於蔡季通呼爲老友者是爲少章陳先生。自何先生歿後先生獨以名德見推爲中興文獻之重輕者幾三十年。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以疾卒於家。典型凋謝遠近爲之嗟歎。有日故人門弟子咸謂先生有道而文宜按古私諡之義諡曰文道先生。其孤具狀徵銘於余。按狀先生諱景雲少章其字先世家常熟代有聞人所謂河東陳氏也。自曾大父天麟始遷郡城大父明義喜藏書深禪理多與明季遺民故老游。父治昌慷慨向義拯人之急母朱氏孺人先生生而穎異初就塾時同塾諸兒所課皆能背誦年十七睢州湯文正公撫吳試士拔置第一。十九從義門先生游益講求通儒之學窮究經史晝夜無間學遂大殖。父喪服闋補吳江縣學生康熙癸酉試京兆不售而歸。再至京館蒲邸三年復辭歸時年甫四十以母老遂絕意宦遊。後蒲邸再遣使敦促潛帥赫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皆堅謝不赴。此先生出處不苟之大略也。其爲學如飢渴之於飲食終日丹鉛不離手。凡經史四部書從源及委貫弗井然地理制度考據尤詳下及稗官說家無不綜覽而尤深於史學。早歲溫公通鑑略能成誦前明三百年事談之更僕不倦若身列其間能剖決其豪芒得失者爲文章簡嚴有法所著有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選校誤三卷通鑑胡注正誤二卷紀元考略二卷文集四卷皆能有功前哲嘉惠後來其他少時帖括之文及應聘所修通志等書非先生所留意故不復紀也。性孝友居父母憂每慟輒絕歲時祭享必涕泗沾衣與人交有始終外和內剛不因人熱所居老屋數椽朝暮暮人不能堪處之怡然晚歲名益高迹益晦終年杜門足不踏塵市。蓋先生視世絕少可語世亦鮮知之者所謂不食之碩果讀書之種子豈與世之工鞿轡營華靡者爭一時之得失哉。享年七十有八配吳孺人吳江兩司寇後諸生景槐女幼窮守約奉姑至孝雍正十年先卒年五十子男二昇長洲縣學生黃中吳縣學生入國子監女一歸國子生張爾樸孫男四慶曾文雍文寬慶餘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於吳山北麓之新阡奉吳孺人附黃中爲人耿介博學有文爲先生克家子以余不能取容當世願徇重焉余雖不獲親炙先

生然與其子交深且久遂不敢以不文辭。銘曰：惟道與文立德立言於時不偶於古獨肩彼富貴者磨滅忽焉先生有書後世永傳吳山之麓鬱鬱新阡我銘幽宮徵在萬年。

又文道先生傳 沈廷芳

先生姓陳氏諱景雲字少章吳縣人也。世爲常熟名族曾祖天麟始遷郡城祖明義明季避寇尹山偕里中李權園侍御遂寓李如石明府結鄰社之契父治昌慷慨向義並稱長者先生自幼善讀書就傳吳太守綺家太守奇之稍長屬文宿儒器重湯文正公斌巡撫江南試士置第一繼從何學士焯講求通儒之學學益大殖尋補縣學生康熙癸酉應京兆試假館王文靖公廩第諸公咸重其名願與交而先生不事投謁不售歸再至京館蒲邸以道自重三載復辭歸蒲邸再遣使敦促潛帥赫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皆堅謝不赴。此先生出處不苟之大略也。其爲學如飢渴之於飲食終日丹鉛不離手。凡經史四部書從源及委貫弗井然地理制度考據尤詳下及稗官說家無不綜覽而尤深於史學。早歲溫公通鑑略能成誦前明三百年事談之更僕不倦若身列其間能剖決其豪芒得失者爲文章簡嚴有法所著有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選校誤三卷通鑑胡注正誤二卷紀元考略二卷皆能發前人之覆有何學士所不逮者學士每以疑義問先生曰是出某書某卷第幾葉幾行閱之無不合以是服其博聞強識云。性孝友與人以誠外和而內剛名高而跡晦爲江左儒林之宗晚歲數門足絕城市朝野望之歸然既卒故人門弟子徵貞曜文通之義私諡曰文道先生。

贊曰

國朝通儒首稱顧徵君炎武厥後江表文獻獨推先生蓋有道而能文實徵君之伯仲也。余少慕先生及與其子黃中舉詞科得聞先生論議益歎其學之闡深黃中學行超卓有國士風古稱碩儒有後其信然哉其信然哉。

（碑傳集）卷一三三

修職佐郎狄道州儒學訓導李君法墓表 張淵

往子未第時蓋肄業關中書院云則制府相國尹文端公撫軍相國陳文恭公督學洗馬官清溪先生皆名德碩儒相與致敬盡禮尊師重道故其時主講席者爲我武功太史孫西峯先生研精覃思遽入理窟一



時受業者計數十百人。其最著則大荔李法維則、雒南薛寧廷、退思武威孫備仲、山華陰李汝榛、仲山華州王士葵、蘭圃韓城王杰、偉人咸南邵麟趾、仁履臨潼王巡、泰岱宗、綏德張松、雄五、河縣嚴慶雲、鶴如、乾州馬友蘭、素天、楊橋漢升、扶風馬用觀、順若、姪廷、榴安、石後、又有綏德張乘愚、葆靈、乘謙、益亭、榆林葉蘭、湘佩、姪玉、樹德、潤、皆一時英儔。奇傑之士，相與講明經術，攻制義，論策詩賦，雜文皆有可觀。先是丁卯鄉試，予與維則俱以戴記同受知，同考官富平令遷興安州牧，李公卅垣俱不售。至是聚首雅相知也。自時厥後，退思由庶吉士官編修，蘭圃由庶吉士官編修，轉四川道監察御史，湘佩由中正榜為內閣中書舍人，餘皆由進士鄉舉為州邑牧令。官獨維則僅由歲貢生選授狄道州訓導。訓導數年，年且七十，猶開闢數千里，赴西安應布政司試，辛卯八月，予以外艱除服，北上謁銓部，晤維則，則西安逆旅，鬚髮皓然，然精力殊健。予曰：老當益壯，固君謂哉？維則自以不預科名憾甚，輒太息至泣下。予期以必售為慰，藉者久之，因詢其文表，先君墓道而維則亦謂予序其所刻南槐詩集，各皆允諾，遂別去。乃無何，秋間報罷，又明年，維則卒矣。生康熙壬寅某月日卒，乾隆癸巳某月日，其子某以是年月日歸葬大荔。維則文學馬遷，詩似太白，自餘不屑也。為諸生時，清溪先生於眾中獨指目為天下士，願終老不獲一第，至肅志以歿。悲夫！所著有南槐詩集、文集及制義若干卷，其所為康對山、教李空同論擬修杜工部祠堂記等篇，激昂抗慨，意興勃發，論議層出，俯仰情深，西華先生每歎賞不置，尤膾炙人口也。

（清儒碑傳集）卷六四

文林郎前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趙先生執信墓誌銘 汪由敦  
先生名執信，字伸符，號秋谷，又號飴山，姓趙氏，宋靖康間有避地居蒙陰者，數傳至平，由蒙陰徙益都之顏神鎮，鎮今為博山縣云。平九傳至振業，明天啟乙丑進士，由郎部令擢御史。  
國朝兩為山西江南布政司參議，是為先生之曾祖。拔貢生諱雙美，郡增生諱作肱，先生之祖與父也。增生公以先生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母孫氏封太孺人。先生質穎悟絕倫，九歲捉筆為文，輒以奇語驚其長老。里中為文社，先生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眾以其幼也易之，移晷立就數藝，乃大驚，號為聖童。同里相國孫文定公奇其才，命作海

棠賦曰：遠大器也。以女孫字之。乙卯年十四，補博士弟子。戊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第六，殿試二甲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甲子春，命典山西試事。丙寅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兼預修。

大清會典，方先生館選時，召試博學鴻詞之士，拔授館職。當世所稱能詩者，麀集輩下。新城王尚書久以詩古文雄長壇坫，聲華傾動朝右，一時鴻生俊才多出門下。先生掉臂其間，自樹一幟，古詩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初，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往往贅牙，與古人戾。新城公自負妙契，先生著為聲韻譜，以發其秘。至所著談龍錄，持論顯與新城齟齬，而新城心折先生，才首肯之，不以為亢也。同時如秀水朱檢討、河中吳天章、南海陳元孝、兩徵士皆折輩行與先生交。先生詩絕去雕飾，有初日芙蓉之目，天才駿厲，卓絕俯視，儕輩少可多否，操觚家無足當意者。名益高，忌者亦益眾。朝士某梓所為詩，偏貽臺館。先生甫展卷，立返其使，一時喧傳為口實。其人以此銜先生，刺骨獨善德水馮大木廷樾，所師承者常熟馮定遠班，嘗曰：吾平生師友皆在馮氏矣。國學生錢塘洪昇以詩詞遊公卿間，所演長生殿傳奇初成，置酒大會，名流畢集，而時向在薄譴，而先生以是罷職去。同年萊陽張庶常罷歸，以事為有司所窘，避跡依先生，張性奇僻，先生命家人事之，惟謹。及卒，殯而歸之，鄉里挾舊怨，訟其子，勢張甚，先生力為援，乃解。常熟仲生是保依先生十九年，卒於館次，為論定其詩文而擇地葬之。先生之篤舊交如此，會典體例多沿明舊理，藩院創自

國朝分纂諸公皆遜謝不敢任，先生為庶常肄國書，取權案，傳以文義典制釐然，同局以是服先生才。初先生鄉試以第二人受知，常熟翁大司寇司寇故名宿，晚遇善持擇，所取山東鄉墨海內傳誦，迨先生甲子典山西鄉試，名墨與是科埒。至今選鄉會試藝無不奉為科律，嗚呼。  
國家以制藝取士，士所為文，關一代氣運，卓犖非常者，必不為空疎卑亢之文，而奇詭晦塞亦無由得光明磊落之士。觀先生所為文，與所得士所係於風教豈淺鮮哉？先生既坐斥，益放情詩酒，所居因園依山構亭，樹清泉秀石，喬木美箭，各極天趣。歸田時年未三十，封公太夫人俱



無恙具甘旨承色笑逮事封公者二十餘年性好遊嘗踰嶺南再陟嵩少五過吳閭維揚金陵開栖寓頗久所至冠蓋逢迎乞詩文法書者全至流連文譚後進疑先生若宿世人而先生與酬接諸狎無少忤徜徉林壑踰五十年名壽並永近代士大夫無與比者先生生康熙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三所著詩山堂文集六卷詩集十七卷詩餘一卷雜著若干卷配孫儒人前先生前卒次孫歲貢生次念郡學生次慶丙辰恩科舉人揀選知縣次繼孫男九須碩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皆縣庠生曾孫男八皆幼故相國陽城田文端公先生甲子所取士是為由敦甲辰順天鄉試座主而慶舉於鄉由敦實典試事於其來請銘也弗可

以辭銘曰名不厭高才不可恃飲酒得過豈惟子美抑有天焉司其行止心無瑕疵何恨于此清賞遐齡一代瞻企復昌其詩足以傳矣吾言勿夸欲垂信史勛哉後嗣尚篤爾祉

又節山詩鈔小傳

鄭方坤

趙執信字仲符號秋谷益都人少穎慧作詩尤有神解年十六舉康熙戊午鄉試第二人次年成進士與館選是歲徵天下鴻博之儒五十人入翰林纂修明史諸公皆以續學雄文負海內重望虎視蛟騰傲睨一世每逢校藝論文之會同館之以科目進者率面熟內慙索不能發一語秋谷以純綺之年旗鼓相當未肯作三舍之避竹垞迦陵西河諸君子胥引為忘年交而企羨于鳳雛之五色也久之遷宮贊典嘗闕試以學術顯矣而恃才傲物為京朝官所嫉時長生殿院本盛行而秋谷尤

所吝賞會

國恤止樂大紅小紅已浹日而纖練未除顧大集諸名士徵歌縱酒言事者倚撫入奏各譴謫有差而秋谷遂坐是削籍年曾未三十也嗟夫膏火自煎谷風不閱孺人穉子馮敬通相對霑襟玉宇瓊樓蘇子瞻徒深戀闕傷美人之遲暮為楚客于離憂蓋不勝執扇之悲而青衫之泣矣當秋谷之初登仕版也漁洋方踞驪壇執牛耳士之執贊者稍獲獎飾片詞即無不取大名以去而秋谷以同里故人子岸然自異雅不欲附于籍湜秦晁之列甚且作談龍錄以見意若昔人之針膏肓而起廢疾者語固未必有當然亦可謂孤情絕照不屑屑焉隨人作計者也秋

谷年踰大耋始卒吳劍虹其門下士曾獻詩云斯人只訝為天上今日方欣不路歧初日芙蓉更轉為桑榆之晚照受命於地詎松柏獨也哉

《碑傳集》卷四五

校記

①碩：疑誤。



藏書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五

魏方泰 劉蔭樞 吳啓昆 胡德邁  
左臣黃 陳鶴齡 黃大年 董允爵  
董允爵 柴梓庭 馮茗園 姚世鉅 李鍾倫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銘

公姓魏氏諱方泰字日乾江西廣昌人也康熙甲子舉於鄉爲選首庚辰成進士選庶常韓公墓廬掌院事數爲余道公學行時諸翰林以韓公故多柔交於余間與公相見稱人中未嘗以言語顏色相親因是心重公及乙未西事興領軍餉者四人而公與焉眾皆詫公文儒沙場萬里行宿無人煙數攻剽言者皆爲色懼而公恬然及出塞結隊安營號令明肅撫循徒旅人忘其勞反役人畜鮮傷耗什器無遺亡自是以後領運者六事集而人皆便之蓋公自散館後卽

召入南書房旋

命侍淳親王講誦

聖祖已審知公之爲人故自翰林改官通政司蓋信公可屬以事久矣於是天下士始謂公之底蘊不可窺尋而歎

聖祖之知人善任使也公爲檢討主山東鄉試視學滇南擢侍讀改通政司參議復主試閩中教習壬辰科進

士士聞公誨喻多勵學自檢於躬行其在滇南與撫軍劉公蔭樞善還中朝大農趙公申喬數稱其廉公

世宗憲皇帝登極擢太常卿遷正詹事乙巳夏以未職攝內閣學士尋遷禮部右侍郎嘗

正告廷臣曰如朱軾張廷玉沈近思魏方泰朕保其終無二心人皆意公將繼武於朱公而公以年滿七十力陳衰疾重聽秩宗典禮雖虔恭將事終憂隕越溫旨許之嗚呼公之不敢賴寵

先帝之篤信忠良又能曲體其情而不強以仕皆可以感人心砥維風教使奕世聞而興起者也公罹祿失母終身哀慕序譜牒建宗祠置祭田恤族屬孤貧延及朋友鄉人式之好讀書造次不釋往還絕漠每至挈轡令舍馬瘡僕吁公部署既定卽端坐吟誦神氣洒然同行者皆心服焉公得告時子定國爲直隸按察使就養於保定其沒也會定國以同官罪誤繫獄尋謫黑龍江宦步猶未營及今

皇帝嗣位特召還京起署陝西西安按察使而夫人李氏亦沒矣請歸葬然後之官

詔許之乾隆三年冬以狀來請銘余與定國同年友也謫而歸始相見於旅舍然以道義相許有素矣乃爲譜其世家魏氏蓋了翁後也元初卜居南城之魏坊繼遷於廣昌支分爲三長居甘竹季居甯都次居株橋公其

裔孫也。累世素豐。鼎革初。鄉里山賊數起。邑中善長避賊保水斗山。守將利其有。將屠之。公之父明之素與相識。馳見之。給令箭曰。保爾家無虞。泣曰。某居別山。非爲吾家來也。此砦中皆良善。不忍其荼毒耳。守將拒以強詞。色甚厲。乃括家財。持千金爲壽。曰。砦中父老所有盡此矣。必破砦。勿淫勿殺。又以五百金賂其左右。於是兵入。眾皆安堵。及公既貴。定國繼之。子姓繩繩。鄉人皆曰。此乃祖乃父積善之慶也。曾祖諱沆。國學生。鄉飲大賓。承嗣祖諱復禧。父諱葦。

詒贈通議大夫。祖妣孫氏。妣何氏。生妣陳氏。俱

贈淑人。本生祖諱復禧。妣李氏。以定國及妻封。贈如其官階。公卒於雍正六年四月。年七十有二。配李氏。卒於雍正十一年三月。年七十有九。

詒封淑人。以乾隆二年

贈夫人。庚午。公在京師。贈公卒於家。夫人備禮致哀。族姻皆爲感動。以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合葬於南城魏坊。子三人。長定國。康熙丙戌進士。次寶國。康熙甲午舉人。雲南永平縣知縣。次安國。早殤。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七人。舉於鄉者三。銘曰。

美仕榮祿。遭遇適然。惟賢惟德。其兆必先。魏宗三支。甯都學顯。公務質行。身依文典。望比於鄉。勤施於國。眾信其誠。士馨其德。象賢有人。忠貞世宣。是父是子。

帝有明言。明之澤近。華父光遠。於萬子孫。先型毋覲。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儒藏

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城劉公家傳

公姓劉氏諱蔭樞字相斗號喬南晚益嗜學更自號秉燭子。世爲韓城潭馬村人。祖天時父聲遠皆邑諸生。公生而廣穎豐頤軀幹魁梧異於常人。及長美鬚髯善談論好稱古來賢豪長者事莊容正言或雜諧謔意浩如也。爲文章主於發揮經義扶進人心不希世取合。年四十登進士第仕爲蘭陽令。邑有河夫之累公至立減之。遂條諸所當興革者請之上官。上官初意其喜事公反復力陳所以上官皆感動益以重公。居蘭陽五年士興於庠農安其畝獄訟衰而盜賊息。邑用大治。以最內擢當行或謂公可稍取庫金自資。且公嘗數爲同官彌縫其闕矣於義不害。公辭焉。入爲吏科給事中。尋丁母憂去。既免喪補刑科。又改戶科。章凡數十上皆關大計。上每嘉納行之。詳在梧垣奏議中。公感

主知之深言事益無所避。權貴者咸側目矣。有欲引公自助者數使使示意。公婉拒之。卒不往。伏暑中邸舍湫隘。退食之餘攤書滿案。揮汗披誦不少輟。客語公以南城某所某所皆某公所有也。君欲之當爲謀。得之直反手易耳。公笑不應。名其軒曰宜夏以見志。廷議楚省攤糧事。公抗聲執論以爲不可。事竟罷。某布政使者九卿

將舉之度公必不可。咸目屬公。已乃令吏唱其名。逐問至公。公不應。遂無發言舉之者。由是直聲益震。居無幾何左遷分巡南贛道以出。贛俗喜訟。至之日受牒百紙。一晝夜悉披決之。自是訟牒用稀。郡有門稅蓋鎮將主之。府縣無如何。公使使市物過之。戒曰稅汝則留所市爲質而以告。乃爲具召鎮將飲。府縣皆至。市物者白於坐曰門者質所市故徒手來。公笑謂此事殆不可聞於言者。鎮將懼即去其征。又米行牙帖公稅一而私收不啻什伯。公計所入足以當歲額者置田若干充其賦。悉除牙帖勒諸石。民志大孚。公以忠直報國無間外內。方思大有所設施。會攝臬篆忤制府意。因事劾去。或曰內有排者假手於外也。公遽買舟恣遊匡廬以歸。歲癸未迎。

駕還闕。

上熟識之。問劉韓耶。何爲不官服。以失官對。有旨即復其秩。及

駕還復

召對移時。即用爲雲南按察使。公受

命。即日行。微服入滇。訪求利病。知屬吏坐省家人最爲民害。抵任。按名擒治。遠近肅然。民有冤抑。平決如流。適





有造蜚語叛者、公執其渠論如法、餘無所問。尋擢廣東布政使、督撫交章請留。時滇藩缺、即以公補之。滇海源廣流狹、口如卧鼓、秋水時至、田廬多損。公力請疏之、并築六河岸閘、自是蓄洩有備、民被其利。戊子夏旱、米價忽騰、公禱於五華山、時雨立注。又請發粟平糶、民貧甚者、因以賑之。尋擢貴州巡撫去。滇人德之、肖像近華浦、以時祠焉。黔地當滇蜀楚粵之交、民苗雜處、舊稱難治。公宣

上威德、以誠信馭之。三川及苗犵獠殺諸案久未結者、首爲清之、開釋其無辜。戒有司謹爲備、毋生釁端。時出近郊、勸課桑農、飭諸將備勤教練其士。又開馬路、自雲南坡至蕉溪二千里、以便商旅。陽明書院爲士子所羣萃、公手爲評議其課藝而甲乙之、士習文事駸駸日上。蜀遵義人苦無藝之征、越疆來訴、公無所避怨、輒密疏以聞。

上使使會川撫問狀、府縣削職者數十人、蜀困用蘇。會烏蒙土酋與威寧土舍構隙、川撫請發兵臨之。

上重用兵、姑命都統一人會滇蜀黔三省督撫提臣于畢節勘其事。諸公盛兵衛以來、苗民大驚、不知所爲、或挈室遠避。公簡從疾馳至、傳諭無恐、民心頓定。公乃就

蕭寺爲行館、一不以煩有司。諸公聞之、皆戢其從、幸勿有所侵暴。公大會諸公、謂此小事、一介使可定、公等無憂。當是時、土舍已出、而土酋恃險、且疑且懼、不肯出。公遣千總一人走土酋所、檄之來、曰、若出質、吾活汝。若抗命、卽翦滅不遺。老夫無多言。土酋相謂曰、老劉公恩信素著、今奉

命來、吾儕雖死、敢不出乎。遂與俱來。公方與客圍碁、遽召之入、卽會諸公訊之。各心服、願釋仇去。出而相謂曰、吾儕幸遇老劉公。乙未之歲、賊妄喇呵蒲坦稱兵、擾我哈密。

上察知其不可徒以德撫、乃大出兵討之。公密疏請緩師。其明年、公年八十、將告歸、再疏言之。疏入、得

旨、劉蔭樞年雖老、尙能騎馬、着馳驛赴大軍駐札所在、盡心周閱、矢公議具奏。公聞

命就道、行三月、抵巴里坤、相視軍營、上疏數千言、終以緩之一字進。尋奉

命、仍往貴州辦事。黔人悲公之去也、爲祠生祀之。及是、喜公之還也、耄耋黃小走逆境上、相慶曰、我公果來矣。有

旨解任來京、部議以阻撓軍務發口外屯田。在屯三年、

上鑒其忠直。

特旨召還。留京又三年。壬寅首春。行燕饗國老之禮。以壽躋大耋。坐次最先。舉朝榮之。是年冬十有一月。還公原官。是月。

聖祖皇帝龍馭升遐。公白髮攀髯。血淚交頤。

今上御極。篤念老成。

召見養心殿。諮詢良久。

賜白金四百。數珠一。并

召見其子熾。公得請歸里。所歷城市村落。聞公來。觀者塞路。往往移時乃得行。歸里後。居數月。微疾而卒。年八十有七矣。公善讀書。繙閱經史及性理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補。多有論駁。爲前賢所未及。已行世者。春秋舊疑。梧垣奏議。宜夏軒雜著。凡如千卷。其周易蓄疑一書。則屯田時細加刪定。手自鈔錄者。明白切實。人人得之。足以致用。今藏於家。平生愛士惜才。根於天性。人有一善。樂道之如不及。其登薦於朝者。往往至卿相。而絕口不言。惟恐其人知也。與人交。務盡誠意。有所不可。卽掀髯切指之。不以疏數爲忌。人更以悅服。因自砥於成者。蓋多有焉。少不以書名。撫黔時。

上命進摺必手書。乃日摹晉唐人法書。久之。能作五尺

大字。當閒居京邸時。都人慕公義。謁公者無虛日。或因乞公書者。公悉接見之。或面書箋幅與之。人各得其意。以去。公既歸。其未及見公者。未嘗不扼腕自惜。以爲不幸也。公之撫黔也。勦適奉

命視學是邦。公一見權甚。曰。詩稱作人。人固貴作。君必能爲此地作人。因自言在滇時躬課諸生。并隔號舍以廣進取事甚悉。勦三年黔學。幸無大戾。公之教也。蓋心師公者久之。及公歸。乃申前志。以弟子禮見焉。語云。士得知己一人。可以不恨。勦於公是已。何以報公。抑公固必傳人。勦得附公以見於後世。又厚幸也。因撮所見聞。爲公家傳。使來者有考焉。

孫勦撰 《鶴侶齋文稿》卷三

吳宥函墓表

吳啟昆字宥函江甯人。先兄及余始入庠序與劉古塘張葵歎數君子以義相然信而宥函近亞之。自爲諸生歷科第選庶常課試文出同列爭傳誦而未嘗以此自多。惟閉門勤經訓其與人交不可得而親疏。既通籍常徒步賃從者一人守舍炊者一人兼旬不肉食而勤營近郊高敞地葬鄉人客死者。倡建金陵會館於京城西南隅。罄其數十年授徒資聚始。太守長沙陳公鵬年謂君才可立事。及改官御史巡視北城所部肅然。會先世墓界爲土人所侵告歸訟之。遂卒於家。諸子因吾子弟以請銘。歲時無虛。至今九年而未克就。以宥函之學行已再覓於余文也。冬十有一月聞寶應王懋竑予中之喪其子姓及淮南故舊皆謂銘幽之文余義不容辭。追思自辛亥以前交疏善微而假以誌表哀辭者有之矣。其後公事日殷雖故舊親知多闕焉。感念平生游好乖隔凋殘欲總而籍之略舉行能兼存名字州里而自揣年力恐終無其期乃表宥函之墓而附論江介士友與余兄弟齒相後先者繫于篇終庶幾九原有知眾鑒余事與心違而非于友道之厚薄淺深失其倫序云。宥函癸巳舉于鄉辛丑成進士卒于雍正癸丑某月年七十有四。所著春秋周易臆說行於世。妻某氏子三人長鏡源雍正丙午舉人。次雲堦雍正甲辰舉人。太倉州學正。

次某太學生。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乾隆六年季冬桐城方苞表。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二



順天府丞提督學政鹿亭胡公神道碑銘

故京兆鹿亭胡公諱德邁字卓人由康熙丁巳舉人選中書科舍人掌科事遷江南道御史歷掌山東山西陝西河南諸道管理登聞鼓院稽察錢局巡視南北二城丁內艱再補浙江道御史掌河南道遷順天府丞署尹事以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卒於位公故徽人也自其曾大父始爲鄞人隱約者再世至中憲大夫文學始以甲科起家用御史巡淮離內升超六階已推太僕寺少卿未上以疾動乞假去公父也胡氏仍世爲臺臣竝有聲然皆未展其用論者惜之公之少也承先世膏粱之蔭顧十三歲而孤遂遭家難先是公之嫡母邱太恭人無子早卒繼室以汪氏亦無子公生母洪太恭人之來歸也稍後於汪氏而汪氏以其有子忌之太僕下世宗親中有無賴者導汪氏以一飯之先自尊而別立後且謀害公舉家大譁汪氏以多金重賂諸無賴欲籍官司之力把持其事官司中有不謹者亦從而鼓之然卒不得直汪氏訟雖負而其所以蕩胡氏之資者且數十萬及公長舉家爲汪氏危之公念其爲先人簪劍之遺仍以諸母之禮事之兼珍之養歲時行慶上壽之禮亞洪太恭人一等而未嘗少有愆忘汪氏內婉而已

及公卒而汪氏尚存哭公大慟曰吾悔當日之爲人所賣也嗚呼世教衰薄有以前母之子陵其後母者有以爲人後之子但知其本生父母而不知所後父母者有以嫡母之子置羣母於婢列者不必其有怨與否也又其甚者明張太后之於世宗手擊神器以付之大體之爭於太后無豫也而世宗妄遷怒焉百種摧折以終其身其於人道幾不可問汪氏於公其義絕矣公之坦然相忘而寧過於厚蓋懼傷太僕重泉之志可不謂之孝歟公之爲臺臣也所上奏疏皆有關於國計民生而最有關係者兩事其一以丙子夏江南督臣題畱知府在任守制公言

聖世首崇孝治不應違例妄題仰懇

天語申飭以維人道之大經其一以丁丑春言

聖主求賢若渴臺省風聞之禁宜加寬宥以作敢言之氣時以爲有古諫臣之風他如請發積貯以卹民隱加矜慎以平刑禁計典大吏之歛索皆名言也豪民有強據人妻者公痛懲之八旗人有強勒人歸戶者刑曹朦混不得其情公訊釋之精明強固莫之能撓又嘗有席商逼殞平民以重賂求免死薦紳亦多爲之請公卒不可然公之接物煦煦如冬日望之不知其風概若此也



公於童時已工詩。父友李隱君杲堂器之。甫冠。即追隨黃都御史萊園。方外嘯堂之徒。爲西園之集。及丁洪太恭人艱。服除。徜徉林下。若不欲出山者。太僕有小築在所居之西。曰適可軒。曰岸上船。曰隱心書屋。公於其中更增廊之。曰寶墨齋。曰野意亭。曰涉趣園。曰延月廊。曰含綠窻。曰書畫船。曰悠然閣。曰天香逕。其巖岫曰雲壑。曰雙虬峽。曰飛鷺。曰青芙蓉。日與賓從唱酬其中。湖曲風流。於斯爲盛。取黃山松液製墨。博采方經故物。春以爲胎。故所作用於江左。於是張大尹萼山。杲堂之子。東門董太學可亭。皆仿其法製墨。已而部檄敦促入臺。副京兆。治三輔。瞻懷里社。未嘗一日忘命。諸子更闢所居之東。欲別有所營。而公卒矣。義襟敦篤。里黨之中。蒙其惠者。不可指屈。風趣真率。家居青鞋布襪。不知爲貴人也。書法大肖趙董二文敏。公云。生於順治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六歲。葬於城東紀家山之陽。有適可軒集。娶張氏。封恭人。亦工詩。其與洪太恭人以姑婦相唱和。有世德堂集。筵周氏。子四。銘彝。銘常。俱貢生。銘嶧。舉人。知南充縣。銘鑑。監生。女二。孫七人。曾孫五人。公之卒三十年。而銘嶧偕家孫鼎台。以神道之文爲屬。乃爲之銘曰。

天都之望。集於我邦。世襲繡衣。兼有文章。蔚爲清門。世德克昌。佳城鬱鬱。表茲鄞江。

全祖望撰 《鮑塘亭集外編》卷七

杭州府錢塘縣教諭左文江樵墓幢銘

江樵先生姓左氏。諱臣黃。字紀雲。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國初。吾鄉諸老先生。以古文有盛名於天下者。莫如姜編修湛園。次之爲萬五河管村。而先生古文更出其上。忽而精悍勁峭。如孫可之。忽而回翔紆餘。如曾空青。樓大防。忽而生澁如吳淵穎。從心變化。不名一家。顧湛園管村。皆遊京洛。京洛之元老。輸心推挹。以是得出入承明。未央之庭。並參明史館務。而先生落落穆穆。不求人知。其氣力無由達於

廟宇。亦遂無有物色之者。先生口吃。其爲人疏散。任本。召威儀率畧。最重名節。雖先輩不肯少寬假。嘗以周徵君鄧山未謝酬應。累觀之。一日。諧之曰。商容易代。受寧王表閭之寵。赴謝鎬京。道逢伯夷。勸其改姓。信有之乎。徵君笑而謝之。然不以爲忤也。其後徵君之子。宛春。乞予銘徵君之阡。深以先生此言爲憾。予謂徵君大節終不媿於遺民。而先生不失爲諍友。並可傳也。累試布政司。老而得薦。北應計車。仇侍郎滄柱在館中。自度是年



必入春闈、親過之、屏左右問所欲言、先生嘿不答。次日、侍郎赴鎖廳、猶留關節一紙、戒家人待左相公至、密與之。先生聞之、卒不往。侍郎在闈、搜索先生文甚苦、及拆卷、乃知先生文固在本房、然已置下選矣。歎曰：平生浪說古戰場、此之謂耶。先生晚以選人之籍司教錢塘、舉種索莫不改其樂。弟峴任廣西學使、有貲甚夥、先生不肯一分潤也。所著有江樵集、藏於家。先生之子如晦嘗乞予銘、予未及銘、而如晦死。後十年、始銘之。其詞曰：不逢楊意、肯學王維。老我布褐、潔我儒衣。試看墓下、帶草離離。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廣文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澎、從容城孫徵君講學河漳、義俠著州部。君旣冠、亦好暢明氏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之書而踐行之。父歿、故舊巧奪其產、弗與爭。高陽李相國嘗延至京師、一日念母、謝歸、設教於家塾、從者數十人。每秋冬生徒夜誦、燈火相聯、聲滿里巷。母歿、以鄉舉次選、正定縣教諭、設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屬府三十二城之士多聞風而至。君精制舉業、其爲教雖以力行爲宗、而常因文術以誘進之。凡經君指畫、輒籍于庠序。升京兆禮部者相踵、故士爭湊焉。其在正定、嘗奉檄視蕭家營水災、在事者陰投意以未成災報、不爲奪。太守命督陞平、甯晉諸邑民捕蝗、歸報曰：民不畏蝗、捕蝗令屢下、官屢至、則苗盡矣。一時士民咸載其言。余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陽明氏爲世詬病久矣、然北方之學者如忠節、徵君皆以陽明氏爲宗。其立身旣各有本末、而一時從之遊者多重質行、立名義、當官則守節不阿。如君又私淑焉、而有立者也。用此觀之、學者苟能以陽明氏之說治其身、雖程朱復起、必引而進之、以爲吾徒。若嚙嚙焉、按飾程朱之言而不反諸身、程朱其與之乎。然則尙君之行者、蓋不必以其學爲疑也。忠節之後人多與余往還、故余習知君之爲人。君歿踰年、次子憲華奉冢子憲



儒藏

榮命來請銘。固辭不獲。乃述而志焉。君康熙甲子舉人。官止順天府武學教授。以雍正四年六月卒於京邸。年六十有五。母某氏。世儒家。妻鹿氏。忠節公其曾大父也。子三。惠榮。康熙壬辰進士。黔西州知州。惠華。雍正甲辰一甲進士。翰林院修撰。李惠正。雍正甲辰舉人。女三。皆適士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

孝廉黃華川墓誌銘

嗚呼。士廢日力役於舉子業。亟亟趨時赴變。求合有司尺度。至於摧折踣頓。猶不肯已。其幸者偶一合有司尺度。得自鄉貢名禮部。禮部籍試之。即不幸不得。猶得注籍吏部。以縣官學博待銓選。而又疾病疫癘之無常。康強壽考之不可必。至於中道短折。展轉彌留。猶諄諄舉愛子屬人。若惟恐後來爲之者。或不工其術。以爲必師某某者。即如吾。即不師某某者。即不如吾。噫。其篤於文也已。黃生敏功。從予講習於漉江書院。予懼末學離真失僞。教學者以澄澈心源。解脫纏縛。思人之所以爲人。思學之所以爲學。其有主於內也。譬入海者。貴得元珠。其漸融於外也。若消冰之得夏日。而文在其中矣。然不信者。以予言爲迂濶也。其信之者。則又以予言爲求工文字之捷徑也。是二說者。淺深固皆無當。雖黃生亦然。然充其質勿懈。可進於道而工於文者。已而黃生狀其父之行實。請予銘幽。其狀曰。生父性寬平。於父母無不承順。於兄弟篤好。相切劘如師友。早歲泛濫涉獵。兼工書畫。然非其好也。查意學爲八股文。補博士弟子員。試必魁其曹。既廩於庠。名譽日起。然在舉場。數戰數退。乾隆庚辰。乃以第二人舉於鄉。兩赴禮部試。又不第。丙

成己丑歲、疏通乙科選格、士之舉於鄉者半得官去。生父以體氣羸弱、獨杜門養疾於家、不得預。其在家、毛髮絲粟、經紀秩如、遠近學子請業者俱有聞。有立。既九年、竟不起。以乾隆壬辰年二月二十六日歿。畢君光祖者、生父同年友也、兩人志學甚相得。是時畢官醴陵縣教諭、又以内憂主講瀟江書院。生父命小子敏功曰、吾死汝當學於畢、汝其以父事之。今畢補官遠去、敏功不得追從。然聲琅琅在耳、敏功猶時時流志之不敢忘。其平生所業文字多散佚、無收拾者、敢請吾師一言圖不朽。嗟乎、士之不爲舉子業、與爲其業而不精其術、精其術而不投於時、俱可以自咎。君一一反是、而其效止於此、鮮有不悔而改圖者。而君又望其子爲之、而且望其爲之之得師、以庶幾盡善。噫、若君者、其篤於文也已矣。君諱大年、字象椿、號華川、醴陵人。祖茂省、由福建省入籍醴陵。父鳳山、例贈文林郎。母某氏、例贈孺人。子四人、長敏開、次敏功、卽從子於瀟江者。次敏發、早夭。次敏達、女子子三人。君生康熙壬寅年九月十八日、年五十有一。以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君於箭竹山。銘曰、孰控之起、孰擠之止。衆萬之生、若驟若馳。叶耻搏沙成質、解散則已。君於其間、勤而無所。叶洗有崇者封、神還太始。抑猶有子、君其不死。

余廷燦撰 《存吾文稿》

墨雲董丈墓志銘

予少時過鏡川、見黎洲黃聘君所撰蓬廬董贈公之墓表、摩挲石碣、愛其文。贈公者、墨雲先生之考也。又三十年、而墨雲之子又衡任以墨雲墓志請。予文不足爲黎洲役、顧先生之淳行、則善繼其家聲者也。按狀、先生諱允爵、字參雲、一字墨雲、贈朝議大夫、應遵之孫、蓬廬先生德範之子。蓬廬子四、長國子學正允雲、次永昌知府雲、次膳部主事允霖、皆沈太恭人出。副室王孺人舉先生。家世青梁、甲於甬上。天性孝友、接物以寬、應事以慎、喜怒不形於色。補太學生、或勸其從事於科舉、則喟然曰、三兄俱在仕路、如偕出、孰與事親者。奉沈太恭人左右無方、曲體意趣。雖與三兄析居、而田園賦稅一切皆掌於先生之手。三兄板輿迎養、旁午交錯、太恭人以先生之善養、不忍舍之而去、遂不復行。已而長公逝世、次公遠去滇中、太恭人哀樂遞傷。幸先生在膝下、委婉承順、晨羞夕膳、得以加餐。從子竝先自楚歸、先生與其讀書、爲之授室於已之居。然而門戶日闢、婚嫁日繁、先生以一身任之、雖資斧不繼、拮据從事、未嘗使太恭人與見知之也。太恭人患足疾、臥牀數載、先生晝不解衣帶、終夜不敢熟睡。其逝也、哀毀骨立。嗚呼、世教衰薄、大倫



乖刺有以前母之子而凌其後母者有以後母之子而摧挫前母所生者。履霜之痛、蘆花之悲、聖賢尚遭此厄。至於嫡庶之閒、尤所不免。而先生之於沈太恭人較之所生有過之無不及。可謂孝矣。永昌之貳守於東萊也。招先生爲左海之行。先生赴之。遂得遍覽大澤、天柱諸山洞竹林寺、三山巖、蓬萊閣諸故蹟。謁東海神廟。有吳道子畫歸而事之府署之壁。因謂兄曰：坡公彭城風雨之夕，諒與吾兄弟對牀一致耳。秋深，取道金山虎邱一帶，縱遊而歸。城東之獨山舊有莊，其後傾圮。先生重葺之，題曰愛廬。時王孺人尚在堂，取愛日之義也。九宗七族之中，貧而無告者，竭力周之，願以享年不永。未及四十而卒。君子惜之。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春秋三十有九。娶黃氏，子中表姑也。子任，太學生。女二，葬於梅湖栗樹塘之尹壘。銘曰：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聖門論士，得此非易。而況生於素封之家，長於貴介之地，純心篤行，眷容無際。曾斯人也，而不壽，吾不知大造之何意。千年馬鬣，慈龍佳氣，寒山片石，永言弗斂。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 學正董華雲先生墓表

六朝重世家，誠以宿德耆老必於是乎出，其爲風俗所關不少。後世日凌日替，新秦之門戶，狼狽無狀矣。其猶有六朝之遺者，吾甬上爲最。甬上世家近亦就衰，其能力持高曾之規矩者，董氏爲最。董氏之宿德耆老，以予所見，夢存先生其最也。先生自其王父以來，累世擅膏粱之望，而好禮樂善，亦累世不息。吾甬上世家之勤施流澤，莫之或先也。及先生之從兄弟或官六曹，或守方面，或佐成均，相繼翱翔天路，而先生高文積學，累試不售，遂以明經上舍需次儒官。顧澹於宦情，終身不出。至其孝友睦嫺任卹之行，益然爲先人培元氣，則孔子所云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者矣。先生之扶藉族鄰者，事不勝書，書其大者。自王父叔立先廟，先生又建崇本書院於廟旁，置田以充膏火之需。董氏子姓皆得肄業，葺修始祖塋道，以及列祖丙舍，大會宗人，椎牛上冢，重纂族譜，又編遠祖純德徵君廟志。每歲青黃不接，出倉庾所貯以賑諸宗。歲杪又贈以銀物。太孺人張氏早卒，繼太孺人亦張氏，渭陽寒泉之慕，其於二家舅氏一體同功，不分厚薄。外舅范君夫婦未葬，葬之。妻弟無子，買妾贈之。禮部侍郎姓中史公，先生僚婿也，未遇時貧甚，先

生周之無算。女兄弟三人，或不永天年，或孀居，撫其諸甥，使得有成。有先業在鄉溪，溪上興築若塘，若堰，若橋，不惜多金。歲租所入，不以輸家，即存之溪上。次年平糶，以拯疲民。嘗有盜夜竊先生所糶金而去者，先生榜之於門曰：吾之出內於此，畧有古人社倉之意，以爲汝鄉緩急。今盜吾金，是互鄉也。汝其能無媿乎？盜於是夜復還所竊金。次日謝過感泣。蓋先生之古誼出於天性，初非慕義強仁者流。故其心城血路，至於宵窺之輩，俱爲悔悟。嗚呼！漢人引鄭長者之語曰：三世富貴，知飲食，五世富貴，知官室。予嘗以爲鄙言。夫累世富貴，而惟飲食，官室之是曉，賢者損其智，愚者益其過耳。若先生之深醇豈弟，鄉井稱爲有道士。林推爲君子，豈非克世其家，而不媿於宿德者老耄歟？先生諱允彩，字筆雲，一字蓼存，廩貢生，侯補州學正。曾王父光永，南京北城兵馬司副指揮。王父應遵，諸生，以孫永昌知府，勞貤贈萊州府同知。父德嵩，諸生。孺人范氏，生子元裕、元毅。李氏之簪，生子元敬、敏政。胡氏之簪，生子元敘。女四，孫十一，孫女七，曾孫五，曾孫女六，元孫女一。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雍正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七。葬於桃源鄉之姚王塔。又八年，而第四子敏乞表墓之文於予。惟敏也，恂恂

有篤行，能嗣先生之風，予益樂爲之銘。其詞曰：周官六行，備厥躬。九宗七屬，慈惠鴻。世家喬木，增穹窿。墓田高敞，足有容。萬家他日，壯崇封。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 柴丈漁山墓表銘

漢時於學校中，必有高材生之選，以是知瑰偉軼羣之士，古亦難其人也。吾鄉自國初諸老先生逝後，陳先生宗獻爲古學，同時和之者，爲董先生次歐、陳先生魯水、柴先生漁山。而漁山之材最高，其爲文浩浩落落，不依傍人門戶。如河決下流而東注也，如登高山而小一切也，如庖丁迎刃解牛而磅礴自如也。充其所至，歐陽充公、蘇學士、晁詹事之流，詩則渭南一派。於是前輩鄭高州、寒邨一見驚倒，許其以詩古文詞名世。前此先生不甚愛惜所作，及聞寒邨之言，始稍稍收拾之。題其集曰鄭存草。然先生筆力殊絕於人，而讀書畧見自許，以故少深造精進之功。生平嚴事惟宗獻，相見多銖屬，甚至垂涕泣道之。及宗獻歿，而先生漸浮沈於唱酬燕集之間。嗚呼！有高材而不得竟其所至，中道而畫，良可惜也。且益以見師友之助爲人生所不可少已。爲人伉爽，負奇氣，篤於古道，撫宗獻之遺孤二十年如一日。予聞



宋魏文節公罷相家居，善引掖後進。張武子、王季羣之徒，日相唱酬。有柴張甫者，俠士也，下筆千言，文節尤喜之。然卒不達而死。漁山之才，頗類張甫，豈其苗裔耶？文節愛張甫而不克援，高州愛漁山而亦未展其量，悲夫！先生諱粹庭，字上林，別署漁山，世爲浙之鄞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生某年，卒某年，得年若干。娶范氏，子二。葬於某鄉之某原。先生歿二十年，予求其遺文，欲爲論定。而所謂鄭存草者，以予少時所見，已不能得其什一矣。嗚呼！以先生之性稟，生前既未能盡其材，卽其所小就者，亦失亡於身後，不且將泯乎無傳耶？乃爲之銘，其詞曰：

揆天之才，而勵止於斯。將無造物之忌人，有以敗之。我銘其幽，亦無愧詞。

全祖望撰《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 馮丈南耕墓碣

梨洲黃公之學，吾浙東英俊多出其門下。而最先推挹之者，慈水馮氏也。當是時，津撫雷仙先生兄弟首傾倒其學，躋仲侍郎以文章風節相頡頏。當有冒梨洲名致箋鄴仙者，躋仲舉其中，誤字以爲疑。鄴仙曰：太冲多學，當有所出。時人傳以爲雅語。雷仙兄弟既逝，帝皇道濟

皆嚴事焉。而馮氏後起之秀，乃有崛強特出，則爲南耕茂才。南耕嘗聞梨洲之論，又讀其所著書，不盡以爲然。嗚呼！以歐陽充公之學，而原父介卿皆不甚服之，古人正不以苟同爲是也。南耕之學，未必皆足以匹梨洲。要其所以角逐於膏肓，墨守之閒，自有不可泯沒者。而惜其阨窮以死，世遂無知之者。嗚呼！可悲也夫！初，吾鄉前輩有講經史之會。梨洲歿後，萬八徵君石園實主之。南耕閒從講會，諸公得其所記錄，以爲未盡核，多所彈駁。石園於書無所不讀，然南耕所攷據證佐，嶽嶽真能難也。嘗謂學人言胡梅欄通鑑注地理之誤，隨口舉示，如河決下流而東注，則近來釋地諸儒如顧亭林、胡朏明、顧景范、閻百詩，莫能過也。顧南耕長於持辨，而嫻於著書，旣不遇，頗快快得酒卽喜，劇飲頽然。有問所疑者，隨口答之，雖甚醉，井井如故。而或勸以筆記之，則曰：汝曹識之可耳，何以記爲？或言其於春秋傳地理有成書，而總未嘗出以示人。學者固請之，則曰：吾尚有所待也。乃未幾而不戒於火，晚年益自放，日穿穴於佛經，決隄倒瀾，若有所悟。然南耕故儒者，其忽逃而之禪，蓋有所不自得於中。而自其春秋被燬，遂卒無一編半冊傳於後者，可悲也夫！予嘗與萬丈九沙偶舉通鑑胡注之誤者



數條、九沙歎曰：南耕嘗言之矣。顧子及冠出遊，家居時甚少，未及一見而叩其所學，爲可恨也。南耕諱某，字若園，生某年，卒某年，年若干。晚年一貧如洗，好事者或載酒餉之，則度佛經於閭，相對極歡，陶然而醉，客去不知真古之狂也。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姚薏田墳志銘

通經學古之士，天每以阨窮加之。或曰：所以玉之於成也，其信然乎？則所謂阨窮者，不過槁項黃馘，三旬九食，以畢其生，亦已足矣。而乃重之以疾病，甚之以患難，終之以孤茕，如是而曰：玉之于成，莫之信也。天而無意於斯人乎？何故而於孤根薄植之中，屈沆瀣之精，以篤其材？天而有意於斯人也，而所以玉之者，適足摧殘戕賊之，以至於死，則司命者之權衡，不知安在？歸安姚薏田，長興王敬所，皆今世僅有之材也。二人者爲郎舅，其讀書能冥搜神會，真見古聖賢之心。其爲詩古文詞，清雋高潔，平視千古，一時推爲國器。然而皆一貧如洗，不克自贍其生。薏田尤疲羸，長年委頓，藥裹不去手，寒暑風雨，時若有鬼伯抗之。敬所遭奇禍，逮繫西曹者五載。薏田以其姊故，益在多凶多懼之中，終日涕洟。敬所解網

而歸，不數年而死。薏田隻輪孤翼，漠然無所向，痼疾益甚，沉痾又十年，竟死。二人者皆無子，嗚呼！其可悲也。薏田之操行，其視敬所爲更醇。敬所死，子銘其墓，不諱其生平疵類。薏田垂淚讀之，已而相向嗷然以哭，至失聲。長興令鮑辛浦在座，亦汎汎而起。今吾銘薏田之墓，辛浦之死，且三年矣。誰其讀吾文者？薏田姓姚氏，諱世鈺，字玉裁，曾祖某，江蘇按察使司。祖某，明經。父某，諸生。某氏，薏田之爲諸生也。王提學蘭生，唐太守紹祖，皆知之，欲爲之道地，然竟不果。未幾，薏田亦病廢，更無意于人世矣。晚年益刊落枝葉，所得粹然，授徒江都，遂卒焉。吾友馬曰琯曰琬，張四科爲之料理其身後，周恤其家，又爲之收拾其遺文，將開雕焉，可謂行古之道者也。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得年五十有五。從子某爲之後，葬於某鄉之某原。所著有蓮花莊集四卷，莊故松雪王孫之居也。其銘曰：

薏田之學，私淑義門。義門之徒，莫之或先。人亦有言，墨守太堅。薏田不信，禦侮兀然。每逢異轍，互有爭端。焦屑敝類，各尊所聞。而今已矣，宿草陳根。悽愴哀詞，以當招魂。薏田嘗述義門之言，以爲厚齋不脫詞科中人習氣也。予諧之曰：義門不脫進士之學，習氣也。薏田大愠。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卷二〇

李世得墓表

君諱鍾倫，字世得，安溪人，相國文貞公之冢子也。公巡撫直隸，余過保定，留院中兼旬。君朝夕就余，言簡而禮恭。河閒王振聲曰：公子性孤特，視世士蔑如。此曲體公心以下子耳。君幼異敏，甫十歲，即知孝敬，親視藥物。公宦於朝，太夫人春秋高，留閩，君侍母以養，大母生養死藏，君常在側。公守制京邸，服闋，視學京畿，乃相從於使院。公篤志經學，以官中事劇，自治易、詩、書，而以三禮屬君。君所治皆有端緒，不數年，五官之說成。故君之卒也，文貞公水漿不入於口者幾三日，蓋不惟子之痛，痛其足以承學繼志而爲人世惜此材也。君既歿，二十有二年，子清藻以文貞公所爲誌銘及祭告之文求表墓，且曰：某困公車久，將遂歸，卒先人業。嗚呼！古之學父子相繼而後成者多矣，君其端有得於後邪？君以康熙癸酉舉於鄉，丙戌三月卒於保定官署，年四十有四。妻黃氏，繼室何氏。清藻，丁酉舉人，清馥，質厚安雅，余嘗謂其氣度於文貞爲近。承蔭，由郎官出守大名，以廉正著聲。清泰，邑庠生。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本里成道院前。桐城方苞撰。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六

朱軾 俞廷棟 王符 劉青霞 王承烈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軾神道碑

乾隆元年秋八月十五日

今天子命車駕親臨大學士朱公第視疾又三日公薨

天子再奠于其第加贈太傅諡文端冬十月公長子通政使右通政必

增崇其欽明二臣者雖訂謨無聞而要其能為堯舜之師其人必邁皋

變而上公奉

世宗詔侍

皇上青宮最久

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聖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陲靡不異音同歡慶堯

舜復生然則公啟沃之功可以想見而公之風概又豈可求諸唐虞下

哉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居江西高安縣公宣髮廣穎音中黃鍾韻

數十空羅羅可數康熙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入翰林改知湖廣潛江縣

事治獄忤總督某巡撫劉公殿衡至日吾久聞朱令賢今觀所爭獄益

信為解于督臣而薦之遷刑部主事轉郎中督學陝西尹奉天再遷左

都御史巡撫浙江

世宗登極累遷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故事宰相莅任必詣翰林衙

門公去而復至海內榮之其撫浙也浙西瀕海衛洋石墩多風魚之災

公建老鹽倉於中小鹽渚夏蓋山功成堤廬大安其任風憲也大將軍

年羹堯以大逆誅父還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俱置諾矣公不署

名

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還齡訓其子甚嚴

子不能從以陷于罪罪在子不在父

世宗頷之還齡竟免其辦治直隸營田也以津衛諸河為經以趙北口

兩淀為咽喉寫壤引泉四坻衛隄溉田六千頃其晉賑山西也安流庸

禁遏糴糶糶粟請留漕立醫廠增驛夫兩隨禱降民與災忘公潛躬味

道神識凝然而于致贊軍國靜密詳審朝廷倚如金城故為都御史時

請終父喪

聖祖勿許在營田所請終母喪

世宗勿許公難斯徒跪洵涕力請至于批麟叩闕章三四上黃門近御

皆昨舌瑟縮奪毀奏稿九卿大臣慰勸者相環而公陳之愈力萬不得

已則引古墨經禮請從征西戎

兩聖人愛其忠難須臾離其孝重違其意乃

詔如怡賢親王居母喪故事勿朝食勿吉服勿補原官

國家有大事公卿詣廬中咨謀性介而和病門生某餽儀公呼謝者再

開封稱量畢仍還之曰以東修問先生於誼甚古受之無所為非第書

不云乎享多儀儀不及物吾體未贏無藉於獲故稱量之則已受汝儀

矣奚必及物耶

今上在藩邸時聞公講生民休戚歷朝治亂尤悉既即位凡所陳奏無

不張施公自知道可大行輔志弊謀如恐不及乾隆元年首陳除開墾

省刑罰兩疏其他語秘外不盡知然公已七十二歲髯頽秃且盡

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虛已咨詢公亦忘身殉國竭聖聖之思卒以

成疾輔

新君九閱月而薨其遺表曰臣遭盛世入翰屏既老且疾口垂閉矣伏

念

國家萬世根本君心所重者理財用人而已臣核國儲經費綜然後有

言利之臣倡為加增者幸勿聽之至於君子小人之辨尤易混淆尚書

逆于汝心遜于汝志二語願

皇上時以為念則臣魂魄長逝永無遺憾章上海內傳誦之所著有春

秋詳解三禮纂名臣循吏等傳夫人陳氏先公亡合葬某銘曰

惟天以

聖清有德篤生良弼惟

帝以聖相有庸恩始榮終奕奕太傅學為儒宗視躬何約艾物何豐孤

終既協陰陽就宮變醢養瘠休我王風凡彼百工俾倖衡衡或才之忌

或盛名之攻至于太傅而曰君子竟罔不僉同梁木壞矣心支明堂舟

楫朽矣慮海波之或揚讀公遺表惓惓

君王身墜泉底心立殿旁舉謨說命餘音琅琅配于

太廟祀于太學書于旂常葬于磽确松柏九丸羊虎躍躍永峙一碑以

抗五嶽

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五級贈太傅朱

文端公墓誌銘 蔡廷玉

乾隆元年秋八月己卯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五級朱公薨於位先是五日御醫以公病勢聞

上方有祀事齋戒

命和親王問疾越翼日丙子

上親臨賜第慰問良久既薨

上聞震悼輟視朝一日

親臨哭奠贈以帑金贈太傅入祀京師賢良祠諡曰文端逾年陞南歸

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公姓朱氏諱斌字若瞻號可亭世籍江西瑞

州之高安十世祖永樂進士官刑部郎諱益者治獄多隱德曾祖諱崇

遂祖諱朝綬邑諸生考諱極光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

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孫氏妣冷

氏皆一品夫人公爲人小心精敏而優游充瀟若不見其能事上遇人

一本於誠不爲矯飾篤篤

三朝褒寵備至益恭謹自始仕至極貴其居室衣服食飲見者不知爲

貴人所薦達士皆不使其人知不名講學其於心術義利公私之辨

國家行政用人忠邪與壞得失之方持之醇如也康熙三十三年以領

解第一人成進士改庶吉士又改潛江縣知縣以斷獄不阿制府意制

府怒果擯公不爲動且劾矣會新撫至謂制府如公言朱令賢也何勿

爲以薦入爲刑部主事轉員外郎郎中尤盡心於獄訟有借連公庫已

旨寬追呼或欲以培克爲能誅求甚急公力持不可久之卒如公議

聖祖因是知公名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

命提督陝西學政以關中先儒張子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學爲諸生

摩利素士大悅歲試冊報部科公不名一錢部科吏怒拒冊不收故遲

之爲公罪鐫二級調用時科試未竣代者且至秦士入試院合詞監臨

者請奏留公不得則大譁監臨者爲好言慰之會有以其事上聞者

聖祖知公操守特命竣試事退歸用九卿薦擢光祿寺少卿

聖祖意復擢用公久之超四級簡奉天府尹踰年擢通政使司通政使

出撫浙江三年拜左都御史丁父憂

命在任守制公具疏懇請終制不許則請歸葬畢以墨纓效力軍前又

不許時山陝二省大饑以公往山西視賑事竣越密雲迎

大駕又

命往山西試行水利社倉甫至又命往陝西肅清二等獄獄具還京師得假歸葬

聖祖宴駕公星馳赴哭

梓宮

世宗即位銳意興治國家大政及進退人才必詢謀公雍正改元拜吏

部尚書四月充

恩科京兆正主考加太子太保給假歸爲母冷太夫人壽

賜御書及尙方珍物無算是年復充

恩科會試正主考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丁母憂家計未至巡

撫先以

聞公時在營田水利工所

世宗知公至孝恐驟聞過哀毀且召公至慰諭而

諭通政司及公在京家屬無先以計告

命江西巡撫以司庫銀二千兩昇其家治喪公歸又

諭到京守孝百日即來京辦事公奏請解任終制益力是日又

諭閣臣大學士朱軾所奏情詞迫切宜允所請但三年爲時甚久目前

有畿輔水利之事正資料理可於八月前來京師委任顧問公家居喪

次一年葬畢抑哀復命至則

世宗遣學士何國宗副都統永福出迎賜膳

命以素服在內閣吏部都察院行走不補元官無與朝會燕享公時內

總閣部外兼水利營田諸務勞憊甚疾大劇不入直一年具摺懇請解

任

世宗手詔敦諭宜寬懷頤養無以久未入直職務爲念明年解部務尚

直內閣坐撫浙時失察呂留良私書吏議革職

命仍視事尋還職兼管兵部尙書事又署理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十三

年復出相度海塘至中途聞

世宗宴駕公號慟趨還朝而

今上已有旨大學士朱軾老成望重令同京辦事尋

命協辦總理事務賜世襲騎都尉乾隆改元二月會試復充正主考又

充纂修三禮館總裁官公爲政練達有體自爲縣及撫浙未嘗假賓佐

摘伏多洞中更不能爲奸政事之外益著書有餘暇浙俗競爲浮靡民





朝不計夕弊甚公以身教儉除供億減出入儀從衣綈啖糠粿吏無敢曳執綺凡里黨婚喪喪蜡燕會具有品式戒毋得越久之浙民便之郡邑長望風自飭公察吏嚴而不苛吏皆奉法北新關素為奸蠹數公至乃無敢括賈浙西自衛洋至石墩鳳凰以迨乍浦澈浦梁莊數百里海潮汐為害民安危倚塘為命且築且圯公因地形水勢高下緩急為捍禦開濬捷石丈尺紆縮皆有法度惟公所築至今無患雍正三年餘姚上虞會稽等縣塘衝決破傷民人廬舍

命公往勘還面陳形勢修治大要

世宗大悅悉如公議行公之視賑山西也先言便宜五事皆聽用凡銀米贏縮里甲戶口遠近多寡勸糶之方及所以散給者規畫詳盡守令惟受條約全晉賴以活公稔知天下州縣倉儲虛耗有司任意侵那一遇歲稔發賑遂以冒銷為幸災民轉徙溝壑無賴乃因山西之饑為上盡言其弊請嚴定章程飭下督撫勒補所屬虧空為荒備又請易出陳易新為擇地分貯或糶或借一視民便毋令吏得為奸事皆施行國家歲轉東南漕數百萬而畿甸水穀二府之政不修幽燕多棄壤漳衛漳沱淤潞諸流百道歲泛溢為害元脫脫營田之法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器具工作穀種費鈔五百萬錠歲則大稔不賴於轉漕其計夫授田則壤定賦水泉陂塘門堰捍築之方具見於往牒明之廷議紛紜欲復其蹟而不能其見於徐尚寶文定之論尤詳惟戚繼光稍修於薊鎮豈後之水學無法不能如前謀國者亦無為近功尺寸之見不爾地利於古今豈有異乎公登政府時與怡賢親王籌度畿輔營田水利合詞陳於上發帑金百萬兩為經費凡土方丈量水線水平散籌收籌及溝渠圍堰諸法皆井井工且大興未幾而公奉命出視海塘又以母憂歸又以疾求解職任十三年又自請赴浙視海塘惜未竟其功公規畫大計務詳盡於生民利弊尤倦倦而督撫外吏好興利為功且爭言開墾病民尤甚當今上即位之初公首疏痛陳其弊言今四川丈量多就熟田加增錢糧以成清丈之名廣西報部捐冊墾田數萬畝其實多係虛無因為通行丈量之舉冀將熟田弓口之多餘以補報捐無着之數大行皇帝洞燭情弊飭令停止丈量而前此虛報墾科之田業經入冊責令輸糧小民不免苦累又河南報墾亦多不實請飭下各省督撫將

報墾之田逐一查明如係虛捏即行題請開除無為民累又言法吏以嚴刻為能不問是非曲直賦私先酌數目迫以極刑刻意株連惟逞鍛鍊之長希著明斷之誠請

敕下督撫嚴諭有司獄務須虛公詳慎原情酌理協於中正

上覽疏嘉歎悉為施行而向之以興利為功者稍相繼罷去其遺疏尤懇懇於理財用人之際謂額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倘言利之臣

倡說如增仰祈

聖明乾斷示斥浮言實天下蒼生之福至於用人邪正公私心跡各判

幾微之際最易混淆惟在

皇上慎之又慎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嗚呼公之忠誠謀國無愧於

古大臣之誼而

上之稽謀老成能聽用盡言可謂

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宜夫殊恩異數於公存歿之餘有加無已公學湛

深經術尤邃於禮酌古今之宜期可躬行家居時嘗刻三禮及前儒議

禮書為家儀三卷撫浙時謂國奢示儉儉示禮又益以士相見鄉飲酒

禮為儀禮節畧共三十卷以為浙人程式又增定禮記纂言周禮註解

訂正大戴記呂氏四禮翼溫公家範顏氏家訓又著有易春秋詳解

歷代名臣名儒循吏等傳若干卷軫車雜錄廣惠編並行於世素有人

倫鑑所舉士多游至大僚以功名顯於善類護持尤切為左都御史時

世宗論六科皆屬於都察院科臣有抗爭者詞及公公力請乃得寬減

又嘗疏讀凡文官四品以下皆得移封嫡母生母繼母皆得封以風

孝慈公生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原配陳氏果贈一品夫人繼配毛

氏謝氏俱贈淑人先公卒陳氏封恭人子男三人曰必培以廕官通政

使司右通政娶張氏卒贈淑人曰必璵丙辰進士改庶吉士娶吳氏俱

謝淑人出曰必坦壬子舉人世襲騎都尉元娶李氏繼娶李氏陳恭人

出子女五人一字建昌縣舉人李家駒家駒未婚夭以節自誓餘俱適

士族孫男五人孫女二人銘曰

人臣之位相位而極非位之榮四海之責稽古相業視學崇卑虞湯有

作必咨咎伊溫溫朱公惟德之恭輯古名臣以程厥躬眷求簡任

聖祖

世宗公在綸閣金鐘大鐃

皇帝嗣服稽謀耆碩曰予舊學醇修清德公之昌言殷命康謨炯炯金

鑑  
皇帝曰命公事  
三朝為世毗依民有父母國有善龜生也褒崇薨也贈諡凡百君子敬  
爾有位。

前學博廷棟傳

俞先生諱廷棟字禾懷號松干崑山人祖諱廣父諱允升砥志儒術  
母王孺人生先生四歲而沒繼金甯人先生少穎悟祖授以四子書數  
行並下稍長從婦兄遊刻苦向學年十八補郡學生既穿穴經籍根柢  
深固己卯韓城張公景峯保德姜公鹿麓典江南試榜稱得人先生出  
潛山令張綺園門祖年老尙及見之曰吾家代有隱德理當興起若登  
賢書吾有孫矣禮闈不第歸義命自安杜門掃軌時韓城保德兩公視  
學江浙不通札干請或諷奉堂上甘旨不妨稍暇孤介先生曰我修南  
陔白華之養焉敢違潔白之義有私我親且願一已烏哺之私為兩  
師門累也邑中諸前哲交口推重內申就選得安慶桐城縣教諭例當  
引見入都謁今相國視齋張公公雖量清望手卮酒助以師道自任既之  
桐進諸生講道藝重經學祛浮華勵名節養士氣遠近翕然每課士鄰  
邑廩至學舍幾不能容所陶鑄多成國器者而先生峻節自矢雖盤飧  
不給於常俸外不名一錢邑中賢大夫交口推重一如在崑邑時初先  
生之任拜辭堂上受清慎二字以行及計典列上考署曰守清才裕父  
聞之喜曰若遵吾言吾有子矣歲己亥修葺學宮身先倡率郡守委修  
邑志徵文考獻釐綱析目具有史裁緣母喪去官未及成書抵家復丁  
外艱先生故仁孝之官後所夕慙念時遣子歸侍代定省至是兩遭大  
故衰經中經營窶窶不自衛生形神並槁矣雍正二年甲辰三月卒距  
生康熙四十年年六十性友愛待兩弟頗瀛公衣冠食撫姪雲耕如已  
子王子雲耕舉於鄉先生教也生平不言人過而涇渭了然友朋有急  
多方周之偶無以應即解職不自安於古文嗜左史昌黎制義一宗先  
正嘗言吾輩須讀有用書作有用文乃不虛此日綜其畢生蓋敦本篤  
實君子也雖位不副德未究底蘊而有行有文如此亦可傳也已配張  
孺人事親治家皆中禮節以高壽邀  
賜粟帛子二人神發太學生祥發縣學生女一人孫男女九人

論曰古來廣文首稱胡安定公以經義治事教弟子俾出而從政多適  
於世用也今此風邈矣然端已率物清節自樹若俞先生者亦胡可少  
也居家峻整鄉國並稱而茲仕以後又能樂官之閒而不忘師道之尊  
行藏出處兩無負矣嗚呼美名尊行果在大官厚祿中哉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王公符別傳

公姓王氏諱符字徵遠號洪波山東福山人也其先自漢宦遊於此因  
家焉世以儒業仕進至公九赴棘闈不一得薦而被斥者再於時公年  
四十餘矣不得已循例注籍康熙五十二年授知雲龍州州治在萬山  
中蠻獠雜處不知廉恥禮義公至始興教化舊俗寢變五十八年課最  
擢知太平府太平古南詔極邊領流官四土司二十有一類皆宋元時  
山洞明初始闢其人犷悍難治而思明州黃而芸者在眾土司中尤號  
梟桀肆虐其下人又與各司相仇殺無已剽劫行旅取財內地商賈咸  
被其毒聚黨數千人鉦鼓旂幟漫山谷勢猖獗莫能制公白大府請禽  
治之不許公固請曰極知閣下慮之深也願某區區惟恃  
朝廷威德方隆不當令豺虎窺伺邊徼且流土皆赤子忍坐視所部陷  
水火中乎願假便宜得自處置不煩一兵不濟則以官徇之督撫臣壯  
其言遂許之公返郡密遣偵者廉得虛實乃伴以巡邊為名徑赴明江  
而芸初聞郡將猝至大駭既乃聞輕裝單騎遂不為備而循故事來迎  
入城止屏舍舍旁有鐘樓鐘以發號集兵公即遣人斷其懸而仆之趣  
召而芸執之而芸出不意不知所為其黨洶洶欲為變公乃出懷中大  
府檄屬聲數其罪且曰罪止而芸汝曹皆良民各自安業敢有譁者大  
兵且至汝曹無噍類矣眾皆警服有頃各散去公以而芸歸州人焚香  
羅拜道左歡呼動天地公復遣練密捕其尤用事助惡者數人具揭上  
大府以聞於是而芸等抵罪其旁州屬順命者捐袍服以示獎異思  
明之改土為流自此始龍英州土目趙雍城刺下無厭按治之雍城獻  
厚賂求貸公集官民於臺出其金為州人償還賦而置雍城於法以故  
諸司咸悅令行禁止為前此所未有雍正元年為同城武弁某飛語所  
中罷任士民泣送者數萬人六年起知成都府至則首開濬李冰故堰  
躬自相度督察以利農田旋以公坐合曉被劾  
先帝以細故不足挂彈章令來京授順天府丞八年遷光祿卿領府丞  
事如故是年山東偏災大發帑賑救公請捐糴糧三千石助賑十年克



東早復請往協勘皆報可而克東之役督臣田以市恩濫賑密奏奉有王符居心端直之諭見

殊批寶笈中是年遷太常卿十三年八月

今上即位恭辦

山陵大禮皆稱

上意先後奏文綺有差乾隆四年罷七年十月無病而終年七十有六諸封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元配張氏子柔辰沅永靖道前湖北按察使從繩六台參將檢癸丑進士見任翰林院編修孫顯緒亦以丙辰進十入翰林

（海內名儒傳卷四二）

文學劉青霞傳

劉青霞字嘯林先世確山人明初始遷襄之西岡會祖軻七品散官祖漢臣庠生總制汪喬年督師勦流寇嘗贊畫以撫按薦權襄城令里人德之立廟祀父宗洙例貢生以孝友著聞青霞其仲子也十四歲而孤事適母張生母畢委婉承懷門內無閒言從季父宗泗學率教惟謹伯兄青駿性嚴重凡所命無毫髮違少聰警工文然不屑役志舉子業每宵分伏牀榻篝燈講古達旦不厭故於諸史百家稗官雜說罔不強記貫穿尤酷愛馬遷心摹手追所著慎獨軒文集八卷史論十二卷皆卓然成家其評騭人物要必權時勢微始終揆心迹度義理至成敗利鈍則置勿論雖古昔令主名臣不免責備賢者然推勘詳審褒貶確鑿使逝者可作亦當類首折服實有知人論世之識匪徒逞其才辨而已晚得關中李中孚二曲集反身錄益潛心理學粹然為儒者顧知名極盛而過合較遲年三十八始補弟子員又十年食餼又十年而遷卒士論惜之娶井氏繼陳氏子四伯陽增廣生伯誠出嗣青駿後伯朋附學生伯梁太學生好學嗜古有父風

方鴻贊曰嘯林羣從六人皆績學砥行時有中州六劉之目遇登科第者三且兩入詞館嘯林迄以諸生老謂非命實不猶歟然其人其文固足不朽奚必以科名重哉獨史論僅存四卷餘悉燬於火後世莫覩其完書為可惜也

又襄城嘯林劉子別傳王心敬錄

嘯林劉子余盟弟而襄城六劉之一也劉於襄城為望族至孝友先生

兄弟三人以節義文章名其家君羣從六人而君於行為次即孝友先生仲子也年十四而孤鞠於季父中翰恭叔先生先生慈護如子而督學殊嚴君亦念早孤而父志不竟也即知恪遵季父教喜讀史漢百家以倡和羣從閑於制業藝不屑屑也嘗曰士愧不學無術耳科第視遇合何如役役笑容同列或譏疑之不恤故君當未籍庠校時即獲博雅之聲羣從亦皆於制舉外各擅其長鄉先生籍籍推舉而六劉遂名襄鄉數百里間矣然以數之不偶也羣從中連發三人獨君年踰三十始受知鎮江張公補博士弟子又十年始食餼於江右湯公自是僅十年而不幸以五十八歲亡當余甲申之赴楚也將先師二曲子李子命道出襄城恭叔先生時養病家居先生見余不啻見子李子之子弟即余見先生與君羣從不啻見子李子與恭叔先生舊好故承恭叔先生命仍與君兄弟舊心而盟以續子李子與恭叔先生舊好蓋子李子生平不與人盟而獨盟恭叔先生兄弟即余年且四十六未敢妄盟一人而獨盟君羣從嗚呼是可以尋常締盟論哉而當是時也則君與羣從並盛年高才曾不余迂咸欣然視余如兄自是余庚寅再赴湖北甲午夏赴姑蘇返皆道襄信宿每相見必劇談連宵無言不盡至歲時音問未有逾二歲不彼此及者蓋君性孝尤善處適庶母子間於季父事之如所生事兄嘯廬則儼若嚴父於羣從則昆季而朋友切磋之誼為篤至於好賢樂善則尤出自天性故其於孫李義林之表章祭祀先慈教子之獨行數十年中皆孜孜揭揭之不替他如慎獨軒文集稿中聞忠揭孝慕義崇操尤不一而足也故余與君相對則未嘗不面期以古處書讀往返尤未嘗不以千古相勸勉蓋余心之望於君並諸羣從者則自有在又非獨文章聲氣之末契也嗚呼孰謂君遽止於斯耶天可問耶然如君孝於親友於兄弟善讀書能文章氣誼肝膈不愧士君子之行無論世之區區顯通者是在所難即卿大夫好學長年亦未必一一能至而君無憾焉嗚呼君固自知遇合之有數即壽年之短長不亦有數耶君何憾獨是君羣從六人自甲申來二十年耳適已凋謝者二人而君又溘然而逝豈僅劉氏不幸而余也知已零落之慟尚可言歟君名青霞嘯林其表字也所著有慎獨軒稿史論詩稿藏於家初娶井氏繼陳氏子三伯陽伯朋俱諸生并出伯梁陳出孫男三

少司寇王公承烈墓誌銘朱軾



少司寇王公諱承烈字遜功號復菴世為陝西西安之涇陽人曾祖徽  
明天啟壬戌進士歷官山東按察使司僉事落職家居李自成入西安  
檄召縉紳公拒以疾比聞都城陷痛哭不食死祖承春邑庠生嘗陷賊  
中械繫月餘不屈賊知其意堅釋之公獨端誦不輟年十九補博士弟子  
員乙酉以五經領解己丑成進士讀中秘書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  
葬以禮服闋  
命授翰林院檢討  
今皇上御極之元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巡視都城有豪棍為巨室僕  
人姻婭素行凶惡賈人控於公棍知公不可干以私乃竄身巨室公督  
卒搜執實之法由是不逞之徒皆悚慄畏避輦下肅然營  
召對養心殿講大學明德章反覆數陳格致誠正之義  
上大嘉賞資甚厚明年以諫垣督湖漕政湖漕綱弊多端每愈丁撥運  
軍民譁然不可制公下車數月得其要領逐一指揮不動聲色而諸弊  
盡除江陵荆門蕪水諸邑請就便以兩兌漕公如所請水腳運費約千  
金盡汰子民黃州府屬被災公率屬捐貲賑賑日親按視曰吾不目覩  
吾心未安也押運至虎頭磯風大作舟幾覆公拜祝曰承烈奉職無  
狀願身當天譴勿損船沈米致誤天庾須臾風止漕舟得無恙比遷江  
藩楚中兵民數千人酒淚擁送揮之不去江藩舊有東西通吏作奸犯  
科官民並受害公蒞任即革除勒石署前郡邑橫造部籍吏書百計苛  
較公令粘簽冊首俾照式改造需索之弊不禁自絕時中丞姓苛急公  
多方調劑凡中丞所為有未合必力爭得請乃已然終以此拂中丞意  
戊申春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中丞亦解任來京公與中丞質奏  
上前中丞語塞  
上嘉公嚴礪中丞旋授工部侍郎改刑部侍郎自入臺府輒病瘧時作  
時止力疾視事未嘗一刻少懈迄己酉夏病大作支離數月而卒子思  
關中理學淵源於橫渠張子先儒謂張子如伊尹西銘言仁發明萬物  
一體之義伊尹納溝之恥即此意也所論井田學校農桑禮樂親切可  
見諸施行又嘗欲以一鄉之地盡為井制為天下後世法張子之於治  
道其志可謂勤矣而卒不獲抒其所蓄樹聲績于當時為蒼生利賴良  
可惜也近代若呂涇野馮少墟皆學張子之學者也涇野仕終南禮部  
侍郎雖立朝侃侃而所言終不獲用少墟以講學為小人所阻致仕飲

恨而卒豐於德而裔於過千古同慨說者遂謂儒術迂疏多不用於世  
即用亦未必效今觀於公而知其言之大謬不然也公自為諸生讀書  
談道精研性命之旨體察於身心之間立意較然以聖人為必可學以  
唐虞三代之治為必可復先是李二曲講學整屋公族兄豐川履親受業  
於其門公嘗自謂平生得力於豐川之教益為多然二曲豐川屢辟不  
起而公獨毅然以斯世斯民為任比之橫渠張子涇野少墟諸儒其學  
同其志同而遭際之隆盛則前賢所未有也夫以草茅崛起之寒賤備  
員史館孤介特立而數年之間數歷中外功績懋著為世名臣公誠上  
不負  
君下不負所學而  
聖主之知人善任豈漢唐以來賢君之所能及哉公嘗語子弟曰我三  
家村一窮秀才受  
恩至此何由仰稱言之涕零自五月乞假養疾  
皇上屢遣御醫調治輒整衣冠倚牀叩首嗚咽不止重九日自為挽歌  
四章有蟻蜂何意列鴻鸞天地恩深圖報難之句易簣時無一語及私  
惟以  
君恩未報為恨夫以公之公忠誠懇孜孜為國使得享壽考之年  
天子且將大用公公之所以輔佐太平霖雨著赤者不更有大焉者哉  
公生於康熙五年三月二十日申時卒於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子  
時享年六十有四原配左氏繼李氏俱誥封宜人子一穆癸卯  
恩科舉人任內閣中書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先兆孤穆乞子志其墓  
子交公廿餘載公弟孝廉錫綬又嘗遊吾門不敢以不文辭於是誌而  
為之銘曰  
嘗登崆峒之巔探元鶴之穴下瞻涇原細渭活活東流百里濁浪潏潏  
毓秀鍾靈實產人傑味道沈酣砥行孤潔遺遠  
聖主樹立炫赫天不惹耆佛誕懷悲卜佳城於何所蟠石之南莘野而  
西千秋華表芳草離離  
又刑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蔡世遠  
雍正七年十二月甲申刑部右侍郎王公卒於位  
天子加恩賜恤葬祭輸禮部具典禮以聞越明年二月其孤穆將歸葬  
以狀請於余曰願有以銘其隧道之碑余與公為同年友知公生平講  
道服義立朝泣官愛國撫眾諸大節有古大臣風其何敢辭按公姓王







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雍正六年春、江西布政使涇陽王公以左副都御史徵。秋八月、至京師、進見、首言巡撫某治尙刻深、數語屬吏。方今時勢、譬諸醫藥、安調榮衛、古方無所用之。壹以猛毒攻、勿問何證。儻吏皆遵信、恐爲赤子憂。

天子威焉、立檄某廷訊、而擢公工部右侍郎、尋改刑部。某至、曰、臣在江西、事從嚴、律從重、欲恩出自上耳。

天子震怒、曰、朕何自知爾用心若此、且如爾所不奏而施行者何。聞斯言、使我戰慄、汗流浹背、立落某職、而諭戒內外臣工。當是時、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自畿甸達山陬海隅、莫不抃蹈相慶、誦

天子聖明、公亦以此名聞天下。而自入臺府、卽病疴、浸深、劇、竟卒於逾歲之冬。公始爲庶常、貧不能舉火、閉戶誦經書、不習課試文字。用此散館、復畱教習三年。眾以爲咄、而余獨意其有以爲。及雍正元年、改御史巡城、有大豪殺人巧脫、而以他人抵、獄成於九門、提督隆科多、諸法司相視、莫敢異同。公抗言以爭、卒免之。轉吏科都給事、出爲湖北督糧道、遷江西布政使。所蒞必詰奸、蠹除弊政。其在江西、大府方以威嚴率下、百城蕩恐、公

獨謬謬、支柱其間、吏庇而民依焉。公疾旣篤、嘗語余曰、吾自計莫如死宜。吾晚而通籍、碌碌翰林中、又十餘年、及出爲監司、動制於長官、齟齬掣曳、今驟叨

恩遇、列九卿、而天抗我、不能旬月供職、舉生平所學、少自達於

明天子、欲告歸、則非其時。賴寵懷祿、以負宿心、覲清議、吾身一日而生、則吾心一日而死、不若身死爲安。惟子知我、非貌言也。公嘗與王徵君爾緝講學、澧川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癸卯以前、有日省錄、反自江西、詩說成、旣邁疾、夜不能寐、輒思尙書疑義、旦伏枕爲草、竟今文二十八篇。平生祿賜、必於官中盡之、以賑凶饑、修城垣、學舍、家無一椽一畝之殖、死無以歸其喪。先卒之三月、自爲挽歌、而以誌銘屬余。余爲文不可以期、恐不逮事、與其子穆議、更請於高安朱相國。旣成葬、乃表於其墓之阡。公諱承烈、字巽功。康熙乙酉鄉試、以五經爲舉首。己丑成進士。年六十有四。其葬地及先世名跡、考妣、妻子、戚屬、誌具矣。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七

陳鵬年 陸師

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怡勤公事狀

公諱鵬年字北溟湖南湘潭人祖金臺貢生能文章有節槩無子以弟子國學生式穀嗣是爲公父贈中憲大夫母羅太夫人夢采雲中翔大鳥覺而生公因名曰鵬年九歲作蜻蜓賦驚其座人當吳三桂之亂公全家避山中五年貫通經史康熙二十三年舉于鄉三十年成進士居五年授衢州西安知縣公長七尺美鬚髯目光若閃電顧盼偉然性彊直沈幾內謀赴義若矢初入官誓天以清白自厲忠主憂民屢歷夷險至老不渝西安當耿賊亂後民多流亡豪彊占田率數千百頃公履畝案驗有主者悉還之民之復業者數千戶民多溺女公嚴立禁約俗爲一變居四年大吏再論薦爲部議所格三十九年河道總督張鵬翮請以公試河工逾年題補天津同知引

見改授山陽知縣既抵官革耗羨汰胥吏逮淮關蠹役重懲之關吏遂斂手奉法擢知海州當歲除州人徧楊官清民安四字于門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過山東

命河督簡道守之賢能者賑兗州濟寧饑民公與焉

駕還

召見濟寧

御舟試詩賜

御書一幅旋擢知江寧府松江捕盜率誨盜誣富人爲黨掠其家逼婦女自經死既成讞遇赦冀得脫公會訊曰大吏曰誣良民盜卽盜也況又劫殺無赦理置五人于法蘇人有鬪毆死者已坐故殺矣公出其死部駁再三不能奪常州知府與諸生訟文致十餘人于死公承勘盡出之會有大役總督阿山召諸屬官議增地丁耗羨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增也議遂寢自是大吏滋不悅公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公主辦龍潭行宮或有求索不應竊置蚯蚓糞于簾席間

聖祖不悅至江寧召公詰問先是致仕大學士張文端進見聖祖問江南廉吏文端以公對及是復問公爲人文端言凡良吏性行治術或有偏至惟鵬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其末也

聖祖遂釋然

駕臨金山觀水師先期一夕大吏檄公疊石爲步者三欲以困公公率諸子弟親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爭徹屋材濟工鼓四下工竣

聖祖臨視益奇之其年六月以江南河隴事被議落職羈江寧關帝廟江寧人痛哭罷市大吏必欲殺公既据撫無所得

則以公嘗逐羣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讀

聖諭爲大不敬明年二月獄成論死

聖祖一日問大學士李文貞阿山在官何若文貞言臣嘗與同僚廉幹果子任事其失民心獨効陳鵬年一事耳

聖祖頷之獄上

詔從寬免死尋

召入修書武英殿天下莫不頌

聖祖知人之明而歎李公之善進言也四十七年冬以兩江總督邵穆布請

命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公徧歷所屬境人子之藥餓者子之粟及錢所至疫立起民多書公名于門以逐疫于是議賑貸勸捐輸濬城河修學宮勸義塾懲博塞禁婦女毋游觀朔望講鄉約籍游食無賴者跪而聽之公決斷神速初至滯獄三百餘案不一月發遣都盡嘗過唯亭忽水面涌漚中有血痕撲得一死尸案問居人則其妻與人姦而遂殺之者也實諸法其發姦摘伏多類此四十八年張清恪巡撫江寧倚重公大小事多與公裁決明年

詔護理布政使印務時總督噶禮既與巡撫有隙忌公甚密奏公所作虎邱詩謂爲怨望復劾公承勘吳縣令張廷弼虧帑遲延再罷職適公在鎮江卽羈之城隍廟吳人號哭罷市如江寧相率載薪米詣公餽問不絕獄成復擬大辟五十一年冬噶禮以貪敗

聖祖在暢春園出公虎邱詩示近臣曰有密奏陳鵬年怨望以此作證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固不爲所動也明年

萬壽覃恩有公舉赴熱河謝恩

召對良久旋

命爲武英殿纂修總裁官五十六年署霸昌道事霸昌旂民錯處號難治公一裁以法有詭傳貴戚私開銀礦公收治之豪彊屏息嘗遣奴進瓜熱河

詔云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進奉好將瓜歸卽賜汝主頃之迎

駕密雲待行二十里

聖祖問河工事公條對利害甚析六十年遂

命公偕吏部尚書張鵬翮視南北河隄尋

詔公甯河工其年秋河決武陟馬營口橫潰山東張秋直隸長垣公請從洩口上流對岸廣武山下別開引河以殺水勢要請發帑金遣大臣督理會已有

詔如公言冬奉

命署總督河道事公在官慎宣防嚴啟閉飭材料卹徒庸嚴功舉信賞罰羣吏歡踊民不病役明年正月馬營再決公請于王家溝再開引河使水趨東南入滎澤庶馬營隄工可成報可未幾奉

詔自工所還清江兼攝漕運總督時運道梗滯旂丁數千食不給呼號載路公立發帑金六萬賑之奏聞



聖祖曰：諒爲大臣當如此矣。秋八月，再至武陟。時決口尚未塞，公爲文禱河神。是夕，河水驟退八尺。再請開官莊峪引河，報可。日宿隄上，往來風雪中，遂得疾。十一月，

聖祖崩，聞至。公方乘輦視事，輦墮地，悶絕一晝夜。明日，蘇望，關長懃曰：「愚懸孤蹤，緊遭毒螫，非

聖主矜全，安有今日？」

龍髯可攀，敢忘身殉。擗踊三日，病益劇。時秦家版南北二壩旋塞旋決，公每爲文，誓以死，眾皆泣。歲終，工乃成。

世宗卽位，遣使至河南慰問公，實授河道總督。

賜

先帝御物，遣御史馬爾赤哈往視疾。雍正元年正月五日，方四鼓，命具湯盥沐畢，北面口占遺表。天明，端坐而逝，年六十有一。喪自武陟還，過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數萬人。表聞下。

詔憫悼曰：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

賜白金二千兩，封其母曹氏爲一品夫人，子其子一品蔭，誥

恪勤。江南人祀公名宦，以配海忠介焉。正誼堂文集、聖諭未刻、廣東在序、廣東小倉

山房集、蘇州府志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七

### 陳恪勤公行狀

公姓陳氏，諱鵬年，字北溟，又字滄洲。先世籍隸江西廬陵，自九世祖友德始遷湘潭。六傳明經金臺，以文章氣節著，學者稱石邨先生。無子，子其弟德啓之子國學式穀爲後，卽公父也。母羅孕公，夢入采雲，吞月華，將娩，又夢大鳥挾青衣童子至，已而異香滿室，經日不散。明經以青島兆祥也，因公之生，命名曰鵬。九歲著綺縠賦，卽驚其老宿。吳逆竊據湖南，全家避亂山中，公讀書五年不出。康熙甲子，領鄉薦，越七年成進士。丙子初，知浙江西安縣事，卽焚辨香，自誓曰：自今伊始，鵬年服官行政，有不若於天理，不卽於人心者，明神殛之。西安賦籍，自閭閻兵燹後，兼併者有田無糧，逃歸者又有糧無田，以是鄉井幾成陷穽，疲民寧轉徙不還。公親履畝丈勘，豪右無敢影射避就者，流亡始獲招安。烈婦徐暴棺埋寃，十年不雪。公案法收元凶，而禮褒烈婦，浙人演成鐵塔戲劇，卽其事也。庚辰，總河張鵬圖奏公負幹濟才，宜調河工，而公名先以潔已愛民入制府薦廣中。旋移知淮安府山陽縣事，乃上書於撫軍宋犖，其略曰：陳民所不便與已所欲爲者，願勿拘常格，舉建其言。山陽本澤國，賦額與水爲贏虧，水徙則額減。前令率酒寄居戶，或編



寄幼丁、趙里甲代輸足額。公至、按實籍徵上。戶部以賦不及額、急符下縣。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山陽民始不困於誅求。一日、霖潦將溢、河隄、總河欲啓東岸閘洩西岸水。公曰、奈何以東岸七州縣爲魚乎。請以身禱河。而隄身動搖、左右且離隄走。公山立不變色、取民籍沉之。水陡落五尺、不爲災。尋擢海州知州。

聖祖閱視河工、行幸江浙。時山左連歲災祲、公奉

旨散賑、全活饑民數十萬。而寧陽縣官匿災不上聞、公請殺鄉、縣、濟寧穀價三千兩繼之。將行、又請以寧陽視他州縣、免徵額賦。回

鑒、召見公於濟寧州舟次、問所讀何書、所師何人、又

命公賦詩。詩奏、明日、

賜御書一軸。未幾、以公知江寧府事。是時天下初太平、無事、督撫務養尊收威、與府縣爲市、以故府縣吏亦重失上官意如邱山、往往散骸遷就。而公負性忠謹、期於直已行道、所至必問民疾苦、一意治荒剔蠹、棘棘不媿阿。及是赴江寧、則住宿海忠介祠、題詩見志。越日、大閱民辭、立命役持檄繫僧某來。僧某者、能勢得於制府、役以計誘之、而後至者也。至則立於庭、氣態頗驕蹇。公旋厲聲叱之、僧曰、無罪。卽出、民詞詰之。僧噤不能言。命筆之、

將立斃杖下。俄而制府果爲僧謝、公曰、知府初行法、奈何卽格於一僧。制府又謂罰鍰輪廟工足抵罪矣、僧僅得脫死。蓋公下車之前一日、先肩輿微行。其一人不善輿、而善與者徐白其去、農就輿之故、知僧人以勢奪其妻、逐其佃、官又不直其冤、而公陰教之訟於新知府者也。龍江關吏橫索商船、前後使者率陰藉其爪牙、漁獵以媒利。公按名鉤出、重法繩之、無倚勢阻撓者。常州知府某文致、所部諸生吳廷立十數人於死、公與會勘、竟抑同官而伸士氣。吳始獲生、易名曰復、字曰念滄。乙酉、

詔南巡、制府阿三議益耗羨爲供張、公堅持不可、且曰、事苟上聞、得罪滋大。制府怏怏寢其議、然心則欲挾去公矣。未幾、

車駕駐江寧、行宮規制頗草創、欲挾去之者卽藉是激怒侍從左右、陰以陷公。

聖祖心知公、不爲動。會致政大學士張英來朝、奏稱公賢、而織造使曹寅亦免冠叩頭爲公請。良久、至血被額、階有聲、竟得解。

詔限公以一日夜在鎮江口修築三步、公隨一騎馳至江口、而江口水深溜急、下石則捲浪去、石不能根。有估人



子坐木筏上、見公屏營間、前請曰、太守何爲者也、告之故、估人子則請爲之、組筏疊石、層組層疊、筏出水面有基、卽焚石如平地、未半夜、三步成、如有神助、比曉、

車駕臨江、益奇其才、卽命公督挽舟者北上、路經千里、又數遇震風凌雨、公從容行走、屢從如平時、入山東境、竟獲

溫旨遣還、然非制府意、公又負氣不謝罪、制府愈益怒、遂劾其官、局於廟、伺防甚峻、諸生俞養直會文武士大呼於市、請保清廉太守、一騎員出、呵禁之不止、則懼之曰、卽擒治矣、養直卽挺身就擒、學使者方按試句容、八縣生童譁然曰、讀書應試何爲也、是時禁禦公者愈嚴、餽問公者愈急、四民狂奔大叫、闔街溢巷、至有毀垣而入、羅拜樓下者、雖入旗駐防兵、亦相率饋錢具牛酒、願一見公顏色、公曰、若兵也、非民也、吾何德於若、則曰、不容我見包龍圖耶、好事者至繪爲圖、流傳道路間、見者往往披圖泣下、至於失聲、一夕、按察司召公就勘、則百姓夾左右道、人人火一束薪、燭公去、復燭公歸、夜光如晝、後會勘淮上、江寧民從之、山陽民從之、雖海州西安民亦遠來從之、咸籲天呼冤、願相隨對簿、對簿日、山陽縣預柵鎖以格諸民、然諸民義心勇氣終不可禁奪、丙戌

二月、獄成、先是、公撤去江寧之南市樓、爲鄉約講堂、制府卽以此劾公官、謂狹斜地不宜讀法、至是、鍛鍊者卽坐以大不敬、宜棄市、然諸民不知也、其後聞有從寬免死之命、諸民乃同赴郡庭、北向焚香、呼

聖神天子萬歲萬歲、叩頭謝恩、其後

上以公學問甚優、命來京脩書、江寧閉十二城門阻公行、凡九日乃得就道、公脩書於南薰殿、既二年、邵穆布總督兩江、親見士民謳思不已、特疏上聞、戊子冬十月、乃出公補蘇州府知府、仍帶方輿書局自隨、公大書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八字於府治之門、時饑饉薦至、又疫癘流行、公救死扶傷、興廢舉墜、一一與民更始、未匝月、宿案填委三百件、勾稽盡空、一夕、隱隱聞鬼互哭、比曉、則二小人血跡宛然戶外、旋命吳縣令窮治其事、偵知洞庭山豪陸某淫所私、因謀殺二幼子滅口、公一日突至其處、發屍沙中、二子面色如生、陸某與所私俱斃於獄、嘗舟行至唯亭鎮、見水面浮漚、不覺心動、移舟探其處、鉤出屍之縋石而下者、衆識爲旁村舟子、跡至其家、其妻語言不定、鞠于庭、男婦乃得伏法、博徒設閭室爲三窟、局誘良家子、公聞然入、破其室、擒其人、曲徑直達、如熱遊者、博徒乃聞風駭散、四十九年、

特旨署江寧布政司事。初公赴蘇州，往見制府噶禮，白事不跪。禮怒曰：「知府生死在吾手，何敢爾！」則曰：「鵬年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銖鉞，如其無罪，大道不可罔，人心不可欺也。」徐步出。禮既銜公未發，中以河間案未遂，至是又借承勅與縣令某虧空遲延，再落公職。是時公方會勘鎮江，卽嚴屬公於城隍廟。蘇州民奔赴從公者，一如江寧罷官時。而公帶修方輿書適成，既進呈，禮恐

上見書憐之，則未可得志，又羅織無端蜚語，必欲擠公於死。一日、

上御暢春園，諭九卿曰：「噶禮撫拾陳鵬年虎丘詩，又巧構釋文一篇，證鵬年得民無君，此何語也！自古小人陷善類，大率如此。朕豈爲若輩欺耶？」五十二年，大赦天下，公被溺濯入京。

上召見於熱河行在，屏左右使奏對。薄暮入，漏下三鼓始出。旋命充武英殿修書總裁。又三年丁酉夏、

上幸熱河，次昌平，以公署順昌道。有盜銀鑲者，詭稱貴戚近屬，挾制官吏，官吏莫敢誰何。公收之，送部按治。而驛遞軍餉支給，主者俱有羨扣，公一不染指。舊例，昌平歲進瓜、輦送熱河。

上諭制府曰：「陳鵬年清廉官，安辦此。勅勿進。其年十一月，迎駕密雲，從容垂問地方要務及河工利弊。公一一奏陳，悉中窺要。」

上領其言，屢爲色動。又問而于幾人列科名，對曰：「臣子七人，無一登甲乙科者。」

上笑曰：「女不工，請託耶？今而子安在也？」奏曰：「在籍。旣而鳴咽曰：『臣母年近八十矣。』」

上曰：「以幼者侍母，以長者來京，如是行且對二十里，已而復召公脩書武英殿。明年四月，奏二子樹芝、樹萱至。」

上召見於澹寧居，隨命內大臣考試。傳

旨：「陳鵬年二子詩字俱好，可隨伊父內廷行走。」又三年辛丑四月、

上諭：「陳鵬年熟諳河工事務，可同張鵬翮前赴河工。凡公歷隸二州一府二署藩司一署巡道一。中間以閒秩領書局者三，官階頗淹滯，不驟達。偶達，又齟齬，不獲久於其位，甚至擠陷者，欲速之死。然公則官無大小，遇無險夷，凡事皆較然不欺其心，惘然不滓其節。」而

聖祖知人之哲，又過於神堯。蓋至是愈益篤信公，而將大用公矣。六月、

詔留河工辦事。七月，河決武陟馬營口，由長垣直注張秋。



人海。

上命總河趙世顯與山東河南巡撫共塞之。公會議河上，久而不決。於是公奏：「黃河老隄岸決開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者十之六，趨老河十之四。臣愚以爲宜於對岸廣武山下駢引河一道，導溜南趨。再於決口稍東，逢灣取直，又駢引河一道，引溜東行三四里，仍折入正河，以殺其悍怒，乃可漸次堵塞。」又河南工程例不動帑，撫臣設法捐修，其埽臺僅寬三四丈，埽圍僅寬二三丈，力單薄，不足砥溜合龍。不合龍，卽今年冬回空糧艘必阻滯。明春桃花汛發重運，亦必難行。伏乞迅發帑金，別遣大臣董出入，臣與河臣悉心估計，用長椿大埽，以資捍禦，運道民生，庶俱永賴。先是，

上已遣大臣授方略。比奏至，

聖祖大悅。諭九卿曰：「陳鵬年所奏，與朕若合符節。爲嘉嘆者久之。」十一月，召總河趙世顯來京師，卽以公署總河事。馬營口塞。十二月，公返清江，行總河事，勅去山東兗寧道、河南管河道之不供職者，薦監察御史陸師、山旴通判張杓補其缺。當是時，河工廢弛既久，修防搶築徒文具，每當伏秋水漲，卽開所在閘壩以洩之。而文華寺閘、周橋大壩、高堰滾水諸壩，乃大爲淮陽田廬害。公燭其

弊，凡草工、石工及土木工俱務堅厚，閘壩非異常大漲不輕啓。委員得人，費少工倍而事以治。其明年春正月，馬營口塞復開。二月，公至武陟，請於沁黃交匯對岸名王家溝者，爲老黃河故道處，再開引河一道，分水由東南行，會入滎澤正河。馬營口隄工庶資鞏固。旣而

上以南工險要，

命公速回清江防伏汛。而河南河工專委撫臣，無何，總漕施世綸卒。公又以河攝漕，漕艘運丁數千人俱乏食，相聚大譁。公以便宜發河帑六萬兩餉運丁，漕艘得銜尾進，然後入告。

上曰：「陳鵬年擔當畿畧，誠不愧古大臣矣。然馬營口久不塞，公自以受」

上知獨深居清江，每忽忽不樂，如己溺己饑。至是，復請往塞之。乃齎沐十一日，至於滎澤，爲文禱河神，河水驟落八尺。請從官庄峪駢引河一道。

上可其奏。於是晝夜住宿河壩，蒙犯霜露，心籌口畫，而南工飛遞又日數十至，事無鉅細，無不親自裁決。一日百慮，遂肌骨靡屏，百病交作矣。當公之初至河南也，南壩尾已潰，力疾與巡撫謀合之。南壩尾未合，而北壩尾復潰。至十月，南壩尾合，公獨力疾台北壩尾。北壩尾幾合



復潰。公憂惶勞瘁。輾轉不支。嘆曰。力竭矣。病劇矣。可奈何。已而大集在工。効力文武官弁及樁埽夫役。誓之曰。是役也。事成則諸君之力。不成則使者之罪。吾生吾死。卜於今日。發聲慷慨。泣下如雨。衆亦泣。莫能仰視。皆應聲曰。有不盡死力者。有如此河。公見衆萬奮心一力。遂覺病有起色。是夜五鼓。吟詩自慰。俄而聞

聖祖崩。公方秉筆治官書。驚悸筆墮地。遂沉迷委頓。一晝夜始甦。乃伏地大哭曰。臣蒙

聖主不殺之恩。以有今日。鼎湖可攀。臣願以身殉也。排踊三日。淚盡見血。既病且篤。居數日。復力疾強起。合北壩尾。十二月已合。俄而復潰。歎曰。吾數盡此矣。爲文禱河神。勸自責曰。來此已五閱月矣。北壩尾合而復開者四次。成功無日。有一死而已。祭畢。病愈益篤。衆哀且憤。咸誓捐軀效死。用力用命。十一月二十一日。北壩尾竟合。世宗憲皇帝新卽位。嘉其勤勞。遣官至工所獎諭。後六日。實授河道總督。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自知不起。具摺遣家人赴

闕謝恩。並以病狀聞。卽傳

旨。問病甚悉。復出念珠。荷包。玉硯。眼鏡。鼻煙壺各一。傳旨。此俱

先帝御物。令其家人馳驛歸賜。如見

先帝也。又以御史馬爾赤喀知醫。使枉道河南治之。元年正月。初五日。彌留。命具湯沐。移榻正寢。北向坐。方口授遺表。家人齋捧

御物飛騎至。公謝恩。啓摺。見

宸翰朱書著實。用心調理六字。撫膺良久。又其母曹迎養至淮。缺於見面。乃太息曰。忠孝謂何。端坐長吁而卒。公長驅虎項。鬚髯戟張。目光開闔如電。而胸有定識。定力。不以富貴利祿毀譽欣戚動其心。慨然以澤不被於民。道不伸於己爲愧。其始受事清江也。舊例總河兼權關稅。主河工捐餉。公獨上章力辭曰。臣受河防重任。分宜竭心一力。實不能兼理他務。請另委專司。以杜侵虧而裕帑課。而河南河工。例委巡撫。江南河工。例委總河。公則不分畛域。再自請行赴河南工所。至病於工所。死於工所而不悔。其清操亮節。勤事急民。卽道路童孺負販。亦靡不津津稱道感激。樂爲之死。當修書京師時。歲就除。遣人市米潞河。米人叩使自京師何官所來。曰。自某官所來。嘆曰。某官廉太守。廉太守。今尙市米爲食耶。歸其使。並還其值。未幾。並米至門。蓋愛民者民亦愛之。雖久且不忘如此。公至性孝友。惇門內行。無間言者。於書

無不窺。凡天官、何渠、兵農、錢穀、星相、卜筮，皆窮其原本。於書學，顏魯公尤善行草，世多藏之，以爲榮寶。於詩學，杜少陵得其揚抑頓挫沉鬱之故。宦蹟所至，喜崇獎德義，以彰風教。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祖祠。其廢置鎮江日，遊覽金焦瓜步海門之勝，出瘞鶴銘於江心，且爲之考，若忘其罷黜，怡然自得者。吾楚杜于皇名在天下，旅殯金陵，公下車弔其文章，塋其冢墓。其居官嚴正，不可干以私，人亦無敢以私來謁者。而胸懷坦易，容與放衙之暇，休沐之餘，又未嘗不振拔寒賤，接引名流，往往賓客過從，談詩角藝，無虛日。其在官，輯宋金元明全詩若干卷，月令輯要若干卷，物類輯古略若干卷，韵府拾遺若干卷。同何焯纂分類字錦若干卷，自著古今體詩五十四卷，道榮堂文集八卷，喝月詞一卷，歷仕政略一卷，河工條約一卷。生康熙癸卯年十一月十三日，年六十一卒。公既歿，

世宗見公遺疏，爲之慟悼。

詔曰：陳鵬年潔已奉公，實心爲國，因黃河衝決，自請前往堵築，寢食俱廢，風雨不辭，積勞成瘁。聞其家有老母，室如懸磬。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傳諭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其母賜封典。陳鵬年給優諡，以一品蔭其

子。予諡曰恪勤。子樹芝，樹萱自武陟扶輦至清江，中州山左士民莫不路祭巷哭。初發南北壩尾，官弁及居民夫役數萬人相率繞棺一哭，聲震郊原，河流鳴咽，可謂生榮死哀者矣。西安立祠於爛柯山，江寧合祀於海忠介祠。武陟立祠於郭外嘉應觀右。元配石，繼配謝，皆封一品夫人。側室王、孺人。子七：樹芝、樹萱、樹葵、樹著、樹萊、樹繁、樹萃，俱歷官闕。孫曾蔚起。乾隆五十四年，公會孫在壁與廷燦相聚京師，出宋和所爲公家傳讀之，頗詳。寄有法。已而在壁以公行狀傷煩，屬廷燦剪裁成體。廷燦向交公季子鴻臚寺正卿樹蒼，聞公出入中外風節，頗詳，乃就原狀撮其大者，具見公之事略首尾，俾藏於家，傳于後焉。謹狀。

余廷燦撰 《存吾文稿》



清故廣西道監察御史前江南儀真縣知縣歸安

陸公事狀

余少所見長老往往稱道歸安故陸麟度先生所爲制舉文字余讀之心弗慊也。已讀其所輯儀真志又弗慊。妄謂此時文家耳。及余主真州書院往來過其先賢祠廟。甄黷古危而不傾。問之曰。此故知縣陸公之爲也。入其學校。嚴整異他處。又曰。此故知縣陸公之爲也。歎其城隍之侈剝。曰。自故知縣陸公以來莫之修矣。有石狻猊埋沒墟莽間。蛻松牘根負土棱棱出。曰。此故知縣陸公所嘗表著也。公去無與爲主後矣。凡一碑版一橋梁循其迹有不同于今。吏者咸曰。陸公。陸公。因問陸公何人。乃麟度先生也。陸公之去此幾何年矣。曰。百年矣。然後知陸公真循吏。烏虜文辭之不足以概賢者如是哉。于是訪尋公後有可與言者乎。則幾微絕矣。獨遺孤孫長齡者年十五。遂錄以入書院。長齡弱未省事。叩其家有遺帙焉。試取以來。則公與公之子端。端子昌祺三世詩藁具存。其三世所爲詩。先生最勝。然猶未足以見先生也。獨其淳心實政。爲不可沒。故蒐次其事行爲之狀。俾後有述。狀曰。公諱師。字麟度。一字中吉。自唐天隨子七傳至宋真泗。二州兵馬都監圭。討方臘。覆舟死。錢

塘。迷廟食歸安。子孫世居之。入明。累有顯人。其五世祖穆撫南贛。平巨寇張璉。蕭晚事載明史。祖熙運。崇禎舉人名在復社。知青縣。父衣章。入我

朝。隱居不仕。生三丈夫子。長斯邁。早卒。季康。廩膳生。公其仲也。娠十二月而生。四五歲敏甚。青縣公每命誦唐詩以佐酒。入城歸。能背誦街衢間大吏所張告示。稍長。補諸生。餽于庠。巡撫遂寧張文端公合羣士作書院萬松嶺。公試高等。文日益有名。康熙三十五年舉于鄉。又五年成進士。自悔前此徒以文名。未嘗嚮學。乃究心先儒遺書。講求實踐。後九年。選知河南新安縣。縣承閭閻亂流移未復。誦絃銷歇。公下車。修學校。集諸生。說經譚藝。童子有能應縣官試者。免其徭。多所興起。鹽使者下縣取鹽犯四十人。公曰。律以人鹽並獲爲真犯。今勘犯止二人。何濫爲。且會典載事在令。憲司不得侵令權。時州縣有虧帑者。上官均其數責旁縣吏代償。或愆期。卽以所解正供扣抵。獨不敢以其事累公。縣境響馬賊李國玉者爲患久。公廉得斃之杖下。築菜根亭後圃。拔其蔬分遺僚屬曰。不可不知此味也。頃之。丁父憂。公故酷貧。以授徒自食。官罷。茫然無所歸。大吏將留公在任守制。公不可。乃賻以財。旣成行。忽見前塗塵起。六七壯騎挾



弓刀、驅牛車、載糞男女五十餘人、自稱某將軍家買來歸德飢民。公叱送有司、津遣牛車諸男女、而收其壯騎、以昇將軍。議者咸謂公已解職、徒得罪將軍。公曰、吾一日未出境、能以此糞男女、媚將軍耶。還家畢葬、仍出客授。先是在京師、同年生董玘典試福建、

陛辭、請以公俱行。其年蔡文勤公世遠鄉舉第三、世以爲知人。至是有學使者再請入閩、居無何、以其人多累行、不受脩脯而歸。服除、補江南儀真縣。縣彫疲、又江西湖廣綱鹽所滙、奸民窟其中。公至、慨然曰、是邑也、貪官巧宦所相與、捳之者甚矣。于是矯然一反前政、日辰升堂、平決爭訟。家視其官、子視其民、休戚與共。有吏以私事銜知府、命索船。公曰、知府至、吾當腰笏引舟。若吏也、烏乎可。并其名紙抵之地。盜自引民某爲黨、公突至某家、見敗器物滿道、言有凶人食此不償直、因而鬪毆。公詰其人、狀與盜肖、乃不攝某、而并加盜以毀物罪。揚州五屬飢、督撫下府、以五千金糴穀借賑。符既行矣、舟車往則虛而歸。公知知府意欲縣官自補所虧帑也、親往爭之、強卒得請。其後五縣官會集、咸戲咎曰、君爲好官、乃累我償帑。故事、上官往來、驛夫臨時取給鋪戶、多爲名目、倉卒滋擾。公至、一切革去、但令鋪戶日以一錢歸

驛、胥役無所藉手、不勞而辦。春徵先勸大戶輸。既徵、即以解司。秋則減其火耗、令自封投櫃。城內外數火、或言有祟。公移文城隍神、欲毀廟示罰。火遽熄。每不雨、步禱輒應。疫起、出俸錢爲醫藥以施民。始至、卻鹽商餽餽。商請不已。公曰、其然、吾亦誠有用。乃立印簿、登其入、作學宮衛垣門坊、作明倫堂、具鐘鼓、尊彝樂舞、祭器、滄泮池、植之桃柳。又用其餘建倉廩、潔治園囿、爲別屋以居女犯。新縣東門外舊所有文信國公祠、經其久遠、京口營沙虎船民修故出、沿江州縣、公求紆其役、不得、立自蠲五百金。縣質庫相沿、書票有月無日、勿論久近、必取一月之息。公辭其歲餽、勸令視他處、月讓五日。旌吳節婦門、修孝婦祠、以教女教。縣稅領之稅大使、惟豬稅隸于縣、歲贏千金。公歎曰、知縣乃與稅大使分肥乎。除之。渡江、船人多載重、常易溺。公爲定其程度、責里長以時察之。封表明故侍郎黃瓚墓、禁其樵采。凡所剔釐彰瘝、視新安之治爲尤詳。期年、行取、部檄至、民男女空一縣。奔號上官請留。弗得、則闔城門、塞牙署、不聽去。旣去、乃寫像學官。至今尸祝焉。公去儀真、入對、

聖祖仁皇帝賜之溫接、試制舉文一篇。取第一、授吏部驗封司主事。遷考功司員外郎、掌選。有要人求官、公爭

之其長作雪中書懷詩見志已而奉

命督視開礦山東條上開採四無益疏寢其役還遷廣西道監察御史又

命巡河讞獄往復山東河南畢使始入臺受事而公已得疾俄而長沙陳恪勤公總督河務奏以公爲山東充沂曹道有

旨趣公行公伏枕惶急與醫商急治之法遂爲藥誤不起時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十七日也年五十六公性澹泊以儒者自命無所珍好獨喜讀書造次勿離自諸生時見謂工制舉業所至輒以其術授人人有得之者輒善取科第再充鄉會試同考官所得多寒賤居儀真築江寒草堂廨西延邑士及過客之有文者盤礴其中居京師與桐城方靈皋苞宜興儲中子在文長洲何義門焯相友善尤契儀封張清恪公清恪過訪必手自叩門公能辨其聲云通籍三十年不買宅獨爲祖墓增祀田饗堂刻行座右哀唐二公遺藁兄斯邁早卒命長子端爲之後撫弟廉子如其子不帥教撻而繼之以泣收養同年生鄭宿來道孤振銓字以弟女卒成其名同年范久鎬陳嘉猷以言事謫戍厚卹其家所著有巢雲書屋采碧山堂玉屏山樵諸集書詩二經傳藁儀真志陸氏

族譜凡若干卷藏于家入祀山東兗州河南新安名宦祠公督開墾分得青沂地嘗留止安邱故安邱人與儀真又皆私立專祠配孫氏後公卒年八十九筮李氏苦節五十年年七十九卒子二端乾隆已卯舉人安徽太平縣訓導欽監生早卒俱李出端生三子昌祺附監生昌明復還爲嶽後以續公祀昌祚監生其子孫既葬公其鄉之香復山無一瓦自存儀真之民相與招之入籍今爲江南儀徵縣人

王芑孫撰（惕甫未定稿）卷一五



儒藏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八

錢王炯 張錫璵 王步青 梁文濂

刁顯祖 黃叔琳

先大父 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

府君諱王炯，字青文，號陳人。世居嘉定西鄉之望仙橋。生而穎敏，好讀書。年卅有三，始補學官弟子。家貧，以課徒自給。親舊家有藏書，輒借讀之。雖盛暑，未嘗一日少輟。又謂讀書必先識字，故於四聲清濁辨別精審，不爲方音所囿。其教子弟五經句讀，字之偏倚，音之平仄，無少謬濶。士大夫有難字疑義，從府君取決，皆得其意以去。嘗游浙東，避雨入村塾，有童子問大學孔氏之遺書，明道語邪？伊川語邪？其師不能對。府君笑曰：此伊川先生語也。諸君未讀小學書乎？皆大歎服。或言王勃滕王閣詩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二句屬對未稱。府君曰：已矣，疊韻；邱墟，雙聲。何不稱之有？府君於四部書靡不研究，旁及卜筮、祿命之術，輒有奇驗。唯不喜二氏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在，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學仙、學佛之徒，徧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仍滅也。若謂覺性常在，則吾儒何獨不然？匪獨孔孟程朱，即李杜韓

蘇輩，其精神亦至今在也。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聖人豈好名哉？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即吾儒之長生不滅也。府君事父母至孝。兄早歿，撫孤姪使成立。鄉修宗譜，斷自遷嘉定之祖爲始，而不附會黃甫。蓋其慎也。太倉李翁景初，府君父執也。幼時相依課誦，李翁薨之，備至。翁歿無子，府君迎其配黃孺人，敬養三十餘年。歿爲制服，葬而除之。歲時必設位致祭焉。年踰六十，始得孫大昕。甫晬，即教以識字。比五歲，親授以經書。稍暇，即與講論前代故事，詳悉指示，俾記憶勿忘乃止。如是者殆十年。府君年九十餘，視聽不衰，出入不假扶掖。散步阡陌間，望之如神仙中人。乾隆二十三年，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延府君爲大賓。黃髮卽席，觀者聳然起敬。縣尹介公王濤問何以致壽，答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餌之術，但文字外別無他好，未嘗輕易喜怒。中年以後，從不露處耳。性和易，有犯之者，置弗校。久之，卒自慚謝。與人子弟言，必依於孝弟。其有蒲博房業，誼競生事者，正色責之，往往改悔。家無儲聚，而錙銖不妄取於人。方耄艾時，恭遇恩詔，賜老人粟帛，或請增年以觀賞。府君曰：欺天以邀榮，吾不爲也。已卯歲十月卒，年九十有二。以大昕貴，

節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所著有寧學海珠  
三卷星命瑣言一卷元和陳鶴填誌。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五〇

### 張丈輶山墓表銘

張先生諱錫璫字德符別署輶山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張氏舊以多財雄於甬上至進士雪汀先生士墳始受業姚江黃先生之門稱高弟是爲先生之父進士之長公漁溪錫璫亦舉於鄉是爲先生之兄先生讀書承其家學鄭高州寒邨范延平筆山萬徵君石園皆契之其賦性醇厚而和平聖門之所謂善人也其造詣不言而躬行漢世之所稱長者也其爲詩古文詞溫乎如玉莫非有德之言東野所云賢人之心氣者也顧先生所難及者尤在處兄弟之閒方張氏之隆長公委家政於先生租賦貨賄無不出內其手所以應阿兄之需者惟恐不至既而家中落勢不支從子輩請析居肥瘠之閒淡然弗問也蓋其兄弟閒畢生有姜肱之好集枯集菹皆能以春容之元氣消其城府斯其所養可知已。素於飲其觴政亦風流繼籍意味深長與老友胡京兆鹿亭萬編修九沙張大令萼山李東門柴漁山鄭南谿每歲爲消暑消寒之會唱酬無虛日晚年遂成賓人又得足疾終日兀坐三餘草堂之西樓童僕遊散四壁蕭然不改其樂也先生於通家子弟最愛子謂他年可以與斯文者先舅夢厓先生嘗有不快於予偶及之先生笑曰



清儒碑傳集

卷六八



天下豈有以舅氏而與外甥爭名者耶。通席爲之軒渠。是日先君亦在座。歸而書于曰。汝無以張丈之言妄自怙也。先生之善解人頤頰如此。生於康熙壬寅月日。卒於雍正辛亥月日。得年七十。娶胡氏。子五。孫七。葬於城南之虎狼潭。所著有韞山集。先是。觀風整俗使宗人府丞左晉王公至。聞先生之懿行。表其間云。卒之後十年。其孫炳來問業。請予表先生之墓。予始爲之表而系以銘。銘曰。

是爲有道。張公之塋。勒我斯銘。以當易名。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金壇王檢討步青墓志銘 陳鳳龍  
歲辛未正月十有四日。金壇王罕皆先生卒於家。四方聞之。承學之士。悼喪石師。氣類之交。痛剝碩果。靡不屏營。而心不庭。拜有日。孤士繁毀。不能出其辭。孫維句乃時來乞志銘。予與先生數十載臭味之投。舉體部同年同門之分。雖居遠會稀。心期猶比隣也。曷可以不文辭。夫三不朽。立言爲其次。然孔子以言垂教。而功遠賢于堯舜。立言非即立功乎。善言德行者。加于善爲說辭一等。維身有其德也。德與言亦立。則俱立耳。言有作述。孔氏述者也。漢以來。爲箋爲疏。爲註爲疏。遞相述以闡其義者也。而大明備于朱子。自時厥後。舍朱子莫宗矣。顧傳習歟。而朱子之本義。有得有失。有明有晦。若稽田。獲鋤相尋于其上。如魚鱗終不免有一神之倖留。一苗之誤傷。此亦有心斯道者之憂也。罕皆先生初以制義應舉。固已志於宗經載道。先民是程。而所言拔出乎等夷。及晚遇端緒。無事功可以自效。退而理故業。維風尙爲後學開路指迷。知所嚮方以助國家。蒸髦育才之至意。以應古者仕歸而教授于鄉之義。于是有時文諸選之刻。抑又以爲因文見道。不若直趨道源。別裁文章之僞體。尤當昭揭經傳之指歸。于是乎有朱子本義。應參之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挾經之心。肇傳之脈。咀華漱液。與道大適。蓋非徒經生講師。循誦習傳之故冊。而明道解惑之要刪也。既歿。而其言立。可以祀于警宗者。其不在此。是與先生諱步青。字罕皆。家近已山。學者稱已山先生。遠祖宋龍圖閣直學士正肅公。遂代有卓行潛德。以迄于考贈公諱永年。生四子。先生居長。幼穎異。爲從祖明經公諱錫祉。以嗣其早亡子贈公諱洵仁。明經公宿學也。齋文就正者接踵。命嗣孫先甲乙之。覆按輒當。喜曰。見異時必以文術鳴。俄而聲譽日起。衡文者爭物色之。以光其榜。先生益自韜晦。故久而後遇。康熙甲午。舉于鄉。雍正癸卯。始成進士。年逾五十矣。官檢討三年。假歸。不復出。壽八十。無疾而終。按行狀。虔奉所後。孝隆本生。篤愛諸弟。睦鄰親黨。訂故友。張江遺文。士林稱義。爲表高。蘇生之作。于塵埋蠹蝕中。士林稱仁焉。希風者遍天下。而交不稍濫也。家雖貧。而慎于取。又能與也。不與戶外事。而桑梓間。利病則言。於當事。助興除也。掌教書院。一遵鹿洞遺規。訓迪子孫。大要敦本務實。勿苟得而競虛聲也。暮年勤學。顏其齋曰無逸所。曾氏之臨履終身。死而後已。端木氏願息而不可得。蓋同此志也。嗚呼。其可敬也夫。其不速朽矣夫。銘曰。

閒閒小言。殉華絕根。纖纖媚學。蠅頭蝸角。委棄至寶。曾莫尋討。有偉一人。著述等身。簪筆告備。質我聖真。歸于其邱。永勒貞珉。

《清儒碑傳集》卷六八

王已山先生家傳

寧二公諱步青。字罕皆。別號已山。高湖公後。弓銘公之嗣孫也。公本生父天斐公四子。公居長。幼端慤。從祖弓銘公鍾愛之。立為其子。修年公後。年十八。補邑諸生。旋食餼。領康熙甲午鄉薦。雍正癸卯成進士。選庶常。以

覃恩贈其父暨本生父如其官。乙巳。授翰林院檢討。越二年。告假歸。公自為諸生。潛心經學。鑽研理奧。以已之精神。會古聖賢之精神。優柔饜飫。得心應手。所為文。特拔出流俗。困於場屋三十餘年。逮釋褐時。年已逾艾。而公復第年兀兀。手一編。雖道路車馬不輟。居京師。屏迹一室。非素心契。不相往來。既歸里。鍵戶課徒。執贄門下者。不遠千里。隨材拂拭。成就之。居鄉不輕入城市。郡縣吏罕識其面。掌教維揚書院。所造士多知名。操選政二十餘年。黜浮崇雅。以端風尚。海內之士宗之。無不願為已山弟子也。晚年著四書本義滙參。以註為綱。諸書為目。擇之精。語之詳。咀華漱液。與道大適。蓋公一生之精力萃焉。書成。海內外咸



爭購之。宅旁構別業一區，種梅數株，蘭數本，悠然有自得之趣。壽八十，無疾而終。越明年，三院具文以鄉賢題請。

特旨俞允，列之瞽宗。所著四書本義、滙參外，有已山集、維揚書院約、王氏宗規及語錄，雜著凡若干卷。公以儒宗負海內重望，而冲懷若谷，日有孳孳，至老不倦。自顏其齋曰無逸所，又書座右云：道脉端湏存夜氣，老年尤務惜分陰。蓋紀實也。其處奉所後，孝隆本生篤愛諸弟，睦姻親黨，待故友無間，死生事詳柏太史謙行狀及沈宗伯德潛墓碑。公生康熙壬子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乾隆辛未年正月十四日。配東孺人，賢而孝，勤內治，承先啟後，有人所難能者。生康熙甲寅年三月三十日，卒乾隆庚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合葬趙巷新阡。

王廷瑞撰 《已山先生文集》附錄

王檢討已山先生傳

先生諱步青，字早皆，金壇人。家近已山，學者稱已山先生。遠祖宋龍圖閣直學士正肅公遂，代有長德，以迄於考。贈公諱永年，生四子，先生居長。性穎異，為從祖明經公錫祉所器，以嗣其早亡子洵仁。六歲誦小學，即通其義，言動端謹。及學，為文操筆立就，必以先民是程。明經公夙學也，以文就正者接踵。嘗命先生以已意甲乙之，覆閱皆當，喜曰：兒異日必以學術聞。年十八，補弟子員，聲譽日起。並綜覈儒先貫串經傳，於朱子全書獨得心解，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無不洞徹其源流，詳核其派別。弟子從學者日益衆。家素貧，恒藉修脯為養。嗣祖父母年高多病，而明經公性尤嚴厲，先生左右就養，得其歡心，晝夜侍湯藥，未嘗暫離。及卒，盡哀盡禮。本生父母以諸子幼弱，菽水不能給，先生竭力供養，孝養無缺。至其卒也，哀毀踰節。服除，猶不赴省試。性篤友愛，同懷弟三人皆幼，先生親為授經，學皆有成。同時受知學使者，賦采芹，士林歎羨以為難。自為諸生二十餘年，試輒冠軍，文稿

傳播海內。會儀封張清恪公撫吳集十五郡知名士講學紫陽書院。課以語錄數則。三試皆第一。清恪公謂其能窺道之本原。契聖賢之旨。歲甲午。先生魁鄉薦。雍正元年癸卯。始成進士。入詞館。年逾五十矣。日下公卿想望風儀。咸欲一見。而先生砥礪廉隅。義不苟就。院長館師皆重之。乙巳。授職檢討。充武英殿纂修官。與方望溪先生考證經義。尚論史事。多所印可。其學養純厚。文有根柢如此。

世宗憲皇帝於班行中見其儀容端重。

頒旨垂問。方欲破格用之。而先生以疾不能久留。遂乞身歸。既家居。鍵戶課子姓。而生徒聞風者仍不遠千里負笈以至。先生不能辭也。於是有制義諸選之刻。恪遵清真雅正之

聖訓。為後學開路指迷。其研窮六經。務在融會貫通。于四子書。尤朝夕體認。不肯一字放過。晚年彙訂所纂朱子本義滙叅。尤一生精力所聚。論者以為薈萃羣言。而必折衷至當。標舉新蘊。而非索隱矜奇。朱子章句集註為四子之功臣。此書實有功于朱子。是書

一出。學者莫不奉為指南。世之好學深思者果能深潛熟復。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固可由是以適聖賢之路。豈徒為操觚者示之準的哉。先是。相國東軒高公督兩淮鹽政。少宰健餘尹公為運使。開書院于維揚。延先生掌院教。老生耆宿。胥慶得師。先生做安定條教。叅以朱子白鹿洞規。嚴立課程。闡明小學。近思錄。為諸生勗。士習為之振興。多所造就。先生長身三立。儀觀偉然。而卑以自牧。不以所學驕人。尤敦敬宗收族之誼。先世居後村。歷二百餘年。舊廬圯毀。既乞假歸。乃先建宗祠。儲祭具。而後即其故址構而新之。堂成。顏曰敦復。從初志也。春秋祭祀。雖老病必親奉灌獻。值生辰。念父母壽皆不及中年。含悽費痛。力却頌祝。叔弟早逝。則撫其遺孤。以教以養。與兩弟白首怡怡。歡若童稚。其於姻朋族黨。親疎厚薄。各稱其宜。一歸于誠信。遇死喪患難。傾囊資助。不惜有侵侮者。不之校。其人卒自愧悔。其居心之厚。以德感人。類若此。居常簡於酬應。足跡不輕入城市。當事重先生名。欲見不可得。或造門諮詢地方事宜。則剴陳得失。利



病而不及於私。里有楊樹圩間，灌田萬畝，歲久闕壞。先生倡議興復，經費不足，獨捐已資以底於成。又爲建橋梁，浚淤闕，至今利賴。生平慎取與，最嚴非義。而于故舊朋友之間，恩誼必篤。更喜揚人之善。同年張百川卒，先曾以四書文屬刪定，尋失去。頓足曰：何以見吾友地下？苦索而得之，急鍤以問世。邑先輩高蘇生、丁明之季，尚理學氣節，而後嗣凌替。先生於敗簞中獲其遺文二百篇，抄其尤者，爲天崇十家之殿。綜先生平生篤學，以濂洛關閩爲宗傳，以日用倫常爲實際，躬行心得，不徒爲空言。而涵養玩索之功，俛焉日有孳孳，耄猶不倦。顏其齋曰：無逸所書，其座右一聯曰：道脈端湏存夜氣，老年尤務惜分陰。每辨色而興，正容莊坐，手不停披，寒暑疾病無間。年八十，以無疾終。所著書，已行於世者四書朱子本義、滙泰、已山文集。其維揚書院約、王氏宗規、祠約及語錄、雜著、詩集、鸞鳩草各若干卷，藏于家。選刻制義凡數十種。乾隆十有八年，崇祀鄉賢。子士龍，爲名諸生，以年資貢成均。孫四維、甸、廩貢生，今爲興化訓導。乃昀，庚午舉

人，今任永康知縣。尚舍爾峻，諸生。曾孫五人。

論曰：已山早歲蜚聲藝苑，操選政者數十年，文傳海內，理精法密，士林推爲文章山斗。余自幼讀其文，心切慕敬。癸卯榜後相見，論文所及，已山猶默然，不自以爲是。顧獨親愛余，謂可幾于道。僦屋同居，晚窓燈火，講求實學，不涉虛聲，不尚詭異，互相砥礪，期于有益身心，有裨民物。已山假歸廿餘年，余濫等中外，書問往還，惟此意爲兢兢焉。竊歎近時士習浮誇，甫握筆爲文，試列前茅，輒將試作竄改刊刻，傳送親友。未幾而文稿、詩稿次第刊布，即自附于名士，不求已心之實得，亦不見所學之不足。此士習所以日靡，而實學之難其人也。今爲已山先生傳而附論之，學者可以知所尚矣。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

太子少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蘇等處地方、軍功加一級、又加二級、年同學弟桂林陳弘謀撰。



封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太子少師協辦大學士  
吏部尚書加一級歲進士授諸暨縣儒學訓導梁

公墓志銘

今上皇帝功恢無外大孝格

天廣推錫類之仁

諭內外臣工親老者皆許乙養以遂其烏鳥之私於時  
冢宰協辦大學士錢唐梁公有父年八十矣首先陳請  
爲百僚倡

上爲賦詩寵行衮衣循陔曲盡色養閱六載歲紀戊寅  
封公以疾棄養甫屆卒哭詔卽其喪次起公爲大司  
空時寔期未告也聞命屏營乞掩壙而後卽道旣蒙  
俞可龜筮襲吉將以明年二月之望丙寅葬於葛嶺之  
原而以德配凌夫人祔走使來京師乞銘斯舉也關公  
出處之大端而忠孝之原裕焉不可以他故辭也按狀  
君名文濂字次周一字蓮峰五十之字爲谿父梁系夏  
陽而新里爲望在宋世遠祖自汴遷杭遂世籍錢唐代  
有隱德至祖萬鍾考國儀以君次子貴累贈如其官君  
少從凌進士紹烱學繩之以女女焉自其弱冠卽領於  
庠焯厲風發朋試於一黉輒壓其曹偶而履踏省門卒  
不一遇意欲周覽四海奇勝以自壯凌夫人杖拄內外

龜勉有無不以遺君門內之憂而君得益以縱其游履  
南浮沅湘西極關隴北入幽燕所過高陵大壑荒祠破  
冢一切可喜可愕輪囷鬱怒無所宜洩一旨之於詩詩  
日益工而境日益困倦而歸二嗣子皆龔龔露頭玉聞  
詩問禮自相師友琢磨琮琤瑣瑣之爲國寶臣雲  
雷經綸瀾滿六合而君爲而不有遊塵外之煙霞被天  
邊之散曷德協君宗道參憲乞

今上皇帝承天理物十六年中而君三膺錫命司空  
官學士初以登極恩得封朝議大夫暨貳司農

上念宣力年久特予封資政大夫逮長天官入政府  
晉封至光祿大夫凌夫人亦自恭人晉贈至一品夫人  
乾隆十六年春六飛南幸召見行帳賜非常之顏色  
豐貂文綺充溢篋笥天章宸翰輝映梁棟是時適君  
八十初度國恩家慶並集一時邦人榮觀傾動壘邑  
洎二十有二年

聖主復修巡方之典君失明不能具朝儀

上眷注甚深賜司空詩猶有依然喬梓同來覲之語垂  
詢近狀復書來示書永四大字以賜推恩優老禮絕  
臣僕何其榮也方今大化周流海宇清謐韓子所謂千  
載一時不可得之嘉會君以一老書生婆娑娛息乎其



間傳韋氏之一經、敦司徒之三物、遭時利見、聲滿街合、夸者詡爲福備、達者歎其性全、皆非所以測君也。君一門鼎盛、常懷盈滿之懼、朝命及門、冰淵愈惕、飯不忘君、寢必省過、每懷矢報、逮至彌留、大司空勵匪躬之節、雖其天性、抑所以竟成君志也。嗚呼、卹之以南陔白華之私、雖六閔歲而不覺其淹、隆之以股肱耳目之寄、雖甫卒哭而不可以爲迨、一張一弛、

聖主之使臣以禮也如此、爲臣者宜何如欽承 休命、而猶懇懇以春秋寃宥之事爲請者、執親之喪有限、斷報國之願無終極、生事死葬之禮畢、而後專心壹志於公家而無他顧、此純臣之心迹也。君子表微、余敢竊取斯義、以論定君父子之間、所謂志其大也、他何志哉。志官閥、則君自貢于成均、及年、當司訓暨陽、封大職卑、格於令、不得赴官。志生卒、則生以康熙紀號之十一年、凡八十有七而卒、爲乾隆二十三年、其月孟夏、其日庚辰。凌夫人後君一年而生、先君二十四年而卒。志子女、君丈夫子三人、長放心、翰林院編修、以侍養不入館、後君半年亦卒、是謂死孝。次詩正、卽今大司空、皆凌夫人出。筮以許孺人、生季子夢善、舉於鄉。女子子四人、國子生呂伊、廣西遷江令包榕、內閣學士張映辰、其壻也。凌夫

人出、筮以楊孺人、生季女、尙幼。孫男二人、同書、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敦書、貴州銅仁守。孫女三人、一適副榜貢生范同治、一字吳琰、一未字、曾孫二人、玉繩、履繩、銘曰、

孰爲延登、謀謨廟堂、宏贊大猷、勦勲太常。

帝嘉乃庸、咨汝作忠。

帝章善教、咨汝作孝。番番國老、年躋大耋。一日之養、三

公不易。

皇帝曰、嘻、朕不爾私、食子收子、聽爾有之。是社稷臣、倚若心膂、暫解簪紉、徒以君故。君其彊飮、宜在子舍。晨羞夕膳、侍奉優暇。君今棄養、宜還

人主、俾敷經綸、爲國霖雨。今之司空、古爲三公。天成地平、匪德莫充。靈書及門、公在喪次。如漢薛宣、詔起視事。人臣事君、召不俟駕、哀哀陳籲、心繫厚夜。

帝曰、俞哉、情不汝奪。無俾後艱、無慢無渴。青山嶭嶭、元堂呀豁。清風往來、左林右葛。埋幽之石、巖谷照耀。謨德考行、具悉官號。匪以官號、奉揚 國恩。垂裕後裔、視此刻文。

刁紹武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刁氏名顯祖字紹武保定府祁州人故文孝先生贈通奉大夫諱包之孫贈通奉大夫諱再廉之季子也。生有奇質警悟絕人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每下筆千言立就尤長於詩古文辭一時名宿以才勝者遜其淹雅以學勝者畏其精英遇事敢言敢爲不阻於難亦不惑於眾年逾三十猶落落鮮知交友于兄弟外與王雲卿至劉今衡克一異姓同聲余時方弱冠受知於三君子最深因得追隨切磋其間而四友之名遂著家貧俱以舌耕館地相距動踰數十百里每訂社期雖風雨雪霜無爽約至則握手言歡或賦詩見志或論古今人事得失激昂慷慨氣薄雲天往往至通宵不寐余與王劉二子時唯唯聽受先生則興益豪卒無倦色如是者十有餘年嗣余與雲卿同年成進士筮仕各方今衡以孝廉應揀選出宰粵西先生亦隨仲兄方伯公應任吳楚所至有聲雖理繁治劇多所贊勸而種學積文不荒而殖遂以己酉科獲傳於鄉壬子科同考山東得士或稱譽髦說者謂先生懷才未試此亦遭時報國之一端云晚尤嗜易沈潛反覆獨有神契凡有所得卽附錄於文孝先生易酌之後余方深幸先生不以文章意氣爲可喜可恃之業老而能悔悔而不吝是欲寡過以晚

蓋其曠邁之才所就固未可量也胡乃韋編屢絕舉此方開遽爾易簀長往矣豈不悲哉卒年六十有五時乾隆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娶徐孺人繼劉孺人俱早逝繼韓孺人子二長鑄乙卯科舉人次銓戊午科舉人與先生同月卒初先生喜談諧人或目爲輕世肆志然耳其言必依於道匪徒傲清于方朔之滑稽者又敦內行篤友誼蓋其詒謀所自深且遠矣先生既歿之三年將卜葬於祖塋其子鑄泣謂余曰先君子名彰而實隱遜而無悶非公孰闢其幽者余文不足志而義不容辭乃爲敘結契之深情述問學之大致而銘之銘曰  
才何豐遇何膏老不倦勤潛心十翼知命知天聿先生之得力有闕其宮幽光不息

尹會一撰《健餘先生文集》卷八



儒藏

詹事府詹事加侍郎銜刑部右侍郎黃公叔琳墓誌銘 陳先翁  
按狀公姓黃氏諱叔琳字崑鳳順天府大興縣人王父曰爾恆字□□  
原無爲州同知父曰華善字潤采大城教諭祖父皆以公貴初封儒林  
郎翰林院編修晉贈通奉大夫刑部右侍郎康熙辛未公年二十以一  
甲第三人成進士由編修積資洊擢卿貳開府晚節以詹事加侍郎銜  
家居乾隆丙子正月卒于里第年八十有五著有養素堂詩文集行世  
學者稱北平先生公之先本徽州歙縣姓程氏本生王父曰伯起字瑞  
芝順治初嘗攝陝西鄜縣篆既罷任流寓京師後素遭西遊爲盜所害  
本生王母柳先瑞芝公歿子即潤采公生甫晬而家難起養於繼母舅  
黃即無爲公遂後黃氏潤采念黃氏恩重而無爲公無嗣子終其身不  
忍歸宗每於霜露節望空祀其本生父母嗚咽涕泣及卒公始置木主  
奉安室之西偏用成乃父之志公生五歲無爲公口授經書有神童稱  
閱十有一年甲戌公在翰林又九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再遷侍讀居父  
憂越三年視學山東雍正元年以刑部侍郎典試江南得人之盛爲數  
十年來未有平生接引後進孜孜若不及性好著書隨時與所善商榷  
參校藏書萬卷或從公借看無不應公餘坐一室中日事披覽及登大  
臺令子若孫口誦而聽之有得輒筆記之其好學如此嗟乎世謂少年  
科第第一不幸大抵以學未成而遽竊世榮志滿氣得則或棄其素業若  
涕唾然又得之既易則不知求得者之難甚且蔑視老成傲視來秀而  
一切不以屑意若公則得自學富之後既得而學益進又與天下有學  
者其樂之至老且沒而後已足見公之學公而惟公乃足以榮科第  
而增其重也

世宗憲皇帝在藩邸知公名及即位數召對稱旨三遷至吏部左侍郎  
二年出撫兩浙杭州旁邑多里巷豪猾把持鄉曲慢侮紳士善爲飛語  
巧中官莫能制公銳意欲除之取其魁十許人杖而械之通衢用示曉  
創就中有病死者一人而適與公姻眷同里遂以疑似被劾落職聽勘  
讀海塘工次効力閱六七年事漸白放歸並豁免塘工所貸官錢願猶  
猷屋以居母子憫恤乾隆元年

天子廉得公故備更無他起爲山東按察使尋遷布政使給還向所籍  
產于是遣子登賢歸奉母夫人吳居德壽堂舊第焉公撫浙時值夏旱  
禱于三竺之神步行三十餘里旋反雨大降枝土撫署及敷文書院進  
諸生爲講藝文義諄諄然如家人以故雖在任日淺而人思之其起任

山左墨吏帖息包直不行有東來人爲子言悉與狀合夫焉有吏畏民  
懷若此而肯爲殺不辜通私謁者此所以卒見原于  
先帝而再造于  
聖明優游暮景以榮名終非倖致也公之再起年已六十有五母夫人  
垂九十矣雍正中  
先帝嘗徵御座木瓜盛以青龍寶盤漬以薇露而諭曰供母聞香又御  
書德門壽母四大字榜以賜所謂德壽堂者是得名乾隆七年居憂  
服除改擢詹事尋以兩司任內詿誤追論罷職  
上亦憐公老欲休閑之前五六年庚辛卿會兩科後輩踵門通名公爲  
賦詩敘同年事聞於  
上其冬遂有復職加銜之命且褒爲熙朝人瑞天下榮之癸卯江南之  
役歸途遇一生詆譏試官而自矜誦其文未終篇公笑止之曰秀才奈  
何次作云云乎其人大慚而退山東按察任內有屬吏進所書扇十枚  
公歎曰民方苦潦且蠲而足下顧暇爲此其人亦大慚而退蓋心乎治  
一事而無所苟者其隨時發見輒亦相應如此祖父既得封贈如公官  
祖妣李母吳並累贈夫人原配馮繼配武又繼配武並累夫人側室王  
封恭人同母弟琬琰琰並貴知名庶母弟曰璵子二長即登賢兩長進  
士見任刑科給事中後武夫人人生次登毅同丙辰榜見任山西知平陽  
府王恭人生女二長適靜海辛丑進士前刑部侍郎見任太常少卿廂  
公宗萬次適同縣丁巳進士原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溫君葆經孫曰端  
絛秉經符綵曾孫曰堯閔某月某日其孤啟三夫人之而合葬于某山  
之原王恭人附焉或曰潤采公多男子宜若擇一以後程而歸之江南  
則應之曰而不觀狀所稱無爲公病亟時潤采公嘗以爲請而嘿然不  
應乎吁是可哀已人不能無子而有孫歸孫殆于歸其子矣潤采無男  
氏將不得有其身又何有于子孫今始終後黃而本生王父之祀亦  
世守於別室示永無祧報恩返本庶幾其兩得焉禮以義起者也銘曰  
西山蒼蒼上都是疆伊何降神曰中西坊有道而文富貴壽康牙籤萬  
軸琅玕爲裝集外所傳尙以車量小正憂書六官周京易鈔率絕詩統  
振綱顏訓節要史通補亡付孫四傳合纂是攻甯盜之瓊罔給以金溯  
昔海波七邑漂風大官重蘭就宿道旁後以罪謫亦在斯鄉豈天相荒  
爲利浙民魯有孝子判仇于登父不受誅脫以朝庠後作憲司視此勸  
懲會河爲患雨亦暴漲展期春賑緩責秋糧

帝曰俞哉維藩維城凡茲詔軌仕學相章矧其家政作則以身闡關列女昆弟田荆當世極盛必有老成士仰山斗人誠景慶其生其化乃物之常夫惟舊物雖化不忘愛表其阡勒之幽宮本程之裔實育于黃

又黃崑圖先生傳

先生諱叔琳字崑圖大興人始生具夙慧成童即通四書五經從學饒仲如研窮性理之奧又從吳述菴究經史學年二十以康熙辛未探花及第列館職益自淬厲與衛既齊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風兒曹不覺其為少年鼎甲也嗣歷講讀晉卿貳司文衡秉節鉞落職復起屏藩山左詹事春宮公餘常手一編以至毫釐不廢嘗督學山東時毅然以興賢育才為己任捐修三賢祠於泰山之麓奉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飲薦如舊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與復白雪松林兩書院延師儒選才雋捐備膏火造士多窮經敷用之英翕然稱盛其巡撫浙江也翦除巨惡辯釋冤獄災傷則恤之食墨則黜之尤以薦賢為重所汲引者如萊州守嚴有禧長清令劉輝祖皆以循良遷秩而分校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理學有如任宗丞啟運經學有如陳司業祖范文學有如徐孝廉文靖入祀賢良書則徐撫軍士林潘敏惠思渠也張太史濱夏太史用修李觀察慎修輩皆端方博洽與先生教學相長其餘名士宿儒建樹接踵未可悉數先生善識天下才俊方望溪為諸生時來謁一見稱莫逆交凡望溪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先生往復指畫無少間他如周大璋顧進又數十人或不憚千里或不問歲時親炙就正則其學之及人遠矣生平著述有硯北易鈔關發河洛之精蘊詩經統說折衷羣說之異同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鈔硯北雜錄則于經濟學術各有指歸纂言粹美著語精純有功儒林豈小補哉計先生自五歲入塾享壽八十有五蓋二萬九千日中無日不學也可謂純篤君子矣

尹嘉銓曰有是哉先生之虛懷善受至老不衰也甲戌秋先生行年八十有三授余史通訓故補注余讀至疑古惑經二篇請於先生欲取昌黎削荷揚不合聖籍之義酌為節刪毋致貽誤來學先生怡然從之且作後序以志過於戲過亦何傷善補為貴昔衛武公耄而好學日誦抑戒以自警終成睿聖之名先生自同揆矣

清儒碑傳集卷六八





清儒碑傳集卷六十九

王懋竑

王先生懋竑字與中寶應人

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知名海內宋  
王先生懋竑字與中寶應人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知名海內宋  
向書學巡撫江南選刻江左十五子詩以式丹爲首康熙四十二年登  
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  
即自刻厲篤志經史恥爲標榜聲譽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  
年已五十一矣在吏部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元年秋以薦  
被召引見

特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公敏徐公元夢高  
安朱公軾漳浦蔡公世遠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冠于經術元元本  
本有叩即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之費諭以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服滿先  
生素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時嘗謂友人曰老  
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  
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之同年生高星源嘗謂之曰君無過人處但本  
色耳晚年較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  
蓋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公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  
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會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  
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卦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  
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  
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卦六十四其伏義八  
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  
皆有此三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諸  
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義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義八卦  
次序圖伏義八卦方位圖伏義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義六十四卦方位  
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乃云伏義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  
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  
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  
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  
四圖皆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  
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

一節本義以爲據著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  
兩節皆文王觀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  
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  
爲六十四卦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  
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  
書明矣蓋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  
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  
朱子豈不見儀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  
著揲法蓋儀禮學考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爲後人  
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  
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似無可疑者李公晦敘年譜謂家禮成於  
庚寅居祝齋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尚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  
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王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  
爲絕不之及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  
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  
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  
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歿  
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  
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  
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  
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  
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  
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  
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  
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  
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  
冠禮鄭注云廟爲廟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  
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廟廟以祖言則曾祖爲廟廟也家禮  
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與於廟之祠堂而于  
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後世封建  
既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  
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



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于祠堂一條云族人親未盡者遷于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之支庶則祠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廟將別爲廟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廟乎若繼祖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于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僞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尚在乃是祧其高曾於心安乎曰止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爲遷于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同邑朱澤溪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已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邵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考證實事求是而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考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觀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潛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潛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潛王非宣王也潛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潛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年下距潛王之歿更二十五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諡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草堂集廿四卷朱子年譜若干卷讀史記疑則予嘗於金陵

嚴氏齋見之  
父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子中王公行狀王簡  
本貢揚州府寶應縣曹村鄉貳區  
曾祖諱有容恩貢生江西泰和縣知縣妣杜氏季氏  
祖諱凝鼎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妣劉氏  
父諱式旦廩生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妣劉氏封孺人  
先府君諱懋欽字子中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累代有隱德曾祖泰和公始治進士業爲令有惠愛在民至今謳思之祖訓導公博學篤行僅以明經老父編修公續承前緒工文章與弟樓村公齊名而享年不長未展其業後以府君官翰林贈如官府君幼稟異質穎悟絕人九歲能點閱史鑑初爲文已驚其長老編修公生府君一人篤愛之教以讀經書期成遠大器府君克承庭訓自少已卓卓有所造就乙丑縣試拔第一文出邑人爭相傳誦時年十有八編修公尋卽世府君哭泣哀慕不欲生羸弱多恙因劉太孺人過憂乃強節哀遵禮廩保身體懼無以承先志自練祥至服除奉太孺人侍晨昏不暫離常追痛編修公之不逮事而仰繼泰和公訓導公之遺烈思發揚光大以顯前而傳後者歷數十年如一日也戊辰受知於督學承平高公拔第一補都附學生先是郡縣試皆第一踰年又拔第一補廩膳生自是受知於海甯許公遂甯張公陽城張公磁州張公蔚州魏公率在五名以上而韓城張公又拔第一府君文譽噪一時凡歲科兩試文購讀者羣奉爲模楷邑前輩咸謂科名可立致而府君夷然不以介意也府君有志於洛閩之學從閩修作工夫絕不自表襮而窮經論史不由師傳能揭其蘊奧極其波流博聞強識精思詳辨而壹折衷於朱子則自其少而規模益已早定矣柯城望溪方公年踰冠求館吾邑府君與講古文之學方公歿於唐宋八家府君更上追左國史漢究其源流本末方公驚喜相與訂交焉府君家貧資館穀以贍養而教習學徒以道誼啟導不顧艱帖括之工丙子歲出館於梁溪胡公復菴家胡公武陵人寓居梁溪家多古書凡八櫃府君盡發其藏讀之兩年益得擴所未聞而以達離太孺人往來頻頻隔閡時日辭歸授徒里中館念堂喬公家十餘年喬公家藏書尤富府君力所不能致者皆得縱觀甚樂之先是畫川喬公爲邑先達操知人鑑最稱許府君命其季子念堂公與府君聯文會約同會芳園喬公燕堂朱公西軒王公鹿沙劉公從伯岸堂公共七人倡應切劇寒暑

無所聞。府君少從叔大父樓村公學讀書為文多資指授而從伯岸堂公與府君後出齊名更以德義相勸勉不徒於文字過奇府君繼奮閣深益自敘藏恥為標榜而同時知名者多願與府君納交一日就試海陵閣郡能文者雲集亦有吳中人士錯處其間會宜與禮執儲公同與燕唯心折府君席散歸以詔其弟子洪君蘇游曰是未有第二人也聞者以為知言府君攻舉子業不屑揣摩場屋而屢試連遭無所合守其道不變庚午癸酉俱報罷丙子已卯以病不與試壬午乙酉又俱報罷至戊子方叨鄉薦時年四十有一主考孝感層公宛平王公同考會稽王公俱極歎賞實第十榜發人咸為府君賀府君無喜意唯博太孺人一笑以為為歡而追思編修公之不及見涕淚下不可止己丑赴禮部試是科韓城張公主壇坊凡出其門者皆洋洋稱意府君獨靜默自守時樓村公官京師聲望藉甚有持關節與府君者極以家貧親老為言府君終婉謝不受卒不遇以歸王辰以病中道而返癸巳逢恩科進京同年諸相好有見招者力以相勸府君答書云硯硯之守豈肯以垂老而易之朱子有云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生平婉作多端庶幾仰希古人之萬一至於諸先生相待之意則銘感於中不敢忘也此三場卷薦而不售府君略無悔意逮乙未則相好者知其堅而不可轉矣故無見招者府君意甚樂三場卷又薦不售府君曰後此茫茫未知如何強猶昔要終無變計耳戊戌舉進士距鄉薦十年總裁武進趙公遂南張公膠州王公諸城李公同考錢塘沈公楚中鄒公俱極歎賞實第十一榜發眾咸以為鼎甲可望府君殊不然之曰天下事多出意外余今歲之捷豈人所料一切以命自安則胸中浩然略無所事矣迺輦下諸公力相推挽有來索數次者府君皆力辭不送門簾曰余非以為高只自信得命耳後諸公知府君所持堅不可奪囑某中書於殿試卷轉抄八字委曲相愛乃至如此而暗開疑忌翻致阻撓信乎有命焉非人之所能與也時讀卷如安溪李公仁和湯公常熟蔣公皆深加獎許已真進呈之列卒抑不與遂真第二甲第十名後仁和公出仍以府君對策為第一語坐客曰某雖不列一甲然才名震一時矣又問念堂喬公某得無悵然否喬公云若此時悵然前必不肯不送門簾矣仁和公亦為一笑府君寄示箴聽等曰余生平過誤亦多只此一事自謂無愧古人年已五十更復何求黃陶菴先生有言人只談三年中之事不知更有數十年之人數百年之人此語殊足念也

是年四月聖祖仁皇帝駕往熱河十月回宮暢春苑引見府君奏會試十一名首少低命再奏學院徐公代奏遂不點先是兩學院囑府君染黷改年歲府君堅執不從其不與館選卒不以此之故府君之信命愈灑然矣數日後太倉王公常熟蔣公先後薦三人俱準選入而府君不得與蓋府君皆未一往又值蔣公五十誕辰或約府君往祝府君亦謝不往有笑府君拙者府君曰余居長安中半年拖泥帶水而不折本以此自幸近日爭奇鬪捷全不講此然余正為天地間留此一脈竊謂所繫頗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蓋嘗誦此二語今日要無憾也時有考選中書之說府君決意不就曰余之不館選原以伉直失之而復於此有所牽染所謂辭十萬而受萬夫人知其不可矣比分派教習到館即告終養以歸館師魚門鄭公不可仍准給假府君徑歸臘月抵家以趨侍太孺人為大樂太孺人喜動顏色自此承順朝夕飲食衣服調護惟謹一切躬親之蓋幾不復有人仕之想矣越辛丑教習期滿府君依依侍太孺人不忍離命往江南過吾邑召府君促以北行府君陳情求改教職遂南公曰是在我願成君孝思倘得善地迎養高堂是君志也府君得不往辛丑冬選授安慶府學教授府君奉太孺人以王寅八月六日泣任已逾限何將尉俸安慶守張公稟於中丞李公請預題數日以報府君辭云荷盛意感甚但初為師長於此而即與書役輩共為欺蔽犯古人追改日月塗擦文字之戒甯用本日罰俸非所恤也太守笑領之初至凡呈稟概卻不收屬邑懷甯令先有二事批學中府君至即為移回暫不於此取一文也郡丞委監兌漕米府君以非職事所繫堅辭之月課府縣兩學諸生數十人外學亦有至者童生百餘人府君於試卷細為批駁進見時懇懇為言讀書作文之法多士頗知嚮風嗣後來者亦眾講論不暇府君曰教官以文字為職業而亦冀於其中造就出數人來此非細事余敢憚勞哉府君歎皖地土習卑亟欲有以振起之論箴聽等曰頃見潛山一名士其奔走逢迎乃有甚於下江諸君者心甚薄之前輩云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近日一號為名士則其人斷無足取雖有激之談亦正論也府君教諸生反之身心真實體驗行得一寸便是一寸行得一尺便是一尺空言全不濟事亦不必深求只於日用尋常行事



處仔細檢點不一毫放過積漸久之自然得力半年以來諸生聞之有踴躍奮起者舊有培元書院荒廢已久曾白於太守急加葺理廣招學徒講論其中冀以追胡安定之遺風顧未周一載而

世宗憲皇帝詔書至矣先是傳聞有欲薦達於上前者府君作書懇辭有激切之語忽聞

命自天與漳浦聞之蔡公暨念堂喬公同膺

特召府君敬念君命尊嚴何敢不親親闕廷但以太孺人八旬侍養有不能徑離者趨

請於中丞李公求辭

召擬具呈以上中丞云若山林隱逸之士尚可辭君爲官安可以辭亦無人敢爲代題也中丞公促益急度不可止然憫念府君依戀之意

出盤費備舟楫令迂道送太孺人至家俾箴聽等侍養府君乃由王家營早道北上時癸卯十月也到京待

命十餘日傳至乾清門祇候遇隆家宰或云例當跪府君以在宮門不當有私敬不跪引見

天顏溫愉褒嘉備至奉旨授翰林院編修著在三阿哥書房行走府君卑冗末秩遽躋清班

聖恩高厚報稱爲難而處至近之地局背朝夕深淵薄冰未足以喻顧念臣子之義何敢自恤其私而陳情乞歸必俟效力數月之後或不得

請更圖迎養當在來春天氣和煦之時幸家書至知太孺人健勝可無過慮念堂喬公既散歸教職府君隨漳浦蔡公同侍

內廷卯入西出敬謹奔走平日所爲家修廷獻者不敢不竭情盡慎蝶園徐公高安朱公桐城張公龍翰傳公交口推許於府君與蔡公不異

詞也十二月恭遇覃恩大父敕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大母敕封孺人前叔大父樓村公

官京師十年不得封今以兩月得之府君自謂莫大之幸蒙

賜蟒緞一疋貂皮三張除夕賜鹿一隻羊一隻野雞四隻魚四尾鹿尾二條先是

命書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親詣養心殿適三阿哥率差出府君不往書房不得與

賜而蔡公獨得之次日三阿哥當請賜府君以小臣不敢請商於桐城張公深以爲然蓋府君之小心祇慎

如此明年甲辰

恩科順天鄉試

欽點同考官府君與蔡公俱入闕蔡公分禮記房府君分春秋房與昆

明王公崎五同闕相與搜羅盡力所拔纖多通經學古之士獨憂心有

忤而月不見家問不知太孺人安否何如比出闕而太孺人訃音至府

君倉皇震悼五內崩摧而耳益重聽怔忡之恙加劇自此始矣歸里奔

喪蒙恩賞銀一百兩奉旨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滿又傳

旨總督就近照應制府查公助賻五百金寵資優渥榮貴泉壤府君愧懼交并且感且泣抵家擗踊號慕猶如嬰

孺飲食寢處皆廢幾羅不測箴聽等延醫調治漸次支持至冬暮乃克

襄葬事適高安朱公奉命出過江南府君出謁高安公促來春進京且致三阿哥悵悵屬望之

意府君自營葬後病漸增入春萬不能上道特遣使致書高安公言先

母之變遠在二千里外不孝之罪無以復贖唯衰麻之服歲月之期少

可自盡今堪多甫畢僅及期年而遭釋服入都冒哀求仕內之無以安

於心外之無以解於天下近者怔忡舊恙忽大作竟不能起於牀伏乞

老先生更賜裁酌或少寬日月之期誠不勝大願又致書漳浦蔡公大

指與前書同并託轉致蝶園徐公桐城張公龍翰傳公共商之遲遲至

於秋八月度萬不能緩命箴傳扶病輿送至京師與諸公相見諸公諒

其誠委曲周全俾府君養病旅邸不接一客猶得守其喪服如是者半

年展轉瞻視望溪方公與有力焉會察典舉行桐城張公適爲學院以

府君耳聾老疾奏得予休致自是退居於家者蓋十有六年府君事太孺人至孝侍食必躬親承順顏色委曲盡歡館時晚歸或譙會至深更返必侍太孺人側談

說往復太孺人不命之退不退也逮太孺人踰七十甘旨不離左右府

君時時候問隆冬盛暑尤加意不少忽至八十後迎養安慶學署每晚

必隨履有疾皆伺候於形聲之表而斟酌其溫涼之宜故每投藥輒效

箴聽箴傳先母成孺人早逝養育長成賴太孺人之恩故朝夕在太孺

人側凡扶持承候多箴聽箴傳任之府君奉詔入都頻示箴聽箴傳曰一切皆汝兩人之責時刻侍側僕婢輩全不



可倚靠。我每一念及在此如坐針氈也。府君滿擬效力數月後，即請歸而太孺人不及待矣。自京奔喪，途中病陡發，幸孝思感天，獲荷保全，而既歸，苦塊中營辦喪葬，詳慎盡禮，又入都告病，蒙諸大人先生之力，得遂終制。此府君之大節，始終無虧，而嚴聽等世子孫感戴皇恩，永無極者也。府君不獲終事編修公，嘗以爲深痛。晨起必親拂拭龕前，一如省安狀。臨祭，遵禮奠獻，拜跪至老不輟。忌日必哀展墓，必哀直至捐館之年，不稍改。墓上松楸，加諭守者，毋少疏失。在京數寄書切囑，箴聽等。蓋府君之孝思，纏綿時既遠，而志彌篤者，有如此。府君少孤，事叔樓村公如編修公。樓村公撫府君如己子，從伯岸堂公叔抑夫公與府君相友愛，比之胞兄弟，不異。樓村公罷官歸，僑居邗上。會同年趙某以科場事繫郡獄，縊死。是日樓村公偶往視，遂誣及公，構造流言，幾陷大獄。中丞儀封張公清查其事，稍爲下吏所動。時府君在從叔抑夫公青縣署中，聞之，奔赴京師，偏見韓城張公仁和湯公滄洲陳公爲白其冤。又三上儀封公書，詞旨懇切，涉於激懇。儀封公於府君素有知己之誼，故明目張膽言之。未幾，特詔一切省釋。儀封公之畏謹，天下猶見其心，而下吏鼓弄唇舌，儀封公亦稔知之。卒心折於府君也。府君之在青縣署中，也從叔抑夫公初任有政聲，樓村公命府君維持其間。岸堂伯尤切囑之。府君整頓宅門，內規矩，畫一事權，勿使旁落。錢糧前十三年冊籍混淆，完欠無從考據。府君以數月之功，親爲鉤剔，始得清徹。又積欠數百金，悉以舊冊緝閱，亦自摘出，絕不假手吏胥。是後徵收甚省。力。府君曰：昔人云：錢糧數目乃奸貪寢食出沒之所，倘精神少不到，未有不墮其計數中者也。刑名大案，必盡心經理。有足僧道清投井身死一案，獄詞成招，前後變幻，牽連扳誣，至控大部展轉審訊，積六七月不決。府君爲細加研勘，盡得其情。然後道清皎然之軀，不受誣鱗，而逼死者果無所逃罪。代作詳稿，一斷不可以爲準。所云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爲司牧者，烏可不盡心乎。抑夫公治績彰聞，賴府君擘畫之力居多。而府君蒞政治民之方，其謀猷亦可概見於斯矣。府君自膺鄉薦，未嘗私與當事往來，而宗族鄉黨有關大義暨地方利害休戚，則不憚侃侃言之。邑有漁里戶，以漁爲業，歲辦麻膠等項，後皆爲編氓，而仍籍漁里。麻膠等項亦改爲折色，均派口賦。歷來民徵民解，冊籍不在官，其戶頭朱茂

修以豺狼地蠅之資，抱釜無窮之欲，任意恣派，逾正數十餘倍。窮寒小民，剝膚椎髓，啖食幾盡。五百餘家，罹其毒害。府君爲發其事，白於邑令，請申詳上，檄編入地丁。逮令入茂修賄賂，茂修愈豪橫，乃具議上之。郡守趙公趙公轉委分府王公，府君反覆陳請，卒賴中丞儀封張公主持，於上而漁里之害遂除。癸巳，河水爲患，東隄潰決，有倡開黃浦閘，閉竹絡壩之議，紛紛而起。府君作利害辨一篇，聞於邑令劉公，其事雖未克濟，而持論鑒然，可據。族人有以立嗣來請者，嫡兄弟之子爲後，按之律正合，而以其父繼嗣，謂其子不當更繼嗣，於是爭較者，嘖嘖不已。府君再三勸諭，始有成議。而疑忌並起，謗議紛然。乃作立嗣辨，言於邑令吳公。吳公欣然許之，遂大合親族，定其議，立券帖，並黏此辨爲鈐印立案。歲丙申，值奇災，東西田禾俱淹沒，來春重以大雪，米珠薪桂，盡已乏絕。鄉村中閭閻餓死者，所在多有。而坊郭中家以下，累日不舉火者，十而五六。府君推原周禮，大行教人之目，睦鄰任恤，與孝友並重。而援富文忠公趙清獻公救荒俱有勸富人出粟之令，慨然與諸同志倡率，轉相勸輸，作議賑說，情詞愷惻，聞者感動，各出其力以助。不給，邑中賴以存活者甚眾。吾邑素淳樸，子弟多謹飭，猶有先生長者之餘教。至於近日，寢非其舊。閭里閉率以詐力相陵，暴而苛虐，鬼蜮者亦雜出於其中。府君怒然憂之，嘗言爲父兄者，當訓飭其子弟，敦孝弟，存忠信，守禮義，屬廉恥，其約束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益窮於道德性命之旨。一切磋商之體，驗而服行之，則所講於五經四子者，不爲空文，而風俗成人材出矣。會邑丞張公署縣事，新修儒學，告成，請府君爲之記。府君盡發其義，以告一邑之學者。府君致仕後，杜門謝客，不問外事，而私居議論嘗有猷猷不忘君之意。書門符曰：枋榆元荷培風力，葵藿常懷寸草心。誌實也。每閱邸報，有所感觸，輒哀哀爲二三同志言之。或舉范謙益箴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疑府君爲悖於所戒。府君正色曰：此爲初學未出仕者言之耳。若已出仕受國恩，而視朝廷州縣如秦越人之渺不相關，豈理也哉。杜少陵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故曰：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蓋與卑官處士不同，未可據范語以爲定也。歲丙辰，今天子御極之元年，伏讀詔旨，所下凡民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一一皆罷行之。而草野微





賤猶欲有所言議以補萬分之一乃作私議一通寄達望溪方公有書曰吾兄以天下重望任股肱心膂之寄此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不能有所建明改易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惜國家於泰山磐石之安則生平所學為無用矣弟年齒益暮衰病益侵欣逢盛世蓋在疲癯殘疾扶杖往觀之數太平萬歲庶幾其及見之程伯子有言天下事非甲為則乙為有人能致太平我願為太平之民敢為吾兄私布之時箴傳方與薦名赴禮部試府君命之曰文字要自立規模不必逢世萬一有相強者不可聽也此我家法汝當記憶未來事不可逆料但自守不可不嚴若此處一差則所學不足言矣立定脚跟放開眼界是所深望爾箴傳謹識斯意不敢忘明年丁巳逢恩科箴傳臨行府君命之曰靈犀奉命選時文汝可為我言此正人心厲風俗之一事所宜慎重孫可之言作史者須明不見刑辟幽不見鬼神選文雖與作史不同然去取之間當一以直道若以聲氣標榜私意雜於其中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深山窮谷必有起而彈射之者不特覆瓿而已也邪說橫流壞人心術近日時文尤甚其中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不可不辨箴傳敬聞於方公方公以為然府君與方公交最深言之無所隱諱累歲以來致書為多己未箴傳又見方公於京師方公出府君手書盈帙中有筆蹟糊塗不可辨者箴傳情繫為一冊原藥仍珍收之蓋雖未盡見諸施行而中心傾服留備採擇有如此陸君翼風培為府君甲辰鄉闈所拔士出令東流府君貽賁子書先儒論治語及兩漢循吏傳而告之曰觀此可以自得師矣竊意吾輩起書生受天子命牧養斯民苟豪釐不盡其心即辜負聖恩焉可不懼深察微隱尤宜加意語云欲治人先自治欲治外先治內要自不易之論近百里內縣寡孤獨有一不獲其所不得不引為己責朱子嘗舉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兩語為治者當體斯意後劉君蒼巖柏為安徽臬司與陸君同門府君貽書告之曰臬司為一路刑名總匯之司而申理冤濫訪察奸宄俱有專責或過為苛刻或流於寬縱均失其宜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所謂意論輕重之序慎側淺深之量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而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一語足盡之矣在今日則一躬覽不以文簿繁猥而盡付之掾吏之手此為最要也他有門生蒞外任便道來謁者府君必謂某受上厚恩無愧埃報答雖老病家居而葵藿寸心不敢頃刻忘惟冀年兄輩竭力國家共襄盛治庶不負以人事君之義而將來建立勳業垂名竹帛區區與有榮矣是所深望也府君耿耿惻惻願藉手以報殿廷者多類此府君持躬謹嚴踐履篤實自處獨居閒以及友朋酬應往來從無異致凡發一言未有不本於誠者教訓子孫自幼不許有違道語在京師官翰林邑有赴順天鄉試者度府君將入闈分校求通關節不可得索家書暗拆觀謂有私語可挾以相強及知其無有乃漸謝府君笑謂之曰吾固無不可對人言者也府君中進士後寄示箴等曰余幸獲一第汝輩可體我意一切平常處之謙下自持與前分毫無異方不失吾家風不爾者吾不以為子矣余從來不與縣中一事今日正是分界處少有墮落便無收拔之方衙門人不可與近必有以無干礙事相餌者斷不可聽也及後受職侍禁近寄書家中黏壁云某通籍十六年未嘗與邑中一書未嘗受邑中一錢此固邑所共知也已嚴諭兒輩杜門讀書守舊規片紙隻字不許入縣衙中凡我宗黨願體此意無使鄙人及於罪戾某今匱乏不給未能少有潤澤以濟個轍異日朝廷或有任使俸祿之餘必不以私妻子肥囊橐今唯望各自約飭其守祖宗清白之遺是所拜請而祈者也

欽命江南主考為吳李二公吳公數於南書房相遇而李公為同年府君皆不往有為府君致賀者府君笑不答寄示箴等曰作文以正大開明為主只盡自己力量做去發揮透徹氣象宏大便是好文字其遇不遇則命也吾何容心哉蓋平日誨箴聽等曰嘗笑世之人所以期其子弟者大率以高爵厚祿不知此何足重輕設使品行不端敗名喪檢則雖富貴利達適足為父母之羞耳果能讀書為善作一好人顯親揚名莫過於此區區功名何足道哉故箴聽等每遭黜落府君絕不以見放為嫌曰此事遲速有命只盡其在己不必以是介介也其語學者曰文者代聖賢之言以發揮聖賢之意願不得乎其心則其意不可得而於言亦皆失之謝上蔡云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謂終身可行之恕誠

何味。荷肩詔笑，以言飾之者，謂巧言令色，南病仁。今之爲文者，莫非仁義孝弟忠信之說，而描摹彷彿，如沙彌之梵唄，梨園之揖讓，了不得其意味之所在。其庸陋卑劣之私，往往雜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掩。苟其精求於聖賢深微之旨，驗之於心，體之於身，雖未能大有所得，而門庭徑路不至蹉跌，則其識見必高出於一切之上，而發之於文章，渾然天成，無有齟齬與描摹彷彿以爲言者，相去萬萬也。朱子曰：「科舉何嘗累人，人自累科舉。」今欲應科舉，而就其中本末源流，與古人未嘗不合。願論者不深窺江海之觀，而猥航斷港，絕潢以爲本。如是，且挾科第名聲，之私以劫持天下，吁亦惑矣。府君嘗言：「朱子推易之說，以論文，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世之文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諛媚，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制舉雖亦然，今日所尚者，時文，此中卻可下得讀書種子。蓋認真發明義理，講求法度，務以上追古人，此便是爲己之學。若揣摩撿拾，只以欺人，則不必奔走鑽營，而己不免爲小人之歸。即此是舜與堯之分。即此是君子小人之別。其推勘深至如此，府君爲古文，還搜廣攬，兼有韓柳歐蘇諸家之長，而體格法律，辯香在南，豐曾氏凡所撰著，紀傳論議，皆卓然有關於世道人心。其與朋友辨學諸書，醇粹精微，尤足以佐佑儒先，制舉藝以規模正大，議論昌明，氣力深厚，筋脈渾涵，爲主其細碎處，則不甚著意。詩無窮苦酸辛態，胸襟流溢，絕不以雕琢藻繪爲工。四六援據廣博，而逸氣橫流，則見超卓。府君生平未嘗刊刻一種，而蘊藏甚富，人鮮克知之者。與人接，訥然如不能出口，而叩其中之所得，則浩乎莫測，其涯涘也。府君自少及老，清貧轉甚，而固窮自守，未嘗絲毫妄取。閨門之內，統紀斬斬，布衣蔬食，恬然安之。有婚嫁事，辦營苦不給。府君力從省約，直以古人爲法。諭箴聽等曰：「此等處，須撥去世俗見識，放開眼界。若有一豪自嫌，則非矣。」歲值冬暮，家窘甚，鄰邑某以貧，焚視官歸，爲其尊人求作誌銘，餽遺特厚。府君峻卻之，曰：「言不可苟也。親族鄉鄰有急難待救者，必曲爲籌畫，每賴以全濟。縱費盡拮据，不以貧故有吝色，與人交輸寫心腹，雖賢愚恩險，什伯之不齊，而一以至誠待之，然於義有不可則棄，髮無所假借，爲薦紳以公事觸忤地方，有二三人甚怨之。在京以入鄉關拒請託者，其人終身懷仇恨，必欲排擠致府君於禍。丁內艱，有邑令來候於喪次，府君服喪服以見，令大怒，出門詬罵，形於言詞。府君皆默默聽之，不與校也。休官時，年五十有九矣，坐一室。

別無長物，旁有數櫃，悉經史子集，頗富。几案上雜置校閱者，紛紛難指。數府君親審，一目十行，下不停披，隨所感觸，洋洋灑灑，文不加點，而字盈累幅，積十數卷，暑暑述滿，壁牆上皆楷書，至論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相與傳道之，莫不加敬。他方賢士大夫有聞而來謁者，未嘗不歎服，以爲此景象，歷來所罕觀也。府君嘗謂經學自朱子而大明，所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元明諸儒，解經者，病於疏略，或患蕪雜，其矯然特出者，多一用己意，自名所學，明末樂中，修五經大全，大較以朱子爲宗，而去儀禮周禮專重禮記，春秋盡廢左氏公羊穀梁，非朱子之指。其所載朱子語，皆割裂刪削，且有脫漏，而於諸儒之論，去取一無所準。今宜更加刪定，注疏爲程朱所自出，其言名物度數，所當具列，至諸儒則辨其異同，考其離合，精擇而慎取之，而凡朱子之言，詳考備載，不可以遺也。府君之論，經規模意例大略如此。其於易也，守朱子交易變易之旨，交易以圖，言變易以筮言，所以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旨，下濟生人觀象玩占之實用。孔子之說，有不同於文王周公之說者，原不可合併。即文王周公亦時自變其例，不當牽合以爲說，而象之立，有所自來，今則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亦不能以盡推，所宜通其大意，經二卷傳十卷，當追復已正之古易，以還其舊，而今刻本義前載九圖，後列筮儀，皆非朱子所有，乃後之人以啟蒙依倣爲之，又雜以己意，而失其本指者，所宜訂正。朱子意不滿於易本義，恐其中尙有修改，宋元諸儒之論，亦有可補本義之缺者，如卦變以反對言，當從俞玉吾說，四德非古語，當從李微之說，此類皆宜詳考。他若項氏玩辭吳氏纂言穿鑿破碎，往往有之，不可以不辨。其於書也，謂伏生書出於壁藏，錯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蓋據史漢儒林傳所敘，以正書序，衛宏序所言之僞，而蔡傳分別古今文，有無本於朱子。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注云：「此近世僞作，以其舊萃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蓋已自發其例，疑當載今文於前，別載古文於後，如臨川吳氏敘錄例。今蔡傳所定本，未必盡得朱子意，後人以蔡傳爲朱子所命，謂其精密無復異同，細考其書，頗不信盡用師說，更當博採諸儒，而以朱子之言斷之。其於詩也，謂朱子不信小序，力反毛鄭相承之舊說，一決千古之疑，而後人每多異議，此蓋未嘗細尋集傳之旨，并未盡考毛鄭之說，硬自主張妄生議論，試平心以觀，反復參校，是非得失，有不待別白而可知者。至集傳叶韻，朱子蓋因吳才老之舊，坊刻叶韻，舛誤遺脫甚多。大都刻者於叶韻略不點勘，其



改竄刪削率以意爲之而或者乃誤其譏於集傳蓋失之不考集傳序據朱子明詩傳遺說注云此乃舊序後來所不用按序中所言未嘗明斥小序之非於雅鄭之辨亦略而未及其爲舊序無疑集傳蓋有綱領而無序大全冠此序於綱領前坊刻并除綱領而載舊序其失朱子之意益遠矣詩傳間有一二可疑處無從考正朱子自謂詩傳無復遺恨是晚年已有定本而馬氏文獻通攷云南康本出胡伯量家較建安刻本更定幾十之一又似有兩本今所傳不知何本更定不同處不可得而見焉至禮記則病陳氏集說疏略不足攷正而後來曲說尤多燕雜爲之爬梳節目則病紛亂大要以注疏爲宗令挑剔明了而後表以異同得失亦折衷於朱子之說而各極其辨府君詩有云老來偏校勘魚注更願假年作正訛蓋猶有待而未暇焉若春秋左氏傳攷據辨論多所發明與公羊穀梁異同處皆爲疏證而開其所不可知者此經學之大凡也於諸史攷其缺漏正其訛謬而因以尋其理亂興衰之迹皆識其大者不徒以博雅自名褒貶予奪一本程子傳爲按經爲斷之意通鑑綱目朱子嘗欲重修而未及府君略以史攷訂綱目補正其義例於書法發明考異穿鑿舛誤者辨正爲多晚年雜作史論十餘首自謂誅姦諷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可無愧焉而胸中所蘊畜者尙未盡書於冊覽者亦可想見其志意云府君攷論朱子爲學次第其略曰朱子早年從屏山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時往同安歸此以前所謂出入於老釋者也及見延平始悟釋老之非而受求中未發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授而往問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已發而未發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蓋朱子自少時即有意爲己之學其從釋老乃是用心地工夫其讀論語孟子諸經攷論諸儒語錄所謂內外兩進者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迨庚寅而後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年歲亦相似其後則上達日新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或以爲晚年始悟不已妄乎主靜之說本

之周子而延平教人全於靜中體認未發氣象分明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其說極詳然於程子之言不合府君極論之曰人之有動靜猶其有呼吸也呼吸則必動動則必靜靜則必動靜之不能無動猶動之不能無靜動之不可以爲靜猶靜之不可以爲動也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此固不可以少偏者朱子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皆垂世立教開示學者次第工程一定不易之法大學章句言敬以直之中庸章句言體立而後用行非有兩事論語集註論孔顏樂處當從事於博文約禮孟子集註言操之之道在敬以直內而已皆不言主靜若大學或問極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中庸或問言未發之前敬以存之既發之後敬以察之最爲明白切實而未嘗有主靜一字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說與胡南諸公書同至庚寅始拈出程子敬字指歸既定遂不復主此說矣卯答呂士瞻書言求中之非戊申答方賓王書言延平行狀所云爲未當而語錄葉味道錄論延平行狀云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又云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陳安卿錄只是要見氣象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沈莊仲錄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皆言延平行狀之未當與答呂方書合考其時則皆在晚年其答孫敬甫云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所言尤爲直截朱子之學受之延平而發明盛大有不盡於延平所傳者大學章句序敘道統直接二程龜山以下皆在私淑之列其大指蓋可見焉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明有中正仁義四字又曰無欲故靜亦是防偏於靜之弊而主靜之意多故程子謂言靜則偏而今且只道敬朱子初從程子而難以周子之說其後乃定從程子觀其作濂溪先生書堂記隆興祠記韶州祠記邵州祠記皆未嘗及主靜之說此可爲證據而晚年作鄂州學記福州學記邵州祠記及與廖子晦書俱直指全提示人用功之要與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相表裏其必不可以中年未定之說而略舉晚年隨人隨時之語以附會之也厥後勉齋黃氏作朱子行狀云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果齋李氏亦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又言平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終者也二公高第弟子而於朱子之學只言主敬未嘗有主靜之說然勉齋又言其於續書



也必使之辨其旨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觀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則持敬窮理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之意矣至果齋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後來異說皆自於此也噫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府君念講朱子之學在讀朱子之書而語錄之龐雜文集之訛誤尙不能盡辨何以發明尊德性道問學之全功況後學假借彷彿將有以老佛之似亂孔孟之真者其爲患滋大慨然曰歐陽公謂六經非一世之書固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朱子之書殆與六經同則疏通證明豈無望於後起之賢乎於是盡取文集語類兩書審其文勢義理事證而區別之嘗與友朋講論及散見於自著中有曰文集雜著中庸首章說觀過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皆顯與章句集註相背其或未定之論其或他人之作皆未可知如新本以南軒仁說爲朱子仁說此有南軒集可據以正其誤其他無據者安可以辨乎呂伯恭文集如答項平父書是傳夢泉子淵者如責曹立之書是陸子靜者呂與朱子同時已有僞者況朱子書流傳久豈無竄入其中者乎又考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爲刊正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而批示止數語自己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或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訛誤如答余國秀語答問都不相值其訛誤自顯然然則文集尙有不可盡據者況語錄乎語類中楊方包揚兩錄昔人已言其多可疑而其餘錄訛誤亦多即以同閩別出言之大意略同而語全別可知各記其意而多非朱子之本語矣程子遺書朱子已謂其傳誦道說五石不分況朱子語類十倍於程子後人但欲以增多爲美而不復問其何人安可盡信耶文集語錄中多謙己誨人之詞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聞或有爲而發不可泥看孔子嘗言何有於我又言我無能焉孔子豈眞何有無能哉此又讀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明薛文清言當以朱子手筆之書爲主府君蓋本此意而申明之辨析詳備實從來所未有也此於學問源流蓋大有關係豈但攷訂異同而已府君嘗憂朱子年譜果齋元本不可復見而行世者繫明李古冲本古冲爲王陽明後人輒竄易果齋之舊陽明學宗象山不獨經書皆可假借附會即二程之言亦可疑似包羅之只朱子發明深切斷不可以相合又自

知其必不能以勝朱子故爲晚年定論以彌縫之此即所謂改頭換面又所謂撥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己援者直自莊而証人耳李古冲率其私意妄行刪改乃即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焉府君別購得洪本並新闕本以備參校而盡以平日所精審於文集語錄者訂正其是非廣取而詳收之蓋積廿餘歲四易棄而後定力疾成編至易贊前數日猶不忍釋手年譜四卷別爲考異四卷俱抄就又綴論學切要語附於後尙未盡脫棄而府君卒矣府君與同邑止泉朱公聯姻好夙稱道德交譽與論朱子之學書問往復講摩辨難必要於至當朱公著聖學考略既成甚不自信諄屬府君是正而以府君所纂訂朱子年譜爲絕大開繫力促速就屬望尤至逮朱公沒後十年乃克成府君是書義法嚴明詳略悉中體裁蓋不徒復果齋元本之舊而攷覈精確發宣廣遠直舉朱子全體大用昭然昭揭使悖謬者無所置其喙而知所嚮往之徒亦恍乎其指歸府君晚年精力盡在於此然推府君臨沒攷攷之意若將有益進無窮者而不自以爲足也謹藏之篋中已十年歲暮等乃敢刻以問世并刻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其未刻者續集別集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讀經紀疑讀史記疑偶閱雜抄藏於家府君精於醫理有疾常自調治輒痊是夏得腹脹恙自謂脾將敗服參藥不效知必不起勤於書畫功力倍厲歲聽等請稍甯息府君不聽曰吾更何待正恐書不成耳此外奚憂哉七月望祭拜跪如常禮祭畢謂箴聽等曰後有祭吾恐不復能與矣後果以孟冬月朔終前廿餘日收拾書籍有借觀者各還諸其人每晨起猶如常坐書室隨意觀書教訓箴聽等述先世遺範勸以敦後昆略無不足意作詩曰人之立身惟孝與忠恕以接物慎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無窮守此不失先世遺風垂沒之言汝其敬從各寫一紙分付箴聽等謹藏之次日又作長言曰爲學在求放心讀書在惜分陰喚醒勿令昏昧奮起無使因循常不欺於閭室廩廩師保之臨必玩味夫本意專專經訓之專理義散於日用何庸揣摸於高深工夫切須接續萬無間斷於紛紜言語多而轉難援引廣而非真空虛都屬無益涉獵竟亦何存謹於不聞不見防解隙之淺淫研於一字一句靡繁冗之胸襟念君子之三戒其能免者幾人守終身之一字可或略於弗親修身總歸於實亟當培其本根求言必自於近所宜加之常勤徑路期於無誤歲月不致銷沈敢言安希賢聖庶不愧於儒林自抱一生之悔可爲後學之箴蓋絕筆也是後羸弱甚飲食減少腹脹



至午後轉劇。傍晚就寢。然神氣清朗。不少改於平時。或勸延醫診脈。府君猶舉朱子服礪砂莖朮以爲言。曰。吾甯勿藥。無服疏通之劑。此其理也。吾與汝輩多團圓數日。了父慈子孝光景足矣。尚何求乎。拱坐以聽天命。吾今之謂矣。先一日。束書不觀。延戚友作別。酬應不輟。與念堂喬公談論踰時。色笑從容。若不知疾之在體。將別。喬公曰。君淮海完人也。可無恨。府君笑謝之。既夕。論箴聽等曰。吾今日過勞。將安寢。箴聽等伺候牀側。見府君熟寢。私幸謂無患。至五鼓起坐。呼箴聽等曰。吾無所苦。但看此消息。度時不遠矣。汝輩無離吾左右。天甫明。命箴聽等扶至書案。諄言孝弟忠信。期以遠大。尤念先帝厚恩。未酬。責報當在子孫。倦無已。逾時呈藥方。府君斟酌用。輕淡分數。雖極細字。目頓明。戶外聲方遠。忽聞知箴聽等驚懼甚。未幾府君起立。示幼弟箴忠爲字之曰。世補。連呼者三。命箴聽等扶行。徐步。顧而曰。治喪遵禮。無用鼓樂。坐於牀。猶命沐浴。俄就寢。正容體。整冠衣。恬然而逝。嗚呼痛哉。男箴聽謹狀。

（碑傳集）卷四八

校記

①論：當作「論」。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一十二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671

SS号=12315586

DX号=000007486194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